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二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二册目次

史部・編年類

言之又多先秦語與叢𦥑王通後人遂弗深
考耳今武川杜君𡖋以經術為東越大師
歷守青州南寧二郡俱以尚茅聞而獨覃
思大古銳然以兒轄遺放銓述
上自攝提迄於皇帝作考信一編於是結
繩跡鳥之畋究居棟宇之俗燦然星布而
一切外紀路史百家恢詭之說悉棄不用
蓋非徒以誇多識資漁獵而已碩名山鐫
藏假閱難周於是
中丞林侗耿公見其書歎曰是可以正人
心矣而
侍御南濱敖公亦曰良工心獨苦如此可
弗傳咸亟命布之梓屬同寅
襄厥事刻既成公命不肖序諸首簡余觀
龍門生上下數千載離合諸作者成一家
言斯亦勤矣頃皇帝以勵焉追小司馬

以皇甫謐徐整所記三代以來事補之或
旅循雖完而延并尚虧其他踳嗜曾何足
云是書雖體倣編年而文辭質決有馳騁
九龍合洛之間至所謂傳信者
於孔氏家法即以之刻於百三十篇何不
可哉先是公已觀察屬部江黃會中人言
又邊近簿書米鹽者無十年公不色沮暇
則無日不討於圖牒娓娓忘倦嘉隆間海
內稱博洽者無如南禺豐氏公雅與之遊
故考略兄最精而篇中亦多載其論次不肖
侍公閱一年所日得聞所未聞至談說古
河圖不肖又蕪然自失喟乎博大哉誠莫
能窺其崖畧矣考信云乎哉
萬曆己卯仲秋之吉豫章余文範謹書

原始考

四明後學杜思編

南禺豐氏曰太極一氣函三爲一莫知其[illegible]其會
周旋不舍絪縕欝勃澄而爲天滓而爲地精光爲
宿曜融結爲山川於是乃生人焉人之始生也是
惟氣化神發其知物感其情乃有飲食男女之欲
而以形相禪人之有欲也必假物以爲用假物者
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令焉其
智而明者所伏必衆由是治教之道興焉故曰有

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
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
臣君臣之道尚矣包羲而上經闕靡稽惟燧人氏
包羲夫皇之考也餘則茫昧弗可詳已春秋之法
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於信有之毋敢臧也

盤古

外紀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又曰渾敦氏
五峯胡氏曰盤古生於大荒莫知其始明天地之
道達陰陽之變爲三才首君於是混茫開矣
[illegible]述光集云清氣爲天濁氣爲地和氣爲盤古盤
古身形周可思測頭極東足極西左手極南右手
極北開目爲曙閉目爲夜呼爲暑吸爲寒吹氣爲
風雲吐聲爲雷霆四時行焉萬物生焉是盤古乃
和氣之寓名非真有是人也五峯之言其[illegible]
者與

天皇氏

外紀天皇氏一姓十三人繼盤古以治澹泊無爲
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
路史天地成位君臣道生粤有天皇是曰天靈首
出庶物君有五期寔司元化歲紀攝提斟元陳樞
以立易威秉籙司契無文不懐乾曜迨元像符合

氣亭毒萬有風行焱逝靈書八會自然汎神王券
十華人風真淳體真得極提名旋復無門無旁初
運四粤被迹無外無熱之陵三蛐九昰爲世億齡

地皇氏

外紀地皇氏一姓十一人繼天皇氏以治爰定三
辰是分晝夜以三十日爲一月
路史天皇氏逸地皇氏作出於雄耳龍門之岳主
治荒極雲章載持逮天協德與地侔貲太始之元
上成正一不生不化覆却萬物得道之秉立乎中

央神與化游唯庸有光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銜旂
轂轉周而復匝爰定三辰是分宵晝魄死魂生式
敍月候諸治徑易火紀周正草榮木替亦號萬齡

人皇氏

外紀人皇氏一姓九人繼地皇氏以以析厥山川
分爲九區人居一方故又曰居方氏當是時也萬
物群生滑風汋穆主不虛王臣不虛貴政教君臣
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

路史地皇氏逸于有人皇出刑馬山提地之國相
厥山川形成勢集才爲九州謂之九囿別居一方

因是區理是以後世謂居方氏太平元正肇出中
區駕六提羽乘雲祇車制其八土爲人立命守一
得姚人氣自正爰役風雨以御六氣昭明神靈光
際無臬挺桐萬物無門無毒以叶言教爲天下谷
廸出谷口還乘青兵後紀六幕罔不承命道懷高
厚何德之僭其所付畀與人天參離以是九有注
無位主不虛王臣不虛貴政教君臣所自□□□
食男女所自始也當是之時天下思服日出而作
日內而息無所用已頹然汔終爲世之日兩皇並
隆

按廬陵羅氏曰天地之初有渾敦氏者出爲之治
繼之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在洞神部又有所
謂初三皇而以此爲中三皇蓋難得而稽据是矣
紀年之號至漢武始有之洪荒之世惡有□號
始太平之號乎羅之外紀路史采異□雜家言怪
誕不經非儒者所道惟鄭夾漈之說得之

夾漈鄭氏曰三皇之說當以伏羲爲天皇神農爲
人皇黃帝爲地皇其說出三皇太古書太昊明天
事神農明人事黃帝明地事此理甚明伏羲始稱
氏神農始稱帝堯舜始稱國自上古至夏商皆稱

名至周始稱謚而稱氏者三皇以來未嘗廢也年
代則稱紀

四明陳氏曰按春秋元命包曰天地開闢至春秋
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凡二百二十六萬七千
年分爲十紀其一曰九頭紀即人皇氏也古者謂
一頭爲一人人皇兄弟九人故也二曰五龍紀兄
弟五人曰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治在□□□
五行布山嶽繼人皇御世者也方是時也世巠巢
穴日月貞明三曰攝提紀五十九姓繼五龍氏以
□天下而居焉四曰合雒紀三姓繼攝提氏以

治始敎氏穴居者也五曰連通紀六姓繼合雒氏
以治六曰敘命紀四姓繼連通氏以治七曰循蜚
紀八曰因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疏仡紀自九頭
紀至敘今紀凡八十三君自循蜚而後皆不世
可紀禪通則終于炎帝疏仡則始於黄帝以迄于
周言雖繁而事不經見聞若疑之夫人靈於萬物
而氣稟不齊其才德出類者則爲衆所宗此君道
之始也蜂蟻尚然況于人乎以盤古之先爲無君
耶吾不得而知也以人皇之後爲有君耶吾不得
而泯也慎其世而著其號舍其姓而存其常可也

鉅靈氏

盧陵羅氏曰鉅靈氏之在天下也握大象持化權
乘太極而蹠灝淑立乎無閘行乎無窮揣凡變化
而與物相弊鑗出於汾脽揮五丁之士驅陰陽反
山川正流並生神化大貌惟無恒處或云蜀蓋以
其迹蹠焉

句彊氏 句音鉤

譙明氏

山海經曰居譙明之山譙水出焉

涿光氏

山海經曰居涿光之山囂水出焉

鉤陳氏 未詳

黄神氏

盧陵羅氏曰或曰黄袜黄頭大覆出天參參無無
天生無散大璞共圖正端是致天極二百四十歲
狟神次之號曰黄神

狟神氏

盧陵羅氏曰出於長淮駕六飛羊治三百歲五葉
千五歲

犂靈氏

山海經曰役于東荒靖人之國其尸不壞

大魄氏 魄莫威切

盧陵羅氏曰大魄氏見于南密蓋設于無垓坫之
宇而臺䈽以游泰清者後有魄氏大魄氏

弇茲氏 弇於檢切

泰逢氏

山海經曰居萯山之陽

冉相氏

盧陵羅氏曰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與
幾無時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此之謂真人

益盈氏 益音葛

盧陵羅氏曰若水之間禺中之地有益盈之丘則益盈氏之所都也

大敦氏 未詳

靈陽氏

盧陵羅氏曰是為陽帝盖處於沙亦著甘泉

巫常氏 未詳

泰壹氏

盧陵羅氏曰是為皇人開圖挺紀執大同之制調大鴻之氣正神明之位盖范無形嘗無味要會久

視搮法攬而長有者

空桑氏

盧陵羅氏曰以地紀兗齒也其地廣絕亦曰廣桑之野

神民氏

盧陵羅氏曰神民氏亦曰神皇盖使以神其業精氣通行者都于神民之丘駕飛鹿治三百歲

倚帝氏

盧陵羅氏曰都南陽有倚帝之山

次民氏

盧陵羅氏曰是為次民氏次處之世終矣

自鉅靈至次民凡二十一氏六十餘世為循蜚紀

按路史稱合雒氏乘飛鹿以理連通氏乘六蜚麟以理敘命氏駕六龍而治犯神氏駕六飛羊以治大所謂飛鹿飛麟飛龍飛羊之類盖皆馬名耳

辰放氏

盧陵羅氏曰初古之人冉服蔽體次民氏沒辰放氏作也多陰風乃教民揉木茹皮以禦風霜綯髮閭首以去靈雨而人從之命之曰衣皮之民治二

百有五十載傳四世

東戶氏

子思子曰東戶氏之熙載也絕荒屯遺美好垂耕拱默而九寰以承流當是之時禽獸成群竹木遂長道上鴈行而不拾遺耕者餘饟宿之隴首其歌樂而無謠其哭哀而不聲盖至德之世也專十七世

皇覃氏

廬山劉氏曰皇覃氏一曰離光氏春秋命歷序曰皇覃氏之世也在無不治官天地府萬物審乎無

假是故死生同兆而不可相陵治二百五十載傳
七世

啓統氏

四明陳氏曰啓統氏地寍天澄物無害生諂光□氏

迹自翳其身而人不知傳三世

吉夷氏

道原劉氏曰傳四世廬陵羅氏曰後有吉氏

几蘧氏

亢倉子曰几蘧氏之在天下也不治而不亂耳目
内通而外乎心知天下之人鶉居鷇飲而不求不

譽晝則旅行夜乃類處及其死也槀昇風化而已
命之曰知生之民天下盖不足治也

豨韋氏

四明陳氏曰豨韋氏得道以馭群品提挈兩儀者
也傳四世

庸成氏

廬陵羅氏曰庸成者垣墉城郭也群玉之山平□
無隘四徹中繩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冊府也冊
府所在庸成是立故曰庸城云容成者非也方是
時人結繩而用之其民憧蒙莫知西東摩蜃蔟□

而莫知其止息託嬰巢中棲糧隴首虎豹可尾虺
蛇可躡而人無有相媢之心傳八世

焱氏 焱表尤切

莊子曰黃帝謂北門成曰有焱氏之頌曰聽之不
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孔子
窮於陳蔡晨起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
也

成雄氏

鶡冠子曰成雄得一故兵强而世不奪治萬八百
歲

素皇氏

内湍氏 湍音端

鶡冠子曰近者慕其善遠者慕其德是以其教不
厭其用不敝故能疇闔四海以爲一家夷貊萬國
以時朝服此素皇内湍之法也

有巢氏

廬陵羅氏曰太古之民穴居而野處搏生而□□
與物相友人無妳物之心而物亦無傷人之意逮
乎人民機智而物始爲敵爪牙角毒槩不足以勝
禽獸有聖者作搆木而巢教之巢居以避之號

大巢氏其爲民也登巢椽蠡婧禽獸之肉若不飫餘者飲其血啜其臑茹其皮毛未有火化捆栝采以爲食卅棲木末令之曰有巢氏之民先是時民稔血食而有爭心有剝林木而戰者矣𠊱𠯑乂長長猶不足以莅之則就其無欲者而𠦝之焉又不足以定之於是刻木結繩以爲政未有衣服搴其羽革鉠衣攣領著兜冒以貢體民之𦬳者猶未詳焉過者顡訛於是厚衣之新而瘞之不封不植也掩𧼈而已喪期無數也哀除而已亦謂之始君言君臣之道於是乎始也在位三百餘載其後有天下者百餘代

燧人氏

廬陵羅氏曰不周之方有寘城焉日月之所不啓而無四時昏晝之辨有聖人者游於日月之都至於南垂有木焉鳥啄其枝則燐然火出聖人感之於是仰察辰心取以出火作鑽燧別五木以改火上古之人茹毛而呻血食果蓏蜾蠪腥腐傷漫胃傷榮衛殞其天年乃教民取火以灼以熇以熟臊腥以燔黍捭豚然後人無腥膻之病人民益夥羽皮之茹有不給於寒乃誨之蘇焚而煬之使人得遂其性號曰遂人或曰燧人氏民順而不一於是窮火之用而爲之政春季以出秋終以納異其時也以濟時疾鬱攸之司九變七化火爲之紀謂木器液於是范金合土爲斧甭作娃鬲甑甗成㓜化物而火之功用洽矣當是時也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漁雉出四佐以代天理物乃大臣職命明繇政乎陛級畢觟辨乎方色成博受乎古諸隕蓝録乎延嬉四臣職而天道平人事理龍圖逞瑞𪚥文效靈於是占建而正方握幾矩表計寘指天以布𪐩而齊七政始注物蟲鳥獸之名而通國之輕重以轉民之貨人滋反淳情欲蠢動好嗜外迫則冒禮而忘形以賤其神乃制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歸以息其民爲之進退以耻其凡是故父老而慈子孝壽而孝著之世姓而法自此作禮由此顯矣洽律

高之石室以著記二百有三十載而没

自辰放至燧人凡十五氏六十餘代紀三提紀

自史皇而降爲禪通紀

自黃帝而降爲疏仡紀

石門梁氏曰天地既分而後有民物民物既衆而後有帝王然書契未興之先雖有帝王何從而考

其曰盤古氏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
氏皆傳聞其名而已矣三皇曰伏羲神農黃帝五
帝曰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當是之時文籍雖
興而雜書所載亦難盡信其曰伏羲畫八卦造書
契神農制耒耜教稼穡黃帝造舟楫作宮室以風
后爲相力牧爲將堯之在位土堦三尺茅茨不剪
舜之側微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及既爲
帝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之詩此皆可信者也若
女媧鍊石補天共工頭觸不周山崩黃帝騎龍仙
去堯時十日並出焦禾殺稼皆妄誕之說也安可

信哉

東吳朱氏曰按三皇之號有以爲天皇地皇人皇
者見於秦博士之妄議有以爲伏羲神農燧人者
出於梁武王之謬談有以爲伏羲女媧神農者發
於司馬貞之陋說紛紛不一皆非也

孔安國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
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
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
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或問於朱子曰三皇所說甚多當以何者爲是朱
子曰無處理會當且依孔安國之說五峰以爲天
皇地皇人皇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却煞
顓頊高辛之數嬰之也不可便如此說

董氏鼎曰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左氏所謂
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則三皇方有書矣而
孔子則云包羲氏始畫八卦上古結繩而治後世
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包羲以前且未有字安得有
書如此則三墳爲伏羲神農黃帝之書安國之說
近是

觀朱子及董氏之言則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
斷乎其無疑矣

讀墳考

四明後學杜思綃

包義氏

粤天皇立極以天下相禪凡十有八君曰[illegible]皇曰汝皇曰赫皇曰史皇曰滑皇曰朱皇曰栢皇曰中皇曰栗皇曰驪皇曰啓皇曰盖皇曰祝皇曰宗皇曰陰皇曰巢皇曰懷皇曰太皇皆襲包義之號

天皇

風姓諱方牙一名蒼牙字昊義伏羲自有句而應世有句氏棘幣有昊義文即天皇之字也遂皇子即燧人氏母曰華胥生于仇夷長于成紀都于陳在位百十六歲

辛巳元歲皇即位

歲陽在辛曰重光歲陰在巳曰大芒落天皇立極在重光大芒落之歲

按春秋之法以時繫年以日繫月天皇[illegible]甲歷之先春月但稱草生月秋月但稱木枯月未有日可紀也惟布令傳教必於歲首自遂皇而已然矣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皇首出庶物啓萬世文明之治故於即位之歲因追考而慎紀之

河出圖

包義之世龍馬出於滎河背黑白文八分[illegible]之象具陰陽之理天皇則之以作易是爲河圖

簡希豐氏曰馬高八尺爲龍黑白相間曰騆龍騆出於滎河背上黑白旋毛有理數相丞自然之妙伏羲祝陰陽之象察奇偶之理以作書契神農即其方而列之名爲八卦其後帝王繼世以爲傳國之寶書顧命河圖在東序與大球並陳是也晉永平五年武庫火騆革燼焉河圖自此無傳矣古經古文猶存宋秘府靖康中穆脩玄孫存道爲秘書郎得而摹之以藏于家金人入汴存道棄官入蜀其圖見六書本義以爲得於蜀之隱者即穆存道也

洛出書

元龜出洛甲上黑白文點具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天皇則之以作易謂之洛書即今之河圖
按河圖洛書同出於包羲之世天皇則之以作易
人皇則之以制筮黄帝因之以命卜夫子大傳天
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之文言洛書也其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
六八爲足者乃漢平之末洛人得巨龜以獻王莽
劉歆作符命以附莽篡遂僞製孔安國言以爲禹
治水時神龜負文出洛有數至九禹遂第之以成
九類然後言洪範其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
五字爲洛書之本文而移古之洛書爲河圖倡爲

經緯表裏之說其論始紛紛矣宋劉斯立知天一
至地十者爲古洛書而未見古之河圖復援歆以
命以神之雖大儒朱子亦信其是而表章以傳世
矣不有王忠文公之辨孰從而知其非哉
王忠文公曰箕子告武王初不言洪範爲洛書孔
子繫易亦未始以洛書爲洪範也蓋自劉歆爲易
範而以洪範九疇合洛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
歆始後世儒者以爲九疇則禹之所自敘而非聖
言也遂皆信之而莫或辨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
者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

敘而非洛書也自今觀之以洛書爲洪範其不可
信者六夫其以河圖爲十者即天一至地十也洛
書爲九者即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圖之十不徒曰
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之位在北
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成於其位也地二生
火而天七成之故二與七皆居南以火生成於其
位也以至東西中之爲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
數則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皆天數也皆白文爲
陽爲奇二四六八十凡三十地數也皆黑文爲陰
爲偶此其有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推而

驗之於易無不合者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之位
洪範則於義也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然
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爲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
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爲五事則五事
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爲在其
爲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爲在其爲陰與偶乎又
其爲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爲陰與偶之數二十
通爲四十有五則其與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奇
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爲九
疇則洛書之爲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足矣何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爲四十五而敘河圖之爲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也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以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贊經綸之而至於天人證應禍福之際以爲治天下之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含義蘊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不乎漢儒徒見易繫以河圖洛書並言而洛書之數九遂以爲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也伏羲畫卦何爲止於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即洪範之五行而洛書五十有五之數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斯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於四十有五使以洛書

爲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能足而待他圖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不亦既跛且陋乎而況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不爲少庶徵之十不爲多三德之三不爲細福極之十一不爲鉅今乃類而數之而幸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儕於庶徵之恒暘恒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不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以初一以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爲洛書之本文以本文爲禹之所敘則可以爲龜之所負而列於背則不可矣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理與其次亦已燦然明白矣豈復假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爲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數並列於龜背則其爲贅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之陳九疇首以鯀堙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於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彝倫之所以爲斁也水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政代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旋此彝倫之所

爲敍也彝倫之敍即九疇之敍若也蓋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不畀鯀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畀所謂錫者即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成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夫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豈必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錫之神龜以爲瑞如蕭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敍直美禹功可矣奚必以鯀功之不成發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疇之綱目之猶羲文之畫卦也而其目箕子陳之猶孔子作彖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爲不刊之經豈有詭異神奇之事之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夫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

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誠亦怪妄也矣豈所以言聖經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爲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群言淆亂質諸聖而止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非聖人之言歟吾以聖人之言而斷聖人之經其有弗信者歟劉牧氏嘗言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以是知孔安國劉向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也

作易書 易者八卦也書者書契也

天皇氏見於河圖洛書具天地自然之數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命朱襄史頡演爲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夾漈鄭氏曰天皇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始命朱襄倉頡造六書一象形二指事三會意四諧聲五假借六轉注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由六書

考信編 卷二十

命官

天皇心不自聖庸委師於苑(於律切)華紲神明肦肺臆命五官為龍師而龍名舉六佐以自策命余提綏俗指苫蓋謹窖藏視人之未居者借力戍之以靖敷民命鳥明建方泭(音附)窾(音孔)以絶淡道以濟不通與八方旌九位而分九土視地之壙(與曠同)物之夥其爭日大勢不可備制而猩任於是經國謀暨以極治寄而閎(音弘)法制故不慮不圖而人正命視默為肯志災惡察虛實居百賜(音委貨也)以平平(今)系侗中職定于中邦仲起司陸陽侯司馬天也位陰

陽得乃體春秋明刑政修兵仗以威懷蹇脩為士以之御敗而下情至命栗睦為水龍氏繁滋宜疏導泉源毋怠於時命渾(胡論切)沌(徒悶切)為降龍氏驅除民害民安則安民危則危毋怠於民命大(音泰)庭主屋廬為民居處命陰康主水土為民田里因水居方而置城邑命巨芒庖犧以致群祠而升薦之作網罟(音古)以田(一作畋)以漁(一作漁)服牛乘馬任重致遠以利天下治金成器以贍民用

苑華天皇師金提鳥明視默紀侗仲起陽侯蹇脩栗陸渾沌大庭陰康巨芒俱天皇臣

壬午 二歲

制禮儀

是時百令具舉天皇乃命飛龍氏職圖文固尊事以為禮儀正姓氏通媒妁制嫁娶儷皮薦之以旌其禮法天地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儀

南禹豐氏曰麗與儷同儷皮者二鹿之皮後世皮幣始於此矣

作棘幣

初為棘幣以盡輕重以通有無

夾漈鄭氏曰天皇聚天下之銅仰觀俯視以為棘

幣好圜法天肉方象地謂之九棘(好去聲錢之外為好肉如宥切錢內孔謂之肉)

癸未 三歲

作數

天皇造六峹(音六)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

甲申 四歲

乙酉 五歲

作旋蓋

天皇本五材之用而制五行建五氣消息禍福以為之元命潛龍氏子英迎日推策相剛柔造甲子

以命歳時配天爲幹配地爲枝枝幹配類以綱維
乎四象故情偽相感而星辰以順則歳月日時無
易于是作旋盖
南禺豊氏曰盖天渾天之法璇璣玉衡之制於〻
此昔周公問於商高曰竊聞乎〻夫善數也請問
古者包羲立周天暦度〻夫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
得尺寸〻而度請問數定從出商高曰數之法出於
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〻八十一故
折矩以爲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既方之外半
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

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〻下〻者此數之所生也
周公曰大哉言數請問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〻
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卧矩以知遠環矩
以爲圓合矩以爲方方屬地〻圓屬天天圓地方方
數爲典以方出圓笠〻以寫天〻天青黒地黄赤天數
之爲立也青黒爲表丹黄爲裏〻象天地〻之位是
故知地者智知天者聖智出於句〻句出於矩〻夫矩
之於數其裁制萬物唯所爲耳

丙戌六歳

丁亥七歳

戊子八歳

己丑九歳

庚寅十歳

辛卯十一歳

壬辰十二歳

癸巳十三歳

甲午十四歳

乙未十五歳

丙申十六歳

丁酉十七歳

戊戌十八歳

己亥十九歳

庚子二十歳

辛丑二十一歳

壬寅二十二歳

癸卯二十三歳

甲辰二十四歳

乙巳二十五歳

丙午二十六歳

丁未二十七歳

戊申 二十八歲
己酉 二十九歲
庚戌 三十歲
辛亥 三十一歲
壬子 三十二歲
癸丑 三十三歲
甲寅 三十四歲
春正月作甲歷
皇曰命子英居我潛龍之位主我陰陽甲曆咨於四方上下無或差英曰依其法亦順君撫念共皇曰無爲後二十二易草木昊英氏進曆於君曰曆起甲寅皇曰甲日寅辰木王於卯乃相聚於傳教臺告民示始甲寅易二月天皇升傳教臺皇曰咨予上相共工子惟扶我正道咨吉於民俾知甲曆日月歲時自兹始無或不記皇曰下相皇戚咨告於民俾知甲曆

南禺豐氏曰二十二易草木者二十二年也云云皇即位之二十二歲即命昊英造甲曆至是始成而英進於皇乃命上相共工下相皇戚布告天下
冬十有二月作律法
甲曆既行乃命潛龍氏於日長至之辰紀陽氣之始以爲律法而驗其符黃鍾宮太簇商姑洗角林鍾徵南宮羽應鍾變宮蕤賓變徵
盧陵羅氏曰班志云太簇爲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伏羲所以類萬物之情樂建立基律呂備矣
南禺豐氏曰日長至者十一月之中氣即冬至也其聲爲黃鍾之宮律呂始創於大皇至地皇時泠倫制六律六呂益加精密爲萬世法云
乙卯 三十五歲
春正月立九部

當是時共工爲上相栢戚爲下相朱襄昊英常居左右栗陸居北赫胥居南昆吾居西盖茂居東陰康居下分九州之牧而天下化洽焉
盧陵羅氏曰此九州之始也實續記云伏羲審地勢之山川立九牧而民易理是矣
丙辰 三十六歲
春正月作立基之樂
長離來翔爰作荒樂歌扶徠詠網罟以鎮天下之人名之曰立基制琴瑟頊篪徽天音操駕辯以通神明之況合天人之和脩身理性反其天真

廬陵羅氏曰長離者鳳也三墳云因鳳来而作樂扶徠卽鳳来之頌教民畋漁有網罟之歌斷桐為七尺二寸之琴繩絲以為絃絃七者為大琴絃二十有五者為中琴吳都賦云超延露而駕辯劉淵林云伏羲作琴制此曲絙桑為瑟三十六絃塤灼土為之篪竅竹為之

丁巳 三十七歲

戊午 三十八歲

己未 三十九歲

庚申 四十歲

辛酉 四十一歲

壬戌 四十二歲

癸亥 四十三歲

甲子 四十四歲

乙丑 四十五歲

丙寅 四十六歲

丁卯 四十七歲

戊辰 四十八歲

己巳 四十九歲

庚午 五十歲

辛未 五十一歲

壬申 五十二歲

癸酉 五十三歲

甲戌 五十四歲

乙亥 五十五歲

丙子 五十六歲

丁丑 五十七歲

戊寅 五十八歲

己卯 五十九歲

庚辰 六十歲

辛巳 六十一歲

壬午 六十二歲

癸未 六十三歲

甲申 六十四歲

乙酉 六十五歲

丙戌 六十六歲

丁亥 六十七歲

戊子 六十八歲

己丑 六十九歲

庚寅 七十歲

辛卯七十一歲
壬辰七十二歲
癸巳七十三歲
甲午七十四歲
乙未七十五歲
丙申七十六歲
丁酉七十七歲
戊戌七十八歲
己亥七十九歲
庚子八十歲
辛丑八十一歲
壬寅八十二歲
癸卯八十三歲
甲辰八十四歲
乙巳八十五歲
丙午八十六歲
丁未八十七歲
戊申八十八歲
己酉八十九歲
庚戌九十歲

辛亥九十一歲
壬子九十二歲
癸丑九十三歲
甲寅九十四歲
乙卯九十五歲
丙辰九十六歲
丁巳九十七歲
戊午九十八歲
己未九十九歲
庚申百歲

春正月祀天于岱宗

二月皇至自東嶽

天皇百歲春至泰山祭天用犢諸侯畢朝乃稽甲歷同律法正姓氏考六書奏五基之樂竣還處于天宮

石澗俞氏曰路史謂大昊封泰山禪云云乃取雜書邪妄之說以理斷之蓋在位歲久慮政教未洽於天下故因祭天而朝諸侯以稽考之不然三衍者至治之世聖化所洽不約而同也至中皇乃定爲五載一巡守之制夏商猶然

辛酉 百有一歳
壬戌 百有二歳
癸亥 百有三歳
甲子 百有四歳
乙丑 百有五歳
丙寅 百有六歳
丁卯 百有七歳
戊辰 百有八歳
己巳 百有九歳
庚午 百有十歳

辛未 百有十一歳
壬申 百有十二歳
癸酉 百有十三歳
甲戌 百有十四歳
乙亥 百有十五歳
丙子 百有十六歳

冬十月癸丑皇崩于天宮

是歳冬皇不豫命弟瑀爲天子癸丑皇崩[illegible]
之[illegible]八宮壽百七十有四

天皇負方州抱圜天體泰一統乾元紹天體寂明

一垂策寢方而枕繩蕩乎無竟以因應而覺悟乎
天地之間不是賢而非不肖不沽巧而尚行去羨
去慕惟以道化上無求欲于下下無干進[illegible]
以百姓足而宇宙洪穹官無共備之民而死不門[illegible]
鄂鳥獸蟲蛇懐于八毒陰陽之午[illegible]
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積者絶止之是以事
簡民醇無言而化天下之人[illegible]游閑養而莫知所
往臣子以順君親以尊故星宿温潤而鬼神受職
功揆上下洞八方而後世不可及也

女皇 女音汝古通用

風姓諱瑀音和俗作媧 天皇之弟也初佐天皇爲神禖
正昏姻以重萬民之判受禪于天皇而天下
歸之都中皇之山在位四十有七歳

石澗余氏曰按陸賈世本天皇弟瑀初封于汝水
之陽後爲天子因稱汝皇固男子也蕭何媚乎呂
雉使審食其叔孫通妄謂古有女媧爲天子唐武
曌篡位新女媧廟楊炯撰碑稱述蕭何之説後世
不復知汝皇之爲男子遂使上古聖君反[illegible]
淫婦之謗豈不惜哉

丁丑元歳

春正月朔皇即位

汝皇嗣與一循天皇之制清虛醇一而不嘐聰察切喋切榭荅於苛事上際九天下契重壚合六合

陰布網而下服度

戊寅二歲

春正月制冠服

上古之民被髮蓬首衣羽毛皮革草木之葉汝皇命儀氏教民總角而笄冠帶而屨衰裼絺綌以樂寒暑

己卯三歲

春正月作充樂

汝皇命臣隨作笙簧以通殊風以財民用命娥陵氏制都良之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制頒管以合日月星辰以陽兆之晨作充樂用五絃之瑟於澤丘動陰聲極其數而為五十絃以交天侑神聽之悲不能克乃破為二十五絃以抑其情以六均聲樂成而天下幽微無不得其理

庚辰四歲

辛巳五歲

壬午六歲

癸未七歲

甲申八歲

乙酉九歲

丙戌十歲

丁亥十一歲

戊子十二歲

己丑十三歲

庚寅十四歲

辛卯十五歲

壬辰十六歲

癸巳十七歲

甲午十八歲

乙未十九歲

丙申二十歲

丁酉二十一歲

戊戌二十二歲

己亥二十三歲

庚子二十四歲

辛丑二十五歲

壬寅二十六歲

癸卯二十七歲
甲辰二十八歲
乙巳二十九歲
丙午三十歲
丁未三十一歲
戊申三十二歲
秋九月皇征共工
天皇時鳥明爲上相侯之共工明薨康回嗣立
傲亂天常竊保冀方搶攘爲傑四十有五載左概
介丘右轡終隆振滔洪水以薄空桑介丘終隆空桑俱地名

盧陵羅氏曰空桑華陝之國近汝皇之都故康回
決水灌之
冬十月康回伏誅
康回敎很任智以浮游康回臣名爲卿自謂水德以水
紀官廢易天皇之制務以財利貿易有無其取之
也水處十七而陸處十三乘天載以隘制天下而
用不匱迫其跋扈更復虐取任刑以逞人不堪命
於是立兵仗聚無義以奸天憲專任浮游以[illegible]
可[illegible]者故官曠而國日亂民無所附賢無所從尚
虞湛樂淫失其身猶欲馮怒潦其悍塞擁防百川
隳高堙卑率萬與而滔陷之行逆皇乾諸福弗畀
疾怨偁作而苗屬孫汝皇親征戰于空桑之野共工
之民倒戈而潰康回殞于海上尸于不周之山
盧陵羅氏曰予觀列禦寇記共工氏觸不周及女
媧補天之事蓋言共工之亂傲天紀地維絕
天柱爲折此大亂之甚也女媧氏作舊其一怒滅
共工而平天下四土復正黃氏更生此所謂補天
立極之功也而昧者乃有煉石成赮之勢北高南
下之說何其謬耶甚矣聞見之誤人也伏羲蛇軀
神農牛首此事易辨者而世莫之解椰井得人而

夔一足鄉非達者時而鑴之今猶信也何則識不
超者見聞蔽而樂人之誕已也
石澗俞氏曰上相鳥明薨於天皇九十九歲而康
回立距其自殺適四十五年歸藏啓筮云共工人
面蛇身朱髮歲時記云共工有不才子以冬至日
死而爲厲威赤豆故作赤豆粥以禳之皆邪[illegible]不
足信據史克之稱蓋即康回耳康回死當在十月
勝正過冬至節也路史贊有斷鰲立極之[illegible]
淮南之誕未盡削耳
南禺豐氏曰天皇之世禮樂漸興至汝皇而兵刑

肇矣

己酉 二十三歲
庚戌 三十四歲
辛亥 三十五歲
壬子 三十六歲
癸丑 三十七歲
甲寅 三十八歲
乙卯 三十九歲
丙辰 四十歲
丁巳 四十一歲

戊午 四十二歲
己未 四十三歲
庚申 四十四歲
辛酉 四十五歲
壬戌 四十六歲
癸亥 四十七歲

秋九月丙子皇崩于澤宮

汝皇明道標物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後[illegible]
效[illegible]徽緯應理蒼天神四極正淫水涸冀川平狹
蟲死精民生是秋命赫侯胥嗣天子位九月丙子
崩于風陵之澤宮壽百有三十葬沸原之皇山

石淵俞氏曰天皇初封弟瑀爲汝侯佐天皇定婚
姻之禮別人類於禽獸乃萬世之大功也[illegible]
子人因稱爲汝皇蕭何謡汝爲女賊曌遂以藉口
路史以爲伏羲女弟豈有妹可[illegible]兄定婚姻之屬
全妄云伏羲婦是時共工方張秉牝晨之釁康回
有詞於伐矣皆由媢雉之謗爲萬世禍蕭何之罪
上通於天矣當以陸氏世本爲正世本汝皇字希
故曰女希其後有女氏夏有女艾商有女鳩女方
晉有女寬皆其裔也 女俱音汝

赫皇

風姓諱胥天皇之少弟也初佐天皇立制度作網
罟服牛乘馬爲南方之牧封赫侯受汝皇之禪而
有天下在位三十有九歲

甲子 元歲春正月皇即位
乙丑 二歲
丙寅 三歲
丁卯 四歲
戊辰 五歲
己巳 六歲

庚午七歲
辛未八歲
壬申九歲
癸酉十歲
甲戌十一歲
乙亥十二歲
丙子十三歲
丁丑十四歲
戊寅十五歲
己卯十六歲

庚辰十七歲
辛巳十八歲
壬午十九歲
癸未二十歲
甲申二十一歲
乙酉二十二歲
丙戌二十三歲
丁亥二十四歲
戊子二十五歲
己丑二十六歲

庚寅二十七歲
辛卯二十八歲
壬辰二十九歲
癸巳三十歲
甲午三十一歲
乙未三十二歲
丙申三十三歲
丁酉三十四歲
戊戌三十五歲
己亥三十六歲

庚子三十七歲
辛丑三十八歲
壬寅三十九歲冬十有一月皇崩于玄宮

赫皇之治尊民而重事方是時人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鼓腹而游含哺而嬉晝動夕息渴飲饑食莫知作善而作惡出三入一忻忻如遺是歲冬禪位于倉頡崩于潛山之玄宮壽百四十有九葬

朝音陽

廬陵羅氏曰赫胥一名赫蘇後有赫氏蘇氏赫胥氏

夾漈鄭氏曰商帝乙時封赫胥之後子朝于太原為郝侯後有郝氏

石泪俞氏曰路史於包羲紀既曰赫胥為太昊之弟又於前紀列赫胥於太昊之前繆戾如此當以世本通志略為正

按三皇之世其事多謂一則秦火之後古昔散亡一則至治之世民醇事簡其可考而信者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而已矣

考信編二終

考信編三

四明後學杜思編

讀墳考

庖羲氏

史皇

倉姓諱頡字矦岡有睿德初為天皇太史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水之汭觀龜圖龜文遂佐天皇偕朱襄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山川夷險之形近取人之形體性情旁類物之毛羽鱗介夭喬榮悴而創文字以正君臣之分以嚴父子之儀以肅尊卑之序以辯男女之別又作圖畫以象彖緯林谷人倫百物之形而法度以出禮樂以興刑罰以著為政立數領事辯官而天地之蘊盡之矣受赫皇之禪而有天下都陽武在位二十有四歲

陸氏世本曰史皇作圖以傳物象蓋繪畫之始也

廬陵羅氏曰史皇龍顏四目始制文字天雨粟鬼夜哭龍乃潛藏

太古吾氏曰倉頡十五篇即說文目錄五百四十字許慎以冠每部之首人多不知謂已亡滅此為

文字本原豈得不在

清珀社氏曰倉頡古文是爲鳥跡書

癸卯元歲春正月皇即位

史皇爲天子一循天皇之制以木紀官故號蒼牙

石澗俞氏曰世本倉頡字侯岡乎稱於赫胥乃紹天子路史列於包羲之前書史要會云黃帝史姓侯岡氏誤矣

甲辰二歲

乙巳三歲

丙午四歲

丁未五歲

戊申六歲

己酉七歲

庚戌八歲

辛亥九歲

壬子十歲

癸丑十一歲

甲寅十二歲

乙卯十三歲

丙辰十四歲

丁巳十五歲

戊午十六歲

己未十七歲

庚申十八歲

辛酉十九歲

壬戌二十歲

癸亥二十一歲

甲子二十二歲

乙丑二十三歲

丙寅二十四歲夏四月皇崩于昭宮

是歲史皇禪位於昊英四月八日崩於陽武之昭宮壽二百十有五葬衙之利鄉亭南（一統志倉頡墓在開封府東北二十里古之利鄉亭）

石澗俞氏曰路史謂倉頡生而能書其佐天皇於元歲制六書計不過髫亂之乎耳及爲天子一循天皇之制而無作爲豈非生知至德之大聖人歟

潛皇

風姓諱英天皇之子初爲潛龍氏制甲歷受史皇之禪而有天下都于陳在位三十有一歲

石澗俞氏曰世本昊英自潛龍氏爲天子故稱潛皇亦曰英皇又曰昊英蓋天皇之長子故後世

太子皆曰潛龍助於此爾

丁卯 元歲春正月皇即位

是時草木盛茂鳥獸鷙猛潛皇修赫蘇之政伐木

殺獸天下之民得安居而鮮食

戊辰 二歲

己巳 三歲

庚午 四歲

辛未 五歲

壬申 六歲

癸酉 七歲

甲戌 八歲

乙亥 九歲

丙子 十歲

丁丑 十一歲

戊寅 十二歲

己卯 十三歲

庚辰 十四歲

辛巳 十五歲

壬午 十六歲

癸未 十七歲

甲申 十八歲

乙酉 十九歲

丙戌 二十歲

丁亥 二十一歲

戊子 二十二歲

己丑 二十三歲

庚寅 二十四歲

辛卯 二十五歲

壬辰 二十六歲

癸巳 二十七歲

甲午 二十八歲

乙未 二十九歲

丙申 三十歲

丁酉 三十一歲冬十有二月皇崩于潛宮

潛皇傳位于弟襄十二月晦崩于成紀之潛宮壽

二百

石澗俞氏曰潛宮蓋潛龍氏之故宮也是時未有

上下之等殺故仍其太子之制度豈後世所及哉

朱皇

風姓諱襄天皇子潛皇弟也初為飛龍氏受潛皇

之命為天子都栁城在位五十歳（[illegible]其地也）

戊戌元歳春正月皇即位

作龍書

天皇之時神龍游于沼朱皇追述其瑞作龍書

己亥二歳

庚子三歳春正月作來会之樂（会古陰字）

是時多風羣陰閼遏諸陽不成百物散解而果蓏艸木不遂遅春而黃落盛夏而痁痎朱皇乃命士達作樂名之曰來会彈五絃之瑟以定羣生天下乃治

石澗俞氏曰痁痎皆瘧疾發於陽為痁發於陰為痎瑟本二十五絃而來会之樂止彈五絃者古調簡與唯及宮商角徵羽正音其少宮少商變聲半聲皆不用也

辛丑四歳

壬寅五歳

癸卯六歳

甲辰七歳

乙巳八歳

丙午九歳

丁未十歳

戊申十一歳

己酉十二歳

庚戌十三歳

辛亥十四歳

壬子十五歳

癸丑十六歳

甲寅十七歳

乙卯十八歳

丙辰十九歳

丁巳二十歳

戊午二十一歳

己未二十二歳

庚申二十三歳

辛酉二十四歳

壬戌二十五歳

癸亥二十六歳

甲子二十七歳

乙丑二十八歳

丙寅二十九歳

丁卯三十歲
戊辰三十一歲
己巳三十二歲
庚午三十三歲
辛未三十四歲
壬申三十五歲
癸酉三十六歲
甲戌三十七歲
乙亥三十八歲
丙子三十九歲

丁丑四十歲
戊寅四十一歲
己卯四十二歲
庚辰四十三歲
辛巳四十四歲
壬午四十五歲
癸未四十六歲
甲申四十七歲
乙酉四十八歲
丙戌四十九歲冬十有一月皇崩于龍宮

是歲朱皇禪位于柏侯冬崩于飛龍之宮壽百八十有九

石澗俞氏曰龍宮即飛龍之故宮河南陳州株林之地古柘城也

柏皇

皇姓諱芝初皇威爲天皇下相封于柏其孫芝嗣爲柏侯受朱皇之禪而爲天子都陳留在位百歲

丁亥元歲春正月皇即位
戊子二歲
己丑三歲

庚寅四歲
辛卯五歲
壬辰六歲
癸巳七歲
甲午八歲
乙未九歲
丙申十歲
丁酉十一歲
戊戌十二歲
己亥十三歲

庚子 十四歲
辛丑 十五歲
壬寅 十六歲
癸卯 十七歲
甲辰 十八歲
乙巳 十九歲
丙午 二十歲
丁未 二十一歲
戊申 二十二歲
己酉 二十三歲

庚戌 二十四歲
辛亥 二十五歲
壬子 二十六歲
癸丑 二十七歲
甲寅 二十八歲
乙卯 二十九歲
丙辰 三十歲
丁巳 三十一歲
戊午 三十二歲
己未 三十三歲

庚申 三十四歲
辛酉 三十五歲
壬戌 三十六歲
癸亥 三十七歲
甲子 三十八歲
乙丑 三十九歲
丙寅 四十歲
丁卯 四十一歲
戊辰 四十二歲
己巳 四十三歲

庚午 四十四歲
辛未 四十五歲
壬申 四十六歲
癸酉 四十七歲
甲戌 四十八歲
乙亥 四十九歲
丙子 五十歲
丁丑 五十一歲
戊寅 五十二歲
己卯 五十三歲

庚辰五十四歲
辛巳五十五歲
壬午五十六歲
癸未五十七歲
甲申五十八歲
乙酉五十九歲
丙戌六十歲
丁亥六十一歲
戊子六十二歲
己丑六十三歲
庚寅六十四歲
辛卯六十五歲
壬辰六十六歲
癸巳六十七歲
甲午六十八歲
乙未六十九歲
丙申七十歲
丁酉七十一歲
戊戌七十二歲
己亥七十三歲

庚子七十四歲
辛丑七十五歲
壬寅七十六歲
癸卯七十七歲
甲辰七十八歲
乙巳七十九歲
丙午八十歲
丁未八十一歲
戊申八十二歲
己酉八十三歲
庚戌八十四歲
辛亥八十五歲
壬子八十六歲
癸丑八十七歲
甲寅八十八歲
乙卯八十九歲
丙辰九十歲
丁巳九十一歲
戊午九十二歲
己未九十三歲

庚申 九十四歲
辛酉 九十五歲
壬戌 九十六歲
癸亥 九十七歲
甲子 九十八歲
乙丑 九十九歲
丙寅 百歲冬十月皇崩于柏宮
柏皇出榑日之陽（榑音孚榑山之陽登州府蓬萊縣之地）以木紀德為而不有應而不求立于正陽之南是為皇人山是歲禪位于中黄冬崩于柏侯之故宮壽百二十

石潤俞氏曰皇人山在陳留縣蓋皇威之國在蓬萊芝為天子則都陳留既禪位於中皇[illegible]蓬萊柏侯之故宮而崩其後有皇氏柏氏伯氏白氏周皇父宋皇瑗皆其裔也

中皇

風姓諱黄潛皇之孫也居皇人山之西有至德是謂天真皇人受柏皇之禪而有天下都敖（我高切）鄗（何告切）山（敖鄗山在孟州河陰縣）在位百二十歲
丁卯 元歲春正月皇即位
戊辰 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中皇始定巡守之制歲二月至于岱宗柴望東方諸侯畢朝三月皇至自東巡處于中宮
石潤俞氏曰巡守者巡諸侯所守之國而一其政教也其制昉於中皇路史遂謂始封禪之君謬矣胡五峰云後世人主過自侈大不稽巡守之典而妄為封禪之名者得之
己巳 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明夏至于衡山如岱禮秋七月皇至自南巡處于中宮
石潤俞氏曰南嶽去孟州最遠故七月始還宮

庚午 四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又明年秋至于華山如南禮九月皇至自西巡處于中宮
辛未 五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又明年日長至柴望于恒山如西禮明日北方諸侯畢朝十有二月皇至自朔方處于中宮
石潤俞氏曰冬巡守遇長至遂燔柴祭天于恒山是日閉關商旅不行以養微陽明日乃受諸侯之朝亦享之黄帝圜丘之制本於此至周而大備矣
壬申 六歲

癸酉七歲
甲戌八歲
乙亥九歲
丙子十歲
丁丑十一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戊寅十二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己卯十三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庚辰十四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辛巳十有五歲
壬午十有六歲

癸未十有七歲
甲申十有八歲
乙酉十有九歲
丙戌二十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丁亥二十有一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戊子二十有二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己丑二十有三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庚寅二十有四歲
辛卯二十有五歲
壬辰二十有六歲

癸巳二十有七歲
甲午二十有八歲
乙未二十有九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丙申三十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丁酉三十有一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戊戌三十有二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己亥三十有三歲
庚子三十有四歲
辛丑三十有五歲
壬寅三十有六歲

癸卯三十有七歲
甲辰三十有八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乙巳三十有九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丙午四十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丁未四十有一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戊申四十有二歲
己酉四十有三歲
庚戌四十有四歲
辛亥四十有五歲
壬子四十有六歲

癸丑四十有七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甲寅四十有八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乙卯四十有九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丙辰五十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丁巳五十有一歲
戊午五十有二歲
己未五十有三歲
庚申五十有四歲
辛酉五十有五歲
壬戌五十有六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癸亥五十有七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甲子五十有八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乙丑五十有九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丙寅六十歲
丁卯六十有一歲
戊辰六十有二歲
己巳六十有三歲
庚午六十有四歲
辛未六十有五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壬申六十有六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癸酉六十有七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甲戌六十有八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乙亥六十有九歲
丙子七十歲
丁丑七十有一歲
戊寅七十有二歲
己卯七十有三歲
庚辰七十有四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辛巳七十有五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壬午七十有六歲秋七月皇巡守于西嶽

癸未七十有七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甲申七十有八歲
乙酉七十有九歲
丙戌八十歲
丁亥八十有一歲
戊子八十有二歲
己丑八十有三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庚寅八十有四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辛卯八十有五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壬辰八十有六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癸巳八十有七歲
甲午八十有八歲
乙未八十有九歲
丙申九十歲
丁酉九十有一歲
戊戌九十有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己亥九十有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庚子九十有四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辛丑九十有五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壬寅九十有六歲

癸卯九十有七歲
甲辰九十有八歲
乙巳九十有九歲
丙午百歲
丁未百有一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戊申百有二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己酉百有三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庚戌百有四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辛亥百有五歲
壬子百有六歲

癸丑百有七歲
甲寅百有八歲
乙卯百有九歲
丙辰百有十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丁巳百有十一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戊午百有十二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己未百有十三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庚申百有十四歲
辛酉百有十五歲
壬戌百有十六歲

癸亥百有十七歲
甲子百有十八歲
乙丑百有十九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丙寅百有二十歲夏四月皇崩于中宮

中皇還自東嶽處于中宮是歲禪位于栗侯四月崩壽百四十有二葬皇人山

夾漈鄭氏曰中皇之後有中央氏中黄氏

栗皇

栗姓諱巍音六天皇時栗陸為水龍氏其孫巍嗣為栗侯相中皇受禪有天下都莒原河南登封縣在位二

十有七歲
丁卯 元歲春正月皇即位
戊辰 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己巳 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庚午 四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辛未 五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壬申 六歲
癸酉 七歲
甲戌 八歲
乙亥 九歲

丙子 十歲
丁丑 十有一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戊寅 十有二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己卯 十有三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庚辰 十有四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辛巳 十有五歲
壬午 十有六歲
癸未 十有七歲
甲申 十有八歲
乙酉 十有九歲

丙戌 二十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丁亥 二十有一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戊子 二十有二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己丑 二十有三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庚寅 二十有四歲
辛卯 二十有五歲
壬辰 二十有六歲
癸巳 二十有七歲春正月皇崩于嵩營
栗皇遵中皇之道無所改易亦至治之世也壽八
十有九而崩子程自立

石澗俞氏曰是時未定立子之制而栗皇遽崩無
所禪位故子程自立而天下莫之與也
夏五月殺大夫東里子
栗程既立敖昏勤民愎諫自用民於是始[illegible][illegible]皇
子為卿士辟之程怒殺之
石澗俞氏曰辟與繹同謂諫之諄切也東里國名
子爵通志以為賢諸侯路史以為賢臣蓋自諸侯
入為天子之官如衛武公鄭桓公之類
冬十有二月栗亡
諸侯共伐程程戰敗出奔西戎栗以不祀

石澗俞氏曰程之立也無栗皇之命又無道殺東
里子諸侯因逐之而尊昆連為天子蓋程未成乎
君非後世以臣弑君之比栗皇之後以國氏者甚
栗融以名氏者楚陸通漢陸賈宋睦緯

驪皇

昆姓諱連天皇時昆吾為西方之牧其孫連嗣驪
侯有至德栗氏亡諸侯相帥朝于驪[illegible]

驪山在位百歲

甲午 元歲春正月皇即位
乙未 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丙申 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丁酉 四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戊戌 五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己亥 六歲
庚子 七歲
辛丑 八歲
壬寅 九歲
癸卯 十歲
甲辰 十有一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乙巳 十有二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丙午 十有三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丁未 十有四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戊申 十有五歲
己酉 十有六歲
庚戌 十有七歲
辛亥 十有八歲
壬子 十有九歲
癸丑 二十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甲寅 二十有一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乙卯 二十有二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丙辰 二十有三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丁巳 二十有四歲
戊午 二十有五歲
己未 二十有六歲
庚申 二十有七歲
辛酉 二十有八歲
壬戌 二十有九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癸亥 三十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甲子 三十有一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乙丑 三十有二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丙寅三十有三歲
丁卯三十有四歲
戊辰三十有五歲
己巳三十有六歲
庚午三十有七歲
辛未三十有八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壬申三十有九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癸酉四十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甲戌四十有一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乙亥四十有二歲

丙子四十有三歲
丁丑四十有四歲
戊寅四十有五歲
己卯四十有六歲
庚辰四十有七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辛巳四十有八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壬午四十有九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癸未五十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甲申五十有一歲
乙酉五十有二歲

丙戌五十有三歲
丁亥五十有四歲
戊子五十有五歲
己丑五十有六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庚寅五十有七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辛卯五十有八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壬辰五十有九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癸巳六十歲
甲午六十有一歲
乙未六十有二歲

丙申六十有三歲
丁酉六十有四歲
戊戌六十有五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己亥六十有六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庚子六十有七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辛丑六十有八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壬寅六十有九歲
癸卯七十歲
甲辰七十有一歲
乙巳七十有二歲

丙午 七十有三歲
丁未 七十有四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戊申 七十有五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己酉 七十有六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庚戌 七十有七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辛亥 七十有八歲
壬子 七十有九歲
癸丑 八十歲
甲寅 八十有一歲
乙卯 八十有二歲

丙辰 八十有三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丁巳 八十有四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戊午 八十有五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己未 八十有六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庚申 八十有七歲
辛酉 八十有八歲
壬戌 八十有九歲
癸亥 九十歲
甲子 九十有一歲
乙丑 九十有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丙寅 九十有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丁卯 九十有四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戊辰 九十有五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己巳 九十有六歲
庚午 九十有七歲
辛未 九十有八歲
壬申 九十有九歲
癸酉 百歲冬十有二月皇崩于釐宮

驪皇禪位于啓統而崩於驪山之釐宮 享百三十有九

廬陵羅氏曰驪連亦曰釐連亦曰昆連亦曰驪畜昆釐皆有晦意連畜皆有積意蓋無爲之世也

夾漈鄭氏曰昆連之後有昆氏釐氏連氏吾氏驪氏畜氏

啓皇

風姓諱統天皇時渾沌爲降龍氏其曾孫統嗣爲啓侯受驪皇之禪有天下都南陽在位八十有二歲

甲戌 元歲春正月皇即位
乙亥 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丙子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丁丑四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戊寅五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己卯六歲
庚辰七歲
辛巳八歲
壬午九歲
癸未十歲
甲申十有一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乙酉十有二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丙戌十有三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丁亥十有四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戊子十有五歲
己丑十有六歲
庚寅十有七歲
辛卯十有八歲
壬辰十有九歲
癸巳二十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甲午二十有一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乙未二十有二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丙申二十有三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丁酉二十有四歲
戊戌二十有五歲
己亥二十有六歲
庚子二十有七歲
辛丑二十有八歲
壬寅二十有九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癸卯三十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甲辰三十有一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乙巳三十有二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丙午三十有三歲
丁未三十有四歲
戊申三十有五歲
己酉三十有六歲
庚戌三十有七歲
辛亥三十有八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壬子三十有九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癸丑四十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甲寅四十有一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乙卯四十有二歲

丙辰 四十有三歲
丁巳 四十有四歲
戊午 四十有五歲
己未 四十有六歲
庚申 四十有七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辛酉 四十有八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壬戌 四十有九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癸亥 五十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甲子 五十有一歲
乙丑 五十有二歲
丙寅 五十有三歲
丁卯 五十有四歲
戊辰 五十有五歲
己巳 五十有六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庚午 五十有七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辛未 五十有八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壬申 五十有九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癸酉 六十歲
甲戌 六十有一歲
乙亥 六十有二歲

丙子 六十有三歲
丁丑 六十有四歲
戊寅 六十有五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己卯 六十有六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庚辰 六十有七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辛巳 六十有八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壬午 六十有九歲
癸未 七十歲
甲申 七十有一歲
乙酉 七十有二歲
丙戌 七十有三歲
丁亥 七十有四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戊子 七十有五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己丑 七十有六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庚寅 七十有七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辛卯 七十有八歲
壬辰 七十有九歲
癸巳 八十歲
甲午 八十有一歲
乙未 八十有二歲秋九月皇崩于陽宮

啓皇之道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醇以游世俗之間生而不殺予而不奪天下之人化懐其德當是之時陰陽和平萬物無息飛鳥之巢可居而探也走獸可繫而從也執中涵和陰日無歲無內而無外此渾沌氏之治也是時禪位于蓋權而崩于渾沌之故宮壽百十有七

石潤俞氏曰章衡運緒記啓統在尊盧氏後路史在包羲前當一以世本為正其後有啓氏渾氏周啓期晋啓墨衛渾良夫唐瑊又屯氏沌去水漢屯莫是也

蓋皇 蓋音割一作葛

妘姓諱權天皇時蓋萖為東方之牧曾孫權受啓皇之禪為天子都長葛在位百有九歲 萖汀連切草名或作天鶡也

丙申 元歲春正月皇即位

丁酉 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戊戌 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己亥 四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庚子 五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辛丑 六歲春正月作權天

天皇時蓋萖佐昊英為旋蓋至是潤色之名曰權天

石潤俞氏曰旋蓋之形如倚蓋推者度也度陰陽消息盈虛之氣以定四時蓋萖之蓋音割旋蓋之蓋如字

壬寅 七歲

癸卯 八歲

甲辰 九歲春正月作廣樂

蓋皇作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謹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是謂廣樂賁公桂切枹音孚亙缶武桑從之 賁桴鼓枝也枯仲為之

廬陵羅氏曰治者致順之道也無非事也亦無非教也夢有占戎有卜災有祈信有盟聖人未嘗廢也是故無常祀則淫祀不可勝舉矣無中聲則淫樂不可勝用矣凡民之不可去者聖人不廢也抑為之節文爾已古者未嘗無樂也洪荒之世聖人出道以應世各有一代之業有一代之業則必有一代之樂雖然樂者治之章而禮者治之文也文

生而章出禮先而樂後不可易也八士八終節未嘗無也節未嘗無則禮未嘗廢也而世之人蔑禮節隳形體汚巇以爲行喧怨以爲賢託音乎聚僂之傍而羅噴乎父師之側曰吾爲達也吾開無懷葛天不如是之湯無度也

乙巳十歲

丙午十有一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丁未十有二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戊申十有三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己酉十有四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庚戌十有五歲

辛亥十有六歲

壬子十有七歲春正月興貨幣

蓋皇之治世也不言而信不化而行蕩蕩乎無能名之俗以熙熙與貨幣以制數會故沈沉俗作滯通而天下泰矣

癸丑十有八歲

甲寅十有九歲

乙卯二十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丙辰二十有一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丁巳二十有二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戊午二十有三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己未二十有四歲

庚申二十有五歲

辛酉二十有六歲

壬戌二十有七歲

癸亥二十有八歲

甲子二十有九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乙丑三十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丙寅三十有一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丁卯三十有二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戊辰三十有三歲

己巳三十有四歲

庚午三十有五歲

辛未三十有六歲

壬申三十有七歲

癸酉三十有八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甲戌三十有九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乙亥四十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丙子四十有一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丁丑 四十有二歲
戊寅 四十有三歲
己卯 四十有四歲
庚辰 四十有五歲
辛巳 四十有六歲
壬午 四十有七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癸未 四十有八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甲申 四十有九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乙酉 五十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丙戌 五十有一歲

丁亥 五十有二歲
戊子 五十有三歲
己丑 五十有四歲
庚寅 五十有五歲
辛卯 五十有六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壬辰 五十有七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癸巳 五十有八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甲午 五十有九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乙未 六十歲
丙申 六十有一歲

丁酉 六十有二歲
戊戌 六十有三歲
己亥 六十有四歲
庚子 六十有五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辛丑 六十有六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壬寅 六十有七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癸卯 六十有八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甲辰 六十有九歲
乙巳 七十歲
丙午 七十有一歲

丁未 七十有二歲
戊申 七十有三歲
己酉 七十有四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庚戌 七十有五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辛亥 七十有六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壬子 七十有七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癸丑 七十有八歲
甲寅 七十有九歲
乙卯 八十歲
丙辰 八十有一歲

丁巳八十有二歲
戊午八十有三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己未八十有四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庚申八十有五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辛酉八十有六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壬戌八十有七歲
癸亥八十有八歲
甲子八十有九歲
乙丑九十歲
丙寅九十有一歲

丁卯九十有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戊辰九十有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己巳九十有四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庚午九十有五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辛未九十有六歲
壬申九十有七歲
癸酉九十有八歲
甲戌九十有九歲
乙亥百歲
丙子百有一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丁丑百有二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戊寅百有三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己卯百有四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庚辰百有五歲
辛巳百有六歲
壬午百有七歲
癸未百有八歲
甲申百有九歲冬十月皇崩于白羽

蓋皇禪天下于祝誦冬還白羽而崩壽百三十有一葬葛丘

石潤俞氏曰蓋皇之後有葛氏漢葛興有蓋氏唐蓋嘉運有蓋氏謫作天千家姓朱奉天運有椎氏唐椎德輿

祝皇

妘姓諱誦字子龢[稽和]遂皇時祝融為火正嗣祝侯者三世誦其玄孫也受禪于蓋皇而有天下都于檜在位百有十歲

石潤俞氏曰世本祝融為燧人氏臣在天皇之前子孫四世為火正祝誦受蓋皇之禪襲包羲之號為天子漢武氏石室畫象亦在伏羲後明是二人

路史乃合為一人謬矣

乙酉 元歲春正月皇即位

丙戌 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丁亥 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戊子 四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己丑 五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庚寅 六歲

辛卯 七歲春正月作祝續之樂

祝皇之世未有耆(與嗜同)欲無所造作皇師于廣壽以毓其德刑罰未施而民勸化三綱正九疇敘是以天下洽和萬民咸若於是聽弇州之鳴鳥以為樂歌作樂屬續以通倫類諧神明而和人聲是以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而壽命長移風易俗天下大治則歌樂為之節文也

壬辰 八歲

癸巳 九歲

甲午 十歲

乙未 十有一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丙申 十有二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丁酉 十有三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戊戌 十有四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己亥 十有五歲

庚子 十有六歲

辛丑 十有七歲

壬寅 十有八歲

癸卯 十有九歲

甲辰 二十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乙巳 二十有一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丙午 二十有二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丁未 二十有三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戊申 二十有四歲

己酉 二十有五歲

庚戌 二十有六歲

辛亥 二十有七歲

壬子 二十有八歲

癸丑 二十有九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甲寅 三十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乙卯 三十有一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丙辰 三十有二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丁巳 三十有三歲

戊午　三十有四歲
己未　三十有五歲
庚申　三十有六歲
辛酉　三十有七歲
壬戌　三十有八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癸亥　三十有九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甲子　四十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乙丑　四十有一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丙寅　四十有二歲
丁卯　四十有三歲

戊辰　四十有四歲
己巳　四十有五歲
庚午　四十有六歲
辛未　四十有七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壬申　四十有八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癸酉　四十有九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甲戌　五十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乙亥　五十有一歲
丙子　五十有二歲
丁丑　五十有三歲

戊寅　五十有四歲
己卯　五十有五歲
庚辰　五十有六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辛巳　五十有七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壬午　五十有八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癸未　五十有九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甲申　六十歲
乙酉　六十有一歲
丙戌　六十有二歲
丁亥　六十有三歲

戊子　六十有四歲
己丑　六十有五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庚寅　六十有六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辛卯　六十有七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壬辰　六十有八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癸巳　六十有九歲
甲午　七十歲
乙未　七十有一歲
丙申　七十有二歲
丁酉　七十有三歲

戊戌七十有四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己亥七十有五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庚子七十有六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辛丑七十有七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壬寅七十有八歲
癸卯七十有九歲
甲辰八十歲
乙巳八十有一歲
丙午八十有二歲
丁未八十有三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戊申八十有四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己酉八十有五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庚戌八十有六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辛亥八十有七歲
壬子八十有八歲
癸丑八十有九歲
甲寅九十歲
乙卯九十有一歲
丙辰九十有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丁巳九十有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戊午九十有四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己未九十有五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庚申九十有六歲
辛酉九十有七歲
壬戌九十有八歲
癸亥九十有九歲
甲子百歲
乙丑百有一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丙寅百有二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丁卯百有三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戊辰百有四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己巳百有五歲
庚午百有六歲
辛未百有七歲
壬申百有八歲
癸酉百有九歲
甲戌百有十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壬子皇（周于泰山）
祝皇東巡未返而遘疾崩于赤帝之宮壽百三十
有九葬衡山之陽
石潤俞氏曰祝誦治世以火施德故後人名其崩

所爲赤帝之宫其初與蓋皇同姓故以天下相授
也礼皇之後有祝氏穌氏祝宗氏祝龢氏融氏

宗皇

皇姓諱尊盧栢皇之八世孫也杓皇禪位于渾沌
而子孫降爲柏侯尊盧修幣禮賢天下宗之祝皇
崩于南巡諸侯共尊爲天子都強其良切莖之陽在位
九十有三歲

乙亥元歲春正月皇即位
丙子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丁丑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戊寅四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己卯五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庚辰六歲
辛巳七歲
壬午八歲
癸未九歲
甲申十歲
乙酉十有一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丙戌十有二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丁亥十有三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戊子十有四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己丑十有五歲
庚寅十有六歲
辛卯十有七歲
壬辰十有八歲
癸巳十有九歲
甲午二十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乙未二十有一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丙申二十有二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丁酉二十有三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戊戌二十有四歲
己亥二十有五歲
庚子二十有六歲
辛丑二十有七歲
壬寅二十有八歲
癸卯二十有九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甲辰三十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乙巳三十有一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丙午三十有二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丁未三十有三歲

戊申三十有四歲
己酉三十有五歲
庚戌三十有六歲
辛亥三十有七歲
壬子三十有八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癸丑三十有九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甲寅四十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乙卯四十有一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丙辰四十有二歲
丁巳四十有三歲

戊午四十有四歲
己未四十有五歲
庚申四十有六歲
辛酉四十有七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壬戌四十有八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癸亥四十有九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甲子五十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乙丑五十有一歲
丙寅五十有二歲
丁卯五十有三歲

戊辰五十有四歲
己巳五十有五歲
庚午五十有六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辛未五十有七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壬申五十有八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癸酉五十有九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甲戌六十歲
乙亥六十有一歲
丙子六十有二歲
丁丑六十有三歲

戊寅六十有四歲
己卯六十有五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庚辰六十有六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辛巳六十有七歲秋七月皇巡守于西嶽
壬午六十有八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癸未六十有九歲
甲申七十歲
乙酉七十有一歲
丙戌七十有二歲
丁亥七十有三歲

戊子七十有四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己丑七十有五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庚寅七十有六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辛卯七十有七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壬辰七十有八歲
癸巳七十有九歲
甲午八十歲
乙未八十有一歲
丙申八十有二歲
丁酉八十有三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戊戌八十有四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己亥八十有五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庚子八十有六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辛丑八十有七歲
壬寅八十有八歲
癸卯八十有九歲
甲辰九十歲
乙巳九十有一歲
丙午九十有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丁未九十有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六月皇崩于衡山

宗皇之為治也官天地府萬物蓄天下之故以幣行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含和以順天下而世用寧焉是歲南巡未返崩于衡山之齋宮壽百二十有一葬浮帥山之陰

石澗俞氏曰宗皇之後有宗氏尊氏盧氏鐏氏尊盧氏其稱宗皇者言為天下之所宗爾

廬陵羅氏曰今藍田山尊盧之塚存焉見役魏風土記及長安志

陰皇

風姓諱寧天皇時陰康為土龍氏寔其九世孫也

宗皇崩天下共立之都華原在位九十有三歲

戊申元歲春正月皇即位
己酉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庚戌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辛亥四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壬子五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癸丑六歲春正月作大舞

是時水瀆不疏陰凝而陽閼人鬱于內腠理滯著而多重腿陰皇思所以利其關節乃制舞焉教人抃躍以利導之是謂大舞

甲寅七歲
乙卯八歲
丙辰九歲
丁巳十歲
戊午十有一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己未十有二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庚申十有三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辛酉十有四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壬戌十有五歲
癸亥十有六歲

甲子十有七歲
乙丑十有八歲
丙寅十有九歲
丁卯二十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戊辰二十有一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己巳二十有二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庚午二十有三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辛未二十有四歲
壬申二十有五歲
癸酉二十有六歲

甲戌二十有七歲
乙亥二十有八歲
丙子二十有九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丁丑三十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戊寅三十有一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己卯三十有二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庚辰三十有三歲
辛巳三十有四歲
壬午三十有五歲
癸未三十有六歲

甲申三十有七歲
乙酉三十有八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丙戌三十有九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丁亥四十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戊子四十有一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己丑四十有二歲
庚寅四十有三歲
辛卯四十有四歲
壬辰四十有五歲
癸巳四十有六歲

甲午 四十有七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乙未 四十有八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丙申 四十有九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丁酉 五十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戊戌 五十有一歲
己亥 五十有二歲
庚子 五十有三歲
辛丑 五十有四歲
壬寅 五十有五歲
癸卯 五十有六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甲辰 五十有七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乙巳 五十有八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丙午 五十有九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丁未 六十歲
戊申 六十有一歲
己酉 六十有二歲
庚戌 六十有三歲
辛亥 六十有四歲
壬子 六十有五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癸丑 六十有六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甲寅 六十有七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乙卯 六十有八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丙辰 六十有九歲
丁巳 七十歲
戊午 七十有一歲
己未 七十有二歲
庚申 七十有三歲
辛酉 七十有四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壬戌 七十有五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癸亥 七十有六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甲子 七十有七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乙丑 七十有八歲
丙寅 七十有九歲
丁卯 八十歲
戊辰 八十有一歲
己巳 八十有二歲
庚午 八十有三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辛未 八十有四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壬申 八十有五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癸酉 八十有六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甲戌 八十有七歲
乙亥 八十有八歲
丙子 八十有九歲
丁丑 九十歲
戊寅 九十有一歲
己卯 九十有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庚辰 九十有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秋八月皇崩于龍宮

陰皇壽百二十有五葬于浮肺山之陰

石淵俞氏曰龍宮蓋土龍氏之故宮也其後有陰氏黔氏康氏周陰不佞漢黔長生齊康絢皆其苗裔云

巢皇

倉姓諱古史皇之十二世孫也陰皇崩天下共立之都于甄在位百有二歲

辛巳 元歲春二月皇即位

作屋廬

上古人多鳥獸之患棲木而巢於則顛隕巢皇教之編槿而廬緝藋而扉埴塗茨翳以違其禍屋廬之始也 槿音謹木名藋音狄 廬葦也 蒺音咲

壬午 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癸未 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甲申 四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乙酉 五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丙戌 六歲
丁亥 七歲
戊子 八歲
己丑 九歲
庚寅 十歲
辛卯 十有一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壬辰 十有二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癸巳 十有三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甲午 十有四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乙未 十有五歲
丙申 十有六歲
丁酉 十有七歲
戊戌 十有八歲
己亥 十有九歲
庚子 二十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辛丑 二十有一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壬寅 二十有二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癸卯 二十有三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甲辰 二十有四歲
乙巳 二十有五歲
丙午 二十有六歲
丁未 二十有七歲
戊申 二十有八歲
己酉 二十有九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庚戌 三十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辛亥 三十有一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壬子 三十有二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癸丑 三十有三歲
甲寅 三十有四歲
乙卯 三十有五歲
丙辰 三十有六歲
丁巳 三十有七歲
戊午 三十有八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己未 三十有九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庚申 四十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辛酉 四十有一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壬戌 四十有二歲

癸亥 四十有三歲
甲子 四十有四歲
乙丑 四十有五歲
丙寅 四十有六歲
丁卯 四十有七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戊辰 四十有八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己巳 四十有九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庚午 五十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辛未 五十有一歲
壬申 五十有二歲

癸酉 五十有三歲
甲戌 五十有四歲
乙亥 五十有五歲
丙子 五十有六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丁丑 五十有七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戊寅 五十有八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己卯 五十有九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庚辰 六十歲
辛巳 六十有一歲
壬午 六十有二歲

癸未 六十有三歲

甲申 六十有四歲

乙酉 六十有五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丙戌 六十有六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丁亥 六十有七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戊子 六十有八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己丑 六十有九歲

庚寅 七十歲

辛卯 七十有一歲

壬辰 七十有二歲

癸巳 七十有三歲

甲午 七十有四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乙未 七十有五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丙申 七十有六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丁酉 七十有七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戊戌 七十有八歲

己亥 七十有九歲

庚子 八十歲

辛丑 八十有一歲

壬寅 八十有二歲

癸卯 八十有三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甲辰 八十有四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乙巳 八十有五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丙午 八十有六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丁未 八十有七歲

戊申 八十有八歲

己酉 八十有九歲

庚戌 九十歲

辛亥 九十有一歲

壬子 九十有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癸丑 九十有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甲寅 九十有四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乙卯 九十有五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丙辰 九十有六歲

丁巳 九十有七歲

戊午 九十有八歲

己未 九十有九歲

庚申 百歲

辛酉 百有一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壬戌 百有二歲春三月皇崩于[illegible]宮

巢皇之為治也授而弗惡予而弗取天下之民歸仁焉是歲禪位于上相無懷退處盤領之宮崩壽百三十有一葬盤領

廬陵羅氏曰巢皇之後有巢氏堯時巢父其裔也

懷皇

風姓諱無懷英皇之十五世孫也受巢皇之禪而為天子都河陽在位百有六歲

癸亥元歲春正月皇即位

甲子二歲

乙丑三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丙寅四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丁卯五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戊辰六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己巳七歲

庚午八歲

辛未九歲

壬申十歲

癸酉十有一歲

甲戌十有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乙亥十有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丙子十有四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丁丑十有五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戊寅十有六歲

己卯十有七歲

庚辰十有八歲

辛巳十有九歲

壬午二十歲

癸未二十有一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甲申二十有二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乙酉二十有三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丙戌二十有四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丁亥二十有五歲

戊子二十有六歲

己丑二十有七歲

庚寅二十有八歲

辛卯二十有九歲

壬辰三十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癸巳三十有一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甲午三十有二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乙未三十有三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丙申三十有四歲
丁酉三十有五歲
戊戌三十有六歲
己亥三十有七歲
庚子三十有八歲
辛丑三十有九歲春二月皇廵守于岱宗
壬寅四十歲夏五月皇廵守于南嶽
癸卯四十有一歲秋八月皇廵守于西嶽
甲辰四十有二歲冬十有一月皇廵守于北嶽
乙巳四十有三歲

丙午四十有四歲
丁未四十有五歲
戊申四十有六歲
己酉四十有七歲
庚戌四十有八歲春二月皇廵守于岱宗
辛亥四十有九歲夏五月皇廵守于南嶽
壬子五十歲秋八月皇廵守于西嶽
癸丑五十有一歲冬十有一月皇廵守于北嶽
甲寅五十有二歲
乙卯五十有三歲

丙辰五十有四歲
丁巳五十有五歲
戊午五十有六歲
己未五十有七歲春二月皇廵守于岱宗
庚申五十有八歲夏五月皇廵守于南嶽
辛酉五十有九歲秋八月皇廵守于西嶽
壬戌六十歲冬十有一月皇廵守于北嶽
癸亥六十有一歲
甲子六十有二歲
乙丑六十有三歲

丙寅六十有四歲
丁卯六十有五歲
戊辰六十有六歲春二月皇廵守于岱宗
己巳六十有七歲夏五月皇廵守于南嶽
庚午六十有八歲秋八月皇廵守于西嶽
辛未六十有九歲冬十有一月皇廵守于北嶽
壬申七十歲
癸酉七十有一歲
甲戌七十有二歲
乙亥七十有三歲

丙子 七十有四歲

丁丑 七十有五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戊寅 七十有六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己卯 七十有七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庚辰 七十有八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辛巳 七十有九歲

壬午 八十歲

癸未 八十有一歲

甲申 八十有二歲

乙酉 八十有三歲

丙戌 八十有四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丁亥 八十有五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戊子 八十有六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己丑 八十有七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庚寅 八十有八歲

辛卯 八十有九歲

壬辰 九十歲

癸巳 九十有一歲

甲午 九十有二歲

乙未 九十有三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丙申 九十有四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丁酉 九十有五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戊戌 九十有六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己亥 九十有七歲

庚子 九十有八歲

辛丑 九十有九歲

壬寅 百歲

癸卯 百有一歲

甲辰 百有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乙巳 百有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丙午 百有四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丁未 百有五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戊申 百有六歲春三月皇崩于溫宮

無懷氏曰上聖順天以盡象順物以盡源順事以盡情而後天平地成萬穴效靈五物析(音昔)行三天不亂聖與造遊理屏冥運易動而敷運化諸府乾坤在道日月相將天地(與陰)[illegible]日月與明[illegible]大道各勘(先剪切)彰泊性示元蒼生息[illegible]祇大化行天地也其撫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女刑)甘食而樂君懷土而重生形有動作心無好惡是為無懷之

氏是歲禪位于朱須退處單懷之宮崩壽百二十有八葬河陽

石潤俞氏曰單懷今河南懷慶府古溫于國晉文公朝襄王會諸侯于此秝秝河陽之地也無懷都溫既禪位而崩於是人因號之曰懷皇其後有懷氏吳懷敘唐懷讓宋懷芑

大皇 大音泰

風姓諱朱須天皇時大庭爲居龍氏主屋廬其十六世孫曰朱須相懷皇受禪爲天子都曲阜在位八十有二歲

己酉元歲春正月皇即位

大皇即位以火紀亦曰泰氏

庚戌二歲

辛亥三歲

壬子四歲

癸丑五歲

甲寅六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乙卯七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丙辰八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丁巳九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戊午十歲

己未十有一歲

庚申十有二歲

辛酉十有三歲

壬戌十有四歲

癸亥十有五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甲子十有六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乙丑十有七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丙寅十有八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丁卯十有九歲

戊辰二十歲

己巳二十有一歲

庚午二十有二歲

辛未二十有三歲

壬申二十有四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癸酉二十有五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甲戌二十有六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乙亥二十有七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丙子二十有八歲

丁丑二十有九歲

戊寅三十歲
己卯三十有一歲
庚辰三十有二歲
辛巳三十有三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壬午三十有四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癸未三十有五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甲申三十有六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乙酉三十有七歲
丙戌三十有八歲
丁亥三十有九歲

戊子四十歲
己丑四十有一歲
庚寅四十有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辛卯四十有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壬辰四十有四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癸巳四十有五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甲午四十有六歲
乙未四十有七歲
丙申四十有八歲
丁酉四十有九歲

戊戌五十歲
己亥五十有一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庚子五十有二歲夏五月皇巡守[illegible]
辛丑五十有三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壬寅五十有四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癸卯五十有五歲
甲辰五十有六歲
乙巳五十有七歲
丙午五十有八歲
丁未五十有九歲

戊申六十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己酉六十有一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庚戌六十有二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辛亥六十有三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壬子六十有四歲
癸丑六十有五歲
甲寅六十有六歲
乙卯六十有七歲
丙辰六十有八歲
丁巳六十有九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丙子六歲春正月制醫藥

是時民有疾病未知醫藥人皇命泰壹小子曰上古之時人壽過百無徂落之咎余伊外耶小子對曰天有九門中道最良乃稽太始說玉册賞艸木而正名之審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惡辨其君臣佐使釐而三之以養其性命而治病乃作本艸命僦貸季理色脉而人得以繕其生

南禺豐氏曰泰壹小子泰壹氏之後鬼臾蓲十世祖也爲神農說太始天元玉册文有十二篇神農從其言乃磨蜃鞭茇察色腥嘗藥以救人命僦貸季岐伯祖之師也始理色脉而通神明對察和齊摩踵訑告以利天下

丁丑七歲春正月作筮法

人皇睹天皇書契八文包涵義理廣大悉備因而重之名曰卦命泰壹小子折竹枝筮之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一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再扐而成卦

北海鄭氏曰☰古文天字☷古文地字☵古文水字☲古文火字皆象形☳古文雷字☴古文風字☶古文山字☱古文澤字則本象形而兼會意焉神農因此八文畫爲六十四卦於制筮法卦者掛也取掛一之義

石澗俞氏曰路史通志皆云神農連山首艮黃帝歸藏首坤非也據鄭康成云天地水火雷風山澤伏羲古文之序神農因而重之則亦首☰終☷而已其首艮者夏之連山首坤者商之歸藏皆太卜所掌術家所變非羲農聖人之制也

戊寅八歲春正月作陶器

人皇謂木器液金器腥非所以頤萬民始教埏埴爲釜鬵音尋尊音罇罍音雷盂盎安浪切之器而人壽豫若

己卯九歲春正月作市

人皇令天下通邇之民聚水陸之貨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馬文簡公曰易大傳云神農日中爲市取諸噬嗑正謂遠邇異塗水陸異物以有易無濟其不通有如頤中有物必齧而合也宋儒乃謂噬取市音嗑取合音者非蓋文王作易始有噬嗑之名神羲止以火雷重卦而已

庚辰十歲春正月作太初曆

人皇始治農功正節氣審寒温爲早晩之期故立
曆日謂亂時不塡亂氣作沴乃紀工元調氣朔以
端啓閉拂君萬辟尸隰以逃民害三朝具於攝提
七曜起於天關謂之太初曆爰命國禁春夏所任
不傷不害謹修地利以成萬物無奪人所務而農
得以順其時教之麻枲以爲布帛相土停居令人
知所趨避乃命赤蘱剏抹鐵爲杵臼作鋤耨錢節淺
切鎛稍郭切梢居元切蠶井竈以濟萬民爟古玩切盍余救
切剒音估錯切井映以蒸以卷音迷民始播食而不胜與腥
同焉故設教曰民爲邦本食爲民天農不正食不
充民不正用不充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
是故耕不彊者無以養其生織不力者莫以盖其
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是故無十倍之賈音古有倍
稱之民士力耕而女力織力歸于上而功被于下
歲守十三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而國有十一
歲之儲有以利下而不足以傷民天毁地凶旱泆
並作而無有入於溝壑乞請者時其時以待天權
也是以年穀順成衣食足而禮義興奸邪不作神
而化之使民宜之巫陽主祭謹時祝古由字堀桴音孚
土鼓以致敬於鬼神而上下達矣

辛巳十有一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壬午十有二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癸未十有三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甲申十有四歲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乙酉十有五歲春正月制井地
人皇命白阜臣名父怪義度地紀衇與脉同水道爲木方
竹杭潢洋而有無達遂甄四海紀地形遠近山川
林藪所至而正其制於是辨方正位經土分域處
賢以便勢于以相用而寄其撼近國地廣而遠彌
小負海之邦率三在地國土相望鷄狗之聲相聞
以大用小緜中達外猶運指建瓴而王者以室以
家焉乃課工定地爲之城池以守之后歲省方觀
民設教月省時攷終歲獻功是時天下之民皆知
稼穡皇乃下令男子年二十爲夫八口爲家八家
同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同四
同爲都一夫受田五十畝自食其力出入相友守
望相助皇與子柱並耕而食饔飧而治
丙戌十有六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初祀天地于明堂
是歲神澧溢嘉禾生皇乃命屏封作穗書以同文

頒令始報祀天地幷穀于合宮自是歲一行之
南禺豐氏曰合宮因合祀天地而名後乃更名曰
明堂
丁亥十有七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戊子十有八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己丑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庚寅二十歲春正月作下謀之樂

是時淳鹵（音鹹）作而人民毓教化興行應如桴鼓耕
桑得利而究年受福乃命邢天作扶犂之樂制豐
年之詠以薦釐來是曰下謀制雅琴度（帝切）瑤瑟
以保合大和而閑民欲通其德于神明同其和於
上下
秋九月祀明堂
辛卯二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初大蜡
赤松子者暨諸侯也移老襄城人皇躬歩徵之至
則以爲雨師剸剸（音專）民食形盡瘁而不顧每歲除
月盡百種率萬民蜡戲于國中以報其歲之成故
祭司嗇山林川澤神祇在位而主先嗇享農及郵
表畷禽獸貌虎水防昆蟲而祀之曰土反其宅水
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宅葦籥上鼓榛杖喪
殺（施債切）既蜡而收民息已年不順成之方其蜡不
通以謹民財也惟不順成則獻禮而后條風至則
合其無夫家者以蕃其民
壬辰二十有二歲夏四月大皇崩于曾宮
大皇既禪位于人皇退居曲阜是歲崩壽百三十
冬十月葬大皇于曲阜

癸巳二十有三歲
甲午二十有四歲秋七月皇子柱帥師征補遂八月
補遂子来朝（音潮）
補遂子不恭侮鄰國攘萬民人皇命子柱征之諭
以辭命補遂子来朝天下大服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未二十有五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申二十有六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酉二十有七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戌二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二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子三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三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三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三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三十有四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三十有五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三十有六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三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三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酉三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四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亥四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四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四十有三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四十有四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四十有五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四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四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四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四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五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五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五十有二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亥五十有三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子五十有四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丑五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丙寅五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卯五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辰五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巳五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午六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未六十有一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申六十有二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酉六十有三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戌六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乙亥六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子六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六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寅六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卯六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七十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秋七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巳七十有一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午七十有二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未七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甲申七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酉七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戌七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亥七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子七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丑七十有九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寅八十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八十有一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八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八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午八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未八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申八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酉八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戌八十有八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八十有九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子九十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九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九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九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九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九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九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九十有七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九十有八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酉九十有九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百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辛亥百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百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百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百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百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百有六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百有七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百有八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百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百有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百有十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百有十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亥百有十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子百有十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丑百有十五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寅百有十六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卯百有十七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辰百有十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己巳百有十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午百二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未百二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申百二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酉百二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戌百二十有四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亥百二十有五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子百二十有六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百二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戊寅百二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卯百二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百三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巳百三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午百三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未百三十有三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申百三十有四歲夏五月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酉百三十有五歲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戌百三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丁亥百三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子百三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丑百三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寅百四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百四十有一歲皇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百四十有二歲皇巡守于南嶽
皇崩于衡宮
是歲皇南巡崩于衡宮之齋宮壽百七十有二皇

子柱舁喪至自曾天下諸侯兹釋位赴臨號哭
人皇襲九竅種九穀提挈形氣而摶捖乎剛朒以
竅領天下是故萬物百族皆有經紀條理不以物
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
也一上一下而浮游乎萬物之祖因天地之資而
與之和同任賢使能威厲而不殺法省而不煩當
是時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
不從化其俗樸重端慤有善而無惡虛素以公希
聖若退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忿爭而財足
無制令而民從惟無共胥之怒而不聞王役之徭

故人皆惡其死而尚其生

炎帝

諱柱人皇元子也母曰承桑氏七歲有聖德佐人皇歷俗原名百藥爰暨其人比種定利芟艾及寒岱土時雨至則挾劌乂以從事於疇殖百蔬區百穀別其疏遬深耕堅作以與歲天均時而地均利於是神農之功廣而天下殷賑矣人皇崩葬喪于衡山諸侯共尊為天子稱曰炎帝在位六十有二歲

石澗俞氏曰或疑炎帝柱繼人皇而立家天下其始於此與曰非也帝柱幼有聖德佐稼穡之功天下歸之蓋百年矣人皇崩於外未有傳子之命柱因葬喪至衡山而天下同心推戴尊為天子亦猶粟亡而歸昆連也其後十四世皆然至參盧無道即歸黃帝矣

癸巳元歲春正月葬人皇于茶陵

諸侯會葬于茶川布衾陶槨環之以新不封不樹

南禺豐氏曰茶川今湖廣長沙府茶陵州蓋謂茶為茶也天子之墓曰陵始此

夏四月帝即位

炎帝為衆所推即位于衡山

石澗俞氏曰稱帝始此皇甫士安云皇者始也帝主也蓋天皇人皇地皇繼天立極開物成務神人也故稱皇帝柱而下修德守成主宰天下聖人也故稱帝

甲午二歲

乙未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南禺豐氏曰是歲祀明堂而不蜡蓋人皇崩雖踰三年而哀未忘所謂喪期無數是也

丙申四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酉五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戌六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庚子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十有三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十有四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十有五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己酉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亥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二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二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二十有二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二十有三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二十有四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二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二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二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二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二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三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亥三十有一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子三十有二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丑三十有三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寅三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丁卯三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辰三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巳三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午三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未三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申四十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酉四十有一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戌四十有二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亥四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丙子四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四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寅四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卯四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四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巳四十有九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午五十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未五十有一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申 五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乙酉 五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戌 五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亥 五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子 五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丑 五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寅 五十有八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 五十有九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 六十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 六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甲午 六十有二歲秋七月帝崩于蒙宮
是歲帝崩于東蒙之宮壽百三十有五
炎帝之治任公而不物任法而不數守其餘以制
其嘗歷名山辯藥物闢所墾土與穀帛化市廛民
無征役是以其人不佻不病民無黷切莫妄事審時
權宜老幼安里而無謝生之心西盪河原東澹海
㴲音唇海濵也南耀丹垠音銀北迄幽虛莫不來亯俗作享
來洛來茹
廬陵羅氏曰炎帝柱亦稱烈山氏五帝以來稷之

帝慶甲
諱慶甲炎帝子也炎帝崩奔喪之諸侯立之在位
九十有二歲
石澗俞氏曰是時渟樸故雖天子稱名夏后猶然
商乃稱字周始定謚秦漢而降淫名溢美日盛一
日諂諛相襲而公道不明矣
乙未 元歲春正月葬帝于東陵
諸侯會葬畢至即東蒙山爲陵一如葬人皇之制
夏四月帝即位
丙申 二歲
丁酉 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戊戌 四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 五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子 六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 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 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 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 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 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 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 十有三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 十有四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酉 十有五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 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辛亥 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 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 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 二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 二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 二十有二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 二十有三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 二十有四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 二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二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二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二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亥二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子三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丑三十有一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寅三十有二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卯三十有三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辰三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己巳三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午三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未三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申三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酉三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戌四十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亥四十有一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子四十有二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四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戊寅四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卯四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四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巳四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午四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未四十有九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申五十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酉五十有一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戌五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丁亥五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子五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丑五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寅五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五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五十有八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五十有九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午六十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未六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丙申六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酉六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戌六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六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子六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六十有七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六十有八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六十有九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七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七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七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七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七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酉七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七十有六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亥七十有七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七十有八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七十有九歲秋八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八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八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八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八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八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八十有五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八十有六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八十有七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八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癸亥八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子九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丑九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寅九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月帝崩于蒙宮
帝慶甲沖和慈惠守人皇炎帝之道無易是歲崩
壽百二十有五

帝臨
諱臨炎帝之子帝慶甲之弟也母曰聽跋慶甲崩
諸侯共立之在位九十有一歲
丁卯元歲春正月葬帝慶甲于蒙山
夏四月帝即位
戊辰二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巳三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午四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未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壬申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戌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亥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子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寅十有二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卯十有三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十有四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巳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壬午 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未 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申 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酉 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戌 二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亥 二十有一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子 二十有二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丑 二十有三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寅 二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 二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 二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 二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午 二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未 二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申 三十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酉 三十有一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戌 三十有二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 三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庚子 三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 三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三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三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三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三十有九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四十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四十有一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四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己酉四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四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亥四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四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四十有七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四十有八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四十有九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五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五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五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五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五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五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五十有六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亥五十有七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子五十有八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丑五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丙寅六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卯六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辰六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巳六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午六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未六十有五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申六十有六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酉六十有七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戌六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乙亥六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子七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七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寅七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卯七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七十有四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巳七十有五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午七十有六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未七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甲申七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酉七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戌八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亥八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子八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丑八十有三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寅八十有四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八十有五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八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八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午八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未八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申九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酉九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月帝崩于蒙宮
帝臨在位祗脩德勤天下咸服是月崩壽百三十有二

石澗俞氏曰外紀合人皇炎帝爲一人謂帝臨魁炎帝之子而不知有炎帝柱帝慶甲羅仲源辨之是也盖炎帝柱爲人皇元子見戴記祭統而帝慶甲帝臨皆帝柱之子也臨之子爲帝承承之子爲帝明明之子爲帝直直之子爲帝來來之子爲帝奎皆守成之賢君故雖未定立子之法而天下共立之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非灼見天道之精微不能道也

帝承

諱承帝臨之子也在位六十有六歲

戊戌元歲春正月朔帝臨于羽山

夏四月帝即位

己亥二歲

庚子三歲

辛丑四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五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六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酉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十有三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亥十有四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十有五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十有八歲春正月初行貢法

帝承因民之仍發虛土監貫區儲偫廢舉以符其詭蓋百五而始收於是貢胥之法行焉

石潤俞氏曰人皇炎帝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至是始爲貢法使君子得以專心政教野人稍出羨餘以養君子然百取其五亦甚凉矣羅仲源乃云帝承之後無聞蓋本作法於凉其弊猶貪之說雖似迂談亦足以爲後世暴君汚吏之警矣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二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二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二十有二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二十有三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二十有四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二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癸亥二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子二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丑二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寅二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卯三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辰三十有一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巳三十有二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午三十有三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未三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壬申三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酉三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戌三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亥三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子三十有九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四十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寅四十有一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卯四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四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巳四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午四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未四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申四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酉四十有八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戌四十有九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亥五十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子五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己丑五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寅五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五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五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五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午五十有七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未五十有八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申五十有九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酉六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戊戌六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六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子六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六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六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六十有六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月帝崩于蒙宮

　帝承壽九十有八

帝奎

諱奎帝承之子也在位九十有一歲

南禺豊氏曰奎路史作魁從世本作奎

甲辰元歲春正月葬帝承于羽山

夏四月帝即位

乙巳二歲秋八月質沙殺其大夫箕文

質沙子始煑海為鹽以富強抗神農氏大臣諫者

囚之箕文又諫殺之

丙午三歲夏五月質沙亡

諸侯請討質沙帝曰予一人不德質沙何辜於是

質沙之民自縛其君而來歸

南禺豊氏曰質沙外紀作夙沙春秋傳齊靈公嬖

臣夙沙衛以叛莊公誅之即夙沙子之後裔國在

安邑東十里

秋九月祀明堂

丁未四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二月大蜡

戊申五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酉六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辛亥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十有三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十有四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十有五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亥二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子二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丑二十有二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寅二十有三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卯二十有四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辰二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己巳二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午二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未二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申二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酉三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戌三十有一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亥三十有二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子三十有三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三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戊寅三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卯三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三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巳三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午三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未四十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申四十有一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酉四十有二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戌四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丁亥四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子四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丑四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寅四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四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四十有九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五十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午五十有一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未五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丙申五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酉五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戌五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五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子五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五十有八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五十有九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六十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六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六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六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六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六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酉六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六十有七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亥六十有八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六十有九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七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七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七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七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七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七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七十有六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七十有七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七十有八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七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癸亥八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子八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丑八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考信編 八 罷纂 至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寅八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卯八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辰八十有五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巳八十有六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午八十有七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未八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壬申八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酉九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戌九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帝崩于玄宮
帝奎祗修德政以綏賓沙諸侯説服於是四海之
外夷貊萬國莫不來賓是冬崩于玄堂之介室壽

百十有八
石澗俞氏曰帝摯實帝承之子修德以服天下故
傳十世而不替羅仲源謂承後無聞何所據乎玄
堂介室蓋將蜡而祭遂遘疾而崩爾

帝明

諱明帝摯子也在位五十有一歲
乙亥元歲春正月葬帝摯于蒙山
夏四月帝即位
丙子二歲
丁丑三歲

戊寅四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卯五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六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巳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壬午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未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申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酉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戌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亥十有三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子十有四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丑十有五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寅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午二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未二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申二十有一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酉二十有三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戌二十有四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二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庚子二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二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二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二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三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三十有一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三十有二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三十有三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三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己酉三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三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亥三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三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三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四十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四十有一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四十有二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四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四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四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四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四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四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亥四十有九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子五十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丑五十有一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崩于蒙宮

帝明壽八十有一

石澗俞氏曰帝明至鉅盖皆守成之賢君也天下戴人皇炎帝之德其子孫不必神聖但中才以上即尊為天子至榆罔始替外紀帝明四十九年今從世本

考信編四終

考信編五

四明後學杜思編

讀增考

神農氏

帝直外紀通志作帝宜或曰宜帝直之子今從世本路史

諱直帝明子也在位四十有五歲

丙寅元歲春正月葬帝明于冢山

夏四月帝即位

丁卯二歲

戊辰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己巳四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午五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未六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申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癸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戌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亥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子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寅十有三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卯十有四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十有五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巳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壬午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未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申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酉二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戌二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亥二十有二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子二十有三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丑二十有四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寅二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二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二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二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午二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未三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申三十有一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酉三十有二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戌三十有三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三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庚子三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三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三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三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三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四十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四十有一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未四十有二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四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己酉四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四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月帝崩于家宮
帝直壽八十

帝盩 盩力務切

諱盩字来帝直之子也在位四十有八歲
辛亥元歲春正月葬帝直于東山
夏四月帝即位
壬子二歲
癸丑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甲寅四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五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六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亥十有三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子十有四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丑十有五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寅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丁卯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辰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巳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午二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未二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壬申二十有二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酉二十有三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戌二十有四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亥二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丙子二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二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寅二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卯二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三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辛巳三十有一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冬十有二月大蜡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午三十有二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未三十有三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申三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乙酉三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戌三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亥三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子三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丑三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寅四十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四十有一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四十有二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四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甲午四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未四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申四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酉四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戌四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崩于玄宮

帝釐將大蜡齋于玄宮右介而崩壽八十有一

帝居

諱居字宗帝釐之子也母曰桑水氏在位四十有二歲

己亥元歲春正月塈帝来于東山
石潤俞氏曰帝来之塈世本稱字盖漸近於文矣
夏四月帝即位
庚子二歲
辛丑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壬寅四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五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六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酉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亥十有三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十有四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十有五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二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二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二十有二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二十有三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二十有四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亥二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甲子二十有六歲秋八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丑二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寅二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卯二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辰三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巳三十有一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午三十有二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未三十有三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申三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癸酉三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戌三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亥三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子三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三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寅四十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卯四十有一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四十有二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巳四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癸巳帝崩于西宮
帝居癸車而崩壽七十有五

帝節莖

諱節莖字元敷（一作季）帝居之子也在位三十有九
歲

壬午元歲葬帝宗于東山
夏四月帝即位
癸未二歲

甲申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乙酉四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戌五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亥六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子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己丑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寅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午十有三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未十有四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申十有五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酉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戊戌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子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二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二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二十有二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二十有三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二十有四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二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二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二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酉二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二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亥三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帝亢

諱亢字衷帝節莖之元子也在位四十有一歲

辛酉元歲春正月埜帝敷乎一作于東山

夏四月帝即位

壬戌二歲

癸亥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甲子四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冬十有二月大蜡

秋九月祀明堂

乙丑五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冬十有二月大蜡

秋九月祀明堂

丙寅六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卯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戊辰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巳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午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未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申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壬子三十有一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三十有二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三十有三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三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三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三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三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三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三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月帝崩于蒙宮

帝敷乎一作生亢及戲皆有明德諸侯歸之至是敷

崩壽七十有五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酉 十有三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戌 十有四歲夏四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亥 十有五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子 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 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寅 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卯 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 二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巳 二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午 二十有二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未 二十有三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申 二十有四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酉 二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丙戌 二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亥 二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子 二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丑 二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寅 三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 三十有一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 三十有二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 三十有三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午三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乙未三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申三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酉三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戌三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三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子四十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四十有一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七月帝崩于蒙山
帝克壽七十有二

帝戲 戲音希
諱戲字虞帝克之弟帝元敷之少子也在位三十有二歲
壬寅元歲春正月葬帝克于東山
夏四月帝即位
癸卯二歲
甲辰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乙巳四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五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六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己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亥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十有三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十有四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十有五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二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二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亥二十有二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子二十有三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丑二十有四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寅二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丁卯二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辰二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巳二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午二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未三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申三十有一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八月帝崩于蒙宮
帝巇壽七十有六

帝器

諱器字冲帝巇之弟帝敷(一作孚)之少子也在位五
十有八歲

癸酉元歲春正月壄帝虞于東山
夏四月帝即位
甲戌二歲
乙亥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丙子四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五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寅六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卯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巳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午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未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申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酉十有三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戌十有四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亥十有五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子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己丑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寅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二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二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午二十有二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未二十有三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申二十有四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酉二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戊戌二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二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子二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二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三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三十有一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三十有二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三十有三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三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三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三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酉三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三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亥三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四十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四十有一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四十有二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四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四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四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四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四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四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四十有九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五十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亥五十有一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子五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乙丑五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寅五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卯五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辰五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巳五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午五十有八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辛丑帝崩于蒙宮
帝嚳壽八十有九

帝鉅
諱鉅字中帝嚴之子在位四十歲
辛未元歲春正月葬帝冲于東山
夏四月帝即位
壬申二歲
癸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甲戌四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亥五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子六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戊寅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卯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巳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午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未十有三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申十有四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酉十有五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戌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丁亥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子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丑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寅二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二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二十有二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二十有三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午二十有四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未二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丙申二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酉二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戌二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二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子三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三十有一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三十有二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三十有三歲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三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三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三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三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三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己酉三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四十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月帝崩于冢宮
帝壽六十有九

帝止
諱止字孺帝鉅之子也在位五歲
辛亥元歲春正月葬帝中于東山

夏四月帝即位
帝止早慧故諸侯立之爰命封鉅爲相
按封鉅名犯先帝諱上古太朴之世未立謚法廟
諱無避耳
壬子二歲
癸丑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甲寅四歲春二月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五歲夏五月帝巡守于南嶽
丙辰帝崩于衡宮

帝止年十六而即位二十有一南巡未返而崩是
稱小帝

石澗俞氏曰路史謂幼弱之君在位日淺故號小
帝是也然謂爲帝皷所生則非當從世本

帝榆罔

諱榆罔字參盧帝居之曾孫也小帝崩于外榆罔
自立在位五十有五歲

石澗俞氏曰世本帝居生節莖節莖生克及戲克
生榆罔克崩而諸侯戴戲榆罔不得立蓋幼而失
德已形也至是小帝南巡崩而無嗣榆罔於是稱
帝諸侯終莫之與以至於亡

丙辰元歲冬十月葬小帝于東山

榆罔爲政束急好乘人而鬬其捷諸侯咸貳八蜡
不通以守乃廢

南禺豐氏曰榆罔雖克之子而以失德見廢是匹
夫耳乃乘間而稱帝上無先君之命下非諸侯所
推是不能正其始而爭端所由起也矧曰立於乙
卯之秋而葬小帝於丙辰之冬尤爲非禮矣

丁巳二歲

戊午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己未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庚申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辛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壬戌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癸亥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甲子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乙丑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丙寅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丁卯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戊辰十有三歲秋九月祀明堂

己巳十有四歲秋九月祀明堂

庚午十有五歲秋九月祀明堂

辛未十有六歲秋九月祀明堂

壬申十有七歲秋九月祀明堂

癸酉十有八歲秋九月祀明堂

甲戌十有九歲秋九月祀明堂

乙亥二十歲秋九月祀明堂

丙子二十有一歲秋九月祀明堂

丁丑二十有二歲秋九月祀明堂

戊寅二十有三歲春三月大水至于冬十有二月

己卯　二十有四歲春正月大水至于冬〻十有二月
庚辰　二十有五歲春正月大水至于冬〻十有二月
辛巳　二十有六歲春正月大水至于冬〻十月
壬午　二十有七歲秋七月有星孛于西方
癸未　二十有八歲春正月有星孛于西方至于冬十有一月
甲申　二十有九歲春正月有星孛于西方至于冬十月
乙酉　三十歲春正月太白經天至于冬十有二月
丙戌　三十有一歲春正月太白經天至于秋八月
榆罔分政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顥以臨西方德不
能御於是水災四歲彗見西方太白經天九載之
間天下愁怨年穀不登祀典皆廢
九月蚩尤以阪泉叛
蚩尤封阪泉九年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鴟乂姦
究奪攘矯虔有弗從者作劓刵椓黥五虐之刑以
威之於是滅國三十有二
丁亥　三十有二歲春蚩尤滅汲
人皇封其胄爲汲伯千二百年而蚩尤滅之
戊子　三十有三歲秋蚩尤滅天靈
天靈侯望姓之國八千有餘歲而蚩尤滅之
己丑　三十有四歲夏蚩尤滅居方

居方子愷姓之國七千歲而蚩尤滅之
庚寅　三十有五歲春蚩尤滅岳　冬蚩尤滅皇
岳侯皇伯之國皆封於天皇之世歷二千年而蚩
尤滅之
辛卯　三十有六歲秋蚩尤滅合雒
合雒侯傳百世有國九千年而蚩尤滅之
壬辰　三十有七歲春蚩尤滅赤
初人皇封赤松子于襄城子爵十有二世千二百
年而蚩尤滅之
癸巳　三十有八歲夏蚩尤滅胡
胡曹作衣人皇封之子孫嗣伯十世蚩尤滅之
甲午　三十有九歲春蚩尤滅祝
誦皇之裔爲祝侯二十有四世蚩尤滅之
冬蚩尤滅栗
栗陸之後尚爲侯爵至是乃滅
乙未　四十歲秋蚩尤滅陽　冬蚩尤滅權
蚩尤滅二國殺陽侯權侯
丙申　四十有一歲夏蚩尤滅紀
紀侗封於天皇其裔嗣侯爲蚩尤所滅
冬蚩尤滅金

蚩尤滅金提之國殺其二十三世孫之嗣侯者

丁酉四十有二歲春蚩尤滅東里

東里子之後妘姓子爵至是爲蚩尤所滅

秋蚩尤滅白

戊戌四十有三歲夏蚩尤滅泰壹

白阜作地圖入皇侯之蚩尤滅其裔孫

泰壹〻子世爲筮師蚩尤滅之

己亥四十有四歲春蚩尤滅成　秋蚩尤滅畢

二國入貢於榆罔蚩尤惡其不附己也滅之

冬蚩尤滅明

明伯善於成畢蚩尤怒而滅之

庚子四十有五歲春正月包侯伊侯泰侯帥師征阪泉

三月包〻伊師泰師敗績于空桑

秋蚩尤滅伊　冬蚩尤滅包

三師大敗包侯伊侯皆隕于社

辛丑四十有六歲春三月蚩尤入寇帝出居于涿

夏四月蚩尤僭號

蚩尤既滅伊包乘勝攻榆罔于空桑遂之自稱炎帝

秋蚩尤滅泰

大庭氏之裔奉帝命會包伊征蚩尤不克蚩尤滅其國殺其君

冬蚩尤滅猋

猋氏之裔大庭之與國也蚩尤并滅之

壬寅四十有七歲春正月帝居于涿熊侯蜀侯来朝

南禺〻氏曰榆罔自立而不德諸侯莫之與故其失國亦莫之救獨熊侯率蜀山氏朝之此聖人所以終受天命也歟

癸卯四十有八歲春正月帝居于涿

秋熊侯蜀侯帥師征阪泉

師圍空桑不克

石澗俞氏曰空桑榆罔之宇也蚩尤既逐榆罔遂據空〻稱炎帝

甲辰四十有九歲春正月帝居于涿夏蚩尤侵熊

蚩尤帥小灝之兵攻熊大敗而退

乙巳五十歲春正月帝居于涿熊侯蜀侯朱侯鑄侯穰侯燧伯婁伯瞿伯利子承桑子来朝

熊侯率九國来朝謀復征阪泉告于明堂而退

秋蚩尤侵蜀　〻〻蚩尤滅利遂滅婁

蚩尤攻蜀不克利子妻伯救蜀蚩尤敗其師執其
君殺之二國遂滅
丙午 五十有一歳春正月帝居于涿
夏蚩尤滅導江
導江子蜀與國蚩尤滅之
秋蚩尤滅饒　冬蚩尤滅穰
饒侯穰侯救導江師敗見滅
丁未 五十有二歳春正月帝居于涿
夏蚩尤滅瞿
瞿伯饒穰之與國故見滅

戊申 五十有三歳春正月帝居于涿熊侯蜀侯燧伯
廣成子華胥子質沙子承桑子來朝
諸侯三朝定滅阪泉之策
秋蚩尤滅燧
燧人氏之後歴二千年而見滅
己酉 五十有四歳春正月帝居于涿
夏蚩尤滅質沙
冬蚩尤入涿
蚩尤攻楡罔楡罔出奔陳
庚戌 五十有五歳春正月帝及熊侯陳侯蜀侯朱侯

懐侯赫伯巫伯弋伯露伯廣成子廣壽子承桑子内
嵩子東戸子會于彭城
楡罔在陳陳侯爲之告於諸侯以帝命致禪于熊
諸侯相率而朝焉
二月熊侯征阪泉
熊侯暨風后力牧神皇鄧伯温攻蚩尤于涿
秋九月蚩尤伏誅
蚩尤者姜姓炎帝之裔也兄弟八十人而蚩尤好
兵頓戟一怒併呑無親九隅無遺熊侯征之九戰
而不下詢之仵胥乃設五旗五軍四面攻之三日

而後得志執蚩尤輾之名涿鹿曰絶轡之野懸其
髪於旗竿以爲毒漆其頭以爲尊命天下金鑄尊
罍皆狀蚩尤面目以爲貪虐之戒
熊侯之滅蚩尤退就國于彭城諸侯從而朝之於
是奉楡罔于潞以天子養之終其身求三十二國
之後而復之天下大説
石澗俞氏曰蚩尤兄弟八十人盖總從兄弟及再
從三從而言非必一父一母所出也或曰絶轡之
野即空桑之地
注 南禺豐氏曰包羲氏泰皇嘉神農氏人皇稼穡之

功舉以爲相而禪天下帝王高致尚矣榆罔見逐於蚩尤求救於地皇而讓位非泰皇之比然旣捨去以推大聖得享天子之養以終身又豈迷而不復者所可同語哉常熟金氏諸史會編乃書黃帝及炎帝戰于涿鹿不知是時蚩尤自稱炎帝而逐榆罔據涿鹿謂地皇奪天下於榆罔之手其誣罔甚矣

自人皇受禪於泰皇傳十六帝而至榆罔蚩尤叛而廢之凡九百有七年

石澗俞氏曰外紀通志謂神農止五百年路史據尸子呂覽自柱至榆罔十七世皆稱炎帝九百餘歲當以世本爲定

考信編五終

考信編卷六

四明後學杜思編

讀墳考

有熊氏

姬姓其先少典當神農之世爲諸侯自地皇受禪于榆罔有天下都彭城傳十世曰地皇曰黃帝曰帝鴻與上帝嚳同曰帝昌意曰帝公孫曰帝僖一作嬉曰帝休曰帝格曰帝魁

石澗俞氏曰外紀路史合地皇黃帝帝鴻帝公孫爲一人又合帝僖帝休爲一人而遺帝嚳昌意帝

格謂有熊氏止四世非也今考三墳世本正之

地皇

諱荼字玄律母曰吴樞孕二十有四月而產皇于壽丘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初嗣父爲熊侯神農氏衰蚩尤逐參盧參盧弗能征乃帥諸侯禪于有熊皇乃較其徒旅以過小灝而弭穴災年三十有七戮蚩尤于中冀於是炎帝諸侯咸進委命尊皇爲天子在位百九十有六歲參盧炎帝榆罔之字

盧陵羅氏曰吴樞名符葆一作符寶或曰附寶電

光繞斗感而懷姙玄律生而紫氣充房身逾九尺
附函挺朶修髯花瘤河目隆顙日角龍顏小典氏
没嗣爲能侯弁謀兼智明法天明四方服之
石澗俞氏曰宰我謂黃帝三百年通志百年今以
世本爲定

壬亥 元歲春正月皇即位

是時、不慶雲之瑞以雲紀爲雲師而雲名乃立四
輔三公六卿三少二十有四官凡百二十官有秩
以之共理而視四民命知命糾俗天老録教力牧
準斥鵊冶決法五聖道級闚紀補闕地典州絡七

輔得而天地治神明至

皇如露　露卽潞古作露

地皇築宮于露以奉參盧歲一朝音潮焉

諸侯來朝于露

地皇在露諸侯朝焉亦朝參盧而退

皇至自露

地皇朝參盧而返居于陳
南禺豐氏曰地皇盡禮於舊君如此此所以爲聖
人之盛德也歟

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地皇仍包羲五載巡守而創六年五服一朝于京
師之制

命伊侯

地皇受禪凡諸侯之滅於蚩尤者皆求其後而復
之伊侯之子亡命在露遂首封焉

三月命包侯　命泰侯

參盧乙十五年包侯泰侯伊侯皆以勤王而滅故
並封之

夏四月制章服

初人皇命胡曹作衣始爲紡織至是地皇命伯余

辯章服天子冕十二旒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以五
采繪而爲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以五絲繡而爲
裳鎮圭赤市音弗赤舄諸公九旒九章桓圭諸侯七
旒七章介圭伯五旒五章蒲璧子男三旒三章穀
璧天子三公視諸侯卿視伯大夫皮弁緇衣紫袍
三章狐裘魚須笏皆紅市紅綵履士綦弁玄端素
韠梶笏葦履庶人臺笠緇撮葛衣縕袍艸屨

夏五月命炎侯

蚩尤攻泰氏炎氏救之見滅勤王故也地皇復封
其子

六月命燧伯
燧人之後鄣於參盧救燚氏蚩尤滅之至是並後之
秋七月制宫室
地皇以巢氏以來使民有屋廬尚朴陋乃命匠石建宗廟立朝廷門堂室寢之制悉備告於天下諸侯大夫士庶人效法焉
八月命東里子
地皇嘉東里子之忠而栗程之無道也得其仍孫復之
九月祀明堂

冬十有一月作調歷
地皇既受河圖得其五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叙五事命鬼(音九)臾蓲(音丘)占星闕苞授規正日月星辰之象於是乎有星官之書命羲和占日尚(音常)儀(音義)占月車區占風命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柄所建始作甲子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謂之幹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謂之枝枝幹相配以名日而定之以納音命容成作蓋天以象周天之形綜六術以定氣運因問於鬼臾蓲曰上下周紀其可數乎對曰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周天氣者六期爲備終地紀者五歲爲周五六合者歲三十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爲一周太過不及斯以見矣乃因五量治五氣起消息察發斂以作調歷歲紀甲寅日紀甲子而時節定是歲十有一月己酉朔旦日南至而獲神策得寶鼎冕侯問於鬼臾蓲對曰是謂得天之紀終而復始乃迎日推策造十六神歷積斜分以置閏配甲子而設蔀於是時惠而辰從矣又命隸首定數以率其羨要其會而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於是始有天地神民事物之官各司其序俾不相亂民是以有

忠信神是以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範十有二鏡六乳四獸變異得以占焉
鳳皇巢于阿閣
地皇明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皇惟思其象夙夜晨興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頭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雞喙戴德負仁抱中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與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爲能通天祉應天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

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
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
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没身居之地皇曰於戲允哉
朕何敢與焉於是地皇乃服黄衣戴黄冕致齋于
宫鳳乃蔽日而至地皇降于東階西面再拜稽首
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于東園集于梧
桐食其竹實没身不去

按陸璣詩疏曰鳳皇神鳥莊周謂之鵬古文鳳字雄曰
鳳雌曰皇東青曰鸞南赤曰鷫鷞西白曰鷫鷞北
玄曰鸑鷟中央五色備曰鳳皇百鳥之長也棲崑崙
之顛食必竹實飲必醴泉天子有道則來儀於中
國莊子云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蓋即鳳也

定鍾律

地皇命伶倫取竹於嶰谿之谷斷兩節間而吹之
以爲黄鍾之宫制十二筩以聽鳳皇之鳴比黄鍾
之音三分損益隔八相生是爲六律六呂候氣之
應以立宫商角徵羽之聲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
變推律呂之數起消息正閏餘

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二歳春正月皇如露

地皇再朝於参盧

二月命陳侯

始參盧奔陳陳侯爲之告於諸侯而會於彭城遂
殲蚩尤地皇嘉其功命爲東方之伯

三月皇親籍于壽丘

地皇布禹豫若天令音去聲令音平聲人知禁風后善
爭伏羲之道以爲當天而配上台柏常審於地利
以爲常平地敵草木乃述耕種之利奢龍爲土師
庸光爲司徒大封爲司馬后土爲李一作理乃勞農
皇親耕于籍田皇處中央而政四國分八節以配
農功命天中建皇極乃下教曰聲禁重音去聲下並同色
禁重香味禁重宫室禁重國無衺教中無淫貨地
無壙壙官無濫士邑無游民山不童澤不涸官有
常職民有常業父子不背恩兄弟不去義夫婦不
廢情鳥獸艸木不失其長而鰥寡孤獨各有養也

夏四月皇后親蠶于壽宮

皇后西陵氏始親蠶以給郊廟之服

五月皇巡守于六嶽

命祝侯擁侯陽侯果侯

四國爲蚩尤所㓕是歲地皇至衡山求得其後皆
復之

六月正姓氏

地皇正名百物明民共(與供同)財而定氏族氏族定
而繫之姓庶姓別於上而戚殫於下昏姻不可以
通所以崇倫類遠禽獸也

作咸池之樂

地皇命榮𤩽鑄十二鍾以協月箭以調政之緩急
命大容作咸池之樂乃廣宮室壯堂廡高棟深宇
以避風雨

秋九月祀合宮

地皇更明堂曰合宮以祀昊天上帝配以地祇而
父熊侯毋吳樞與(音去)享于左右用盛樂焉祭畢
皇朝禹氏釆其言以通四方之志

石澗俞氏曰昊天西方秋成之帝主宰一時者也
有父道焉地載萬物有母道焉萬物受氣於天地
人成形於父母故以熊侯吳樞配享夫地周公宗
祀文王本於是爾

冬十有一月初[illegible]祀于圜丘

地皇始作圓丘以祀皇天上帝天子皮弁大裘以
禮之器用陶匏牲用犢於是天神地祇人鬼咸受
秩焉

石澗俞氏曰皇天上帝統體之天也日月星辰四
時寒暑皆天神之類也嶽瀆山川城隍社稷皆地
祇之類也先聖先師國殤郡厲皆人鬼之類也天
無所不覆亦無物不體以其尊言之雖地未可以
並列以其大言之雖殤厲亦得霑餘之澤耶郊
外丙巳之地就山丘高處埽地而不壇以祀皇天
而不設主天子降從大夫之服九拜獻玄酒燔柴
而退稍下東面北上爲壇設地祇之主諸公禮之

又其下左設天神之類右設地祇之類諸侯禮之
又其下祀先聖先師大夫禮之山麓最下之地祀
殤厲則庶人之在官者禮之所以然者圜丘祀統
體之天尊之也配以所自出之祖亦所以尊之也
合宮祀一時之帝地祇並列親之也配以本生之
父母亦所以親之也聖人制禮之精義如此

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三歲春正月皇如露

地皇朝參盧乃至自露

立史官

初立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執青簡也直筆無隱[illegible]
遺以繩其躬[illegible]大撓沮誦孔甲其選也
作丹書
地皇天下已治百令具舉猶且䘏然神藥音如水切恐懼
貌形茹音如何切求飲之意用作戒于丹書曰敬勝怠者吉
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施舍在心平
不幸乃弗聞過禍福在所密存亡在所用下匿其
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上下一日百戰
命天靈侯岳侯合雒侯汲伯居方子胡子
六國滅於蚩尤地皇求得其後皆復之胡伯後至
降爲子

作內經
地皇親事法宮觀八極而建五常謂人之生負陰
而抱昜食味而被色寒暑盪之外喜怒攻之內夭
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
性命紀陰陽咨於岐伯雷公而內經作謹侯其時
著之王版以臧靈蘭之室命巫彭桐君處方盄音秋
餌湔音煎澣音管刺七亦切治而人得以盡年
夏五月初祀[illegible]方澤
地皇於夏至之辰始爲方澤以祀地祇而王社嶽

瀆鎮山川藪原衍衍焉
石澗俞氏曰[illegible]天下之地是爲太社其天子畿內
之地則曰王社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命蜀侯
蜀山朝貢于熊地皇率之以朝麥盧遂以師從滅
蚩尤至是又朝于華山命爲西方之伯
命就侯穰侯婁伯瞿伯利子道江子
六國皆蚩尤所滅蜀侯以其子見皆命而復之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 四歲春正月皇如露
夏五月祀方澤
立五祀
始祀中霤門行竈戶自天子達乎大夫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皇巡守于北嶽
命成伯畢伯明[illegible]
蚩尤怒三國之朝麥盧也滅之地皇北巡皆命之

于恒山

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五歲春正月皇如露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皇巡守于中嶽

命紀侯金侯白侯泰壹子赤子貧沙子

地皇至嵩山凡蚩尤所滅之國皆復之天下大說

皇至自嵩山

地皇還京師命甯封爲陶正赤將爲木正以利器用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六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諸侯畢朝于京師始定六年五服一朝之制地皇遂帥之以如露

皇如露諸侯會于柏谷

地皇以諸侯朝參盧成禮而先歸諸侯就柏谷山爲會以明四方之禁

南禺豊氏曰周制時會以明王禁本於此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歲春正月皇如露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八歲春正月皇如露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九歲春正月皇如露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十歲春正月皇如露皇至自露

夏五月神農氏帝榆罔崩于露

參盧壽九十有五

皇如露

地皇奔參盧之喪斂以天子之服服斬衰三年

冬十月諸侯如露

地皇遣使召天下諸侯畢集于露以會參盧之葬

十有一月葬帝參盧于柏陵

地皇以天子[illegible]參盧於柏谷名之曰陵

十有二月皇至自露

地皇還京師三年之内巡守祀典皆不舉

制喪禮

地皇始命飾棺衾以送死封崇表木以當大事制服十二一曰斬衰苴杖三年臣爲君子爲父父没長孫爲其祖婦爲舅妻爲夫妾爲君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母二曰齊衰削杖三年子爲母父没長孫爲其祖母父爲長子之爲後者臣爲后夫人婦爲姑妾爲小君三曰齊衰杖期諸孫爲祖父母父在子爲母父母亡夫爲妻爲人後者爲所生之父母四曰齊衰不杖期兄弟之子爲伯叔父母弟子

爲師父母在爲妻爲兄之爲父後者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祖父母女之嫁者爲其父母爲同産之兄弟爲在室之姑姊妹父爲衆子及女之在室爲兄弟之子女爲祖父母姊妹相爲（服女適人者爲其父母妾爲君之父母）爲其子及其衆子五曰斬衰九月父母祖父母皆亡曾孫爲其曾祖婦如之六曰齊衰九月父母祖父母皆丶亡曾孫爲其曾祖母婦亦如之爲人後者爲所後之曾祖父母七曰大功九月爲從父兄弟及姊妹丶丶在室者爲孫男及孫丶丶之在室者爲女之適人者爲姑姊妹兄弟女之適人者爲兄

弟之子爲人後者女適人者爲其兄弟及兄弟之子爲伯叔父丶丶姑姊妹及兄弟之女在室者爲人後者爲本生伯叔父母及同生兄弟及姑姊妹之在室者舅爲子婦及兄弟之子婦衆婦爲夫之祖父母伯叔父母及兄弟之子婦爲夫兄弟女之適人者夫爲人後其妻爲本生之舅姑八曰齊衰五月曾孫爲曾祖父母女爲曾祖父母爲人後者爲所後之曾祖父母九曰小功五月從曾孫爲從祖之父母及從祖之姑之在室者從孫爲從祖父母及從祖姑之在室者爲從祖兄弟之子及姊妹之

在室者爲兄弟之孫及女之在室者爲從父兄弟之子爲母之父母兄弟爲姊妹之子爲從母爲庶母之養已者爲兄弟之妻女爲兄弟之妻婦爲夫之兄弟及其兄弟之妻爲人後者爲所後之外祖父母十曰齊衰三月玄孫爲高祖父母玄孫女爲高祖父母爲人後者爲所後之高祖父母族人爲宗子及宗子之母若妻十一曰緦麻三月爲族曾祖父及族曾祖姑之在室者爲兄弟之曾孫爲族祖父及族祖姑丶丶在室者爲族父族姑之在室者爲族兄弟及姊妹之在室者爲從父兄弟之孫及女

之在室者爲從祖兄弟之子及女之在室者曾祖
爲曾孫高祖[illegible]孫爲外孫爲從母兄弟姊妹爲
姑之子爲妻之兄弟爲朋友之同師者、丁二曰祖
免師爲弟子爲朋友之不同師者素布之冠深衣
卷(音捲)其領彌月而釋又創置伭設鬱律說青烏記
白澤以除民害而民宜之於是吉凶喪塟之禮靡
不備矣
辛酉 十有一歲
壬戌 十有二歲
癸亥 十有三歲

夏四月諸侯来朝　五月祀方澤
諸侯除喪畢朝于京師遂助祭焉
·石澗俞氏曰是歲當六年一朝之期以參盧之喪
必釋服而畢集適遇將祀方澤遂留助祭也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甲子 十有四歲春二月皇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丑 十有五歲夏五月祀方澤
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寅 十有六歲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地皇在位十有五年嘉天下之戴己乃再巡守陟
王屋而受丹書封東山而奉中黃策大函而禮窮
生入金谷而咨子心訪大恢於臭茨即神牧於襄
城自是養性愛民而不戰朱宣起而謀之自稱白
帝皇乃歎曰朕之過淫矣君危于上者民不安于

下主失其國者其臣再嫁厥病之繇非養寇邪今
處民萌(音氓)之上而四盜起迭震于師何以哉乃正
四軍滅白帝
朱宣伏誅
皇至自西征
地皇既平朱宣即還京師告至于廟(還音旋)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丁卯 十有七歲[illegible]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皇巡守于北嶽
命岐伯帥師征獯鬻音育
獯鬻寇涿鹿岐伯敗之于釜山地皇還京師
石澗俞氏曰地皇十年十一年十二年以喪參盧
不祀不巡守十三年哀未忘十六年西征十七年
北征皆念疲民故雖祀天地而八蜡未通也
皇至自北征
戊辰十有八歲春正月皇居于陳
二月皇如岐

夏四月命岐伯
地皇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其地東至于海西至于
崆峒南至于江北逐獯鬻合符于釜山邑于涿鹿
之阿謂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矣
以仁義擾以禮信故投之死地而後生知彼知已
故無敵於天下於是以師兵為衛遷徙無常所五
十有二戰而天下大服乃定都于陳師于太填學
於封鉅赤誦復岐下見岐伯引載而歸訪於治道
於是申命封胡以為丞鬼容蓲為相力牧為將而
周昌輔之太山稽為司徒庸光為司馬恒先為司

空建九法七相翌而下服度命揮作弓夷牟造矢
岐伯作鼓吹［］門擊柝備不速客命邑夷為帝車
大輅命馬皇師皇為牧正臣該服牛而軍政備矣
法乾坤以正衣裳為文章以明上下之衰褘衣褕
展以為內服端璧瑞以奉天戒珩牙以嫮武是以
衣裳所在而凶惡不起命㙃垓通道路正里候命
風后方割萬里畫埜分疆得小大之國萬區而神
靈之封隱焉命匠營國國中九經九緯五置而有
市市有館以俟朝聘之需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
茄豐違命刑而放之而萬國服經土設井以塞爭

端立步制晦以防不足始立成均之教建庠子之
官以主胄子皇不就物不違害職道義經天地別
雌雄等貴賤不使不仁者加乎天下故用武勝殘
而百姓以濟紀人倫叙萬物以信與仁為天下先
是故法令明而上下無鄰不章功不揚名民不習
偽官不懷私市不預價城郭不閉見利不爭風雨
時若人無夭狂物無疵癘虎豹不妄噬鷙鳥不妄
搏海不揚波山不愛寶鳳皇巢于阿閣麒麟遊于
苑囿嘉禾為祥芝受圖景雲景星見于天焦明
解鷹集于地是以九藏仰化諸北貢職揚衆柜鬯

貫智長股莫不來庭而依朔乃撫萬靈度四方乘
龍而巡東濂 注 凡山西逾隴疑笄屯南入江內
涉熊湘北屆浮碣南臨玄扈乃開東苑祓中宮薦
羣神作清角樂大合而樂音洛之鳴鶴翱翔鳳皇蔽日
五月祀方澤
六月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巳十有九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皇如廣成

地皇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
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
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
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柰何廣成子曰而
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残也自而
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
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
至道　地皇乃還京師
夏五月祀方澤
秋七月皇如廣成

地皇捐天下之務築特室藉白茅齋居三月復之
廣成廣成子[illegible]而卧地皇趨下風膝行而進再
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
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
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
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
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見耳無所聞心
無所知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
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
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

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
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地皇再
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吾語女
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
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
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
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
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
死而我獨存也　[illegible]皇還京師於是放萬機舍宮寢
去直侍徹鍾懸減厨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

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離中齊國州也）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硋（與礙同）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地皇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

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是以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

石澗俞氏曰或疑莊列多託言誕妄未足信殊不知二子寓言往往借聖賢實事敷衍以發其意非盡妄也不善擇者於共工觸不周山羲農牛首蛇身簡狄吞燕卵而生契姜嫄無夫履大人跡而生稷之妄猶信之、、疑乃疑於廣成華胥之事乎但地皇乃黃帝之父莊列混稱猶人皇之稱炎帝不知炎帝之爲柱也地皇夢華胥當在十九年迄自廣成之後而：：五年在位二百年而云二十八年此則禦寇之誤明矣夫地皇繼蚩尤六亂之後而坐致太平自是唯有專於祀典及巡守而已速化如此豈非至聖至神與天合德者乎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午二十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未二十有一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申二十有二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酉二十有三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戌二十有四歲春二月皇耕籍

皇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亥二十有五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子二十有六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二十有七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皇巡守于北嶽
戊寅二十有八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皇巡守于　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卯二十有九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三十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巳三十有一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午三十有二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未三十有三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申三十有四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酉三十有五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戌三十有六歲春二月皇耕籍
皇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亥三十有七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子三十有八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丑三十有九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庚寅四十歲春一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皇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四十有一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四十有二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四十有三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午四十有四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未四十有五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申四十有六歲春二月皇耕籍
皇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酉四十有七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戌四十有八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四十有九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庚子五十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皇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五十有一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五十有二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五十有三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五十有四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五十有五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五十有六歲春二月皇耕籍
皇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五十有七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皇巡守于南嶽
戊寅皇后西陵氏崩
西陵氏相地皇成陰歎壽八十有二而崩于壽宮
皇命嫫母導輀莖于橋陵於是八蜡不通者三年
南禺豊氏曰夫皇后者天下之母大蜡萬民之樂
事后喪而八蜡不通四海遏密八音哀之如母也
圓丘方澤之祀重天地也禮不以天事辭王事況

妻喪乎聖人制禮情文曲盡必歸於中正有如此夫
冬十有一月郊
諸侯來朝
天下五等之君皆至奔喪朝畢遂送莖而還
石澗俞氏曰奔喪送葬畢集事之如母也必朝地
皇重大君也周成王崩諸侯畢朝于康王蓋不純
以嘉禮也
戊申五十有八歲夏五月祀方澤
冬十有一月郊
己酉五十有九歲夏五月祀方澤

冬十有一月郊
庚戌六十歲夏五月祀方澤
冬十有一月郊
辛亥六十有一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六十有二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六十有三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皇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六十有四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皇耕籍
諸侯朝正畢互因留助耕先是迆皇耕籍必終其
畝岐伯言皇濟百年請定爲天子三推諸侯五推

大夫九推士半畝庶人終畝之制從之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六十有五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六十有六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六十有七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六十有八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六十有九歲春二月皇耕籍
皇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七十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七十有一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七十有二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癸亥七十有三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皇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子七十有四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丑七十有五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寅七十有六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卯七十有七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辰七十有八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巳七十有九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午八十歲春二月皇耕籍
皇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未八十有一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申八十有二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酉八十有三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甲戌八十有四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皇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亥八十有五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子八十有六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八十有七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寅八十有八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卯八十有九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九十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巳九十有一歲春二月皇耕籍

皇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午九十有二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未九十有三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申九十有四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乙酉九十有五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皇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戌九十有六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亥九十有七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子九十有八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丑九十有九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寅百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百有一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百有二歲春二月皇耕籍
皇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百有三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午百有四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未百有五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丙申百有六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皇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酉百有七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戌百有八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百有九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子 百有十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 百有十一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 百十有二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 百十有三歲春二月皇耕籍
皇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 百十有四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 百十有五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 百十有六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 百十有七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皇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 百十有八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酉 百十有九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 百二十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亥百二十有一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百二十有二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百二十有三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百二十有四歲春二月皇耕籍

皇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百二十有五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百二十有六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百二十有七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百二十有八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皇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百二十有九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百三十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百三十有一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百三十有二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亥百三十有三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子百三十有四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丑百三十有五歲春二月皇耕籍

皇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寅百三十有六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卯百三十有七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辰百三十有八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己巳百三十有九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皇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午百四十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未百四十有一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申百四十有二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酉百四十有三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戌 百四十有四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亥 百四十有五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子 百四十有六歲春二月皇耕籍
皇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 百四十有七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寅 百四十有八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卯 百四十有九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 百五十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皇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巳 百五十有一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午 百五十有二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未 百五十有三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申 百五十有四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二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酉 百五十有五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戌 百五十有六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亥 百五十有七歲春二月皇耕籍

皇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子 百五十有八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丑 百五十有九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寅 百六十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 百六十有一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皇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 百六十有二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 百六十有三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午 百六十有四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未 百六十有五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申 百六十有六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酉 百六十有七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戌 百六十有八歲春二月皇耕籍
皇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 百六十有九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子 百七十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 百七十有一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 百七十有二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皇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 百七十有三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 百七十有四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 百七十有五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 百七十有六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 百七十有七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　百七十有八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酉　百七十有九歲春二月皇耕籍

皇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　百八十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亥　百八十有一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　百八十有二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　百八十有三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　百八十有四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　百八十有五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　百八十有六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　百八十有七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　百八十有八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百八十有九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百九十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百九十有一歲春二月皇耕籍
皇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百九十有二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皇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亥百九十有三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皇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子百九十有四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皇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乙丑百九十有五歲春二月皇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皇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寅百九十有六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甲戌皇崩于荊山
地皇壽三百三十有三丙寅之歲鑄鼎于荊山之

陽八月既望鼎成皇崩其臣左徹奉梓宮還京師
皇嘗有言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
故服人而不爲仇分人而不譐者惟其道矣故播
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
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智知之
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學之者見謂仁行之者
見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不可以虛爲也又曰
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
者王同功者伯無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
邑犬羣嘷雄鷄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今日解怨

偃兵家老耳卧巷舞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
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
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
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
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
無道以統之法雖衆足以亂矣又曰同氣賢於同
義同義賢於同力同力賢於同居同居賢於同名
勤者同居同居則薄矣亡者同名同名則觕矣其
智彌觕者其所同彌觕其智彌精者其所同彌精
又曰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

母又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又曰形動不生形而
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至
人居若死動若械

黃帝

諱軒轅地皇之元子也母曰嫘祖地皇崩于外而
左徹立之在位十有一歲 嫘昔雷郞西陵氏
石澗俞氏曰自軒轅至帝魁皆稱黃帝猶神農氏
自柱至榆罔皆稱炎帝也司馬遷等合爲一人不
知有地皇謬甚當以三墳世本爲正

丁卯 元歲春正月帝即位

諸侯來朝
諸侯畢集于彭城弁地皇之喪且朝新嗣君因留
送葬
三月葬地皇于橋陵
葬畢左徹立廟奉地皇衣冠几杖帥諸侯朝之

戊辰 二歲

己巳 三歲冬十有一月郊

庚午 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冬十有一月郊

辛未 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冬十有一月郊

壬申 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冬十有一月郊

癸酉 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左侯徹薨
左徹攝政七年而卒黃帝始親政

甲戌 八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之嵩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乙亥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子十歲春正月制車飾舟

黃帝觀轉風之蓬空旋不已於是作制乘車相輸樸較橫木爲軒直木爲轅以尊太上又觀鷹隼張翅灰天設帆於舟而江河湖海雖遠必濟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帝崩于空桑

黃帝年二百二十九嗣爲天子紹物開智權畸羨審通塞於是伐木取銅以爲刀貨衡域之輕重而天下治壽二百四十還自恒嶽次于空桑而崩

帝鴻

諱鴻地皇之仲子軒轅之弟也母曰方纍諸氏生位十有七歲

戊寅元歲春正月帝即位

秋七月諸侯來朝

葬黃帝於柏谷

己卯二歲

庚辰三歲

辛巳四歲春正月制許字

大史沮誦增益古文數衍六義制許字以盡萬物之理同天下之文於是記言於帛而筆墨興焉帝琢王爲硯銘曰帝鴻氏之硯五字古文見金石刻

按刻字於木乃庖羲以後之書契蚩尤作黥刑已用墨沮誦記言於帛已用筆帝鴻琢王已爲硯孔子硯存闕里至蒙恬始用兎毫謂之不律筆非始於秦也

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午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未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甲申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乙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戌九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亥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子十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丑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
庚寅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十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己卯帝崩于衡宮
帝鴻氏[illegible]不八而繼軒轅為天子正朔服度
一仍地皇黃帝之故無思無為不慮不圖而臻至
治是歲南巡未返而崩[illegible]歲

考信編卷之六

讀墳考

[illegible]

有熊氏

帝嚳 嚳古作喾希交切

諱嚳字元玄一作枵亦作嚳黃帝之子地皇之孫也帝鴻崩于南諸侯立之在位二十有九歲

甲午元歲春正月帝即位 諸侯来朝

葬帝鴻于雎陵

乙未二歲

丙申三歲

丁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戌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狩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六月[illegible]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illegible]

庚子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illegible]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九歲春正月諸侯来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耤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耤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酉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耤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耤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亥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耤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illegible]

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耤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illegible]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二十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耤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二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耤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二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耤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二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耤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二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耤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二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秋九月祀合宮
夏五月祀方澤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二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二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二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二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崩于壽宮
帝覽壽百九十有七

帝昌意

諱昌意帝鴻之子地皇之孫元枵之從弟也在位

三十有七歲
癸亥元歲春正月帝即位　諸侯來朝
葬帝元枵于兗丘
甲子二歲
乙丑三歲冬十有一月郊
丙寅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卯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辰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巳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庚午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未九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申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酉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戌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亥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子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寅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卯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辛巳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午二十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未二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申二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酉二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戌二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亥二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子二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丑二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寅二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二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三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三十有一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午三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未三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申三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酉三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戌三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三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七月帝崩于壽宮
　帝昌意壽百有四十
帝公孫

諱公孫黃帝之子也在位五十歲
石澗俞氏曰史記不知有地皇而曰黃帝姓公孫
又曰姬姓蓋政籍焚烈之後雜采耳聞莫知適從
故二三如此陸賈在前世本與古書合
庚子元歲春正月帝即位　諸侯來朝
二月葬帝昌意于宛丘
辛丑二歲
壬寅三歲冬十有一月郊
癸卯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九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酉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亥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二十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二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二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二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亥二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子二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丑二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寅二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卯二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辰二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己巳三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午三十有一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未三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申三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酉三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戌三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亥三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子三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三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寅三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卯四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四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巳四十有二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午四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秋九月祀合宮

夏五月祀方澤　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郊

癸未四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秋九月祀合宮

夏五月祀方澤　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郊

甲申四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秋九月祀合宮

夏五月祀方澤　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郊

乙酉四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秋九月祀合宮

夏五月祀方澤　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郊

丙戌四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秋九月祀合宮

夏五月祀方澤　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郊

丁亥四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岱宗　冬十有一月郊

秋九月祀合宮

十有二月大蜡

戊子四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丑五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辛巳帝崩于華山

帝公孫壽九十有九

帝俈

諱俈帝鴻之子也初為南岳帝公孫西巡未返而

崩于外諸侯迎而立之在位五十有五歲

庚寅元歲春正月帝即位　諸侯來朝

二月葬帝公孫于宛陸

辛卯二歲

壬辰三歲冬十有一月郊

癸巳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午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未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申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丁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戌九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子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illegible]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酉二十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二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亥二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二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二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二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二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二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二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二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三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三十有一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三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三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亥三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子三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丑三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寅三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卯三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辰三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巳四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庚午四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西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未四十有二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申四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酉四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戌四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亥四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子四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四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寅四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卯五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五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辛巳五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午五十有三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夏五月祀方澤

二月帝耕籍　冬十有一月郊

秋九月祀合宮

十有二月大蜡

癸未五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申五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甲戌帝崩于華山

帝僖壽百四十有四

帝休

諱休帝嚳之子也帝僖崩于外諱代立[illegible]

十有一歲

乙酉元歲春正月帝即位　諸侯來朝

二月葬帝僖于壽丘

丙戌二歲

丁亥三歲冬十有一月郊

戊子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丑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寅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九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午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未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申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酉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戌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子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二十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二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二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二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二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酉二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二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亥二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二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二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三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三十有一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三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三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三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秋九月祀合宮
夏五月祀方澤　十有二月大蜡
冬十有一月郊
己未三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三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三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三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illegible]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亥三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子四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illegible]嶽　十有二月大蜡
乙丑四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寅四十有二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卯四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辰四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巳四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午四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未四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申四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酉四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戌五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亥五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丙子五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六月帝巡守于中嶽
夏五月祀方澤　冬十有一月郊
秋九月祀合宮
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五十有三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寅五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卯五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五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巳五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午五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六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未五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申六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西嶽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酉六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崩于壽宮
帝休壽百有六
帝格
諱[illegible]格帝信之子也母州山氏在位五十有
五歲
丙戌元歲春正月帝即位　諸侯來朝
三月葬帝休于[illegible]丘

丁亥二歲
戊子三歲冬十有一月郊
己丑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寅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中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午九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未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宫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申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宫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酉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宫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戌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宫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宫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子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合宫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宫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宫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宫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宫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二十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宫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二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二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二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酉二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二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亥二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二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二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二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三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七月帝巡守于中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三十有一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三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三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三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三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三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三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亥三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子三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丑四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丙寅四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卯四十有二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辰四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巳四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午四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未四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申四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酉四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戌四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亥五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子五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五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寅五十有三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一月大蜡
己卯五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五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癸卯帝崩于壽宮
帝格壽九十有一
帝摯
諱摯帝嚳之子也母曰任己感申而生在位九

十有一歲
辛巳元歲春正月帝即位　諸侯來朝
葬帝季裕于彭陵
壬午二歲
癸未三歲冬十有一月郊
甲申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戌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亥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戊子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丑九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寅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午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未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岱宗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申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酉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戌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子二十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二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二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二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二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二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二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二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南嶽
夏五月祀方澤　冬十有一月郊
秋九月祀合宮
十有二月大蜡
戊申二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酉二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三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亥三十有一歲春正月畢矣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子三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丑三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寅三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卯三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辰三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巳三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午三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未三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申四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辛酉四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戌四十有二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亥四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子四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丑四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寅四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卯四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辰四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巳四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午 五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未 五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壬申 五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酉 五十有三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戌 五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亥 五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子 五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丑 五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寅 五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卯 五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辰 六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巳 六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宫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午六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宫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癸未六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宫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申六十有四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宫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酉六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宫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戌六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宫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亥六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宫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子六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宫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丑六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宫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寅七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宫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卯七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宫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辰七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宫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巳七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甲午七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六月帝巡守于中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乙未七十有五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丙申七十有六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酉七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戊戌七十有八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亥七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子八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丑八十有一歲春二月帝耕籍

帝巡守于岱宗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壬寅八十有二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帝巡守于南嶽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癸卯八十有三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八月帝巡守于西嶽 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甲辰八十有四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帝巡守于北嶽
十有二月大蜡
乙巳八十有五歲春二月帝耕籍　六月帝巡守于[illegible]嶽
夏五月祀方澤　冬十有一月郊
秋九月祀合宮
十有二月大蜡
丙午八十有六歲春正月諸侯來朝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丁未八十有七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一月大蜡
戊申八十有八歲春正月雲陽侯薨
雲陽侯世子實舉于成均父清薨歸其國後以三
年
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己酉八十有九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庚戌九十歲春二月帝耕籍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十有二月大蜡
辛亥九十有一歲春正月雲陽侯來朝
雲陽世子嗣爲侯入見于帝晉爲相
鳳皇來儀　二月帝居于天府
帝魁無嗣雲陽侯爲相鳳皇適至以爲聖德之瑞

遂使攝位帝退居于彭城之天府焉
夏五月祀方澤　秋九月祀合宮
冬十有一月郊
是歲三大祀帝皆命雲陽侯攝行之
十有二月甲寅帝崩于天府
帝魁壽百二十有八
自地皇辛亥之歲受禪于神農至帝魁辛亥之歲
遜于雲陽氏凡六百四十有八歲
考信編七卷終

考信編跋

夫是編曷焉信乎正疑台號也既信

考乎曰信古稽也若是無所疑乎

信從信疑偶疑故考而得則僞不得

識從之爾宣尼言夏商曰文獻不足意其

去夏商無幾也矧洪荒之代乎故叙書斷

自唐虞典謨少煌萬世爲據工茲弗可稽

也先天啓畫阜祖無文結繩繼更書契未

廣即虞夏殷周史臣學士亦罕言之迨乎

羅劫秦灰漢儒漢撰其所紀而傳者率多

附會荒唐可信耶四明杜先生夙稟海

岳之精蓄契藏山之旨學惟師古極玄

覽自盤古下至有熊計若干年

區闢天闢地統人立極之

兵備摭宗証百家訂

筆細條事而来章之其大者

正河圖足破千古之疑燕燕哉

也大標於手尚未竟也搜集

明月夜光歲久湮沒一旦

則神異目奇非易測也是編之

搆湖發覆而列商聶周門矣乎易而

下有讀編未稱總名之曰考信好古者

當自識之

萬曆十年仲秋之吉縉雲盧致謹跋

考信編七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杜思撰思字子睿鄞縣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青州府知府是書皆載上古之事其目有二曰原始考始自盤古氏迄於燧人氏曰讀墳考始自庖犧氏迄於帝魁編年紀月記動記言全作策書之體如珥筆其側親注起居又不言其何所據乃題曰考信名實可謂舛迕矣

昭代典則二十八卷（一）

〔明〕黄光昇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八年周曰校萬卷樓刻本

昭代典則序

夫史難言哉學者宏辨典記考摭曩古然于當代之故靡幾焉大之則弘謨洪烈之盛鋭意鋪張闕之則金匱石室之藏煩思紬繹公之則是非衮鉞之施叶謀而權定甚有未易〻者司馬氏世職天官二十而南

遊探舜禹故蹻歷窮海
内講業齊魯以度東于
聖人空古今稱史者亡
如史記乃評者猶恨焉

其稱三五之際略矣若
漢興以來故實功令行
事之迹靡不畢究而八
書諸志嵬然隻千古焉
以啓班氏羽翼春秋良
不虚耳

高皇帝驅逐胡元肇造中夏
直接皇王之統
成祖靖難
列聖闡繹垂二百季丕敘誕
洽人文馮馮蒸休軼古

蓋自
孝皇帝以來而海内文章之
士閎肆崛興駸駸乎有
漢之遺矣
世宗襲累世熙洽修明禮樂

丕休究于神人功茂之存較于漢武不知幾踰越也固應有司馬材應纂述之列以昭憲彝于萬世夫家史興而善失

眞美而溢者也野史興而善涉謬傳而誤者也稗史興而善入譌瑣而鄙者也以余所概見東莞通紀矣猥管雜而觀

欲吐京山洪猷確矣斷取節而時代闋焉毘陵雋李憲章矣一僅提綱而闊于節目一逞胸臆而盭于事至弇州以論

著高一代國故家乘異同亡所不訂闕疑無所不考沾沾命世自左史而下若范陳諸人不勝乙而衙官之及其別集

出掇拾斷爛附益成文
盲史腐令不寂〻揶揄
乎哉以此言史〻何容
易至若文直事核綱舉
目張紀考傳表體裁具

而道法兼其吾學編乎
國之大諱難于史者天
造則建文中葉則景泰
端簡則既舉之矣上遡
高皇迄嘉靖而止當是時

世宗神聖威靈莫測惝乎端
簡之縮于筆也閭中恭
肅黄公起端簡之後故
有史材從容朝禬得以
展采鐕事無周南流滯

之戚以其暇日倫鳩百
氏編次日月祖左氏而
禰司馬撰述成一家言
命曰昭代典則其用心
良勤且篤矣吾鄉周氏

見而悅焉屬之剞劂介
武車駕朱職方開序不
佞不佞非知史者而知
難于史迹黃公所撰著
述

明聖之休光次功臣賢哲之
餘烈撫載禮樂征代損
益建置之際章矣乃德
者試而有譽忌者郗而
脩詆存疑者易地而讀

時代炫觀而憒閙若諸
史敘者寧能無一二遺
吻益其難哉邇者
天子允輔臣之請釐脩
國朝正史迄今六七載館

閣作者如林寥寥未竣
曷故哉古之史者有專
任而無分曹有獨裁而
無軋筆故史于今者難
且百倍古

明興弗紹史牒放遺余願
有事焉而未之愜見也
恭肅之於端簡官品同
人品同立朝建白略同
及纂述而史亦無乎不

同方之漢興不庶幾焉
班乎哉余故從周氏之
請為恭肅直序之以附
于三代之遺聊以志而
已　旹

萬曆庚子歲中秋日
賜進士第南京吏科給事中
兼署戶禮兵刑工五科
事
欽差巡視京營九庫督理後

湖黃冊豫章祝世祿撰

昭代典則目錄

卷之一
太祖高皇帝　至正壬辰起兵至丙申
卷之二
太祖高皇帝　丁酉為吳國公至辛丑
卷之三
太祖高皇帝　壬寅至乙巳為吳王
卷之四
太祖高皇帝　丙午至吳元年丁未
卷之五
太祖高皇帝　洪武元年戊申

卷之六
太祖高皇帝　洪武二年至三年
卷之七
太祖高皇帝　洪武四年至七年
卷之八
太祖高皇帝　洪武八年至十二年
卷之九
太祖高皇帝　洪武十三年至十八年
卷之十
太祖高皇帝　洪武十九年至二十三年
卷之十一
太祖高皇帝　洪武二十四年至三十一年
卷之十二
建文皇帝　革除元年至四年
卷之十三
成祖文皇帝　永樂元年至二十二年
卷之十四
仁宗昭皇帝　洪熙元年至
卷之十五
宣宗章皇帝　宣德十年
卷之十六
英宗睿皇帝　正統元年至十四年

卷之十七
恭仁景皇帝　景泰元年至八年
卷之十八
英宗睿皇帝　天順元年至
憲宗純皇帝　成化二年
卷之十九
憲宗純皇帝　成化三年至七年
卷之二十
憲宗純皇帝　成化八年至十三年
卷之二十一
憲宗純皇帝　成化十四年至十八年

昭代典則目錄終

昭代典則卷之一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閱
金陵周曰校刋行

太祖高皇帝

壬辰　胡虜僭據宇內中華正統久絕是年聖主起於濠州雖未即位建元然天命有在人心所歸而中華萬年曆數即已屬之故於是年即紀我大明以上承三皇五帝夏商周漢唐宋正統而胡虜妥懽帖睦爾之昏亂與其四方盜賊之竊據皆我聖主所驅除者則隨年附見其事云

是年春我

太祖高皇帝治兵濠州

高皇帝之先江東句容朱家巷人宋季時大父熙祖始徙家渡淮居泗州父仁祖又徙居鍾離之東鄉生四子高皇帝其季也已而徙居鍾離西鄉後遷太平鄉之孤莊村甲申高皇帝年十七值四方旱蝗民饑癘疫仁祖及太后陳氏俱崩既葬追念仁祖太后嘗因病許從釋氏遂入皇覺寺僅五十日寺僧以食不給散遣其徒游四方高皇帝西遊合淝歷光固汝潁諸州凡三年時汝潁兵起

列郡騷動　高皇帝復還皇覺寺至是定遠人郭子興
與其黨孫德崖等自稱元帥率賓客子弟攻濠州城（今
鳳陽）據之於是亂兵焚皇覺寺寺僧逃散　高皇帝亦出
避兵卜從雄未決蒙古將徹里不花率兵欲復濠城
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爲盜以徼賞皆恟恟相扇動不
自安　高皇帝迺以閏三月朔旦抵濠城入門門者疑
以爲諜執欲害之人以告子興子興遣人追至見
高皇帝狀貌奇偉大異常人因問所以來之故遂留與謀
事久之凡有攻伐即命以往往輒勝子興由是兵勢益
盛初宿州閔子鄉人馬公素剛直重然諾愛人喜施避
仇定遠與子興爲刎頸交馬公有季女甚愛之術謂此

女當大貴馬公謀還宿州起兵應子興即以女托子興
曰幸公善撫視子興撫之如己子已而馬公歿子興欲
爲女擇良配謂　高皇帝度量豁達有智略宜配之子
興妻張氏曰今天下亂君舉大事正當收集豪傑與成
功業一旦彼爲他人所親誰與共成事者子興遂以其
女妻之即　高皇后也
高皇帝既在甥館遂日治兵掌征討之事時湯和委心推
翊爲萬夫長
羅田徐壽輝攻破武昌沔陽蒙古威順王寬徹不花等棄
城奔推官俞述祖歿之
蒙古昏亂四方盜起潁川劉福通據朱皐蕭縣李二與

趙均用彭早住據徐州羅田徐壽輝與倪文俊趙普勝
據蘄水壽輝稱帝國號天完遂遣其將丁普郎等陷漢
陽興國武昌威順王及平章政事和尚等並遁去壽輝
又遣曾法興陷安陸府知府丑驢戰歿又陷中興路同
知月吉輪出戰衆潰又攻沔陽推官俞述祖領民兵捍
禦不能支城陷被執送壽輝所誘之使降述祖罵不輟
壽輝支解之
二月徐壽輝破江州蒙古總管李黼戰歿
初盜陷蘄黄造船北岸欲攻九江黼治城隍收器械募
丁壯分守要害請兵于江西行省以扼賊衝不報武昌
既陷賊乘勝破瑞昌舳艫蔽江而下江西大震右丞孛

羅帖木兒方駐兵于江聞風宵遁游兵已及境黼檄鄉
落聚木石於險處以遏其歸路黄梅主簿也孫帖木兒
願出擊賊黼與之出戰大敗賊兵殺獲二萬餘人黼曰
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數千冒鐵椎于
杪暗植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進遇木樁
不得動黼以火箭射之焚溺無筭時東際淮甸西自荆
湖守臣往往棄城遁獨黼守城中外援絶而賊勢益熾
進兵薄城分省平章秃堅不花自北門出走黼引兵登
陴賊已焚西門張弩射之轉攻東門黼急往救賊兵已
入矣猶與之巷戰力不能敵乃揮劍叱之曰殺我無殺
百姓賊刺之墜馬與兄冕之子秉昭俱歿州民聞之哭

聲震天具棺葬之晃在穎亦死于賊事聞贈淵江淮左
丞隴西公謚文忠
三月徐壽輝破瑞袁徽等州○蒙古台州路達魯花赤泰
不華與方國珍戰于澄江死之
時蒙古方征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北守大江國珍懷疑
復刼其黨入海泰不華遣義士王大用往諭國珍拘留
不遣其戚黨陳仲達往來議降泰不華具舟張受降旗
乘潮下澄江觸沙不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
達目動氣索泰不華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搏賊船奮
擊之賊羣至欲抱持入國珍船泰不華瞋目叱之奪刀
殺賊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事

聞追贈江浙平章封魏國公謚忠介○胡粹中曰古之
將兵伐叛有因其來降而受之者矣未聞身往議降者
也夫來降有二心服爲上力屈爲次方國珍阻兵五年
官軍討之不能勝則其力未屈也山東江淮湖湘羣盜
並起朝廷皆無如之何則其心未服也力未屈心未服
其往議降者特緩兵之計耳而泰不華輕身虎口往受
其降輕敵寡謀喪身辱國忠雖有餘而智弗足稱矣
隴西地震
地震踰百日城郭頹圮陵谷遷變定西會州靜寧莊浪
尤甚會州公宇墻崩獲弩五百餘長者丈餘短者九尺
人莫能挽因改定西爲安定州會州爲會寧州

蒙古也先帖木兒軍潰召還復爲御史大夫左遷西臺御
史大夫朶爾直班爲湖廣平章政事
也先帖木兒駐軍西河軍中夜驚盡棄軍械北奔汴梁
收散卒退屯朱仙鎮朝廷以也先帖木兒不知兵遣平
章蠻子代還仍爲御史大夫西臺御史范文劉希曾等
劾其喪師辱國脫脫庇之中臺御史周伯琦阿附脫脫
劾文等越分干譽乃左遷朶爾直班爲湖廣平章出文
等爲各郡判官由是人莫敢言事朶爾直班既受命關
中人涕泣遮留尉遣之從間道得出至湖廣汝中栢等
言于脫脫曰不殺朶爾直班丞相終不安乃命給軍餉
總兵者希旨數侵辱之不爲動脫脫又遣國子助教完

者至軍中諷使害之完者至益加敬禮謂人曰平章國
之勳舊吾苟傷之人終不食吾餘朶爾直班素感風疾
竟卒于黄州○胡粹中曰用兵之道勝有賞敗有刑故
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孥戮汝
云者罪非獨一身也益重言以深儆之云爾也先帖木
兒爲將覆軍當伏孥戮之罪而脫脫庇之更名爲臺端
則是賞其敗矣以此行軍烏能勝哉當是時中臺之官
以罪人爲之長曾不知恥而西臺乃能連章論劾彼周
伯琦者不反躬自愧顧以越分干譽塗汚正臣所謂小
人之無忌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五月蒙古徙故宋帝㬎子趙完普

于沙州
元御史徹徹帖木兒等言諸處羣盜輙引亡宋故號以爲口實宜徙和尚完普及親屬于沙州安置禁人交通從之
六月大名路旱蝗（飢民七十一萬[illegible]）秋七月徐壽輝兵襲杭州蒙古江浙叅知政事樊執敬戰死董摶霄尋復杭州遂復徽州
先是壽輝遣項普略引兵掠徽州遂犯昱嶺關來攻杭州城中猝無備執敬遽上馬率衆出中途與賊遇乃奮力砍賊中鎗而死時董摶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

杭州已陷教化問計摶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爲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賊乘銳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教化不能決諸將亦難其行摶霄曰公江浙相君方面失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摶霄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於潛安吉千秋關皆次第以平賊衆潰大淵梅元等俱以其徒來降尋進克廣德斬饒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摶霄引兵擊之賊大潰斬首數萬級擒道士焚其妖書斬之徽州遂平○胡粹中曰古之爲治者有文事必有武備江浙居十三省之首壤地非不廣也金穀非不富也民庶非不多也蓋東南之巨鎮而山賊猝至城無守備何哉承平日久文恬武嬉任方面者皆蒙古色目貴游之子弟惟務逸樂不恤政治故也然省憲大臣皆遁一樊執敬獨力戰而死豈不謂之徇賢乎哉如是則漢人未必不可重任也
八月蒙古右丞相脫脫破蕭縣李二於徐州屠其城
脫脫自乞率師伐李二詔許之兵部尚書答邇麻和謨等言大臣天子股肱中書庶政根本不可一日離乞留脫脫以弼亮天工庶內外有兼治之宜不報遂詔脫脫以答刺罕太傅右丞相分省於外總制諸路軍馬凡爵

賞誅殺悉聽便宜從事九月至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以帖絅箭射馬首脫脫不爲動揮軍奮擊破之芝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走濠州追擒其將數十人遂屠其城元主遣平章普化即軍中加脫脫太師趣還朝○胡粹中曰脫脫復相於恩怨無不報又用烏古孫良楨龔伯璲汝中栢伯帖木兒等爲僚屬相與排異己者而斥之先是脫脫西行別兒怯不花欲陷之死哈麻屢爲之解得召還脫脫深德之引爲右丞是時汝中栢參議省事平章以下莫敢異同惟哈麻不爲之下汝中栢因譖之遂改哈麻宣政院使哈麻深銜之哈麻嘗與脫脫議授皇太子冊寶禮脫脫每言即宮中有子將寘之何所

以故久不行及將出師以汝中栢爲治書侍御史先帖木兒居中出栢恐哈麻爲後患欲去之脫脫不能決令與也先帖木兒謀也先帖木兒亦不從哈麻知之讒諸脫脫於皇后奇氏及皇太子後再出視師未及成功爲羣小所搆竟以罪去

九月蒙古以余闕爲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

時闕以浙東廉訪僉事居母憂于家值兵陵河南陷郡縣乃起闕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諸將議屯田守戰策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捍而耕稼于中浚湟增陴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爲栅城上四面起

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元帥阿思蘭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之窺中國詔阿思蘭還苗軍有暴於境者卽收戮之凜凜莫敢犯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爲江淮一保障。

冬十月霍山崩

前三日山如雷鳴禽獸驚散隕石數里。

十一月蒙古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擊徐壽輝將趙普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星吉初爲南臺御史大夫執政惡之出爲湖廣平章至是移江西星吉馳赴任比至江東復有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趙普勝周驢等據池陽太平諸郡號百萬星吉募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克之擒驢奪其船六百艘軍聲大震遂復池州分兵攻石埭諸縣進據清水灣又大破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星吉自據番陽口綴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援不至賊乘大艦來攻編葦筏塞上下流火之星吉率兵力戰衆死且盡星吉猶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舁至密室乃蘇羅拜饋食星吉斥之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星吉河西人搠思吉之子也。

十二月蒙古以察罕帖木兒爲汝寧府達魯花赤李思齊

知府事。

時汝潁兵勢大振不數月江淮諸郡俱殘破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潁川沈丘人察罕帖木兒與羅山思齊同奮義起兵邑中子弟從者數百人破賊事聞遂並用之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屯沈丘自成一軍。

蕭縣李二將趙均用自徐州入濠州據之

蒙古破徐州李二旣遁李二將趙均用彭早住率餘衆奔濠郭子興孫德崖納之二人本以窮蹙來奔子興德崖反屈己下之事皆稟命遂爲所制蒙古脫脫命將賈魯追趙均用等圍濠城均用等與子興德崖極力拒守。

會賁魯歹蒙古兵亦解去。均用早住遂據滾州挾德崖等爲己用，均用自稱永義王，早住稱魯淮王。

癸巳。春正月乙酉，太陰犯太微東垣上相。○戊戌，太白熒惑辰星聚奎。○蒙古立分司農司

先是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元主曰，此事利國家，其議行之。於是立分司農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丞烏古孫良禎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鎭，凡官地及元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穀種，給鈔五百萬錠。又略倣前集賢學士虞集議，於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千人爲農師，降空名添設職事敕牒十二道，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令管領所募之人。所募農夫每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遂大稔。

二月，太白犯熒惑。○蒙古詔立脫脫平徐勳德碑。

胡粹中曰，用大衆攻小寇，曠日持久，雖獲鼓旗，燒積聚，而不能殲其渠魁，何名爲平徐？況屠滅齊民，豈足以言勳德乎？斯蓋汝中柏、伯帖木兒之徒欺其上以阿附權臣也。

定西靜寧、莊浪等處地震。○五月，泰州張士誠起兵，據高郵，自稱誠王。蒙古知府李齊死之。

士誠，白駒場亭民，及弟士德、士信舉兵陷泰州、淮南行省，遣齊招降，被留久之。賊酋自相戕，始縱齊歸。士誠尋殺參政趙璉，走入湖，復陷興化縣。以行省左丞偰哲篤偕宗王鎭高郵，出齊守甓社湖。五月乙未，賊數人呼噪入城，省憲官皆遁，齊急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紿言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强齊往，至則下齊于獄。齊雖辯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特遷延爲繕守計。官軍諜知之，乃進攻城。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爲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搥碎其膝而剮之。時論大廷三魁，若李黼、泰不華及齊，皆不負所學云。

太祖高皇帝徇定遠，下滁陽。

濠城自蒙古兵退，軍士多死傷。高皇帝乃歸鄉里，募兵得七百餘人。鳳陽人徐達，沉雄有智略，與耿再成、耿秉文、郭英等皆來歸。時彭、趙二人馭下無道，所部多暴橫。高皇帝乃與徐達等南略定遠，中途遇賊，還居半月。有告定遠張家堡民兵號驢牌寨者，孤軍乏食，欲來附未決。高皇帝以告子興，子興遣騎士費聚等從行入其營。營中遣二將迎，既至，其帥遂出迎曰，公遠來，郭公必有所命。高皇帝曰，郭公與足下有舊，聞足下軍艱食，他敵欲來攻，特遣吾相報，能相從，卽與俱往，否則移兵避之。其帥許諾，請留一物爲信。高皇帝解所佩香

橐與之彼以牛脯為獻後二月費聚還告曰彼且欲他往矣。高皇帝即率兵三百人復抵其營使行男刀省往誘其帥來令帥至遂縛之令壯士五十人擁之以行十餘里乃遣人諭其營中曰爾帥已往可移軍來就於是營兵皆出焚其營壘悉驅其衆以還得壯士三千人遂率之而東夜襲蒙古知院老張于橫澗山繆明入其營老張棄軍遁去降其民兵男女七萬得精壯二萬悉加訓練於是率之南略滁陽道遇定遠人李善長來謁與語悅之留置幕下俾掌書記遂與俱攻滁陽下之彭早住趙均用遣人邀　高皇帝將兵守盱泗以二人麁暴淺謀難與共事辭不往二人尋相吞併戰士多死早住亦亡惟均用專據濠州狠戾益甚子興勢孤遂將其所部萬人至滁州見　高皇帝所將兵號令嚴明軍容整肅乃大悅

六月蒙古立子愛猷識理達臘為太子○自是月不雨至于八月○秋七月丁卯泉州雨白絲海水日三潮○九月朔日有食之○太白經天○蒙古江浙平章政事卜顏帖木兒及西寧王牙罕沙合兵擊徐壽輝於蘄水破走之獲其偽官四百餘人○江西賊王善寇福州連江巡檢劉濬戰死濬子健擊賊斬之

王善既陷羅源因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濬募壯士與其子健拒賊數與鏖戰濬中箭墜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濬罵賊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收濬尸斂瘞健歸請帥府兵以復仇弗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為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噪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害其父者張破四弁擒善及陳伯祥獻於帥府磔之事聞元朝贈濬行省檢校授健古田縣尹○胡粹中曰劉健孝足以復父之仇忠足以滅君之賊智勇俱全蓋奇士也授以縣尹則賞不酬功用違其才矣使為將帥豈不足以保障一方哉

冬十一月蒙古京師無雲而雷少頃有火墜于東南○蒙古以方國珍為徽州路治中國珍不受命

先是遣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荅納失

里復招諭國珍既而二人報國珍已降乞授以五品流官令納其船散遣徒衆遂以國珍為徽州路治中國璋廣德路國瑛信州路治中國珍等疑懼不受命仍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運復遣右丞阿兒溫沙等率兵伐之○胡粹中曰猛虎出林蛟龍失水人皆得以制之國珍擁兵六年屢敗官軍阻江海以自固蓋未可以力勝也若因其請降厚以祿爵導之臣順使彼無失其富貴不憂乎危亡則雖強暴之性可馴而為忠義矣乃以治中移之他路是激其怒而使之再叛也元朝處置若此豈不謂之國無人焉者哉

蒙古哈麻進西番僧獻淫戲

僧教元主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演揲兒者術
言大喜樂也又進僧伽璘眞善秘密法元主皆習之詔
以西番僧爲司徒伽璘眞爲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
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嘗謂元主曰陛下尊居萬乘富有
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
喜樂禪定於是元主日從事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
樂及選宮女一十六人按舞名爲天魔舞首垂髮數辮
戴象牙冠身被纓絡大紅綃金長短裙襖雲肩合袖天
衣綬帶鞋襪各執加巴剌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
又宮女十一人練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
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纂琵琶笙胡琴響板拍板以宦

者長安迭不花領之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
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元主諸弟八郎者與哈麻妹
壻禿魯帖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帝
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皆卽兀該猶
華言事事無碍也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
止醜日外聞皇太子旣長深疾二僧等所爲欲去之未
能也

大同路大疫

甲午　春正月汴河水五色如繪方三日○熒惑犯歲星○

蒙古遣其吏部侍郎貢師泰和糴于浙西

時江淮兵起元京師食不足命師泰和糴于浙西得糧
百萬石師泰遷兵部侍郎整飭京師至上都驛戶師泰
驗富貧而均其徭役民賴以甦豪貴以不利於己深嫉
之會朝廷復欲和糴除師泰都水庸田使

三月朔日有食之○夏四月朔介休地震○江西湖廣大
饑疫○伊洛溢○秋七月汾州孝義地震○太陰犯昴○

九月蒙古命右丞相脫脫督諸軍擊張士誠

張士誠攻揚州元達識帖睦爾與戰軍潰江浙參政佛
家奴與戰軍又潰士誠進陷盱眙兵勢益振元主乃詔
脫脫以太師中書令右丞相總制諸王各省軍馬董督
總兵領大小官員將士以討士誠於江郵大破之士誠
突圍出走

冬十月蒙古脫脫分兵寇六合滁州我　太祖高皇帝帥
耿再成禦卻之

元師脫脫克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遣使求救於滁郭
子興不答　高皇帝曰六合受圍無救必斃六合旣斃
次將及滁時元兵號百萬諸將畏之子興屬　高皇帝
往令禱于神　高皇帝曰事之可否當斷之於心何必
禱也遂帥師東之六合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攻壘
數四每垂陷輒又完壘苦戰元兵疑之　高皇帝又以
計紿之元兵不敢迫遂引去旣而元兵復大至將攻滁
州　高皇帝設伏澗側令再成佯走誘之渡澗伏發城
中鼓噪而出內外夾擊元兵大敗獲其馬甚衆由是滁

城得完時馮勝趙德勝胡大海皆來從予與欲據滁稱
王高皇帝察知其意因說曰滁山城也舟楫不通商
賈不集無形勝可居不足據也予與默然
蒙古以定住為左丞相瑣南班哈麻為平章政事○蒙古
哈麻嗾御史袁賽因不花劾脫脫削其爵安置淮安以河
南左丞相泰不華代總其軍
初脫脫之再相信用汝中柏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
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以有德於脫
脫不為之下汝中柏因譖之脫脫改為宣政院使哈麻
深銜之至是嗾賽因不華等劾脫脫出師三月略無寸
功傾國家之財為已用半朝廷之官以自隨其弟御史
大夫也先帖木兒庸鄙貪淫玷污清臺章三上詔削脫
脫官爵淮安安置也先帖木兒安置寧夏歷泰不華為
河南行省左丞相月闊察兒加太尉雪雪知樞密院事
代將其兵詔至軍中龔伯遂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乃勿開
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我與天
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頓首曰臣至愚荷天子
委以軍國重事早夜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務上恩所
及深矣即出名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月
闊察兒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剌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
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劍自刎而死○胡
粹中曰前日交章論也先帖木兒河南功績者臺臣也
今劾其庸才鄙器者亦臺臣也何公論之不定若是耶
所以然者前日臺臣脫脫之黨也而脫脫之權方盛今
日臺臣哈麻之黨也而脫脫之眷已衰故為是紛紛耳
臺憲紀綱若此其何以為治哉
絡與地震○蒙古大都大饑疫（民有父子相食者）○十二月太陰
掩昴○蒙古製龍舟於內苑
元主自製舟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前瓦簾棚穿
廊兩煖閣後宮殿樓子龍身并殿宇用五彩金粧前有
兩爪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紫衫金荔枝帶自後宮至
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游戲行時龍首尾口眼皆動又
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為匱藏壺其中運水
上下匱上設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
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懸鍾一懸鉦夜則神人
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鍾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
翔舞匱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
自能耦進復退立其精巧絶出人意皆前代所未有○
胡粹中曰古百工執藝事以諫懼作為奇巧以蠱惑上
心也今龍舟刻漏皆帝所自製式樣則非工之罪矣故
當時都人為之諺曰帝也斧鑿太子鼓鈸父子如此欲
無危亡其可得乎
乙未　春正月蒙古安置脫脫于亦集乃路○蒙古教授

鄭咺請正國俗。不報。

大斡耳朶儒學教授鄭咺上䟽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教之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娶其繼庶母、叔母、兄妻，恐貽笑後世，宜令改革，繩以禮法。不報。

閏月，我 太祖高皇帝取和陽。

滁城乏糧，諸將謀所向。 高皇帝曰：困守孤城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子興遂命張天祐將兵前行，耿再成將兵繼後，約相距十餘里，俟天祐兵薄城，舉火為應，再成兵即鼓行而趨。天祐兵從他道就食，遂誤前約。再成候之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已進，遽率衆直抵城下。蒙古平章也

先帖木兒急出戰，再成不利，中矢走，衆皆潰。會日暮，蒙古收兵還，天祐等始至，急擊之，追至和州小西門。城中抽橋急，我軍奪其橋而上。天祐等登城大呼，也先帖木兒乘夜遁去，天祐遂據其城。子興聞再成敗，急屬 高皇帝將兵，及率徐達、李善長等進至和陽，始知天祐已破城據之。 高皇帝遂入撫定城中，遣人報子興，子興屬 高皇帝總守和陽。

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宋帝。

福通自碭山夾河迎韓山童之子韓林兒至，立為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為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為丞相，福通、羅文素為平章，劉六知樞密院事，拆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遵道等各遣子入侍。福通疾遵道專權，命甲士撾殺之，遂自為丞相。

三月，郭子興卒。我 太祖高皇帝將其兵。

是時濠城舊帥孫德崖等，亦乏糧，率所部就食和州。德崖因求入城假居數月， 高皇帝慮其彼衆我寡，力不能拒，不得已許之。適有讒 高皇帝於子興者，子興怒，即自滁來，欲督過之。子興至館， 高皇帝往見之，子興怒不言。 高皇帝曰：家事緩急皆可理，外事當速謀。孫德崖在此，昔與公有宿憾，此為可憂。子興默然。德崖聞子興至，心不自安，欲他往。 高皇帝疑有變，急報子興

備之。德崖軍既發， 高皇帝出城，欲餞德崖，行二十餘里，忽城中走報子興與德崖兩軍相鬭。 高皇帝亟騎還。德崖軍在道者，即來追 高皇帝，一人直前忿曰：城中殺害我軍士，汝寧不預謀。 高皇帝曰：吾以送友故出城，城中爭鬭，何由知之。衆弗聽，持 高皇帝馬銜擁之行，展轉十五餘里，遇德崖弟，麾兵欲加害。有語者曰：孫公在和陽，存亡未可知，萬一無事，而先害朱公，郭公必逞憾於孫公，得無兩傷乎。乃往觀之，見子興縶德崖項與之對飲，即還告曰：若從衆所為，幾害兩人。衆怒猶未釋。明日復拘入麻湖中。又明日，子興聞 高皇帝被執，如失左右手，亟遣徐達等往代，達至，謂衆曰：不如釋朱

公今之還以出孫公於是　高皇帝得還既至和陽子
興亦釋德崖去徐達等亦還初子興既執德崖欲殺之
以報舊憾及聞　高皇帝被執乃釋德崖然心常怏怏
憂悶致疾久不起遂卒德崖欲襲其軍子興之子聞之
懼不能當乃請　高皇帝代統之而常遇春鄧愈等皆
來從時汝潁劉福通等迎韓林兒爲帝居亳遣人詣和
陽招諸將張天祐遂往時　高皇帝發兵及親率將士
取和陽西南民寨次第平之天祐尋自亳歸齎劉福通
檄推子興之子爲都元帥天祐及　高皇帝皆副元帥
　高皇帝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遂不受
徐壽輝兵破襄陽○蒙古寘脫脫于雲南○蓟州雨血○

夏四月蒙古以定住爲右丞相哈麻爲左丞相哈麻弟雪
雪爲御史大夫國家大柄盡歸哈麻兄弟○五月蒙古詔削泰不華官
爵命荅失八都魯總其兵
　泰不華以軍士乏糧之故頗驕傲不遵朝廷命令軍士
又往往剽掠爲民患監察御史也里忽都劾其慢功虐
民詔削其官仍俾率領大赤溫從征命荅失八都魯總
理其軍○胡粹中曰命將大事也必審而後動擇而後
用脫脫以老師費財而罷之矣曾未半載泰不華又以
慢功虐民見黜夫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命將出師
而易置如此烏能取勝哉又況不數月復以泰不華爲
湖廣左丞相詔捕盜賊夫慢功虐民之人豈可復用況
官以有罪而削無功而復刑賞如此雖滅盜猶不可以
爲國也
徐壽輝將倪文俊陷中興路蒙古將朶兒只班死之○六
月我　太祖高皇帝自和陽渡江取太平路
　諸將謀渡江患無舟楫時俞通海通源廖永忠永安等
各擁衆據巢湖張德勝亦集義衆結水寨自保五月丁
亥皆間道來附　高皇帝謂徐達等曰方謀渡江而巢
湖水軍至吾事濟矣時銅城閘馬場河等隘口皆爲蒙
古中丞蠻子海牙水寨所扼惟一小港可達然淺涸不
可通大艦已而大雨兼旬川谷流溢素非行舟魚貫而
出諸舟悉至和陽命廖永安張德勝俞通海等將之壬

寅　高皇帝帥舟師攻蠻子海牙于峪路口大敗其衆
遂與諸將定渡江之計諸將咸欲直趨金陵　高皇帝
曰取金陵必自采石始采石南北襟喉得采石金陵可
圖也六月乙卯　高皇帝率徐達湯和李善長常遇春
廖永安馮國用邵榮鄧愈耿君用毛廣各引舟渡江時
西北風順舳艫齊發軍士皆讙躍永安請所向　高皇
帝曰采石大鎮其備必固牛渚磯前臨大江彼難爲禦
今往攻之其勢必克乃引帆向牛渚風力稍勁頃刻及
崖守者驚駭出拒不支即走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鼓
勇繼之采石鎮兵驚潰遂拔之緣江諸壘望風迎附乃
令軍中皆食食已即率衆自觀渡向太平橋直趨城下

元平章完者不花萬戶萬鈞達魯花赤普里罕忽里閉城拒守。　高皇帝命將急攻。遂拔之。完者不花等棄城走。者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城迎安見　高皇帝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高皇帝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爲戒戢軍士榜。比入城即張之。士卒欲標掠。見榜揭通衢。皆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即斬以狥。城中肅然。　高皇帝名陶安李習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高皇帝曰。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足下以爲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其言合　高皇帝意。由是禮遇安甚厚。事多與議焉。乃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諸將奉　高皇帝爲大元帥。　高皇帝命李善長爲帥府都事。潘廷堅爲帥府教授。汪廣洋爲帥府令史。以陶安參幕府事。命諸將分守各門。修城浚河以固守禦。

秋七月。蒙古以達識帖睦邇爲江浙行省左丞相。

時江淮繹騷。南北阻隔。詔許達識帖睦邇便宜行事。乃任用非人。肆通賄賂。賣官鬻爵。惟視貨之重輕爲高下。由是諦議紛然。而所部郡邑。往往淪陷。亦恬不爲意。○胡粹中曰。古稱立賢無方。元之用人。惟先本類。若達識帖睦邇才識庸下。豈足以專治方面任旬宣之寄哉。當是時朝廷大臣方正者無逾賀惟一。而才智如成遵董摶霄。逯魯曾。忠直如許有壬呂思誠者亦不爲少。皆以漢人不專委任。宜其不能以弭亂也。

冬十月。蒙古以慶童爲淮南平章。泰不華爲湖廣左丞相。

○十二月。蒙古荅失八都魯圍亳州。劉福通以韓林兒走安豐。

荅失八都魯進次許州。與福通軍遇。戰于長葛。爲其所敗。將士皆奔潰。至中牟收散卒屯聚。會劉哈剌不花引兵來援。大破福通兵。復駐汴梁。十二月又敗之于大康。遂圍亳州。宋主小明王遁走安豐。

蒙古哈麻殺其故相脫脫。

初脫脫貶雲南。行次大理騰衝。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脫脫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巽辭拒絕。惠啣之。至是再徙阿輕乞之地。惠發軍圍之。哈麻又矯詔遣使賜之鴆。遂卒。年四十二。○史臣曰。脫脫器識宏遠。人莫測其蘊。好賢禮士出於天性。至於事君。始終不失臣節。雖古之大臣何以過之。惟其惑於群小。急復私讐。君子病焉。

我師攻集慶路。降將陳埜先叛。與蒙古合兵拒戰于秦淮水上。埜先尋伏誅。

初元將蠻子海牙與元右丞阿魯灰等以巨舟數乘石江閘姑孰口而方山寨民兵元帥陳埜先則以衆數萬來攻太平　高皇帝遣徐達鄧愈湯和引兵迎戰復命別將潛師由問道繞出其後夾擊之埜先腹背受敵大敗遂擒埜先　高皇帝釋不殺與之語埜先許曰生我謂何　高皇帝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假號令據城邑者不知其幾然勝則人附敗則附人爾既以豪傑自負必能識事機豈不知生爾之故埜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爾軍之將校皆吾親故檄之即來乃爲書招之明日衆皆降蠻子海牙阿魯灰等見埜先兵敗不敢復進攻率其兵還駐峪溪口我師進克溧水州將攻集慶

路埜先之爲書也意其衆未必從陽爲招諭陰實激之不意其衆遽降自念失計心不自安及聞欲攻集慶私謂其部曲曰汝等攻集慶毋力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有以其謀告者　高皇帝曰吾久知其不誠然殺之恐失豪傑心乃名埜先謂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任汝所適不相強也縱之還我師克溧陽縣埜先既歸收其餘衆屯于板橋陰與元福壽合陽爲報曰十二日率師至臺城八里岡與元兵遇殺獲不可勝計生擒五人獲馬數十疋因言集慶城右環大江左枕崇岡三面據水以山爲郭以江爲池地勢險阻不利步戰昔王渾王濬造戰船謀之累年而蘇峻王敦皆非陸戰以取勝附

取江東賀若弼自揚州韓擒虎自廬州楊素自安陸三道戰艦同時俱進然後克之今環城三面阻水元帥與苗軍聯絡其中建寨三十餘里攻城則慮其斷後立寨則糧運不繼竭力前進脫有不虞反爲後患莫若進兵南據溧陽東擣鎮江據險阻絶糧道示以持久可不攻而自下也　高皇帝知其詐以書報之曰歷代之克江南者晉之殘吳隋之平陳曹彬之取南唐皆以長江天塹限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始克成功今吾渡江據其上游彼之天險我已越之彼之喉噤我已扼之舟師多寡不足深慮捨舟而進足以克捷自與晉隋勢殊事異足下効勤宣力正宜乘時進取建勳定業奈何捨全勝

之策而爲此迂迴之計耶埜先既得書知其詐不復行我師遂進攻集慶元帥張天祐等至方山埜先遂叛與元福壽合兵來拒戰於秦淮水上我師失利天祐郭元帥皆戰歿郭元帥子興之子也埜先追襲我軍於漢陽經葛山鄉鄉寨民兵百戶盧德茂惡埜先反覆謀殺之遣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埜先埜先不虞其圖已與十餘騎先行青衣兵自後擊之仆地攢槊刺之埜先歿我師克蕪湖置永昌翼

蒙古置大兵農司招人耕水田

詔有水田處置大兵農司招誘夫丁有事則乘機招討無事則栽植播種凡置保定河間武清景薊共四處其

屬又有兵農千戸所二十四百戸所四十八鎮撫司
荊州大水
丙申　春正月太陰犯房○徐壽輝據漢陽爲都○蒙古
哈麻雪雪有罪伏誅
哈麻既相以前進西僧爲恥告其父禿魯曰我兄弟位
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禿魯帖木兒專以淫褻媚上天
下士大夫必議笑我有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日
昏暗何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不若立爲帝奉上
爲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禿魯帖木兒恐太子爲
帝則己必先誅卽以聞于元主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
哈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元主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

遽謂我爲老耶因與謀去哈麻及雪雪計已定有旨哈
麻與雪雪毋入朝御史大夫搠思監因劾奏二人罪惡
元主曰哈麻兄弟雖有罪然侍朕日久且與朕弟同乳
姑緩其罰令出征自効既而省臣定住等復糾其罪不
已遂詔安置哈麻惠州雪雪肇州比行皆杖死初也先
帖木兒就貶籍其家貲以賜哈麻及是籍哈麻家而所
得之庫藏封識固未嘗啟也時中外皆謂元主怒其譖
脫脫兄弟之故而不知其罪由於不軌
薊州地震十日○二月張士誠陷平江
士誠自高郵亡命復集衆入平江遂陷湖州松江諸州
諸路初或謂士誠有降意元主遣集賢待制烏馬兒孫
撝持詔往諭之士誠拘之一室迫使降撝訴斥不絶及
士誠徙平江撝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者謀遣人約鎮南
王刻日進兵復高郵語泄士誠殺之
我師攻蒙古蠻子海牙于采石大敗走之
元中丞蠻子海牙復率舟師進扼采石江以阻絶南北
欲伺間攻太平　高皇帝率常遇春等擊之時元舟聯
絡江上勢甚盛乃令遇春設疑兵以分敵勢而以大兵
薄之及戰遇春率舟師衝其中敵舟分爲二我師左右
縱擊飛礮中敵舟輒糜碎自辰至午戰益急敵大敗俘
獲萬計盡得其舟艦蠻子海牙以餘衆走集慶自是元
人扼江之勢遂衰

三月我　太祖高皇帝克金陵改集慶路爲應天府
陳埜先之子兆先合淮兵二十萬屯管方山與海牙茂
卜等相望　高皇帝命廖永安馮國用先攻兆先營大
破之進抜其柵擒兆先盡降其衆得兵三萬六千人擇
其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
高皇帝覺其意至暮令其悉入衛屏舊人於外獨留馮
國用侍臥榻旁　高皇帝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
乃相語曰既活我又以腹心待我何可不盡力圖報庚
寅進兵集慶未及城五里諸軍鼓噪而進元兵皆破膽
行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戰我師擊敗之福壽閉門拒
守大軍傅城下將士以雲梯登城城中莫能走遂克之

福壽又督兵巷戰兵潰坐伏龜樓前指揮左右更欲拒戰或勸之遁福壽叱而射之督戰不已遂死於兵平章阿魯灰參政伯家奴及集慶路達魯花赤達尼達思等皆戰死獲其御史王稷元帥李寧等三百餘人蠻子海牙走投張士誠水寨元帥康茂才苗軍元帥尋朝佐許成劉哈剌不花海軍元帥某撒及阿魯灰部將完都等各率眾降凡得軍民五十餘萬　高皇帝入城悉召官吏父老人民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汝等處危將朝夕惴惴不能自保吾率眾至此為民除亂耳汝宜各安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禮用之居官慎毋暴橫以殃吾民舊政有不便者吾為汝除之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辛卯　高皇帝周覽城郭謂徐達等曰金陵險固古所謂長江天塹真形勝地也倉廩實人民足吾今有之諸公又能同心共力以相左右何功不成達曰成功立業非偶然今得此殆天授也乃改集慶路為應天府置天興建康翼統軍大元帥府以廖永安為統軍元帥命趙忠為興國翼元帥以守太平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上元江寧二縣

是月有兩日相盪○方國珍降于蒙古以為海道運糧萬戶兼防禦海道國璋為衢州路總管○我師克鎮江改鎮江路為江淮府

金陵既定。　高皇帝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為民患明日召諸將數以嘗縱士卒之過欲置之法李善長懇救乃免於是命徐達等將兵以往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妄殺今汝等當體吾心戒戢將士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丙申徐達湯和張德勝廖永安等進兵攻鎮江丁酉克之苗軍元帥完者圖出走達等自仁和門入號令嚴肅城中晏然民不知有兵矣以鎮江為淮興鎮江翼元帥府。命徐達湯和為統軍元帥改鎮江路為江淮府元康茂才自集慶奔江口。俞通海以舟師追及之。茂才遂帥所部三千解甲來降頓首言前日之戰各為其主今日屢敗乃天數也事至於此。死生惟命苟得生全尚竭犬馬之力。　高皇帝釋之俾率所部三千餘人以從征。

夏六月彰德李實如黃瓜。先是有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太陰犯昴

○我師克廣德路改為廣興府。

六月乙卯元帥鄧愈邵成總管湯昌率兵攻廣德路克之改為廣興府置廣興翼行軍元帥府。以鄧愈邵成為元帥湯昌為行軍總管。

秋七月張士誠陷杭州蒙古浙江丞相達識帖睦邇遁平章政事左答納失里戰死參政楊完者等擊士誠敗之

初江南始亂達識帖睦邇屢敗議者以為苗軍可用遂

自寶慶裕土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省參政至是士誠破杭州達識帖睦邇遁入富陽平章左荅納失里戰死完者乃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奴擊敗士誠兵復杭城達識帖睦邇乃還○胡粹中曰夫受人之托者死人之事達識帖睦邇以丞相兼知樞密節制軍民得便宜行事朝廷所付託專且重矣寇至而遁一城且不能保況東南千里之地乎卒為士誠所逼逐身死名喪為天下笑悲夫

諸將奉我　太祖高皇帝為吳國公

以元御史臺為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　高皇帝總吳國事以李善長宋思顏為參議李夢庚郭景祥為左右

司郎中侯原善楊原杲陶安阮弘道為員外郎孔克仁陳善吾王愷為都司王禱為照磨欒鳳為管勾夏煜韓子魯為博士置江南行樞密院以元帥湯和攝同僉樞密院事置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以馮國用為都指揮使置左右等翼元帥府以花雲龍唐勝宗陸仲亨鄧愈陳兆先張彪王玉陳本等為元帥置五部都先鋒以陶文興陳德等為之置省都鎮撫司以孫養浩為鎮撫置理問所以劉禎秦裕為理問置提刑按察使司以王習古王德芳為僉事置兵馬指揮司譏察奸偽以達必大為指揮

我師攻常州獲張士誠弟張九六誅之

初常州奔牛壩人陳保二聚眾以黃帕裹首號黃包軍湯和等兵下鎮江徇奔牛呂城保二以眾降至是復叛降于張士誠誘執詹李二將以去乙亥　高皇帝遣儒士楊憲通好于張士誠書略曰近聞足下兵由通州遂有吳郡昔隗囂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吾深為足下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鄰守國保境息民古人所貴吾甚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于交構之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不悅拘留憲不還尋誘我斥候以舟師攻鎮江統軍元帥徐達等禦之敗其軍于龍潭　高皇帝聞之使諭徐達曰張士誠起於負販譎詐多端今來寇鎮是其交已變當速出軍攻毗陵先機

進取沮其詐謀於是達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壘且遣使來告賊已窘迫請益師以薄之　高皇帝復遣兵三萬往助之於是達軍於城西北湯和軍城北張彪軍於城東南士誠遣其弟張九六以數萬眾來援達曰張九六狡而善鬬使其勝勢不可當吾當以計取之乃去城十八里設伏以待仍命總管趙均用率鐵騎為奇兵達親督師與九六戰鋒既交均用鐵騎橫衝其陣陣亂九六退走遇伏馬蹶為先鋒刁國寶王虎子所獲并擒其將張湯二將軍九六即士德梟鷙有謀士誠陷諸郡九六力為多既被擒士誠氣沮　高皇帝欲留九六以誘致士誠九六間遣書士誠俾降元以謀我乃誅之

八月徐壽輝陷衡州蒙古守將甄崇福戰死○彗星見。

彗出張宿色青白指西南長尺餘至十二月戊午朔始滅。

冬十月丁未有星隕大名化爲石。

有星從東南流芒尾如曳彗墮地有聲火焰迸勃久之乃息化爲石青黑色形如狗頭其斷處若新割者蒙古命藏諸庫。

賊破淮安城蒙古守臣褚不華戰死

初不華與副使劉甲扞禦淮安甲守韓信城勢相掎角不華復上章劾總兵逗撓罪狀總兵者恚之檄甲別將兵擊賊以困不華賊因掘塹圍淮安芻餉路絕元帥吳

德秀運米萬斛入河爲賊所抄攻圍日急總兵者屯下邳按甲不出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應城中餓者仆道上人即取啖之草木螺蛤魚蛙烏燕及靴皮鞍韉革箱敗弓之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撤屋爲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既盡城陷不華猶據西門力鬬中傷見執爲賊所臠子伴哥亦死不華守淮安五年大小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

十一月蒙古以董摶霄同僉淮南行樞密院。

初摶霄建議以淮安爲南北襟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援救淮安誠爲急務爲今日計莫若于黄河上下瀕淮南之地及自沭陽抵沂莒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又於介中設一小砦使烽堠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併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淮南北之民壯者已盡爲兵老幼無所依者宜置軍民防禦司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蒙古不能用。

○我師圍常州及張士誠戰于城南大破之。

張士誠兵既敗于常州又以其弟九六被擒士誠懼遣其下孫君壽奉書來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黄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爲犒軍之資各守封疆不勝感恩

高皇帝復書曰睦鄰通好有邦之常開釁召兵實由于爾向者用師京口靖安疆場師至奔牛呂城陳保二望風降附爾乃受其叛逆紿執我詹李二將繼遣儒士楊憲齎書通好又復拘留搆兵開釁誰執其咎我是以遣將帥兵攻圍常州生擒張湯二將尚以禮待未忍加誅爾既知過能不墮前好歸我使臣將校仍餽糧五十萬石即當班師況爾所獲詹李乃吾偏裨小校無益成敗張湯二將爾左右手也爾宜三思大丈夫舉事當赤心相示浮言誇辭吾甚厭之士誠得書不報徐達兵圍常州久不下。

高皇帝復益達精兵二萬人圍之士誠守將誘我長興新附義兵元帥鄭僉院以兵七千叛去。

初我師四面圍常州及鄭僉院叛我師四面去其三達營于城南常遇春營于城東南三十里外士誠兵挾鄭僉院攻徐達湯和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自其壘來援內外夾擊大破之生擒其將張德餘軍奔入城士誠復遣其將呂珍馳入常州督兵拒守達復進師圍之城中益困。

十二月戊申我　高皇帝復以江淮府爲鎮江府。

昭代典則卷之二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閱
金陵周日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丁酉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蒙古命山東團結義兵每州添設判官縣添主簿各一員專帥義兵以事守禦仍命郡守提調聽宣撫司節制○胡粹中曰兵貴精不必多將在和不必衆添設帥領同結義兵不足以禦敵適足以資敵耳田豐等十萬戶相繼背叛而山東先失團結果何益哉。

二月韓林兒將李武崔德等兵破商州攻武關遂直趨長安分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

時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及省院官皆洶懼計無所出行臺御史王思誠曰察罕帖木兒之名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守將恐其軋己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將安歸迺移書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爲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察罕帖木兒新復陝西得書大喜遂提兵五千與思齊倍道來援殺賊無算餘黨皆潰散元朝論功以察罕帖木兒爲陝西行省左丞李思齊爲四川左丞。

戊申。我師克長興改長興州爲長安州。

二月丙午，遣耿炳文劉成自廣德取長興，張士誠將趙打虎以兵三千迎戰，敗走湖州。戊申，耿炳文克長興，獲戰船三百餘艘，擒士誠守將李福安答失蠻，降其兵萬戶將校李所部二百人降。有儒士溫祥卿者，避亂挈家來歸，炳文與語奇之，遂留贊軍事，用其策分兵據要害，設戰具為守禦計。乙亥，改長興州為長安州，立永興翼元帥府，以耿炳文為總兵都元帥，劉成為左副元帥，李景元為右元帥，守之

三月戊午，我師克常州，改常州路為長春府

初常州兵雖少而食足，故堅拒不下，及誘我叛兵入城軍衆糧少，不能自存，我師攻之益急，呂珍宵遁，徐達等遂取之。丁亥，置毗陵翼，以湯和為樞密院同僉總管。張琳為元帥守之，命鎮撫孫繼達浚治城隍，改常州路為長春府，以高復權知府事，尋復改長春府為常州府

蒙古義兵萬戶賽甫丁汲據泉州（）韓林兒將毛貴攻破膠萊諸州，山東郡邑皆陷。

劉福通遣毛貴攻膠州，陷之，殺元僉樞密院事脫歡，遂自膠州攻萊陽，復陷之，元守臣釋嘉納死焉，又引兵趨益都，般陽諸州，濟南告急，元董摶霄宣慰山東，乃提兵赴濟南，大破毛貴兵于城下。時有嫉摶霄功者，譖之，令守河間長蘆，摶霄北行曰，我去，濟南決不可保，毛貴果取濟南，山東，遂陷，摶霄方駐南皮縣魏家庄，毛貴兵猝至，摶霄拔劍督戰，賊兵突前，摶霄被刺無血，惟見白氣衝天。是日摶霄卒。元御史張禎上疏陳十禍，以輕大臣解權綱，事安逸，杜言路，離人心，濫刑獄，六者為根本之禍，以不慎調度，不資羣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四者為征討之禍。其所言剴切，其事安逸不明賞罰二條尤中時弊，大略以為陛下因循治安，不預防慮，今海內不寧，天道變常，民情難保，正當修實德以答天意，推至誠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樂，宴安鴆毒之惑，皆宜痛撤，勇改而陛下迺泰然處之，若承平無事時，此事安逸所以為根本之禍也。又自四方有警，調兵六年，初無紀律，又失激勸，將帥因敗為功，指虛為實，大小相瞞，內外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兵之將，殘民之將，貪婪之將，怯懦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處，雞犬一空，貨財罄盡，而面譽游說者反以克復受賞，且河南一省，今所存者不過三四縣，而江淮千里，所在蕭條，如此而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且不能保，況以地力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賴上之兵，視其所向，駸駸可畏，不至於亡吾社稷不止也，此則不明賞罰所以為征伐之禍也。疏奏不省，既而執政惡其訐直，除山南道

廉訪僉事

夏四月　我師克寧國路

徐達常遇春率兵取寧國。元守臣別不華楊仲英等閉門拒守。攻之久不下。遇春中矢裹創與戰。　高皇帝親往督師。命造飛車。前編竹爲重蔽。數道並進。仲英不能支。開門請降。其百戶張文貴殺妻子自刎。遂擒其元帥朱亮祖。并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餘匹。於是屬縣太平旌德南陵涇縣。相繼皆下

五月蒙古以搠思監爲右丞相。太平爲左丞相。○己卯。我師克泰興。銅陵縣尹羅得泰來降。○丙申　我師克青陽縣。○六月有龍鬬於樂清江。

六月癸酉颶風大作。有龍鬬于溫州之樂清江。所至有火光如毬。死者萬餘人

己未　我師克江陰

己未。命趙繼祖郭天祿吳良取江陰。張士誠兵據秦望山以扼我師。繼祖引兵攻之。會大風雨。其兵奔潰。我師據其山。翌日進攻州之西門。克其城。命良守之。先是士誠北有淮海。南有浙西。長興江陰二邑。皆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蘇通州濟渡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得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至是並爲我有。士誠侵軼路絶

秋七月蒙古大都晝霧。昏暝不辨人物自旦至午方消如是者旬有五日○丁丑我師徇宜興。取常熟。○戊寅　我師取績溪。○庚辰我師取徽州。改徽州路爲興安府

庚辰元帥胡大海等進兵徽州。元守將八思爾不花及萬戶吳訥等拒戰。大海擊敗之。遂拔其城。訥等退走。欲守遂安縣。大海引兵追及白際嶺。復擊敗之。訥自殺。乙酉改徽州路爲興安府。立雄峰翼元帥府。命鄧愈守之

丙戌。命大海克休寧。進攻婺源。元將楊完者率兵十萬欲復徽州。大海還師與戰于城下。大敗之。殺其鎭撫李才。完者遁去。婺源元帥汪同。黟縣尹葉茂。祁門元帥馬國寶。俱詣雄峰翼降。　高皇帝命皆仍其官

八月。劉福通攻汴梁。遂分兵畧地于山東西

劉福通分軍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寇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

二龍見祥符縣○蒙古鎭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降于韓林兒。○蒙古以楊完者爲江浙行省左丞。

苗軍素無紀律。肆爲抄掠。所過蕩然無遺。時達識帖睦邇方倚完者爲重。莫敢禁遏。故完者雖陽尊事之。而生殺予奪。皆決於己。矜驕日肆。不可復制。達識帖睦邇僅署成案而已

張士誠降于蒙古。以爲太尉。

士誠冦嘉興屢爲楊完者所敗乃以書請降詞多不遜完者欲納之達識帖睦邇以其反覆不可信完者固勸乃承制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琦行省參知政事至平江路諭之士誠始要王爵達識帖睦邇不許人請爵爲三公達識帖睦邇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便宜行事然不敢專也完者又力爲之請達識帖睦邇外雖拒之實幸其降又恐忤完者意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於是元朝以招安士誠爲達識帖睦邇之功加大尉伯琦以文藝居館閣有聲及附脫脫誣劾御史劉希曾等遂不爲公論所與後爲江東廉訪使遇長鎗賊冦陷寧國倉皇出見之尋遁走至是往招士誠被留平江十年不遣論者謂其遭時多艱善於自保而致身之蔑爲有闕云

○胡粹中曰周伯琦以文藝名世固嘗在端亮之列矣一爲利祿所誘諂附脫脫得罪於公論遂爾改操不復顧藉居方面則失守將使命則屈節雖保身於危難而墜名毀節辱先辱家多矣惜哉

九月丙戌　我師取武康○徐壽輝將陳友諒襲殺倪文俊并其軍

友諒沔陽漁人子嘗爲縣吏不樂會壽輝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遂爲文俊簿書掾尋亦領兵爲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乘釁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

冬十一月太陰掩昴○靜江路山崩地陷○壬申我師克池州

壬申中翼大元帥常遇春率廖永安等自銅陵進攻池州永安去城十里而軍遇春及吳國寶帥舟師抵城下合攻之自辰至巳破其北門遂入其城執元帥洪某斬之擒別將魏壽徐天麟等敵衆敗走得糧九千餘石薄暮敵衆復以戰船百餘艘來迎戰復大敗之遂克池州

韓林兒將白不信等破興元遂圍鳳翔蒙古察罕帖木兒等合兵擊走之

不信等既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凡數十里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往赴比至去城五里所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軍亦鼓譟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不信等大潰及李喜喜皆遁入蜀

甲申　我師克楊州

甲申　高皇帝閱軍於大通江遂命元帥繆大亨率師取楊州克之青軍元帥張明鑑以其衆降初乙未歲明鑑聚淮西以青布爲號名青軍人號一片瓦其黨張鑑驍勇善用鎗又號長鎗軍聚黨暴悍專事剽掠由含山全椒轉掠六合天長至楊州人皆苦之時元鎮南王孛羅普化鎮楊州招降明鑑等以爲濠泗義兵元帥俾駐楊州分屯守禦明鑑等以食盡復謀作亂說鎮南王曰

朝廷遠隔事勢未可知今城中乏糧衆無所托仰殿下
世祖孫當正大位爲我輩主出兵南攻以通捍省收復
窘不然人心必變禍將不測鎮南王仰天哭曰汝等何
不知大義若如汝言我何面目見世祖於宗廟耶罵其
衆使退明鑑等不從呼噪而起因逐鎮南王出走至淮
安爲趙均用所殺明鑑等即據城兇暴益甚日屠城中
居民以爲食至是大亨攻之明鑑等不支遂出降得其
衆數萬戰馬二十餘匹報至　高皇帝命悉送其將校
妻子至建康賑給之置淮海翼元帥府命元帥張德林
耿再成等守之改楊州路爲淮海府以李德成知府事
按籍城中居民僅餘十八家德林以舊城虛曠難守截

城西南隅築而守之
十一月汾州桃杏有花○十二月太白犯歲星○徐壽輝
將明玉珍據成都
玉珍隨州人初聞徐壽輝兵起乃集鄉兵屯于青山結
柵自固未幾降于壽輝及倪文俊陷川蜀令玉珍守之
至是文俊死玉珍遂自據成都蜀中郡縣皆附之
河南大饑○蒙古以孛羅帖木兒爲河南平章政事
劉福通攻陷曹濮大名衛輝諸路答失八都魯引兵擊
之詔遣達理麻失理來援分兵于雷澤濮州以禦福通
達理麻失理戰死諸軍大潰答失八都魯退駐石村元
朝頗疑其玩寇失機使者趣戰相踵敵覘知之詐爲答
失八都魯通好書遺諸路使者果得之以進答失八都
魯覺之一夕憂憤死爭命其子四川左丞帖木兒爲河
南平章代領其軍
戊戌　春正月太陰犯昴○徐壽輝將陳友諒破安慶蒙
古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
先是闕固守安慶以小孤山爲藩蔽令義兵元帥胡伯
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與戰
四日夜不勝奔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倪寇
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簡死士奮擊敗之敵
兵恚甚乃并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
得息至是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

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分遣步將督三門之兵
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鎗日中城陷
火起闕知不可爲乃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死妻蔣氏
妾卜耶律氏子德生女安安甥福堂皆赴井死闕號令
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違令即斬以狥嘗病不視事將
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强衣巾而出嘗戰矢石交下
士以盾蔽闕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
用命稍暇即注周易率諸生謁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
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挽闕入朝
以國步危艱辭不往其忠君之心蓋素定也卒年五十

六同時死者守臣韓建罵賊不屈一家被害居民誓不
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純守仁陳
彬金承宗經歷段桂芳都事帖木補花千戶盧廷玉葛
延齡丘巻許元琰奏差兀都蠻百戶黄寅孫安慶推官
黄充倫歹經歷楊桓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濟事聞
贈闕平章政事追封豳國公謚忠宣闕於五經皆有傳
註爲文淳古有氣詩尚江左高雅鮑謝徐庾以下不論
也爲篆籀亦工初闕既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衣冠葬
之西門外○宋濂曰闕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餘
戰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熊虎之
師直激之以忠義故甘心效死而不可奪也雖不幸城

陷以死而其忠精之氣固自若也然闕死於君而能使
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較之晉卞壺
又似過之矣於戲闕其人豪也哉

乙卯　我師克婺源州○二月我　高皇帝以康茂才爲
營田使

茂才自秦淮翼水軍元帥遷都水營田使　高皇帝諭
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頹圮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脩
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
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澇不時有妨農事故命爾此職
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澇務在蓄洩得宜大抵
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
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三月朔日色如血○韓林兒將田豐破濟寧城據之○韓
林兒將毛貴破薊州蒙古徵四方兵入衛

毛貴率衆由河間趨直沽遂破薊州略柳林逼畿甸樞
密副使達國珍戰死京師大恐廷臣或勸元主北巡以
避之或勸遷都關陝衆議紛然獨丞相太平力以爲不
可遷遂徵四方兵入衛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剌不花以
兵拒戰於柳林貴衆潰退走于濟南

大同路夜聞空中有聲如雷有雲如火

三月辛丑夜大同路黑氣蔽四方有聲如雷頃之東北
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見火光空中如有兵戈

之聲

丙辰　我師克建德路 即今嚴州

先是行樞密院判鄧愈親軍左副都指揮朱文忠元帥
胡大海率兵由徽州昱嶺關進攻建德道出遂安未及
縣三十里長槍元帥余子貞以兵來拒愈等擊敗之獲
馬百餘匹追至淳安敵聞風奔潰復追擊三十餘里獲
其戰船三十餘艘降其兵三千餘人遂安守將洪某率
衆五千援淳安大海復戰敗之生擒將士四百餘人獲
馬三十餘匹至是軍抵建德元參政不花院判慶壽長
槍元帥謝國璽達魯花赤喜伯都剌總管楊瑪棄城遁
父老何良輔等率衆降以楊璟等朝佐爲帳前總制親

軍副都指揮使。壬戌。改建德路爲建安府。立總制官吳元帥府。元江浙行省左丞楊完者。遣兵來攻。鄧愈出兵擊之。殺其將李副樞。衆潰。降其溪洞兵三萬人。陞愈爲同僉行樞密院事。大海爲行樞密院判官。留文忠鎭守。尋復爲建德府

夏四月。徐壽輝將陳友諒破隆興

時火爾赤以左丞來守洪都。舊帥道童任其將章伯顏普顏不花。捍城頗有功。火爾赤疾而梲之。城陷。火爾赤出走。道童退保撫州。欲集義兵收復。而勢已不可。因嘆曰。身爲大臣。城陷不守。復何面目見人。遂迎敵遇害

五月。劉福通破汴梁。奉韓林兒據之。○蒙古詠湖廣右丞

相太不花以悟良哈台代總其軍

太不花舊與太平有隙。聞其復相。意不能平。輿曰。太平漢人。乃復居中用事。我反在外勞苦耶。時亦起太不花爲湖廣左丞相招討寇賊。諸將皆欲進兵。而太不花乃以養銳爲名。反勒兵而退。及賊攻汴梁。守臣請援師。至十往反。猶按甲不動。或諫之。太不花大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來。既而出軍。縱掠。百里內蕩然。自是寇日蔓延。不可制。元朝憂之。兩遣重臣諭旨。授以成筭。皆不聽。其子壽童將兵分討山東。入奏事。語言驕悍。元主由是惡之。會毛貴田豐等。勢愈充斥。乃拜太不花右丞相總兵。進討。太不花即上言。軍行以糧餉爲先。請令太平至軍中供給。乃可濟事。不然。兵不能進。太平知其害已也。遂諷御史劾其緩師拒命之罪。詔削奪官爵。益州安置。以悟良哈台代之。太不花聞有詔。夜馳詣故部將劉哈刺不花求救。哈刺不花時駐兵保定。即走至京。首見太平。太平問其來。故具以告。太平責之。俾其致太不花以來。哈刺不花還。縛太不花父子送京師。未至。皆殺之于路

山東地裂。天雨白毛。○六月朔。日有食之。○韓林兒將關先生破遼東。遂大掠塞外諸郡

關先生破頭潘等。分兵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太行。焚上黨。攻破遼州。晉冀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里。遂大掠塞外諸郡。而還。察罕帖木兒遣其部將關保等。

分兵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及塞井陘。杜大行。屢擊却之。詔拜察罕帖木兒爲左丞。尋拜平章政事

蒙古前江西廉訪僉事伯顏謀起兵討賊。不克而死

伯顏初以處士徵爲侍制。遷僉憲江西。以病免歸。及河南盜蔓延河北。伯顏言于省臣。將結鄉民爲什伍以自保。而賊兵大至。乃渡漳北行。邦人從之者數十萬。至磁與賊遇。賊知其名。生劫之。誘以富貴。伯顏不屈。引頸受刃。與妻子俱死。或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古稱聖人心有七竅。此非賢士乎。納心腹中。排墻而掩之。事聞。謚文節。伯顏字宗道。初師黃坦。以穎悟可比顏子。命以顏爲氏。世呼爲顏宗道云

癸酉　我師取浦江縣。○秋八月。太陰掩昴。○蒙古大饑斗米金一斤。○九月蒙古江浙同僉貝成率其元帥李福等詣我德興翼降

初蒙古苗帥楊完者。自廣西舉義兵攻復陳友諒所據湖廣諸郡。轉至池饒。時張士誠據姑蘇。蒙古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慮為士誠所侵。乃召完者以兵守杭。累授江浙左丞。完者恃功驕橫。達識帖木兒苦其逼。已復陰約士誠以兵攻其營。完者倉卒不及備。遂自縊死。其衆皆潰散。至是其部將貝成等欲為報仇。遣苗軍元帥泰不花來請降。且言其所部元帥李福等三萬餘人。在桐廬皆願効順　高皇帝命朱文忠往撫之。九月乙

酉朔。貝成率李福劉震黃寶蔣英。以兵三萬人。詣德興翼降。朱文忠遣元帥夏子實以步騎千人。統其衆於新城。送貝成于建康

冬十月。太陰犯昴。○辛未我師取蘭谿縣

先是樞密院判胡大海。至婺之鄉頭。擒萬戶趙伯顏不花雲完都等。平其五壘。是日進攻蘭谿。敵兵千餘出戰敗之。克其城。獲元廉訪使趙秉仁等十四人。馬牛羊萬頭。並閩越翼元帥府。分兵守其要害。遂進攻婺州

甲戌　我師克宜興

先是徐達邵榮攻宜興。久不下。　高皇帝遣使謂達等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由出。若以兵斷其餉道。彼軍食內乏。破之必矣。達等乃分兵絕太湖口。而并力急攻。城遂拔之。同知樞密院事廖永安復率舟師擊士誠。衆于太湖。乘勝深入。遇呂珍與戰不利。遂為所獲。戊寅改宜興州為建寧州。置全吳翼以元帥楊國興等守之。尋復以為宜興州○張士誠欲降永安。永安不屈。遂拘囚之。至丙午歲秋七月。竟被囚死云

十一月太陰復犯昴。○蒙古搠思監有罪免。以紐的該為左丞相

時天下多故。外則疆宇日蹙。內則帑藏空虛。而元主方溺於娛樂。不恤政務。搠思監居相位。無所匡救。而公受

賄賂。貪聲著聞。於是御史燕赤不花劾奏其任用私人朶列。及妾弟崔完者帖木兒。印造偽鈔事。將敗。殺朶列以滅口。搠思監乃自請罷政。詔止收其印綬。御史王彝吝里麻失里復劾之不已。終不聽。

冬十二月朔。日有食之。○戊寅。太白經天。○壬午我師克婺州。改婺州為寧越州

樞密院判胡大海。帥兵攻婺州不克。　高皇帝自將親軍副都指揮使楊璟等師十萬往征之。十二月壬辰。自宣歷徽道蘭谿至婺。命掾史周德遠入城招諭。不下。適督兵圍之。先是元叅知政事石抹宜孫守處州。聞大軍克徽州。進攻婺城。與叅謀胡深章溢議為守備。造獅子

戰車數百輛以弟石抹厚孫守婺繼令深等將車師為
援自率衆萬餘出縉雲以應之深至松溪觀望不敢進
高皇帝謂諸將曰婺倚石抹宜孫故未肯即下聞彼以車
戰兵來援此豈知變者松溪山多路狹車不可行今以
精兵遏之其勢必破援兵既破則城中絕望可不勞而
下之翌日命僉院胡大海養子德濟誘其兵於梅花門外
縱擊大敗之擒其前鋒元帥李彌章并獲其所製驚馬
器仗深等遁去深之來也晨起見西北有黑氣東南有
白氣其長亘天頃之白氣為黑氣所蕩深知其不吉恐
衆心驚懼謬曰今日有殺氣戰必勝已而戰敗城中勢
益孤臺憲將臣畫界分守意復不相能於是樞密院同

僉甯安慶都事李相開門納大兵浙東廉訪使楊惠婺
州達魯花赤僧住皆戰死執其南臺侍御史帖木烈思
院判石抹厚孫廉訪僉事安慶以下官甲申
高皇帝入婺州下令禁戢軍士剽掠有親隨知印黃某
取民財即斬以徇民皆按堵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
見城西氤氳似蓋城中望之以為祥及城下迺知為
高皇帝駐兵之地丙辰置中書分省于婺州立金華翼
元帥府以袁貴為元帥吳德真副之改婺州路為寧越
府以儒士王宗顯為知府帳前總管陳從貴兼知東陽
縣事總兵三百戍之義兵元帥呂兼明兼永康知縣帳
前總管王道同為義烏縣知縣楊苟為我義知縣命甯

安慶仍同僉樞密院事隨軍征進遂命寧越知府王宗
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
沉徐原等為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開絃
誦之聲無不欣悅　高皇帝既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
未下郡邑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
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
民始獲甦政當撫恤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
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
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為
將者能以不殺為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福爾
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而大功可成矣

韓林兒將關先生破上都焚宮闕
關先生尋轉掠遼陽至高麗自是上都宮闕盡燬元主
不復時巡矣既而欲復脩之工役大興參議中書省事
陳仁祖上書諫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
不欲奮發有為成不世之功以克復祖宗之業苟或上
不奉於天道下不順於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
此道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況欲撥亂世反之正乎夫
上都宮闕創自先帝脩於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所
不忍言此陛下所為日夜痛心宜亟圖興復者也然今
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
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

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都宮闕亦復圖無妨於陛下之寢處然因是而違天道失人心或致大業之墮廢則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而輕之乎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爲本以恢復天下爲務信賞必罰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成平之觀不日咸復詎止上都宮闕而已乎疏入元主嘉納之

太白經天（）蒙古大都饑疫

時兩河山東被兵之民携老幼流入京師重以饑疫死者枕藉官者朴不花請市地收葬之前後凡二十餘萬人

己亥　春正月太陰犯昴（）我師取諸暨

僉院胡大海帥兵取諸暨張士誠守將華元帥戰敗宵遁萬戶沈勝以衆降我師入城其衆洶洶不定復作亂大海復擊敗之生擒四千餘人馬六十匹遂改諸暨爲諸全州以帳前元帥張彪爲統軍元帥兼本州同知又立樞密分院於諸全州置明海翼元帥府陞謝再興爲院判王玉等爲元帥守之

徐壽輝將陳友諒攻信州蒙古伯顏不花的斤引兵救之

賊黨王奉國寇信州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往援破走其兵時振南王子大聖奴樞密院判席閏屯兵城中開門出迎的斤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許後數日賊又來攻的斤分兵爲三出城奮擊斬首數千級復大破之友諒弟友德樹木柵攻城益急遣人來說降的斤曰汝來誘我耶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而斬之由是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城中食草苗茶紙括靴皮掘鼠羅雀殺老弱以食（）胡粹中曰四海板蕩寇盜相蜂有民社之寄者孰不幸封境之苟安以自免也故張巡守睢陽求救於賀蘭進明而不得許或懼其同禍或忌其成功故挺身赴敵者鮮矣賊寇廣信衢婺鄰壤尚可自保伯顏不花的斤即引兵往救亦異於周伯琦之出走者也。

二月蒙古命孛羅帖木兒移鎮大同。

元主欲倚以捍蔽京師故也復置大都督兵農司并分司十道專督屯種以孛羅領之所在侵奪民田不勝煩擾。

三月方國珍以慶元溫台三郡來歸。

先是我　高皇帝遣主簿蔡元剛儒士陳顯道往慶元招諭方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況與我爲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諒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子關爲質　高皇帝曰古者慮

人不從則爲明誓盟誓繫之而爲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爲哉乃厚賜關而遣之

夏四月李二將趙均用殺韓林兒將毛貴貴黨續繼祖尋執均用殺之

彭早住趙均用自徐奔濠與子興不相能早住旣歿均用益自尊子興向滁陽均用乃奔淮安未幾自淮安奔山東依毛貴至是殺貴貴黨續繼祖自遼陽入益都執均用殺之遂與其所部自相讎敵

五月我 高皇帝自寧越還建康

辛酉 高皇帝將還建康召胡大海諭之曰寧越爲浙東

重地必得其人守之吾將歸建康以爾爲才故特命爾守其衝處絡與進取之宜悉以付爾宋伯顏不花在衢其人多智術石抹宜孫守處州善用士絡與爲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數郡與寧越密邇爾宜與同僉常遇春同心協力俟間取之此三人皆勍敵不可忽也仍命左右司員外郎侯原善都事王愷管勾欒鳳綜理錢糧軍務事

六月徐壽輝將陳友諒破信州蒙古伯顏不花的斤戰歿○秋七月太白犯上將及左右執法○八月蒙古察罕帖木兒克汴梁劉福通以韓林兒復走安豐

初察罕帖木兒圖復汴梁乃大發秦晉軍諸路並進期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遂環城而壘累誘賊出戰輒以計敗之賊懼不敢復出至是諜知城中計窮食盡乃督諸將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其城俘獲數萬福通復以其主小明王走據安豐捷聞詔以察罕帖木兒爲河南平章兼同知樞密院事西臺中丞以旌其功

庚午我師取無爲州○九月河決任城縣○白虹亘天○

癸巳我師克潛山縣

癸巳徐達張德勝率兵自無爲登陸夜至浮山寨擊走趙普勝部將胡總管敗之于青山追至潛山界陳友諒參政郭泰引兵渡沙河迎戰德勝復大破之斬郭泰獲

馬騾牛畜千餘遂克潛山縣令詹元帥守之

九月陳友諒殺其部將趙普勝

初陳友諒攻陷安慶令趙普勝守之六月我僉院俞通海率兵攻趙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 高皇帝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上下之間心懷疑貳用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時普勝有門客通數術嘗爲普勝畫策普勝尊爲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置書與客故誤達普勝果疑客客懼不能安遂來歸於是厚待客客過望傾吐其實盡得普勝平日所爲乃重以金幣資客潛往友諒所親以間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由是忌之

又有言普勝將歸於我者。及是憤潛山之敗。友諒益欲殺普勝。乃詐以會軍爲期。自至安慶。陶之普勝不虞友諒之圖已。聞其至。具燒羊迎於雁汊。登舟見友諒。友諒就執殺之。併其軍。

丁未。我師克衢州。

秋七月乙巳。常遇春率兵攻衢州。建奉天旗。樹柵圍其六門。造呂公車。僊人橋。長木梯。懶龍爪。擁至城下。高與城齊。欲階以登城。又於大西門城下。穴地道攻之。元守臣宋伯顏不花等。悉力備禦。以束葦灌油燒呂公車。駕千秤釣。懶龍爪。用長斧以砍木梯。築夾城防穴道。遇春攻之弗克。乃以奇兵出其不意。突入南門甕城。毀其所

架砲。督將士攻圍益急。九月。丁未。克之。時遇春圍城兩月餘。攻擊無虛日。元樞密院判張斌度不能守。密遣其下詣遇春約降。是夕引軍士十餘人。出小西門迎大軍入城。宋伯顏不花不知其降也。猶督兵拒戰。俄頃。城中舉火。大軍已入城。衆潰。總管馮浩赴水死。擒宋伯顏不花及院判朶粘等。得糧八千石。改衢州爲龍游府。以武義知縣楊苟知府事。立金斗翼元帥府。以唐君用爲元帥。夏義爲副元帥。朱亮祖爲樞密分院判官。命寧越分省都事王愷兼理軍儲。遇春還寧越。

蒙古徵海運糧于張士誠。

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苦飢。至是因河南始平。乃遣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徵海運糧。伯顏帖木兒等至杭州傳詔。命士誠輸粟。方國珍具舟。丞相達識帖睦邇總督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入京。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己。互相猜疑。伯顏帖木兒往來開諭。乃運粟十一萬石至京師。

冬十一月。蒙古授方國珍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有流星大如桃。○蒙古大都有杜鵑。

十一月辛巳。有流星起自危東。行没于壁宿之西。○杜鵑啼于京城中。居庸關亦有之。

壬寅。我師克處州。

初高皇帝既定婺州。即命耿再成駐兵縉雲之黃龍山。

謀取處州。元處州守將石抹宜孫。遣元帥葉琛。屯桃花嶺。參謀林彬祖。屯葛渡。鎮撫陳真仲。照磨陳安。屯樊嶺。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久之。將士怠弛。皆無鬬志。至是胡深叛宜孫。間道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取。大海聞之大喜。即出軍抵樊嶺。與再成合攻之。大敗其兵。連拔桃花嶺葛渡二砦。遂薄城下。石抹宜孫戰敗。棄城走建寧。遂克處州。林彬祖走溫州。於是處州七邑皆下。辛亥。改處州路爲安南府。以義烏知縣王道知府事。立安南翼元帥府。以朱文剛爲元帥。李祐之爲副元帥。耿再成爲樞密分院判官守之。以分省都事孫炎總理軍儲。

高皇帝初在婺州。既名見宋濂。至是克處州。又有薦青

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者。卽遣使以書幣徵四人
同赴建康。入見。高皇帝大喜。賜坐。從容問曰。四海分
爭。何時而定。溢起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
人者能一之。高皇帝善其言。甚禮貌之。

十二月。蒙古太子殺左丞成遵、參知政事趙中。

先是奇皇后與太子謀內禪。諭意太平。太平不答。后又
名太平至宮中。舉酒申前意。太平依違而已。是時太子
欲盡逐元主左右。令御史劾元主親暱御史中丞禿魯
帖木兒。未及奏而所令御史被遷爲他官。太子疑太平
子也先忽都泄其事。益決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
紐的該聞之。數於元主前左右之。故太子之志未得逞。
至是太子以遵、中皆太平所任用。令御史誣其贓罪。下
獄杖殺之。○胡粹中曰。太子之職。在問安視膳。刑政非
所敢專也。況成遵等。執政大臣。而專殺之。是無君親矣。
所以然者。太子請內禪。而丞相不從。故殺其佐屬以脅
之耳。孼雄作亂於外。太子謀亂於內。烏得而不亡哉。

陳友諒幽其主徐壽輝于江州。自稱漢王。

初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
已。不從。至是壽輝故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出迎。
而伏兵於城西。俟壽輝旣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屬。惟
存壽輝。以江州爲都居之。遂自稱漢王。立王府。置官屬。
事權一歸友諒。壽輝惟擁虛位而已。

蒙古贈宋儒楊時、李侗、胡安國、蔡沉、眞德秀。封爵。

沉州路照磨胡瑜言。先儒楊時等五人。有功聖門。未列
從祀。於是省部議奏。俱贈太師。追封時吳國公。侗越國
公。安國楚國公。沉建國公。德秀福國公。並從祀先聖廟
廷。

庚子。春正月。彗見東方。○蒙古以危素爲參知政事。○
蒙古紐的該卒。

紐的該爲相。有大臣體。旣臥病。謂人曰。太平眞宰相也。
我疾固不起。而太平亦不能久於位矣。此可嘆也。遂卒。

乙卯。我高皇帝復以寧越府爲金華府。○二月。蒙古太
平罷爲太保。

成遵等死。會紐的該又卒。太平知勢不可留。乃數以病
辭位。拜太保。養病於家。臺臣留之不允。○胡粹中曰。易
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搠思監專政。而太平與之
同佐。力辭而去可也。皇后太子旣有邪謀。力能匡正。正
之。不能則去之。亦可也。太子殺成遵、趙中。剝床將及膚
矣。尚不知覺。至於見逐而後去。隱忍依違。自取侮辱。惜
其量有餘而識不足也。

蒙古復以搠思監爲右丞相。

時元主益厭政。宦者朴不花用事。爲奸利。搠思監因與
結搆相表裏。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後又與
朴不花黨庇擴廓。而誣孛羅以非罪。卒召禍亂。論者謂

元之亡二人之罪居多。

庚申蒙古守福寧州福建行省叅政表天禄遣古田縣尹林文廣來納欵。

初丁酉歲福建義兵萬戶賽甫丁阿里迷丁據泉州陳友諒兵入杉關攻陷邵武汀州延平諸郡縣群盜乘勢竊發閩地騷動天祿雖知元國勢不振故遣文廣來納欵文廣以其年六月由海道出温爲方國珉所邀留至是脫身得達時福清州同知張希伯亦遣其屬張景仁李世忠來請降。 高皇帝皆厚賞之遣還招諭

夏四月我 高皇帝第四子生是爲 成祖皇帝。○五月朔日有食之雨雹○閏五月陳友諒寇我太平府陷之院判花雲知府許瑗皆不屈死。

陳友諒率舟師攻太平守將樞密院判花雲與朱文遜等以兵三千拒戰文遜死之友諒攻城三日不得入乃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城遂陷雲被執縛急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 主必滅爾輩斷爾爲鱠也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皆絕奪守者刀連斬五六人賊怒縛雲于舟檣叢射之雲至死罵不絕口院判王鼎知府許瑗俱爲友諒所執亦抗罵不屈皆死之○雲死于難年三十九妻郜氏一子煒生始三歲戰方急郜氏會家人抱兒拜家廟泣謂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敵夫死吾寧獨生然花氏惟此一兒爲我善護之雲被執郜氏赴水死年三十五侍婢孫氏收其尸瘞之抱兒欲逃他所爲陳氏兵所虜至九江陳氏軍中惡兒啼孫氏恐兒被害以簪珥付漁家媪鞠之及陳氏敗孫氏脫身至漁家見兒遂竊負之夜出宿陶穴中明日出江滸儌舟以渡適陳氏潰卒還爭舟捽孫氏及兒投之江方出沒波中有斷木自上流至孫氏挾兒附木浮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啗兒凡七日得不死忽夜半聞人呼之一老父令與俱行得達 高皇帝所聞花雲兒也即呼入見孫氏抱兒拜且泣 高皇帝亦泣置兒膝上曰此花雲子將種也命賜老父衣老父已不見追之無所得衆以爲神云煒既長命爲水軍衛指揮僉事。

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于采石自稱帝。

初友諒之寇太平挾徐壽輝以行既陷太平志盈滿急謀僭竊乃於采石舟中先使人詣壽輝前佯爲白事令壯士持鐵撾自後擊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舁廟中神像顛倒置門外而僭位其中國號漢改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先爲左相張定邊爲太尉群下草次行禮於江岸又值大雨冠服皆濡濕略無儀節識者知其必無成。

陳友諒寇建康龍灣我師合擊大敗走之遂取安慶復太平。

陳友諒既僭號乃潛遣人約張士誠欲犯建康羣議皆

請先復太平以牽制之　高皇帝曰不可太平吾新築
壘濠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勝乃以巨艦來
城遂爲所陷今彼既居上流順勢來返舟師十倍於我
猝難敵也或勸　高皇帝自將擊之　高皇帝曰此亦
不可敵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戰彼不交鋒而以舟
師順流直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非一日可至
縱能得達百里趨戰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
足以破之於是召指揮康茂才諭之曰有事命汝能之
乎茂才曰惟所命　高皇帝曰陳友諒欲來爲寇吾欲
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舊且佯欲爲叛遣人致書
約其來當爲内應彼必從茂才曰諾吾家有老閽者嘗
事友諒頗信之且忠謹不洩吾書令賫以往則必信來
無疑將行以所謀問李善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爲憂何
爲更誘致之也　高皇帝曰此策不可失失今不爲久
則患深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
矣遂遣閽者持書乘小舸徑至友諒軍友諒見閽者即
呼問之曰爾何爲來閽者曰康相公令我來友諒曰康
公何言閽者出書進之友諒觀書畢甚喜問閽者曰康
公今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江東橋何如曰木橋也
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即至至則呼老康爲
號閽者諾歸具以告　高皇帝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
李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通宵治之及旦而成適有

富民自友諒軍逃歸言友諒開新河道路又令於新河
口跨水築虎口城以兵守之命馮國勝常遇春率帳前
五翼軍三萬人伏於石灰山側徐達軍于南門外楊璟
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帥舟師出龍江關外　高皇
帝總大軍於盧龍山令持幟者偃黄幟於山之左偃赤
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及舉黄幟則伏兵皆
起各嚴師以待乙丑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璟
整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入港友諒以舟不得
並進遽引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乃
驚疑連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閽者之謬已即與
其弟號五王者率舟十餘向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
其勢鋭甚時暑熱　高皇帝衣紫茸甲張蓋督兵見士
卒流汗命去蓋衆欲戰　高皇帝曰天將雨諸軍且就
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莫之信忽雲起東北須臾
雨大注赤幟舉　高皇帝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柵友
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適雨至命伐鼓鼓震黄幟舉馮
國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並
集内外合擊友諒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潰兵走趨舟
値潮退舟膠淺卒不能動殺溺死者無算俘其卒二萬
餘人其將張志雄梁鉉俞國興梁世衍等皆降獲巨艦
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鼇者百餘艘及戰舸數
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其所乘舟臥席下得茂才所遺

書。　高皇帝笑曰。彼愚至此。誠可嗤也。張志雄者。故趙普勝部將。善戰。號長張。嘗怨友諒殺普勝。故龍灣之戰無鬬志。及降。言於　高皇帝曰。友諒之東下。盡併安慶兵以從。今之降卒。皆安慶之兵。友諒既敗走。安慶無守禦者。　高皇帝乃遣徐達。馮國勝。張德勝等。將兵追友諒。又命元帥余某等。將兵取安慶。德勝追及友諒于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又與大戰。德勝死之。國勝以五翼軍蹴之。友諒與其將張定邊。出皂旗軍。號黑旋風者。迎戰。又敗之。友諒晝夜不得息。遂收餘兵。棄太平遁去。達率舟師追至池州而還。余元帥遂取安慶守之。○初太平城西南。俯瞰姑溪。故爲友諒舟師所陷。及是友諒

敗走。常遇春復其城。乃命移築城西南隅。去姑溪二十餘步。增築樓堞守禦。遂固。

戊寅。我師克信州。改信州路爲廣信府。

初友諒之寇龍江也。　高皇帝命胡大海出兵。擣廣信。以牽制之。大海遣元帥葛俊率兵以往。道過衢州。都事王愷止俊。乘驛至金華。謂大海曰。廣信爲友諒門戶。彼既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爲守。非大將統軍以臨之。不可。今出偏師。設若衄敗。非獨廣信不可下。吾衢先釋騷矣。大海從之。乃親率兵攻信州。至靈溪。城中步騎數千出迎戰。大海擊敗之。督兵攻城。守不能禦。衆潰。遂克之。甲申。改信州路爲廣信府。以叚伯文爲知府。立龍虎翼元帥府。以葛俊爲元帥。周隆爲副元帥。守之。

秋九月。蒙古孛羅帖木兒。與冀寧察罕帖木兒以兵相攻。蒙古主遣使和解之。

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而孛羅帖木兒兵駐大同。因欲併據晉冀。遂相釁隙。詔命孛羅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北。察罕帖木兒守關以南。至是孛羅帖木兒復調兵。自石嶺關直抵晉冀。圍其城三日。退屯交城。察罕帖木兒調兵拒戰。會元朝遣使諭令解和。遂各退守關南北。尋有旨以冀寧畀孛羅帖木兒。而察罕帖木兒以爲用兵數年。藉晉冀以致盛強。乃不奉詔。託言用師汴梁。尋渡河屯澤潞拒之。調延安軍交戰于東勝

州。冊遣部將八不沙援之。八不沙曰。彼軍奉詔而來。我何敢抗。察罕怒殺之。已而駐兵霍州。攻孛羅帖木兒。元朝復遣使諭二人令罷兵還。○初詔遣參政也先不花脫脫木兒奴奴等三人往解。二家之兵既受命不前進。廉訪僉事張禎上疏。劾之言其苟懷自安之計。無憂國之忠。朝廷將使二家釋憾協心討賊。此國家大計。宜風馳電走。乃迂回退懾。枉道延安。以西繞曲數千里。使兩家日夜仇殺。黎庶肝腦塗地。實此三人所致。乞急誅之。不報。禎嘆曰。天下事不可爲矣。即辭去。居河中安邑山谷間。有訪之者。不復言時事。但對之流涕而已。

冬十一月朔。黃河清凡三日。○十二月。蒙古陽翟王阿魯

輝帖木兒舉兵于北邊蒙古主遣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將兵討之。

阿魯輝帖木兒元太宗第七子滅里大王七世孫也時兵起四方上屢詔宗王以北方兵南討阿魯輝帖木兒知國事不可爲乘間擁兵數十萬屯于木兒古徹兀之地將犯京畿遣使來言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其大半若以國璽付我我當自爲之上遣使報之曰天命有在汝欲爲則爲之遂命禿堅帖木兒將兵擊之軍潰禿堅帖木兒走上都

辛丑春正月朔塡星退犯太微垣○甲申始議立鹽法置局設官以掌之○己亥置寶源局鑄大中通寶錢○丙

午議立茶法令府州縣官一員掌其事○三月丁丑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

戊寅方國珍遣使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却之

先是我 高皇帝遣博士夏煜陳顯道諭方國珍曰福基於至誠禍生於反覆譎詐者亡負固者滅隗囂公孫述之事可以鑒矣汝首致甘言終懷反覆大軍一出不可以甘言解也爾亟深思之國珍始惶懼對使者謝曰鄙人無狀致煩訓諭使者歸國珍遂遣人謝過至是國珍遣其檢校燕敬來謝且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 高皇帝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却其獻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蒙古以張良弼爲陜西行省參知政事

時孛羅兵既罷還遂遣良弼引兵出南山義谷駐藍田受節制于察罕帖木兒良弼又陰結平章定住聽丞相帖里帖木兒調遣營於鹿臺察罕禦之○胡粹中曰良弼受節制於察罕而又陰結定住聽陜西行省調遣則察罕與朝廷貳明矣遣子貢糧焉知非窺覘朝政也歟

蒙古察罕帖木兒遣其子擴廓帖木兒貢糧于京師○五月明玉珍攻嘉定等路蒙古李思齊擊敗之○六月熒惑歲星太白星聚翼○秋七月壬申陳友諒知院張定邊復陷安慶○八月甲申我師克浮梁遂克樂平州

先是元帥王思義克鄱陽之利陽鎭擒賊首楊文友戮之遂會僉院鄧愈兵于三洞源議取浮梁既而鄧愈兵攻浮梁不下 高皇帝命理問谷繼先院判劉文旺率兵往助之至是克浮梁陳友諒守將侯邦佐等棄城走院判于光復攻樂平州友諒總管肖明率將拒戰光擊敗之擒其萬戶彭壽等六十餘人遂克之

我師伐陳友諒復取安慶大破之于江州友諒走武昌

先是陳友諒將李明道寇信州胡大海率兵擊破之擒明道送建康 高皇帝命仍舊職用爲鄉道以取江西 高皇帝問陳氏何如明道具言友諒自弒壽輝將士皆離心且政令不一擅權者多驍勇之將如趙普勝者又忌

而殺之雖有衆不足用也。及安慶之陷、高皇帝遂决伐之。召諸將諭之曰、陳友諒殺徐壽輝、僭稱大號、天理人情所不容。乃不度德量力、肆駢兇慕、侵我太平、犯我建康、既自取禍敗、不知悔悟、今乃以兵陷安慶、觀其所爲不滅不已。爾等各厲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爲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劉基亦言、昨觀天象、金星在前、大星在後、此勝師之兆。願順天應人、早行弔伐。高皇帝曰、吾亦夜觀天象、正如爾言。遂帥徐達常遇春等各將舟師發龍灣。　高皇帝御龍驤巨艦、建大旗于前、署曰、弔民伐罪、納順招降。諸軍乘風泝流而上。時友諒江上斥候望風奔遁。戊戌、我師至安慶、敵固守不戰。乃

以陸兵疑之、敵兵動。遂命廖永忠張志雄以舟師擊其水寨。破敵舟八十餘艘、獲戰船二十有七。遂克安慶。長驅至小孤、友諒守將傅友德及丁普郎迎降。壬寅、師次湖口、遇友諒舟出江偵邏、常遇春擊之。敵舟退走、乘勝追至江州。友諒親率兵督戰。　高皇帝分舟師爲兩翼夾擊、又大破之、獲其舟百餘艘。友諒窮蹙、夜半挈妻子棄城走武昌。癸卯、我師入江州、獲糧數十萬。

甲辰、我師克南康、以星子縣尹陳子亨守之。○丙午、蘄黃興國沔陽來降。○戊申、陳友諒平章吳宏以饒州來降。命仍其官守之。○蒙古察罕帖木兒克山東、田豐等降。

察罕帖木兒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荊襄河洛、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日訓練士卒、務農積穀、謀大舉以復山東。至是諜知山東群盜自相攻殺、而田豐亦降于賊、乃大會諸將、期分兵五道、水陸並進、而自率鐵騎渡孟津、踰覃懷而東、復冠州東昌。遣其子擴廓帖木兒直擣東平、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爲書招之。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敵兵皆聚于濟南、察罕帖木兒乃分奇兵間道出敵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徇濒海郡邑、自將大軍進逼濟南、攻圍三月乃下之。

九月辛亥、陳友諒平章王溥以建昌來降、命仍其官守之。

甲寅、我師克德興。○壬戌、王溥復遣檢校劉巨川以南豐

州及臨川金谿等八縣來獻。○蒙古阿魯輝帖木兒兵敗伏誅。

初阿魯輝兵逼上都、太子言於元主、命以太平爲留守、實欲置之死地。至是阿魯輝部將脫驩者、太平子也、先忽都故將也、引兵縛阿魯輝至軍前。太平不受、送闕下誅之。太平終不以爲已功。

冬十月、蒙古以察罕帖木兒爲平章政事、仍兼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十一月、黃河清。

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日。命秘書少監程徐記之。十二月、石州河清至氷泮、始如故。

張士誠遣其司徒李伯昇寇我長興、參政常遇春率兵救

之伯昇遁去
張士誠遣李伯昇率衆十萬水陸並進直薄長興城下城中兵僅七千耿炳文嬰城拒守遣左副元帥劉成出西門迎擊敗之追至東門敵叉兵力鬭炳文不能救成遂戰歿於是寇復圍城結九寨為樓車下瞰城中運土石塡濠湟放火船燒水關攻城益急城中晝夜應敵凡月餘 高皇帝在江州聞報命常遇春往救之遇春兵至長興李伯昇棄營遁去遇春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
陳友諒右丞鄧克明以撫州來降
己未命平章吳宏等率兵取撫州時友諒右丞鄧克明據城拒守宏遣人招之克明意欲緩師以款我閩僉院

鄧愈駐兵臨川之平唐乃遣人詣愈詐獻其地請降愈察其意非誠即率兵由漁陽段鼓間道夜襲之黎明至其城下兵由東西北三門入克明不意我師至倉卒計無所出單騎出南門走又自度不能免乃遣其員外羅天錫以分省印及所掠撫州建昌臨江汀州四路南豐寧都富州三州臨川樂安等十八縣印詣愈降愈留克明于軍中令其弟志明還新淦收其故部曲克明因請往九江見 高皇帝愈以兵送之至中途克明復逃歸新淦乙卯改撫州路為臨川府建昌路為肇慶府未幾皆復其舊
十二月己亥陳友諒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來降
廷瑞遣鄭仁傑詣九江納欵仁傑因以廷瑞之言言於
高皇帝曰明公英武蓋世海內豪傑皆延頸傾心樂為任使廷瑞等欲歸命久矣然無路以請今特遣仁傑輸欵但所領將校久居部曲人情相安恐既降而以此輩屬之他人則非所願故預陳本意 高皇帝以書報之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誠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治兵以來十年于茲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其有能審天時料事機不待交兵挺然委身而來者蓋其意亦欲立功當時垂名後世丈夫相遇磊磊落落一語契合洞見肺腑

故常赤心以待之隨其材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初無彼此之分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使人自疑而負其來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僇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建康龍灣之役予所獲長張梁鉉彭指揮諸人用之如故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有所間及長張破安慶水寨梁鉉等收江北功蹟茂著並膺厚賞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況如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然得失之機間不容髪足下當早為之計又聞彼守禦諸將相持累歲彼此之際各懷嫌疑不能自安書至宜以昔日相疑之心

一時解釋同其和好作孫落丈夫豈不可以保全富貴光榮祖宗貽及子孫哉若各持已見不察事機是非同異焉能免禍足下其審之廷瑞得書遂決意從其同僉康泰至九江降

江左陸翀之覆校

昭代典則卷二

昭代典則卷之三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閱

金陵周曰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壬寅 春正月蒙古張良弼敗李思齊于武功

察罕衛張良弼與李思齊遣兵圍良弼於鹿臺元主復詔和解之恐其終不和也乃命思齊擊四川良弼擊襄漢以分其勢尋申諭二將各以兵自效未幾思齊復遣兵攻良弼至於武功良弼伏兵大破之

辛酉我 高皇帝至龍興

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既降我 高皇帝遂發九江如龍興辛酉胡廷瑞祝宗等俱迎新城門外 高皇帝慰勞之俾各仍舊官壬戌入城存恤鰥寡孤獨放陳友諒所蓄鹿于西山戊辰築臺於城北龍沙之上召城中父老民人悉集臺下諭之曰自古攻城掠地鋒鏑之下民罹其殃今爾民得保骨肉安生理無所苦者皆丞相胡廷瑞灼見天道先機來歸爲爾民之福陳氏據此軍旅百需之供爾民甚苦之今吾悉去其弊軍需供億俱不以相勞爾等各事本業毋游惰毋作非爲以陷刑辟毋交結權貴以擾害良善各保父母妻子爲吾良民於是士民皆感悅乃改龍興路爲洪都府以葉琛知府事

鄧克明既逃歸新淦復收集舊部曲仍肆刼掠　高皇帝至龍興遠近皆降克明懼不自安欲復降恐見誅乃詐爲商賈乘小舟至龍興城下潛使人覘伺可否爲去就事覺被執并獲克明　高皇帝責其反覆不誠囚送建康

辛未寧州土豪陳龍以分寧奉新通城靖安德安武寧六縣來降○癸酉陳友諒守吉安土軍元帥孫本立曾萬中曾粹中來降以本立爲江西行省參政萬中爲都元帥粹中爲行軍指揮命還守吉安○故徐壽輝袁州守將歐晉祥來降命以本部軍馬仍守袁州○乙亥陳友諒平章彭時中以龍泉來降○二月彗星見

初見於危宿光芒長丈餘色青白丁酉犯離宮西星至二月終光芒長二丈餘三月戊申以後不見星形惟有白氣壬子行過太陽前惟有星形無芒在昴宿至戊午凡三十四日始滅

癸未金華賊蔣英等殺我守臣胡大海降于張士誠嚴州守臣朱文忠尋撫定之

初大海下嚴州劉震等從員成自桐廬來降大海喜其驍勇留致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大海遇已厚未忍發李福謂其衆曰胡參政待我輩甚厚然兵之柄在主將不殺主將則事不成舉大事寧暇顧私恩乎衆從之以書通衢處苗帥李祐之等約以二月七日同舉兵是日蔣英等入分省署陽請大海至八詠樓下觀弩大海出將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于馬前佯訴曰蔣英等欲殺我大海未及荅反顧英英袖出鐵槌若擊矮子狀因中大海腦仆地英即斷其首提於馬上以示同僉寧安慶院判張斌脅其從已復殺大海子關住執郎中王愷愷正色曰吾職居郎署同守此土義當死寧從賊耶劉震欲全之賊黨吳得真與之有隙曰無[illegible]遺患遂殺愷及其子寅椽史章誠亦死之典吏李斌懷省印縋城走嚴州告變于朱文忠文忠遣元帥何世明椽史郭彥仁等率兵討之至蘭溪英等懼乃大掠城中子女西走降於張士誠世明軍入城張斌吳得真復來降

世明知王愷爲得真所害縛至馬前欲殺之斌力請曰殺一得真則降者皆懼後人不復來降矣乃釋之大海養子德濟聞難引兵奔訃　高皇帝即命左司郎中楊元杲至金華總理軍儲事文忠亦率將士至金華鎭撫其民既入父老遮道訴曰士民不幸遭叛寇屠戮日夜望王師以解倒懸今將軍至吾屬無患矣文忠勞勉之分遣左右遍行鄉邑撫輯民人乃大安

丁亥處州賊李祐之等殺我守臣耿再成平章邵榮等率兵討平之

處州苗軍元帥李祐之賀仁得蔣英等已殺胡大海遂作亂院判耿再成方與客飲聞亂即上馬收兵不及迎

賊罵曰賊奴國家何負汝乃敢反賊將直前刺冉成中頸死分省都事孫炎被執幽之空室賊卒環守之脅炎降炎不屈賀仁得以炙鴈斗酒餽炎炎不受曰今日乃爲鼠輩所困然我死死爲主反覆賊必徇且不食守卒怒拔刀叱炎解衣炎曰此紫綺裘乃主賜我者吾當服以死遂害之知府王道同爲賀仁得所迫亦不屈而死

高皇帝聞處州之亂命平章邵榮率兵討之朱文忠聞亂亦遣元帥王祐等率兵屯縉雲棠及祐等攻處州燒其東北門軍士登城以入李祐之自殺賀仁得走縉雲耕者縛之檻送伏誅處州復平以王祐守之榮乃還

辛卯我 高皇帝還建康

我 高皇帝既定洪都乃經度城守以舊城西南臨水不利守禦命移入三十步東南空曠復展二里以鄧愈爲江西參政留守洪都萬思誠爲行省都事以佐之胡廷瑞等還建康

夏四月朔長星見（其形如彗長數十丈在虛危之間四十餘日始滅）乙亥熒惑不見（失躔離太陽三十九度不見當出不出）叛賊祝宗等陷我洪都右丞徐達等復取之

癸亥祝宗康泰叛攻陷洪都府初洪都之降非二人本心既降數有叛意時出語咎胡廷瑞廷瑞反覆開諭之故未即發及 高皇帝還建康廷瑞恐二人爲變不利於已乃微言於 高皇帝即發使諭洪都令二人將所部兵往湖廣從徐達聽征二人舟次女兒港遂以其衆叛適遇商人布舡因掠其布爲旗號反兵劫洪都是日暮至城下發礮舉火攻破新城門賊殺官軍時鄧愈居故廉訪司聞變倉卒以數十騎出走數與賊遇且戰且走從者多遇害愈窘甚連跳跨三馬馬輒踣幾不免最後得養子所乘馬始得脫從撫州門出走還建康於是都事萬思誠知府葉琛皆死于難愈至建康具言康祝之叛 高皇帝命徐達等還討之達等師抵城下祝宗康泰分兵拒守達攻破之復取洪都祝宗走新淦依鄧志明後爲志明所殺函其首來建康泰走康信爲追兵所獲送建康泰胡廷瑞之甥 高皇帝以廷瑞故特宥

之丙午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同參政鄧愈鎮洪都

明玉珍破雲南遂自稱隴蜀王

初玉珍聞陳友諒弑徐壽輝謀欲討之乃整兵守夔關不與相通復立廟以祀壽輝至是遂自稱隴蜀王分兵克龍州犯興元鞏昌諸縣陜西參政車里帖木兒擊敗之擒其弟明二

六月彗出紫微垣（）西域回人那兀納總諸番互市至泉州作亂遂據州城蒙古平章燕只不花遣陳駭討平之（）田豐殺察罕帖木兒蒙古以其子擴廓帖木兒代總其兵

時山東俱平惟益都獨城不下察罕移兵圍之大治攻

具諸道並進賊悉力拒守田豐復與王士誠陰謀刺殺察罕叛入城初豐來降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入其帳中及是豐乃紿詣行營衆以爲不可往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又從十一騎行至豐營遂爲士誠所刺先是有白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貫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元主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已及於難詔贈河南行省左丞相封潁川王謚忠襄命其子擴廓帖木兒爲平章政事兼知山東河南行樞密院事代總其兵擴廓帖木兒本察罕之甥幼養之以爲子○晏璧曰當元氏之季位顯官享厚祿者何限而

攄忠効義乃出於草澤之人如察罕者誠偉然特立丈夫也李思誠雖共起義兵而末變臣節有愧察罕多矣

秋七月丙辰平章邵榮叅政趙繼祖謀反伏誅

榮粗勇善戰與　高皇帝同起兵濠梁帝待之甚厚自平處州還益驕蹇有覬覦心常憤憤出怨言部將有欲告之者榮懼不自安與趙繼祖謀俟間作亂至是帝閱兵三山門外榮與繼祖伏兵門內欲爲變會大風猝發吹旗觸帝衣帝異之易服從上道還榮等不得發遂爲宋國與所告帝召榮等面詰之具伏帝不欲即誅繫于別室召諸將曰吾不負邵榮而榮所爲如此將何以處之常遇春曰榮等兇悖一旦忘恩義謀爲亂逆不利於主公將害及我等縱主公不忍殺之我等義不與之俱生帝不得已命具酒食飲食之涕泣與訣皆就誅

八月陳友諒遣將熊天瑞寇我吉安陷之殺守將孫本立大都督朱文正復取吉安

陳友諒遣將熊天瑞寇吉安守將孫本立戰敗走永新天瑞復攻破永新執本立至贛州斬之友諒使其知院饒鼎臣守吉安鼎臣慓悍有膽略所至害毒人呼爲饒大膽初天瑞寇吉安本立遣元帥曾萬中粹中間道走建康求救時大都督朱文正鎮洪都　高皇帝遂命文正往救之師未發而吉安陷文正遣裨將率兵取吉安饒鼎臣出走遂以叅政劉齊陳海同李明道曾萬中粹

中共守之以朱叔華知府事兵還洪都

冬十一月蒙古擴廓帖木兒拔益都執田豐等斬之

擴廓既領兵復讐誓必討賊而賊城守益固乃穴地通道以入拔其城執賊首陳猱頭等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遂遣兵取莒州山東悉平

蒙古樞密副使李士瞻上疏極論時政不報

疏凡二十條一曰悔已過二曰罷造作三曰講論聖學四曰詢謀老成五曰去姑息六曰開言路七曰明賞罰八曰公選舉九曰察佞倖十曰嚴宿衛十一日省佛事十二日絕濫賞十三日罷各官屯田十四日減常歲計

置十五日招集衛兵十六日廣闢屯田十七日獎勸守令十八日禮待藩鎮十九日分遣大將急保山東二十日依唐廣寧故事分道進取先是脫火赤言乞罷三宮造作元主爲減軍匠之半還隸宿衛而造作如故士瞻首及之疏入不報

十二月蒙古立塔思帖木兒爲高麗王遣兵送之國高麗以兵拒之大敗而還

初皇后奇氏宗族在高麗者恃寵驕橫爲國王伯顏帖木兒所殺元主入后之譖遂廢伯顏帖木兒而議立其昆弟在京師者塔思帖木兒爲王以奇族子三寶奴爲元子。國人上書言舊王不當廢新王不當立元主不聽

乃以將作同知崔帖木兒爲丞相率兵萬人送之國至鴨綠江。高麗伏兵四起乃大敗僅餘七十騎走歸京師

蒙古擴廓帖木兒遣使以書來獻馬

先是擴廓父察罕帖木兒駐兵汴梁　高皇帝嘗遣使通好既而察罕亦以書來聘帝以前所遣使不還不之答至是察罕已死擴廓帖木兒代領其衆乃遣尹煥章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因以馬來獻帝遣中書省都事汪河送尹煥章歸汴以書報擴廓帖木兒曰元失其政中原鼎沸廟廊方岳之臣互相疑沮喪師者無刑得志者方命悠悠歲月卒致土崩閣下奮起中原英勇智謀過於群雄聞而未識是以遣人直抵大梁實欲縱觀未敢納交也不意先王捐館閣下意氣相期遣送使者涉海而來深有推結之意加之厚貺何慰如之薄以文綺若干用酬雅意自今以往信使繼踵商賈不絕無有彼此是所願也

癸卯　春正月朔明玉珍稱帝於蜀（改國號大夏元天統）歲星退犯軒轅大星〇二月蒙古擴廓帖木兒引兵還河南

擴廓留貊住以兵守益都自還河南元朝方倚之爲安而孛羅帖木兒自察罕既歿數以兵爭晉冀雖屢詔諭解而讎隙日深〇胡粹中曰擴廓既克田豐等正當乘銳收復中原諭告群雄共獎王室乃引兵還河南爲自安之計朝廷何所倚乎

壬申申將士屯田之令

我　高皇帝初命諸將分軍於龍江等處屯田至是康茂才屯積充仞他將皆不及乃下令申諭將士曰興國之本在於強兵足食自兵興以來民無寧居田地荒蕪兵食盡資於民則民力重困故令爾將士屯田且耕且戰今各處大小將帥已有分地然隨處地利未能盡墾惟康茂才所屯田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尚餘七千餘石以此較彼地力均而入有多寡其故何哉蓋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所賴

三月彗星見東方〇張士誠入安豐殺劉福通據其城我

師擊走之
先是劉福通等兵勢日蹙以安豐來附至是[illegible]上誠遣
將呂珍攻安豐。入其城殺福通等三月辛丑　高皇帝
率右丞徐達參政常遇春等擊安豐呂珍聞大軍至乃
水陸連營戰艦蔽河沙際皆樹木柵緣以竹篩外掘重
塹極力以拒我師先攻拔其中壘入據之呂珍急攻我
師殊死戰。高皇帝命遇春以兵橫擊其陣三戰三勝
珍兵大敗時廬州左君弼以兵助珍遇春又擊敗之珍
與君弼皆遁走帝還命徐達等移師廬州圍之
夏四月熒惑犯歲星　蒙古擴廓帖木兒遣兵攻張良弼
初李思齊與察罕同起義師齒位相等及擴廓總兵思

齊心不平而良弼孔興脫列伯皆恃功懷異遂成讐敵
擴廓乃遣關保虎林赤西攻良弼於鹿臺而思齊與良
弼合兵連不能攻罷○胡粹中曰擴廓初統父兵不思
効忠以靖國難既修怨李羅又開釁良弼兵連不解卒
之無功以至國亡由是而言擴廓亦群雄之一未可以
言純臣也
五月朔陳友諒知院饒鼎臣等復陷我吉安執參政劉齊
知府朱叔華遂破臨江執同知趙天麟皆不屈友諒以三
人徇于洪都下○陳友諒兵陷無爲州知州董曾死之○
秋七月陳友諒寇洪都我　高皇帝率諸將討之大戰于
鄱陽湖友諒伏誅子理走據武昌

初四月壬戌陳友諒忿其疆埸日蹙乃作大艦來攻洪
都艦高數丈飾以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
房爲蔽置艣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艣箱皆裹以
鐵自爲必勝之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洪都城始
瞰大江友諒前攻城以大艦乘水漲附城而登故爲所
破。高皇帝既定洪都命移城去江三十步以是友諒
巨艦不復得近乃以兵圍城其氣甚盛都督朱文正與
諸將謀分城拒守參政鄧愈守撫州門元帥趙德勝守
宮步士步橋步三門指揮薛顯等守章江新城二門元
帥牛海龍等守琉璃澹臺二門文正居中節制諸軍自
將精銳二千往來以禦之丙寅友諒攻撫州門其兵各

戴竹盾如箕狀以禦矢石極力來攻城壞三十餘丈鄧
愈以火銃擊退其兵隨豎木柵敵爭柵都督朱文正督
諸將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城完於是總管李繼先元帥
牛海龍趙國旺許珪朱潛萬戶程國勝等皆戰死五月
丙子陳友諒復攻新城門指揮薛顯將銳卒開門突戰
斬其平章劉震昭敵兵迺退百戶徐明被執死之六月
辛亥陳友諒增修攻具攻水關欲破柵以入都督朱文
正使壯士以長槊從柵內刺之敵奪槊更進文正乃命
煆鐵戟鐵鉤穿柵更刺敵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
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友諒計窮又以
兵攻宮步士步二門元帥趙德勝忠禦之暮坐宮步門

樓指揮士卒中流矢死洪都被圍既久内外阻絶音問不通文正乃遣千戸張子明告急于建康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關潜出越石頭口夜行晝止至是凡半月始得達見　高皇帝具言其故帝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鬭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巨艦將不利用又師久糧乏若援兵至必可破也帝謂子明曰汝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自當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所獲友諒謂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僞許之至城下大呼曰大軍且至但固守以待友諒怒遂殺之先是徐達常遇春攻圍廬州城三面阻水攻之凡三月不下帝乃召

徐達常遇春於廬州令還師援洪都秋七月癸酉帝自將救洪都達遇春亦自廬州還帝召諸將諭之曰陳友諒搆兵不已復圍洪都彼累敗不悟是天奪其魄而促之亡也吾當親往爾諸將其各整舟楫率士馬以從是日會師禡纛于龍江舟師凡二十萬俱發癸未師次湖口先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于涇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觜以遏友諒歸師又遣人調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其奔逸丙戌陳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十有五日聞大軍至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　高皇帝率舟軍由松門入鄱陽湖諭諸將曰兩軍相鬭勇者勝陳友諒久圍洪都今聞我師至而退兵迎戰其勢必死鬭諸公當

盡力有進無退剪滅此虜正在今日諸將受命皆自奮丁亥遂與友諒師遇於康郎山友諒列巨舟以當我師　帝見之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命舟師爲十一隊火器弓弩以次而列戒諸將近寇舟先發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則短兵擊之戊子命徐達常遇春廖永忠等進兵薄戰達身先諸將擊敗其前軍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威大振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炮焚寇舟二十餘艘彼軍殺溺者甚衆元帥宋貴陳兆先等亦戰死徐達等搏戰不已火延及達舟敵遂乘之達搏火更戰　帝急遣舟援達達力戰敵乃退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　帝舟舟適膠淺我軍格鬭

計無所出牙將韓成進曰古人殺身以成仁臣不敢愛其死乃服上冠袍對敵自投水中敵人信之攻少緩遇春從旁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却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湧　帝舟遂脱永忠遂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既而遇春舟亦膠淺　帝麾兵救之俄有敗舟順流而下觸遇春舟舟亦脱會日暮諸軍欲退　帝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明約束喻以死生利害諸將咸以手加額以死自誓是日命徐達還守建康己丑旦　帝命鳴角舟師畢集乃親佈陣復與友諒戰諸軍奮擊敵舟敵不能當殺溺死無筭院判張志雄所乘舟檣折爲敵所覺以數舟攢兵鉤刺之志雄窘迫自刎丁普郎

余昶陳弼徐公輔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創首兜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舟中不仆敵兵舟艦相連至晡東北風起帝命以七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束草爲人飾以甲冑各持兵戟若鬭敵者令敢死操之備走舸于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抵敵舟焚水寨舟數百艘燔烟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我師乘之又斬二千餘級友仁者即所謂五王也眇一目有智數梟勇善戰至是死友諒爲之喪氣普略即新開陳也明日帝復諭諸將曰友諒戰敗氣沮亡在旦夕今當併力殲之於是諸將亦自奮是時帝所乘舟檣白友諒覺欲併力來攻帝知之

夜令諸船盡白其檣旦時莫能辨敵益驚駭辛卯復聯舟大戰敵兵巨艦艱於運轉我舟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猶不知尚呼號搖櫓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俞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庸等以六舟深入搏擊敵連大艦極力拒戰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謂已陷沒有頃六舟旋繞敵船而出我師見之勇氣增倍合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爲之晦自辰至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蔽湖面友諒遂奪氣張定邊自以戰不利欲挾友諒退保鞋山爲我師所扼不得出乃斂舟自守不敢更戰通海等還帝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公之力也是日移舟泊柴棚去敵船五里許復遣人往挑戰敵不敢

應諸將議欲退師少休士卒帝曰兩軍相持我若先退彼必以爲怯而來追非計也必先移舟出湖乃可無失時水路狹隘舟不得並進恐爲敵所乘至夜令船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已盡渡矣乃泊於左蠡友諒遂亦移舟出泊渚磯相持者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先是友諒數戰不利咨謀於其下右金吾將軍曰今戰不勝出湖實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爲再舉其左金吾將軍曰今雖不利而我師尤多尚堪一戰若能僇力勝負未可知何至自焚以示弱萬一捨舟登陸彼以步騎躡我後進不及前退失所據一敗塗地豈能再舉耶友諒猶預不決至是戰多喪敗乃曰右金

吾之言是也左金吾將軍聞之懼及禍遂以其衆降右金吾見其降亦率所部來降友諒失此二將自是兵力益衰帝既駐師左蠡移書友諒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爲上策結怨中國而後夷狄是爲無策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爲嫌生還俘虜將欲與公爲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爲仇我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蘄黃漢沔之地因舉龍興十一郡奄爲我有今又不悔復起兵端一困於洪都兩敗於康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所致也公乘尾大不掉之舟頓兵弊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强暴正當

親決一戰何徐徐隨後君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乎
公早決之友諒得書怒留使者不遣衜建金字旗測廻
巡寨令獲我戰士皆殺之帝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
視其軍有傷者賜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
勿殺又令祭其弟姪及將之戰死者我師遂出湖口命
遇春永忠諸將統舟師横截湖口邀其歸路又令一軍
立柵于岸控湖口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移書與之
曰昨兵船對泊瀦磯嘗遣使賫記事往不覩使回公度
量何淺淺哉大丈夫謀天下何有深仇夫自辛卯以來
天下豪傑紛然並起邇來中原英雄與問罪之師挾天
子令諸侯於是淫虐之徒一掃而亡公之湘陰劉亦懼

而往此公腹心人也部下將自此往矣江淮英雄惟存
吾與公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今戰亡弟姪首將又何怒
焉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力驅殘兵來死城下不可再
得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容却帝
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忿恚不答
帝與博士夏煜等日草檄賦詩意氣彌壯友諒住湖中
既久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粮于都昌都督朱文正復使
舍人陳方亮潜往燔其舟友諒粮絶勢益困八月壬戌
陳友諒窮蹙進退失據欲奔還武昌乃率樓船百餘艘
趨南湖觜為我軍所遏遂欲突出湖口帝麾諸將邀擊
之我舟與敵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至
涇江口涇江之兵復擊之張鐵冠大笑賀帝曰友諒死
矣帝笑曰無妄言復戲鐵冠曰縛汝於水濱以俟乃遣
樂人具牲酒往祭友諒以覘其死生且曰如其生往者
必還若不還其死必矣而往者俱被殺未幾有降卒來
奔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諸軍聞之大
呼喜躍殺敵益奮敵衆大潰於是擒其太子善兒平章
姚天祥等明日友諒平章陳榮叅政曾某樞密使李才
小舍命王副樞貫僉院及指揮以下悉以其樓船軍馬
來降得士卒五萬餘人惟太尉張定邊及楊丞相韓副
樞乘夜以小舟竊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走武昌遣使
追之不及定邊等至武昌復立理為帝改元德壽適改

洪都府為南昌府遣兵追陳理于武昌
太白犯左執法歲星犯右執法〇九月太白犯填星辰星
犯亢〇張士誠自稱吳王蒙古遣使徵粮不與
先是士誠雖降蒙古授官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
故又素忌楊完者欲圖之而達識帖睦邇亦厭完者驕
肆不可制乃陰與定計舉兵圖之完者及其弟伯顔皆
自殺士誠遂遣兵據杭城元朝因以其弟士信為江浙
行省平章政事而方面大權悉歸張氏達識帖睦邇徒
擁虚名而已至是士誠乃令其部屬自頌功德求王爵
達識帖睦邇恐逆其意為所害乃為請于元朝至再三
不報士誠遂自立為吳王即平江治宮室立官屬元遣

使徵糧于張士誠士誠不與東南海運遂絕

壬申我　高皇帝至建康

壬申　帝至建康告廟飲至論功行賞因與諸將論鄱陽之戰諸將請曰自古水戰必得天時地利若周瑜之破曹操因風水之便陳友諒兵據鄱陽先處上流而待我是得地利矣況我勞而彼佚今勝之誠未喻也　帝曰汝不聞古人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陳友諒兵雖衆人各一心上下猜疑矧用兵連年數敗無功不能養威俟時今日適勞於東明日又馳於西失衆心也夫師貴時動動則威威則勝我以時動之師威不震之虜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鷙鳥搏擊巢卵俱覆此所

以爲吾破也諸將皆嘆服

壬午我　高皇帝復率常遇春等討陳理於武昌

壬寅　帝至武昌馬步舟師水陸並進既抵其城命遇春等分兵於四門立柵圍之又於江中聯舟爲長寨以絕其出入之路分兵徇漢陽德安州郡於是湖北諸郡皆來降

冬十月朔山東赤氣千里○蒙古孛羅帖木兒遣兵攻冀寧擴廓帖木兒擊走之

先是擴廓侵孛羅孛羅奏其蹈襲父惡有不臣之罪至是復攻冀寧至石嶺關擴廓大破之擒其二將軍遂不振

十一月蒙古殺太傅大平

初元主欲以伯撒里爲相辭曰臣老不足以任宰相若必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事不可時太平辭歸奉元於是密旨令伯撒里留之太平至沙井關聞命而止宿留久之太子聞其已去而復留令御史普化劾其違命詔拘收所授宣命搠思監因誣奏之尋遣使至東勝追令自裁年六十三○胡粹中曰至正宰相惟太平德宏識遠爲時論所服故孛兒只紐的該伯撒里皆國勳舊拳拳推獎不賢而能若是乎當時國危政亂奸邪視忠直如仇惟恐去之不速而太平聞命宿留雖曰一飯不忘然忠不見信卒蹈危禍可悲也夫

十二月蒙古治書侍御史陳祖仁上書被黜

時宦者朴不花𡑮騹内侍太子外結搠思監驕恣不法御史傅公讓劾之忤太子意坐左遷祖仁上疏太子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建立顧以二豎微之而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恤獨不念祖宗乎且殿下職在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予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今方毓德春宮反使諫臣結舌凶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器天下蒼生亦將奚望疏入太子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諭祖仁以𡑮讙等初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裕宗爲太子凡事合奏者皆許啓聞非獨我今日也祖仁乃復上疏言殿下所以全此二人

者正緣不知其奸故也然舉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
之獨殿下未知耳於是太子以其事聞二人皆辭退元
主又令老的沙諭旨祖仁復上疏言祖宗以天下傳之
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刑賞不明
之所致也區區二豎猶不能除況於大者願陛下顯斥
二人勿令以辭退爲名成其奸計使海内皆知陛下信
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亦必効力天下可全書奏元
主大怒時侍御史李國鳳亦言二人當斥於是臺官自
老的沙以下皆左遷而出祖仁于甘肅老的沙遂與禿
堅帖木兒逃于孛羅帖木兒軍中

甲寅我　高皇帝至建康

十二月丙申朔　帝發武昌至建康命常遇春總督諸
將守營柵諭之曰彼猶孤豘處牢中欲出無由久當自
服若來衝突慎勿與戰但堅守營柵以困之不患城不
下也甲寅　帝至建康戊午閱武于鷄籠山還坐西苑
召指揮華雲龍等諭之曰今日所閱騎士汝能知其數
否對曰不知　帝曰陣勢或員或方或縱或橫斂合布
散倏忽往來使人莫測善用兵者以少爲衆以弱爲強
逸已而勞人伐謀而制勝運乎陰陽行乎鬼神雖有勇
者莫敢施其力智者莫能用其謀斯爲妙矣大抵兩敵
相對在審其強弱識其多寡以正應以奇變奇正之用
合宜應變之方非失百戰百勝之道也汝等其識之

甲辰　春正月我　高皇帝建國號曰吳

丙寅朔李善長徐達等屢表勸進　帝曰戎馬未息瘡
痍未蘇天命難必人心未定若遽稱尊號誠所未遑今
日之議且止俟天下大定行之未晩羣臣固請不已乃
即吳王位置中書省官屬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
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右司郎
中張昶爲左司郎中諭達等曰卿等爲生民計推戴予
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
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
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心爲治以成功業毋苟且
因循徒取充位而已又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

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爲先務吾昔起兵濠梁見當
時主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爲暴亂不知馭下之道
是以卒至於亡今吾所任將帥皆昔時同功一體之人
自其歸心於我即與之定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聽命
無敢有異者爾等爲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
於終也

二月我　高皇帝復往武昌視師陳理請降湖廣江西悉
平

二月乙未　帝以諸將圍武昌久不下復親往視師辛
亥至武昌督兵攻城先是陳理太尉張定邊見事急遣
卒夜由觀音閣縋城走岳州告其丞相張必先使入援

至是必先引兵至去城二十里軍于洪山帝命常遇春
率精銳五千乘其衆未集擊之敵兵大敗遂擒必先必
先驍勇善戰人號為潑張城中倚以為重至是縛至城
下示之曰汝所恃者潑張今已為我擒尚何恃而不降
耶必先亦呼定邊謂之曰吾已至此事不濟矣兄宜自
圖速降為善定邊氣索不能言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
下瞰城中帝問諸將誰能奪此傅友德請行遂率數百
人一鼓奪之城中益喪氣後數日帝乃遣友諒舊臣羅
復仁入城諭陳理及張定邊等曰理若來降當不失富
貴復仁因請曰主上推好生之仁惠此一方使陳氏之
孤得保首領而臣不食言臣雖死不憾矣帝曰吾兵力

非不足所以久駐此者欲待其自歸免傷生靈耳汝行
必不汝誤復仁至城下號哭理驚召之入復相持痛哭
哭止問故復仁諭以帝意詞旨懇切理與定邊等遂請
降癸丑陳理銜璧肉袒率其太尉張定邊等出降理至
軍門俯伏戰慄不敢仰視帝見其幼弱起挈其手曰吾
不爾罪勿自懼也命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
凡府庫儲蓄令理悉自取之遣其文武官僚以次出門
妻子資裝皆俾自隨王師圍武昌凡六閱月而降士卒
無敢入城市井晏然城中民飢困帝命給米賑之召其
父老復撫慰之民大悅於是漢沔利岳郡縣相繼降乙
卯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樞密院判楊璟為參政。

故陳友諒兄友才來降
友才始以友諒命與左丞王忠信守潭州聞帝親征武
昌遣忠信援之忠信戰敗而降帝授忠信參政俾仍守
潭州友才聞其降而復來率兵拒于益陽之高山忠信
巽詞開諭之於是友才亦降與其子大俱送建康
三月乙丑朔我　高皇帝至建康
二月丙辰　帝發武昌命常遇春發遣陳理官屬赴建
康三月乙丑　帝至建康丙寅封陳理為歸德侯下令
諭臣民曰予以眇躬荷天地百神之眷託於億兆臣民
之上戡定綏寧疆宇日濶乃者陳友諒弒主僭逆罪惡
貫盈自起兵端犯我邊境爰舉問罪之師以慰來蘇之

望賴天地之靈兵之所至罔不克捷江西諸郡一鼓而
下友諒稔惡不悛仍合餘燼於癸卯七月頓兵洪都城
下予乃總率舟師親與決戰友諒敗死將士悉降進攻
建昌其子理歸命於是湖廣諸郡次第皆平滔滔江漢
遂底安流總總黎元克全生樂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句容儒士戎簡見上語及陳氏之事簡曰向敗陳氏于
九江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亦費力
多矣上曰汝儒者豈不聞覆窠之下完有卵乎況事有緩
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蹴之兵法
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鬭殺傷多矣吾故縱
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生

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上與諸將論用兵方略曰汝等非不善戰然臨事決機背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前日戎簡所言吾雖非之然當時校兵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蹙之武昌賊衆可以全獲軍中皆以爲奇謀不知簡亦能言之然皆非吾意也汝等當思之勿以吾不用簡言而遂輕儒者

定大都督府等衙門官制

大都督府都督從一品左右都督正二品同知都督從二品副都督正三品僉都督從三品各行省平章政事

從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參知政事從二品餘侍衛親軍都護府各衛親軍指揮使司并千戶所鎮撫百戶各品秩有差上御戟門省臣以所定官制班次圖進上覽畢因論及諫官曰論道經邦輔弼之臣折衝禦侮將帥之職論思獻納侍從之任激濁揚清臺察之司此數者朝廷之要職也至於繩愆糾謬拾遺補過諫諍之臣尤難其人抗直者或過於矯激巽懦者又無所建明必國爾忘家忠爾忘身之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將何所賴也○帝勅中書省臣曰自古聖帝明王建邦設都必得賢士大夫相與周旋以成至治今土宇日廣文武並用卓犖奇偉之才世豈無之或隱於山林或藏於士伍非在上者開導引援之則在下者無以自見自今有能上書陳言敷宣治道武略出衆者參軍及都督府具以名聞若其人雖不能文章而識見可取許詣闕面陳其事吾將試之其郡縣官年五十以上者雖練達政事而精力既衰宜令有司選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資性明敏有學識才幹者辟赴中書與年老參用之十年之後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於事如此則人才不乏而官使得人爾中書其下有司宣布此意悉令知之

庚午置十七衛親軍指揮使司罷江左州郡諸翼

庚午置武德龍驤豹韜飛熊威武廣武興武英武鷹揚驍騎神武雄武鳳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十七衛親軍

指揮使司先是所得江左州郡置各翼統軍元帥府至是悉罷諸翼而設衛焉

江西行省進鏤金床燬之

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床進 高皇帝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即命燬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 帝曰既富豈可驕既貴豈可侈乎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弘儉約戒嗜欲猶恐不足以慰民望況窮天下之技巧以爲一已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覆車之轍不可蹈也○廷臣上疏勸 帝淵

默以怡養神氣 帝曰汝等所言知常而不知變天下無事端拱玄默守道無爲此固可以保養神氣頤令喪亂未定軍旅方殷日給不暇此豈淵默怡神之日耶諸公之言固愛我但未達時宜耳○帝退朝與孔克仁等論前代成敗因曰秦以暴虐寵任邪佞之臣故天下叛之漢高起自布衣能以寬大駕馭羣雄遂爲天下主今天下之勢不然元之號令紀綱已廢弛矣故豪傑所在蠭起然皆不知修法度以明軍政此其所以無成也因感歎久之又曰天下用兵河北有孛羅帖木兒河南有擴廓帖木兒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有兵而無紀律者河北也稍有紀律而兵不振者河南也道路不通饋

餉不繼者關中也江南則惟我與張士誠耳士誠多奸謀而尚間諜其御衆尤無紀律我以數十萬之衆固守疆土修明軍政委任將帥俟時而動其勢有不足平者克仁頓首曰 主上神武當定天下于一今其時矣○帝謂徐達等曰人之行事固欲盡善然一時智慮未周既行之後思之有未盡善亟欲更之已無及矣與其追悔於既往曷若致謹於其初大抵更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精近日紀綱法度粗若有緒其間或有未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論亟爲更張庶幾上下之間各得其便苟有不善豈獨予之過亦汝等之責也○帝與詹同等論及時事因言三國時孫權題諸葛子瑜於驢面

與其子恪諧謔 帝曰君臣之間以敬爲主敬者禮之本也故禮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治矣孫權蓋不知此輕與臣下戲狎狎其臣而褻其父失君臣之道恪雖機敏有口才不能正言自處招辱於父失孝敬之心一諧謔而君臣父子之道虧舉動如此何以示訓大抵君臣言動之際不可不謹○帝朝罷退御白虎殿閱漢書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側 帝顧謂濂等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其故何也克仁對曰王霸之道雜故也帝曰咎將誰執克仁曰責在高祖帝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干戈戰爭之餘斯民憔悴甫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講獨念孝文爲漢

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遂使漢家之業終於如是夫賢如孝文而猶不爲將誰爲之帝王之道貴不違時有其時而不爲與無其時而爲之者皆過也三代之主蓋有其時而能爲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爲耳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爲之者也○帝坐便殿問侍臣石勒符堅孰優詹同對曰石勒雖不學而豪爽脫略料敵制勝舉無遺策符堅窮兵黷武不量已力淝水敗後身爲俘虜以此言之石勒爲優 帝曰不然石勒當晉室初亂不逢勁敵故易以成功符堅當天下戰爭日久智勇相角故難爲力夫親履行陣戰勝攻克堅固不如勒量能容物不殺降附勒亦不如堅然勒聰察

有餘而果斷不足故馴致石季龍之禍堅聰敏不足而寬厚有餘故養成慕容氏父子之亂俱未再世而族殞夷滅所謂匹夫之勇婦人之仁者也

丙申命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祀與陳友諒戰鄱陽湖死於戰者

○己巳命建忠臣祠于江西南昌府祀陳友諒寇洪都諸忠死者

○壬戌立部伍法

初　帝招徠降附凡將校至者皆仍其舊官而名稱不同至是下令曰為國當先正名今諸將有稱樞密平章元帥總管萬戶者名不稱實甚無謂其覈諸將所部有兵五千者為指揮滿千者為千戶百人者為百戶五十人為總旗十人為小旗令既下部伍嚴明名實相副衆皆悅服以為良法

始設給事中○蒙古削孛羅帖木兒官爵不受命命擴廓帖木兒討之

初搠思監狗太子旨誣老的沙及太子宣政院使也先忽都等不軌收其黨煆煉其獄連逮不已元主知其無辜又以老的沙其母舅數諭太子寢其事太子不從搠思監朴不花皆附太子必窮究其事也先忽都等皆貶竄又禿堅帖木兒先與右丞也先不花有隙也先不花因譖其詆毀朝政而孛羅素與禿堅友善且知其誣遣人白其非罪太子怒孛羅跋扈交通禿堅不花匿老的沙等同謀下詔削孛羅官爵而奪其兵孛羅拒命遂詔擴廓帖木兒討之

夏四月歲星逆行入端門

自去年九月東行入右掖門犯右執法出端門留三十餘日犯左執法今又逆行入端門出右掖門又犯右執法

蒙古孛羅帖木兒舉兵犯闕殺搠思監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出奔

孛羅知詔命調遣皆搠思監所為非出元主意遂令禿監帖木兒舉兵向闕入居庸關知院也速詹事不蘭奚迎戰不利太子率侍衛兵出古北口東走與松禿堅兵至清河列營時京師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

使達達國師即其軍問故以必得搠思監朴不花為對詔慰解之不聽乃執二人畀之遂復孛羅官爵加太保仍守禦大同禿堅兵自建德門入覲元主于延春閣慟哭請罪元主宴賚之授平章政事迺引軍還大同

五月愛猷識理達臘還遣兵攻大同孛羅帖木兒復舉兵犯闕愛猷識理達臘率師拒之不利復出奔以孛羅帖木兒為右丞相

先是太子奔至路兒嶺詔追及之還宮恚怒不已遂命擴廓帖木兒調兵分道以討孛羅其東道以白鎖住領兵三萬守禦京師中道以貊高竹貞領兵四萬西道以關保領兵五萬合擊之關保等進迫大同孛羅留兵守

大同而自率兵與禿堅老的沙復舉兵向闕前鋒入居庸關太子親禦于清河軍潰馳還白鎖住遂引兵趨從太子出順承門由雄覇河間取道達冀寧孛羅兵駐建德門外與老的沙入見元主于宣文閣訴其非罪泣元主亦泣孛羅欲追襲太子老的沙止之孛羅又使翰林承旨張翥草詔削奪擴廓官爵發兵討之翥不從或勸之翥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元主知其不可奪命他學士爲之遂以孛羅爲左丞相尋進右丞相節制天下軍馬老的沙爲平章政事禿堅帖木兒爲御史大夫其部屬皆布列省臺百司孛羅既專國遂誅狎臣禿魯帖木兒等罷三宮不急造作沙汰宦寺禁西僧作佛事數遣使請太子還使至太原拘留不報

六月三星晝見○戊戌湖廣安定等處宣撫使向思明等遣溪洞長官硬徹律等以蒙古所授宣勑印章來請改授官命○秋七月癸亥太白歲星合于翼甲子歲星犯左執法○丁丑我師克廬州

先是　帝命左相國徐達等率師取廬州左君弼君弼聞達至懼不敵逝入安豐令其將張煥殷從道等城守達等至督兵圍之煥君弼驍將也人以其多智計號爲樓兒張廬州被圍久衆皆飢困不能戰張煥與賈丑潛通款于達請攻東門已爲內應於是我師急攻之城中諸軍悉救東門張煥乃斷釣橋開西門出降達兵入城執其部將吳副使并左君弼母妻及子送建康以指揮戴德守之己卯左君弼部將許榮以舒城來降　帝令榮還守舒城改廬州路爲府令江淮行省平章俞通海攝省事以鎮之

八月朔日有食之○張士誠逐蒙古江浙丞相達識帖睦邇以其弟士信代之

時右丞荅蘭帖木兒郎中眞保二人謟事士誠受其金幣數媒孽達識帖睦邇之短於士誠遂有不相容之勢至是士信使面數達識帖睦邇過失勸其自陳老病去職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符印遷于嘉興休之而士信自爲丞相士誠又諷行臺爲之請實授王爵普

化帖木兒不從即使人至紹興索其臺印普化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臨死擲盃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踵我亡也後數日達識帖睦邇聞之嘆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爲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而死初普化爲福建平章境內皆爲諸豪所據不能有所施設及遷南臺又逼於士誠而死然論者以其死較達識爲差勝云

蒙古許有壬卒○乙未命左相國徐達率師按行荆湖等處

先是陳友諒既滅荆襄諸郡多款附至是　帝諭達曰

今武昌既平湖南列郡相繼欵附然其間多陳氏部曲
觀風自疑亦有山寨遺孼憑恃險阻聚衆殃民今命副
按行其地當撫輯招徠俾各安生業或有恃險爲盜者
即以兵除之毋遺民患也
戊戌我師復吉安
先是帝命平章常遇春會鄧愈及金大旺討江西上流
未附州郡遇春等率兵討新淦之沙坑麻嶺牛陂諸寨
平之執僞知州鄧志明送建康伏誅進次吉安府故陳
友諒知院饒鼎臣守吉安遇春遣人謂之曰吾今往取
贛可出城一言而去鼎臣怖懼不敢出遣其幼子出見
遇春命坐而飲之又贈以衣服遣歸曰歸語而父將欲

何爲匿而不見吾往矣不能爲爾留可善自爲計鼎臣
即夜棄城走安福遇春遂復吉安乃引兵趨贛州
九月辛巳令南昌府康郎山及處州府金華府太平府各
功臣廟有司依期致祭○我師取江陵故陳友諒平章姜
珏以城降
先是珏聞友諒敗遣人來朝 高皇帝以書諭之曰王
尚書劉太監至言爾慷慨磊落摅誠歸附予甚嘉之古
云識時務者在乎俊傑今足下知天命之有歸審人心
之所屬以所部全疆來歸其誠可以格天其義可以感
人其惠可以及百姓視彼不知天命不達事機徒欲驅
赤子於鋒鏑而卒取敗亡者豈不大相遠哉且荆州自

昔戰爭之地今不煩干戈而民獲生全足下之功不少
矣尚當益修乃職慎固封守輯寧軍民以副予倚注之
意珏得書猶豫先遣妻子遁去至是勢窮自請遣乞降
且曰當死者珏耳百姓無辜達善其言下令安輯居民
禁民侵擾列郡聞之望風歸附尋改江陵爲荆州府
乙酉我師取夷陵故陳友諒守將楊以德率耆民出降○
歸州故陳友諒守將楊興以城來降○冬十月辛酉令中
書省用人各適其宜
帝謂中書省臣曰立國之初致賢爲急中書百司綱領
總率郡屬須採擇賢者與之共理但任人之道小大輕
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以拱桷而爲樑棟委大於

小是以鍾庾而盛斗筲省臣對曰人有才者施於任使
宜無不可 帝曰莫邪之利能斷犀象以之斷石則有
缺騏驥之駛能致千里以之服乘則必蹶要必處之得
其宜用之盡其才可也○ 帝謂廷臣曰元本胡人起
自沙漠一旦據有中國混一海內建國之初輔弼之臣
率皆賢達所進用者又皆君子是以政治翕然可觀及
其後也小人擅權奸邪競進舉用親舊結爲親黨中外
百司貪婪無耻由是法度日弛紀綱不振至於土崩瓦
解卒不可救今創業之初若不嚴立法度以革奸弊將
恐百司因循故習不能振舉故必選用賢能以隆治化
爾等有所薦引當慎所擇

十一月戊子命平章湯和救長興擊張士信兵敗之

十月己未張士誠丞相張士信以兵侵長興守將耿炳文破之獲其元帥宋興祖士信恚怒復益兵圍長興是月辛巳命平章湯和率師救長興湯和師至張士信以兵拒戰自巳至申我師內外夾擊敗之虜其士卒八千餘人獲馬五百餘匹湯和師還

十二月庚寅我師克辰州遂克衡州

先是辰州爲陳友諒左丞周文貴所據達遣指揮張彬將兵討之文貴擄白雲關以拒彬與戰敗之文貴棄辰州走湖南初丙申歲南寧人鄧祖勝以左江義兵萬戶爲元守衡州歲庚子以兵復永州元以其有功陞爲左

丞至是徐達遣指揮傅友德討之祖勝棄衡城退保永州

乙巳 春正月我師克贛州故陳友諒守將熊天瑞出降

常遇春兵至贛州熊天瑞固守不下 高皇帝命平章彭時中以兵會遇春等共擊之又命中書右司郎中汪廣洋叅謀軍事諭廣洋曰汝至贛如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固處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逸但恐城破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可以爲國家用一則爲未附者勸且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爲法向者鄱陽湖之戰陳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爲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廣洋至贛見遇春等傳 帝命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浚濠立柵以困之遇春圍贛州久以 帝命勿殺故欲困服之天瑞子元震竊出覘兵勢遇春亦從數騎出猝與相遇元震來襲遇春遣將士揮刀擊之元震奮鐵撾以拒且鬬且却遇春曰壯男子也舍之至是天瑞援絕糧盡遣元震出降天瑞尋亦肉袒詣軍門盡獻其地遇春送天瑞建康 帝聞遇春克贛不殺喜甚遣使褒諭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行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爲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

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先是天瑞據贛常加賦橫歛民財及其既降有司仍舊徵之 帝曰此豈可爲額耶命亟罷之并免甲辰秋糧之未輸者元震本姓田氏爲天瑞養子善戰有名遇春喜其才勇薦之指揮後復姓田氏

我師克寶慶路蒙古守將唐隆道遁去

左相國徐達遣千戶胡海洋取寶慶路克之元守將唐隆道遁去於是靖州軍民安撫司及諸長官司皆來降達等賞賚而遣之 帝以湖湘既平命達班師還京

甲戌故陳友諒韶州守將張秉彝等南雄守將孫榮祖等皆來降

平章常遇春進師南安遣麾下危止諭嶺南招諭韶州諸郡未下於是韶州守將同僉張秉彞院判郭容叅政李如章僉事張鵬飛總管欵旭及南雄守將張榮祖等各籍其兵糧來降遇春令指揮王璵守南雄令秉彞仍守韶州常遇春軍還　帝御戟門須賞勞之

甲申大都督朱文正有罪免官安置桐城

文正　高皇帝兄南昌王子也少孤　帝撫之愛如已子既長涉獵傳記勇敢有才略然深狡強戾人莫敢觸帝嘗與語曰汝欲何官文正即曰爵賞不先衆人而急私親無以服衆且叔父既成大業姪何憂不富貴　帝善其言益愛之使守江西遂驕淫暴橫奪民婦女所用床

榻僭以龍鳳爲飾又恐　帝不先封已前所對者皆詭辭　帝遣人責之文正慙懼謀叛降張士誠江西按察使李飲氷奏之　帝曰此子不才如此非吾自行無以定之即日往南昌艤舟城下遣人詒之文正不意帝遽至倉卒出迎　帝泣謂曰汝何爲若是遂載與同歸至建康羣臣交章劾之請寘于法　帝曰文正固有罪然吾兄止有是子若寘之法則傷恩矣乃免文正官安置桐城召其子鐵柱語之曰爾父不率吾教恣肆兇惡以貽吾憂爾他日長成吾封爾爵不以爾父廢也爾宜修德勵行蓋前人之愆則不負吾望矣文正卒　帝封鐵柱爲靖江王改名守謙

二月日旁有一星一月○巳丑蒙古福建行省平章陳友定侵我處州叅軍胡深擊追之復追敗之遂下浦城○丙午張士誠遣李伯昇寇我諸全之新城嚴州右丞朱文忠擊敗之

先是　帝以謝再興守諸全李夢庚總制諸全軍馬再興以夢庚處已上忿忿不樂遂叛殺知州欒鳳鳳妻王氏以身蔽鳳并殺之執李夢庚奔紹興降于張士誠至是士誠集兵號二十萬遣其將李伯昇挾我叛將謝再興寇諸全之新城部陳延亘十餘里造廬室建倉廩示爲必拔之計守將胡德濟堅壁拒守告急於嚴州行省右丞朱文忠且曰敵兵甚衆非大發兵不能濟文忠遣

指揮張斌元帥張俊率兵出浦江遙爲德濟聲援士誠又以兵自桐廬迎釣臺烏石將犯嚴州文忠命以舟師扼之分署諸將各爲備禦以何世明袁洪柴虎居守自指揮朱亮祖以下悉統以行次浦江下令諸軍啣枚走新城且檄處州守將以兵來會德濟復遣使以彼衆我寡爲言請濟師文忠曰昔謝玄以兵八千破苻堅百萬衆兵在精不在衆也丁巳抵龍潭去敵不二十里有白氣覆我軍上或曰此勝敵之兆也至日晡諜報寇將至夜四鼓新城知援至潛縋卒以寇中事來報約詰旦會戰文忠乃集諸將戒曰敵兵甚衆今當盡死力擊之不如令者斬黎明軍方食候卒告敵兵至文忠令老弱

守輜重悉精銳陣於營外張左右翼以待之元帥徐大
興湯克明爲左翼千戶王英葉旺佐之指揮張斌元帥
汪復爲先鋒闕忠郭義佐之嚴德王德爲右翼夏子實
陶文興佐之中軍文忠自將之既而直營右數里望見
烟焰勃興疑爲寇兵乃分前龍游總制夏仲毅將後軍
守隘備之會處州參軍胡深亦遣耿天壁援兵適至文
忠復勒兵申約束於是我軍大奮直前擊之兩軍既交
文忠躍馬衝其中堅當者迎稍而斃敵中軍梟將周遇
等皆披靡謝再興及苗軍見之震懼失色遂大潰棄兵
甲走自相蹂踐我軍躡而殲之逐北十餘里溪水盡赤
死者以萬數文忠收兵會食遣指揮朱亮祖張斌乘勝

追殄餘寇燔其營落數十獲士誠同僉韓謙理問滕忠
元帥周遇蕭壽山等六百餘人軍士三千馬八百匹輜
重鎧甲甚衆士誠第五子及其將李伯昇僅以數騎遁
去
三月白虹貫日○蒙古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發兵討孛羅
帖木兒孛羅幽皇后奇氏調兵拒戰大敗
時太子在外日夜謀除内難至是乃大發諸路兵分三
道而進自率擴廓帖木兒兵由中道孛羅怒遂出二皇
后奇氏幽于諳色總管府既又逼后還宮取印章僞爲
后書召太子復出而幽之乃遣禿堅帖木兒率衆攻上
都之附太子者調也速南禦擴廓兵也速次良鄉不進

而謀之於衆皆以爲孛羅悖逆中外同憤遂勒兵攻永
平遣人西連擴廓東連遼陽諸王軍聲大振孛羅患之
遣驍將姚伯顏不花統兵出拒至通州河溢營虹橋以
待也速出其不意襲而破之擒斬姚伯顏孛羅大怒自
將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時后亦數納美女於孛羅至
百日始還○初擴廓帖木兒將輔太子入討孛羅遣使
傳太子旨賜張禎以上尊且訪時事禎復書曰合燕趙
齊魯之境大河内外長淮南北悉爲坵墟關陝之區所
存無幾江右日思荐食上國湘漢荊楚川蜀淫名僭號
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
廉藺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

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天下閣下將何以
處之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
紛籍籍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爲閣下憂乎志曰不
備不虞不可以爲師僕之惓惓爲言者獻忠之道也然
爲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
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
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兌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
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怵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千
載之下雖有智辨百出不能爲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
之乎然吾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驟其得志肆其寵樂
使忘其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

其欲民厭其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閤下覽觀焉謀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釁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若如寄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熟計之哉擴廓帖木兒深納其說

夏四月巳丑叅軍胡深進攻建寧之松溪克之獲陳友定守將張子玉而還○庚寅命平章常遇春取湖廣襄漢諸郡

帝嘗與徐達常遇春論襄漢形勢謂曰安陸襄陽跨連荆蜀乃南北之喉襟英雄所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後憂况沔陽新附城中人民多皆陳氏舊卒壤地相鄰易於扇動辟之樹木安陸襄陽爲枝沔陽爲幹幹若有損枝葉亦何有焉今宜增兵守沔陽而出師取安陸襄陽庶幾不失其宜至是遂命遇春將兵以往

五月熒惑犯太微垣○蒙古大都雨氂

氂長尺餘或言于元主曰龍鬚也命拾而祀之○戊申

元京師大雨有魚隨雨而落長尺許人取而食之

乙亥我師克安陸遂克襄陽

先是　帝命遇春往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堅城之下難以猝攻緩之則頓三軍之銳氣急之恐驅人以冒矢石宜相機招徠以輯寧其民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

爲湖廣平章政事領兵繼其後使人諭愈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彼之所爲如築堤壅水惟恐滲漏汝之往也能愛軍恤民則仁聲義聞被於遠邇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洩漏用力少而成功多愈奉命遂行至是遇春攻安陸其守將任亮出拒戰遇春擊敗之執亮遂克其城以沔陽衛指揮吳復守之巳卯常遇春至襄陽守將棄城遁遇春追擊之俘其衆五千獲馬一千八百餘匹粮八百餘石元僉院張德山羅明以穀城降遇春遣人送德山等赴建康

丁酉我師克安福故陳友諒將饒鼎臣射死（鼎臣恣肆剽掠我元帥王國寶擊潰之鼎臣中弩死）○壬子我師克温之樂清擒方國珍鎮撫周清等械送建康命戍常州○我師克崇安遂進攻建寧叅軍胡深爲陳友定將阮德柔所執遇害

先是叅軍胡深言近克松溪獲張子玉餘衆敗奔崇安請發廣信撫州建昌三路兵併攻之因取八閩　帝如深言命廣信衛指揮朱亮祖由鉛山建昌左丞王溥由杉關會胡深進兵擊之朱亮祖等克崇安遂進攻建寧時陳友定將阮德柔嬰城固守我師次城下亮祖即欲攻之胡深視氛祲不利謂亮祖曰天時未協將必有災未可與戰亮祖曰叅軍何得以災爲解師已至此庸可

緩乎且天道玄遠山澤之氣變態無時何足徵也迨深
進兵深猶不可適德柔兵屯錦江逼深陣後亮祖督深
督戰益急深不獲已遂引兵鼓噪進擊之破其二門德
柔盡率精銳扼深軍圍之數重時日已暮深知營壘未
安而兵圍不解難以持久即突圍而出德柔伏兵忽起
深馬蹶遂為所執送于友定深盛稱　帝神聖威武羣
雄嚮心以諭友定友定本無殺深意會元使至督迫之
深遂遇害

六月蒙古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加李思齊平章政事邠國
公○秋七月填星歲星熒惑聚于角亢○蒙古孛羅帖木
兒老的沙禿堅帖木兒等皆伏誅

孛羅先嘗以疑殺其將保安既又失姚伯顏嶭嶭不樂
乃日與老的沙等飲宴荒淫無度又酗酒殺人喜怒不
測威順王之子和尚忿其無君數言于元主受密旨與
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達剌等陰圖刺之
至是禿堅帖木兒遣使來告攻上都之捷孛羅入奏行
至延春閣下伯達兒自衆中奮出砍之中其腦死老的
沙趨出擁孛羅家屬北遁詔民間盡殺其黨既而老的
沙被執伏誅禿堅引輕兵走入思兒之地尋亦討斬之
時遇變城門不開者三日竹貞貊高軍至城外緣城而
上碎平則門鍵以入大掠於都市

丁巳命鄧愈戍守襄陽以王天錫為湖廣行省都事

丁巳命降將張德山歸襄陽招徠未附山寨　帝諭之
曰自古豪傑識幾於未形故夏將亡而終古先奔於商
殷將亡而向藝先歸於周若待其迹之著見而後來歸
者此常人非豪傑也汝能審存亡之機推誠歸我實有
可嘉汝之才如美箭利鏃必求善射者用之庶不枉其
才倘付之於不善射者豈不重可惜哉今令爾歸襄陽
昭徠未附當曉以大義告以成敗之由俾知所以啚存
能全衆而來功亦不細矣因厚賜而遣之又賜鄧愈書
曰予命爾戍守襄陽法度既定切宜謹守已遣張德山
招徠山寨若降其嘗為兵者仍俾為兵舊為民者宜歸之
有司卑安農業軍人小校亦令屯種且耕且戰古有成

規可以取法且爾所守之地鄰於王保保若汝之惠愛
加於民法度行於軍則彼之部曲脅從者望風來歸如
脫虎口以就慈母吾之與汝義雖君臣恩同骨肉所以
諄諄告語者以成事甚難而僨事甚易故欲汝謹法度
施惠愛勿妄殺無罪若有罪者亦宜詳審古之良將以
仁義為先勇略次之汝能自勉則邊境可寧而予無外
顧之憂矣辛酉以王天錫為湖廣行省都事諭之曰汝
往襄陽贊助鄧平章設施政治當參酌事宜修城池練
甲兵樽節財用撫綏人民處事貴於果斷御衆必以鎮
靜密以防奸謹以待敵敵至則堅壁清野以乘其弊慎
勿輕犯其鋒方鎮之寄固在將帥贊畫之助實資幕僚

悋盡厥心毋負吾委任之意

乙丑蒙古思州宣撫使田仁厚遣使來獻府州縣地

元思州宣撫使兼湖廣行省左丞田仁厚遣其都事林憲萬戶張思溫來獻鎮遠古州軍民二府婺川功水常寧等十縣龍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皆其所守地也於是命改宣撫司爲思南鎮西等處宣慰使司以仁厚爲宣慰使

八月平章鄧愈取襄陽之竹山縣蒙古平章余思志以其衆降〇九月蒙古太子愛猷識理達臘還大都

元主遣使函孛羅首往冀寧召太子還擴廓帖木兒遂以至京師詔以伯撒里爲太師右丞相擴廓帖木兒爲太尉左丞相知樞密院。

丙辰置國子學于應天府

以故集慶路學爲之設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樂典書等官以許存仁爲博士。

冬十月戊戌下令征張士誠

戊戌　帝以張士誠屢犯疆埸欲舉兵征之下令曰王者征伐應天順人所以禍亂而安生民也張士誠假元之命叛服不常天將假手於我是用行師以致天討況士誠啓釁多端襲我安豐寇我諸全連兵構禍罪不可逭今我大軍致討止於罪首在彼軍民無恐無畏毋妄逃竄毋廢農業已勑大將軍約束官軍毋致殺掠違者

原缺

昭代典則卷之四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訂正
金陵周日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丙午　春正月定議按察事宜

是月　帝命按察僉事周禎等定議按察事宜條其憲綱所當務者以進諭之曰風憲紀綱之司惟在得人則法清弊革人言神明能行威福鬼魅能爲妖禍爾等若能興利除害輔國裕民此即神明若陰私詭詐蠹國害民此即鬼魅也凡事當存大體有可言者勿緘默不言有不可言者勿沽名賣直苟察察以爲明苛刻以爲能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於風憲也〇命中書省錄用諸司劾退官員省臣傅瓛等曰今天下更化庶事方殷諸司官吏非精勤明敏者不足以集事此輩皆以迂緩不稱職爲法司劾退豈宜復用　帝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治効亦有遲速夫質朴者多迂緩狡猾者多便給便給者雖善辦事或傷於急促不能無損於民迂緩者雖於事或有不逮而於民則無所損也

二月黃河北徙

先是河決小流口達於清河壞民居傷禾稼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民皆被害

蒙古擴廓帖木兒張良弼李思齊連兵交戰
擴廓召良弼等皆不應遣關保等合兵渡河且約思齊
以攻良弼良弼遣子弟質於思齊反相與連兵拒守時
禮部侍郎滿尚賓吏部侍郎掩篤刺哈持詔諭思齊通
開川蜀道路思齊方尚兵爭不奉詔尚賓等留鳳翔一
年始還京師
歲星退行犯房○白虹亘天貫日
丁亥白虹凡五道其第三道貫日又有氣橫貫東南良
久乃滅
容美洞宣撫使田光寶及宣慰同知彭建思等各以蒙古
所授宣勅印章來請改命○巳巳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

○三月蜀明玉珍卒子昇嗣（昇年始十歲母彭氏同聽政改元開熙）○我師
克高郵。
徐達自宜興還兵攻高郵其守將俞同僉堅守不下時
張士誠遣其左丞徐義由海道入淮援高郵義怨士誠
以為陷已死地屯崑山之太倉三月不進徐達遣使請
以指揮孫興祖守海安平章常遇春督水軍以為高郵
聲援 帝皆可之復勑徐達曰張士誠兵多有渡江者
宜且收兵駐泰州彼若來攻海安則擊之庚辰復遣使
諭徐達曰張士誠由高郵嘯聚以有吳越高郵蓋其巢
穴也大軍攻之彼必來救今聞徐義兵已入海徐義舟
師或由射陽湖或出瓠子角或出寶應以趨高郵不可
不備通州有士誠從子火眼張乃疑兵必不敢出然軍
之勝敗在主將賢否徐義狠愎自用軍無紀律以我節
制之師當之可以必勝爾但秣馬厲兵謹俟其至而已
三月庚寅復遣使諭徐達曰聞寇兵在高郵者不過五
千淮安兵僅六千興化民自為守宜令常遇春還軍海
安與巡略四境別遣將以兵三千守海安城通州鹽場
諸處亦宜慎守汝於揚州泰州二軍分取二萬以攻高
郵令別將取淮安興化敵見吾兵攻淮安深入重地必
來乘我若不攻海安與常遇春求戰必將攻掠鎮江此
須令常遇春知之凡軍馬除攻高郵及取淮安興化餘
悉以付遇春使得有以備之吾料其勢如此爾等又當

臨機處置毋執一也先是徐達援宜興令馮國勝統兵
圍高郵張士誠將俞同僉詐遣人來降約推女墻為應
國勝信之夜遣康泰率兵五千人踰城而入皆為所殺
帝聞之怒責國勝及達自宜興還益督兵攻之至是遂
拔其城戮俞同僉等俘其官將一千三十七人士卒一
千一百七十五人馬三百七十三疋民一千十三百九十
七户粮八千石帝命以所俘將士悉遣戍沔陽辰州仍
給衣糧有妻子者賜夏布人五匹無者半之
夏四月我師克淮安遂克興化
三月丁未 帝遣使以書諭徐達曰近大軍下高郵可
乘勝取淮安兵不在眾當擇取精者而用之宜以步騎

一萬五千舟師一萬水陸並進勿失機也其餘軍馬悉令常遇春統之令守泰州海安應援江上。徐達兵至淮安張士誠將徐義軍在馬騾港夜率兵往襲之破其水軍義泛海遁去獲船百餘艘俘其院判錢富等及兵二千餘人舟師進薄城下其右丞梅思祖副樞唐英蕭成籍軍馬府庫出降得糧四萬石兵萬人馬千五百匹民四千餘戶達宿兵城上民皆安堵令指揮蔡仙華雲龍守其城戊午徐達率兵取興化先是 帝命達圖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山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之見狐子角爲興化要地寇兵所出之路令達以兵絕其臨達如旨進兵至是遂取興化淮地悉平。○辛酉命朱文忠往

徐達軍會議淮安城守事宜諭達曰大軍既克淮安足以保障江淮控制齊魯然將士新附軍士移戍者多留鎮者少今就於其屬選將簡卒人人望長其屬不得則易怨將軍在處置得所使上下相安則吾無閫外之憂矣○淮安降將梅思祖等至建康。帝諭之曰汝等多故趙均用部曲往往皆受重名繼歸張氏復食其祿今來歸我寧無舊主之思乎思祖等對曰草昧之際誠欲擇豪傑以自附今幸去彼而從主上猶出昏暗覩天日豈敢有反覆乎 帝曰汝豈真知我之可附哉思祖等曰臣觀 主上豁達大度英明果斷推赤心以任人輟衣食以賞士令行禁止真命世之主臣等誠得所歸。

帝曰爾等既無貳心當戮力建功以保富貴思祖等皆頓首謝。

庚申我師克濠州

先是 帝以李濟據濠州名爲張氏守而觀望未決命右相國李善長以書招之曰竊聞順逆者成敗之勢也去就者禍福之機也審成敗之勢察禍福之機惟豪傑之士能之蓋豪傑之士乘亂起兵相爲雄長及遇真主則委身歸之若竇融之於漢李勣之於唐是也閣下誠能察成敗之形燭安危之理察禍福之原因敗爲功轉凶爲吉則身榮當時澤流子孫名重千簡冊況濠梁吾主上祖宗生長之地陵墓親戚皆在于是謁陵之心無時

或忘今左相國統率大兵東克泰州攻高郵取淮安御未下之地惟是父母之邦不忍以兵相加故遣使者杜三獻計左右願閣下精慮深計觀天時察人事因時立功獻納濠城使吾 主上得以上奉祖宗之靈下慰鄉里父老之望則閣下之功不在二子下矣況我 主上寬仁神武錄人之功忘人之過纖芥小嫌不足爲閣下累也若必欲拒義固守他日較獵長淮一決勝負或身爲俘虜或膏塗草野妻子爲僇貽天下笑豈不深可惜哉竊又爲閣下籌之閣下所爲不知果爲元歟爲張歟如爲元也則元君昏弱奸雄擅政強將跋扈百姓荼毒天絕其命久矣如爲張也則彼既驕淫悖道亡在旦夕閣

下於此時以彈丸孤絶之地歸元不足恃歸張無所成
吾甚爲閤下憂之夫不權事勢之宜昧於成敗禍福之
機非智也使人民苦於鋒鏑非仁也不仁不智亦閤下
所惡聞也惟閤下效古人之明哲去衆人之昏蔽捨逆
就順舉城來歸豈不偉然大丈夫哉若或遷延疑貳大
軍已下淮安縱欲乞降已在人後或有圖富貴者謀閤
下以獻閤下又將何以待之鄉里之故待閤下不薄故
反復及此閤下其重思之濟得書不報丙申命江淮行
省平章韓政率指揮顧時葉琛等取濠州韓政兵至濠
攻其水簾洞月城又攻其西門殺傷相當城中拒守甚
堅政乃督顧時等以雲梯抱石四面並攻時孫德崖久

已死城中度不能支濟及知州馬麟乃出降得軍一千
四百九十民九百三十九戸馬一百五十匹

甲子我　高皇帝如濠州

甲子　帝發建康往濠州省陵墓　帝近念　仁祖太
后始葬時禮有未備議欲改葬問博士許存仁等改葬
典禮當何據存仁等曰禮改葬易常服用緦麻葬畢除
之今當如其禮帝惻然曰改葬雖有常禮父母之恩豈
能盡報耶命有司製素冠白纓衫絰皆以麄布爲之起
居注王禕曰比緦當爲重矣　帝曰與其輕也寧重時
有言改葬恐泄山川靈氣乃不復啓葬但增土以培其
封陵旁居民汪文劉英於　帝有舊召至慰撫之遂令
招致隣黨二十家以守陵墓命有司復其家濠州父老
經濟等來見　帝與之宴謂濟等曰吾與諸父老不相
見久矣今還故鄉念父老鄉人遭罹兵難以來未遂生
息吾甚憫焉濟等對曰久苦兵爭莫獲寧居今頼　主
上威德各々安息勞　主上憂念　帝曰濠吾鄉父母
墳墓所在豈得忘之諸父老宴飲極歡　帝又謂之曰
諸父老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然吾不得久留此
父老歸宜教導子孫爲善立身孝弟勤儉養生鄉有善
人由家有賢父兄也濟等頓首拜　帝又曰鄉人耕作
交易且令無遠出濱淮諸郡尚有冦兵恐爲所抄掠父
老等亦宜厚自愛以樂高年於是濟等皆歡醉而去

方國珍遣其經歷劉庸來貢白金○蒙古徐州守將陸聚
以徐宿二州來降

元徐州守將樞密院同知陸聚聞徐達已克淮安以徐
宿二州詣達軍請降事聞　帝甚喜以聚爲江淮行省
叅政仍守徐州賜文綺三十匹白金三百兩勞之仍以
書諭其吏民曰自古帝王之興務在除暴救民故成湯
放桀周武伐紂皆以師旅而興然大軍所過之處民庶
不驚由師行以律兵禍不加於百姓此所以爲王者之
師也近自胡元失政兵起汝潁天下之人以爲豪傑奮
興太平可致而彼惟妖言惑衆不能上順天意下悦民
心是用自底滅亡凡元兵雲集其老將舊臣雖有握兵

之權皆無戡亂之略師行之地甚於群盜致使中原板
動城郭坵墟十有餘年禍亂極矣予觀古昔救民者必
成功害民者必速禍是以兢兢業業敬畏天命修律治
兵教民耕種訪賢才以定名爵命執法以伸寃枉紀綱
雖布政化未週近爲浙西張士誠擾我邊民納我叛衆
爰命左相國徐達總兵討之自去歲十月至今年四月
屢收捷報淮東諸郡次第削平徐州將陸聚當我軍之
未至即先以土地人民來歸予嘉乃志遂加爵賞命其
統兵仍守本郡谷爾士民既罹妖黨之禍復遭胡兵之
毒供餽轉輸苦勞日久可自丙午歲爲始民間稅糧軍
需差役參政陸聚其與有司會議務從寬簡令爾軍民

各安生業毋或驚疑陸聚尋遣院判曹國器攻沛縣漁
臺下之獲張同僉等官五十人聚又遣院判司整率兵
取邳州敗其守將張侍郎於是邳蕭宿遷睢寧諸縣皆
降

辛未我師克安豐

初　帝往濠州遣使諭徐達曰聞元將竹貞領馬步兵
萬餘自柳灘渡入安豐其部將濟運自陳州而南給其
餽餉我廬州俞平章見駐師東正陽修城守禦宜令遣
兵邀邏絕其糧道安豐糧既不給而竹貞遠來之軍野
無所掠與我軍相持師老力疲爾宜選劉平章薛參政
部下騎卒五百并廬州之兵速與之戰一鼓可克之不
然事機一失爲我後患達聞命即統率馬步舟師三萬
餘至安豐分遣平章韓政等以兵扼其四門晝夜攻之
不下乃於城東龍尾壩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壞遂破
之忻都竹昌左君弼皆出走我師追奔四十餘里獲忻
都并貴元帥而還竹昌君弼皆走汴梁至日晡時元將
竹貞引兵來援政等復與戰于南門外大敗之竹貞遁
去凡得兵四千馬千匹遂立安豐衛留指揮趙勝宗守
之○癸酉　帝遣使諭徐達曰比聞王保保欲侵徐州
令將攻安豐吾料以大軍蹴之必有餘力可分精銳急
趨徐州爲陸參政應援彼不知吾有備輕來侵犯破之
必矣仍具軍勢虛實以聞比使者至達已克安豐即分

兵趨徐州既而王保保兵至徐州果大敗而去

五月壬午我　高皇帝還自濠州

壬午朔　帝還自濠州諭中書省臣曰吾往濠州所經
州縣見百姓稀少田野荒蕪由兵興以來人民死亡或
流徙他郡不得以歸鄉里骨肉離散生業蕩盡此輩寧
無怨嗟怨嗟之起皆足以傷和氣爾中書其命有司徧
加體訪俾之各還鄉土仍復舊業以遂生業庶幾斯民
不致失所○癸亥　帝諭群臣曰國家休戚我與卿等
同之曩者群雄並起東西角立孰不欲成大業然不數
年徐氏以柔懦滅陳氏以剛暴亡今惟張氏存來者咸
謂政事縱弛親昵奸回上下蒙蔽民心離怨而費用無

經士卒困敗而征調不息此將亡之時也夫察於亡者然後可與圖存審於危者然後可以求安彼昧乎存亡安危之機而能有成者鮮矣若吾之君臣傲怠不戒亦終蹈其覆轍豈可不慎卿等宜竭忠宣力以匡不逮欽哉毋怠

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

是月　帝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

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　帝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災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爲君人者之警戒今宜體此下修人事上合天道然豈特爲人上當勉之爲人臣者亦宜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爲格天之本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星隕石州○太白經天○八月朔庚戌拓建康城

初建康舊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門外距鍾山既濶遠而舊內在城中因元南臺爲宮稍庳隘　帝乃命劉基等卜地定作新宮于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許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趾延亘周廻凡五十餘里規制雄壯盡據山川之勝焉

辛亥命左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伐張士誠

帝以淮東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謂曰張士誠據姑蘇數侵擾吾近地爲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熟計之右相國李善長對曰張氏宜討久矣然以臣愚觀之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衰

昭代典則　卷之四

土沃民富又多積儲恐難猝拔宜俟隙而動　帝曰彼昏淫亦甚生釁不已今不除之終爲後患且彼疆域日蹙長淮東北之地皆爲我有吾以勝師臨之何憂不拔況彼敗形已露何待觀隙徐達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惟擁兵將爲富貴之娛耳其居中用事者黃葉蔡三參軍輩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　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　帝喜顧達曰諸人局於所見獨汝合吾意事必濟矣於是命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啓行八月庚戌以伐張士誠祭告大江之神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

春為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帝御戟門集將佐諭之曰古人立大功於天地間者必因其時以行其志如伊尹佐湯以伐桀呂望佐武王以剪商皆得其時而志在於天下蒼生也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為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吾之疆埸輒詣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命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戮毋發丘隴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毋侵毀其墓。汝等無忘吾言。訖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為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遂為戒約軍中事命人給一紙既而　帝御西苑復召達遇春諭之曰今師行苟張氏全城歸命不勞吾師吾必全之若用師城破之日生其將士撫其人民毋妄殺戮有可用者即選用之達等既受命將發　帝問諸將曰卿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擣姑蘇姑蘇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矣　帝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騏潘原明等

皆強梗之徒相為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騏輩俱懼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騏出湖州原明出杭、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遇春猶執前議　帝作色曰攻湖州失利吾自任之若先攻姑蘇而失利吾不汝貸也遇春不敢復言　帝乃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遣熊天瑞從行俾為吾反間也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怏怏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天瑞知之但云直擣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諭此言如此則墮吾計矣

癸丑常遇春等大敗張士誠兵於湖州

大將軍徐達等率諸將發龍江。辛酉師至太湖。己巳常遇春擊張士誠兵於太湖港內擒其將尹義陳旺。遂次洞庭山　帝聞之喜曰勝可必矣癸酉進至湖州之毗山又擊敗士誠將石清汪海擒之張士信駐軍湖上不敢戰而退指揮熊天瑞叛降于士誠。甲戌師至湖州之三里橋。士誠右丞張天騏分兵三路以拒我師。參政黃寶當南路院判陶子實當中路天騏自當北路同僉唐傑為後繼達率兵進攻之有術者言今日不宜戰常遇春怒曰兩軍相當。不戰何待。於是達遣遇春攻黃寶王弼攻天騏達自中路攻陶院判。別遣驍將王國寶率長鎗軍直扼其城。遇春與黃寶戰。寶走敗。欲入城。城下釣

橋已斷不得入復還力戰又敗被擒并獲其元帥謝貴以下官二百餘人張天騏陶子實皆不敢戰斂兵而退士誠又遣司徒李伯昇來援由荻港潛入城我軍復四面圍之伯昇天騏閉門拒守達遣國寶攻其南門自以大軍繼之其同僉余得全院判張德義陶子實出戰復敗走士誠又遣平章朱暹王晟同僉戴茂呂珍院判李茂及其第五子號五太子者率兵六萬來援號三十萬屯城東之舊館築五砦自固達與遇春湯和等分兵營於東阡鎮南姑嫂橋連築十壘以絕舊館之援李茂唐傑李成懼不敵遁去士誠壻潘元紹時駐兵於烏鎮之東為呂珍等聲援我師乘夜擊之元紹亦遁遂填塞溝

港絕其糧道士誠知事急乃親率兵來援達等與戰于皂林之野又敗之虜其戴元帥及甲士三千餘人張士誠復遣其同僉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阡鎮覘我師欲攻姑嫂橋常遇春遇之與戰會大風雨天晦甚遇春令勇士乘划船數百突擊之復破其兵擒志堅得衆二千餘人

蒙古以陳友定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兼守閩中八郡○九月蒙古以方國珍為浙江行省左丞相○有星孛于東北

見紫微垣樞星之側大如斗東南行犯天棓辛丑測在尾壬寅在女二度癸丑在女九度甲辰在虛乙巳又出紫微垣北斗樞星玉衡之間在軫宿行經浙臺垣道去虛宿壘壁陣西始滅

太清河決○乙未命朱文忠帥師攻杭州

帝諭朱文忠曰徐達等取姑蘇張士誠必集兵以拒今命汝攻杭州是掣制之也我師或衝其東或擊其西使其疲於應戰其中必有自潰者爾往宜慎方略

己亥蜀明昇遣使來聘

蜀使者自言其國東有瞿塘三峽之阻北有劍閣棧道之險古人謂一夫守之百人莫過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財利富饒實天府之國　帝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民為本而恃山川之險誇其富饒此豈自天而降耶使

者退　帝因語侍臣曰吾平日為事只要務實不尚浮偽此人不能稱述其主之善而但誇其國險固失奉使之職矣吾嘗遣使四方戒其謹於言語勿為誇大恐貽笑於人蓋以誠示人不事虛誕如蜀使者之謬妄當以為戒也

冬十一月甲申我師克湖州

左丞廖永忠參政薛顯將游軍至湖州之德清遂取之獲船四十艘擒其院判鍾正張士誠自徐志堅兵敗懼甚乃遣其右丞徐義至舊館覘形勢將還報常遇春以兵扼其歸路義不得出乃陰遣人約士誠弟士信出兵與舊館兵合力來戰士誠又遣赤龍船親兵援之義始

得脫與潘元紹率赤龍船兵屯于平望復乘小舟潛至烏鎮欲援舊館遇春由別港追襲之至平望縱火焚其赤龍船軍資器械一時俱盡衆軍散走自是張氏舊館兵援絕饋餉不繼多出降十月辛亥徐達以所獲張士誠將士徇于湖州城下城中大震壬子常遇春兵攻烏鎮張士誠將徐義潘元紹拒戰不勝復退走遇春追至昇山遂攻破其平章王晟六寨餘軍奔入舊館之東壁其同僉戴茂乞降我師馳入之是夕王晟亦降戊寅徐達復攻昇山水寨頗時引數舟繞張士誠兵船船上人俯視而笑時覺其懈率壯士數人躍入其舟大呼奮擊餘舟競進薄之士誠五太子盛兵來援常遇春稍却薛

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其衆大敗其五太子及朱暹呂珍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薛顯曰今日之戰將軍之力居多吾固不如也五太子者士誠養子也本姓梁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又善沒水朱暹呂珍亦善戰士誠倚之至是皆來降士誠為之奪氣十一月甲申徐達遣馮國勝以降將呂珍王晟等徇于湖州城下語李伯昇出降伯昇在城上對曰張太尉養我厚我不忍背之抽刀欲自殺為左右抱持得不死左右語伯昇曰援絕勢孤久困城中不如降伯昇俛首不能言其左丞張駥總管陳昧等以城降伯昇遂亦降

己丑我師克杭州

朱文忠率指揮朱亮祖耿天璧攻桐廬降其將戴元帥復遣袁洪孫虎略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遂合兵圍餘杭遣人語謝五曰爾兄以李夢庚小隙歸于張氏非爾謀也爾乃我之戚臣若降可保不死仍享富貴謝五答曰我誠誤計若保我以不死我即降文忠許之乃與弟姪五人出降文忠遂進兵杭州未至張士誠平章潘原明懼遣員外郎方彝詣軍門請納款文忠曰吾兵遠至此勝負未分而遽約降無乃計太早乎對曰此城百萬生靈所係今天兵如雷霆當者無不摧破若軍至城下雖欲降恐無及故使彝先來請命文忠留之宿明日遣還報而駐兵以待原明即日以款狀來曰嬰城固守乃

受任之當為歸款救民亦濟時之急務竊伏自念起身草野叨位省樞非心慕于榮華乃志存于匡定豈意邦國殄瘁王師見加事雖貴于見幾民寔同于歸義念是邦生靈百餘萬比年物故十二三今既入于職方願溥覃于天澤謹將杭州土地人民及諸司軍馬錢粮之數以獻文忠至杭州潘原明及同僉李勝奉士誠所授行省及樞密院浙西江東兩道廉訪印并執蔣英劉震出降伏謁道左以女樂導文忠叱去之進原明等宣　帝命慰諭之禁戢士卒城中晏然凡得兵二萬粮十一萬馬六百匹執元平章丑的長壽等與蔣英劉震皆送建康并遣原明以下官屬入朝　帝以丑的長壽歸之于

元而誅將英于市以潘原明全城歸降民不受鋒鏑仍
授平章守舊城從朱文忠節制
庚子張士誠紹興守將李思忠以城降命駙馬都尉王恭
千戶陳清李遇守之〇張士誠嘉興守將宋興以城降壬
寅海陵州降〇癸卯我師圍蘇州
徐達既下湖州即引兵向姑蘇至南潯張士誠元帥王
勝降辛卯至吳江州圍其城叅政李福知州楊彝降癸
卯徐達等兵至姑蘇城南鮎魚口擊張士誠將竇義走
之康茂才至尹山橋遇士誠兵又擊敗之焚其官瀆戰
船千餘艘及積聚甚衆達遂進兵圍其城達軍葑門常
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

門王弼軍盤門張温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
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長圍
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屠對築臺三層下瞰城中名
曰敵樓每層施弓弩火銃于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城
中震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没水天祐潛
令入姑蘇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于閶門水柵旁送達
軍達釋而用之時姑蘇城堅不可破天祐又阻兵無錫
為士誠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遺蠟
丸書由是悉知士誠天祐虛實而攻困之計益備達時
督兵攻婁門士誠出兵拒戰我武德衛指揮副使茅成
戰歿

十二月己未開浙江等處行中書省于杭州陞右丞朱文
忠為平章政事命復姓李氏（文忠帝甥也自幼育之賜國姓至是命復姓李）〇
改紹興路為紹興府諸全州為諸暨縣〇陳友定建寧守
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款〇定以明年為吳元年命有司建
廟社立宮室
帝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郊社遂定議以明年為吳元
年命有司建圜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昊天上帝建
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皇土地祇及建廟社立宮
室己巳典營繕者以宮室圖來進　帝見其有雕琢奇
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宮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
必至為雕琢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斲可謂極陋

矣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為首後世競為奢侈
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卒不可
遏亂由是起夫上能崇節儉則下無奢靡吾嘗謂珠玉
非寶節儉是寶有所締搆一以朴素何必極雕巧以殫
天下之力也
始設太史監尋改為太史院〇禁箋文頌美之辭
帝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
羣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辭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
者君臣相戒以誠之道今後箋文只令文辭平實勿以
虛辭為美也
我師圍沅州故陳友諒守將李興祖出降〇韓林兒卒于

瓜步。
丁未吳元年春正月絳州天鼓鳴。○二月永州晝晦大雨
雹[illegible]○蒙古擴廓帖木兒遣兵侵我
徐州參政熊聚令指揮傅友德擊敗之
元將擴廓帖木兒遣其左丞李二侵徐州兵駐陵子村
參政熊聚令指揮傅友德禦之友德率兵三千餘泝舟
至呂梁伺其出掠卽捨舟登陸擊之李二遣裨將韓一
盛兵迎戰友德奮槊刺韓一墜馬其兵敗走友德度李
二必益兵來鬭趨還城開門出兵陳城外令士皆臥鎗
以待有頃李二果率衆至友德令鳴鼓我師奮起衝其
前李二衆大潰多溺水死遂生擒李二及其將士二百
七十餘人獲馬五百餘匹

三月蒙古大都大風晝晦○丁酉我師取澧州石門縣。故
陳友諒守將鄧義亨來降○置太常司○定文武科取士
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
其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
者罰至是復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
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
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
文。十五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
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
化所以盛隆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
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
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
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効不尚
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
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
等第各出身有差
夏五月置翰林國史院尋改爲翰林院○六月朔日有食
之○令免徐宿濠泗襄陽安陸等郡稅糧三年
令曰堯舜禹之治天下君臣皆有聖德以天下爲家凡
民有難君臣同憂甚於庶民之有憂也由是天下和平
災害不生其後或君聖臣賢而天下亦治然終不如古
矣。自漢唐而下。君雖以天下爲家其臣則以民爲民以
家爲家而有親疎之分甚至奸邪用事國家傾覆。視以
爲常。災害屢興民。罹荼毒爲君臣者若不自革其過則
天下何由治富貴安能保乎予本布衣因天下大亂集
衆渡江撫定江左。十有三年。而中原之民流離顛頓。尚
無所歸吾乃積粟控弦於江左坐視民之塗炭而莫之
救豈不負上帝好生之德而有愧古聖人愛民之心哉
今特命中書省凡徐濠泗壽邳東海安東襄陽安陸郡。
及今後新附土地人民桑麻穀粟稅粮徭役今有司盡
行蠲免三年。○帝謂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
刑不當則無辜受害譬之薅草萊者施鎛不謹必傷良

苗縄奸慝者論法不嘗必傷善類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於捶楚之下屈抑頓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蓋不得已懸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譬之水火能焚溺人狎之則必傷遠之則無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斃人刑本生人非求殺人也苟不求其情而濫用之受枉者多矣故欽恤二字用刑之本也帝謂中書省臣李善長傅瓛楊憲曰法有連坐之條謂從損傷人者皆以爲鞫獄當平恕非大逆不道則罪止及其身先王之政罪不及孥罰弗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毋連坐參政楊憲對曰先王用刑時輕時重自元政姑息民輕犯法非重治之則犯者益衆帝曰民之爲惡譬

如衣之積垢加以滌濯則可以復潔汙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爲術也淺矣且求生於重典是猶索魚於釜欲其得生難矣故凡從輕典雖不求其生無死之道

秋八月蒙古命太子總制天下軍馬置大撫軍院

初太子之奔太原也欲援唐肅宗靈武故事自立擴廓不從及還京奇后遣人諭擴廓以重兵擁太子入城脅帝禪位擴廓逆知其意未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其軍故太子深銜之及累促出師江淮但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貊高等往山東而與張良弼搆兵不已詔下和解之擴廓戕殺使臣而跋扈之迹漸張元朝因疑之乃命太子以中書令樞密使總天下兵馬其擴廓帖木兒領本軍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以少保禿魯爲陝西行省左丞相總本部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進取襄樊王信固守山東

九月甲戌朔命參政朱亮祖帥師討方國珍

方國珍既入貢復陰泛海北通元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王師討姑蘇而國珍擁兵坐視貿假貢獻覘勝敗爲叛服計帝以國珍反覆貽書數其十二過曰當爾起事之初元尚承平天下誰敢稱亂惟爾倡兵海隅元官皆世襲子弟顧惜妻子其軍久不知戰故臨陣而怯爾得鴟張于海隅及天下亂爾遂陷二州之地扼海道之

衝竊據山島二十餘年朝送款于西暮送款于北此豈大丈夫之所爲爾過一也吾下婺時四方強敵甚多豈暇用兵海島與爾較短長爾自懷疑懼遣子納降吾以誠心待人不逆爾詐即遣歸爾子爾乃詭詐多端不數年間迭生兵隙爾過二也近者浙左會稽浙右錢塘諸郡皆下爾陰蓄異志時遣人覘吾虛實爾過三也未有釁端先起猜忌自懷反側爾過四也易交而輕侮爾過五也擴廓帖木兒以曹操之奸將烏合之兵東奔西擾頓師乏糧又爲李思齊張良弼逐出潼關三秦已失中原徐宿邳郡爲吾藩籬大河爲吾門戶吾舟師往來如入無人之境爾不能料中原事勢顧且泛海交好辭

言擊我虛張聲勢以速怨尤爾過六也彼若倉卒有事
爾隔海濵豈能應援致亡由爾彼若無事交疎禮薄則
豪傑之怨禍亂之生由此始矣爾過七也爾等無功于
元朝無恩于下民盜據海隅以勢脅君以私踰下坐邀
名爵跋扈無狀今歸于我而又不能善保富貴欲縱民
於鋒鏑爾過八也爾兵數掠我湖海之民上帝好生下
民思治乃違天虐民爾過九也爾若有大志盡驅温台
慶元之民與我較勝負此果決大丈夫之志也今不能
此徒遣數舟狗盜鼠竊謀小舉而興大怨爾過十也吾
遣兵入浙下湖州軍舊館張氏將士盡皆降附遂擣姑
蘇對壘深壍民安如故爾乃誘我海上土豪作亂近已

平定匿其首惡此豈良謀爾過十一也福建陳友定奸
謀稔惡以致阮德柔輩自相吞噬彼可合乎爾乃陰嫋
潛結遥爲聲援以詐交詐豈能長久如吾以誠心待爾
反自疑貳輙以詐罔所謂首言爲定者何在爾過十二
也吾爲爾計當未交敵國之先不必送款納降但有豪
傑止以平禮相好守分保民自安海隅臨事而處見幾
而作不輕屈膝亦不妄生釁此爾之福亦民之福今大
敵未至自生疑惑起事危身非計之善亮此非爾本情
由左右所誤如左右有俊傑之士能爲汝謀擇交大敵
有一無二保全必多矣爾其深燭成敗高覽遠慮自求
多福尚可圖也國珍得書不報復以書諭之曰汝初納

款謂杭城下即獻土來歸此汝左右之士共保富貴之
良謀也豈意汝懐奸挾詐陽降陰叛數相愚弄張士誠
與汝壤地相接取爾甚易然所以不敢加兵于汝者誠
以吾力能制之汝故得安處海隅坐享三郡之富貴是
我大庇於汝也汝乃自爲不祥背棄信義時遣奸細覘
我動靜潛結陳友定以爲相援彼自救不暇何能救人
汝何惑之甚也今明以告汝吾兵下姑蘇即南取温台
慶元水陸並進無能禦也汝早於此時改過效順能盡
以小事大之義猶可保其富貴以貽子孫以及下人如
其不然集三郡之兵與我一較勝負亦大丈夫之所爲
不然舍三郡之民爲偷生之計揚帆乘舟竄入海島然

吾恐子女玉帛反爲汝累舟中有自生敵國徒爲豪傑
所笑也非分之恩不可數得汝宜慎思之方國珍大懼
爲汎海計至是命叅政朱亮祖帥馬步舟師討之

太廟成

四祖各爲一廟 德祖居中 懿祖居東第一廟 熙
祖居西第一廟 仁祖居東第二廟廟在宮城東南皆
南向

辛巳我師克姑蘇執張士誠以歸

徐達之圍姑蘇也 帝初不欲煩兵但困服之耳至是
又久不下乃以書遺張士誠曰成湯放桀武王伐紂漢
祖滅秦歷代帝王之興兵勢相加乃爲常事當王莽之

亡隋之失國豪傑乘時蜂起圖王業據土地及其定也惟歸于一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事業弗成亦當革心畏天順民以全身保族若漢之竇融宋之錢俶是也自古皆然非今獨異爾能順附其福有餘毋爲困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敗亡爲天下笑士誠不報士誠被圍既久欲突圍以戰覘城左方見陣嚴整不敢犯欲掩襲我軍轉至閶門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濠截其兵復遣兵與鬪戰良久未決士誠復遣參政黃哈喇八都等兵千餘人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爲援山塘路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却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爲猛將能爲我取此乎弼應曰諾即馳鐵騎揮雙

刀往擊之敵衆稍却遇春因率衆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衆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計忽忽無所出時降將李伯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詣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爲公言興亡禍福之計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嗚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于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穽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名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

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語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將帥親戚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妓舞女日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厭足提兵者自以爲韓白謀畫者自以爲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不問故淪至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跨有荊楚兵甲

百萬與江右之兵戰于姑孰鏖于鄱陽陳友諒舉火欲燒江右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益急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之地誓以死拒然竊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爲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爲萬戶侯况嘗許以竇融錢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仰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壬子士誠復率兵突出胥門索戰

鋒甚銳遇春禦之兵稍却士誠弟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軍遇春因乘勢奮擊大破之追至城下攻之益急復築壘逼其城自是士誠不復得出矣士信張幙城上踞銀椅與叅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而死時城圍既久然天瑞教城中作嚴礮以擊我師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折祠廟民居爲礮具徐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至是達督將士破葑門常遇春亦破閶門新寨遂率衆渡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叅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能敵投兵

降周仁徐義潘元紹及錢叅政皆降晡時士誠軍大潰諸將遂蟻附登城城巳破士誠猶使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劉毅降士誠倉惶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爲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其群妾侍女登樓趣其自盡令養子辰保縱火焚之劉氏遂自縊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士誠舊將李伯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巳暮士誠距戶經伯昇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甦達又令潘元紹以理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舁之出葑門途中易以戶扉舁至舟中凡獲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左丞饒介叅政馬玉麟謝節王原恭董綬陳恭周僉高禮內史陳基右丞潘元紹等所部將校及杭湖嘉興松江等府官吏家屬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萬皆送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卧不肯起舁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巳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　帝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賜棺以葬之叛將熊天瑞伏誅

乙酉我師克通州故張士誠守將張右丞以城降〇丁亥我師克無錫

姑蘇捷至　帝卽命平章政事胡廷瑞帥師取無錫丁亥無錫莫天祐以城降初天祐附張士誠大將軍徐達

累遣使諭降天祐俱殺之至是胡廷瑞等率兵攻其城州人張翼知事急率父老往見天祐曰吾民不見天日十二年張氏巳就縛固守將誰爲況未必能守一城生民存亡皆在今夕願熟思之至是降

辛丑我師克台州

朱亮祖師至天台縣尹湯盤以城降亮祖進攻台州方國瑛出兵拒戰我師擊敗之指揮嚴德戰死初國瑛聞王師至卽欲遁去會其都事馬克讓自慶元還言國珍方治兵爲城守計勸國瑛勿去國瑛始約束將士乘城拒守然士卒懷懼往往有逃潰者我師攻之急國瑛度力不能禦以巨艦載妻子夜出興善門走黃岩亮祖入

其城遂徇下善居諸縣。
癸卯新內成
正殿曰奉天殿前爲奉天門。殿之後曰華蓋殿華蓋殿
之後曰謹身殿皆翼以廊廡奉天殿之左右各建樓左
曰文樓右曰武樓謹身殿之後爲宮前曰乾清宮後曰
坤寧宮。六宮以次序列焉周以皇城城之門南曰午門
東曰東華西曰西華北曰玄武制皆朴素不爲雕飾
帝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于壁間
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　帝曰前代宮室
多施繪畫予用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是
日有言瑞州出文石琢之可以甃地。帝曰敦崇儉朴

猶恐習奢。好尚華美豈不過侈。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
予乃導予以侈麗夫豈予心哉。但搆爲宮室已覺作者
之勞況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慚而退。
冬十月蒙古罷擴廓帖木兒官奪其軍命諸將分統之
初太子既受詔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拒不受於
是其部將關保貊高等皆叛之貊高殺衛輝彰德守將
欲進襲懷慶聞擴廓有備而還乃上疏列其罪狀于朝
詔以擴廓拒命宜黜其兵柄遂罷太傅左丞相及兼領
諸職仍前河南王以汝州爲其食邑弟脫因帖木兒爲
集賢學士同居河南其帳前諸軍鎖住虎林赤統之河
南諸軍李克彝統之關保本部軍仍保統之山東諸軍。

也速統之山西諸軍沙藍荅里統之河北諸軍貊高統
之詔下擴廓遂退軍澤州
福州地震○太白歲星熒惑聚斗○置宣徽院尚食尚禮
二局○丙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
先是承元制禮儀猶尚右至是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
右相國李善長爲左相國
我師克黃岩守將哈兒普降方國瑛遁之海上○壬子置
御史臺及各道按察司
御史臺設左右御史大夫從一品御史中丞正二品侍
御史從二品治書侍御史正三品殿中侍御史正五品
經歷從五品都事正七品照磨管勾正八品察院監察

御史正七品各道按察司按察使正三品副使正四品
僉事正五品經歷正七品知事正八品照磨正九品以
湯和爲左御史大夫鄧愈爲右御史大夫劉基章溢爲
御史中丞文原吉范顯祖爲治書侍御史安慶爲殿中
侍御史錢用壬爲經歷何士弘吳去疾爲監察御史劉
基仍兼太史院使　帝諭之曰國家新立惟三大府總
天下之政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糾察百
司朝廷紀綱盡繫於此而臺察之任實爲清要卿等當
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蓋己不正則不能正人是
故治人者必先自治則人有所瞻仰毋徒擁虛位而慢
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縱奸長惡毋假公濟私以傷人

害物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大臣之體也卿等勉之
置大理寺）命中書省定律令
以左丞相李善長爲總裁官初　帝以唐宋皆有成律
斷獄惟元不倣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胥吏易
爲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卽議定律至是臺察已立各按
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命李善長楊
憲傅瓛劉基陶安等詳定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言
直理明人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
重使奸貪之吏得以貿緣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
賊良善非良法也務求適中以去煩弊夫網密則水無
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

遂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爲久遠之法
癸丑命湯和爲征南將軍吳去疾爲副將軍帥師討方國
珍于慶元〇甲子命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鄂國公
常遇春爲征虜副將軍北取中原
帝將命諸將北伐謂信國公徐達等曰自元失其政君
昏臣悖兵戈四興民墜塗炭予與諸公仗義而起初爲
保身之謀冀有奠安生民者出豈意大難不解爲衆所
附乃率衆渡江與群雄相角遂平陳友諒滅張士誠
閩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擾攘人民離散山東
則有王宣父子狗偷鼠竊反側不常河南則有王保保
名雖尊元實則跋扈擅爵專賦上疑下叛關隴則有李
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勢不兩定且與王保保互相嫌
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今欲命諸公北伐計將如何鄂
國公常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擣元都以
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挺竿而可以勝也都城既
克有破竹之勢乘勝長驅餘皆建瓴而下矣
帝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如卿言懸師深入不能卽
破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
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屛蔽旋師河南斷
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
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
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

帝顧謂信國公徐達曰兵法以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卿其
識之於是命達爲征虜大將軍遇春爲征虜副將軍率
甲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取中原復名諸將諭之曰
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
人今諸將非不健鬭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
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
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
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遇春纔遇數騎
挑戰卽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據
城指揮遇春爲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
之若臨大敵遇春須領前鋒或敵勢強則遇春與參將

馮宗異分爲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右丞薛顯參政
傅友德皆勇略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
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略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
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羣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
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諭遵曰閫外之事汝
實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東古云十二山河
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
適通變之宜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之我實
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
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與諸豪傑並馳槩
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又諭

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宜
力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勉之是日　帝親祭上
下神祇于北門之屯里山祝畢復大名諸將士諭之曰
今命爾諸將各率所部以定中原爾等師行非必略地
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禍亂以安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
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毀民居勿
廢農具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間或有遺棄孤幼在
營父毋親戚來求者即還之此陰隲美事好共爲之〇
丙寅檄諭齊魯河洛燕趙幽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
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
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

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
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
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弒君
天曆以弟鴆兄至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
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君
人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
大防其所爲如彼豈可以爲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
嗣淫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
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
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
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

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
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
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于朝
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
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以
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
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
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得長江天塹之險今
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
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
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

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
之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爲我讎挈家北
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
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
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
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
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
異

命中書平章胡廷瑞爲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
爲副將軍率師取福建以湖廣參政趙德隨征○命湖廣
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師取廣西

帝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
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爲汝之副湖廣參政戴
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
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吾昔微時在行伍中見將帥
統馭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柄所領一軍皆新附之
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徇衆皆股栗莫
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爲聞汝往年嘗攻閩
中必深知其地理險易今總大軍進征凡攻圍城邑必
擇便利可否爲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於汝
復諭璟等曰南方之地皆入版圖惟淮北山東尚未寧
一兩廣八閩尚未歸附已命丞相徐達平章常遇春等
北定中原平章胡廷瑞分道南征以取八閩俟八閩既
定就以其師航海趨廣東故命爾等率荊湘之衆進取
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克何堅不摧爾其務靖亂止殺
撫綏順附使遠人畏服懋建乃勛毋替予命諸將皆頓
首受命各引兵發

十一月徐達克沂州

初揚州興化人王宣元末爲司農掾會黃河決元以宣
爲淮南淮北都元帥府都事齎楮幣募丁夫統領治河
功成命爲招討使率丁夫從也速復徐州授淮南淮北
義兵都元帥移鎮山東益都田豐兵侵益都宣子信從
察罕帖木兒破田豐復令宣與信還鎮沂州於是權勢

日重因乘隙收掠山東遂竊據沂州至是徐達師至淮
安遣人往沂州以書諭王宣父子使來降王信得書乃
遣使納款且奏表賀平張士誠　帝遣徐唐臣李侍儀
等往沂州授信爲榮祿大夫江淮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令以兵從大將軍征討信與其父陰持兩端內實修備
外佯請降　帝知之乃遣人密諭徐達曰王信父子反
覆不可遽信宜勒兵趨沂州以觀其變如王信父子開
門納款即分兩衛軍守其地王信父子及部將各同家
屬遣至淮安若益都濟寧濟南俱下各令信軍五千及
我軍萬人守之其餘軍馬分調于徐邳各州守城然後
發遣其家屬與居惟土兵勿遣分調之後仍選其馬步

精銳者從大軍北伐苟閉門拒守即攻之唐臣等至沂州宣意不欲從征乃令其子信密往莒密等州募兵為備禦計而遣其員外郎王仲剛及信妻父老馮等詐來犒師以緩我軍大將軍徐達受而遣之仲剛等既還宣即以兵夜劫徐唐臣等欲殺之衆亂唐臣得脫走達軍達聞之即日率師徑抵沂州營於北門達猶欲降之復遣梁鎮撫往說宣宣使其郎中常某出見梁于西門梁謂之曰我即張氏義子蚤降故得至今日王平章不降何待常歸語宣宣使迎梁入謂曰吾降吾降梁既還報達宣復閉門拒守達怒遂進攻分兵營其南門都督馮宗異令軍士開壩放水明日達督軍急攻其城宣待信

募兵未還自度不能支甲申乃開西門以元所授沂國公印及子信宣命出降達令宣為書遣鎮撫孫惟德招降信信不從殺孫鎮撫與其兄仁走山西於是嶧州右丞趙蠻子莒州周黼海州馬驪及沭陽日照贛榆諸縣并隨信將士皆相繼來降達以宣反覆并怒其子殺孫鎮撫遂執宣杖而戮之并戮王仲剛常郎中等命指揮韓温守沂州

湯和克慶元

朱亮祖自黄岩進兵温州陳于城南七里方國珍部將率兵拒戰我師擊敗之追北至城下餘兵奔入城亮祖復遣指揮張俊湯克明攻其西門徐秀攻東門指揮柴虎將游兵往來應援晡時克其城方明善先已挈其孥子遁去亮祖入城撫安其民分兵徇瑞安樞密同僉謝伯通以城降亮祖遂率舟師襲方明善于樂清之盤嶼敗之追至楚門海口遣百戶李德招諭之湯和兵先自紹興渡曹娥江進次餘姚降其知州李樞及上虞縣尹沈煜遂進兵慶元城下攻其西門府判徐善等率官屬耆老自西門出降方國珍部下乘海舟遁去湯和率兵追之國珍以衆逆戰我師擊敗之擒其偽副樞方惟益元帥戴廷芳等獲海舟二十五艘馬四十一匹國珍率餘衆入海湯和徇下定海慈溪等縣得軍士三千人戰艦六十三艘馬二百餘匹銀印三銅印十六金印二銀

六千九百餘錠糧三十五萬四千六百石

己丑命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副將軍帥師自海道會湯和討方國珍遂克之

方國珍部將徐元帥李僉院等率所部詣湯和降國珍見諸將叛不得已於是亦遣郎中承廣員外郎陳永奉書于湯和乞降已而又遣其子明完明則從子明鞏等納其省院及諸銀印銅印二十六幷銀一萬兩錢二千緡于和丙申朱亮祖兵至黄岩方國瑛及其兄子明善率家來降送之建康於是方國珍遣其子明完奉表謝罪乞降 帝始怒其反覆及覽表憐之乃賜書曰昔汝外示歸誠中懷詭詐吾始容之待汝自効豈汝行小智

愈肆奸先竟背前盟致勞我師汝尚不即稽首歸命逃于海上猶　觀望成敗今勢窮來歸詞甚哀懇吾當以汝此誠爲誠不以前過爲過汝勿自疑率衆來歸悉從原宥方國珍及弟國珉率部屬謁見湯和于軍門得其部卒九千二百人水軍一萬四千三百人官吏六百五十人馬一百九十匹海舟四百二十艘糧一十五萬一千九百石他物稱是繼而元昌國州達魯花赤淵里吉思亦來降得粮六萬九千石馬五十匹船四百八十二艘送國珍等赴京師入見　帝諭之曰汝猷欵已久何爲反側復勞征伐國珍頓首曰臣遭時多艱逃匈海上終期歸附聖明以全首領不意又勞王師然此非出臣

心實群小所誤是以至此惟　陛下哀其愚特赦其死罪　帝曰草昧之時英雄角逐人孰不欲有爲亦誰能識帝王之有真者其爲去就安能無所齟齬爾之所爲亦何足責朕推赤心待汝其自安勿用懷疑國珍頓首謝以爲廣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居京師

甲午圜丘成○乙未太史院進戊申歲大統曆

先是本院會太常司議進曆儀先冬至一日中書省臣同太史院使以進曆聞至日上御正殿受曆訖乃頒之中外至是如儀行之既而　上名御史中丞兼太史院使劉基謂曰古者以仲冬頒來歲之曆似爲太遲今於冬至亦爲未宜明年以後皆以十月朔進初戊申曆成將入梓基與其屬高翼以所錄本進　帝覽之謂基曰此衆人之爲乎基曰是臣二人詳定　帝曰曆數國之大事帝王敬天勤民之本也天象之行有遲速古今曆法有疏密苟不得其要不能無差春秋之時鄭國爲一辭命必裨諶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飾子產潤色然後用之故不有闕失辭命尚如此而況於造曆乎卿等推步須各盡其心必求至當基等頓首而退乃復以所錄再加詳校而後刊之

平丑徐達克益都

先是　帝遣使諭大將軍徐達曰聞將軍已下沂州未知勒兵何向如向益都當遣精銳將軍於黃河扼衝要

斷其援兵使彼外不得進內無所望我軍勢重力專可以必克若未下益都即宜進取濟寧濟南二城既下益都山東勢窮力竭如囊中之物可不攻而自下矣然兵難遙度隨机應變尤在將軍時金火二星會于丑分望後火逆金齊魯之分占曰宜大展兵威故有是諭徐達先命平章韓政略榆行梁城諸鎮寨繼又令政分兵扼黃河以斷山東援兵政遣千戶趙實率兵略滕州元守將楊璵遁去遂克其城徐達師至臨城守將丁玉明遁及至益都玉明復來降達因遣玉明入城諭平章老保等不下達謂諸將曰老保所恃者河上援兵耳吾已分兵扼黃河斷其右臂彼尚不知爲釜魚之計即督兵填

壩攻其城拔之。執老保與白知院等。平章普顏不花不
屈死。遂徇下壽光臨淄昌樂高苑等縣。及濰膠博興等
州。獲將士一萬五百餘人。馬騾一千六百餘匹。粮一十
八萬九千餘石。令指揮葉國珍守之。老保陽武縣人。元
至正壬辰從察罕帖木兒。察罕帖木兒復羅山縣。除澤州路治中。復
隨察罕帖木兒攻取山東。察罕為田豐王士誠所害。老
保與其甥王保保協力攻拔益都。遂陞平章政事。留守
益都。至是與白知院俱送建康。
壬寅胡廷瑞度杉關略光澤縣下之。○十二月朔日有食
之○甲辰律令成命頒行之。
初命李善長等詳定律令。　帝每御西樓召諸議律官

及儒臣皆賜坐講論以求至當。謂起居注熊鼎曰。吾適
觀群臣所定律令。有未安者。吾特以一己獨見決之。而
衆輒以為然。鮮有執論。夫刑法重事也。苟失其中。則人
無所措手足。何以垂法後世。鼎對曰。　主上恭於群議
斷以睿見。誠為允當。請俟書成。更與廷臣看詳而後頒
之。　帝然其言。及是始成。　帝與廷臣復閱視之。去煩
就簡。減重從輕者居多。凡為令一百四十五條。吏令二
十。戶令二十四。禮令十七。兵令十一。刑令七十一。工令
二。律准唐　舊而增損之。計二百八十五條。吏律十八
戶律六十三。禮律十四。兵律三十二。刑律一百五十。工
律八。命有司布中外。李善長等賜物有差。

丁未汪興祖下兗州以東州縣
大都督同知汪興祖率師至東平。元平章馬德棄城遁
興祖遣指揮常守道千戶許秉進至東阿。元參政陳璧
以所部五萬餘人降。秉復以舟師趨安山鎮。元右丞杜
天祐左丞蔣興以衆降。孔希學者。孔子五十六世孫也。
聞大軍至。率曲阜縣尹孔希舉鄒縣簿孟思諒等。迎見
興祖于軍門。興祖禮之。于是兗州以東州縣皆降。以希
學襲封衍聖公
己酉徐達克濟南
大將軍徐達至濟南。元平章忽林台詹同脫因帖木兒
聞之。先驅人民引軍遁去。平章達朶兒只進巴等。以城

降。收其將士二千八百五十五人。馬四百二十九匹。命
指揮陳勝守之。○帝遣人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
春曰。聞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外皆慶。予獨謂勝而能
戒者。可以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雖勝若敗
戰警者雖安若危。夫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
能慮于敗。乃可以無敗。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須固
防謹密。常若臨敵。勿生懈怠。為人所乘。慎之慎之
胡廷瑞克邵武蒙古守將李宗茂以城降○庚戌汪興祖
克濟寧。蒙古守將陳秉直棄城遁○癸丑中書省左相國
李善長等奉表勸進
先是善長等勸　上即帝位　上未之許。善長等力請

曰陛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剗削殆
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
慰臣民之望 帝曰我思功未覆于天下德未孚于人
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塗尚梗若遽稱大號未愜輿
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已歸察人心之無外
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
稱尊志驕氣盈卒致亡滅貽訕于後吾豈得更自蹈之
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至是復率文武百
官奉表勸進曰開基創業既宏盛世之輿圖應天順人
正宜大君之寶位蒼生咸仰紅日方升蓋聞以道化民
者謂之皇以德教民者謂之帝惟首出于庶物用光建

于鴻名由是繼百王而立國家定四海而總綱紀事關
在昔運際當今欽惟 陛下智勇自天聰明冠世掃除
六合之風塵拯救兆民於水火擁樓船而西上孺子奉
璽而出迎命將帥以東征僞主東身而受縛由是天下
歸赴若江漢之朝宗邦域肇隆如金湯之鞏固既膺在
躬之曆數必當臨御於宸居上以荅于天心下以符於
人望俯從衆請早定尊稱臣善長等爰順群情躬自勸
進對明廷而虎拜翊聖主之龍飛發政施仁參贊兩間
之化育制禮作樂開拓萬世之太平謹奉表勸進以聞
帝曰始吾即王位亦不得已勉從衆言今卿等復勸即
帝位吾恐德薄不足以當之群臣皆頓首請曰天生聖人

以爲民主 殿下之即王位天命已有歸矣今又三四
年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昔漢高帝既誅
項藉羣下勸進亦不違其請今 殿下除暴亂救生民
功塞宇宙德協天人天命所在誠不可違臣等敢以衆
請 帝固却之明日善長等復請曰 殿下謙讓之德
著于四方感于生民願爲天下計早徇群臣之請 帝
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
等屢請不已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草
丁巳胡廷瑞克建陽蒙古守將曹復疇出降○戊午敕征
南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帥舟師自海道取福州
帝御戟門與大都督府臣諭各處用兵曰胡廷瑞已得

邵武今命湯和又從海上取福州其勢必得既得福建
當留兵守要害俾由海道取廣東楊璟兵取廣西既克就
以其兵西取蜀中原赤地千里人民艱食軍馬所經糧
餉最急當令往徐邳運粮兵精粮足所向必克卿等以
爲何如皆曰善
己未廣信衛指揮沐英破分水關略崇安縣克之○辛酉
中書省左相國李善長率禮官進即位禮儀○甲子大將
軍徐達遣叅政傅友德取萊陽
上遣使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曰聞大軍下山
東所過郡縣元之省院官來降者甚多二將軍皆留於
軍中吾慮其雜處我軍或晝遇敵或夜遇盜將變生不

測非我之利蓋此輩初屈於勢力未必盡得其心不如遣來使處我官屬之間日相親近然後用之可無後患若濟寧陳平章盧平章東平馬平章各官家屬亦發遣來我將厚待之○上諭山東所俘楊右丞等曰古之忠臣良將臨大事當大任者身貴而愈謙權盛而愈下敵勝而愈戒故能立功於當世流芳於無窮王保保本一孺子承李察罕餘烈驟得重權恢復山東河南北諸郡遽襲王爵遂萌驕縱之心豈有豪傑之見使其能知禮義欲為一代中興名將則必盡忠于元凡閫外生殺之權專之可也至於選法錢糧必歸之朝廷重兵在手攻戰守禦必盡其心若夫成敗利鈍聽于天以此存心足

為忠臣使其不能出此分兵以守要地多任賢智去其險邪釋其私怨一心公忠凡事稟於天子不失君臣之禮功成名立此又其次也今王保保不此之務自除官職其麾下稱左右丞參政院官不可勝數而各處錢糧皆收入軍中不供國用此與叛亂何異名雖尊元實則跋扈若一旦為敵國所敗天下後世將謂何如是遺臭也古之賢哲寧如是乎

戊辰諭中書省選官擇人

上諭中書省臣曰自古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不以官私愛惟求賢才以治其民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元朝出於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輙以蒙古色目人為之長但欲私其族類羈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愛民圖治之心也況奸吏從而蒙蔽之舞文弄法朝廷之上賄賂公行苟且之政因循歲月上下同風不以為怪末年以來其弊尤甚以致社稷傾危而卒莫之救卿等宜以為戒選官之際慎擇其人而用勿徇其弊也○先是　帝嘗御白虎殿諭羣臣曰自古忠賢之士大槩有三輔國安邦孜孜圖治從容委曲勸君為善君雖未聽言必再三人君感悟而聽用之則朝廷尊安庶務咸理至於進用賢能使野無遺逸黜退佞邪處置當法而人不敢怨此上等之賢也博習古人之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雖必輔國而胷中無機變之才是古非

今膠柱鼓瑟而強人君以難行之事然觀其本情忠鯁亦可謂端人正士矣屢遭斥辱其志不怠此亦忠於國乃中等之賢也又有經史之學雖無不通然泥於古人之陳迹不識經濟之權衡胷中混然不能辨別每揚言高論以為進諫竟不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後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蓋其謀事自以為當而實不切於用人君聽之則以之自高不聽則謂不能聽其言既無益於國家徒使人君有拒諫之名然其心亦無他不識時達變耳此下等之賢也予今論此三者有識者自見耳

庚午湯和克福州

初陳友定環福州城外皆築壘為備每五十步更築一

臺嚴兵守之聞我師入杉關乃畱同僉賴正孫副樞謝
英輔院判鄧益以衆二萬守福州友定自率精銳守延
平以拒時湯和等舟楫自明州乘東北風徑抵福州之
五虎門駐師南臺河口遣人入城招諭爲元平章曲出
所殺我師登岸將圍城曲出領衆出南門拒戰指揮謝
得成等擊敗之衆潰入城拒守是夜叅政袁仁密遣人
納欵黎明我師於臺蟻附登城遂開南門和擁兵入鄧
益拒戰於水部門擊殺之正孫英輔自西門出走延平
曲出搭海木兒杭者不花左丞鄧住中丞鐵木烈思等
皆懷印綬挈妻子遁去叅政尹克仁赴水死時僉樞栢
鐵木兒居　官聞大軍攻城急曰戰守非我得爲無以

報國乃積薪樓下殺其妻妾及兩女縱火焚之遂自剄
湯和入省署撫輯軍民獲馬六百三十九匹海舟一百
五艘糧一十九萬九千五百餘石金一千四百五十兩銀
二萬四千餘兩胡椒六千三百餘斤和遣袁仁暨員外
余善招諭興化漳泉諸路其福寧等州縣之未附者分
兵徇略之

江左陸翀之覆校

昭代典則卷之四

昭代典則卷之五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黄光昇編輯
吴郡陸翀之訂正
金陵周日校刋行

太祖高皇帝

戊申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我　太祖高皇帝祀天地于
南郊卽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追尊
四代祖考
皇高祖考尊號曰玄皇帝廟號德祖妣曰玄皇后
皇曾祖考尊號曰恒皇帝廟號懿祖妣曰恒皇后
皇祖考尊號曰裕皇帝廟號熈祖妣曰裕皇后
皇考尊號曰淳皇帝廟號仁祖皇妣陳氏曰淳皇后

立妃馬氏爲皇后世子標爲皇太子○大誥天下
詔曰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命眞人於沙漠入
中國爲天下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海內騷
土豪傑分爭朕本淮右庶民荷　上天眷顧　祖宗之
靈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賢於左右凡兩淮兩浙江東江
西湖湘漢沔閩廣山東及西南諸郡蠻夷各處冠攘屡
命大將軍與諸將校奮揚威武已皆戡定民安田里今
文武大臣百司衆庶合辭勸進尊朕爲皇帝以主黔黎
勉徇輿情於吴二年正月初四日告祭　天地于鍾山
之陽卽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吳二

年。爲洪武元年是日恭詣　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爲皇
帝皇后立　大社大稷於京師以冊寶立　妃馬氏爲
皇后。長子標爲皇太子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劉基
曰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
必有大治理則然也元德既衰九土糜沸鴟張狼顧之
豪彌滿山澤萬姓喁喁無所籲告天乃命我
太祖皇帝肅將威武征伐不道於是拾宋援秦掣趙拔
燕不數載而天下遂歸一統者天命有在也
改宣徽院爲光祿寺○詔製太廟祭器
上曰今之不可爲古猶古之不可爲今禮順人情可以
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古籩豆

之屬以祭其先生既不用歿而用之似亦無謂孔子曰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製宗廟器御皆如事生之
儀於是造銀器以金塗之酒壺盂盞每事皆八朱漆盤
盌二百四十及楎椸枕簟篋笥幃幔浴室皆具
蒙古興化守將葉萬戶棄州遁者民李子成率衆詣湯和
降和遣都指揮俞良輔往守之於是莆田等十三縣相
繼皆降遂移師進攻延平
丁丑大宴羣臣于奉天殿
宴罷因諭之曰朕以布衣有天下實由天命當羣雄初
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爲非道心
常不然既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

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四方克頓諸將輔
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幾方殷朕
中夜寢不安枕憂懸于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往者四
方未定勞煩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　帝曰堯
舜聖人處無爲之世尚猶憂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
天下之民方脫創殘其得無憂乎夫處天下者當以天
下爲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爲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
爲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謹
或致顛蹶所養不謹或生疢疾況天下國家之重豈可
頃刻而忘警畏耶○上諭中書省臣曰成周之臣治掌
於冢宰教掌於司徒禮掌於宗伯政掌於司馬刑掌於

司寇工掌於司空故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大小
相維各有攸屬是以事益簡而政不紊故治秦用商鞅
變更古制法如牛毛累其民甚而民不從故亂卿等任
居宰輔宜振舉大綱以率百寮贊朕爲治○上諭羣臣
曰吾觀史傳所載歷代君臣或聖明之君樂聞忠讜而臣
下循默奸諂不盡其誠者有之或臣下不欺能抗言直
諫而君上昏愚驕暴飾非拒諫者有之臣不諫君是不
能盡臣職君不受諫是不能盡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見
聽而反受其責是雖得罪於昏君然有功於社稷人民
也若君上樂於聽諫而臣善於進諫則政事豈有不善
天下豈有不治乃知明良相逢古今所難○上又諭羣

臣曰忠臣愛君讜言爲國葢愛君若有過必諫諫而不
切非忠也爲國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
來朕每發言百官但唯諾而已其間豈無是非得失而
無有直言者雖有不善無由以聞自今宜盡忠讜以匡
朕不逮若徒唯唯非人臣事君之義也
戊寅帝自舊内遷新官　以李善長等兼東宫官
初御史中丞劉基學士陶安言於　帝曰昔開中書及
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
帝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而一槩
是從將欲望治譬猶登高岡而却步渡長江而廻楫豈
能達哉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類是與

名不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衆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
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古通
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啓聞何必倣彼作中
書令乎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宫官屬　上曰
古者官不必備惟賢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勳德者兼
東宫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宫官屬有不相能遂
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若江充之事可謂明鑒朕
今立法令臺省等官兼東宫官贊輔之父子一体君臣
一心庶無相構之患也乃命詹同等取東宫官制觀之
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宫官取廷臣勳德老成者兼其職
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
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
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大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
同對曰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實深遠矣於是以李善長
等皆兼東宫官仍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宫官屬不别設
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葢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
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任内事嘗啓聞太子或有
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
隙將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
子德性且選名儒爲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
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
備葢繼世之君生長富貴狃於安逸軍務之事多忽而

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改中書省官制○定尚寶司官制
初設左右相國今改左右丞相各一人左右丞各一人
參知政事二人其屬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員外郎各一
人都事各一人中書舍人二十人。
初設符璽郎今改爲尚寶司卿一人少卿一人司丞三
人職在禁廷守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有事請於
内既事奉而藏之凡寶十四曰奉天之寶以鎮萬國祀
天地曰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勞曰皇帝信寶以徵召軍
曰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曰天子行寶以封賜夷蠻曰
天子信寶以調發番兵曰制誥之寶以識誥命曰勅命

之寶以識勅命曰廣運之寶以識黃選勘籍曰御前之寶以進御座從車駕曰皇帝尊親之寶以答賜宗人曰敬天勤民之寶以訓廸有司凡邑守侍衛令牌之號六曰申木火土金水以警夜廵金牌之號伍曰仁義禮智信以嚴守衛凡半字銅符之號四曰承東西北廵者左半守者右半合契而從事焉凡銅牌之號一曰勇以稽直卒凡牙牌之號五曰勲親文武樂以察朝叅凡祭牌之號三曰陪供執以謹祀事凡雙魚銅牌之號二曰嚴以肅直衛曰善以絜祀壇凡符驗之號五曰馬水達通信以給傳郵通制命

諭省府大臣戒驕盈保富貴

諭曰爾諸大臣既受封爵進職位可謂尊顯矣當同心輔國以享祿位朕常思古之君臣居安不忘警戒盈滿常懼驕縱兢兢業業日慎一日故能始終相保不失富貴大抵開基創業之主待功臣非不欲始終盡善如韓信彭越自不能保全其功深可惜哉至承平之後舊臣多有獲罪者究其所以蓋其事主之心日驕富貴之志日淫以致于敗古人致欹器於座側以戒其驕盈耳汝等宜戒慎之又謂都督同知康茂才等曰汝等今成大功豈汝一人之能哉非軍士同心効力曷能致此切不可挾功驕恣輕忽下人若此則鮮有不敗者朕故吐心拳拳爲爾等言之古之人主待其臣下往往以權術駕馭不以至誠相感易生猜疑故久而生變今吾以直言告汝常相警戒非止在於汝身汝又當以朕意訓汝子孫則可與國同其長久矣時皇太子侍側上指謂之曰太子年幼未歷世故朕嘗以此意誨之使他日汝子成立與吾兒共享太平常如今日則子子孫孫無有窮也羣臣皆拜謝而退○上御東閣御史中丞章溢學士陶安等侍因論前代興亡之事上曰喪亂之源由於驕佚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佚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今日聞卿等論此深有警予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與○上朝罷從容謂御史中丞劉基章溢曰朕起義淮右以

有天下戰陣之際横罹鋒鏑者多常惻然于懷今民脫喪亂猶出膏火之中非寬恤以惠養之無以盡生息之道基對曰自元氏法度縱弛上下相蒙遂至於亂今當維新之治非振以法令不可上曰不然夫經喪亂之民思治安猶飢渴之望飲食則殘苦之餘休養生息猶恐未蘇若更敺以法令譬以藥療疾而加之以鴆將欲救之乃反害之且爲政非空言要必使民受實恩若徒事其名而無其實民亦何所賴焉溢頓首曰陛下深知民隱天下蒼生之福也○上謂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嘗一日自安蓋治天下猶治絲一絲不理則衆緒棼亂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後行惟恐不當致生奸弊

以殃吾民以此不敢煩刻安逸至於刑法尤所關心然此非一人所能獨理卿等皆須究心庶幾人無冤抑刑獄清省漢宣帝言獄者所以禁暴止奸養育羣生甚得用法之意卿等宜体之毋忽也○上與儒臣論學術翰林學士陶安對曰正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人鮮不爲所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決去之也戰國之時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游說諸侯當時諸侯急於利者多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焉得而治安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道夫秦襲戰國之弊又安得知此

置中山衛指揮使司以周立爲指揮使○置濟寧左右二衛○命道士周原德往登萊州諭祭海神○諭天下來朝府州縣官

天下來朝府州縣官陛辭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而已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貪者必朘人而厚己況人有才敏者或尼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當深戒之

甲申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畝上謂中書省臣曰兵革之餘郡縣版籍多亡田賦之制不能無增損征斂失中則百姓咨怨今欲經理以清其源無使過制以病吾民夫善政在於養民養民在於寛賦今遣周鑄等往諸府縣覈實田畝定其賦稅此外無令有所妄擾復諭鑄等曰爾經理第以實聞無踵襲前弊妄有增損曲徇私情以病吾民否則國有常憲各賜衣帽遣之○上謂劉基曰曩者羣雄角逐生民塗炭死亡既多休養難復今國勢已定天下次第而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對曰生息之道在於寛仁　帝曰不施實惠而槩言寛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寛仁必當阜民之財而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無以遂其生如是

而曰寛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澤也故養民者必植其本種樹者必培其根基頓首曰　陛下盡心如此民其有不受惠者乎傳曰以仁心行仁政實今日天下之幸也

壬辰我師克建寧

征南將軍胡廷美（卽廷瑞以避御字改今名）副將軍何文輝率師至建寧元守將同僉達里麻參政陳子琦集僚佐謀曰聞大明軍驍勇自入杉關諸鎮望風瓦解其鋒不可當今吾城中軍士不下萬餘儲蓄尚富可以拒守不可與戰彼攻吾城不克必將自逸吾因而乘之或可以得志衆皆曰然由是備禦甚堅廷美等進圍之數與挑戰達里

麻等固守不出。我師環其四門攻之。益急。遂[illegible]麻不能支。夜潛至副將軍何文輝營納款。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率衆請文輝降。廷美怒二人不請已欲屠其城。文輝止曰。吾與公同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耳。今城降。欲以私忿殺人可乎。廷美遂止。乃整軍入申。嚴號令。毫髮無所犯。執叅政陳子琦送京師。獲將士九千七百九十餘人。馬二百七十三匹。銀一萬六千三百兩。粮九萬八千六百四十石。命指揮費子賢領兵守之。

庚子。湯和克延平。執蒙古平章陳友定送京師伏誅。

先是上遣使招諭友定。友定大會諸將。殺使者。置血酒甕中。慷慨飲之。誓衆死守。至是我師隔水而陣。分一軍

渡水攻其西門。友定謀於衆曰。彼兵方來。其氣勇銳。難與爭鋒。不如持久以困之。伺間而動。必有可勝。遂嚴飭軍校巡城。晝夜不少怠。諸將出戰。友定不許。數請不已。友定乃疑其部將蕭院判劉守仁有攜二心。即收其兵柄殺蕭院判。守仁知事急來奔。士卒多踰城夜遁。自始圍凡十日。適城中軍器局失火。炮聲亂發。我軍疑其內叛。遂併力攻城。友定見勢窮蹙。乃與副樞謝英輔。叅政文殊海牙訣曰。大事已去。吾無以報國家。惟有死耳。公等宜自勉。迺退於省堂。按劍仰藥飲之。達魯花赤白哈麻。具服北面泣拜。與謝英輔皆自縊死。賴正孫等夜開門出降。黎明我師入城。友定氣未絕。遂舁之出水東門外。值大雷雨。復甦。械繫送京師。以唐鐸知府事。友定福清縣人

友定至京師。

上詰之曰。元綱不振。海內土崩。天命更革。豈人力所能爲。爾竊據偏方。負固逆命。害吾叅軍。殺吾使者。陸梁[illegible]服。欲何爲哉。友定對曰。事敗身亡。惟有死耳。尚有何言。遂誅之。

是月。彗星見于昴畢。[illegible]二月壬寅朔。中書省臣李善長等進郊社宗廟議。

上勅禮官翰林院太常諸儒臣曰。自昔聖帝明王之有天下。莫嚴於祭祀。故當有事。內必致其誠敬。外必備其儀文。所以交神明也。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

宗廟以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其將何以交神明致靈貺。卿等宜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聞。至是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圜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以進。圜丘之說曰。天子之禮。莫大於祀天。故有虞夏商皆郊天配祖。其來尚矣。周官大司樂冬至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皆所以重報本反始之事。禮之見於遺經者可考也。秦人燔書滅學。仍西戎之俗。立四時以祀白青黃赤四帝。漢高祖因之。又增北畤。兼祀黑帝。至武帝有雍五時之祠。又有渭陽五帝之祠。又有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祭

則未嘗舉行至元帝時合祭天地光武祀太乙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變易盡矣魏晋以來郊丘之說互有不同宗鄭玄者以爲天有六名歲凡九祭六天者北辰曜魄寶蒼帝威靈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協光紀是也九祭者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立春立夏季夏立秋立冬祭五帝於四郊王者各稟五帝之精而王天下謂之感生帝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四月龍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季秋大享於明堂是也宗王肅者則以天體惟一安得有六一歲二祭安得有九大抵多黍二家之說行之而至唐爲尤詳武德貞觀間用六天之義永徽中從長孫無忌等議廢鄭玄

議用王肅說乾封中復從鄭玄議焉宋太祖乾德元年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神宗元豐中罷合祭哲宗紹聖徽宗政和間或分或合高宗南渡以後惟用合祭之禮元初用其國俗拜天於日月山成宗大德六年建壇合祭天地五方帝九年始立南郊專祀昊天上帝泰定中又合祭然皆不親郊文宗至順以後親郊者凡四惟祀昊天上帝今當遵古制分祭天地于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大明夜明星太歲從祀方丘之說曰按二代祭地之禮見於經傳者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以夏至日禮之於澤中方丘蓋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報天夏至報地所以順陰陽之義也祭天於南郊

之圜丘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所以順陰陽之位也然先王親地有社存焉禮曰享帝於郊祀社於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明地道又曰郊社所以祀上帝又曰明郊社之禮或以社對帝則祭祀乃所以親地也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左氏曰戴皇天履后土則古者亦命地祇爲后土矣曰地祇曰后土曰社皆祭地也此三代之正禮而釋經之正說自鄭玄惑於緯書而謂夏至於方丘之中祭崑崙之祇七月於泰折之壇祭神州之祇析而二之後世宗焉一歲二祭自漢武用祠官寬舒議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禮如祀天而後世又宗之於北郊之外仍祠后土元始間王莽奏罷甘泉泰畤復長

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祠天地於南郊而後世又因之多合祭焉由漢歷唐千餘年間祀北郊者惟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元宗之開元四祭而已宋元豐中議專祭北郊故正和中專祭者凡四南渡以後則惟攝祀而已元皇慶間議夏至專祭地未及施行今當以經爲正擬以今歲夏至日祀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宗廟之說曰傳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爲之宗廟以享祖考而致其報本之意也德有厚薄故制有隆殺自天子至官師其制不同周制天子七廟而商書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知天子七廟自古有之不獨周爲然也若夫

太祖百世不遷三昭三穆以世次比至親盡而遷爲此有天下之常禮也若至周穆王時文王親盡當祧共王時武王親盡當祧以其有功當宗故皆別立一廟而謂之文世室武世室亦皆百世不遷漢高承秦之弊未嘗立七廟至太上皇崩始詔郡國立廟而皇祖以上無聞焉惠帝詔有司立原廟又以沛宮爲高祖廟又以陵傍立寢園廟自後每帝輒立一廟不序昭穆景帝尊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宣帝又尊武帝爲世宗皆世世不毀至元帝始罷郡國廟及寢園廟光武中興於洛陽立高廟祀高祖及文武宣元五帝天子親奉祠於長安故高廟祀成哀平三帝京兆尹侍祠又別立四親廟於南

陽舂陵祀父南頓君祖鉅鹿都尉曾祖鬱林太守高祖舂陵節侯皆歲時郡縣侍祠至明帝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後帝相承皆藏主於世祖文廟由是同堂異室之制至於元莫之能改唐高祖追尊高曾祖考立四廟於長安太宗議立七廟虛太祖之室玄宗創制立九室祀八世文宗開成中禮官以景帝受封於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功之主百代不遷親盡之主禮合祧遷至禘祫則合食如常其後以敬文武三宗爲一代故終唐之世常爲九世十一室宋至太祖追尊僖順翼宣四祖每遇禘則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向之位神宗熙寧中奉僖祖爲太廟始祖至徽宗時增太廟爲十室而不祧者五宗崇寧中主王肅說謂二祧在七世之外乃建九廟高宗南渡祀九世至于寧宗始別建四祖殿而正太祖東向之位元世祖中統三年初建宗廟于燕京以太祖居中爲不遷之祖至泰定中爲七世十室今擬四代各爲一廟廟皆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則合祭于高廟社稷之說曰周制少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社稷之祀壇而不屋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凡起大事動大衆必先告于社而後出其禮可謂重矣蓋古天子社以祭五土之祇稷以祭五穀之神其制在中門之外朝門之內尊而親之與先祖等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祭社必及

稷所以爲天下祈福報功之道也然天子有三社爲羣姓而立者大社其自爲立者曰王社又有所謂勝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國雖亡而存之以重神也後世天子之禮惟立大社大稷以祀之社皆配以勾龍稷皆配以周棄漢因高祖除亡秦社稷立官大社大稷一歲各再祠光武立大社稷于洛陽在宗廟之右春秋二仲月及臘一歲三祀唐因隋制並建社稷于含光門之右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之玄宗升社稷爲大祀仍以四時致祭宋制每歲以春秋二仲月及臘日祭之元世祖營社稷于和義門內少南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致祭今宜祀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從之。

蒙古漳州總制陳馬兒以城降。

征南將軍湯和遣使傳檄至漳州。元達魯花赤迭理迷實具服焚香。北面再拜。持斧砍印章。引刀自刎而死。總制陳馬兒以城降。湯和命指揮李執中守之。

癸卯。詔湯和還明州造海舟漕運北征軍餉。○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以參政朱亮祖副之。帥舟師由海道取廣東。

上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款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慴。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師旅。愼勿殺掠。沮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扼其險要。絶其聲援。未有不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南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鎭守。仍與平章楊璟等。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畧。率用是道。肅靖南服。在此一舉。

蒙古汀州路守將陳國珍及泉州郡縣皆降。

征南將軍胡廷美遣建寧降將曹復疇。招諭汀州及寧化連城等縣。元汀州守將陳國珍遂納欵。泉州郡縣聞之。皆相繼降附。

丁未。詔以大牢祀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禁士民易姓氏爲胡名及習胡語服胡衣者。（於是百有餘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矣）○甲寅。楊璟遣千戸王廷取寶慶。遂下之。

楊璟遣千戸王廷將兵取寶慶。先是我師已克寶慶。既而復爲故陳友諒遺將周文貴所陷。至是廷進次邵陽茱萸灘。賊衆千餘。據險拒戰。廷擊敗之。進至城下。周文貴遁去。遂下其城。留兵守之。

丁巳。命都督同知康茂才率師赴濟南。從大將軍徐達北伐。○壬戌。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興帥師會廖永忠征廣東。

上諭仲亨等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南取廣西。平章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等率師由韶州直擣德慶。三方進師。爲掎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以取廣西。先聲既震。勢如破竹。但當撫輯生民。毋縱殺掠。

命中書議役法

上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必資民力。恐役及貧民。乃命中書省驗田出夫。於是省臣奏議。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直隷應天等十八府州。及江西饒州九江南康三府。計田三十五萬七千二百六十九頃。出夫如田之數。遇有興作。於農隙用之。

上諭中書省臣曰民力有限而徭役無窮當思節其力。毋重困之民力勞困豈能獨安自今凡有興作不獲已者暫借其力至於不及之務浮泛之役宜罷之

丙寅徐達平樂安

初樂安俞勝納款徐達禮而遣之勝既歸陽爲附順陰實從元達乃遣其郎中楊子華等回樂安名爲造作軍器徵糧草實欲陰察其所以勝果拒命而叛達等遂遣師攻之師至濟陽指揮劉寧獲勝偵卒二人達斬之而進丙寅達等師至土河距樂安五里命軍士塡壍以進明日俞勝部將朱鎭撫等報說勝已遁去達等率師趨樂安營于城東南其郎中張仲毅出降樂安平令指揮

華雲龍守之副將軍常遇春都督馮宗異追勝不及獲其將朱右丞而還既而有報元丞相也速平章忽林台等軍至達率兵出戰元兵敗走追奔八十餘里殺傷甚衆生擒僉院判脫歡并軍士數百人獲馬三百匹。

詔定宗廟時享之禮

翰林學士陶安待制詹同等奏古者禴祠烝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于祖廟惟春祭于各廟自漢而下廟皆同堂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四廟時享亦宜倣近制合祭于第一廟庶適禮之中無煩瀆也上命春特祭餘三時合祭是日太常又進宗廟月朔薦新禮上覽畢謂羣臣曰宗廟之祀所以隆孝思也然祭之于後不若養之于先朕今不及矣嘗聞爲人子者願爲人兄其意謂兄侍膝下之日久於養之日多也朕於子爲人少親存而幼不能以養及長而富有天下則親沒矣雖欲以天下養其可得乎因悲嘆久之命以月朔薦新儀物著之常典俾子孫世承之○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宗廟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上曰五冕禮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衮冕社稷等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

諭侍臣審察讒佞

上御奉天門謂侍臣曰凡人之言有忠諫者有讒佞者忠諫之言始若難聽然有益如藥石讒佞之言始若易

聽然其貽患不可勝言夫小人之爲讒佞也其設心機巧漸漬而入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於人主以探其淺深人主苟信之彼他日復有言必以爲其嘗言者可信將不復審察讒佞因得肆志而妨賢病國無所不至自古君此者甚多而昏庸之君卒莫之悟由其言甘而不逆於耳故也惟剛明者審擇於是非取信於公論不偏信人之言則讒言可杜矣○上諭侍御史文原吉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諍豈朝廷庶務皆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嘿嘿乎爾等以言爲職所貴者忠言日聞有益於天下國家若君有過舉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納是君負臣朕嘗思一介之士於萬乘之

尊。其勢懸絶平居能言臨對之際或畏不能盡其詞或倉卒不能盡其意故常霽色以納之惟恐其不盡言也至於言無實者亦畧而不究益見秦漢以來季世末主護短惡諫誅戮忠直人懷自保無肯爲言者積咎愈深遂至不救夫日月之行猶有薄食人之所爲安能無過惟能改過便可成德矣原吉對曰陛下此心即大禹好聞善言成湯不吝改過之心也言而無實畧不之究尤見天地之量上曰有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勉於善無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戒於不善但務納其忠誠何暇究其差謬。

命選國子監生周琦等十人侍太子讀書禁中。○三月命翰林儒臣修女戒

上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于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于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政由内出鮮有不爲禍亂者也夫内嬖惑人甚於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未然其他未有不爲所惑者卿等爲纂修女戒及古賢后妃之事可爲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壬申我師克全州

先是平章楊璟遣左丞周德興叅政張彬率兵取全州至是元平章阿思蘭聞王師至率衆迸遁州民遂以城降於是道州莫及逕寧遠州土官李文雅守藍山縣元帥黎茂陵等俱遣人請降

甲申徐達奏上所獲山東州縣卒馬糧鹽布絹紗政凡獲卒三萬二千餘人馬一萬六千餘匹鹽五十九萬七千餘石鹽五萬三千餘引布絹八萬七百餘疋時近臣因進言山東舊有銀場可與舉者上曰銀場之弊我深知之利於官者少而損於民者多况今彫瘵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利者汝豈不知言者慙而退

蒙古江西分省廣東左丞何眞遣使奉表迎降

何眞東莞人嘗爲淡水場管勾元末兵亂嶺南盜賊蠭

起眞遂退而家居及亂兵據惠州眞集義兵復之以功受惠州路通判時海南寇邵宗愚陷廣州眞率衆擊走之元立江西分省廣東以眞爲叅政又陞左丞遂據有廣東諸州郡至是聞湯和等平福建遣使由海道奉表于元會廖永忠率舟師自福州由海道趨廣東眞使遇我師遂改眞表請降而遣人回報于眞於是永忠遣人送其使及表詣京師上賜詔褒之

諭侍臣劉基兵事

上御奉天門與劉基論兵事上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亂是以兩陣之間决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有良將基對曰臣

荷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妙筭初謂未必皆然及至
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陛下將之勝不
若主之勝也然臣觀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其所難
也上曰兵者詭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嘗親當
矢石觀戰陣之事開闔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
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拘古法耶

蘄州進竹簟却之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
目之娛玩物之失今蘄州所進竹簟固爲用物但未命
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
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
獻

廖永忠師至廣東何眞率官屬見遂破邵宗愚誅之廣州
平

廖永忠舟師至潮州何眞遣其都事劉克佐詣軍門上
其印章并所部圖籍永忠至東莞何眞自率官屬出見
贛州指揮陸仲亨畧定英德淸遠陽江連州肇慶等郡
縣進攻德慶元守將張鵬程驅衆棄城遁仲亨等遂引
兵會永忠于廣州永忠師至廣州之龍潭元將盧左丞
遣鎭撫盧成納欵得海舟五百餘艘軍士二千九百餘
人馬三百匹糧五千餘石命指揮胡通守之邵宗愚聞
王師入廣州遣其黨羅元祥詣軍門降本以覘軍勢而
實無降意永忠謂之曰欲降則來毋虛言以相欺也宗
愚遷延累日竟不至永忠知其詐乃下令往攻之夜二
鼓發兵直抵其寨詰旦破之宗愚兄弟俱殘暴嗜殺近
境頗被其虐嘗陷廣州大肆侵掠廣州民尤嫉之及面
縛入城民往觀之爭噬其面遂與其徒皆棄市新會縣
土豪黃彬河源縣曹文昌及州廖仁等復聚衆作亂自
稱元帥永忠復捕誅之南海縣人麥康祖以魘魅蠱毒
殺人又捕斬之廣州旣平永忠遂進兵取廣西

追封叅軍胡深爲縉雲郡伯

制曰據忠効力允惟勳舊之臣崇德報功宜厚追封之
典表幽光於旣往昭大節於無窮爰考彝章用加寵數
故叅軍胡深奇姿素稟偉器夙成文詞克著於英華武
事兼通於韜畧朕創業江左嘗駐師金華乃得賢才以
資任用首居省幕繼擢叅軍外則贊畫鼎鈞內則周旋
帷幄恪恭乃職廉潔有聲重念括蒼之城近接閩海之
地寇多侵擾民弗寧居俾率義師鎭茲封域每有保障
之助卽無東顧之憂柰何兵逼寇壓倉皇遇敵然能身
先士卒慷慨以捐生今茲七閩悉入版圖所獲渠魁已
令釁鼓惜爾不及見此俾朕哀痛致思是用褒崇以旌
勇烈爾惟有嗣朕念不忘將世祿於厥家庶永延于宗
祀歆服寵命用慰幽冥可追封爲縉雲郡伯。

丙戌楊璟遣兵攻武岡州蒙古守將曾權以城降○丙申

鄧愈至南陽蒙古參政王國寶副樞喬琮等以城降徐
達師至陳橋左君弼竹昌迎降
先是左君弼自唐州走安豐及安豐破復走汴梁元汴
梁守將李克彝使守陳州　上嘗遣使諭以書曰曩者
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暑月與足下從事足下
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信羣下之言以至於此雖
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命禦彼邊彊與予接壤若欲
獻計帥師侵境其中輕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國乃足下
父母之國合淝之城乃足下丘隴桑梓之鄉寧不思乎
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取功名亦欲保全父
母妻子于亂世足下以身爲質而求安於人既已失策

設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各天一方朝思暮
望以日爲歲足下縱不以妻子爲念何忍忘情於老親
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留
意於是幡然而來予當盡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
下於天理人心舉無不順矣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
上乃歸其母于陳州至是汴梁守將李克彝聞徐達至
召君弼謂曰公與南朝數接戰熟其陣勢今授公以兵
公前與戰我從後乘之何如君弼嘗感　上歸其母有
降附意因曰南朝軍鋒不可當吾見其陣輒膽落不能
戰故奔投至此況徐相國善用兵所向克捷君弼安敢
復受命克彝無如之何乃夜驅軍民遁入河南於是君
弼與竹昌等率所部兵詣達降達入汴城副將軍常遇
春營于城外尋命都督僉事陳德守汴梁達等率步騎
自中濼進取河南

是月彗星出昴北
昴胡星也彗除舊布新之象也唐李淳風作晉天文志
成帝咸和七年十一月熒惑守昴八年七月熒惑入昴
占曰胡王死是月石勒果死九年八月月又犯昴十一
月石虎廢石弘幽殺之淳風曰是時雖二石僭號而其
彊弱常占于昴不關太微紫宮也自是精於天文者首
稱淳風而其言如此則昴爲胡星明矣又言彊弱不關
於太微紫宮則胡人雖入中國僭大號不得當正統又

明矣嗚呼天人之際淵乎微哉迨我聖祖以正月即皇
帝位復中國之正統彗星即見于昴畢之間是月又出
于昴北至七月而元遂亡除腥羶之舊撥布文明之新
化以開千萬年太平之瑞天也　又按漢天文志云昴
畢間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國也今彗出昴畢之間
蓋天厭胡人之混亂中國故清而正之而見其象於此
天街之中既而又出於昴北則是既定於華夷之限又
驅而除之於化外也觀其後歲在庚戌平定沙漠于應
昌歲在戊辰蕩除胡種於捕魚兒海天道何昭昭哉

夏四月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
爲圖以示子孫

上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illegible]
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
詹同頓首曰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爲切　上曰富貴易
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
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知之以此朝夕覽
觀庶有所警也

戊申徐達平河南遂取嵩州

大將軍徐達等率師自虎牢關進至河南塔兒灣元將
脫目帖木兒以兵五萬迎戰列陣於洛水之北十五里
我軍既成列副將軍常遇春單騎突入其陣敵發二十
騎横槊刺之遇春發一矢斃其先鋒彼軍奪氣達遂揮

衆乘之俘斬無算脫目帖木兒將散卒走陝州達遂進
營於河南城北門李克彝復走陝西於是河南行省平
章梁王阿魯温送款軍門河南平達命左丞趙庸守之
指揮任亮招撫嵩州壬子副將軍常遇春率兵至嵩州
守將李知院迎降甲寅入其城執其平章外兒等分兵
取未附諸山寨

禁宦官預政典兵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爲宦官敗蠹
不可拯救未嘗不爲之惋歎此曹在人主之側日見親
信小心勤勞如呂强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
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
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
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者不得典兵預
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

丁巳楊璟克永州

先是平章楊璟進擊永州元右丞鄧祖勝出兵南門拒
戰璟擊敗之祖勝收兵入城固守璟盛兵圍之久不下
乃命指揮胡海洋等於各門築壘困之復造浮橋於西
江上練習軍士示以必克祖勝勢屈至是食盡力窮仰
藥死參政張子賢等猶率衆拒守百戶夏昇縋城請璟
降因言祖勝死狀夜三鼓璟督兵四面攻之胡海洋等
踰城入子賢復率衆巷戰天明衆潰子賢與元帥鄧思

誠等就執并獲其全城士馬璟調衡州衛指揮同知丁
玉守之於是耒陽等州皆遣人降

蒙古守鞏縣孟夏寨參政李成守福昌知院張興守鈞州
將哈喇魯守許州右丞謝孚皆來降　辛酉常遇春下汝
州遂下郟縣　徐達遣都督同知馮宗異等取陝州蒙古
守將脫目帖木兒棄城遁以都督同知康茂才守之　癸
亥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參政汪廣洋爲山東參政以
翰林學士陶安爲江西參政

上謂安曰朕渡江之初卿首率父老見于軍門爲朕歎
陳王業論當時之務深合朕心由是朝夕相近幕府軍
旅之事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讜論今調汪廣洋爲

山東參政而江西乃上游都會可以代之者宜莫如卿
其爲我撫治之安對曰臣以微陋叨蒙甄錄俾居左右
幸望過矣今復委以重任恐付托不效有負 上恩
帝曰躬擐甲冑決勝負於兩陣之間此武夫之事非儒
生所能至若承流宣化綏輯一方之衆此儒者之事非
武夫之所能也朕之用人因其所能不強其所不能卿
才力宜膺是任故以授卿我豈私卿一人而不愛一方
乎安乃頓首受命
以陝西盧氏縣隸南陽府 ○甲子車駕發京師幸汴梁
上遣使諭都督同知馮宗異曰若克潼關勿遂乘勝而
西今大將軍方有事北方宜選將鎮守關以遏其援

兵爾且率師回汴梁朕將躬往議之是日 車駕發京
師幸汴梁時言者皆謂君天下者宜居中土汴梁宋故
都勸 帝往視之且會大將軍謀取元都
馮宗異入潼關請益兵於徐達達調僉事郭子興等守潼
關與宗異俱還河南
馮宗異進兵攻潼關初蒙古李思齊張良弼聞王師取
河南即駐兵潼關以拒既而火焚良弼營思齊乃移軍
退守葫蘆灘遣其部將張德欽穆薛飛守關及王師至
關思齊棄輜重走鳳翔良弼奔鱗城丙寅宗異遂入潼
關引兵西至華州蒙古守將望風奔潰五月庚午徐達
自河南進至陝州馮宗異請益兵守潼關達調僉事郭

子興將慶陽衛指揮于光威武衛指揮金興旺守之丙
子馮宗異還軍至陝州徐達與之俱還河南
己卯廖永忠等克廣西梧藤等州
征南將軍廖永忠參政朱亮祖等兵至梧州元達魯花
赤拜住率官吏父老迎降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
張翔以便宜行事入廣西行次藤州伺永忠兵至募兵
欲迎戰民無有應之者既而聞州守吳鏞出降乃率所
部百餘人走鬱林亮祖勒兵追之普顏帖木兒戰敗張
翔赴水死亮祖駐兵於藤州於是潯容貴鬱林等州
郡以次皆降
庚寅車駕至汴梁

辛卯常遇春馮宗異至行在謁見 上勞之曰大將軍
與將軍率師北征不踰年平齊魯下河洛亦甚勞矣遇
春頓首曰此陛下威德所至臣等奉遵成筭得效驅馳
臣等之幸也徐達尋自河南至見上 上勞之曰將軍
帥師征討勤勞于外古人所謂忠爾忘身國爾忘家誠
將軍之謂也朕聞河朔之民日夕望吾師至將軍宜與
諸將乘時進取而安輯之朕觀天道人事元都可不戰
而克大丈夫建功立業各有其時揆時之會不失事機
在將軍等勉之達等頓首謝既退 上復召問達今取
元都計將安出達對曰臣自平齊魯下河洛王保保逡
巡太原徒爲觀望今潼關又爲我有張良弼李思齊失

勢西竄元之聲援已絕臣等乘勢摶其孤城必然克之
上據閩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土平曠利於騎戰不可
無備宜選偏裨提精兵爲先鋒將軍督提水陸之師繼
其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饋餉由秦趙趨轉臨清而北直
擣元都彼外援不及内自驚潰可不戰而下達又曰臣
慮進師之日恐其北奔將貽患於後必發師追之　上
曰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氣運之盛理自當興彼
氣運既去理固當衰其成其敗俱係于天縱其北歸天
命厭絕彼自漸盡不必窮兵追之但其出塞之後卽固
守疆圉防其侵擾耳達受命而退

甲申蒙古海南海北道元帥羅福等遣使來降

時海南分府元帥陳乾富亦相繼歸附　上下詔諭意
今益堅乃心以寧吾民先是元廉訪使盧山海牙守雷
州征南將軍廖永忠遣人以克廣州事諭海牙海牙以
爲詐殺使者至是聞廣州已下海牙懼南走交趾故羅
福遂以城降

壬戌楊璟朱亮祖等克靖江

楊璟朱亮祖等合兵攻靖江克之執元平章也兒吉尼
其都事趙元隆陳瑜劉永錫廉訪司僉事帖木兒普化
元帥几禿蠻萬戶董丑漢府判趙世傑皆自殺先是左
丞周德興分兵據靖江險要以絕其聲援璟既克永州
遂引兵抵靖江城下屯于北關參政張彬屯西關亮祖

亦帥師自廣東來會屯于東門象鼻山下攻城越二旬
不下璟語諸將校曰彼所恃者西城濠水耳當先取閘
口關決其堤岸則破之必矣諸將曰諾明日遣指揮使
丘廣引輕兵攻閘口關殺其守堤兵決其堤濠水涸因
築土堤至近與其城接以通士卒遂克其北門月城尋
又克其北門水監斬獲百人也兒吉尼有懼色復攻其
西門不利我軍死者三百餘人相持凡兩閱月攻之益
力也兒吉尼勢窮麾其總制張榮與麾下裴觀以書繫
矢射璟營約降期以是夜來會既二鼓觀縋城出見璟
備言城中儲積空虛人無鬬志可立取之狀璟乃給白
皮帽百餘俾歸爲識約四鼓從寶賢門入至期璟命指

揮使吳與寧等率衆登城而入也兒吉尼聞變倉卒走
追至城東伏波門執之亮祖德與各以所部兵入城惟
彬尚屯南關彬始攻城爲守者所詬嘗恚曰城破之日
當悉屠之比克城璟懼其縱殺下令曰殺人傷人及剽
掠者死彬乃止衆心遂安○廖永忠進師至南寧元上
浪屯田千戶宋眞執其守將平章咬住參政那海遣使
詣永忠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命眞守其城送咬住等
赴京師於是左江太平府土官黄英衍右江田州府土
官岑伯顏等遣使齎印章詣楊璟降元平章阿思闌初
自全州之敗率其餘衆退保象州廖永忠兵至梧州遣
指揮耿元璧等討之師至賓州境思闌復遣其部將李

左丞迎拒。元璧等擊敗之。思齊窮追。乃遣其子僧保來納款。至是自率所部詣永忠獻其銀印三。銅印二十七。金印五。廣西悉平。楊璟等自靖江率師還京

陳友定故將金子隆陷將樂。攻延平。命平章李文忠率兵討之。

陳友定既敗。其將金子隆馮谷保等。糾合清流寧化散卒。冦將樂。勢甚猖獗。守禦千戶宋國成嬰城固守。至是賊黨日衆。攻城益急。國成以援兵不至。棄城遁。子隆等遂陷將樂。殺知縣馮源。主簿蘇兼善。乘勝冦延平。攻四鶴門。指揮羅德聚千戶李申擊却之。復來攻。官軍出陣于城南橋以禦之。指揮蔡玉率衆奮斬。大敗其衆。追至

沙縣之青雲寨。子隆等負險拒守。建寧衛指揮使沐英遣兵夾攻破之。擒谷保。上以金子隆未平。乃命平章李文忠率兵討之

以邳州知縣李相知和州兼守禦事。

相至和州。以南鄉銅城堰牐廢日久。堰下之田皆沃壤。而民不得耕。東門石牐傾圮。貫城河填塞。皆爲民病。乃吊其父老。訓諭集衆。脩浚之。度工計林。俾父老之習事者董其役。未幾二牐皆成。時其啓閉。以禁旱潦。堰堤周廻二百餘里。田得常稔。貫城之河。東西凡千餘步。舟楫便之。民賴其利

詔江西行省叅政黃彬統兵徇袁州。招集諸山寨逋卒。○

置刻期百戶所

初選卒伍中能疾行者二百人。謂之刻期。以通捷報。至是立百戶所。以張德成爲百戶領之。

秋七月。蒙古大都紅霧及墨氣起。○勑諭新克北方守令

勑曰。牧民之任。當愛其民。况新附之邦。生民凋瘵。不有以安養之。將復流離失望矣。爾宜體朕意。善撫循之。毋加擾害。簡役省費。以厚其生。勸孝勵忠。以厚其俗。能如朕言。不但民受惠於汝。汝亦獲循良之名矣。上命中書給賞。以勵其廉耻。○復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上語中書省臣曰。治國家以得賢才爲先。賢者天下之望也。然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耻。然後可以

責其成功。洪範曰。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乃厚賜而遣之。○上謂中書省臣曰。中原兵難之後。老稚之孤貧者多有失所。宜遣人賑恤之。省臣以國用不足爲對。上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夫老者民之父母。幼者民之子弟。恤其老則天下之爲子者悅。恤其幼則天下之爲父母者悅。天下之老幼咸悅矣。其心有不歸者寡焉。苟置其困窮而不之恤。民將憮然曰。惡在其爲我上也。故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惟患無是心。能推是心。何憂不足。今日之務。此最爲先。宜速行之。

都督同知康茂才兵至河北。安邑夏縣皆降。○丙申。車駕發汴梁還京師。命右副將軍馮宗異留守。

上在汴梁復勑大將軍徐達等曰將軍駐師河洛養鋒
蓄銳經營布置已見功緒今軍中士卒皆鼓勇思奮況
秋氣已近糧餉粗足乘機進取維其時矣宜調益都徐
州濟寧諸將各將精銳悉會東昌以俟征進辛卯
上將發汴梁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　帝諭之曰
朕與卿等率衆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士卒捨父
母妻子戰鬬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朕每念
之惕然於心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爲羣雄所苦死亡
流離徧於道路天監在玆不敢忘故命爾等帥師北
征廓清中原拯民艱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天命
入主中國將及百年今其子孫怠荒罔恤民艱天厭棄

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
仇讎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以爲
戒克城之日無虜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
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荅天心下慰
人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必罰無赦諸將
皆感激拜辭而退相謂曰主上愛民如此吾屬敢不敬
承丙申車駕發汴梁還京師命右副將軍馮宗異留守
徐達遂檄都督同知張興祖平章韓政都督副使孫興
祖指揮高顯等將益都濟寧徐州之師會于東昌
丁酉蒙古彬州守將左丰楊以城來降○閏七月庚子徐
達等率師取河北州縣

時徐達遣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等取衛輝元守將平
章龍二棄城走彰德辛丑達等師至淇門鎮參政傅友
德以獲嘉縣尹胡仲信來見達命仲信從鎮撫王虎仁
守衛輝癸卯徐達師至彰德元年章龍二復出走同知
陳其等詣軍門降以右丞楊思祖統和陽衛守之明日
龍二部將楊義卿以船八十艘來歸徐達等師至廣平
元平章周昱先棄城遁大將軍駐城中邯鄲縣尹都文
玉率耆老降己酉徐達等師次臨清遣人詣東昌趣都
督同知張興祖等以師來會又檄守樂安指揮華雲龍
將兵從征庚戌傅友德游騎獲元將李寶臣都事張處
仁遂以爲嚮導達因遣友德開道以通步騎都督副使

顧時浚閘以通舟師癸丑平章韓政都督副使孫興祖
俱以師會臨清於是大將軍徐達率馬步舟師北上命
韓政守東昌并鎮撫臨清達師至德州常遇春張興祖
及指揮高顯毛讓程華等俱以師會達等師至長蘆元
守將左僉院遁去達命指揮費子賢守之達遂徇青州
下之遣人諭子賢分兵守青州達等師至直沽獲其海
舟七艘作浮橋以濟師達又令常遇春張興祖各率舟
師並河東西以進令步騎遵陸而前元丞相也速等捍
禦海口望風奔遁元都大震
廣東何眞率官屬入朝詔授江西行省參政
上諭之曰天下分爭所謂豪傑有二易亂爲治者上也

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必不悔斯不足論矣項者師臨閩越卿卽輸城來降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眞叩頭謝曰昔武王伐暴救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主上除亂以安天下天命人歸四海景從臣本蠻邦之人始者逢亂不過結聚鄉民爲保生之計實無他志今幸遇大明麗天無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上曰夫能不貫禍於生民者必世享其澤朕嘉卿忠誠授江西行省叅政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令名德之輿也卿令名已著尚懋脩厥德以輔我國家

平章李文忠破清流寧化諸山寨閩地悉平○以張正常

爲眞人去其天師之號

上謂羣臣曰至尊惟天豈有師也以此爲號褻瀆甚矣遂命去其正一教主天師之稱改天師印爲眞人印秩正二品其僚佐曰贊教曰掌書

漳州府通判王禕上疏請忠厚寬大以法天道減節科歛以順人心上嘉納之○壬戌白虹貫日乙丑白虹復貫日○丙寅大將軍徐達入通州城蒙古主妥懽帖睦邇北遁開平

大將軍徐達等師至河西務元平章俺普達朶兒只進巴率兵迎敵我師與戰大敗之達朶兒只進巴等遁去達進兵至通州營于河東岸常遇春營于河西岸乙丑達命衛吏田中爲通州判官攝州事括糧得四千一百石元國公五十八知院卜顏帖木兒等率衆出都城來禦遇春擊敗之擒卜顏帖木兒及副樞也先迭兒脫帖木兒獲馬四百匹船百餘艘國公五十八遁去丙寅達率諸將入通州城指揮華雲龍以兵來會是夜三鼓元主及其后妃太子開建德門往北走大將軍徐達命都督副使孫興祖督軍士脩築通州城

八月己巳詔以金陵爲南京大梁爲北京

詔曰朕惟建邦基以成大業興王之根本爲先居中夏而治四方立國之規模最重自趙宋末世夷狄主中國今百有餘載其運乃終羣雄分爭未有定于一者民遭

塗炭亦已極矣朕以布衣當擾攘之際拔身行伍率將渡江荷天地眷祐祖宗積德臣下宣忠將士用命西平陳友諒東滅張士誠南靖閩廣北有中原武功大定混一之勢已成十七年間凡糧餉軍需百物科徵民無休息而江右一方須勞尤甚遂收天下平寧之效朕觀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里適均父老之言乃合朕志然立國之規模固重興王之根本不輕其以金陵爲南京大梁爲北京朕以春秋往來巡狩播告爾民使知朕意

庚午大將軍徐達克元都詔改爲北平府

徐達命馬指揮守通州進師取元都師至齊化門命將填壕登城而入達登齊化門樓執其監國宗室淮王帖

木兒卜花及太尉中書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於
賽因卜花右丞相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州等殺之并獲
宣府鎮南威順諸王子六人及玉印二成宗玉璽一封
其府庫及圖籍寶物又封故宮殿門令指揮張煥以兵
千餘人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寺護視號令士卒無侵
暴人民皆按堵明日順德守將吉右丞胡參政鄭參政
皆自西山來降武德衛軍校獲前樂安逃將俞勝及南
參政張郎中等達達指揮鄧捍赴京獻捷仍命右丞薛
顯參政傅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副使顧時將兵偵邏
古北諸隘口○元自太祖奇渥溫鐵木眞於宋寧宗開
禧二年僭號於兀難河之原國語稱成吉思皇帝傳子

窩闊台於宋理宗端平元年滅金景定元年忽必烈即
位是為世祖至元十三年取宋十六年混一天下自太
祖僭號至順帝丁未凡十三主一百六十三年自世祖
取宋至順帝丁未凡九主八十九年按夷狄為中國主
始於劉淵繼以五胡為南北朝為遼金主至順帝北去
前後凡一千六十餘年然前此胡主不過竊據一方雖
南北平稱而中華之主猶在未有若胡元之時併海內
而通屬於夷者蓋至此而冠履倒置極矣我
太祖一掃而肅清之使中原之地千有餘年沒於腥羶之
中者拯而出之以復見天日眞再造天地之功也
壬申詔中書省及臺部集耆儒議便民事宜

上謂中書省臣曰近京師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
遑寧處豈刑罰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屢興賦斂不時以
致陰陽乖戾而然耶朕與卿等同國休戚宜輔朕修省
以消天譴參政傅瓛等對曰古人有言天心仁愛人君
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使知懼自省人君遇災而能警
懼則天變可弭今陛下修德省愆憂形於色居高聽卑
天寔鑒之顧臣等待罪宰輔有乖調燮貽憂聖衷咎在
臣等　帝曰君臣一體苟知警懼天心可回卿等其盡
心力以匡朕不逮於是詔中書省及臺部集耆儒講議
便民事宜可消天變者○上謂侍臣宋濂等曰自古聖
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故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

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中才之主當天下
無事侈心縱欲鮮克有終至如秦始皇漢武帝好尚神
仙以求長生疲精勞神卒無所得使移此以圖治天下
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君能清心寡欲勤於政事不作
無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皡皡而不自
知此即神仙也功業垂於簡策聲名流於後世此即長
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難憑幽怪之說易惑在謹其所
好尚耳朕常夙夜兢業以圖天下之安其敢游心於此
濂對曰陛下斯言足以祛千古之惑也
始置六部官統於中書省○革司農大理二司
先是中書省惟設四部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之務

上乃命李善長等議建六部以分理庶務至是乃定置
吏戶禮兵刑工六部部設尚書侍郎郎中員外主事以
滕毅爲吏部尚書樊曾璞爲侍郎前司農卿楊思義爲
戶部尚書小卿劉誠爲侍郎錢用任爲禮部尚書世家
寶爲侍郎陳亮爲兵部尚書朱珍爲侍郎周禎爲刑部
尚書盛京輔爲侍郎張仁爲工部尚書張文爲侍郎
上御奉天殿六部官入見　上諭之曰朕肇基江左軍
務方殷所以官制未備今以卿等分任六部國家之事
總之者中書分理者六部至爲要職凡諸政務須盡心
爲朕經理或有乖謬則貽患於天下不可不慎
改太史院爲司天監復置回回司天監○御史中丞劉

基致仕
初　上以北巡也命丞相李善長及基等留守京師且
語基督察奸惡以肅輦轂雖內府之事亦宜糾舉基素
剛嚴凡中書僚吏有犯卽捕治之宦者監工匠不飭基
啓皇太子捕寘諸法人皆側足畏基會中書都事李彬
奸事覺彬素附善長竊弄威福善長託基緩其獄基不
允遣人馳奏請誅彬　帝可其奏時大旱善長等方議
禱于神而誅彬之報適至善長曰今欲禱雨可殺人乎
基怒曰殺李彬天必雨遂斬彬善長嘀之及　帝還愬
基者多訴於　帝前善長亦言基專恣語頗切　帝皆
不聽會基有妻喪因請告歸許之

大將軍徐達命指揮華雲龍經理故元都新築城垣
己卯大赦天下○癸未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帥
師取山西
癸未詔大將軍徐達改飛熊衛爲大興左衛淮安衛爲
大興右衛樂安衛爲燕山左衛濟寧衛爲燕山右衛青
州衛爲永淸左衛徐州五所爲永淸右衛　帝以元都
既克遂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帥師取山西別
留兵三萬人分隸六衛令都督副使孫興祖僉事華雲
龍守之詔以御史大夫湯和爲偏將軍與平章楊璟俱
從大將軍徐達征山西先是湯和自福建還慶元
上命造海舟運糧往直沽候大將軍征發是歲海多颶

風不可行乃詔和以糧儲之鎭江還京師至是命從西
征
戊子大將軍徐達遣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將兵略大同
○命指揮葉國珍計度北平南城故金時舊基也○甲午命右副
將軍馮宗異率兵從大將軍徐達取山西○九月戊戌改
故元都安貞門爲安定門建德門爲德勝門○癸亥下詔
求賢
詔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
共理之向以干戈擾攘彊宇彼此致賢養民之道未之
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懷才抱德之士尚多
隱於岩穴豈有司之失於敦勸歟朝廷之疏於禮待歟

抑朕寡德不足以致賢歟將在位者壅蔽使賢者不上達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固沒世而已哉今天下甫定願與諸儒講明治道啓沃朕心以臻至治岩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有司禮遣之朕將擢用焉○上謂中書省臣曰任人之道因材而授職譬如良工之于木小大曲直各當其用則無棄材夫人亦然有大器者或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以當大事用之者在審察其宜耳驊騮之材能歷險致遠若使攫兎不如韓盧鉛刀之割能破朽腐若解全牛必資利刃故國家用人當各因其材不可一律也不然則人材不得盡其用而朝廷有乏人之患矣○上手詔

中書省臣曰昨有張冲上書言時事其所言有可取者二一謂在廷之臣令各言朝廷得失庶上有所據而用其所長一謂中書省令各衙門正官各言得失每月用三人言言貴簡當選其練達剴切不避忌諱者量加擢用以養忠直之氣此甚可取也夫聞得失則知利病知利病則生民蒙其福聽忠直則正人多正人多則朝廷清明矣自古治世之君皆由是道若秦二世隋煬帝所以亡者坐不用此耳○有御史上言陶安隱微之過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於道路　上曰御史但聽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為監職乎命中書省黜之

甲子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參政傅友德等率兵北平取未下州郡○都督張興祖下永北○乙丑副將軍常遇春下保定府以指揮李傑守之丁卯下中山府以指揮董勳守之遂帥師趨眞定○十月戊辰大將軍徐達下河間府以廣武衛鎭撫劉聚守之○巳巳副將軍馮宗異偏將軍湯和下懐慶以指揮紀斌守之○壬申馮宗異湯和取澤州丁丑取潞州○戊寅以元都平詔天下○大將軍徐達克雄州以徐州衛鎭撫程信守之○命毀蒙古水晶宮刻漏

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

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亡滅命左右碎之

丁酉定正旦朝會儀○十一月巳亥定諸祀典

中書及禮部定奏天子親祀圜丘方丘宗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子風雲雷雨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祭祀郡縣宜立社稷有司春秋致祭庶人祭里社土谷之神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竈載諸祀典餘不當祀者禁止○上諭群臣曰凡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於神明費出已帑神必歆之如庶人片紙瓣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弗享也所得之物皆已力所致也若國家倉廩府庫所積乃生民膏脂以此充實神庭徼福私

身神可欺乎。惟爲民禱祈。如水旱疾疫師旅之類可也
命告誅反不實者抵罪有司著爲令〇諭宿衛武臣
上朝罷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起布衣歷戰陣
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爲天子卿等亦任顯榮居富
貴非偶然也朕提孤軍應敵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
將士毋妄殺毋焚民居此心簡在上帝故有今日卿等
亦思曩時在民間視元之將帥輕裘肥馬氣焰赫然何
敢望之然彼之君民不思祖宗創業之難驕淫奢侈但
顧一身逸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特不能
保其富貴遂致喪身滅名今歷數在朕朕何敢驕怠常
恐政事廢缺日愼一日自非犒賞將士宴百官享外使

未嘗設宴爲樂爾等亦須勤身守法。勿忘貧賤之時。勿
爲驕奢淫佚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
遣文原吉詹同魏觀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
上諭之曰天生人才必爲世用然人之材器有不同明
銳者質或輕剽敦厚者性或迂緩辯給者行或不逮沉
默者德或有餘卿等宜加精鑒原吉等曰陛下貽德四
海正賢俊丕應之日臣等敢有不盡其心 上曰人材
不絕於世朕非患天下無賢患知人之難耳苟所舉非
所用爲害甚大卿等愼之
辛丑建大本堂
命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以教太子諸王公

番夜直仍選才俊之士充伴讀上既立皇太子以定大
本戒之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
庶人之子係一家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安危爾承主
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
取敗止於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一
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不保天下生民受殃可不懼
哉〇上嘗退朝還宮皇太子諸王侍上指宮中隙地謂
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遊觀之所今但令內史
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
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
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絕爾等

當記吾言常存警戒〇上諭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
下爲憂者惟創業之主中興之主及守成賢君能之其
尋常之君不以天下爲憂反以天下爲樂國亡自此而
始何也帝王得國之初天必授於有德者然頻履憂患
而後得之其得之也難故其憂之也深若守成繼治之
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之心爲心則永受天命苟
生怠慢危亡必至可不畏哉〇上御文樓太子侍側因
問近與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漢
事遂問此曲直孰在對曰曲在七國 上曰此講官一
偏之說且言景帝爲太子時常投博局殺吳王世子以
激其怨及爲帝又聽鼂錯之說輕意黜削諸侯土地七

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爲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
天子。下撫百姓爲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
爲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
王室以盡君臣之義〇上召東宮官屬及王府官僚諭
之曰。輔導之臣猶法度之器必先正已而後正人蓋德
義者正人之法度善惡者脩身之衡鑑汝等輔導諸子
必申其德義明其善惡使之趨正而不流於邪如此則
能盡輔導之職觀之梓匠雖有材木必加繩削乃能成
器太子諸王必得賢輔導因質贊助乃能成德朕擇汝
等爲官僚各宜盡心又如經史中古人已行之事可爲
戒監者采摭其事編次成集朝夕覽觀以廣智識亦有

助於輔導羣臣頓首受命而退復顧劉基等曰朕觀古
賢聖之君雖治平之世而不忘修省誠以富貴易至於
驕奢驕奢必至於荒縱未有荒縱而不顛覆者故嘗戒
太子諸王以爲士不能正身脩德則殃及身家爲士且
然況於爲君爲王者乎基頓首對曰陛下此言萬世之
福也〇上諭太子賓客王儀太子諭德秦鏞盧德明張
昌曰範金礱玉所以成器尊師重傅所以成德朕命卿
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進於高明於帝王之道
禮樂之教及往古成敗之迹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
論說日聞讜言自無非僻之干積久以化異日爲政自
然合道卿等勉之

甲辰封孔希學爲衍聖公孔希大爲曲阜知縣皆世襲
希學孔子五十六代孫也命襲封衍聖公仍置官屬曰
掌書曰典籍曰司樂曰知印曰奏差曰書寫各一人又
立孔顏孟三氏教授司教授學錄各一人及立尼山洙
泗二書院各設山長一人復孔氏子孫及顏孟二家子
孫徭役官屬並從衍聖公選舉呈省擢用授希學誥曰
古之聖人自羲農至于文武法天治民明並日月德化
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隨時制宜代有因革至于孔子雖
不得其位會羣聖之道而通之以垂教萬世爲帝者師
其孫子思又能傳述而名言之以極其盛有國家者求
其統緒尊其爵號蓋所以崇德報功也歷代以來膺襲

封者或不能繩其祖武朕甚惻焉當臨御之初訪世襲
者得五十六代孫孔希學大宗是紹爰行典禮以致褒
崇爾其領襲世儒益展聖明之用於當時以副朕之至
望豈不偉哉

癸丑徐達克趙州以參隨王成守之〇癸亥手詔名御史
中丞劉基命以來春舉行籍田禮〇甲子詔定乘輿以下
冠服之制〇十二月徐達克太原蒙古擴廓帖木兒遁之
甘肅

初元主北奔命擴廓帖木兒復北平因是率兵出鴈門
關將由保安州經居庸關以至北平達聞之謂諸將曰
擴廓帖木兒率師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總六衛

之師足以鎮禦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
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亢擣虛也
若彼還軍救太原則已爲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
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至保安州聞之
果還軍其鋒甚鋭副將軍常遇春謀於達曰我騎兵雖
集而步兵未至未可與戰莫若遣精兵夜襲其營其衆
可亂主將可縛也達然之會擴廓帖木兒部將豁鼻馬
潛遣人約降且請爲内應達於是遣兵夜襲其營擴廓
帖木兒方然燭坐帳中使兩童子執書以侍衆猝變擾
亂擴廓帖木兒倉猝不知所出亟納靴未竟跣一足跨
帳後出乘驏馬從十八騎遁去迨旦豁鼻馬遣其子來

報達等勒兵進營太原城西豁鼻馬以其將校降得兵
四萬人馬四萬餘匹擴廓帖木兒奔大同遇春以兵追
之至忻州不及而還擴廓帖木兒遂走甘肅

置潁州衛命指揮僉事李勝守之

潁州自元季韓咬兒作亂民多逃亡城野空虛上自如
汴道過其地遂命勝築城立衛招集流亡民始復業

詔定官民喪服之制

監察御史高原侃上言京師人民循習元氏舊俗凡有
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酒殽厚薄無哀戚之
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爲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
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禮則海内之人轉相視效弊可

原缺第四十九葉 後半葉

勝言況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俗
上是其言乃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

定三師朝東宮儀

上以東宮師傅皆勳舊大臣當待以殊禮朝賀東宮難
同庶僚故命禮官考古定議

副將軍馮宗異等克猗氏擒蒙古右丞賈成遂克平陽擒
其右丞李茂○副將軍馮宗異克絳州擒蒙古左丞田保
徐伯昌○起復濟南知府崔亮爲禮部尚書○頒社稷壇
制於天下郡邑○詔立旗纛廟京師於都督府治之後天
下衛所於公署後以霜降日致祭○遣符寶郎偰斯以即
皇帝位號國大明建元洪武賜璽書高麗國王王顓知之

昭代典則卷之六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黄光昇編輯
吴郡陸翀之訂正
金陵周日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己酉二年春正月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

上謂禮官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茲以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於是命翰林詞臣撰制文以頒之京都城隍曰睠此興王之郡神相居多宜加封曰承天鑒國司民昇福明靈王明者神之體容光必照靈者神之用隨感而通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

開封城隍曰睠此名城天下之中定帝王之宅金湯旣甲於列郡神號宜盛於他邦可封曰承天鑒國司民顯聖王顯則著其靈明無不照聖則造乎極大而化之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臨濠城隍曰睠此鄉邦之地寔同豐沛之都朕肇自戎行至成大業皆神默相豈敢忘初可封曰承天鑒國司民貞佑王貞則無二亶明睿而無私佑則垂祥仰感通之如在太平城隍曰睠此名城雄奠江表朕初飛渡首駐其間再四禱祈神告不二宜封曰承天鑒國司民英烈王英則發越精華烈則明威烜赫和州城隍曰睠此名城雄奠江右王師戾止屢獲成功非神相之何以臻此宜封曰承天鑒國司民靈護王靈則威加於顯著護則福及於保綏滁州城隍曰睠此名城雄奠江淮王師首駐戰勝居安成此駿功寔神相之宜封曰承天鑒國司民靈佑王靈則威之顯著佑則福之保綏各府城隍曰睠此郡城明祇所司宜封曰鑒察司民城隍威靈公威則照臨有赫靈則通感無方各州城隍曰睠此州城靈祇攸主宜封曰鑒察司民城隍靈佑侯靈則隨感而通佑則錫善以福各縣城隍曰睠此縣邑靈祇所司威靈丕著福澤普施宜封曰鑒察司民城隍顯佑伯顯則威靈丕著佑則福澤普施云

名蒙古舊臣問政事得失

馮翼對曰元有天下寛以得之亦寛以失之上曰以寛

得之則聞之矣以寛失之則未之聞也夫步急則躓弦急則絶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寛但云寛則得衆不云寛之失也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寛也大抵聖王之道寛而有制不以廢弛爲寛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命立功臣廟于鷄鳴山

勅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太原南平閩廣越有十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功勞痛切朕懷其命有司立功臣廟于鷄鳴山

序其封爵為像以祀之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乃為可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死有無窮之榮身雖沒而名永不磨矣於是廟成論次諸臣之功以徐達為首次常遇春次李文忠次鄧愈次湯和次沐英次胡大海次馮國用次張德勝次吳良次吳禎次曹良臣次康茂才次吳復次茅成次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命死者塑像于廟祀之仍虛生者之位

丁未定太廟功臣侑享

時以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桒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七人已卒祀廟中後罷永安而徐常李鄧湯沐六王侯其卒進侑皆　太祖親定也然功臣廟無再成世

傑而太廟有之馮國用丁德興茅成華高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祭於功臣廟而太廟不與此太祖之權衡度量非後人所能測識也

命有司建蒙古右丞余闕總管李黼祠祀之

勑禮部曰自古忠臣義士必褒崇於後代葢以厲風教也元右丞余闕守安慶舉家死節江州總管李黼臨難殉義與闕同轍宜令有司建祠肖像祀之○按余闕李黼者固中國人也何以死哉夫既委身事之則不惟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而天理民彝之根於心自不容已矣彼謂可以死可以無死者其殆未諒此歟

以廣東行省叅政周禎為刑部尚書

上諭之曰刑以輔治唐虞所不免觀舜命皐陶之辭始雖曰明刑終期於無刑皐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恤刑為重而民亦自不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嘗觀此深有所契卿當體之

置河間長蘆河東陝西二都轉運鹽使司○命都督孫遇僊等一十八人祭天下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神○詔免山東北平燕南河東山東北京河南潼關唐鄧光息等處稅糧○遣使以即位詔諭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諸國○蒙古學士承旨危素自北平至京詔賜新製衣冠以為侍講學士○副將軍常遇春師至大同蒙古守將竹貞等棄城走

上遣使齎勑至太原諭諸將曰朕生長臨濠義起西鄉率衆渡江集兵養民於江左十有五年矣兵馬益盛疆宇益大今至六合一家人民休息天下和平不二三年見矣然此非六軍將士安能如是尤賴大將軍及諸偏將軍協力以成天下之大事以安六合之黎民然前言不過人事耳惟上天之眷佑大將軍所至敵人摧枯拉朽天道昭然可不敬乎惟諸將軍留意爾之功天授爾之生亦天也孟子有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今我朝之名臣非爾等何人哉古人功高自以為平常功平常自以為無功此古賢哲之道也至若國家賞有功罰有過必不以功高為平常平常為無功也

近者大夫湯和定浙左平閩中平章楊璟靖湖湘定廣
西班師還朝未曾定賞爲大將軍等滅胡未還故也於
是再遣各官從大將軍征進以湯和爲偏將軍楊璟聽
調其璟兵出澤潞路中道與賊相拒雖少筭以累軍此
亦古今兵家常事耳又何慮焉太原之捷皆得此爲犄
綴以分其勢可不謂奇乎今定左副將軍馮宗異居遇
春之下偏將軍湯和居宗異之下偏將軍楊璟居和之
下協力同心剪除餘虜
右丞薛顯克潞州桃花寨○詔改慶遠府爲慶遠南丹軍
民安撫司
湖廣行省臣言慶遠府地接八番溪洞所轄南丹宜山
昭代典則　卷之六　五
等處宋元皆用其夷酋爲安撫使以統之天兵下廣西
安撫使莫天護首來款附宜如宋元制錄用以統其民
則蠻情易服守兵可減上從之詔改慶遠府爲慶遠南
丹軍民安撫司置安撫使同知副使經歷各一員以天
護爲同知通判王毅爲副使
諭宰臣更議朝賀三呼之禮
上以羣臣每遇正旦聖壽朝賀行禮呼萬歲者三雖云
臣子祝上實亦虛詞因諭宰臣更其始如朝賀之日贊
禮者云贊呼衆皆曰願君有道又贊呼則曰天下和平
倣此意與諸儒議之於是廷臣議曰三呼之詞乃臣子
祈君之至誠若如聖諭則謙德有餘然於臣子之誠不
盡今更其詞今贊禮者始贊呼則曰聖躬萬福制可
平章韓政進攻蟻尖寨克之○二月詔脩元史
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
當紀載況史記成敗示勸懲不可廢也廼詔中書左丞
相李善長爲監脩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爲
總裁徵山林隱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爲纂修開
局於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諸儒至
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
於後世故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
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畧與民休息時號
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酣溺胡虜之俗制度疏闊禮樂
昭代典則　卷之六　六
無聞至其季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
危雖間有聖智之臣言不見用不見信於天下遂至土
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
言行亦多有可稱者今命爾等修纂以備一代之史務
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
遣祭馬祖先牧馬步馬社之神
初命築壇於後湖祀馬祖諸神至是禮官奏言周官春
祭馬祖夏祭牧人冬祭馬步馬祖天駟星也孝經說云
先牧始養者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馬步謂神之灾害
於馬者今擬春秋二仲月甲戊庚日遣官行禮
詔立皇陵碑上仁祖淳皇帝陵名曰英陵遣太常寺行祭

告禮○帝躬享先農以后稷氏配遂耕籍田于南郊○增
天下神祇壇於圜丘之東方丘之西
禮部尚書崔亮奏按禮運曰禮行於郊則百神受職沈
括援唐制云凡有事上帝則百神皆預今擬圜丘方丘
大祀前期遣使預告百神如圜丘則曰某年月日帝后
有事於圜丘咨爾百神以相配事方丘亦如之乃增天
下神祇壇於圜丘之東方丘之西其神主題曰天下神
祇詔從之
大將軍徐達師次河中遣副將軍常遇春馮宗異先渡河
趨陝西○以翰林院直學士詹同爲侍讀學士秦裕伯爲
侍制
裕伯仕元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避地松江之
上海以養母張士誠據姑蘇遣人招之拒不納吳元年
上命中書檄下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裕伯受元爵
祿二十餘年背之是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是不
孝也不忠不孝之人何益於人國乃上書於中書固辭
洪武元年省臣復檄起之裕伯稱疾不出上乃手書諭
之曰海濱之民好鬬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堅守
不起必有後悔裕伯拜書遂入朝上欲命以官堅以故
辭至是以爲侍制○上謂侍讀學士詹同曰以仁義定
天下雖遲而長久以詐力取天下雖易而速亡鑑於周
秦可見矣故周之仁厚可以爲法秦之暴虐可以爲戒

若漢唐宋之政治亦互有得失但當取其所長而舍其
所短若槩曰漢唐宋而不審擇於是非則得失混淆矣
○上謂侍讀學士詹同曰古人爲文章或以明道德或
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
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
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
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卽使過
於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
世務者無事浮藻○上謂侍讀學士詹同侍制秦裕伯
曰往者四方鼎沸生民之禍極矣天道厭亂人心思治
故作難者皆底滅亡今疆土雖定然中原不勝凋弊東
南雖已甦息而錢穀力役又皆仰之果何時可以休息
也同對曰陛下撫念瘡殘憂勞于心誠天下蒼生之福
也上曰苦寒者思溫執熱者思濯今民之思治甚於寒
之思溫熱之思凉正當有以濟之○上與翰林侍制秦
裕伯等論學術上曰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隘意
不可矜志滿則盈量隘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
小則陋故聖人之學以天爲準賢人之學以聖爲則苟
局於小而拘於凡近則亦豈能充廣聖學哉裕伯對曰
誠如聖言○上與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
以及萬民上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
民皆得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果賢而使之治民則

國無虛祿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反厲其民何補於國哉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爲難○上諭羣臣曰昔元時不重名爵或以私愛輒授以官職名雖易得實無益實事徒擁虛名而已朕今命官必因其才官之所治必盡其事所以然者天祿不可虛費也又嘗思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貪汚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當體吾言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猶人行坦途從容自適苟貪賄罹法猶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縱得出體無完膚矣可不戒哉○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劉基言於上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

加劍請請室自裁未嘗鄙辱之存待大臣之體也時侍讀學士詹同侍坐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恥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也上深然之

丙申以水旱相仍祭告考妣

告曰伏見去年四方水旱灾傷民命顛危今春風雨不時豐荒未卜因念微時皇考皇妣凶年嘗取草可茹者雜米以炊艱難困苦何敢忘之今富有四海而遭時若此咎實在兒生民何辜因具草蔬糲飯與妻妾共食旬日以同民艱以答天譴敢告知之

春久不雨復告祭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旗纛諸神

祝曰朕代前王統世治民當去歲紀年建號之初首值天下灾旱中原人民苦殃尤甚今年自孟春得雨之後中春再沾微雨至今又無雖未妨農務之急而氣候終未調順伏念去歲因旱民多顛危今又缺雨民生何賴實切憂惶夙夜靜思惟天地好生必不使下民至於失所然神無人何以享人無神何以祀朕不敢煩瀆天地惟衆神主司下土民物叅贊天地化機願神以民庶之疾苦哀聞於上天厚地乞賜風雨以時以成歲豊養育民物各遂其生朕敢不知報

諭指揮表義訓練軍士

上諭指揮表義曰爾所統軍士多山東健兒勇而好戰若加訓練悉是精兵然當推恩義以懷之嚴號令以一之庶幾臨敵之際得其死力今新陞武職者多不知訓練之法不思今日富貴皆自戰功得之且智超千人爲千人之長智超萬人爲萬人之長昔平章俞通海與陳氏戰鄱陽湖陳氏以巨艦壓通海舟勢甚危急其所統軍士皆奮勇力以首抵艦鐵幭盡壞而後得脫非通海訓練有素恩威兼濟安能得其死力若此爾等宜效之愼無怠惰廢事○上諭諸將校曰自古帝王居安慮危處治思亂今天下初定豈可遽以爲安而忘警戒朕觀爾等智慮多不及此惟知享富貴取娛樂於所統軍士

慻然不知簡練倘一旦有警將安用之朕昔下金華時館于廉訪司有給掃除老兵數人有能言元時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爾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將舉所佩槖囊出片紙指其名曰盡在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集農夫驅市井民為兵至不能彎弓發一矢駢首就戮妻子為俘國之亡者實此輩亡之也汝等可不戒哉

詔定齋戒之期

翰林學士朱升等奉勅齋戒撰文曰凡祭祀必先齋戒而後可以感通神明戒者禁止其外齋者整齊其內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飲酒不茹葷不問疾不吊喪不聽

樂不理刑名此則戒也專一其心嚴畏謹慎不思他事苟有所思即思所祭之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精白一誠無須臾間此則齋也大祀齋戒七日前四日為戒後三日為齋中祭齋戒五日前三日為戒後二日為齋既進覽上曰凡祭祀天地社稷宗廟山川等神是為天下生靈祈福宜下令百官一體齋戒若自有所告於天地百神不關於民者恐百官齋戒不致專精則不下令又謂省臣曰朕每祭享天地百神惟伸吾感戴之意禱祈福祉以祐生民未嘗敢自徼惠也且齋所以致誠誠之至與不至神之格與不格皆係於此故朕每致齋不敢有一毫懈怠今定齋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日不無太久大抵人心久則易怠怠心一萌反為不敬可於臨祭齋戒三日務致精專庶幾可以感格神明矣命太常著為令

大將軍徐達克奉元改奉元路為西安府

初元行省平章李思齊據鳳翔府副將許國英穆薛飛等守關中張思道與孔興脫伯列金牌張龍濟民李景春等駐鹿臺以衛奉元及聞大兵入關思道等先三日由野魚口遁去達至遣都督僉事郭子興將輕騎至擣奉元而自率大軍繼進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千餘迎降達遂按兵令左丞周凱入城撫諭明日達整師入啟奉元路為西安府以夏德潤署府事常達署經歷達師

之至鹿臺也元陝西行省平章哈麻圖棄奉元走盩厔為民兵所殺平章歪頭西臺治書侍御史王武遁去復降斬之西臺御史桑哥失里守關家洞達遣攻之勢窮促不屈與妻子俱投崖死左丞拜泰古逃入終南山郎中王可仰藥死檢校阿失不花自縊死三原尹尹朱春謂其妻曰吾當以死報國妻曰卿能盡忠妾不能盡節耶亦俱投崖死時關中既附民饑上聞之命戶賜米一石繼又命赴孟津倉戶給米二石民大悅

癸卯副將軍常遇春馮宗異等率師發陝西進克鳳翔蒙古守衛李思齊奔臨洮（）唐州兵亂大將軍徐達發陝西趨鳳翔遣平章楊璟及左丞周凱等征唐州（）叅政傅友

德克鳳州以指揮張能守之○癸丑置北平廣西二行省。以山東叅政盛原輔爲北平叅政中書叅政劉惟敬爲廣西叅政○夏四月丙寅大將軍徐達克隴州遂克秦州

徐達在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由豳州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思道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我師取之其人足以備戰鬬其土地所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則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則旁郡自下諸將然之達留御史大夫湯和守營壘輜重令指揮金興旺俗余思明等守鳳翔遂移師趨隴州克之尋至秦州馬跑

泉元守將呂德張義等遁去遣都督僉事陳德領兵追獲之徐達檄都督耿炳文指揮金興旺各運軍餉五千石赴鞏昌令合肥衛千戶王宏將兵五百守隴州張規曾將兵千人守秦州

戊辰置陝西山西二行省以中書叅政汪廣洋爲陝西叅政御史中丞楊憲爲山西叅政改河南分省爲行省○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

上諭之曰人有精金必求良冶而範之有美玉必琢之至於子弟有美質不求明師教之豈愛子弟不如金玉耶盖師所以模範學者使之成器因其材力各俾造就朕諸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子弟將有職任之寄教之之道當以正心爲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苟導之不以其正爲衆欲所攻其害不可勝言卿等宜輔以實學毋徒效文士記誦詞章而已

詔中書編祖訓録定封建諸王國邑及官屬之制○大將軍徐達師至鞏昌蒙古守將梁于中汪靈眞保等出降以都督僉事郭子興守其城遣右副將軍馮宗異征臨洮都督副使顧時叅政戴德征蘭州○丁丑都督顧時等克蘭州以指揮韓温守之○右副將軍馮宗異師至臨洮蒙古守將李思齊降徐達遣指揮韋正等守之

初思齊在鳳翔上以書諭之思齊見書有降意其養子趙琦與其麾下紿之欲與西入吐蕃思齊信之遂俱奔

臨洮琦等私竊珍貨婦女匿山谷間思齊窮促至是宗異師至遂舉臨洮降琦等亦相繼來降宗異遣宣撫使張本中報捷京師大將軍徐達遣指揮韋正及趙琦等守之臨洮捷奏至上覽畢即遣使往諭大將軍徐達曰將軍提師西征所至克捷今李思齊又納降矣但未知慶陽寧夏攻取如何張思道兄弟多譎詐若其來降宜審處之勿墮其計也軍中之事尤宜愼之李思齊入見命爲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于京師

大將軍徐達克安定州以降將陳宗聚署州事調青州右衛官軍守之○徐達克會州以叅隨黎宗文署州事指揮陳壽周用守之○陞太倉衛指揮僉事翁德爲指揮副使

先是倭寇出没海島中，數侵掠蘇州崇明，殺傷居民，奪貨財，沿海之地皆患之。德時守太倉，率官軍出海捕之，遂奪其衆，獲倭寇九十二人，得其兵器海艘，奏之。詔以德有功，故陞之，其官校一千二百四十七人，賞綺帛五十匹，銀二千五百六十九兩，戰溺死者加賜錢布米，仍命德領兵往捕未盡倭寇。

遣使持詔以即皇帝位，號國大明，建元洪武，諭吐蕃。○淮安寧國鎮江揚州台州等府并澤州各獻麥瑞

上曰：朕爲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爲國家之瑞。蓋國家之瑞不以物爲瑞也。昔堯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于聖德。漢武帝獲一角獸，産九莖芝，當時皆以爲瑞，乃不能謙抑自損，撫輯民庶，以安區宇，好功生事，卒使國内空虚，民力困竭，後雖追悔，已無及矣。其後神爵甘露之侈，致山崩地震，而漢德於是乎衰。由此觀之，嘉祥無徵而災異有驗，可不戒哉。

五月甲午朔，更英陵曰皇陵，立皇陵衛以守之。○大將軍徐達師至蕭關，遂下平涼，指揮朱明克延安，以明守之。○蒙古將張良臣以慶陽降復叛。

初張思道在慶陽，聞王師克臨洮，懼而走寧夏，而使其弟良臣與平章姚暉守慶陽。思道至寧夏，與金牌張等俱爲擴廓帖木兒所執。大將軍徐達既下平涼，即謀取慶陽，令御史大夫湯和遣軍往涇州，別遣指揮張煥將騎兵偵邏慶陽。會和部將謝三遣人招良臣，良臣以其兄被執，遂以城降。良臣驍勇善戰，軍中呼爲小平章。初良臣之降也，遣其叅政花某詣大將軍徐達獻軍民數目，尋又遣其知院李克仁、葛八來獻馬數。達遣右丞薛顯將騎兵五千人、步卒六千人同克仁等赴慶陽。比良臣出迎，潚伏道左，佯爲卑下，以示歸順，迨暮即以兵劫營。我軍不意其叛，爲所衝潰，指揮張煥被執，顯被傷走還。達聞，語諸將曰：帝明見萬里外，今日之事，果如前日所謂。然良臣之叛，抵取滅亡耳，當與諸公戮力剪之。於是右副將軍馮宗異、叅政傅友德聞張良臣叛，率師自臨洮至涇州。御史大夫湯和亦率所部來會。達恐其黨與相扇爲聲援，乃先遣兵抄其出入之路。平章俞通源將精騎略其西，都督副使顧時略其北，叅政傅友德略其東，都督僉事陳德略其南。

署福建行省，以福、汀、漳、泉、建寧、邵武、興化、延平八府隷之。命中書省叅政蔡哲爲福建行省叅政。

上諭之曰：君子立身行已，莫先於辨義利。夫義者，保身之本；利者，敗名之源。常人則惟利是趨，而不知有義；君子則惟義是守，而竟忘乎利。此所以異於常人也。福建地瀕大海，民物富庶，番舶往來，私交者衆，往時官吏多爲利誘，陷於罪戾。今命卿往，必堅所守，毋蹈其過。哲對

日臣以菲薄叨承恩命敢不盡公以報上曰公即忘私利之謂也要公之一字亦未易言此心如止水明鏡無分毫私意累之然後揆事度物廓然無滯若使胸中微有芥蒂即不得爲公矣卿宜勉之

詔追封皇外祖考爲楊王妣爲楊王夫人並建廟于太廟之東以時奉祀

揚王姓陳氏世爲維揚人不知其諱宋季隸籍軍伍從張世傑扈從祥興帝駐南海至元己卯亦世傑戰敗士卒多溺死王幸脫死達岸糧絕計無所出同行者曰闘髑髏山有死馬共烹食之不識可乎王未及行疲極輒晝仆地睡夢一白衣謂曰汝愼勿食馬肉今夜有舟來

載也王恍惚中未深信俄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彷彿聞櫓聲有衣紫衣者以杖觸王曰舟至矣王驚寤身忽在舟中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於元帥元將畏舟壓凡附舟者擲棄水中統領憐王亟藏之舟板下日取乾餱從板隙投之王掬以食又與王約渴則以足撼板張口向隙受漿居數日事將洩皆彷徨不安忽颶風撼舟元將大恐徧求禱祈者不可得統領知王能巫術遂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齒若指揮鬼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因飲食之至通州送之登岸王歸維揚居盱眙津里鎭以巫術行王無子生二女長適季氏次即皇太后晩以季氏長子爲後年九十九歲卒

六月丁卯諭國子學官作養人材

上諭國子學官曰治天下以人材爲本人材以教導爲先今太學之教本之德行文以六藝者遵古制也人材之興將有其效夫山木之所生川水之所聚太學人材之所出欲木之常茂者必培其根欲水之長流者必濬其源欲人材之成效必養其德性苟無作養之功而欲成其材譬猶壅百川而欲水流折方長而求大木其可得哉○上召國子生問曰爾等讀書之餘習騎射否對曰皆習曰習熟否曰未乃諭之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將入相安定社稷今天下承平爾等雖務文學亦豈可忘武事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

憲惟其有文武之材則萬邦自以爲法矣爾等宜勉之○上讀叔孫通傳至魯兩生不肯行因謂侍臣曰叔孫通雖云稱禮之糠粃然創制禮儀於煨燼之餘以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言不無迂耶若禮樂必待百年而後可興當時朝廷之禮廢矣朕聞先王之禮因時制宜孔子亦曰朞月三年必世蓋亦因時制宜之謂若謂必待百年則誠迂矣

己卯常遇春克開平

上命遇春自鳳翔赴北平平章李文忠輔之遇春文忠率步卒八萬騎士一萬自北平往取開平道三河徑鹿兒嶺遇會州敗故元將江文靖兵于錦川得士馬以千

計次全寧故元丞相也速復以兵迎戰又敗之也速遁去進攻大興州文忠謂遇春曰元兵必走乃分兵千餘爲八屯伏其歸路虜果夜遁遇伏大破之擒其丞相脫大赤遂率兵道新開嶺進攻開平元主先已北奔追北數百里俘其宗王慶生及平章鼎住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萬匹牛五萬頭剗北悉平

安南陳日煃遣使來朝貢方物請封爵詔封日煃爲安南國王〇以宋濂爲翰林院學士〇秋七月詔遣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元統及至正三十六年事蹟增修元史時諸儒修元史將成詔先成者上進闕者俟續采補之

己亥征虜將軍中書平章鄂國公常遇春還次柳河川以疾卒詔平章李文忠領其衆〇戊申廣西左右江田州土官岑伯顏等遣使奉表貢馬及方物詔以伯顏爲田州府知府岑漢忠爲來安府知府萬世鐵爲向武州知州黃英衍爲太平知府黃忽都爲思明府知府趙帖堅爲龍州知州皆世襲

蒙古將王保保遣部將韓札兒攻原州救慶陽徐達遣都督馮宗異移軍驛馬關以扼之札兒遁去

韓札兒攻破原州指揮陳壽陷没大將軍徐達聞報與都督馮宗異參政傅友德議以驛馬關當其衝遣右丞徐禮將兵守之又遣指揮葉谷眞守彭原調指揮韋正

守邠州宗異復與達謀曰今大軍圍慶陽張良臣雖困未能遽下王保保欲爲良臣聲援故令札兒攻原州欲以救慶陽請得移軍遏關以扼原州彼無所施矣達然之宗異遂以其軍西臨驛馬關去慶陽三十里而軍是夜札兒復攻陷涇州宗異自驛馬關引兵討之札兒走追至邠州又走宜祿聞王師追之急遂以其衆遁去宗異還屯驛馬關

置親軍都尉府以儀鑾司隸之〇蜀明昇遣使來貢

初我師不數日關陝悉定蜀人爲之震恐戴壽謂昇曰大明天子遣將用兵所向無敵以王保保李思齊強盛若此尚莫能禦況吾蜀乎倘一旦有警計將安出吳友仁曰蜀地非中原比設有緩急據險可守軍資充足雖勇將強兵其若我何爲今之計莫若外假交好以緩敵內修武事以備禦昇從其言於是復遣使修貢上賜璽書答之曰朕歷觀古有蜀者如公孫述李特王建孟知祥輩皆能乘機進取而善守之道未聞今足下必畫所以善守可也朕連年出師所向克捷皆諸將用命故能成功遠勞致禮益見厚意因使者還姑以此復

蒙古兵寇大同平章李文忠擊敗之擒其將脫伯列

時慶陽未下上詔李文忠自北平往合師攻之師至太原聞大同受敵文忠謂左丞趙庸等曰吾與若等受命而來閫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今大同甚急若

侯進止豈不失機衆皆諾遂由代出鴈門至馬邑適游騎數千奄至猝遇我師與戰敗之擒其平章劉帖木兒進至白楊門又擒㸃虜四大王時天雨雪文忠疑有伏兵乃身引數騎入山察視之前軍已駐營去敵五十里文忠至遽令遷之後前至五里營於澇地其地阻水先遣人由間道達大同城中使知之元將脫伯列悉銳來攻文忠令將士秣馬蓐食閉營不出先以兩營誘敵督令死戰自寅至辰前營報數至文忠不爲動須之度其饑疲乃分軍爲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敗之生擒脫伯列降其衆萬餘獲馬匹輜重甚衆縛脫伯列詣軍門文忠命解其縛與之共食遂進兵東勝州至莽哥倉而還先是元主北走屯蓋里泊命脫伯列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啚恢復至是脫伯列被擒孔興與走綏德其部將復斬之來降元主知事不濟無復南向矣脫伯列至京師上曰彼亦爲其主事敗至此情有可矜其釋之賜冠帶衣服

八月已巳定內侍諸司官制

上諭吏部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於酒漿醯醢司服守祧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顧謂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以爲耳目卽耳目蔽矣以爲腹心卽腹心病矣馭之以道但常戒飭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檢束則自不敢爲非也乃定置內使監尚寶尚醞尚冠尚染四局御馬御用二司內府庫內倉監及置東宮典璽典翰典膳典服典藥典乘六局又置午門東華門西華門玄武門奉天門左右順門左右紅門皇宮門坤寧門宮左門宮右門各門官東宮春和門東宮後門宮左門宮右門各門正及各人數有差

元史成

李善長等奉表進上親疏張中十事命宋濂作傳中字景華江西臨川人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情山水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時天下大亂與人言避兵之方從則吉違則凶歲壬寅上師師下豫章鄧愈因薦中名至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中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殆盡鐵柱觀亦爲灰燼惟一殿存耳及指揮康泰反一如中言陳友諒圍豫章三月不解上舉兵伐之名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上因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不能進中曰當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常遇春與敵戰于康郎山被圍其勢甚危僉謂不可救中曰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陳友諒中飛矢死降其衆五萬初豫章受

圜。上問何日圜解。中日。當在七月丙戌。暨報至。乃乙酉。蓋日官筭曆。是月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爲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鐵冠。人因號曰鐵冠道人云。

禮部尚書崔亮請朝賀仍行山呼舊制。從之

亮等上言。舊制朝賀之禮。贊禮者旣唱三舞蹈訖。復三唱山呼。而羣臣拱手加額。與樂工軍校齊聲稱萬歲者三。近改擬山呼爲贊呼。百官應之曰天輔有德。曰海宇咸寧。曰聖躬萬福。臣等竊謂殿廷之禮。主於尊嚴。贊呼之際。貴呼齊一。今百官三呼。應聲喧嘩不齊。誠爲失儀。況山呼故事。循行已久。甚爲嚴肅。宜仍其舊制。從之。

遣都督僉事吳禎以勅書諭大將軍徐達

諭曰。如克慶陽。宜令右副將軍都督同知馮宗異。掌總兵印。統兵駐慶陽。節制各鎭兵馬。糧餉不給。從宜規措。無致傷民。鞏昌臨洮蘭州諸軍鎭守如故。兵不足者益之。如河中四外已寧。則以都督同知康茂才所部士卒三分之。茂才帥其二往鎭山西。凡太原諸城悉聽節制。其一增守陝西。務在處置得宜。然後大將軍徐達偏將軍湯和回京定議功賞。俟朕與大將軍壄鄂國公畢日。大將軍當復往定守邊之策。戍守諸將。詰命悉須其家。可諭朕意。都督僉事吳禎。就令同宗異駐慶陽。平章李伯勝。同都督僉事耿炳文守陝西裹城。

丙子。遣符寶郎偰斯齎詔及金印誥文。封朝鮮王顓爲高麗國王。（）禮部奏請大祀陪祀官受誓戒。制可

禮部奏按周禮太宰祀五帝。則掌百官誓戒。今擬大祀前七日。陪祀官詣中書省受誓戒。曰皇帝有事於某所。各揚其職。不共其事。國有常刑。制可

癸未。徐達克慶陽。誅張良臣

初徐達率諸軍趨慶陽。駐于東原。令馮宗異湯和顧時戴德以兵四面圍其城。張良臣出戰東門。顧時擊敗之。良臣復自西門出戰。馮宗異以兵擊之。良臣走還。時王保保自寧夏遣竹笴來慶陽。良臣因復遣還寧夏求援。徐達別將李海明。邏獲竹笴。斬之以徇城下。張良臣復乘大風出兵。與我師接戰。我師擊敗之。良臣懼。登城呼呂德約降。大將軍不聽。初慶陽小元帥見王師攻圍日急。欲出降。爲良臣所囚。至是城中降者夜刼小元帥出詣大將軍營。達受之。令軍中無虐降者。初良臣之復叛也。自以其城高險。而下有井泉。可據以守。其兵又精悍。養子七人。皆善戰。軍中語曰。不怕金牌張。惟怕七條鎗。又其兄思道與王保保爲聲援。賀宗哲韓札兒爲羽翼。姚暉葛行之徒爲牙爪。故欲拒守以希大功。及王師列營城下以困之。良臣不得逞。數出戰又不利。又遣人赴寧夏求援。皆被獲。內外音問不通。而糧餉乏絕。至煮人汁丸泥噉之。平章姚暉。熊左丞。胡知院。萬人等。知事不

濟爭鬪門納降達勒兵入自北門良臣父子俱投井中
達命指揮朱果引出斬之遣指揮陸成赴京奏捷明日
誅良臣之黨柴知院等二百餘人收其小平章等銀印
以都督僉事陳德守之先是賀宗哲攻鳳翔城或隧地
或突至甕城凡十五日指揮金興旺知府周興等嬰城
拒守隨方備禦敵不得入至是聞慶陽城下宗哲乃引

禮部請於圜丘方丘壇南建殿九間社稷壇北建殿七間
遇風雨於此望祭從之○命禮官靈星壽星司中司命司
民司祿諸神准漢制於城南爲壇屋以祭○禮部議奏聖
壽日祭壽星同祭司中司命司民同祿八月望日祭靈星
皆遣官行禮從之○監察御史睢稼請命府州縣長吏月

朔會民讀律

稼言周官有懸法象魏之文禮經載鄉飲讀法之說皆
導民知禮法而遠刑辟也今新律刊布天下鄉井細民
猶有不通其說者宜命府州縣長吏凡遇月朔會鄉之
老少令儒生讀律解析其義使之通曉則人皆知畏法
而犯者寡矣上曰威人以法不如威人以心敦信義而
勵廉耻此化民之本也故羞惡之心生則非僻之私格
外防之法密則苟免之刑興卿言讀律固可禁民爲非
若謂使無犯要當深求其本也

禮部尚書崔亮請依周官門戶中霤竈井五祀歲終臘享
通祭於廟門外羣臣四品以上祀中霤門竈三神五品以
下祀門竈二神命著爲令○蒙古部將賀宗哲[illegible]

將軍徐達遣馮宗異擊遁之

大將軍徐達聞賀宗哲由六盤山遁去遣都督副使顧
時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將騎卒萬人追之賀宗哲以
其衆掠蘭州徐達遣副將軍馮宗異率步騎一萬七千
道靖寧擊之宗哲聞王師至即由迭烈孫渡河遁去宗
異乃率所部還

九月詔儒臣纂修禮書○大將軍徐達御史大夫湯和發
平涼還京師右副將軍馮宗異總制軍事、禮部奏言祥
瑞應見大瑞表奏餘瑞驗實圖進

禮部尚書崔亮奏凡祥瑞應見皆爲國家休徵按唐六

典四瑞有大瑞上瑞中瑞下瑞其大瑞景星慶雲麟鳳
龜龍之類上瑞白狼赤兎之類中瑞蒼鳥朱鴈之類小
瑞岐麥嘉禾芝草連理枝之類又按唐令凡祥瑞應若
麟鳳龜龍之類依圖書合大瑞者所司隨即表奏百僚
詣闕上表拜賀告廟頒下其諸郡瑞并令所司轉申以
聞若鳥獸之類有生獲以獻者仍遂其本性放之山野
亦有可致者如連理枝之類則不須齎送今擬凡祥瑞
應見若麟鳳龜龍之類合大瑞者許各處表奏不得泛
言虛飾干惑上聽其餘諸瑞所在官司驗實圖進上曰
卿等所議但及祥瑞而不及災異不知災異之來乃上
天示戒所繫尤重今後四方或有災異無論大小皆令

所司卽時飛奏
詔以臨濠爲中都
上名諸老臣問以建都之地或言關中險固金城天府之國或言洛陽天地之中四方朝貢道理適均汴梁亦宋之舊京又或言北平元之宮室完備就之可省民力
上曰所言皆善惟時有不同耳長安洛陽汴京實周秦漢魏唐宋所建國但平定之初民未蘇息朕若建都於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宮室不能無更亦未易也今建業長江天塹龍蟠虎踞江南形勝之地眞足以立國臨濠則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爲中都何如羣臣稱善至是始命有司

建置城池宮闕如京師之制焉
壬子定蕃王朝貢禮○甲寅初製鐵券
上欲封功臣議爲鐵券以賜之而未有定制有言台州民錢允一吳越忠肅王錢鏐之裔家藏唐昭宗所賜鐵券遂遣使取之準其式而加損益高廣有差第爲七等公二等侯三等伯二等其制如瓦外刻歷履恩數之詳以記其功中鐫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每副剖而爲二分爲左右左頒諸功臣右藏諸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仍以舊券還允一厚賜而遣之
乙卯吐蕃寇臨洮守河原指揮韋正擊降之諸郡土酋皆來降○戊午征南將軍廖永忠參政朱亮祖等帥師自廣西還命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灣○十月庚午勅葬開平忠武王常遇春于鍾山之陰○甲戌甘露降于鍾山羣臣稱賀
上曰休咎之徵雖各以類應朕德涼薄烏足以致斯翰林雎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一則甘露降陛下敬恭天地輯和民人故嘉祥顯著起居注魏觀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陛下寬租賦減徭役百姓歡豫神應之至以此故也翰林院侍讀學士危素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于松栢實陛下尊賢養老之所致也宜告于宗廟頒示史館以永萬億年無疆之休上曰卿等援引載籍言非無徵然朕存心

警惕惟恐不至烏敢當此一或忘鑒戒而生驕逸安知嘉祥不爲災異之兆乎告諸宗廟頒之史館非所以垂示於天下後世也羣臣皆頓首謝
命圖魏國公徐達開平王常遇春等攻戰之蹟于雞鳴山功臣廟○詔郡縣立學校
上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敎至元其弊極矣使先王衣冠禮義之敎混爲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設名存實亡況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鬭惟知干戈莫識俎豆朕恒謂治國之要敎化爲先敎化之道學校爲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敎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

先王之舊以華汚染之習此最急務當速行之○詔曰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風俗莫先學校自胡元入主中國夷狄腥膻汚染華夏學校廢弛人紀蕩然加以兵亂以來人習鬬爭鮮知禮義今朕統一天下復我先王之治宜大振華風以興治教今雖内設國子監恐不足以盡延天下之俊秀其令天下郡縣并建學校以作養士類其府學設教授一員秩從九品訓導四員生員四十人州學設學正一員訓導三員生員三十人縣學設教諭一員訓導二員生員二十人師生月廩米人六斗有司給與魚肉學官月俸有差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

命潭州衛指揮同知丘廣爲總兵官率兵討左江上思州蠻賊黃龍關等斬之於十萬山思州平○十一月壬辰大將軍徐達北征還○甲辰右副將軍馮宗異還京師

初宗異守平涼以關陝既平胡虜畏服不請於朝輒引衆還及見上詰之曰將軍在平涼外禦胡虜内鎭撫關中國家所托非輕也乃不俟命輒引衆還關外之事將誰任之宗異頓首謝上以其勳爵姑置之

十二月壬戌降户部尚書宋昭爲蘇州知府○占城遣使來言安南侵擾命編修羅復仁主事張福齎詔諭之二國皆聽命罷兵命禮部考安南高麗山川著之禮典設位以祭○遣中書省管勾甘桓會同館副使路景賢齎詔封占城阿答阿者爲占城國王○設河東陝西都轉運司○大賞平定中原及征南將士之功於奉天殿○詔赦臨洮將士亡匿山谷者

詔曰天地以生物爲心帝王以不殺爲德自三代以下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皆承天運奮武威以定亂行仁義以安人惟秦不然坑趙降卒四十萬古今非之雖能混一享國不長天道昭然矣朕每遣將出師必加訓諭降者撫之抗者誅之故其來降大小咸授以職保其父母妻子近征西土幽國公李思齊率其部下將士悉來臣附大將軍以精鋭隨軍征進老幼安居城郭未嘗妄殺可謂鑒秦之過恪遵朕命矣當臨洮受降之初如或

妄加誅戮爾衆安能保全今爾將士乃有懷思其家逃藏巖谷者夫父母妻子之戀人之常情雖新附之衆未能悉知朕懷朕爲民父母可不矜念詔書到日凡逃竄山谷者無自驚疑罪無大小盡行赦之

庚戌三年春正月癸巳命徐達等征沙漠

先是王保保偵知大將軍南還遂寇蘭州圍城數重指揮張溫堅守不與戰守鞏昌指揮于光將兵援之遇保保兵於馬蘭灘戰敗被執不屈遇害上以王保保爲西北患復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爲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爲左副將軍湯和爲右副將軍往征沙漠

帝問諸將曰元主遲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僥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卿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之寇邊者以元主猶存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也帝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今捨彼而取元主是忘近而趨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吾意欲分兵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擣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應援況元主遠處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事有一舉而兩得者此是也諸將皆曰善遂受命而行王保保攻蘭州不利且聞大將軍至乃引去

以駙馬都尉王恭爲福建行省參政

上諭恭曰國家用人惟才是使苟賢無問於疎遠使不肖何恤於親昵福建從昔富庶元末困於弊政朘剝尤甚民病未蘇今命汝往綏之汝無恃親故以生驕縱貽患於民國家政命一本至公爾不能守法失人臣之道朕亦豈敢縱法違天下公議汝其欽哉

命宰臣定百官入侍班序

上以天下初定欲通羣下之情日詔百官悉侍左右詢問民情咨訪得失或考論古今典禮制度故雖小官亦得上殿至有踰越班序者上謂宰臣曰朝廷之上禮法爲先殿陛之間嚴肅爲貴朕始欲咨訪庶事故令百官入侍左右至班序失次非所以肅朝儀也自今文武百官入朝除侍從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指揮使六部尚書侍郎等官許上殿其餘文武官五品以下並列班于丹陛左右違者糾儀官舉正之

禮部奏定朝日夕月禮從之

禮部議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面長故祭以二分爲得陰陽之義也今稽古者正祭之禮宜各設壇專祀朝日壇築於城東門外夕月壇築於城西門外朝日以春分日夕月以秋分日星辰則祔祭於月壇從之

遣使往祀安南高麗占城山川

庚子遣使往安南高麗占城祀其國山川仍命各國圖其山川及摹錄其碑碣圖籍付使者還所至諸國皆勒石紀其事其畧曰朕賴天地祖宗眷祐位臣民之上郊廟社稷以及嶽鎮海瀆之祭不敢不恭邇者占城安南高麗遣使奉表稱臣已封其王則其國境內山川悉歸職方考之古典天子望祭雖無不通然未聞有遣使致祭於其境者今思與普天之下共享昇平之治故具牲幣遣使往祭于神神既歆格必能庇其國王世保境土使風雨以時年穀豐登民庶得以靖安庶昭一代同仁之意是用刻石以垂永久

吏部請以有罪被黜庶官除廣東儋崖等處不許

上曰前代謂儋崖爲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用如此若其風俗未淳更宜擇良吏以化導之豈宜以有罪人居之耶

西安鳳翔二府饑命戶部往賑之

戶部奏須運粟以濟上惻然曰民旦暮待食若須運粟死者多矣況今東作方興民無食而廢耕其患益甚即命戶部主事李亨馳驛往賑之戶給粟一石計三萬六千八百八十九石

辛亥以太常卿胡惟庸爲中書省參知政事○二月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

上行後苑見巢鵲卵翼之勞喟然嘆曰禽鳥劬勞如是

況人母子之恩乎乃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時元鎮撫陳興被召京恩待甚厚興言有母在嵩州年八十餘欲求歸養即賜白金衣帽遣之興辭帝顧謂侍臣曰孝悌之性天下皆同陳興雖武夫聞朕言即惕然思歸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之肯令其違遠耶人壽不過百歲今其母年已八十餘萬一不得相見興有無窮之痛與歸母子相見其樂安如何侍臣對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推測人情無所不燭非惟一家之老者得所天下之惸獨鰥寡皆蒙其恩矣帝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一人孝而衆皆趨於孝此風化之本也故聖人之於天下必本人情而爲治

甲子合祀太歲四季月將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旗纛諸神

初以太歲風雲雷雨皆天神以嶽鎮海瀆天下山川城隍皆地祇各爲壇專祀于國城之南然祭之時日與其品物各不同至是復以風雲雷雨嶽鎮海瀆皆陰陽一氣流行無間者遂合二壇而一之而增以四季月將旗纛諸神凡設壇十有九太歲春夏秋冬四季月將爲第一次風雲雷雨次五嶽次五鎮次四海次四瀆次京師鍾山次江東山川次江西山川次湖廣山川次淮東淮西山川次浙東浙西福建山川次廣東廣西海南海北山川次山東山西河南河北山川次北平陝西山川次左江右江山川次安南高麗占城諸國山川次京都城

隍次六纛大將五方旗神戰船金鼓銃礮弓弩飛鎗飛石陣前陣後諸神各壇之祭皆帝躬自行禮先祭禮官奏祝文太歲以下至四海凡五壇帝稱臣者請親署名其鍾山等神帝稱余者請令禮官代署帝曰朋友署牘往來尚親題姓名況神明乎必皆親署及登壇太常司丞任以忠贊禮慮帝力倦頗簡爲跪之儀禮畢帝問故以忠以實對帝曰人臣愛君以道朕之于神惟恐誠敬未盡何敢憚勞汝當悉朕意後勿復然

命制四方平定巾式頒行天下○癸未追封故元帥郭子興爲滁陽王立廟滁州命有司致祭○乙酉指揮金朝興

取東勝州獲故蒙古平章荆麟等。○命製朝服公服以賜百官。○三月庚寅免應天撫州等十三府州河南山東北平三省稅糧

詔曰。蓋聞自古帝王之興必有賴於武功成武功者必有資於民力矜恤之道理所當先朕自即位以來思欲與民同樂第以將士新戍邊陲大將遠入北荒轉運之勞猶未能已然各處郡邑供給有先後豐歛有不同雖嘗免其租稅猶慮凋弊之餘未能蘇息其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滁州和州朕興師渡江時資此數郡以充國用致平定四方朕念其勤勞未嘗忘之仍免今年夏秋稅糧其徽州嚴州金華衢州廣信池饒廬等郡以次

歸附供億軍國之需亦甚煩勞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念其民久罹兵革疲困爲甚山東河南壤地相接宜優恤其民使貿遷有無相資爲生今年三處租稅再行蠲免以甦民力嗚呼朕自布衣起事故知黎庶之艱難精稅從寛必先郡邑之凋弊有司其尚謹於奉承以體朕恤民之意

鄭州知州蘇琦上言時宜三事命中書省釆行之

琦言三事其一謂國家肇造區宇西北餘孽未平關輔平涼北平遼右與夷虜相接一有警息調兵轉粟事難卒辦請議屯田積粟以示久長之規其二宜選股肱重臣才兼文武練達邊事分鎮要害以統制諸番若其來歸也待之以誠懷之以德其叛也諭之以義示之以威專明恩信遠示綏懷勿啓邊釁以疑遠人勿逞兵[illegible]以勞中國其沙漠非要害之處當毀其城郭徙其人戶於內地其三墾田以實中原自辛卯河南兵起天下騷然兼以元政衰微將帥凌暴十年之間耕桑之地變爲草莽方今諸將出師廓清天下若不設法招徠耕種以實中原恐日久國用虛竭爲今之計莫若計復業之民墾田外餘荒蕪田土責之守令召誘流移未入籍之民官給牛種及時播種除官種外與之置[illegible]中外收受若遇水旱災傷踏驗優免其守令正官能誘戶口有增開田有成從巡歷御史按察司申舉若田不加闢民不加

多則覈其罪如此則中原漸至殷實少蘇轉運之勞流移人民亦得永安田野矣書奏上謂中書省臣曰屯田以守要害此馭夷狄之長策李牧趙充國常用此道故能有功至於墾田實地亦王政之本但喪亂以來中原之民久失其業誠得良守令勸誘耕桑休養生息數年之後可望其成琦言有可採者其參酌行之

召諸郡富民入見勉諭遣之

上曰富民多豪强元時此輩欺凌小民武斷鄉曲人受其害宜召之來朕勉諭之至是諸郡富民至入見　上曰汝等居田里安享富稅者汝知之乎古人有言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使天下一日無主則强凌弱衆暴寡富

者不得自安貧者不得自存矣今朕爲爾主立法定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貧者得以存其生爾等當循分守法能守法則能保身矣毋凌弱毋吞貧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親族周給貧乏遜順鄉里如此則爲良民若效昔之所爲非良民矣衆皆頓首謝於是賜酒食遣之時翰林學士宋濂詹同及待制王禕起居注陳敬等侍左右　上顧謂之曰朕諭此輩欲勉之爲善耳禕對曰自古帝王皆兼君師之任三代而下爲人王者知爲治而不知爲教今陛下訓諭之不啻嚴師教弟子恩之厚也誠所謂兼治教之道矣

置秘書監秩正六品○置南寧柳州二衛

廣西行省言便宜三事一曰廣西地接交趾雲南所治皆溪洞苗蠻性狠戾而叛服不常府衛之兵遠在靜江數百里外卒有警急難相爲援乞於南寧柳州立衛置兵以鎮之庶苗獠有所憚而不敢竊發民有所恃以安其生二曰慶遠故府也今爲軍民安撫司雖統地十有七州其地皆深山廣野其民多安撫同知莫天護之族天護素庸弱不能禦衆而宗族强者動肆跋扈至殺河池縣丞蓋讓與諸蠻相扇爲亂此豈可姑息以貽禍將來乞罷安撫司而復設慶遠府置軍衛以守其地庶幾其民知有府治而不敢自恣諸蠻知有重兵而不敢爲亂此久安之道也三曰廣海之俗素獷戾動相讎殺因而爲亂則一方皆警蓋緣郡縣無兵以制馭之故也近羣盜轉攻鬱林州同知王彬集民兵拒之經歷徐承祖亦以民兵千餘敗賊由此言之土兵未必不可用也乞令廣西邊境郡縣長官輯民丁之壯者置衣甲器械籍之於有司有警用以捕賊無事則使之務農如此非惟郡縣無養兵之費而民實賴之以安也奏至詔俱從之遂設南寧柳州二衛益兵守禦改慶遠安撫司爲慶遠府命莫天護赴京賞同知王彬經歷徐承祖以下有破賊功者

都督同知汪興祖克武州朔州獲故蒙古知院馬廣等○

置察言司掌受四方章奏（司使二人吏二人）○遣萊州同知趙秩

持詔諭日本國王良懷

詔曰朕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自古帝王居中國而治四夷歷代相承咸出斯道惟彼元君漠北虜夷竊主中國汙壞彝倫朕荷上天祖宗之佑百神效靈諸將用命收海內之羣雄復前代之疆宇卽皇帝位已三年矣比嘗遣使持書飛諭四夷高麗安南占城爪哇西洋鎖理卽能順天奉命稱臣入貢既而西域諸種番王各獻良馬來朝俯伏聽命北夷遠遁沙漠將及萬里特遣征虜大將軍率馬步八十萬出塞追獲殲厥渠魁大統已定蠢爾倭夷出沒海濱爲寇已嘗遣問久而不荅方將整飭巨舟致罰爾邦俄聞被寇者來歸始知前日之寇非

王之意乃命有司暫停造舟之役然或外夷小邪故逆
天道不自安分神人共怒天理難容征討之師控弦以
待果能革心順命共保承平不亦美乎嗚呼撫順伐逆
古今彝憲王其戒之以延爾嗣
戊午大將軍徐達師至平西王保保退屯車道峴達遣左
副將軍鄧愈立柵逼之○夏四月乙丑冊封諸皇子爲王
詔曰朕荷天地百神之祐祖宗之靈當羣雄鼎沸之秋
奮起淮右賴將帥宣力創業江左曩者命大將軍徐達
統率諸將以定中原一二年間海宇清肅虜遁沙漠大
統既正黎庶靖安欲先論武功以行爵賞緣吐番之境
未入版圖今年春復命達等帥師再征是以報功之典

未及舉行朕惟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諸子
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藩屏國家朕今有子十人即
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爲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
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爰以四月七日封第二
子樉爲秦王第三子棡爲晉王第四子　爲燕王第五
子橚爲吳王第六子楨爲楚王第七子榑爲齊王第八
子梓爲潭王第九子杞爲蜀王第十子檀爲魯王從孫
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及諸禮儀
已有定制於戲奉天平亂實爲生民法古建邦用臻至
治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大將軍徐達及王保保戰于
沈兒峪大敗之保保遁和林
徐達等率師出安定駐沈兒峪口與王保保隔深溝而
壘日數交戰王保保發兵千餘人由間道從東山下潛
劫東南壘東南一壘皆驚擾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
措達親率兵急擊破之乃退遂斬東南壘指揮趙某及
將校數人以徇軍中股栗明日整衆出戰諸將爭奮莫
敢不力遂大敗保保兵於川北亂塚間擒元郯王文濟
王及國公閻思孝平章韓札兒虎林赤嚴奉先李景昌
察罕不花等官一千八百六十五人將校士卒八萬四
千五百餘人獲馬萬五千二百八十餘匹駱駝騾驢雜
畜稱是保保僅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至黃河

得流水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都督郭英追至寧夏不
及而還以德濟失律械送京師保保至和林愛猷識理
達臘復任以事○先是擴廓帖木兒遁之甘肅莫見其
終皇明通紀云王保保即擴廓帖木兒初名也○胡德
濟械送至京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勅諭達曰
朕起布衣克成大業命將出師悉由節制將軍備嘗知
之邇者浙江右丞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
事乃械送京師必欲朝廷治之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
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且慢軍功者悉歸之朝廷
則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胡右丞之失律正當就
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

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閫外之比矣彼常有叛信
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懼將軍緣此綏其宜
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自今務威克厥愛毋事姑息
安南遣使臣杜舜欽來告其國王陳日煃之卒遂遣吏部
主事林唐臣齎詔封日熞為安南國王翰林編脩王廉往
祭日煃
王廉既行又詔以漢伏波將軍馬援昔討交趾立銅柱
為表以鎮服蠻夷其功甚大命廉就祀之
置弘文館以胡鉉為學士命劉基危素任本中睢稼皆兼
學士
上以素老賜小車免朝謁一日上御東閣聞履聲橐橐

上方詰之而素適至乃謂之曰是汝吾以為文天祥邪
未幾御史王著等劾素亡國之臣不宜居侍從乃謫居
和州之含山
湖廣慈利土酋覃垕構諸洞蠻為亂命湖廣行省平章楊
璟帥兵討之
勑諭璟曰蠻賊恃山溪險阻乘時竊發出沒無常若根
誅其黨必深入山谷傷損士馬所得不足以償所費今
師入其境擊之但使遠去不令出擾州縣可也不必窮
其巢穴更宜約束麾下慎無逐利輕動楊璟攻覃垕不
下遣使來請軍餉初璟兵攻覃垕寨賊衆下山迎敵官
軍擊敗之乘勢追至半山勢陡峻視其寨三面巖險而
下俯江水一面僅有路纔通一人官軍不可上乃回駐山下
而賊亦阻險自守未幾以三千人下山挑戰官軍又擊
敗之賊復遁入山璟遂以兵逼之覃垕乃遣人許降璟
不悟使部下黃永謙往報為垕所執由是盡知我軍虛
實拒守不下璟欲為持久之計使人來請軍餉上因遣
使讓之曰爾違吾言妄動而不能平賊既已失矣又中
其詭計以陷部將爾之智略何在今再命參政戴德以
兵從凡諸小寨限以月日平之仍撫綏慈利等處人民
俾安生理毋致驚疑者再違朕命以潞州失利之罪治
爾勑至璟乃督將士盡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
置磨勘司綜核天下章奏○五月己丑大將軍徐達遣左

副將軍鄧愈招諭吐蕃而自將攻興元○遣使訪歷代帝
王陵寢
上嘗觀宋太祖詔脩歷代帝王陵寢歎曰此美事也遂
遣翰林編脩蔡玄侍儀舍人李震亨陳敏于謙等往四
方求之仍令各行省之臣同詣所在審視若有廟祀并
具圖以聞
復置司農司
上以中原之地自兵興以來田多荒蕪命省臣議計民
授田設官以領之于是省臣議設司農司始開治所于
河南掌其事
乙未定著官閫令典

上以元末之君不能嚴宮闈之政至宮嬪女謁私通外臣而納其賄賂或施金帛於僧道或番僧入宮中攝持受戒而大臣命婦亦往來禁掖淫瀆褻亂禮法蕩然以至於亡遂深戒前代之失著爲令典俾世守之皇后之尊止得治宮中嬪婦之事即宮門之外毫髮事不預焉自后妃以下至嬪侍女使小大衣食之費金銀錢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宮奏之而後發內使監官覆奏方得赴所部關領若尚宮不及奏而朦朧發內監官監官不覆奏而輒擅領之部者皆論以死或有私書出外者罪亦如之宮嬪以下遇有病雖醫者不得入宮中以其證取藥而已羣臣命婦於慶節朔望朝見中宮而止無

故即不得入宮中人君亦無有見外命婦之禮天子及親王后妃宮嬪等必愼選良家子而聘焉至於外臣請謁寺觀燒香禳告星斗之類其禁尤嚴

詔天下守令詢舉有學識篤行之士禮送京師○丁酉左副將軍李文忠敗蒙古太尉蠻子等于白海之駱駝山遂進次開平蒙古平章上都罕等降○都督孫興祖師次三不剌川及蒙古兵戰于五郎口死之○海寧衛指揮副使孫虎及蒙古太尉買驢戰于落馬河死之○己亥詔設科舉取士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才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貴詞章之學而不求德藝之全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渥而權家勢要每納奔競貨緣阿附輒竊仕祿所得資品或居貢士之上其懷材抱道之賢恥於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茲朕統一華夷方與斯民願得賢人君子而用之自今年八月爲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抱道德之士務在經明行脩博通古今文質得宜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才學出衆者得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爲官彼游食奔競之徒自然易行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才任官惟賢庶可成於治道咨爾有衆體予至懷

遣使頒科舉詔于高麗安南占城○大將軍徐達與參政傅友德等南出一百八渡至略陽擒蒙古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大將軍徐達遣裨將金興旺等入連雲棧合攻興元蒙古守將劉思忠知院金慶祥迎降留金興旺守之達還軍西安○辛丑左副將軍李文忠克應昌蒙古主妥懽帖睦爾先死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北走

文忠師趨應昌未至百餘里獲一故騎問之曰四月二十八日元主已殂文忠即督兵兼程以進癸卯復遇元兵與戰大敗之追至應昌遂圍其城獲元主嫡孫買的里八剌幷后妃宮人等及玉璽金寶玉冊鎭圭與駝馬牛羊無算惟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與數十騎遁去文忠

親率精騎追之至北慶州不及而還捷奏至京師百官稱賀 上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又以元主不戰而奔克知天命謚曰順帝

丁未詔行大射禮頒儀式於天下○改司天監爲欽天監

○辛亥詔考歷代服色所尚

禮部奏言歷代異尚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飾尚黃旗幟尚赤今國家承元之後取法周漢唐宋以爲治服色所尚於赤爲宜上從之

癸亥詔定嶽鎮海瀆城隍諸神號

詔曰朕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如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

之則有不然夫岳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來至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至於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僭差今依古定制凡岳鎮海瀆並去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五嶽稱東嶽泰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嶽嵩山之神西嶽華山之神北嶽恒山之神五鎮稱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山之神中鎮霍山之神西鎮吳山之神北鎮醫無閭山之神四海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瀆大河之神北瀆大濟之神各處府州縣城隍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歷代忠臣烈士並依當時封爵稱之惟孔子明先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天下神祠無功于民不應祀典者卽淫祠也有司無得致祭○於是中書省臣奏凡民庶祭先祖歲除祀竈鄉村春秋祈土穀之神凡有災患禱于祖先里社若鄉厲邑厲之祭則郡縣自舉之其僧道建齋設醮不許奏章上表投拜青詞亦不許塑畫天地神祇及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巫覡扶鸞禱聖書符呪水諸術並加禁止庶幾左道不興民無惑志詔從之

躬署祝文遣官詣嶽鎮海瀆以更定神號告祭○遣秘書

監直長夏祥鳳等頒革正神號詔于安南占城高麗○免蘇州逋負秋糧三十萬五千八百餘石

戶部奏蘇州多逋稅其官吏當論如法 上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多賴其力逋稅積至二年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民民畏刑罰必傾其貲如是而欲生遂不可得矣其悉免之

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

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一本二穗者十餘本 上曰鳳翔饑饉朕特遣人賑恤今未數月遽以瑞麥來獻使鳳翔民未粒食雖有瑞麥何益苟其民皆得養雖無瑞麥何傷朕觀自古以來天下無金革鬭爭之事時和歲

豐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夫義婦順兄愛弟恭此足爲世瑞此麥待一物之瑞非天下之瑞也

乙亥詔封蒙古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

李文忠遣人送獲故元買的里八剌等及其寳冊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以買的里八剌獻俘于廟寳冊令百官具朝服進　帝曰寳冊貯之庫不必進也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代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殆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　帝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内生齒滋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

令謝恩復謂憲曰故國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服於中宮朝見畢賜之中國服亦令就謝乙亥買的里八剌朝見奉天殿其母及妃朝見坤寧宫俱賜以中國服及賜第宅于龍山封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

丁丑頒平定沙漠詔于天下

詔曰朕本農家樂生於有元之世庚申之君荒淫昏弱紀綱大敗由是豪傑並起海内瓜分雖元兵四出無救於亂此天意也然倡亂之徒首禍天下謀奪土疆欲爲王霸觀其所爲不合於禮故皆滅亡亦天意也朕當是時年二十有四盤桓避難終不寧居遂托身行伍驅馳

三年覩羣雄無成徒擾生民乃率衆渡江訓將練兵奉天征討于今十有六年削平强暴混一天下大統既正民庶皆安而元之遺孽時犯邊塲勞我師旅今年六月十有五日左副將軍李文忠左丞趙庸等遣使來奏五月十六日率兵北至應昌獲元君之孫買的里八剌及其后妃寳冊等物知庚申君已於四月二十八日殂於應昌大將軍所至朔庭遂空中書上言宜以其孫及后妃獻俘于太廟朕心思之其君之亡係乎天運所遺幼孫何知若行獻俘實有不忍况當天下紛亂朕非有意不過欲救患全生今定四海休息吾民於田里非朕所能亦天運致然也尚慮臣民未知朕意是用播告天下

左副將軍以禮護送買的里八剌已至朕憐帝王之後難同庶民及首亂僭偽來降者特封崇禮侯總其眷屬以及母后等同居飲食服用出官民上俾存元祀體法前王不敢過戲嗚呼天命靡常惟殷是鑒可不畏哉仍遣使齎詔諭安南高麗占城○是日百官表賀　上諭之曰卿等試言元之所以亡朕之所以興劉基進曰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元腥羶華夏幾及百年天實厭之又况末主荒淫政殘民困烏得不亡陛下應天順人神武不殺救民水火安得不興　上曰當元之季君則宴安臣則跋扈國用不經征斂日促天怒人怨盜賊蜂起羣雄角逐竊據州縣天下已非元有矣向使元君

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奢天下素
傑豈得乘隙而起耶朕取天下於羣雄非取於元氏今
獲其遺胤朔漠清寧天寔命之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
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可不畏哉
遣使持詔諭雲南八番西域西洋瑣里瓜哇畏吾兒等國
○罷中書右丞相汪廣洋退居高郵先時御史劉炳劾其[illegible][illegible]不孝故也○
遣使瘞宋理宗頂骨于紹興永穆陵
上與侍講學士危素論宋元興替素言元世祖至元間
胡僧嗣古妙高欲毀宋會稽諸陵時夏人楊璉眞加爲
江南總攝奏請如二僧言遂發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
遺骨瘞于杭之故宮築浮屠其上以厭之又截理宗頂

骨爲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心酸 上聞嘆息久之
謂素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既乘
其弱併取之何乃復縱奸人肆酷如是即命北平守將
吳勉訪索頂骨所在果得西僧廬中既送至命有司厝
于京城之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圖來獻遂勅瘞于
故陵
故蒙古四大王冦大同武州太原衛桂亭等擊走之
四大王者元之宗室也初大軍克元都遁入靜樂岢嵐
山中聚衆結寨自固至是冦武州刼殺人民桂與指揮
鄭亨率兵擊之追至龍尾莊四大王遁走獲其三大王
脫忽的帖木兒送京師

山西行省請令商人納米各給引鹽從之
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
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蘆淮鹽各一引
引二百斤商人鬻畢即以原引目赴所在官司繳之如
此則轉輸之費省而軍儲之用充矣從之 上諭中書
省曰蘇松嘉湖杭五郡地窄民衆細民無田往往逐末
利而食不給臨濠朕故鄉也田多未闢土有遺利令五
郡民無田產者往臨濠開種就以所種田永爲己業官
給牛種舟糧資遣之三年不徵其稅於是徙者凡四千
餘戶
乙酉故蒙古陝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鎖南普等以蒙古

所授金銀牌印宣勅詣左副將軍鄧愈軍門降
○秋七月丁亥朔續脩元史成
凡前書未備者悉補完之通二百一十二卷翰林學士
宋濂率諸儒以進詔刊行之
詔建諸王府
工部尚書張允言諸王宮城宜各因其國擇地請秦用
陝西臺治晉用太原新城燕用元舊內殿楚用武昌天
竹寺基齊用青州益都縣治潭用潭州玄妙觀基靖江
用獨秀峰前 上可其奏命以明年次第營之
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坐失朝降爲編脩○以翰林應
奉陶凱爲禮部尚書○畱將吳友仁冦興元守將金興旺

擊却之
友仁寇興元金興旺出兵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攻興
旺與戰而中流矢拔矢復戰斬首數百級時城中守兵
纔三千友仁兵三萬興旺以力寡歛兵入城遣使間道
走寶雞取援兵友仁乃圍城決濠塡塹攻益急興旺嬰
城拒守發拒守礌石敵兵多死傷者時大將軍徐達在
西安得報即師師還屯益門鎮先令傅友德領兵三千
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岩下令軍中人持十
炬燃于山上友仁軍見列炬起大驚乘夜遁去
以中書省右丞楊憲爲左丞尋以罪誅
憲在上左右久熟於典故而市權要寵輕視同列 上

即位時嘗上書頌功德因勸行督責之政以求親幸
上曰是欲失人心也不聽憲入中書欲盡變省中事凡
舊吏一切罷出更用已所親信因欲持權乃創爲一統
山河花押示僚吏以觀從違翰林編脩陳極賀曰押字
大貴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者也憲大喜即奏極爲
翰林待制陰令御史劉炳誣奏侍郎左安上覺之下炳
獄炳吐其實劉基幷發其奸狀陰事上怒按問憲與炳
皆伏誅
已未大都督同知康茂才卒○禮部尚書陶凱請進膳日
舉樂不許
上曰古之帝王功德隆盛治洽生民上下之間熙然太

和雖日一舉樂未爲過也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
將士尚在暴露之中此朕宵旰憂勤之不暇豈可忘將
士之勞而自爲快樂哉俟大兵凱還士卒無戰伐之勞
人民罷轉輸之苦然後以樂侑膳未晚也
詔禁官民器服不得用黃色爲飾○癸卯禮部尚書崔亮
請宗廟祭祀用四時孟月及歲除從之○命中書省遣人
收瘞遺骸
上諭中書省臣曰往者四方爭鬬民不得其死者多矣
中原草莽遺骸遍野朕聞之惻然于心宜遣人循歷水
陸悉收瘞之中書省臣曰 陛下仁及枯骨聖王之善
政也 上曰先王之世人得以養生送死者上得其道

下無天閼元季政荒民困干戈加以饑饉相尋故死亡
者衆朕荷天命爲億兆主顧兹失所者豈忍使之暴露
哉
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
自初九日始試初場後三日試第二場又三日試第三
場京師直隸府州額百人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平福
建江西浙江湖廣各四十人廣東廣西各二十五人若
人材衆多之處不拘額數若不能及數者亦從之考試
之法大略損益前代之制初場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
道第二場論一道第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復以
五事試之曰騎射書算律騎觀其驅馳便捷射觀其中

之多寡書通於六義算通於九法律觀其决斷
九月戊子京師城隍廟成
廟建左右二司禮部尚書陶凱復請如前代六曹曰吏
戶禮兵刑工二司左曰左司之神右曰右司之神 上
命罷六曹不必設左右司止稱曰左司神右司神仍命
製神主主用丹漆字塗以金刻飾以龍文及是廟成命凱
等迎主入廟用王者儀仗
中書省奏太原朔州等衛屯田宜徵歲租官給牛種者十
稅其五自具牛種者十稅其四不許○故蒙古興州降將
江文清楊思祖至京以文清爲千戶思祖爲衛鎮撫遣還
招其部曲○詔翰林自今太廟祝文止稱孝子皇帝不稱

臣凡遣太子行禮止稱命長子某不稱皇太子著爲令○
定朝會燕享舞樂之數
九奏樂曲皆按月律前三奏和緩中四奏壯烈後二奏
舒長第一起臨濠之曲名飛龍引次開太平之曲名風
雲會次安建業之曲名慶皇都次削羣雄之曲名喜昇
平次平幽都之曲名賀聖明次撫四夷之曲名龍池宴
次定封賞之曲名九重歡次大一統之曲名鳳皇吟次
守承平之曲名萬年春其武舞曲名清海宇文舞曲名
泰階平
大明集禮書成詔刊行之
其書以吉凶軍賓嘉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爲綱
所該之目吉禮十四曰祀天曰祀地曰宗廟曰社稷曰
朝日曰夕月曰先農曰太歲風雷雲雨師曰嶽鎮海瀆
天下山川城隍曰旗纛曰馬祖先牧馬社馬步曰祭厲
曰祀典神祇曰三皇孔子嘉禮五曰朝會曰冊拜曰冠
禮曰婚曰鄉飲酒禮賓禮二曰朝貢曰遣使軍禮三曰
親征曰遣將曰大射凶禮二曰弔賻曰喪儀又冠服車
輅儀仗鹵簿字學各一樂三曰鐘律曰雅樂曰俗樂凡
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備具通五十卷詔頒行之
命指揮韋正鎮守河州
韋正上言西邊軍糧民間轉輸甚勞而綿布及茶可以
易粟今綿靴運將至乞併運茶給各衛軍士令其自相

貿易庶省西民之勞詔從其言正初至河州時城邑空
虛人骨山積將士見之咸欲棄去正語之曰正受命率
若等出鎮邊陲以拒戎狄當不避艱險致死命以報國
恩今既至此無故棄去一旦戎狄冦邊其誰禦之民被
其害則吾與若等死亡無地雖妻孥不得相保與其死
於王事乎於是衆感激曰願如公命正日夜撫循其民
俾各安其居河州遂爲樂土
遣斷事官黄儔齎詔諭遼陽等處官民來歸○遣使致書
于蒙古太子愛猷識理達刺○冬十月勑省臺延聘儒士
於午門番直與諸將說書
監察御史袁凱言國家蕩平四海固資將帥之力然今

天下已定將帥多在京師其精悍雄傑之士督兵有餘而於君臣之禮恐未悉究臣願於都督府延致通經[illegible]古之士或五人或三人每於諸將朔望早朝後俱赴[illegible]堂廳講經史庶幾忠君愛國之意全身保家之道油然日生而不自知也天生人材無非爲天下國家計其麤小無廉耻之人有犯固在不赦至於老成長者或有過誤宜加矜恕養廉耻以收他日之功則人材輩出矣
上嘉納之遂勅省臺延聘儒士於午門番直與諸將說書
勅百官入朝遇雨雪許服雨衣〇命江夏侯周德興率兵討慈利土酋覃垕及茅岡諸洞蠻覃垕復遁〇命作太廟

圭瓚〇十一月壬辰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文忠等還至龍江車駕出勞于江上〇徐達率諸將上平沙漠表皇太子親王文武百官以次入賀〇丙申大封功臣
上以武成告於郊廟遂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勳爵戸部備賞物禮部定禮儀翰林院撰制誥 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諸王侍左丞相李善長右丞相徐達率文武百官列於丹陛左右 上詔諸將臣諭之曰汝等其聽朕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已私皆倣古先帝王之典籌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思昔創業之初天下擾亂羣雄並起當時有心於建功立業者往往無法以馭下故皆無成朕本無意天下今日成此大業是皆天地神明之眷佑有非人力之所致然自起兵以來諸將從朕被堅執銳以征討四方戰勝攻取其功何可忘哉今天下既定是用報以爵賞其新附將帥有功者亦如之凡今爵賞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無私如御史大夫湯和與朕同里閭結髮相從屢建功勞然嗜酒妄殺不由法度趙庸從平章李文忠取應昌其功不細而乃私其奴婢廢壞國法廖永安戰鄱陽時奮勇忘身與敵舟相拒朕親見之可謂奇男子然而使所善儒士竊朕意嚮以邀封爵僉都督郭子興不奉主將之命不守紀律雖有功勞未足掩其過此四人止封爲侯平章李文忠總兵應昌逐前元太子遠遁沙漠獲其皇孫

妃嬪重寶悉歸朝廷此功最大御史大夫鄧愈自幼相從屢更任使雖經摧挫口無怨言此二人者宜列公爵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與朕同鄉里朕起兵之時即從征討四方摧強撫順勞勤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如爵不稱德賞不酬勞卿等宜在廷正論之無得退有後言諸將咸頓首悅服遂班爵行賞封公者六人宜國公李善長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大師中書左丞相進封韓國公食祿四千石信國公徐達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

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進封魏國公食祿五千石並賜帛百匹開平王常遇春子茂封鄭國公馮勝封宋國公李文忠封曹國公鄧愈封衛國公俱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並食祿三千石賜帛各八十匹封侯者二十有八人湯和封中山侯唐勝宗封延平侯陸仲亨封吉安侯周德興封江夏侯華雲龍封淮安侯顧時封濟寧侯耿炳文封長興侯陳德封臨江侯郭子興封鞏昌侯王宗原封六安侯鄭遇春封滎陽侯費聚封平涼侯吳良封江陰侯吳禎封靖海侯趙庸封南雄侯廖永忠封德慶侯俞通源封南安侯華高封廣德侯楊璟封滎陽侯康鐸封

蘄春侯朱亮祖封永嘉侯傅友德封潁川侯胡美封豫章侯韓正封東平侯黃彬封宜春侯曹良臣封宣寧侯梅思祖封汝南侯陸聚封河南侯俱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其食祿及賜帛各有差並賜誥命鐵券

戊戌大宴功臣

宴罷上曰創業之際朕與卿等勞心苦力艱難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萬幾不敢斯須自逸誠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優游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於憂患而忽於宴安然不知憂患之來常始於宴安也明者能燭於未形昧者猶蔽於已著事未形猶可圖也患已著則無及矣大抵人處富貴欲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佚情佚則淫奢淫之至憂危乘之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戒勉也明日魏國公徐達率諸將詣闕謝 上退御華蓋殿賜達等坐從容燕語 上曰今成一統之業皆汝諸將之功勞達等頓首曰臣等起自畎畝際風雲之會每奉成筭出師征討問其次第如指諸掌及其成功不差毫髮此天錫 陛下聖智非臣等所能與也 上曰曩者四方紛亂群雄並起與卿等初起鄉土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為強者縱於暴橫弱者不能自立荒淫者逃於子女

貪殘者耽於貨寶奢侈者溺於富貴剽賊者喜於戰鬪茲數者無救患之心徒為生民之患若士誠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守勤儉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故來者如歸嘗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為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有鄱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踰姑蘇一步以為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併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城以禦之是我疲於應敵事有難為朕之所以取

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下或勸朕盪平羣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潼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幷力一隅非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將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困獸猶鬬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相反至於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

特餘事耳若此可以少解甲胄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上一日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爲先以戰鬬爲能以必勝爲功今閒居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故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橫不法不能保全終始者何人常以此爲鑑戒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之賢將並矣○上頗聞公侯中有好神仙者悉召至諭之曰神仙之術以長生爲說而又謬爲不死之藥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無驗且有服藥以喪其身者蓋由富貴之極惟恐一旦身沒不能久享其樂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術信然可以長生何故四海之內千百年間曾無一人得其術而久住于世者人能懲忿窒欲養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稱名垂不朽雖死猶生何必枯坐服藥以求不死況萬無此理當痛絕之

祭戰没功臣

上思天下大定諸將之力然存者得膺爵賞死者不復見矣乃設壇親祭之且撫其兄弟子孫俾食其祿羣臣莫不感動又設壇祭戰没軍士優養其父母妻子

辛亥命戶部覈民數給以戶帖○乙卯封中書右丞汪廣

洋爲忠勤伯御史中丞劉基爲誠意伯○以吏部尚書王與福爲西安知府調刑部尚書郎本忠爲吏部尚書○十二月巳未戶部請於陝西大小鹽池設鹽課提舉司及撈鹽夫專事煎辦從之

戶部言陝西察罕腦兒之地有大小鹽池請設鹽課提舉司撈鹽夫百餘人蠲免雜役專事煎辦行鹽之地東至慶陽南至鳳翔漢中西至平涼北至靈州募商人入粟中鹽粟不足則以金銀布帛馬驢牛羊之類驗值準之如此則軍儲不乏民獲其利從之

以翰林侍講學士魏觀爲國子祭酒編脩宋濂爲國子司業○大明志書成命刊行之

先是命儒士魏俊民黃篪劉儼丁鳳鄭思先鄭權等六人編類天下州郡地理形勢降附始末爲書凡天下行省十二府一百二十州一百八縣八百八十七安撫司三長官司一東至海南至瓊崖西至臨洮北至北平至是書成命送秘書監鋟梓頒行俊民等皆授以官

建奉先殿

上謂禮部尚書陶凱曰事死如事生朕祖考陟遐已久不能致其生事之誠然於追遠之道豈敢怠忽復感嘆曰養親之樂不足于生前思親之苦徒切于身後今歲時致享則于太廟至於晨昏謁見節序告奠古必有其制爾考議以聞於是凱奏太廟祭祀已有定制請于乾

清宮左別建奉先殿以奉神御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于此祭祀用常饌行家人禮上從之

封右丞薛顯爲永成侯俾居海南

上召諸將諭之曰右丞薛顯始自盱眙來歸朕子之厚而待之至推心腹以任之及其從朕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略意氣迥出衆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其性剛忍朕累戒飭終不能悛至於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及殺馬軍此罪雖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尤不可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所獲孳畜殺而奪之師還之日富妻子服衰絰伺之于途牽馬哭罵且訴冤于朕朕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死者何辜今仍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爲三一以贍富之家一以贍所殺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揜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爲卿等宜以爲戒諸臣皆頓首謝

始命祭無祀鬼神

上以兵革之餘死無後者其靈無所依命議祀禮于是禮官奏按祭法王祭泰厲諸侯祭公厲大夫祭族厲泰厲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大夫之無後者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然則鬼之祭享而無所歸則必爲厲後世以爲非禮之正遂不舉

行此等無依之鬼乃或依附土木爲民禍福以邀享祀者今宜于國都王國各府州縣及里社皆祭祀之使鬼有祭享禍厲不興亦除民害之一也　上命京都築壇于玄武湖中天下府州縣設壇城北各里亦立祭壇歲以三月清明七月望日十月朔日長吏率僚佐晡時致祭正壇設城隍位壇下東西各席地壇之南立石刻祭文京都謂之泰厲王國謂之國厲府州謂之郡厲縣謂之邑厲民間謂之鄉厲著爲定式

壬午詔廷臣言得失

上以正月至是月日中屢有黑子詔廷臣言得失起居注萬鎰言日者陽之精也至陽之中而有黑子焉是陰

之奸乎陽也其在人事德爲陽刑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刑勝乎德小人勝乎君子臣請凡臣民有犯法當死者皆三覆奏毋輒置之刑小人而奸君子之位者黜之庶乎天象可感也吏部尚書郎本忠言日者君之象也在陛下脩德以禳之君德使脩則天變自消昔宋景公一言之善熒惑猶爲之退舍況陛下以天錫之資誠能益加脩省何天變之不可回哉且河南中原之士隱於山林者宜訪求之仕於朝者自能加其官或不能者加黜罰焉月事皆然天之仁愛人君監視告戒無所不在則人君體天心而施之於政者亦當無所不用其情也詩曰明明在上赫赫在下天人感應之機如此願陛

下毋忽上皆嘉納其言

甲申享太廟行家人禮百官免陪

享畢　上諭禮部尚書陶凱曰經言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人僅方寸於此而能格神明於彼由至誠也然人心操舍無常必有所警而後無所放爾乃命禮部鑄銅人高一尺有五寸手執簡書曰齋戒三日凡致齋之期則置朕前庶幾心有所警省而不敢放也又諭李善長曰人之一心極難點檢起兵後年二十七八血氣方剛軍士日衆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誰能禁我者因思心爲身之主帥若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廢所以常自點檢此身與心如兩敵然時自相爭戰凡諸事爲必求至當以此號令得行肇成大業每遇祭祀齋戒之時以爲當整飭心志對越神明而此心不能不爲事物所動於持甚難蓋防閑此身使不妄動則自信已能若防閑此心使不妄動尚難能也凱頓首曰陛下此言乃聖賢治心之道心既治天下無難治矣

江左陸翀之覆校

昭代典則卷之七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黄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太祖高皇帝

辛亥四年春正月丙戌中書左丞相李善長致仕以汪廣洋爲中書右丞相胡惟庸爲中書左丞○丁亥命征西將軍湯和征虜副將軍傅友德等分道伐蜀

先是

上遣湖廣行省平章楊璟招諭明昇璟至蜀諭以禍福使奉國入覲明昇牽於羣議不能决璟還復以書曉之

復不能從既而蜀將吳友仁寇興原

上乃命中山侯湯和爲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爲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爲右副將軍暨楊璟葉昇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穎川侯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顧時爲左副將軍暨何文輝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

上諭和等曰今天下大定四海奠安惟川蜀未平耳朕以明玉珎嘗遣使脩好存事大之禮故於明昇憫其稚弱不忍加兵遣使數加開諭冀其覺悟昇乃惑於羣言反以兵犯吾輿元雖敗衂而去然豺狼之心終懷齧噬不可不討今命卿等率水陸舟師分道並進首尾攻之使彼疲於奔命勢當必克但師行之際在肅行伍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爲戒卿等慎之仍命宋國公馮勝往陝西脩城池衛國公鄧愈往襄陽訓練軍馬運糧餉以給征蜀軍士

詔禮部攷祀郊廟社稷日月諸神冕服并百官陪祭冠服之制

禮部議奏

上親祀圜丘方丘宗廟及朝日夕月服衮冕祭社稷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先農皆用皮弁服羣臣陪祭各服本品梁冠祭服從之

製玉圖記

俱以蟠龍爲紐其一方一寸五分文曰廣運之記其一方一寸二分以賜中宮文曰厚載之記其一方一寸二分高一寸六分以賜皇太子文曰大本堂記

建圜丘方丘日月社稷山川壇及太廟于臨濠○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

上親加删定詔刊行頒給因謂臺臣曰元時任官但貴本族輕中國之士南人至不得入風憲豈是公道朕之用人惟才是使無問南北風憲作朕耳目任得其人自無壅蔽之患殿中侍御史唐鐸對曰臣聞元時遣使宣撫百姓初出之日四方驚動及至略無所爲而去百姓爲之語曰奉使宣撫問民疾苦來若雷霆去若敗鼓至

令傳以爲笑今陛下一視同仁任官惟賢尤重風憲明
立法度所以安百姓與太平天下幸甚臣等敢不精白
一心欽承聖意
命給守邊將士綿襖
上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於冬京師尚爾況北
邊荒漠之地氷厚雪深吾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
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遣赴蔚朔寧夏等處以給將
士省臣對曰守邊將士衣襖歲有常供無煩再遣
上曰將士雖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異於常時
故命加給耳古人匹夫不獲引咎在躬況守邊將士尤
朕所深念者其給之勿緩

脩治廣西興安縣靈渠三十六陡
興安屬桂林府其水出海洋山自秦開桂林象郡鑿渠
興安分爲湘漓二水建三十六陡甃石爲閘以防水泄
漢馬援嘗脩築之故世傳爲援所立歲久堤岸圮壞至
是始脩治之水可溉田萬頃
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爲本部尚書
上諭之曰膏粱所以充饑藥石所以療病使無病之人
舍膏粱而餌藥石適足以害身仁義者養民之膏粱也
刑罰者懲惡之藥石也爲政若舍仁義而專務刑罰是
以藥石毒民非善治之道也今擢卿爲刑官之長用法
之際常體古人欽恤之意則張釋之于定國皆可爲矣

原缺第五葉

卿其勉之
命各行省設科取士連試三年自後三年一舉著爲定例
○建奉先殿于宮門內之東○戶部奏定淮浙山東中鹽
之例○故蒙古遼陽行省平章劉益以遼東州郡地圖并
籍兵馬錢糧之數遣使奉表來降詔置遼東衛指揮使司
以益爲指揮同知○策試進士于奉天殿賜吳伯宗等一
百二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始令進士釋褐行釋菜禮
中書省奏給官月俸三石命但月支廩米一石不許月
俸開端○命工部遣官往廣東買耕牛以給中原屯種之
民○命中書省戶部定文武官歲祿○廣西衛指揮僉事
左君弼等平溪洞蠻猺賜帛有差○詔定武官襲職之令

凡大小武官亡沒悉令嫡長子孫襲職有故則次嫡承
襲無次嫡則庶長子孫無庶長子孫則弟姪應繼者襲
其職如無應繼弟姪而有妻女家屬者則以本官之俸
月給之其應襲職者必試以騎射之藝如年幼則優以
半俸沒於王事者給全俸候長襲職著爲令
詔有司祭歷代帝王於陵寢不許祀三皇廟
禮部奏前代聖帝賢王自唐以來皆祭于陵寢唐玄宗
嘗立三皇廟于府州縣春秋通祀而以醫藥王之甚非
禮也
帝曰三皇繼天立極以開萬世教化之源而汨於醫師
其可乎自今命天下郡縣毋得褻祀止命有司祭於陵

權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之極嚴但犯法者必斥去之不令在左右戒履霜堅氷之意也

諭省臺辨人邪正

諭曰朕諸子日知務學必擇端謹文學之臣官僚之職日與之居講說經史畜養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藉天下國家之重但人之相與氣習易移與正人處則日習於正如行康衢不爲偏岐所惑若與邪人處則日習於邪如由曲徑往而不返不覺入荆棘中矣省臣對曰知人最難邪正亦未易辨上曰尊德樂義斯爲正也便佞褻慢斯爲邪也故驕奢淫佚鮮不由於褻慢而端莊中正必皆本於好德

以兵部尚書劉直爲治書侍御史

上諭之曰臺憲之官不專於糾察朝廷政事或有遺闕皆得言之人君日理萬機聽斷之際豈能一一盡善若臣下阿意順旨不肯匡正則貽患無窮今擢卿爲侍御史居朝廷之上當懷蹇諤之風以爲百官表率至於激濁揚清使奸邪屏跡善人汲進則御史之職兼盡矣()

上嘗御東閣方岳冠而櫛御史中丞陳寧侍御史商暠來奏事

上見之遂移入便殿遣人止寧等毋入櫛已正冠出閣始命寧等入見

平章楊璟進次瞿塘不利

是月平章楊璟率師進次夔州大溪口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其平章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及聞王師臨境又遣左丞相戴壽平章鄒興副樞飛大張益兵爲固守計壽等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岸壁引纜爲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石木竿鐵銃其上傍橋兩岸復置砲以拒我師於是璟遣指揮韋權率兵出赤甲山以逼夔州指揮李茂出白鹽山下逼夔府南岸以攻南城寨璟與都督僉事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塘扼江之衆璟戰不利於是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

夏四月丙戌穎川侯傅友德克階州遂克文州

先是友德陛辭上密諭之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險而吾兵難至若出其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隳則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卿等不勇耳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使人潛覘知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於是引兵趨陳倉選精銳五千爲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平章丁世眞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襲刀王等十八人世眞遁去遂克階州進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脩橋以渡至五里關蜀平章丁世眞等復集兵據險都督同知汪興祖躍

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脊兵擊攻破之世貞徙以數
騎遁去遂拔文州
庚寅命永嘉侯朱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率師助伐蜀（）
癸卯傅友德克綿州
傅友德兵徇下江油彰明二縣遂趨綿州將至友德乃
選精銳鼓行而前別遣都督僉事藍玉夜襲其壘蜀守
將向大亨軍驚擾達旦友德麾兵乘之俄大風起諸軍
順風縱擊蜀兵大敗遂克綿州龍驤衛指揮史鑑戰死
大亨走保漢州
五月乙卯詔兌江西秋糧（乙亥詔兌兩浙秋糧（）六月
壬午傅友德克漢州

友德兵至漢州阻水不得渡乃命軍中造戰艦百餘艘
時蜀人雖失階文猶恃漢水自固及聞我師造舟進取
乃益震恐巳卯戰艦成友德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
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
克階文綿州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
解體初蜀人命僞丞相戴壽僞太尉吳友仁等悉衆守
瞿塘以扼三峽之險及聞友德破階文擣江油壽等乃
與友仁分瞿塘守兵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
舟師已逼漢州向大亨悉兵戰于城下友德遣驍騎擊
敗之既而壽等兵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師遠來聞
向大亨兵敗必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親帥師迎擊壽等
大敗之遂拔漢州壽與大亨走城都臨江侯陳德追擊
又敗之友仁走古城友德乃以濟寧侯顧時守漢州自
將擊古城又大敗其衆友仁自古城遁還保寧
辛卯德慶侯廖永忠克夔州
先是中山侯湯和兵發歸州進攻瞿塘關以江水暴漲
駐師大溪口上聞湯和欲候水平進師恐其逗遛緩事
乃詔和曰傅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階文諸州及青
州果陽白水江之地兵既越險次于平川蜀人無險可
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首尾受敵疲於奔命平蜀之機
正在今日若候水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悞事且朕前
日所以語爾者獨不復記憶乎何怯之甚也德慶侯廖

永忠聞命即率所部先進和猶遲疑未決及得友德木
牌於江流延進兵自白鹽山伐木開道由紙牌坊溪以
趨夔州永忠兵至舊夔州先是僞蜀丞相戴壽等守瞿
塘關及還兵內援乃留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守城至
是聞永忠兵至出兵拒戰永忠分軍爲前後陣軍既接
乃出後軍兩翼夾擊之興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
其元帥龔興殺溺死者甚衆辛卯廖永忠進兵瞿塘關
永忠以山峻水急而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我舟
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
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筩以禦饑渴山多草木令將士皆
衣青蓑衣魚貫山岩石間蜀人不知覺也度其巳至乃

率精銳出黑葉渡分爲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而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筒火炮夾擊大破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索擒同僉蔣達等八千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中山侯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

戊戌蜀僞平章丁世眞陷文州指揮僉事朱顯忠死之復

寇秦州敗走爲其帳下小校所殺

傅友德克文州留指揮僉事朱顯忠守之僞夏平章丁世眞令番寇數萬來攻顯忠戰而却之僞夏趙元帥復與世眞合兵攻城城中食且盡外援不至部下皆曰與其陷死地孰若出城求生路乎顯忠厲聲曰爲將守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耶詰旦世眞攻圍益急顯忠遂出兵東門拒戰而世眞復攻西門日且暮顯忠被傷累瘡決戰力不支城破爲亂兵所殺千戶王均諒被執不屈蜀人磔之于文州東門初顯忠領士卒七百餘人及城破僅二百人既而友德調兵來援世眞棄城遁去事聞使祭顯忠均諒厚恤其家僞夏守金州九龍山寨平章俞思忠聞傅友德已克文階遂率其官屬軍民二千三百餘人詣軍門降獻良馬千匹友德遣人送思忠等至京上命還其馬賜第居京師仍賜思忠米五石錢六千餘各有差世眞復率其餘黨寇秦州攻圍五十餘日城中食盡括牛畜以食軍傅友德調兵來援遂擊走之世眞逃竄山谷自以拒敵官軍殺傷者多懼不敢出夜宿梓潼廟中爲帳下小校所殺及蜀平小校赴京言狀中書省臣奏請賞之上曰小校殺本管非義也何賞爲不許

以李信詹同爲吏部尚書

論曰吏部衡鑑之司鑑明則姸媸無所遁衡平則輕重

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任公平以辯別賢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

德慶侯廖永忠中山侯湯和至重慶明昇詣軍門降

永忠率舟師自夔州乘勝抵重慶是日次銅鑼峽明昇與右丞劉仁等大懼仁勸明昇奔成都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怖豈能効力若毆之拒戰死傷必多亦終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明昇遂遣使詣永忠軍全城納欵永忠以湯和軍未至辭不受癸卯湯和至重慶

會永忠以兵駐朝天門外是日明昇面縛銜璧與母彭
氏及其右丞劉仁等奉表詣軍門降和受之永忠解縛
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撫諭戴壽向大亨等家
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送明昇等并
降表于京師

壬寅故蒙古右丞張良佐左丞房暠遣使貢馬上蒙古所
授印章宣勅金牌及獻賊殺劉益之賊

先是故元平章劉益以遼東之地來降朝廷遣斷事官
吳立往宣詔置遼東衛於得利嬴城以益為指揮同知
未幾故元平章洪保保馬彥翬共謀殺益良佐等率部
下擒彥翬殺之保保走納哈出營遼東之衆因推良佐

與暠權衛事至是良佐以其事來聞仍上其事于中書
省曰故指揮同知劉益總持戎旅鎮撫遼東知天命之
有歸遂全師而欸附寵承明詔賜以印章錫賚有光感
懷無極蒙設遼東衛治俾之仍典鎮兵方盡小心遽罹
凶禍賴多士之協心執渠魁而就戮乃推良佐等暫權
衛事統率諸軍顧才德之劣微懼弗堪於荷負況本衛
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為敵境其元平章高
家奴固守遼陽山寨知院哈剌張屯駐瀋陽古城開元
則有丞相也先不花之兵而金山則有太尉納哈出之
衆彼此相依互為聲援今洪保保逃往其營必有搆兵
之釁乙留朝廷所遣斷事吳立鎮撫軍民先將擒到逆

黨八丹知院僧兒械送京師及前遼陽行省山東行樞
密院銀印各一軍民大小衙門銅印八十五并各官所
授前元宣勅金牌納上右丞相汪廣洋等以聞上以吳
立張良佐房暠為遼東衛指揮僉事其餘將校從本衛
定擬職名奏聞銓注

戊申製宴享九奏樂章

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製宴享九奏樂章成上
之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
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
成九曰樂清寧先是上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為容
悅甚者鄙陋不稱乃命凱等更製其詞既成上命協音

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
以為治元時鼓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唱迭和又使胡
虜之聲與正音相襍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為
舞隊諧戲殿廷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
音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諠譊淫
褻之樂悉屏去之

秋七月辛亥編存心錄成

上謂諸儒臣曰朕閱歷代賢君事神之道罔不祗肅故
百靈効祉休徵類應及乎衰世之君罔知攸敬違天慢
神非惟感召災譴而國之禍亂亦由是而致朕為是懼
每於臨祭必誠必敬惟恐未至故命卿等編此書欲示

鑒戒夫水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載善惡豈惟
行之於今將俾子孫以爲法守

遣使齎書諭納哈出

遼東衛遣人奏言元將納哈出據金山擾邊爲遼陽患
乞益兵以備乃遣黃儔齎書諭納哈出曰前者萬戶黃
儔回聞將軍威震遼左英資如是足以保定一方然既
往不復君子當察昔在趙宋君主天下立綱陳紀黎庶
艾安逮至末年權綱解紐故元太祖興于朔方世祖入
統中國此皆天道非人力也元之癈乎非不廣人民非
不多甲兵非不衆城郭非不堅及紅巾起于汝穎羣盜
徧于中原僞名僭號者繼出小明王稱帝于亳徐眞一

稱帝于蘄陳友諒稱帝于九江張士誠稱王於姑蘇明
昇稱帝于西蜀彼四帝一王皆擁兵數萬割據中夏踰
二十年朕本淮民爲羣雄所逼因集衆禦亂遂渡江與
將軍會于太平比待他俘特加禮遇且知將軍爲名家
故放北歸今又十七年矣朕見羣雄無成調兵四出北
平中原南定閩越東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爲
俘虜惟元君奔北自亡華夷悉定天下大安此天命非
人力也近聞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與
將軍旌旗相望將軍若能遣使通問貢獻姑容就彼願
其水草猶可自逞一方不然胡無百年之運大厦既傾
非一木可支釁之後先惟將軍自思之儔至金山納哈
出拘留不遣

遣使命魏國公徐達自北平往山西操練士馬

徐達駐師北平以沙漠既平徙北平山後之民三萬五
千八百戶一十九萬七千二十七口散處衛府籍爲軍
者給衣糧籍爲民者給田以耕至是命往山西操練士
馬諭之曰凡爲國者貴有備有備則無患古人當平康
之時克詰戎兵內以安國家外以制四夷况山西地近
胡虜尤不可無備故命卿帥諸將校繕脩城池訓練士
卒如調遣征進邊西等處從便行之其太原蔚朔大同
東勝軍馬及新附韃靼官軍悉聽節度

定置遼東都指揮使司以馬雲葉旺爲都指揮使吳泉馮

祥爲同知王德爲僉事總轄遼東諸衛軍馬

上以劉益之變而元臣納哈出等未附故命雲等鎮之
仍遣雲諭祭劉益

庚申潁川侯傅友德克成都

友德兵圍成都戴壽向大亨等出戰以象載甲士列于
陣前友德命前鋒以火器衝之象却走壽兵蹂藉死者
甚衆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壽等亦得家書聞重慶
已降而室家皆完乃籍府庫倉廩遣其子詣軍門納款
友德許之翌日壽率其屬降友德按兵入自東門得士
馬三萬分兵徇下川蜀州縣之未附者崇慶知州尹善
清拒戰擊敗斬之判官王桂葉遂率耆民詣軍中降

詔立祠祀元御史大夫八福壽

先丙申歲王師下建康或勸福壽遯福壽曰我臺憲重臣與城存亡竟死之上謂中書省臣曰朕渡江以來元之守臣如御史大夫福壽仗義守職保障其民以身徇國雖無甲兵外援而能臨難不避可謂忠臣矣宜立祠令有司歲時致祭

諭國子祭酒魏觀爲龍南知縣司業宋濂爲安遠知縣

濂上孔子廟堂議曰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不以古之禮祀孔子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主人西向几筵在西也漢章帝幸魯祠孔子帝西面再拜開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

獻官西向猶古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南面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木主棲神天子諸侯廟皆有主大夫束帛士結茅爲菆無像設之事開元禮設先聖神座於堂上兩楹閒先聖東北皆莞席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摶土而肖像焉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鬯焫蕭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薌代之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郊廟祭饗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示嚴敬也今以秉炬當之非褻乎又古之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謂之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非其學弗祭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群聖之大成顏曾思孟實傳其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若七十二子止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惟配顏子今以荀況之言性惡楊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尚祖也今

回參伋坐饗堂上而其父列食於廡閒顛倒彝倫莫此爲甚吾不知其何說也古者士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無聲釋菜無樂是二釋之重輕以樂之有無也今襲用魏漢律所制大晟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而儀注皆不可考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獻後各飲福卽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得行之可乎哉他如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雜乎雅俗升降昧乎左右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若乃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

舜禹湯文武次而列焉皐陶伊尹太公周公暨稷契夷
益傅說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祀天子之學若
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苟
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屈於武
夫矣昔周立四代之學學有先聖虞庠以舜夏學以禹
殷學以湯東膠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
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上不
喜謫濂安遠知縣祭酒魏觀亦以考禮稽緩皆謫
遣佛林國故民捏古論持詔以即皇帝位號國大明建元
洪武諭其國王○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使奉表來朝
表言安南侵其土境乞賜兵器樂器樂人俾安南知占

城乃聲敎所被輸貢之地不敢欺凌上命中書省移咨
其國已令安南即日罷兵爾國亦宜各保疆土所請兵
器似助爾相攻非撫安之義樂器樂人語音有異難以
發遣若爾國有習華語可敎音律者選數人赴京習之
并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船貨物皆免其征以示懷柔之
意
蜀明昇至京朝見授歸義侯賜居第于京師○淮安侯華
雲龍統兵雲州擒故蒙古平章僧家奴而還　八月癸巳
浡泥國王馬合謨遣使進表箋貢方物○己亥江夏侯周
德興等克保寧
先是上遣使諭中山侯湯和等曰爲將貴審機而重料

敵古云雖有智慧不如乘勢今全蜀已下惟吳友仁尚
據保寧偷旦夕之命乘機而取之此破竹之勢無不克
者將軍徘徊不進何也吾付將軍以大任而臨事往往
退撓如此何以總軍政寄國命乎和等聞詔始遣周德
興會傅友德兵克其城執吳友仁械送京師蜀地悉平
己酉高州海寇羅子仁等作亂通判王名善以務挑不屈
死雷州衛遣千戶黃青討平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庚申三佛齊國王馬哈剌札八剌十遣使奉金表貢方
物○冬十月庚辰令天下遇有災變即以實聞
上謂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禎
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嘗命天下勿奏祥瑞

若災異即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而
不舉或舉不以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諭天
下遇有災變即以實上聞○上嘗謂丞相汪廣洋曰朕
觀前代人君多喜佞諛以飾虛名甚至臣下詐爲瑞應
以恣矯誣至於天災垂戒厭聞于耳如宋眞宗亦號賢
君初相李沆日聞災異其心猶存警惕厥後澶淵既盟
大臣首啓天書以侈其心羣下曲意迎合苟圖媚悅致
使言祥瑞者相繼於途獻芝草者三萬餘本朕思凡事
惟在於誠況爲天下國家而可僞乎爾中書自今凡祥
瑞不必奏如災異及蝗旱之事即時報聞廣洋叩首曰
陛下敬天勤民孰大於此非惟四海蒼生蒙福誠爲聖

子孫萬世之謨訓也臣謹奉詔旨○上嘗御奉天門謂吏部尚書詹同曰論行事於目前不若鑒之於往古卿儒者宜知先古帝王爲治之道試爲朕言之同對曰古先帝王之治無過於唐虞三代可以爲法也　上曰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爲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蓋有限而窮然爲治者違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甚矣擇術不可不愼也○上嘗與廷臣論刑法御史中丞陳寧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　上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僞必滋夫壘石之岡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

金鐵之溪水非不淸而魚鼈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秦有鑿趾抽脅之刑慘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措其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慚而退

辛未諭省府臺臣謹備胡戎

上御奉天門諭省府臺臣曰海外蠻夷之國有爲患於中國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宮室俘虜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敝中土載諸史冊爲後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爲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爲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耳卿等當記所言知朕此意○上嘗觀大學衍義至晁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眞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其所該者廣眞氏之言其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臨行陣觀兩軍交戰出没於鋒鏑之下呼吸之間創殘已甚心甚不忍嘗思爲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耳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也○上嘗與侍

臣論孫子或曰武之書自易以及難其法先粗而後精其言約而要故叩之而不窮求之而益隱或曰武之術其高者在於用常而知變若實在彼則變而爲虛虛在此則變而爲實機妙莫測此用武之權衡千古不可易也或又曰武之術以詭道勝至於終篇而用間曰計以情而生情以間而得情苟遇不可間之君無可乘之隙將何以得其情哉人各持其說　上曰以朕觀之武之書雜出於古之權書特未純耳其曰不仁之至非聖之主此說極是若虛實變詐之說則淺矣苟君如湯武用兵行師不待虛實變詐而自無不勝虛實變詐之所以取勝者特一時詭遇之術非王者之師也然則術終亦窮

耳蓋用仁者無敵恃術者必亡觀武之言與其術亦有
相悖武之書必有所受而武之術則不能盡如其書也
癸巳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僧祖來進表箋貢方物
先是遣趙秩等往日本國宣諭秩泛海至析木崖入其
境關者拒勿納秩以書達其王王乃延秩入秩諭以中
國威德而詔旨有責讓其不臣中國語王曰吾國雖夷
狄僻在扶桑未嘗不慕中國之化而通貢奉惟蒙古以
戎狄涖華夏而以小國視我我先王曰我夷彼亦夷也
乃欲臣妾我而使其使趙姓者訹我以好語初不知其
覘國也既而使者所領水犀數十艘已環列於海崖賴
天地之靈一時雷霆風波漂覆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

者數十年今新天子帝華夏天使亦姓趙豈昔蒙古使
者之雲仍乎亦將訹以好語而襲我也命左右將刃之
秩不爲動徐曰今 聖天子神聖文武明燭八表生于
華夏而帝華夏非蒙古比我爲使者非蒙古使者後爾
若悖逆不吾信即先殺我則爾之禍亦不旋踵矣我朝
之兵天兵也無不一當百我朝之戰艦雖蒙古戈船百
不當其一況天命所在人孰能違豈以我朝之以禮懷
爾者與蒙古之襲爾國者比耶於是其王氣沮下堂延
秩禮遇有加至是奉表箋稱臣遣祖來隨秩入貢詔賜
祖來等文綺帛仍賜良懷大統曆及文綺紗羅
諭指揮郭英等保身與家之道

上御武樓指揮郭英等侍上謂英等曰朕嘗思保天下
汝等能思保身家乎英曰臣性至愚亦嘗念及此上曰
朕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汝等又役之爲私宅是保身
家之道與英等駭愕請罪上曰朕每思所以保汝輩之
道汝輩乃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昔朕皇考嘗言凡人守
分植財如置田穫稻歲有常入用之無窮若悖理得財
如貪官汚吏獲利雖博有喪身亡命之憂今汝等有勳
勞於國朕既酬以爵祿是即恒業能守而勿失子孫永
賴不然將無後憂乎英等頓首謝曰陛下訓飭臣等切
至銘刻不敢忘也
召龍南知縣魏觀安遠知縣宋濂以爲禮部主事○命官

吏犯贓罪者無貸
初元末政弊仕進者各賂遺權要邀買名爵下至州縣
簿書小吏非財賂亦無得而進及至臨事輒蠹政鬻獄
大爲民害上深知其弊嘗曰此弊不革欲成善治終不
可得故有是令
詔靖海侯吳禎籍方國珍所部溫台慶元三府軍士及蘭
秀山無田糧之民嘗充船戶者隸各衛爲軍
凡十一萬一千七百三十人
征西將軍中山侯湯和征虜前將軍潁川侯傅友德等還
京論功行賞
詔潁川侯傅友德統大軍冒越險阻首克階文破綿漢

成都克潰寧諸郡德慶侯廖永忠破瞿塘下重慶致明昇出降二人功最大各賞白金二百五十兩綵段二十表裏濟寧侯顧時臨江侯陳德等都督僉事何文輝金朝興等及各指揮千百戶鎮撫總小旗軍士各賞有差惟营陽侯楊璟南雄侯趙庸永嘉侯朱亮祖不與賞上諭璟等曰爾三人不賞亦能自知其過乎楊璟粗識文字命爾統軍屢嘗失利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沵竄滅竄人莫我知爾乃輕信敵人詭計輒使黃永謙往彼使知我虛實雖錡釜之數亦盡知之爾嘗從克保寧當有微賞然爾先於潞州失陷軍馬及攻覃垕寨久不能克進攻瞿塘又致覆敗較之破保寧之功不足以掩

過趙庸從克李逢春寨及下保寧亦有微勞然中山侯調遣率兵取桑植容美洞會江夏侯合攻覃垕寨至中道而還向非曹良臣老於行陣功何由成今不汝罪恩亦至矣朱亮祖比至重慶而城已下雖有跋涉之勞而擅杖殺軍校罪浮于功賞何可得爾等宜益自脩省奮志勉力以圖後功璟等皆頓首謝明日上復諭中山侯湯和曰朕前者命爾統師伐蜀爾乃駐兵歸州逗遛不進非穎川侯越闗渡險直入劒閣致戴壽撤瞿塘之兵還援漢州德慶侯因得乘虛攻破瞿塘則西蜀何由可下後攻保寧又不勇往爾朕舊人自濠梁相從軍功不細宜爵爾為公錄功過不相掩封爾為第一侯爵今又不能自奮而使他將得上功朕甚為爾惜之朕之論功行賞如衡鑑之於物無少差爽必合於大公至正之道雖欲爾私不可得也和叩頭謝曰陛下屬臣以大任而臣愚劣失機緩事死有餘責陛下天地之量宥而不誅臣已過望況敢希重賞乎

逮漢中知府費震至京詔釋之

初震在漢中多善政值大軍平蜀之後陝西旱饑漢中尤甚鄉民多聚為盜莫能禁戢是時府倉儲糧十餘萬石震即日發倉令民受粟具以狀奏聞自是攘竊之盜與隣境之人來歸者令為保伍驗丁給之賴以全活者甚衆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上聞而嘉之至是以他

事被逮上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為牧民者勸震初為吉水州知州亦以寬惠愛民有善政後累官至戶部尚書

詔定官民揖拜禮

上以軍民行禮尚循胡俗飲宴行酒多以跪拜為禮乃命省臣及禮部官定為儀式申禁之

壬子洪武五年春正月壬子置親王護衛指揮使司〇瑣里國王卜納的遣使奉金葉表貢方物并繪其土地山川以獻

上謂中書省臣曰西洋瑣里世稱遠番涉海而來難計年月其朝貢無論疏數厚往而薄來可也於是賜卜納的大統曆及金織文綺紗羅使臣幹的赤剌丹八兒山

等文綺紗羅有差

癸丑遣翰林待制王禕齎詔諭雲南

詔曰朕惟天生斯民必立之君以撫治之曩者元君失政海內鼎沸疆宇瓜分其盜據境土擅生殺者不可勝數生民塗炭十有七年朕起布衣提義師開基江左命將四征西平陳友諒東縛張士誠南下閩粵北靖幽燕奠安華夏復我中國舊疆遂爲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至蠻夷酋長莫不稱臣入貢惟爾梁王把都平章段光都元帥段勝守鎮雲南亦嘗遣人告諭不意蜀戴壽等憑恃險隘扼絕中道致使朕意不達爾土去

年遂興問罪之師分命大將軍率馬步舟師水陸並進直抵重慶明昇面縛啣璧出降繼平成都生擒戴壽節其郡邑設置官守西土既寧復遣使往諭爾等尚恐未達今因北平送至蘇成稱爲爾等北使之人故復遣齎詔往諭朕雖不德不及我中國古先聖王使四夷懷服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故茲詔諭爾其悉之禕至雲南梁王久留不遣

甲子遣使楊載以建國大明建元洪武諭琉球知之○賜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交阯弓五十彤弓百

上謂之曰古者諸侯有四夷之功則賜之弓矢卿等宣力四方故有此賜達等叩謝何以當上曰古人有言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卿等開國之臣其功大矣故賜以此不爲過也

徙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于高麗

陳理明昇居常鬱鬱不樂頗出怨言上聞之曰此童孺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爲小人蠱惑不能保其始終宜處之遠方則釁隙無自至可始終保全矣於是徙之高麗遣元樞密使延安荅理護送而往仍賜高麗王紗羅文綺俾善待之

詔犯罪當謫兩廣充軍者俱發臨濠屯田○命靖海侯吳禎率舟師運糧遼東以給軍餉○命禁下第舉人不許撫

拾王司

上謂禮部臣曰近代舉人不中程式多不省己自脩以圖後進往往撫拾王司細故謗毀以逞私忿禮讓廉恥之風不立今後有此者罪之

遣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分道征王保保

上御武樓與諸將臣籌邊事中書左丞相魏國公徐達曰今天下大定民庶已安北虜歸附者相繼惟王保保出沒邊境今復遯居和林臣願鼓率將士以勦絕之

上曰彼朔漠一窮寇耳終當絕滅但今敗亡之衆遠處絕漠以死自衛困獸猶鬪況窮寇乎姑置之諸將曰王

保保狡猾狙詐使其在終必為寇不如取之永清沙漠
上曰卿必欲征之須兵幾何達曰得兵十萬足矣
上曰兵須十五萬分三道以進於是命達為征虜大將軍出中路曹國公李文忠為左副將軍出東路宋國公馮勝為征西將軍出西路　上戒曰卿等力請北伐志氣甚銳然古人有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今兵出三道大將軍由中路出鴈門揚言趨和林而實遲重致其來擊之必可破也左副將軍由東路自居庸出應昌以掩其不備必有所獲征西將軍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款其兵令虜不知所為乃善計也卿等宜益思戒慎不可輕敵達等遂受命而行

命衛國公鄧愈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分道討古州田州澧州等處洞蠻

鄧愈兵至澧州遣楊璟討散毛柿溪赤溪安福等三十九洞平之吳良攻五開銅鼓潭溪古州諸蠻誅其首惡撫其餘黨凡平二百二十三洞籍其民一萬五千收集逃散士卒四千五百四十人周德興等討婪鳳安田等州諸洞蠻悉平之各班師還京

二月己卯諭群臣各盡其職

上諭群臣曰凡居官者任之大小雖不同要皆盡其職而已昔范文正公居位凡日之所為必求與食相稱或有不及明日必補之其心始安賢人君子於國家盡心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元之將亡內外諸官皆安於苟且不脩職事惟日食肥甘因循度日凡生民疾苦政事得失略不究心由是紀綱廢弛民心日離遂致土崩此皆近事可為明鑑朕夙夜不安寢未明視朝常恐天下之事或有廢怠不舉民受其弊卿等當體朕懷夙夜盡心能脩厥職則無負國家與日垂名青史豈不美乎

丙戌安南陳叔明遣使朝貢卻之

陳叔明遣其臣阮汝霖來朝奉表貢馴象禮部已受其表將入見主事曾魯取其副視之曰前王乃陳日煃今表曰叔明必有故也亟白尚書詰之蓋叔明逼死日煃

而奪其位懼朝廷致伐故托脩貢以覘意汝霖不敢隱具言之　上曰島夷何狡猾如是卻其貢不受

定四川茶鹽之制

戶部言四川產巴茶凡四百七十七處茶二百三十八萬六千九百四十三株茶戶三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茶十株官取其一徵茶二兩無戶茶園令夷種以十分為率官取其八歲計得茶一萬九千二百八十斤令有司貯候西番易馬從之○戶部言四川鹽井計一千四百五十六處已開煎三百八十處其未開者一千七十六處遂命會計各郡邑軍民歲食及鹽馬司市馬歲額之數煎辦餘井並塞之○四川茶鹽都轉運司言硐門

永寧銹遠諸處所產之茶各道分粗葉惟西番夷僚用之自昔商販未嘗出境既非茶馬司巴茶之比宜州立茶局徵其稅易紅纓氈衫米布椒蠟可資國用其居民所收之茶亦宜依江南茶法於所在官司給引販賣公私便之今擬設永寧茶局一曰界首鎮歲收茶一十八萬八千斤雅州茶局一曰碉門歲收茶四十一萬一千六百斤成都茶局三曰灌州歲收茶七千四百三十斤曰安州歲收茶一萬三千一百七十斤曰銹連州歲收茶二十九萬六千二百八十斤既收則徵其什一於官

詔從之

高麗國王王顓請遣子弟入太學

其詞曰秉彝好德無古今愚智之殊用夏變夷在禮樂詩書之習故我東夷之人自昔以來皆遣子弟入太學不惟知君臣父子之倫亦且仰聲明文物之盛伏望皇上察臣向化之誠使互鄉之童得齒虞庠之胄不勝慶幸　上顧謂中書省臣曰高麗欲遣子弟入學此亦美事但其涉海遠來離其父母未免彼此懷思爾中書宜令其國王與羣下熟議之為父兄者果願遣子弟入學為子弟者果聽父兄之命無所勉强即遣使護送至京或居一年或半年聽其歸省也

三月命禮部重定官民相見禮

先是元俗官僚相見輒跪一足以為禮拜則以叩頭為致敬既拜復跪一足廝官下人見上司官長與為禮即引手於後退立避之然上甚厭之自即位初即加禁止然舊習不能盡革至是復定為儀節令頒示之上謂禮部臣曰禮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成周設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夫制中莫如禮脩政莫如禮故有禮則治無禮則亂居家有禮則長幼序而宗族和朝廷有禮則尊卑定而等威辨元以夷變夏民染其俗先王之治幾乎熄矣而人情狃於淺近未能卒變今命爾稽考典禮合於古而宜於今者以頒布天下俾習以成化庶幾復古之治也

以禮部主事魏觀為蘇州知府○都督藍玉遇王保保於

土剌河擊敗走之○夏四月宣化盜起劫南寧府詔發廣西官軍討平之

初南寧指揮僉事左君弼聚民之無籍者為軍又縱所部軍士入山伐木民多驚擾遂相講為盜至是討平之斬首百餘級生擒二千八百餘人獲馬五十疋仍命大都督府按罪君弼而禁戢其卒

詔天下舉行鄉飲酒禮

上以海內寧安思化民復古乃詔禮部取儀禮及唐宋之制周官讀法之旨參定鄉飲禮儀頒行之

大將軍徐達及虜兵戰于嶺北敗績○中書右丞王溥以建言物異來言斥之

王溥遣人來言。近督工取材木建昌蛇舌巖衆見巖上有衣黃衣者歌曰龍蟠虎踞勢岧嶢赤帝重興勝六朝八百年終王氣復重華從此繼唐堯。其聲如鐘歌已忽不見上曰明理者非物怪可惑守正者非讖諱可干。漢之文成五利足以爲戒事涉妖妄豈可信耶

天旱命宮中蔬食遂大雨

夏至祭地祇於方丘禮畢還宮皇后妃嬪見上曰方農時天久不雨秧禾尚未入土朕恐民之失望也甚憂之汝等宜皆蔬食。自今日始俟雨澤降復常膳如故於是宮中自后妃而下皆蔬食是夜大雨詰旦水深尺餘皇后具冠服賀。且曰妾事陛下二年每見愛民之心。拳拳於念慮之間今茲大旱。陛下誠言所孚。天心感格。遂致雨澤之應。民得足食妾敢進賀上曰人君所以養民也民與君同一體民食有缺吾心何安幸上天垂念。獲茲甘雨吾何德以堪皇后能同心憂勤天下國家所賴也

六月定宮官禁令○命禮部議宮儀女職之制

禮部具陳周制後宮設內官以贊內治漢制設內官一十四等。凡數百人唐制設六局二十四官。凡一百九十人。女使五十餘人。皆選良家子女充之。上以爲古者所設過多宜防女寵垂法將來乃命重加裁定。遂定設六局一司局曰尚宮。曰尚儀。曰尚服。曰尚食。曰尚寢。曰尚功。司曰宮正。尚寶[illegible]局則總行六尚之事。尚宮局。掌導引中宮。總司紀司言司簿司闈之事。尚儀局。掌禮儀起居總司籍司樂司賓司贊之事尚服局掌宮內服用總司寶司衣司仗司飾之事尚食局掌供內膳總司醞司藥司供之事尚寢局掌燕寢總司設司輿司苑司燈之事尚功局。掌督女工總司製司珎司綵司計之事宮正司掌戒令責罰之事凡官七十五人女使十八人比古減一百四十人

戊寅征西將軍馮勝左副將軍傅友德師至甘肅故蒙古將上都驢降

初勝等師次蘭州友德先率驍騎五千直趨西涼遇元失剌罕之兵戰敗之至永昌又敗元太尉朶兒只巴於忽剌罕口大獲其輜重馬牛。進至掃林山勝等師亦至。共擊走胡兵友德手射死其平章卜花追斬其部四百餘人。降太尉鎖納兒加。平章管著等至是上都驢知大軍至率所部吏民八百三十餘戶迎降勝等撫輯其民留官軍守之遂進至亦集乃路守將卜顏帖木兒全城降師次別篤山口元岐王朶兒只班遁去追獲其平章長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馬駝牛羊十餘萬友德復引兵至瓜沙州又敗其兵獲金銀印馬駝牛羊二萬而還

癸巳定六部職掌

吏部掌天下官吏選法封勳考課之政。其屬有三一曰總部掌文選二曰司勳部掌官制三曰考功部。掌考覈

戶部掌天下戶口田土貢賦經費錢課之政其屬有四一曰總部掌天下戶口田土貢賦水旱災傷二曰度支部掌考校賞賜祿秩三曰金部掌課程市舶庫藏錢帛茶鹽四曰倉部掌漕運軍儲出納料量禮部掌天下禮儀祠祭燕享貢舉之政其屬有四一曰總部掌祠祭醫藥喪葬僧道度牒二曰膳部掌燕享四曰主客部掌貢獻建言四夷朝貢賞賚兵部掌天下武選廐驛甲仗之政其屬有三一曰總部掌軍務符驗巡檢二曰職方部掌城池郵置烽堠四夷歸化三曰駕部掌圖籍馬政車輅驛傳兵器刑部掌天下刑法及徒隸勾覆關禁之政其屬有四一曰總部掌律令獄具盜賊鬬毆稱冤二曰

都官部掌徒流戒諭審決三曰比部掌贓罰凡犯錢糧戶婚田土茶鹽之法者四曰司門部掌門禁軍政關渡捕亡詐僞略誘工部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澤之政其屬有四一曰總部掌城垣工匠二曰虞部掌捕獵窰冶爐冶軍需造紙鼓鑄三曰水部掌水利水害壩閘橋梁舟車四曰屯田部掌屯田墾田圩岸廨舍竹木薪炭各部設郎中員外郎主事分掌其事而以尚書侍郎總其政務

左副將軍李文忠及虜兵戰于阿魯渾河大破走之

文忠率都督何文輝等兵至口溫之地虜聞之夜棄營遁獲其牛馬輜重無算遂進至哈剌莽來虜部落驚潰復進至臚朐河文忠諭將士曰兵貴神速宜乘勝追之千里襲人難以重負於是留部將韓政等守輜重命士卒人持二十日糧兼程而進至土剌河虜將蠻子哈剌章覘知之悉騎渡河設陣以待文忠督兵以戰戰數合虜稍却復進至阿魯渾河虜兵益衆持戰不已文忠馬中流矢急下馬持短兵接戰從者劉義直前奮擊以身蔽文忠指揮李榮見事急以所乘馬授文忠自奪虜騎乘之文忠策馬橫槊麾衆更進於是士卒鼓勇皆殊死戰虜遂敗走獲人馬以萬計追至青海虜兵又集文忠勒兵據險椎牛享士縱所獲馬畜于野示以閑暇居三日虜疑有伏不敢逼乃遁去文忠亦引還夜行失故道

至桑歌兒麻士卒無水渴甚文忠默禱於天忽所乘馬跑地長鳴泉水湧出人皆以爲天助云是役也宣寧侯曹良臣驍騎左衛指揮使周顯振武指揮同知常榮神策衛指揮使張耀俱戰歿

句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蔕而生

上御武樓中書省率百官進禮部尚書陶凱奏曰陛下臨御同蔕之瓜產於句容句容陛下祖鄉實爲禎祥蓋由聖德和休國家協慶故雙瓜連蔕之瑞獨見如此以彰陛下保民愛物之仁非偶然者上曰草木之瑞如嘉禾並蓮合歡連理兩岐之麥同蔕之瓜皆是也卿等以此歸德於朕朕否德不敢當縱使朕有德天必不以一

物之禎祥示之苟有微過必垂象以譴告使我克謹其身保民不至於禍殃且草木之祥生於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預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故禎祥不在於微物遂爲贅賜其民錢千二百

作鐵榜申誡公侯

詞曰朕起布衣賴股肱宣力平定天下既已論功行賞封爲公侯錫以鐵券頒以重祿令傳子孫共享太平尚慮公侯之家奴僕人等習染頑風冒犯國典今以鐵榜申明律令朕諭卿等除親屬別議外凡奴僕一犯即用究治於爾家無所問敢有恃功藏匿犯人者比同一死斬罪爾等各宜謹守其身嚴訓于家以稱朕始終保全

之意其目有九一凡內外各指揮千百戶鎮撫并總小旗不得私受公侯金帛衣服錢物二凡公卿等官非奉特旨不得私役官軍三凡公侯之家不得強占官民山蕩河泊茶園蘆蕩及金銀銅錫鐵冶四凡內外各衛官軍非當出征之時不得輒於公侯門首侍立聽候五凡公侯之家管庄人等不得倚勢在鄉欺毆人民違者刺面劓鼻家產籍沒入官聽使之人皆發南寧充軍六凡公侯之家屯田佃戶管庄幹辦火者奴僕及其親屬人等倚勢凌民侵奪官產財物並依倚勢欺毆人民處斷七凡公侯之家除賜定儀仗戶及佃田人戶已有名額報籍在官敢有私托門下影蔽差徭者斬八凡公侯之家不許倚恃權豪欺壓良善虛錢實契侵奪人田地房屋孳畜九凡公侯之家不得受諸人田土及朦朧投獻物業

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后妃之辭懸於宮中　秋七月中山侯湯和及虜兵戰于斷頭山敗績平陽左衛指揮同知章存道死之　高麗王顓請發兵討耽羅國賜璽書止之

高麗王遣其尚書吳季南于溫奉表貢馬及方物言耽羅國恃其險遠不奉朝貢及多有蒙古人留居其國宜徙之簡秀山逋逃所聚恐爲寇患乞發兵討之上賜顓璽書曰耽羅居海之東密邇高麗朕即位之初遣使止通王國未達耽羅且耽羅已屬高麗其中生殺王已專

之雖有胡人部落已聽命於高麗又別無相誘之國何疑忌之深也因小隙而構成大禍智士之所慎也王宜熟慮烹鮮之道不但靖安王之境土而耽羅亦蒙其德矣

禮部奏擬凡遇親祀皇太子留宮中居守一體齋戒請著爲令從之○八月貴州宣慰使靄翠請討部落隴居不許

靄翠上言部落有隴居者連結仡佬負險阻兵以拒官府乞討除之上以隴居反側不從命由於靄翠所激謂大都督府臣曰蠻夷多詐不足信也中國之兵豈外夷報怨之具耶宜遣使諭蠻中守將慎守邊境靄翠所請不從將啓邊釁宜預防之

太原府徐溝縣西北空中有聲如雷地震自癸未至乙酉日○河南民獻白兎命放之野○九月靖海侯吳禎遣人送故蒙古平章高家奴等至京

吳禎自遼東遣人送故元平章高家奴知樞密院高大方同僉古希古張海馬遼陽路總管高斌等至京上謂羣臣曰昔元都既平有勸朕即取遼陽者朕謂力不施於所緩威不加於所畏遼地雖遠不必用兵天下平定彼當自歸已而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果以其地來降尚有一二桀驁徘徊顧望朕亦不問今高家奴等又相繼而至不勞寸兵坐底平定朕思彼皆故元之臣天遐已華故來納款然自古興亡之道與治亂相尋書云與

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元末君臣荒怠紀綱廢墜造亂之徒相煽而起一旦天命弗保此輩遂爲朕臣僕向使其君臣知天命可畏兢兢業業夙夜罔懈何至淪喪卿等宜監前轍小心慎德以匡朕不逮凡朕有爲勿以事小不言使朕忽於所警也羣臣皆頓首曰陛下敬天勤民聖德日新而拳拳不忘警戒誠宗社萬世之福

詔中書省聖壽節千秋節俱免慶賀

聖壽節前一日中書右丞相汪廣洋率百官請行慶賀禮上曰朕已令罷此禮卿等其體朕懷勿賀時高麗國王王顓遣同知密直司事成揆進表稱賀幷遣版圖判書林完賀皇太子千秋節貢金銀龍盞龜貝玳瑁之屬詔中書諭其王繼今聖壽節千秋節俱免慶賀禮自是每歲聖節之日齊居素食不受朝賀

詔自今雜犯死罪可矜者免死發臨濠輸作（以[illegible]營中都泗州役[illegible][illegible]）也○詔中書省自今驛傳馬夫必以糧富丁多者充之有司務加存恤（以驛傳繁重有以夫馬破家者）○冬十月甲午遣使諭高麗王顓

先是　上以高麗貢獻使者往來煩數遣故元樞密使延安荅里使高麗諭意且以紗羅文綺賜其王顓至是顓遣其門下贊成事姜仁裕上表謝恩貢馬十七匹幷錦囊弓矢金鞍及人參等物是時其國賀正旦使金湑

等先至京師　上以正旦期尚遠恐久淹其使因仁裕繼至遂皆命還國因謂中書省臣曰曩因高麗貢獻煩數故遣延安荅里往諭此意今一歲之間貢獻數至既困弊其民而使涉海道路艱險如洪師範歸國蹈覆溺之患幸有得免者能歸言其故不然豈不致疑夫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若九州之外番邦遠國則惟世見而已其所貢獻亦無過侈之物今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經史文物禮樂略似中國非他邦之比宜令尊三年一聘之禮或比年一來所貢方物止以所產之布十疋足矣毋令過多中書其以朕意諭之○占城[illegible][illegible]西洋瑣里爪哇渤尼三佛齊暹羅斛眞臘

等國新附遠邦凡來朝者亦明告以朕意中書因使者
還如　上旨咨諭其王
詔蠲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秋糧
詔曰朕乘群雄鼎沸之時率將渡江定都建業十有八
年其間高城壘深濠塹軍需造作凡百供給皆爾近京
五府之民率先效力濟我時艱朕念不忘天下一統今
五年矣雖嘗蠲其四歲租稅然猶未足以報前勞是用
申飭有司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今年合徵秋
糧盡行蠲免
靖海侯吳禎還京
先是禎督餉定遼因完城練卒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

是還上曰海外之地悉歸版圖固有可喜亦有可懼禎
曰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夫復何憂上曰自古人君之得
天下不在地之大小而在德之脩否元之天下地非不
廣及末荒淫國祚遂滅由此觀之可不懼乎禎對曰聖
慮深遠臣愚不及
命賞征甘肅京衛軍士
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賞白金四萬四千兩時公侯
都督指揮千百戶以匿所獲馬騾牛羊不賞上諭之曰
爲將不私其身况於物乎昔祭遵爲將憂國奉公曹彬
平南唐所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
不賞汝等當省躬以思補過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十一月詔以塞上苦寒命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文忠
等回京士卒還駐山西北平〇十二月甲戌令有司考課
必書農桑學校之績〇庚辰禮部尚書陶凱請編類欽錄
簿爲書從之
禮部尚書陶凱言漢唐宋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以資稽
考今起居注紀言紀事藏之金匱是爲實錄凡諸欽錄
聖旨及奏事簿籍紀載時政可以垂法後世者宜依
會要編類爲書使後之議事者有所考焉其臺省府宜
各置銅匱藏欽錄簿以備稽考俱從之
壬辰禮部侍郎曾魯致仕卒
上嘗謂禮部侍郎曾魯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於堯

舜然觀其授受其要在允執厥中後之儒者講之非不
精及見諸行事往往背馳魯曰堯舜以此道宰制萬事
如執權衡物之輕重長短自不能違而皆得其當此所
以致雍熙之治也後世鮮能此道於處事之際欲求其
一一至當難矣　上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於中者
無堯舜之心而欲施於政者有堯舜之治不可得也魯
又曰堯舜之道載之典謨者無以加矣至於脩身理人
本末次第具在大學一書　上曰大學平治天下之本
豈可舍此而他求哉
復以禮部主事宋濂爲太子贊善大夫〇遣使書諭故蒙
古幼主及其臣劉仲德朱彥德

書曰朕觀前代獲亡國子孫必獻俘廟社誇示中國其有賜示優待者不久非鴆卽殺君家待宋幼主至削髮爲僧終不免於一死朕則不然君之子至京今已三年優待有加君宜遣使取歸朕本布衣生長君朝混於民間豈有志於今日自辛卯盜起汝潁蘄黃間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土崩民罹荼毒朕始議與師保身救民一時僭稱名號者盡爲俘虜君之父子亦不守宗社北遁沙漠此天運非人力也故特致書以達朕意君宜察焉○又與元臣劉仲德朱彥德二生書曰朕覩二生乃間氣所鍾古今如二生者絕少何也至正之君蒙塵而崩幼主孤弱大臣無不叛去獨二生竭力守護誠

可嘉尚今特遣使者諭爾君令取其子買的里八剌歸二生宜察之毋教人絕父子之倫爾君之宗祀不絕二生之家族亦可長保如其不然中國六軍出討旌旗數百里綿亘於陰山二生若忠於君身膏草野名垂千載亦奇男子事也或不能狥國偷生苟免將何面目與朕相見惟熟慮之

庚子詔造獨轅車

魏國公徐達督山西河南造八百輛曹國公李文忠督北平山東造一千輛

癸丑六年春正月德慶侯廖永忠請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造多櫓快船備倭從之

永忠上言曰臣聞禦寇莫先於振威武威武莫先於利器用今　陛下神聖文武定四海之亂君王萬國臣庶安樂臻於太平而北虜遺孽遠遁萬里之外獨東南倭夷負其禽獸之性時出剽竊以擾瀕海之民　陛下命造海舟剪捕此寇以奠生民德至盛也然臣竊觀倭夷竄伏海島因風之便以肆侵掠其來若奔狼其去若驚鳥來或莫知去不易捕臣請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添造多櫓快船命將領之無事則沿海巡徼以備不虞若倭夷之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爲寇不可得也　上善其言從之

諭來朝守令

守令來朝命賜酒食明日陛辭復諭之曰慈祥愷悌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君子成其德而去其賊故惠及於人小人縱其賊而悖其德故殃流於衆且人莫不有是德君子守之不失故天理恒昭融于中小人舍而不爲故私欲恒蔽固於內朕之任官所用惟賢舉廉興孝惟欲厚俗崇德勸善惟欲成風若偶爲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偶爲愷悌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宜勉脩厥德廣施惠政以副朕懷

壬子命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等往山西北平練兵防邊

上諭曰處太平之世不可忘戰畧荒裔之地不如守邊朕同卿等起布衣削羣雄定禍亂統一中夏勤勞累歲

王此無事。可以少休。然念向者。創業之勤。及思古人居
安慮危之戒。終不敢自寧。山西北平。與胡虜相接。犬羊
之羣。變詐百出。倉卒有警。邊地卽不寧矣。卿等豈能獨
安。今無事之時。正宜往彼練習軍士。脩葺城池。嚴爲守
備。使邊境永安。百姓樂業。朝廷無西北之憂。卿等亦可
忘懷高枕矣。達等頓首曰。陛下宵旰憂勤。不忘武備。所
謂國家有道。守在四夷。臣等敢不恭命。上復戒曰。禦邊
之道。固當示以威武。尤必守以持重。來則禦之。去則勿
追。斯爲上策。若專務窮兵。朕所不取。卿等愼之。
黜中書右丞相汪廣洋爲廣東行省叅政（以其巽柔怠政也）○置
西寧衛。以朶兒只失結爲指揮僉事。○諭聲色之害。諭儒

臣詹同
上謂儒臣詹同曰。聲色乃伐性斧斤。朕觀前代人君。以
此敗亡不少。蓋爲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
色。窈窕之聲。何求不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
淫邪。不爲迷惑者幾人。況創業垂統之君。爲子孫之所
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不邇聲色。成湯所以垂裕
後昆。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
安南陳叔明遣使奉表謝罪。及貢方物。請封爵
使臣譚應昴。愬陳前王日熞。因病而歿。叔明遜避于外。
爲國人所立。上曰。日熞旣病卒。國人當爲之服。叔明且
以前王印視事。俟能保安疆境。撫輯人民。然後定議。賜
應昴等紗羅夏布遣還。
免江西沮壞鹽法商民死罪。輸作臨濠
江西行省商民。坐沮壞鹽法。刑官擬以亂法。罪當死。上
曰。愚民無知犯法。猶赤子無知入井。見者莫不怵惕。豈
宜更以死罪論之。法司執奏不已。上曰。有罪而殺。國之
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彼愚民沮壞鹽法。原其情
不過爲貪利耳。初無他心。乃悉免死。輸作臨濠。
二月戊子。改羣牧監爲太僕寺。秩如舊。始定養馬法
以監令唐元亨爲太僕寺卿。監丞孫模爲少卿。命應天
廬州鎭江鳳陽等府。滁和等州民養。江北以便水草。一
戶養馬一匹。江南民十一戶。養馬一匹。官給善馬爲種。

率三牝馬置一牡馬。每一百匹爲一羣。羣設羣頭。羣副
掌之。牝馬歲課一駒。牧飼不如法。至缺駒損斃者責償
之。其牧地擇旁近水草豐曠之地。春時牧放游牝。秋冬
而入。寺官以時巡行羣牧。視馬肥瘠而勸懲之。任滿吏
部考其息多寡。以爲殿最焉。
閱武教場。諭諸將毋得縱恣害民
諭曰。兵民相資。汝等無耕耨之勞。而充其食。無織絍之
苦。而足其衣。皆出於民也。民勤苦衣食。常有不足。無知
害民。民受困弊。是自損其衣食之本也。
詔暫罷科舉。令有司察舉賢才
上諭中書省臣曰。朕設科舉。以求天下賢才。務得經明

行脩文質相稱之士以資任用今有司所取多後生少年觀其文詞若可與有為及試用之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甚寡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之非朕責實求賢之意也今各處科舉宜暫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而文藝次之庶幾天下學者知所嚮風而士習歸於務本〇上又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為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為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為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為治者為其有賢人而為之輔

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有稱者宜令有司采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

三月癸卯頒賜昭鑒錄于諸王

先是命禮部尚書陶凱等采摭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可為勸戒者為書會凱出參行省編輯未成於是召秦王傅文原吉翰林編脩王僎等續脩之至是書成太子贊善大夫宋濂為序以進賜名曰昭鑒錄以頒賜諸王

上諭原吉等曰朕於諸子嘗切諭之一舉動戒其輕一言笑斥其妄一飲食教之節一服用教之儉恐其不知民之饑寒也嘗使之少忍饑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勞也嘗使之少服勞事但人情易至於縱故令卿等編輯此書必時時進說使知所警戒然趙伯魯之失簡漢淮南之招客過猶不及皆非朕所望也

夏四月甲戌以工部尚書黃肅刑部尚書高萬傑為廣西行省參政刑部郎中高暉磨勘司令呂宗藝為福建行省參政

上諭之曰方面之任貴在廉明而戒於苛察貴在剛果而戒於急暴貴在有禮而戒於諂諛貴在有仁而戒於姑息凡行欲當理事欲成功上足以分朝廷之憂下足以慰郡邑之望為一道之福星如古之君子垂德望於不朽豈不偉哉卿等其勉之

五月壬寅頒賜祖訓錄于諸王

祖訓錄成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 上親為之敘曰朕觀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于海內民用康寧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己長者甚相遠矣朕幼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為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攬英俊習練兵之方謀與群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乃能剪除強敵統一海宇人之情偽亦頗知之故以所行與群臣定為國法革胡元之俗去姑息

之政治舊俗汙染之徒且羣雄之强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經世亂欲度兵荒務習奸猾至難齊也而朕已齊之蓋自平武昌以來卽議定著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遍數經今十年始得成就頒而行之民漸知禁至於開導後人復為祖訓錄一篇立為定法大書揭於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年凡七謄藁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而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採衆長卽與果斷則被其眩或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禮部刊印成書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 天地祖宗亦將孚祐于無窮矣於戲其敬

承之於是頒賜諸王且錄於謹身殿東廡乾清宮東壁仍令諸王書於王宮正殿內宮東壁以時觀省 上因謂侍臣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為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紬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苟作聰明亂舊章是違祖訓矣侍臣對曰自古創業之主其慮事周詳立法垂訓必有典則若後世子孫不知而輕改鮮有不敗故經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上曰日月之能久照萬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不息萬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時損益者其小過不及耳若一代定法有不可輕改故荒墜厥緒幾於亡夏顛倒典刑幾於亡商後世子孫當思敬守祖法

詔定公侯以下家廟禮儀

凡公侯一品官別立祠堂三間於所居之東以祀高曾祖考并祔位二品以上羊一豕一五品以上羊一豕一皆分四體熟而薦之不能具牲者設饌享之所用器皿隨官品第稱家有無凡祭於四仲之月擇吉日或春秋分冬夏至亦可

命天下州郡繪山川險易圖以進

上以天下既平薄海內外幅員方數萬里欲觀其山川形勢關徼阨塞及州縣道里遠近土物所產遂命各行省每於閏年繪圖以獻

淮安侯華雲龍請設塞上諸關守禦從之

淮安侯華雲龍鎮守北平遣使言塞上諸關東自永平薊州密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去約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嶺口關隘有九約相去五百餘里俱係衝要之地並宜設兵守之若紫荆關及蘆花山嶺尤為要路宜設千戶守禦從之

以河南府學訓導開濟為國子助教〇盱眙縣民進瑞麥凡十六本皆一莖二穗監察御史答祿與權言天產嘉祥皆所以兆國家之福而為聖世之徵今瑞麥之產乃上帝借草木之靈以彰君臣畢體同心之象又產于盱眙屬臨濠帝鄉也是宜薦之宗廟以彰祖宗之神靈且

新麥之登尚薦宗廟況瑞麥乎。上曰以瑞麥爲朕所致
則不敢當。必歸之祖宗神靈御史之言良是乃命薦之
宗廟
六月甲申胡人寇武朔等州大將軍徐達遣臨江侯陳德
鞏昌侯郭子興擊却之　秋七月壬子以中書左丞胡惟
庸爲中書右丞相　八月庚午翰林承旨詹同侍講學士
樂鳳韶上釋奠先師孔子樂章
迎神奏咸和之曲奠帛奏寧和之曲初獻奏安和之曲
亞獻奏景和之曲終獻與亞獻同徹饌奏咸和之曲送
神復奏咸和之曲時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於先師孔
子丞相胡惟庸言誠意伯劉基叅政馮冕等皆不陪祭

而受胙　上聞之曰基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祀使弗
學者何以勸既不預祭而享其胙於禮可乎。其武人不
知理道者皆不足責命停基冕俸各一月寧坐不舉亦
停俸半月。自是不預祭不頒胙
以儒士桂彦良爲太子正字○以太子賛善大夫宋濂爲
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仍兼賛善○命禮官叅考歷代帝
王有功生民者立廟祀之。
監察御史答祿與權言開物成務先王既正乎民彝。崇
德報功後世宜興乎祀典苟不追尊前古何由立教將
來謹稽經史伏羲神農黃帝號稱三皇盛德大業被於
萬世使天下後世三綱正九法叙三聖人之功莫大焉
故堯舜禹湯文武相承而爲道統孔子顔曾思孟相傳
而爲道學統以續其業學以傳其心後世有天下者舉
不違其成法此其所以繼天立極而爲帝王之所崇豈
但陰隲一方而已哉其在祀典法施於民則祀之著之
禮經歷代宗守爰及我朝繼正統而有天下四海九州
罔不臣服天下社稷宗廟之神皆得享其祭而躬祀三
皇之禮獨闕焉宜於春秋躬行祀事庶成一代之典上
以報往聖之功下以正萬姓之彝倫則道德尊嚴而政
教脩舉矣上納其言命禮官叅考歷代帝王開基創業
之有功於生民者立廟祀之於是禮部尚書牛諒奏三
皇開天立極有大功德於民京都有廟春秋享祀宜令

太常掌之伏羲以勾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
力牧配正位南面祀以太牢。配位東面祀以少牢。漢高
祖光武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宜令有司就各陵
立廟每歲仲春以少牢致祭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
漢文帝武帝宣帝明帝章帝唐玄宗憲宗後唐明宗周
世宗宋太宗眞宗仁宗亦宜令有司立陵廟三年一祭
祭以少牢。上曰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宜於
京師立廟致祭其餘守成賢君令有司祭於陵廟皆毋
歲春秋祭之
詔禁四六文辭
上命翰林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法者翰林儒臣

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進上命中書
省臣錄二表為天下式因諭羣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
誥之辭質實不華誠為千萬世法漢魏間猶為近古晉
宋以來文體日衰駢儷綺靡而古法蕩然矣唐宋之時
名儒輩出雖欲一變而卒未能盡變近代制詔章表之
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為浮
文所蔽自今凡誥諭臣下辭務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
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丙子胡寇河州入土門峽千戶王才戰死臨江侯陳德統
兵擊敗之
陳德及鞏昌侯郭子興進兵至答剌海子口遇胡兵擊

敗之斬首六百餘級生擒其同僉與都等七百餘人獲
駝馬牛羊千餘頭餘衆潰去
乙酉建歷代帝王廟于京師
其制畧如宗廟同堂異室為正殿五間以為五室中一
室居三皇東一室居五帝西一室居夏禹商湯周文王
又東一室居周武王漢光武唐太宗及西一室居漢高
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
己丑遣使勑諭大將軍徐達等
上以大將軍徐達等久出師遣使齎勑諭之曰凡賢人
君子不以勤怠易其始終不以富貴忘其艱難卿等與
朕平定天下勳業已成而瑣瑣殘胡不能盡討致連年
出師勞民擾衆孰任其咎朕姑爲爾言之今駐師去處
皆有房宇妻妾雖在外實同家居一也肥馬輕裘縱意
馳騁不知下人饑寒之憂二也燕樂玩愒因循苟且不
能謀事三也軍士連年暴露披堅執銳朝夕不息意圖
決勝爾又失算卒無成功四也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
問計于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時飲食起居與士
卒同身先於士所以獲生而致勝今將軍東有夜邑之
奉西有淄上之虞黄金横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
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旦至此遂
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誚乎卿等宜益懋其功
以副朕懷○乙未復遣使勑諭大將軍徐達等曰近聞

王保保欲來求和必非實意其部將普賢奴乃兒不花
魁的斤等各將人馬恐假此來擾我邊須多伏精兵盛
爲之備索其情僞毋使失計近衛士張鐵冠言子月有
戰卿等未可即還凡出入塞上必常如遇敵非數千騎
不可行也曠漠中如遇敵當加慎焉發去所獲當道驢
虜國公之子至可撫諭而遣之
九月始分六科各設給事中凡八十一人從七品○壬寅
命翰林學士承旨詹同侍講學士宋濂等纂脩大明日歷
乙卯命諸司常事啓皇太子重事乃許奏聞
上謂皇太子曰人君統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然
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于今日凡治軍旅理民事

無不盡心恒慮處事未當故常深念。古人爲治必廣視聽凡言之善者吾即行之不善者吾雖不行亦思繹至再果不可行然後置之夫處事貴明處事貴斷庶幾不眩況汝生長宮掖未涉世故若局於見聞則視聽不廣且目雖能視所見不踰於國耳雖能聽所聞不越於庭而欲以區區知識決天下之務能一一當理難矣汝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逆己之言必求其善順己之言必審其非如此則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矣汝其敬之毋忘朕訓

戊午鑄太和鐘成

其制倣宋景鐘以九九爲數高八尺一寸拱以九龍植

以龍簴建樓於圜丘齋宮之東北懸之每郊祀候駕動則鐘聲作既升壇鐘聲止則衆音作禮畢升輦又擊之候導駕樂作則止然未有以名之禮官奏曰昔皇帝有五鐘其一曰景鐘景大也惟功大者其鐘大故宋之鐘亦緣是以爲名請名之曰景鐘上曰古鐘名宜更之遂取周易保合太和之義更名之曰太和鐘

壬戌改臨濠府爲中立府臨濠大都督府爲中立行大都督府○高麗王顓遣使貢馬五十四匹却之

高麗王遣其大護軍金甲兩等貢馬五十四匹甲兩言道亡二匹及馬至京乃如數詢之云私馬二匹欲進東宮因道亡遂以備數上以其不誠却其貢賜顓璽書責之

田州府總管黄志威招撫奉義等州一百一十七處人民皆來欵附詔定土官家用祭服公服○命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

上既命頒行律令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禎等直解其義頒行民間既又命儒臣同刑官共講唐律目錄二十餘條進覽上爲斟酌擇其可行者從之至是重命惟謙詳定大明篇目皆准于唐一曰笞刑五自一十至五十每一十爲一等加減二曰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每一十爲一等加減三曰徒刑五自徒一年杖六十至徒三年杖一百每杖一十及半年爲一等加減四曰流刑三自二千里杖一百至三千里杖一百每百里爲

一等加減五曰死刑二絞斬采用舊律二百八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爲三十卷其間損益務合輕重之宜每成一篇輒繕寫以進上命揭于兩廡之壁親加裁定及成翰林宋濂爲表以進命頒行天下

己未潞州遣官貢人參却之

潞州貢人參上諭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曰往年金華貢香米朕用止之遂以死中種田數十畝每耕耔刈穫之際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所計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歲進蒲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

為務豈宜口腹累人哉常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於遠方取珍味甚得貽謀之道也

乙酉遣田儼程斗南等使緬國不至而還

緬國在雲南之西南與八百占城接境謂之緬甸元時最强盛麓川平緬皆服屬之上聞其嘗通貢于元因遣儼等齎詔往諭之值安南占城以兵相攻道阻不通留二年餘不得進召還

大將軍徐達遣將擊王保保兵於懷柔之三角村擒其平章康同僉而還

○乙未遣使勑諭大將軍徐達

勑曰爾諸將屯軍塞上為日頗久軍中動靜王保保安得不知兵法曰多筭勝少筭不勝況無筭乎此確論也

近有自軍中來者言王保保部下之卒有盜印詣軍門降者觀其來意甚篤然古之智將謀慮深長有鬼神不測之機朕竊為將軍慮之爾所率步騎多王保保部屬當其來降實迫事勢非出誠心今隨爾往征其心有不可測當以誠待之宜亦以計隄防今王保保力勢雖微然多詐謀必籌之萬全而後動能不戰而屈之乃為上智爾其勉之

十二月詔使王禕遇害於雲南

禕秀爽奇敏初徵署中書省掾進平江西頌上覽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歷官漳州通判召脩元史拜翰林待制知制誥兼國史編脩五年往諭雲南梁王曰皇上聰明神聖天人所歸惟爾僻在西南久阻聲敎故遣使者來諭意亟宜奉版圖歸職方官封如故身名俱全不然天討旦夕且至梁王不聽館別室數日又諭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于鋒刃曾不聞元綱解紐天兵西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遠屢拒明命龍驤鷁艫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有降意即為改館會元遣使脫脫至雲南覘知梁王有二心欲迫殺朝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決匿禕民間脫脫聞之誚梁王梁王不得已出禕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禕禕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知爝火餘燼尚欲與日月

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為汝屈耶有死而已顧梁王曰汝若殺我大兵旦夕至矣竟被害瘞地藏寺北年五十二子紳走雲南求父遺骸不得述滇南慟哭記後贈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謚自禕始

戊戌詔併僧道寺觀禁女子不得為尼

上以釋老二敎近代崇尚太過徒衆日盛安坐而食蠧財耗民莫甚於此乃令府州縣止存大寺觀一所併其徒而處之擇有戒行者領其事若請給度牒必考試精通經典者方許又以民家多以女子為尼姑女冠自今年四十以上者聽未及不許著為令

甲寅七年春正月庚午令六部官毋得輕調有年勞者就本部陞用○詔定親王國中居名

其前殿曰承運中曰圜殿後曰存心四城門南曰端禮北曰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遵義 上曰使諸王能覩名思義斯足以藩屏帝室永膺多福矣

召諭太子宮臣

上召太子宮臣諭之曰汝知所謂重器乎對曰豈非商彝周鼎乎上曰汝所謂商彝周鼎者此非重器也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彝鼎尚知寶愛太子承主器之重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之者必擇端人正士以爲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邇詖行自然漸漬以成其

德若惟委之於便嬖近習是委重器於塗而不知寶愛之矣汝等日輔太子講論誦說之時必導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裕庶幾他日克勝重任可以副朕所望矣

建閱江樓於獅子山

山在金川門內上昔屯兵立黃赤二幟破陳友諒之所也樓成上親爲之記

詔釋成安縣丞唐詢之獄

廣平府成安縣丞唐詢蒞事甫三月以細故禁繫三年自獄中上書陳情上曰非大故而繫獄三年若不幸而死詢何辜即命釋之逮問其官吏淹禁者

擢太原府繁峙縣主簿于文采爲大同知府

時文采上言山西行省并按察司官吏事多不法按有驗上曰文采職居下僚能不避權勢舉言其非可嘉也宜陞擢以旌異之故有是命

二月丁酉朔詔免平陽太原二府并汾州等縣今年田租○癸亥臨江侯陳德獲韃靼禿魯迭失等九十七人於會寧等處六安侯王志獲韃靼一百餘人於朔州等處俱送京師○勑諭徐達分布六安侯王志南雄侯趙庸駐山西滎陽侯楊璟汝南侯梅思祖駐北平達與李文忠馮勝還京○以兵部尚書劉仁刑部主事鄭九成爲廣東行省參政

劉仁鄭九成陛辭上諭之曰嶺海在京師數千里外方面之寄必得重臣以授之庶可以輯寧其人茲特命卿等以往凡政事之施宜恩威兼濟若爲政一以恩而無威則寬而無制事不立矣若徒以威而不仁則嚴而無恩民不堪矣惟恩不流於姑息威不傷於刻暴則政事自舉民生自遂下之爲郡縣吏者轉相視倣雖嶺海之遠朝廷無可憂矣仁等頓首受命以行

乙亥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

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歹往招之郭買的不從着沙火石歹夜斬其首以歸本衛以其事聞請賞之 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爲兄弟者

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
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耳
壬辰廣西行中書省左丞方國珍卒〇安南陳叔明遣使
上表謝恩辭老請以弟煓代視事許之〇夏四月己亥都
督僉事藍玉率兵攻興和故蒙古將脫因帖木兒棄城走
〇壬寅永道桂陽諸州蠻寇竊發命金吾右衛指揮陸齡
討平之〇癸卯命置鐵冶所官
凡一十三所江西南昌府進賢鐵冶歲一百六十三萬
斤臨江府新喩冶袁州府分宜冶歲各八十一萬五千
斤湖廣興國冶歲一百十四萬八千七百八十五斤蘄
州府黄梅冶歲一百二十八萬三千九百九十二斤山

東濟南府萊蕪冶歲七十二萬斤廣東廣州府陽山冶
歲七十萬斤陝西鞏昌冶歲一十七萬八千二百一十
斤山西平陽府富國豐國二冶歲各二十二萬一千斤
太原府大通冶歲一十二萬斤潞州潤　冶澤州益國
冶歲各十萬斤
丙辰命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中山侯湯和鞏昌侯郭
子興復鎭北邊〇召廣東行省叅政汪廣洋入爲左御史
大夫〇戊午都督僉事金朝興等獲故蒙古太尉盧伯顏
不花平章帖木兒不花等於黑城子等處河南都指揮使
繆道獲故蒙古叅政等官於聖山兒等處而還〇五月丙
寅翰林學士承旨詹同侍講學士宋濂請類皇明寶訓從
之
五月丙寅朔大明日暦成自　上起兵臨濠至即位六
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施設羣
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詹同宋濂
率諸儒士進命藏之金櫃其副藏於秘書監濂等又言
於　上曰日暦藏之天府人欲見之則不可得臣請如
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爲書以傳於天下後
世　上從之於是分爲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凡爲
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名曰皇明寶訓自是以後
凡有聖政史官日紀録之隨類增入
壬申高麗國王王顓遣使奉表貢方物却之

先是高麗王顓遣使金甲兩等貢馬五十疋甲兩匿馬
二疋欲自進於東宮詐言道亡二疋而以己馬足之上
以其不誠却其馬賜顓璽書懲治使者至是復遣使周
誼鄭它等奉表貢方物中書省奏高麗表稱禮送太府
監按元時有太府監主收進貢方物本朝未嘗設此高
麗入貢已久豈不知此而妄言之意涉不誠　上命還
其貢賜璽書責以太府監之失
甲午禮部尚書牛諒上考定進膳禮
奏云古禮凡太祀齋之日宰犢牛爲膳以助精神上曰
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夫儉可以
制欲澹可以順性若無節制惟事奢侈徒增傷物之心

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上
曰周官之法不行於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
可哉
日本國遣使來朝貢馬及方物却之
時日本國持明與良懷爭立使者齎其國臣之書達中
書省而無表文　上命却其貢
六月戊午汰北方府州縣官
上命吏部曰古稱任官惟賢才凡郡得一賢守縣得一
賢令足以致治如頴川有黃霸中牟有魯恭何憂不治
今北方郡縣有民稀事簡者而設官與煩劇同祿入供
給未免疲民可量減之於是吏部議減北方府州縣官

三百八人
壬戌西域卜煙帖木兒遣使來朝貢
西域撒里畏兀兒安定王卜煙帖木兒遣其府尉麻荅
兒千戶剌爾嘉來朝貢鎧甲刀劍等物撒里畏兀兒者
韃靼別部也其地廣袤千里去甘肅一千五百里東抵
罕東西距天可里北邇瓜沙州南界土蕃居無城郭以
氊帳為廬舍產多駝馬羊牛至是來朝貢詔遣使賜卜
煙帖木兒織金文綺四疋麻荅兒等羅衣二襲仍命召
其酋長立為四部給銅印曰阿端曰阿眞曰苦先曰帖
里
秋七月甲子朔增圜丘方丘從祀更定其儀

圜丘第一成設昊　上帝正位仁祖淳皇帝配位如舊
第二成東設大明位西設夜明位內壝之內東西各三
壇星辰一壇分設於東西星辰之次東則太歲及五嶽
壇西則風雲雷雨及五鎭壇內壝之外東西各二壇東
四海壇西四瀆壇天下神祇二壇設於海瀆之次方丘
第一成設皇地祇正位仁祖配位如圜丘第二成東設
五嶽位西設五鎭位內壝之內東西各二壇東四海壇
西四瀆壇天下山川壇二分設於海瀆之次內壝之外
東西各設天下神祇壇一
左副將軍李文忠克大石崖斬故蒙古宗王朶朶失里及
其承旨百家奴等○西番酋長獻葡萄酒却之

上謂中書省臣曰飲食衣服貴乎有常非常有而求之
者則必有無窮之害昔元時造葡萄酒使者相繼於途
勞民甚矣豈宜效之且朕性素不喜酒但中國自有秫
米供釀何用以此勞民遂却之使無復進賜酋長文綺
襲衣遣還
戊戌遣故蒙古威順王子伯伯齎詔往諭雲南
詔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古今定論禍福常理也朕起
自布衣削平羣雄戡定禍亂今已七年江夏既安四夷
順附無强凌弱衆暴寡之患其欵服臣順者咸得保其
境土共享承平之福惟爾雲南梁王把匝剌瓦密爾乃
元君遺派受封西南孤處遐荒不諒天意猶未臣服以

若所爲非貽禍於大理之民必終斃於大理之手斯二禍機必蹈其一有不可逃何也蓋雲南土地人民本大理所有自漢通中國稱臣朝貢至唐宋皆受王封其來久矣昔因爾元滅其王而統其地因循百年未復故物彼時刼於勢力今元祚既傾天命已革爾尚據其境土不思改圖禍患之報將不旋踵今特遣爾親族威順王之子往諭如上順天命下契人心即奉貢來庭則改授印章爾仍舊封羣下皆仍舊官享福于彼不然朕當別遣使者直抵大理依唐宋故事賜以王號合兵加討悔將無及於戲胡虜無百年之運今已足信轉移之機在人自審時不可失爾其思之　甲辰遣使齎詔諭大理

曰始因有元失馭海內雲擾華夷無王朕自洪武元年戊申秋八月羣雄盡平復我漢人故國統一中夏於今七年四夷諸番皆已稱臣入貢惟爾大理未嘗遣使近稽載籍大理在唐宋時受封王爵至元削去國名止稱土官令其國乃元君遺派梁王者主之未復故封朕命臣欲議準唐宋故事封爾段氏爲大理國王故特遣使先諭朕意使回當發印誥令爾王開國理民同享承平之福爾其審之

丙辰左副將軍李文忠追擊胡虜於豐州破之　九月戊辰中書平章政事李思齊卒　丁丑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還

上謂廷臣曰草木無心遇春而茂盛遇秋而零落氣之所感猶知榮悴況於人乎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南來已五載今既長成能無父母鄉土之情宜遣之還於是厚禮而歸之選老成宦者咸禮表卜花帖木兒二人送行復遺其父愛猷識理達臘織金文綺及錦衣各一襲買的里八剌辭行　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欲即遣爾歸以爾年幼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宦者曰此爾君之嗣也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致書與愛猷識理達臘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通論自古國家興廢氣運之常耳

豈人力所能爲哉且君之父子當中國兵多將廣之時權不能自持故兵多者蘊莽操懿温之志次者頡頏互相攻擊日廢生民下者東送欵西歸附剝民以供上下君之父子曾出一令而誰何之與今日之事如此君尚迷留不省者何蓋在至正之間兵多將廣尚不能駕馭又被逼挾今之衆壯弱不過二萬流離邊境意圖中興君之謀略不知何如耳君自度今時之權比至正時低昂若何以此觀之豈不愚哉君以萬騎或七八千騎欲與全盛中國相抗乎又不知輕重若何乎謂君明天理若能悟我所言必得一族於沙漠暫爾保持或得善終何以見之君之祖宗有天下者幾及百年養育之久生

齒之繁以此天運雖去而祀或未終此亦天理之常也
君若不悟不效古人之事他日加兵於彼禍有不可測
者也昔君在應昌所遺幼子南來朕待以殊禮已今五
年今聞奥魯去全寧不遠念君流離沙漠無寧歲後嗣
未有故特遣咸禮等護其歸庶不絕元之嗣君其審之
巳卯翰林院奏進回鑾樂歌
先是上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
章以致敬愼鑒戒之意諭之曰古人詩歌辭曲皆寓諷
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頌美無復古意夫常聞諷諫則
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聞之意怠而自恃之
心生蓋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强朕意如此卿等其撰

述毋有所避至是上所撰神降祥神旣酣酒色荒禽荒
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歌其辭皆存規諫其舞分
爲八隊隊皆八人禮官圖其制以上命樂工肄習之
冬十一月壬戌孝慈錄成命頒行之
先是貴妃孫氏薨勅禮部定喪服之制禮部尚書牛諒
等奏曰周禮儀禮父在爲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
上曰父母之恩一也而喪服低昂若是其不近於人情
甚矣乃勅翰林學士宋濂等曰養生送死聖人之大政
諱亡忌疾衰世之陋俗三代喪禮節文尤詳而散失於
衰周厄於暴秦漢唐以降莫能議此夫人情有無窮之
變而禮爲適變之宜得人心之所安即天理之所在爾
等其考定喪禮於是濂等考得古人論服母喪者凡四
十二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者十四人奏之
上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今觀願服三年喪比服期
年者加倍則三年之喪豈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立
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
爲庶母皆齊衰杖朞仍命以五服喪制並著爲書使內
外有所遵守其叙服有八曰斬衰三年曰齊衰杖朞曰
齊衰不杖朞曰齊衰五月曰齊衰三月曰大功九月曰
小功五月曰緦麻三月至是書成名曰孝慈錄　上親
爲之序命錄諸梓而頒行之
壬午太陰犯軒轅左角　十二月甲辰御註道德經成

上謂儒臣舉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與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曰老子此語豈徒托之空
言於養生治國之道亦有助也但諸家之註各有異見
朕因爲註以發其義
監察御史答祿與權請行禘禮
御史答祿與權言古之王天下者旣立始祖之廟又推
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故
曰禘禘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太王爲始祖推本
后稷以爲自出之帝今皇上受命已七年矣而禘祭未
舉宜命羣臣參考酌古今而行之以成一代之典事下
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爲虞夏商周世系明白其始

祖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漢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當時所謂禘祭不過祫祀祧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之大祫非禘也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禘祖之所自出莫知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今國家既已追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於禘祭之禮似難舉行上是其議

遣靖海侯吳禎往浙東收籍方氏故兵

時遣靖海侯吳禎往浙東收籍方氏台溫明三郡故兵禎既至三郡無賴惡少挾私逞怨蔓引平民富室爲兵瀕海大擾寧海知縣王士弘曰吾寧獲死罪不可誣良民爲兵即上封事辭甚懇切上即詔罷之三郡之民賴

以復安士弘潞州人擢南雄府通判卒于官三郡之民悲思之

詔天下有司衛所體訪存恤

詔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可勝數生者備歷艱辛已有年矣朕起自布衣削羣雄定禍亂改元洪武今已七年才疎德薄日久慮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惟因兵戈罹殃者朕失撫養存問蓋軍士爲朕開拓疆宇奮不顧身歿於戰陣屍不至家魂無所依父母高年妻寡子幼一旦捐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兵避難眷屬乖離至今不能會聚者有之或子歿親老而無養親歿子幼而無依者有之亦朕之過也興言及此實可憫傷今詔令下有司用心體訪各具名以聞朕當存養使不失所凡出征軍官間有鎮守邊境身死邊方父母年老妻寡子幼雖嘗給糧養贍猶慮未周各衛所宜審訪優給待其子稍長即令承襲如無承襲之人所司稟進送至京官爲存養其南北征伐軍士歿於邊遠棄遺父母妻子貧窮無倚所司驗實稟送至京官爲存養若子雖幼可依及有親屬而願留者聽從其便官仍給糧養贍兵興以來各處人民避難流移或有父南子北骨肉離散願完聚者有司送還鄉里或有身死他鄉所遺老幼願還鄉者聽及各處鰥寡孤獨并篤疾之人貧窮無依不能自存者所司官給衣糧養贍官員任宦遠方歿

於任所妻子貧窮不能還鄉者所在官司送還鄉里於乎君臨天下者所以爲民也或君願治而民乖或民樂善而君昏臣或賢而君不德君或懦而臣則剛此古今所難也所司奉行毋倚法爲奸以干刑憲〇又釋罪詔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具載于書至今明焉漢唐至元懦君承業權由姦佞因有大赦雖開釋君子之過很而奸頑之徒得爲漏網之魚古人謂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豈不信然朕爲天下生民主恒恐乖聖人明刑慎罰之意中書有條陳獄囚若果故犯但笞罪以上俱各不原其餘詿誤過失因人致罪者悉皆宥之

以兵部員外郎楊其爲山西按察副使監察御史答祿與

權爲廣西按察僉事

上諭之曰。風憲之設。在肅紀綱。清吏治。非專理刑獄。爾等往脩厥職。務明大體。毋效俗吏。拘拘繩墨之末。處事之際。毫髮須謹。善雖小。爲之不已。將爲全德。惡雖小。積之不已。將爲大憝。可不慎哉。

乙卯命刑部侍郎李浩通事梁子名使琉璃國。市馬

庚申罷禮部尚書牛諒。諒初爲尚書。以怠職降本部主事。復爲尚書。仍不任職。罷。

詔衛國公鄧愈中山侯湯和還京

江左陸狆之手校

昭代典則卷之八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狆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太祖高皇帝

乙卯八年春正月辛未。鄭州知州梁敏以廉能擢爲工部侍郎。○癸酉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依者。給衣食屋舍。○置中都國子學。○庚辰遣使齎勅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李文忠等。

勅曰。總兵塞上。偏裨將校。日務羣飲。虜之情僞。未嘗知之。縱欲如此。朕何賴焉。如濟寧侯顧時六安侯王志酣

歌終日。不出會議軍事。此豈爲將之道。朕今奪其俸祿。冀其立功掩過。如猶不悛。當遣將代還。都督藍玉昏酣悖慢。尤甚。苟不自省。將繩之以法。大將軍宜詳察之。遷民脩城。非今所宜。況軍士疲勞已甚。若又使之力役。不惟供役艱難。亦恐胡人得乘吾隙。非計之善也。

辛巳遣衛國公鄧愈等往陝西。中山侯湯和等往彰德眞定。指揮焉俊等往汝寧。指揮李謚等往北平。董兵屯田。○丁亥命天下立社學。○改光祿寺爲光祿司。○二月癸巳定外夷山川之次

先是禮部尚書牛諒。言京都既罷祭天下山川。其四夷山川。亦非天子所當祭祀。乃命別議其禮以聞。至是中

書及禮部奏以外夷山川附祭于各省如廣西則宜附祭安南占城眞臘暹羅鎖里廣東則宜附祭三佛齊爪哇福建則宜附祭日本琉球渤泥遼東則宜附祭高麗陝西則宜附祭甘肅朶甘烏思藏京城更不須祭又言各省山川與風雲雷雨既居中南向其外夷山川神位宜分東西同壇共祀。上可其奏命中書頒行之。

庚子御製資世通訓成。

上謂侍臣曰人君者爲臣民之主任治敎之責上古帝王道與天同今朕統一寰宇晝夜弗遑思以化民成俗復古之道乃著是書以示訓戒耳侍臣皆曰此臣民萬世之寶也書凡十四章其一君道章曰忠曰孝曰勿欺

勿蔽之類十有七事及其次曰民用士用工用商用等十一章皆申戒士庶之意詔刊行之。

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申明馬政

諭曰馬政國之所重近命設太僕寺俾畿甸之民養馬期於蕃息恐所司因循牧養失宜或巡視之時擾害養馬之民此皆當告戒之昔漢初一馬值百金天子不能具鈞駟及武帝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羣遂能北伐强胡威服戎狄唐初纔得隋馬三千及張萬福爲太僕至七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馬政脩擧故耶爾宜爲朕申明馬政嚴督有司盡心芻牧務底蕃息有不如令者罪之。

三月辛酉詔造大明寶鈔

時中書省及在外各行省皆置局鑄錢有司責民出銅民間皆毁銅器輸官鼓鑄甚勞奸民多盜鑄商賈轉易錢重道遠不便上以宋有交會法而元時亦嘗造交鈔及中統至元寶鈔易於流轉可以去鼓鑄之害遂詔中書省造之。

詔戶部均工夫役計田多寡之數爲定○命御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敎北方

諭曰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於敎化敎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子敎化廢雖中材或隆於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

往北方各郡分敎庶使人知務學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命有司立張巡許遠廟于歸德州歲時致祭○洪武正韻書成詔頒行之。

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音乃命翰林侍講學士樂韶鳳與諸廷臣以中原雅音校正之至是書成賜名洪武正韻詔頒行之。

大將軍徐達等還自北平○夏四月辛卯帝幸中都改中立府爲鳳陽府○皇太子攝祭皇地祇于方丘始用親祭樂章初圜丘方丘樂章翰林所撰文過深而詞藻麗遂更製之○甲寅日上有青氣在趙分恒山之北北夷遼東之地。

上遣使往北邊諭潁川侯傅友德幷定遼等處都指揮使司詰戎練兵嚴飭守備

丁巳誠意伯劉基卒

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元至順癸酉舉進士除高安丞有鄧祥甫者通數術之學以其術授基治高安未幾辭法尋起爲江浙儒學提舉嘗與魯淵宇文公諒等遊西江適有異雲起西北光照湖中基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當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無事淵等大駭以爲狂及方國珍兄弟起兵海上元行省辟基爲浙東元帥府都事俾圖國珍基與參政石抹宜孫守處州上既取婺州聞基名遣使徵之基遂與章溢

葉琛等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上喜納之既而上決策取張士誠北取中原以定天下基密謀居多嘗言于上曰甌括間有隙地號淡洋元末頑民負販私鹽因挾方寇致亂民受其害宜設巡檢司以鎮其地上從之處之宿吏持郡縣事匿不以聞基令長子璉奏之時胡惟庸以璉不先白中書怒之及逮至所奏吏因訴基始圖淡洋爲墓地民弗與故建設巡檢司實欲逐民以得地惟庸具言于上上以基舊勳弗問省部欲下璉獄上勑璉歸亦弗問基乃入朝引咎遂居于京師無何疾作惟庸以醫來視基飲其藥不愈上以基久病令給驛遣使送還鄉基至家一月卒年六十五初基與宋濂葉琛章溢同赴召舟泝桐江而西盧徐舫基友也戴山市野服立於江濱揖基而笑且以語侵基基等延入舟中各取冠服服之欲載以同行舫覺之竟辭去基御舫以隱自高數薦起之舫避居江皐莫知其踪跡竟獲終老於山林君子於基之卒益深有感於斯人也

五月遣内使趙成往河州市馬

初上以西番產馬其所用泉貨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少乃命成以羅綺綾帛幷巴茶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將善撫循以通互市馬稍集率厚直償之成又宣諭德意自是番酋感悅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售

丙戌故蒙古廣平王保咱等來降

故元廣平王保咱司徒保保威靈王帖木兒等十一人自大同來降上其印章獻馬六匹上納其馬二匹餘命還之賜酒醴衣服越數日召見復賜保咱保保綺羅及帛各十六疋帖木兒等賜物有差以保咱爲蒙古右衛指揮僉事保保爲鎮撫令往大同招撫其屬帖木兒與所部軍校五十八人皆居京師

詔永嘉侯朱亮祖率師同傅友德北平備胡○六月甲午諭安南高麗占城等國自今惟三年一來朝貢○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命曹國公李文忠濟寧侯顧時往山西北平代傅友德朱亮祖還京○甲申定行五祀之禮

禮部奏五祀之禮考之周漢唐宋其制不一今擬以孟
春祀司戶之神設壇于皇宮門左司門主之孟夏祭
竈之神設壇于御廚光祿寺官主之季夏祀中霤之神
設壇于乾清宮丹墀內官主之孟秋祀司門之神設壇
于午門之左司門主之孟冬祀司井之神設壇于井前
光祿寺官主之四孟月之祭則於有事太廟之日牲用
少牢制可自是五祀之禮歲率以爲常
八月己亥勑韓國公李善長永嘉侯朱亮祖南安侯俞通
源諭諸屯勸農事○故蒙古王保保卒
先是保保自定西之敗走和林愛猷識理達臘復任以
事後從徙金山之北至是卒于哈剌那海之衙庭其妻

毛氏亦自縊死
九月戊辰命湖廣行省參政吳雲使雲南
上謂雲曰今天下混一四夷賓服獨雲南一隅未奉正
朔朕欲以兵取之恐勞師費財以傷遠人卿能爲朕作
陸賈乎雲對曰天命所在誰能違之第彼恃險遠故阻
聲教臣奉　陛下威德往告大義曉以禍福彼必附順
若冥頑不從興師未晚遂遣雲行時元梁王使其臣鐵
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爲大將軍所獲送京師　上
釋之命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糖口鐵知院等謀曰吾
屬奉使不達中道被獲而還罪必不免於是共說誘雲
令胡服辮髮詐爲元使又逼令改易制書共紿梁王雲

不從以死自誓鐵知院等知不可奪遂殺之梁王後知
其事遣人收雲骨送蜀給孤寺殯之
己卯靖海侯吳禎率備倭舟師自海道還京○冬十月壬
子命皇太子秦王楚王靖江王講武中都
詔太子賛善宋濂長史趙壎等從既行上閱輿地志得
濠梁古蹟命內臣馳驛賜東宮令濂詢訪隨處言之皇
太子至池河得　上所賜示濂濂曰臨濠古蹟惟塗荊
二山最著皆在鍾離縣西八九十里岡巒相屬淮水
繞荊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二山間民免昏阻之患
昔人所謂覩河洛者思禹功此亦一大觀也十一月壬
寅皇太子過中都乃往游焉命濂作記其諸古跡濂隨

處進說甚有規益事畢遂還京師
以孔克伸爲曲阜知縣
勑曰昔君天下者官以五爵自漢以下職分九等凡斯
之職非功德者弗登朕値胡運天更天命歸而羣英附
不五七年間一華夏主甸民紀年洪武當建國之初已
定人神之分故天地位黔黎附其於先聖先師稽諸歷
代載在祀典者則仲尼有血食後嗣有襲封於是法前
代仍舊章孔希學受封世爲縣令者希大職如前何期
希大不依祖訓自干國憲以失世官今特選本族以爾
克伸授從仕郎知曲阜縣事爾尚夙夜忠勤承流宣化
宜鑒前車之失求無忝於聖裔則予汝嘉爾其勉之

詔翰林考議陵寢朔望節序祭祀禮

樂部等奏舊儀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俱用太牢。遣官致祭。今擬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夏二至日用太牢。其伏臘社。每月朔望日。則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與朔望伏臘社同日。則用節禮。從之。

諭侍臣用人之道

上曰。金石之有聲。擊之而後鳴。舟航之能運。操之而後動。賢者之有才。用之而後見。然人之才智。或有長短。若因其短而併棄其長。則天下之才難矣。今令天下求才。一藝皆在選列。俟至而觀之。廉讓可以知仁。善謀可以知智。果斷可以知勇。若惟見其小節。未見其大端。而輒置之。乃有天下無賢之嘆。雖有稷契之才。亦難見矣。

十一月甲戌甘露降于南郊

羣臣稱賀。獻歌詩頌　上曰。人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不戒。祥未必吉。覩妖能懲。妖未必凶。蓋聞災而懼。或者蒙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脩省不暇。豈敢以此爲已所致哉。

十二月癸巳蒙古太尉吶哈出寇遼東。都指揮葉旺等擊敗走之

先是　上勅遼東都司曰。今天寒冰結。虜必乘時入寇。宜堅壁清野以待之。慎勿與戰。使其進無所得。退有後慮。伏兵險阻。扼其歸路。虜可坐致也。至是果入寇。都指揮使馬雲等探知吶哈出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張良佐等。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戰。及吶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不敢攻。乃越蓋州城。徑趨金州。時金州城垣未完。軍士寡少。指揮韋富王勝等。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吶哈出裨將乃剌吾自恃其驍勇。率數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剌吾被傷悶絕。遂獲之。虜勢大沮。富等復縱兵出擊。吶哈出不利。慮援兵且至。引兵退走。以蓋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沿祚河道歸。都指揮葉旺。策其將退。先引兵趨祚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寨十餘里。緣河叠冰爲墻。以木淋之。經宿皆凝沍。隱然如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馬穽於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卷旗登兩山間。戒以聞砲即豎旗。馬雲於城中亦立大旗。令定遼前衛指揮周鶚及吳立等。各嚴兵以俟。四顧寂若無人。已而虜兵至。旺等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雨下。吶哈出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冰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穽中。遂大潰。雲於城中亦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戮虜人馬及凍死者甚衆。旺等復乘勝。追至猪兒峪。獲其士馬無筭。吶哈出僅以身免。旺等相慶曰。非　主上明見萬里。授以成筭。何能

有此勝也後𤢺遣人送乃剌吾至京師羣臣皆請戮之
上不許命乃剌吾爲鎭撫賜以妻妾田宅
丙辰九年春正月諭太子諸王脩德進賢之道
丁巳太子諸王侍　上顧謂曰汝等聞脩德進賢之道
乎太子對曰每聞儒臣講說知其畧矣未領其要　上
曰藻率雜佩爲身之容恭遜溫良爲德之容見于外者
可以知其內古之君子趨蹌有節陟降有數周旋跬步
不違於規矩者由其德充於內而著乎外也所以罷識
高明而善道日進惡行不見而邪僻益遠已德既脩自
然足以服人賢者彙進而不肖者自去脩德進賢則天
下國家未有不治不務此者鮮不取敗夫貨財聲色乃

戕德之斧斤讒佞諂諛乃杜賢之荆棘當拒之如虎狼
畏之如蛇虺苟溺於嗜貨則必爲其所陷矣汝等愼之
起鳳陽屯田官吏命中書省用之
先是官吏獲罪者　上恐法司推讞未精或其人因公
詿誤法雖難宥情有可矜者悉謫鳳陽渠象屯屯田俾
歷艱難省躬悔過至是特取極珪等五百十八人赴京
命中書省量才用之
太安州有司獻玉匣玉簡命瘞原所
州民於蒿里得玉匣內有玉簡十六有司獻之驗其刻
乃宋眞宗祀泰山后土文先代帝王致敬神祇之物命
仍瘞其所

命中山侯湯和頴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防邊
上諭和等曰自古重於邊防邊境安則中國無事四夷
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與胡虜接境虜人聚散無
常若邊防不嚴卽入爲寇待其入寇而後逐之則塞上
之民必然受害朕勑邊將嚴爲之備復恐久而懈惰爲
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衆以往衆至邊上常存戒心雖
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湯和等至延安伯顏
帖木兒乞降　上聞之召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邊
以備之勑諭友德曰無事而請降兵法所戒爾其愼之
伯顏帖木兒果乘間入寇友德大破之俘其衆獲輜重
羊馬無算故元平章兀納亥遂執伯顏帖木兒以降

二月丙戌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三月壬申太白晝見
○己卯詔免山西陜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廣及
直隷揚州淮安池州安慶徽州今年夏稅秋糧○夏四月
甲申日本國王良懷遣使奉表貢方物謝罪
先是倭人屢寇瀕海州縣　上命中書省移文責之至
是遣使來謝　上以良懷所上表詞不誠復詔諭之
刑部侍郎李浩市馬還琉球國王察度遣使上表謝恩貢
方物
浩還自琉球市馬四十匹硫磺五千斤因言其國俗市
易不貴紈綺但貴磁器鐵釜等物自是賜予及市馬多
用磁器鐵釜云

丙寅定親王宮室之飾
上命中書省臣惟作親王宮得飾朱紅大青綠餘皆室
止飾丹碧。中書省臣言親王居室飾大青綠亦無過度
者。上曰惟儉養德惟侈蕩心居上能儉可以道俗居
上而侈必至厲民獨不見茅茨卑宮堯禹以崇聖德阿
房西苑秦隋以失人心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右豈可
使靡麗蕩其心也○上謂侍臣曰澹泊可以養心儉素
可以養德縱欲敗度奢侈移性故奇技哇淫遊幸畋獵
皆役心損德之具是以高臺深池庸主攸亡卑宮陋室
聖王攸興朕觀元世祖在位躬行儉朴遂成一統之業
至庚申帝驕淫奢侈飫粱肉於犬豕致怨怒於神人遂

豫未終敗亡隨至此近代之事。可為明鑒。朕常以此訓
諸子使知所警戒則可長保國家矣。
安南陳煓遣使來朝貢方物
上謂中書省臣曰去歲安南來請朝貢之期。已諭以古
禮或三年或世見今復遣使甚無謂也其更諭之當守
常制存其誠敬可也
將有事方丘以晉王妃喪命翰林院考古制以聞
宋濂對曰郊社之禮國之大事。聖人所重雖有三年之
喪亦不敢廢示有尊也上然之。
命工部給物故工匠槥櫝
上諭工部曰今所作宮殿但欲朴素堅固。不事華飾不
築苑囿不建臺榭如此經營。費已巨萬乘危負重工匠
甚勞。有不幸而死者憂懸朕心爾工部可各給槥櫝令
國子生。送致其家賜鈔以葬蠲其家徭役三年復為文
遣官即龍光山祭之曰昔君天下者務在安民然有不
得已而勞民者營造之類是也比者營建宮殿工匠有
因疾而歿者有被傷而歿者有冒危險而死者已勑官
為槥櫝送之于家今復設壇遣官以牲醴賜祭爾等有
知咸諭朕意仍賜見役工匠鈔凡六萬三百六十餘定
命減蘭縣河州募商鹽價
中書省言蘭縣河州舊募商人入粟中鹽每引計米一
石道遠費重故商人稀少。宜減其價庶邊儲可積於是

命淮鹽減米二斗。浙鹽減米三斗河東鹽減十之四。
六月丁亥以翰林侍講學士宋濂為翰林學士承旨知制
誥兼贊善如故。
上御奉天門諭宋濂曰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資賢才
而能獨理也秦之時。張良陳平韓信皆居隱約漢高用
以成帝業。朕初定天下。即延攬群才。相與圖治皆因其
器而任使之。今山林巖穴。豈無超群拔眾之才。欲致而
用之。其道何由濂對曰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用人莫
善於因能任官任官莫善於久居不遷古有是論而陛
下行之得才之效。無過此矣○上觀川流不息。廼尹程
秋水賦乃更為之賦召翰林諸臣觀之。令亦各撰一篇。

宋濂率同列次第獻賦 上皆親覽評品已而賜坐勑
大官設酒饌內臣行觴 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對
不能飲恐愆於禮 上曰卿姑試之濂飲畢 上曰更
宜一觴濂辭 上曰一觴豈便醉人乎濂舉觴瑟縮
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濂一吸至盡 上大悅濂面赬
行不成步 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為卿賦醉
歌 上賦成賜濂濂頓首謝 上仍命羣臣各賦醉學
士歌見一時君臣同樂也

詔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

承宣布政使司國初為行中書省或分中書省六部尚
書往往出為參知政事參政入為尚書至是改浙江江

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
各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設左右布政使各一人
左右參政各一人左右參議各一人其屬經歷司經歷
一人都事一人照磨所照磨一人檢校一人理問所理
問一人副理問一人提控案牘一人

陞監察御史殷敏為饒州知府

敏以國子生選入武英堂紀事授監察御史以能陞江
西饒州知府為治廉明有惠愛樂平縣民有詣闕訴大
姓五十餘家謀逆者詔指揮潘某率兵往捕之兵至饒
州敏驚曰樂平民素淳朴未必有此吾為郡守不可使
民死無辜請先往察之至樂平民皆耕牧如常時敏得
告者乃無賴平素以假貸不得怨諸大姓故重誣之冀
獲賞耳敏還白潘初不之信自往察視果如敏言於是
各以其家長至京辯其誣遂詔釋諸大家而詐妄告者

以李祺為駙馬都尉尚皇長女臨安公主○黜莒州日照

考滿知縣馬亮

馬亮考滿入覲州上其考曰無課農興學之績而長於
督運吏部以聞 上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
此守令先務不知務此而曰長於督運是棄本而務末
豈其職哉苟任督責以為能非豈弟之政也為令而無
愷悌之心民受其患者多矣宜黜降之使有所懲

命訊汾州考滿主簿成樂

山西汾州平遙縣主簿成樂秩滿來朝本州上其考曰
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 上曰地之所產有常數官之
所取有常制商稅自有定額若額外恢辦得無剝削於
民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若止以一恢辦為
能其他不見可稱是失職之吏矣州考非是爾吏部其
移文訊之○按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自
非達於此者鮮不以損為益矣夫商逐末者也稅之猶
恐其過矧四民之中惟農最苦其可以重斂為哉

命中書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廣洋更定大明律

上覽大明律謂胡惟庸汪廣洋等曰古者風俗厚而禁
網疎後世人心漓而刑法密是以聖王貴寬而不貴急

務簡而不務煩國家立法貴得中道然後可以服人心
而傳後世昔蕭何作漢律九章甚爲簡便張湯猶得以
私意亂之況始未盡善其能久無弊乎今觀律條猶有
議擬未當者卿等可詳議更定務合中正仍具存革者
以聞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詳加考訂釐正者凡十有三
條餘如故凡四百六十六條
戊申召岐寧衛經歷熊鼎還京西戎朶兒只班要劫之于
中途死之
先是西戎朶兒只班率其部落來附 上以刑部主事
熊鼎老成歷事改岐寧衛經歷鼎至岐寧知西戎狙詐
有叛意密疏論之 上遣使慰勞賜鼎裘帽已而遣

中使趙成復召之還朝鼎行至西涼打班驛朶兒只班
果叛令酋長么哥脇鼎還鼎以大義切責之遂與趙成
俱被害 上悼惜之遣使瘞之于黄山川立祠致祭仍
以祿米給其家
秋七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八月丙申御史大夫汪廣洋
陳寧劾奏韓國公李善長有罪詔宥之
廣洋陳寧劾奏韓國公李善長位以太師爵以上公禮
命之榮冠乎文武近令其子祺尚公主復營宅於主第
之左以居之聖訓諄諄命公主謹執婦道禮長幼以叙
彝倫陛下法古先聖王盛心允爲至矣善長受厚恩佯
爲愚頑陛下以疾不視朝者將旬日亦無問候之敬孤
恩失禮古昔所無駙馬李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不
施禮此可知善長家法之不脩凡此所爲揆之事君之
道果安在哉請付法司以正其罪疏奏善長父子免冠
待罪 上曰大罪不治則法無以立小過不赦則人無
所容善長國之大臣不能立身教子劾之誠是但念相
從之久宥之勿問
九月癸丑遣指揮吳英往北平諭大將軍徐達
諭曰七月火星犯上將八月金星又犯之占云當有奸
人刺客陰謀事凡閲兵馬習騎射進退之間皆當謹備
可遍諭諸將亦當嚴密雖左右將校勿令和近其故元
閹官尤宜防之惟南去者可以使令蓋將者衆之死生

國之安危繫焉能戒愼之庶可免憂
己卯賜璽書勞福建叅政魏鑑瞿莊
中書省言福建叅政魏鑑瞿莊笞一姦吏至死 上賜
璽書勞之曰朕觀自古天下之治亂在于君臣能馭不
能馭耳若君能馭臣以禮法臣能馭吏以體上故治由
此始若君不能以馭臣臣無以馭吏則亂亦由此始或
云胥吏小人何預治亂是大不然吏詐則蠹政政既隳
矣民何由安朕所以命者爲令者正欲使上官馭吏動
必以禮而嚴之以法若吏卒違理背法繩以死無論此
令行久矣奈何貪官動爲下人所持任其縱横莫敢誰
何所以政無紀而民受枉朕嘗謂君爲官臨政無馭吏

之威則諸事無成馭得其法則威立令行事無不舉今
丞相奏福建兩祭政致極刑於一姦吏朕聞玆事當哉
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果然矣故往諭之爾尚愼終如
始乃能其官。

閏九月庚寅詔求直言

詔曰朕本布衣因元多故遂與羣雄並驅險阻艱難更
歷備至方得偃兵息民稱尊海內紀年洪武已九春秋
矣邇來欽天監奏報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於是靜居日
省古今乾道變化殃咎在于人君思之至此皇皇無措
惟爾臣民許言朕過於戲於斯之道惟忠且仁者能鑑
之若假公濟私豈賢人君子之操非所望焉○淮安海

州儒學學正曾秉正上疏曰人君爲天之子天子有過
中之政則垂象以代其言猶父之教子也天子知天之
示教而改行脩省求言於下下之人言得以達則是天
使之言也人君於是而納聽之則天嘉其不違敎命雖
怒亦轉而爲喜矣古之聖君不以天無災異爲可嘉惟
以祇懼天譴而致隆是以洪水九年而堯政治大旱七
年而湯德脩桑穀生朝雉雊鼎耳而太戊武丁竟致中
興是皆能責己以自脩求賢以自輔也漢文景時山崩
地動日食星變而治道之盛獨稱文景光武十五年星
孛於昴又孛於紫宮而東漢方隆宋仁宗土星留參太
白晝見地裂泉湧不一而見而仁宗享國最久誠以數

君者能祇懼天威納用方正之士聽受忠直之言以改
其政故天雖有異而不爲殃也其有移過於下若漢成
帝以星變罪其丞相翟方進唐太宗以女主將昌妄殺
疑似李君羨皆不免後世之議而徒爲盛德之累耳臣
博考古今災異皆以人君脩德則昌或信移禳之說者
終無所益天可以誠感而不可以自誣也　陛下大有
爲之聖治日隆而業已成天亦不煩垂示日月五星之
變以告矣旣有儆告則變不虛生此天意欲扶持　陛
下大統欲　陛下更新其政思有以固結人心也宸居
靜念果出於至誠而下求言之詔則在下者豈無有以
至誠之心上荅明詔哉允望　陛下以誠心聽納而容

貸之則上下之誠孚感五行必順序日月必貞明天心
必嘉喜而帝道昭明矣且夫日衆陽之宗人君之象曆
家日食有常度可筭而前知孔子作春秋凡食必書之
以爲人君之戒其有珥現黑子之類皆爲邪氣所干變
出不測比之日食尤甚大抵陰侵陽由小人蔽君子夷
狄凌中夏妻妾乘其夫臣下罔君上之應也天之示象
使人君有其事則思去之無其事則思防之恐其乘間
隙而生也月者太陰之精女主大臣之象日掩之食傳
記不書者聖賢扶陽抑陰之道也臣聞易之爲書也貴
陽而賤陰春秋之法內中國而外夷狄蓋中國者陽也
夷狄者陰也臣竊觀近來蒙古色目之人多改爲漢姓

與華人無異有求仕入官者有登顯要者有爲富商大賈者古人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安得無隱伏之邪心懷腹誹之怨咨宜令復姓絕其番語庶得辯認可以酌量處置其與兵及居近列之人許其退避又臣前過江浦見邊塞外之俘累累而有他思此係輦轂近甸豈可容此恐數年之後與之玩熟相蒙生育繁盛中間豈無強詐之徒其或鳥驚獸駭犯屬車之清塵則爲陰長抗陽矣晉人不聽江統徙戎之論後悔無及此實中華陰類幸處之不失其所至於五星紊度各有所自伏願陛下推類而求之脩己之德弭天之變則災異可消天心可回而國祚永昌矣疏奏 上嘉之遂詔赴京師擢

爲思文監丞○上以手詔諭山東布政使吳印曰嘗聞殷高宗思治而賢人入夢得傅說於版築殷藉以興周文王起磻溪之釣叟遂相武王而創八百年之業古有是君亦有是臣自是之後如是者蓋鮮昨天厭元德羣雄並起朕於是摧強撫順綱維海內以主黔黎已九年矣其間尚有不廸于教而麗法者欲以刑治之則不可勝誅姑緩其刑俾之輸作冀其向化期于無刑頃者天變於上朕心皇皇詔告臣民許言朕過獨卿敷露肝膽而陳國計朕以至意諭卿卿若夙夜如此爲國爲民非特盡心於朕卿之令名亦不朽矣○時刑部主事茹太素上書論時務五事累萬餘言上令中書郎中王敏誦而聽之虛文多而實事少次夕又於宮中使人誦之再三審其切要可行者四事纔五百餘言因慨然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者欲其切事情有益於天下國家彼浮詞者徒亂聽耳遂令中書行其言之善者具爲定式頒示中外使言者無事繁文○山西平遙訓導葉居升上言曰臣觀當今之大事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并摭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陰盛陽微則爲不善矣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曰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

日者臣敢抗於君矣切觀主上之有天下掃除羣雄如蹈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令公卿大臣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況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所以強榦弱枝以遏亂原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獘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

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顧之甚或者譴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國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强耳豈抗衡之禮耶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公之位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爲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摭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弟子孫也當時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之所以爲大過者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而無邪心使文帝盡從賈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時之恩以濟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綏

刑而結於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册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爲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爲之徹樂減膳而寓惻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然而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仁愛之篤洽於民之肌膚淪於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守之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者也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强暴得以相凌則國非其國矣使刑罰繁苛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當今刑法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

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
平允者多獲罪或至以賍罪多寡爲殿最欲求治獄之
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 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
以次倣流徒律又刪定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
宥全活者衆而 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
然未聞有戒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獄猶
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有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
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
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刑之政而後有囹圄空
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唐太宗皇帝謂侍臣曰鬻
棺之家欲歲之疫非欲害于人欲利于棺售故耳今法

司嚴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太
宗矯隋之暴刑法務從寬宥猶患及此況今立嚴密以
矯寬縱能無是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爲士者以登仕
版爲榮以罷職不叙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
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
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
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
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
洎乎居官言動一跌于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
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爲常少不顧惜
然此亦豈人主樂爲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切

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
下人之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
弗別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厲而爲善者怠宋程
顥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爲
君子而君子多於小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爲小人而
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
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錄
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捐其所短而
寘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以爲
廉爲知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所短棄其所長爲
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少

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恥
當未仕之時則脩身畏慎動遵律法一入于官則以禁
網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恥或事掊尅以脩屯田工役
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嘗徙
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
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
邑朝廷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近令就中願入軍籍者
聽之免罪復官者宥之而猶聞有拘其餘丁家小在屯
夫有罪之家長既赦而任之以政矣餘丁家小復何罪
哉夫摧強敵壘則揚精鼓銳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擒
之必獲可矣今賊人僞四上入王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

窟可追以討擒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討之彼即驚駭潰散兼之深山大壑人跡不能追踪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死生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生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于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里之地雞犬不得寧息況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於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今就附籍者乃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責守令年增戶口正謂此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特　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定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聽候今軍士散蕩村落

居民不知所為訛言驚動況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復得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為新籍在官乃見遷徙反易逃匿若欲遷徙槩而遷之我奚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大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者也晉郭璞有言曰陰陽錯繆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所致者乎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脩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之苛刻聚斂者則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有家小任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戶田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當差如此則人主足

以隆好生之德以樹國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既紀元九年于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綱紀大正法令脩行亦可謂安矣而　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致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　主上求治之心也愚臣謂天下趨于治也猶

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脉微動然後能使之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況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漓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為可恕而俗流失世敗壞為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其有

不治者乎古之爲郡守縣令爲民之師帥則以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甲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旱澇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罷者朝廷切切以社學爲重教民之急務故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甞鎮城郭或但置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令亦

未嘗以教養爲己任徒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及致意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照依紙上照刷亦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與廢之實上下視爲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爭鬪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恥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極治萬事至於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訟獄爲要務以獲贓多者爲稱職以事績少者爲闒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虛文末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贓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爲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太學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升於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乘德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仁然世間奇才罕有如顏回耿弇

鄧禹者固未可拘於常法雖賈誼之才漢朝以年少難委之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選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賢者能有幾人乎臣恐後人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

論女寵宦官外戚權臣之禍諭侍臣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侍臣曰自古末世之君至於失天下者常在於此然所以啓之者有漸也女寵之禍常始於溺愛外戚之禍常始於怙恩宦官之禍常始於預政權臣之禍常始於蒙蔽至於藩鎮跋扈則由於姑息夷狄侵暴則由於國

勢不振漢唐以下覆轍可鑒矣上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耳漢無外戚閹宦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然制之自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便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以兵柄則無宦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合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禦夷狄則脩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

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侍臣頓首曰願著之常典以示將來

冬十月更建太廟成（前正殿後寢殿寢殿九室主皆南向時享正殿則德祖神床南向懿祖以下皆東西向）〇十二月勑送故蒙古官蔡子英出塞

子英河南永寧縣人元季舉進士為擴廓帖木兒所知薦于元累遷顯官王師征定西擴廓帖木兒軍敗子英單騎走關中入南山有司以形求得之械送京師至江濱亡去至是陜西又捕得之械過洛陽遇信國公湯和不為禮和怒焚其鬚慑之終不屈其妻適寓洛陽聞子英至欲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 上命釋之授以官英不受退而上書曰伏惟 皇帝陛下乘時而起提三尺劒削平羣雄混一四海九夷八蠻莫不賓貢臣鼎魚漏網假息南山曩見獲河南拘送京師垂及渡江復得脫亡七年之久勤勞有司既逮 陛下又忤大臣揆之常情雖死罪不足以擬臣而 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其冠裳賜以酒饌授以名爵 陛下之量包乎天地之外矣臣感恩無極非不欲竭犬馬之力以報覆載之仁但以名義所在不敢改其初志自惟家本韋布遭值亂離操戈行伍智識粗淺過蒙王將知薦仕至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之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板蕩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蓋臣之事君猶女

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祿終身無二昔馮道歷仕五代司馬光曰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不正之人中君羞以為臣偉哉言乎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方今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器極其利府庫充實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 陛下猶以為未足於是興學校明人倫褒死節獎忠義蓋以為治天下之本莫大於禮義廉恥也夫以今天下之廣人民之衆既不以臣一人而加少又豈以臣一人而加多授臣以官何益於國舍臣不用何損於事 陛下創業垂統正當提挈大經大法以昭示聖子神孫功臣賢士不宜以無禮義廉恥之俘虜而厠於維

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也臣自被獲以來日夜所思惟
追咎昔之不死以爲今日惟死可以塞責　陛下乃待
臣以禮沐臣以恩臣固不敢賣死以市名然亦不敢全
身以苟祿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錮海南以終蕤露
之命則雖死於炎瘴亦感恩極矣　陛下之威加乎海
內而奔走四夷不患不行於匹夫之賤然臣聞仁者不
中道而改節義者不苟生以圖榮勇者不見幾而不作
故王蠋閉門以自縊李芾闔門以自屠彼非惡安逸而
樂危亡顧義之所在雖湯鑊有所不避也彤馬之軀仰
止古人死有餘恨冒瀆天顏伏俟鈇鉞戰慄之至不知
所言上覽奏而益重之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

人間之故子英曰愚憤王耳語聞　上知其志不可奪
勑有司送其出塞
以翰林編脩朱孟辯工部照磨盧熊吏部奏差史靖可爲
中書舍人（二人俱以博學能書稱故有是命）
丁巳十年春正月乙酉賜翰林承旨宋濂致仕
宋濂行既有期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
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日時詔許言事朝臣有
上疏萬餘言者上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
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　上咨之而怒
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　上耳烏可深罪乎已
而　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詬曰吾怒時若等

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
不幾誤罪言者耶○上以濂艱於行步特詔皇太子選
良馬以賜　上親作良馬歌命羣臣咸和以寵耀之及
詔致仕加贈濂父文昭爲禮部尚書祖德政爲太常少
卿二代誥詞皆　上親製天下榮之○宋濂辭歸瀕行
賜楮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又賜衣二襲　上諭
曰朕最愼于賞寡卿忠誠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濂曰
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
頓首謝上復囑曰大江漲不可行宜循內河至家仍命
使護行濂感恩請歲一來朝
丁未高麗遣使請其故主王顓謚號不許

上以顓爲臣下所弒已幾年矣今始來請謚將假朝命
鎭服其民且以掩其弒逆之跡所請不誠不可與也
擢工部奏差官張致中爲宛平知縣
工部奏差張致中上書言三事其一曰監察御史乃朝
廷耳目之寄清要之司宜精擇老成蹇諤公明廉正者
俾居其職庶知官民利病激濁揚清以佐治化其二曰
京師天下都會之地邇者米價翔踊百物湧騰蓋由年
穀不登素無儲積今後宜令各府州縣設常平倉以時
斂散則物價自平其三曰北方土曠民稀開墾有限所
在守令往往責里甲增報額數以爲功蹟罔上損民甚
無謂也宜令各處農民自實見墾畝數以定稅糧庶不

有名無實。民力不困矣。上覽而嘉之。擢爲宛平知縣

命中書省銓選官員與道里費仍給舟車送之

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即令赴任。聞久任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於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選官。淹滯在京者。輒經歲月。資用既乏。遂流爲醫卜。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爲令○按國初盡體臣之道。嚴贓吏之誅。蓋並行而不悖者。迨後淹於候選。困於道途。厚撝債利。取償於官。犯者既多。不可勝誅。旋致廢法矣。

詔百司見任官員之家。免其徭役

上謂侍臣曰。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而復役其家。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百司見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著爲令○按國初待士免役。豈不厚哉。但後來人士。有自處以薄者。受人詭田。而齊民率多重役。遂致勸賢待士之道。不能有終矣。

三月增置滁陽儀眞香泉六合天長五牧監

滁陽設群二十有二。儀眞六合。設羣各七。香泉設羣八。天長設羣四。俱隸大僕寺。計牧種馬一萬七千三百八十五匹。上謂中書省臣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莫不以馬政爲重。故問國君之富。必數馬以對。周禮六卿。夏官以司馬爲職。特重其事也。後世掌以太僕。今仍其舊。又設羣牧。以分其責任。庶名實相符。民不勞而孳息蕃。但恐所司者不爲究心。民復怠惰。馬必不蕃。則督責之令行。豈不因馬而疲民。國以民爲本。若因馬而疲民。非善政也。其下太僕寺諸牧監。各令修職。毋怠所事

夏四月己酉命衛國公鄧愈大都督府同知沐英率師討吐番

先是。吐番所部川藏。邀殺烏思藏使者鞏歌鎖南等。掠其輜重。故命愈等討之。愈等兵至吐番。攻敗川藏之衆。追至崑崙山。斬首甚衆。遂遣涼州等衛將士。分戍碾北等處而還

五月丙午誅戶部主事趙乾

勑中書省臣曰。向荊蘄等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命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賑濟。民饑死者多矣。夫民饑而上不恤。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恤吾民者

黜臨淄縣丞王基

基上言。乞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及禁在職言事者。其言皆謬戾不中理　上召而詰之曰。汝云發山海之藏

以通賓路須人力乎自發乎況發之未必得而勞人莫甚焉昔唐太宗黜權萬紀爲其言利而不進善者汝之言果道人君之善乎汝又云不宜在職言事必須面陳漢宋昌有言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汝必欲面陳何也今汝既見朕又未聞正論則是汝罔朝廷也基無以對遂黜之

六月丁巳詔言事者實封直達御前

上謂中書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聰明內蔽外通則下無壅遏內蔽則上如聾瞽國家治否實關於此朕常懼下情不能上達得失無由以知故廣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虛心以納之尚慮微賤之

人敢言而不得言疏遠之士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則所言有限所聞不廣其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實封直達御前○上嘗諭侍臣曰舍已從人改過不吝帝王之美事故大禹以五聲聽治爲銘於筍簴曰教我以道者擊鼓教我以義者擊鐘以事者振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揮鞀禹聖人也虛已求言如此之切故聞善言則拜朕樂聞嘉謨屢勑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以啓沃朕心者侍臣對曰　陛下聰明天縱孜孜爲治事無缺失羣臣非不欲言但無可言者上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者左右之臣盡忠補過耳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侍臣頓首謝○上又謂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

阻隔聰明過而不聞其過闕而不知其闕故必有獻替之臣忠諫之士日處左右以拾遺補闕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言而非也無譴責之患故人思盡職竭其忠誠無有隱諱如此則嘉言日聞君德日新令聞長世允爲賢明若昏庸之主吝一已之非拒天下之善全軀保祿之臣或緘默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諫塞其聰明昧於治理必至淪亡而後已由此觀之能受諫與不能受諫之異也

丙寅命羣臣大小政事皆先啓皇太子處分然後奏聞

上謂皇太子曰人君治天下日有萬幾一事之得天下蒙其利一事之失天下受其害自古以來惟創業之君

歷涉勤勞達於人情周於物理故處事之際鮮有過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昔練達臨政少有不謬者故吾特命爾日臨羣臣聽斷諸司啓事以練習國政惟仁則不失於躁暴惟明則不惑於邪佞惟勤則不溺於安逸惟斷則不牽於文法凡此皆以一心爲之權度苟無權度則未有不失其當今有人指石爲玉當辨之曰果玉乎果石乎知其爲非玉乃石也如此則的然莫敢吾欺若信其言以爲玉則是非之心不明失其權度矣凡人雖有明敏之資自非歷練臨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如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於諸事務惟恐毫髮失當以負上天付托之意戴星而朝

夜分而寢日未有善寢亦不安此汝所親見也爾能體
而行之天下之福吾無憂矣○上諭李善長等曰人君
聰明雖得於天性然物理必察識而後知人情必諳練
而後熟若臨事不熟驟然斷決恐未盡善既行之後覺
其非而欲改之妨事已多前者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啓
事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政事啓
于東宮者卿等二三大臣更爲參決可否○上謂侍臣
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藉口縱恣荒寧不
親政事而諉佞小人又逢以主逸臣勞之說殊不知治
天下者無逸若以荒寧怠政爲垂拱無爲帝舜何爲曰
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人

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
常以勤勵自勉未旦臨朝夜臥不能安席或仰觀天象
見一星失次卽爲憂惕或量度民事當速行者卽待旦
發遣朕非不欲暫安秖畏天命不得不爾朕言及此者
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惰元首叢脞民
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爲
勉朕無憂矣羣臣頓首受命

斥遣中官供事內庭言及政事者

中官有供事內庭從容言及政事者上卽日斥遣還鄉
里命終身不齒遂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所謀
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幸
之得與謀者況閽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
之際聲音笑貌日接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
君心而便辟逢迎其常態也苟一爲所惑而不之省將
以假威福竊權勢以干與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
抑由是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是爲鑒戒故立法寺人
不過傳奉洒掃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
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羣臣頓首稱善

詔釋山西捕獲爲盜之人

人有詰山西之民從故元四大王爲寇者捕獲至京法
司以聞上曰刑罰所以威惡施之必當其罪則刑不濫
而人心服彼四大王以元之遺孽竄匿山谷聚逋逃以

爲民患山西之民避患巢穴者往往被其驅掠迫脅爲
盜皆不得已豈眞爲盜者古人云得其情則哀矜勿喜
此之類也今民相捕獲將延蔓不已是助之立黨而激
之爲亂也其釋之各給道里費遣還鄉里

命韓國公李善長魏國公徐達等十人分祀嶽鎭海瀆○

秋七月設通政使司

通政使一人正三品左右通政各一人正四品左右參
議各一人正五品掌出納諸司公文敷奏封駁之事上
重其任頗難其人刑部主事曾秉正新擢陝西參政未
行遂命秉正爲通政使以應天府尹劉仁爲左通政諭
之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奸之漸故

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
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今以是職命卿等官以
通政爲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卿其審命
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
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無隱蔽當引見者無留難毋巧
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讒間以欺罔公清直亮以
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
乙巳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八月庚戌詔改建大祀殿
于南郊
初圜丘在鍾山之陽方丘在鍾山之陰 上以分祭天
地揆之人情誠所未安至是欲舉合祀之典乃命即圜

丘舊址爲壇而以屋覆之名曰大祀殿勅太師韓國公
李善長等督工
癸丑詔改建社稷壇
先是上既更建太廟於雉闕之左而以社稷國初所建
未盡合禮又以大社大稷分祭配祀皆因前代之制欲
更毀之爲一代之典遂命中書下禮部詳議其制至是
禮部尚書張籌奏擬社稷合祭共爲一壇皆設木主而
丹漆之祭則設于壇上祭畢收藏仍用石主埋壇之中
如唐宋之制至於以勾龍配社以棄配稷棄雖唐虞農
官而勾龍共工氏之子也社之無義商湯欲遷之而未
果漢嘗易以夏禹今已列祀帝王之次棄稷亦配享先
農請罷勾龍與棄配位而謹奉仁祖淳皇帝配享大社
大稷以成一代之盛典以明祖社尊而親之之道 上
覽奏稱善遂命改作社稷壇于午門之右其制社稷共
爲一壇壇二成上廣五丈下如上之數而加三尺崇五
尺四出陛築以五色土色如其方而覆以黃土壇四面
皆甃以甓石主崇五尺埋壇之中微露其末外壝墻崇
五尺設靈星門於四面壝墻各飾以方色東青西白南
赤北黑外爲周垣垣皆飾以紅覆以黃琉璃瓦初社稷
列中祀臨祭或具通天冠絳紗袍或以皮弁行禮御未
有定今升爲上祀具冕服以祭
乙酉暹羅斛國遣使奉金葉表貢象及方物○辛丑命胡

惟庸爲左丞相汪廣洋爲右丞相陳寧爲左御史大夫丁
玉爲右御史大夫○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來朝○冬
十月壬子觀心亭成
初上勅工曹造觀心亭于宮城上至是落成 上時幸
焉時致仕翰林院學士承旨宋濂來朝乃召濂語之曰
人心易放操存爲難朕日酬庶務罔敢自暇自逸况有
事天地宗廟社稷尤用祇惕是以作爲此亭名曰觀心
致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是而吾心即在是却慮凝
神精一不二庶幾無悔卿爲朕記之傳示來裔
乙卯熒惑犯輿鬼○封都督沐英爲西平侯○遣使齎詔
印立三佛齊國王嗣子麻那者巫里爲三佛齊國王○是

月改作大内宮殿成

上以大内宮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足以養性崇尚侈靡必至喪德朕常念昔居淮右頻年饑饉難於衣食鮮能如意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檢制其心惟恐驕盈不可復制夙夜兢惕弗遑底寧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爲之未嘗過度宮壼之間皇后亦能儉以率下躬服浣濯之衣皆非故爲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侍臣對曰奢侈者常情同欲節儉者富貴所難　陛下安行節儉無所勉强誠宜爲萬世子孫之法　上曰節儉二字非徒治天下者當守治家

者亦宜守之爾等歲祿有限而日用無窮費或過度何從辦集侵牟剝削皆原于此須體朕懷共崇節儉庶幾無悔

十一月己卯衛國公鄧愈卒〇丁亥冬至合祀天地於奉天殿

祝文曰禮以義起貴乎情文兩盡曩者建國之初遵依古制分祀天地於南北郊周旋九年於心未安誠以人君者父母天地仰覆載生成之恩一也及其嚴奉禋祀則有南北之異揆以人事人子事親曷敢異處竊惟典禮其分祀者禮之文也其合祀者禮之情也徒泥其文而情不安不可謂禮方改建祀殿功未就緒今朝堂適成時當冬至謹合祀於殿廷自今以春首合祀于南郊永爲定禮謹奉　皇考仁祖淳皇帝配惟　上帝　皇地祇鑒之

四川威茂土酋董貼里作亂命御史大夫丁玉討平之〇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〇各道按察司官來朝

上諭之曰朕以天下之大民之奸宄者多牧民之官不能悉知其賢否故設風憲之官爲朕耳目察其善惡激濁揚清繩愆糾繆此其職也凡任風憲者宜體朕此意以公正爲心以廉潔自守國家法律必務精詳用法有失鬼神鑒焉至於奸民犯法吾所甚惡必務除之不可貸也有司以撫治吾民爲職享民之奉而不思恤民惟

以貪饕掊尅爲務此民之蠹也宜糾治其罪毋以姑息縱其爲害汝等安坐高堂其視民相去遠矣不思問民疾苦公其聽斷將安用汝乎今官以九年爲考非一日積也汝當謹守法度思稱其職苟或不然鬼神鑒之

高麗遣使來賀明年正旦

上以王顓既被弑而其國數遣使入貢皆云國王所遣莫明其實勑中書省臣遣人往觀其所爲且問王之安否

戊午十一年春正月乙未安南陳煒遣使來告其兄陳端卒〇進封中山侯湯和爲信國公〇徵天下布政司官及各府官來朝

上謂廷臣曰古者帝王治天下必廣聰明以擴壅蔽今布政使司官即古方伯之職各府知府即古刺史之職所以承流宣化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瘝官曠職病吾民多矣朕今令之來朝使識朝廷治體以警其玩愒之心且以詢察言行考其治績以觀其能否苟治效有成即爲賢才天下何憂不治廷臣對曰 皇上愛民之切任官之重堯舜詢事考言之道也

改封吳王爲周王罷杭州護衛○二月勑中書省議減邊商鹽價

勑中書省曰朕初以邊餉勞民商人納粟於邊以淮浙鹽償之蓋欲足軍食而省民力也今旣數年軍餉不給

皆因鹽價太重商人無利以致輸粟者少爾中書其議減鹽價俾輸粟于邊庶內地之民省輓輸之勞於是定擬凡輸粟于各邊者量地遠近價各有差

命皇太子詣中都祀皇陵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從○三月丁丑命吏部課考績官殿最

河間府知府楊冀安等考績來朝 上命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官員來朝宜察其言行考其功能課其殿最第爲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爲下不預宴序立于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上謂吏部臣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之士資格者爲常流設耳若有賢才豈拘常例今後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由是李文煥自西安府知府費震自寶鈔提舉俱擢爲戶部侍郎其餘九十五人悉量材超擢郎中知府知州等官

始制牙牌給文武朝臣○夏四月以禮部侍郎朱夢炎爲本部尚書○御製勑文諭祭安東沭陽二縣野鬼

時永嘉侯朱亮祖奏安東沭陽二縣之野暮夜多鬼民人皆驚御製勑文遣使諭祭之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國之有祀以爲民也庶民之祀止於祖宗非祖宗而祀謂之非禮神亦不享其嶽鎭海瀆山川之神載之祀典者莫不承上帝后土之命以司福善禍淫之權若禍福

僭忒不愜民心且將獲戾于天矣今洪武十一年四月十四日永嘉侯遣人奏安東沭陽二縣之野夜有持炬者數百或成列或四散民人相驚逐之不見擊之若有應者朕不能盡信特致牲醴會鬼神而勑問之中原自有元失政生民塗炭死者不可勝計有覆宗絕祀者有生離父母妻子而死於非命者爾持炬者豈無主孤魂而欲人之祀與父母妻子之永隔而有遺恨與無罪遭殺而冤未伸與或有司怠於歲祀而有忿與四者必有一焉朕以四事問爾爾果何爲而然與朕自即位以來祀神未嘗缺禮然非當祀者亦不敢倭爾持炬者宜禍其宜禍者而福其應福者勿妄爲民害自貽天憲

重建皇陵碑。親製文○故蒙古嗣君愛猷識理達臘殂子
脫古思帖木兒立○遣祭故蒙古嗣君○秋八月詔免應
天太平鎭江寧國徽州廣德安吉長興諸府州秋糧○命
東宮文學傅藻等編纂春秋本末○九月客星犯天井○
追封劉繼祖爲義惠侯
誥曰朕昔微時済罹親喪艱於宅兆爾繼祖以己沃壤
慨然惠朕朕得安厝皇考皇妣睠茲大惠云何可忘而
歲月易流厚德莫報慨念實深茲特賜爾爲義惠侯爾
其有知服茲寵命其妻婁氏追贈爲義惠侯夫人遣官
齎誥命仍以牲醴祭之
賜中都國子學助教貝瓊致仕○冬十月乙丑大祀殿成

命太常每歲合祭天地於春首○駙馬都尉曹國公李貞
卒其子爲李文忠○十一月庚子總兵官辰州衛指揮楊
仲名討五開叛蠻破之○西番冠邊命西平侯沐英都督
僉事藍玉王弼帥師征之○十二月甲寅致仕翰林承旨
宋濂來朝賜勞之○是年封皇子柏爲襄王桂爲豫王後改封代王楧爲漢王後改封肅王植爲衛王後改封遼王
己未十二年春正月甲申洮州十八族番首三副使汪舒
朶兒嚶嗦子烏都兒及阿卜商等叛據納鄰七站之地命
沐英移兵討之○己卯合祀天地於南郊大祀殿
禮成上大喜作大祀文幷歌九章其辭曰朕聞太極之
化也天生於子地闢於丑位極其定虛其中而爲寰宇

是時人生於寅樂居兩間人生既多非聖莫馭天生君
主爲民立命然鴻荒之時莫知誰始今載於書始自伏
羲相繼而至唐虞以及夏商周斯數君者開天立極首
興彝倫者乃前伏羲神農黃帝是也法三皇而守行者
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其益損禮樂文飾其事者獨夏商
周也下至秦漢以及宋元亦然嗚呼天性自然而常者
三綱五常也昔聖人度人情而措彝倫特不逆其性務
從其善未嘗有異此道而爲人君者也朕聞昔君欽若
昊天莫敢有怠朕即位以來命儒臣徧考群書自周以
至宋元皆有祀典守而行之然當行祀之時惟宗廟頗
合人情南北二郊以及社稷甚有不如人情者以社稷

言之古人以社爲五土之神稷爲五穀之神土主發生
五穀用之以生而乃一圍之中各壇而祭是土穀不合
於生生之意也行禮之時先社固宜而又先奠社配乃
行稷神之禮此果合人情乎況朕自即位以來祀天享
地奉宗廟社稷每當齋期必有風雨臨祭方歛每以爲
憂京房有云郊祀鬼神必天道雍和神乃答矣若有飄
風驟雨是爲未善於是自洪武十年更祀社稷於闕右
去繁就簡一壇合祀以奉二神神乃我答人情懽悅後
洪武十一年命三公率工部役梓人於京城之南創
大祀壇合祀皇天后土是年冬十月三公奏告工成朕
命禮部去前代之祭期歲止一祀朕度古人之祀南北

郊彼以義起故曰南郊祭天以其陽生之月北郊祭地以其陰生之月豈不知至陽祭之於至陰之月至陰祭之於至陽之月於禮可疑且掃地而祭其來甚遠言祀天地尚質不尚華固執古不變至今天地之享與人大異朕以斯禮執古不變則人之享亦執古而不變乎若人執古則汙尊杯飲茹毛飲血巢居穴處今可行乎斯必不然因命太常卿每歲祭天地於首春三陽交泰之時遂於洪武十二年正月十有一日合祀天地前期致齋五日內二日以告仁祖三日正齋風和日煖及夜升壇山川草木不搖江海息波輕雲縹緲於昊穹獨見太陽於中天纖塵不動銀燭舒光香烟裊繞斯必神之臨

降合祀宜也朕雖失學無文特述其事而歌詠之

四川松州土酋作亂命御史大夫丁玉復討平之○召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

上聽朝之暇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時國子學官李思廸馬懿緘默不言上惡之勅諭國子師生曰賢者以學爲本推而行之有裨於國家無愧於所學俾善名立於兩間斯成其爲賢也若懷詐自私上無助於君下無益於世朕何賴焉如李思廸馬懿者朕以其學宦日召同游期在嘉言善行啓朕未明輔朕不足乃終日緘默旁有講說者因而問及不過就他人之辭以對未嘗獨出一言豈朕昏昧不足以聞耶抑朕之禮未至耶何訪之以道而不相告也及遣侍東宮欲其發明古帝王之道以匡弼輔贊而緘默如故無異事朕之時其懷詐甚矣昔孔孟懷聖賢之道値不得用世以拯生民故歷聘列國至老不倦今思廸等終身草野一旦與人君同游殿庭之上人君躬就問之而緘默如此學孔孟者果如是乎孔子入周廟見金人三緘其口曰此古愼言人也蓋謂非法之言耳若理道之陳奚宜禁乎且思廸等事朕如此其肯盡心訓國子生乎朕諭爾等自今爲師爲弟子者一以孔孟爲法以副朕責望之意愼無如李思廸馬懿之爲也

二月命曹國公李文忠往河州岷州臨洮鞏昌等處整治

城池督理軍務○置洮州衛

沐英等兵至洮州故城番寇三副使阿卜商等率衆遁去我軍追擊之獲積石州叛逃土官阿昌七站土官失納等斬之遂於東籠山南川度地勢築城戍守遣使來報捷且請城守事宜 上曰洮州西番門戶今築城戍守是扼其咽喉也遂命置洮州衛以指揮聶緯陳暉楊林孫禎李聚丁能等領兵守之李文忠遣使來言官軍守洮州餽運甚艱勞民不便 上諭之曰洮州西控番戎東蔽湟隴自漢唐以來備邊之要地也今羌虜既斥若棄之數年後番人將復爲邊患矣慮小費而生大患非計也勅至令將士愼守所獲牛羊分給將士亦足爲

二年軍食向卜商之道必走里章咱之地只於其地索
之擒索子不論道於何地必擒縛送京而後已
命信國公湯和率吉安侯陸仲亨練兵臨清○三月乙酉
以萊州知府董俊為兵部尚書明州知府余文昇為工部
尚書○夏四月庚申遼東守將潘敬葉旺以高麗遣人致
書貢物來奏
上賜敬旺璽書曰古之能將出禦封疆入衛京畿無不
謹密雖內臣懷奸外敵挾詐無自而入焉奏至言高麗
行禮一節斯非彼殷勤致敬之意蓋間諜之萌也且高
麗古稱東夷聖人有言夷狄禽獸也輕交必離重交必
絕未有能始終者觀其書及都評議司之文雖不明言

其漸已見矣可不知所備乎吁為人臣無外交爾等其
慎之
置松州衛指揮使司
上以勑諭平羌將軍御史大夫丁玉曰大軍入松州克
戎虜於萬山之中設官置衛以威蠻夷爾之功亦懋矣
朕聞松州山多田少耕種恐不能贍軍若以人民供億
是則困有用之民守無用之地非良策也可相度其宜
或於保寧及擇要害之處立衛爾與部下諸將計議來
奏既而玉言松州與西羌諸蠻要地軍衛不可罷從之
遂詔玉還軍四川
六月甲戌遼東守將潘敬葉旺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

婦降來奏
上勑敬旺等曰奏至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婦來降
朕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其性
多頑況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
耶斯必示弱於我如墮其計則不過一二年間至者接
踵其害豈小小哉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
今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脫有妄
生小隙使彼得以藉口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臧則師
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
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
乙酉編春秋本末成

先是 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間出欲
究其終始則艱於考索乃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纂錄分
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周王之世以尊正統次
魯公之年以仍舊文列國則先晉齊而後楚燕所以內
中國而外夷狄也事之始終秩然有序至是而成名曰
春秋本末
秋七月丙辰御史大夫丁玉討四川賊彭普貴等平之
初普貴等為亂焚掠十四州縣四川都指揮使司以兵
討之不克至是玉盡殲其衆遣人奏捷 上以勑勞之
曰舊歲妖人作亂命爾西征爾跋踄山川究心日夜奮
揚威武剿絕其類以除民患朕甚爾嘉以今觀之非惟

人事之當然實天有以相之也始妖人暗搆愚民已有
年矣土民因而作亂乘時蜂起爾之未至四川也指揮
音亮等用師不祥致妖人殺害良民至今尤未加刑故
特遣人勞爾之功命以軍法從事夫國之用將所以捍
禦奸侮也如亮者安能保其祿位乎罪不可宥如勅行
之

八月辛巳著內外官致仕還鄉之令

上諭中書省臣曰凡士非建功名之爲難而保全始終
之爲難自今內外官致仕還鄉者復其家終身無所與
其居鄉里惟於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禮於其外祖及妻
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之人如

與同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
見不須荅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
著爲令

九月甲午征西將軍沐英等擊西番大敗之擒三副使瘦
嗉子等班師〇甲辰以右御史大夫丁玉爲左御史大夫
浙江布政使安然爲右御史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叅政泰
中爲右御史中丞重慶知府殷哲爲中書省右叅政〇冬
十月癸巳以儒士吳沉爲翰林院侍制

上觀漢武帝紀謂吳沉曰人君理財之道當視國如家
一家之內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爲子計者父子而異
貲其家必墮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衣食
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〇上與吳沉論持身保業
之道上曰人嘗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
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
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
惡常人且然況人君乎沉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
之道〇上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吳沉曰人主治天下
進賢納諫二者眞切要事也沉對曰誠如聖諭但求之
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上曰使其
眞知賢者能興其國何有不好眞知諫者在於忠已何
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眞是以於已難入若誠能好賢則
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

畢來沉對曰陛下此言誠國家興治之要

十二月戊寅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來朝賜勅勞之〇
丁亥平羌將軍御史大夫丁玉還自四川〇命西安府官
開甜水渠

西安城中皆鹻鹵水不可飲至是曹國公李文忠以爲
言乃命西安府官役工鑿渠甃石引龍首渠水入城中
縈繞民舍始得甘飲

是月貶右丞相汪廣洋于海南道卒

汪廣洋有疾常在告賜勅勞問然頗耽酒色荒於政事
以故多稽違又與胡惟庸同在相位惟庸所爲不法廣
洋知而不言但浮沉守位而已上察其然因勅以洗

心補過廣洋內不自安久之占城貢物使者既至而省部之臣不以時引見　上以其蔽遏遠人下勅書切責執政者廣洋惶懼益甚至是御史中丞涂節言前誠意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　上問廣洋廣洋對以無是事　上頗聞基方病時丞相胡惟庸挾醫往候因飲以毒藥乃責廣洋欺罔不能效忠爲國坐視廢興遂貶居海南舟次太平復遣使勅之曰丞相廣洋從朕日久前在軍中屢問乃言否則終日無所論朕與相從之久未忍督過乃居臺省又未嘗獻一謀畫以匡國家民之疾病皆不能知間命爾出使有所相視還而噤不一語事神治民屢有厭怠況數十年間在朕左右未嘗進一

賢才昔命爾佐文正治江西文正爲惡既不匡正及朕咨詢又曲爲之諱前與楊憲同在中書憲謀不軌爾知之不言今者益務沉湎多不事事爾通經能文非愚昧者觀爾之情浮沉觀望朕欲不言恐不知者謂朕薄恩特賜爾勅書爾其省之廣洋得所賜書益慚懼遂自縊卒

永嘉侯朱亮祖發卒三萬人拓廣東城百餘丈○安南陳煒遣使來貢賜詔煒凡叔明致侵奪占城之責○詔求天下博學老成之士皆至京師

上謂禮部臣曰爲天下者譬如作大厦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材後成天下非一人獨理必選賢而後治故爲國得賢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熙庶績然山林幽遠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於困窮非招徠之不肯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於朝朕將顯用之至是皆至京師時江西布政使沈立本遣人招故元吏部侍郎伯顏子中子中飲鴆死子中西域人祖父仕江西因家焉通春秋五領鄉薦授東湖書院山長陞建昌路儒學教授四方兵起江西行省以便宜授子中贛州路經歷尋爲分省都事偽漢陳友諒兵陷贛州子中招募壯士欲復城不克間道入福建行省辟爲員外郎子中出奇計收復建昌遂浮海獻捷燕都授福建行省郎中累遷至吏部侍郎出使廣東比至未

幾而廣已歸附子中墜馬求死不得折其一足平章廖永忠釋而不錄於是子中變姓名浪跡於江湖間往來居進賢之北山先是其妻子已爲江西叅政楊憲送京師朋友有弔之者子中荅曰吾身且不有奚暇顧妻子哉於是周遊天下誓不復仕悲歌慷慨未嘗一日忘于元也常懷鴆自隨曰如有强我者便當以死荅之郡縣聞而義之不之强至是立本專使招之子中見使者慨然曰吾今死亦晚矣乃具牲酒祭其父祖師友歌七章飲鴆而死

昭代典則卷之八

昭代典則卷之九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吴郡陸翀之訂正
金陵周曰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庚申十三年春正月戊戌誅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

自楊憲誅而惟庸總中書之政專肆威福生殺黜陟有不奏而行者內外諸司封事入奏惟庸先取視之有病已者輒匿不聞私擢奏差胡愸為巡檢營其家事由是四方奔競之徒趨其門下及諸武臣諛佞者多附之受

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國公徐達深嫉其奸邪常從容言於上惟庸忌之達有閽者福壽惟庸陰誘致為已用冀得其力以圖達為福壽所發誠意伯劉基亦嘗為 上言惟庸奸恣不可用惟庸知之由是怨恨基及基病詔惟庸視之往以毒中之基竟死時八年正月也上以基病久不疑基死惟庸益無所憚與李善長等相結以兄女妻善長從子祐貪賄弄權無所畏忌一日其定遠舊宅井中忽生竹筍出水高數尺諛者爭言為丞相瑞應又言其祖父三世塚上皆夜有火光燭天於是惟庸益自負有邪謀矣當是時吉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驛傳 上怒責之曰中原兵燹之餘民始復業籍戶買馬艱苦甚矣使皆效爾所為民雖盡鬻子女買馬走遞不能給也責捕盜於代縣平涼侯費聚常命往蘇州撫綏軍民聚不任事唯嗜酒色召還責往西北招降達達無功 上亦責之二人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之二人素戇勇又見惟庸當朝用事強盛因與往來久之益密嘗過惟庸家飲酒酒酣屏去左右因言吾等所為多不法一旦事覺如何二人惶懼計無所出惟庸遂告以已意且令其在外收輯軍馬以俟二人從之又與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寶及亾命魏文進等為心膂曰吾有用爾也太僕寺丞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壻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

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同起善長驚悖曰爾言何為者若爾九族皆滅存義懼而去往告惟庸知善長素貪可以利動後十日又令存義以告善長且言事若成當以淮西地封公為王善長雖有才能然本文吏計深巧雖佯驚不許然心頗以為然又見以淮西之地王已終不失富貴且欲居中覬望為子孫後計迺嘆息起曰吾老矣由爾等所為存義還告惟庸喜因過善長善長延入惟庸西面坐善長東面坐屏去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遥見頷首而已惟庸欣然就辭出使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軍約期來會又遣元臣封績致書稱臣於元請兵為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乘馬馳驟于市馬奔入

輗軏中傷死焉，惟庸即殺是輗軏者。上怒，命償其死。
惟庸乃請以金帛給其家。上不許。惟庸乃與李善長
及涂節、陳寧等謀起事，便遣人陰告四方及武臣之從
已者。上一日朝，覺惟庸等，舉措有異，恠之。涂節恐事
覺，迺上變告。時商暠謫降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來
告。上曰：朕不負惟庸輩，何得至是？命羣臣更訊，惟庸
辭窮，不能隱。於是賜惟庸、陳寧死。又言涂節本爲惟庸
謀主，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知何以戒人臣之奸宄者，
迺并誅節，餘黨皆連坐。羣臣又請誅善長、陸仲亨等。上
曰：朕初起兵時，李善長來謁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
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簿

書，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陸仲亨年十七，
父母兄弟俱亾，恐爲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於草間，朕
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
時腹心股肱，吾不忍罪之，其勿問。
庚子，以山西布政司左叅政偰斯爲吏部尚書，河南按察
使鄭九成爲禮部尚書，應天府尹徐鐸爲戶部尚書。○癸
卯，罷中書省，陞六部，改大都督府爲五軍都督府。
胡惟庸等既伏誅，上諭文武百官曰：朕自臨御以來，
十有三年矣，中間圖任大臣，期於輔佐，以臻至治，故立
中書省以總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總天下之兵政，御
史臺以振朝廷之紀綱，豈意奸臣竊持國柄，枉法誣賢，

操不軌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結於衆舌，朋比逞於羣
邪，蠹害政治，謀危社稷，譬隄防之將決，烈火之將然，有
滔天燎原之勢，賴神發其奸，皆就殄滅。朕革去中書省，
陞六部，倣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
府，以分領軍衛，如此則權不專於一司，事不留於壅蔽。
卿等以爲何如？監察御史許士廉等對曰：歷朝制度，皆
取時宜，況創制立法，天子之事，既出　聖裁，實爲典要。
但　慮陛下日應萬幾，勞神太過，臣愚以爲宜設三公
府，以勳舊大臣爲太師、太傅、太保，總率百僚庶務。其大
政如封建、發兵、銓選、制禮作樂之類，則奏請裁決；其餘
常行事，則循制奉行，庶幾臣下絕奸權之患，主上無煩

劇之勞。上然之。至是，罷中書省，陞六部，改大都督府爲
五軍都督府，布告天下。
二月壬戌，以嘉興府知府薛祥爲工部尚書。辛未，諭皇
太子、諸王持守之道。
諭曰：吾持身謹行，汝輩所親見。吾平日無優伶瞽近之
狎，無酣歌夜飲之娛，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寵幸之
招。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即加詰責，故各自脩飭，無
有妬忌。至若朝廷政事，稽於衆論，叅决可否，惟善是從。
或燕閒之際，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言無偏聽，政無阿
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危，如履淵冰，苟非
有疾，不敢怨惰，以此自持，猶恐不及，故與爾等言之，使

知持守之道。
遣應天府官祀歷代忠臣廟
漢蔣子文晋卞壼南唐劉仁贍宋曹彬元福壽。凡五廟
韓國公李善長以年老養疾還　三月命戸部減蘇松嘉
湖四府重租粮額
上曰天地生物所以養民上之取民不可盡其利也夫
民猶樹也樹利土以生民資食以養養民而盡其利猶
種樹而去其土也比年蘇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給皆爲
重租所困民困於重租而官不知卹是重賦而輕人亦
猶虞人反裘而負薪徒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傅
豈所以養民哉其賦之重者宜悉減之於是舊額田畝

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
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仍舊自今年爲始通
行改科。
夏四月令羣臣各舉所知
上諭羣臣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皐夔稷契不復生
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但世有升降故才有
差等耳爲人上者能量才授職則無施不可蓋士之進
退係乎國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豈足以盡理天下必
賴天下之賢然後足以有爲爾等宜體此意各舉所知
以聞。
復以湖廣漢陽州爲漢陽府德安州爲德安府隨縣爲隨
州長寧縣爲歸州桂陽縣爲桂陽州。陞荊門縣爲荊門州
○兩浙運使呂本奏均竈戸塩額從之。
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大赦
乙未詔告天下曰朕以菲德托于萬姓之上奉天勤民
于茲十有三年矣間者宰輔非才肆奸亂政朕思創造
之艱難念民生之不易按法誅之恐陷於不義者於心
未安朕於知人實朕之過上天垂戒朕甚懼焉可大赦
天下除十惡不宥外洪武十三年五月初三日以前已
未發覺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軍民已有定籍敢有
以民爲軍亂籍以擾吾民者禁止之自洪武至十二年
終軍民逋逃追捕未獲者勿復追太平鎮江宣城廣德

滁和今歳夏秋稅糧免其徵。山西民爲軍者二萬四千
餘戸。悉還爲民嗚呼居高聽卑仰天心之可格省躬知
過冀人事之克脩布告臣民想宜知悉
賜御史臺左中丞安然歸鄉里命韓國公李善長理臺事
○詔免天下今年田租○勅諭遼東都指揮使司
勅曰五月二十五日得奏知高麗周誼至遼東朕覌其
來咨知東夷之詐將以搆大禍也此來豈誠心哉爾等
鎮戍邊方不能制人將爲人所制矣且高麗朝貢前已
違約朕常拘其使詰責之後縱其歸令當如約則事大
之志其庶幾乎使既來未聞有敬畏之心乃復懷詐令
誼作行人假稱計事此非有謀而何前元庚申君嘗索

女子於其國詛有女人於元宮庚申君出奔朕之内臣得此女以歸今高麗數以詛來使殊有意焉卿等不可不備毋使入窺中國也勑至當遣詛至京別有以處之

遣使齎符召興化府學教授吳源湖州府學教授童冀赴京賜署吏部尚書劉崧禮部尚書偰斯致仕○遣使齎符召儒士王本杜佑龔斆趙民望杜斆李延齡李幹楊良卿王成季吳愼明劉仲海鄒魯任宋季子至京○遣使勑諭江陰侯吳良等停罷王府一切役作○六月以蘇恭讓爲漢陽知府

恭讓爲治簡而明嚴而不苛漢陽密邇省城凡徭役科徵倍於他郡故政繁而民困前守無敢言者恭讓每遇

重役必詣上官申理事多簡省民賴以安先是有趙廷蘭者知漢陽縣愛民如恭讓朝廷嘗遣使下縣取陳氏散卒他縣率多以民丁應數規免已責廷蘭獨爲民辯明民得不擾漢陽之民言郡守則稱蘇恭讓言縣令則稱趙廷蘭

是月受朝於正殿

上以天變避正殿羣臣上表固請制書答曰朕聞堯舜禹湯文武德侔天地仁洽民心嘉祥屢臻號稱至治朕非德不能任賢圖治是以上天垂戒災異荐興夙夜兢業不遑寧處特避正殿以省厥愆卿等上表固請勉徇羣情朝臣民於正殿期德政於日新與天心之可格尚賴臣寮匡朕不逮

罷御史臺及提刑按察司○臣戒錄成頒布中外

時胡惟庸謀叛事覺　上以朝廷用人待之本厚而久則恃恩肆爲奸宄然人性本善未嘗不可教戒乃命翰林儒臣纂錄歷代諸侯王宗戚宦官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備其行事以類書之既成賜名曰臣戒錄頒告中外之臣俾知所警

秋七月庚子詔留高麗使者周誼于京師遣其通事先還

九月丙午始置四輔官以王本杜佑龔斆爲春官杜斆趙民望吳源爲夏官秋冬官缺本等兼之

先是徵儒士王本等至京　上以勑諭之既而　上坐

武英殿西廡召見諸儒使各言其志本等對曰爲士者貴幼學而壯行然求之往昔懷致君澤民之志而不遇明主道不行功不立徒湮沒于世如此人者豈不悲哉今臣等草野愚陋學不足以明道才不足以經世誤蒙上以儒臣召與圖治道臣等遭遇恩榮誠千載一時慶幸何如若不思報稱是自棄於明時何以稱士　上悅故命爲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必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告之太廟

冬十月戊午朔勑諭四輔官王本等

勑曰自胡惟庸不法之後特召天下賢才而有司又多泛舉尚書范敏獨能荐卿等以輔朕朕視卿皆高年篤

厚故九月告于太廟議立四輔以王本杜佑龔斆爲春官杜斆趙民望吳源爲夏官惟秋冬缺官以本等攝之是年自春徂夏災殃疊見惟秋之暮天氣尚暄嘗諭本等沐浴致齋精勤國務以均調四時本等奉命盡誠逮立冬朔風釀寒以成冬令嗚呼天其兆吉人乎感應之機如響斯答古者三公四輔論道經邦理陰陽順四時其或有乖戾則曰公輔失職蓋人事有不齊則天應之有如此者卿等尚當竭忠誠以勤厥職庶幾感格天心苟在己之誠一有不至則不足以動人況於動天乎可不慎歟

爪哇國王八達那巴那務遣使奉金葉表入貢留其使月餘遣還

十二月安置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於茂州

宋濂孫宋慎坐胡惟庸黨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上怒欲誅之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恝况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上意解濂遂得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門人方孝孺爲文祭之曰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爲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且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能而未嘗自以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泰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遺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宜乎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岷蓋將弔重華於九疑唁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汙乎流俗之塵埃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爲夢幻得失毀譽爲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眥玄尚何窮達之足云吾獨悲嘆而不止者上以戚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鞭日

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二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嗷嗷哭于山巔與水濆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恩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爲殺注滄海以爲樽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酹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辛酉十四年春正月戊子故蒙古平章朶兒不花入寇命魏國公徐達信國公湯和潁川侯傅友德率師討之○諭吏部任官辨邪正

上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不任任官之務當取方正之士凡邪佞者必去之吏部臣對曰人之邪正實亦難辨上曰衆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衆人悅之一人惡之未必邪也蓋出於衆人爲公論出於一人爲私意然正人所爲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辨

論禮部賞罰未當明白執論

上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此不足以爲勸懲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李仁發而賞魏徵之直皆至當可以服人所謂賞一君子

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於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於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

丁未斥近臣言理財者

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言之頗悉

上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爲君者當以養民爲務夫節浮費薄稅斂猶恐損人況重爲微斂其誰不怨咨也近臣復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儲偫而能爲國家者 上曰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之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爲天下之主當貯財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桑弘羊孔僅之徒爲聚斂之臣剝民財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於是言者愧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

以禮部侍郎李叔正爲禮部尚書○始編賦役黃冊

每百一十戸爲一里推丁糧多者十人爲里長餘百戸分爲十甲歲役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十年一週每里編爲一冊冊首總爲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帶管於一十戸之外而列於圖後名曰畸零冊成一本進戸部各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攢造一次遂爲定制

二月甲子以鄭湜爲福建布政司左參議

湜金華浦江人鄭綺八世孫鄭氏素以孝義聞時胡惟庸既敗四方有仇怨相告訐者凡指爲胡黨率坐重獄及是有訴鄭氏交通惟庸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爭欲行湜曰弟在其忍使諸兄罹刑辟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聞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往辨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爭入獄上聞之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爲非耶即宥之詔賜酒食擢爲參議賜冠帶襲身

三月辛丑命宋國公馮勝佩印節制河南○癸酉命刑部更定徒罪煎鹽炒鐵之例

凡徒罪前嘗者。福建廣西之人發兩淮。河南山東廣東之人發兩淛。直隸江西浙江之人發山東。直隸江北之人發河門。湖廣之人發海北。凡徒罪炒鐵者。江西之人發大安萊蕪等處。山西之人發鞏昌。北平之人發平陽。四川之人發黃梅。海北海南之人發進賢興國。

夏四月丙辰命國子生兼讀劉向說苑及律令

上諭祭酒李敬曰。說苑一書。劉向之所論次。多載前言往行。至於律令。載國家法制。參酌古今之宜。卿其導諸生讀經史暇。兼讀說苑律令。必有所益。

大將軍徐達率諸將出塞

右副將軍傅友德至北黃河。虜騎駭遁。友德選輕騎夜

襲灰山克之。獲其部落人畜甚衆。西平侯沐英等畧公主山長寨。殲其戍卒。獲全寧四部以歸。

癸酉召前武昌知府傅藻為河南按察使○五月癸丑召山西右布政使趙新為翰林院脩撰○五溪蠻作亂命江夏侯周德興討平之

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示其矍鑠狀。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為國者。盡智慮筋力之所能及。禦災捍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畫取西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嘗歎羨。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廼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興奮然請行。朕憫卿年老。不忍煩卿。卿廼固請。受命為大將。往靖南服。於戲。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允在斯行。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

復置提刑按察司○以賢良方正何德忠為河南布政使司左參議。聰明正直金思存為北平布政使司右參議。以孝弟力田聶士舉為四川布政使司左參政。賢良方正蔣安素為右參政○六月安南陳煒遣使奉表貢方物却之

時思明府來言。安南脫洞二縣攻其永平等寨。安南亦言思明府攻其脫洞諸處。上以其詐。命還其貢。以書詰責陳煒。言其作奸肆侮。生隙構怨。欺誑中國之罪。復勑廣西布政司。自今安南入貢並勿納。

秋七月戊戌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瑶等貢方物及馬却之

仍命禮部責其國王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王居滄溟之中。輔世長民。今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己分。但知環海為險。限山為固。妄自尊大。肆侮隣邦。縱民為盜。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巨微。效井底蛙。仰觀鏡天。自以為大。毋乃構隙之源乎。王涉獵古書。不能細詳。始號曰倭。後惡其名。遂改日本。自漢歷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奉表貢方物生口。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或睦以親。由歸慕意誠。故報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則必

受禍如吳大帝晉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征伐俘獲男女以歸千數百年間往事可鑒也王其慎之

八月庚申河决河南原武祥符中牟諸縣　九月壬午命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帥師征雲南

上諭在廷文武諸臣曰雲南自昔爲西南夷至漢置吏臣屬中國今元之遺孽把匝剌瓦爾密等自恃險遠爲鰲梗化遣使招諭輒爲所害負罪隱慝在所必討羣臣合辭以贊　上於是御奉天門命潁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爲左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爲右副將軍統率將士往征雲南友德等既受命　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以規進取朕

嘗覽輿圖咨詢于衆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迺進兵曲靖雲南之喉襟彼必併力於此以拒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兵也

癸未定翰林院欽天監太醫院官制

翰林院革承旨直學士設學士一人侍講學士二人侍讀學士二人孔目一人屬官侍講二人侍讀二人五經博士五人典籍二人侍書二人待詔六人史官修撰三人編修四人檢討四人學士掌詞翰禮文草誥勑備顧問詳正圖書考議制度凡經筵日講修書之事皆承命而統領焉講讀職專講讀經史五經博士專經講義以佐學士史官掌修國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禮樂兵刑諸大政上所下詔勑書檄批荅王言皆謹籍而記之以備實錄○欽天監設監正一人監副二人五官正五人五官靈臺郎四人五官保章正二人五官挈壺正二人五官監候三人五官司曆二人五官司晨八人刻漏博士六人監正掌察天文定曆數監副爲之貳凡日月星辰風雲氣色之變異率其屬而占候焉密疏于上凡歲

大統曆御覽月令曆七政躔度曆六壬遁甲曆並先期奏行下凡營建司旅冠昏陵寢選地擇日凡立春先期候氣於東郊凡大朝賀設定時鼓於文樓報時雞唱擊鼓各供其事凡日月交食先期算其分杪時刻起復方位上聞下禮部移內外諸司救之○太醫院令一人丞五人吏目一人屬官御醫四人

定啟事東宮稱臣之例

給事中鄭相同言啓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蓋尊無二上之意詔議之翰林編修吳沉奏曰東宮繼聖體承天位臣子之禮何得有異請凡啓事稱臣如故從之

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長官作亂命江夏侯周德興移兵討平之
時德興師。征五溪蠻。蠻人散走。及是復命討諸洞。未幾皆平之。
冬十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復置大理寺
寺掌審讞允反刑獄之政令。設卿一人。左右少卿各一人。左右寺丞各一人。其屬司務二人。左右二寺。各寺正一人。寺副一人。評事四人。
癸亥遣監察御史林愿等分按各道罪囚
上欲革天下刑獄壅蔽之弊。故分遣御史四出按治。凡罪重者悉送京師大理寺詳議。於是愿等往湖廣等處。

石恒等往直隸蘇松諸府。勑諭之曰。王者順天時以修政令。古之制也。今天氣嚴肅。當修刑典。御史職在司法。伸理寃抑。今遣爾等往各處審決獄囚。其罪重者悉送京師。令大理寺詳讞。無任情以屈法。枉道以厲民。期於律應人心。法當天理。欽哉。
巳卯衢處温三府山寇作亂延安侯唐勝宗討平之○潮州府揭陽程鄉二縣民作亂南雄侯趙庸討平之○十一月庚戌福安縣民作亂延安侯唐勝宗分遣將士討平之○十二月壬子以禮部郎中高信爲本部試尚書○丁巳命翰林院編修檢討典籍考駁諸司奏啓以聞○辛酉征南將軍傅友德等克貴州普安進兵曲靖

傅友德兵至湖廣。即分遣都督胡海洋等帥兵五萬。由永寧趨烏撒。友德與藍玉沐英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進攻普定。克羅鬼苗蠻仡㑩。聞風而降。至普安。復攻下之。乃留兵戍守。進兵曲靖。
丙寅征南將軍傅友德平曲靖遂率師擣烏撒分遣將士趨雲南
友德師至曲靖。擊敗梁王將達里麻兵于白石江。先是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聞王師下普定。遣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備我師。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謂友德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上所謂出奇取勝者此也。友德是之。遂

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而行。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霧霽。達里麻見之大驚。倉皇失措。友德即欲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形既露。固利速戰。然亟濟恐爲所犯。乃整師臨流。勢若欲濟。達里麻果揀精銳抗水。英於是別遣數十人從下流潛渡。出其後。鳴金鼓。樹旗幟。達里麻見之。急撤衆以禦。衆亂。英乃拔劍督師濟江。達里麻卻數里而陣。我師畢濟。既陳。友德麾兵臨敵。矢石齊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合。英縱鐵騎擣其中堅。敵衆披靡。遂大敗。生擒達里麻。俘其衆萬計。友德悉撫而縱之。使各歸其業。夷人見歸者皆喜。而軍聲益振。遂平曲靖。留兵鎮其地。友德率其衆數萬擣烏撒。分遣

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率師趨雲南，

癸酉藍玉沐英克雲南

壬申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既入羅佐山其右丞驢兒自曲靖馳歸謂曰事急矣將奈何於是把匝剌瓦爾密挈妻奴與左丞達的驢兒俱入普寧州忽納砦焚其龍衣驅妻子赴滇池死把匝剌瓦爾密遂與達的驢兒夜入草舍中俱自縊死癸酉征南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師至雲南之板橋元右丞觀音保等出降明日駐師金馬山故梁王閣臨也先帖木兒以金寶來獻諸父老焚香迎拜玉等整師入城戒毖軍士秋毫無犯吏民大悅藍玉遣景川侯曹震定遠侯

王弼宣德侯金朝興率兵二萬三千分道進取臨安諸路。

封皇子楩為寧王（在大寧喜峯關外故會州地）〇戊寅征南將軍傅友德克烏撒遂下東川烏蒙芒部諸蠻

初大軍破曲靖傅友德自率師循格孤山而南以通永寧之兵遂擣烏撒諸蠻時元右丞實卜聞都督胡海洋等進自永寧乃聚兵赤水河以拒之及聞大軍繼至皆遁去友德令諸軍築城被鍤方興蠻寇復大集友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卒無不奮勇思致死力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合心必不一併力勦之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我軍既陣有芒部土酋率衆援之實卜合勢迎戰我軍鼓譟趨之戰十餘合其酋長多中槊墜馬死我軍勢益奮蠻衆力不能支大潰斬首三千級獲馬六百匹實卜率餘衆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讋皆望風降附。

壬辰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始用重制九奏侑食樂章

一奏炎精開運之曲二奏皇風之曲三奏眷皇明之曲四奏天道傳之曲五奏振皇綱之曲六奏金陵之曲七奏長楊之曲八奏芳醴之曲九奏駕六龍之曲，

白虹貫日〇曹震王弼師至威楚路故蒙古平章閭乃馬

歹等降〇壬午故蒙古曲靖宣慰司及中慶澂江武定三路諸明普定昆陽安寧新興南建水七州昆明富民宜良邵甸河陽陽宗六縣達魯花赤等官皆詣藍玉沐英獻金銀銅印降〇始置諸司勘合

其制以空冊合空紙之半而編寫字號用內府關防印識之右之半在冊左之半在紙冊付天下布政司都指揮使司及提刑按察司直隸府州衛所收之紙藏於內府凡府部等衙門有文移則於內府領紙填書所行之事以下所司以冊合其字號印文相同則行之謂之半印勘合以防欺弊。

丙戌命翰林院編類華夷譯語

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乃會翰林侍講火原潔與編脩馬沙亦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參考以切其字諧其聲音既成詔刊行之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得其情

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上諭天下朝覲官曰古之薦舉者以實不以名後世薦舉者徇名而遺實故往往治不如古朕遵倣古制來用賢才各因其器能而任使之庶幾求其實效今爾等來朝其各舉所知凡有一善可稱一才可錄者皆具實以聞朕將隨其才擢用之毋有所隱

丁亥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甲午遣使諭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置雲南都指揮使司及承宣布政使司

諭曰比得報知雲南已克然區畫布置尚須計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其地去雲南尚遠今雲南既克必置都司於雲南以統率諸軍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司及府州縣以治之其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約束其酋長留兵守禦禁其民毋挾兵刃至於藹翠輩不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其從征軍士有疾病疲弱者每衛毋限十人百人可先遣還○詔諭烏蒙烏撒東川等處人民曰曩者元政不綱豪傑縱横朕提師旅與之並驅十有二年然後命將四征五年而天下定萬姓寧建號紀元又十五年矣華夏蠻貊罔敢不服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諸夷抗命弗庭而雲南梁王尤肆陸梁誘我逋逃擾我疆埸用是命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統三十萬衆問爾西南諸夷之罪今得捷報言雲南部落俱已降附故特遣使齎詔諭爾諸夷自今有不遵教化者即加兵討之於戲春秋之義罪莫大於拒王命納逋逃爾等其洗心滌慮效順中國朕當一視同仁豈有間乎

宣德侯金朝興兵駐臨安故蒙古右丞兀卜台等降○始

改國子學爲國子監○閏二月癸卯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進師大理克之

戊戌勅諭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曰近者指揮何福至京得卿摧堅撫順之方運籌決勝之畧然雲南自漢以來服屬中國惟宋不然胡元則未有中國已下雲南近因彼傷朝廷命卿等討平之今諸州已定惟大理未服尚生忿恨當即進討故命福馳回諭諸將軍夷蠻頑獷譎詐多端阻山扼險是其長計攻戰之策諸將軍必籌之熟矣若頓師宿旅非我之利要在出奇制勝乘機進取一舉而定再不勞兵可也所奏事宜悉從爾請癸卯征南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

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進兵攻大理克之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為固土酋段世聞王師且至聚衆扼下關以守下關者南詔皮羅閣所築龍尾關是也號為險要玉等至品甸遣定遠侯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為掎角勢自率衆抵下關造攻具遣都督胡海洋夜四鼓由石門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援岸而上立我旗幟昧爽我軍抵下關者望之踴躍讙譟酋衆驚亂英身先士卒策馬渡河水沒馬腹將士隨之莫敢後遂斬關而入山上軍望見亦下攻之酋兵腹背受敵遂潰拔其城段世就擒乃分兵取鶴慶略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由是車里平緬等處相率來降諸夷悉平

三月癸亥命南雄侯趙庸籍廣州蛋戶萬人為水軍〇丙寅以工部侍郎趙俊為工部尚書吏部試侍郎李信為吏部尚書〇夏四月辛巳廉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取西戎水銀坑冶斥之

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于朝 上謂戶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為開邊啟釁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為害甚大況控制邊境貴於安靜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後雖悔之不可追矣此人但知趨利不知有害豈可聽也〇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鉄元時嘗於此置鉄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如舊置之

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冶鉄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是又欲驅萬五千家於鉄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

丙戌詔天下通祀孔子

上諭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序其功參于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京師豈

非闕典卿與儒臣其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學校令以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又命外府州縣學田租入官者悉歸于學俾供祭祀及師生俸廩仲質對曰前代學田多寡不同宜一其制乃詔定三等府學一千石州學八百石縣學六百石應天府一千六百石各該吏一人以司出納師生月給廩膳米一石教官俸如舊

壬辰免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直隸府州縣稅粮〇罷都尉府置錦衣衛指揮使司〇丙申更定左右春坊官制

先是置東宮左右春坊司直郎秩正六品至是更定左春坊置左庶子一人正五品左諭德一人從五品左中允二人正六品左贊善二人左司直郎二人俱從六品

右春坊官制與左春坊同。

烏撒諸蠻復叛

上勑諭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烏撒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朕觀雲南之地，如曲靖、普安、烏撒、建昌，皆今勢在必守。東川、芒部、烏蒙未可守也，且留大軍屯聚，蕩除烏撒、芒部等蠻，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分兵守禦。彼蠻負固者尚多，爾其慎之。

癸卯，以儒士吳顒爲國子監祭酒

上諭顒曰：國學者，天下賢材所萃，而四方之所取正。必師道嚴而後模範正。師道不立，則教化不行，天下四方

何所取則？卿宜崇重德義，正身率下，俾諸生有所模範。若徒以文辭爲務，記誦爲能，則非所以爲教矣。爾其慎之。

詔旌表遼東節婦

故元臣名祖自遼東來歸，言遼東風俗以獵爲業，農作次之，素不知詩書，而俗尚禮教。往年有高希鳳者，爲亂兵所掠，斷其右腕而死。其妻劉氏被虜，罵不絕口，亦爲所殺。希鳳仲弟藥師奴亦死於亂，妻李氏携子與姪避難，度不能兩全，以子差長，棄之，獨携姪行。及混一復業，訪得其子，同歸守服。希鳳季弟伯顏不花爲納哈出所殺，妻郭氏自縊死於馬廐。希鳳從子高塔失丁爲讐誣陷死，妻金氏與姑邢氏縊死魚塲居室。又言定遼南河寨斡羅村有裴鐵瘟死，妻李氏晝夜哀臨，葬之日，哭祭辭柩畢，縊于屋西桑樹，鄉人義之。上爲動容稱嘆，即詔有司旌表希鳳家爲五節婦之門，裴鐵家貞節之門。

五月丁丑，帝幸國子監，謁先師孔子

上謂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今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而再拜。朕謂孔子明道德以教後世，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明斷，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於先師之禮宜加尊崇。

仲質乃與儒臣定議其儀。乙丑，上幸國子監，謁先師孔子，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顒等以次講畢。上復命取尚書大禹、皐陶謨、洪範，親爲講說，反覆開諭，羣臣聞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還。○勑諭國子監生曰：仲尼之道，上師天子，下教臣民，自漢及今，未有逾斯道而能久。朕統一寰宇，君主斯民，切惟學校國之首務，乃今年春命工曹構廟學，五越月而成，於是博選師儒，教訓生徒，期在育君子，以履仲尼之道，助我後嗣，以安天下蒼生。苟教之不以其道，學之不盡其心，則恐養非君子，用非賢人，徒勞民供，無益國家。爾諸學者當謙柔恭謹，存禮義之勇，去血氣之剛，持守仲尼四勿之訓，積日

經旬以踰歲月不變其所學則賢人君子矣由是出爲國用致君於堯舜躋民於雍熙顯揚其親永世不磨豈不偉哉宜體朕意立乃志務乃學正爾儀愼爾言勉務進脩無間晝夜講於友必正道以相輔問於師必致恭而聽受有乖此禮者監丞糾之毋忽

六月戊寅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秋七月沐英自大理還軍會傅友德進擊烏撒克之

辛卯上遣使諭安陸侯吳復平凉侯費聚曰符到可疾報征南三將軍凡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磐石關索嶺諸蠻悉除蕩之爾安陸平凉二侯會兵攻擊岩柵安陸總兵平凉副之若通關索嶺路愼勿與蠻人戰於嶺上當

分兵直擣賊巢以掩襲之使彼各救其家不能糾合何以抗我師其傍土寨即未能下俟三將軍師至合力攻之必克也於是征南右副將軍沐英自大理還軍滇池會征南將軍傅友德兵進攻烏撒大敗其衆斬首三萬餘級獲馬牛羊以萬計餘衆悉遁復遣兵捕擊之

以前國子助教開濟試刑部尚書○詔禮部設科舉取士三年一試著爲定例○命議屯田之法

士卒饋運渡海有溺死者上聞之命羣臣議屯田之法諭之曰昔遼左之地在元爲富庶至朕即位之二年元臣來歸有勸復立遼陽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建置勞民但立衛以兵戍之其糧餉歲輸海上每聞一夫航海家人懷訣別之意然事不獲已憂在朕心必至期復命士卒無虞心方釋然近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寐爾等其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之利

廣東儒士上治平策

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上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言論治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雖有至聖之君猶以用人爲重曷嘗謂人無足用也蓋獨智自用則所見者狹資賢而任則所及者廣學士宋訥對曰誠如聖諭但賢才之在天下在上豈能周知必賴羣臣薦舉然得賢與否係夫舉之者何如耳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爲君子君子所舉未必

爲小人故觀其舉者即可知其人賢否矣○上謂翰林學士宋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嘆敬天之事後世中王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寖薄所以然者只爲視民輕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

八月丙戌皇后馬氏崩

諡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葬孝陵

命刑部尚書開濟定議考試徵至秀才優劣
監察御史趙仁言臣聞治天下以得賢爲本宜教化以
治民爲先欽惟聖心拳拳以天下之廣惟恐一夫不得
其所一官不稱其職除官拜命諄諄告戒至親且切盖
欲使斯民樂於雍熙天下期於無刑而已曩者以賢良
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文學之士列置郡縣俾宣明
教化撫安生民授任之際才智高下一時未盡周知將
一考矣政績少聞於是又聘天下秀才以資任用臣愚
以爲從古以來知人不易莫若考其經明行修達於政
事者爲一等通曉四書才兼幹濟者爲一等量才授職
代彼舊官其既代之官就令布政使司按察司考覈孰

爲稱職孰爲不稱職孰爲平常給以紙牌遣赴吏部再
加考覈若有功勤廉幹者擢用之庸怠貪鄙者罷黜之
如此則官得其人民被其澤矣上覽其言謂刑部尚書
開濟等曰設官分職所以安民官不得人民受其害今
徵至秀才不下數千宜試其能否考其優劣然後任之
以職爾等定議以聞於是濟等議爲七條其一宜選文
武之臣有才識者於公事暇時以所取秀才一一延問
以經明行修爲一科工習文詞爲一科通曉四書爲一
科言有條理爲一科曉達治道爲一科六科備者爲上
三科以上爲中三科以下爲下六科俱無爲不堪其二
觀其言貌止知大略觀其行事乃見實能宜令京官於

秀才內各舉所知舉中者略加陞擢不當者罰及舉主
其三徃若犯罪官員皆以怠惰無能遂致廢事今宜精
選可用者留之老疾不堪者遣還仍令布政使司按察
司具其善惡實跡并其所言得失以爲黜陟其四秀才
多郡縣一時起送其堪錄用者猶慮未嘗練習政務況
又用非其才則非但速於獲戾民亦被其害矣今堪用
者止宜量才授職未可遽還重任其不堪任遣還鄉里
者可令爲社師明經老疾者授以教官其五見任官員
其間豈無才學之士歷任老成有績可稱而無過者存
用之或加陞擢與初任秀才參署政務所謂孝弟力田
聰明正直者多非其人宜悉罷舉其六刑罰未省賦役

未均皆由所司不得其人今以秀才任之必能興學校
教民有方均平賦役使民無訟矣其七內六部察院外
布政使司按察司及府縣守令任亦重矣得其人則政
舉非其人則職廢必選通儒達吏練事老成明於治體
可以任重者使居之不可泛用非人議上從之
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韶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
上諭之曰朕自卽位以來側席賢士與圖至治然自古
知人堯舜所難豈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勑
天下徵聘遺逸卿等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
如卿者其悉舉以爲朕用於是濟寧单縣儒士張空以
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韶等鈔人各一錠

遣使勅勞征南將軍傅友德等

勅曰卿等提兵振揚國威擒首帥于曲靖西取烏蠻於河渡北席卷長驅掃金馬碧雞而撫金沙至於金齒椡定百蠻威加八譯將軍之勞至矣尚勗之哉。

丁酉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乙巳遣使諭征南將軍傅友德右副將軍沐英

先是乙未遣使諭友德等曰得報知永昌侯駐軍建昌大將七月二十八日巳擊敗烏撒次第搜捕林箐諸蠻然此地山高道隘必不可輕動宜以永昌平凉安陸三侯王張郭三都督軍會而爲一以大勢壓之則一舉可殄矣人自七星關來者又云芒部烏撒之蠻至夜舉火

挈家入霧翠之地符至可諭霧翠之民縛送軍前其關索嶺非古正道古道又在西北可以大軍蹂之開此道以接普定則芒部酋長必盡獲以來將軍其熟圖之乙巳復遣使諭傅友德等曰雲南士卒艱食措置軍士貴乎得宜否則大軍一回諸夷復叛力莫能制其士卒逋逃者既入蠻地不復能出蓋非蠻人殺之則必爲禁錮深山使之耕作凡守禦之處當以此曉之藍玉費聚吳復三侯王張郭三都督會所部兵馬窮索山林則餘寇可悉擒也兵既艱食固不宜分止於赤水畢節七星關各置一衛黑張之南尾店之北中置一衛如此分守則雲南道路往無礙矣霧翠之地必以十萬衆乃可定也凡此數者朕所見大槩耳萬里之外豈能周知措置中便宜則在將軍等自處置也

九月壬戌始鑄監察御史印文曰繩愆糾謬○癸亥置天下府州縣提刑按察分司以儒士王存中等五百三十一人爲試僉事人按治二縣○丁卯設北平沿邊要害關隘二百處以各衛校卒戍守○雲南諸夷復叛右副將軍沐英討平之

先是征南將軍傅友德等既平雲南卽分兵四出討諸蠻寨未服者雲南城守者少諸夷因相扇爲叛謀有土官楊苴尤桀黠紿其下曰總兵官巳領大軍俱回矣雲南城可取也糾集蠻衆二十餘萬來攻時城中食少士

卒多病忽聞寇至頗以爲憂都督謝能馮誠等嬰城固守旋施樓櫓備戰具多置強弓弩於陴上至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伺賊少怠則出勁兵以擊之賊不能攻遂連爲困城計時沐英等駐兵烏撒聞之卽選驍騎一萬還救至曲靖遣卒潛入報城中爲賊所得紿之曰總兵官領三十萬軍至矣賊衆驚愕遂拔營宵遁走安寧羅衣邵甸富民普寧大棋江川等處復據險樹柵欲謀再寇英分調將士皆勦除之生擒四千餘人諸部悉定雲南復平。

晉府致仕長史桂彥良上太平治要

彥良上太平治要凡十二條一曰法天道二曰廣地利

三曰順人心四曰養聖德五曰培國脉六曰開經筵七曰精選舉八曰審刑罰九曰敦教化十曰馭戎狄十一曰蒐材俊十二曰廣咨訪上曰彥良所陳通達事理有裨於政道世謂儒者泥古而不通今若彥良可謂通儒矣

以應聘儒士沈士榮爲翰林待詔

士榮上疏曰臣欽承勅符受國重聘赴京師與天下之士數千人親承聖諭共論治道諄諄誠切至於再三顧臣愚昧不足以答聖意然使臣不肖之言得行則賢於臣者必皆進言矣欽惟皇上恭勤求治於今有年在朝賢哲豈皆不言耶所用臣宰豈皆不賢耶恐言之不能

拔其本用之未盡展其才故重勞聖慮也況今智者自爲身計甘溺於暴棄愚者不思自守累犯於憲章皆由進言者無拔本之論選官者無量才之實昔魏徵之事唐太宗不過隨事立諫不能格君心之非是無拔本之論也漢文帝屈賈誼於長沙是無量才之實也古稱才難周有九人而已況賢之難遇千萬不得一二如淘沙中之金厭沙中而不淘則金不可得也用人而歷試之如鑛之鍊銀若不鍊而用之則鑛多而不能成器願皇上詳加採擇勿謂儒者皆賢而盡用之或一士不稱餘士皆棄則賢在其中亦莫能辨此猶金之未淘也進用之初或不當其職其人雖有才能先已敗事此猶鑛之未鍊也此姑論用人之事耳然所謂拔本者堯舜雖聖求諫不已況未及堯舜者哉皇上以武功定天下拯生民於水火之中驅夷狄復中夏爲漢唐宋之君一洗北面夷虜之恥臣竊爲千古豪傑慶快豈不思竭愚忠贊一言之助哉如蒙特賜優容給以筆劄條列事宜或入侍左右剴論庶事臣之願也上手詔褒諭曰卿入閩志士守儒者之道久矣一旦應召而來傑然特出於衆人攄誠納忠欲罄所懷非但朕愛卿聞卿之風者皆知愛卿矣若守此不變將同古人名垂後世卿其勉之尋擢爲翰林待詔

冬十月丙子置都察院

設監察都御史八人正七品以秀才李原明詹徽等爲之設浙江河南山東北平山西陜西湖廣福建江西廣東廣西四川十二道監察御史正九品其文移則都察院故牒各道監察御史監察御史呈都察院

命禮部頒劉向說苑新序于天下學校〇南雄侯趙庸討平廣東羣盜詔班師

先是庸帥兵討東莞諸盜克石鼓赤嶺等寨擒僞官百餘人賊衆萬餘人斬首三千級招降翁源等縣復業人民三千餘戶由是四會縣涌白沙長岡太冲口山河田陳家坊各處父老迎拜於道庸慰而遣之有龍川河源民自稱李元帥合龍南民作亂康發兵捕之獲賊五百

七十餘人遂率兵討陽山歸善等州蠻寇又克燈心龍湖龍歸大牛成家塘潭源洞等砦擒賊首萬戸營長郝公少公等數十人斬首千餘級招降二千九十戸俘賊首號錐平王者至京乃詔庸班師

命刑科會議奏劄成式

刑部尚書開濟奏曰欽惟聖明治在復古凡事務從簡要今內外諸司議刑奏劄動輒千萬言泛濫無紀失其本情況至尊一日萬幾似此煩瑣何以悉究此皆胥吏不諳大體苟非禁革習以成弊上曰虛詞失實浮文亂眞厭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於是命刑科會諸司官吏議成式榜示中外

十一月丙午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爲華蓋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爲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沉爲東閣大學士〇徵耆儒鮑恂等三人爲文華殿大學士辭不拜

先是禮部主事劉庸舉鮑恂余詮張長年皆明經老儒達於治體可備顧問遣使召至上見之甚喜賜坐顧問命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以老疾固辭上諭之曰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輔導東宮免卿早朝日宴而入從容侍對不久當聽卿等致仕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卿何辭焉恂等復固辭尋賜還鄉里

壬戌命修國子監舊藏書板

上命禮部修治國子監舊藏書板諭之曰古先聖賢立言以教後世所存者書而已朕每觀書自覺有益嘗以諭徐達達亦好學親儒生囊書自隨蓋讀書窮理於日用事物之間自然見得道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謬書之所以有益於人也如此今國子監舊藏書板多殘缺其令諸儒考補命工部督匠修治之庶有資於學者

須巡按事宜于各處提刑按察司

戊辰命都察院以巡按事宜須各處提刑按察司凡府州縣社稷山川壇壝帝王陵廟必令修潔祭祀以時忠臣烈士未入祀典者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未旌表者必詢訪具實以聞興舉學校察吏治得失戢豪強均賦役

存問鰥寡孤獨廢疾無以自振者俾理獄囚究贓稽考諸司案牘官吏廉能者舉之貪鄙者黜之徵求遺逸以進諸朝賑贍流民以復其業倉穀錢糧必會其嬴縮山川道里風俗物產必知其所宜來朝之日則條列以聞著爲令

壬申以監察御史任昂爲禮部尚書

癸亥十六年春正月戊申白虹貫日

上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原情不可深入人罪蓋人命至重常存平恕之心猶恐失之況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行賕求免御史執之并欲論罪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救之人之至情

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
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免國子監祭酒吳顒還鄉以文淵閣大學士宋訥爲國子
祭酒
時武臣子弟有怠于國學顒以寬縱不能檢束故免之
以宋訥爲祭酒勅諭之曰大學賢關禮義所由出人材
所由興自建學以來歷選師儒以居是職至今未臻其
效蓋士習之難変歟抑師道之不立歟此朕所以夙夜
究心慎擇老成師帥之惟卿宿學耆德可以任此故命
爲祭酒尚體朕立教之意使諸生有成士習丕變國家
其有賴焉卿勉之

詔旌晉州安平縣烈婦張氏
張氏國子生翟德妻也德盜同舍生衣物事覺張氏耻
之曰夫者非但仰望以終吾身將冀其力學成名以顯
榮父母也今若此我何面目見鄉里人乎遂自縊死事
聞上以其素承父母之教命於其父母家旌之
以雲南所屬烏撒烏蒙芒部三府隷四川布政司
先是烏撒等部諸蠻復叛征南將軍傅友德等率兵討
之大敗其衆進軍搜捕餘黨有潛匿者皆捕而殺之諸
蠻懾懼相率來降至是悉平以其地近四川故割隷之
命曹國公李文忠兼領國子監事
諭之曰國學爲育材之地公侯之子弟咸在焉雖講授
有師然貴游子弟非得威望重臣以蒞之則恐怠於務
學故特命卿兼蒞其事必時加勸勵俾有成就
二月己丑東閣大學士吳沉等進精誠錄
先是上將享太廟致齊于武英殿召沉等謂之曰朕閱
古聖賢書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
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
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聖賢所言之事以
類編輯庶便觀覽至是書成上覽而善之賜名精誠錄
命沉爲之序書凡三卷敬天一卷取易十章書七十二
章詩十七章禮記二十七章孝經論語各一章忠君一
卷取易大學中庸各一章書四十六章詩十章禮記十

四章左傳六章國語一章論語十四章孟子十二章孝
親一卷取易二章書三章詩九章禮記四十八章論語
十一章孝經十九章大學二章中庸三章孟子十章○
上觀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十二篇者雖非帝王精
微之道然語意備至曲盡物情使其子孫克守其言亦
足爲訓自後女主竊柄有乖君體骨肉少恩有乖建親
諂諛並進有乖求賢忠諫者忌之讒佞者悅之驕奢縱
佚罔知戒懼賞罰政令不行於天下閹竪小人朋比於
國中卒召藩鎮之禍而唐祚遂衰有國家者其可不守
祖宗之法乎○上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脩短侍
臣皆曰前代祚運之長莫如成周其次莫如漢諫議大

夫唐鐸進曰三代以後起布衣有天下者咸稱漢高帝及陛下而已以臣觀之漢高除秦苛法雜伯而不純陛下華胡元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漢高不事詩書甘心馬上陛下留心聖學親灑宸翰制諭萬方卓然與典謨訓誥相表裏陛下豈漢高所能及哉上曰此不足論周家自公劉后稷奕世積德文王以服事殷武王遂一戎衣而有天下若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修厥德則文武之祚何能至八百年之久乎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使吾後世子孫皆如成康輔弼之臣皆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國祚愈昌侍臣頓首曰陛下斯言宗社萬年之福也○上謂侍臣曰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蓋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遊談者進好諛則巧佞者進夫偏於所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上御謹身殿東閣大學士吳沉等進講周書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上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沉進曰書言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上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人畜毒藥不急去之必爲身患小人巧於悅上忍於賊下人君若但喜其能順適已意任其所爲而不問以爲怨將在彼譬如犬馬傷人人不怨畜犬馬者乎沉曰小人中懷奸邪而其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上曰然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爲者不顧非義乃牽合傅會曰是不可不爲知人主不樂爲者不顧有益於天下國家亦牽合傅會曰是不必爲此誤國之賊也自古以知人爲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命刑部議定詐僞律條○磨勘司奏增朝官牙牌律從之

○命天下府州縣學歲貢生員各一人

命禮部榜諭天下府州縣學自明年爲始歲貢生員各一人正月至京從翰林院試經義四書義各一道判語一條中式者入國子監不中者罰之

征南將軍傅友德遣人送故蒙古雲南右丞觀音保叅政劉車車不花及酋長段世等一百六十人至京賜鈔有差

○三月甲辰諭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班師留西平侯沐英鎮守雲南

上以雲南平命長興侯耿炳文往諭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卿等久勞于外今蠻夷已平可以班師若遲速之期宜自審度復諭西平侯沐英曰雲南雖平而諸蠻之心尚懷疑貳大軍一回恐彼相扇爲患爾其留鎮之撫綏平定當召爾還

夏五月戊午定武職嫡妾封贈之例

廣東都指揮使狄崇王臻言妻阮氏等封淑人已沒仍
乞封次妻何氏等爲淑人詔下廷臣議太師韓國公李
善長及禮部等官議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妾不
可爲嫡夫人故魯莊公妾成風僖公母也稱爲夫人春
秋非之襄公庶子制之母燮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
獻其禮對曰無之昔周公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
桓以下娶於齊此禮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故無其禮
孰正妻未入之歿貴妾攝其家事不得稱爲夫人若庶子
而貴得以推恩其母亦不得稱夫人使並嫡也今崇臻
欲任私意廢大禮亂嫡妾之分不可許　上從之遂命
禮部及翰林儒臣定嫡妾封贈例頒示中外於是定議

凡正妻在日所取側室皆謂之妾正妻歿諸妾不許再
立爲妻若以禮聘良家女爲妻許受封贈前妻無子其
所生子卽爲嫡長子若正妻在日無子不再娶而諸妾
有子者當長男襲父職其子依本品職推恩其母俱從
之

庚申定文官封贈廕敘之例

封贈例十一其一文官一品至七品止封贈散官職事
其應封一代者父與子同妻從夫貴應封二代者祖降
父一級應封三代者曾祖降祖一級父見任者不封已
致仕及亡歿者封之其在任棄職就封者聽其二應封
父母者嫡母在而所生之母不得封嫡母亡得並封若
所生母未封不得先封其妻其三父母有兩子當封者
從其高品婦人因其子受封而夫與子兩有官當封者
從其高品父祖原有官既歿而因其子孫封贈者進一
階其四應封妻　止封正妻亦得追封凡繼室止封一
人其五命婦因子孫品級封者並加太字若已歿及曾
祖父母在者不加其六凡從七品陞至正從六品封贈
次陞至正從五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四品封贈一次
陞至正從三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二品封贈一次陞
至正從一品封贈一次其七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曾
犯十惡奸盜除名等罪其妻非禮聘正室或再醮及倡
優婢妾並不許申請其八封贈之後但犯贓私者並追

奪其九凡婦因夫貴母因子貴受封不許再醮違者治
之如律其十京官四品以上試職實授頒給誥命取自
上裁已受誥命者亦須一考滿秩方許封贈五品以下
官試職一年考覈稱職者實授頒給誥勅不稱職者黜
降其已授誥勅者亦須一考方許封贈其十一凡在外
三年爲一考稱職者須給誥勅再考稱職聽請封贈其
有才能卓異出自特恩者不在此例廕敘之例五其一
用廕以嫡長子殘廢則嫡長子之孫以逮曾玄無則嫡
長之同母弟以逮曾玄又無則繼室及諸妾所生者又
無則傍廕其親兄弟子孫又無則傍廕其伯叔子孫其
二用廕者孫降子曾孫降孫傍廕者皆於應叙品第降

一級其三正一品官蔭其子於正五品用從一品子則
從五品用正二品子則正六品用從二品子則從七品
用正四品子則正八品用從四品子則從八品用正五
品子則正九品用從五品子則從九品用正六品子則
於未入流上等職內敘用如行人巡檢司獄之類從六
品子則於未入流中等職內敘用如各關倉庫稅課司
局批驗鉄冶所官之類正從七品子則於未入流下等
職內敘用如遞運所驛丞閘壩官之類其四凡職官子
孫許蔭一人年二十五以上能通本經四書大義者敘
用其不通者發還習學其五應敘之人各於原籍附近
布政使司所屬地方銓注部皆從之

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稅糧○秋八月壬申朔
日有食之○九月命申國公鄧鎮臨江侯陳鏞濟寧侯顧
敬率兵討龍泉永新諸縣山寇平之○冬十月高麗遣使
貢方物却之
高麗國王遣其臣張伯崔涓貢方物部却之且命禮部
咨諭其國曰高麗遠在東鄙曩者來奏原聽約束其中
多懷欺詐視生隙如尋常朕所以不納令其自為聲教
其後數來請命朕將以為誠意至極所以限其歲貢不
如約五年矣今復以慶禮來進又非其時而至豈非侮
之甚歟雖然以發使之事論之非其酋長與其臣之過
乃使者故為侮慢過期而至今高麗既稱臣妾永守事
大之誠使者慢命無禮當詰其罪所貢方物宜却不受
仍與高麗言誠欲聽約束則當以前五歲違約不貢之
馬及金銀并至則可見其誠意也
乙未頒鄉飲酒禮圖式于天下○十一月壬子定祀歷代
名臣
禮部言秦蜀守李冰鑿山堰流以備水旱之患田得灌
溉民始殷富漢文翁為蜀守仁愛化民以蜀地僻遠有
蠻夷之風乃興學舍招子弟員選郡縣小吏皆受業成
材由是蜀人大化文風比齊魯宋張詠為蜀守恩威並
用民畏而愛之李冰已載祀典文翁與詠未及奉祀今
擬以文翁張詠與李冰同一祠廟稱為秦蜀守李公之

神漢蜀守文公之神宋蜀守張公之神而歲祀之卓茂
為密令視民如子教化大行黃霸為河南丞持法寬平
得吏民心皆漢之循吏鈞州有霸廟址密縣亦有茂廟
址乃其所治之郡邑遺愛在民歿而祀之正合祀典今
擬稱霸為漢丞相建成侯黃公之神茂為漢太傅褒德
侯卓公之神陸遜及子抗從子凱世為吳郡人當三國
時文武兼資為吳將相忠誠懇至多著勳畧可謂以勞
定國允應祀典松江舊有祀宇基址尚存今擬稱遜為
吳丞相華亭侯陸公之神今有司立祠致祭仍稱抗為
大司馬荊州牧陸公之神凱為吳左丞相陸公之神以
配享之四川隆川土神垂林侯李氏名龍遷龍陽大姓

也臣事於梁大著功績築城捍敵川蜀以保障其民汝輩牛心山下邦人祀之凡有雨暘疾疫所禱必應今擬稱爲梁龍陽李公之神唐狄仁傑仕武后朝正直敢言多所匡益諫立廬陵王復唐社稷大有功德嘗謫爲彭澤令奏免民租縱囚還家如期復至彭澤舊有祠宇理宜褒祀今擬稱唐司空梁國文惠狄公之神謝夷甫爲宗將爲京畿令孟淠押兵過境縱掠百姓夷甫捕而斬之李輔國譖之於朝流建州卒葬于甌寧後見夢于帝有旨立廟賜名靈通封武英侯竊惟謝公英毅正直不畏強禦因民獲罪謫死建州血食其土累著靈異可謂禦災捍患有功於民今擬稱唐京畿令謝公之神元江

州路總管李黼由科第得官與其姪秉昭臨難死節生爲忠臣歿享廟食于九江考諸元史封隴西郡公謚忠文今擬稱元江州路總管隴西郡公李忠文公之神李宗可爲元養兵萬戶從元帥余闕守安慶敵人攻城宗可橫槊入陣殺敵甚衆及城陷元帥死宗可馳還家謂妻孥曰余相公死我義不可屈汝等無苟活爲人所魚肉無問大小盡殺之自刎死竊惟李宗可可謂以死勤事者矣余闕既立祠安慶春秋祭祀宜以李宗可配享今擬稱爲元義兵萬戶李公之神從之命著之祀典

刑部尚書開濟以罪誅

開濟議法巧密上惡之曰刑罰禁民爲非使之遠罪非以陷民汝張密法以罔民無乃用心太刻夫竭澤而漁害及鯤鮞焚林而田禍及麛鷇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乎此非朕所以望汝也濟大慚○濟初爲國子助教與丞相胡惟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御史大夫安然薦其才召拜刑部尚書上以濟有才信用之濟由是自負好以法中傷人擅移文督責諸司若中書省所爲者又爲榜戒其僚屬曰尚書到任久事之遲錯皆寬大容忍復爾則罪不爾貸奏請揭于文華殿以示于衆上曰爾告戒僚屬之言欲張之殿廷豈人臣禮耶濟慚謝未幾又立簿曰寅戌之書以限僚屬出入上聞切責之曰聞之古人以卯酉爲常道今使趨事赴工者朝自寅暮盡

戌奉父母會妻子能幾何時耶濟不聽獄囚有禁死者濟亦不問嘗受一囚賄以獄中死囚代而脫之爲獄官所發上詔濟諭之歸部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徵執獄官于獄扼其吭而殺之上怒乃下濟獄并執王希哲等詔廷臣訊之濟具服於是并希哲等誅之

甲子十七年春正月命魏國公徐達出鎮北平信國公湯和巡視海道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海上諸城○更定都察院官以詹徽爲左都御史

先是都察院設監察都御史正七品後陞正三品設司務至是陞正二品定設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僉都御史其屬司務經歷都事照磨檢校并十二道

監察御史都御史之職掌風紀副僉都御史為之試凡
大臣奸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朝政則劾凡百官猥茸
貪冒則劾凡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求進用
或才德無聞挺身自拔則劾以憲綱督監察御史凡監
察御史出巡復命覈其稱職不稱職聞上凡考察內外
百官會於吏部選用風憲亦如之凡讞罪囚鞫大獄會
於外朝或京畿道凡有冤抑與雪理凡制訊囚徒會刑
部大理寺凡畿省死刑讞平之奏上
以戶部右侍郎栗恕試本部尚書參軍府左參軍劉達試
刑部尚書右參軍麥至德試工部尚書○改建刑部都察
院大理寺公署于太平門外

太平門在京城之北以刑主陰肅故建于此勑曰肇建
法司於玄武之左鍾山之陰名其所曰貫城貫城天之
貫索也是星七宿而貫珠環成象乃天牢也若中虛而
無凡星於內則刑官無邪私政平訟理獄無囚人若凡
星處貫內者刑官非人若中有星而明者貴人無罪而
獄令法司已法天道建置爾諸職司各勵乃事當以身
心法天道而行之如貫之中虛則獄清而無事心靜而
神安鑒玄武之澄波睇鍾山之蒼翠以快其情庶不負
朕肇建法司之意也爾其敬哉
三月戊戌頒行科舉成式
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舉人
不拘額數從實充貢鄉試八月初九日第一場試四書
義三道每道三百字以上經義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
未能者許各試一道四書義主朱子集註經義詩主朱
子集傳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春秋主
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十二日第
二場試論壹道三百字以上判語五條詔誥章表內科
一道十五日第三場試經史策五道未能者許減其二
俱三百字以上次年禮部會試以二月初九日十二日
十五日為三場所考文字與鄉試同鄉試直隸府州縣
則於應天府在外府州縣則於各布政司其舉人則國
子學生及府州縣學生員之學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

之未入流者皆由有司申舉性資敦厚文行可稱者應
之其學校訓導專教生徒及罷閑官吏倡優之家與居
父母喪者並不許入試其中式者官給廩傳送禮部會
試
令朝覲官上土地人民圖
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輿地之廣古所未有者上曰地
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慎天命人
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係在
德豈在地之大小
夏四月壬午論平雲南功
大將潁川侯傅友德進封潁國公副將藍玉仇成王弼

一先為有功身受侯封今功著南征當爵及子孫偏裨部督僉事陳桓胡海郭英張翼兵興以來屢效勤勞今從征雲南功勳尤著亦當加以封爵桓普定侯海東川侯英武定侯翼鶴慶侯俱令子孫世襲仍各賜鐵券其餘將校遞陞有差

命禮部以八事榜示天下

上諭禮部臣曰州縣之官於民最親其賢不肖政事得失視民之安否可見朕嘗命縣考於州州考於府府考於布政司各以所臨察其考覈以憑黜陟昭示勸戒令上下之政惟務苟且縣之賢否州不能知州之賢否府不能察府之賢否布政司不能舉善無所勸而惡無所

懲朕今命以八事爾禮部其為榜示天下其一州縣之官宜宣揚風化撫字其民均賦役䘏窮困審冤抑禁盜賊時命里長告戒其里人敦行孝弟盡力南畝毋作非為以罹刑罰行鄉飲酒禮使知尊卑貴賤之體歲終察其所行善惡而旌別之其二為官府者當平其政令廉察屬官致治有方吏民稱賢者優加禮遇紀其善績其有闒茸及蠹政病民者輕則治之以法重則申聞黜罰然不得下侵其職以擾吾民其三布政司官宜宣布德化考覈府州縣官能否諭知民風美惡及士習情偽奸弊甚者具聞鞫之如所治不公則從按察司糾舉其四凡民有犯笞杖罪者縣自斷決具實以聞其五犯徒流罪者縣擬其罪申州若府以達布政司定擬其六有犯死罪者縣提其罪申州若府以達布政司布政司達刑部定擬雜犯者准工贖罪真犯者奏聞遣官審決其七凡諸司獄訟當詳審輕重按律決遣毋得淹禁其八民間詞訟務自下而上不許越訴以上八事頒布天下永為遵守

更定六尚局及內官等監庫局品職

六尚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及宮正俱正五品內官監令通掌內史名籍總督各職正六品神官尚寶尚衣尚膳司設司禮御馬直殿八監令俱正七品宮門承制奉御守門門正俱正八品內承運司鑰二庫巾帽

針工織染顏料司苑司牧六局各大使俱正九品以上皆內官選用外承運及甲乙丙丁戊廣源廣惠八庫皮作兵仗寶源三局各大使俱正九品以上於流官選用

○皮作局大使許士哲言治道之急者十有四其目曰明賞罰以清官吏問疾苦以安民生均賦役以甦民力嚴銓選以擇賢才揀精卒以杜妄費興武舉以羅英才崇節義以厚風俗明禮樂以教萬民立平準以利商賈置常平以惠農民用直臣以任彈糾開言路以通民情剗亾胡之餘燼以絕後禍監前代之興亾以壽國脉伏愿陛下以此數者時時省察乾乾惕厲慎終如始則天下治安為萬世子孫無窮之福矣上善其言

五月高麗遣使崔濟貢馬二千疋且言金非所產願以馬代許之

是月諭遼東守將唐勝宗等絕高麗敕曰舊歲今春高麗之使水陸兩至皆非臣禮暗行侮慢明彰褻瀆於是稽于古典知此夷自古至今未嘗不侮慢中國而搆兵禍者也驗古事蹟可以絕交不可暫交況深交者乎曩古漢伐四次絕滅其國族魏伐二次屠其所都晉伐一次焚其宮室俘其男女五萬口隋伐二次城困將士幸除而免唐伐四次斬首五萬級牛馬百萬餘夷王藏等戮於市遼伐五次焚其宮室斬亂臣康肇拔十餘城金伐一次元伐五次夷王竄耽羅捕殺之元以耽羅為牧

馬之野今爾勝宗等出鎮遼左高麗必數有使至其至者送來勿令其還以絕彼奸計若納其使而禮待之歲貢如約則可人亦不可久留遼東或朝或歸速遣其行

六月辛巳命禮部製大成樂器以頒天下儒學

上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節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夸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之律呂出人為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音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人與樂判然為二而欲以動天地感神鬼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救于此俾樂成而頒之諸生得以肄習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秋七月戊戌敕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

上謂侍臣曰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宦侍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為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為害非細故也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嘆也夫仁者治於未亂智者見於未形朕為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建朝天宮設道錄司于內○甲寅遣國子助教楊盤等使安南徵糧餉助雲南兵食

上謂戶部臣曰曩為雲南數生邊釁命將討之今其地已平悉入編籍然兵多民少糧餉不給朕思安南壤地去臨安甚邇彼能堅事大之心當助糧餉以佐兵食戶部如　上旨咨諭安南復命盤等往使盤至陳煒即以糧五千石運至臨安界之水尾且遺盤以金帛盤却不受

八月壬申平緬宣慰使思倫發遣使獻方物上故蒙古所授宣慰司印

平緬在西南夷稍遠自雲南大理越金齒至其地所謂

百夷者是也。元時常屬於緬甸，有城郭室屋，其人皆樓居，地產象馬，官民皆髡髮文身，出入則乘象，自前代時未嘗通中國。元始遣使招諭，遂入貢。洪武十五年，大兵既下雲南，進取大理，金齒平，緬與金齒壤地相接，思倫發聞之懼，故遣使朝貢。

冬十月，景川侯曹震請開四川峨眉至建昌古驛道，從之。震言曰：四川貴州二都司，於西番建昌囉囉之地，易馬四千二百五十四，請分給陝西河南都司將士。又言四川至建昌驛道，所經大渡河，往來之人多死於瘴癘。臣問諸父老，自眉州峨眉至建昌有古驛道，平易可行，無瘴毒之患，而年久蔽塞。已令四川軍士乘此閒暇之時

開通其道，以溫江至建昌各驛馬，移置峨眉新驛爲便。俱從之。

丙戌，以左春坊左諭德趙瑁爲禮部尚書。○丁亥，以秀才宋矩等十七人爲監察御史。○欽天監刻漏博士進大統曆。

欽天監刻漏博士元統言：曆日之法，其來尚矣。蓋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隨時修改，以合天道。　皇上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況授時曆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

辛丑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前冬至爲大統曆元，推演得授時曆辛巳閏准分二十萬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閏准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一十八秒。授時曆辛巳氣准分五十五萬六百分，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五萬二百七十五分。授時曆辛巳轉准分一十三萬一百五分，洪武甲子轉准分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時曆辛巳交准分二十六萬三百八十八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分八秒。蓋七政之源，有遲疾逆順，伏見不齊，其理深奧，實難推演。臣聞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西安府鄠縣人也，精明九數之理，深通曆數之源，若得

此人推演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故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臣等職在觀占推步，以驗民時，誠不敢以膚淺之學自用，願得博聞洽見之人任之，庶可以少副　皇上敬天之心也。書奏，上是其言。其後監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晉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爲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止

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一年推得天正冬至在
已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爲元差四日六時五刻當用
至元辛巳爲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言
臣所推甲子曆元實與舊法相合畧無差繆上曰二說
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自是欽天監
造曆以洪武甲子爲曆元仍依舊法推筭不用捷法先
是朝廷訪求通曉曆數數往知來試無不驗者封侯食
祿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奏言國祚長短在德厚
薄非曆數之可定三代有道之長罔有定論三代而下
深仁厚德者漢唐宋而已如漢高之寬仁繼以文景之
恭儉昭宣之賢明光武之中興章帝之長者唐太宗之

力行仁義宋太宗之誠心愛民是以有道之長國祚最
短者莫如秦其次如隋又其次如五代始皇之酷虐煬
帝之苛暴五代之窮兇是皆人事所致豈在曆數欽惟
皇上應天眷命掃滅胡夷救亂誅暴其功大矣然神武過
於漢高而寬仁不及賢明過於太宗而忠厚不及是以
御宇以來政教未敷四方未治伏乞效漢高之寬仁同
太宗之忠厚法三代之稅歛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又
何必問諸小技之人耶

閏十月癸亥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

其書以十二分野星次分配天下郡縣凡郡縣之下又
詳載古今建置沿革之由通爲二十卷成詔頒賜秦晉
諸王○欽天監十二分野分配州郡與唐天文志稍異
貞觀中淳風撰法象志因漢書十二次度數始以唐之
州縣配而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
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
柱王屋大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
是謂北紀以限戎狄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
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
當荊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
以限蠻夷故星傳謂北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河源自
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
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爲表裏謂之

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
相會並行而東及荊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
爲表裏謂之南河故於天象則弘農分陝爲兩河之會
五服諸侯在焉自陝而西爲秦涼北紀山河之曲爲晉
代南紀山河之曲爲巴蜀皆負險用武之國也自陝而
東三川中嶽爲成周西距外方大伾北至于濟南至于
淮東達鉅野爲宋鄭陳蔡河內及濟水之陽爲鄁衛漢
東濱淮水之陰爲申隨皆四戰用文之國也北紀之東
至北河之北爲邢趙南紀之東至南河之南爲荊楚自
北河下流南距岱山爲三齊夾右碣石爲北燕自南河
下流北距岱山爲鄒魯南涉江淮爲吳越皆負海之國

貨殖之所阜也自河源循塞垣北東及海爲戎狄自江源循嶺徼南東及海爲蠻越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所始終而分野可知矣於易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潛萌于天稷之下進及井鉞間得坤維之氣陰始達於地上而雲漢上升始交於列宿七緯之氣通矣東井據百川上流故鶉首爲秦蜀墟得兩戒山河之首雲漢達坤維右而漸升始居列宿上觜觿參伐皆直天關表而在河陰故實沉下流得大梁距河稍遠涉陰亦深故其分野自漳濱卻負恒山居北紀衆山之東南外接髦頭地皆河外陰國也十月陰氣進踰乾維始上達于天雲漢至營室東壁間升氣悉究與內規相接故自南正達于西正

得雲漢升氣爲山河上流自北正達于東正得雲漢降氣爲山河下流陬訾在雲漢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間且王良閣道由紫垣絶漢抵營室上帝離宮也內接成周皆豕韋分十一月一陽生而雲漢漸降退及艮維始下接于地至斗建間皆復與列舍氣通於易天地始交泰象也踰析木津陰氣益降進及大辰升陽之氣究而雲漢沉潛於東正之中故易雷出地曰豫龍出泉爲解皆房心象也星紀得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爲雲漢末派山河極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爲星紀自北河末派窮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爲析木負海者以其雲漢之陰也唯

陬訾內接紫宮在王畿河濟間降婁玄枵與山河首尾相遠鄰顓頊之墟故爲中州負海之國也其地當南河之北北河之南界以岱宗至于東海自鶉首踰河戒東曰鶉火得重離正位軒轅之抵在焉其分野自河會之交東接祝融之墟北負河南及漢蓋寒燠之所均也自析木紀天漢而南曰大火得明堂升氣天市之都在焉其分野自鉅野岱宗西至陳留北負河濟南及淮皆和氣之所布也陽氣自明堂漸升達於龍角曰壽星龍角謂之天關於易氣以陽決陰夬象也升陽進踰天關得純乾之位故鶉尾直建巳之月內列太微爲天庭其分野自南河以負海亦純陽地也壽星在天關內故其分

野在商亳西南淮水之陰北連太室之東自陽盛之際亦巽維地也夫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北斗自乾攜巽爲天綱其分野與帝居相直皆五帝墟也究咸池之政而在乾維內者降婁也故爲少昊之墟叶北宮之政而在乾維外者陬訾也故爲顓頊之墟成攝提之政而在巽維內者壽星也故爲太昊之墟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維外者鶉尾也故爲烈山氏之墟得四海中承太階之政者軒轅也故爲有熊氏之墟木金得天地之微氣其神治于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氣其神治于孟月故章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若微者沉潛而不及章者高明而過亢皆非上帝之居也斗杓之

外庭陽精之所布也斗魁謂之會府陽精之所復也杓以治外故鶉尾爲南方負海之國魁以治內故娵訾爲中州四戰之國其餘列舍在雲漢之陰者八爲負海之國在雲漢之陽者四爲四戰之國降婁玄枵以負東海其神主於岱宗歲星位焉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於衡山熒惑位焉大首實沉以負西海其神主於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於恒山辰星位焉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爲中州其神主於嵩嶽鎮星位焉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今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爲周分則疆埸舛矣七國

之初天下地形雌韓而雄魏魏地西距高陵盡河東河內北固漳鄴東分梁宋至於汝南韓據全鄭之地南盡潁川南陽西達虢略距函谷固宜陽北連上地皆綿亘數州相錯如繡考雲漢山河之象多者或至十餘宿其後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於輿鬼方戰國未滅時星家之言屢有明效今則同在畿甸之中矣而或者猶據漢書地理志推之是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也又古之辰次與節氣相係各據當時曆數與歲差遷徙不同今更以七宿之中分四象中位自上元之首以度數紀之而著其分野其州縣雖改隸不同但據山河以分爾晋天文志十二次分野始角亢者以東方蒼龍爲首也唐十二次始女虛危者以十二支子爲首也其以斗牛爲星分之首者日月星起於斗宿古之言天者由斗牛以紀星故曰星紀則星紀爲十二次之首而斗牛又二十八舍之首也本朝應運肇基而南京應天府實星紀斗牛之分且與天地人三統之正相協自周以來數千年間帝王之運適符於今豈偶然哉

以儒士汪仲魯爲左春坊左司直郎

誥曰朕嗣子求善人輔導以成其德豈易云哉夫人固有能言而行不逮者亦有能行而訥於言者蓋非言無以達意非行何以取信惟善言不迫故聽而不厭善行

不矯故近而不佩從出入侍起居能格非而不撓承顧問進講說在卽物以爲喩小則以諷大則以戒若積簣土期於成山若導衆流期於會海苟非備此曷稱厥職爾其輸忠效誠陳善閉邪無有所隱斯爲美矣○上御東閣謂侍臣曰責難之辭人所難受明君受之爲無難謟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信之尤易入朕觀唐虞君臣賡歌責難之辭氣象雍容後世以謟諛相歡如陳後主江總輩汚穢簡冊貽譏千古誠可爲戒右春坊贊善董倫對曰誠如陛下所論惟明主則能慎擇之上曰責難不入於昏君而謟諛難動於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則無所不至矣○上謂諫議大

夫唐鐸曰人有公私好惡不齊故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諛謗言近於忠諛言近於愛惟不惑於謗言則聽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於諛言則智日明而佞人自絕矣鐸對曰聽言之難從古為然惟不為所眩惑則讒自遠陛下聖論深得其情上曰朕日總萬幾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何由以知故廣開言路以來衆言言有善者則奬而行之風聞不實亦不之罪惟讒佞面諛者決不可容也　上御東閣謂侍臣朱善曰人君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為智識則明又曰人情多矜己能好言人過君子則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善等皆悚聽

有司上言山陰縣民徐允讓夫妻節孝詔旌其門

元末兵亂允讓與潘氏奉其父安避兵山谷間遇寇斫安頸流血允讓抱安大呼曰汝寧殺我勿殺吾父寇即舍安殺允讓將辱潘潘紿曰我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則無憾也寇以為然縱潘聚薪焚其夫火方熾潘即投火中死寇驚嘆而去安得不死至是有司以聞上以允讓能捐生以救父死潘氏能全節以盡婦道詔旌其門

詔議子代父死之法

左都御史詹徽奏太平府民有毆死孕婦律當絞者其子乞代父刑詔大理寺詳議大理卿鄒俊議曰子代父死情固可矜然死婦繫二人之命冤曷由伸犯人當二死之條律何由貸與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無辜之男詔從其議

十一月庚午命遼東立學校

上謂禮部臣曰或言邊境不必建學夫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夫越與魯相去甚遠使越人而居魯久則必魯矣魯人而居越久則必越矣非人性有魯越之異風俗所移然也況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

聞禮教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禮儀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

十二月壬寅翰林院待詔朱善請弛舅姑兩姨子女婚姻之禁從之

朱善言有國者重世臣有家者重世婚臣見民間婚姻之訟甚多問之非舅姑之子若女即兩姨之子若女蓋於法不當為婚故為讐家所訟或已聘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有司逼而奪之使夫婦分離子母永隔冤憤抑鬱無所控訴悲號於道路親戚為之感傷行人為之嗟嘆議律不精其禍乃至於此痛哉按律尊屬卑幼相與為婚者有禁若謂父母之姊妹

與己之身是爲舅姑兩姨皆爲己之尊屬已不可以卑幼而配之若己爲姑舅兩姨之子彼爲姑舅兩姨之女是無尊卑之嫌以門地則相匹以才德則相稱以年之長幼則相若爲子擇婿宜莫先於此古人未嘗以爲非也成周之時王朝所與爲婚者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爲婚姻可知也至於列國之君若齊宋曹衛陳鄭秦晉亦各自爲甥舅之國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無不以世婚爲重其顯然可證者如溫嶠之玉鏡臺此以舅之子而娶姑之女也呂滎公夫人張氏乃待制張昷之女而待制夫人即滎公母申國夫

人之姊又非以小姨之子娶大姨之女乎朱子小學一書正所以明人倫也而滎公之事有取焉如果以爲不可則必不在所取矣今江西兩浙此弊尤甚以致獄訟繁興賄賂公行風俗凋弊願以臣所奏下羣臣議弛其禁庶幾刑清訟簡而風俗可厚也上然其言

乙丑十八年春正月命吏部考察天下朝覲官

吏部上言天下朝覲官凡四千一百一十七人考其政績稱職四百三十五人平常二千八百九十七人不稱職四百七十一人貪汙一百七十一人闒茸一百四十三人詔稱職者陞平常者復其職不稱職者降貪汙者赴法司罪之闒茸者免爲民

以儒士劉三吾爲翰林院學士 ○ 高麗遣使進貢

高麗進馬五千匹金五百斤銀五萬兩布五萬疋賜其使金庾等八十七人鈔三百八十二錠上諭禮部曰高麗王顓被弒其臣欲掩己惡來請約束不已是以索其歲貢以試誠僞今既聽命宜與之約削其歲貢令三年一朝貢馬五十匹汝宜諭之

福建按察使陶垕仲表請父兄復還聚處詔許之

垕仲表言臣父昔在方氏部曲洪武初徙鳳陽時臣幼弱貧苦賴兄撫養有成其後兄亦爲鳳陽軍吏今臣叨蒙聖恩備位司憲欲推祿養以報生育之恩使父母兄弟得復聚處實戴生成許之垕仲初以國子生擢御史

彈擊不避權勢上雅重之故陞爲福建按察使時福建多滯獄吏貪黷爲奸垕仲至治贓吏數十人盡革其宿弊又興學勸士撫恤軍民俸祿雖厚自奉儉薄有餘悉施貧者其清介類如是時布政薛大方貪暴垕仲劾奏之大方詞連垕仲至京事白大方得罪詔垕仲還官閩人迎拜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後卒於官

辛巳慶遠府東蘭州蠻寇韋富撓作亂廣西都指揮使司討定之

富撓之先自唐宋以來據東蘭西蘭二州儂智高反時竄匿山谷迄故元富撓之父晏勇仍據東蘭至洪武十

二年富撓始遣其家人韋錢保詣闕上故元所授印貢方物錢保匿富撓名以為巳物朝廷初不之知因以錢保為東蘭知州既而錢保徵斂暴急山民不服遂從富撓作亂及官軍討之擒其黨韋公煥始言錢保冒襲之故於是執錢保除官代之蠻民乃定

二月甲辰詔中外條陳軍民利病政事得失

上以當春久雨陰晦不解間雪雹以雷雖時氣不和亦人事有以致之乃論中外凡軍民利病政事得失條陳以進下至編民卒伍苟有所見皆得盡言無諱國子監祭酒宋訥獻守邊策曰今海內既安蠻夷奉貢惟沙漠胡虜未遵聲教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醜類為患邊圉若欲窮追遠擊又恐六師往還萬里饋運艱難士馬疲勞 陛下欲為聖子神孫萬世之計要不過謹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足兵實兵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漢本始中匈奴師十餘萬騎而南欲為寇漢將趙充國乃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則當時之籌畫區分槩可想見我朝諸將中勇智謀略豈無如充國者哉

陛下宜選其有智謀勇略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所領衛兵以充國兵數斟酌損益率五百里屯一將布列緣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

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哉上嘉納之

○上與侍臣論漢之諸帝有言明帝亦聰明之主上曰人主不以獨見為明而以兼聽為明通於人情察於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於細故則未免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也

○上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暮乃罷日間所決事務恒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中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聖體過勞上曰吾豈好勞而惡安向者天下未寧吾饑不暇食倦不暇寢今天下巳安四方無事高居晏樂亦豈不願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此甚可畏也安敢暇逸

○上問近臣今天下百姓安否左春坊左贊善劉三吾對曰陛下威德四方無虞盜賊屏息歲比豐登民皆安樂上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為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對曰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者深矣上曰恩德亦非泛然譬如盧扁不施藥石疾不自瘳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也

○上諭戶部臣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

一之塗開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朕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間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

乙巳初昏五星並見 巳未魏國公徐達卒

正月戊子徐達病瘡愈上以璽書勞之二月巳未尋卒上自起兵濠梁一見奇之遂位諸將上託爲股肱心膂戮力行陣四征羣醜驅逐胡元重開華夏方其在軍中日延禮儒士說古兵法及將帥行事親析其是非成敗莫不心服至料敵制勝與漢唐名將等而忠謹仁厚過

之故能輔成帝業爲開國功臣第一上以達薨輟朝愴然不樂曰今邊胡未殄朕方倚任爲萬里長城而太陰屢犯上將不意遽殞其命朕忌盡心國家安得復有斯人

令松州衛軍士糧餉旁近州縣運給

行人許穆言松州土地磽瘠不宜屯種戍卒三千糧餉不給雖嘗以塩糧益之而棧道險遠運之甚艱請移戍茂州俾屯田于附近之地則不勞餽運而自可以制羌人上覽奏曰松州衛吾嘗欲罷之以其控制西番要地不可動也軍士糧餉其令旁近州縣運給之

三月壬戌策試舉人四百七十二人於奉天殿擢丁顯爲第一

以第一甲進士及第丁顯等爲翰林院脩撰第二甲進士出身馬京爲編脩吳文爲檢討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危瓛爲衛府紀善李鴻爲潭府奉祀正其諸進士

上以其未更事欲優待之俾之觀政於諸司給以所出身祿米候其諳練政體然後擢任之其在翰林院承勑監等近侍衙門者采書經庶常吉士之義俱稱爲庶吉士其在六部及諸司者仍稱進士

定歲貢生員不中式之罰

凡府州縣歲貢生員不中式者提調官吏論以貢舉非其人律教官訓導罰俸一年貢不如期者以違制論

命宋國公馮勝爲征虜大將軍偕穎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等率京衛將士往北平練兵備邊 定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文華殿五大學士俱正五品 吏部尚書余熂以罪誅

國子祭酒宋訥以嚴厲爲衆所嫉助教金文徵與熂同鄉謀逐之移文令訥年老致仕訥陛辭 上驚問乃鞫所由 上怒熂專擅威福并文徵等誅之勑諭訥曰君子之道猶嘉穀小人之道猶稂莠二者並有世所不免雖然天相德人猶扶植嘉穀其道堅而不磨彼小人所爲自漸盡矣卿勿爲是替威儀必竭乃心力如故

以賜進士出身方昇同進士出身梁德建等六十七人爲

六科給事中六部試主事
上諭之曰忠良國之寶姦惡國之蠹唐太宗用房杜致
外戶不閉之效玄宗用楊李則有蒙塵播遷之禍此可
鑒矣
以翰林院待詔朱善爲文淵閣大學士○夏四月乙未五
色雲見
禮部請率百官表賀上諭之曰天下康寧人無災害
祥瑞之應固和氣所召昔舜有卿雲之歌當時有元凱
岳牧之賢相與共致雍熙之治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豈
可遽以是受賀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往
往不知省懼以致災異之來不復能弭蓋謗侈之心生

則戒愼之志怠故鮮克有終可以爲戒
命吏部凡臨溪洞郡縣擇賢守令以撫輯之
柳州府馬平縣主簿孔性善言溪洞猺獞恃險竊發殺
掠吏民及官軍討捕則退入深谷操強弓注毒兵潛守
隘口率不能獲兇頑自恣爲患益深乞於賊人出沒之
地立寨置兵扼其襟喉斷其出路譬猶穴中之鼠技窮
食盡可以盡剿然此雖盜賊豈無良心昔者陳景文爲
知縣時猺獞皆應差役厥後長吏撫字乖方始復反側
誠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禍福彼雖兇頑豈不革
心向化爲良民乎上嘉納其言
思州諸洞蠻作亂命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從楚王
楨討平之
時蠻寇出沒不常聞王師至輒竄匿山谷退則復出剽
掠和等師抵其地恐蠻人驚潰乃於諸洞分屯立柵與
蠻民雜耕使不復疑久之以計擒其渠魁餘黨悉潰師
還留兵鎭之
五月戊申定天下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三年一朝○
秋七月乙丑遣使勞鎭江丹徒知縣胡孟通
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以事當就逮耆民韋棟
等數十人詣闕疏其撫民有方留之上特命釋之仍
遣使往勞以酒勅曰朕聞天道至公無私帝王法天之
道亦至公無私夫國之大權惟賞與罰故賞無私賞必

因民之所共好而賞之罰無私罰必因民所共惡而罰
之所以示至公也乃者有司失職民受其害欲窮治而
更張之惟丹徒父老詣闕舉留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
高朕聞而驚異夫一縣之民生齒寔繁爲之官長者非
必人人而悅之也今其相率來言必爾平日爲政能盡
父母斯民之道有以感動其心矣狂瀾之中砥柱屹然
疾風之餘勁草不偃爾實有焉今特賜酒二罇以勞之
其愼終如始毋廢前功則予汝嘉○時金壇縣丞李思
進亦坐事當逮邑民丁原德率數十人詣闕言思進在
官多善政乞留上亦遣使齎酒勞之勅曰善善惡惡
人之至情故善者必賞之以爲勸惡者必懲之以爲戒

非有所私蓋順人心而奉天道究觀前代帝王循斯道
者前後一轍故曰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以治朕纘舊
服惟恐有乖比年以來職内外者相爲朋比有司尤爲
失職故夙夜憂慮思欲革政而更新之金壇父老丁原
德等列狀來奏爾爲政有方士民樂業詞懇意誠咸欲
舉留朕聞驚嘆雖古循吏何以加此今特遣使勞爾酒
二鐏爾其享焉嗚呼朕非私爾特爲民也爾宜慎終如
始益勤厥職毋廢前勞則爵賞之加朕實不吝
八月乙未詔以姜嫄公劉二廟入祀典
邠州請以姜嫄公劉二廟入祀典禮部議按祭法有功
於民則祀之姜嫄后稷之母也德淑子聖后稷教民稼

穡澤被萬世公劉后稷之曾孫初居西戎後遷于邠能
修后稷之業有功於民誠宜載之祀典詔從之
九月乙亥洞蠻吳面兒等寇古州命信國公湯和從楚王
楨進兵勦捕
勑征虜將軍信國公湯和等曰行師用兵須晝夜慎防
毋輕視蠻人深入其地雖有來降者亦須審察慎勿輕
信其辰沅寶慶等處士卒壯者攻戰弱者運糧務使軍
容整肅饋餉有餘楚王尚幼未能練達軍務故遣都督
劉寧來總宿衛之兵軍旅之事卿自裁決然後啓王知
之
太白經天○乙酉彗星見掃翼○丁亥以翰林院檢討茹
太素爲戶部尚書○詔修築漳河堤
上諭工部臣曰去年河決臨漳民受其患雖嘗脩築隄
防恐不可久宜遣官與布政司都事會議凡堤塘堰壩
可以禦水患者預爲脩治至是有司以黃河沁河漳河
衛河沙河所決堤岸丈尺之數具圖計工以聞詔以軍
民兼築之
文淵閣大學士朱善卒
先是上御華蓋殿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進讀心箴畢
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忮害之
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
之心絕忠慈之心萌則巧僞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

爲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耳○上又御
華蓋殿與羣臣言及治天下之道朱善進曰古者人主
致治重在任人蓋任衆賢爲耳目則視聽周乎四海任
衆智爲計慮則利澤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
才宜留聖慮　上曰然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簡擇嚴
則肩鄙之人不進當專於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
行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生奸也
是任人爲難然人亦有謹於始而怠於終者亦有過於
前而改於後者則固不能保其始終惟始終如一者其
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匿詐以信懷
奸若忠者決不可任也○上又御華蓋殿命大學士朱

善講周易至家人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
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
治達之一國以治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
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閨門之失善
對曰誠如聖諭至是善以疾賜歸卒於家
冬十月彗星掃天廟○巳丑御製大誥成頒示天下
初元氏以戎狄入主中國大抵多用夷法典章疏闊上
下無等政柄執於權臣任官重於部族斷獄迷於財賄
黜陟混於賢愚奢而僭上者無罪奸而犯倫者不問辮
髮左衽相率而爲夷至元天曆之時雖稱富庶而先王
之制蕩然矣至順帝荒淫昏弱紀綱益廢內之奸臣亂

政外之強將跋扈典兵者崇空名牧民者無善政任進
者尚阿附而輕廉恥讀書者重浮華而乏節行庶績不
凝四夷失序加以舞文之吏玩法于上豪強之家兼并
于下事無統紀民無定志一遇凶荒而亂者四起由法
制不明而彝倫之道壞也　上嘗嘆曰華風淪沒彝道
傾頹自即位以來制禮樂定法制改衣冠別章服正綱
常明上下盡復先王之舊使民曉然知有禮義莫敢犯
分而撓法萬機之暇著爲大誥以昭示天下且曰忠君
孝親治人脩己盡在此矣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
取禍頒之臣民永以爲訓
癸巳免孔氏子孫輸作京師者

翰林院待詔孔希善言孔氏子孫有以罪輸作京師者
二人上曰大聖之後雖有罪亦當屈法以宥之即命遣
還○上諭工部臣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
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即命釋之假令朕不知
之或致死亾則賢者之後寖以微滅是豈禮先賢之意
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後在輸作者依例釋之
丙申築欽天監觀星臺於雞鳴山○乙卯湯和平古州詔
楚王楨還國
征虜將軍信國公湯和等進兵古州分遣將士討上諸
洞以計誘擒吳面兒械送京師誅之諸洞悉平凡俘獲
九溪等處蠻獠四萬餘人尋詔楚王楨還國和等仍駐

兵撫輯其民
擢宜興縣主簿王復春爲常州府同知
以其不肯朘民之利以徇上官之欲陞常州同知仍遣
庶吉士楊靖齎勑勞之
十一月甲戌以進士秦逵爲工部侍郎○十二月癸卯以
庶吉士楊靖爲戶部侍郎○丙午詔舉孝廉之士
上諭禮部臣曰朕向者令有司舉聰明正直之士至者
多非其人甚孤所望朕聞古者選用孝廉孝者忠厚愷
悌廉者絜已清脩如此則能愛人守法可以從政矣其
令州縣凡民有孝廉之行著聞鄉里者正官與耆民以
禮遣送京師非其人勿濫舉

己酉擢建陽知縣郭伯泰爲泉州府同知縣丞陸鎰爲福州府通判

以其爲政不避權勢故皆陞用且遣使賚勑諭之勞以酒禮

江左陸翀之覆校

昭代典則卷之九

昭代典則卷十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晋江黄光昇編次
吳郡陸翀之訂正
金陵周日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丙寅洪武十九年春二月高麗國王王禑遣使貢白黑布一萬匹馬千匹○丁未遣使勞蘇州常熟知縣成彧奇時府吏詣縣徑由中道入公堂彧奇怒其越禮執之事聞　上喜其能命以酒勞之勑曰先王制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秩然而不紊歷世因之不敢違越誠以紀綱法度維持治道之具然立法者君也奉法者臣也君能

立法而臣不能守之則亦未如之何矣朕自即位以來稽古立法設置諸司以貴君子祿賢人使與朕共守此道以安養吾民柰何其間或匪志人自隳禮法吏胥之徒故得憑上司之勢而凌侮之彼乃奔走順承非惟不能自重蓋亦有傷大體如是而欲安享尊榮其可得哉爾常熟知縣成彧奇乃能不畏威勢執越禮之吏胥以正綱紀而絶民害此有司之超羣者也法司以聞朕甚嘉焉故特遣使賚醴往勞爾其享之嗚呼益謹初心恪遵憲度則豈不爲自重之君子流芳百世耿耿而不磨爾其懋之

雲南猪洞西浦擺金擺榜諸蠻叛命潁國公傅友德率師

討平之○置行人司官○三月戊午諭戸部毋爲聚斂以
傷國體
上諭戸部臣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
民前代理財竊名之士皆罔知此道謂生財裕國惟事
剝削蠹蝕窮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販楊
炎之兩稅自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知取財有限而傷
民無窮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撙節用度自有餘饒減
省徭役使農不廢耕女不廢織厚本抑末使游惰皆盡
力田畝則爲者疾而食之寡自然家給人足積蓄富盛
爾戸部政當究心毋爲聚斂以傷國體
辛未御製大誥續編成頒示天下○省躬錄成詔頒行之

初上命翰林儒士編集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可爲
鑒戒者爲書名曰存心錄朝夕觀覽後復命賛善劉三
吾編類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爲一書名曰
省躬錄至是成頒行之
夏四月熒惑留南斗○丙戌定工匠輪班之令
凡工匠驗其丁力定以三年爲班更番赴京輪作三月
如期交代名曰輪班匠議而未行至是工部侍郎秦逵
復議舉行量地遠近以爲班次且置籍爲勘合付之至
期齎至工部聽撥免其家徭役著爲令於是諸工匠便
之
丙午擢慈谿縣丞秦仲彰爲寧波府知府降知府李仲文
爲慈谿縣丞
時仲文遣吏馬仁生行縣違法仲彰械仁生至闕下
上嘉之故陞仲彰而降仲文
五月乙卯召還進士魏安仁等
上諭吏部臣曰國家人才非一日所能造就曩進士魏
安仁等六人嘗以過謫爲浙江按察司書吏使知自新
今已歷年恐爲小人所侮則終身喪志雖欲改過不可
得矣其名還用之
丁巳遣行人齎勑勞嘉興崇德知縣畢輝
以其剛正執法不容奸惡遣行人齎勑諭之仍勞以醴
己巳遣使齎醴勞常州知府范好古

好古上言行人王良至郡奉職不謹黷貨無厭 上諭
禮部臣曰朕觀自古材知之士不屈於無能之下故克
流芳于後設使居官涖事之時屈於常人之下無補於
君無益於民壞法亂政何所不有今好古乃能守邦憲
以尊朝廷發奸貪以安黎庶其不屈於無能之下可見
矣爾禮部即遣人齎醴以勞仍令械良至京罪之
六月甲辰平越衛麻哈苗蠻楊孟等作亂征南將軍傅友
德討平之○秋七月乙卯遣使齎勑勞蘇州知府王觀
蘇州府吏錢英姦宄不律知府王觀廉得其狀笞死之
以聞 上遣使齎勑諭之曰朕聞居官涖政設施不一
然非威無以治下非恩無以得衆惟中正之士秉公平

之心勵廉潔之操臨民治政恩威兼行吏胥徒卒焉敢
侮慢朕嘗戒勅諸司鮮能如命惟爾觀及同知曹恒經
歷王驌能秉公心行正道將奸吏箠死涖下之方得矣
政令必行奸邪斯遠境內肅清民安有日今特遣行人
齎勅并醴以勞爾其益勵厥志用成嘉績故諭
癸未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
禮送京師
上諭禮部郎中鄭居中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於
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達於人情周於物
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
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 上曰政爲此奈有司不體朕

意士有耆年便宜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
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
槩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
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
使司按察司用之
八月丙戌命滎陽侯楊通靖寧侯葉昇領兵捕象于廣西
左江之十萬山○九月庚申西平侯沐英請置雲南屯田
從之
沐英奏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宜置屯田令軍士
開耕以備儲蓄 上諭戶部臣曰屯田之政可以紓民
力足兵食邊方之計莫善於此趙充國始屯金城而儲
蓄充實漢享其利後之有天下者亦莫能廢英之是謀
可謂盡心有志古人宜如所請然邊地久荒榛莽蔽翳
用力實難宜緩其歲輸之粟使彼樂於耕作數年之後
徵之可也遂名征南將軍頴國公傅友德還京
命錦衣衛千戶周原往麗水縣捕謀亂者知縣倪孟賢疏
辯其妄釋之
處州麗水縣民有賣卜者嘗干謁富室不應所求乃詣
闕告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聚衆謀亂命錦衣衛千
戶周原往捕之知縣倪孟賢聞原將至密召父老詢之
父老皆曰無是事孟賢又微服往察見其男女耕織如
故乃歸謂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

安於田土今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
耶即具疏上聞復令耆老四十人詣闕訴其妄上命法
司論妄告者罪賜耆老酒食及道里費遣還
河南府盧氏縣主簿徐存義上言治道嘉納之
河南府盧氏縣主簿徐存義言三代漢宋之盛建邦設
都率居中土蓋以大梁爲天下之都會洛陽爲中國之
形勝誠帝王萬世之基也伏望取法前聖毋安於江左
益隆大業以馭四方又言州縣之職於民最親而郡守
實民之師帥得其人則政舉民安非其人則政煩民擾
宜選廉能之士可任是職者授之夫一州一縣設官不
必數多如州有守如縣有令以專其政設一佐貳以贊

治足矣若其廉能可稱則陞賞之貪污不才則黜罰之
賞罰既明則天下自治又言唐虞之世命夔典樂用之
朝廷奏之郊廟則天神格人鬼享自周之末鄭衛淫哇
之音歷代因之未能復古宜修明雅樂以成一代之盛
典俳優俗樂不可復用書奏上嘉納之
都察院請重犯法之刑不許
左都御史詹徽上言陛下於刑獄每存欽恤蓋欲期于
無刑而頑民狎玩犯者不止臣愚以為莫若嚴刑以制
之使知所畏而重犯法上覽之曰刑不可使縱弛亦不
可使過嚴縱弛則為惡者無所畏過嚴則為善者或濫
及用刑之道但貴得中得中則刑清失中則刑亂而政

衰矣如爾所言恐流於濫其可哉○上與侍臣論治道
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
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與之莫不厭貧喜富
當重農事薄賦斂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作節
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時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
以威迫之以力強其所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
顙終非其性也
冬十月頒志戒錄
其書采輯秦漢唐宋為臣悖逆者凡百有餘事賜群臣
及教官諸生講誦使知所鑒戒
十一月乙卯詔長興侯耿炳文率陝西都司延安等衛官

軍往北平聽征○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命中軍都
督府造通濟聚寶三山洪武等門刱置象房及六部圍墻
廊房並以罪人輸作○癸巳御製大誥三編成頒示天下
初 上以中外臣民染元之俗往往不安職業觸罹憲
章欲倣成周大誥之制以訓化之乃取當世事之善可
為法惡可為戒者者為條目大誥天下久之又慮誥條
所載未能盡夫天下之情續為一編以申其意使民觀
感知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鮮從化者多故又作三
編大誥其意切至而辭益加詳焉每編成 上親序之
命宋國公馮勝分兵置衛控制大寧諸邊
上諭宋國公馮勝曰納哈出據金山數侵遼東宜於大

寧諸邊隘分兵置衛以控制之遂詔戶部出內庫鈔一
百八十五萬七千五百錠散給北平山東山西河南及
迤北府州縣令發民夫二十餘萬運米一百二十三萬
餘石預送松亭關等處以備軍餉每夫運米一石給鈔
六錠
丁卯二十年春正月癸丑命宋國公馮勝為征虜大將軍
潁國公傅友德為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為右副將軍南
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為左參將東川侯胡定武定侯郭
英為右參將率師北伐
上諭勝等曰虜情譎詐未易得其虛實汝等慎無輕進
且駐師通州遣人覘其出沒虜若在慶州宜以輕騎掩

其不備若克慶州則以全師徑擣金山納哈出不意吾師之至必可擒矣既而上復遣前所獲番將乃剌吾北還以書諭納哈出及毛闊撒里達溫蠻子晃石台和尚伯顏等曰昔者天更元運華夏奮爭朕自甲辰春親定荊楚歸遣諸將東平吳越洪武初遂命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率甲士渡江越淮以定中原元君北奔深塞於是息民於華夏諸夷附者莫不奠安今二十年矣惟爾納哈出等聚兵愈出沒不常意較勝負由是乃剌吾留而未遣今有年矣朕惟人心誰無父母之念夫婦之情故特命其生還以全骨肉之愛且聞其善戰今遣北歸更益爾戰將他日再較勝負爾心以為何如嗚呼天

之改物氣運變遷果人事之必然耶茲命儀禮司官前僉院蠻子鎮撫張允恭送乃剌吾抵爾所在使者未審可還乎餘不多及

焚錦衣衛刑具

先是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屬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令收繫錦衣衛審實情詞因以非法凌虐 上聞之怒曰訊鞫者法司事也凡負重罪來者或令錦衣衛審之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其鍛鍊也而乃非法如是命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繫囚送刑部審理

己未詔修闕里孔子廟宇

上詔工部右侍郎秦逵曰春秋之世人紀廢壞孔子以至聖之資刪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復明萬世永賴功莫大焉夫食粟則思樹藝之先衣帛則思蠶繅之始皆重其所從出也孔子之功與天地並立故朕令天下通祀以致崇報之意而闕里又啟聖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修將何以妥神靈詔來世爾工部其及時為修理以副朕懷

甲子大祀南郊禮成諭侍臣事天之實

大祀禮成天氣清明聖情悅豫侍臣進曰此陛下敬天之誠所致上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於君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卽如國家命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

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為人君者父母天地子民皆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祈福於已實為天下蒼生也

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於壇所 指揮僉事高家奴市馬高麗還

高家奴言高麗王表請不受馬直上諭禮部曰朕待諸藩國以誠信彼前聽約束許其互市故遣人市馬今彼言不敢受直豈其本心蓋畏勢也以勢逼人朕所不為爾其以朕意咨其國王知之仍令諭延安侯唐勝宗俟高麗馬至擇其可用者以直償之駑弱不堪者量減其直仍折東與其王知之勑至遼東適高麗送馬三千四

十匹至勝宗如勑償其直既而暹羅國亦以馬來貢詔
如高麗償之初己亥之歳遼陽瀋陽兵起民因避亂轉
徙高麗久未得還及高家奴徐質等往市馬而故元降
將咬住等以爲言上乃令高家奴等就索之至是高麗
因遂以所市馬及以遼瀋流民奈朶里不歹等戶四十
五口三百五十人來歸

雲南左布政使張紞秩滿來朝

上以紞在雲南能撫綏夷人俾復職賜璽書勞之曰唐
虞之制外樹州牧侯伯式奠民居以寧方域人樂雍熙
載諸方冊雖不備述而紀綱見焉是時賢良並出所用
皆仁是以世代相承而法令不更諸侯列土千載不異

以其誠信相孚上下無猜也今之人不然遵善弗從縱
欲如流朕竭氣力疲精神諄諄諭之從者罕焉何其難
治也曩者討平西南諸夷命官撫守爾紞實先授任今
五年矣言出則諸蠻聽服令布則四方懽忻皆由誠信
相孚克共乃職奠安黔南人獲其所今年來朝不待考
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
治黔南汝往欽哉有國子生初任陝西知縣或告其
嘗受民財刑部逮問之上曰爾以書生受民社之寄不
能廉潔律己受汙辱之名爲父母羞朕念年少更事未
多特宥還任爾其改過自新力行爲善庶有立於將來

丙子禁採銀礦

府軍前衛老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銀礦前銀官嘗
採取歳收其課今錮閉已久若復採之可資國用上謂
侍臣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民爲心好利
者以戕民爲務故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嘗聞
故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歳額猶足取辦
經久民力消耗一州之人率受其害蓋土地所產有時
而窮民歳課成額徵取無已有司貪爲己功而不肯言
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爲戒豈宜效之

二月甲申大將軍馮勝等襲破虜騎于慶州

勝等兵至通州遣邏騎出松亭關聞虜騎有屯慶州者
乃遣右副將軍藍玉乘大雪將輕騎往襲之殺其平章

果來擒其子不蘭奚并獲人馬而還

戊子浙江布政使司直隸蘇州等府縣進魚鱗圖冊

先是上命戶部覈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徭役
往往以田產詭託親隣佃僕謂之鐵脚詭寄久之相習
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
於是富者愈富而貧者愈貧上聞之遣國子生武淳
等往各處隨其稅粮多寡定爲幾區每區設粮長四人
使集里甲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
其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編類爲冊其法甚
備以圖所繪狀若魚鱗然故號魚鱗圖冊

甲辰御註書洪範成

上嘗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因自爲
註至是成詔賛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爲治
之道也所以叙彛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原
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
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爲惕然遂疏其旨爲朝夕省
觀三吾對曰　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爲
萬世開太平者也○上嘗閲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
玄默則有之矣至於用人盖未盡其道初將相大臣迎
文帝立之自代邸入即位首拜宋昌爲衛將軍張武爲
郎中令而將相列侯宗室大臣不先及之非所以示至
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使憂鬱憤懣而死賓廣國賢

欲相之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
廣國之賢其才可任爲相何避私嫌乎此皆有未盡善
人君之於天下當示人以至公不可存一毫私意也○
上又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樁庫爲内藏庫顧謂侍臣曰
人君以四海爲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
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園唐
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
有司計度之所缺者必籍其數以貸於内藏候課賦有
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貸爲缺而許
貸貸而復償是猶爲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内
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籤示眞

宗曰善保此足矣詒謀如此何足爲訓書曰愼厥終惟
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
帛耗竭而内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
資便以爲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上
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爲物誘則如明鏡止
水可以鑑照萬物一爲物誘則如鏡之受垢水之有滓
昏翳汨濁豈能照物侍臣對曰陛下謹所嗜好正心之
道莫過於此上曰人亦豈能無好但在好所當好耳如
人主好賢則在位無不肖之人好直則左右無詔諛之
士如此則國無不治苟好所不當好則正直疎而邪佞
進欲國不亂難矣故嗜好之間治亂所由生也○上御

華盖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得其常
者上曰爲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或未蒙
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人惟修其在已者禍福之來則
聽於天彼爲善而無福爲惡而無禍者特時有未至耳
都察院請誅兩犯罪軍人命杖遣之
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常兩
得罪幸宥免矣今復不悛信非良善宜并論前罪誅之
以懲其餘上曰前罪既宥今復論之則不信矣用刑而
不信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罪至死而縱之則爲縱惡
不至死而誅之則爲濫刑今罪未至於死而輙欲殺之
在爾有故入之罪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杖而遣

之
三月辛未大將軍馮勝等率師出松亭關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遂提兵駐于大寧（）夏四月戊子命江夏侯周德興置福建緣海防倭衛所

戊子命德興往福建以福興泉漳四府民戶三丁取一為緣海衛所戍兵以防倭寇其原置軍衛非要害之所即移置之德興至福建按籍抽兵相視要害可為城守之處具圖以進凡選精壯萬五千餘人築城一十六增置巡司四十有五分隷諸衛以為防禦

五月庚申遣使齎勑諭西平侯沐英等

勑曰近御史李原名歸自平緬朕聽其所陳知百夷譎詐之詳雖百千萬言無一言可信由是觀之蠻夷反欲窺伺中國為我邊患符至可即葺壘金齒楚雄品甸及瀾滄江中諸道須高城深池固其營柵多置火銃為守備賊來勿輕與戰相機乃動往歲雲南軍中遣人至百夷多貪財貨不察事勢輕重張威賈勇貽笑諸蠻又因靖江王不才以大理印行令旨皆非道理致其侮慢上累朝廷繼今不許一人往平緬惟靜以待之彼若有文移則大略答之否則勿答應有職貢之物皆不得取如是數年之後麓川之地可入版圖矣卿等固守朕言勿怠

六月丁酉大將軍馮勝等進師駐金山

先是　上遣使齎勑諭馮勝等曰往者廣州之捷俘虜赴京者皆云胡已北行遼東送來降者所陳亦同五月五日得軍中遣至降胡又云納哈出棄金山巢穴營於新泰州去遼陽千八百里朕計羣胡雖起營北行似若遠遁尚恐詭謀竊發尤不可不為之備況今天象水火相犯迨至八月天象屢有警諸將宜嚴號令整行伍遠斥堠以逸待勞則必有當之者矣庚午馮勝留兵五萬守大寧率大軍趨金山辛未　上復遣使密勑勝等曰前日以天象之變戒卿等軍中之事嚴為之備今觀所徵其咎在虜揆之人事正與天合宜乘機進取不可稽緩朕計納哈出去金山未遠以兵促之勢必來降且胡主謂我得意無意窮追必順逐水草往來黑山魚海之間乘其趦趄攻其無備虜衆可盡圖也甲戌儀禮司官蠻子鎮撫張允恭以所送乃剌吾至馮勝營勝復遣人送入納哈出所丁酉馮勝等至遼河之東獲納哈出屯卒三百餘人馬四十餘匹遂進師駐金山之西是時乃剌吾還至松花河見納哈出納哈出大驚曰吾謂汝死矣今日乃復得相見執手勞問慇懃乃剌吾因諭納哈出朝廷所以送還之意納哈出喜即遣其左丞劉探馬赤參政張德裕隨使者張允恭等至勝軍獻馬欲因以覘我勝遣人送赴京師既而納哈出送乃剌吾至漠北虜主欲殺之左右諫曰乃剌吾久被俘囚今獲生還奈

何殺之因得免復還納哈出所備以朝廷撫恤之恩語
其衆由是虜衆多有降意時臨江侯陳鏞所部與大將
軍異道相失遂陷虜歿之
丁未大將軍馮勝率師踰金山納哈出降遂班師
勝等率師踰金山至女直若屯納哈出部將全國公觀
童來降初納哈出分兵爲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
鵝莊一曰龍安一禿河輜重富盛畜牧蕃息虜主數招
之不往及是大將軍逼之納哈出計無所出乃剌吾因
勸之降納哈出猶豫未決大將軍馮勝遣馬指揮往諭
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大將軍營陽爲納款而實覘兵勢
勝遂遣藍玉往一禿河受其降虜使見大將軍勝還報

納哈出聞之乃指天嘖嘖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
率數百騎自詣玉納降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
哈出因酌酒酧玉玉請先之納哈出即飲訖復酌以授
玉玉解衣以衣之謂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
玉亦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其酒澆地顧其下
咄咄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有趙指揮
者解胡語以告茂直前縛之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茂
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
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
被傷遂驚潰餘衆欲來追勝遣前降將觀童往諭之於
是其衆亦降凡四萬餘并得其名愛馬所部二十餘萬

人羊馬驢駝輜重亙百餘里納哈出有二姪不肯降勝
復遣人諭之乃折弓矢擲于地亦來降勝以禮遇納哈
出復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于京仍奏常
茂驚潰虜衆遂班師悉以納哈出來降將卒妻子及其
輜重俱南行仍以都督濮英等將騎兵三千爲殿初納
哈出之降也餘衆驚潰者皆竄匿及聞大將軍旋師以
其降衆俱行甚憾之乃設伏於途候大軍過而邀之英
等後至伏發英猝爲所乘衆寡不敵英復馬踣遂見執
絕食而歿捷奏至 上遣使勅諭勝等曰劉鎮撫至備
言軍中事納哈出入營大軍既定惟在處置得宜其本
管將士省令各照原地方居住順水草以便牧放擇有

腴之地以便屯種如北平潮河川大寧金寧口南口北
舊居之人立成衛分與漢軍雜處若瀋陽崖頭閭山願
居者亦許與遼東軍參住從便耕牧務令人心安樂不
致失所將士之數具實以聞朕將犒勞之常茂驚潰虜
衆即令人械赴京○上復遣使齎敕諭勝等曰近捷書
至喜動神人朝野歡慶自古漢胡相攻至元末已極天
華元運朕命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攘之塞外遠者
數千里邇者數百里二王既往餘虜常爲邊患由是命
爾等率馬步屯駐大寧審勢進討今得所奏即有征無
戰非爾等誠格于天忠義服民何若是之易耶然自古
至今凡爲將功成名遂至萬歲不磨者不過數人蓋摧

堅撫順之際機奇而仁布處之有道故也今納哈出心
悅來歸當撫綏以誠務安其衆毋至驚擾胡虜生計惟
畜牧是賴猶漢人資於樹藝也若少有侵漁則衆心生
怨易變難安不可不慎前二王功成名遂由嚴號令于
諸軍不苟取於來降以致偃兵華夏功烈照於後世今
二王已往爾等能繼靖虜庭成此奇勳則可以追蹤二
王同垂不朽豈不偉歟
秋七月命以太公從祀帝王廟去武成王號罷其舊廟
禮部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
武成王廟〇上曰太公周之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
與周天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至於建武學用武

舉是岐文武二途自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
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於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
各求專習者乎即以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仲山甫之
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扎後世武學
專講韜略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於一藝之
陋哉今又欲循舊用武舉立廟學甚無謂也太公之祀
止宜從祀帝王廟遂命去王號罷其舊廟
眞臘國遣使貢象五十九隻香六萬斤暹邏國遣使貢楜
椒一萬斤蘇木十萬斤〇八月遣使戒諭北征諸將召馮
勝還以藍玉行總兵官事
上聞馮勝等在軍事多不律遣使齎勑往諭勝及傅友

德藍玉王弼郭英曰古之名將爲國效忠惟思彰君之
德故能摧堅撫順無所不克勳名流於千載耿耿而不
磨在我朝若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嘗以雄師平華
夏之亂未嘗貪財好殺行一不仁之事所以功成名遂
終身無疵近以沙漠未清命爾等率天下之師且戍且
征師至金山之北適與虜遇虜雖進馬來歸意在使者
往來延緩爲計藍玉事雖輕舉然破彼深謀幸爾成功
何期大將軍勝專爲已私不能撫集降虜而乃播惡胡
中古之名將所爲固如是耶且如戮士卒懸首於隊官
之頸以戒貪暴號令明矣而將軍乃竊取虜騎爲數不
少及娶虜有喪之女使人忘哀成配大失人倫以此來

者不安附者生恨此果將軍効忠乎爲已乎旋師之際
部降胡而南又不如法調遣致使濮英等人馬三千陷
沒于虜又不聽朕命擅發留守大寧軍卒遂遺殘胡後
患凡若此者論以國法皆在不宥朕以將軍嘗有戰伐
之功姑容自新若欲贖罪當改行易慮推誠于上下使
已降者歡心未來者慕化庶可保全以圖後功不然固
執貪心歸即有議矣勑至驗彼各種土人之數依其地
方而均派之俟設官統理庶得其宜往來之人言者頗
多舉其大槩於將軍亦赧哉〇庚午復勑馮勝等曰朕
昔命將不過正副二人耳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王常
爲正副率師出入戡定禍亂以清四海果能建立大功

哉詔史册名垂不朽祿延後嗣與國咸休二人既沒凡命將出師必增人為副豈意代其任者皆有愧於前人位居列侯叅軍不以名爵為重乃奪人之乘馬嗚呼比虜來歸以勢度之如流趨下令奪其馬而窺其財是閑防其流而復决之也於國有損於己有汚大丈夫志在功名者果若此哉勑至宜選儒生識道理者釋之如果有此即以馬歸其人毋使惡聲播揚虜中則自然無愧朕以二王既往惟爾等可託閫外之事今所聞若此果何以副朕之託哉繼自今宜洗心去貪以保勳名勿孤朕之所望也○癸酉馮勝械常茂至闕茂勝之婿也勝每於衆中罪折之茂不能堪出不遜語勝銜之及納哈出降而虜衆驚潰勝欲自解故歸咎於茂而奏之茂既至陳所以降納哈出之故上曰如爾所言勝亦不得無罪命收其總兵官印召勝還而令永昌侯藍玉行總兵官事

九月戊寅故蒙古降將納哈出至京封為海西侯

誥曰自古哲人明去就之機者必仰觀天道俯察人事審勢知謀知天命不可失乃决去就所以事無輕舉動獲萬全由是享富貴於悠久延祿位於無窮以其所見者明所察者精故也朕荷天命統一華夏於今二十年矣海內海外九夷八蠻莫不革心向化惟故元播遷塞外日就凘盡爾納哈出知天命之有歸一心奉天相率來歸主全多命今特命為推誠撫運欽承効力輔臣柱國海西侯食祿二千石及爾子孫後世以報推誠之義爾其一乃心與國同休欽哉毋怠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有差第其高下授以指揮千百戶俾各食其祿而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以處之

論兵政諭諸將

上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蓄藥以治疾不可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寧用兵以戡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也盖兵能弭亂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強喜功生事結怨啓釁適足以名亂耳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強進無病之人縱不殘軀殞命亦傷元

氣故為國者但當常講武事不可窮兵黷武爾等皆有軍旅之寄宜深體朕意庶幾無失

命吏部遷南方學官有學行者于北方

上以北方學校無名師生徒廢學故有是命

丁酉安置鄭國公常茂于廣西龍州○丁未詔以永昌侯藍玉為征虜大將軍延安侯唐勝宗為左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為右副將軍率師進討殘胡○冬十月戊申封朱壽為舳艫侯張赫為航海侯○置北平都指揮使司于大寧

○詔建歷代忠臣廟于雞鳴山

先是漢秣陵尉蔣忠烈侯晉成陽卞忠貞公南唐劉忠肅王宋濟陽曹武惠王等皆歷代崇祀及元衛忠肅公

福壽等亦嘗立祠祭之上以其淵處閭巷祠宇卑陋弗
稱神居詔徙建于雞鳴山之陽至是廟成命應天府每
歲以四孟月及歲除祭功臣日致祭歲以爲常
壬子命兵部籍杭湖嚴衢金華紹興寧波及直隸徽州等
府市民富實者市馬充鳳陽宿州抵河南鄭州驛馬戶○
命宋國公馮勝建第鳳陽奉朝請○十一月壬午命普定
侯陳桓靖寧侯葉昇總制雲南諸軍於定邊姚安等處立
營屯種以俟征進○戊子以河南府儒學訓導葛鈞爲翰
林院侍講學士○十二月乙亥大誥武臣
上以中外武臣多出自戎伍罔知憲典故所爲往往麗
法乃親製大誥三十二篇以訓之俾知守紀律撫軍士

立勳業保爵位須之中外永爲遵守
壬午韶州府知府王世安請舉唐賢相張九齡宋名臣余
靖祠典從之○復命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屯田於畢
節等衛及分屯曲靖越州等處○晉王府左長史桂彥良
卒
彥良爲元平江路儒學教授罷歸洪武六年大徵天下
儒士彥良應薦待詔闕下上嘗訪以治道對曰治道在
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失當賞罰失當則
無以致治功故爲治在乎正心而正心之要則又在懲
忿窒欲而已上善其言又嘗從登內城上曰朕比來善
善惡惡何如彥良曰惟人君至公無私則好惡自得其
當故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上即書其語揭于
便殿楹間十一年授晉王府右傅彥良以爲輔導之職
莫先於格心乃製圖以獻晉王十三年改長史司左長
史十八年以疾賜歸至是卒
河間阜城驛馬戶以孳生馬來進還之
上曰馬戶應役惟仰於馬芻豆之給其費不輕故嘗命
兵部榜諭凡驛馬孳生聽民出賣今復來進者豈朕言
不信於民耶無乃有司奉行之不至也其即還之
戊辰二十一年春正月戊寅召前諸城知縣陳允恭於雲
南
上諭吏部臣曰爲國以任人爲本作姦者不以小才而

貸之果賢者不以小疵而棄之姦者必懲庶不廢法宥
過而用則無棄人陳允恭前任諸城以簿書之過謫戍
雲南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夫長民者能愛民雖有
過可用也於是名允恭還復其官
以浙江道監察御史凌漢爲右副都御史
漢鞫獄平恕人有感漢者遇諸途邀漢飲厚報以金漢
告曰子罪當兩律有定法非我私子酒可飲而金不可
受固卻之時有廉得其事以聞上嘉之故陞用焉
詔五軍都督府分天下都司衛所軍士爲十班輪次赴京
校試武藝
詔都督蕭用王庸等令天下各都司衛所馬步軍士各

分爲十班自今八月爲始輪次赴京校試武藝其法用竹木製二三斗刀弓箭去簇用綿綴於箭端分朋演射又於教場内用繩表地兩界相去十丈餘軍士馳馬於兩旁對射三箭射畢於馬上兩兩相比角皮骨朶較畢射牌牌高大與人齊射三百步外步兵皆如其法惟不乘馬凡操練務在弓必滿射必中角必勝有不如法及不閑習者罰

甲寅詔以歷代名臣從祠帝王廟

先是禮官奏以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周勃鄧禹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趙普

曹彬韓世忠岳飛張浚博爾忽博爾术赤老温伯顏阿术安童凡三十六人皆宜從祀于帝王廟○上曰古之君臣同德者終始一心載在史傳萬世不泯國家祀典必合公論不可徒觀其跡而不究其實也若宋趙普負太祖爲不忠不可從祀元臣四傑木華黎爲首不可以其孫從祀而去其祖可祀木華黎而罷安童既祀伯顏其阿术亦不必祀如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皆節義兼善始終可從廟祀於是定以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术赤老温伯顏凡三十有七人從祀歷代帝王廟

戊午定歷代帝王廟制

初歷代帝王廟五室祀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至是去隋文帝凡十六帝爲五室中三室居三皇五帝三王如舊最東一室則漢高祖光武唐太宗最西一室則宋太祖元世祖從祀名臣凡四壇東廡第一壇九人第二壇十人西廡第一壇九人第二壇九人

甲戌故蒙古四大王來降命隨西平侯沐英戍守雲南○壬戌遣使勑諭大將軍藍玉左副都軍唐勝宗右副將軍郭英

勑曰今歲四月十五日夜月食五月朔日食此天戒也不可不謹卿等統兵在外宜嚴號令肅部伍遠斥堠以防不虞或有不利毋自摧沮須奮勇出奇以汛掃殘虜使朝廷無北顧之憂豈惟黎庶之福卿等功名永垂竹帛

三月乙亥策試舉人九十七人於奉天殿擢任亨泰爲第一○辛巳令諸儒撰疑信論

上召考試官陳宗順等坐武英門賜食諭之曰今日觀列子鄰子竊鈇之事因思人之信疑皆生於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讒言

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名而自采苟能以大公
至正之心處已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
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惟能好
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信其所當信而疑其所當疑則
人無浸潤之譏形似之惑矣又論五性之德
上曰小惠非仁小節非義足恭非禮苛察非知諒而不
貞不可謂之信因給紙筆令諸儒撰疑信論
上與侍臣觀史因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
上曰富貴者固不可驕人貧賤者又豈可驕人夫驕凶
德也富貴而驕人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貧賤而驕人
適足以取辱於已要之君子當以恭敬為本子方之言
抑揚太過蓋有所激而云侍臣對曰誠如
聖訓
遣使勑諭大將軍藍玉
詔申國公鄧鎮定遠侯王弼南雄侯趙鏞東川侯胡海
等往從征虜大將軍藍玉北征遣使齎勑諭藍玉等曰
邇者故元司徒阿速來降朕察其事情知虜心惶惑衆
無紀律度其勢不能持久卿等宜整飭士馬倍道兼進
直抵虜庭覆其巢穴其衆若降附撫慰南來毋失事機
以孤朕望
乙酉增修南郊壇壝
命於大祀殿丹墀內疊石為臺四大明在東西向夜明

在西東向星辰壇二東西相向又於內壝之外疊石為
臺凡二十各高三丈有奇周以石欄陟降為磴道臺之
上琢石鑿龕以置神位東十壇北嶽北鎮北海東嶽東
鎮東海太歲帝王山川神祇西十壇西嶽西鎮西海中
嶽中鎮風雲雷雨南嶽南鎮南海四瀆壇後樹以松栢
外壝東南鑿池凡二十區冬月伐氷藏凌陰以供夏秋
祭祀之用罷朝日夕月熒星之祭并罷太歲風雲雷雨
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歷代帝王春秋祭惟歲八月
中旬擇日於山川壇及帝王廟祭之仍命禮部更定郊
廟社稷諸祀禮儀著為常式
甲辰百夷思倫發叛西平侯沐英討平之
先是雲南平緬蠻叛結砦于摩沙勒總兵沐英遣都指
揮寗正擊破之至是思倫發悉舉其衆號三十萬象百
餘隻復冦定邊欲報摩沙勒之役勢甚猖獗新附蠻夷
陰相連結咸蓄異心西平侯沐英知夷人反側乃謂衆
曰百夷憤摩沙勒之敗乃敢大舉入冦夫兵憤者必敗
若等但戮力殲之必矣乃選驍騎三萬晝夜兼行凡十
五日抵賊營與之對壘先出輕騎三百挑之百夷以萬
人驅象三十餘隻逆戰雲南前衛指揮張因率騎卒五
十餘人為前鋒其酋長跨巨象直前我軍注矢連發矢
中象左膝及脇象仆地其酋長亦中矢走因追射殺之
卽大呼擁衆突其陣斬首數百級諸軍乘勝鼓譟而進

賊衆遁却英復集將佐告曰定邊被圍已久今不即破賊若定邊失守則賊勢之所恃者象耳晷以箭兵與之挑戰已不能支吾知其無能爲也乃下令軍中置火銃神機箭爲三行列陣中俟象進則前行銃箭俱發若不退則次行繼之又不退則三行繼之明旦分軍爲三隊都督馮誠領前隊都督同知寧正領左隊湯昭領右隊英復令將曰今深入寇境與之相持勝則必生敗則必死吾輩當

上深恩報德成功正在今日吾與若等約有功者必賞退衄者必斬於是將士皆奮勇欲戰賊悉衆出營結陣以待其酋長把事招綱之屬皆乘象象皆披甲背負戰

樓若闌楯懸竹筒於兩旁置短槊其中以備擊刺陣既交群象衝突而前我軍擊之矢石俱發聲震山谷象皆股栗而奔指揮張因千戶張荣祖率騎士乘勝追奔直擣其柵寨破之遂縱火焚其寨烟焰漲天還復以兵邀擊之殺傷甚衆賊黨有昔剌者最號驍勇復率衆死戰英乘高望見我軍左隊小却即傳令馳斬隊將隊將懼奮呼突陣衆隨之無一不當百賊衆大敗斬首三千餘級俘萬餘人象死者過半生獲三十有七餘賊皆潰我師追襲之賊連日不得食死者相枕籍思倫發遁去英遂遣使奏捷還師雲南所過城邑百姓爭持牛酒出郊迎勞英慰諭而遣之

夏四月大將軍藍玉師至捕魚兒海大破故蒙古主愛猷識理達臘子脫古思帖木兒走之自是殘元之孽不復能振矣

藍玉等率師由大寧進至慶州聞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從間道兼程而進乙卯藍玉師至百眼井去捕魚兒海尚四十餘里哨不見虜欲引兵還定遠侯王弼曰吾等受

朝廷厚恩奉

聖主威德提十餘萬衆深入虜地今略無所得遽言班師恐軍麾一動難可復也徒勞師旅將何以復命玉深然之戒諸軍皆穴地而爨毋令虜望見烟火師遂進丙辰

黎明至捕魚兒海南飲馬偵知虜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玉以弼爲前鋒直薄其營虜始謂我軍乏水草必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虜皆不知虜主方欲北行整軍馬皆北向忽大軍至其太尉蠻子率衆拒戰敗之殺蠻子及其軍士數十人其衆遂降虜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去玉率精騎追之出千餘里不及而還獲其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秃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其詹事院同知脫因帖木兒將逃失馬竄伏深草間擒之又追獲吳王朶兒只代王達里麻平章八蘭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

千三十七口得寶璽圖書牌面一百四十九宣勅湍會
三千三百九十道金印一銀印三馬四萬七千匹駝四
千八百四頭牛羊一十萬二千四百五十二頭車叁拾
餘輛聚虜兵甲焚之遣人入奏遂班師
壬戌高麗遣使來言鐵嶺之地不許（）詔普定侯陳桓駐
師畢節爲西平侯沐英聲援（）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乙酉五色雲見
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乎治世舜之時形
于詩歌宋之時以爲賢人之符此實
聖德所致
國家之美慶也

上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災亦可
彌苟爽其德雖祥無福要之國家之慶不專於此也
東川蠻叛命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沐英爲左副將軍陳桓
爲右副將軍曹震爲左參將兼昇爲右參將統領馬步諸
軍討之
友德等既受命復遣使齎勅諭之曰東川芒部諸夷種
類雖異而其始皆出於囉囉厥後子姓繁衍各立疆場
乃異其名曰東川烏撒芒部祿肇水西無事則互起爭
端有事則相爲救援若唐時閣羅鳳亡居大理唐兵追
捕道經芒部諸境群蠻外稱歸順內實捏詐聚集凶醜
據險設伏唐將不備遂墮其計以致喪師幾二十萬皆
因將帥過信無謀故也近稱東川諸蠻不叛者號爲循
良固未可逆詐然須預加防閑嚴整師旅使彼不得肆
其奸謀然後賊可破也又曰今令諸夷執送東川蠻人
恐此令既出蠻人詭謀亦由此生將假此輩爲名偵伺
我軍當愈加嚴慎不可托以心腹蓋蠻夷平日夫婦無
倫亂如群犬雖父子不相保其言豈可信哉今欲降伏
之其地山勢險峻道路崎嶇林箐深遠其人與猿猱無
異大軍一至竄入林藪猝難捕獲宜且駐兵屯種待以
歲月然後可圖也
秋七月追贈故金山侯濮英爲樂浪公子璵爲西涼侯○

海西侯納哈出卒命其子察罕襲爵改封瀋陽侯○命遷
山西民無田者往河北開種田畝
戶部郎中劉九皐言古者狹鄉之民遷於寬鄉蓋欲天
地不失利民有恒業今河北諸處自兵後田多荒蕪居
民鮮少山東西之民自入國朝生齒日繁宜令分丁徙
居寬閒之地開種田畝如此則國賦增而民生遂矣上
諭戶部侍郎楊靖曰山東地廣民不必遷山西人衆宜
如其言於是遷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真
定臨清歸德太康諸處閒曠之地令自便屯耕種免其
賦役三年仍戶給鈔二十錠以備農具
命軍士月糧撥與編戶對支

上謂戶部兵部曰朕思天下將校軍士月給俸糧舊於
倉庾出納恐不便今欲將民間歲租較定其數撥與每
歲秋成即令編戶送至其家庶官無出納之勞民免耗
損之患卿等即議之且令應天府今歲民租試對一衛
果便軍民即著為令
大將軍藍玉遣人送所獲故蒙古主次子地保奴至京師
賜鈔居之琉球
玉遣人送虜主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地保
奴及后妃獻金印金牌賜鈔二百錠命有司給第宅廩
餼俾就居京師既而有言玉私元主妃事 上怒曰玉
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為哉元主妃聞之惶懼因自盡

地保奴由是有怨言
上聞之曰朕初以元世祖居主中國時有恩及民不可
無嗣嘗與儒臣議欲封地保奴以盡待亡國之禮彼乃
如此豈可以久居內地於是遣使護送居琉球仍厚遺
資遣之
丙戌頒賜天下武臣大誥令其子弟誦習
上謂兵部曰曩因武臣有違法厲軍者朕嘗著大誥昭
示訓戒格其非心開其善道令思其子孫世襲其職若
不知敎他日承襲撫馭軍士或蹈覆轍必至害軍不治
則法不行治之又非保全功臣之意蓋導人以善行如
示之以大路訓人以善言如濟之以舟楫爾兵部其申

諭之俾咸誦習遵守毋怠
八月丁卯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還朝
上謂玉曰爾率將士北征功最大然虜主妃來降不能
遇之以禮乃縱欲汙亂又嘗恃勞遣人入朝覘伺動靜
此豈人臣之道哉今憫爾功勞屈法宥爾爾其率德改
行以慎厥終玉頓首謝於是論功行賞賜玉白金二千
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匹左副將軍延安侯唐勝宗右
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白金一千兩鈔四百錠文綺一十
疋餘各賜白金鈔文綺有差
戊辰宴征北諸將於奉天殿
上謂諸將曰元運既終天命歸朕於今二十餘年而殘

胡無知猶立王庭欲為不靖故命爾諸將征之爾等克
用朕命以底成功漠北遂空邊庭無警民息轉輸之勞
軍無戰伐之苦四海晏然爾等可以坐享富貴矣諸將
頓首謝 上悅賦平胡詩二章命羣臣和之
御製諭武臣勑須之將士
一曰守邊之將撫軍以恩二曰邊境城隍務宜高深三
曰修築城池葺理以漸四曰操練軍士習於閑暇五曰
軍士頓舍勤於點視六曰體念軍士毋以加害七曰事
機之會同僚盡心八曰沿海衛所嚴於保障凡八條須
之將士永為遵守
九月航海侯張赫督江陰等衛官軍八萬二千餘人出海

運糧還自遼東〇越州土酋阿資叛命西平侯沐英會潁國公傅友德討平之

阿資與㑩雄州營長發東等叛命總兵官西平侯沐英會征南將軍潁國公傅友德將兵討之阿資者土官龍海之弟越州夷言爲苦宗部元末龍海居之部屬俱㑩㑩種王師征南時英駐兵其地之湯池山諭降之龍海遂遣子入朝詔以龍海爲是州知州尋卽爲亂英以計擒之徙居遼東至益州病死阿資繼其職益桀驁梗化至是叛〇傅友德等將兵討阿資道過平夷以其山勢峭險密邇龍海宜築堡駐兵屯守以捍蠻夷遂遷其山民往居早上村留神策衛千戶劉成等項兵千人樹柵置堡其地後以爲平夷千戶所阿資等率衆寇普安燒府治大肆剽掠因屯普安倚崖壁爲寨傅友德等以精兵壓之蠻衆皆緣壁攀崖墜死者不可勝數生擒一千三百餘人阿資遁還越州沐英遣都督甯正從傅友德擊阿資於越州敗之斬其黨大頭并宗等五十餘人阿資勢窮蹙與其母請降初阿資之遁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而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隆二衛扼其衝要又分兵追捕至是勢窮遂降

甲午景川侯曹震靖寧侯葉昇領兵分討東川叛蠻平之

〇改建歷代帝王廟于鷄鳴山之陽〇冬十月乙丑頒武士訓誡錄

上以將臣於古者善惡成敗之事未能通曉特命儒臣編集申[illegible]鉏麑樊噲金日磾張飛鍾會尉遲敬德薛仁貴王君廓僕固懷恩劉鬪王彥章等所爲善惡爲一編釋以直辭俾涖武職者日親講說使知勸戒〇時廣西江西指揮耿良戴宗以科斂激變致亂坐罪上曰武臣不知受命守禦之方與夫崇名爵富貴福及子孫之道乃爲保守勅須使覽觀知所鑒戒

勅五軍都督府申諭天下衛所屯種

勅曰養兵而不病於農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若但使兵坐食於農農必受弊非長治久安之術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幾兵農兼務國用以舒古之良將若趙充國輩皆以此策樹勳當時垂名後世其各鎮諸將務在程督使之盡力於耕作以足軍儲則可以繼美於古人矣

詔更定歲貢生員例

府學歲一人州學二歲一人縣學三歲一人上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昔人有言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彩夫天下未嘗無賢才顧養之之道何如耳嘗命天下學校凡民間子弟願遣入學者復其身家今定歲貢例必資性醇厚學問有成年二十以上者方許充貢爾禮部其申明之

進封永昌侯藍玉爲涼國公
玉征北還論功行賞擬封玉梁國公適有發其私元主
妃者上聞大怒事中止至是念其勞改封涼國公仍鐫
是過于券
十二月庚午安南國相黎一元幽其國王陳煒而弑之立
日焜主國事一元一名季犛
己巳二十二年春正月丙戌改大宗正院爲宗人府以秦
王爲宗人令○戊子高麗遣使來奏權署國事王昌請入
朝却之
上諭其使高麗限隔山海風殊俗異歷代以來雖通貢
中國而向背不常言多不信邇年以來臣執國柄廢立

自由既囚其父而立其子今請入朝此豈其王之意必
執國柄者之所爲也詭詐之情昭然可見自昔賢哲之
君若此非爲耳不欲聞何也蓋爲壞彛倫廢君道無人
臣禮大逆不道非中國之所有爾使者歸語爾高麗既
自立童子不必來朝爾國中之賢者自知是非中國無
與焉且命禮部仍以此諭咨其國使知之
二月癸卯陞刑部右侍郎趙勉爲刑部尚書試兵部左侍
郎沈溍爲兵部尚書○壬戌禁武臣不得預民事
先是命軍衛武臣管領所屬軍馬除軍民詞訟事重者
許約問外其餘不許干預至是廣西都指揮耿良遣譙
樓令有司起發民丁科歛財物青州衛造軍器亦擅科

歛違禁例於是詔申明其禁凡在外都司衛所遇
有造作千戶所移關達衛衛達都指揮使司達五軍
都督府奏准方許興造其合用物料並自官給毋擅取
於民違者治罪
中書庶吉士解縉上封事論時政
縉吉水人以二十一年進士選中書庶吉士上封事論
時政剴切萬言其略曰臣伏惟令出惟行也不宜於數
改刑期于無刑也寧失於不經故令數改則民疑疑則
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
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嘗教臣云世不
絕賢億兆之衆豈無一賢如古之人而盡皆不才者哉

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良由陛下誠
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惡
而惡日滋善者未必蒙福而惡者未必蒙禍也嘗聞陛
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
延于世復及其鄉尊榮奉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
暮戮或忽罪而或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以陛下
每多自悔之時輙有無及之歎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
之功須臾少加審耳是以有過不及也陛下天性素嚴
或差于急克伐怨欲臣知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陛下
好觀說苑韻府襍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惟甚非
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溺于妄誕所取不

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為甚頒府出元
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兎園寒士抄經
穢蕪略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顧集一二志
士儒英臣請執筆而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之華
奧下及關閩濂洛之嘉葩根實精明條晰類別以備勸
戒刪其無益芟其繆妄勒成一書上接經史豈非太平
制作之一端也歟又令六經殘闕而禮記出於漢儒舂
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
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
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皐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
傳說箕子於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

為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
鄉而曾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曾
晳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
哉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
不宜為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
之可肄宮妓非人道之所為禁絕娼優俾於變之民不
遷於媟巧易置寺閹尊天子之貴不近於刑人執戟陛
墀皆為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
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待
臣子於一體示天下之為公除山澤之禁稅罷務鎮之
征商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工勿起布墾荒田而四夷之

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于人倫經咒之妄者火
之俾絕其欺誑斷所謂瑜珈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絕
鬼巫破淫祀省冗員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
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薄
不脩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
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
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
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以著者日月之
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
元首叢脞則股肱墮而萬事皆隳人君不以察為明帝
德罔愆則衆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為政陛下

拳拳于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孳孳子
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且粢盛之潔衣
服之盛祭祀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不事也
陛下豈誠以此為事天事鬼神之道哉簿書之期刑獄
之斷詔誥之勤鈎察之巧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豈眞
以此為足以盡治民治強暴之術哉近年以來臺綱不
肅以刑名輕重為能事以問囚多寡為勛勞甚非所以
勵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
人自以言為諱何能有諫爭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
未聞舉善但曰除奸但聞上有赦宥則必固為執持意
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諛此輩

皆市井小人趨媚劬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
之哉何嘗見有一人持法固爭謂某不當罪某不當刑
如舜曰殺之三而皐陶曰宥之三哉臣篤知陛下輕天
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衷也然誰不顧其父母
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禍從不測入人之罪或謂
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賞救
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于親友誰肯舍
父母妻子而披龍鱗犯天怒者哉陛下進人不擇於賢
否受職不量于重輕建不為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
銖置朋奸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
行脩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才冥蹈瞽趨而

或布于朝省驟歷清華權埋囂悍之夫闒茸下愚之輩
朝挪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剔髮之賤衮
繡巍峩負販之傭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甚悅徇
有德是故賢者羞為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
苟免為得計以廉潔受刑為飾詞故有無錢工役無盤
纏之俚諺鬍膀官人沒商量之童謡出於吏部者無賢
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錯乖方
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陛下任意喜
怒為生殺而不知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鄉鄰善惡必
計令雖有[illegible]苦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
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

之以仁義而後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
如影之隨形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無跡而
莫之顧長幼之民掉臂而不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
勢使然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
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
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次時
雍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陛下不可視為迂濶而不切
當今之急務也臣觀地有盛衰物有虛盈而商稅之徵
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
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臬絲有稅既稅于所
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如此之密也

且多貧下之家不克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
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
粮稅里胥不為呈州縣不為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
稅存或賂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
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
此丈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
受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
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
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
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狃于宴安墮名
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為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

至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責育不暇鬬武備隳之過也
及今脩治不宜動衆但敕有司以時整葺寬之以歲月
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以
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
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莊義田有族
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
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
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流竄故殛
鯀而相禹禹不以爲仇舜不以爲嫌況律以人倫爲重
而有給配婦女之條縱之于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
此化原之所由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

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于六卿郎
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于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
閣郡守縣令不應廻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令
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
恥之節聲拳曲跽爲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爲下官
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厲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
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厲小有過差蒲鞭
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之欲言固不止此
承命忖量急於陳獻所陳略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
冀以將來取擇惟陛下幸垂鑒焉
癸亥遣行人齎勅旌温州府平陽縣知縣張礎

勑曰朕惟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其職惟在愛民愛民之
道撫以恩守以法民安而政不撓斯爲稱也邇年有司
任非其人往往與軍衛交通誅求朘剝重困吾民失職
者多矣乃者通政司言浙江金鄉衛因造軍器意在擾
民爾温州府平陽縣知縣張礎執法不從即具以聞朕
深嘉歎縣令之職實稱焉特遣使以鈔三十錠內酒一
封往勞以旌爾能爾其領之
湖廣安福千戶夏德忠誘九溪洞蠻作亂詔東川侯胡海
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帥師討之擒德忠送京師伏誅
置九溪永定二衛○三月庚午命征南將軍潁國公傅友
德率二十四將軍分駐湖川防西南諸夷

三月庚午朔遣使命潁國公傅友德等還軍分駐湖廣
四川衛所操練友德駐沅州申國公徐允恭駐常德曹
國公李景隆駐安陸開國公常昇駐辰州靖寧侯葉昇
駐襄陽普定侯陳桓駐岳州雄武侯周武駐武昌吉安
侯陸仲亨駐蘄州安陸侯吳傑駐恭陵東平侯韓勳駐
黄州東川侯胡海駐寶慶南雄侯趙庸駐長沙宣寧侯
曹泰駐瞿塘宣德侯金鎮駐施州靖海侯吳禎駐衡州
江陰侯吳高駐永州金寧侯孫恪駐沔陽延安侯唐勝
宗駐黄平都督張銓王誠孫彥駐桂陽忠州道州信國
公子湯鼎六安侯子王威駐長寧夷陵　諭友德等曰
西南蠻夷自昔號稱難服所以然者其高山深林草木

叢密夏多霧雨地氣蒸濕蛇虺蚊虫之毒隨處而有。人
入其境不服水土則生疾疢所以功多不就今得爾報
已平東川降阿資大勢已定然諸蠻夷易變生亂朕恐
大軍一回彼復跳梁嘯聚豈不重勞吾將士乎今且還
軍分駐要地。一以休息士卒一以控制夷蠻使至爾等
一如所諭
改給事中魏敏卓敬等爲士源
初敏等八十一人爲給事中 上以其適符古者元士
之數改爲元士至是又以六科。爲事之本源遂改爲士
源後復改爲給事中
夏四月命杭湖溫紹蘇松諸郡民無田者許往淮河迤南

滁和等處就耕官給農具免其賦役三年〇丙寅置詹事
院以兵部尚書唐鐸兼詹事
上謂吏部曰輔導太子必擇賢良之士。三代保傅禮甚
嚴尊唐宗爲子擇師李綱之徒直言正義頗有裨益。今
兵部尚書唐鐸謹厚有德量其以兼詹事。
五月癸巳置泰寧福余朶顏三衛
癸巳遣使齎勑往諭故元遼王阿禮失里等曰覆載之
間生民之衆。天必擇君以主之天之道福善禍淫。自古
至今無有僭差人君能上奉天道勤政不二。則福祚無
期若怠政殃民。天必改擇焉昔者二百年前華夷異統
勢分南北奈何宋君失政金主不仁天擇元君。起于草

野戡定朔方撫有中夏混一南北逮其後嗣不君於是
天更元運以付於朕自即位來今二十餘年爾阿禮失
里等知天命有歸率衆歸附。朕甚嘉焉朕每於故元來
歸臣民悉加優待况爾本元之親屬者乎今特於泰寧
等處立泰寧福余朶顏三衛以阿禮失里等爲泰寧衛
指揮塔賓帖木兒爲指揮同知海撒男荅奚爲福餘衛
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爲朶顏衛指揮同知。各領所部
以安畜牧。自古胡人無城郭不屋居行則居爲屋止則
氈爲廬順水草便騎射爲業今一從本俗俾遂其性爾
其安之
狼洞黃平蠻作亂潁國公傅友德討平之置興隆衛隸貴

州都指揮使司〇征南將軍潁國公傅友德有疾命還京
尋召從軍諸將皆還〇秋七月故蒙古部虜也速迭兒弑
其主脫古思帖木兒而立坤帖木兒〇八月戊午更定大
明律
先是刑部奏言。比年律條增損不一。請編類頒行之俾
所知遵守遂令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參考
折衷以類編附舊律名例律附於斷獄下。至是特載之
篇首凡三十卷四百六十條名例一卷四十條吏律二
卷曰職制十五條曰公式十八條戶律七卷曰戶役一
十條。曰田宅十一條曰婚姻十八條一倉庫二十四條
曰課程十 條[曰]錢債三條曰市廛五條禮律二卷曰

祭祀六條曰儀戚祭二十條兵律五卷曰關津七條曰廄牧十一條曰郵驛十八條刑律十一卷曰盜賊二十八條曰人命二十條曰鬭毆二十二條曰罵詈八條曰詞訟十二條曰受贓十一條曰詐僞十二條曰犯姦十條曰雜犯十一條曰捕亡八條曰斷獄二十九條工律二卷曰營造九條曰河防四條書成命頒行之

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冬十月西平侯沐英自雲南來朝錫宴賜金遣還鎭○十二月命通政使司經歷楊大用齎勑諭百夷思倫發遂平之

初百夷思倫發寇摩沙勒及定邊西平侯沐英率兵討之思倫發凡再拒戰皆敗乃遣其把事招綱等至雲南

言往者叛逆之謀實非己出由其下刁厮郎刁厮養所爲乞貸其罪願輸貢賦雲南守臣以聞　上乃遣大用齎勑往諭思倫發曰麓川僻居西南遠在萬里非中國所圖也豈特麓川爲然若雲南之地道路險遠其民仰巢顛崖俯飲川澗獸形夷面俗無倫理冣因故元遺孽梁王不順擅生釁隙誘我邊陲藏匿有罪誑惑愚民以倡亂延及良民故地雖荒遐人雖化外不可以不征遂命征南將軍傅友德等帥甲士三十萬往問其罪於是雲南悉平獨爾思倫發復効元梁王納我逋逃又數年矣金齒景東之後皆爾所致朕謂爾欲圖人民廣土地與中國較勝負故敕數生釁隙纔命諸驍將率師屯營且耕且守今爾來訴往者犯邊之罪不由於己皆刁厮郎等所爲未審其果然否爾雖聲言似誠於心實懷不軌果若此何以釋我諸將之憤乎如欲釋憤當躬脩臣禮悉償前日用兵之費則麓川無問罪之師土酋各保世祿不然則旌麾所至醜類爲空大用既至麓川思倫發聽命遂以象馬白金方物入貢謝罪大用復令思倫發追獲雲南逃去叛賊自處等二人把事刁厮郎等一百三十七人百夷遂平

甲子命故蒙古來降太子八郎鎭撫渾都帖木兒往諭兀納失里大王

上以故元兀納失里大王居和林之西因命來降太子

八郎鎭撫渾都帖木兒往招諭之曰昔中國大宋皇帝主天下三百一十餘年後其子孫不能敬天愛民故天生元朝太祖皇帝起于漠北凡達達回回諸番君長盡平定之太祖之孫以仁德著稱爲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蠻海外番國歸于一統百年之間其恩德孰不思慕號令孰不畏懼是時四方無虞民康物阜自脫歡帖木兒皇帝即位政出權臣法度廢弛是以上天降亂民墜塗炭草野間豪傑因而並起朕時在淮甸見生民靡寧乃與鄉黨豪傑義合士馬不四五年群雄悉定故元番將降附者接踵而至凡兩遣兵直抵漠北時稱帝者脫古思帖木兒奔往也速迭兒之地遂遇害其餘士

馬爲知院惺怯來國公老撒丞相失烈門三人所有今已悉來降附朕處於美水草蕃出牧之所俾樂生安業朕今主宰天下遣使告諭爾兀納失里大王知之如有所言使還其具以聞朕有以處之

安南黎季犛弑其主陳日焜〇諭侍臣興治之要

上謂侍臣曰興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也兵部尚書沈縉對曰君子小人未易識　上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常譬如良玉委於汚泥其色不變君子雜於衆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縉又曰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亦患難去　上曰善者進之足以勸善惡者去之足以懲惡故太陽出而羣陰伏賢者舉而不

仁者遠夫何難去哉〇上御謹身殿翰林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方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可以威制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懷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乎三吾愧服稽首而退〇上退朝與侍臣論及守成之道　上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於峻坂而仆於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慎

高麗幽其主禑立禑子昌

庚午二十三年春正月熒惑入南斗〇詔成祖文皇帝及晉王分道伐虜〇庚午遣鳳翔侯張龍等往雲南置驛傳

〇詔增江北養馬人戶

初江南民俱以十一戶養一馬江北鳳陽廬州等府和滁二州止一戶養一馬　上念其勞佚不均命江北戶增至五戶養一馬仍命太僕寺江南江北各存牝馬萬匹孳生種馬其餘悉發草地牧放江北之人每戶再給鈔三百貫別市種馬孳生以補見缺之數其正從馬二匹官止歲收一駒餘聽民自鬻其飛熊廣武英武三衛牧馬亦如江北五戶之例

高麗復廢其主昌立王瑤權國事

高麗遣使來言國王王昌非王氏後實辛旽子禑之子國中人民多不信服故別求王氏宗親定昌院君王瑤迎立嗣位以續王氏之後伏望朝廷允所請　上諭禮部尚書李原名曰高麗限山隔海其人多詐今云廢黜異姓擇立王氏宗親則前者來言童子入朝吾不聽者意必執國政者所爲今其情見矣且其眞僞莫知若果爲本國人民所推亦聽其自爲倘陰謀詐立一旦變更盡爲虛妄必將禍起不測皆自取也爾且備咨其國人知之

命削潮州府學生員陳質兵籍遣歸進學

通政使茹常引奏潮州府學生員陳質言父戍太寧已

死令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至今荷國恩教育顧賜卒業以圖上報上謂兵部尚書沈縉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難此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縉對曰此生學未見成效若遂削其兵籍則缺軍伍上曰人才必養之於未用之先而用之於既成之後譬之稼必豫耕而後有獲若必不待熟則無用矣且事有輕重難拘一律苟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獎成一賢才以資任用其繫豈不重乎

二月庚子考定王國合祀山川諸神

上曰王國有嶽鎮海瀆卽以嶽為正次海次鎮次瀆風雲雷雨之神又次之於是禮部為圖以進使頒之列國

復命東海則燕齊皆祭東嶽東鎮齊魯皆祭秦蜀皆祭西海晉祭北海

丙辰以廣東龍川知縣陳敬為吏部侍郎○三月乙丑成祖文皇帝率師出古北口征虜潁國公傅友德等以所部從○申定官民服飾○癸巳成祖文皇帝師至迤都故蒙古大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忽哥赤知院阿魯帖木兒等皆降

先是王師既出古北口文皇帝臨塞諭諸將曰吾與諸將軍受命提兵沙漠掃清胡虜今虜無城郭居止其地空曠千里行師必有耳目不得其所難以成功諸將皆諾即發騎哨得虜跡知乃兒不花等駐廬帳于迤都遂進兵適大雪諸將欲止文皇帝曰天大雪虜必不虞我至宜乘雪速進遂抵迤都隔一磧虜不知也乃先遣指揮觀童徑詣虜營觀童與乃兒不花有舊至即相抱持而泣倉卒之頃我師已壓虜營虜衆大驚乃兒不花等欲上馬走觀童諭以文皇帝至毋恐乃兒不花素聞文皇帝威德遂不去觀童引之來見文皇帝降辭色以待之即賜之酒食令醉飽慰諭遣還營虜甚喜過望遂無遁意將至營又復召來如是者三於是悉收其部落及馬駝牛羊而還遣人報捷京師

四月置龍里衛指揮使司○閏四月乙丑安南遣使入貢命廣西布政使司遣還三年乃來○辛未詔以故蒙古太

尉乃兒不花為留守中衛指揮同知阿魯帖木兒為燕山中護衛指揮同知咬住為副都御史忽哥赤為工部侍郎○置五軍斷事司曰稽仁稽義稽禮稽智稽信○甲戌除期年奔喪之制

先是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訃至是吏部言祖父母伯叔兄弟皆是期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五六期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數繁曠官廢事今後除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年服制不許奔喪但遣人致祭從之

迤南忠建二宣撫司蠻叛命涼國公藍玉討定之○置平溪衛指揮使司○五月癸巳遷楊靖為刑部尚書沈縉為

工部尚書趙勉爲戶部尚書秦逵爲兵部尚書。今後在
京官三年皆遷調○詔遣公侯還鄕
魏國開國曹國宋國申國潁國六公。各賜黃金三百兩
白金貳千兩鈔三千錠文綺三十疋綾十疋。永平南雄
崇山懷遠鳳翔定遠安慶武安鞏昌鶴慶十侯。各黃金
二百兩白金貳千兩鈔千錠文綺三千疋
乙卯太師李善長自殺
虞部郎中王國用上書訟公冤曰竊見太師善長與陛
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爲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
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之分極矣志願足矣
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尚未可知

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事理。大謬不然。人情之
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
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哉雖至病狂亦不爲矣善長於惟
庸則姪之親耳。於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
其姪哉使善長佐惟庸成事。亦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
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豈復有加於
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不可倖求取
天下於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
不身爲虀粉世絕宮汚。僅保首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
所熟見也。且人年邁頹精神意慮鼓舞倦矣偷安苟容
則善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強暴。動感其中也哉。又其
子事陛下。托骨肉至親無纖芥之嫌何得忽有深讎急
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爲此者。必有深讎急變大不得
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圖全身未有平
居晏然都無形迹而忽起此謀者此理之所必無也若
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
意哉今不幸已失刑而臣愀惻爲明之猶願陛下作戒
於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
方之解體也事枉冤延羣臣杜口竟無一人爲陛下言
者臣誠愧恥忘其疏賤與陛下萬一感悟甘就鼎鑊無
恨。
改設戶刑二部屬各爲十二部

戶部初設民部度支部。金部倉部。至是改爲浙江江西
湖廣陝西廣東山東福建北平。河南山西四川廣西十
二部。量其繁簡兼領京畿而以雲南隸陝西。刑部初設
憲部比部司門部都官部。至是改十二部。如戶部。
定東宮司經局官制
先設東宮司經局至是命定官制禮部考唐制言太子
司經局洗馬從五品。校書正九品。正字從九品。其餘職
官祿各有差本朝祿增於唐。宜從裁減詔自洗馬而下。
官秩依唐制其俸祿則從本朝。
都勻安撫司散毛散徇長官司蠻民作亂京國公藍玉遣
鳳翔侯張龍等率兵討平之○詔禮部製公侯伯屯戍百

戶印
先是上以公侯伯於國大有勳勞人賜卒百十有二人爲從者曰奴軍至是以公侯年老賜其還鄉設百戶一人統率其軍以護衛之給屯戍之印俾其月耕食復賜鐵冊曰曩者朕與羣雄並驅於諸將中拔其出萃者爲帥首以統軍自渡江來平定天下今三十餘年念諸將老矣令其錦衣還鄉特命爾爲百夫長各率兵百十有二人以護衛其家俟其壽老子孫承襲則兵皆入衛罷其屯戍爾尚欽哉於是魏國開國曹國宋國信國穎國涼國諸公西平江夏長興江陰東平宣寧安慶安陸鳳翔靖寧會寧懷遠景川崇山普定鶴慶東川武定潘陽

航海全寧西涼定遠永平諸侯皆給以兵時號鐵冊軍
以福建布政司右參政王鈍爲浙江左布政使
鈍以稅粮愆期當罷召使持節撫諭麓川平緬宣慰司各贈以金固却不受恐懷疑生變乃受之悉輸雲南布政司庫而還遂陞今官
秋七月丁酉詔兵部追還在外軍衛水馬驛符驗令都司布政司按察司仍舊行之○己巳改鑄監察御史印
先是既分察院爲河南等十二道每道鑄印二其文皆曰繩愆糾繆守院御史掌其一每道置御史或五人或三四人以次長之分巡印一藏於內府有事則受印以出復命則納之至是左副都御史袁泰言各道印篆相類乃命改其制守院印十二如浙江道則曰浙江道監察御史印餘道並同其巡按印則曰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印餘亦如之惟浙江江西直隸十府州事繁劇每道置印十餘道皆五
壬申召涼國公藍玉還京尋詔還鄉
賜鈔三千五百錠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文綺三十疋綾十疋仍命工部具舟送之
丙子詔考定使節之制○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冬十月戊寅降詔刊行韻會
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上以其字義音切未能盡當命翰林院重加校正學士劉三吾言前太常博士孫吾

與所編韻書本宋儒黃公紹古今韻會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韻歸一因以其書進上覽而善之賜名曰韻會定正命刊行焉
乙酉置閤門使以前誠意伯劉基子仲景爲之○十一月己丑以重慶府永川縣知縣王佐爲翰林侍讀○乙卯置景東蒙化二衛○十二月甲戌福建布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古史○庚辰擢夷陵州學正張智爲禮部試左侍郎華昌教授李[illegible]之爲翰林院編修○西番諸夷遣使表貢方物○諭刑部令死罪輸粟北邊
上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死餘死罪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力不及者或二人或

二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家備貲以行翰林學士劉三吾曰聖心仁恕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上曰愚民犯法如喑飲食嗜之而不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三吾曰三代而上刑罰常簡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罰常濫以嚴刻也上曰善爲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

江左陸翀之綜校

昭代典則卷十一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太祖高皇帝

辛未二十四年春正月己丑定國子監官品秩員數祭酒一人從四品司業一人正六品監丞一人正八品典簿一人博士五人助教十五人從八品學正十人正九品學錄七人典籍一人從九品掌饌二人雜職

二月戊午擢河間府景州學正胡季安試國子祭酒○三月戊子朔日有食之○策試會試舉人三十一人於奉天殿擢許觀爲第一○封皇子㮵爲慶王在慶陽後徙常川松爲韓王在開原模爲瀋王在潞州桱爲唐王在南陽○癸卯諭皇太子諸王

上諭皇太子諸王曰人君之有天下者當法天之德也天之德剛健中正故運行不息人君體天之德終始不倦則庶事日修若怠惰侈肆則政衰教弛虧損天德而欲長保天位者未之有也昔元世祖東征西討混一華夷是能勤於政事至順帝偷惰荒淫天厭人離遂至喪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爾等當克謹克慎他日庶可永保基業○上謂廷臣曰朕常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真召治工數人而問之莫能

荅最後一人言範模不正故鏡體偏邪照人失真朕聞之惕然感悟夫鏡一物耳略有偏邪則不可鑑形人君主宰天下辨別邪正審察是非皆原于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夏四月彗星三入紫微垣○詔更定侍班官員○五月丁亥詔定文武官員封贈

兵部尚書茹瑺等奏曰文武官員封贈舊制一品封贈三代二品三品封贈二代四品至七品封贈一代上命翰林院考古制學士劉三吾奏宋制與今例同詔從舊制瑺又奏庶子襲武職例止封嫡母所生庶母無封贈復命禮部翰林院考古制三吾奏宋制母以子貴庶母亦依所生子之秩封贈詔從宋制。

更定六科官制

科增都給事中一人正八品左右給事中從八品改給事中正九品尋又改都給事中正七品左右給事中給事中並從七品六科掌侍從規諫補鈌拾遺分察六部之事而糾其弊誤凡臣民題奏下讀而署之駁正其違失凡制勑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頒之有失牀奏封還凡百司官非其人政失其理露章班劾或封章奏劾凡日朝六科輪一人侍殿廷左右執筆記旨凡大事廷議大臣廷推大獄廷鞫掌科預焉凡旨下東科類吏科西科類兵科日早朝進揭帖凡諸司題奏日附科籍五日一銷註覈稽緩朝參門籍六科流掌焉內官傳旨下補奏得旨而後施行之

命禮部頒書籍於北方學校

上諭禮部曰農夫舍耒耜無以為耕匠氏舍斤斧無以為業士子舍經籍無以為學朕念北方學校鈌少書籍向嘗頒與五經四書他子史諸書未曾賜予宜於國子監印頒有未備遣人福建購之

六月丁巳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

勑曰佛本中國異教也自漢明帝夜有金人入夢其法始自西域而至當是時民皆崇敬其後有剃鬚髮出家者有以兒童出家者其所脩行則去色相絕嗜慾潔身

以為善道教始於老子以至漢張道陵能以異術役召鬼神禦災捍患其道益彰故二教歷世久不磨滅者以此今之學佛者曰禪曰講曰瑜珈學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俗汙教敗行為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而居之毋雜處于外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其佛經番譯已定者不許增減詞語道設齋醮亦不許拜奏青詞為孝子慈孫演誦經典報祖父母者各遵頒降科儀毋妄立條章多索民財及民有倣瑜珈教稱為善友假張真人名私造符籙者皆治以重罪。

巳未詔諸儒臣更定禮制
巳未詔兵部都察院同翰林諸儒臣參考歷代禮制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於是羣臣集國初以來禮制斟酌損益更定以聞
壬午陞大理寺丞周志淸爲卿
上諭之曰大理之職卽古之廷尉歷代任斯職者獨漢稱張釋之于定國唐稱戴冑蓋由其處心公正議法平恕獄以無寃故流芳後世今命爾爲大理寺卿當推情定法毋爲深文務求明允使刑必當罪庶幾可方古人不負命也
秋八月乙丑命皇太子巡撫陝西

上諭皇太子曰天下山川惟秦中號爲險固向命汝弟分封其地巳十數年汝可一遊以省觀風俗慰勞秦民於是擇文武之臣扈從皆給道里費仍命經過府縣以宿頓聞○遣使勑諭皇太子曰爾自幼至長未嘗遠出今命爾巡行陝西方渡江之際天道赫然有變雷起東南爾征西北以造化言之雷天威也爾前行雷從後威震之兆也然一旬之間久陰不雨占法主陰謀事爾宜慎舉動節飮食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務在存仁養性施恩布惠以回天意雷之嘉兆未可恃也爾其愼之
九月庚子詔建寧歲貢上供茶聽茶戶採進有司勿與
天下產茶去處歲貢皆有定額而建寧茶品爲上其所進者必碾而揉之壓以銀板爲大小龍團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筍置茶戶五百免其徭役俾專事採植既而有司恐其後時嘗遣人督之茶戶畏其逼迫往往納賂 上聞之故有是命
罷闗門使○詔問刑如律
嘉興府通判龐安獲私鬻鹽徒送京師而以鹽賞其獲者戶部以其違例罰償鹽入官且責取罪狀安上言律者萬世之常法例者一時之旨意豈可以一時之例壞萬世之法昔唐太宗以選人多詐冒勑自今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者命殺之大理小卿戴冑奏據法應流太

宗怒曰卿言守法而使朕失信戴冑曰勑者出於一時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今之律卽古所謂法國家布大信於天下者也例者卽古所謂勑出於一時之命也今欲依例而行則於律內非應捕人給賞之言自相違背是失信於天下也 上然其言詔論如律
冬十月丁巳定生員巾服之制
襴衫用玉色絹布爲之寬袖皂緣皂縧軟巾垂帶上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制式以進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

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焉
乙丑擢江西建昌府南豐縣典史馮堅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堅言九事一曰頤養聖躬以爲民社之福二曰愼擇老成之臣以爲諸王之福三曰攘夷狄以爲中國之福四曰精選有司以爲民生之福五曰褒封祀典以勵忠烈六曰減省宦官以防內權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八曰採訪廉能以懲貪墨九曰增置關防以革奸弊書奏
上曰所言知時務達事變但調易邊將一說未然若邊將數易則兵之材力勇怯虜之出沒情狀山川形勢險阻不能熟知何以制敵使其如趙充國班超輩惟恐

任之不久何以數易哉然堅之言關於政體者多是可嘉也遂命吏部擢堅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復以吏部考功主事周丹爲新化縣丞
丹溫之永嘉人性明敏有治才初由進士授新化丞在官以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敢欺驗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爲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易集至於獄訟文牘之務皆躬理之吏胥不得爲奸罷諸役作民晏然安業由是流民之歸者益衆滿考課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蕭俊等詣闕言自本官去職縣政復擾民不安業乞令再任上命吏部俾復爲縣丞仍令禮部宴賞而遣之

十一月宋國公馮勝京國公藍玉等請討西番不許
馮勝藍玉等遣使入奏請勒兵巡邊就討西番之未附者上遣使報之曰朕觀天象未利征討愼無輕舉爾勝及傅友德宜還京師玉率諸將駐陝西訓練士馬且多市馬爲武備待其有數而後取之朕當有命也
高麗權國事王瑶遣使送互市馬至遼東命發廣寧中護等衛牧養○皇太子還自陝西○十二月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
震至瀘州按視有支河通永寧界乃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闢陸路作驛舍郵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潘一道至貴州以達保寧通陝西由是往來

便之
命湖廣寶慶舍人倪基爲贊清平衛事（以上言四事而嘉之也）
壬申二十五年春正月戊子命五軍都督府程督天下衛所在屯軍人樹桑棗柿栗胡桃之類○二月辛巳潁國公傅友德請懷遠等縣官地爲田圃不許
上曰爾貴爲上公食祿數千石而猶請地獨不聞公儀休事耶友德慚而退
三月癸未命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等往陝西山西河南簡閱士馬○夏四月壬子命京國公藍玉率蘭州諸衛將士征西番罕東之地○丙子皇太子薨
上御東角門召廷臣諭之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於

此命也祔葬孝陵東冊曰名以彰德謚以表行古今通
議爾皇太子標居儲位二十五年分理庶政裨贊弘多
特遵古典從公議賜　謚曰懿文嗚呼德以名彰行因
謚顯公論所在朕何敢私
詔都督瞿能總兵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五月己未
涼國公藍玉師至建昌
初以瞿能爲總兵命侯玉至能爲之副五月辛巳玉至
罕東欲縱兵深入其將佐多言西虜貧困已久卒然聞
大軍深入必鳥獸散去我衆雖多無所施莫若緩之遣
將招諭宣　上威德令彼以馬來獻因撫其部落全勝
而歸揚威示德在此舉矣玉不從遣都督宋晟等率兵

徇附眞川土酋吟咎等懼遁去又襲逃寇祈者孫弗及
既而有詔命玉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玉又欲深入
番地取道松叠以達建昌會霖雨積旬河水泛急玉悉
驅將士渡河麾下知非上意多相率道亾玉不得已乃
由朧石抵建昌六月癸酉遣使勑藍玉曰月魯帖木兒
無父無君詭詐萬狀大軍入境遽信其降斂兵以待爲
其所玩比又遣人至京往來之間則彼之寨柵已修糧
餉已足孳畜之類已收精銳之兵已選與戰則難畐央
勝若大軍初到之時彼寨未修孳畜之類未收精銳之
兵未選速與決戰必當致勝乃不乘此機而以詐爲誠
非愚而何卽今彼寨中出者不論多寡盡拘收之一切莫

縱還近知其黨與最兇頑者止揚把事及達達千戶二
人速宜捕執之乃其謀主也既執之彼再無與謀者矣
如獲頷眞卜當卽戮之其月魯帖木兒多子往往以之
出質若有來者收撫之大軍必多方搜捕毋信其虛言
必擒之而後已
秋七月癸未四川都指揮使瞿能率兵討月魯帖木兒大
破之
瞿能率各衛兵至雙狼寨攻破之擒僞千戶段太平等
其衆大潰月魯帖木兒遁去能督兵追捕進攻托落等
寨拔之月魯帖木兒復遁走能復追之轉戰而前破水
寨關及上匾寨進至打冲河三里所與月魯帖木兒遇

大戰又敗之俘其衆五百餘人溺死者千餘獲牛馬無
筭官軍入德昌知府安的渡打冲河遁去能遂調都指
揮同知陶凱分兵入普濟州捜捕之獲駕橋於打冲河
遣指揮李華引兵追托落寨土酋進至水西斬月魯帖
木兒把事七人其截路寨土酋長沙納的等皆中矢死
能還攻天星卧漂諸寨皆克之先後俘殺千八百餘人
月魯帖木兒復遁入柏興州
命普定侯陳桓往陝西修連雲棧以入四川都督王成往
貴州平險阻治溝澗架橋梁以通道路○丁未改詹事院
爲詹事府以兵部尚書致仕唐鐸仍兼詹事
洪武初太子居文華堂諸儒臣迭班侍從當是時東宮

官皆勲舊大臣兼之不別設府僚十四年始設東宮司直郎清紀郎十五年置左右春坊庶子等官又置司經局官二十二年以官聯無統乃置詹事院至是改院爲府設詹事一人正三品少詹事二人正四品府丞二人正六品主簿一人從七品錄事二人正九品左右春坊司經局皆列署府中而事皆總於詹事府

遣使諭凉國公藍玉

上遣使諭總兵官凉國公藍玉曰月魯帖木兒凶頑無識生死輕重殊無顧藉其用事者楊把事達達千戶二人而已若大軍壓境或有使來恐是此人宜即羈之勿令遁去昔寇恂斬皇甫文而降高岐用此計也且月魯

帖木兒其出也或詭詐以覘我軍不可信之若知其所在即遣兵進攻若來降審爲之防所謂事起乎所忽不可不慎其屯人建昌土軍三千人宜收入營諸將散亾者捕送京師又蘇州去西番甚邇宜早定之其栢興州賈哈喇境內摩娑等部亦須除其兇渠然後宥其餘衆俾耕牧以供賦稅凡節制軍務惟此最當留意賈哈喇者摩娑洞土豪也初王師克建昌授以指揮之職至是從月魯帖木兒叛

巳酉勑刑部榜諭天下學校

時各處教官訓導有給由到京 上召諭之曰汝等皆老儒來自郡縣民間疾苦稼穡艱難悉爲朕言嵐州學正吳從權對曰臣爲學正以教導爲職業民事無聞山陰縣學教諭張恒對曰臣守職常在學未嘗出外於民事無所知 上謂二人曰豈有久居鄉里不與人交接縱教學不出每月朔望休暇并四時節序朋友往來於民情世務豈不談及汝二人槩言不知詐也且儒者所學皆聖賢之道古人有身居田野雖未際遇其心常在朝廷伊尹耕於莘野常以致君澤民爲念及出相湯發其所蘊以安天下甯戚未遇扣角商歌自薦於齊桓公佐興霸業漢賈誼董仲舒輩皆起於田里上書數陳時務議論得失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教武臣言事古人不得進用汲汲求見於君欲行其所學今汝等既

集朝堂朕親詢問俱默默不言學聖賢之道者果如是乎又如宋儒李沆爲宰相佐真宗日以四方水旱蟲蝗盜賊等事奏之同僚以爲細事不然其奏沆曰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有所警懼不然則留意於土木禱祠聲色狗馬之事矣此人君不問尚且數將四方水旱等事日奏於君今朕以汝等皆儒者故詢以民事意必有以對朕言廼反支離其辭竟無一語宋儒胡瑗爲蘇湖二州教授其教諸生皆兼時務治兵治民水利筭數等事當時得人皆由其教授有法今汝所言平日在學不出則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訓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爲爾所壞使天下教官皆効汝輩所爲朝廷焉

能得人。二人皆惶汗失措。上顧謂刑部臣曰若二人
者立心不誠為聖賢之教虛糜廩祿無補於時宜寘之
極邊其以榜諭天下學校使為鑒戒
八月己未江夏侯周德興以帷簿不修伏誅〇丁卯命公
馮勝等侯王弼等往山西大同等處籍民丁立軍衛開種
屯田〇改建宗人府五府六部太常司官署
上諭廷臣曰南方為離明之位人君南面以聽天下之
治故殿廷皆南嚮人臣則左文右武北面而朝禮也五
府六部官署宜東西並列其建六部於廣敬門之東皆
西嚮建五府於廣敬門之西皆東嚮惟刑部掌邦刑已
置西北太平門之外於是以宗人府吏戶禮兵工五部

列於廣敬門之東中左右前後五府太常司列於廣敬
門之西悉改造令規摹宏壯命主事高有常董其役
丙子靖寧侯葉昇坐交通胡惟庸事覺伏誅〇頒醒貪簡
要錄于內外諸司
上諭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為貴農最為勞士之最貴
者何讀聖賢之書明聖賢之道出為君用坐享天祿農
之最勞者何當春之時鷄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
既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
外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蟲蝗則舉家遑遑無所望矣今
居官者不知吾民之艱至有刻剝而虐害之無仁心甚
矣於是命戶部臣備錄文武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

以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
寡而為之書至是編成賜名曰醒貪簡要錄頒布中外
俾食祿者知所以恤民
九月戊子高麗李成桂幽其主瑤而自立
高麗知密直司事趙胖等持其國都評議司奏言本國
自恭愍王薨逝無嗣權臣李仁人以辛旽子禑主國事
昏暴自恣多殺無辜至欲興師侵犯遼東其時大將李
成桂以為不可而回軍禑自知得罪惶懼遜位於其子
昌國人弗順啓請恭愍王妃安氏擇立宗親定昌國院
君王瑤權國事及今四年亦復昏迷不決聽信讒說離
間勳舊其子奭復痴騃無知縱于酒色與禍黨玄禹寶

等潛謀復禑位守門下侍中鄭夢周嘗以前者欲攻遼
東為李成桂所阻致令朝廷索取馬疋以此譖於王瑤
謀害成桂及趙俊鄭道傳南誾等國中臣民多被殺戮
羣臣國人以社稷生靈為慮謂不足以治民今年七月
十一日以恭愍王妃安氏之命退瑤於私第擇于宗親
無可以當輿望者惟門下侍中李成桂中外人心夙皆
歸附於是臣等與國人耆老共推成桂主國事伏望聖
裁俯從輿意以安小國之民禮部侍郎張智奏其事
上曰我中國綱常所在列聖相傳守而不失高麗限山
隔海僻處東夷非我中國所治且其間事有隱曲豈可
遽信爾禮部移文從其自為聲教若能順天道合人心

以安東夷之民不敢邊釁則使命往來實彼國之福也
庚寅立皇孫允炆爲皇太孫
懿文太子薨 上御東角門對羣臣泣翰林學士劉三
吾進曰皇孫世嫡富於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 皇
上無過憂 上曰善至是立爲皇太孫詔曰聖
相繼馭宇者首建儲君朕甲辰即王位戊申即帝位於
今二十五年前者遣將練兵奠生民於田野統一以來
除奸貪去豪強用心多矣邇來蒼顏皓首儲嗣爲重九
月十三日册嫡孫允炆爲皇太孫奉上下神祇以安黎
庶太孫英明仁厚好文章典禮既爲太孫中外萬幾時
付裁決當是時政治嚴毅太孫濟以寬大中外欣然愛

戴
命疏鑿溧陽縣銀墅東壩河道
自十字港至沙子河凡三千九百六十丈又沙子河至
臙脂壩凡三百六十丈計役嘉興等府州民丁三十五
萬九千七百人○既復命崇山侯李新往溧水縣督視
之諭曰兩浙賦稅漕運京師歲費浩繁一自浙河至丹
陽捨舟登陸轉輸甚勞一自大江泝流而上風濤之險
覆溺者多朕甚憫之今欲自畿甸而疏鑿河流以通于
浙俾輸者不勞商旅獲便故特命爾往督其事爾其莅
事惟勤役民勿暴新頓首受命而行暨河成人皆便之
冬十月追封沐英爲黔寧昭靖王命其子春襲封西平侯

往鎭雲南○定王府筵宴按察僉事坐次
王府筵宴舊長史上殿僉事坐廡下公聚長史亦居僉
事上上謂僉事方面官宜入殿坐長史上
凉國公藍玉遣送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至京伏誅
藍玉兵次栢興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
并其子胖伯遂降其衆遣送月魯帖木兒至京師伏誅
玉因奏四川之境地曠山險控扼西番連歲蠻夷梗化
蓋由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順慶府鎭禦巴
梁大竹諸縣其保寧千戶所北通連雲棧宜改爲衛漢
州灌縣西連松茂碉黎當土番出入之地眉州控制馬
湖建昌嘉定接山都長九寨俱爲要道皆宜增置軍衛

下羣臣議行之玉又奏四川軍士少請籍民丁爲兵其
長河西朶甘百夷地相連屬恃其險遠久不入貢請兵
致討 上報玉曰籍民爲軍甚不可其民連年供輸煩
擾又以壯者爲兵其何以堪况兇渠已獲人知順命雖
獝得者漸革其習戍守軍士皆有成規何用增益重困
吾民乎其長河西朶甘百夷之事朕惟兵久在外不可
重勞但養銳蓄威徐議大舉此非四十萬衆不可行也
今爾所統之兵選留守禦餘令回衛爾即還京玉遂班
師而都指揮瞿能同知徐凱亦還成都
命儒臣重定文武百官職名品秩勳階俸祿○閏十二月
乙酉更高麗爲朝鮮國

高麗權知國事李成桂欲更其國號遣使來請命 上
曰東夷之號惟朝鮮之稱最美且其來遠矣宜更其國
號朝鮮
甲午免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官（） 命僧錄司造周知冊頒
於天下僧寺
時京師百福寺隱囚徒逋卒往往易名姓爲僧遊食四
方無以驗其眞僞於是命造周知文冊在京及在外府
州縣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爲僧
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俱載於僧名之下旣成頒示天
下僧寺凡遊方行脚至者以冊驗之其不同者許獲送
有司械至京治重罪容隱者罪亦如之

有死囚輸粟于邊
上謂刑官曰先王法天道以脩政令方今春陽發生萬
物咸遂其性而民乃有冐法禁至死者朕爲惻然若候
時處決則繫縲之久死者必多其見繫死囚悉貸其死
令還鄉備貲輸粟北邊贖罪於是重囚得宥死者四百
四十八人 是時刑部尚書楊靖逮一武官將鞫之門
卒撿其身得大珠一顆卒持至靖前傢屬方駭愕靖徐
曰安有許大珠此以僞物侮人命推碎之因以上聞
上嘉歎曰靖此舉有四善他人見奇物必以獻朕以求
容悅而靖不然所謂以道事君一善也其人藏珠於身
苟窮詰之必謂有所投獻是以一珠而起大獄靖有陰
德於人二善也若門卒得是珠因而嘉奬之由是恃[illegible]
求獲人將受法外之苦靖能杜小人僥倖三善也且人
處常易而應變難今千金之珠卒然至前略不動心迺
斥以爲僞物而碎之靖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四善也
癸酉二十六年春正月起致仕兵部尚書唐鐸以刑部尚
書楊靖皆兼太子賓客（） 辛巳置大同後衛及東勝左右
陽和天城懷安萬全左右宣府左右中衞于大同之東高
山鎭朔定邊玉林雲川鎭虜宣德七衛于大同之西皆築
城置兵屯守 乙酉殺涼國公藍玉吏部尚書詹徽
玉爲錦衣衛指揮蔣瓛告謀反命群臣訊狀伏誅徽以
文行歷官監察都御史陞左都御史上謂徽奉職公勤

復其家擢爲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有龍江衛吏以過
罰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徽不聽吏擊登聞鼓 上切責
徽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使母死不居喪人子之心
終身有歉夫與人爲善猶恐其不善者若有善而阻之
何以爲勸徽大慚吏得終喪是時擢海州儒學訓導閻
文爲燕府右長史南昌儒學訓導曾愬爲周府左長史
徽言訓導秩滿例陞教諭今授長史越資宜試職 上
曰師儒職雖卑其道則尊不可以資格論遂實授仍賜
冠帶文綺襲衣二十五年太子太保支兼傢至是坐藍
黨死
賜代兄謫戍之人及賞其監送者

陜西民有坐事戍邊者妻病留中途其弟夫婦請代往
監送者聽之御史責其弟不當代兄并罪監送者其人
訴于朝 上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聽其代是亦
有仁心矣命賜其弟道里費而併賞監送之人
二月丙辰命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往北平等處備
邊聽成祖文皇帝節制〇庚午諸司職掌成詔頒行中外
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册以著成法恐後
之莅官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迺命吏部同翰林院
儒臣倣唐六典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凡
其設官分職之類類編爲書至是始成名曰諸司職掌
詔刊行頒布中外

甲戌頒稽制錄于諸功臣
上自卽位以來封賚功臣皆稽考前代典禮凡封爵祿
食體儀等差悉倣唐宋之制其間因時損益皆適其宜
然諸功臣多武人不知書往往恃功驕恣踰越禮分甚
或肆情發泆奢僭不度及藍王以反誅籍其家見其服
舍器用僭侈踰制 上因詔翰林院稽考漢唐宋功臣
封爵食邑之多寡及名號虛實之等第編輯爲書名曰
稽制錄御製序文頒示功臣使之朝夕省覽以遏其僭
侈
夏四月諭天下有司凡遇歲饑先發倉賑後奏聞著爲令〇
丙申詔絕安南朝貢
時安南弒主廢立故絕之仍命廣西都指揮使司布政
使司自今勿納其來使
秋七月甲辰朔日有食之〇戊申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
事府左右春坊分班入直文華殿侍講
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兼陳古今孝悌忠
信文學材藝諸故事日以爲常
辛未遣禮部員外郎潘善應往祭廬山爲周顚仙立碑〇
九月戊申復以劉三吾爲翰林學士〇丁巳遣使齎勅勞
河南按察司僉事王平
平巡按至孟津有司歛衆財以賂平平械其人并所賂
來奏 上嘉平得憲臣體命賜平文綺襲衣及鈔百錠

書吏衣鈔減平之半仍以勅書勞勉之曰古之有志者
篤誠守己事不苟爲及其仕也竭忠以事君務公以福
民聲色貨利皆不能動蓋其志已定於未仕之先故生
則富貴安榮沒則垂名史冊朕臨御三十年矣求賢之
心夙夜孜孜而鮮有能副朕望任風憲者無激揚之風
爲民牧者無撫字之實咋法司奏言河南僉事王平同
書吏高源按臨屬郡其孟津宜陽官吏聞王平至卽歛
財爲賄賂計平持法無私不爲利動朕聞之喜若平者
眞有志之士哉特遣人賜平鈔百錠及衣被高源賜鈔
五十錠爾其益勵初志公務福民則永有嘉譽欽哉
罷中都國子學〇甲子以鄭濟爲左春坊左庶子王懃爲

右春坊右庶子

上以東宮官屬久闕。命廷臣舉孝弟節行之士。廷臣以浦江鄭氏對　上曰鄭氏朕素知聞其里人王氏亦倣鄭氏家法皆可選用以風勵天下乃徵兩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詣闕既至令自推舉鄭氏舉濟王氏舉勲餘皆給道里費遣還

冬十月改建翰林院詹事府大醫院于皇城東南宗人府後（）十一月東莞何廸作亂廣東都指揮使司遣兵擊敗之械廸送京師伏誅（）封皇子楩爲岷王（在岷州後改武岡）橞爲谷王（在上谷）（）永鑑錄成頒賜諸王

其書輯歷代宗室諸王爲惡悖逆者以類爲編直敘其事頒賜諸王。又輯歷代爲臣。善惡可勸懲者。別爲書。名曰世臣總錄以頒示中外羣臣。

甲戌二十七年春正月建漢壽亭侯關羽廟于鷄鳴山之陽與歷代帝王及功臣城隍廟並列通稱十廟云

三月策試會試中式舉人于奉天殿擢張信爲第一（）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訓練浙江沿海軍士

時海上有倭冦之警先命都督楊文節制沿海諸軍備之至是復命輝祖等往加訓練

甲辰詔武官子弟習騎射

上諭五軍都督府臣曰朕嘗令武臣子弟演習武藝今天下久安彼年少者惟安享父兄俸祿縱酒嗜音樂歌舞遊戲。一旦襲職。使之挾弓矢上馬。且不能安能爲國家効力哉。近揚州衛指揮單壽襲其父職。率兵太州捕冠。徉與冦遇衆軍併力迎敵。壽懼而走。且麾衆使退。遂致敗事。此由其素不練習故爾自今武官子弟宜於閑暇時令習弓馬當承襲者。五軍都督府閱試其騎射閑習者方許。否則雖授職。止給半俸。候三年復試之不能者謫爲軍。著爲令。

戊申定行人司官秩職任

行人司正正七品左右司副。從七品。行人正八品。凡設官四十員。咸以進士爲之先是所任行人多孝廉人材上以將命四方往往不稱使指至是始命以進士爲之凡齎捧詔赦。奉使外夷。諭勞。賞賜。祭祀。徵聘賢才。賑濟軍務。整點軍馬等事。則遣之。餘非奉旨諸司不得擅差而行人之任重矣。

庚戌命天下種桑棗

上謂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於所忽。飽則忘饑。煖則忘寒。不思爲備。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煖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且授以種植之法。又令益種綿花。率蠲其稅。歲終具數以聞。

甲寅命韓王瀋王分道省視秦晋燕周齊王
上以韓王松瀋王模年幼欲其遊觀諸王國都以敦友
悌之情故有是命二王同日啓行至宿州分道韓王由
周歷秦晋抵燕齊瀋王自齊歷燕晋抵秦皆至秋八月
而還
夏四月庚辰詔陝西乾州立唐忠臣渾瑊祠春秋致祭○
更定蕃國朝貢儀
上以蕃國朝貢舊儀頗煩故復命更定之凡蕃國王來
朝先是遣禮部官勞于會同舘明日各服其國服如嘗
賜朝服者則服朔服於奉天殿朝見行八拜禮畢卽詣
文華殿朝皇太子行四拜禮見親王亦如之親王立受

後荅二拜其從官隨蕃王班後行禮凡遇宴會蕃王班
次居侯伯之下其蕃國使臣及土官朝貢皆如常朝儀
五月辛丑詔免孝子郝安童軍役○甲寅安南遣使奉表
由廣東貢方物却之
上諭禮部臣曰安南簒弑不許朝貢已諭廣西布政司
毋納其使今又從廣東來有司不先請命而擅納其使
亟遣人詰責之仍却其貢獻不受
癸亥以翰林院修撰任亨泰爲禮部尚書○八月甲戌命
安陸侯吳傑永定侯張金訓練廣東沿海衛所官軍以備
倭寇○乙亥遣國子監生及人才分詣天下郡縣督修水
利

上諭之曰耕稼衣食之源民生之所資而時有旱潦故
不可以無備成周之時井田之制行有瀦防溝遂之法
雖遇旱潦民不爲病秦廢井田溝洫之制盡壞議者遂
因川澤之勢引水以溉田而水利之設興矣朕嘗令天
下修治水利有司不以時奉行致令民受其患今遣爾
等往各郡縣集吏民乘農隙相其宜凡陂塘湖堰可瀦
畜以備旱熯宣洩以防霖潦者皆宜因其地勢修治之
毋妄興工役掊克吾民衆皆頓首受命給道里費而行
庚寅新建京都酒樓成
上以海内太平思欲與民偕樂乃命工部作十樓于江
東諸門之外令民設酒肆其間以接四方賓旅其樓有

鶴鳴醉仙謳歌皷腹來賓重譯等名既而又增作五樓
至是皆成詔賜文武百官鈔於醉仙樓
九月戊戌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
青州府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脇肉食之不愈乃
禱於岱嶽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殺
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　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
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無故賊殺其子絕滅倫理宜
亟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
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行於天下禮部議曰人
子之事其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託之良
醫投以善藥至於呼天告神情文懇切之至此爲人子

所當爲也臥氷割股前古所無雖出於後世亦是間見至若割肝殘害尤甚且如父母只有一子割肝割股或至喪生臥氷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爲不孝之大者原其所自皆愚昧之徒務爲詭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割股臥氷亦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

己酉定正蔡氏書傳成

上觀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說與鄱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遂詔徵儒臣錢宰等定正之。上語以其定正書傳之意且曰爾等知天象乎皆對不知。上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於奎壁乃文章之府朕甚異焉今年春暮其間黑氣始消文運興矣爾等宜攷古正今。愼述作以稱朕意於是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總其事開局翰林院至是書成凡蔡氏集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三吾等率諸儒上進賜名曰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天下。○上與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傳藻典籍黃麟考功監丞郭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爲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于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此曆家亦嘗論之蔡氏謂爲左旋此則儒家之說爾等不析而論之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

撒馬兒附馬帖木兒遣酋長迭力必失等奉表來朝貢馬二百匹

表稱大明皇帝受天明命統一四海光明廣大昭若天鏡無有遠近咸照臨之臣帖木兒僻在萬里之外恭聞聖德超越自古所無之福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國皆服之遠方絕域昏暗之地皆清明之遠國之人咸得其濟欽仰聖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國中部落聞茲德音惟知懽忻愛戴臣無以報恩德惟仰天祝頌聖壽福祿如天地遠大永永無極照世杯者其國舊傳有杯其光洞徹照之可知世事故云。

庚申寰宇通志書成

上以輿地之廣不可無書以紀之乃命翰林院儒臣及廷臣以天道地道之數編類爲書其方隅之目有八東距遼東都司陸行爲里三千九百四十四馬驛六十四水陸兼行爲里三千四百十五驛四十又自遼東東北至三萬衛馬驛四爲里三百六十四西極四川松潘衛陸行爲里五千五百六十馬驛九十二水陸兼行爲里八

千三百驛一百有四西南距雲南金齒陸行爲里六千四百四十四馬驛一百水陸兼行爲里八千三百七十五驛一百一十三南踰廣東崖州水陸兼行爲里六千六百五十五驛七十有八又東南至福建漳州府水陸兼行爲里三千五百二十五驛五十四北暨北平大寧衛爲里三千六百一十四馬驛五十三水陸兼行四千六百四十五驛六十一又西北至陝西甘肅爲里五千五十馬驛八十一水陸兼行爲里六千七百二十驛九十六布政司十三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一浙江水驛十三爲里九百四十八福建水馬驛四十一爲里二千八百四十五江西水驛十五爲里一千五百二十

廣東水馬驛四十五爲里四千三百九十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北平湖廣廣西雲南之道各一河南水驛三十一爲里二千八百四十五馬驛二十二爲里一千一百七十五陝西水馬驛五十一爲里四千一百馬驛四十二爲里二千四百三十山東水馬驛二十九爲里一千九百一十五馬驛三十六爲里千四百八十四山西水馬驛五十爲里四千三十馬驛四十一爲里二千三百八十北平水馬驛四十七爲里三千四百四十五馬驛三十九爲里二千三百六十四湖廣水驛十八爲里一千七百三十馬驛二十六爲里一千五百三十五廣西水驛五十爲里四千四百六十水驛六十四爲里四千二百六十五雲南水馬驛九十六爲里七千二百馬驛八十三爲里五千二百七十五四川之道三水驛九十四爲里七千二百六十五馬驛八十二爲里四千七百九十五水馬驛七十爲里五千九百時天下道里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此其大畧也四夷之驛不與焉

冬十月己丑罷建岷王宮殿

上諭工部臣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後爲之時可爲而財力不足不爲也財有餘而民不欲不爲也必有其時有其財而民樂於趨事然後爲之則事易集今雲南土曠民稀軍餉轉輸民力甚勞若復加

興造之役非惟時力未可於民亦有所不欲岷府姑爲棕亭以居俟十五年後民富力紓作之未晚爾工部遣人馳驛往諭雲南守臣罷其役

十二月丙寅置寧夏羣牧千戸所〇甲戌申定皇城門禁約

乙亥二十八年春正月辛亥遣使勑周王橚發河南屬衛馬步軍往塞北築城屯田〇甲寅遣使勑晉王棡發山西屬衛馬步軍往塞北築城屯田〇甲子敕成祖文皇帝發北平并遼東屬衛精銳騎兵命都指揮使周興等往三萬等處勦捕野人〇庚辰詔右軍都督府榜諭龍州土官趙宗壽等

諭曰皇上以鄭國公常茂有罪特以父開平王之功不
忍遽寘于法安置龍州其昆弟仍享爵祿撫存如故惟
龍州遠在西南自我朝平定天下土官趙貼堅稱藩納
欵誠事朝廷貼堅已故其妻乃與常茂結爲婚姻誘合
諸酋肆爲不道及貼堅姪宗壽襲爲土官與貼堅妻互
相告訐又言茂已死　皇上以誠信待人且以茂功臣
之子得罪而死深可矜憫并釋其告訐之罪今有人言
茂實不死宗壽等知狀已遣散騎舍人諭宗壽捕茂宗
壽漫不加意延玩使者久不復命其意莫測　皇上未
即問罪特命榜諭爾宗壽等知之如茂果存則送至京
師以贖爾罪如復違令則命大將軍率兵討捕罪在不

赦如茂果死則宗壽亦率親大小頭目至京具陳其由
凡龍州軍民人等悉皆知會
三月丙申罷應天府龍江及大勝港抽分場官○夏四月
詔停造遼王宮室
敕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況
邊境營繕朕常爲卿言不宜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
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故往往逃
伏草野山澤　冋乘間劫掠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
已命有　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綠江凡衝要處所儲
軍糧每驛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十數萬石東寧女
直皆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觀高麗自古

常與中國爭戰昔漢唐時遼東地方皆爲所有直抵永
平之境恃遠不臣時時弄兵自古無狀如此今遼東之
糧軍士饑困儻不即發沙嶺倉粮賑之必啓高麗招誘
逋逃之心非至計也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警諸軍
何以應之今營繕造作暫宜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十
年之後再爲之古人有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也
六月己丑御奉天門勑諭文武羣臣
勑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
惡真僞無不涉歷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
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
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

以後嗣君統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剕
劓閹割之刑蓋嗣君宮內生長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
一時所施不當誤傷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
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又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
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
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丞相設五
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
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
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
時劾奏處以重刑又曰皇親國戚有犯在嗣君自決之
惟謀逆不赦餘犯輕者與在京諸親會議重者與在外

諸王及在京諸親會議皆取自上裁其所犯之家止許
法司舉奏並不許擅自逮問合議親戚如皇后家皇妃
家東宮妃家王妃家郡王妃家駙馬家儀賓家魏國公
曹國公信國公西平侯武定侯之家朕皆已著之祖訓
爾五府六部等衙門以朕言刊梓揭于官署永為遵守
秋七月戊午詔國子生習讀春秋
詔曰孔子作春秋明三綱叙九法為百王軌範修身立
教備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處大事决大疑者近諸生
專治他經者衆至於春秋鮮有明之繼今宜習讀之以
求聖人大經大法他日為政臨民庶乎有本
有道士以道書獻却之

有道士獻道書侍臣請留觀之或有可取　上曰彼所
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即煉丹燒藥之說朕焉用此朕
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政治之術將躋天下生民壽
域豈獨一已之長生久視哉苟一受其獻迂誕怪妄之
士必爭來矣故却之毋為所惑
八月丁卯命左軍都督楊文為征南將軍廣西都指揮使
韓觀為左副將軍右軍都督僉事朱晟為右副將軍率師
赴廣西討龍州土官趙宗壽及奉議南丹向武等州叛蠻
戊辰遣禮部尚書任亨泰監察御史嚴震直使安南諭
以討龍州趙宗壽之故　上謂亨泰等曰龍州地連安
南大軍壓境彼必致疑宜告之以趙宗壽之罪不可赦
安南當慎守邊境毋啓納叛之謀敬如朕命彼此邊徼
之民皆幸矣亨泰等至安南陳日焜聞命畏恐即奉詔
貽書亨泰等言朝廷懷柔遠邦矜恤蠻夷覆晌教戒不
啻如天地父母此皆好生之德也而陋邦下國畏天事
上之誠惟閤下亮察而已亨泰等因復書叙朝廷所以
用兵之意以慰安之
龍州土官趙宗壽伏罪來朝詔征南將軍楊文移兵奉議
等處〇九月甲午詔岷王楩之國
初岷王定都岷州　上以雲南土曠人悍必親王往鎮
之故命岷王改都焉
詔免山東及應天等五府稅粮〇重定尚宮尚儀尚服尚

食尚寢尚功六局及宮正司并神宮尚寶孝陵神宮尚膳
尚衣司設內官司禮御馬印綬直殿十一監午門東華西
華玄武奉天左順右順七門鍾鼓惜薪二司兵仗內織染
針工巾帽司苑酒醋麵六局內承運司鑰內府供用三庫
東宮典璽典藥典膳典服典兵典乘六局親王府承奉司
典寶典膳典服三所與門官內使等官品職〇始令法司
擬罪引大誥減等〇庚戌頒祖訓條章於內外文武諸司
勑諭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
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側
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
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已長至有奸賊

之臣徇權利作聰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變更祖法以敗亂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求爲不刋之典昔漢髙祖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用事盡改其法遂至國家大亂劉氏幾亾此可爲深戒者朕少遭亂離賴皇天眷命剪除羣雄混一天下即位以來勞神焦思定制立法革胡元弊政至於開導後世復爲祖訓一編立爲家法俾子孫世世守之爾禮部其以朕祖訓頒行天下諸司使知朕立法垂後之意永爲遵守後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論無赦

閏九月庚寅詔更定親王歲支祿米

上謂戶部尚書郁新等曰朕今子孫衆盛原定親王歲

用祿米各五萬石今天下官吏軍士亦多俸給彌廣其斟酌古制量減各王歲給以資軍國之用至是戶部議更定親王歲給祿米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一千石輔國將軍八百石奉國將軍六百石鎮國中尉四百石輔國中尉三百石奉國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駙馬二千石郡主及儀賓八百石縣主及儀賓六百石郡君及儀賓四百石縣君及儀賓三百石鄉君及儀賓二百石上於是重定祖訓錄名爲皇明祖訓其目仍舊而更其箴戒章爲祖訓首章上以是編之作將垂之萬世命大書揭于右順門內西南廊下朝夕詳覽斟酌損益久而後定既而遣使召諸王至京諭以減祿米之故且以皇明祖訓賜之

冬十月罷百官朝參賜食

禮部臣言百官朝參賜食實出厚恩緣職事衆多供億爲難請罷賜從之先是每旦視朝奏事畢賜百官食上御奉天門或華蓋武英等殿公侯一品官侍坐於門內二品至四品及翰林院等官坐於門外其餘五品以下於丹墀內文東武西重行列坐贊禮贊拜叩頭然後就坐光祿司進膳案以次設饌食畢百官仍拜叩頭而退率以爲常至是始罷之

征南將軍楊文等平奉議州蠻寇

初征南將軍左都督楊文等駐師奉議州之東南分兵

追捕賊黨且遣人招降其脅從者賊皆焚廬舍入山谷憑險阻立柵木自守文督將士屢攻破之賊衆潰散左副將軍韓觀等遂分兵追討都康向武富勞上林諸州縣破其吏吾蓮花大藤峽等寨斬賊首黃世鐵并其黨一萬八千三百六十餘人賊屬八千二百八十七人焚死男女四百三十四人招降蠻民復業者六百四十八戶徙置象州武仙縣蠻寇遂平時兵部尚書致仕唐鐸叅議軍事以朝廷嘗命征進畢日置衛守之乃會諸將相度山川形勢置奉議等衛并向武河池懷集武仙賀縣等處守禦千戶所設官軍鎮之事聞詔從其言

十一月癸亥令儒臣書尚書無逸篇于殿壁

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　上曰、自昔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勤與逸理亂盛衰所繫也、人君當常存惕勵、不可少怠、以圖其終、成王之時、天下寔然、周公輔政、乃作是書、反覆開諭、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生民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詛、莫不具載、周公之愛君先事而慮、其意深矣、朕每觀是篇、必反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嘗令儒臣書于殿壁、朝夕省閱、以為鑒戒、今日講此、深愜朕心、聞之愈益警惕

禮制集要成、頒布中外

上謂翰林學士劉三吾等曰、朕自卽位以來、累命儒臣歷考舊章、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喪祭之儀、服舍器用

之制、各有等差、著為條格、俾知上下之分、而奸臣胡惟庸等、擅作威福、謀為不軌、僭用黃羅帳幔、飾以金龍鳳紋、邇者逆賊藍玉、越禮犯分、床帳護膝、皆飾金龍、又鑄金爵以為飲器、家奴至於數百、馬坊廊房悉用九五間數、而蘇州府民顧常、亦用金造酒器、飾以珠玉寶石、僭亂如此、殺身亡家、爾等宜重加考定、以官民服舍器用等、編類成書、申明禁制、使各遵守、敢有仍前僭用者、必寘之法、成造之人如之、至是書成、其目十有三、曰冠服房屋器皿傘蓋床帳弓矢鞍轡儀從奴婢俸祿奏啓本式署押體式服制、頒布中外

十二月壬辰、諭戶部、自二十六年以後、栽種桑棗果樹與二十七年以後新墾田地、俱不起科○詔征南將軍楊文等班師○己酉朝鮮國王李旦遣使奉表貢方物

上見其辭不遜、謂禮部臣曰、以小事大禮重修辭、前者朝鮮王李旦數生釁端、已嘗詰問、彼謝罪之使方歸、而侮慢之辭又至、朕非不能伐之、古人有言不勤兵於遠所以不卽興師者、以此、今留其使者可移咨李旦、令遣撰文者至、方歸之、俾知生釁之由、珣言表文是其國門下評理鄭道傳所撰、遂命遣道傳、未幾釋珣還、

辛亥洪武志書成、詔頒行之

其書述都城山川地里封域之沿革、宮闕門觀之制度以及壇廟寺宇街市橋梁之建置更易、靡不具載、

丙子二十九年春正月壬戌、以詹事府丞杜澤為吏部尚書、左春坊左贊善門克新為禮部尚書○乙亥朝鮮國王李旦、遣其知門下府事鄭總來請印誥、不許○二月庚寅遣行人李思聰錢古訓使緬國及百夷

詔緬國王罷兵解爭、緬人遂聽命、復詔思倫發曰、朕惟中國古先聖人馭頑禮德、各有條章、列聖相繼守而行之、故上下相安、黔黎樂業、諸侯敬畏、世祿子孫、國祚綿長、若列國敢有憑弱犯寡者、則天下發兵以責之、賊賢害民者、亦發兵以伐之、暴內凌外、則興師以撻之、野荒民散、則用兵以削之、負固不服、則舉兵以侵之、賊殺其親、則正其罪以殺之、放弒其君、則明其罪以誅之、犯令

凌正則杜而絕之內外亂焉獸行則殄滅之此九代之
法也爾思倫發律以九伐之法宜加憑弱犯寡之罪天
中國周臨四夷與諸酋長地里相接然朕未嘗恃强恣
凌絕滅其嗣者雲南之地已為我有似乎尚强以取之
非也乃元世子孫梁王者恃元之苗裔匿我有罪納我
逋逃誘我邊守是乃不得已而發問罪之師非無故也
况元運天更其苗裔不當安處於此爾麗川之蠢初擅
與金齒之役次謀景東而冦定邊理當發兵致討朕釋
而不較未嘗强爾為約束之邦聽爾自為聲教今又幾
年矣近聞蠶食鄰邦意在擴土地而擅有其衆又將為
我西南之役古中國聖人有云山川地里人物之類迥

神器也非人强有必天授然後得之爾思倫發不修鄰
邦之好三面發兵蠶食諸國其貪也如是其謀也如是
彼麗川周臨之國始古至今各有主者未嘗吞併朕雖
不能止爾聽爾自為果天道使然爾以人事應之或者
猶可朕今戒爾守全設或不守全而動若不全虧是無
全亾然莫若守全以圖綿長不亦美乎思倫發聞詔恐
懼俯伏謝罪願罷兵適其部酋刁幹孟叛思聰等以朝
廷威德諭其部衆叛者稍退思倫發欲倚使者以服其
下强留思聰等又以象馬金寶為餽思聰為書諭却之
以謂中國不以象馬金玉為寶所寶者忠臣烈士强兵
勇將孝子順孫宜送使者還朝自此不為侵擾斯可以

明忠君之心思倫發大喜繳思聰等設宴為樂率其部
衆送之境上思聰等還具奏其事且著百夷傳紀述其
山川人物風俗道路之詳以進　上以其奉使不失職
謂其才可用甚喜之各賜衣一襲
安南國以其前王陳叔明之卒來告哀
上以陳叔明逼逐其王陳日煃使不得其死因簒其位
未嘗來告叔明懷奸挾詐殘滅其王自圖富貴不義如
此庸可與乎今叔明之死若遣使弔慰是撫亂臣而與
賊子也異日四夷聞之豈不効尤狂謀踵發亦非中國
懷撫外夷之道也爾禮部咨其國知之
癸卯征虜前將軍胡冕討湖廣郴桂廣東潭源廣西平川

諸蠻平之○丙午降禮部尚書任亨泰為監察御史
亨泰奉使安南私市蠻人為僕故降之
三月甲子成祖文皇帝擒胡將索林帖木兒等於徹徹兒
山
寧王權言近者騎兵巡塞見有脫輻遺於道上意胡兵
往來恐有冦邊之患　上曰胡人多奸示弱于人此必
設伏以誘我軍若出軍追逐恐墮其計於是勑成祖文
皇帝選精卒壯馬抵大寧全寧沿河南北覘示胡兵所
在隨宜掩擊三月甲子文皇帝率諸軍北至徹徹兒山
遇胡兵與戰擒其首將索林帖木兒等數十人追至兀
良哈禿城遇哈剌兀復與戰敗之遂班師

壬申罷漢楊雄孔廟從祀進董仲舒

行人司副楊砥言孔子廟廷從祀諸賢皆有功世教若漢楊雄臣事賊莽忝列從祀以董仲舒之賢反不與焉事干名教甚爲乖錯宜黜雄進仲舒則祀典明矣　上納其言命去雄祀仲舒

秋八月丁未免大平等五府田租○庚戌改六部諸屬爲清吏司

上以六部之屬皆稱部混而無別故欲易其名因寓飭勵之意凡諸部屬皆曰清吏司更其名者十有三吏部選部曰文選司封部曰驗封司勳部曰稽勳司禮部儀部曰儀制祠部曰祠祭膳部曰精膳兵部司馬部曰武選駕部曰車駕庫部曰武庫工部營部曰營繕屯部曰屯田水部曰都水虞部曰虞衡其戶刑十二部及吏部考功禮部主客兵部職方名皆仍舊

頒表箋文式于天下

先是天下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巧詞體駢儷　上甚厭之乃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右春坊右贊善王俊華撰慶賀謝恩表箋成式頒于天下諸司令凡遇慶賀謝恩則如式錄進

九月丁卯朝鮮送撰表人鄭總等三人至京皆留之

朝鮮國王李旦送撰表人鄭總等三人至且言鄭道傳病不能行表辭實總等所撰　上謂禮部臣曰今朝鮮送來數儒生勿遣其還蓋此輩畧通古今未知大道故任其小智調弄戲侮若朝鮮廢置無乃皆數生之爲彼數生者幸災樂禍曾不如昔楚國一伶人耳昔楚伐鄭軍少北鄭公鍾儀陷焉鄭得之獻於晉公見之問南冠者爲誰有司云鄭人所獻楚囚也晉公召問之鍾儀所言皆中理以語范文子文子知鍾儀雖伶人君子也責歸之晉楚搆兵連歲不已此人歸晉楚罷兵必成公從之厚待而歸之楚遣人報鍾儀之歸晉之德也由是兵解數十年無征戰之勞此一人懷君子之道能排難解紛以安黎庶朝鮮數生曾不如一伶人古人云以道助人主不以兵強天下此數生不爲主量力敢爲小敵之堅故作戲慢生隙殃民爾移文朝鮮無用是數生留之京師別授微職以杜王左右之禍

冬十月乙酉詔定各司奏事次第

禮部會議凡奏事一都督府次十二衛次通政使司次刑部次都察院次監察御史次斷事官次吏戶禮兵工五部次應天府次太常司次欽天監若太常司奏祀事則當在各司之先凡晚朝唯通政使司六科給事守衛官奏事其各衙門有軍情重事者許奏餘皆不許詔從之

華大理寺案牘盡移後湖○改置天下按察分司爲四十一道○十一月巳巳詔刊稽古定制

上以諸功臣之家不循禮法往往奢侈自縱以致覆亾雖屢加誡敕終莫之省迺命翰林儒臣取唐宋制度及國初以來所定禮制參酌損益編類成書凡勛舊之家墳塋碑碣丈尺房屋間架及食祿之家貨殖禁例皆有定制命頒之功臣之家俾遵行之

十二月丙午復永州知府余彥誠等十八官

初彥誠與齊東知縣鄭敏定遠知縣高斗南儀真知縣康彥民岳池知縣王佐安肅知縣范志遠當塗知縣孟廉縣丞趙森懷寧縣丞蘇益等先後坐事逮獄至是其民具列各官善政詣闕以請 上嘉之賜彥誠等襲衣靴鈔遣還仍給著民道里費

丁丑三十年春正月丙辰命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巡西北邊以備胡寇○乙丑漢沔盜高福興等爲亂詔耿炳文郭英討平之○壬申初置雲南提刑按察司

先是以雲南荒服之地未設按察司命布政使司兼理之至是始置司設官其軍民重事仍令與西平侯沐春議之

巳卯改太常光祿二司爲寺官制仍舊○改儀禮司爲鴻臚寺

設官六十二員卿一員正四品少卿二員從五品丞二員從六品主簿一員從八品屬官司賓署丞一員正九品司儀署丞一員正九品鳴贊四員從九品序班五十員從九品

巳卯頒爲政要錄

其事載文武官屬體統及僉書案牘次第軍士月給廪餼與宿衛之禁屯田之政凡十有三條

二月白虹亘天貫日○丙戌朝鮮國王李旦遣使進貢謝恩

朝鮮王李旦以柳珣等蒙恩放還遣其判三司事偰長壽密直副使辛有賢等貢鞍馬及金銀器布人參等物至京師謝恩 上諭禮部臣曰朝鮮密邇東陲之地國家爲切近前者王氏怠政而亾李氏繼興數生邊釁與語再三終不能止易云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朝鮮本新

造之國而所用之人皆非賢智之士此恐非三韓之福也昔子產於鄭凡爲辭命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必更數人之手而後行所以鄭國稱治如鄭道傳等適小人之尤者在王左右豈能助其爲善苟使鄭總盧仁度金若恒仍在朝鮮又鄭道傳之羽翼今總等既不免王不精審又將假手於人矣宜諭其國王深思熟慮以保三韓

三月癸丑策試會試中式舉人于奉天殿擢陳䢿爲第一○庚辰古州上婆洞蠻林寬作亂龍里千戶吳得鎮撫井孚戰死

林寬聚攻龍里守禦千戶吳得鎮撫井孚議城守之計令人馳報貴州都指揮使司堅守以待援至賊縱火燒

四門攻城益急得曰我等爲國守邊又有父母在城今
賊勢如此徒守無益卽上馬率精銳開城門擊賊或謂
得曰賊勢方盛宜候其怠擊之得曰城破頃刻何候之
有若城不能守父母不能救是不忠於君不孝於親吾
何用生爲卽率麾下馳入賊陣中殺數十人搏戰不已
遂中毒弩死乎繼戰亦死于陣城遂陷事聞 上曰忠
孝立身之大節能克全者古人所難今吳得井乎臨難
捐身同忠顯孝非烈丈夫不能命追贈得爲指揮僉事
乎爲正千戶各令其子襲職仍以鈔帛恤其家
勑兵部具禁約私茶事宜諭川陜守邊衛所
先是勑右軍都督府曰古者帝王馭世必嚴夷夏之辨

者蓋以戎狄之人貪而無厭苟不制之則必侵侮而爲
邊患矣今朶甘烏思藏長河西一帶西番自昔以馬入
中國易茶所謂貿遷有無者也邇因私茶出境馬之入
互市者少於是彼馬日貴中國之茶日賤而彼玩侮之
生矣爾右軍卽移文秦蜀二府長史司啓王發都
司官軍松潘碉門黎雅河州臨洮及入西番關口巡禁
私茶之出境者朕豈爲利哉制馭夷狄不得不然也〇
又遣駙馬都尉謝達往諭蜀王椿曰秦蜀之茶自碉門
黎雅抵朶甘烏思藏五千餘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
一日無此邇因邊吏譏察不嚴以致私販出境爲夷人
所賤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也始於唐而盛
於宋至宋而其利博矣前代非以此專利蓋制戎狄之
道賤其所有而貴其所無耳我國家摧茶本資易馬以
備國用今惟易雜物使番夷坐收其利而馬入中國者
少豈所以制夷狄哉爾其諭布政司都司嚴爲防禁無
致失利〇至是勑兵部曰巴茶自國初徵收累年與西
番易馬近因私茶出境致茶賤馬貴不獨國課有虧殆
使戎羌放肆生侮慢之心蓋由守邊者不能禦防或濫
交無度縱放私茶或假朝廷爲名橫科馬匹以致番人
悖信朝廷初不知此但謂西番不順豈知邊吏有以激
之巳命曹國公李景隆賫金牌勘合直抵西番以傳朕
命令各番酋領受脚爲符契以絕奸欺尚恐邊衛將士

巡防不嚴私茶出境爾兵部備傳朕意諭邊守者知之
於是兵部具禁約事宜遣人齎諭川陜守邊衛所仍遣
僧官著藏卜等往西番申諭之
夏四月乙酉勑晉王成祖文皇帝備邊〇辛卯諭成祖文
皇帝築大同城〇丙申陞刑科給事中張思恭爲刑部右
侍郎
人有暮夜以金遺思恭者却而不受其人委金而去詰
旦思恭言於朝 上善思恭有守遂陞其官
五月壬子朔日有食之〇甲寅大明律誥成
上御午門諭羣臣曰朕有天下倣古爲治明禮以導民
定律以繩頑刊著爲令行之巳久然而犯者猶衆故於

聽政之暇作大誥昭示民間使知趨吉避凶之道古人
謂刑爲祥刑豈非欲民並生於天地間哉然法在有司
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誥條目撮其要略附載於律
凡榜文禁約悉除之除謀逆并律誥該載外其雜犯大
小之罪悉依贖罪之例論斷令編成書刊布中外天下
知所遵守刑期無刑庶稱朕恤刑之意
乙卯命楚王楨率師征古州洞蠻湘王栢副之○庚申夜
有星大如雞子自天厨入紫微垣有二小星隨之至游氣
中沒○巳巳勅晉燕代遼寧谷六王勒兵備虜
上以天象示變占北方當有警勅六王曰驗之歷代天
象若此者邊戍不寧往往必驗不可不愼也爾等所守

地方不下六千里急遽難爲聚會每處軍馬多者不過
一二萬而胡人之馬計有十萬設若南行馬勢必盛自
非機智深密晝夜熟筭孰能制之兵法云致人不致於
人多筭勝少筭不勝况無筭乎爾受封朔土藩屏朝廷
倘或失機誤事非惟貽擾朕躬爾等安危亦係於是吾
今略與爾謀或今歲或二三歲止是本護衛及都司行
都司軍馬各守地方倘遇胡馬寇邊不宜與戰或收入
壁壘或據山谷險隘之處夾以步兵深伏以待之彼見
我不與之戰必四出抄掠俟其驕怠分散隊伍不嚴我
以馬步邀截要路破之必矣若一見胡馬輒以三五千
或一二萬輕與之戰豈特不能勝之必至失利務在深

藏設計待彼恣意馳騁則一鼓可擒其首將矣
陞翰林修撰張信爲侍讀編脩戴彝爲侍講
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既列近侍旦夕
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
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
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
上謂侍臣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苟有壅蔽則
耳目聾瞽天下之事俱無所達矣劉三吾對曰人君惟
博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
憸邪隔絕賢路則視聽偏聰明即爲所蔽矣上曰人主
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乃能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

昔唐玄宗内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姦以養成安史之亂
及京師失守倉惶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爲言其必有
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
知之而玄宗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
用賢能不爲邪妄所惑則亂從何生矣
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並賜鈔遣還
凡十九萬三千四百餘人
六月辛巳策試下第舉人于奉天殿擢韓克忠爲第一
先是禮部會試者多而中式者少被黜落者咸以爲言
命翰林儒臣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得六十一人
至是復廷試之擢韓克忠爲第一仍賜克忠等進士出

身有差。

命兵部諭守邊諸將

自今邊將不得以所虜胡人爲家奴。所獲馬匹牧于塞上或千百匹或四五十匹不得私鬻若欲財用則入馬于官給其直若征討悉分給騎士還日損者償其直馬少不願償者聽

置政平訟理二旛諭罪囚

上諭刑部官曰人言法家少恩此後世用法之過故有是言朕觀唐虞之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安有是言哉爾等每論囚引至朕前雖詳其致罪之由然一時裁決恐未得其情自今論囚惟武臣死罪朕親審之其餘不

必親至朕前但以所犯來奏然後引至承天門外命行人持訟理旛傳旨諭之其無罪應釋者持政平旛宣德意遣之繼令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通政司詹事府詳加審錄冤者即爲奏聞無冤者實犯死罪以下悉如律其雜犯死罪者准贖

駙馬都尉歐陽倫坐販私茶賜死○秋七月置都知監銀作局

都知掌內府各監行移一應關支勘合銀作掌造內府金銀器用

命曹國公李景隆訓練河南將士○八月己亥以義門鄭沂爲禮部尚書○丁未禁諸王非時興作擅役工匠

上諭工部臣曰天下人匠編成班次赴工各有定期然諸王府每有興造臨期之際趣此違彼艱莫甚焉夫勞民動衆春秋所戒方今諸王在國宮室各有定制皆宜守禮安分勿擾於民可也朕嘗聞元時廬州太子爲修宮室令民冒雪舁木監司版畚兒見其苦即釋之又如威順王在武昌因恐小吏械繫之于市廉訪司官言此小事王宜勿預王即釋之此二子皆知禮奉法聽納正言所以能享其富貴也今諸王府宜各守定制不許私有興作勞民匠若有應須造作而不可已者必奏請方許爾可移文各王府知之○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寒耕暑

耘早作夜息蠶婦繅絲緝麻纑縷手成其勞既已甚矣及登場下機公私逋索交至竟不能爲已有食惟粗糲衣惟垢弊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紈綺之下農桑勤苦皆無聞知一衣製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於一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殄

自今切宜戒之

辛亥令天下各置木鐸

命戶部下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內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于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又令民凡遇農桑時月清晨聚衆鼓鳴皆會田所及時力田里老縱其怠

惰不勸督者罰又令凡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以之
內互相賙給使人相親愛風俗厚矣
癸亥勑楚王楨湘王栢率其軍築銅鼓城
勑楚王楨湘王栢曰前命爾兄弟帥師征蠻既不親臨
戰陣建立功勳宜各以護衛軍一萬銅鼓衛親軍一萬
靖州民夫三萬餘築銅鼓城每面三里城池宜高深坊
巷宜寬正營房列宜齊整期十一月訖工令銅鼓衛指
揮千百戶守之其銅鼓軍士除留一千守衛餘從總兵
征進至耕　時仍還本衛爾兄弟可率築城護衛軍士
還國繪圖來奏知
乙亥平羌將軍都指揮齊讓討古州叛蠻無功命左軍都

督楊文為征虜前將軍代之遂平諸洞
諭文等曰都指揮齊讓討賊久而無功故命爾等代之
凡用兵行師以嚴明為務賞罰必當功罪然後恩威並
行人心悅服如分遣官軍入山追捕日可行十五里十
里或二十里暮即還營如此則出入有時寇不得肆其
狙詐若五開蠻人果來連搆即調兵會征南將軍都督
僉事顧成用勦捕之其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以事
獲罪可與步騎三四千俾之立一功甯都督湯都督嘗
領兵為楚湘二王宿衛駐營黔陽辰溪之地二人亦令
從征宋都督劉都督亦可與軍一二萬俾自當一路仍
先檄思州宣慰司土官轉運糧餉以足軍用文等進討

諸洞叛蠻悉平之
冬十月戊子停遼東海運
上諭戶部臣曰遼東海運連歲不絕近聞彼處軍餉頗
有贏餘今後不須轉運止令本處軍人屯田自給其三
十一年海運糧米可於太倉鎮海蘇州三衛倉收貯仍
令左軍都督府移文遼東都司知之其沙嶺糧儲發軍
護守次第運至遼東城中海州衛倉儲之
十一月癸酉平緬蠻刀幹孟叛逐宣慰使思倫發命西平
侯沐春為征虜前將軍都督何福為左將軍徐凱為右將
軍討之
思倫發奔至京師上憫之命沐春等率雲南四川諸衛

官軍往討刀幹孟諭思倫發曰爾遠離鄉土經涉歲月
不能無懷土之思強臣為亂勢不自容奔逃至此欲誅
還國非將勇兵強不可得也朕今送爾至雲南與西平
侯且駐怒江上先遣爾平日心腹之人往國中諭爾還
國之意以觀國中之向背立衛騰衡以觀其勢若威遠
遠幹已附朝廷他郡亦皆聽命則刀幹孟反逆之威日
消腹心之人效順者多爾歸國之期可數日而待矣若
輕易而進而刀幹孟之勢方盛國人腹心莫與為敵則
爾之彊土終非而有也
十二月癸未上不豫
廷臣數問安勑之曰昔有元治世民庶乂安何期至正

之君失於勤民慢於事神由是假手羣雄倡亂華夏兵興之時朕潛草野不得已而從戎當時倡亂稱尊者幾人悉爲吞併自相磨滅如此者十有七年朕西宗荆楚東平吳越北撫華夏爲衆所推戴定鼎金陵國號大明改元洪武三十年于茲朕壽六十七矣靜而思之非皇天眷命安得居天位若是久哉古語云天不與首亂豈非朕無心於天下以救民爲心故天特命之乎近者失調受疾卿等頻來問安禮也堯舜禹湯文武之世皐陶稷契伊尹周召爲之臣其有志匡主一也朕以此示卿等宜竭忠修職副朕至懷

戊寅三十一年春二月戊寅定吏員出身事例○平緬蠻刁幹孟請入貢

西平侯沐春奏麓川刁幹孟請入貢刁幹孟叛逐其酋長思倫發恐朝廷聲罪致討故來歸款而思倫發所部勿都亦據守騰衝怒江及景東迤外麽遠等處俱已嚮化歸朝刁幹孟懼爲所攻欲假朝廷之威以拒勿都其言入貢恐未可遽信今姑勒兵俟之上遣人諭春曰遠夷譎詐誠有之然姑從所請以伺其變其勿都所守諸路爾可從宜撫諭若刁幹孟之虛詐當審度其宜而處之毋失事機

甲辰都督僉事徐凱執卜木瓦寨叛酋賈哈剌送京師伏誅

賈哈剌麽些土豪也初王師克建昌授以指揮俾領其部落後與月魯帖木兒叛走據卜木瓦寨其地峻險三面斗絶下臨大江江流悍急不可行舟惟一道僅可通人行官軍至輒自上投石遂爲所拒不得進及是凱等至斷其汲道以困之寇不得水日就窮促凱乃督將士直抵其寨力攻之寇不能支遂就擒

三月己酉琉球國中山王察度遣使貢馬及琉璜胡椒等物

先是其國遣女生姑魯妹在京讀書至是謝恩來貢

夏四月丁丑罷回回欽天監○庚辰五軍都督府兵部請討朝鮮不許○勅成祖文皇帝召西京開平遼東諸將分左右翼與代遼寧谷王禦虜

勅曰近聞塞上烽火數警此胡虜之詐彼欲誘我師出境縱伏兵以邀我也不可墮其計中烽起之處人莫宜近雖望遠者亦須去彼二三十里今秋或有虜騎南行不寇大寧即襲開平度其人馬不下數萬豈可不爲之慮可西京召都指揮莊德張文傑開平召宋真宋晟二都督遼東召武定侯郭英等會兵一處遼王以都司及護衛軍悉數而出北平山西亦然步軍須十五萬布陣而待令武定侯劉都督宋都督翼於左莊德張文傑都指揮陳月翼於右爾與代遼寧谷五王居其中彼此相護首尾相救使彼胡虜莫知端倪則無不勝矣兵法示

餓而實飽內精而外鈍爾其察之
己丑享太廟諭太常宜加敬慎
享太廟畢上步出廟門徘徊顧立指桐梓謂太常寺臣
曰往年種此因感愴泣下又曰昔太廟始成遷主就室
禮畢朕退而休息夢朕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覺即視朝
果得邊報祖考神明照臨在上無時不存爾等當祭祀
宜加敬慎旦暮中使供酒掃奉神主恐有不虔當以時
省視務令齊潔以安神靈
陞刑部侍郎暴昭為左都御史天策衛經歷周璿為左僉
都御史龍江衛經歷黃福為工部左侍郎羽林衛經歷邊
昇為工部右侍郎

皆以言事稱旨也
五月都督何福擒叛蠻刁幹孟思倫發復還平緬
西平侯沐春進兵擊平緬先以兵送思倫發于金齒使
人諭刁幹孟不從乃遣左軍都督何福瞿能等將兵五
千往討之福等踰高良公山直擣南甸大破之殺其酋
刁名孟斬獲甚衆回兵擊景罕寨寨乘高據險堅守不
下官軍粮械俱盡賊勢益盛福使告急于春春率五百
騎往救之乘夜至怒江詰旦徑渡令騎馳躪寨下揚塵
以警之賊乘高望見塵起蔽天不意大軍卒至驚懼遂
率衆降春乘勝復擊崆峒寨賊夜潰走刁幹孟乃遣人
乞降事聞朝廷以其誕詐復授春征虜前將軍令侯變

以討之春後病卒刁幹孟竟不降乃命都督何福往討
擒刁幹孟以歸思倫發始得還平緬踰年卒
五月甲寅上不豫○丙辰四川平茶土酋楊欣來朝貢方
物○乙亥勑成祖文皇帝總率諸王備虜
戊午勑左軍都督楊文曰兵法有言二心不可以事上
疑志不可以應敵為將者不可不知是也朕子　燕王
在北平中國之門戶今以爾為總兵往北平參贊　燕
王以北平都司行都司并燕谷寧三府護衛選揀精銳
馬步軍士隨　燕王往開平隄備一切號令皆出自王
爾奉而行之大小官軍悉聽節制慎毋二心而有二志
也○勑武定侯郭英曰朕有天下胡虜遠遁久矣然萌

孽未殄不可不防今命爾為總兵官都督劉真宋晟為
之副啓遼王知之以遼東都司并護衛各衛所步軍除
守城馬軍及原留一百存守斥堠餘皆選揀精銳隨遼
王至開平迤北擇險要屯駐隄備一切號令悉聽　燕
王節制○乙亥勑　燕王曰朕觀成周之時天下治矣
周公猶告成王曰詰爾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今雖海
內無事然天象示戒夷狄之患豈可不防朕之諸子汝
獨才智克堪其任秦晉已薨汝實為長攘外安內非汝
而誰已命楊文總北平都司行都司等軍郭英總遼東
都司并遼府護衛悉聽爾節制爾其總率諸王相機度
勢用防邊患乂安黎庶以答　上天之心以副吾托付

之意其敬愼勿怠
乙酉上崩於西宮皇太孫卽皇帝位○辛卯葬孝陵
上以天縱之資起自田里遂成大業當是時元政陵夷
豪傑並起大者竊據稱尊小者連數城邑皆恣爲殘虐
糜敝生民天下大亂極矣　上在民間惻然傷之已而
爲衆所推戴拒之益來乃不得已起義兵卽條法令明
約束務以安輯爲事故所至撫定民咸安堵十餘年間
盪滌羣雄戡定禍亂平一天下雖曰天命人歸要亦神
武不殺之所致也卽位之初稽古考文制禮作樂修明
典章興舉廢墜定郊祀建學校尊孔子崇儒術育賢才
註洪範敘九疇罷黜異論表章經籍正百神之號嚴祭

祀之典察天文推曆數定封建謹法律愼賞罰撫四夷
海外遠方皆遣子入學南極炎徼北逾米壤東西際日
月之所出沒罔不率服昧爽臨朝日宴忘食虛心清問
從善如流神謀睿斷昭見萬里退朝之暇卽延接儒臣
講論經典取古帝王嘉言善行書寘殿廡出入省觀斥
侈靡絕遊幸却異味罷勝樂泊然無所好敦行儉朴以
身爲天下先凡詔誥命令詞皆自製淳厚簡古洞達物
情戒諭臣下動引經史諄切懇至聽者感動訓勑子孫
臣庶具有成書詔法萬世謹宮壼之政嚴宦寺之防杜
外戚之謁而家法尤正紀綱法度彰彰明備至於禮先
代罷獻俘尊高年孝弟勵農桑蠲逋負宥死刑焚獄具

旌廉能黜貪酷摧奸暴佑良善寬仁愛人專務德化是
以身致太平三十餘年民安其業吏稱其職海內殷富
諸福之物莫不畢至功德文章巍然煥然過古遠矣傳
稱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然成湯革夏乃資亳衆武王代
商爰賴西師至于漢高雖起徒步尚籍亭長挾縱徒集
所附　上不階寸土一民呼吸響應以有天下方册所
載未之有也於戲盛哉况生而神明屢有異徵日章天
質鳳采龍姿聲如洪鐘奇骨貫頂故元時太史言聖人
生江淮按讖索之竟不能得蓋天啓　大明隆盛之運
實生聖人以膺景命夫豈偶哉在位三十一年升遐之
日天下哀慕如卒考妣永樂元年六月丁巳尊諡　聖
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廟號

太祖○上嘗退朝顧謂侍臣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
爲治之心有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係焉
故日愼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未臻甚矣爲治
之難也自昔先王之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
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其澤則衆心離於下積怨聚
於上國欲不危難矣朕每思此爲之惕然○上又嘗謂
太子少保唐鐸曰帝王之於天下體天道順人心以爲
治則國家基業自然久安朕每思前代亂亡之故未有
不由於違天道逆人心之所致也天之愛民故立之君
以治之君能妥安生民則可以保茲天眷卿與朕共事

者久夙夜左右資弼良多凡朕之事天有弗至者卿即
以為言使之有所警苟謂已安不以為意治亂繫焉鐸
頓首曰 陛下敬天恤民之心拳拳如此臣雖老悖敢
不盡心○上又嘗燕閒與侍臣論事上曰昔楚莊王謀
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
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判焉以此見
武侯之不如楚莊也夫喜者矜其所長憂者憂其所不
足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佚敗日至矣憂
其不足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而受人則人孰不樂告
以善道故莊王卒伯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鄰國而
魏業由衰以此觀之人君當遜志以納善人臣當以道

事君君臣之間各盡其道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上
又嘗諭羣臣曰凡人所為不能無過舉但當平其心則
可以知其過矣其心本公所為之事或繆此則識見未
至故有過誤若緣私意而所行有繆戾者此特故為耳
君子小人之過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
之過雖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故無所回互小人巧
於修飾故多所隱蔽人君苟不察其微則君子小人莫
能辨別又曰朕觀往昔議論於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
君子也其順從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以忤已而怒之
以順已而悅之故小人得幸而君子見斥矣人主取人
權衡在已當兼取於衆論不可以一時之喜怒為進退

爾○上又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忽無所忌憚
謂侍臣曰當時坐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恣肆暴潰然
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強盛代宗一旦
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苟能決意去之亦有
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號驕縱尚
無兵權故凡所為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
世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劫脅天子廢興在其掌
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豈可使之當要路執政操權擅
作威福朕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
命四方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為患但遇有
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上又嘗謂侍臣曰毀

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於俗而得
毀者亦有諂媚狎昵同乎流俗而得譽者夫毀者未必
不肖而譽者未必賢也弟所遇有幸不幸爾人能知其
毀者果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抑矣知
其譽者果不肖則偏陂之私可絕而人亦不至於倖進
矣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且又忌之鮮有
不為所毀者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必
多矣唯問於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譽之實故知
人為難而知言尤為難也

昭代典則卷十一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晋江黄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建文皇帝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辛卯皇太孫即皇帝位

乙酉高皇帝遺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定禍亂而偃兵妥生民於市野謹撫馭以膺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民柰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

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以勤民政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佐以福吾民葬祭之儀一如漢文帝勿異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川因其故無改諸王臨中國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辛卯皇太孫即皇帝位詔曰天降下民作之君我皇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民凡事有益于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弘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依遺詔於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祗懼思所以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以無忝我皇祖之大命永維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其以明年爲建文元年大赦天下於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聖之言期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體朕至懷

上皇祖考大行皇帝謚曰高皇帝廟號太祖皇祖妣孝慈皇后曰高皇后〇以中書舍人蹇義爲吏部右侍郎戶部主事夏原吉爲本部右侍郎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黄子澄預參國事

蹇義巴人初名瑢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奏事稱旨太祖書義字賜易名命滿九載且用之建文帝即位知太祖欲用義超陞吏部右侍郎原吉湘陰人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書誥授戶部主事有劉郎中者忌欲

陷之太祖棄劉郎中于市建文即位逾月即陞戶部右侍郎齊泰溧水人洪武二十年鄉貢明年舉進士歷禮兵部主事會震謹身殿太祖禱郊廟太以官九年無過得陪祀賜名泰三十年陞兵部左侍郎明年進本部尚書太祖嘗召太問邊將姓名太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太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太祖大奇之是年閏五月受顧命輔皇太孫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地嫌勢逼詔諸王臨邸中母奔喪王國所在吏民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蹤間我也黄子澄分宜人洪武十七年貢入太學明年進士舉禮部第一授翰林編修陞修撰伴讀東宮累官至太常卿建文爲皇太

孫時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
諸王僅有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
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
順逆之理異也太孫喜每呼子澄黃先生太孫即位倚
任子澄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應曰不
敢於是出與齊泰議削奪諸王兵權
華冗員省府州縣○六月以方孝孺為翰林侍講學士
孝孺台州寧海人幼精敏絕倫為文雄邁醇深恒以明
王道闢異端為己任世謂程朱復出洪武十五年以薦
召見太祖喜其舉動端整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
輔汝遣還鄉二十五年又以薦召至太祖曰今非用孝

孺時稍擢漢中府學教授蜀獻王聞其賢聘為世子師
每見陳說道德王甚喜為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建文
即位廷臣交薦召為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
秋七月廢周定王為庶人
王初封吳國錢塘後改封周國開封即宋故宮為府洪
武二十二年王棄其國來鳳陽乃遷之雲南未行原遂
國至是人告王反建文命曹國公景隆即訊之景隆大
索金寶王不能應坐王反逮至京竄雲南諸子並列流
放已而召還南京
以張鳳李衡趙福張溯汪濱孫瑞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
敏劉政為錦衣衛千百戶有差

鳳等皆西宮殉葬宮人之父兄所謂朝天女戶也官得
世嗣
八月吏部尚書茹常免以雲南左布政使張紞為吏部尚
書
張紞富平人洪武中舉通經為東宮侍書陞試左通政
洪武十五年雲南平出為左參政歷進左布政使凡土
地貢賦法令條格祠祀公廨上下典儀經費程度悉紞
裁定夷民孚悅遠邇奠安二十六年入覲治行為天下
第一賜璽書曰曩者討平西南夷命官撫守爾紞實先
往任今五年言出則諸夷聽服令布則四野懽忻皆由
誠信相孚在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

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至是召
為吏部尚書滇人如失父母
徵江西處士楊士奇授齊府審理副留翰林充編纂官
士奇江西泰和人早孤力學手不釋卷長游楚中楚中
人皆慕之至是廷臣以名儒薦徵授教職時年三十六
未任留翰林充編纂官尋命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尚書
張紞奏士奇第一除齊府審理副明日復召入翰林
禮部尚書鄭沂免以雲南右布政使陳迪為禮部尚書
陳迪宣城人幼倜儻有志操洪武八年以薦辟為郡學
訓導十二年以近臣薦召為翰林編修陞侍講二十四
年出為山東左參政二十八年陞雲南右布政使至是

徵爲禮部尚書。

九月長星西隕有聲如雷○冬十月熒惑守心○十一月

監察御史解縉謫河州衛吏

洪武中縉上封事太祖喜之兵部尚書沈縉忌其年少得上意乞改御史使遠於上縉時時直言太祖慰諭賜鏹曰汝歸且讀書著述縉歸家八年太祖崩縉來奔喪有司劾縉母喪未葬父年九十違詔奔喪謫河州衛吏

以刑部侍郎張昺掌北平布政司事謝貴張信爲北平都指揮使

張昺澤州人洪武中以人材舉累官刑部侍郎建文初諸大臣言藩王相繼變告藩國所在宜簡精強謀略有威望者爲守臣彈壓於是昺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貴並受密命以往。

十二月召漢陽知縣王叔英爲翰林修撰

叔英黄巖人篤志力學洪武中徵至京師辭還鄉二十年薦爲仙居訓導陞漢陽知縣建文初方孝孺欲復井田叔英貽書力阻之其畧曰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也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

召爲翰林脩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問學曰謹好惡曰辨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證今古可見行事又曰太祖除奸剔穢抑强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體膚去草旅或傷禾稼是故體膚病去則宜調爕其血氣禾稼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深有補於時云

以董倫爲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倫在勝國時累辟不起國初擢用單縣儒士張宗學以倫薦遣使徵爲春坊贊善事懿文太子陳說忠厚太祖聞而善之擢左春坊大學士太子薨出爲河南參議留情民瘼嘗上封事數千言皆當太祖心尋以詿誤免官

典教滇南至滇開心訓化不忍鄙夷其人雖蠻童獠豎皆知向慕帝即位眷念舊臣召至京師遂有是擢賜詩頤老堂三字及漆几玉鳩各一倫上表稱謝畧云桓榮設几杖於太常而不聞有宸翰之賜晏殊厪舊學於神道而不見有几杖之頒自今將扶以戒噎則當思四海或有飢餓之民憑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失所之歎上甚嘉之

以王紳爲國子監博士

紳先翰林侍制禕之子也禕使雲南爲元孽梁王所殺紳甫十三與兄綬事母盡孝母卒哀毀踰禮未幾綬亦歿紳煢煢憂患中綜理生業而傑然負奇志暇日益取

經史百氏窮其指歸宋濂一見器之曰子充有後矣蜀獻王聞其賢幣聘教授蜀郡紳痛父遺骼未返丘壟白其情王憫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即死所哀莫號慟幾絕道路悲之至是給事中徐誠等薦之遂有是擢

詔以監察御史尹昌隆奏疏頒示天下

時帝視朝稍晏昌隆諫曰昔太祖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懼故能庶績咸舉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業正宜追繩祖武兢業萬幾未明求衣日旰求食當如不及斯爲庶幾今乃日晏臨朝羣臣宿衛疲于伺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社稷

之福也上曰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徧行天下不惟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且俾天下庶官咸能勤于趨事也

故前軍都督府斷事高巍上書論時政

巍事母至孝母老疾巍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三年洪武壬戌貢入太學以孝行旌薦授督府斷事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技愼選舉惜名器數事太祖以斷事不稱旨謫戍貴州帝即位上疏乞歸田里知州王欽應詔辟巍赴銓曹巍上書論時政其畧曰今欲弱侯王定經制俾萬世無疑臣請借漢爲喻漢高起布衣摧秦滅項以定禍亂遂大封同姓分王天下

之半蓋欲藩四夷而禦中國也豈其遺文帝不治之痼疾哉故賈誼腫腰指股之喻痛哭流涕之嘆無非欲削六國之意也賴文帝寬厚含容而吳王几杖之賜折其強悍不臣之心逆厲王謀反僅廢處蜀郡已不免有尺布斗粟之謡景帝寬厚不如文考又晁錯輔以刻深徑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非文帝付託得人民心輔漢幾危社稷是晁錯不能辭其責矣我太祖皇帝起類漢高而神武過之龍飛淮甸汛掃胡元芟割羣雄混一區宇四征不庭所向克捷際天薄海絕塞窮荒三皇五帝之所不能服者莫不納貢輸忱爭先恐後雖曰天與人歸實賴我高皇帝有文王純一之德大行皇后有后妃不

妬之行則百斯男無不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者矣故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體三代之封建分茅胙土先封形勢之地陝西百二山河其人勇悍西隣土蕃以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其人剛壯北近胡虜以晉府王之北平雖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桑土沃饒廣畜羊馬其人衣皮食肉弓馬是務遼金元藉之各興一代之業故以燕府王之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諸葛亮據之而虎視吳魏者也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兖寧遼谷代慶肅星羅棋布比之前古雖皆分封過制而高皇帝之聖謨神慮莫非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固多驕逸不削則朝廷綱紀不立撤

之則傷親親之恩此我皇上之所難處者也以臣愚見
不當聽晁錯削奪之策當行主父偃推恩之令秦晉燕
蜀四府子弟分王於齊兗楚湘齊兗楚湘子弟分王於
秦晉燕蜀其餘寧遼谷代慶肅等府類比而分王之少
其力而分其地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
願皇上待遇親王薄其貢而厚其恩常盡親親之禮其
賢如漢之河間獻王與東平王蒼者下詔褒賞之其驕
逸不法如漢之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
三犯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
有不順服哉臣嘗以為人君之有天下亦如人之有一
身也天下之患有內外一身之疾有腹膚四夷之患人

身疥癬之疾骨肉之患人身腹心之疾疥癬之疾有時
搔癢命良醫修方一掃之而平服矣腹心之疾非智識
膏肓者不能也昔賈誼見漢諸侯強盛故假指股為喻
今臣以一身百體為譬我皇上乃天君一心也所謂具
衆理而宰萬物百體之聽命者也各處親王乃五臟耳
目口鼻手足也五臟酸甜嗜欲不同手足安逸亦異目
好色耳好音鼻好臭口好甘皆本乎心天君隨其百體
之好則失主宰之道不隨則擾亂吾心故醫書云智者
能調五臟和既和不惟無腹心之疾而疥癬之疾亦不
生矣噫五臟和而一身安一家和而百事遂里諺曰家
不和而隣欺臣亦謂國不和而四夷窺此一理也伏望

皇上鑒察焉未逾年北平兵起

帝如郊壇

明年將有事於南郊故特至省牲滌器嚴飭百官

召故翰林學士宋濂孫懌為翰林侍書○茹常仍以尚書
掌河南布政司事○以王鈍為戶部尚書鄭賜為工部尚
書○朝鮮國王李旦請老以子芳遠嗣王

己卯建文元年春正月庚辰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高
皇帝配○勑脩太祖高皇帝實錄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王
景彰為總裁官翰林脩撰李貫國子博士王紳齊府審
理副楊士奇等為纂脩官

追尊考妣為皇帝后祔享宗廟○立妃馬氏為皇后○封
弟允熥允熞允熙為王

詔曰朕惟有盛德而不享其報者必垂慶于后昆履大
位而不遠乎親者必致尊于宗廟此天下之至理古今
之通義也昔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承千載之大統
皇考懿文皇太子蚤登儲位參決萬機默施寬仁陰贊
至治視民如子錫祐朕躬太祖奄棄臣民肆朕嗣登大
位既諡太祖為高皇帝孝慈皇后為高皇后而皇考諡
號未稱心切悼焉適者採羣臣之言追尊皇考為孝康
皇帝廟號興宗皇妣懿敬皇太子妃為孝康皇后擇日
祔廟羣臣復謂東宮之號未正無與共承祭祀諸弟之

封未定。無以夾輔邦家。繼以爲請。已冊妃馬氏爲皇后。封弟允熥爲吳王。允熞爲衡王。允熈爲徐王。夫尊親所以崇孝敬之道。正家所以厚風俗之源。嘉與萬方同臻至治。宗祖廟謚稱號。所以褒顯功德。非所當諱。今後惟廟諱如律廻避。廟謚稱號勿諱。民間及山林巖穴。有懷材抱德。練達政治。廉能幹濟之士。有司明著實跡。禮請來京。授以祿位。共安黎庶。軍民男婦有八十九十者。賜米一石。肉十斤。酒三斗。九十者加賜帛一疋。綿一斤。若身犯杖以上。隷卒倡優不與。所在鰥寡孤獨。貧無產不能自存者。有司歲給米三石。令親戚收養。無親戚。里隣養之。毋令失所。其有田地荒蕪。無人耕種者。除其徭賦。

農桑衣食之本。有司多奪民時。使得盡力。足其衣食。學校風化之源。教養英俊。以備使用。有司宜加意勸勉。禁其習於浮靡。務得眞材。以輔至治。民之休戚。係守令賢否。官之清濁。在考覈公平。在內監察御史。在外布政按察司。宜公考察。果政績異常。及闒茸不才。奏聞黜陟。軍民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及同居共爨。五世以上。鄉黨稱其孝友者。有司勘聞旌表。軍民凡有嫁娶喪葬。窮窘不能自舉者。部伍鄰里宗族相資助。勿使失所。水旱災傷。速開報踏勘賑濟。軍中孤兒給粮存恤有定例。其篤廢殘疾無人侍養。及年老有丁代役者。管軍官宜加撫恤。願還鄉者聽。民間有篤廢殘疾。不能自存者。收養濟院。

例支衣粮。使遂其生。前代兵後。骸骨暴露尚多。當掩骼埋胔之時。所在軍民官司。卽便收瘞。衛所勾軍。有司照名發與。果戶絕。卽與除伍。

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〇改周府紀善周是脩爲衡府紀善

周是脩。太和人。少孤力學。舉明經。爲霍丘訓導。入見高皇帝。問居家何爲。曰教子弟孝弟力田。高皇帝喜。擢爲周府奉祠正。逾年陞紀善。建文初。周王有過。盡逮府吏詔獄。是脩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是時衡王允熞未之國。是脩留京。預翰林纂脩。數陳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之誤國也。衆怒共挫折之。是脩屹不爲動。

更定官制

陞六部尚書正一品。設左右侍中各一人。位侍郎上。改戶部十二司。爲民度支金帛倉庾四司。刑部十二司爲詳憲比議職門都官四司。六部諸司。去清吏字。罷左右都御史。設都御史一人。副僉都御史各一人。改通政司爲寺。通政使爲通政卿。通政參議爲少卿。寺丞。增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各一人。復置大理寺。改爲司。卿爲大理卿。左右寺正爲都評事。寺副爲副都評事。司務爲都典簿。改太常寺卿爲太常卿。少卿寺丞分左右。又改天壇祠祭署。爲南郊祠祭署。泗州祠祭署。爲泗濱祠祭署。宿州祠祭署爲新豐祠祭署。又增鍾山祠祭署。及司圃

所改光祿寺卿爲光祿卿少卿寺丞分左右而陞少卿
從四品省署丞二人增監事二人改太僕寺卿爲太僕
卿增典廐典牧二署設驊騎十五羣遂生三羣分隸二
署增少卿寺丞各一人詹事府增少卿寺丞各一人賓
客二人又置資德院設資德一人資善二人其屬贊禮
贊書著作郎各二人掌籍典簿各一人國子監陞[illegible]丞
爲堂上官增司業二人省博士學正學錄增助教十七
人改鴻臚寺卿爲鴻臚卿分少卿寺丞爲左右而省行
人司於鴻臚寺翰林院增承旨一人學士一人文學博
士二人省侍講侍讀學士置文翰文史二館文翰館設
侍書而改中書舍人爲侍書文史館設修撰編修檢討

改謹身殿爲正心殿設學士一人罷華蓋文華武英三
殿文淵東閣大學士各設學士一人文淵閣設典籍二
人革六科左右給事中改五城兵馬指揮司爲五城兵
馬司指揮副指揮爲兵馬副兵馬始置京衛武學教授
一人啓忠等齋各訓導二人布政司革左右布政使設
布政使一人堂上官各陞一級改按察司爲十三道肅
政按察司改廣東塩課司爲都轉運塩使司革五軍斷
事官及稽仁稽義稽禮稽智稽信五司官增親王官賓
輔二人正三品伴講伴讀伴書各一人長史一人左右
長史各一人審理正典膳正奉祠正良醫正典寶正並
去正字審理付等改爲副審理等郡王賓友二人正四
品教授二人記室二人直史一人左右直史各一人史
目一人典印典祠典禮三署典印典祠典禮各一人典
饌典藥二署典饌典藥各二人典禮署引禮舍人二人
儀仗司吏目一人賓輔三伴賓友教授進對[illegible]稱名
不稱臣見禮如賓師

是月文皇來朝

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劾王
不敬帝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
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
徙燕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
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帝覽奏大

驚袖翼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何得及此曰楊廣隋
文非父子耶帝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

二月丁巳帝祀先師於太學○北平按察僉事湯宗上變
告言按察使陳瑛密受燕府金錢有異謀逮瑛安置廣西
○燕山左護衛百戶倪亮上變告逮燕府官旗于諒周鐸
等伏誅○勅都督宋忠率兵屯開平都督徐凱練兵臨清
都督耿瓛練兵山海關○召燕府胡騎指揮關童等還京
○遣戶部右侍郎夏原吉都御史暴昭等二十四人充採
訪使巡行天下問民疾苦○京師地震監察御史尹昌隆
上疏貶爲福寧知縣○夏四月召湘王柏於荊州柏自焚
卒○召齊王榑留京師誅其護衛指揮柴真等幽代王桂

於大同繫岷王楩於雲南並廢爲庶人○五月選補儒學官

先是學官缺用舉人及中試監生通經儒士至是詔天下凡在任未入流官及坐法謫戍已更者但通經爲試俄又詔衛官舉通經軍士聽布按二司試上吏部銓用六月召解縉爲翰林院待詔○秋七月文皇起兵于燕號靖難北平右布政使郭資都指揮張信遂降掌布政司事侍郎張昺都指揮使謝貴燕府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皆死之

先是文皇入朝還國即托疾久之僉事湯宗百戶倪諒等屢上變告燕府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頗聞其謀嘗

諫之文皇稱病篤大暑圍火爐搖顫曰寒甚寒甚宮中亦杖而行北平三司官入問疾葛誠余逢辰密告張昺謝貴曰殿下本無恙公等勿解防恐一旦不可測初昺至北平以吏李友直機警寄心腹令詗府中事友直輒先事泄昺謀以故府中得爲備時蘇州妙智菴僧姚廣孝洪武中以詔選高僧侍文皇文皇嘗出對聯云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孝對云國亂時危王不出頭誰作主又承運殿鴟吻墜地文皇心惡之廣孝云他要換顏色矣謂以黃易綠也因贊助出師運籌帷幄有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張玉及燕山中護衛副千戶朱能遂請文皇起兵文皇曰昺貴已先防非計禽二人不可

會葛誠密疏聞建文帝遍燕府遣人奏事京師遂執下獄得其密謀踪跡即發符逮府中官校又令昺貴以兵內應文皇盡縛官校置庭中召昺貴入與械去昺意文皇見兵大集窘不得已縛府中人獻朝廷不妄與謝貴入至端禮門內伏兵起縛昺貴二人文皇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爲爾輩所逼耳昺貴不服皆死之北平都指揮彭二聞殺昺貴急跨馬大呼市中集兵得千餘人欲入端禮門文皇遣健卒龐來興丁勝格殺二兵亦散文皇大恨葛誠遂殺誠族其家余逢辰泣諫死之北平九門謝貴先皆立柵朱能張玉遂焚諸柵奪九門撫綏城內外三日悉定都指揮使余瑱既與謝貴合謀不遂乃走

守居庸關馬宣巷戰不勝東走薊州宋忠自開平率兵三萬至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文皇上書言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萬死一生定天下成帝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鞏固宗社爲磐石安不幸皇考賓天陛下嗣承大寶而奸臣齊泰黃子澄輩包蓄禍心恣讒舂毒假陛下之威權剪皇家之枝葉橚榑柏桂楩五弟不數年間並見削奪雖有愆過未聞不軌輒削王爵奪王土轉徙流離行路矜惻柏尤可憫闔室自焚聖仁在上胡寧忍此蓋非陛下之心皆奸臣所爲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于燕二十餘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陛下嗣統以來臣事君之誠明於皦日誠以君臣大分骨

肉至親恒思加慎為諸王先而姦臣跋扈蔽陛下之聰明誣直為枉加禍無辜執臣奏事人箠楚刺爇備極苦毒迫言臣謀不軌遂分布宋忠謝貴張昺等於北平城內外甲馬馳突於街衢鉦鼓喧鞠於遠邇圍守臣府周匝嚴密小大凜凜如臨湯火已而護衛人執貴昺始詢知奸臣欺詐之謀號地呼天擗踊無訴竊念臣於懿文皇太子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權奸之心不止害臣譬伐大樹先剪附枝親藩夷滅朝廷孤立姦臣得志社稷危矣伏望陛下廓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斷逸發德音去此兇慝以肅清朝廷以永安宗社以保全親藩進仰天門敬攄愚懇惟陛下念之臣又竊計姦權

之黨必已蟠結深固恐陛下未易除之伏覩祖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惟陛下念之念之

甲戌通州衛指揮房勝以城降于靖難兵○丙子北平都指揮使馬宣起兵薊州出戰被執死之

文皇帥將南出張玉曰不先定薊州將為後患文皇命玉討之馬宣起兵西迎拒戰不利退守薊州玉至諭之不下環城攻之宣率衆出戰又敗被執罵不絕口遂死之

遵化衛指揮蔣玉密雲衛指揮鄭亨皆以城降于靖難兵

○甲申靖難兵攻懷來錦衣衛指揮宋忠北平都指揮使余瑱彭聚孫泰兵敗皆死之

余瑱守居庸簡練闕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文皇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我得此可無北顧憂瑱若據此拊我背宜急取緩則增兵繕守後難圖矣令指揮徐安鍾祥等擊瑱瑱且守且戰援兵不至乃棄關走懷來依宋忠文皇曰宋忠擁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擊之遂出精兵八千卷甲倍道趨懷來獲諜言忠謂諸將士家在北平者並為燕府誅滅盡努力復家讎報國恩文皇急令其家人張故旗幟為先鋒呼其父兄子弟相問勞家無恙輒喜罵宋都督欺我倒戈走宋忠倉卒列陣未成文皇一麾渡河大戰都指揮孫泰先登頗有斬

獲文皇擇善射者並射泰中矢流血被甲慷慨裹血力戰奮呼陷陣死之宋忠敗走入城都指揮彭聚力戰而死忠與余瑱同被執不屈死當是時諸將校為靖難兵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發憤死大半不可考矣

丙戌永平指揮趙彝郭亮以城降于靖難兵○庚寅大寧守將卜萬引兵進攻遵化以間下獄

都指揮卜萬與其部將陳亨劉貞引大寧兵號十萬出松亭關駐沙河進攻遵化文皇聞之援遵化萬等退保松亭關陳亨陰欲輸款於燕畏萬不敢發文皇貽萬書盛稱萬而極詆毀亨緘識牢密召所獲大寧卒解縛厚賞之置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尋遺與

俱、而不與賞。其不得賞者大恚。至卽發其事。陳亨劉貞搜賞卒衣。得與萬書。遂縛萬下獄。聞於朝。籍其家。

以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爲左副將軍。都督甯忠爲右副將軍。帥師北進

詔天下曰。朕奉高皇帝遺詔。纂承大統。宵衣旰食。思圖善以安民。豈意國家不幸。骨肉之親。屢謀僭逆。去年周庶人橚潛爲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朕以親親之故。不忍暴其過。止正橚罪。餘皆不問。今年齊王榑謀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與湘王柏燕王其同謀大逆。柏自知罪惡難逃。先自焚死。榑已廢爲庶人。朕以燕王於親最近未忍究其事。今乃稱兵犯闕。不得已遣長興侯耿炳文等率兵三十六萬。往討其罪。咨爾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義。與國同心。永安至治。祭告天地宗廟社稷。書諭諸王。

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率師並進

時帝方銳意文治。日與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以謂北兵不足憂。黃子澄謂北兵素強。且兼有營薊州之旅。不早禦之。恐河北遂失。又請命安陸侯吳傑等。各率偏師步騎號百萬。數道並進。期直搗北平。檄山東河南山西三省。合給軍餉

置平燕布政使司于眞定。以刑部尚書暴昭掌布政司事

○八月靖難兵克雄縣。執都督潘忠楊松

是時耿炳文兵至眞定。徐凱兵駐河間。潘忠楊松駐鄚州。張玉謂文皇曰。都督潘忠楊松。阨吾南路。宜先擒之文皇悅。隨率众渡白溝河。圍雄縣。命玉爲先鋒。破其東門。盡殺守陴卒。屠居民。潘忠楊松兵。渡月樣橋接戰。遇伏大敗被執。文皇進至鄚州。奪戰馬輜重。耿炳文部將張保來降。

靖難兵至眞定。耿炳文逆戰敗績。李堅甯忠顧成皆被執。顧成遂降于靖難兵

張保之降也。言炳文兵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滹沱河南北。文皇厚撫保遣歸。詐言保兵敗被執。幸守者困。得脫竊馬歸。又令言雄鄚敗狀。燕兵旦夕且至。令河南兵北移。得併力破之易。炳文聞保言。果移南營過河。壬戌。文皇至眞定。炳文出城逆張玉朱能譚淵與戰。炳文大敗奔還。朱能與敢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滹沱河東。炳文衆尚數萬。復列陣向能。能奮勇大呼。衝入炳文陣。陣众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筭。棄甲而降者三千餘人。於是李堅甯忠顧成。及都指揮劉燧。皆被執。文皇謂堅至親。送北平道。後卒。謂成先朝舊人。解其縶。與語曰。豈非皇考之靈。以汝授我乎。因語以不得已興師之故。言已泣下。成亦泣。遂遣人護送北平。令輔仁宗居守。炳文固守眞定。靖難兵攻城。三日不能下。文皇還北平。炳

文老將善戰至是敗建文帝始有憂色。
以曹國公李景隆為征虜大將軍北進召耿炳文還
建文帝聞炳文敗謂黃子澄曰柰何子澄對曰勝敗兵家常事無足慮今天下全盛士馬精強兵甲堅利糧餉充足區區一隅豈足當天下之力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衆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乎子澄曰景隆可以當之前不用炳文而用景隆豈有此失遂遣景隆代炳文。
命高巍參贊李景隆軍務○御史韓郁上言時政
郁上言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為天子而弟與子遭

殘戮其心安乎夫唇亾齒寒人人自危周王既廢湘王自焚代府被摧而齊臣告王反矣為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幸釋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為周公俾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篤厚親親撥亂反正宗社幸甚不聽。
谷王橞還京師○召遼王植寧王權還京遼王至徙封荊州寧王不至削其護衛○九月吳高耿瓛楊文帥兵圍永平靖難兵趣援高等退保山海關高尋以間徙廣西
吳高總兵守遼東與都督耿瓛楊文率遼東兵圍永平。文皇遂還衆援永平高等退保山海關文皇曰高雖怯行事差密文勇而無謀去高文不足慮也乃遣人齎二人書盛譽高詆文故易其函投二人所二人得書並聞之建文帝竟疑高削爵徙廣西獨命文守遼東耿瓛歛請攻永平以動北平文不聽。
李景隆進營河間吳傑兵潰於真定傑遁還京謫為南寧衛指揮使○冬十月靖難兵襲破大寧都指揮朱鑑死之
文皇曰曩予巡塞上見大寧領朶顏諸夷驍勇善戰戍卒皆閭左罪謫不能寒吾取大寧斷遼東得胡兵助戰吾事濟矣遂率銳卒千人倍道趨大寧遺書寧王言窮蹙求解吾弟寧王邀文皇單騎入城執手大慟言不得

已至此南兵百萬旦夕且破北平非吾弟表奏吾死矣寧王為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款洽不為備文皇銳兵出伏城外諸親密吏士稍稍得入城遂令陰結諸胡酋長及閭左思歸之士皆喜定約文皇辭去寧王餞郊外伏兵起執寧王諸胡士卒一呼皆集守將朱鑑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之寧王權都指揮房寬遂降乃下令安撫城中頃刻而定劉貞陳亨自松亭關引兵來援亨及營州中護衛指揮徐理陳文皆降因襲貞破其營貞夜負敕印由海道出福建還京。
李景隆攻北平靖難兵以大寧諸軍三衛胡騎趣援景隆敗奔德州

景隆聞文皇攻大寧遂引兵渡盧溝橋攻北平築壘九門景隆攻麗正門幾破城中婦女並乘城擲瓦石景隆令不嚴驟退北平守益堅景隆別將攻通州敗績甲寅文皇盡拔大寧諸軍及兀良哈三衛胡騎挾寧王入松亭關趣援北平十一月庚午景隆移營白河西先鋒都督陳暉渡河而東遇文皇兵於鄭村壩逆戰敗績景隆七營兵合戰皆潰景隆盡棄其輜重拔其衆南奔駐德州癸酉九門壘兵皆潰〇乙亥文皇再上書言臣叨承宗藩見惡權奸橫加大戮上書自陳今歷三月未蒙垂察疊發大兵討罪不已竊聞朝廷論臣有不軌之事八謹陳其詳惟陛下垂察其一謂臣護衛踰額祖訓職掌

條王府官軍不拘數目各王府皆然此奸臣枉臣一也二謂不當無事操練軍馬祖訓兵衛條王教練軍士遍數不拘此姦臣枉臣二也其三謂臣不當於各衛選用官軍祖訓軍職條王府武官千戶百戶從王於所部軍職內選用開奏直詣御前頒降誥勅此姦臣枉臣三也其四謂臣私養韃靼健卒本洪武中歸附處於北平皇考命於護衛歲給衣糧備虜此姦臣枉臣四也其五謂臣招致各處異人術士養於府中日夕論議爲非竟無主名此姦臣枉臣五也其六謂臣府中守禦四門不當僭擬皇城守禦之制更番甚嚴祖訓兵衛條凡王府守禦宿衛護衛均番此姦臣枉臣六也其七謂臣宮室僭侈此皇考所賜祖訓營繕條燕因元之舊非臣僭越此姦臣枉臣七也其八謂臣第二子高煦過涿州擅笞驛官此臣失教然笞一驛官遂指爲臣不軌之迹究滋已甚何以服天下後世此姦臣枉臣八也且陛下與臣皆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於屬最親姦臣猶得誣以極惡則踈遠小臣天下細民欲寘死地可望雪理耶其不濁亂天下傾危宗社不已也蓋今諸王之中臣序爲長周齊湘代岷五府已去獨臣未去臣去則楚蜀秦晉諸國不難去矣寧王無罪此又削其護衛將諸人身手足皆去身能全乎伏望陛下鑒臣愚誠思宗社大計斷然不惑去此姦慝臣頓首頓首〇文皇傳檄言我父皇

奉天承運華夷一統長子立爲皇太子餘子封王各守藩屏以爲子孫萬代計不幸皇太子薨逝秦晉二王繼殞父皇慈念皇太子遂立其次子爲皇太孫居東宮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日父皇賓天皇太孫即帝位我諸王不敢以叔道尊亢臣子之情至矣盡矣帝年幼冲任用奸邪小人屏棄典刑殘害骨肉天變屢見恬不脩省此皆齊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職等官讒佞于君恣行不道令天下但知有齊尚書等不知有皇帝皇帝被姦臣惑溺父皇陵土未乾周代湘齊岷五王相繼竄流齊尚書又使惡少謝貴等爲北平都司官張昺爲布政司官與本府長史葛誠合謀六月圍我王墻柵我王門殺

我守王城卒諸軍披甲執杖銃鼓叫呼聲震城野七月
初旬且引兵入王城以都指揮張信言洩其奸不得已
起兵擒獲逆賊謝貴等七月十六日擒宋忠殺都指揮
孫泰余瑱八月十六日破雄縣擒都督潘忠楊松二十
五日破眞定走耿炳文擒左副將軍駙馬李堅右副將
軍甯忠右都督顧成都指揮劉燧江陰侯吳高都督耿
瓛楊文以遼東兵圍永平予直抵永平高等夜遁還兵
大寧都指揮房寬來降殺朱鑑都督劉貞陳亨守松亭
關不肯來降余襲破其營擒亨貞以騎遁去大寧遂平
未幾齊尙書黃太卿等左班文職又矯詔曹國公李景
隆領兵五十餘萬十月十六日攻北平圍城甚急予以

寡敵衆景隆大敗斬首十萬九千餘級景隆夜遁去予
本太祖高皇帝親子母孝慈高皇后皇太子親弟忝居
諸王之長禮曰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
姦臣齊尙書黃太卿等余必不與共戴天也故用欽遵
祖訓統兵三十萬誅討左班文職奸臣傳檄天下藩屏
諸王暨官吏軍民咸使知朝廷左班文職奸臣大逆不
道我父皇之仇爲子者義在必報也
十二月庚申靖難兵攻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薊州鎭
撫曾濬起兵攻北平不克死之○復以茹瑺爲兵部尙書
○初令武官襲替兵部會五府取旨○省躬殿城
殿在乾淸坤寧二宮間爲退朝燕息之所置古經聖訓
其中以尙父丹書之旨夏書色音宮室之戒命方孝孺
爲銘
徙肅王楧於蘭縣○叅贊軍務高巍使北平
高巍上書言臣使燕披忠膽陳義禮曉以禍福及親
親之誼遂遣往燕自稱國朝處士臣其上書燕國大王
其詞曰志慕仲連子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不朽我太
祖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我聖明天子嗣登寶
位誕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奚啻考妣朝
野皆曰內有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
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
意何出在朝諸臣執言伏義以順討逆臣以爲動干戈

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
之親愈厚臣所以得奉明詔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
一言求頸血汚地者稱臣宿許太祖生當殞首死當結
草之願也昔周公聞流言卽避位居東若大王始知謀
逆者擒送京師或戮而奏聞或解其護衛或質所愛子
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
哉慮不及此遂檄遠邇大興甲兵襲疆宇任事者得籍
口以爲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
誅晁錯爲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一奸雄豪傑鵂
集無賴因時乘釁率衆數萬突起而橫之萬一有失
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

縣掩真定易若建瓴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
出區區蕞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
王將士殆亦疲矣況朝廷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
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
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況三
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乎大王信
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親好天意順
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僥倖悖
事恐與伯夷叔齊泰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徑庭矣幸
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倘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是
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巍白髮書生蜉蝣微命生死不

懼者但久蒙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愚
臣孝行臣竊自負既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死孝臣至
願也書再上不報

庚辰二年春正月丙寅靖難兵攻蔚州守將王忠李遠以
城降○二月丁酉靖難兵進攻大同○甲子改都察院爲
御史府以都御史景清爲御史大夫革十二道置一察院
詔曰頃以治獄煩興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理
庶獄今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察院仍漢制爲
御史府專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宜教化爲職省御史
員定爲二十八人務爲忠厚以底治平

胡虜可汗坤帖木兒及尾剌王猛哥帖木兒皆款北平○
李景隆率兵援大同○文皇還北平○保定知府雒僉降
于靖難兵○三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策試禮部貢士賜
胡靖王艮李貫等一百一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以胡靖（即胡廣）爲翰林修撰楊榮楊溥爲翰林編修金幼孜
爲戶科給事中胡濙爲兵科給事中○改詹事府爲御史
府賜御史大夫宴於新署監察御史衣人一襲○武臣犯
法被黜者皆叛走降于靖難兵盡復故官○夏四月李景
隆郭英等約攻北平及靖難兵大戰于白溝河敗績景隆
走德州遂奔濟南

先是建文帝遣中官賜景隆璽書及斧鉞渡江忽大風
雷雨暴至舟破盡沉諸江至是復賜景隆景隆益專恣

紀律不嚴號令煩數諸將玩之夏四月景隆與郭英吳
傑等約日合兵進攻北平辛丑文皇率衆渡馬駒橋南
駐武清癸丑景隆軍至河間先鋒忝將平安至白溝河
郭英等自真定移營保定期會白溝河文皇進至固安
乙卯營中大雨平地水深二尺己未文皇率衆渡白溝
河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之文皇曰平安豎子從吾出
塞征胡識吾用兵以故敢爲先鋒今日吾且破之使心
膽俱喪安驍勇善戰互有勝負俄都指揮何清陣動戰
敗被執安乃收兵還營景隆郭英吳傑等合兵六十萬
聯營白溝河藏火器一窠蜂揣馬冊地中人馬遇之輒
爛夜與靖難兵大戰文皇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馬伏

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在上流。倉卒渡河而北。庚申。
文皇復率衆渡河。景隆諸軍進戰。破文皇後軍。房寬狼
狽走。文皇率衆復戰。驍將瞿能父子皆戰沒。景隆遣諸
騎兵乘敵後。文皇見張玉朱能丘福陣動急。又見陣後
塵起。曰。敵繞出我後矣。馳騎赴之。戰甚力。左右曰。敵衆
我寡。難與持久。宜退就玉等併力。景隆等呼噪益進。矢
石俱發。注如雨。文皇馬三易。三被創。矢三服並射盡。乃
持劍奮擊。劍又缺折。急走登隄。佯麾鞭若招後繼者。景
隆等疑有伏。不敢上隄。而文皇復率衆馳入陣。陣動。會
旋風折大將旗。景隆軍大亂。文皇乘風縱火燔諸營。郭
英等潰而西。景隆潰而南。委棄輜重器械孳畜萬萬計。

景隆璽書斧鉞。盡為靖難所獲。殺溺死者。二十萬人。文
皇復追至月樣橋。降十萬餘人。景隆單騎走德州。壬戌。
文皇遣人攻德州。五月辛未。景隆自德州奔濟南。癸酉。
靖難將陳亨張信入德州。奪軍餉百萬。轉掠濟陽。儒學
教諭王省被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乃舍省。省歸坐
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為名明倫。今
且只說君臣之義何如。省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柱
死。參贊高巍。參政鐵鉉。皆自臨邑入濟南。
五月。靖難兵圍濟南。景隆出戰敗績。參政鐵鉉。參軍高巍
禦却之。
五月丁丑。文皇率衆趨濟南。己卯。景隆出兵合戰城下。

敗績。奔入城。文皇圍濟南。攻之急。鐵參政。高參軍。徐將
軍盛統兵。高僉憲宋參軍。張都統。王太守。王府校。悉力
防禦。大挫靖難兵。辛巳。文皇隄水灌濟南。濟南人大懼。
鐵參政曰。無恐。計且破之。不三日逝矣。令登陴人皆哭
呼曰。旦日且降。盡輟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降。又請
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文皇大喜。是時文皇在軍逾
年。往來戰守甚苦。僅得永平保定及北平三府。諸府縣
旋破旋堅守。不肯降。至是聞濟南降。曰濟南中原要會。
得濟南斷南北。即不下金陵。畫中原自守。徐圖江淮。遂
下令退軍受降。軍中大喜。呼萬歲。鐵參政懸鐵板城門
上。伏壯士闉堵中。約候文皇入城。呼千歲。即下鐵板。拔

橋。文皇乘肩輿張蓋。率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城門
開。守陴者皆登城。伏堵間。文皇比入門。門中人即呼千
歲。鐵板亟下。傷文皇馬首。文皇棄馬。取從馬走。走至橋。
橋下伏兵發。斷橋。橋不可動。文皇得過橋。復合兵圍濟
南。鐵參政守陴者。罵文皇。靖難軍大怒。攻益急。鐵參政
隨機應敵。間出兵。累敗靖難兵。
都督僉事朱榮棄師還京。伏誅〇六月。遣尚寶司丞李得
成使燕議罷兵。秋七月。李得成還自濟南。下獄。既而釋之
〇平安率兵進次單家橋〇八月。靖難兵攻濟南不克。解
去
文皇攻濟南急。鐵參政鉉。盛統兵庸。夜出刼戰。晝憑城

防禦盡毁靖難諸攻具靖難兵解南去建文帝即軍中
陞鉉兵部尚書封庸歷城侯食祿千石宋參軍說鉉曰
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平者類老弱且
永平保定雖叛諸郡守堅守者寔多郭布政輩書生公
能出奇兵陸行抵眞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
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公便宜部署
號召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
歸徐沛間素稱驍勇公檄諸守臣倡義集勇候北兵歸
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
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盡於德
州城守五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駑材無足恃莫若固

守濟南牽率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
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
亭犒問辛苦述賦賡歌激發忠義高巍賦曰至濟南而
被圍思張巡之忠堅幸遇知巳之鐵相更從英輩以雲
聯若徐將軍之赳赳盛統兵之桓桓僉憲高公之糾譏
大參宋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勇給餉王太守之
從權吾道王府校之論議斯文王肯播之勉旃衆資羣
策屈力保全所謂盛統兵者盛庸也
盛庸進兵德州逐靖難將陳旭遁歸北平○承天門災詔
求直言○改方孝孺爲文學博士以楊榮楊溥爲翰林編
脩○九月承天門成改爲皇門遂改午門爲端門端門爲
應門前門爲路門○乙丑文皇至北平○冬十月更定歷
事監生選法
凡歷事一年爲滿考分三等上者即授官次下者再歷
一年復考考之上者亦即授官次量材選授下還國子監
讀書
選威武中衛募健武充衛壯士○山西清遠衛卒羅義上
書下獄既而釋之
義詣闕上書乞息兵講和又上文皇書言殿下聰明英
武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以法周公輔成王之義嘗
聞夷齊以國相讓去隱首陽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先
明順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

之安然後可殿下今以藩國敵朝廷即遂其願尤爲不
可況萬難無一易哉乞早息兵歸國書上下義獄後出
獄中擢戶科給事中
平安及靖難兵戰于鏵山斬靖難將陳亨○靖難兵破滄
州守將徐凱降于靖難兵
時平安吳傑駐定州盛庸駐德州徐凱陶銘駐滄州相
爲掎角以困北平滄州城潰凱銘督士卒修城文皇佯
出攻遼東至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晝夜兼行至滄州
城下列營凱等始覺倉卒收築城具出戰敗績入城守
文皇攻破其東北凱及都督程暹都指揮趙滸胡原李
英張傑皆被執文皇飲凱等酒遣歸凱等謝願留事殿

下遣至北平仍其官秩。

召李景隆還京赦不誅

景隆昏懦奸邪屢戰輒敗棄其師遁至是召還京赦不誅黃子澄慟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祖宗厲將士御史大夫練子寧亦執景隆於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子寧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臣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遂罷朝。

以盛庸爲平燕將軍充總兵官陳暉平安爲左右副總兵馬溥徐真爲左右參將鐵鉉參贊軍務督諸兵北進〇十二月靖難兵至東昌盛庸率兵大戰斬靖難將張玉

文皇移直沽之舟至長蘆載降獲輜重順流而北文皇

自率衆循河而南盛庸出兵襲後不克文皇遂至臨淸移屯館陶掠大名焚我軍餉十二月甲午文皇至汶上掠擠寧盛庸鐵鉉率兵躡其後營於東昌先鋒將孫霖營滑口淸難將朱榮劉江襲破霖軍都指揮唐禮被執霖走乙卯文皇至東昌盛庸背城而陣靖難兵擊其左翼不動退而衝其中堅盛庸麾兵圍文皇數重文皇易服奮躍馬出西南去靖難兵爲火器所乘大敗盛庸兵大呼譟奮擊殺靖難大將張玉丙辰復戰靖難步卒先走盛庸乘之殺傷萬計北平震動文皇退駐館陶盛庸飛檄眞定滄德諸將水陸犄角邀文皇歸路。

詔舉優通文學之士以處士唐愚爲翰林院侍讀

辛巳三年春正月辛酉朔疑命神寶成。

寶方一尺六寸九分帝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先是帝在儲位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元年使者還自西方得靑玉於雪山方踰二尺質理溫栗乃命玉人琢爲大璽至是工成名疑命神寶以告天地祖宗爲文宣示遐邇百官稱賀大宴於奉天門頒賞四夷朝使。

丙子文皇至北平〇三月辛巳盛庸及靖難兵戰于夾河斬靖難將譚淵次日復戰盛庸敗走德州

二月乙巳文皇復率衆南出巳酉至保定盛庸合諸軍二十萬駐德州約吳傑平安出眞定攻北平三月辛未

盛庸兵至單家橋巳卯營於夾河辛巳文皇率衆至夾河庸結陣甚堅文皇掠庸陣陣旁火車大銃强弩戰盾固匝不能動文皇退庸出千騎追襲文皇卽率萬騎步兵半之直薄庸陣庸陣堅不動靖難步卒攻左掖騎兵擣中堅庸始麾諸軍力戰斬其大將譚淵文皇復以勁騎掩庸陣後靖難將朱能張武等從文皇合戰庸軍火器不及發戰盾又中鐵積相牽率不能先後遂却都指揮莊得陷陣沒驍將楚智被執不屈死之張皂旗者力戰而死猶執皂旗不仆靖難軍皆異之是夕戰酣迫暮各歛兵入營文皇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明日引馬鳴角穿營而去以帝嘗有詔無使余負殺叔父名也諸將

相顧不敢發一矢文皇既還營復嚴陣約戰文皇軍東北庸軍西南自辰合戰至未兩軍相勝負屢退屢進將士皆疲各坐息少頃復起戰相持不退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庸軍中昏暗不辨咫尺靖難兵大呼乘風縱左右翼橫擊庸軍大敗文皇追奔至滹沱河庸走還德州當是時庸恃東昌之捷輕敵謂此舉必破北平將士咸攜金銀鉑器錦繡衣袍曰破北平張筵痛飲至是盡為靖難兵所獲

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以謝文皇○甲申吳傑平安及靖難兵大戰于單家橋敗績閏二月戊戌復戰于藁城復敗績

吳傑平安自真定率師駐單家橋甲申文皇率衆徑趨橋與平安等大戰安擒靖難將薛祿祿脫走吳傑平安初欲與盛庸合勢北出真定聞庸敗又聞靖難散遣徒兒四出索餉遂進兵襲文皇閏三月乙未靖難兵掠真定吳傑移軍滹沱河文皇令騎過河上流步卒輜重從下流渡遇傑兵不戰傑移營藁城文皇亦至藁城戊戌合戰互有勝負己亥吳傑平安方列陣西南靖難兵攻其東北文皇以驍騎循河出其軍後大戰傑安發火器大弩射文皇下如雨矢集王旗如蝟毛平安陣間縛樓高數丈安登望靖難兵見戰勝大喜麾諸軍力戰文皇見安登樓率精騎直趨攻樓安見文皇馳至急下樓墜而走會大風發屋拔樹傑軍亦敗都指揮鄧戩陳鵬等皆被執平安吳傑還真定

己酉靖難兵掠順德廣平大名○以譎斥齊泰黃子澄貽書文皇罷兵文皇上書請召吳傑等還

文皇上書曰臣聞虞舜用辟首誅四凶殷湯之聖不吝改過皆帝王之盛美萬世所師法也臣奉藩以來今歷二紀兢兢業業不敢違越皆緣姦臣齊泰黃子澄懷挾之逆圖志傾危於宗社造滔天之禍剪藩輔之親屢削諸王次及於臣誣直為枉飾虛為實加之大惡冒以深誅發天下之兵殫府庫之財擠臣一家並寘死地臣嘗瀝忠懇號嗷訴於天天居甚高畧無見聽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雖至愚豈忍父子俱被無辜之戮而令陛下受枉殺親王之名哉故以兵自防甚非得已上賴天地祖宗之靈鑒臣忠誠憫臣非罪俯垂庇佑大軍之至每自摧衂然臣不敢為喜恒用傷悼誠念此皆皇考所養兵民而姦臣一旦盡驅之白刃之下使濺血成川暴骸蔽野嗚呼冤哉彼實何罪故夙夜拳拳秉誠攄敬籲天地籲祖考與開發聖明助震威斷早戮姦賊用除禍本庶幾以清朝廷以安宗社以全親族以息兵民而天下有太平之望比聞姦臣泰子澄皆以竄逐于外臣一家長幼皆欣喜舞忭有更生之慶謂陛下日月之明已宣雷霆之威已震朝廷可以遂清宗社可以綏安親族可

望保全生靈可望休息天下可望太平帝舜之去四凶成湯之改過不吝陛下兼而有之然臣猶未能盡釋於心者初聞齊黄被黜卽以徧告三軍將士曰明天子已洞察我之非辜而去權姦矣且旦夕必下寬貸洗雪之恩吾與若等可以解甲而休帖席而卧矣將士皆曰誠所願但慮非出誠心而姦臣姑爲退避之計以弭我耳然我豈可輒自弛以束手就縛哉如其果出誠心則吳傑平安盛庸之兵當悉召還而今猶聚境土侵迫不已則是姦臣之身雖出而姦臣之計實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之或然者也夫聖人感人至誠而已至誠可孚豚魚而況人乎陛下推誠待下誰不悅從若徒示以去姦

臣之名而實仍用姦臣之計此非獨欲撤陛下之藩誰將遂傾陛下之堂室莽操之事前鑒甚明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姦臣之計臣前書陳奏已詳如陛下不信但試察其所行所言果忠於朝廷乎果其自爲乎惟陛下明之於心度之於理參之於古驗之於今力斷而行之無終爲憸邪所蔽天下幸甚宗社幸甚非獨臣一家一國之幸也

遣大理少卿薛嵓往報文皇夏四月嵓還

文皇書至帝召孝孺視書對曰今諸軍大集燕兵久羈大名暑雨爲沴不戰自罷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渡盧溝橋擣北平彼顧巢穴歸援我以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我固欲緩彼奏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踰月彼心解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帝曰善立命孝孺草詔言罷兵遣大理少卿薛嵓持報文皇又爲榜諭數千言刻印萬張授嵓令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嵓見文皇問帝意云何嵓曰朝廷言殿下旦釋甲暮卽旋師文皇怒曰是紿我也嵓惶懼不能對燕將士譁欲殺嵓嵓戰慄流汗伏地文皇令護嵓南還夏四月嵓至自燕軍言燕軍強盛孝孺惡之曰此爲燕遊說也

五月吳傑平安盛庸出兵扼靖難餉道不克○文皇遣武勝上書詔下獄

文皇遣其指揮武勝奉書於朝曰比荷聖明允臣所奏

特遣大理少卿薛嵓下詔軍中諭以偃兵息民雖臣將士不能無疑於權奸之欺臣之父子蓋已欣戴陛下之仁矣而嵓歸未十日吳傑平安盛庸頻奮發兵絕臣糧運要殺臣將校數百人臣將士守臣約束不敢赴鬭而彼必欲求釁畧不見捨與比所下詔旨背馳誠有以中臣將士之所疑孤臣父子之所欣幸也如謂朝廷息兵之命傑等有所不知不聞薛嵓之來往復皆經其軍中其可謂不知不聞耶此皆奸臣之所爲而陛下深居九重有所不知不聞也臣之所恃者惟陛下至尊至親也今爲奸臣所惡陛下雖有憐之之心而不能見庇則臣自救之計敢一日而忽哉臣之忠誠計薛嵓歸必能詳

達但前日詔旨如此今日奸臣矯制如彼外情洶洶不
敢不聞伏惟務明睿斷以固皇業以安天下浙臣亦有
保全之望臣無任戰兢俟命之至帝覽書曰燕王吾皇
考孝康皇帝母弟於朕爲叔父奈何必用兵爲也召諭
孝孺意孝孺對曰陛下即欲罷兵兵一散即難復聚彼
或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今軍聲大振不日有捷書來聞
願陛下毋惑甘言遂縛勝等下錦衣獄
調刑部左侍郎王艮爲浙江肅政按察使
以問燕國人罪從末減故左遷浙江按察使艮至浙江
謁岳鄂王墓誓曰苟愧武穆非人也
六月靖難將李遠等兵至濟沛焚餉舸都督袁宇率兵禦

之敗績○遣太僕少卿祝孟獻使朝鮮市馬○秋七月靖
難兵掠彰德都督趙清禦之敗績○遣錦衣衛千戶張安
遺書于燕世子
先是孝孺門人林嘉猷嘗被文皇召至北平居邸中久
之知高煦及三郡王不睦於世子屢譖於父內臣黃儼
素奸險世子惡儼儼曲事三郡王三郡王與世子守北
平高煦從文皇軍中時時傾世子孝孺言於帝曰兵家
貴間燕父子兄弟可間而離也帝問云何孝孺言其故
帝曰奈何間之孝孺曰世子見疑必北歸而吾餉道通
矣帝曰善立命孝孺草書貽世子令歸朝且許王燕地
世子得書不啓封并安致文皇所三郡王儼先已馳使

告文皇世子且反文皇疑之問高煦高煦曰世子故與
太孫善厚語未竟世子書至文皇曰嗟乎幾殺吾子
大同守將房昭引兵掠保定駐西水寨文皇還援保定○
限僧道田人五畝
勅禮部曰朕聞釋道之教其來久矣本以清淨空幻爲
宗超世離俗爲事近代以來俗僧鄙士貪著自養殖貨
富豪甚至田連阡陌本欲以財自奉然刑害相乘迷不
知覺既有饒足之利必受官府之擾況因此不能自守
每罹刑憲非惟身遭僇辱而教亦隳焉夫佛道本心陰
翊王化其助弘多至於末流所習本乖蠹蝕教門致使
訕毀肆行貽累厥初朕甚憫之原其害教之端實自田

始今天下寺院宮觀除原無田產外其有田者每僧道
一人各存田五畝免其租稅以供香火之費餘田盡入
官有佃戶者佃者自承其業無佃戶者均給平民如舊
田不及今定數者不增若有以祖業及歷代撥賜爲詞
告言者勿理如原係本朝撥賜者不在此例凡僧道一
應丁役並免非奉朝命不許私竊簪剃年未五十者不
許爲尼及女官嗚呼多藏厚亾老氏攸戒除欲去累大
覺所珍利欲減則善心生善人多則風俗美欽玆定制
永底太平
八月靖難兵圍西水寨冬十月真定守將都指揮花英等
赴援敗績文皇還北平

八月丁巳文皇渡滹沱河留其將孟善守保定丙子真定總兵遣都指揮韋諒率兵援房昭丁丑文皇圍西水寨遣其別將朱榮圍定州九月甲辰文皇攻定州冬十月丙辰真定諸將都指揮花英鄭琦率步騎三萬援西水寨文皇自定州馳還英等列陣峩眉山下文皇潛兵出陣後合戰英等敗績英琦及都指揮王恭指揮詹忠等被執房昭韋諒皆走遂破西水寨文皇還北平

十一月遼東總兵官楊文圍永平不克因與靖難將劉江戰于昌黎文敗績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被執○平安敗靖難將李彬於楊村○皇少子文圭生○十二月文皇復出北平○勑駙馬都尉梅殷守淮安

梅殷洪武十一年尚寧國公主恭謹有謀能騎射諸駙馬中高皇尤愛殷嘗受密命輔建文帝至是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悉心防禦

置豐沛軍民指揮司○胡虜可汗坤帖木兒死鬼力赤為可汗○詔禁內臣出使侵陵吏民○太祖高皇帝實錄成○改程本立為江西肅政按察副使

壬午四年春正月平安率兵復通州不克○戊戌靖難兵破東平指揮詹環被執吏目鄭華死之○庚戌靖難兵攻沛縣指揮王顯以城降知縣顏伯瑋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皆死之○二月諸軍皆營於濟寧○靖難兵攻徐州徐兵出戰敗績○更定勳階

尚書為特進資政上卿侍中資政卿侍郎資政亞卿郎中資政中大夫員外郎贊政大夫給事中嘉政中士

三月戊辰平安及靖難兵戰于淝河敗績

三月甲申文皇自徐州進攻宿州平安統精兵四萬追躡文皇壬辰文皇至渦河平安兵進至淝河遇伏戰敗胡騎指揮使火耳灰哈三帖木兒皆被執平安兵駐宿州

靖難兵破蕭縣知縣陳恕死之○夏四月甲寅平安及靖難兵戰于小河斬靖難兵將陳文王真執其裨將丁良朱彬

夏四月甲寅平安兵營於小河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

河而東遇文皇騎兵合戰斬其將陳文再戰又勝斬其將王真文皇督戰急幾為安槊所及安馬蹶弗得前靖難番將王麒躍馬入陣援文皇得脫裨將丁良朱彬被執是役也靖難軍中大懼

甲戌平安及靖難兵大戰于齊眉山復敗之

平安諸軍營於小河南燕兵據河北甲戌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會大霧斂兵還營乙亥燕諸將欲還北平不敢顯言輒請退屯小河東就麥觀隙而動文皇不聽朱能鄭亨又力言渡河非計諸將多不肯從文皇曰欲渡河者左不欲渡河者右諸將多趨左文皇大怒曰任汝所之諸[illegible]不敢言何福引兵會平安燕軍中益懼文

皇數日不解甲矣。
辛巳何福平安等及靖難兵大戰于靈璧宋瑄戰死何福敗走平安陳輝馬溥徐真及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皆被執
時文皇縱性善彭與明歸令傳語中朝性善衣朝服躍入河死與明慚憤裂冠裳棄官變姓名
五月己丑文皇至泗州水守將周景初降○盛庸營于淮靖難將丘福朱庸潛出庸後庸走文皇遂渡淮至盱眙○庚子文皇至天長揚州指揮王禮千戶徐政張勝江都知縣張本皆降守將崇剛監察御史王彬死之
時諸將分屯鳳陽淮安以遏燕兵文皇欲從淮安取道

渡江遣使駙馬梅殷殷割使人耳鼻授詞荅文皇曰留汝口與殿下言君父恩義文皇竟不得道淮安欲從靈璧出鳳陽渡河鳳陽知府徐安諜知拆浮橋絕舟楫拒守亦不得渡文皇遂徑趨揚州庚子至天長時監察御史王彬巡江淮治揚州倚任指揮崇剛練兵繕濬城濠剛閱靖難兵至晝夜不解甲與彬共守揚城指揮王禮欲舉城降彬與剛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隨靖難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憚力士莫敢縛禮弟宗者厚賂力士毋誘其子出會彬解甲浴盤中為千戶徐政張勝所縛昇至城上投靖難兵中不屈死之政遂出禮等于獄與江都知縣張本開城門降剛亦不屈而死
文皇至揚州高郵指揮王傑降文皇遂至儀真○詔天下勤王
詔曰燕兵勢將犯闕中外臣民坐視子之困苦而不予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即日勤王共除大難宗社再安子不敢忘報詔下京城內外臣民慟哭
遣禮部侍郎黃觀翰林脩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入援○蘇州知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璡率師勤王○遣慶成郡主至文皇所議割地罷兵不聽○勑刑部尚書侯太轉餉淮安○六月癸丑朔文皇至浦子口盛庸等迎戰敗績○遣都督僉事陳瑄援庸瑄遂率舟師降于靖難兵○乙卯文

皇渡江盛庸率海艘出高資港迎戰敗走鎮江守將童俊遂降于靖難兵○庚申文皇營于龍潭復遣李景隆都督王佐尚書茹瑺至龍潭議割地罷兵不聽
景隆等見文皇伏地納欵頓首稱臣呼萬歲不已壬戌景隆等歸言文皇必欲得齊太黃子澄輩建文帝令景隆等再往言諸臣皆竄逐外郡俟縛至遣來景隆等惶懼不敢行帝令諸王與景隆等偕行文皇曰勿多言不得奸臣吾必不已諸王歸帝會羣臣慟哭或勸帝且幸浙或曰不若幸湖湘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議不決太常少卿廖昇聞茹瑺等還遂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死

遣諸王分守京城諸門○命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甲子遣人齎蠟書四出促勤王兵皆為靖難遊騎所獲○乙丑文皇至金川門都給事中龔泰死之

文皇渡江龔泰與妻傅氏訣曰事至此我自分死爾第攜幼穉歸否則俱溺井無辱文皇師駐金川門泰知不可為遂自城上投下死參軍斷事高巍亦自縊於驛舍時有約開門迎納者大理寺丞鄒瑾監察御史魏冕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毆之幾死其日以兵亂殺刎鄒瑾及冕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聽

谷王穗開金川門降文皇遂入京城內宮火發

文皇入城建文帝手誅都督徐增壽於左順門靖難兵起增壽兄徐輝祖謀議督兵北進增壽獨以百口保文皇無他故今誅之又欲誅李景隆不果諸內臣諱言不知遜位去有翰林編脩程濟者先為岳池教諭上言其月其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濟仰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兵果起赦為翰林編脩至是急召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可走出免難耳初太祖臨崩密封一櫃召太孫曰此櫃不可妄啓汝若遇難時速啓視之即無害也至是啓視其櫃見一刃一度牒有上勑曰汝欲生可將此牒投往他處為僧從宮其處有密地可通不然將刃自盡於是急召僧為建文帝落髮須宮中火發宣言帝崩程濟從帝出每遇險幾不能脫濟輒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天下皆不知其生也

文皇為建文帝發喪治葬遂謁孝陵即皇帝位召文學博士方孝孺草詔不屈死之

文皇入城金川門蹇義夏原吉皆赴迎戴楊榮亦見馬首曰翰林編脩臣楊榮曰何如曰臣請殿下今始入城當先謁陵乎先入廟乎上啞然曰固當先謁陵遂從之曰非若言幾誤乃事矣文皇既登極工部尚書茹瑺首入殿賀文皇呼謂之曰瑺吾今日得罪於天地祖宗奈何瑺扣首曰陛下應天順人何謂之得罪乎文皇大悅

進忠誠伯初靖難兵南行姚廣孝送道旁言江南有方孝孺者學行負盛名即不肯降幸勿殺至是以廣孝言即召用之孝孺不肯屈繫獄一日遣人諭再三終不從又召孝孺草詔孝孺斬縗而見悲慟徹殿陛文皇降榻勞曰先生無勞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今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即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又曰先生無過勞苦命左右授筆札又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云云投筆於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死即死詔不可草文皇大怒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戮為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

誅國用徇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徇君兮亦又何求嗚呼哀哉庚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鄭先已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〇文皇入城先日羣臣多往迎者或勸寺丞鄒瑾御史魏冕急為降附二人叱曰使吾等改臣節明君必所不用汝姦臣逆阿來挽我因共捶擊之皆自盡翰林編脩王艮亦與艮子訣服毒死〇靖難兵南下建文帝不得已逐齊太黃子澄于外及兵抵江干蘇州知府姚善言子澄文武才略足　捍國難顧屏諸閑遠以快敵人胡失計至此乃急召子澄未至金川門失守文皇執子澄責問不服族其家齊太聞建文帝遜去追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興復

亦被執見文皇不屈死之從兄弟敬宗等皆死〇靖難兵入城胡廣胡儼黃淮金幼孜解縉楊士奇周是脩在朝相約同死退而縉使人覘胡動靜因得胡如門回問家人曾飼猪否縉咲曰一猪尚不肯捨豈肯舍性命乎於是皆負約宮中火發惟是脩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聖畢自為贊繫於衣帶遂自縊於東廡下後縉為誌士奇為傳謂其子曰當時吾亦同死誰與爾父作傳誌者士論咲之〇禮部侍郎黃觀奉詔募兵至安慶聞變謂人曰吾妻翁氏有志節必不辱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自京奔至言翁夫人暨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索釵釧出市酒殽夫人急攜二女率家屬十人投淮清

橋下死觀慟哭至李陽河聞建文帝避位朝服東向再拜投湍流中死籍其家并逮姻黨〇翰林脩撰王叔英奉詔募兵行至廣德聞建文帝遜位慟哭沐浴衣冠書絕命詞於祠間自經玄妙觀銀杏樹下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兩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嚥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留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其後治奸黨妻金安人繫獄死二女赴井死〇兵部尚書鐵鉉文皇登極尚擁殘兵駐淮南已

而擒鉉至不肯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劈碎其體至死罵不絕聲時年三十七子福安戍河池〇吏部尚書張紞文皇登極召紞諭曰卿久事皇考習知典故今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觀時政有戾舊制者直告朕無隱蓋寵厚望老成之意紞出遂自經吏部後堂死左侍郎毛太亦即同死〇禮部尚書陳迪靖難兵起受命督軍餉於外過家未嘗入聞變即赴京師文皇登極召迪責問迪慢罵不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迪叱勿言罵不絕口割鳳山等鼻舌煮熟食迪迪吐唾益指斥俱凌遲死既死于衣帶中得詩有曰三受天王顧命

新山河帶礪此係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二
心又有五噫詞並悲烈蒼頭僕來保者拾其遺骸歸塟
〇刑部尚書侯太總餉淮安文皇即位太至高郵與其
隸茅卯仔同執不屈下錦衣獄是年七月死弟敬祖子
玘皆論死〇刑部尚書暴昭掌平燕布政司事平安諸
兵敗召歸京師靖難兵入城昭出亾被執見文皇抗罵
不屈去齒截手足罵不絕口至斷頸乃已〇文皇即位
召戶部侍郎卓敬責其不奉迎乘輿敬厲聲不遜怒欲
殺敬憐其才且繫獄或以管仲魏徵事諷之不聽姚廣
孝忌敬必欲殺敬敬臨刑從容嘆曰變起宗親畧無經
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夷三族〇御史

大夫練子寧靖難兵渡淮時靖江府長史蕭相遺衡府
紀善周是脩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
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訴二人子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
容言者乎訴者愧而止文皇即位縛子寧至語不遜斷
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
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逮戍邊者百五十一人〇
御史大夫景清文皇即位方孝孺縛子寧等死而清獨
委蛇侍朝人疑之一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星者奏文
曲犯帝座甚急文皇因疑清及朝清獨著緋遂收之得
所帶劒詰責不屈而死是夕精英迭見又族其家已而
時入殿廷爲厲又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

里爲墟〇戶部侍郎郭任盧迥禮部侍郎黃魁刑部侍
郎胡子昭都御史茅大芳大理少卿胡閏太常少卿盧
原質左拾遺戴德彝給事中陳繼之韓永監察御史王
度甘霖高翔戶部主事巨敬宗人經歷宋徵皆以召見
不屈死之〇給事中黃鉞常熟人建文三年以外艱還
方孝孺屏左右問曰北兵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
人朝廷近臣今雖去宜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
要害守非其人自撤藩籬也鎮江指揮童俊狡猾不可
測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能當一面但仁
慈有餘而御下大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定亂然國
家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附書

姚善勉以忠孝期戮力王室濟時艱善得書與鉞對慟
哭以死自誓鉞就父殯居陂上舊廬足跡不入城邑靖
難兵至江上善受詔總蘇松常鎮嘉興五郡兵勤王以
書招鉞鉞即日營塟畢遂至善所童俊果以鎮江降文
皇即位捕姚善急善麾下許百戶素權詐得親於善遂
縛善邀賞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
厲聲不遜死之時年四十三鉞聞之慟哭遂絕食門目
三日求死或告鉞曰善欵服已得宥鉞復瞠目曰吾知
善決無二心吾少俟善事定吾獨死未晩及善死報至
鉞起登琴川橋西南再拜祀善慟哭曰吾與君同受國
恩國有難義同許身君今死國吾忍獨生乎祀畢衜從

按察使　奮入水死〇監察御史曾鳳韶靖難後召復
其官不至尋加侍郎召又不至剌血書憤詞襟上曰予
生廬陵忠節之邦素負剛鯁之強讀書而登進士第仕
宦而至繡衣郎旣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
愧吾文天祥屬妻李子公望曰我死勿易衣遂自殺〇
浙江按察使王良聞建文帝遜位大慟文皇詔召良良
集臬司諸印私第躊躇未能決妻問故曰我分應死未
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
遂抱其子欷歔如厠置其子池旁自投池死良殮妻畢
即列薪於戶寫遺囑付家人令妾抱幼子往匿其僉事
家試曰托諸汴商遂舉火闔室自焚死事聞文皇曰死

本良分也朝廷印信良輒毀不得無罪徙其家於邊〇
江西按察副使程本立聞靖難兵已入京亦自縊死〇
谷府長史劉璟奉勅提調肅遼慶寧燕趙六王府事靖
難兵起璟馳還京獻十六策不聽令叅李景隆軍事景
隆又不聽景隆戰敗璟奔還家養疾建文二年璟輿疾
赴闕進聞見錄千萬言又不聽令璟還家待用及建文
帝遜位璟稱疾不起法官論璟逆叛逮至京見文皇猶
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叛字下詔獄縱
髮自經死〇靖難後治逆黨監察御史董鏞葉希賢鄭
公智河南試左叅政鄭居貞陜西按察僉事林嘉猷知
府葉仲惠黃希范陳彦回遼府長史程通賓州知州蔡

運俱以逆黨械至論死〇潭州府學教授陳思賢文皇
靖難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卧不出迎
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趙君默曾廷瑞呂賢即明
倫堂爲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咸
以身殉或曰死於道〇又有東平吏目鄭華守城力竭
不食而死朱景先守金川門靖難兵入變服走蕭寺而
死窮治逆黨妻妾入教坊司盧振周瀹謝昇俱協力戰
守靖難兵入不屈死之長洲舉人劉政聞方孝孺死慟
哭不食亦死〇文皇即位召淮南總兵駙馬梅殷入見
文皇曰都尉在軍無乃勞乎殷對曰勞而無功徒負愧
耳文皇哂之〇鄭賜黃福皆自陳爲奸臣所累乞宥罪

文皇命復其官〇前御史尹昌隆初靖難兵南下昌隆
上言今事勢日去比來章奏有周公輔成王之語不若
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旣欲伸大義于天下不應便相
違戾設有不虞便須舉位讓之猶不失爲藩王若因循
不斷進退無據雖欲求爲長安布衣不可得矣不報及
是被執將就刑當陛大呼曰臣曾上章勸以位讓陛下
奏牘尚存可覆按也上命停刑檢其奏流涕曰早從此
言南北生靈可免酷禍朕亦無此勞苦也詔貸其死且
命爲北平按察知事〇得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通命解
縉等檢閱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覽其詞涉干犯者悉焚
不問因從容問縉及脩撰李貫等曰詞涉干犯者爾等

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貫實未嘗有此。上曰。
爾以未有爲美耶。食其祿。當任其事。國家危急。[illegible]近
侍者獨無一言可乎。不必曲自遮蔽也。後貫坐累繫獄
[illegible]年死。○召戶部尚書王鈍諭之曰。爾向輔建文。問朕
骨肉。今何顏耶。鈍頓首慚謝。遂命致仕。○崔銑有言曰。
建文務戕諸親。甚悖矣。尾大不掉。患可虞也。處之豈無
其道。燕無不可赦之罪。誘其左右。與賊其主。此兩國相
傾莫之何。而用之周。則無故圖孤燕。勢而剪。夫豈九伐
之正哉。齊黃謀之。希直敗之。事危矣。陽罷策臣謝遇陰
令起兵于外。大根已仆。末幹胡濟。暗拙行詐。殆同兒戲
高魏之謀不聽。盛庸鐵鉉之武畧不存。李景隆之敗朔

不辟。政刑蔑矣。舍臧亡何適。故曰。諸臣死國之忠。不足
贖其亡君之罪也。噫。銑之言。是或一道也。但亡君之罪
是其謀猷才識之短。未有長君逢君之惡。其死國之忠
則寔出于降衷秉彝之良。而天綱人紀之所由植立者
也。以彼準此。庶幾得爲尚論之當云。
贈徐增壽爲武陽侯。禁錮魏國公徐輝祖。○召陳瑛爲副
都御史。
時窮治建文諸臣。瑛恨湯宗首論死。
遷興宗孝康皇帝主於陵。仍稱懿文皇太子。遷呂太后於
懿文陵。○秋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於南郊。○以即位詔
天下大赦

詔曰。昔我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汛掃區宇。東抵
虞淵。西踰崑崙。南跨南交。北際瀚海。仁風義聲震溢六
合。曾爽闇昧。咸際光明。三十年間。九有寧謐。晏駕之日。
萬方嗟悼。煌煌功業。侔于湯武。德澤廣布。至仁濔流。廷
允炆以幼冲之資。嗣守大業。秉心不孝。改更章憲。戕害
諸王。放黜師保。崇信奸回。大興土木。天變于上而不畏。
地震于下而不懼。災延承天。而文已過。飛蝗蔽天而不
脩德。益乃委政宦官。淫佚無度。禍機四發。將及于朕。朕
爲高皇帝嫡子。祖有明訓。朝無正臣。内有奸惡。興兵討
之。朕尊奉條章。舉兵以清君側之惡。蓋出於不得已也。
朕兵不舉。亦將有聲罪而攻之者。允炆曾不反躬自責。

肆行拒旅。朕荷天地祖宗之靈。戰勝攻克。擒之于埧上。
殲之于白溝。破之于滄州。潰之于藁城。蹙之于夾河。躪
之于靈璧。六戰而已不國矣。朕於是駐師畿甸。索其奸
貪。庶幾周公輔成王之義。而乃不究朕懷。闔宮自焚。以
絕于宗社天地所不庇。鬼神所不容。事不可止。朕乃整
師入京。秋毫無犯。諸王大臣謂朕太祖之嫡子。應天順
人。天位不可以久虛。神器不可以無主。上章勸進。朕拒
之再三。爰俯徇輿情。已於六月十七日。即皇帝位。大禮
既成。所有合行庶政。並宜兼舉。一今年仍以洪武三十
五年爲紀。其改明年爲永樂元年。一建文以來祖宗成
法有更改者。仍復舊制。刑名一依大明律科斷。○官制

悉復太祖之舊。惟大理寺。仍設不復革。五軍斷事。仍革不復設

降封允熥爲廣澤王。允熞爲懷恩王。允熙爲敷惠王〇幽建文帝少子文圭于中都廣安宮建文太子文奎莫知所終〇八月命歷城侯盛庸安戢山東。都督劉貞鎮守遼東。征虜前將軍都督何福鎮守陝西。都督韓觀練兵江西。西平侯沐晟鎮守雲南〇以蹇義爲吏部尚書。夏原吉爲戶部尚書。黃福爲工部尚書〇初建內閣。以待詔解縉。修撰胡靖爲侍講。編修楊榮爲修撰。中書黃淮。齊府審理楊士奇爲編修。給事中金幼孜。桐城知縣胡儼爲檢討。並直文淵閣

直文淵閣者。入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奉陳規誨。獻告

謨猷。檢點題奏。擬議批荅。以備顧問。平庶政。不得專制九卿事。九卿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凡上所下。一曰詔。二曰誥。三曰制。四曰敕。五曰冊文。六曰諭。七曰書。八曰符九曰令。十曰檄。皆審署申覆而調劑焉。乎允乃行之。凡下所上。一曰題。二曰奏啓。三曰表箋。四曰講章。五曰書狀。六曰文冊。七曰揭帖。八曰制對。九曰露布。十曰譯。皆審署中覆而修畫焉。乎允乃行之。凡經筵。知經筵事。或同知。看定其講章日講。亦如之。凡東宮出閣講讀。領其事。叙其官。而授之職業。凡修實錄史志諸書。充總裁官實錄成。呈上。焚其草禁中。凡宗室請名請封。及諸臣請謚。並擬上焉。凡圖書繕寫讎校。皆課而察之。凡郊祀巡狩親行。扈行。凡累朝御文。實錄寶訓玉牒之副。古今書皆籍而藏之。凡會勑。稽其由狀而叙述上請焉。凡六部會試廷試貢士。國子生月課。歲貢生廷試。夷館考譯皆總領之。制勑房書辦制勑詔旨誥命冊表寶文玉牒講章碑額題奏揭帖。凡應機密文書。及王府勑符底簿。誥勑房書辦文官誥勑。番譯勑書。并夷書揭帖。紀功勘合。皆稽按典故。起草進畫。若漏洩稽緩。遺失忘誤。皆有罰

九月大封靖難功臣

制曰。昔元末兵興。豪傑競起。割據土地。糜爛生民。天命我　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東征西討。掃除禍亂。華夷一統。身致太平。垂四十年。父皇賓天。建文嗣位。頑

很昏昧。專任姦回。內作色荒。毀更成憲。殘害宗親。將及朕躬。朕不得已起兵自救。身親戰陣。已經四載。賴天地祖宗之靈。遂平內難。爾諸臣奉天征討。將士臥雪眠霜櫛風沐雨。百戰百勝。萬死一生。報太祖之深恩。弘濟艱難。宣力甚多。轉成大功。仰稽太祖皇帝開國功臣賞賜等第。參酌得宜。論功高下。爾之爵賞。朕不敢私。在爾諸將。亦自知之。今封都督丘富爲淇國公。都督僉事朱能爲成國公。都督僉事張武爲成陽侯。都督僉事陳圭爲泰寧侯。都督僉事鄭亨爲武安侯。都督僉事孟善爲保定侯。都督僉事火眞爲同安侯。右都督顧成爲鎮遠侯。都督僉事王忠爲靖安侯。都督僉事徐忠爲永康侯。都

督僉事張信爲隆平侯都督僉事李遠爲安平侯都督
僉事郭亮爲安成侯都督僉事房寬爲思恩侯都指揮
徐祥爲興安伯都督僉事徐理爲武康伯都指揮同知
李濬爲襄城伯都指揮同知張輔爲信安伯都督僉事
唐雲爲新昌伯都指揮同知譚淵爲新寧伯都指揮孫
巖爲應城伯都指揮房勝爲富昌伯都督僉事陳旭爲
雲陽伯都督指揮劉才爲廣恩侯都指揮張玉爲榮國
公都指揮譚淵爲崇安侯都督同知王佐爲順昌伯都
督僉事陳瑄爲平江伯駙馬都尉王寧爲永春侯
徙封谷王穗於長沙○廢廣澤王允熥懷恩王允熞爲庶
人○冬十月寧王權來朝改封南昌

寧王入朝相見甚歡因乞改南土初欲得蘇州文皇曰
蘇州圻內不許又欲得杭州文皇曰五弟初封錢塘爲
吳王皇考以爲不可改封開封建文無道封其弟允熥
吳王竟不克享建寧荆州重慶東昌皆善地惟弟擇焉
寧王得書遂出飛旗令有司治馳道文皇大怒王不自
安屏從兵從五六老中官走南昌稱疾臥城樓乞封南
昌文皇不得已即藩司爲府封王南昌
重脩太祖高皇帝實錄○十一月新作奉天殿成○立妃
徐氏爲皇后○以北平布政使郭資爲戶部尚書保定知
府雒僉爲刑部尚書仍各掌司府事○陳瑛請追戮建文
死事諸臣不許

陳瑛既建文死事諸臣未經逮繫誅戮者請仍追治之
文皇曰彼食其祿當自盡其心爾勿問又曰諸臣盡忠
于太祖故盡忠於建文但惡其導誘建文變亂成法耳
十二月以李至剛爲禮部尚書
時値月當食不食李至剛請率百官賀上曰王者能脩
德行政任賢去邪然後日月當食不食適以陰雨不見
豈果不食耶勿賀

昭代典則卷十三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成祖文皇帝

癸未永樂元年春正月。以陳瑛爲左都御史。○復封周王於河南。齊王於青州。湘王賜謚曰獻。治其墳廟。代王岷王皆脫拘囚。還其封爵。○二月。以北平爲北京。革都布按三司。置北京行部。及行後軍都督府。以郭資雒僉爲行部尚書。平安爲行都督僉事。

北京行部。設尚書二人。侍郎四人。其屬爲六曹。淸吏司。

吏禮兵工曹。郎中員外主事各一人。戶刑曹各二人。改戶刑二部北平淸吏司爲北京淸吏司。以北平府爲順天府。遣指揮朶兒只恍惚等。書諭鬼力赤可汗通好。不報。○三月。改北平行都司爲大寧都司。徙保定。以大寧爲地界三衛。

朶顏福餘大寧三衛。初爲兀良哈地。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時。卽山戎地。秦時爲遼西北境。漢爲奚酋所據。後魏號庫莫奚。服屬契丹。元爲大寧路。國初割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而於古會州大寧之地。設北平行都司。領興營等二十餘衛所。洪武十四年。封皇子權於大寧爲寧王。二十二年。封兀良哈爲朶顏福餘大寧三衛以處降胡。而以阿札失里等。爲三衛指揮使同知。爲我藩籬。成祖靖難。首刼大寧兵。及名兀良哈諸酋。率部落從行有功。乃移封寧王於南昌。改北平行都司爲大寧都司。徙之保定。散布興營諸衛。於京府之境。而以大寧地。盡畀三衛。東起廣寧前屯。歷喜峰。近宣府。爲朶顏。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爲福餘。由錦義渡遼河。至白雲山。爲大寧。皆逐水草無恒居。三衛朶顏最強。分地又最險。自是遼東宣府。聲援隔絕。諸夷列我險阻。闖我門庭。要我官賞。殘我吏民。喜峰三屯密雲白羊。僅僅收縮。譬之左臂癱腫。則上谷孤孑。後背傴僂。則盧龍單薄。哽其喉吭。則遼海坐隔。扼其胸背。則陵寢警逼。失計甚矣。

夏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以郁新爲戶部尚書。

原吉上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大湖。綿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澱山諸湖。入三泖。頃浦港湮塞。匯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吳淞諸浦港。洩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淞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茭蘆叢生。已

成平陸。欲卽開浚。工費浩大。且澱泖淤泥。浮泛動盪。難
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卽古婁江。徑通大海。
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松江南北
兩岸。安平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
注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下流壅塞難卽疏浚。
傍有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
大黃浦。以達茆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旣
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
岸以禦暴流。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原吉布衣徒步。日
夜經畫。盛暑揮蓋去曰。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於是水
洩。農田大利。

太白出昴北〇五月上皇考妣號謚

皇考曰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皇妣曰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

遼東都指揮沈永有罪伏誅

·先是虜寇侵遼東三萬衛。永不能追襲。又匿不以聞。
上以欺蔽誅之。令兵部榜諭天下都司軍衛。凡有賊寇
不卽奏聞者。鎭守官以下。罪與永同。

瀋陽中屯衛軍唐順請開衛河轉運。下廷臣議

瀋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源。出衛輝府輝縣西
北八里大行蘇門山下。其流自縣治。北經衛輝城下。入
大名府濬縣界。迤邐抵直沽入海。南距黃河。陸路五十
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廒。受南方所運粮餉
轉致衛河交運。公私兩便。　上曰。此策亦是。命廷臣詳
議。如議可行。亦俟民力稍甦行之。

命法司嚴責南陽鄧州官

南陽鄧州官牛疫死者多。有司嚴責民償。民貧至有鬻
男女以償者。事聞。上大怒曰。廐焚孔子問傷人不問馬。
今以人易牛。何其不仁哉。況畜牛本以爲民。今反毒民。
命悉免償。所鬻男女官贖還之。仍命法司治擅責民償
之罪。

右副都御史黃信以漏泄獄情誅

先是李至剛妻父有犯。都察院逮問。當處以重刑。至剛

乞免於　上。上曰。法司鞫獄情之輕重。外人何以知之。
對曰。此黃信與臣言。　上命錦衣衛鞫之有實狀。特命
誅之。

楚世子孟烷奏乞遣人於河南境內買人口。不許

楚世子孟烷。奏欲遣人於河南境內買人口。賜勑諭曰。
昔秦愍王遣人於湘江買人口。太祖聞之大怒。泰府官
屬。及郡縣承行者。皆被罪。且河南汝伯父周王封地。汝
所遣人入境。或有縱恣。將斥爲爾過。可不慮乎。其已之。

六月太祖高皇帝實錄成〇秋八月命平江伯陳瑄總督
海運〇九月歷城侯盛庸暴卒

庸安戢山東。致仕千戶王欽上庸罪狀。欽卽陞指揮同

知賞銀百兩左都御史陳瑛復劾庸口出怨言心懷異
圖請誅庸遂削庸爵暴卒
冬十月遣靖安侯王忠安集北平○長興侯耿炳文暴卒
左都御史陳瑛劾炳文衣服器皿僭飾龍鳳玉帶僭用
丹墀 上曰炳文先朝老臣亦爲此其速改炳文大懼
暴卒長子璿駙馬都尉建文帝遜去杜門稱疾竟坐罪
死公主亦以憂卒仲子瓛先以都督保山海關嘗請楊
文攻永平以動北平不聽至是論死
以金忠爲兵部尚書○置三大營設總兵官
京城操練之法洪武時立爲五軍營分大小教場與城
外城內操練永樂初分爲三大營曰五軍營有步隊馬

隊專敎陣法曰神機營皆步隊肄習火器曰三千營皆
馬隊專扈從出入管車輦寶纛等事每營以公侯伯二
人充提督總兵官
十一月定武職新舊官襲替法
令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討獲功陞職者
爲新官子孫年十六出幼襲替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
者爲舊官子孫年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永樂元年以
後獲功者出幼比試與舊官同
高唐州民王政建言治道擢爲刑科給事中○賜鎮遠侯
顧成銀幣
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黷武以事夷狄全盛之力遂

致竭耗當時雖得善馬豈足償萬一之費朕今休息天
下惟望時和歲豐百姓安寧至於外夷但思有以備之
必不肯自我擾之以罷敝生民近成言今日惟當安養
中國愼固邊方此言甚合朕意蓋斯人老成非喜功好
勝之流以是特嘉獎之
命郡縣考滿官於六科辨事各言所治郡縣事
初上欲聞民所疾苦命吏部尚書蹇義等凡郡縣官考
滿至京選其識達治體者令且於六科辨事俾各言所
治郡縣事至是尚未有言者 上諭給事中朱原貞等
曰郡邑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循
默默況遠在千萬里外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之

其所治何利當興何弊當革皆勿隱於今不言有他人
言之則不能逃罪矣
閏十一月封黎蒼爲安南國王李芳遠爲朝鮮國王○通
政使趙彝引奏獻陣圖者斥之
通政使趙彝等引奏山東男子獻陣圖者 上曰自古
帝王用兵皆出於不得已今天下無事惟當休養斯民
修禮樂興敎化豈復當言用兵此輩狂妄必謂朕有好
武之意故上此圖以冀進用其斥去之
敕解縉等修古今列女傳○十二月選天下殷實民徙居
順天府實京師籍名富戶
甲申二年春正月賜進士曾棨等四百七十二人及第出

身有差

禮部奏請會試選士之數。上問洪武中所選幾何。尚書李至剛對曰。各科不同。多者四百七十餘人。少者三百人。上曰。朕即位。初取士。姑率其多者。後不爲例

改封敷惠王允熈爲甌寧王。奉懿文皇太子祀〇命通政趙居任使日本。日本令十年一貢

日本屢寇濱海郡縣。靖難後。日本遣人來貢。并擒獻犯邊賊二十餘人。縛致甑中烝炊。至是遣通政趙居任。賜日本王冠服文綺。金銀古器書畫。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毋貢正副使。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踰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居任還。不受日本餽。上喜厚賜之。

命六科給事中庶務失中直言無隱

上御奉天門。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日臨百官。可否廢務。或有失中。爾等宜直言無隱。又顧解縉等曰。敢爲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爲者強於已。敢言者強於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欲使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勉之。

諭吏部選官。以才優者治事。德厚者牧民〇以國子監祭酒徐旭爲翰林院修撰

禮部言國子監祭酒徐旭書奏不謹。當降。上問吏部尚書蹇義曰。徐旭爲人何如。義曰。有文學持守。而於人寡合。上曰。持守之人固當寡合。蓋其中有所主。而不能脂韋依阿於外。況兼有文學。宜置之近侍。遂命爲翰林修撰。

夏四月簡東宮官。以蹇義兼詹事。解縉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黃淮胡廣左右庶子。胡儼楊榮左右諭德。楊士奇左中允〇立世子高熾爲皇太子。高煦爲漢王。高燧爲趙王

靖難兵起時。世子居守。高煦有膂力。善騎射。從行頗有功。江上之戰。靖難兵稍却。高煦適引胡兵至。文皇撫其背曰。吾力倦矣。汝努力。已而議建儲。藩府舊臣淇國公丘福。駙馬王寧。皆善高煦。時時稱二殿下。文皇曰。居守功高於扈從。儲貳定於嫡長。且元子仁賢。眞社稷主。汝等勿復言。至是立世子東宮。封高煦漢王。國雲南。高燧趙王。國彰德。高煦快快不肯去。曰。我何罪。斥我萬里。改青州。又快快不肯去。曰。我何罪。置我瘠土。文皇不悅。皇太子力解。得暫留京師。又請得天策衛爲護衛。曰。唐太宗天策上將。吾得之。豈偶然。又請益兩護衛。曰。我英武豈不類秦王世民乎。

六月封哈密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

哈密古伊吾廬地。在燉煌北。大磧外。西北。羌胡往來要路也。元封忽納失里爲威武王。已而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洪武時置甘州五衛於張掖。肅州衛於酒

泉凉州衛於武威西寧衛於湟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衛高臺鎮夷古浪三千戶所自陜西蘭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州肅州西七十里為嘉峪關文皇初設關外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七衛皆在嘉峪關西哈密又在六衛西東去肅州西去吐魯番各千五百里北至瓦剌數百里至是改封安克帖木兒為忠順王以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為指揮等官分其衆居苦峪城

文華寶鑑成

先是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為書以授太子至是書成名文華寶鑑　上顧解縉等曰

朕皇考訓戒太子嘗集經傳格言為書名儲君昭鑑錄朕此書稍充廣之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非聖之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速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閒暇亦當以此為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為守成令主

朝鮮國王李芳遠遣使送耕牛萬頭至遼東

先是　上欲廣屯田於遼東命禮部遣人徵牛於朝鮮至是送至命戶部每一頭酬絹一疋布四疋仍賜其王文綺表裏各百疋勑遼東都司以牛分給屯田

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等賑濟蘇湖

上諭之曰人君一衣一食皆民所措民窮無衣食君豈可不恤君父也民子也為子當孝為父當慈各盡其道爾卿往體朕此心不可為國惜費蓋散財得民仁者之政也

秋七月山東郡縣野蠶成繭禮部請賀不許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今歲山東郡縣野蠶成繭綿絲進獻請百官表賀上曰野蠶成繭使徧於山東之地亦不過衣被一方而未及於天下朕之心必天下之民皆飽煖而無飢寒方可為朕賀也今且止之

八月安南故王孫陳天平來朝

老撾軍民宣慰使刀線歹遣使護前安南王孫陳天平來朝奏曰臣天平前安南王恒之孫天明之子日煃弟

也日煃恭遇天朝率先歸順　太祖高皇帝封為安南王賜之章印在位二年而卒其弟日熞立亦止二年子晛繼之賊臣黎季犛當國擅作威福晛稍欲抑損季犛弒之而立晛之子顒國之大權盡出季犛與其子蒼左右前後皆其逆黨顒惟拱手而已未幾復弒顒而立顒子案案然幼稚尚在襁褓季犛父子乃大殺陳氏宗族并案弒之而取其位更姓名胡一元子曰胡𡗶為大虞皇帝紀元天聖臣以先被棄斥越在外方季犛父子志圖篡奪臣幸以遠外見遺臣之僚佐激於忠義推臣為主以討賊復讐方議招軍而賊兵見逼倉皇出走左右散亡逆黨窮追遣兵四索臣竄伏窮荒採拾自給飢餓困

阨萬死一生。父之度其勢且少息稍稍間行艱難跋踄。
以達老撾然時老撾多事。不暇顧臣。瞻望朝廷遠隔萬
里無所控告屢欲自絕苟且苟存延引歲月忽讀詔書
知 皇上入正大統率由舊章臣心欣忭有所依歸又
以抱疾積久至于今年。始獲躬覲天顏伏念先臣受命
太祖高皇帝世守安南恭修職貢豈謂此賊造逆滔天悖
慢聖明蔑棄禮法累行弒逆遂成篡奪陳氏宗屬横被
殲夷所存者惟臣而已臣與此賊不共戴天伏望聖恩
俯垂矜憫因叩頭流涕。又言賊臣黎季犛已老詭謀逆
計。多出黎蒼。攻刼占城欲使臣屬又侵掠思明府奪其
土地究其本心實欲抗衡上國暴征横斂酷法嚴刑百

姓愁怨。如蹈水火。臣之祖宗世尚寬厚。今國人嗷嗷。顒
見思憶 陛下德配天地仁育四海。一物失所。心有未
安伐罪弔民興滅繼絕此遠夷之望臣之大願也 上
憐而納之命有司賜居第月給其廩 安南故陪臣裴
伯耆。來告急奏曰。臣世事安南陳氏祖父皆爲執政大
夫死於國事臣自少事國王受爵五品。後隷武節侯陳
竭真爲裨將。洪武三十二年。代竭真領兵出東海禦寇
而奸臣黎季犛父子。弒主篡位屠害忠良滅族以百數
·臣兄弟妻子。亦被收戮遣人捕臣欲加葅醢臣間變道
逃轉入山林深居窮僻與猿狖雜處耿耿忠誠鬱抑無
·告。近聞 皇上入莅大寶統正萬方。敢瀝膽披肝請兵

此賊。履險乘危得至境上與商人負任而至。今年四月。
到思明府接送。幸覲天日臣切惟奸臣黎季犛乃故經
略使黎國髦之子。世事陳氏叨竊寵榮及其子蒼亦忝
貴任。一旦得志遂成弒奪改姓名胡一元。子曰胡查僭
號改元。不恭朝命。肆虐下民。百姓含冤呼天叩地忠臣
良士疾首痛心臣義激于中。上干天聽願廣一視之仁
哀無辜之衆。興弔伐之師。隆繼絕之義臣得負弩矢前
進導揚天威。忠義之徒。必當雲合響應擒滅此賊剪除
奸兇復立陳氏子孫。使主此土則區區遠夷仰戴聖德
恭修職貢永作外藩臣不才。竊效申包胥所爲敢以死
請伏望 陛下哀矜。 上憫之命有司給衣食

九月暹邏番船漂泊海岸命導之去

福建布政司奏。有番船漂泊海岸。詢之是暹邏國遣使
與琉球通好。已籍記船物請命。 上謂李至剛等曰暹
邏與琉球修好。是番邦美事。船漂至此。正宜嘉恤豈可
利其物而籍之。鄉有善人猶能援人於危。況朝廷統御
天下哉其令布政司舟壞者修理乏食者給粟俟有便
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導之去。

周王橚來朝獻騶虞

周王橚來朝且獻騶虞百僚稱賀 上謂侍臣曰祥瑞
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王皆遇祥自警。未嘗因祥
自怠。警怠者國之安危繫焉。騶虞若果爲祥。在朕更當

加慎是日宴周王於華蓋殿賜其從官宴於中右門

冬十月勅諭甘肅總兵官宗晟盡心邊務

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宗晟擅竊威權事多專制 上諭侍臣曰任事不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受邊寄豈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勅晟曰前者御史言卿專擅此言官欲舉其職夫為將不專則功不立朕既付卿以閫外之寄事有便宜即行而後聞自古明君任將率用此道忠臣事君亦在推誠朕知卿有素委以重任彼雖有言卿勿置意但盡心邊務以副朕懷

御馬監索白象食穀不許

戶部尚書郁新言御馬監索白象食穀 上曰白象何補實用乃欲奪民食以飼之此古人所謂率獸食人者勿聽

命法司奉天征討官有罪論如律

鄭賜等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

上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

山西民請采五色石斥之

通政使趙彝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為器用

上曰此佞覘小人不可聽數年軍餉災荒百姓困苦未得寧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則百姓受一害況此石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為命急斥之

十一月設天津衛

上以直沽海運商船往來之衝宜設軍衛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調緣海諸衛軍士屯守

鬼赤力馬哈木雠殺遣人貢馬

是月鬼力赤阿魯台與瓦剌馬哈木戰大敗已而馬哈木阿魯台皆遣人入貢而阿魯台寇灰溝村黃甫川如故

十二月中官私役工匠命錦衣衛執治之

上聞中官於應天府私取工匠役之名府尹向寶等責

曰爾職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宮禁使令之人汝何畏而輒聽其役民汝為京尹朝夕在朕左右尚畏人如此若遠外小官當如何今姑宥爾若復蹈前非必誅私役工匠中官命錦衣衛執而治之

令臨邊衛所軍犯徒流者仍留原衛戍守

巡按山西御史張翥言山西行都司所屬地方切近沙漠軍衛實則虜不敢犯比軍人徒流罪者悉徙興州屯戍恐邊衛軍士圖易逃難必多故犯以求遷徙則隊伍日減邊備不足乞令臨邊衛所軍人犯徒流罪止從法科斷仍留原衛戍守從之

安南遣使賀正旦

安南賀正旦使者至上令禮部出陳天平見之使者識
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裴伯耆亦責使者
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　上聞之謂侍臣曰安南胡㚒
初云陳氏已絶彼爲其甥權理國事請襲王封朕固疑
之及下詢其陪臣父老皆對朕謂陳氏以婿得國今㚒
以甥襲之於理亦可乃下詔封之孰知其弑主簒位暴
虐國人攻奪隣境此天地鬼神所不容也其臣民共爲
蒙蔽是一國皆罪人也如何可容

禁錮李景隆

周王言李景隆建文時嘗至邸卽訊索賂群臣又劾景
隆與弟增枝匿亡命命革爵沒其家下獄

乙酉三年春正月免順天永平保定田租二年○命選新
進士就文淵閣進學

初上命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
學至是縉等選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
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
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
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祿吳紳楊勉二十八人入
見進士周忱自陳年少亦願進學　上喜曰有志之士
也命增忱爲二十九人

遣御史李椅行人王樞齎勅問安南胡㚒簒奪陳氏之故

二月行部尚書雒僉伏誅

左都御史陳瑛劾奏雒僉貪婪暴虐擅作威福縱其妻
於所部郡縣逼索財物遂並處死

改黃福爲北京行部尚書宋禮工部尚書

左都御史陳瑛劾福不恤工匠故改行部禮爲工部時
營北京取材川蜀伐山通道深入險阻文皇下勅嘉其
勞績

三月哈密安克帖木兒卒脫脫嗣封忠順王

安克帖木兒卒無子兄子脫脫先是俘繫夷邸朝議哈
密爲西域入貢孔道宜釋脫脫令嗣王乃賜金印誥命
玉帶文綺遣使送還令察諸番向背凡諸番貢物表文
譯上之

保定侯孟善市馬開原○夏四月僉都御史俞士吉冊封
日本國王賜印誥詔名其國之鎭山曰壽安鎭國山

六月詔革楚府鐵牌

湖廣都司言楚府鐵牌一面遇夜差人出城驗此開門
上以書論之曰國家舊制在外各城門鎖鑰皆屬都司
軍衛今王府自出此牌禮非所宜卽宜停革以副倚重
之意

安南胡㚒遣使阮景眞隨御史李椅上表謝罪請陳天平
歸國仍命行人聶聰齎勅諭胡㚒俱行○改江西道監察
御史汪俊民爲刑科給事中

巡按廣東御史汪俊民言瓊州府周圍皆海中有黎母

等山皆生熟黎人所居藏亡匿叛侵擾居民今朝廷遣使招諭臣愚以爲黎性頑很未易信從又山水峻惡風氣亦異中國之人罹其瘴毒鮮能全活臣訪得宜倫縣熟黎峒首王賢祐舊嘗奉命招諭黎民信從歸化者多其服習水土不畏瘴癘臣請仍詔賢祐至京量授以官俾招諭未服黎人戒約諸峒無納逋逃其熟黎則令隨產納稅一切差徭悉與蠲免生黎歸化者免其產稅三年峒首則量所招名數多寡授以職事如此庶幾黎民順服從之尋改爲刑科給事中

秋八月戶部尚書郁新卒命夏原吉還掌部事○九月命設海外諸番朝貢館驛

上以海外諸番朝貢之使益多命於福建浙江廣東市舶提舉司各設驛以館之福建曰來遠浙江曰安遠廣東曰懷安各置驛丞一員

禮部尚書李至剛罷改刑部尚書鄭賜爲禮部尚書陞真定知府呂震爲刑部尚書○冬十月駙馬都尉梅殷暴卒先是左都御史陳瑛劾殷招藏亡命私匿胡人與女秀才劉氏朋奸詛說幾得罪至是殷入朝錐家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殷死笪橋下曦又誣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　上怒罪深曦二人對曰此上命也奈何殺臣　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諡殷曰榮定初公主嘗貽書阻靖難兵文皇不答兵至淮北文皇與公主書言興兵不得已令公主還居太平門外勿罹兵禍公主亦不答公主高皇后長女也殷既死公主牽文皇衣大哭問駙馬安在文皇笑曰爲公主跡踪賊無自苦公主護二子順昌景福文皇以順昌爲中府都督景福旗手衛指揮僉事賜手書二甥曰朕不念爾毋爾安得至今日二甥後改孝陵衛指揮使

十二月安南胡查復遣阮景真隨行人聶聰來貢請迎還陳天平○勅行人聶聰送陳天平歸國命征南副將軍黃中呂毅率兵護行○命兵部榜諭北邊官民西番馬至必與好茶巡按御史采察以聞

丙戌四年春正月河南南陽皂君山盜起命豊城侯李彬

新城侯張輔討平之○二月命趙王高燧居守北京

三月帝視太學謁先師

勅禮部曰朕惟孔子帝王之師也帝王爲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綱五常之禮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萬世天下不可無孔子之道朕皇考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膺君師億兆之任正中夏文明禮樂之舊渡江之初首建太學親祀孔子御筵講書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集其大成以臻至治朕承鴻業惟皇考之成憲是遵今春時和當躬詣太學如皇考故事稱朕崇儒重道治安天下之意

賜進士林環等二百一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安南季
犛伏兵芹站弑其故主天平害我使人
黃中等以兵五千護送陳天平至丘溫胡𡗶遣陪臣黃
晦卿等以廩餼迎候及牛酒犒師晦卿及諸從者見天
平皆拜舞踴躍中問胡𡗶不至何也晦卿曰偶有微疾
中遣晦卿還促𡗶且遣騎覘之往來皆無所見而迎者
壺漿相續於道中以爲實遂徑進度隘留雞陵二關將
至芹站山路險峻林木蒙密軍行不得成列且遇雨潦
忽伏發大呼鼓噪動山谷遂殺天平行人聶聰亦遇害
中等亟整兵擊之寇已斬絶橋道不得前中等引兵還
奏聞 上大怒謂成國公朱能等曰蕞爾小醜罪惡滔

天猶敢潛伏奸謀肆毒如此朕推誠容納乃爲所欺此
而不誅兵則何用能等皆曰逆賊罪大天地不容上遂
决意興師
書諭鬼力赤可汗通好復不報○夏四月命禮部遣使求
遺書○勅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調兵南代
勅曰比遣都督黃中等送安南王孫陳天平還國中等
輕視黎賊率意而進以至辱國今興師南伐勅四川等
都司選卒七萬再勅蜀王於成都三護衛選卒五千聽
爾調遣大軍合用粮儲須預爲會計規畫輸運不可後
期賜白金五百兩
徵黃中呂毅赴京以送陳天平失律也○五月廢齊王榑

爲庶人安置廬州
齊王榑之國 上面諭曰無忘患難榑至國復驕縱陰
蓄亡命養刺客僭帝號爲詛說輒用護衛兵守青州府
城北門自廣智門外接園囿築墻垣截往來守吏不得
登城夜巡李珙曾名深等上變告榑匿其人滅口 上
賜書索珙及諭榑改過是時周王橚上書悔罪上封橚
書示榑榑來朝面謝廷臣劾榑罪請論如法榑厲聲曰
奸臣喋喋無乃效建文時殺我會當盡斬此輩 上聞
之益怒留榑京邸奪其護衛誅指揮柴直等罷遣罪斥
齊府諸僚盡出王繫因及諸不法器械群臣又以教授
葉垣等不正救請罪之 上曰齊王凶悖縱恣性習使

然朕與王君臣兄弟出之囹圄寵以爵祿恩禮渥洽誠
心溫詞開諭至六七不悛教授奈王何況垣等皆先自
歸發其事可勿論榑留京益有怨言乃召其諸子至京
父子並奪爵爲庶人安置廬州
六月己未朔日有食之○秋七月召北京儒士武周文爲
翰林侍講學士
名北京儒士武周文至命爲翰林侍講學士以其老賜
勅致仕 上諭胡廣等曰朕守藩時王府官亦有三二
人知易者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處蓋
易道在變通不失其正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得要領
唯在虛心以玩之耳又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

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辛卯命成國公朱能等分道討安南
七月辛卯以成國公朱能為征夷大將軍總兵官西平
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為左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雲陽
伯陳旭為左右參將大將軍右參將及清遠伯陳友統
神機將軍程寬朱貴等游擊將軍毛八丹朱廣王恕等
橫海將軍魯麟王玉高鵬等鷹揚將軍呂毅朱吳江浩
方政等驃騎將軍朱榮金銘吳旺劉塔出等二十五將
軍以兩京畿荊湖閩浙廣東西兵出廣西憑祥左副將
軍左參將統都指揮陳濬盧旺等以巴蜀建昌雲貴兵
出雲南蒙自兵部尚書劉儁參贊戎務行部尚書黄福

大理卿陳洽轉餉征交趾　上幸龍江禡祭誓衆曰黎
賊父子必獲無赦脅從必釋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
毋害稼穡毋恣取貨財毋掠人妻女毋殺降有一於此
雖功不宥毋冒險肆行毋貪利輕進罪人既得即擇立
陳氏子孫賢者撫治一方班師告廟揚功名於無窮
命平江伯陳瑄兼理江淮衛轉運
永樂初北京軍儲不足以瑄充總兵官都督宣信副之
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
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至是令江南糧一由海運一由
淮河入黄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仍由衛河入白河至
通州是為海陸兼運也

以朱濬為行部尚書○閏七月文武羣臣請建北京宮殿
九月設陝西甘肅苑馬寺○冬十月征夷大將軍總兵官
成國公朱能卒於龍州以張輔為征夷大將軍
十月張輔兵渡坡壘關傳檄數黎賊二十罪遂入雞陵
關沐晟兵至白鶴江能卒以輔代之晟兵遂奪宣江進
次沱江輔兵渡沱江合兵渡富良江進克多邦城焚賊
西都賊走入海輔駐兵交州晟追賊至木丸江
十二月甌寧王允熥暴卒
邸中忽火起驚仆地卒
丁亥五年春正月張輔沐晟合兵破籌江柵○二月出解
縉為廣西右參議

上初寵縉信用賞賚與六卿等時儲位未定　上密詢
縉縉稱世子仁孝天下歸心以嫡奪宗自古致亂　上
不應又頓首曰好聖孫　上曰已踰年冊世子為太
子進縉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初議頗洩丘福等
遂謗縉洩禁中語高煦大恨欲殺縉未幾用兵交趾縉
力言交趾古羈縻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不足
郡縣　上遂疎縉出為廣西參議
命編直隸浙江諸郡私披剃為僧者千八百人為軍發戍
遼東甘肅○夏四月皇長孫出閣就學○五月張輔沐晟
追賊出奇羅海口擒黎蒼及其父季犛檻送京師
輔晟敗賊於富良江賊走又定都督僉事柳升率舟師

追賊敗之得賊船三百賊遁入海輔成乘勝追之斥引
兵出奇羅海口賊敗卒王柴胡等七人擒季犛又李保
等十人擒其子澄又安南人武如卿等擒僞大虞皇帝
蒼太子芮僞將相王侯柱國黎季貔等俱檻送京師
六月置交趾都布按三司以都督呂毅掌都司事尚書黃
福兼管布按二司事
詔曰朕祇奉皇圖恪遵成憲弘敷至治期四海之樂康
永保太和俾萬物之咸遂夙夜兢業弗敢逸遑仰惟
皇考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懷柔遠人安南國陳日煃
慕義嚮風率先職貢嘉其勤悃頒賜鴻恩封爲安南王
長有其土子孫世襲與國咸休比其賊臣黎季犛子黎

蒼父蓄虎狼之心竟爲吞噬之舉殺其國王戕其闔宗
罪被陪臣盡罹慘酷掊尅殺戮荼毒生民鷄犬弗寧怨
聲載道狐疑狙狡鼠黠狼貪詭異姓名爲胡一元子胡
奎隱蔽其實矯稱陳甥誑言陳氏絕嗣請求詔襲王封
朕念國人無所統屬不逆其詐聽信所云俾成奸譎之
謀輒逞跳梁之念全無忌憚靡慝不爲自以爲聖優於
三皇德高於五帝以文武爲不足法以周孔爲不足師
毀孟子爲盜儒謗程朱爲剽竊欺聖欺天無倫無理僭
國號曰大虞竊紀年爲紹聖稱爲兩宮皇帝冒用朝廷
禮儀非惟恣橫於偏方貴欲抗衡於上國佯奉正朔受
頒曆而焚之招納逋逃聞追索而隱匿朝貢之禮不行
兇暴之情益肆涵淹卵育存有圖大之心鋒蝟斧螗益
動侵陵之勢覬覦南詔窺視廣西據思明府之數州侵
陵遠州之七寨刼朝廷之命吏供彼家之歲令掳其女
子以備髡鉗毆其人民以蹈湯火欺占城之侍士伐其
國以遭喪奪其土疆要其貢賦逼受僞印冠服令其從
己背朝屢被殘殃數來告急朕矜其愚昧未終絕之特
遣使臣曉以禍福啓其自新之路開其向善之門諄切
再三俾其改悟益見冥頑很愎稔惡弗悛未幾安南王
孫奔竄來京訴陳其事黎賊一聞詭來効欵求釋誣罔
之罪迎立陳氏之孫示彼至公曾何芥蒂即遣送歸國
黎賊乃伏兵要殺於途并殺朝使朕遣人賜占城禮物

又殺使臣而奪之朝臣始請加兵致討謂昔苗氏逆命
禹有徂征之兵葛伯仇餉湯有徯蘇之旅茲兇豎積惡
如山四海之所不容神人之所憤怒此而可紓孰爲懲
戒朕以五兵戢橐之日正萬國乂安之時獨茲叛夷妄
干天憲蛇虺之毒無厭生靈之害曷已興言及此惄然
傷懷志在弔民豈忍窮武寔不得已告于神祖聿興問
罪之師爰舉九伐之典用除殘暴以解倒懸撲兇焰於
方張興陳氏於既絕乃命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等率
偏師帶甲八十萬騎以討之特勅將士其臨陣來敵者
殺無赦其來降悉宥之師渡富良江賊率衆號七百萬
來拒戰尚逞怒蛙之勇以嬰霆擊之威兵刃纔交勢即

披靡我師轔之如摧枯拉朽斬首百萬級五擣東都遂
平西都四郊無結草之固前徒有倒戈之師黎賊酋黨
卽時殄滅其有投兵乞命者卽釋不誅所至秋毫無犯
市不易肆人民安堵徧求陳氏子孫立之其國官吏皆
老人等累稱爲黎賊滅盡無可繼承陳請安南本古交
州爲中國郡縣淪汚夷習于茲有年今幸遇汎掃攙搶
剗硤蕪穢願復古州縣與民更新庶再覩華夏之淳風
復見禮樂之盛治俯徇輿情從其所請置交趾都指揮
使司交阯承宣布政使司按察司及軍民衙門設官分
理廓清海徼之妖氛變華遐邦之陋俗廣施一視之仁
永樂太平之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改大理卿陳洽爲吏部左侍郎
遣郎中張宗周等以吏部勘合二千道付陳洽凡當授
官必與張輔沐晟劉儁計議量才授職給與勘合
勑張輔沐晟劉儁訪求交阯人才禮送赴京擢用○乙卯
皇后徐氏崩○秋八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於蘇州太倉
城
九月季犛蒼及其僞將相下獄赦澄芮等令有司衣食之
陞柴胡等指揮僉事千戶
張輔沐晟等遣都督柳升等齎露布檻送黎季犛黎蒼
等獻俘至京 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群臣偕兵部侍
郎方賓讀露布至弑主簒國僭號紀元等語上使問季
犛父子曰此爲人臣之道乎季犛父子不能對詔以季
犛及子蒼及其僞將相胡杜等悉付獄赦其子孫澄芮
等命有司給衣食
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初設按察司屯田僉事
十一月令內閣輔臣考滿勿改外任○永樂大典書成
先是上諭翰林臣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
繁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
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觀廣韻玉篇二書亦
雖有統而采擇不廣記載大略爾等其如朕志凡書契
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
道六藝之言備輯爲一書毋厭浩繁至是書成凡二萬

二千九百卷一萬一千一百本賜名永樂大典 上親
製序文
十二月撒馬兒罕頭目哈里遣人送給事中傅安郭驥還
撒馬兒罕漢罽賓也俗尚回回教洪武二十年國主帖
木兒遣回回滿剌哈非思貢駝馬自是表貢不絕二十
八年遣兵科給事中傅安郭驥等使西域留撒馬兒
至是頭目哈里令虎歹達送安等還且貢方物厚賜之
改安等禮科賜衣
賜徐輝祖長子釋迦保名欽令襲魏國公
是年徐輝祖卒年四十 上曰輝祖與齊太黃罪同宜
論死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曲赦輝祖令輝祖病

死中山王不可無後輝祖長子釋迦保見賜名欽令襲
魏國公遂乞守墓上怒謫居中都
戊子六年春二月定巡狩禮〇三月勑諭福建都布按三
司衛所府州縣官
皇帝勑諭福建都司行都司布政司按察司衛所府州
縣所屬軍民衙門官吏軍民急於衣食又有趨事之勞
朕念艱難不忘夙夜爾等受國家委任徇祿苟容下民
疾苦恬不經意互相壅蔽一毫不以上聞甚至貪官猾
吏假公營私剝民肥己恣其很暴流毒無厭督責逋負
連及累歲鞭笞縶繫困迫難勝原爾等之罪死有餘辜
今且寬宥以勉將來其軍民衙門洪武三十五年以前

但有追徵未完稅粮諸色課程鹽草贓罰等項一應係
官錢粮物件咸與蠲免以稱朕恤下之意如勑奉行
書諭虜酋本雅失里不報
是時鬼力赤衰虜中迎本雅失里比行故再遣鴻臚寺
丞劉帖木兒不花等以書諭意言我皇考太祖於元氏
子孫存恤保全有來歸者皆令還如遣脫古思帖木兒
還爲可汗統率其衆承宗祀南北人所共知也朕之心
卽皇考與前古帝王之心爾元氏宗嫡當奉世祀吉凶
二途審思之如能幡然來歸加以封爵厚以賜賚俾於
近塞擇善地以居惟爾所欲無爲下人所惑徒擁虛名
禍機在前有不假顧亦惟爾所欲仍不報

巡按福建御史趙昇及蘇楊二府進栢檜花瑞並切責之
巡按福建御史趙昇及布政司按察司奏以栢生花爲
瑞上賜勑切責之蘇州揚州二府言檜花爲瑞上
曰近蘇松諸郡水潦爲災有司往往蔽不以聞昨有奏
栢花爲瑞者已責其欺罔今又言檜花小人之務諛說
也可惡遂降璽書切責之
夏四月己卯朔日有食之〇六月交阯總兵官張輔沐晟
等班師還京
交阯總兵官張輔沐晟等旋師至京輔等上交阯地圖
其地東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
里上嘉勞之賜輔晟等及諸將宴于中軍都督府旗

軍人賜鈔五錠己丑吏部尚書蹇義等同六部尚書奏
新城侯張輔等平定交阯建設軍民衙門總四百七十
有二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各一衛十千戶所二府十五
州四十一縣二百八市舶提舉司一巡檢司百稅課司
局等衙門九十二置城池十二所安撫人民三百一十
二萬有奇命義等曰爾同禮部卽會議將士功次陞賞
視平雲南例增之
諭平安南功進封張輔爲英國公沐晟爲黔國公柳升爲
安遠伯餘各爵級銀幣有差〇禮部尚書鄭賜卒改呂震
爲禮部尚書以都御史劉寬爲刑部尚書〇楊榮丁母憂
〇翰林院學士王景卒

景在洪武中歷敎諭知州陞山西叅政坐事謫雲南建
文中吏部尚書張紞前任雲南雅知之奏陞翰林侍講
上即位陞學士時建文君未葬上詢葬禮景對宜葬以天
子之禮雖隱忍以終其身猶爲不忘故主者云
諭廷臣水旱修省擇賢守令
上御奉天門顧廷臣曰近月郡縣数奏水旱朕甚不寧
右通政馬麟對曰水旱出於天數堯湯之世所不免今
間一二處有之不至大害　上曰爾此言不學故也洪
範恒雨恒暘皆本於人事不修顧尚書方賓等曰朕與
卿等皆當修省更須擇賢守令守令賢則下民安民安
於下則天應於上麟言豈識天人感應之理麟慚而退

諭兵部東北諸胡留居快活自在二城欲去勿阻
上謂兵部曰朕即位以來東北諸胡來朝者多願留居
京師以南土炎熱特命於開原置快活自在二城居之
俾部落自相統屬各安生聚近聞多有思鄉土及欲省
親戚去者爾即以朕意榜示之有欲去者令明言鎮守
官勿阻之
秋八月交阯簡定反以沐晟爲征夷將軍劉儁叅賛軍務
帥師討之○詔明年二月巡北京
詔曰成周營洛肇啓二都有虞勤民尤重巡省朕君臨
天下祗率彛典統極之初已陞順天府爲北京今四海
清寧萬民安業國家無事省方以時將以明年二月巡
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朕所經過去處親王止離王城
一程迎接軍民衙門官吏人等於境內朝見非經過去
處毋得出境道路一切飲食供給之費皆已有備不煩
於民諸司毋得有所進獻科擾勞衆布告中外咸使知
聞
冬十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十一月浡泥國王麻那惹加
加那來朝卒○十二月沐晟及簡定戰于生厥江敗績尚
書劉儁都督呂毅交阯叅政劉昱死之○以英國公張輔
充總兵官帥師討簡定○尾剌攻破鬼力赤阿魯台立本
雅失里爲可汗
己丑七年春正月遣太監鄭和航海通西南夷

文皇入金川門時宮中火發或傳建文帝崩或云遜去
諸舊臣多從建文帝去者文皇益疑大索建文諸臣遣
胡濙等巡天下以訪異人爲名徧行郡縣察人心及建
文帝安在時又傳建文帝在滇南胡濙以故在楚湖南
最久後又傳建文帝蹈海去乃分遣內臣鄭和数輩浮
海下西洋因充冊封使封滿剌加國主西利入兒速剌
爲滿剌加王
楊榮陞辭留北巡扈行○勑蹇義黃淮楊士奇輔皇子監
國○賜皇太子聖學心法
上出一書示胡廣等曰朕因政暇采聖賢之言若執中
建極之類切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今已成書卿

等試觀之廣等覽畢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此書遂
名曰聖學心法命司禮監刊印上諭黃淮楊士奇曰東
宮侍側朕問講官今日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
同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
小人逞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何以小人之
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人之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
矣又問明主在上都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亦不
可盡棄須常警飭之不使有過可也朕甚喜其學問有
進爾等其盡心輔之

茹瑺下錦衣衛獄

谷王穗開金川門迎靖難兵文皇即位賜穗七奏衛士

三百及金銀鈔馬加祿歲三千石官其護衛指揮僉事
張興爲都督僉事儀衛正張成爲指揮使已而改封長
沙既至國驕橫不遵藩職時忠誠伯茹瑺請告歸道出
長沙不謁谷王王以爲言時方重藩王禮左都御史陳
瑛遂劾瑺違祖訓谷王又開門有功　上重違王意乃
下瑺錦衣獄卒獄中穗益無忌憚矣

二月帝發京師○三月帝至北京○平安暴卒

平安力舉數百斤果勇善戰陳亨王真皆驍將並爲安
所殺靈壁戰敗安就執靖難諸將皆喜或請殺安文皇
惜其才勇釋縛簡銳卒護送北平且令郭資善視之已
而掌北平都司事進北京行後府都督僉事至是文皇
見安忽問曰　尚無恙安懼遂自經

誅趙王長史顧晟

趙王高燧居守北京信用邪說恣行不法　上聞之大
怒誅其長史顧晟褫王衣冠擇國子司業趙亨道董子
莊爲長史二人能輔導王稍稍改行

夏四月遣給事中郭驥諭本雅失里驥不屈死之○閏四
月以方賓爲兵部尚書○五月作壽陵於昌平封其山爲
天壽山置邊城調兵勘合

上以邊戍調遣止憑勑書慮或有詐乃以勇敢鋒銳神
奇精壯強毅克勝英雄威猛十六字編爲勘合

安南反賊簡定稱上皇立陳季擴爲大越皇帝改元重光

○封瓦剌哈木爲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
賜之誥印○秋七月以淇國公丘福爲征虜大將軍武城
侯王聰同安侯火真爲左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
李遠爲左右參將率師征本雅失里○甘肅總兵官何福
奏虜脫脫不花來歸命楊榮至甘肅受降○八月征虜兵
至臚朐河丘福等五將皆敗歿

丘福出塞率千餘人先至臚朐河南遇虜遊兵與戰虜
敗福遂乘勝渡河又獲虜間我者尚書一人福飲之酒
問本雅失里今安在虜尚書詐言本雅失里聞兵來北
遁去此未遠可三十里福大喜曰當疾馳擒此虜時諸
軍未集衆皆曰此虜誘我不可信候諸軍畢集道精騎

四偵徐議進擊否則墜虜計福不從又令虜尚書爲鄉
導率衆直薄虜營相持二日每戰虜輒佯敗引我兵深
入福意銳欲乘虜李遠力言虜示弱紿我退則兵伏進
則伏我惟結營自固晝揚旗伐鼓出奇兵與挑戰夜多
燃炬鳴炮以張軍聲勞困虜使莫測不二日我軍畢至
併力奮擊必大捷否亦可全師而還將軍奈何不慮此
王聰亦力阻福皆不從欲遣火真使虜許求和解而率
精騎切虜真猶豫未決福厲聲曰違命者斬即上馬先
馳麾士卒控馬者皆泣下諸將見元帥去不得已從行
不數里虜伏四起奄至圍我遠聰率五百騎突虜陣斬
虜數百人聰戰歿遠馬蹶與福真忠皆被執歿虜中

上聞敗大怒諭東宮明春朕且親征雪恥
楊榮還復命仍遣持節至赤集乃軍中封何福爲寧遠侯
冬十二月張輔獲簡定檻送京師伏誅
八月張輔敗賊于鹹子關九月又敗之于太平海口十
月季擴稱故王後請封輔不聽進兵至于清化十一月
獲簡定檻送至京師伏誅
庚寅八年春正月名張輔還命沐晟節制諸軍雲陽伯陳
旭副之討季擴○二月帝親征本雅失里皇長孫留守北
京夏原吉兼理行在部院事○三月大閱於鳴鑾戍○永
昌韃官叛總兵都督費𤠨叅贊軍務刑部尚書劉觀討平
之○夏五月帝追虜至于斡難河擊敗之本雅失里遁○

六月阿魯台詐降逆戰敗走帝追擊大破之遂班師○秋
七月帝至北京○八月寧遠侯何福暴卒
福從征沙漠數違節度羣臣交劾上念福舊人有才
略曲赦之已而有怨言左都御史陳瑛又劾福懼自經
死追奪侯
長沙妖賊李法良反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討平之○
冬十月賜皇長孫務本之訓
上以皇孫生長深宮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因巡幸北京
命之侍行使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勞苦之事且
舉太祖創業艱難及往古興亡得失可爲鑒戒者以致
飭勵之意書成名務本之訓云

周王請祀太祖於國中不許
上聞周王橚於國中作殿奉祀太祖高皇帝賜之書曰
禮支子不祭皇祖王國廟祀則肇於始封之王若太祖
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今祀於國中僭矣孔子曰祭之
以禮若不得爲而爲之不可爲孝王其審禮而行毋貽
物議
帝發北京○十一月帝至京師○十二月諭吏部風憲官
不得用吏
上諭蹇義曰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
阿乃可任之前以刀筆吏爲之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
知大體前之由吏爲御史者爾吏部悉罷之繼今風憲

更不得用吏。
交趾季擴遣使胡彥臣請降以爲交趾右布政使復反。
辛卯九年春正月命張輔爲征虜副將軍會征夷將軍沐
晟討交趾季擴
勅四川廣西江西湖廣雲南貴州六都司安慶等十四
衛發兵二萬四千隨征
二月勅戒秦王尚炳
勅戒秦王尚炳曰昔周天子遣使賜齊桓公胙且命勿
下拜桓公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敢貪天子之命
無下拜遂下拜登受春秋書以示褒遣使賜晉侯命晉
侯受玉惰使者歸曰晉侯其無後乎成肅公受脤於社

不敬劉康公曰成子惰棄其命矣後皆不得其終春秋
書以示戒比屢遣人齎符至王國王不出迎但命內豎
取入及出見使者又侮慢不一皆王不學之過致王於
此者皆長史紀善典儀之失職也其械送京師王自今
勉力學問庶幾寡過
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浚會通河
是年命禮與都督周長修復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
三百八十五里置十五閘又浚黃河故道自祥符漁王
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以殺水勢又於寧陽築堽城壩
遏汶水盡入漕河又疏衛河至海豊大古河入凡四百
五十七里於是漕州始達通州禮功最大。

設監兒干都司置開原馬市〇三月賜進士蕭時中等八
十四人及第出身有差
永樂七年己丑會試天下舉人取陳燧等八十四人以
上巡北京未廷試至是臨軒親策賜蕭時中等各及第
出身有差。
陳瑛有罪下獄死
初瑛受金錢爲異謀僉事湯宗上變告安置廣西及文
皇即位召爲副都御史首恨湯宗即置之死尋陞左都
御史有寵恣意羅織逢迎凡建文諸臣得罪深重瑛實
贊之既而給事中耿通劾其誣陷李貞中允劉子春劾
其方命廢事皇子皆宥之至是 上聞遂下獄死

命兵部定軍士屯操之制
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屬衛軍士今屯
田者多操練者少請留其半操練以備不虞 上諭兵
部曰守備固不可單弱若兵食不足亦難與守宜視其
地之險夷以定守備之多寡陽和留什之四朔州留十
之三蔚州留什之二餘悉令屯種且耕且守以爲定制
夏四月琉球國中山王思紹遣使貢馬及方物
琉球國中山王思紹遣使坤宜堪彌等貢馬及方物并
以長史程復來見表言其國長史王茂輔翼有年請陞
茂爲國相兼長史事又言復本中國饒州人輔臣祖察
度四十餘年不懈于職今年八十有一請命致仕還其

鄉從之陞復爲琉球國相兼左長史致仕還饒州茂爲
琉球國相兼右長史仍賜坤宜堪彌等鈔幣遣還
五月倭寇浙江盤石○六月太監鄭和襲執錫蘭國王亞
烈若奈兒獻俘釋之○逮交趾右參議解縉下錦衣獄
縉出參議廣西李至剛奏縉怨望故改交趾八年入奏
事會 上北征見東宮遂辭去高煦密疏言縉瞰上出
塞輒遠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 上怒逮縉并至剛下
獄
秋七月張輔沐晟敗賊黨阮帥於月常江○通政司請治
建文時上書有干犯語者令勿聽
通政司言黄巖縣民告豪民持建文時士人包彝古所

進楚王書稿與衆聚觀書中有干犯語請法司治之
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而欲報之朕初即位命百司凡
建文中上書有干犯語言皆朕未即位以前事悉毀之
有告者勿行今復行之是號令不信矣況天下之主豈
當念舊惡如唐之王魏太宗棄宿憾而信任之卒相與
成治功帝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
豈可一一追咎往事所告勿聽
冬十月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兵科都給事中倪峻請
治千戶擅發兵捕盗者令勿問
兵科都給事中倪峻言有内官奏千户不待朝命輒發
兵捕盗者請治其專擅之罪 上曰國家養兵正以除
奸衛民境内盗發千户能率衆捕之使民免於殺傷正
是能盡其職若必待奏報而後發兵小則亡逸大則勢
張民受害多矣閹豎不達事體爾亦從其言乎千戶無
罪峻惶恐而退
哈密忠順王脫脫卒封免力帖木兒爲忠義王尋卒封孛
羅帖木兒爲忠順王○十一月封皇太子嫡長子爲皇太
孫冠于華蓋殿○十二月遣使勑諭福餘朶顏泰寧三衛
遣指揮木荅哈阿升哥齎勑諭福餘朶顏泰寧三衛頭
目昔兀良哈之衆數爲韃靼抄掠不安乃相率歸附誓
守臣節我太祖高皇帝矜厥困窮設福餘朶顏泰寧三
衛而授爾等官職俾各領其衆臣屬既久後竟叛去及

朕即位復遣人來朝朕略其舊過加意撫綏數年以來
生聚蕃息朝廷於爾可爲厚矣比者爾等爲本雅失里
所脅掠我邊卒又遣苦列兒等紿云市馬實行窺伺狡
詐如此罪奚可容今特遣指揮木荅哈等諭意如能悔
過即還所掠戍卒仍納馬三千疋姑贖前罪不然發兵
誅叛悔將難追
今在内文職七品以上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舉賢
能廉幹一人聽吏部考驗擢用所保非才舉主連坐○閏
十二月阿魯台納欵請併女直吐蕃諸部不許
虜酋阿魯台遣使納欵且請併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
束 上以問侍臣多請許之黄淮獨曰此虜狼子野心

使各爲心，則易制。若併爲一，則難圖矣。此舉實其奸謀也。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阿魯台之請。

滿剌加國嗣王拜里迷蘇剌來朝

壬辰十年春正月諭吏部：禁諸司造作雜務，不許擅差守令正官。○三月賜進士馬鐸等一百六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六月勑戶部：令郡縣及朝廷遣官，不言民艱者逮下獄

勑戶部曰：朕爲天下主，所務者安民而已。故每歲遣人巡行郡邑，惟欲周知歲之豐歉、民之休戚。近者河南民飢，有司不以聞，往往有言年穀豐登者。若此欺罔，獲罪于天，此亦朕任非其人之過。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自今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目擊民艱，不言者，悉逮下獄

秋七月封錫蘭山國耶巴乃那爲王，赦亞烈苦奈兒還國○兵部選韃官教民畜馬

上諭兵部曰：朔方多馬，固土地所宜，亦其人習於畜牧。今韃官閑居者多，可選其老成謹厚者，令教民畜養。於是兵部奏委都督薛斌、吳成等，選擇其居永平、薊州、通州者，就留本處教民；居真定、定州者，更番赴順天府教民，但令教飲飼之宜，若孳息不及，教者無預。

遣中官往詢在外諸司行事

上謂都察院曰：比者朕慮在外諸司行事，或於民有不

便，間遣中官往詢之，未嘗有所委任。況在外有都布按三司及巡按御史，事之當行者，所司自行奏請，何與中官事。比聞中官多有干與有司事者，自今不許，即移文中外知之

八月令選直隸應天及北京山東等處民間勇徤才藝子弟充皇太孫隨從

上謂兵部金忠等曰：皇太孫年長，有志略，朕令其學問之暇，兼講武事。其遣人往直隸應天及江北鳳陽、滁、和等府州，北京、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湖廣境內，選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徤有才藝者，官給路費廩食送京師，俾充隨從。

張輔破賊於神投海口○九月瓦剌馬哈木攻破本雅失里，立答里巴爲可汗○冬十月命皇太孫演武於方山○命鎮守交趾都督韓觀運廣東糧萬石赴交趾給軍食○張輔破賊於西心江○蘇州嘉定縣寶山成

初平江伯陳瑄言：蘇州嘉定瀕海之墟，正當江流衝會，海舟停泊之所，無大山高嶼可以依據，漕舟於此或值風濤，觸堅膠淺，輒致傾覆。乞於縣之清浦築土爲山，立堠表識。從之。命有司徵軍夫，命瑄督其役，仍勑賜農隙爲之。至是成，方百丈，高三十餘丈，賜名寶山。上親製碑文記之。

十一月命楊榮經略甘肅軍務。老的罕來降

甘肅守臣宋琥言老的罕叛數入赤斤蒙古衛爲寇
上以榮曉暢軍旅命至陝西會豐城侯彬議進兵方略
是冬榮還言出嘉谷關千里險阨乏水草餉道弗能通
又沍寒士馬疲瘠不可輒用兵罷中國彼小醜當自來
歸。上從之未幾老的罕復降。

尚書宋禮始造淺船

禮以海船造辦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由會通河運淮
楊徐兗等處歲糧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

洮州衛鎮撫陳恭上言侍衛不宜外夷異類之人不用

洮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侍衛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
人不宜寘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

患可爲明鑒。 上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才
何地無之爲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不當分別彼此其
人果賢則信任之不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
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爾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
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正是不能知人宋徽宗自是
寵任小人以致夷狄之禍不因用夷狄之人也春秋之
法夷而入於中國則中國之朕爲天下主覆載之内但
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韃靼
而外漢人南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
加恭妄言罪。 上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
豈可罪之朕嘗語卿等言事之人或有乖謬亦當容之
若加之罪則言路塞而人君無由得聞善道矣爾爲大
臣乃有此言亦非忠也

十二月殺浙江按察使周新

周新由鄉舉爲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擢雲南按察使尋
改浙江屢有異政名震一時錦衣指揮紀綱怙寵遣千
戶往浙緝事作威索賂新捕之千戶逃入京訴綱綱奏
新專擅。 上命官校逮至陛前新抗言曰在内都察院
在外按察司朝廷法制官也臣奉法捕惡奈何罪臣
上怒命殺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爲直鬼吾無憾
矣。 上尋悟其冤而惜之

癸巳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免朝賀

先是鴻臚寺奏習正旦賀儀。 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
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
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終是同日免賀爲
當楊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
朝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
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
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 上從之。

勑有齊黃等遠親有告勿論

時翰林庶吉士錢習禮江西吉水人與練子寧有姻婭
先是逮治奸黨習禮偶獲免而恒爲鄉人所持習禮不
自安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 上欣然曰使練子

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卽日下令禁止於
是黨禁漸觧
二月帝廵幸北京皇太孫從行命蹇義黃淮楊士奇楊溥
輔皇太子監國○始設貴州布政使司以工部侍郎蔣廷
瓚爲左布政使
洪武中止設貴州思南思州諸宣慰司管東土民及設
都指揮使司鎭守其地旣而思南宣慰使田宗鼎與思
州宣慰使田琛數相攻殺抗拒朝命乃勑鎭遠侯顧成
帥兵擒誅之以思州所轄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
化黎平石阡四府思南所轄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鎭
遠銅仁烏羅四府而於貴州設布政使司以總之

夏五月端午節車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
時文武羣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孫而
下諸王大臣以次擊射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上喜
命儒臣賦詩賜群臣宴及鈔帛有差
曹縣獻騶虞禮官請賀不許
曹縣獻騶虞呂震奏稱上瑞請率群臣表賀上曰百
穀豐登雨暘時若家給人足此爲上瑞騶虞何與民生
不必賀震固請上曰大臣之道當務爲國爲民汝能
效李沆爲人則善矣震退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
無術矣
命禮部侍郎儀智侍皇太孫講讀
先是上命吏部翰林院簡求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
孫蹇義楊士奇共舉智上喜曰得之矣此人雖老識
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之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
賀禮惟此老與楊士奇言免賀朕從之智可用遂令侍
太孫授經智山東高密人温重端慤由教官累遷今職
遇事務別白是非不少附會旣而智以年老薦其同鄉
訓導戴綸卽擢爲禮科給事中侍從授經
秋七月封韃靼太師阿魯台爲和寧王
上廵北京勑阿魯台無以丘福事懷慮漢呼韓邪唐阿
史那社爾受享顯爵及子孫爾宜效焉特賜爾毋子金
幣諭意先是阿魯台爲瓦剌攻敗窮蹙以其妻孥部落

奔竄而南保息塞外於是遣使奉表稱臣貢駝馬上
曰虜性黠詐勢窮來歸非其本心然天地覆育豈有所
擇納其貢使封爲和寧王毋妻皆封夫人賜金帛仍居
漠北
八月遣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冬十一月瓦剌馬哈
木太平把禿孛羅叛冦邊○十二月張輔沐晟合兵敗賊
于愛子江擒季擴檻送京師
甲午十二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免朝賀○二月以
安遠侯柳升將中軍寧陽侯陳懋襄城伯李隆豐城侯李
彬遂安伯陳英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保定侯梁英都督
譚淸新寧侯譚忠領左右掖討瓦剌○三月設隆慶州永

安縣隷北京行部
隆慶古縉雲氏所都之地金置縉山縣元仁宗生於縣東改爲隆慶州國初移其民入關内州遂廢至是以其路當要衝土宜稼穡改爲隆慶州又設永寧縣隷焉以有罪當遷謫者實之

帝發北京親征瓦剌皇太孫從行
先是上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睿勇智過人今肅清沙漠令侍行俾知用兵之法亦使躬歷行陣見將士勞苦征伐不易又謂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每日營中閒暇爾等即以經史於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

夏五月帝閱武於楊林戍〇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〇車

駕至土剌河答里巴及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等率衆逆戰大破走之皇太孫稱賀請還遂班師〇戊午駐蹕三峰山和寧王阿魯台遣都督朶兒只咎卜等來朝命中官王安賚賞勞之〇己巳車駕次黑山峪須詔天下
詔曰朕祗承天命撫御華夷惟欲乂安咸得其所瓦剌黠虜僻處窮荒與其醜類歲相讎殺敗亡喪沒存者無幾朕即位之初撫綏存恤授以封爵數年以來憑仗朝廷始得休息烏合爲群即復驕恣辜恩負德背違信義擅自殺主輒殺使臣侵擾邊境犬豕豺狼貪欲無厭覬覦圖大朕不得已躬率六軍以討之師至撒里怯兒之地賊兵來逆戰一鼓而敗之追至土剌河賊首荅里巴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不度智能掃境而來兵刃纔交如摧枯振朽追奔逐北獸獮禽殲殺其名王以下數千人斬馘無筭餘悉宵遁逐班師而還至飲馬河和寧王阿魯台遣其酋長率詣軍門來朝惟戈待納以安反側拊徠撫輯令回部落嗚呼奉行天威抹腥膻於絶域綏寧附順覃恩惠於遠人俾中國靡轉輸之勞庶邊塲無烽燧之警

己亥駐蹕沙河皇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等迎表至〇秋八月辛丑朔帝至北京〇交阯陳季擴等伏誅〇九月榜葛剌國王賽弗丁遣使奉表獻麒麟禮部請賀不許〇閏九月逮黃淮楊士奇楊溥下錦衣獄尋釋士奇

上北征還東宮遣使迎　上遲高煦日夜謀奪嫡復造飛語動搖監國并中傷淮等於是坐淮等奉表不敬逮下獄　上曰且宥士奇淮在獄中有省愆集溥勵志讀書不輟獄中人止溥曰性命叵測無徒勞苦爲溥應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冬十月江陰侯吳高以罪免爲民〇十一月甲午朔日有食之〇降晉王濟熺爲庶人
十一月降晉王濟熺爲庶人俾與長子美圭同守晉恭王墳園仍賜勅諭曰爾謀爲不軌自絶于天自絶于祖宗論爾之罪有不容誅重念恭王手足之義特全爾生令守恭園其閉門念咎杜絶外交改過遷善以保令終

愼之哉。
命胡廣楊榮金幼孜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上諭行在學士廣侍講榮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
義要道其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
其切當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
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爲書
未有統會爾等亦別類聚成編務極精備庶幾垂後廣
等總其事舉朝臣及教官有文學者同修開館東華門
外。
乙未十三年春正月解縉卒獄中
縉卒于獄復籍其家妻子徙遼東至剛不死縉結髮訓

書留心經濟任事直前風生電發早遇聖明名動天下
晚罹讒毒中道夭閼不盡其用其重義輕利遇人憂患
疾苦輙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舊及名賢
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誚其泛愛者終不爲變襟宇
潤略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雖野夫稚子皆
樂之求文翰者日輻輳率與之無倦意或言有不當與
者。咲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文雄勁奇古新意疊出叙
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其教
學者恒曰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
皆佳云。
三月賜進士陳循等三百五十八人及第出身有差〇禮官
請賀大巖山呼萬歲不許
貴州布政使蔣廷讚言去年北征班師詔至思南府婺
川縣大巖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咸謂皇上恩威遠加
山川效靈之徵呂震請率群臣上表賀　上曰人臣事
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爲呼譟山谷空虛
之聲相應理或有之布政司不察以爲祥爾爲國大臣
不能辨其非又欲進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也
夏四月命征夷將軍英國公張輔鎭守交阯〇五月命陳
瑄開清江浦始爲支運罷海運
是年陳瑄踈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就
管家湖築堤亘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真瓜州通潮鑿呂

梁百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
堤隄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
輸稅徐州濟寧臨清德州皆建倉使轉輸議以原坐太
倉歲粮蘇州并山東兗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
倉各交收浙江并直隸衛分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
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接運
至通州名爲支運一年四次河淺膠舟處濱河置舍五
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舟其可行處緣河隄鑿井
樹木以便人行乃增置淺船三千餘艘海運始罷
秋七月誅貪殘守令
皇帝勑諭內外諸司官員朕祗奉天命統承皇考

太祖高皇帝鴻基即位以來宵衣旰食兢兢業業庶謹幹濟盡誠竭慮愛恤軍民者有之而闒茸無爲貪污壞法酷害軍民者有之是致軍民受其毒害困迫不勝蓋由朕之不明任用非人以致此也且如灤州不才官吏指以官辦爲由巧立名色以一科十以十科百所得贓物各分入己民人受害怨歸朝廷天地鬼神不容致使敗露已該凌遲處死家產籍沒父母妻子給配今後諸州官吏敢有仍前貪贓壞法虐害軍民必殺無赦其軍民今後有合辦差撥稅糧等項各要依期辦納敢有頑猾過期不行辦納者事發亦皆處以重罪

九月昌平壽陵成○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成○冬十月吏

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還上使爲西域記所歷凡十七國山川風俗及物產悉備○十一月麻祿國進麒麟禮部請賀不許○兵部尚書陳洽上言占城國王占巴的賴陰懷二心請兵征討上令遣使賫勑諭之○十二月定牧馬法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方賓行太僕寺卿楊砥曰北京論戶養馬其間丁有多寡宜與戶部計議均之賓等議以丁計爲均請十五丁以下養一馬十六丁以上養二馬邊幾爲民種田者不論丁七戶養一馬從之

丙申十四年春三月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封國於青州煦辭不許○夏四月祠祭郎中周訥請封禪泰山不許

周訥上言今天下太平四夷賓服民物阜豐請封禪泰山刻石紀功德垂之萬世呂震亦言皇上聖德神功昭格上下宜如訥請 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於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爲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爾當以古人自勉庶幾不忝宗伯之任

錦衣都指揮僉事紀綱伏誅○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作北京西宮○九月老人星見勑諭文武群臣免賀○漢王高煦選各衛精壯藝能軍士隨侍勑都督僉事

歐陽青悉還原伍不許稽留○初令監察御史巡鹽○冬十月帝還京師○十一月詔羣臣議營建北京

是月復詔羣臣議營建北京先是車駕至自北京工部奏請擇日興工 上以營建事重恐民力不堪乃命文武羣臣復議之於是文武羣臣上疏曰伏惟北京乃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比年聖駕巡狩萬國來同民物阜成禎祥協應天意人心昭然可見然陛下重於勞民延緩至今臣等切惟宗社大計正陛下當爲之時況今漕運已通儲蓄充溢財用具備軍民一心營建之辰天實啓之乞早賜

聖斷勑所司擇日興工以成國家悠久之計以副臣民
之望　上從之。
召英國公張輔還京以豐城侯李彬鎮守交阯○命監察
御史黃宗載巡按交阯○歷代名臣奏議書成
先是上以璽書諭皇太子令翰林儒臣採古名臣如張
良對漢高鄧禹對光武諸葛孔明對昭烈董賈劉向谷
永陸贄奏疏之類彙錄以便觀覽是年十二月書成進
覽刊布。
丁酉十五年春倭奴寇浙江松門金鄉平陽　二月廢谷
王穗為庶人
穗在長沙造戰船弓弩器械招匿亡命習兵法戰陣[illegible]

與都指揮張成宦者吳智劉信等謀呼成為師尚父智
信為國老令公而成智信亦輒應之偽讖書以為讖有
十八子云高皇帝十八子也陰傳播惑衆心製巧燈上獻
擇壯士俾入朝架燈又選壯士習音樂與燈並上朝廷
欲乘隙為變奪民田侵公稅殺無罪人蹤跡益露長史
盧廷綱屢諫不聽誣罪磔殺廷綱張興懼禍及己因奏
事北京白其狀。　上未信興過南京又啓太子曰臣冒
死上聞上顧不信願陛下垂聽憶臣言他日得無連坐
臣死不朽穗又遣劉信持所為讖致書蜀王為隱語曰
德蒼特不可言桓文之事桓文時亦不可言德蒼之施
欲結蜀王為援蜀王切責不聽已而蜀王子崇寧王悅
㷿因誂衆曰往年我開金川門出建文君建文君今在
我宮中我將舉事為建文君復辟事將發會蜀王上發
告　上見蜀王疏嘆曰朕待穗厚不宜有此心蜀王忠
孝又不宜欺我張都督嘗為我言我不忍信今果然立
命中官持勑諭穗令穗遣悅㷿還蜀穗不意使猝至不
得已就檄至京入見　上以蜀王章示穗穗頓首自伏
死罪成國公朱勇等諸大臣廷劾穗曰周辟管蔡漢戮
安長皆大義滅親陛下繼念穗奈天憲何　上曰穗朕
弟朕且令諸兄弟議至是楚王楨等各上議曰穗違祖
訓謀不軌蹤跡甚著大逆無道罪誅不赦　上曰諸王
奉大義國法固爾吾寧生穗二月削穗及其子賦灼賦

㷿為庶人父子皆安置廬州相繼卒無後。
三月改封漢王高煦于樂安遂令之國
上巡北京高煦有異志陰蓄壯士造兵器及皮船教習
水戰僭用天子車服決私繫死無罪官民縱護衛官軍
京城內外刼掠逆謀益著　上聞之大怒促駕南還召
高煦褫衣冠囚繫西華門內條其罪惡數十事且誅之
東宮頓首伏地涕泣力救久之削兩護衛誅其左右狎
暱從封樂安促即日行　上顧謂東宮及太孫曰樂安
近北京即聞變告朝發可夕擒比至樂安怨望異謀益
急東宮數書戒竟不悛。
帝巡北京皇太子監國○夏四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六

月建北京郊廟宮殿〇秋七月兀剌馬哈木死封其子脫
歡爲順寧王〇八月通政司上言歐寧人進金丹方書
上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二主爲方士所欺求長生不
死之藥此人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亦
與毀之毋令別欺人也
老人星再見勑文武羣臣免賀〇九月蘇祿國王巴都葛
叭答剌來朝卒〇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〇遣禮部員
外郎呂淵使日本〇十一月以趙羾爲兵部尚書巡督塞
上屯戍〇金水河及太液池氷凝有樓閣龍鳳花卉之狀
禮官請賀不許
戊戌十六年春正月安南黎利反鎮守總兵李彬遣兵討

之利敗走
黎利初從季擴爲金吾將軍已而來降令爲土巡檢張
輔還京遂反自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爲相國段莽爲都
督聚賊衆范柳范晏等肆出刼掠李彬遣都督朱廣往
勦之斬首六擒晏彬請就交趾戮晏以徇黎利遁去
陝西耀州民獻玄兎禮官請賀不許〇三月賜進士李騏
等二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〇初令民運〇夏四月禮
部員外郎呂淵自日本還國王源義遣使奉表謝罪〇五
月太祖高皇帝實錄成〇太學士胡廣卒廣逢迎[illegible]說以帝恩寵卒諡文
穆〇六月命夏原吉楊榮金幼孜曾棨修天下郡縣志〇遣
禮部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

濙陛辭　上面諭曰人言東宮所行之不當　上南京可
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奏完須大晩至　我即欲觀
也濙至南京日隨朝凡見東宮所行善退即記之住稍
久隣居楊學士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濙權詞謝之
曰錦衣數種未完耳至安慶始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
事密疏以聞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皇太子
秋八月遼東總兵劉江請築金線島墩堡從之
劉江言近因巡視各島至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堝
上其地特高聳可住劉千餘兵守備詢諸土人云洪武
初都督耿忠亦嘗於此築堡備倭離金州城七十餘里
凡有冦至必先過此實爲濱海噤喉之地乞用石壘堡
築置煙墩瞭望從之

老人星三見勑諭羣臣修職〇冬十一月亦力把力歪思
弑其主納里失只罕而自立〇十二月申嚴貪禁
是月申嚴官吏犯贓之禁進法司諭之曰唐太宗惡官
吏貪濁有犯贓者必寘於法故吏尚清謹民免於掊尅
貞觀之治所以爲盛朕屢勑中外諸司不許妄役一夫
擅歛一錢而不才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繼今犯贓
官吏必論如法
武當山宮觀成賜名太嶽太和山
山有七十二峰三十六巖二十四澗峰之最高者曰天
柱境之最勝者曰紫霄南巖上軼游氣下臨絶壑舊皆

有宮南巖之北有五龍宮俱爲祀神祠廬之所元季兵
燬至是悉新建之五龍宮之東十餘里名玄天玉虛宮
紫霄曰太玄紫霄宮南巖曰大聖南巖宮五龍曰興聖
五龍宮又即天柱峰頂冶銅爲殿飾以黃金範眞武像
於中選道士二百人供灑掃給田二百三十七頃并耕
戶以贍之仍選道士任自垣等九人爲提點分主宮觀
凡爲殿觀門廡亭堂廚庫千五百餘楹　上親製碑文
以記
己亥十七年春三月爲善陰騭孝順事實二書成
先是上閱載籍遇有爲善獲報者命近臣輯錄之得百
六十五人名爲善陰騭尋復輯錄古今孝順之事可以

垂訓者得二百七人名孝順事實　上皆製序冠之命
賜諸王羣臣及國子監天下學校
蹇義父喪起復○夏六月遼東總兵都督劉江大破倭奴
於望海堝封江爲廣寧伯○秋九月神仙傳成
上嘗覽列仙傳因命侍臣博采重加纂輯至是成賜名
神仙傳　上親製序冠之
冬十一月丁巳甘露降孝陵松栢三日○朝鮮國王芳遠
請老命其子裪嗣王○十二月勑武臣修職務
上勑武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存亡未有不係於武備之
張弛漢唐世遠姑置不言近代宋太祖太宗將勇兵強
削除暴亂四海晏然及其子孫弗率武備不修隳廢皆

竊馴至海內分裂宗社丘墟元世祖時戍部嚴整甲兵
強盛天下寧謐傳至數世嗣主荒淫軍政廢弛盜賊竝
作竟至覆亡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命定天下于
時將帥效命士卒奮勇肅清奸宄遂建洪業朕嗣位以
來夙夜惕勵惟恐蹈宋元覆轍以墜丕緒爾等世有爵
祿與國家同休戚者修飭武備爲國爪牙此爾等之責
所宜夙夜究心用副倚注而比來紀律廢弛隊伍空虛
軍士逃亡悉付不問甚至通同有司受賕賣放取回軍
明有程限今縱其在外或五六年或十餘年不回及所
取回軍十無一二猝有緩急何以應調武備若此國何
賴焉是皆爾等下不恤軍士上不忠國所致自今宜鑒

古人之得失體國家之委任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繕
器械使兵政振舉奸宄不作朝廷有盤石之安爾等亦
永保富貴若不遵朕言仍蹈前失必罪不宥
巡按交阯御史黃宗載請敷府州縣官黜陟從之
黃宗載言交阯新入版圖芳來尤在得人今府州縣多
兩廣雲南歲貢生及下第舉人未入國學乞仕遠方遂
授以職既乏大學教養之素又非諸司歷試之才以故
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諳法律若俟九年黜陟廢
弛益多宜令到任三年以上者從巡按御史布按二司
嚴核其廉汚能否上狀黜陟從之
庚子十八年春正月以楊榮金幼孜並爲文淵閣大學士

○二月山東妖婦唐賽兒反命安遠侯柳升率兵討之○柳升失律於卸石棚寨都督劉忠戰歿○山東都指揮衛青大破賊於安丘鰲山衛指揮王貴復破賊於諸城賽兒遁山東平○三月柳升下詔獄尋釋之

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作亂賽兒縣民林三妻少好佛誦經自稱佛母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為人馬相戰鬬往來益都諸城安丘莒州卽墨壽光諸州縣扇誘愚民於是奸人董彥杲等各率衆從之擁衆五百餘人據益都卸石棚寨為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間衝擊官兵潰散鳳等皆陷都布按三司以聞遣人馳驛招撫之直隸沂州衛亦奏莒州賊董彥杲等聚衆二千餘人以紅白旗為號大行刼殺莒州千戶孫恭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勢甚倡獗 上勑安遠侯柳升分兵勦之柳升兵至益都圍賊於卸石棚寨賊遣人乞降詐云寨中食盡且無水升以東門舊有汲道卽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都指揮劉忠力戰死黎明柳升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而賽兒等竟遁不獲時賊黨賓鴻等攻安丘知縣張㼜縣丞馬撝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賊不能攻復帥莒州卽墨之衆合萬餘人併力攻之聲言屠城於是都指揮衛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奮擊敗之賊收餘衆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大敗

賓鴻遁去殺賊二千餘人生擒四千餘人皆斬之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必陷於賊矣既而柳升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捽出之青不為屈是日鰲山衛指揮王貴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衆於諸城盡殺之山東之賊悉平行在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奏柳升奉命征勦山東妖賊唐賽兒等聖諭諄諄指授方略升受命不恭不卽就道勑諭以賊憑高無水且乏資糧當坐困之勿圖近功升全不留心及臨賊境又不設備致賊夜斫營殺傷軍士時都指揮劉忠與升夾攻忠身先軍士幾破賊壘升忌其成功而不救援致忠力盡而斃賊遂得乘間遁去升遣指揮馬貴等追之所過騷擾不可勝言升亦不問及備倭都指揮衛青鬬賊圍安丘急躬率所部兵晝夜兼行遂敗賊衆後三日升始至反忌青功而摧擊之人臣不忠莫此為甚請治其罪 上曰朕每命將遣師必反覆籌度丁寧告戒俾圖萬全今升方命失機媢功忌能罪不可宥遂下升于獄 上以唐賽兒久不獲慮削髮為尼或混處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道姑逮至京詰之

夏五月交趾左叅政馮貴右叅政侯保討賊黎利戰歿○湖廣衡州府同知方素易坐累卒于獄中

素易江西樂平人洪武中為盱眙知縣廉能平恕吏民〔…〕陞浙江金華府同知治行益著永樂初坐累謫戍

興州。未幾驛召至京。以左通政奉命諭交趾叛寇陳季
擴還奏稱旨復奉命往思州廉察田宗鼎等罪狀悉得
其實還除湖廣衡州府同知。往捕桂陽州峒寇龍卯銘
衆詭言卯銘已死素易不信已而果獲送京師有舖卒
訴年老惟一子今爲虎所噬素易爲文檄山神明日虎
死道側後有告薊州民匿谷庶人槖財貨不送官者上
官併劾素易不舉坐是死獄中人多惜之　按蘇子瞻
謂韓文公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
謗是則素易之謂矣。

秋八月丁巳朔日有食之○九月北京宮殿成遣夏原吉
賫勑名皇太子詣北京

欽天監上言。明年正月初一日上吉宜御新殿遂遣夏
原吉賫勑名皇太子。期十二月終至北京皇太子過滁
州登琅琊山指示楊士奇曰此醉翁亭故址也因嘆歐
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愛其文而知其忠者鮮
矣蓋皇太子爲文章尤善修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獨修
有雍容和平氣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嘗命刊修文以賜
羣臣且諭之曰修之賢非止於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
君者而勉之十一月皇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畢周步
陵旁顧張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
退耆老進謁有知太祖龍興時事者留從容與語賜勞
優厚皇太子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路拾草實者駐馬
問所用民跪對曰歲荒以爲食皇太子惻然稍前下馬
入民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竈釜傾仆歎曰民隱不上
聞至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老問其疾苦輟所食
賜之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
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
止今年秋税皇太子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税耶汝宜速
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
汝毋懼擅發倉廩吾見　上當自奏也

罷北京行部及六曹清吏司分置行在六部○定都北京
除行在字稱京師改京師在應天府者稱南京○十二月
皇太子太孫至北京

皇太子奏前過山東境內遇民飢即令布政司發粟賑
之。　上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
故舊況百姓吾之赤子乎

辛丑十九年春正月甲子朔上躬詣太廟奉安五廟神主
命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皇
太孫詣社稷壇奉安太社太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山川
壇奉安山川諸神主。○上御奉天殿受朝賀赦天下

戊寅大赦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佑繼承大寶統馭萬
方祗勤撫綏夙夜無間乃者倣成周卜洛之規建立兩
京爲子孫帝王永遠之業爰自經營以來頓天下臣民
殫心竭力趨事赴工今宮殿告成朕御正朝祗事天地

宗社。眷懷黎庶。嘉與維新。弘敷寬卹之仁。用洽好生之
德。大赦天下。
華戶刑二部北京司。增雲南貴州交趾三司。○三月賜進
士曾鶴齡等二百一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庚子奉
天華蓋謹身三殿災。詔修省求言寬恤○勅萬壽聖節勿
賀以奉天等殿遇災也○勅禁誹訕
三殿災言者輒云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尤峻。上
怒殺儀。曰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言遷都便。於是言官劾
諸大臣。上令言官大臣皆跪午門辨難遷都利害有
都御史王彰罵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
上令左右問衆議云何夏原吉曰臺諫職言路。且應詔

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萬死。再問對
如初。上悅。盡釋言官大臣。
遣吏部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禮
部侍郎儀智致仕。年八十矣○五月交趾總兵官李彬請分軍
屯田。從之○秋七月以段民爲山東左叅政
山東妖賊唐賽兒。遁。是時大索賽兒甚急。盡逮山東北
京尼。既又盡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段民撫定
綏輯。曲爲解釋。人情始安。
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冬十月阿魯台叛。數寇邊
阿魯台數年生聚。畜牧蕃富。遂兇悖桀驁。每朝使至。輒
慢侮。或拘留苦之。時時部落。出沒塞下爲寇。上嘗諭
其使。還語阿魯台。竟不悛。至是大舉圍興和。將撤間
上遂議親征。
赦黎利爲清化知府。遣內官山壽諭利○十一月戶部尚
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繫掖獄。兵部尚書方賓暴卒。以
李慶爲兵部尚書
上命大臣議親征北虜。召兵部尚書方賓。賓言今糧儲
不足。未可興師。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士
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言頻年師出無功。戎馬資
儲。什喪八九。災眚間作。內外俱疲。況聖躬少安。尚須調
護。勿煩六師。上不懌。既而吳中入對。與方賓同。上益
怒。召原吉籍其家。與中皆繫內官監獄。於是賓懼自殺。

時禮部尚書呂震數乘間言方賓與吳中夏原吉皆儉
邪誣罔。上命戮賓屍。將殺原吉等。名楊榮問原吉等
平昔所爲。榮力言其無他。二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之
餽運爲憂。論才力或不及。若儉邪未之見也。上怒由
是稍釋。置不問。
壬寅二十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二月命英國公
張輔等議北征餽運
輔等議分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繼之。前運總督
官三人。隆平侯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昶。車運驢運各分
官領之。領車運者二十六人。泰寧侯陳都督張遠吳顒
都御史王彰。侍郎張本。伏伯安。指揮十人。郎中員外主

事五人驢運二十五人鎮遠侯興祖都督張安尚書趙羾侍郎崔衍都指揮李德指揮十人郎中員外郎主事五人御史五人後運總督官二人保定侯瑛遂安伯瑛爲之副者侍郎郭敦都指揮陳璟先指揮十人郎中員外郎主事十人御史五人總督官各率騎兵千人步兵五千人護行凡前後運用驢三十四萬車一十七萬七千五百七十三輛挽車民夫二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六人運糧凡三十七萬石並出塞分貯

三月阿魯台攻興和守禦都指揮王祥戰歿〇丁丑帝發北京親征阿魯台〇夏五月丁卯帝駐獨石大閱〇六月丙戌朔車駕次威遠川阿魯台進攻萬全

開平報虜復攻萬全 上名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還擊之 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徑擣其巢穴故爲此牽制之術然其衆不多知大軍北行必已喪膽況敢攻城哉不足慮也

秋七月車駕次殺胡原阿魯台北走遂旋師征兀良哈大破之

秋七月己未車駕次殺胡原前鋒都督朱榮等獲阿魯台部屬送御營備言阿魯台所部聞大軍出皆憂懼日有背叛而遁者繼聞車駕親征阿魯台衆皆惴慄北奔及妻聞之罵曰大明皇帝何負爾而必欲爲逆天負恩事爾死固宜而使吾屬駢首就縛而今因將死無葬身處皆汝所貽禍也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于闊欒海之側與其家屬直北走矣 上曰獸窮則走然此黠虜未嘗遠信或挾詭謀示弱以誤我不可不嚴備前哨繼獲虜部曲亦言虜悉衆夜遁矣驗之而信乃名都督朱榮吳成等還發兵盡收虜所棄牛羊駝馬焚其輜重 上名文武羣臣諭曰朕非欲窮兵黷武虜爲邊患驅之足矣將士遠來亦宜休息遂命旋師是夜名諸將諭曰兀良哈羽翼阿魯台爲逆殺掠我吏民阿魯台遁兀良哈近東塞門庭之寇當還師翦此虜諸將曰然簡部騎二萬分五道上授方略進擊曰兵貴神速又曰虜聞我師東必西走吾邀其西辛酉諸將東行至清水泊

庚午 上率精騎數萬西至屈裂兒河虜數萬驅輜重西奔陷山澤中遇大軍倉卒逆戰上麾騎兵爲左右翼夾進虜欲突走 上率前鋒衝之斬虜數百人虜大潰走其地背河前左皆山大將軍輔依山而陣 上乘高望虜虜稍復聚急麾兵繞出虜右十餘里又急分兵渡河斷虜後虜果突而右走盡獲之又麾兵繞出其左十餘里令甲士持神機弩伏深林中戒曰虜過此發山下兵嚴陣以待虜果盡棄其輜畜馳突而左 上麾騎士與山下兵馳追之虜驚走至林中神機弩競發虜又潰餘虜百騎團結甚堅走且疾 上曰必酋也率騎兵追奔三十餘里直抵巢穴擒其酋伯兒伯克等盡收其人

畜焚其輜重詢降虜言屈烈兒河東北深谷中有虜千餘人令寧陽侯懋以騎兵五千追之懋率精騎伏隘中虜襲我輜重方接戰懋發伏夾擊虜大潰斬獲過半凡獲虜牛羊十餘萬盡賞諸將士八月戊戌次玻瓈谷諸將擒兀良哈者斬虜首千餘俘其人畜道大寧入喜峰口俟上

九月乙卯朔車駕還京躬告天地宗廟社稷御奉天門百官上表賀平胡○逮大學士楊士奇尚書蹇義呂震下錦衣獄尋釋之○冬十二月阿魯台弑其主本雅失里自稱可汗

癸卯二十一年夏四月兀刺脫歡攻阿魯台敗之○五月

常山護衛總旗王瑜上變告指揮孟賢等伏誅

常山中護衛總旗王瑜上變告言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等糾合羽林衛指揮彭旭等舉兵將推趙王高燧爲主而謀不利於上及皇太子　上命急捕賊既悉得遂名皇太子趙王及文武大臣皆至　上御右順門親鞫之先是　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啓皇太子處分皇太子往往裁抑宦寺宦官黃儼江保等尤見疎斥儼等日讒之於上且素厚高燧常陰爲之地因僞造毀譽之言傳播於外謂　上注意高燧以誑誘外人由是賢等遂起邪心欽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厚密言於賢曰觀天象當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弟孟三常山左護衛老軍馬恕田子和興州後屯衛老軍高正通州右衛鎮撫陳凱等日夜潛謀連結貴近圖就宮中進毒藥於上俟上晏駕即以兵刼內庫兵仗符寶分兵執府部大臣豫令高正僞譔遺詔付中官楊慶養子至期從禁中議以御寶領出廢皇太子而立趙王高燧爲帝布置已定正以密告其甥瑜瑜曰此易氏滅族之計力止不從瑜遂入告　上覽僞譔遺詔震怒立捕楊慶養子誅之顧高燧曰爾爲之耶高燧惴慄不能言皇太子爲之營解曰高燧必不與謀此下人所爲爾　上命文武大臣及三法司鞫治羣臣奏賢等所犯大逆且有顯實當並寘極典　上曰且先籍其家王射成以天象誘人

速誅之賢等更加窮鞫毋令遽死遂下錦衣衛研治尋併其黨悉誅之

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秋七月降虜來言阿魯台將犯邊復議親征○命安遠侯柳升遂安伯陳瑛將中軍武安侯鄭亨成國公朱勇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將左右軍寧陽侯陳懋將前鋒從征阿魯台○禮部左侍郎胡濙進太嶽太和山祥瑞禮部尚書呂震請賀不許

胡濙進瑞光圖及榔梅靈芝且奏太嶽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匝不散又山石産靈芝尚書呂震率百官進賀　上曰朕創建太和山宮殿上資福於皇考皇妣下爲天下生民祈福初非爲己且朕德[illegible]薄不

敢恃此爲祥其勿賀
八月帝大閱遂發京師○冬十月車駕次萬全虜酋也先
土干來降封爲忠勇王遂班師
七月降胡言阿魯台將入寇　上又出塞征之八月次
萬全虜知院阿失帖木兒右納台等率妻子來降言阿
魯台今夏爲兀剌順寧王之子歡所敗掠去人畜無算
部屬潰散無統若聞天兵復出疾走遠避不暇敢南向
耶　上以二人爲正千戶有先鋒陳懋至飲馬河北遇
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其妻子部落來歸封爲忠勇王
賜姓名金忠遂班師
十一月帝還京

甲辰二十二年春正月遣朝覲官下錦衣獄尋釋之
阿魯台寇大同○三月賜進士邢寬等一百五十人及第
出身有差○戊寅帝大閱命安遠侯柳升將中軍遂安伯
陳瑛副之英國公張輔領左掖成國公朱勇副之成山侯
王通領右掖興安伯徐亨副之武安伯鄭亨領左哨保定
侯孟瑛副之陽武侯薛祿領右哨新寧伯譚忠副之寧陽
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爲前鋒從征阿魯台
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弒主虐人違天逆命
數爲邊患請發兵討之願身爲前鋒自効　上曰兵豈
堪數動朕固厭之况下人乎忠曰如邊境荼毒何　上曰
卿意甚善但事須有名文帝嘗言漢過不先姑待之至

是大同守將奏阿魯台侵塞遂大閱北征　上諭諸將
曰爲君奉天愛人爲本朕臨御以來視民如子内安諸
夏外撫四夷一視同仁咸期生遂逆賊阿魯台始以窮
蹙來歸撫之甚厚豺狼野心不知感德積久生慢反恩
爲讎侵擾邊疆毒害黎庶違天負恩危如絲髮嘗時從
將士之志冦豈復有生理但體上帝好生之仁驅而逐
之亦冀萬一其能改也而獸心終焉不悛今朕必往伐
之朕非好勞惡逸蓋志在保民有非得已爾等從朕誠
能奮勇成功高爵重賞不汝吝如方命失機則軍法亦
不汝貸汝其懋哉
夏四月詔皇太子監國車駕發京師○五月大名府濬縣

蝗
大名府濬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齋戒僚屬耆民禱于
八蜡祠士廉以失政自責越三日有烏萬數食蝗殆盡
皇太子聞而嘉之顧謂侍臣曰此誠意所格人患無誠
耳苟出於誠何求不得
甲申遣中官伯力歌齎勅諭虜中部落
上名大學士楊榮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朕昨夕三皷
夢有若世所畫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
何祥也豈天屬意此冦部屬乎榮對曰陛下好生惡殺
誠格于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崑崗玉石俱燬
惟陛下留意　上曰卿言合朕意豈以一人有罪罰及

無辜，遺中官伯力歌，及所獲胡寇齎往虜中，諭其部落
曰：往者阿魯台窮極歸朕，朕待之甚厚，爾等所知，朕何
負於彼，而比年以來寇掠不止，朕問者以天人之怒，再
率師討之，如狗將士之志，奮雷霆之威，爾等豈復有噍
類。朕體上帝好生之仁，亦猶冀其或改而自新也。今王
師之來，罪止阿魯台一人，其所部頭目以下，悉無所問。
有能敬順天道，輸誠來朝，悉待以至誠，優與恩賚，毋懷
二三，以貽後悔。
六月，車駕駐荅蘭納木兒河，諸將奏虜久遁，遂班師。
庚午，師次隰寧，忠勇王所部指揮同知把里禿等獲虜
諜者，言虜去秋聞朝廷出兵，挾其屬以遁，及冬大雪丈

餘，孳畜多死，部曲離散，比聞大軍且至，復遁往荅蘭納
木兒河，趨荒漠以避，所以遣諜者，慮聞之不實耳。　上
曰：然則寇去此不遠，遂命諸將速進，以獲諜功陞把里
禿為都指揮僉事。五月己卯，次開平，是日雨，士卒有後
至而霑濕者，　上見之，指示諸將曰：士卒者，將帥所資
以成功名，撫之至則報之厚。古人有言，視卒如嬰兒，可
與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今方用此輩，為國
家除殘去暴，其可不恤。丁亥，次武平鎮，召諸將諭曰：古
謂武有七德，禁暴除亂為首，又謂止戈為武，蓋謂止殺
非行殺也。朕為天下主，華夷之人，皆朕赤子，豈間彼此
哉。今之罪人，惟阿魯台，餘脇從之衆，悉非得已，不可以

同日語，自今凡有歸降者，宜悉意撫綏，無令失所，非拒
兵器以嚮我師者，悉縱勿殺，用稱朕體天愛人之意。丙
申，次清平鎮，即元之應昌路，是日雨，重車皆後，　上諭
諸將曰：輜重者，六軍所恃為命，兵法無輜重、糧食、無委
積皆危道。曹操所以屈袁紹者，先焚其輜重。今諸軍皆
至，而重車在後，爾等獨不遠慮耶，遂令分兵迎之。六月
丙午，次翠玉峰，敕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等曰：用兵
之道，貴乎先知。古之賢將，所以動而勝人者，先知敵之
情也。今興師遠出，而未悉賊情，何以成功。朕以前鋒命
爾，尤宜晝夜用心，其精擇勇智，廣布偵邏，如有所得，星
馳奏來，朕佇俟焉。癸丑，次金沙濼，陳懋等得胡馬九匹

來進，　上曰：醜虜多詐，安知非以是誘我也。敕懋等益加
防慎，不可怠忽。戊午，次玉沙泉。　上以荅蘭納木兒河
已近，令諸將各嚴兵以俟。是時將士皆踴躍思奮，　上
聞之喜曰：兵可用矣。己未，命陳懋、金忠率師前進，且戒
之曰：若遇賊，宜審機行事，如兩鋒相當，彼投戈下馬者，
皆良民，勿殺。如其來敵，先以神機銃攻之，長弓勁弩繼
其後。遇阿魯台，亦勿殺，生擒以來。庚申，懋等遣人奏言：
臣等已到荅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塵野草，虜隻影不
見，車轍馬跡，亦多漫滅，其遁已久。　上遣張輔、王通等
分兵山谷大索，仍命陳懋、金忠前行覘賊，車駕進次河
上，以俟。張輔等相繼引兵還，奏曰：臣等分索山谷周迴

三百餘里。一人一騎之迹無睹。必其遁久矣。癸亥。陳懋
金忠亦還。奏曰。臣等引兵抵白邙山。咸無所遇。以粮盡
故還。於是張輔等奏。願假臣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
得。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地早寒。一旦有風
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卿等且休矣。朕更思之。甲
子。名輔等諭曰。昨日之言。朕思之不可易也。古王者制
夷狄之道。驅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醜虜所存無幾。茫
茫廣漠之地。譬如求一粟於滄海。可必得耶。吾寧失有
罪。誠不欲重勞將士。朕志定矣。其旋師。兵部尚書李慶
等進曰。王者之師。畏則舍之。今已鏟虜穴。破虜衆。塞北
萬里無虜跡。雖有數輩。如犬羊棲棲偷生窮漠。陛下天

地大德。寧盡殺之耶。時軍士乏食。楊榮請供御之廩。盡
給之。令軍中有餘者貸不足。入塞官倍償之。衆賴以濟。
上悅。命亟班師。
秋七月庚寅。上崩於榆木川。
丁亥。次翠微岡。上御幄殿。憑几而坐。大學士楊榮金
幼孜侍。上顧內侍海壽問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其
八月中矣。上頷之。既而諭楊榮曰。東宮涉歷年久。政
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
之福矣。榮對曰。殿下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皇上付
託。上喜。賜榮等羊酒而退。戊子。上次雙流濼。以旋師
遣禮部尚書呂震齎書諭皇太子。并詔告天下。己丑。次
蒼崖。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斥堠。庚
寅。次榆木川。上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遺命。傳位皇太
子。且云。喪服禮儀。一遵太祖皇帝遺制。辛卯。上崩。內
臣馬雲孟驥等以六師在遠外。秘不發喪。密名大學士
楊榮金幼孜入議喪事。遂一遵古禮。含斂畢。載以龍轝。
所至朝夕上食如常儀。壬辰。次雙筆峰。大學士楊榮少
監海壽奉遺命馳訃皇太子。即遣皇太孫出居庸。赴開
平迎駕。時京師諸衛軍皆隨征。聚行在。惟趙府三護衛
軍留京師。一時浮議籍籍。慮護衛爲變。遂秘未發喪。皇
太孫瀕行。啓皇太子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
防僞。皇太子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製不及。士奇曰。殿

下未踐阼。有事自應行常用之寶。其東宮小圖書可假
之行。此出一時之權。歸即納上。皇太子即取付太孫曰。
有啓事以此封識。來此亦久當歸汝。汝就留之。皇太子
曰。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
議何由興。八月己酉。次鷄鳴。皇太孫至軍中。始發喪。六
軍號痛。聲徹天地。辛亥。入居庸關。文武百官縗服哭迎。
壬子。及郊。皇太子親王以下。素服哭迎。至宮中奉安仁
智殿。加歛納梓宮。冬。葬長陵。〇上文武全材。寬嚴兼濟。
規模濶大。條理精密。知人善任。讒間不行。用兵應變。機
智如神。臨事閑暇。决戰先登。大將小校盡識能否。隨才
指揮。各稱任使。拊循士卒。同其甘苦。擒王縛將。推心不

疑郡縣災傷蠲租賑穀軍機奏報中夜起覽總攬權綱
愛重名爵容受直言屏郤祥瑞賁飾禮文經略徼塞訓
廸子孫一書萬言敦睦宗戚保全功臣收交南罷海運
通西域降北胡表章聖經謝絕封禪置內閣儒臣削藩
王兵柄海外諸國受命爲王者三十餘國長筭遠慮徙
都北平寔貽孫奕子久大之基也
八月丁巳皇太子即皇帝位改明年元曰洪熙大赦天下
○出夏原吉黄淮楊溥於獄原吉復戸部尚書淮陞通政
兼武英殿大學士溥陞翰林學士○赦解縉妻子還鄉官
其子禎中書舍人
初文皇寵信解縉手書大臣十人蹇義等名授縉曰汝

疏其人品十人者皆與縉厚善縉具實對曰義天資厚
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儁雖有才
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
勢雖才不端黄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
好惡頗端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
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駔儈之心奏上文皇以示東宮
曰至剛朕已洞灼餘徐驗東宮因問縉建文所用人如
何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事往已不足論又問尹昌隆
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
有市心耳東宮即位即出縉奏示楊士奇曰令人率謂
縉狂士觀所論評皆有定見也赦其妻子還鄉官其子
禎爲中書舍人
九月上皇考妣謚號
皇考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
皇帝皇妣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命減析新司賦棗之半
士奇聞析新司賦棗於山東河南以供宮中香炭之用
至八十餘萬入將奏之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上
望見士奇謂蹇夏曰新華蓋來必有說試共聽之士奇
言恩詔甫下兩日析新司傳旨賦棗八十萬民何以堪
上喜曰固知學士必有說吾數日來宮中事叢脞此是
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審即命減其半

命歷事監生還監進學
中軍都督府奏本府歷事監生七人令考所治吏事皆
勤慎請如例送吏部循次授官上曰爲士豈止習吏
事而已吏事末也誠能窮經博古達於修己治人之道
於吏事何難比士習日下率逐末以圖進取而昧於大
經大法故用之往往厲民而辱國自今監生歷事考稱
者仍命還監進學俾由科舉進庶幾士皆可用官得其
人於是通政司引奏六科辦事監生二十人以滿日例
應還監幸逢維新之治願仍就六科辦事以圖報効上
進二十人者諭之曰諸生不患無位但當圖所以無忝
于位者勿徒懷倖進之心士有才德使人求而用之上

也。而求用人。下也。諸生宜立志國家教育爾等。固將用
之。無自汲汲其躋進。學有成。朕不次遷。時六科給事中
多闕。諸生萌僥倖之心。　上灼知之。故有是命
召尚書黃福還京。以兵部尚書陳洽兼掌交趾布按二司事
福以尚書兼掌交趾布按二司事。視民如子。勞來安輯
躬勤不倦。又戒郡邑吏。專一撫字。曰新造之邦。新附之
民。政令條畫。並宜寬簡。中朝士遷謫至者。咸見溫恤。問
疾周貧。禮賢雪罪。兵民感悅。夷蠻欣附。中官馬騏怙恩
肆虐。福數裁抑騏。騏誣福有異志。文皇察其妄。曰此君
子不容於小人。不問。仁廟即位。名福還。曰卿老成人。久
勞於外。朕亟欲見卿。福在交趾凡十九年。及還。交人扶

携走送。號泣不忍別。
加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楊榮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
士。金幼孜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俱賜繩愆糾繆圖
書○親製楊士奇等五臣誥詞
上御西角門。閱京官誥詞。顧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
孜曰。卿三人及蹇義夏原吉。皆先帝舊臣。朕方倚以自
輔。凡朕所行有未盡善。皆當盡言。遂取五人誥詞。親製
宸翰。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
怠。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士奇等稽首曰。此陛下聖德
臣等其敢不勉。
黜太常少卿周納。為交趾知府
黜太常少卿周納。為交趾所屬知府。納永樂中。為祠祭
郎中。嘗上疏請封禪。不許。未幾丁憂。至是來朝。　上曰
諛佞之人。宜寘遠外。不可以玷朝班。遂有是命。
命翰林院嚴考歲貢
禮部引歲貢生奏送翰林院考試　上召楊士奇等諭
曰。百姓不得蒙福者。由守令匪人。守令匪人。由學校失
教。歲貢中有不通故事。不明道理者。此豈可授官自今
嚴考試之法。不在文詞之工拙。但取有理致者取之。緩
則不學者不復萌僥倖之望。而有獵進之志矣
命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冬十月。令三法司會內閣府
部司科。於承天門審錄重囚○選東宮官。以安遠侯柳升

為太子少傅。成山侯王通。陽城侯薛祿。並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呂震為太子少師。戶部尚書夏原吉為太子少傅。兵
部尚書李慶為太子少保。戶部尚書郭資兼太子賓客。刑
部尚書吳中。工部尚書黃福。並兼詹事。曾棨。王英。左右春
坊大學士。黃宗載。詹事府丞○立妃張氏為皇后。皇太孫
瞻基為皇太子○十一月。宥建文諸臣家族
上劄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顯戮
其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奴。今
有存者。既經大赦。並宥為民。給還田土。又諭羣臣曰。若
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於是天下始敢稱孝孺諸
死義者。為忠臣云。

交趾黎利復反○改大理寺卿楊時習爲交趾按察使
先是大理寺卿虞謙奏事侍臣有言此當榻前密請旨不當於朝班對衆敷奏爲賣恩者又有言其屬官楊時習先導之審陳而謙不從者遂降謙爲大理少卿而陞時習爲卿士奇獨進奏事曰外間皆云時習實無導之言今冒居卿位慙懼不安謙歷事三朝皆居通顯頗得大臣體者且今所犯小過 上曰吾悔亦念及此因問時習人君何對曰雖起於吏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 上喜諭尚書蹇義曰左遷虞謙吾過矣復其大理卿改楊時習交趾憲使

遣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召內官馬騏還京

騏還未幾尋矯旨下內閣書勑復往交趾閘辦金銀珠香內閣覆請 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此奴曩在交趾荼毒軍民卿等獨不聞乎自騏召還交人如觧倒懸豈可再遣然亦不誅騏也

進蹇義少師楊士奇少傅夏原吉少保左都御史劉觀太子少保改吳中工部尚書兼太子少保金純刑部尚書○郭資進太子太師致仕

上選東宮官以郭資兼太子賓客尚書蹇義夏原吉力言資偏執妨事且多病請令致仕上曰先帝初舉義一切軍需粮餉皆出資調度吾時居守竭誠輔佐甚得資力今出危顚安乃遂棄之吾誠不忍[illegible]士奇曰資爲人如何對曰資强毅但性偏執甚至沮格恩澤不流於下 上問其故對曰詔勑數下蠲免災傷租稅資不聽開除必責有司依歲額徵納此其過之大者 上曰吾在此又有原吉與之同事當不復偏執矣無幾蹇夏又數數言資偏執妨事不去資仁政必爲所格 上從之命資以太子太師戶部尚書致仕

十二月加楊榮工部尚書○作觀天臺於禁中○徙封韓恭王於平涼○罷朝覲方面郡縣官畜馬之令

兵部尚書李慶言曰今歲北方之民畜馬頗蕃皆送至京已散軍伍操用尚餘數千欲散民間畜則民甚弊不可重困之今遠近方面郡縣朝覲官皆集請每員給一

馬俾畜正官給牡佐貳以下給牝太僕苑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 上令與群臣商略可否楊士奇曰朝廷以禮徵士上者授方面次者授百執事今皆役之畜馬以蘇民是貴民而賤官矣如必欲行此令天下懷抱才德者誰肯出仕蓋虧損一馬必責賠償破家蕩產累及子孫且所散不及三千而朝廷負此名於天下後世誠非佳事會陝西按察使陳智上言畜馬風憲受制 上謂士奇曰爾就據此草勑止散馬士奇曰馬已有領去者望如何處之 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馬例給之不責生息虧欠亦不責償未領者悉止未散之馬給邊軍操用

諭戶部令天下衛所不許擅差屯軍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古者寓兵於農。兵食自足。無待轉輸。漢之屯田。猶有古意。先帝立屯種法。用心甚至。迨後所司以征徭擾之。既違農時。遂鮮收穫。以致儲蓄不充。未免轉運。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按軍國之事。備邊為急。備邊之務。兵食為先。屯田之要。乃足食足兵之要道。而通商種鹽。則又所以維持屯田於不壞者也。洪樂間唯純任此法。所以邊圉富強。不煩轉運。而蠲租之詔。無歲無之也。後來屯田鹽法。漸非其舊。而邊餉不足。軍民俱困矣。豈其弊端固已濫觴於此。而况營私漁利者。日滋其說乎。

書都布按三司官姓名於奉天門西序

十二月。書各都布按三司官姓名于奉天門西序。先是上諭蹇義李慶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於屏。朝夕省覽。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廡。時一觀之。今府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都布按三司官。朕既不能盡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久則易忘。爾吏部兵部。其各都布按官姓名履歷。揭諸西序。朕得時考其行事而黜陟焉。至是悉書之。

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

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西湖受房山之水。流經城南。出注海子。凡三十餘里。官常遣人。往來巡視。禁民不得采魚。而並緣為姦者。其旁近之草。及灌田之水。民皆不得取。至是　上命吏部悉罷之。謂尚書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況山澤所產哉。

賜敕奬諭大學士楊榮

初文皇班師。疾作頗劇。已而崩於榆木川。中官馬雲等。皆愴惶莫知所措。密名榮幼孜入幕中。榮等循古制。用衣衾殯殮。或有欲以他事寫敕用寶。遣人馳報者。榮曰。先帝在。即稱敕。賓天而稱。獲罪非輕。乃令中官以先帝崩逝日月。并遺命傳位之意。具啓馳報。榮初抵京。　上哀慟。未及訪問。至是有以為言者。遂降敕奬諭之。

大理寺少卿弋謙以言事免朝參。止令坐司視事○是年師逵為南京戶部尚書。兼掌吏部事

昭代典則卷十三

昭代典則卷十四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仁宗昭皇帝

乙巳洪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上御奉天殿朝羣臣命禮部鴻臚寺不作樂羣臣止行五拜三叩頭禮（以山陵未畢未忍即吉也）

○進楊士奇兵部尚書○以楊溥直弘文閣

是時　上建弘文閣于思善門左命溥掌閣事又選侍講王進侍直改博士陳繼學錄楊敬爲編修訓導何澄爲給事中輪對　上手弘文閣印授溥曰朕用卿左右

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爲理道助即有建白封識以進

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太宗配○二月始頒各鎮總兵叅將佩印

國初立大都督府皇姪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以其權大重尋設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洪武十三年又以其權統於一衙門設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分領在京各衛所在外都司衛所其在京錦衣等親軍上直衛又不隸五府若有征討之役以公侯伯及三等真署都督充總兵官名曰掛印將軍其在外鎮守地方武臣原無掛印至洪熙元年二月始頒各鎮總兵叅將佩印總兵六人雲南黔國公沐晟征南將軍大同武安侯鄭亨征西前將軍廣西鎮遠侯顧興祖征蠻將軍遼東武進伯朱榮征虜前將軍宣府都督譚廣鎮朔將軍甘肅都督費瓛平羌將軍叅將四人交趾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正征夷副將軍寧夏保定伯梁銘都督陳懷征西將軍後設薊州淮安總兵皆在畿內不得掛印稱將軍

賜三公及兵部尚書天元玉曆祥異賦

上初得此書以示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有二有感必應朕少侍太祖每敎以慎修敬天朕未嘗敢怠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知之遂命刊布　上親製序

勑平江伯陳瑄許運糧官船附載已物無得阻當○遣布政使周幹按察使胡槩叅政葉春巡行應天鎮常蘇松嘉湖杭八府察民利病○三月哈密遣人進硫磺

上謂從前不聞哈密產此物先帝時亦不曾有進虜中既有硫磺則製造火器不患無人猝遇戰鬬亦須有備勑大同宣府總兵知之

改兵部右侍郎張信爲錦衣衛都指揮同知世襲（張輔從兄也）

國子監祭酒兼侍講胡儼加太子賓客致仕○贈劉儁太子少傅賜謚節愍

上諭禮書呂震曰往年劉儁從征交趾陷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於夫尚有旌典況大臣捐軀

為國可無褒恤其贈儁為太子少傅諡節愍復嘆謂霆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守義若身為大臣惟阿順取容為保祿固位之計國亦何賴

勑求直言

勑曰朕以眇躬處億兆之上御天下之大機務之繁殆難獨理是以下詔求言與臣不逮此朕之實心也自即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朕未嘗不忻然聽納言之而當卽與施行苟有不當未嘗加譴此皆羣臣所共知者閒因大理寺少卿弋謙所言過於矯激多非實事朕一時不能禁於心而羣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其責直欲置諸法朕特優容令在職視事不得朝參自是以來言者益少豈為無事可言歟抑懷自全之計而退為默默歟今自冬不雪春亦少雨陰陽愆期必有其咎豈無可言而為人臣者惟念保身亦何以為忠朕之一時不能含容蓋未嘗不自省爾文武羣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攄其嘉議嘉猷凡過國家軍民利有未興弊有未革及政令有未當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為戒而有所諱庶幾君臣相與之義弋謙自明日以後仍舊朝參故諭

詔恤刑

詔曰朕恭承大統為天下生民之主惟我 皇祖皇考愛民之仁祗率不怠旦夕思念人命甚重哀矜庶獄惓惓在懷夫刑以禁暴止邪道民於善豈專務誅殺哉故律令之制善善長惡惡短罰之輕重咸適厥中顧兆法之吏不能皆平有虛飾其情傳致於罪而比附誇妄尤甚枉人朕甚憫之夫五刑之條莫甚大辟之施身首異處斯已極矣自今犯死罪律該凌遲者依律科決其餘死罪止於斬絞法司不許牽合傅會以情失實以致冤濫若一時過於嫉惡律外用籍沒及凌遲之刑法司再三執奏三奏不允至於五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永為定制文武諸司自今亦不許恣肆暴酷於法外用鞭背等刑以傷人命尤不許加人宮刑絕人嗣續有自宮者以不孝論且人之為非固有父子

不相為謀者肆虞舜為君罰弗及嗣文王之世罪人不孥自今惟犯謀反大逆者依律連坐其餘有犯止坐本身毋得一槩處以連坐之法古之盛時恒採民言用資警戒今宄險之徒往往摭拾誣為誹謗法吏深刻鍛鍊成獄刑之失中民則無措今後但有告誹謗者一切勿治爾中外文武群臣宜端乃志悉乃心畏天愛人務崇寬恕庶有以佐朕父母斯民之治有或違者必罰不貸

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以楊溥為太常卿兼翰林學士○北京六部復稱行在○以胡濙為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監祭酒○命征夷將軍棠昌伯陳智率師討交阯黎利○徙蜀王楩於武岡○夏四

月南京地震有星變

上問蹇義夏原吉楊榮楊士奇曰。昨夜星變見否。對曰未見。上愀然曰。天命也。嘆息而起。又明日。召楊士奇及蹇義諭曰。朕監國二十年。讒慝交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頼皇考仁明。得保全。言已泣。二人亦流涕慰上。上曰。卽吾不幸。後誰知吾三人同心一誠。

寧王權請改封不許

寧王言江西非其封國。請改封。上諭之曰。王叔受封於先帝。已二十餘年。朕不敢違。

遣漢王高煦子瞻圻於鳳陽守皇陵

文皇北征晏駕。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

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日亦遣數十人。入京師潛伺。幸有變。上固知之。顧益厚遇。倍加歲祿賜賚萬計。先是瞻圻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文皇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覘報中朝事。又以廷議旦夕發兵取安樂。上名瞻圻示之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構至此乎。穉子不足誅。遣鳳陽守皇陵。

定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等謚

國初謚美惡兼用。洪武二十二年。曾王卒。上諭禮部尚書李原名曰。父子天性。謚法公義。朕不得以私恩廢公義。可謚曰荒。永樂六年。伊王謚厲。洪熙元年。上命禮部尚書呂震諭翰林。定故兵書兼詹事金忠等十八人謚。內有通政使賀銀謚不美。上曰。此數人皆在先朝。盡心事國。有德行重厚。表裏一致者。有涉歷艱難。始終一心者。必加旌褒。庶幾禮賢厚終之道。但朕意未嘗及銀。銀勞可贈官。行不應美謚。若加銀惡謚。又不若無謚。人不得議焉。古人制謚。正爲定論美惡。示公正也。銀竟不謚

皇太子謁皇陵祖陵孝陵○詔免山東等省稅糧

詔曰。朕承大統。主宰天下。上惟天命之重。下念生民之艱。夙夜憂勞。惟恐一夫不得其所。屢詔求言。與達民隱。而山東諸郡。及淮安徐州之境。頻歲旱潦。年穀無收。民有乏於衣食。父母妻子不得相濟。凍餒呻吟。流于道路。

郡縣之官。略不留意。而又有科派之擾。豈稱爲民之父母哉。可全免今年夏稅。其秋糧減半徵收。自今年四月以前。各衙門一應收買及科派物件。除桑穰仍納外。其餘未到官者。盡行停罷。已到官者。從實起觧。不許欺隱。若實無見物。先已虛報在官者。亦不許再科於民。以足其數。虛報之罪。俱宥不問。其郡縣之官。務盡撫輯安養之宜。毋縱貪刻。以重困乏。庶幾副朕憫恤黎元之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夏五月修太宗文皇帝實錄

以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蹇義。戶部尚書夏原吉。爲監修官。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少保戶

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黃淮太子少傅工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金
幼孜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楊溥為總裁官
改翰林侍讀李時勉為監察御史
時勉有疏諫留中不知所指云何 上怒縛至便殿命
力士捶十八瓜折其肋幾死明日改監察御史又明日
下詔獄
諭吏部慎選御史及咨訪可任都御史者以聞
上諭少師蹇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
者可任新進小生遽受斯職未達政體而有可為之權
遇事風生以喜怒為威福以好惡為是非甚者貪穢無

籍賢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淩辱小人阿順從諛
則相與為膠漆其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略不用心安
在其為耳目也爾吏部自今須慎選擢既又嘆曰都御
史十三道之表如都御史廉清公正各道御史雖間有
不才亦當知畏憚今之不才者無畏憚矣爾其咨訪可
任都御史以聞
庚辰帝不豫命楊士奇寫勅遣中官海壽召皇太子於南
京○辛巳帝崩於欽安殿
洪武中太祖嘗召秦晉燕周四世子入侍一日令燕世
子閱皇城衛卒還奏遲問何後也對曰旦寒甚衛士方
食俟食既乃閱以故遲太祖喜曰善孺子知恤下人乎
又令閱奏疏獨取言及民瘼者上白太祖喜曰兒生長
深宮乃亦知民間有疾苦事乎嘗問堯九年水湯七年
旱當時百姓奚所恃對曰恃聖人有恤民之政耳太祖
又喜稱善文皇即位立為皇太子漢趙二王巧譖文皇
又賂左右奄奚及從征諸大將凡所以中傷太子及東
宮官相糾結肆奸巧必欲易太子太子危者數矣文皇
以太子妃有賢德太孫又英武故得不廢太子嘗坐文
華殿密諭士奇曰內侍黃儼江保數造危語天可欺乎
非賴父皇明聖我安得尚在此語畢泣下曰吾知盡心
子職而已他不暇顧也凡先後守兩京聽政從仁厚愛
百姓天下咸歸心既即位盡行其志約已裕民恒如不

及明乎知人任用不貳廷臣才行高下瞭然緩急器使
靡不曲當寸長可用咸所不棄苟犯名義雖小必黜未
嘗以愛惡移是非甲乙遷喜怒嚴謹邊備不勤遠略邊
將陛辭每戒曰民力罷矣慎無貪功虜至塞驅之而已
毋為首禍違命獲功吾所不賞賞功懋德寧過於厚廣
勑法司崇寬厚戒深刻然極惡贓吏每戒法司曰贓吏
務厲民裕已國家恤民必自去贓吏始重學校嚴薦舉
每諭所司用人必求實才授官必責實效樂聞直言多
見褒答間有咈逆無幾悔悟雅志儒術務學問諸經皆
通於書尤熟卜筮不用俗占必取正周易反覆卦爻彖
象之辭及程朱氏說信之甚篤少侍 太祖曉識天象

長益探究日官諱避輒以兄窮詰作臺禁中。時自觀察旬有災氛深自省咎恒念祖宗創業艱難每事必問祖法又曰循祖宗之法者當明祖宗之心嘗錄太祖皇陵碑文授諸子俾熟讀又刻眞德秀大學衍義賜諸子在位一年享壽四十八葬獻陵。

六月辛丑皇太子奔喪至良鄉宮中始發喪

皇太子自南京奔喪高煦謀伏兵邀于路倉卒不果。

庚戌皇太子即皇帝位改明年元曰宣德大赦天下〇罷浙江布政司參議王和遠且陝西按察司僉事韓善

時和等皆坐贓罪遇赦行在吏部奏擬還職 上曰士大夫當務廉耻古人不飲盜泉蓋惡其名也三人者皆

貪汚豈可復任方面悉罷爲民。

諭戸部賑濟饑荒先給後聞毋責專擅

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縣在山谷土瘠民貧從來薄收去年尤甚今民食最艱採拾不給公私無措獨亟驛頗有儲糧欲申明待報而民命危在旦夕先借糧一千七百二十八石給之俟秋成還官。 上謂夏原吉曰知縣所行良是朕聞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飢荒必須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民多飢殍陶鎔先給後聞能稱任使毋拘文法責其專擅。

南京地震〇諭兵部陝西河南等處官軍交調操備宜從兩便

上御西角門諭兵部尚書李慶等曰比聞陝西官軍調來京師操備河南山西官軍調往陝西甘肅備禦交互往來甚是勞費凡事當順人情若令陝西官軍就彼備禦河南山西官軍來京操備豈不兩便非徒省費人亦樂從爾兵部宜速行之毋令疲於道路

秋七月尊皇后張氏爲皇太后〇上大行皇帝謚號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葬獻陵〇立妃胡氏爲皇后〇命禮部考正從祀先賢頒示天下

山東德平縣儒學訓導年富言天下儒學文廟以崇祀先聖先賢近年以來十哲及兩廡從祀先賢或置木牌

或爲塑像或封爵差訛或位次失序甚者闕而不置皆有司因循所致乞依洪武中定例重加考校刊布内外永爲定規 上曰朝廷崇儒重道爲緊要事而有司不得人如此命禮部即考正頒示天下。

閏七月勑修仁宗昭皇帝實錄

以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少師蹇義少保夏原吉爲監修官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武英殿大學士黃淮金幼孜謹身殿大學士楊榮翰林院學士楊溥爲總裁官

九月令會試分南北取士

仁宗嘗言科舉多弊須革楊士奇對曰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仁宗曰北人學問遠不逮南人對曰自古國家兼

用南北士長才大器多出北方。南人有文多浮。仁宗曰。然將何試之。對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今後於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則南北人才皆入用矣。仁宗曰。北士得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只緣北士無進用者。故怠惰成風。其與蹇義、夏原吉及禮部計議以聞。會宮車晏駕。宣宗皇帝遂奏行之。

八月命工部內府供用紵絲紗羅減半織造

八月行在工部奏內府供用紵絲紗羅計九千疋。請下蘇杭等府織造。 上曰。供用之物雖不可缺。然當念民力。今百姓艱難。可減半造。又諭尚書吳中等曰。昔魏徵告唐太宗。每以恤民爲言。卿等其體此意。

冬十月丙寅朔日有食之○進思州府通判檀凱正五品俸還任。

思州府通判檀凱。九載當陞。其民詣闕言。凱撫字愷悌。乞復其任。吏部以聞。 上歎曰。貴州至北京甚遠。民跋踐艱難。求其復任。必其撫字有道。命吏部即遣還任。予正五品俸以優之。因顧侍臣曰。爵祿所以勸士。朕聞古人制祿之意有三。曰優外官。優小吏。優故老。優外官勉其治民。無侵於下。優小吏。俾其廉潔。優故老。尊其宿德。况州縣官之賢者。先朝恒加祿矣。通判外官。可不優之乎。

諭都御史劉觀王彰李素奏舉才能必當

都御史劉觀、王彰、李素奏舉才能之士前應天府尹于潛等十餘人。 上曰。卿大臣所舉必當。昔孫抃言吾執政無功。惟薦一二臺臣無愧。卿等必能知此。復諭之曰。古者除官則署舉主姓名。貪穢則連坐。今亦當循此法。

十一月命平江伯陳瑄鎮守淮安兼都督漕運○諭工部製造御用器物毋買於民

工部尚書吳中言。製造御用朱紅戧金龍鳳器用。物料不足。請買於民間。 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方慕之。以儉約率下。所造服食器用。當從朴素。不須華靡。所用物料。就庫藏中給用。不必買於

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政急進兵討黎利

總交趾布政司按察司事兵部尚書陳洽奏。賊首黎利名雖求降。實則携二。招聚逆黨。日以滋蔓。望勅總兵者早滅此賊。以靖邊方。 上覽奏。勅榮昌伯陳智、安平伯李安、都督方政及交趾三司曰。反賊黎利包藏禍心。已非一日。信庸人之言。惟事招撫。延今八年。終不聽命。養成猖獗之勢。使忠臣無辜而罹害。良民被毒而無厭。其誰之過。勅至。陳智、方政專督進兵。務在協和成功。不許幾機誤事。若來春捷報不至。責有所歸。

十二月南京地屢震○尾剌馬洽[illegible]立故元孽脫脫不花

為普化可汗
馬哈木破阿魯台欲自立衆心不附乃立脫脫不花為可汗居漠北馬哈木居尾剌

罷朝御左順門諭吏部保全功臣之道
上御左順門尚書蹇義等侍因諭及漢光武保全功臣事義曰光武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不用所以保全上曰功臣固貴保全而人才不可廢置伊尹相湯伐桀為商阿衡閎夭散宜生之徒相武王伐紂未嘗不見用於當時參陵平勃輔安漢室皆高帝之舊臣况天生賢才以為世用彼誠有公輔之器國家推誠心以任之固無不保全者矣以其為功臣置而弗用亦過矣我朝於

將臣擇其德望才幹者分掌五府而軍國大政悉決於朝廷彼得效用而大權出於上用人之道保全之意亦可謂兼盡矣

宣宗章皇帝
丙午宣德元年春正月金幼孜憂去尋起復○勅瓦剌揑烈忽嗣父太平為賢義王脫歡嗣父馬哈木為順寧王○

二月免邊衛軍士歲辦柴炭
初都督府歲供柴炭役及邊軍至是陽武侯薛祿言宣府懷安永寧諸衛俱臨邊境將士當嚴守備今令採辦柴炭致多逋逃乞罷其役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邊衛軍士專務守備何得勞以他役柴[illegible]山谷所在

運送甚艱宜其有逃避者其即免之自今凡有差用軍民必須計議停當而行不可輕率

禮部進耕籍田儀注
禮部進耕籍田儀注上觀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有實心耳為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愛恤蒼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得親耕矣農夫勤苦終歲猶不免於飢寒國家誠輕徭薄斂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樂於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事侍臣對曰先王制禮有本有文陛下之言及此宗社蒼生之福也

諭工部軍器熟鐵止取足於遵化不必江南收買○三月陳智方政討賊黎利敗績於茶籠州○以張瑛為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內閣辦事○夏四月呂震卒以胡濙為行在禮部尚書
初文皇北征太子監國藩王謀奪嫡造飛語文皇命胡濙往察密疏以聞胡濙具述監國七事言太子誠敬孝謹無他太子即位閱宮中密疏見所述七事大喜謂濙忠慎朕不及知也獻陵崩景陵即位以為禮部尚書
以成山侯王通為征夷將軍充總兵官討交趾尚書陳洽仍參贊軍務安平伯李安掌交趾都司事削陳智方政官

上視朝罷御文華殿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上曰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又云若有不自忖量來擾我邊彼爲不祥彼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伐之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强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切記不可後因黎氏弑其國主毒害國人太宗皇帝不得已有弔伐之師初意但討平黎賊之後即求前王子孫立之蓋興滅繼絕之盛心也而前王子孫爲黎賊殺戮已盡乃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非出太宗本心自是以來交趾無歲不用兵一方生靈遭殺已多中國之人亦疲於奔走甚矣皇考常念及

之深爲惻然故即位之詔於彼特原昨日遣將出師朕通夕不寧誠不忍生靈之無辜也反覆思之只欲如洪武中及永樂初使自爲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義等皆未有對　上曰此固不背祖宗之心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今小醜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勞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望願更思之　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陛下此心固天與祖宗之心交趾於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爲聖君漢唐以來交趾雖常爲郡縣叛服不常喪師費財不可殫紀漢元帝時珠厓反發兵擊之連年不定有司議罷珠厓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如此況陛下父母天下何用與此豺豕較得失耶原吉曰容臣等四人更審思以對　上曰但朕素志如此本不係用兵之如何明日士奇榮奏事畢　上曰昨日所論交趾事朕意有在矣卿兩人意與朕同第未可以遽言耳

阿魯台脫歡各遣人朝貢○諭吏部選官須得其人

吏部尚書蹇義等奏請選官　上諭之曰庶官賢否關國家之治亂掌銓衡者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一事得人則一事理一邑得人則一邑安推之庶政達之天下無二致也朕嗣承祖宗大統維新治理以安民生選賢任

能尤爲切要古人取士於鄉以其道藝著聞有素後世以言貌求其底蘊蓋亦難矣況篤實之士率多恬退便辟之才巧於進取非至公無以勝私非至明無以格物嚴選舉以遏冗濫精考核以防矯僞毋俾小人貽患於民斯其善矣古之大臣以賢事君國家膺福蒼生受惠聲名流芳於永世卿等勉之

御製外戚事鑒及歷代臣鑒二書成頒賜羣臣及外戚○

五月諭三法司審錄囚繫務存平恕

諭三法司曰古者孟夏斷薄刑出輕繫仲夏拔重囚益其食所以順時令重人命也我祖宗之時每遇隆寒盛暑必命法司審錄囚繫卿等皆先朝舊臣所聞知者朕

體祖宗之心敬愼刑獄毋不枉民命今天氣鬱炎不分
輕重而悉繫之非欽恤之道古人謂刑爲祥刑以其用
之至當足以召和氣福國家卿等當體此心即量情罪
輕重而區別之務存平恕毋致深刻
復黃子威爲松江知府
先是子威以親喪去官大理卿胡槩巡撫至松江郡民
千餘人言子威蒞事公勤治民有方稅糧無虧訴訟不
作願得其復任槩以聞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等曰朕
聞松江頑劇難治渠能得民心如此必是有才其從之
又顧義等曰有才之人如又有德斯尤難得卿等亦聞
其德行何若義對曰其才盖屢聞之德行臣等不能盡
知也。

命都察院選能幹御史率監生於東華門外廡下照刷各
監局文卷簿籍○秋七月命六科給事中凡內官內使傳
旨皆備錄覆奏再得旨而後行○八月北京地震○是月
壬戌漢王高煦反辛未帝發北京親征辛巳帝至樂安壬
午擒高煦乙酉班師
帝即位賜高煦視他府特厚高煦日有請及言朝政上
曲徇其意索駝與之駝四十索馬與之馬百二十索袍
服又與之袍服高煦益自肆八月壬戌朔遂反遣枚青
潜來京約英國公張輔內應輔暮夜縶青聞於朝又約
山東都指揮靳榮等反濟南爲應又散弓兵旗令真定
諸衛所盡奪傍郡縣畜馬立五軍都督府指揮王斌領
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恒後軍諸子瞻
坌瞻域瞻垶瞻壂各監一軍高煦率中軍世子瞻垣居
守指揮韋賢韋興千戶王玉李智領四哨部署已定僞
授王斌朱恒等太師都督等官御史李濬樂安人棄其
家變姓名間道詣京上變言高煦刻日取濟南然後率
兵犯闕陛濬行在左僉都御史遣中官侯太賜書高煦
言昨枚青來言叔督過朝廷予誠不信皇考至親惟二
叔予所賴亦惟二叔小人離間不得不敷露中懇且傳
播驚疑或有乘間竊發者不得不略爲之備惟叔鑒之
太至樂安高煦陳兵見太傲倨不拜勑南面坐晲太大

言曰太宗信讒削我護衛徙我樂安仁宗徒以金帛餌
我今又輒云祖宗舊制殊令我鬱鬱豈能久居此汝試
觀我士馬豈不橫行天下汝報上急縛奸臣來徐議吾
所欲太俱唯唯歸　上問高煦何言太對無所見　上
曰太二心已而錦衣官從太往者具陳所見　上大怒
太是月丁卯高煦遣百戶陳剛進疏言仁宗違洪武永
樂舊制與文臣誥勑封贈今上修理南巡席殿等事爲
朝廷罪過又斥二三大臣夏原吉等爲奸佞並索誅之
又書與公侯大臣驕言巧詆汚蔑乘輿　上嘆曰高煦
果反議遣陽武侯將兵討高煦輔臣衆力言不可曰皇
上獨不見李景隆事乎　上默然立名張輔諭親征輔

對曰高煦素怯今所擁非有謀能戰者願假臣兵二萬
獻闕下上曰卿誠足擒賊顧朕新即位小人或懷二心
行决矣令大索樂安奸諜乙丑勅遣指揮黄謙同總兵
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勿令賊南走令指揮芮勍守居
庸關令法司盡弛軍旗刑徒從征戊辰命定國公徐永
昌彭城伯張昶守皇城安鄉侯張安廣寧伯劉瑞忻城
伯張榮建平伯高遠守京師己巳命豐城伯李賢侍郎
郭璡郭敬李昶督軍餉鄭王瞻埈襄王瞻墡留守北京
廣平侯袁容武安侯鄭亨都督張昇山雲尚書黄淮黄
福李友直協守輔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
傅榮太子少保吳中尚書胡濙張本通政使顧佐扈行

陽武侯祿爲先鋒辛未發京師癸酉駕過楊村馬上顧
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
取濟南爲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
去。 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
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棄此走南京高煦外多誇詐內實
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能斷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衆
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
餌幸成事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戊寅
獲樂安歸正人益知賊中虛實言賊初約靳榮取濟南
山東布按二司官覺之防榮不得發又聞大軍至不敢
出朱恒應天人力言宜引精兵取南京得南京大事成

矣衆不從曰爾顧赴家奈我輩何又曰高煦初聞陽武
侯等將兵攘臂喜曰此易與耳聞親征始懼於是[illegible]歸
正人官厚賞給榜令還樂安諭衆。 上仍書諭高煦曰
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始於伍被今六師壓境
王即擒獻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定
擒或以王爲奇貨縛來獻悔無及矣上英暢神武詞旨
明壯我師氣盛龍旗鉦鼓千里不絶庚辰祿馳奏前鋒
至樂安約明日出戰。 上令大軍蓐食兼行文大臣請
慎重武大臣曰林莽間或設伏百里趨利不可。 上曰
兵貴神速我抵城下營彼阱中虎爪牙安施大軍至烏
合之衆方洶洶何暇設伏遂行夜分至陽信時慶雲陽

信吏人皆入樂安城無一人來朝者辛巳昧爽駐蹕樂
安城北城中黒氣黯黮我兵壁其四門賊乘城舉砲我
軍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股栗諸將請即攻城。
上不許勅諭高煦再遣勅皆不答圍中人多欲執獻高
煦者高煦密遣人詣行帷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旦出歸
罪。 上許之是夜高煦盡焚兵器及交通逆謀書壬午
移蹕樂安城南高煦將出王斌等力止曰寧一戰死無
爲人擒高煦紿斌等復入宫遂潛從間道出見。 上群
臣請正典刑。 上不允以劾章示高煦高煦頓首言臣
罪萬萬死惟陛下命。 上令高煦爲書召諸子同歸京
師赦城中罪止同謀脅從者不問遂執王斌等下行錦

衣獄癸未令孫本鎭撫樂安改樂安爲武定八月乙酉
班師命中官頒繫高煦父子赴北京錦衣衛械繫王斌
朱恒盛堅典仗侯海長史錢巽教授錢常百戶井授至
京皆伏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爲民許榮
榮子義天津衛鎭守都督孫勝山西都指揮張傑楊雲
青州左衛指揮使　誠河間衛鎭撫溫英滄州衛指揮
鄭典鎭撫劉志皆約舉城應者先納軍馬糧仗數事覺
相繼誅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
千五百餘人編邊民者七百二十七人庶人至京鎖繫
大内逍遙城一日宣宗欲往觀左右力止不聽及至熟
視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上仆地左右即扶起

上大怒亟命力士舁銅缸覆庶人缸重三百斤庶人有
力頂負缸起積炭缸上如山燃炭逾時火熾銅鎔庶人
死

九月帝還京○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
諭趙王高燧

帝誅漢庶人班師至單橋行在戶部侍郎陳山迎駕遂
言曰趙王與漢庶人逆謀久矣今宜籍此兵威移指彰
德擒趙王否者趙亦反側不自安異日復勞聖慮上不
聽楊士奇亦以爲不可山又詣尚書蹇義夏原吉言方
略邀二人共請　上不忍曰先帝愛二弟漢王自絕於
天朕不敢赦趙王反形未著朕終不忍負先帝也尚與

至京又言嘗遣駱指揮阮内臣與趙通謀上以漢庶人
詞羣臣章遣廣平侯等持示王王大懼即獻護衛且上
表謝恩

冬十月復以李時勉爲行在翰林侍讀

上怒時勉言顯觸仁考怒令於獄縛時勉來面鞫必殺
時勉尋又令王指揮縛時勉即斬西市王指揮出端西
旁門時勉爲先令縛來者已縛入端東旁門門中相左
王指揮至獄知已縛入亟走還欲縛送西市時勉已得
上面鞫　上憐時勉忠臣能直言立脫桎梏復其官陞
侍讀學士

十一月王通擊交趾賊敗績尚書陳洽死之

王通引兵渡河擊賊戰寧橋洽力陳利害言賊狡有伏
誘我不可出通不聽遇賊洽奮身力戰不支被賊執不
屈死之事聞　上曰大臣以忠殉國一代幾人贈少保
謚節愍

以安遠侯柳升爲征虜副將軍總兵官保定伯梁銘爲左
副總兵都督崔聚爲右參將由廣西黔國公沐晟爲征南
將軍總兵官興安伯徐亨爲左副總兵新寧伯譚忠爲右
副總兵由雲南率兵兩道討交趾兵部尚書李慶參贊軍
務工部尚書黃福仍掌交趾布按二司事王通等守城練
兵候升等至進兵○以張本爲兵部尚書○以太和山佃
戶陳祚爲監察御史

祚蘇州吳縣人永樂中由庶吉士爲河南右參議以言
事謫武當山佃戶躬自耕作勞役者十年至是名爲監
察御史
是年封西番大寶大乘闡教闡化贊善五王
丁未二年春二月以行在戶部左侍郎陳山爲尚書兼謹
身殿大學士直文淵閣○進張瑛禮部尚書○諭兵部清
理軍伍凡一戶有二三處軍而丁力消耗者皆許歸併○
黎利攻交趾城王通出兵擊敗之
先是上遣柳升等討交趾春正月坐文華殿召問士奇
榮交趾勅去未對曰行矣 上曰朕昔聞皇考言太祖
初定天下安南最先納貢已而黎氏簒奪天討不可赦

是時求立陳氏後不得故郡縣其地若陳氏有後不致
勞敝方隅朕對曰此誠帝王盛舉皇考嘆曰勿泄朕心
未嘗忘今思陳氏果有後選立一人使供藩職三年一
貢如洪武制用寧其民我亦得省兵戍論者將謂朕委
棄祖宗之業然繼絕興滅實皇祖之志士奇榮頓首稱
善 上曰卿二人識朕意勿言賜酒饌而退
南京地屢震○三月勅戒羣臣
勅曰朕祗承天命統御天下亦惟文武群臣相與協恭
用臻至理夫所治天民所相天工其大經大法皆祖宗
建置永爲欽承罔敢踰越惟爾羣臣執德以廉爲要廉
者法之公而政得其平治人以仁爲本仁者施之厚而

下得其所忠以奉國敬以勤事古之良臣率由斯道其
勗之哉爾克斯道尚慎乃終有或違者務攺厥行庶熙
汝績用永嘉譽其勗之哉○時有進豳風七月圖者
上喜受之顧侍臣曰此見周家立國之本周公輔成王
之心當是時君民相親如父子以故周之王業歷年最
永○上坐左順門少保夏原吉等侍因語及古人信讒
事上曰讒慝小人真能變白爲黑誣正爲邪聽其言若
忠究其心則險是以帝舜堲讒說孔子遠佞人唐太宗
以爲國之賊朕於此等每切防閑有萌必爲杜絕不使
奸言得入枉害忠良齊殺斛律光國遂以弱朕常爲恨
汲黜正直姦邪寢謀卿等所宜法也原吉等頓首曰幸

遇聖明臣等敢不竭盡愚直○上御文華殿翰林儒臣
講孟子離婁章 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
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
對曰太公以救民爲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爲重上曰太
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下生民計
也○上御左順門與侍臣論理兵經國之道 上曰昨
觀宋太祖承五代分裂之餘平湖南平蜀平江南俘嶺
南劉鋹太宗并有吳越親征太原降劉繼元當時兵力
足以混一而幽薊之地終不復歸中國何也侍臣對曰
自石晉以關南諸郡賂契丹飛狐以東重關復嶺爲胡
虜所有幽薊之南平壤千里番漢共之用兵不易也

上曰禦狄之道守備爲先彼得其險巳非我利况當時
契丹強盛無可乘之機乎然使宋之子孫謹守憲章繕
兵以備之恒如開寶淳化之時亦足以保其成業何熙
寧至宣和小人用事國多弊政遂至金虜之禍高宗南
渡并中原而棄之國勢陵夷有其漸矣〇上御文華殿
翰林儒臣進講易觀大象畢　上曰古者帝王有巡狩
之禮後世何以不行講官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以
通禮意至秦尊君抑臣斯禮遂廢上曰亦時勢不同也
舜當時五載一巡狩觀虞書所載二月至東嶽五月至
南嶽八月至西嶽十一月至北嶽一年遍天下五年又
巡以後世觀之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供億不亦難

乎成周十二年一巡巳與虞時不同矣况後世乎予以
爲治貴有實效巡狩之禮考制度觀民風明黜陟此其
大節也誠能體古帝王之心選任賢良撫養百姓崇德
報功畢協至公不患制度不一民風不振若以後世侍
衛之衆征求之廣欲行時巡之禮難矣
賜進士馬愉等一百一人及第出身有差
上御奉天殿策試舉人上旣發策退御左順門謂翰林
儒臣曰國家取士科目爲先所貴得真才以資任用古
人取士於鄉其行藝素有定論至朝廷復辨其官才所
以得人爲盛後世惟考其文學欲盡得真才難矣然文
章論議本乎學識有實學者其言多剴切無實見者其

言多浮靡唐虞取士亦嘗敷奏以言况士習視朝廷所
尚朝廷尚典實則士習日趨于厚朝廷尚浮華則士習
日趨于薄此在朝廷激勵成就之有道也爾等其精擇
之朕將親覽焉
命行在刑部侍郎樊敬往廣西副都御史胡廙往廣東李
素往湖廣總督運糧赴交趾給軍
尋免湖廣運糧以去年旱百姓貧窘也又勑調武昌護
衛成都護衛南京原下西洋精銳官軍中都留守司湖
廣浙江河南山東廣東福建江西雲南四川都司并福
建四川行都司官軍三萬三千人俱從安遠侯柳升黔
國公沐晟等征交趾

夏四月廢晉王濟熿爲庶人安置鳳陽
晉恭王棡卒世子濟熺嗣王濟熺子美圭封晉世子濟
熺之弟濟熿狠戾失愛憾其父并憾濟熺不爲解因喉
慶成諸王日訴濟熺之過於朝又誘府中宦校誣濟熺
罪竟奪濟熺王爵廢美圭爲庶人濟熿遂得嗣王又誣
承奉左微佐濟熺爲逆逮治京師濟熿益驕橫百方幽苦
濟熺父子恭王有老媪不能平走訴文皇立召左微於
獄中令馳驛名濟熺父子時濟熺因空室巳十年而府
中亦言左微巳死矣微至一府大驚微至空室解濟熺
縲紲相抱大慟濟熿由是怨望出悖語濟熺父子見文
皇行在所濟熺病憊甚上見之惻然不直濟熿遂封美

圭爲平陽王。俾奉父居平陽。恭王故有田在連伯灘、隸
平陽。文皇以與美圭矣。濟熿奪之。美圭以聞。仁宗再三
諭還美圭。濟熿不從。仁宗書諭濟熿曰、美圭父子困頓
多年。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用吟咏、感念無已。編
惟賢弟同吾此心。又書諭美圭曰、朕已諭晉王讓汝田。
兄弟叔姪。本同一氣。姪事叔益恭、久當憐汝。濟熿得書。
益廣致妖巫府中。造呪詛事。仁宗崩。又不服喪。宣宗即
位。憐濟熿父子。時時問勞。濟熿呪詛事益露。自度罪不
可解。遣人結高煦。謀不軌。日夜造兵器。寧化王濟煥告
變。上擒高煦。又得濟熿與交通書。其所遣詣高煦人。
又走京師首服。內使劉信。又奏濟熿擅取屯糧十萬石

給護軍。欲應高煦。寧化王又言濟熿毒弒其母。濟熿始
惧。上以勅符召濟熿至。示以諸所發奸逆狀。濟熿伏
地頓首。上書諭諸王。去歲高煦反。罪人既得。奸黨人皆
言趙晉二王與謀。予未信。今晉府人屢上變告。徐察之
有驗不誣。趙王自知事不可掩。已辭護衛。濟熿得罪宗
社。不敢以私親廢大義。謹遵祖訓。免爲庶人。屏之鳳陽。
交趾黎利陷昌江。與王通請和。通許清化諸州地與利。令
指揮闞忠同利遣人。上表貢方物
交趾黎利。以賊八萬餘。攻昌江城。守城都指揮李任與
指揮顧福等。竭力與鬬不支。皆自刎。死中官馮智大哭。
北向再拜。誓不從賊。與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等俱自

纔[illegible]城中軍校及男女同時死者無數。賊縱火焚民居。
刼掠一空。交趾總兵官王通等。以賊攻圍益急。歛兵不
出。賊致書請和。通自寧橋之敗。氣大沮喪。雖獲城下一
勝。而志不固。遂許清化等州之地與賊。意以柳升之師
雖出。未能猝至。且道路多梗。黎利既求和。不如狥其所
請。諸將校或以爲善。或默無語。或雖不然通言。而未有
面沮之者。獨按察使楊時習曰。奉命征討。乃與賊和。棄
地旋師。何以逃罪。通厲聲叱之曰。非常之事。惟非常人
能之。汝何所知。自是人無復敢言。遂遣人同利所遣人。
進表及方物。
五月右春坊右諭德林誌卒

誌福州人。鄉會試皆第一。廷試一甲第二。授編修。歷諭
德。居官十有五年。恭勤恬靜。若與世無涉者。
簡用罷黜庶官
行在吏部上言。自永樂十九年迄今。遣回庶官。四千三
百十九人。居鄉往往不循分守。搆健詞訟。持官府短長。
請悉召至京。考驗才能。可用者以次叙銓。否罷爲民。
和寧王阿魯台尾剌頓寧王脫歡亦力把力歪思各遣人
朝貢
秋七月交趾黎利攻隘留關鎮遠侯顧興祖擁兵南寧不
赴。隘留城陷。逮興祖下獄○以都督山雲爲征蠻將軍鎮
守廣西

廣西溪洞猺獞叛服不常歲殺掠吏民萬計雲至鎮嚴號令公賞罰每與賊戰臨機應變身先士卒初降涌安廣源蠻繼討柳潯賊斬首二千四百復斬平樂蠻四百又討慶遠諸蠻斬首七千四百自是蠻夷畏服嶺南無警進都督同知雲沉毅不洩用兵如神廉正自持淡然儒素馭諸土官專厲威嚴期刻征調無敢後先帥府有鄭牢者老隷也性鯁敢直言雲呼牢試問曰世謂為將者不忌貪廣西饒珍貨我亦可貪否牢曰白袍點墨終不可湔雲嘆曰人言土夷饋送苟不納彼疑且忿奈何牢曰居官黷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而畏蠻子耶雲舉手禮牢曰教我教我至正統初貴州按察使應履平劾

雲作威福雲自陳 上不問壽卒

諭禮部榜諭天下禁止自宮之人○諭禁有司沮格詔令

上御便殿問侍臣曰聞朝廷下寛恤之令或謂有司沮格者誠有之乎侍臣對曰亦間有之 上曰治天下以信為本朕每出一詔令必預度可行可守而後發不然徒失信於民豈為君之道為臣輔君理民以信義為要君欲施仁而臣沮格於下不忠孰大焉侍臣對曰此實政事之臣負陛下惟陛下明斷耳

九月柳升遇賊死於隘留關

安遠侯柳升等師至交阯隘留關黎利及諸大小頭目具書遣人詣軍門乞罷兵息民立陳氏後主其地升等受書不啓封遣人奏聞時賊於官軍所經處悉列柵拒守官軍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如入無人之境升勇而寡謀不嚴戒備前至倒馬坡獨與百數十騎先馳度橋既度而橋遽壞後隊阻不得進賊伏兵四起升中鏢死從升者皆陷沒副總兵梁銘參贊尚書李慶皆死崔聚率官軍進至昌江遇賊奮力死戰賊驅象以助勢官軍遂亂聚為賊所獲賊大呼降者不殺官軍或死或奔散竟無降者郎中史安主事陳鏞李宗昉等皆死惟主事潘原大脫歸

宥浙江按察使林碩命復任

時中官裴可立督事浙江有湯千戶者以賄結之裴惟

湯之言是信湯因勢漁獵百姓驅迫郡縣無不承順碩時初至振舉憲法旌別善惡湯惧不容譖碩於裴裴亦懼碩遂奏碩誹謗沮格詔旨 上遣人逮碩至親問之曰爾勿怖但盡實對碩叩頭言臣往年為御史嘗巡按浙江小人多不便臣今陞按察使至浙未久中官在彼者亦無爭近惟左右小人舊不便臣者設謀造詐欲去臣以自便耳感陛下超陞恐不能報敢有誹謗 上曰朕固未信逮汝面問今既明白汝即馳驛復任朕推誠心以待臣下汝無他慮遂降敕切責裴可立詔歸必罪之不貸也碩初被逮衆皆危之既見逮釋之中外頌聖德云

冬十月王通與交趾黎利立壇爲盟退師
行在鴻臚寺奏進黎利等與總兵官柳升等書其書曰
昔當太祖皇帝龍飛之初我安南前王先諸國以入貢
特蒙褒奬錫以王章世守封疆朝貢罔缺自黎季犛作
孽覆我宗祧上欺朝廷下重民苦太宗皇帝興師弔伐
一舉平之詔求陳氏子孫以繼陳祀是時陳氏之族遭
罹季犛之毒皆奔竄遠徙一時無從訪求今陳氏遺嗣
有曰暠者竄身老撾蓋二十年本國之人不忘陳氏先
王之澤已求暠於羈寓之次欲得暠繼宗祀是以利等
輙布狂言冐聞制閫伏乞上奏倘蒙天恩得循太宗皇
帝繼絶之明詔使陳氏旣滅而復續非獨暠蒙天地大

恩實一國之人蒙戴天恩於無窮也總兵官王通遣指
揮闕忠同黎利所遣人奉表及方物至表曰安南國先
臣陳日煃三世嫡孫臣陳暠惶恐頓首上言曩被賊臣
黎季犛父子簒國弑戮臣族殆盡臣暠奔竄老撾以延
殘息今二十年近者國人聞臣尚在逼臣還國衆與臣
云天兵初平黎賊即有詔旨訪求先王子孫而立之一
時訪求未得乃建郡縣今皆欲臣陳情請命臣仰恃天
地生成大恩謹奉表上請　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
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
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召尚書蹇義夏原吉
示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辱於天下二人退

遂召楊榮楊士奇出表示之且諭以三人所對榮曰永
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
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而與之可旋禍爲福上問
士奇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
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戈困於交趾之役
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行祖宗之初心以保全祖宗之
赤子此正陛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朱厓前史爲榮
何爲示弱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明早朝罷出暠
表示文武羣臣且諭之曰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
先入貢及黎犛簒弑毒虐國人太宗皇帝發兵誅之本
求陳氏之後求之不得始郡縣其地至我皇考每追念

往事形諸感慨比數年來一方不靖不得已屢動王師
豈朕所樂今陳氏旣有後爾等試觀表中所言其從之便
抑不從之便對曰陛下之心即祖宗之心且偃兵息民
上合天心從之便
十一月命行在禮部左侍郎李琦等諭安南立陳暠爲王
勑諸將即班師
十一月上命群臣舉奉使交趾者尚書蹇義薦伏安伯
曰伏善言語非衆所及　上問士奇對曰伏有穢行而
無學識遣之必辱國　上曰蹇不尤爾否對曰蹇和厚
無人己心況於國事孰敢偏任己見乃以行在禮部侍
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充正使通政黄驥鴻臚卿徐

永達爲副使詔諭安南言黎利表言前國王遺嗣暠尚在老撾國人乞封暠王永奉職貢頭目耆老其以實對即遣使授封朝貢如洪武故事又勑通等即日班師內外鎮守三司衛所府州縣文武吏士携家來歸

皇長子生大赦○十二月差科道官清軍○是年南京戶部尚書兼掌吏部事師逵卒

逵起太學歷御史按察使堅貞有風裁靖難後陞兵部侍郎改吏部尋陞南京戶部尚書兼領吏部文皇北巡時嘗問太子南京羣臣孰廉太子對曰皆廉文皇曰從朕北來者率好貨惟吏部侍郎師逵一人廉耳

戊申三年春正月王通退師南寧

王通馳奏僞王陳暠遣黎少穎表貢代身金銀人謝罪并送我叛人都指揮蔡福等還京乞班師通言臣兵寡援絶人情警懼賊控據水陸陷奪城池臣與衆議不如因其納貢請降全師出境再圖後舉臣已率將士還至南寧俟命 上覽奏勑曰通虧臣節遺笑蠻方如國體何

二月立皇長子祁鎮爲皇太子○皇后胡氏遜居別宮立貴妃孫氏爲皇后

勑曰比者皇后胡氏自惟多疾不能奉承祭養重以無子固懷謙退上表請閑朕念夫婦之義拒之不從而陳詞再三益加懇切已從所志就閑別宮其稱號服食侍從悉如舊貴妃孫氏昔皇祖太宗皇帝選嬪于朕十有餘年德義之茂冠于後宮實生長子已立爲皇太子群臣咸謂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宜正位中宮屢陳表奏今允所請冊貴妃孫氏爲皇后爾禮部其具儀擇日以聞

勑諭三法司恤刑

勑曰朕惟聖人制刑罰用昭天討以弼治化我國家稽古爲治三法司刑部掌邦憲都察院兼理刑名大理寺審理輕重自祖宗以來慎重人命務在欽恤朕嗣承大統祗奉舊章不敢以喜怒爲輕重期與天下同躋仁壽比聞刑罰失當無辜者對寃有罪者倖免朕爲惻然不遑寧處咨爾法司夫憸邪者利口柔良者寡訥惟言是稽情僞不辯此其可乎不諳律意不察人情移情就獄苟且文書此其可乎或畏權豪徇其請託或念恩怨從而復報或播弄刀筆輕重人情或恣肆箠楚鍛鍊成獄甚至貪圖賄賂顛倒是非誣陷良善縱肆奸惡略無畏憚此何心哉天地神明昭鑒在上善惡之報捷於影響爾惟恭朕命惕然警省追改前愆廉以持身勤以爲事不惟國家有賴爾亦永保祿位貽福子孫尔不恭命明有國法幽有神譴爾其欽哉○上御文華殿謂侍臣曰朕觀先王治民有本有末制田里以給衣食設學校以明教化不幸而有頑愚者然後刑之蓋非得已不然則無以安良民然觀肉刑亦過於慘侍臣曰古人用肉刑故

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至漢文帝除之自是人輕冒法。上曰古人教民之道周備故犯法者少後世敎民之道不至故犯法者多未必係於肉刑之存否舜法有流宥金贖而四凶之罪止於流放竄殛可見當時被肉刑者必皆重罪况漢承秦敝挾書有律若槩用肉刑傷殘者多矣以不教之民而遽斷其支體刻其肌膚亦所不忍隋唐以後以笞杖徒流死爲五刑亦良法也又曰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鍼灸圖禁鞭背皆後世仁政文帝培植漢之國脉太宗肇啓唐祚享國長久有以哉〇翰林儒臣進講春秋竟 上曰聖人匡世之功憂世之心備見此書當時先王禮樂法度日溂廢亂臣賊子接

踵而起有此書而後天下皆知尊周又曰孔子作此書以尊周爲本孟子乃以王天下勸齊梁之君何也侍臣對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孟子之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矣。 上曰聖賢之心無非爲天下生民之計孟子時不有王者興何以解生民之塗炭遂賜講官坐命左右賜果茗〇上閱皇明祖訓終卷顧謂侍臣曰自古創業難守成不易我太祖皇帝起布衣平僭亂奄有中夏萬幾之暇製祖訓一編示法子孫歷六年始克成書後世子孫但謹守先訓豈有過舉侍臣對曰誠如聖諭以今日言之躬蹈當自陛下始 上曰然亦賴卿等匡輔若一言一行或背祖訓卿等須直

言之書云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亦古昔賢臣以之告其君者也卿等勉之〇上御武英殿問侍臣歷代戶口盛衰對曰禹平水土民奠厥居至桀而耗湯時已不及禹至紂淫虐武王時又不及湯成康致理遂多於禹時春秋戰國至秦所耗尤多漢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征伐不息十數年間民數減半昭帝罷兵務農至成帝初戶口極盛東漢承王莽後率土之民十纔二三明章之後天下無事人口滋殖三國六朝疆宇分裂所存無幾隋文帝恭儉大業之初戶口極盛煬帝荒淫役人以百萬計丁男不足役及婦人由是天下之民聚而爲盜唐貞觀以後及於永徽戶口日增至開元又極盛安

史之亂遂大耗宋承五季後自太祖至神宗戶口日盛高宗南渡中原板蕩所存者東南之民此歷代戶口之槩也。 上曰戶口盛衰足見國家治忽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由土木兵戈觀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亡國玄宗至於播遷皆足爲世主大戒。

戒諭吏戶禮工四曹

勑吏曹曰朕惟人君主宰天下生民之衆政務之繁必簡賢才與之共理其銓選之法殿最之方必屬有司以盡至公我祖宗稽古建官選任賢能厥有成憲朕嗣大

歷服率由舊章不以私昵干名爵不以小人間君子格
徠善類以安兆民庶幾輔政之效比隆前古咨爾吏部
典銓衡夫官不必備實在得人諸司官員舊有定額今
事不加多而額外添註紛紛倖位苟祿偷安其可不革
正乎吏員出身雖有定格往時選用嚴慎受官者少比
年吏典考滿者歲以千計不分淑慝一槩收用廉能幾
何貪鄙塞路其可不精擇乎數詔求賢期得實才與共
治理而各司所舉不論才德或以親故或以貨利徇私
濫保假公濟欲其可不覈實乎官之考滿績最者陞有
貪汚無恥罷軟無能苟積歲月均得超用何以辯清濁
職之大小必量才稱任或以權貴之言或緣親舊之故

不量所能悉授美職何以別賢否惟公惟明用人之法
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爾其懋
哉○勑戶曹曰朕惟國以民為本以財為用地官卿實
掌之夫民衣食實本乎農業種藝以時則地無遺利遊
食有禁則務本者多庶家給人足禮教可興比者野不
加闢民或流亡爾當明夫休養生息之道財賦資國之
用出入有節則國不致於空匱調度有方則民不疲於
轉輸京師充實足以馭四方郡邑充實足以備荒歉邊
境充實足以禦外侮比年遠近困於轉運而京師不足
爾當審夫措置之宜倉廩所儲為奸盜竊常數萬計豈
無關防之術爾宜審之遣官催粮往往在外貪濁豈無

廉公可使爾宜審之商販之徒阻滯鈔法累累禁約或
通或塞而斂散之方何者為宜爾宜審之朕嗣大統宣
正治官富民足國尤為切要書曰政在養民傳曰生之
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爾尚謹
率其屬以倡民牧俾吾民家有餘資人尚廉恥以弼余
雍熙之治庶幾明良相成之美欽哉○勑禮曹曰朕惟
聖人與禮樂以昭神化以正民彝故致治之道於斯為
盛朕以菲德承祖宗付畀之重主典神人表正萬邦而
禮樂尤為切要尚體予懷以諧爾職至敬可以格天地
享鬼神爾弼成之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正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爾弼成之期於明

德致君洞達幽明天地以位萬物以育九有寧謐四夷
咸賓則我國家隆興萬世亦有聞於永久至若學校之
政所以立教興賢必求其實效旌表孝節所以敦勸明
俗必求其實行尚率乃屬夙夜匪懈用圖成績以昭我
國家文明之盛毋循習故弊廢事瘝官以負朕委任之
意欽哉○勑工曹曰朕惟工部掌天下百工山澤之政
令度民力因地利順天時以成國家之務夫天地生人
雖有貴賤之分而好逸惡勞情無不同過用人力則不
堪命惟以身體人用人之力如已力斯民不病焉國家
用度皆出於民過用於上必過取於下財匱民貧何以
為國惟以身體國用民之財如已之斯財不竭焉凡所

興作審度緩急為之節制以息民力以紓國用斯為良
哉古者役民於農隙當思之用以時古者山林川澤厲禁
當思取之有制今天下工匠數倍祖宗之世而畏避死
亡者日多當思撫綏愛養之道至若屯田水利之政皆
有成法比年因循廢弛罔聞實效當思舉興作養之方
爾其懋哉夫侈用傷財掊尅之端厲民循欲歛怨之階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節財所以愛民愛民所以治
國大臣之職以道事君尚率爾屬惟公惟清輔子于治
庶幾明良相成之美爾惟欽哉
御製帝訓及官箴二書成○夏四月以黃福為行在工部
尚書

初內官馬騏激交趾反時福召還而以陳洽代福累奏
乞福還撫交人宣宗勅曰卿遺愛在交交人思卿卿強
為朕且行昔先帝念卿萬里名還輔朕朕亦不欲遠卿
顧遐方新附終始劳卿安輯以工部尚書兼詹事出領
交趾藩臬事比至總兵柳升敗死而福亦為賊所執賊
驚下拜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饋白金餱粮有與衛
送出境至龍州福盡取賊遺歸官還京以為行在工部
尚書
閏四月王通梁瑛陳智李安方政弋謙山壽馬騏下詔獄
籍其家蔡福朱廣薛聚于瓚魯貴李忠皆伏誅發贈安南
死事諸臣

王通之與利賊盟而班師也凡文武吏士得還者八萬
六千六百四十人利賊閉留不遣者尚數萬人通至京
羣臣交劾通及梁瑛等下廷鞫王通失律喪師棄地山
壽曲護叛賊馬騏激變藩方皆論死繫詔獄籍其家梁
瑛等坐罪有差○都督蔡福在交趾守乂安被賊圍福
不戰率都指揮朱廣薛聚于瓚指揮魯貴千戶李忠降
賊教賊造攻具攻東關我兵九千餘人憤欲焚賊營福
等又令百戶牟英報賊賊盡殺九千餘人遂攻昌江等
城福又力勸各城人降嘗至清化馳馬大呼曰守城者
可見幾全首領不然肝腦塗地爲和州羅通等大罵而
去至是黎火頴送福等歸京師悉棄市籍其家○羣臣

又劾沐晟徐亨譚忠奉命與柳升掎角進兵顧逗遛逾
時方臨賊境與升等聲聞斷絕賊得專力拒我及聞升
陷沒又不進援王通等輙狼狽引退爲賊所乘殺傷吏
士委棄鎧仗賊勢益橫城池失守乞丞正邦刑 上曲
赦晟令臺中緘劾章示晟其徐亨譚忠俟還京論罪○
交趾死節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劉順徐顯周安千戶
蔡顒桂勝知府劉子輔易先知州何忠內官馮智皆贈
官武官世襲文官復其家
李琦羅汝敬還自交趾黎利表言陳暠病卒利自守國俟
命復遣羅汝敬徐永達諭利訪陳氏後以聞○司禮監太
監侯泰下獄

初山東官吏軍民奏高煦反上命泰齎書諭之且察其所爲泰還力言高煦無反狀泰後奉命於直隸選馳馬擅作威福杖義勇前衛經歷萓純至死　上因記憶前事諭都御史劉觀曰渠嘗力言高煦不反幾誤大事者今所犯更不可貸遂下獄

五月巡撫蘇松大理卿胡槩奏增浙江布政司官一員總杭嘉湖三府縣治農官不許

五月巡撫蘇松等處大理卿胡槩奏浙江嘉湖杭三府人民蕃多稅糧浩大府縣有治農官理辦稅糧宜增置布政司官一員以總之庶農務以時糧稅不欠　上謂吏部臣曰稅糧自是常賦國初以來徵歛輸送已有定

制朕方裁抑冗濫豈得復設古語省事不如省官所奏不允○按官不必備唯其人胡槩之言適以擾民大哉王言其爲民造福多矣

出酒諭示百官

時郎官御史以酣酒相繼敗故作酒諭○按此與周書酒誥相表裏內外臣工誠所當慎守而服膺者也

工部尚書吳中下獄

中私以官木磚瓦遺太監楊慶作私第甚弘壯上登皇城樓遙望見之問左右得其實遂下中獄

秋七月以通政使顧佐爲行在都察院右都御史

上一日朝罷召楊榮楊士奇至文華門曰京師端本澄源之地祖宗時朝臣無貪者年來貪濁之風滿朝何也士奇對曰貪風永樂之末已作但至今甚耳　上問永樂何如對曰十五六年以後太宗有疾多不出危從之臣放肆無顧藉請託賄賂公行此事已徹九重但未舉發榮曰是時贓貪方賓最甚　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皆效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　上撫掌嘆曰除惡務本又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二人久未對　上曰未必都無一人士奇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釆榮曰佐嘗爲京尹剛稜不撓政清弊革貴戚勳豪歛

戢　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數日有旨令劉觀巡閱河道觀行十數日陞顧佐右都御史與璽書曰都察院朝廷耳目國家綱紀用得其人則庶政清平群僚警肅否則百職怠弛小人橫恣近年在京諸司奸弊紛出司風憲者不能糾舉且與和同國何賴焉爾佐公直廉正簡在朕心特畀斯任其竭誠盡力恪恭夙夜毋憚勤勞彈劾愆繆毋避權要毋枉良善毋縱奸宄各道御史即宜審擇凡廉勤公正老成惇厚者留用不達政體貪淫無恥及曾犯贓罪者送吏部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亦如之御史缺行吏部慎選不得濫授欽哉佐遂考覈御史貪淫不律嚴皚等二十人謫吏遼東不達政體李孟宣

等九人降典史老疾馮斌等三人爲民

寧王權遣人進扇求鐵笛

寧王權遣人進扇且奏求鐵笛　上命工製鐵笛與之謂左右曰古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於正寧王之意其在此乎鐵笛雖無當新製與之

八月皇子祁鈺生（）顧佐奏舉鄧棨等堪任御史命歷政三月選任之

顧佐奏監察御史多缺訪舉進士鄧棨等十四人監生程富等十一人聽選教官方端等二十人志操端謹堪任御史上曰風憲固當用端謹者亦須有才猷方稱未可遽授此職俱令於各道歷政三月爾察其言考其賢

否第爲等朕將選擇任之

九月兀良哈犯漁陽塞帝率諸將出喜峰關討之大破之于寬河遂班師

上御奏天門名公侯伯五軍都督府諭之曰胡虜每歲秋高馬肥必擾邊比來邊備不審何似東北諸關隘皆在畿內今務農將畢朕將親歷諸關警飭兵備卿等整齊士馬以俟命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王驥施禮吳忠凌宴和楊溥姚文直王文貴等各率其職扈從勅駙馬都尉袁容隆平侯張信尚書張本張瑛郭敦右都御史顧佐等居守丁未車駕發京師渡潞河駐驆虹橋召諸將諭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樂但朝夕思念保民故爲此行今日渡河道路所經皆水潦之後秋田無獲朕念民艱憫焉於心爾將士敢有一毫侵擾民言必殺不赦遂命錦衣衛遣官巡察九月庚戌朔車駕入薊州境內　上覽郊原平遠山川明秀田疇刈穫之後頗有遺秉滯穗　上甚喜嘆曰使他處皆若此朕何憂焉駐驆薊州西之五里文武官吏耆老朝見上進其州官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爲政民有樂不可支之歌流聞至今古今人材性不相遠爾曹勉之又進其耆老諭曰今歲斯郡獨豐稔無他虞善訓勵子孫務禮義廉恥之行毋安於溫飽而自棄也衆叩首而退辛亥車駕至石門驛喜峰口守將遣人馳奏兀良哈之寇萬衆

侵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　上覽奏曰是天遣此寇投死耳遂駐驆石門之東名問諸將諸將咸請擊之亦有請益徵兵者　上曰孽虜無能爲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擒之勿縱也然此出喜峰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俟諸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　上曰兵在精與和不在多三千精兵足辦擒賊諸軍可後進遂決策親征乙卯車駕出喜峰口夜軍士皆啣枚斂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我軍以爲戍邊之兵即悉衆來戰

上命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　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

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勝繼而神機銃礮發虜人馬
死者大半餘悉潰走　上以數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
旗知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丙辰斬其
酋渠駐驛寬河分命諸將搜山谷擣虜穴忠勇王金忠
及其甥都督把台奏請自效　上從之有密言於上曰
虜其類也往則不復矣　上曰去留亦任所欲耳朕為
天下顧獨少此二人耶其如其志欲去雖朝夕置於左
右亦終去寧能久縶之耶曰如不欲沮其行則遣一人
足矣　上曰朕以誠心待之遣卽俱遣留一人乃使之
蓄疑矣朕待此二人甚厚犬馬識豢養之恩況人乎彼
當有以見報遂遣之戊午駐驛會州以重陽節賜扈從

文武官宴并饗將士　上既斬獲虜寇仍遣將士捕其
潰散之黨至是有俘獲還者上喜大饗又親製詩歌慰
勞之總兵官覃廣奏和寧王阿魯台遣使來朝貢馬已
至宣府命中官王貴馳往宣府勞之忠勇王金忠獲虜
寇數十人馬百餘牛羊數百至上喜命中官賜之內廚
酒饌而飲以金爵併爵賜之都督把台獲虜生口及馬
牛羊繼至賜亦如之　上初命諸將索虜巢穴約畢至
則班師至是召文武大臣諭曰諸將至者今已六七孟
冬廟享之期不遠應早旋師群臣有言諸將未至者宜
火俟之廟享之期如迫請勅一親王代行禮　上曰事
祖宗與待將士孰重孔子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有如諸

將更五日未至亦可俟耶今朕留將士二萬於此以俟
未至者必以明日班師遂命都督任禮太監楊[illegible]等率
官軍二萬留俟諸將畢至則歸甲子詔班師
冬十月賜勅蹇義夏原吉輟部事
蹇義夏原吉從上巡邊還上念二人老不欲煩以部務
曰卿事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圖
善始終以卿春秋高尚典劇司非所以優老待賢況師
保寅亮為職不煩庶政乃副倚毘可輟部務朝夕在朕
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
嘉猷用稱眷倚老成之意
十一月城獨石遂棄開平

宣府卽漢上谷也國初開平王克元上都設衛開平置
八驛東四驛曰涼亭沉河賽峰黃崖接大寧古北口西
四驛曰桓州威虜明安隰寧接獨石文皇四出塞皆道
開平興和萬全間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則興和大
寧遼東甘肅寧夏邊圉永無虞矣已乃棄大寧與虜而
興和亦廢開平失援至是徙衛獨石蹙國蓋三百里云
十二月勅南京刑部侍郎段民考察在京百司官
乙酉四年春正月兩京地震○羅汝敬等還自交趾黎利
遣人貢方物○二月襄城伯李隆獻騶虞二
襄城伯李隆獻騶虞二云出滁州來安縣石固山素質
黑文馴押不驚　上命群臣觀之胡濙等請上表上曰

禎祥之興必有實德庶幾副之朕嗣位今四年中外所任豈皆得人民生豈皆得所騶虞之祥於德弗類昔太宗嘗曰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動作興事人皆樂之發號施令人皆悅之是大祥瑞朕與卿等宜共謹之若騶虞其免賀

三月遣李琦徐永達行人張聰勑諭黎利

琦等還利遣人貢金銀鈿器方物并上國人耆言陳氏無後利撫綏有方得民心乞令管攝永爲藩臣奉職貢

夏四月以郭璡爲行在吏部尚書

郭璡代蹇義爲行在吏部尚書時二楊用事思天下之士不由已進退乃令方面風憲郡守聽在京三品以上

官舉保尋又令御史知縣許在京五品以上官舉保由是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已而奔競之風大作以贓露者甚衆尋有以弊言者乃罷御史知縣保舉之例郡守以上仍舊出於二楊之門由其薄郭璡仕早未遑學問故二楊得操人才去取之權也

免四川茶戶徭役

時四川江安縣茶戶訴本戶舊有茶八萬餘株年深枯朽戶丁亦多死亡今存者皆給役於官無力培植積欠茶課七千七百餘郡縣責徵日急乞賜減免并除雜役得專辦茶課庶無逋負通政司以聞 上諭尚書郭敦曰茶之利蜀人資之不但爲公家之用今有司加以他役者悉免之宋陳恕爲三司使稍增茶課嘗時非之此事令任於卿歲額决不可增虛耗則當減免並宜從寬

寧王權上書謝罪

上即位寧王以大父行復輒恣橫請於封內選子女 上不許賜女婦八十四人重違其意王又令省中宦衣執服用天子儀仗賀王元旦長至千秋節習儀鐵柱觀副使石璞聞於朝罪其長史王堅至是復奏宣德元年八月江西布政司移文謂太祖高皇帝子孫以祿米定品級子孫皆祖宗一氣之分不與異姓相同至今四代乃定品級恐萬世之下謂自今日始靖江王府將軍與諸王同班儀賓亦服麒麟玉帶不論品級異姓相見還

行君臣禮其餘語多忿戾 上覽奏謂侍臣曰朕自即位以來悉遵成憲祿米定品級皆出舊制非出自朕今行之三年忽有此語其意蓋未可量乃復書大略謂祖訓錄郡王子孫自鎮國將軍以至奉國中尉遞有品級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欽定靖江世子與郡王公侯文武官相見禮儀或答拜或坐受遇之於途或分道讓左或引馬側立各隨品級等第別無行君臣禮之說若必如所云行君臣之禮是教子孫越禮犯分不知有君矣若群臣與靖江府將軍前皆行君臣之禮是天下紛紛多君也春秋之法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尊尊親親各有攸當往者逆賊高煦在太宗時僭造大罪及予嗣位將

加厚之而包藏禍心終謀不軌輒妄稱太宗時未嘗頒
給郡王誥勅以爲擅改舊制具本指斥遂舉兵反及被
執至京出洪武諸司職掌示之煦愧悔不及今叔祖輒
有不避斧鉞乞爲赦免之說何寃何抑而忿恨不平至
此乎予以示文武大臣咸謂來諭蓋託此爲名耳不然
何以宣德元年八月之事至今始發也予已悉拒羣臣
之言尚望謹之若復不謹非獨羣臣有言天下皆將言
之是時予雖欲全親親之義不可得矣亮之王又乞灌
城田　上復與王書曰所諭欲得灌城一鄉田土與衆
子耕牧朕不吝惜但戶部言灌城之田一千六百一十
七頃鄉民所賴以足衣食別無荒閑之田况庶子郡王

自有歲祿稽之祖訓亦無撥與田地之例若從叔祖所
言百姓失業必歸怨朝廷亦必歸怨叔祖矣今叔祖爲
諸王表率使諸王皆傚叔祖所言豈不背違祖訓而損
賢德故撥田之諭不能曲從惟叔祖亮之王見　上英
武乃上書謝罪稍戢托志神仙
命戶兵二部遣官與都督陳景先經理山海薊州屯田
兵科給事中戴弁奏自山海至薊州守關軍萬人列營
二十二所操練之外無他差遣若稍屯種亦可實邊請
取勘營所近荒田斟酌分給且屯且守實爲兩便上嘉
納之命戶部同兵部各遣官與都督陳景先經理
五月初設欽關○勅六部都察院戒濫差擾民

勅曰朕惟爲國以民爲本民安則國安朕嗣承祖宗大
統君主天下孜孜夙夜以安民爲心至於國家用度有
不得已取之於民者朕尤惓惓軫恤民艱爾六部都察
院爲國大臣常秉愛君愛民之心俾有益於上無怨於
下庶幾不忝祿位之重比聞中外奸弊紛然嗟怨盈路
皆由爾等不體朕恤民之心遣人在外肆行剝削如朝
廷取用物件或買辦或徵收動輒差官數員於州縣坐
併一起未回又差一起其差去官員又各有帮虎十數
爲之鷹犬漁獵以一科百以十科千箠楚頻煩不勝其
毒害所取民物百分之一納於[illegible]家餘剩悉歸私室人
之困苦日益月增原差衙門非不知之實縱其所爲風

憲耳目非不聞知亦各不糾舉仁人君子有忠君愛國
之心者忍爲之哉自今爾等尚滌心悔過以革前弊朝
廷有緊要重事方許慎選廉公幹濟官員出外催辦其
不急之務毋不許朦朧一槩差貪婪暴虐之人在外假
公營私擾害良善如有復蹈前非并犯人一起處以重
罪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官仍暗行體察不問中外
官員但有騙要財物及害民事件明白具實奏聞如御
史按察司官坐視不言一體治罪
六月以郭資掌行在戶部事○秋七月劉覘有罪徙遼東
時御史連章劾覘父子　上大怒逮覘父子俱至命左
右以監察御史彈章示之覘自陳歷事太祖太宗仁宗

累官至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二俸並支。皇上嗣登寶位。常加賜賚。臣日夜孜孜。思圖補報。今右都御史顧佐搜求臣罪。主令各道御史糾劾。又逼書吏安中妄指臣受賕等罪。伏望皇上憐憫。察情明辯。庶免冤枉。　上曰。臣下密察觀罪者非一人。朕以其舊臣。未忍罪之。今尚欲文過耶。遂出臣下密察示觀。盖言其前後鬻獄。得白金數千餘兩。子輻脅制諸道。騁私滅公。皆明著實跡。觀不能隱。皆引伏。法司議觀所犯。皆枉法。於律應斬。命下錦衣衛獄。　上名楊榮士奇以奏示之。且曰。觀負朝廷處重非過。士奇對曰。觀誠有罪。但經事四朝。數受驅任。願姑屈法以全其生。　上曰。為汝二人。曲貸其死。發為

邊吏。榮曰。辱之過甚。與死等耳。　上曰。欲父子皆貸乎。榮曰。子發戍邊。而令觀隨居。恩與法兩盡矣。遂命有司發遼東。

八月楊溥憂去。尋起復。直弘文閣

上嘗坐齋宮。名溥諭曰。朕每念創業難。守成不易。夙夜惓惓。今幸百姓稍安。顧禍亂生于不虞。常爲憂慮。邇來群臣好進諛辭。令人厭聞。卿宜勉輔朕。溥頓首謝。臣不敢忘報稱。　上曰。直箴朕過。報朕多矣。溥又頓首謝。直言求之非難。受之爲難。　上曰。然。是年秋。内艱。遣中官護行。賜葬其母以一品夫人。俄遂召溥復入弘文閣

冬十月改張瑛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授小内使書

十月一日朝罷。士奇侍上於左順門。遥望見大學士陳山。　上曰。汝試言山爲人。對曰。山雖侍從陛下。然其人寡學多欲。而昧於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趙王事幾爲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於諸司日有干求。當不令溷内閣也。　上初臨御。以山及張瑛東宮舊臣。俱陞内閣視事。二人行和類王。是浸聞於上。調瑛南京禮部尚書。山專教内竪。俱罷内閣之任。

禁差正官

勑諭天下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巡按監察御史曰。朝廷建置三司及軍衛府州縣。有正有佐。正者總其綱。佐者輔其政。如政務繁殷。則佐貳分理。正官總督之。庶幾

紀綱不紊。而事畢舉。昔我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仁宗皇帝。皆命諸司毋得擅差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軍衛府州縣掌印正官。朕嗣位之初。亦已申舉舊章。令遵守毋違。近年以來。爾等欲差内外官員。故違舊制。遇有事務。輒委三司及差軍衛府州縣正官掌印官幹辦。更不思正官掌印官所總之事非一。又或各衙門官有廉能者。輒坐名差委。亦不思所委止是一事。一事雖完。而誤衆事。其各衙門官有不才者。亦喜得別差。以避繁就簡。往往差委代既別委千百户及陰陽醫學等官。或吏員人等。護印署事。吏肆其奸。人受其害。官府正務。十誤八九。以致軍匠累年不清。稅粮累年不完。原爾等所犯法難

容恕今姑記爾等之罪勑至但是三司及軍衛府州縣正官掌印官被差委在外造辦及幹辦者即令回任管事不許稽遲自今一應辦理其內外官員並不許指以欽差為由輒自差委正官掌印官及坐名差委違者悉處重罪凡各衙門官吏或有貪虐苦害軍民及闒茸誤事者爾等即具實奏聞以憑黜罰欽承朕命毋怠毋忽

○上覽歐陽玄夢卜求賢之說顧謂侍臣歎曰君臣相遇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輔而說築傅巖不能自達一旦得於夢寐間誠千載奇遇由此觀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太公亦猶此也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皆有相感之理況一

代君臣乎蓋天祐國家必生賢輔高宗求賢之心蓋有格於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言有傅說之賢然後可以為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讖用王梁豈不誤哉○有建言洪武永樂中法制有當改易以從宜者 上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創業垂統必有成憲以貽子孫子孫能謹守之足以保天下若自作聰明或惑於小人而變更之不免生禍亂如唐府兵其制近古後一變為彍騎再變為方鎮遂使武夫悍卒得專方面唐遂以亡宋之賦役祖宗時皆有定制其後變為新法民不勝擾自是朝政反覆國事日非卒致夷虜之禍是皆可監侍臣對曰子孫惟恭儉則能保守 上曰然亦須任老成人如宋常得李沆其人任用之豈有改祖法之事

下戶部郎中蕭翔等于獄

給事中賈諒張居傑劾奏戶部郎中蕭翔等不理職務惟日挾妓酣飲恣樂命悉下之獄 上謂夏原吉等曰飲酒人之常情朕未嘗禁但君子當以廉恥相尚倡優賤人豈宜褻狎近頗聞此風盛行如劉觀輩尤甚每赴人邀請輒以妓自隨故此輩倣效若流而不返豈不大壞禮俗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卿當以朕此言徧諭之

○諭戶部申明栽種桑棗之令○巡撫蘇松大理卿胡槩奏修嘉興陸贄湖州胡瑗蘇州范仲淹魏了翁各書院祠從

之○甲午帝閱武近郊戊戌還京○命列侯諸將帥師巡宣府

庚戌五年春正月太宗仁宗兩朝實錄成○天下朝覲官至京吏部廉察賢否以聞命鄙猥無能五十五人皆罷歸為民貪污二十五人發戍邊

上與侍臣論前代官制 上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視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臣對曰時世不同也 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足為法侍臣對曰然必君心清則事消事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國家多事政務煩雜小人倖進冗食者多

欲百姓免於煩擾難矣。上曰此誠確論清心者省事
之本朕當勉之。
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命刑部究治光祿寺增減供
給之罪
光祿寺廚役訴其寺官竊減外夷供給通政司以聞
上命刑部侍郎施禮執而治之且諭禮曰光祿之弊不
止此自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定規今擅自增減應
給之人卒不得凡得者率非應給之人惟虛立案牘以
掩人目宜究治之因顧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不干大
體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勾踐投醪於
江與衆共飲人心感悅遂成霸業以此而論所繫豈輕

二月己未帝謁長陵獻陵三月己酉還京
上奉皇太后率皇后謁長陵獻陵駐天壽山 上請皇
太后令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六臣見行
殿皇太后曰皇帝數言卿數人贊輔多用心今國家清
寧生民無事固祖宗垂佑亦卿等之力輔等頓首對曰
皇上聰明睿智敬天法祖仁愛兆民以致康濟之功此
皆皇太后聖德大訓臣等實無寸補皇太后曰我有何
德上由祖宗積善垂慶卿皆先朝舊人自今更須協力
一心非但國家蒙福祖宗神靈昭鑒在上亦必敷佑卿
等俾卿等子孫安榮永世命上賜六臣酒饌白金文綺
上奉皇太后率皇后還京師道中 上遙見耕者以

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
三推耕者初不知爲上也既而中官語之乃驚躍羅拜
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人恒言
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人賜鈔六十錠已而
道路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至京。上御左順門召蹇
義楊士奇楊榮等曰朕昨謁陵還道昌平東郊見耕夫
在田召而問之知人事艱難[illegible]治得失因錄其語成篇
今以示卿卿亦當體念不忘也所錄語曰庚戌春暮謁
陵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旁耕者俛而耕不仰以視召
而問焉何若是之勤哉跽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
乎曰農之於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穫三者皆用

勤也有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怠曰冬
其遂逸乎曰冬然後熟力役於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
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終歲之勞也何不易爾業爲士爲
工爲賈庶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於我我
不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
業賈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奔走負販二三百里外遠
或一月近或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
亦有盡喪其利者則闔室失意戚戚不樂矣計其終歲
家居之日十不一二我事農而勤苟無水旱之虞歲入
厚者可以支二歲薄者可以給一歲且旦暮得與父母
妻子相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朕聞其言嘉賜之食既

又問曰若平居所覩惟知費之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
我鄙人不能遠知嘗竭力役於縣竊覩縣之官長二人
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
也而陞遷去久矣蓋至於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
率晝出坐廳事日未昃而入民休戚不一問竟坐是謫
去後嘗一來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所目覩其他不能
知也朕聞其言歎息思此小人其言質而有理也蓋周
公所陳無逸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記其語
賜進士林震等一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上臨軒發策畢退御武英殿謂翰林儒臣曰朕於取士
不尚虛文欲得忠鯁之士爲用其間有若劉蕡蘇轍輩

能直言抗論庶幾所望朕當顯庸之於是賦策士歌以
示諸讀卷官云是科賜進士一百人得廖莊劉實○上
御武英殿偶與侍臣論漢以下創業諸君侍臣有言漢
高帝之大度有言唐太宗之英武有言宋太祖之仁厚
不相上下者 上曰唐太宗宋太祖皆假借權力襲取
天下唐太宗慙德尤多漢高帝及我朝太祖皇帝起布
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同然高帝除秦苛政而禮文制度
不脩我太祖剪除群雄革前元敝俗申明中國先王之
教要爲過之侍臣皆叩首以爲至論
以熊槩爲南京右都御史○改江南民運爲兌運○增置
嘉興府秀水嘉善桐鄉平湖四縣○夏四月加楊榮少傅

上於文華門御道屏左右獨諭士奇曰楊榮家畜馬甚
富察之皆得之邊將榮交通邊將甚密豈可任於親密
之地對曰榮與諸將交蓋因永樂中屢從北征太宗皇
帝命掌兵馬之數以此於諸將稔熟今內閣諸臣於將
之強弱才否邊境之遠近險易四裔之順逆委曲惟榮
一人知之臣等皆所不及且其在密地凡制敕予奪高
下皆稟上旨又有臣等同議而行豈榮所得獨專且臣
與同官久亦嘗覩其廐馬三五疋有之多亦不能畜蓋
易蔽未易辨 上曰爾未知其家馬多即鬻於市朕知
之審矣渠數請復永樂以來調衛官軍朕詢之兵部言
有罪調衛洪武舊制無可復之理朕固已疑之對曰此

事亦未明但其人可用辜姑容之 上意乃解然自是
不專任之矣
命工部尚書黃福總理淮北河南山東屯田
福請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
人屯田積穀以省漕粟下行在戶兵二部議郭資張本
言沿河屯田甚便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
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閑田以五萬頃爲率發
附近軍民五萬人耕之官給牛器但山東近年飢旱流
徙初復衛卒多有役宜先遣官行視其田以俟開墾
上從之遣吏部郎中等官趙新劉澤朱華張琰吳政等
經理屯田福總其事既而有言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

田役益勞擾事竟不行○按嘗因黃福之言而有慨於
西北諸處積荒之地不但可以屯田雜種雖江南之秔
稻亦可植也山東通濟沁泗沂諸水河南鑿汝蔡洹息
諸渠陝西會涇渭漆沮諸流則西北之田皆秔稻矣奈
何經畫覊理既無西門豹鄭國之徒而築舍道旁之言
又紛紛也於是軍國之賦盡仰給於東南矣東南民力
烏得而不竭哉

土魯番始遣使貢

土魯番一名土爾番在火州西百里古交河縣安樂城
也城方一二里地平四面皆山氣候多暖少雨雪土宜
麻麥有瓜果羊馬之利人皆屋居信佛法多僧寺城西
二十里有崖兒城城僅二里居民百餘家相傳故交河
縣治又云古車師國永樂十二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
誠使至其國誠言西北百里有靈山最大有夷人言此
十萬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高臺臺畔有僧寺寺下皆
石泉林木從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峽南有小土屋
屋南登山坡坡有石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東有
山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夷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
削髮處也循峽東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小山累累峰
巒秀麗羅列成行峰下白石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
中有若人骨狀者甚堅如石文縷明析顏色光潤夷人
言此十萬羅漢靈骨也又東下石崖崖上石筍如人手

足稍南至山坡坡石瑩潔如玉夷人言此辟支佛涅槃
處也周行羣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焰灼人四
面峻壑窮崖天巧奇絶草木不生鳥獸鮮少云日爲大
抵無北虜患專鎮防西夷夷種中土魯番最奸狡宣德
五年始遣使來貢

定忌晨輟朝之例

勑諭禮部朕嗣承祖宗大位夙夜祗慄慮弗克勝忽遇
忌日重懷愴感仁祖淳皇帝淳皇后崇善慶之源其忌
日官員朝參輟奏事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大開創
之基太宗文皇帝仁孝文皇后仁宗昭皇帝光繼統之
治忌日悉輟朝參歲爲定例用伸朕永慕之誠其敬承
之

五月以禮部郎中况鍾爲蘇州知府

鍾以吏員事禮部尚書呂震震薦其才永樂十三年授
禮部主事二十一年陞郎中初令五品上京官得薦士
鍾薦右中允張宗璉 上名問西楊曰人皆薦下僚鍾
乃薦朕宮臣耶對曰臣與王直擬薦宗璉不意爲鍾所
先 上喜曰鍾能知宗璉即日陞宗璉大理寺丞時郡
守多缺命廷臣薦擧選擇鍾在薦選知蘇州府賜勑乘
傳之任鍾初至郡佯不解事諸吏抱案環立請判鍾顧
左右問吏吏所欲行止鍾輒聽吏吏大喜謂太守愚易
三日鍾乃召諸吏詰曰某事宜行若顧止我某事宜止

若顱欲我行縛諸吏拷掠投庭下輙效者數人諸吏又
皆大惧謂太守神明鍾乃盡斥屬吏貪墨者五人庸
懦者十餘人未幾大旱既發預備糧賑農俾得盡力於
田畝復與周文襄公講究收糧法由永樂間輸北京
餉道遼遠糧長以一徵三府二百七十萬石加徵至八
百一十萬除正供及儹運船費盡爲糧長乾沒議別立
糧頭同收受互覺察除免舊徵三之一以其二之一爲
轉輸之費餘皆入濟農倉爲來年經費本是年馬草米
數十萬石及諸年夏稅折布絲數十萬斤絹數十萬疋
小麥數十萬石及襍出供費並代以餘米上無逋事下
無橫科民大悅每旱又輙發此餘米賑活輙數萬人二

十餘年積弊不戢一人而盡除民接遁終歲在官不得
負販鍾叙丁差歲不過三日盡罷其在官者置綱運簿
防運夫侵盜又致綰夫簿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簡約
易行大抵鍾爲守專厲豪猾扶善良勢家必犯法立斃
杖下吏民大驚奉約束寒門下士有行藝者時時賑贍
諸儒生喜爲流聲譽爭獻詩頌美有鄒亮者獻詩鍾稱
賞欲薦于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揭府門者鍾得
書笑曰彼欲沮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
名試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

朝鮮國王李裪遣使獻海青鷹
使還賜王磁器諭裪王國中多□□異獸然朕所欲不
在此後勿獻

令追奪贓官誥勅
朝廷誥勅本用褒勉臣下盡心職事與夫旌表停當凡
受誥勑的其未受之先曾犯贓罪已經赦宥亦皆追奪
若受誥勅之後犯贓罪雖經赦宥亦皆追奪永爲定例

六月置萬全都指揮使司○令戶部遣官於甘肅大同等
邊易換穀粟儲爲糧餉
初兵部尚書張本奏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糧餉皆出民
力運輸所費浩大近數年來各處邊隅無警田禾豐稔
邊衛軍士一切用度多以穀粟易換請遣人與總兵鎮
守官會議彼處應用布帛等物戶部差人運去依價收

糴每處穀粟或十萬石二三十萬石歲以爲常儲爲糧
餉則民力可省邊儲可充　上令遣官馳驛與各處守
將計議以聞至是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都督譚廣
劉廣言甘肅寧夏缺絲布絹綿花大同宣府缺布絹綿
花茶鹽及農器犁鋤等物如遇至依時易換爲便戶部
遂請以折糧絲綿布絹綿花及收買農器支在官茶鹽
遣人運送陝西委叅政陳琰山西委叅政樊鎮口外委
戶部郎中王良等專理其事從之

秋七月禮官請賀龍駒不許
勑諭文武群臣禮部言山西所進龍馬駒以爲瑞應群
臣同上表賀朕自承大統孜孜夙夜期與華夷同臻康

太宰數年以來國家平寧歲屢有收百姓粗安茲復閭閻清
肅此皆天地祖宗之佑羣臣贊輔之力方切欽慎惟荷
承圖夫年穀歲登生民給足仁賢効職四裔順服禎祥
興於閭閻武備修而不用此有國之祥瑞也朕與卿等
共祗勉之一獸之異未足爲瑞其止勿賀 上宴閑與
侍臣論商周得天下之道侍臣曰湯武順天應人除暴
安民功加于時德垂後裔所以天下歸之傳之子孫歷
世久長 上曰天所歸蓋非偶然唐虞之時契敷五教
百姓親睦后稷教民稼穡天下享其利至湯放桀武王
伐紂遂有天下誠以先世功德在民篤生聖哲用集大
命有不可辭者于其子孫享國長久亦惟仁義道德足

以培植之也

八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八月己巳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書胡濙以爲即同不
食請率群臣上表賀 上不許因勅群臣曰古者人君
所謹莫大於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傳不云乎君子
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
陰雨不見得非朕所於省過而然歟況離明照四方陰
雨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比之不食天可
欺歟朕尚圖修省以仰荅天意方賴爾群臣匡其不逮
其止勿賀 上罷朝謂吏書郭璡等曰東漢初竇融保
河西以孔奮爲姑臧長姑臧并富饒奮以廉潔自守衆

皆笑之謂其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光武知之及融率官
屬入朝即擢奮爲武都郡丞以旌之夫激揚清濁爲治
之道使清濁無別何以勸懲天下光武即位未幾舉卓
茂又舉孔奮東漢多循良吏蓋由此今天下未嘗無潔
士爾宜爲朕甄別以聞朕當旌之若人有善而上不知
則爲善者怠矣

罷南京刑部尚書趙翀侍郎余士吉令都御史熊槩兼理
刑部

南京江西道御史張楷劾奏刑部尚書趙翀侍郎余士
吉曠職瘝官本部所繫強盜吳福金者覆奏待決乃詐
病死相驗瘞之其後復出強劫又有蘇州富民過達者

安港巡檢司圖其財誣作強盜械送刑部而私賂獄官
獄卒縊死於獄皆由翀等怠縱所致今該司官吏皆已
逮問翀等亦當罪之 上覽奏怒曰縱有罪殺無罪豈
可恕也既又曰翀等歷事先朝今皆老矣其名之來令
都御史熊槩兼理刑部

九月陞吏部郎中趙新爲吏部右侍郎巡撫江西兵部郎
中趙倫爲戶部左侍郎巡撫浙江禮部員外郎吳政爲禮
部右侍郎巡撫湖廣刑部員外郎曹弘爲刑部右侍郎巡
撫北直隸府州縣監察御史于謙爲兵部右侍郎巡撫河
南山西越府長史周忱爲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蘇松
等府縣

于謙嘗巡按江西平反冤獄稱爲神明民所不便釐革
殆盡至是河南山西災。上親書謙名陞行在兵部右
侍郎巡撫二省。徧歷梁晉問民疾苦百弊消弭馬政河
防民租軍賦一一經擘畫遂爲規式凡歷十八年每議事
入京不持一物兩省人皆尸祝之周忱由刑部主事員
外越府長史廷薦陞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直隸既而
轉左陞戶部尚書改工部尚書仍巡撫先是胡槩用法
嚴刻忱濟以寬如平官田民田加耗立水次便民倉議
給裹河搬運民船過江米與請折兩京馬草每束銀三
分定江南重額官田折納金花銀每米四石銀一兩又
築海塩捍海塘海不爲患之類凡在江南二十二年江

南之人愛戴如父母沒而尸祝至今思周尚書也。

誅遼東謫吏嚴皚千戶臧清

先是顧佐劾御史嚴皚等貪淫不律謫吏遼東至是皚
潛入京師造詞脇人佐又劾皚踪跡詭秘且欲殺臣。
上誅皚西市陞佐右都御史奸吏犯科者据奏佐受隸
金私遣歸。上以佐在端臺不欲發其過密示楊士奇
且曰爾不舉佐廉乎。士奇閱奏謝曰事有之顧中朝官
祿薄僕馬薪芻咸資之隸遣隸得歸耕官得資費中朝
官皆然臣亦然蓋自永樂至於今先帝固知之以故增
中朝官俸。上怒曰朕方擇佐用而小人輒誣佐必下
法司治對曰末事不足干上怒請付佐治思法並行矣
上名佐授吏狀且諭曰此不足爲卿累小人不樂卿檢
制敢誣正人汝自治之佐頓首謝佐呼吏至。上命我
治汝汝宜改行吾且貸汝。上聞之益喜數月又有囚
告佐久淹不理上又怒名士奇諭曰此必死囚教之欲
中傷佐立命三法司公鞫實出千戶臧清清殺無罪家
三人奏當死繫獄。上曰不誅清佐安能行法立命磔
清西市。

宥山東曹縣知縣范希正令復職

宥山東曹縣知縣范希正罪令復職希正在曹縣得民
心有奸吏詐取民財縱火延燒公廨希正執之械送京
師奸吏誣希正以他事被逮縣民八百餘人訴於通政

司言本縣累年正官有廉而無能者有能而不廉者希
正廉能公勤寬平正大嚴約吏卒愛恤人民不一年間
政簡訟息今爲奸吏所誣此吏欺公玩法蠹政害民通
邑所患希正被逮之日民人老少莫不流涕如失慈母
若不爲伸冤恐被誣陷通政司以聞時侍郎許廓過曹
縣耆民父老相率跪訴于廓廓移文吏部吏部亦具以
聞時刑部方奏希正不應徑解奸吏赴部論以違制。
上曰聽民之言希正君子其徑解赴部蓋欲急去惡耳。
君子不當論其小過即遣復職以慰民心奸吏令刑部
盡法治之希正蓋仲淹之後云。

謫江西按察副使李綸戍遼東

綸先爲御史與都御史劉觀子輻游及受海塩縣家民
金銀文綺出其殺人之罪至是事覺都察院以聞上
命追所受賍及舊給勑命發戍遼東邊衛
乙卯帝廵近郊己未還京○冬十月丙子帝廵近郊戊寅
度居庸關己卯獵岔道壬辰還京
丙子車駕發京師駐驆王河諭成國公朱勇等曰今農
收雖畢而禾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於此扈從官
軍不許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處以重刑其申令各營
悉知之壬午駐驆雷家站名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
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上曰
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略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

也又問此山崩於順帝時人率謂元亡之徵卿等以爲
如何衆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
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嘗無灾異大
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戊子回鑾駐
泥河壬辰車駕至京師○有獻歷代年紀圖者上覽
既顧侍臣曰唐之後不五十年天下五易主生民之禍
極矣周世宗英武觀其進取之略制治之心足以平定
天下而亦享年不久何也侍臣對曰帝王之興自有天
命非人謀所及上曰國家創業垂統貴有根本三代
以下若漢高帝掃除秦苛以濟蒼生唐太宗芟除敝政
以致太平其規模皆弘遠所以傳之子孫皆長久若後

周之主稱兵爲逆刼掠京城曾無匡濟之功室家先覆
而世宗以養子繼之欲其宗祀長久得乎宋太祖陳橋
之變一號令之間秋毫無犯拯生民於淪溺革叔季之
兵禍子孫享國與漢唐同久者蓋有仁厚爲之根本豈
偶然哉
十二月命禮部定歸德州張廵許遠南霽雲等祀儀
河南歸德州知州李志言歸德唐忠臣張廵許遠死節
之地故睢陽有協忠廟祀廵遠雷萬春南霽雲賈賁姚
誾宋元以來俱命守臣祭之上曰此不可闕命禮部
定祀儀請以廵遠居正南霽雲等四人配享從之命翰
林撰祭文有司每歲以春秋仲月祭

辛亥六年春正月兵部尚書張本卒
張本洪武中自國子生擢江都知縣靖難兵及境本率
耆老詣軍門朝陛楊州知府內難平歷工部侍郎以至
兵書當時謂本一迎候間遂獲終身富貴至其錄高煦
餘黨賜從者多不免云
二月逮廵按江西御史陳祚下錦衣獄
祚言帝王之學在於明理明理在於讀書知要陛下脩
有聖質惜經筵之典未甚興舉講學之功少有程度於
聖賢精微之蘊古今治亂之由豈能周知而洞察乎宋
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之格
言古今之實跡無所不載陛下欲致太平舍此書不可

願於聽朝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闕。然使知孰爲忠賢之可親、孰爲邪佞之可遠、古今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道義輔上德者、愈見親信、邪佞以奇巧蕩聖心者、自見疏遠、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上覽疏怒曰、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與作皇帝乎。差官校逮至京、下錦衣衛獄禁錮者五年。時上方以博綜經史自負。而祚之措詞若上未曾學問者、遂觸怒云。○上朝退、御武英殿、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爲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侍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強者得以兼并、遂致因循。上曰。朕惟爲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徵

斂、重本抑末。便是養民。亦何必拘於古法。

夏四月有星孛於東井○令四川總兵陳懷移鎮松潘○五月交阯黎利遣人陳情謝罪、貢方物○六月遣行在禮部右侍郎章敞。詔黎利權署安南國事。○秋七月帝幸楊士奇第

時上頗好微行。一夕以四騎至楊士奇第。士奇俯伏悚懼、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至尊。萬一變起倉猝。何以備之。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語竟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問士奇曰、車駕幸臨、曷不謝。對曰、至尊夜出、愚臣迨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復遣弘問曰。今天下平靜。時一微行、何足過慮。堯不微行乎。對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冤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逾旬范太監賜白金文綺。士奇入謝上曰。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

賜蹇義等招隱歌

上謂之曰、朕嘗作招隱詩。賜羣臣、以示求賢之切、然古亦有招隱詩、蓋彼欲招隱者、與之俱遯、朕則意在招徠賢者而用之、恐山林之士、猶未悉朕意、不肯輕出、再賦七言招隱歌、以示卿等。

八月常州知府莫愚奏公差官倚勢作威。是非顛倒。命吏部指名陳奏處置○九月熒惑犯南斗○冬十月丙午帝

巡近郊庚戌還京○書諭伊王謹守祖法、械承奉長史典儀赴京治之

河南府知府李驥奏。伊王居國。屢有非理之求。臣不敢曲從。府中內官官校、虐害百姓者、臣到任稍爲禁戢、自此王府含怒、今年冬至、臣以四更往王府。陪班行禮、適初唱班、臣已就列、王以爲遲、執縶儀衛司獄。次日始釋。緣王府自前遇節行禮。未嘗有在四更者、臣蒙恩守土。遭王摧辱。不敢不奏。　上謂都御史顧佐等曰、朝臣於大廷朝賀。皆昧爽之際、未嘗以四更行禮。此必王府讒邪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計、乃致書伊王。諭王宜謹守祖法。勿信讒邪。府中承奉長史典儀、械送京師治之。

降刑科給事中李芳爲浙江海塩縣丞

降刑科給事中李芳爲浙江嘉興府海塩縣丞。　上每
退朝御便殿與大臣議事。芳直前言，洪武中，百官朝退，
凡大臣奏事。必給事二人與之俱，所以防弊。　上顧謂
侍臣曰芳言是，芳退輙自矜，每見百司所爲事。少不如
意，即詣上前言之，衆皆側目至是　上亦惡其訐，故有
是命。

十二月太監袁琦有罪凌遲。并誅其黨陳海等十人

勑曰，朕恭嗣祖宗大位，夙夜寅恭，不遑暇逸，誠以天下
者，祖宗之天下。軍民者，祖宗之軍民，軍民安則天下治，
天下治。而後有以仰付祖宗付託之重。爰自臨御以來，

惟以安民爲心，近者犯人袁琦。因隨侍日久，授以内官
監太監，輙敢肆其狡險，欺瞞朝廷，假幹公務爲由，朦朧
差遣内官内使，在外凌辱官員，毒害軍民，恣肆兇殘貪
暴狠籍。所得金銀財物。動以萬計。人不聊生，含寃無訴，
所在有司，坐視民患。徒懷兢惕，默不敢言，頼天地不容。
神人共怒，發其罪惡，其袁琦等已明正典刑，身家俱𢧵
已勑法司榜示天下。勑至爾等其體朕恤人之心，務隆
撫綏，夫民者國之本也，代天理民者君，爲國安民者臣，
爾等勉之。必使軍民皆安於下，而無嘆息愁恨之聲，庶
幾盡爾等之職，而不負朕之委任。爾等勉之，凡出差内
官内使，其寄附贓物，在官員人等之家，許令出首歸官，
與免本罪。若隱匿不首事發與犯人罪同。

大學士金幼孜卒

幼孜簡易沉默，温裕有容，不肯伐善爭名，爲文和平寛
綽，類其人云

壬子七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勑免朝賀〇夏四月募商
輸粟塞下〇五月開陝西平涼開城迭烈孫道路

復開平涼府開城縣迭烈孫道路，先是陝西叅政楊善
言西安諸府州。歲運糧餉，赴甘州涼州山丹永昌諸衛，
皆經平涼府隆德縣六盤山蠻蜇嶺山澗陡絶。人力艱
難。開城縣舊有路徑迭烈孫黄河。平坦徑直抵甘州諸
衛，近五百餘里洪武中，官置渡船，平涼撥軍操濟。人以

爲便。既乃罷之。今請如舊開通以利民。　上命陝西三
司覈實。至是皆以爲宜，仍命布政司。給官錢造八舡，平
涼鞏昌二府，擇善水者操之，每舡十一人，俱隷迭烈孫
廵檢司。

廵撫都御史于謙進龍馬。禮官請賀不許

太原忻州民人武煥家。馬生一駒。鹿耳牛尾，玉面瓊蹄，
内文被體如鱗，廵撫都御史于謙會同廵按三司視之，
咸謂其爲龍馬，與而進之，禮書胡濙，請偕群臣上表賀，
上曰，二三年水旱告灾者踵至。朕方日夕憂勵，一歎之
微，何救民飢，而欲表賀，其止之〇上御便殿，覯宋史頗
問侍臣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於不振何也，侍臣

對曰宋太祖太宗初皆以兵平海內其子孫率流於弱致武備不飭　上曰宋之君誠失之弱將帥雖才亦不得展蓋爲小人所壞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

諭戶部令府州縣修倉儲積

巡按湖廣御史朱鑑言洪武間各府州縣皆置東西南北四倉以貯官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富民守之遇有水旱飢饉以貸貧民令各處有司以爲不急之務君廒廢弛贖穀罰金掩爲巳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乞令府州縣修倉廒謹儲積給貸以時仍令布按二司巡按御史巡察違者罪之　上諭戶部曰此祖宗良法美意比由守令不得人遂致廢弛爾戶部亦豈能

無過其如御史言違者從按察司監察御史劾奏

秋七月置呂梁漕渠石閘

初陳瑄以呂梁上洪地耿水急漕舟難行奏准令民於舊洪西岸鑿渠深二尺濶五丈有奇夏秋有水可以行舟至是復欲深鑿置石閘二時其啓閉以節水庶幾往來無虞事聞命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工夫匠協成之○陳瑄言高郵郡城西北湖中有神祠古碑載神姓耿名遇德宋哲宗時人天性忠實死而爲神屢昭靈感累封至靈應侯廟額曰康澤至今其神有靈禱之者舟行無汲溺之患旱熯有甘澍之應請令有司春秋祭祀上謂禮書胡濙曰神有功德及民應在祀典果

如瑄所言有應其令有司以時致祭

命詞臣書豳風圖詩揭之便殿

上燕閒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因賦長詩一章名翰林詞臣示之曰豳詩周公陳后稷公劉致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爲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其書于圖之右○上登萬壽山坐廣寒殿召翰林儒臣侍命同覽都畿山川形勢既畢　上諭之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以成帝業再傳至武宗元政稍有變更仁宗繼之恭儉愛人卽位之初興學校

勵風憲清中書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之法足爲賢君英宗果於殺戮奸黨畏禍遂搆大變泰定以後皆享祚不久至順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於政事紀綱法度蕩然遂致失國使順帝能恭儉長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豈爲我祖宗所有又曰玆山玆宇順帝存日宴遊者也豈不可感侍臣叩首曰桀之跡周之鑒也上曰然

八月以行在戶部尚書黃福掌南京戶部事

上在宮中覽尚書黃福贊漕運時言便民數事出其章示楊士奇曰福所言皆智慮深遠可行今六卿中其誰之倫對曰福受知太祖皇帝最先大用其爲人正直明果一志於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中初准北

京行部命之綏輯惆瘵及得交趾命總滿憑之政安新附之衆躬勤夙夜具有成績其才德兼備有大臣體諸卿誠不及之福今年七十矣詐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輿馬騶從擁擁福四朝舊人乃朝夕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士奇曰南京根本重地先帝以儲宮監國今宜用福南京福老成忠直綏急可倚　上曰然明早遂令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當時諸大臣多依違承順福持正不阿以故改去南京云

令京官三品以上舉保文學才行之士

皇帝勅諭行在吏部夫致治之方用賢爲要事君之道

薦賢爲忠朕主宰天下思惟負荷之重必得賢才共圖治理夙夜在念寢食弗忘嘗勅朝臣三品以上舉薦所知又出示指陳徇蘭之作庶幾群臣咸知朕意近惟一二廷臣有舉薦其餘曠時積月不舉一人豈其無遺賢歟抑今中外所用皆得人歟蓋典銓衡者之怠忽也朕以求賢望理不徒視爲虛文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今天下之廣生民之衆爾吏部即令在京三品以上衆議推舉有才行者有文學者具名來聞以憑推用不許狥私濫舉塞責仍同都察院考察在外方面有司官之昏懦不立貪暴無厭者具奏黜罷之庶以副朕惓惓求賢圖治之意欽哉○陞吏部考功員外郎魏驥爲南京太常少卿交趾南靈州黎恬爲右諭德福建建安縣教諭楊壽夫山東臨清縣教諭彭琉爲翰林編修皆以京官三品以上所薦也

陝西進嘉禾勅羣臣勿賀

勅諭文武羣臣今陝西進嘉禾蓋豐稔之祥又中外之地連產瑞瓜此皆天地祖宗之所垂佑朕豈克以致之而卿等歸德朕躬欲進表賀內自修省歉焉於心其止勿賀朕夙夜孜孜圖惟生民之安以冀不忝天地祖宗付畀卿等皆體朕之誠勉盡厥職上以益君之德下以厚民之生戒乃玩愒務圖實功庶副朕之委任欽哉

釋故城縣丞陳銘復任

先是上聞內官內使差遣在外者多貪縱爲民害以太監劉寧清謹忠良命同御史馳往各處盡收所差內官資橐并其人觧送京師既還道經故城縣丞陳銘聞有內官至不問所從來輒奮前捽寧而手擊之御史遂奏丞無狀逮至　上曰丞固可罪朕以其一時偏於所惡昧於所聞且宥之侍臣咸言銘酗酒搥擊朝使陛下縱赦之亦不可使復任　上曰朕既釋之矣彼當因此知改過也

命南直隸巡撫周忱與蘇州知府况鍾計疏濬六湖工力以聞

蘇州知府况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

曰傍山曰楊城曰昆承曰汝湖曰尚湖聯屬賓衣凡三
千餘里其水東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崑山劉家港東
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尚書夏原吉督理疏
濬水不爲患民獲有秋年久淤塞不通一遇久雨遂成
巨浸田皆沒溺乞仍遣大臣督各府縣官於農隙時發
民疏濬則一方永賴矣 上命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
難易以聞

直隸隆慶衛請以指揮同知李景爲本衛指揮使不許

直隸隆慶衛指揮同知袁泰等奏本衛指揮同知李景
鎮守居庸關調度有方行事得宜今缺指揮使請以任
景通政司以聞 上不從因召諸武臣語之曰爵賞當

自朝廷景若有功朕豈吝此唐自中世以來威權不振
河北將帥皆由軍中所立此輩猶欲效之耶爲人臣者
但當竭忠盡力爲國立功不患不富貴勿得越制以干
憲典群臣皆頓首

癸丑八年春三月賜進士曹鼐等一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禮部尚書胡濙同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選進士六員舉
人二十四人以聞 上命吏部改進士爲庶吉士送翰
林令侍讀學士王直訓督之舉人俱賜冠帶給訓導俸
送國子監肄業

夏四月南北直隸河南山東山西旱飢詔中外寬恤○五
月四川盜起命副都御史賈諒討平之○六月命平蠻將
軍都督方政鎮守松潘○秋七月初置武驤騰驤四衛○

訓飭在京官員

皇帝勅諭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等衙門朕以菲德
嗣承天位夙夜惟寅恪守祖宗之法用熙庶績用撫兆
民亦惟爾文武羣臣是匡是弼凡爾羣臣亦皆祖宗獎
拔以遺朕者宜同心協恭期務康濟庶幾不負祖宗之
托今在廷典銓選掌兵政司錢穀理刑獄董繕作之臣
固有秉正直守法度以副委任者亦有苟徇私情不率
公道是非失當請託四行違越禮法怠廢職事致下譏
議洋洋上聞有臣若斯其將誰託自今宜省躬知過洗
滌舊染勉圖自新庶長保祿位光輔予治如執迷弗悛

則祖宗之法具存必不汝貸汝惟欽哉

八月熒惑犯南斗○勅三法司遣官恤刑

皇帝勅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朕體上帝好生之德惓
惓夙夜惟刑是恤今爾等處決天下重獄夫犯者既皆
在外但憑所具之詞即行處決其詞寧無粉飾者乎人
命至重死即不可復生其遣的當官分臨各處同三司
巡按監察御史及府州縣公同詳細審實若情犯深重
果無寃枉聽從處決如情有可矜獄有可疑及審異不
服者仍監候具奏與之辯理切不可輕率致人寃抑慎
之慎之

命黄福兼掌南京兵部事○閏八月彗出天倉○冬十月

平江伯陳瑄卒
瑄卒贈侯謚恭襄爲人閫爽英毅弘度偉略稠人廣會談論亹亹公餘披閱載籍考知往古成敗治亂之故喜近逢掖士特相講議善交際能推利濟人所謂海運者本廣夏時沿江入海貢道自劉家港開洋經黑水綠水白蓬頭水諸大洋險又有伏礁洄以故糧多漂至歲數萬石挽卒往往溺死自宋禮開會通河罷海運瑄又治邗溝通江淮於是漕大利便并罷中灣之運漕渠在江淮間者瑄功爲大在齊魯間者宋禮爲多
十一月命左副總兵右軍都督僉事王瑜督理漕運鎮守淮安

先是裏河民運民率僱舟又經年往復多失農業周忱始與平江伯議奏民舟至淮安或瓜州水次補給脚價兌與江北衛所衛所漕者出給通關還繳軍民兩益至是參將吳亮言浙江江西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本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府於小灘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其餘水次倣此是爲兌運
修南京宮殿○是年日本國王源道義卒遣使吊祭
甲寅九年春二月妖僧李皐謀反伏誅○行在戶部員外郎羅通請令軍民運米開平中納塩糧從之

行在戶部員外郎羅通奏令運糧赴開平每軍運米一石又當以騎士護送計人馬資費率以二石七斗致一石令軍民人等有自願運米至開平中納塩糧者乞將舊例二斗五升減作一斗五升若商一人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軍所運且省行糧二百石從之
南京刑部侍郎段民卒（民存心寬恕持行廉潔）○三月戊寅百官朝皇太子於文華殿○以王驥爲行在兵部尚書○交趾黎利叛
廣西總兵山雲奏黎利死長子狂妄次子幼弱奸臣黎問黎察搆相讐殺夷民驚懼諒山土官阮世寧七源土官阮公廷率衆避難來歸願居廣西龍州及太平府上下凍州　上勑諭山雲曰利本起微賤因奏立暠從人

望朕志在息民遂詔罷兵徐議立暠利遽奏暠死暠之死利所爲也朝廷即欲問罪不忍毒民令權署國事多行不義爲天所殛爾戒飭邊兵嚴謹守備勿忘世寧公廷可善撫之
夏四月李琦還自交趾黎利子麟遣人告喪獻金人方物
五月命行人郭濟朱弼祭利○勑諭恤軍
皇帝勑諭天下按察司及巡按監察御史朕惟兵政國家重務祖宗以來於撫恤軍士整勑兵備皆有成法朕屢戒中外武臣令守法愛軍近者內外都司衛所管軍官員全不用心整治惟務貪賄以肥身家凡有征差則

差貪賣富有徵辦則倍加需索又有多估件當或包納月錢縱放買賣或以答應上司為由勒除月糧或指採備名色尅減布花生事科擾千端萬狀以致軍士窮於衣食妻子不能膂顧不得安身累累逃竄其該管都司及親臨風憲官明知軍士被害縱容不舉甚者與不才軍官交結受其賄賂又有遞年勾軍違限官旗在外恣肆非為已勑各處風憲督察挨拿至今不見獲解是致奸頑得志軍伍空缺兵政不修莫此為甚茲特勑諭爾等其前所縱容之罪姑記不問自今凡分巡所歷去處務要嚴加詢察遇有貪虐害軍及勾軍違限官員人等就便擒拿問解仍將解過犯人罪名類本具奏如或仍

前坐視縱惡長奸事發一體處以重罪不饒

秋八月以楊溥為禮部尚書兼學士

上嘗坐文華殿三楊並侍 上諭曰朕念祖宗積德累善篤生太祖繼天立極創業垂統太宗迅掃奸回再安宗社皇考恢弘治化增高累厚以固鴻業朕承天位夙夜不忘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坐上朝夕覽觀勉圖繼述庶幾永保天命今以刻本賜卿等當亦思祖宗開創之難守成不易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與有榮焉尋陞溥禮部尚書兼學士○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剗溥奢侈矯以仁儉平吳後頗事遊宴怠政事被廷將萬

人外戚用事勢傾內外曾不一傳禍生閨闥馴致戎狄之亂元帝繼統江右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復禍亂內起明帝明敏有機斷故能誅剪兇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類皆孱弱寄命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為幸矣 上曰晉武創業不為遠圖樹立失宜託付非才況羌胡鮮卑雜處內郡不能先幾區處以致國禍方殷戎寇遽至東晉僅能立國逆臣接跡朝政陵夷尚傳數世由賢人為之用也又曰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為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教化蕩然掃地豈久安之道○翰林侍臣講周書畢上因諭周之王業及成康治效侍臣曰成王即政之初三叔挾武庚以叛周

公以流言避居東都頑民不靖奄及淮夷煽亂成王得保文武之業亦不易也 上曰當時皆以為周之不造及成王定奄平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而天又大雷電以風用彰周公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殷頑民而後王室安自是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子孫歷年八百則知始之所震撼者正天所以維持鞏固之也成王卒為守成之令主周名為賢臣以永周家一代之基業豈偶然哉○上御文華殿名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所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勿隱士奇等對曰聖論真得古人之精蘊 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對曰帝王勤學問則宗

社生民有頼矣惟願陛下始終此心。上笑曰卿等亦
常須直言
瓦剌脫歡攻殺阿魯台遣人朝貢以阿魯台死來告請獻
前元玉璽
瓦剌順寧王脫歡使臣昂克等朝貢陛辭命指揮康能
等送之還并齎勅諭脫歡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人
來朝進馬具見勤誠聞殺阿魯台尤見王之克復世讐
所云已得玉璽欲獻亦悉王意然觀前代傳世之久歷
年之多皆不繫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仍賜脫歡紵絲
五十表裏以答其貢獻云
命御史巡視京通倉各草場光祿寺甲乙等庫象牛羊等

房一年一代○河南江西旱災勅諭巡撫侍郎于謙周忱
撫恤兵民○九月張瑛仍直文淵閣○阿魯台子阿卜只
俺來歸以爲中府左都督○癸未帝巡邊乙酉度居庸關
丙戌獵岔道辛卯駐宣府己亥大獵○冬十月丙午帝還
京○交趾黎麟上表請命遣侍郎章敞行人侯璡諭麟權
署安南國事○鑄宣德通寶錢○十二月甲申帝不豫衛
王瞻埏攝享太廟
乙卯十年春正月勅弛採辦買辦諸役
勅襄城伯李隆及工部凡採辦買辦及打造下西洋等
處船木植一應物件并營造物料悉皆停罷軍夫匠役
人等當放者悉皆放回其差去一應內外官員人等即

便回京不許托故稽遲其沿河運米木植悉於所至去
處堆垛苫盖畢日運夫放遣回家官員回京違者重罪
不恕又勅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及衛府州一應製造海
味菓品食物等項及打捕禽獸虫魚花木等物悉皆停
止其起集營造軍夫即時放回
革戶刑二部交趾清吏司○始委工部虞衡司官董遵化
鐵廠○癸酉帝不豫百官朝皇太子於文華殿○甲戌帝
崩於乾清宮壬午皇太子即皇帝位改明年元爲正統大
赦天下○少師吏部尚書蹇義卒
義卒贈太師謚忠定爲人孝友質實和厚簡靜處人有
量未嘗一語傷物歷事六朝凡五十年貴而能謙富而

能約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在吏部尤慎擇郡守考
察明恕不苛不縱論者謂其有大臣之風焉
上大行皇帝謚號
上尊謚曰憲天體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
皇帝廟號宣宗葬景陵
尊皇太后張氏爲太皇太后皇后孫氏爲皇太后○冊封
皇弟祁鈺爲郕王○釋御史陳祚囚復其官○命楊溥仍
直文淵閣
英宗即位太皇太后臨朝溥復入內閣首言聖帝明王
莫不務學先帝在時屢諭臣等勸學東宮遺音尚在靈
鑒如臨皇上肇登寶位必明堯舜之道以圖唐虞之治

乞早開經筵預擇講官必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成重厚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及選宮中左右朝夕侍從之人涵養本源輔成德性太皇太后喜

夏五月以王驥爲行在兵部尚書○加黃福少保參贊機務

留都有文臣參贊機務自黃福始福每事先籌定付襄城伯而襄城伯亦敬信福比視事皆襄城伯虎分福不出一語或以爲言福曰體當如是且汝見守備何嘗一事錯耶

勑三法司錦衣衛刑科凡死罪臨決須三次覆奏得旨明白然後加刑○秋八月平羌將軍寧陽侯陳懋鎮守甘肅

○九月勑修宣宗章皇帝實錄○以陳鎰爲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兼督延寧邊備○以徐晞爲行在兵部右侍郎巡撫甘肅晞常州江陰人由吏出身官至兵部尚書以太監王振掌司禮監事

太皇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英宗東立太皇太后顧英宗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者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英宗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振至俯伏太皇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女官遂加刃振頸英宗跪爲請之諸大臣皆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小豈知自古此輩禍人家國多矣我能聽帝暨諸臣留振此後不可重令干

國事也

以黃宗載爲南京吏部尚書○冬十月以羅亨信爲僉都御史練兵平涼

昭代典則卷十五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纂

吳郡陸翀之訂正

書林周日校刊行

英宗睿皇帝

丙辰正統元年春正月帝御經筵

時中官王振用事考功郎中李茂弘嘗言可憂者君臣之情不通今經筵進講不過應故事以粉飾太平而睽隔蒙蔽未必無意外之虞也遂抗章致仕去

二月命僉都御史王翺鎮守陝西○三月賜進士周旋等一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命行在兵部左侍郎柴車叅贊

陝西軍務

先是虜酋朶兒只伯擁衆入寇鎮番副總兵劉廣往援遇虜而退虜隨逼涼州廣閉門不出虜大掠而去廣奏功徼賞車劾其罔上不法諸事請寘之法又劾叅寧夏守將失律詔各械繫至京下獄朝廷以車公嚴執法可當師帥之任故有是命仍以白金文綺賜之

陞應天府尹鄺埜爲兵部左侍郎○夏四月河北旱蝗遣工部侍郎邵旻督捕之○五月初設提學憲臣

南北直隸御史各一員各省按察副使或僉事各一員專勑責成不許巡按御史侵越

以薛瑄爲山東提學僉事○勑諭都察院及各處按察司勑曰朝廷設風憲所以重耳目之寄嚴綱紀之任凡政事得失軍民休戚之所當言糾舉邪惡伸理冤枉亦宜所當爲比之庶官所係甚重近年以來未盡得人或道理不明操行不立或法律不通行移不諳或媞小人以張威福或搜細過以陷良善甚至假其權位貪圖賄賂以致是非倒置冤抑無伸而風紀之道遂致廢弛自今監察御史有濫贓及失職者令都御史及各道御史糾舉黜退按察司官有濫贓及不稱職者令按察司使及同僚糾舉黜退仍令吏部今後初任者不許銓除風憲凡監察御史有缺令都察院堂上官及各道官保舉務要開具實跡奏聞吏部審察不謬然後奏除其後有犯

贓濫及不稱職者舉者同罪爾等其欽承勿怠

六月陞江西左布政使陳智爲行在右都御史○秋七月徙封𥚃獻王於襄陽淮靖王於饒州○九月內閣張瑛卒○冬十月兀剌脫歡與其部酋朶兒只伯讎殺○十二月命兵部尚書王驥巡視陝西諸塞

先是鎮守平涼等處都御史羅亨信與都督趙安率岷洮等衛兵巡邊遇虜安與都督蔣貴聽都指揮安敬議逗留不行亨信至其營責之貴等以芻糧不繼爲解亨信劾貴敬等老師玩寇侵尅軍餉乞正罪以振軍法上乃勑王驥巡邊整飭軍務許以便宜行事

丁巳二年春二月以宋儒胡安國蔡沉眞德秀從祀孔子

廟庭○夏五月行在左都御史顧佐致仕
是年佐考察罷御史邵宗宗九載滿在吏部上爲原宗
詰佐佐遂請老去家居十餘年卒佐性嚴重守正嫉邪
人知敬憚以故竟擠之去
六月行在僉都御史曾穆卒
穆由御史陞福建按察僉事理寃濫懲貪墨抑豪強直
介孤立不可干以私泉州人有李姓者妻吳美舊與富
姻林私李調官廣西林令二傔從李行殺之道中并殺
其姪吳竟適林李宗人訴之郡郡得賂反坐李宗人誣
又訴按察司司得賂如郡十餘年未决公故廉得踪跡
甚詳一訊林即服渾富人許初無子後兄子已而妾有

子與兄子貲三之一托已子許然兄子言妾子非許子
也逐去盡奪其貲公大召縣中父老及許宗人詢之皆
曰妾子本許種也兄子始服罪超陞僉都御史召入臺
穆自幼舉動異常兒稍長攻苦食淡力學博經史嘗大
書座右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比入官請寄不行問遺並
絕義色正詞淸心寡慾涖政臨民外嚴內恕决疑應變
才氣雄敏歷官中外三十餘年家無餘貲没不能斂
秋九月脫脫不花遣人貢馬厚賜之○虜酋朶兒只伯入
掠甘涼命兵部尚書王驥總督陝西軍務禦之
時朶兒只伯數入塞寇掠甘涼命驥總諸軍與便宜勑
西征至軍中大會諸將轅門問將校畏敵不畏軍令者

誰最甚諸將伏地仰面莫應曰都指揮安敬驥立縛敬
斬轅門遂大閱士伍定更番減輸輓飽士調馬養銳待
虜虜至莊浪即授方略遣出戰稍捷虜引去未幾虜復
至驥馳至甘州簡副將蔣貴率精騎追擊戒貴曰努力
破賊樹功名否無相見繼遣趙安率兵由東涼州迫白
鴉孤口北抵赤林鐵門諸關爲犄角之勢貴遇虜石城
兒泉與戰虜敗尚數窺邊近驥曰虜未大衄不畏我不
退去我罷於奔命遣諜知虜巢所在復用貴先鋒驥率
兵與都督任禮等分道出塞期會夾攻轉戰二千餘里
俘虜人畜數千朶兒只伯率數十騎遠走尋伏上勞驥金幣
召溫州知府何文淵爲行在刑部右侍郎○令三品以上

京官薦堪任方面郡守者
洪武永樂間方面郡守皆令吏部選除至宣德時以藩
臬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故令大臣舉
保行之既久公道者少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譏
乃請復洪武永樂故事上命內閣議之楊士奇請仍從
保舉之例故有是令
戊午三年夏四月宣宗章皇帝實錄成進楊士奇楊榮少
師楊溥少保武英殿太學士王直王英並禮部左侍郎李
時勉錢習禮爲翰林學士○五月江北大水
五月江北大水直隸淮揚地方被災鹽課虧少上命巡
撫侍郎周忱往視之忱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

府量撥一二萬石運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次年預納秋糧。其米聽令竈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卽照時價給米食用。於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上下賴之。

追復故汜水縣典史曾泉官

河南叅政孫原貞奏。故汜水縣典史曾泉。始由進士任御史。以事降黜。自宣德六年到任。廉謹勤能。課農勸學。官有儲積。民無科擾。歷任三年。家給人足。俗醇訟簡。然其所以裕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其財。厚其生耳。聖明在上。郡邑率多俊乂。然求其如泉者。不多得也。臣至其邑。泉已沒三年。民之懷惠。至今稱之。乞勅該部覈實。原其過名。追復其官。以爲天下士風之勸。從之。

六月大學士楊士奇等請清解發戍從南北所宜。詔廷臣議行之

楊士奇楊溥楊榮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山西河南北直隷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北人苦於瘴癘。南人苦於嚴寒。多致死亡。深爲可憫。又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其地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今邊卒清解發戍。宜從南北所宜。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詔廷臣議行之。時兵部侍郎鄺埜。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恐啟弊端。咎將誰歸。竟寢。君子謂三楊之議是矣。未免猶以專柄爲嫌。而不果於行。若鄺埜則硜硜自守。而不達時宜者也。

秋八月順天貢院災

翰林侍講學士曾鶴齡。主考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有焚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爲言。惟欲請葺場屋。以終後兩試。鶴齡曰。必更試。然後滌百弊以昭至公。不然。雖無所私。此心亦欺。朝廷可惜一日之費。不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鶴齡所言。人皆懾服。是科稱得士云。

冬十月召王驥還京。兼大理卿。掌兵部事。封蔣貴爲定西伯。任禮爲寧遠伯。趙安爲會昌伯。○陞柴車兵部尚書。仍贊理陝西軍務

車盡心邊務。數糾劾將佐欺玩。或怵以後患。車曰。吾敢愛身以誤國耶。同事者毋不悅其所爲。車亦惡其宴樂怨大計。遂斷酒肉。澹泊以自處。凡宴樂皆不與。而持論益堅。據理守正。凡有功賞。雖勑下。必覆驗而後行。詐冒必糾正之。岷州土官都指揮后能。以家人冒功得陞賞。車奏罷所陞官。能復以爲請。上宥之。車又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按覆。皆請罷。今宥能。如餘人何。若無功而得官。則捐軀死敵者何以待之。詔嘉車忠誠。遣賜白金文綺。仍進尚書。

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叛○十一月以陳敬宗爲南京國

子祭酒
巳未四年春正月遣刑部主事楊寧往麓川諭思任發不
聽○二月大學士楊士奇展墓尋還朝○三月賜進士楊
鼎等一百人及第出身有差○逮湖廣巡按御史陳祚下
錦衣獄尋釋之
祚按湖廣盜持風紀上言遼王滅絶天理瀆亂人倫數
事上怒遣官校械繫下獄論死未幾王事白覺廢為庶
人乃宥祚改南京雲南道御史尋陞福建僉事
夏四月倭奴大寇浙東
先是日本來貢人船刀劍不奉約束宣宗諭使臣後貢
毋過三舟使人毋過三百刀劍毋過三千續來貢如約

東受之及源道義卒命太監雷春弔祭嗣王遣使貢謝
自後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遇官兵矯云入貢貢即不如
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夷情主客者為畫可條奏即
復許貢云不為例嗣後再至亦復如之我無備即肆出
殺掠滿載而歸宣德末年海防益備賊不得間貢稍如
約遂許夷至京師宴賞市易飽恣其欲已而備禦漸疎
是年寇大嵩入桃渚官庾民舍焚刼一空驅掠少壯發
掘塚墓束孩兒竿柱上沃之沸湯視其啼哭拍手笑樂
捕得孕婦忖度男女刳視中否為勝負飲酒荒淫穢惡
至有不可言者積骸如陵流血成川城野蕭條過者隕
涕於是朝廷下詔備倭命重師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

修戰艦合兵分番屯駐海上寇盜稍息
五月命黔國公沐晟率兵討麓川思任發都督方政力戰
死之晟還至楚雄卒○召山東右布政使王質為戶部右
侍郎○六月京師大水令戶部侍郎吳璽順天府尹姜濤
存問賑恤
勑曰朕承祖宗大統奉順天道以父母斯民為心用圖
安集夙夜匪息今年五月以來天雨連綿潦水泛濫京
城內外官員軍民房屋有多坍塌低窪者盡行渰沒被
水軍民老幼徬徨無存身之地應有為水所渰為牆屋
所壓而死者困迫已甚而雨猶未止洪範庶徵實由人
事靜思厥咎深切于懷爾戶部委侍郎吳璽順天府委

府尹姜濤存問軍民被水之家及有人口壓溺死者具
奏量加賑恤工部委侍郎邵旻都察院委僉都御史曹
翼六科共推舉廉正給事中二員一同踏勘京城內外
高爽之地及比先管造廠房今可歸併者斟酌歸併以
其地分給軍民居住工匠有見係在官今房屋為水坍
塌者免役兩箇月使之修葺璽等受朕職任至體朕仁
民恤患之心毋徇請託毋肆欺蔽必公必正使民生得
所天意協和庶副朕之委任欽哉
戒諭南京諸臣修省求直言
皇帝勑諭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參贊機務兼戶部尚
書黃福及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官朕承大統夙夜

祇勤惟天惟祖宗付託之重不敢怠逸比年以來停罷
一切徵斂除逋負薄刑罰所冀四方咸遂生息今歲以
來災沴數見京畿尤甚兼以各處水旱相仍軍民困苦
洪範咎徵皆由人事此蓋朕不德所致也修省兢惕勉
圖善道爾等皆與同休自今其體朕心以敬天愛人爲
心毋懈夙夜夫持廉戒貪者善身之本至公絶私者善
政之要欽哉勗哉無懈朝夕庶幾以回天意以固宗社
生民之福爾等尚亦有利哉凡軍民一切利病及今可
以濟時恤患除奸去弊之事許諸人指實直言無隱

翰林院編修劉定之應詔陳言留中

翰林編修劉定之上言十事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其大

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爲苟且二言公卿侍從
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
退之三言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移置南地四言
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五言宜倣唐
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六言武臣子孫宜習韜
略七言守令之官宜詳加察八言安富恤貧九言丁憂
宜令終制十言宜遏僧尼疏留中不下

陞蘇州知府況鍾吉安知府陳本深各正三品俸（以其循良之政卓冠一時也）○僉都御史王翺巡撫四川參贊軍務○秋八月

丙子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廢遼王貴烚爲庶人

先是府臣爲貴烚乞加祿上言簡王得罪朝廷太祖時
加原貸削其儀衛止與校尉三百人仁宗命今王嗣俾
加祿得支二千石宣宗又與旗軍三百人朝廷親親已
至王於庶母諸弟寡恩府臣不聞匡正直爲王請加祿
不允王是坐絶滅天理瀆亂人倫廢爲庶人

命戶部遣官平糴倉儲修復水利

楊士奇等上言堯舜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聞
困瘠者有備故也我 太祖皇帝篤意養民備荒有制
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貯倉以時散斂又相其地開
濬陂塘修築圩壠以備水旱小大之民各安其業歲久
弊滋豪猾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湮廢或被占
奪稍遇凶荒民無所賴風憲官不行舉正守令漫不究

心事雖若緩所繫甚切請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
凡豐稔州縣各出庫銀平糴儲以備荒陂塘圩壠皆令
修復具實奏聞郡縣官以此舉廢爲殿最風憲官巡歷
各務稽考仍有欺蔽怠廢者具奏罪之庶幾官有備荒
之積民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上曰此祖宗
良法美意也命戶部急行之

十一月造渾天璿璣玉衡簡儀○降福建僉事廖謨爲府
同知

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楊溥欲坐以償命楊士奇欲
擬以因公致死互爭不決請於太后王振因而進言
謂溥與驛丞同鄉士奇與僉[illegible]皆有私意

命過重因公過輕空對品降僉事爲府同知太后怒之
自是振漸擁内閣之過而權歸掌握矣○按自古小人
竊柄必覦上行事偶以一二中其肎綮然後以漸入之
王振盖其故智也
十二月徙荆王憲於蘄州○刊布憲綱于中外諸司
朝廷建風憲之任耳目綱紀之寄所以肅百僚而貞百
度也憲綱之書肇於洪武厥後官制不同所宜因而改
畫而中外憲臣往往有任情增益者我皇考宣宗章皇
帝臨御臣下屢以爲言遂勑禮部同翰林儒臣考洪武
舊文而申明之幷洪武永樂以來祖宗所考風憲事體
著在簡冊悉在其中永示遵守而益之以訓戒之言凡

出臣下所自增者已削去之書成先皇帝上賓未及頒
行朕嗣位之初切以風憲爲重勑有司嚴選務在得人
今外之憲臣復以憲綱爲言朕今於先朝所考之中以
見行事宜爾禮部即用刊印須布中外諸司遵守爾都
察院其下各道御史及在外按察司官欽遵奉行其洪
武以後憲綱凡係臣下自增者不用敢有故違必罪不
恕欽哉
庚申五年春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叅贊機務少保南
京戶部尚書黄福卒
福秉心正大義利介然天下士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知
其爲君子斥奸閹詆無所顧忌憂國忘家老而彌篤倖

賜分贍族姻屬舊之日室無百緡後贈太保謚忠宣
以襄城伯李隆提督京營豐城侯李彬守備南京○二月
行在翰林侍讀學士馬愉侍講曹鼐並直文淵閣
先是王振謂楊士奇等曰朝廷事虧三楊先生然三公
亦高年倦勤矣其後當如何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
死而後已榮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效力行
當擇後生可任者以報聖恩耳振喜翌日即薦曹鼐苗
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以榮當日發言之易
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已乎一旦內中
出片紙命某人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我
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夏四月立存積常股鹽法○秋七月少師工部尚書兼謹
身殿大學士楊榮展墓還京卒于武林驛
榮總裁四朝實錄經理三帝山陵累從出塞屢受遺旨
撫順討逆羈靮萬里運籌設險折獄理財隨機應變靖
重不撓濟險解紛調停有術果而能容謀而善斷內行
修謹胸度圓融祿厚財豐贍賑窮乏貴賤賢愚皆歸心
焉以展墓還至武林卒贈太師謚文敏○自太祖相傳
列聖臨朝每至日旰不遑暇食惟欲達四聰以來天下
之言英宗以幼冲即位三閣老楊榮楊士奇等慮聖體
易倦因創權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
副詣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上遇奏止依所陳傳旨而

已自後無人敢復祖宗之舊迄今遂為定制
辛酉六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以定西侯蔣貴為
征夷將軍太監曹吉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
務郎中侯璡主事楊寧隨軍贊畫討思任發○二月命僉
都御史王翺鎮守陝西○大學士楊溥展墓還朝○夏六
月陳智免以王文為右都御史○秋七月丙申朔日有食
之○冬十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成○十一月定都北京
除行在字
十一月定都北京上御奉天殿朝群臣大赦天下詔京
師各衙門除行在之稱永樂初議遷都設六部等衙門
各稱行在十八年定都于北除行在二字其舊在南京

者加南京二字洪熙初仁宗欲都南京而北京各衙門
復稱行在至是宮殿完仍定都北京復除行在二字遂
為定制
蔣貴王驥等進攻麓川思任發走緬甸遂旋師○右副都
御史吳訥致仕○閏十一月以李時勉為國子祭酒○十
二月脫脫不花及脫歡子也先遣使貢馬
壬戌七年春三月賜進士劉儼等一百五十人及第出身
有差○論麓川功封蔣貴為定西侯王驥為靖遠伯侯璡
為禮部右侍郎楊寧為刑部右侍郎贈方政遂伯謚忠
毅
麓川本百夷僻遠不當中國一郡驥統兵十五萬轉餉
半天下至雲南大暑眾請且按兵驥曰賊方熾毒吾民
行不可緩敢阻軍者斬部署至金齒分三道搗上江上
江者賊巢也攻三日不下會大風縱火焚賊栅乘勢力
戰斬首五萬賊退走保險拒我我兵深入破逕環七砦
於沙木籠山又破其象陣馬鞍山思任發遁移兵討韋
郎羅韋郎羅者維摩賊僭稱廣新王驥遣偏師抵賊境
言王尚書大軍且至賊黨潰韋郎羅走安南傳檄且入
安南追賊安南人懼斬其首并縛妻子來獻七年班師
還京封靖遠伯食祿一千二百石世指揮同知
命僉都御史王翺提督遼東軍務○夏六月庚寅朔日有
食之○少師工部尚書吳中卒

吳中奏對聲音宏亮丰姿篤厚望之者知為享爵祿之
器但貪財鉅萬嬖妾數十人而其妻素嚴正中憚之不
敢犯一日闕誥迎於家其妻拜畢呼子曰將吳中一軸
誥來宣之我聽問左右曰此誥詞是主上自言耶是翰
林代草耶曰亦翰林代草也嘆曰翰林先生果不虛妄
吳中一篇誥文正說他平生為人何嘗有清廉二字中
聞之雖恚強笑容而已
秋七月吏部尚書郭璡罷
璡在吏部嘗值旱蝗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
陳諸大臣遂皆乞去謝天譴璡獨不可曰主上沖年吾
輩皆先朝委任受付託一時請去誰與共理歹引罪乞

改過璡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顧君臣恩義如此衆是其言既上盡留諸大臣至是請老璡秉銓十四年名不及蹇義然廉務採實行不用浮薄游譽之士雖爲內閣所侵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

九月始置太倉銀庫○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

太皇太后遺誥吾自洪武中配仁宗昭皇帝三十餘年爲未亡人十有八年今命止此得全歸以從先帝於地下足矣允惟國家重事存沒在念皇帝聰明孝敬仁厚剛果爾內外文武群臣宜盡誠輔導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軍民者祖宗之軍民惟愛人爲保國之本惟施仁爲愛人之道爾群臣咸佐皇帝惇行仁政各秉廉公忠

誠勤愼不懈庶幾克濟宮中大小庶務悉奏皇太后而行諸后妃家並須遵奉皇祖訓戒不許干預國政吾素無德及下身沒之後喪服悉遵仁宗皇帝遺詔以日易月二十七日而除哭臨三日即止君臣皆同不可故違皇帝宜念萬幾之重群臣當其慰勉毋得過哀成服三日後即聽政天地宗廟社稷之祭不可以卑廢尊及百神之祀皆循常制勿偯宗室諸王藩屛爲重毋輒離本國但遣人進香不必送葬在外大小文武衙門並免進香中外臣民之家勿禁音樂嫁娶悉遵行之毋違尊諡誠孝恭肅明德弘仁順天啟聖太皇太后○初宣廟崩張太后即命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

去裁禁中宮不許差遣有詔凡事皆必白于太后然後施行委用三楊政在臺閣太監王振雖欲專而不敢也每數日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即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名振責之正統數年天下休息皆張太后之力人謂女中堯舜信矣

雲南思任發復反以定西侯蔣貴爲總兵官靖遠伯王驥提督軍務討之

思任發自緬甸復反仍以驥督軍務發卒轉餉三十萬人討思任發貴等至雲南檄緬令縛送思任發緬人懷

詐黨惡匿思任發不遣貴等促兵攻緬破思任發遁去乃華麓川宣慰司設隴川宣慰于隴把遂班師加貴驥各歲祿三百石驥復議益兵十二萬於雲南漫坑令蔣貴總之以俟麓川思任發來降乃罷否則攻之○按李賢曰麓川初叛適王振操柄欲逞其忿楊士奇等議謂遠夷不足較且爲耕守計振不從與兵部謀王驥阿振意遂興兵驥督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思任發不可得焚寨而還殺無辜十數萬且以爲功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餘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東南騷擾軍民疲弊殆不可言復窮其所思任發又不可得而還賞功陞秩復倍於前麓川不如中國一

大縣縱得其地與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興兵軍需所費
與夫陞秩之俸各萬萬不可勝計所得較所失誠不忍
言兵連禍結貽害生民人以驕爲功之首其實罪之魁
也○翰林侍講劉球疏云臣聞王者之師不騁忿於一
快必慮勝於萬全所以無敗事而有成功也今者中外
大臣議欲益兵十二萬於雲南邊境以俟麓川殘寇思
任發來降乃罷否則攻之臣竊以爲是則徒欲逞忿而
非萬全之慮也向者大兵兩蹴寇境皆不得大逞而還
者蓋以其地僻遠阻山跨谷道途險塞又有瘴毒之患
中土之士被甲持杖負糧荷芻越數千里而至彼疲困
不堪飲食不充水土不習疾病荐生又驟與敵遇故未

交鋒而剛猛敢鬭之氣十已消其七八兼以將帥不和
行師失律所以無功誠非兵少所致也今雖益兵然彼
險遠如故分道以進則山廣而援不接併力以攻則地
隘而衆莫容是皆兵法所忌況寇以逸待勞窺測形勢
得便則出抗王師失利則遁入谿谷豈不坐老我師若
但宿兵境上以待其降尤爲不可夫兵凶器未宜輕動
語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謂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
必致水旱蝗蟲之災其爲患如此況可輕動以嘗之乎
若暴露十二萬衆於萬里之外以冀小醜之降是輕動
兵而嘗寇也又兵法有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是言糧
餉不可不預備也今致雲南之米於金齒每石須費數

石民苦運輸軍多缺食若復益兵則運愈苦而食愈缺
安保士之無饑色耶故臣謂其徒欲騁忿而非萬全慮
也春秋之法不治夷狄三王之道不因中國以事外夷
故漢文棄尉佗寇邊之怨先帝釋黎利叛逆之誅尋用
是道以致中國寧而四夷安其所臣竊以麓川本鳥言
獸心之夷雖不來歸不足爲國恥何足與較勝負哉雖
弘天地之心置之度外不爲失也必欲懲之則安忍一
決之忿以圖萬全之策選用良將輔以能幹文臣如趙
充國屯田以降叛羌故事因雲南見操之兵或益以附
近萬餘分屯沿邊地方厚其糧賞給以農用之物務使
兵民相安以耕以守仍通好於木邦車里諸夷以爲外

援俟寇出沒即加勦擒倘其服辜則以禮納或終不悛
則三二年後糧積有餘士卒熟其嚮道別議大舉仍詔
雲南郡縣及各土官使明知聖意欲暫息兵休民將圖
後舉是雖不能速於成功亦必不致敗事伏望皇上憫
臣愚昧察臣所言如果無害於事有益於國可便於民
則請罷益兵之議行屯田之令仍勑所司選將命官各
務得人授用給賞必存至公毋應故事而已

是年建文帝還居京師寺中

建文帝出滇南至廣西一日在某寺呼寺僧謂曰我建
文皇帝也寺僧大懼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趺足坐地
自稱朱允炆曰胡濙名訪張僞僞爲我也衆聞之悚然

聞於朝。乘傳之京師。有司皆以王禮見。比至上遣內豎
往視。咸不識。建文帝曰。固也。此曹安得及事我。取吳誠
在無。衆以白上。命誠往見。誠亦遲疑。建文帝曰。不相見
殆四十年。亦應難辨矣。吾語若一事。昔在某年月日。吾
御某殿。汝侍膳。吾箸挾一臠賜汝。汝兩手皆有托持。不
可挾。吾擲之地。汝伏地以口囓取食之。汝寧忘之耶。誠
聞大慟。反命言信也。上命迎入大內。養某寺中。以壽終。
葬西山。不封不樹。程濟隨至京。莫知所終。云建文帝嘗
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華髮已盈頭。乾坤有恨
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
兩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或曰帝頂

顱偏頗。高皇知其不終。嘗匣髠緇之具。戒之曰。必嬰大
難。乃發此。以故遂爲僧去。又曰。帝性聰敏。能爲詩。高皇
命賦新月曰。誰將玉指甲。掐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裡。蛟
龍不敢吞。曰。必免於難。又嘗賦金陵詩曰。閒日乘輿看
曉晴。葱葱佳氣滿金陵。禮樂再興龍虎地。衣冠重整鳳
凰城。後至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永庵。嘗題詩壁間。其一
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
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
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其二曰。閱罷楞
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雲標。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
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
日知何處。惟有群鴉早晚朝。

癸亥八年春正月。以王直爲吏部尚書 ○以王英爲禮部
左侍郎。馬昂爲刑部右侍郎。調吏部侍郎魏驥於禮部○
夏四月雷震奉天殿
勑勉群臣曰。朕以非德。嗣承祖宗大統。國家事重。負荷
惟艱。顒顒之誠。不遑夙夜。茲五月二十四日。雷震奉天
殿鴟吻。上天垂戒。厥有所由。朕省躬思過。內懷惧切於
心。以勉圖自新。夫朝政得失。亦惟爾文武群臣是賴。豈
朕一人所能獨理。顧茲災咎之由。豈祀典之官。誠有弗
至歟。養民之職。政有失當歟。軍旅之臣。令有過苛歟。銓
選之任。進退有乖歟。賞罰之行。明公不足歟。至於刑罰

之過。尤干陰陽之和。訴冤有司。抑而不理。指告有禁。違
例故行。或操已不潔。受人賄囑。或昏懦不明。爲人脅制。
枉誣平人。傳致其罪。冤苦之聲。充於囹圄。上天降譴。寔
不由斯。爾群臣皆同國休戚。卽革心改慮。勉勵自新。掌
祀禮者。務隆誠敬。職養民者。務惇仁學。治軍旅者。務存
寬恤。任銓衡者。務須正直。持風憲者。必秉至公。存大體
保善去邪。毋苟徇私。進退賞罰之官。猶須持廉秉公。心
存忠厚。見繫之囚。但曾經訴冤者。悉與辯理。有議擬過
重者。亦與清咸務歸至當。必使服心。乃可回天意。自今
刑罰務存平恕。庶幾以輔朕于治。經曰。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爾等勉之。如不遵朕言。不[illegible]前過。不有[illegible]必

有陰誅。天道顯明其可忽乎。其可逭乎。
太監王振繫大理寺少卿薛瑄于獄論死
瑄爲山東提學僉事。王振問三楊吾鄉誰可爲大臣者。皆薦瑄名。爲大理右少卿。三楊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見振。瑄正色曰。安有受官公朝而拜恩私門乎。振聞憾瑄。會有獄。夫病死三年。其妾欲嫁。其私人王山。山振姪也。妻在持妾弗得嫁。遂誣妻毒殺夫。下御史獄。坐妻死。瑄辯其寃。三駁。臺官諂事振。又曲庇御史。劾瑄受賄棄律出人死。請廷鞫。振喜曰。是固應死。竟坐瑄死。繫獄。瑄怡然讀易不輟。得大臣伸救。又家人乞代死。得免歸田。
封元臣宋儒吳澄爲臨川郡公從祀孔子廟庭

從楊士奇之議也。孔門之教。以倫爲重。國家祀典。取其有益於風教者。吳澄忘宋事元。無君臣之倫。而爲風教之玷者也。楊士奇以鄉里之私。敢於欺君罔上如此。
立皇后錢氏○瓦剌順寧王脫歡死
脫歡之子曰也先。當是時。脫脫不花弱。而也先强盛。也先又以其子妻脫脫不花。數年間挾脫脫不花遣人並入貢馬。得賜金帛無筭。使人皆館京師。逾春始遣還。遂桀驁不恭。時時殺掠道路。我往來通事人變詐出好語告以中國虛實也。先因與通事人言吾有子請婚南朝公主。通事人謾曰。爲若奏皇帝。皇帝許爾矣。也先大喜誇諸酋曰。吾且進聘禮。

召右都御史陳鎰還掌院事。命左都御史王文巡撫陝西○五月陞王翺爲副都御史仍撫遼東提督軍務○畿內旱蝗○六月甲申朔日有食之○太監王振殺翰林侍講劉球
張太后崩。太監王振遂無忌憚。作大第于皇城。又作智化寺于居東以祝釐。自撰碑。始弄威福。是年雷震奉天殿鴟吻。翰林侍講劉球上言十事。一曰勤聖學以正心德。自古聖哲之君。動與天合。而雨暘寒暑。無不時若。以能專志問學。於一切無益之事。悉屏不御。所以私欲盡去。天理昭著。心得其正而天不違。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也。臣願皇上以古聖哲之心爲心。

視朝之暇。御經筵之日多。居宮苑之時少。所謂無益之事。悉罷置意外。惟數進儒臣。講求至理。篤盡精一之功。推極修齊治平之道。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聖心正。而天心無不順矣。二曰親政務以總權綱。夫政自己出。則權不下移。故太祖太宗。每早朝罷。及晚午二朝。必進大臣於左順門或便殿。親與裁決庶政。或事有疑則名機務之臣商確之。而自折其衷。所以權歸於上。皇上臨御九年。事體日熟。願守二聖之成規。復親決之故事。庶幾權綱有歸而政惟一矣。三曰別賢否以親正士。諸葛孔明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故願治之君無不樂有正人君子。爲之親信。以贊其治。而益其明。今

內外之臣不能無賢不肖惟皇上察之於己詢之於人賢而親之不肖即遠之則君子日進小人日退矣四曰選禮臣以隆祀典今之太常即古之秩宗必得寅清端重明習禮典儒臣爲之然後可交於神明故舜命伯夷伯夷猶讓於夔龍誠以是職不易稱也今太常卿與少卿久缺未選無乃享祀之禮有乖宜選儒臣爲之庶祀典克修五曰嚴考覈以督吏治自三代以下省方之禮廢而郡縣之吏不敢肆田野之民得其安者以數遣繡衣採訪等使巡行郡縣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也洪武永樂間亦嘗行之近年多付此任於布按二司及巡按御史其所考察徒文具爾以故吏無善政民多失業至

於軍衛之臣爲害尤酷誠宜選擇公明廉幹廷臣分行天下自三司郡守而下無分文武官吏俱得考察其果奸墨無狀具實黜退若有廉能仁恕治行過人亦乞旌異庶人有勸懲而吏治修舉六曰愼刑罰以彰憲典古者人君不親刑獄而悉付之理官所謂予曰辟爾惟不辟予曰宥爾惟不宥惟厥中蓋恐徇喜怒有所輕重於其間以致刑失其中也近者法司所上獄狀有奉勅者減重爲輕加輕爲重者法司不敢執奏至於訊囚之際又多有所覬望以求希合聖意是以不能無枉臣竊以爲一切刑獄宜從法司所擬設有不當調問得情則罪其原問之官其運磚納米贖罪例亦非古法且使貪者

倖免而廉者蒙辱宜令法司今後文武之臣除犯公罪許贖罪其餘依律問擬則刑罰中而憲典彰矣七曰罷營作以蘇人勞夫土木之工不息則天地之和有乖故春秋於勞築之事悉書以示戒爲此也今京師營作之興已五六年雖不煩民而皆役軍然軍亦國家赤子賴之禦暴而赴鬭豈宜獨役而不加恤況各衙門皆已更新宜罷其工庶人力得蘇八曰寬逋賦以憫民窮周禮荒政十二薄征其一也近者各處報水旱荒災乞減租稅而有司准減亦徒事虛文民不得受實惠以致窮困流徙者日益多宜令戶部遇有報荒即與勘實量減其租仍思所以安養流民使不失業庶民窮有濟九曰息

兵威以重民命夫兵凶器動必傷人不可輕舉漢高帝以武定天下非不善兵然被困於白登之挫終不報怨以兵興必傷人也如麓川連歲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費爵賞不可勝計今瘡痍未瘳又遣定西侯蔣貴總之從事緬甸受其所拘首寇思任發借彼言果信得寇以歸不過獻諸廷磔諸市梟諸通道而已然彼挾以爲功必求與木邦分有麓川之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夷土地人民各增其半其勢坐大將不可制是滅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疎虞則兵爭無已死者必多臣見皇上每錄死囚多憫之而免令充軍仁心若此眞足與天地好生之心合矣今欲生得一失地之窮寇而驅十餘萬

無罪之人以就死地豈不乖好生之仁哉況寇子思機發在麓川已嘗遣人來貢有悔過祈免之意若勑靖遠伯王驥遣人往諭緬甸不煩動衆生致此寇只斬寇首來獻卽與厚賞仍令思機發盡削四面之地與各寨新附之夷掌之許以小職仍居麓川則兵不用而此方可自寧臣以爲宜名還蔣貴并止四川湖廣貴州之兵用全億萬生靈之命十曰修武備以防外患大易有曰思患而預防之蓋能防患於前斯可無患於後今北虜比年入貢然遣來之人歲增無減其包藏禍心誠所難察一旦率彼烏合之衆長驅入寇爲患已深不可不預防之莫若於閑暇之時數遣給事中御史於在京及沿邊閱督操備預使借工各廠及服役私家軍士悉就訓練仍公武舉之令以求良將定名募之法以來武勇廣屯田之規收中鹽之利以厚儲蓄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凡此十者皆今日之急務所以昭格上天致太平之慶者伏惟聖明裁之王振怒球言總權綱爲詆己也欲置球死地不得會翰林修撰董璘乞爲太常卿事神下詔獄而球疏中第四事偶言太常官必得儒臣馬順附振喜曰此可幷殺球矣遂酷考璘誣服球爲畫此疏者矯旨逮球當朝捽球去球不知何坐大呼死訴太祖太宗縛球至暗獄中斧鑽暴下支解其體備極慘毒球魂附馬順子數順之罪順不自安命緇流誦經度之由

是廷臣微譴輒見斥謫兵部尚書徐晞工部侍郎王佑憸邪小人首開趨附之路百計効勤極盡諂媚之態王佑貌美無鬚媚事王振振甚眷之一日問佑曰王侍郎爾何無鬚佑對翁父無鬚兒子豈敢有鬚閭巷聞之傳笑禧宣言於衆吾輩不進見致禮者必且得禍衆聞之皆具金銀進見初惟府部院寺大臣後乃執事及在外郡邑庶僚無不進有輒致千餘金者遂以爲常矣一夕名兵科給事中蔣性中至一處有門南向甚宏麗蔣自東披行詣門遥見都御史陳鎰王文跪門外俛首向北性中以爲上在步稍後微聞二人連諾而起急趨而東蔣遇而問曰上在耶二人曰王太監也蔣既見乃是索遼東地圖言畢蔣遽趨出是圖乃太宗朝所畫久藏兵科後來圖籍厝壓其上甚多尋之數日方得送上不知其何用也後有曰李御史者因見振不跪垂箏送錦衣衛獄捶之幾死取圖欲發極邊充軍振之作威如此

秋七月太監王振枷國子監祭酒李時勉于監門尋釋之

時勉爲國子祭酒倣胡安定教條隨其器而造就之諸生勃然興起人才遂盛於一時其待諸生恩義兼盡有病者委醫調治死者助其棺衾爲文以祭之王振怒其持儒禮搆以罪枷于監門諸生不忍願代者甚衆獲免未幾乞歸士林高之亦可謂明哲保身矣

八月致仕太子賓客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胡儼卒○九

月倭寇浙東按察僉事陶成整飭海道率兵平之○冬十
月徙封鄭靖王於懷慶○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故
后靜慈僊師胡氏卒
甲子九年春正月新建太學成帝視學謁先師○三月少
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
士奇晚年昵愛其子莫知其惡最爲敗德若潘臬郡邑
或出巡者見其暴橫以實來告士奇反疑之必與子書
曰某人說汝如此果然即改之子稷於是得書反毀其
人曰某人在此如此行事男以鄉里故撓其所行以此
誣之士奇自後不信言子之惡者有阿毀譽子之善者
即以爲實然而喜之由是子之惡不復聞矣及被害者

連奏其不善狀朝廷猶不忍加之罪付其狀于士奇乃
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爲不善也已而有奏其人命數
十惡不可言朝廷不得已付之有司時士奇老病不能
起朝廷猶慰安之恐致憂至是士奇卒乃論其子于法
斬之鄉人預爲祭文數其惡天下傳誦文貞爲本朝相
臣巨擘列于宋之公卿終有愧焉昔王文正以張師德
兩造其門惡其奔競終身不用文貞必以造門者舉之
甚至人舉所知自以爲不知而沮之宏恬退自守者不
出其門也文彥博以唐介攻己被謫再三申救後卒舉
用文貞以攻己者爲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也
與二公所行何相遠哉

夏四月以翰林學士陳循直文淵閣○大旱遣官請雨于
岳鎮海瀆○五月命刑部右侍郎楊寧叅贊雲南軍務○
秋七月兀良哈三衛寇邊命成國公朱勇興安伯徐亨都
督馬諒陳懷分道出塞擊敗之○加朱勇太保進徐亨伯
爵爲侯封馬諒爲招遠伯陳懷爲平鄉伯○閏七月勑天
下修葺應祀壇廟　冬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乙丑十年春三月賜進士商輅等一百三十人及第出身
有差○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冬十月進內閣曹鼐吏部
左侍郎陳循戶部右侍郎馬愉禮部右侍郎以苗衷爲兵
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高穀爲工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
並直文淵閣○以錢習禮爲禮部右侍郎○十二月命刑

部右侍郎薛希璉巡撫保定等十二郡
丙寅十一年春正月始於各省皆以內臣鎮守
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永樂中始令吏部聽
選教官入內閣教書正統初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
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內官始多聰慧知文義者自
王振竊弄威權干預外政於是各省鎮守并督營掌兵
及經理內外倉塲與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等
事無處無之永樂年間差內官到五府六部稟事內官
俱離府部官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駙馬伯下馬傍立自
後呼喚府部如呼所屬公侯駙馬伯路遇內官反迴避
之矣

三月河南山西巡撫侍郎于謙降大理寺左少卿尋復巡撫

于謙在梁晉間年久上章舉叅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時太監王振用事于謙素無餽奉振遂嗾言官劾其擅舉自代降大理寺左少卿罷巡撫河南山西之民聞之赴闕乞留復命巡撫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倭寇浙西○秋七月少師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

先是太皇太后張氏聽政三楊士奇榮溥居輔弼凡朝廷大事皆自閣下處分數年間政治清明為本朝之極盛王振每承命至文淵閣三公與之言振必立受自張

太后崩楊榮繼卒士奇以子稷坐臥不出溥惟一人當事亦年老勢孤繼登庸者皆不能自樹于是內閣之柄悉為王振所攘生殺予奪盡在其手矣三楊士奇為西楊榮為東楊溥為南楊是年溥卒贈太師諡文定

八月作晷影堂○吏部尚書王直侍郎趙新曹義掌光祿寺事戶部侍郎奈亨下獄禮部侍郎錢習禮署吏部事○九月以鄺埜為兵部尚書○冬十月閱武近郊○十一月命京營總兵襄城伯李隆師師巡邊○十二月名楊寧還命禮部侍郎侯璡叅賛雲南軍務

丁卯十二年春二月國子監祭酒李時勉致仕以蕭鎡為國子祭酒○河南山西巡撫于謙丁父憂尋命起復以為兵部右侍郎協理部事○以都督僉事石亨為左叅將守萬全

亨伯父巖寬河衛指揮僉事無子亨嗣之善騎射有膽略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刃當先抗立奇功累陞都指揮使姪彪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衛鎮撫是年亨陞都督僉事為大同左叅將守萬全彪亦陞指揮使從亨叅謀

夏五月陞王翺右都御史仍提督遼東軍務○六月禮部右侍郎錢習禮致仕○秋七月河決張秋潰沙灣入海尋決榮澤入淮命工部尚書石璞治之○八月朔日有食之○九月內閣馬愉卒○冬十月浙江處州賊葉宗留反命

僉都御史張楷討之○太監王振逮霸州知州張需下獄謫戍

霸州民多游食需教之種粟麥桑棗令紡績畜雞豚民皆勤力不一年生理日滋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驥巡視至其地異之以其法下諸州縣人皆便之有牧馬者生事擾民需笞之其領牧者譖於王振遂捕需下獄笞箠幾死謫戍邊城

南京右都御史周銓及十三道御史並下獄

銓先督南京糧儲時諸御史嘗劾其貪暴深憾之及掌院事置功過簿督責諸御史詰且而言日晏不輟御史范霖楊永等不能堪乃合疏言銓不法事詔徵銓詣獄

銓亦許奏諸御史俱逮至未白而銓忿得心疾死於是
諸御史或降或謫而霖永以首建議獨得直[illegible]霖亦忿
死獄中霖以恤刑得減死出獄數日亦卒
戊辰十三年春二月朔日有食之○三月賜進士彭時等
一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彭時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旦隱几不寐竟失朝糾儀
御史奏令錦衣衛拏禮書胡濙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
合着錦衣衛尋上是之
夏四月福建寧化賊鄧茂七反遣總兵劉聚副總兵陳榮
帥師僉都御史張楷監軍事討之
鄧茂七建昌人初名鄧雲豪俠爲衆所推因殺人官捕

之逃入福建寧化縣陳正景家改名茂七聚衆集會頗
指殺人縣官捕之遂拒捕率黨刼上杭攻汀州據杉關
攻光澤縣大掠順流而下攻邵武府掠其庫藏數日至
順昌縣時福建參政宋彰交趾人與中官多故舊侵漁
以萬計餽送王振遂陞左布政使抵任計營所費驗戶
斂之貧乏不堪者苦爲所迫於是尤溪爐主蔣福成號
集居民刼取聚落旬日至數萬人遂襲尤溪據縣治與
茂七聲援相聞進刼沙縣將攻延平巡按福建御史汪
澄至延平聞賊勢已熾即回會省刷卷御史張海在延
平被圍海躬撫諭之賊退海以狀聞朝命御史丁宣按
賊事宜發牌招茂七茂七笑曰吾從尤溪取延平據建

寧塞二關之入傳檄以下八閩誰敢窺焉遂殺齎牌使
者據王臺立總甲里長殺張都司其勢益熾
命侍郎薛希璉巡撫福建提督軍務○六月命侍郎楊寧
巡撫江西○秋七月以都督徐恭爲總兵官工部尚書石
璞提督軍務討浙江賊葉宗留○八月以魏驥爲南京吏
部尚書王英爲南京禮部尚書○九月命侍郎孫原貞鎮
守浙江都御史軒輗爲巡撫○冬十月雲南思機發叛以
靖遠伯王驥總督軍務都督宮聚爲總兵官張凱田禮爲
副總兵帥師討之
時麓川思任發餘孽思機發復據孟養叛仍命驥督軍
務宮聚總兵張田禮副之調漢夷兵十三萬以行十月

抵金沙江賊堅柵西岸以拒驥作浮梁渡兵攻破之乘
勝進至孟養賊斂衆據鬼哭山及芒崖山等寨皆攻拔
之思機發遁莫知所在大軍踰孟養至孟那等處而還
詔增驥祿百石
封都督楊洪爲昌平伯充總兵官鎮守宣府
洪以漢中百戶調開平累功陞都指揮尋以都督守獨
石敗虜於宣府大石門寶昌州斬首功二百封昌平伯
充總兵官鎮守宣府虜畏之呼爲楊王
十一月兵部侍郎于謙丁母憂仍命起復理部事○福建
賊鄧茂七遣別將陳敬德吳都總等由德化永春安溪寇
泉郡知府熊尚初逆戰于五陵坡兵敗被執不屈死之○

副總兵陳榮進兵攻鄧茂七戰敗死之○命御史朱英與中官分守閩浙要地

朝廷慮宗留與閩寇合。命御史朱英與內官分守閩浙要地。英榜諭脅從示以禍福降者甚衆。以計生致賊首周明松等數人械于慶元諜報賊衆三萬來刼明松等。中官大懼欲走。英不可。即誅明松等尸于市。賊聞之遁去。

己巳十四年春正月朔頒己巳大統曆于百官

岳正論曰。己巳大統曆書。二至之晷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予怪其故退而求古諸家曆法無有也。夫天行最健。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舒。日

月常縮。曆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至。然後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積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分南北二極。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至牽牛。得四十刻。爲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東井。爲日長。春秋分則行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爲晝夜均。古以曆名家者。必以其變者。立差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常通。而差者得其所矣。有如今曆也者。毋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歟。夫曆者聖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撥之。能無搖其本乎。後果有土木之變。

以寧陽侯陳懋爲征夷將軍。保定侯梁瑤平江伯陳豫爲副總兵。刑部尚書金濂參賛軍務。太監曹吉祥監督軍務。帥師討鄧茂七○鄧茂七寇建寧。掌府事參政張瑛戰敗死之○二月鄧茂七復攻延平。總兵劉聚禦之。茂七中流矢死。張楷還兵仍討浙賊。金濂陳懋留鎮福建。逮巡按御史柴文顯汪澄下獄。誅之

福建鄧茂七反。凡三司官之親臨。皆得貸死。惟前後巡按御史柴文顯汪澄二人。俱被極刑。蓋因王振當權所惡者御史之官。故盡殺之。斯豈法之正乎。

虜也先寇大同

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作三千人。王振怒其詐也。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寇大同。

貴州苗反。總督軍務兵部侍郎侯璡。副總兵都督方瑛率兵討之

彭韶曰。先是麓川之役。朝議皆以爲不可。獨王振與王驥主之。盡調雲南貴州兵以行。連兵十年。陞秩萬數。而夷酋終逋。將士多死。大軍未班。列衛空虛。苗獠乘間竊發。攻圍城堡。於是貴州東路閉矣。驥與都督宮聚張軏等。先後擁歸師。所至人遮泣陳苗獠之害。皆曰吾征麓寇。不受命殺苗也。去之。苗前截後躡。我軍無復紀律。死亡數萬。軏等僅以身免。諸城被圍歲餘乃解。饑死者大半。而東南因之騷動。驥輩不得辭其責矣。惜哉。昔唐天寶之盛而有事雲南。今我正統之盛。亦以麓寇爲意。世

道升降之機毋乃有數存焉吾於是不能無感

周忱陞戶部尚書仍巡撫○三月以監察御史韓雍為僉都御史巡撫江西

雍先巡按江西有聲吏民奏留再巡一年回京遂有是擢時年纔二十八

夏四月平闓將軍靖遠伯王驥擒苗虫冨檻送京師伏誅詔召驥還○五月以侍讀學士張益直文淵閣○湖廣苗反以保定伯梁珤為平蠻將軍右都御史王來總督軍務率兵討之○總兵徐恭進兵攻葉宗留敗績三司官沈璘耿定王晟皆歿○六月丙辰南京謹身華蓋奉天三殿災○致仕大學士黃淮卒○張楷招撫浙賊班師

時都督徐恭尚書石璞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條出徐恭戰既敗績莫能為計按察僉事陶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隷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懇惻宗留等環聽竦動遂率其黨出降惟陶得三殺使者引餘黨遁入山中張楷仍招降之楷遂班師

秋七月熒惑入南斗

時侍講徐珵頗知天文私語其友劉溥以不祥久之不退舍曰禍不遠矣遂命其妻挈南歸

也先大舉入寇太監王振強帝親征遂北狩

是年春也先遣二千人詐稱三千人貢馬曰此聘禮也朝廷莫之知答詔無許婣意王振怒也先詐報人數減其賞賜并所酬馬價也先媿忿秋七月八日大舉入寇塞外城堡所至陷沒邊報日至乃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既行太監王振勸上親征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師成國公朱勇率師以從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學士曹鼐張益等扈行吏部尚書王直及大小群臣伏闕懇留不允十七日命太監金英輔郕王居守每旦於闕左門西面受群臣謁見遂偕王振及官軍五十餘萬人至龍虎臺札營方一鼓即虛驚眾以為不祥明日出居庸關鄺埜請回鑾王振矯旨令與王佐隨老營至懷安埜墜馬幾殆及雲中王佐竟日跪伏草中請還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

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疏虞陷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係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於是井源等報敗踵至會暮復有黑雲如繖罩營雷雨大作王振惡之頃之又聞前軍西寧侯朱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守大同中官郭敬乃密言於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大同總兵郭登告學士曹鼐等車駕入宜從紫荊關庶保無虞王振不聽還至狼山虜追且及遣朱勇等率三萬騎禦之勇無謀進軍鷂兒嶺虜於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是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僅二十里眾欲入保懷來以王振輜重千餘輛未至留待之鄺埜再上

章請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為殿不報又請行殿力請
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埜曰我為社稷生
靈何得以死懼我振愈怒叱左右扶出遂駐土木旁無
水泉又當虜衝次日欲行虜已逼不敢動是為八月十
四也人馬不飲水已二日飢渴之極時楊洪總兵在宣
府或言洪悉以兵衝虜圍駕可突出竟閉城不出十五
日虜詐使持書來以求和為言遂召曹鼐草勑與和遣
二通事與虜使偕去振急傳令移營踰塹而行迴旋之
間行伍已亂爭先奔逸勢莫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
刀以砍我軍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皆蹈藉死
者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上與親兵突圍不

得出虜擁以去百官沒者英國公張輔尚書王佐鄺埜
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其幸免者蓬頭赤身踰山
墜谷連日飢渴得達關上虜舉我輜重惟取金銀珠寶
貴細者太監喜寧本胡種也遂降于也先盡以中國虛
實告之十六日上在虜營惟校尉袁彬隨侍答應着彬
寫書差人回京奏討珍珠蟒龍段金銀等物以賞也先
着人隨至宣府城下不敢開門縋而登復遣人送至京
以其夜二鼓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闕下頗聞
敗報私相告語愁嘆驚懼出紫陌見軍士奔歸瘡殘被
體血汚狼藉然尚未知上所在也是日皇太后遂遣使
齎黄金珠玉紊龍段疋等駝以八馬詣也先營請還車

駕不報○上之蒙塵也王振滔天之罪也鄺埜職司戎
政曹鼐平章有密不能力沮死諍於朝徒自捐軀草野
豈所謂以死勤事者耶
八月己巳太后命郕王權總國事○癸酉立皇長子見深
為皇太子
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勑諭皇帝率六軍親征已命郕王
臨百官然國家庶務不可久曠今特勑郕王暫總其事
爾各衙門大小事務其悉啟郕王聽令毋致怠違衆疑
行且即真數日內外洶洶不自保皇太后乃復詔天下
曰邇因虜寇犯邊毒害生靈皇帝恐禍延宗社不得已
躬率六師往正其罪以安國家不意被留虜庭尚念神

民不可無主茲於皇庶子三人之中選其賢而長者見
深立為皇太子正位東宮仍命郕王為輔代總國政撫
安天下嗚呼國家必有君而社稷為之安君必有儲而
臣民有所仰布告天下咸使聞之○是詔也國儲已定
神民已有主矣詔命郕王為輔而已當時文武群臣惟
與郕王同心同力夾輔圖維為討虜迎駕之計可也乃
不逾月遂違詔命勸進於郕王而廢皇太子為沂王何
其忘君父之難而急於富貴之圖如此也
廷誅錦衣衛指揮馬順籍王振家滅其族
八月二十三日郕王臨午門左門言官大臣次第宣讀
彈劾王振啟章言振傾危宗社今在虜中為虜所用罪

當滅族郕王諭以自有處置衆心憤鬱呌號不已郕府長史儀銘造膝免冠言之衆皆免冠長號已而令旨籍振等家馬順猶回護之當關楊言衆怒曰此正奸臣黨也給事中王竑捽順頭請誅郕王起入內使閹門閉衆爭毆順蹴踏裂頂刻而斃或就脫順韡擊出眼血流閤門前時上直官軍候左掖門譁云尚有王長隨毛長隨二人少頃校尉捽出亦擊殺之曳三屍陳於東安門蓋王毛二人本王振黨適嚴門禁日事鞭笞官軍怨之故及都御史陳鎰奉令旨籍振宅宅在宮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室擬于宸居器服綺麗尚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馬數萬疋執振

姪錦衣衛指揮王山磔于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山弟林亦為錦衣衛指揮從駕歿于虜林尤凶悍姬妾百數并籍振黨彭得清內使陳官等家○言官職司諫諍于謙協掌兵戎方六師將出之時畏振威燄無能力沮歿諍令事敗勢阻而後彈劾雖外闕罪惡不容不正然於大事已無及矣

逮宣府總兵楊洪萬全左參將石亨繫錦衣獄○太后以于謙為兵部尚書鄺埜沒於土木謙以本部陞用○帝出塞

聖駕十七日夜渡宣府河袁彬控馬渡訖也先謀為布囊欲盛朝廷使群騎蹂躪忽一雷擊死也先所乘馬其謀乃沮又夜令人行刺刺者見一大蟒蛇遶護御帳外

輿怖而去群胡皆曰大元之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呼也先曰那顏猶華言大人也只欲留萬世美名大明天子雲端裏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衆之中鏃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蟒龍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還之一旦復坐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美名乎衆皆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於是也先赴帳房叩頭致敬奉帝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以賄至即歸聖駕郭登守大同閉門不納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連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校尉袁彬隨侍以頭觸門大呌於是廣寧伯劉安給事中

孫祥知府霍宣同出見獻蟒龍袍帝以賜伯顏帖木兒及也先弟大通漢王帝曰秋稼未收軍士久飢可令割以入城又曰虜欲歸我情偽難測且嚴為備安獻酒帝酢酒飲訖虜令括城中犒軍物并內官郭敬等金銀共萬餘兩來迎駕既獻虜不應二十三日遂去過猫兒庄九十海子見蘇武廟李陵碑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營在焉上入營坐也先拜稽首乃侍坐牽馬設宴出其妻妾四人以次奉帝酒歌舞以為娛遂奉帝居于伯顏帖木兒營去也先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妻見帝亦如也先禮帝在營聖敬無斁虜以女入侍不受虜服不敢少失臣禮會大雪乘輿所止穹廬雪不凝虜異之往

覘天容穆然危坐亦無戚色咸極駭嘆効順益篤伯顏帖木兒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也先每七日獻馬二人每出獵則又以所獲野馬黃牛之數來獻

廣賊黃蕭養反攻廣州副總兵王清戰歿

黃蕭養南海沖鶴堡人貌甚陋形一目而有智數坐強盜在郡獄中踰年所臥竹牀皮忽青漸生竹葉同禁江西一商人詐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使人藏利斧飯桶中破所鎖越獄出凡十九人其黨艤舟以待逝入海中嘯聚群盜旬日間至萬餘人遂攻圍郡城官軍禦之輒為所敗乃制雲梯呂公車衝城幾破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

迸若避賊狀官軍問蕭養所在言未脫口伏兵出柴中擒王清盡殲其軍賊擁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降清罵賊遇害而死蕭養遂僭稱東陽王據五羊驛為行宮授偽官者百餘人

以金濂為戶部尚書○九月帝在迤北○癸未郕王即皇帝位遙尊帝為太上皇帝

時郕王輔國政于謙與戎政未嘗一語籌畫為討虜迎駕之圖惟飢餒之議曰急乃為皇太后旨以太監金英口傳之謂皇太子幼沖未能遠理萬機郕王年長宜嗣大統又為英宗旨謂有使自虜庭還口傳之曰宗社之禮不可久曠郕王長且賢其令繼統奉宗祀於是于謙等率衆勸進有司擇日行禮遂以九月六日郕王即皇帝位改明年元為景泰遙上英宗尊號曰太上皇帝

進內閣陳循戶部尚書高穀工部尚書以侍講商輅修撰彭時入直文淵閣○以郕府左長史儀銘為禮部左侍郎右長史楊翥為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為太僕寺卿理副俞儼為僉都御史○出楊洪石亨于獄中總京營兵○以兵部郎中羅通守居庸關給事中孫祥守紫荆關並授僉都御史○起薛瑄為大理寺丞分守北門○冬十月上皇在迤北○也先遣使來議和不許遂寇大同破紫荆關都御史孫祥走死

是月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至虜營起居上皇也先

亦遣使來議和還車駕廷議遣使約和奉迎上皇時王文厲聲曰孰謂虜可和彼不索金幣且索土地憂方大耳衆相顧不敢言于謙知景帝意不欲議和迎駕徐曰防變方略我與總戎責也俄而旅退惟賜也先金銀綵幣使去數日喜寧教也先犯京師可以挾索寶貨又紿上皇欲送還京虜遂奉駕入塞七日至大同九日至廣昌破紫荆關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

也先犯京師焚長陵獻陵景陵殿寢祭器遂大剽掠于謙石亨孫鏜等禦却之

虜近京赦交阯敗績論死成山侯王通為都督陞鴻臚寺卿楊善為副都御史協守京城太監興安問王通計

將何如通以挑築京師外城濠為對興安鄙之侍講徐
理方有時名亦銳意功業太監金英召理問計理泣曰
驗之星象稽之曆數天命已去請幸南京英怫然不悅
宣言於衆曰死則君臣同一處死耳有以遷都為言者
上命必誅之于謙亦上疏請斬議遷都之人衆心稍定
也先奉上皇居土城廟虜騎掠西北關外于謙石亨分
營城北都督孫鏜營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軍事尚寶
司丞夏瑄陳策請召邊兵入捍京城內外夾攻乃召宣
府遼東各邊精兵赴援虜連日攻城石亨等兵與戰殺
傷相當也先遣使索大臣王直胡濙于謙出迎駕衆莫
敢出乃以通政參議王復為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

為鴻臚寺卿出朝上皇於土城廟也先伯顏帖木兒環
甲持弓矢侍上皇復等見上皇進書勑上皇視漢字書
虜視番字勑也先曰爾皆小官急令王直胡濙于謙石
亨楊善來上皇諭復榮曰彼無善意汝等宜急去二人
辭歸虜益四面剽掠焚三陵殿寢祭器逼宣武門南逾
蘆溝橋散掠下邑于謙督軍出德勝門與戰發大砲擊
虜死者無數石亨遂統兵出安定門挺刃單馬追殺數
十人石彪持斧率兵從之諸軍懽呼踴躍聲振天地虜
却而西亨追戰城西虜復却而南亨會彪率精兵千人
誘虜南至彰義門虜見彪兵少逼之亨率衆乘之虜大
潰南奔復追至清風店又大捷都督孫鏜禦虜西城外

失利諸將不相援鏜急叩城門求入時給事中程信監軍
西城急疏言鏜小失利即開門納鏜虜益振人心益危
宜趣鏜戰必效死力上立詔勿納鏜虜逼城鏜兵亦附
城戰信與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城上鼓譟鎗礮佐鏜
虜退鏜與楊洪范廣逐虜至固安又大捷程信遂請勑
石亨于謙移營關廂外禦虜陳循又請下檄數道諭回
達番漢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也先疑懼
而邊兵入援亦稍至是月既望也先出居庸關伯顏帖
木兒奉上皇出紫荊楊洪石彪仍帥兵擊零虜未去者
陳循請留邊兵守京師給事中葉盛上言今日之事邊
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

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邊關不固縱守京師不
過保九門耳如陵寢郊壇社稷田里生靈何急宜固守
宣府居庸為便
命副都御史沈固鎮守大同尚書石璞鎮守宣府僉都御
史王竑鎮守居庸副都御史羅通鎮守山西副都御史朱
鑑鎮守鴈門都督王通守天壽山平江侯陳豫守臨清副
都御史鄒來學提督京　粟軍務
羅通先守居庸禦虜有功名入參贊軍務理院事上疏
乞勑石亨楊洪各率精銳馬步官軍亨自紫荊出大同
洪自居庸出宣府沿途巡哨提督軍務堵塞關口修理
墻榨剿除賊寇防護耕種又言邊軍妄報首功虛張虜

勢德勝之戰近在都城斬虜幾何乃陞六萬六千有餘
又言腰玉珥貂者皆苟全性命忌能憎言于謙不喜亦
上言德勝當先一萬九千八百八十八人陞一級陣亡三
千一百一十八人陞二級餘皆給賞而已且乞罷兵柄
五府部院翰林科道議乞留謙亦言通志在滅賊爲國
計無他謙等宜同心協力勿互猜疑於是于謙上言口
外軍民連歲被兵不能種藝恐虜寇野無所掠擁衆以
送駕爲名突至太原則山西搖動而河南淮甸之間亦
可憂矣宜選有謀略文職大臣往鎭山西上命通往○
先是都給事中葉盛亦嘗言德勝之捷虛張功次與羅
通言同

以何文淵爲吏部尚書○以周忱爲工部尚書仍巡撫○
命兵部侍郎侯璡總督軍務都督方瑛爲副總兵討貴州
苗○以都察院歷事舉人練綱爲監察御史○十一月上
皇在迤北○論禦虜功以石亨爲第一封武淸侯楊洪進
昌平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陞石彪都督僉事爲大同
左叅將

時侍講劉定之條陳十事其八曰賞罰言石亨于謙等
將兵禦虜未聞摧陷腥羶迎回鑾輅但迭爲勝負互相
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未足賞今亨自伯爵陞爲侯爵
謙由二品陞爲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賞
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授
新陞以崇廉恥之節以作敵愾之氣夫既與而不忍奪
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肎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
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亦
與羅通言同○按李賢曰楊洪起行伍生長邊陲用詭
道以立邊功歷陞將帥善於刼營虜人畏之然自宣德
以來胡人與中國和好厚往薄來未嘗大舉入寇其有
擾邊者不過朶顏之類多不過百餘騎少或十數騎而
已洪以此得立邊功大抵用譎取之及也先大舉入寇
洪在宣府驚惶無措閉門不出若土木之圍洪能在後
衝之必無是敗及胡人奉上皇至城下呼之亦不出救
視君父之難略不爲急所存可知矣後召至京師適虜

寇猖獗人心驚疑念以舊將遂進侯爵亦終不能大挫
賊鋒然在邊校之諸將紀律頗嚴士卒用命爲一時之
巨擘云嗚呼由此觀之要亦非忠勇之將也

命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討福建賊鄧伯孫平之

先是懋等受命南征至建寧鄧茂七已敗死伯孫繼之
勢益熾懋等乃揭榜招諭立賞格能自相擒殺來降者
與斬敵同賞於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千戶龔遂榮者
入尤溪山中降其衆數千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鬬
自茂七起事恒倚仗之遂榮乃爲書遺之許其自新諜
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
疑棄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貢川掛口陳山諸寨伯

孫就執乃分兵解汀漳之圍八閩遂平。

以都督董興爲總兵官兵部侍郎孟鑑贊理軍務討廣賊

黄蕭養○命僉都御史楊信民巡撫廣東○也先遣使索

大臣迎車駕○十二月上皇在迤北○虜寇遼東都御史

王翺禦却之○虜寇甘州都御史馬昂禦却之

喜寧誘虜奉車駕至甘州欲入陜西直趨南京而脫脫

不花方寇遼東不樂出寧夏入陜西故不果南行

尊皇太后孫氏爲上聖皇太后母吴氏爲皇太后立妃汪

氏爲皇后○冊上皇宫嬪周氏爲貴妃即皇太子生母也○都御

史張楷下獄放歸田

葉宗留之亂浙江三司官皆歿而楷但以撫賊班師賊

復爲亂故罷楷。

命副都御史耿九疇清理兩淮鹽政

九疇先以禮科給事中出爲運司同知節儉嚴肅無毫

髮私吏胥豪商勢家凜凜不敢肆丁内艱鹽場數千人

詣闕乞留陞都轉運使嘗坐水旁有童子曰水清不若

使君清已而被誣逮下獄得釋至是陞副都御史清理

兩淮鹽法

初令京府寄牧

國初官馬養於各苑馬寺各監苑而已永樂中始以官

茶易和林等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末京師有

警乃選取以備軍資養於順天府近京屬縣謂之寄養

騎操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遂爲故事每歲

孳生陪補之法悉與各處茶馬無異養馬之家[illegible]

免糧差而陪補受累尤多北方民力疲敝此其大端也

昭代典則卷十六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纂

吳郡陸翀之訂正

書林周曰校刊行

恭仁康定景皇帝

庚午景泰元年春正月上皇在迤北

上皇遣至索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使北賀節進冬衣上謂必能識太上皇帝者始可行群臣遂懼謝罪繳納原奏事遂寢

內侍罪增有罪下獄

時增恃寵驕縱大臣有候其生日結約武弁持賄拜賀

其家如往年之事王振者都給事中林聰率六科十三道上疏暴其罪惡且曰復起群邪趨媚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乞急治不然必蹈覆轍上命錦衣衛捕治之後雖復釋然不敢復肆矣

內閣彭時發去○命副都御史軒輗鎮守浙江兼理鹽課

○虜入大同塞總兵郭登擊却之

虜犯京既退登上疏言虜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復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情亦可推乞開誠待下側席求賢循天理克人欲以成聖學之功親君子遠小人以收天下之望十二月又傳虜欲犯京師登以京兵新選不可輕戰又疏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鬭勇此謂知彼知己可守則守其涞水易州真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野京兵分據掎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務在萬全此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是年正月賊入大同境登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有報云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掠回登召諸將問計或言我寡莫若全軍而還登曰我軍去城百里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首虜二

百餘奪還人馬器械萬計進封定襄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數千為一時戰功第一

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許入監上選事例與歲貢同○山西行都司天城衛吏賈斌上疏進忠義集發回原衛

山西行都司天城衛令史賈斌上疏言漢桓帝權歸宦豎唐文宗受制家奴宋徽欽聽用閹寺皆馴致敗亡太上皇失位去國亦由此輩今皇上肇登寶位宜法高皇帝以為治事無大小必悉經宸斷閹人專備灑掃不許竊柄凡阿諛者必斥之端本澄源謹終如始則天下一新矣臣於歷代直諫盡忠守節之士與恃寵宦官撮其尤者錄成四卷名曰忠義集伏乞刊布臣僚必能觀感

以興起其忠義之誠而官者亦不得縱其奸宄之私矣事下禮部尚書胡濙覆奏斌言雖有理然章皇帝御製臣鑑已行頒給足爲勸戒所編不必刋布且言斌擅自離役發回原衛斌後莫究所終

閏正月京師烈風晝晦○鎮朔大將軍石亨都督范廣率兵出大同宣府尋召還○二月進苗衷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贈前侍講劉球爲翰林學士諡忠愍○以兵部右侍郎俞綱直文淵閣尋出理部事○以孫原貞爲兵部右侍郎參贊浙江軍務○吏部辦事吏徐鎮請禁大臣潛遣家歸不報○三月虜奉上皇至大同分道入寇

是月虜入蕎麥川偏頭關都督杜忠擊敗之虜又入萬

全入寧夏至慶陽復奉車駕至大同諸虜大掠蔚朔分寇宣府諸城時獲虜諜言田達子道也先與賽罕王大同王答兒不花王鐵哥不花王鐵哥平章脫脫不花王分道入寇虜意欲上皇不忍諸邊受害促賂議和迎駕也

夏四月宣府遊擊楊俊擒喜寧檻送京師伏誅

楊洪庶子俊充遊擊將軍時出宣府經略獨石諸城是月二十二日上皇以久無使臣往來而喜寧又潛懷二意數教也先擾邊乃令袁彬至也先處說爺爺有旨要差總旗高磐太監喜寧達子哪哈出回京也先依聽上皇又密書喜寧謀叛情跡令磐到宣府與總兵官以計擒之及至野狐嶺高磐與喜寧飲城下密約城上於進湯時卽發短鎗少頃鎗發達衆走散磐抱喜寧滾下濠中遂擒入城哪哈出回營報知上皇喜曰這厮使兩下動干戈害人如今拏了邊上方得寧靜我南歸也可期了楊俊送喜寧至京誅之以功陞都督○俊上言也先往時酋長尚在東西諸酋未附今既殺脫脫不花幷其衆東自女直兀良哈野人西至蒙古赤斤哈密皆受約束包藏禍心待時而動又聞其妻挈輜重在哈剌莽來去宣府纔數百里徙人壯馬屯沙窩去邊尤近今大同宣府懷來遼東山海永平寧夏延綏甘凉莊浪等處宿兵不下數十萬臣愚以爲險阻之處量留守禦其餘壯

勇各選老成謀略將官統率迤西悉赴代州迤東悉附永平結營操練更選京營騎兵甲令股肱大臣統率至大同宣府會合所在兵列營堅守爲正兵其永平營赴獨石代州營兵赴偏頭關一帶按伏爲奇兵部署既定或拘絶虜使以激其怒或檄數叛逆以正其罪彼必來侵我正兵堅壁清野坐觀其變密遣奇兵日夜倍道擣其巢穴使彼前不敢進後不能顧必擒其妻孥獲其輜重彼或察知我謀急還相救我乘其奔潰奇兵夾攻立致摧敗此實成功取勝之機抑臣又聞三軍之害猶豫最甚昔在有宋澶淵之役若從寇準之議必無靖康之悔今若間以群疑失令不治臣恐他日之患猶有甚于

今日者願陛下重念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人民者祖宗之人民縱欲息兵保民暫安一時寧不思祖宗創業守成之艱乎文武諸臣何面目忍恥偷生縱此虜驕悍乎臣一家父子兄弟受恩實深馬革裹尸固其分也事下總督兵部及管中諸將校議于少保言賊虜也先違天背德彼之罪惡已盈我之讐恥宜雪楊俊此疏發憤殉國但興兵舉事係社稷安危即如俊所言萬一我軍出境賊與我牽制別分犬羊由間道乘虛四散剽掠是自散守備計非萬全國家之害非止北虜東南寇盜未除河南流民又聚豈可輕內重外更不思患預防夷狄之性利於疾速不能持久去來如風雨聚散如蜂蟻得利則

鴟張失勢則鼠遁乃其態若欲糾兵涉遠出徼倖之謀撩奸凶之虜將卒不相知號令不相統臣愚未見其可上從謙議

都督董興破廣賊獲黃蕭養誅之封董興為海寧伯

初楊信民為廣東叅議有惠政恩信素孚於民及為都御史巡撫至廣州民爭歸之信民發粟賑濟民益喜賊黨日散既而信民卒與等帥兵至時天文生馬軾隨行至中道夜半鷄鳴興問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鷄不以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軍令經清遠峽有白魚入舟中軾曰昔武王伐紂有此徵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時蕭養聚船河南千餘艘勢甚張衆欲請益兵軾曰兵貴神速若復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摧朽耳興從之三月初旬夜有大星墜于河南岸軾以所占告曰四旬內破賊必矣至是興帥官軍至大洲頭與賊遇果大破之蕭養中流矢被擒伏誅餘黨悉平封興寧海伯

吏部侍郎何文淵請罷貴州布政司不許○大同叅將許貴請遣使赴虜議和不許

許貴言虜請和乞答使緩兵下兵部議尚書于謙知上意不欲迎駕議曰曩遣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往使財賂方入穹廬虜騎已至關口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不得要領而還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

中國與寇虜有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君父而違大義此理不可和也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理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不可和也移文詰責許貴○是時上皇蒙塵在虜宜察虜和果實且與之和迎還車駕徐圖復讐可也夫和固為背違君父而慮虜有無厭之求不和則兵終不可罷而君父終不可回豈臣子忠義之道乎

致仕國子監祭酒李時勉卒○虜入鴈門關

時遣五將率兵三萬分屯眞定保定易州涿州通州以寧遠伯任禮為總兵官率精兵五千巡守各城禮辭老以都督同知劉安代之

五月虜入河曲圍代州〇虜酋阿剌遣使貢馬請和不許

虜酋阿剌遣人貢馬請和邊臣留之懷來以聞文武大臣請遣太常少卿許彬錦衣都指揮同知馬政譯虜使情僞彬等言虜果欲議和罷兵且奉還上皇奏至名陳循等對文華殿諭曰也先背逆天道遮留上皇讐不共天柰何言和循等頓首請賞虜使且好語諭阿剌緩其詐謀京營邊塞嚴爲防禦上曰善勑阿剌曰我朝與爾乜剌和好也先違天犯順朕兄太上皇帝興師問罪也先又輒遮留毒我生靈殘我邊徼朕承嗣大統宗室臣民咸請興兵討罪復讐朕念也先屢請送大駕回京以故遣人賜書授賞乃也先譎詐反覆今阿剌使至亦奏

云云朕欲從爾但聞也先尚聚衆塞上意在脅挾義不可從即阿剌必欲和好待乜剌諸部落北歸議和未晚不然朕不惜戰也先凶傲不悛悔禍恐無及使回朕加恩賚厚賜阿剌荅來意

浙江按察副使陶成禦賊戰歿

處州賊陶得二寇武義縣浙江按察副使陶成禦之戰歿得二先巳招降既而復叛率衆來攻武義無城惟設木柵賊大至或勸成稍却以避其鋒成不可麾兵出戰自辰至申俄而城中火起蓋賊有潛入城爲內應者兵遂大潰成策馬突陣歿之事聞贈左叅政諭祭配享越國公胡大海廟廕其子曾爲廣東新會縣丞成廣西鬱林人初舉鄉試告就遠方授交阯典吏以有守有爲累薦至今職

立團營

兵部尚書于謙以京師兵馬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雖各有總兵而不相統每遇調遣選摘奏撥號令不同兵將素不相識或至誤事乃議揀選三大營馬步軍一十五萬分爲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總領常令在營操練以備警急調用就於三大營提督中揀二人充提督團營總兵官文臣提督即以兵部尚書

南京禮部尚書王英卒〇城固原〇六月丙戌虜奉上皇復至大同肆行擄掠〇都督楊俊論死尋釋降督府僉事

時遣俊護乜剌使人出塞俊挾私怨杖永寧守備都指

揮姚貴且縛貴斬諸裨校力解得什比還廷臣劾俊論死會俊嫡弟嗣侯傑卒毋請什俊弃傑得降督府僉事遂得嗣父洪侯

秋七月虜酋阿剌遣使請和以李實爲禮部侍郎羅綺爲大理少卿奉勑使虜

也先屢以議和不諧復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爲書遣其參政完者脫歡等五人赴京請和禮部議奏奉迎上皇景帝不允次日景帝御文華殿諭大臣言官絕虜吏部尚書王直對謂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帝不悅曰朕無意大位若曹過爲朕疑今奈

何異議于謙對曰大位已定誰敢他議祇答使臣邊患
耳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群臣出文華門太
監興安匍匐而呼曰誰堪使者有文天祥富弼其人乎
衆未答王直面赤厲聲曰是何言臣皆王臣惟皇上使
敢弗行乎安語塞入復時李實任禮科都給事中帝命
興安傳旨欲遣使虜中如何對曰實雖才識不周適朝
廷多事之秋安敢辭諒亦不辱君命興安入內復命遂
陞李實禮部右侍郎爲正使羅綺右少卿爲副使馬顯
陞指揮使爲通事上御左順門名實等面諭曰你每去
脫脫不花也先那裡須勤謹辦事好生說話不要弱了
國勢上遺書脫脫不花可汗曰我國家與可汗自祖宗

來和好往來恩意甚厚往年奸臣專減使臣賞賜遂失
大義遮留朕兄今各邊奏報可汗尚留塞上殺掠人民
朕欲命將出師往討念彼此人民上天赤子付朕與可
汗管攝可汗殺朕人朕亦殺可汗人與自殺之何異逆
天莫大焉朕不敢恃中國之大人民之衆輕於戰鬬恐
逆天也近得阿剌使奏言已將各家軍馬約束回營是
有畏天之意深合朕心特遣使齎書幣達可汗其益體
朕意副天心勑也先曰自爾祖父至爾我國家待遇甚
厚曩因小隙連兵將臣弗戒大駕淹留昨已遣人重齎
金幣奉迎至三至四爾不發不報以故使命不通此非
朝廷之過乃者縱兵四出殺掠人民皆天赤子欲其啖

飯着衣長養生息若殘害其生逆天無道天所讐也近
阿剌來言追還各家兵馬仍議和好是能畏天愛民直
丈夫矣而近邊時聞刼掠是情與詞異朕固不惜大戰
但恐害天赤子違天意故特命使臣往諭此意太師其
念舊恩順上天愛民之意罷兵息戰圖永遠之福又勑
諭阿剌知院遣可汗及也先阿剌各白金百兩金織文
綺八一時閣臣及府部諸臣奉承上意只言罷兵講和
絕不及迎回上皇之意實等遂偕虜使完者脫歡等行
以七月十七日至也先營地名失八禿兒與也先幷伊
婦開讀勑書畢也先曰大明皇帝因何差爾每答曰自
太師祖父以來至今日朝貢朝廷三十餘年你使臣進

馬往往待以厚禮遇以厚恩近因奸臣王振擅權減少
馬價以致太師動兵遮留太上皇帝駕搶掠人民殺害
軍馬今阿剌知院上合天道下順人心奏知可汗稟知
太師特念前和同差參政完者脫歡賫文赴京以求和
好因此差我大臣賫送賞賜給與太師幷可汗阿剌知
院以全終始依舊遣使往來也先曰這事只因陳友馬
清馬雲小人上是非所以動兵小事做成大事我實心
送大明皇帝到京你每不差大臣出城迎接我着張關
保姚謙去奏又將他殺了因此上又搶了良鄉涿州一
帶人馬實曰太師既是送駕軍馬不由關入漫山而來
肆意搶掠不過假名送駕耳朝廷不能無疑况又分兵

各門厮殺姚謙張闘保既爲使臣却使達達百餘人各
張弓矢遇敵亂殺實不知二人爲使臣也先曰說的是
又曰又差盈不花六人赴京奏事何故又不放回因此
上又搶了大同寧夏一帶人馬實荅曰太師軍馬南侵
父被害者子爲報仇兄被虜者弟爲報仇人皆樂爲從
軍今南朝沿邊開口軍馬多者十餘萬少者六七萬極
少者亦三五萬各奮勇欲報君父之仇且軍士獲一首
即得陞賞太師雖差使臣若無南使同行或被兀良哈
達子或被守邊軍殺戮以圖陞賞又曰復又差李貴我
着送到大同城裡因何亦不放回實荅曰近時夜不收
報說哨到大同東邊離城八里見有殺死身屍四五十

人拾得荷包一箇内有文書一紙稱是太師差來奏事
人既不知未審虛的想被守邊軍士殺了并不見一人
將到朝廷如恭政完者脫歡等到京奏事重加賞賜禮
待筵宴又差我毎同來兩國和好必資使臣以通其情
豈肯殺害自絶其路也先然之又曰我差喜寧奏事何
以殺了實曰喜寧自幼及長累受朝廷恩寵加厚於人
托爲心腹令賫執金帛迎取上皇却又領太師人馬搶
掠京師復寇寧夏朝廷已將喜寧明正典刑凌遲三日
以爲將來不忠之戒也先喜而言曰是我亦知道又曰
大明皇帝與我是仇人自領軍馬與我厮殺天的氣候
落在我手裡衆人教我害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
主我特着知院伯顏帖木兒早晩恭敬不曾怠慢你毎
捉住我留到今日歴明日引你去見實荅曰此足見太
師仁厚之心也先曰你毎來的好我正歡喜料得你毎
事務成就了若不來呵我毎人馬七月十五日人馬到
北京也先把酒曰路人辛勤可飲數盃飲畢出令平章
尚書人等送壯馬一匹宰之爲下程十二月差頭目人
等賫達達可汗并阿剌知院勑書賞賜分頭前去同日
差平章人等引實三十里見上皇同少卿羅綺指揮馬
顯共進紵絲四疋粳米魚肉稞炒燒酒器皿等物實泣
下行禮畢唯見校尉袁彬軍餘劉浦兒僧人夏縮三人
侍左右上所居者皮帳布幃蓆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

匹以爲移營之具上曰比先我來非爲遊獵私已之事
乃爲天下生靈躬率六軍征討迤北不意被留在此實
因陳友王振馬清馬雲所陷也先實有意送我回京被
喜寧引路先破紫荊關搶殺人馬圍京城喜寧不肯送
回後至小黄河也先欲送回又被喜寧阻住在乾河又
要送回喜寧又阻住喜寧已凌遲了陳友不要饒他上
問聖母及上安否實奏曰安乃問舊臣一一道其姓名
甚悉上曰我在此一年因何不差人來迎我回你毎與
我將得衣服冠帶靴帽來否實奏曰陛下蒙塵群臣及
天下生民如失考妣但虜中數次走回有言見陛下者
有言未見陛下言語不一又數次差人來迎俱無回報

難知有無因此特差臣等來探虛實不曾有衣服帶來
上曰你每回去上覆當今皇帝并內外文武群臣差人
來迎我回我情愿看守祖宗陵寢或爲百姓也好若不
來接我也先說令人馬擾邊十年也不休我一身不足
惜祖宗社稷天下生靈爲重實詢知也先五日送牛一
隻羊一隻送上爲供所食殊無米菜實奏曰昔陛下錦
衣玉食觀今衣服惡陋不堪有大米數升欲進上曰飲
食之類小節與我整理大事實奏曰王振一宦官耳若
何寵之太過終被傾危國家以致今日蒙塵之禍上曰
王振無事之時人皆不說今日有事都歸罪於我我亦
知此人終壞大事不能去之今悔莫及時伯顏帖木兒

適來歷言其故亦如也先之詞。上賜酒飯畢。上令至帖
木兒營中烹羊與伊婦把酒勸飲復回見上復命。次議
大事實以上昔任用非人當引咎自責謙退避位之理
上嘉從之日暮深有不忍之情欲留宿館伴者促歸不
果乃歸宿也先營中送下程羊二隻十二日也先宰馬
備酒相待令十餘人彈琵琶吹笳兒按拍歌勸酒曰你
每來時心裡可怕麼實荅曰自古敵國以禮爲上欲要
講和必命使臣以通兩國之情途中遇賊寇豈自危險
尚無所怕今到太師營中便如一家何怕之有也先喜
而然之且曰有理的不怕無理的怕也先曰你每認的
上皇可想他麼曰爲臣盡忠爲子盡孝君父之恩豈可

忘乎我每之忌上皇即太師之恩可汗耳也先曰然既
是恩想何不取回實荅曰朝廷數次差人賫金帛太師
皆不發今太師既是肎着我奉迎回朝廷自有厚禮給
賞不輕也先曰大明皇帝勑書內只說講和不曾來接
駕大明皇帝留在這裡又做不得我的皇帝是一箇閑
人諸事難用我還你每千載之后只圖箇好名兒你每
回去奏知務要差太監一二人老臣三五人來接我便
差人送去如今送去呵輕易了你每皇帝了十四日實
與也先作辭也先曰差來接駕的約至八月初五日若
來遲着差去兩箇達子同兩箇漢人務要初五日先到
回報正使再遲三五日亦可若不來實馬擾邊莫說我

每失信本日往辭上皇時伯顏在側曰大人回可着人
早來圖成大事實曰皇帝在此多蒙恭敬奏知朝廷給
賞慰勞上皇再三叮嚀迎復之事袖出書三封令實賫
回曰你去上福聖母太后上福當今皇帝也先非要土
地非要歲幣惟要蟒龍并織金綵段等物差人早早賫
來實領命泣下辭起程與也先所差右丞把禿偕行
普化可汗即脫脫不花遣使皮兒馬黑麻入貢請和○遣右都
御史楊善工部侍郎趙榮使虜
普化可汗遣使請和文武大臣懼虜譎詐莫敢往報右
都御史楊善慨然欲往上從之人皆危善善曰上皇在
虜廷食君祿者於心何安此爲臣者効命之秋也中書

舍人趙榮亦毅然請往工部尚書高穀壯榮解金帶贈榮曰子忠義人也乃遣善及以榮爲工部右侍郎與都指揮王息正千戶湯胤勣偕虜使皮兒馬黑麻使虜禮部尚書胡濙言上皇蒙塵已久宜即附善等進上服食不報

李實羅綺以虜使把禿朝見

李實遇楊善趙榮於懷來以在虜與也先應荅之辭及彼中事情并奉迎上皇之意具與善等言之俾無背馳以全終始實等至京朝見上御文華殿召實賜問曰也先有甚麼說話實悉陳前詞又問太上皇帝如何說實頓首奏曰上福陛下備陳太上皇前旨皆無遺上曰也

先請和之意虛實如何實對曰臣入番境彼處虜人舉皆忻悅夾道謳歌沿途孔啓勸臣飲之咸願和好蓋因彼處人馬相繼病死又因離家年久論其和意似有實情望陛下處置上曰一路辛勤驚恐賜鈔三千貫羊二隻酒十瓶虜使把禿奏討迎駕大臣上不許寧陽侯陳懋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奏實至自虜中言虜欲和且還大駕又引實至上皇所上皇諭虜請和非僞愼勿疑阻朕需少物作人事汝歸爲朕取來朕得南還即令朕守祖陵或爲庶人朕亦甘心乞再遣實奉衣物禮幣迎復上皇上不聽曰虜情叵測實歸善復去不必更使即以迎上皇意勑也先附其使去罷丙寅懋直等再上言往者普化阿剌遣人議和皇上不吝一介今也先悔禍專使行成竟不一報適啟戎心後患無已上亦不聽下大臣再議丁卯李實言臣自瓦剌還時也先與臣約八月五日來迎上皇臣言當歸朝請旨未敢竊定期約也先言正使即未還須先遣一二人同我使來報不然勿謂吾失信遂令諸小酋偕少卿羅綺收還大同宣府塞上部落臣過懷來見官軍出郊芻收收禾轉餉虜言可信臣復命日蒙召對詳述虜情近在廷大臣累疏未允臣將命講和其欲遣人迎復定約日期臣特傳也先口語伏望俯從群言別遣材智大臣往迎上皇雖虜情變詐不測亦可塞彼無詞不然直在彼曲在我猶

豫趑趄過期失約復欲遣使或又命臣臣自揣愆期決不敢往彼此相疑和議不成則上皇終不可入干戈終不可息邊鄙終不可寧疏入復下大臣再議是日遣把禿等還諭也先曰把禿等至悉議和之意顧前已遣楊善趙榮齎書幣至可汗及太師專爲迎朕兄太上皇帝朕念朝廷自祖宗來待瓦剌甚厚一旦因嫌搆隙連兵太師既能復修舊好朕亦當勉從所請繼今益宜上順天意下順人心休兵息民以實前言把禿等回特須賞給至可領也所言欲送還大駕實朕至願果出誠心即令楊善等奉迎還京朕當永保和好太師其深省之是日懋直等復請再遣實奉迎上皇上曰俟善還時御史

畢鑾等。翰林檢討邢讓皆疏乞專遣人迎駕。不聽。
元良哈寇山西鎮守山西副都御史羅通鎮守鴈門副都
御史朱鑑禦却之○八月楊善趙榮至虜營見上皇。癸酉
上皇發迤北
楊善等入虜境也先密遣人黠慧者田氏來迎且探其
意相見云我亦中國人被虜于此因問向日土木之圍。
南朝兵何故脫衣甲而走荅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況
此行只是扈從隨駕初無號令對敵因四方無虞只營
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彼爾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
雖然汝虜幸而得勝未見為福今皇帝即位聰明英武
納諫如流有一人獻策云虜人敢入中國者只憑好馬

扒山過嶺越關而來若一帶守邊者俱做鐵頂橛子上
留一空安尖頭錐子。但係人馬過的山嶺遍下錐橛來
者無不中傷即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如今大銅銃只
用一箇石砲所以打的人少若裝雞子大石頭一斗打
去迸開數丈潤着人馬即死打中最多也從其計又一
人獻策云廣西四川等處射虎弩弓毒藥最快若箭頭
搽此毒藥一着皮肉人馬即死今從其計已取的來天
下選了三十萬有力能射者演習曾將有罪人試驗箭
去着皮就死又一人獻策云如今放火鎗者雖有三四
層他見放了又裝藥便放馬來衝蹕若做大樣兩頭銃
裝鐵彈子數箇搽上毒藥排於四層候馬未齊發俱打

穿肚曾試驗三百步之外者皆然。獻計者皆陞官加賞。
天下有智謀者聞知莫不皆來操練的軍馬又精銳可
惜無用了虜人曰如何無用若兩家講和了何用虜人
聞此言潛去報知次日至營見也先問曰汝是何官荅
曰都御史曰兩家和好許多年今番如何拘留我使臣
減了我馬價與的段疋一疋剪為兩疋將我使臣閉在
館中不放出這等計較關防如何荅曰彼先汝父差使
臣到我太宗宣宗皇帝前進馬不過三十餘人所討物
件十與二三也無計較一向和好汝今差來使臣多至
三千餘人一見皇帝每人便賞織金衣服一套雖十數
歲孩兒也一般賞賜殿上筵宴為何只是要官人面上

好看臨回時又加賞宴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帶來
的小廝到中國為奸為盜懼怕使臣知道從小路逃去
或遇虎狼或投別處中國留他何用若減了馬價一節
亦有緣故先次官人寄書一封着使臣王喜送與中國
某人會喜不在誤着吳良收了進與朝廷後某人懼朝
廷疑怪乃結權臣因說曰這番進馬不係正經頭目如
何一般賞他以此減了馬價段疋及某人送使臣去反
說是吳良詭計減了意欲官人殺害吳良不想果中其
計也先荅曰者然辭也又說買鍋一節此鐵鍋出在廣
東到京師萬餘里一鍋賣絹一疋使臣去買止與一疋
以此爭鬪而賣鍋者閉門不賣皇帝如何得知譬如南

朝人問使人買馬價少便不肯賣豈是官人分付他來
也先笑曰者又說剪開段疋是回回人所爲他將一疋
剪做二疋送與官人充做課程若不信去搜他行李好
的都在也先曰者者都御史說的皆實如今事已往都
是小人說壞因見說的意思和了又曰官人爲北方大
將帥掌領軍馬却聽小人言語忘了大明皇帝厚恩便
來殺擄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殺將無罪人民擄去有
想父母妻子脫逃者拏住便剜心摘膽高聲叫苦上天
豈不聞知荅曰我不曾着他殺是下頭人自殺又曰今
日兩家和好如初可早出號令收回軍馬免得上天發
怒降災也先笑曰者者問皇帝回去還做否荅曰天位

已定難再更換也先曰堯舜當初如何來荅曰堯讓位
于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與堯舜一般有知院伯顏帖
木兒說將這使臣留下再差人去問來還着這皇帝做
然後放去不然不要放去也先曰當初問他要大臣來
迎既差來又去問是我失信了着他迎皇帝去罷有平
章昂克說汝來取皇帝將何財物來荅曰若將財物來
後來說官人愛錢了若空手迎去見得官人有仁義能
順天道自古無這等好男子我監修史書備細寫上着
萬代人稱贊也先曰者者都御史寫的好者次日方見
太上皇帝明日也先設筵宴與上皇送行也先自彈琵
琶妻妾奉酒也先曰都御史坐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

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羨曰好禮數宴
畢也先送上皇去明日又設筵宴與使臣送行至午後
而罷又明日伯顏與上皇送行又明日與使臣送行次
日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帖木兒領大軍
護送至野狐嶺痛哭別去仍令大頭目率五百騎送至
京師行未數里忽有五十餘騎追來上皇失色大驚及
至乃是平章昂克因而回獵射獲一獐來獻受而去駕
入關送的頭目緊隨上皇不離左右至東華門往乘輿
揭簾視見候入然後就館

千戶龔遂榮下錦衣獄尋釋之

上皇之發迤北也庚辰遣太常少卿許彬至宣府奉迎

工部尚書高穀給事中劉福等言奉迎上皇禮不宜太
薄上不喜壬午上皇至宣府癸未千戶龔遂榮匿名投
書於高穀所穀袖入傳示文武大臣石亨于謙等不敢
發一言王直胡濙謂禮失而求諸野欲以上聞已而衆
出危言遂止給事中葉盛程信于太上疏言諸大臣持
一帖群立午門傍聚觀議論籍籍乞宣問之書言上皇
之出以宗社故非遊畋也都人聞上皇且還無不踴躍
令迎復禮宜厚而上亦宜避位懇辭而後復位否則貽
譏萬世上詰諸大臣從何所得大臣言得書於穀所上
曰朕未嘗塞言路穀大臣胡不告朕爲匿名書遂榮恐
累高穀乃發憤自白曰書本臣出縛下錦衣衛獄上亦

不能深罪也尋釋之

丙戌上皇入居南宮勅免群臣朝見

禮部尚書胡濙等又言奉迎禮不可簡稍益故儀注請備法駕候安定門外內批虜詐未可信備禮遠迓輙中虜計奈何犬兒入城事在朕躬朕迎東安門內同百官隨至南城卿等勿再紛更甲申遣翰林侍讀商輅候上皇於居庸關上皇勞輅諭曰朕還京願居閑卿爲朕寫書皇帝知朕意并詔文武群臣丙戌上皇至京師自東安門入上迎拜上皇荅拜上皇入南宮百官隨至南城請朝見勅曰先帝遺命祖宗鴻業付畀於朕深爲荷負之重朝夕惶懼以圖法天去年秋醜虜傲虐背恩負德拘我信使率衆臨邊有竊窺神器之意朕不得已親率六師往問其罪不意天示譴罰被留虜中屢蒙聖母上聖皇太后皇帝賢弟篤念親親之恩數遣人迎取上賴天地大恩祖宗洪福幸得還京爾文武群臣欲請朝見重以恥躬辱國喪師有玷宗廟又何顏見爾群臣乎所請不允故諭癸巳上宴瓦剌使人於奉天門明日上皇宴之南宮乙未陞賞瓦剌使人有差

內閣苗衷致仕○以刑部右侍郎江淵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陞侯璡兵部尚書尋卒

先是貴州苗叛攻圍新添平越諸衛道梗弗通城中食且盡時普定圍尤急璡自雲南選善射者爲前鋒自將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副總兵田禮等以兵來會克隆里甕城羊賜楊老諸寨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諸圍俱解帝嘉其功遂遷尚書又進克安莊堡長官司時暑雨方盛疫癘大作璡得疾舁歸普定卒命保定伯梁珤右都御史王來督同參將都督方英陳友等征湖廣貴州等處苗寇

先是靖遠伯王驥與都督宮聚張軏等還自麓川即命征苗聚軏皆失利惟驥擒其酋韋當檻送京師然苗勢愈熾驥亦不能定奏言久在南裔身染瘴毒乞還朝廷乃以珤等代之先是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於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

將乘機騷動幾至變亂至是發兵征湖貴及廣東西諸處寇盜于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於彼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石亨楊洪率師分道出紫荆居庸關巡哨大同宣府○九月上皇在南宮○改江淵戶部右侍郎進商輅翰林學士○冬十月改王驥爲南京兵部尚書總督機務○十一月以副都御史羅通協贊京營軍務○封宣府總兵都督朱謙爲撫寧伯

謙以都督充鎭朔將軍總兵宣府時虜入石峪口又入龍門關謙不能禦禦輙敗都督江福援謙又敗詔詰責謙已而與虜戰斬首中律封撫寧伯

普化可汗也先並遣使貢馬
也先念上皇亦遣人貢馬所遣使人逾三千之數乃出五軍神機營官軍萬五千屯列居庸關十一月也先使還敕也先曰爾兀剌都總兵吝剌罕太師淮王大頭目中書右丞相也先遣使來貢并覽奏具悉太師敬順天道尊事朝廷保守兩國祖宗來和好之意甚善自今宜安分順理勿聽惑浮言否則利歸於下怨歸於上太師祭之朕與朕兄太上皇帝骨肉至親毋勞太師念所貢馬疋鼠皮賜賞并奏求物討回人口悉付來使假金三兩坐罪論發太師知之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並致仕

魏驥浙人初為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材諸生在學居者候一更盡必携茶往視之見書聲供酒一甌而反至三更將盡必携粥以隨尚有誦書者供粥一碗其嘉其勤如此者亦不煩數間旬一行士子咸感激後出其門者顯宦甚盛為考功員外郎有聲遷太常少卿拜吏部侍郎尋至太宰篤尚斯文性好吟咏矍然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重之呼為先生贄見惟帕一方振亦不較以引年致仕內閣陳循驥考試時所取士也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愿少待之事在吾輩而已驥不從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為一已私事安得善終○正統間敬宗以南京國子祭酒九載奏績之京時中貴有柄國者勢傾朝野素慕敬宗人品高欲置之門下適工部侍郎廬陵周忱巡撫南畿時亦在京進謁中貴知其與敬宗同年徵露其意周諭敬宗以其意達之敬宗曰余忝為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周因諷中貴曰陳祭酒書法極高姑以求書為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中貴然之乃遣人致綵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為走筆書之而返還其禮幣竟不往見故為祭酒十八年更不遷轉于是士大夫益高其風節云

以沐璘為都督同知征南將軍總兵鎮守雲南○十二月禮部尚書胡濙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於延安門不許○荊憲王請朝上皇不許○命僉都御史王竑總督漕運

○革提學憲臣

辛未二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二月大理寺丞薛瑄陞南京大理寺卿

時蘇松饑民貸粟富民不得遂火富人屋竄海中王文即訊坐謀反文清抗章辯之獲免是冬御史劉孜薦文清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實君子之儒不宜置之閑遠乞召供館閣之職俾講學輔導必有裨益上曰內閣本朕簡任非人所得薦不許

也先謀為可汗劫掠普化○調兵部右侍郎項文曜為吏部右侍郎

文曜媚附于謙每待漏時必附謙耳密言及朝退亦然

行坐不離時以文雁爲于謙妾內議患其黨比乃謫雁於吏部時又有兵部侍郎王偉謙所薦也偉陋伺謙過密奏之帝任謙方專召入以偉奏手授偉問聖諭何事謙笑曰吾有不是子言之未必不從何忍至此偉惶愧

翰林學士周叙請面見說事不行

叙上疏曰臣職叨班行伏見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班既退即於午門上說事各衙門官輪流向前君臣相與商確政務罄盡所言人懷畏憚而事機不泄成䆮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來王振擅權獨立在傍於是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亦不敢盡言以釀成今日之禍空令群臣依舊制輪流向前說事上與敷對令知他人不得預聞庶得吐露肝膽而不宜泄於外時不能行

三月賜進士柯潛等二百人及第出身有差○都御史王來擒湖廣苗酋韋同烈香爐山平○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命翰林繕寫置諸左右

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儆戒嗜欲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大略言朝政闕遺有司利弊生民休戚中外進言已詳然有關于上之身心者或略臣以爲陛下一身國家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惟陛下之心既正則國家天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

外既而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賢忠言宜賜採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諸左右禮部尚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也時帝頗事聲色奢侈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宦侍爭拾爲閧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謠未及上京師傳之尚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爲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持十餘把袞珮亂灑金皆下萬顆珠瑤七玉盤一天雨遍款篤亜中官撓袷多盈袖金襟半嚌羅紫翔纛得天領一笑款拜賜歸來坐清畫闐知晰日六宮中翠蛾紅袍承春冥荳金作豆穀恰得羊車不至愁燗空別有銀壺薄如集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銀豆麗金皆滿地春風飛玉蠑君不見民餐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糴探瓢畫作滿中飛明主由來愛一甥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

五月命江淵巡視淮徐諸郡○六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尚書石璞兼大理卿總督軍務轉餉獨石○冬十月浙江福建盜平進孫原貞爲兵部尚書鎮守閩浙兩省地方

原貞於浙江奏立宣平雲和景寧泰順四縣福建立永安壽寧二縣地方以寧

巡撫江南工部尚書周忱致仕

忱宇量恢弘才識通敏涖事精勤臨民和易有善謀者雖卑官賤吏破去崖岸開心訪納性尤機警籌畫諸郡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筭嘗爲冊曆記日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輒按據詰訊人莫能欺每出會計視地豐凶事緩急爲弛張調劑變通民無逋負官有餘積前後理財者皆不能及○初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年未

完者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未能完忱為巡撫不一二年累欠數皆完羨餘之積日見充溢小民賴以賑恤歲凶無慮歲輸京師之米甲於諸省朝廷每勞其能亦善於附勢中官王振極重之問報餽遺往往不絶客遊其地者無虛日人人得其歡心釋子道人皆往見之所獲必過望又令其子納馬得官士林以此少之

陞李賢為兵部右侍郎

時有詔令廷臣共議備邊長策李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此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也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炮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於此遂陞兵部右侍郎○按春秋時晉荀吳毀車崇卒以致車戰法亡而說者又謂漢衛青唐哥舒翰皆嘗用車戰以破敵則是其法猶未亡也但後來用車戰者不唯失利且車亦牽制難行至

目為鵓鴣車謂其行不得也李賢猶陳車戰之利者豈亦未嘗試與

十一月命昌平侯楊洪總兵鎮守宣府僉都御史李秉總督邊儲參贊宣府軍務○十二月進陳循少保文淵閣大學士高穀少保東閣大學士○以禮部左侍郎王一寧國子祭酒蕭鎡並兼翰林學士內閣辦事○禮部尚書胡濙請令百官朝賀上皇萬壽節於延安門不許○改禮部尚書楊寧為南京刑部尚書○調中書舍人何觀於外任

時觀辦事文淵閣奏言大臣如尚書王直胡濙等正統中皆阿附權姦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來朝宜驅置于南方下科道看議以聞吏科給事中毛玉看奏稿謂觀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宜正觀罪等語同列林聰葉盛皆勸玉易稿不從盛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觀猶令我曹看議蓋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之事乎球之死人至今以王振為恨此諸君所親見也雷霆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為之而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為他日計乎玉意解乃稍易數語奏上詔令錦衣衛杖觀謫外任明日盛遇錦衣二鎮撫語及杖觀事皆曰彼何深罪杖惟具數耳是武臣猶知事體毛玉言官顧獨覘望云

壬申三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遣使貽瓦剌可汗書書云我國家自祖宗來與可汗無嫌已因使臣往來間

搆生隙，除前事不必留意。念可汗能敬順天道，復遣使
皮兒馬黑麻等遠來朝貢，厚意良善，朕優與陞賞，宴勞
酬貢馬直。可汗索器附去，但云各使事，往有報書，恐小
人有短長言語，傷和好，徒使利歸於下，怨結於上。但瓦
剌人朝貢者聽，然亦須人少，賞待可得厚。中國人民男
女在瓦剌者，後使與偕來，重賞不吝。

以刑部侍郎耿九疇鎮守陝西

先是陳鎰以進士爲御史，陞按察司副使、副都御史，鎮
陝西，慈厚清慎，悉民疾苦，不作聲色，專務安輯，凡練兵
屯田水利塩法事，事各有經畫，在陝十餘年，教與政理。
每入朝，民必遮道送，不忍舍，比還，歡迎父老或走數程

久旱，鎰至即雨；雨久，鎰至必霽。人益愛戴之。初，薦按察
使王文入內臺，正統景泰間，文與鎰更出鎮陝西。至是
文當出，陝代鎰，文不欲行，諷諸御史言已風采，乞留內
臺，乃以耿九疇出鎮陝西。疇至，除弊屏貪，威望大著。先
是巡撫多部寺司堂上官，文移不得輒下按察司，按察
亦不肎受約束。疇奏得徑下。又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
兵，下疇議，言邊城士卒不爲少，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
勤撫恤，絕侵漁，養銳氣，一可當百，加以賞罰明信，人人
自奮，不然徒冗食耳。竟不增戍

河決沙灣，命左都御史王文行視河道

先時訓導陳晃以修築沙灣功，陞教授。比沙灣復決，晃
奏言欲息斯患，在用人。工部惡晃，請送晃山東巡撫賣
其成功。否，械赴京師。既得旨，給事中陳嘉猷言朝廷嘗
榜求治河之略，竟未有言。晃嘗有修河績，今更進言，而
工部嫉之，必欲置諸有罪之地，人人皆將緘口不言。其
他利病甚於此者，孰肎復言。晃不足恤，而國體所關甚
重，乞令晃協同巡撫等官修築，便。上從之。

于謙石亨請討虜，不許

時普化可汗與也先相讐殺，謙亨乞統兵出宣府大同
討虜，復讐，上不許

二月也先遣使獻捷

也先言故父脫歡得阿魯台部落，以可汗虛位，乃立普

化。普化正室，也先姊也，有子，[illegible]得爲太子。乃以他妻子
爲太子，也先諫之不從，顧攻也先，也先不得已，與戰，敗
之。普化率十餘騎遁去。也先盡收其妻妾、太子、人畜，獻
良馬二疋，奏捷，命宴其使，賜紗幣

進內閣江淵吏部左侍郎，蕭鎡戶部右侍郎〇召左都御
史王翺掌院事

先是東虜殺掠吏民，師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撼漁陽。
翺以僉都御史提督軍務，明年陞副都御史，留撫遼東，
以出塞破虜有功，陞右都御史，尋陞左。是時虜分寇廣
寧，州清野困之，虜退去，召還臺。

三月彭時復爲翰林侍讀〇有星孛於畢〇夏四月命都

擢孫安鎮守獨石以葉盛爲山西參政協贊軍務程信爲山東參政督餉遼東

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週虜失守殘毀未復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擇安授以方略仍命盛贊其軍盛至列其利害爲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于是乎取給盛在獨石五年邊人賴以歡給

太學士商輅上言邊務請行屯田

輅上言邊務訪得口外田地極廣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將口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占作庄田其諸空閑田地又被鎮守總兵參將并都指揮等官占爲已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夫且耕且守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有已行之明效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奈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事下該司議行○按王鏊曰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趙充國留田湟中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卒坐困西羌唐韓重華營田之利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歲省錢三百萬緡此前事之明效也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爲不可行者何哉鏊之此論誠當今之急務也

增東宮官胡濙王直爲太子太師陳循高穀于謙爲太子太傅王文何文淵爲太子太保江淵王一寧蕭鎡爲太子少師商輅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五月甲午廢皇太子見深爲沂王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廢皇后汪氏立妃杭氏爲皇后

景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於閣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等惟知感惠遂以太子爲可易時有廣西潯州守備都指揮黃玹者思明土知府璊

庶兄也璊老子鈞襲知府玹欲殺均襲知府與其子璚軍門令徵兵思明令其子糾諸心腹驍悍數千人去府城三十里結寨夜馳報府城滅璊家支解璊父子納甕中瘞後園即引衆還寨明日城中報至佯不知驚哭仆地揮淚遣人告玹急捕賊復此家門大讐方玹子殺璊時璊有僕福童藏屏處見玹子并識其左右人福童得脫走憲司訴玹父子殺璊父子狀郡中人亦皆知賊本玹父子也左副總兵武毅疏聞于朝玹大懼謀于侍郎江淵遣千戶袁洪走京師上奏請廢太子立見濟爲太子疏曰太祖百戰艱難取天下期傳之萬世往年上皇輕身禦虜文武將吏十喪八九駕陷虜庭寇至都門幾

喪社稷不有皇上臣民何歸今且踰二年皇儲未建臣惟人心易搖多言難定爭奪一萌禍亂不息皇上卽循遜讓之美復全天叙之倫恐事機叵測反覆靡常語曰天與弗取反受其咎近日仰觀天象土星逆行入太微垣與諸災變皆可畏愕願早留意萬一羽翼長養權勢轉移委愛子于他人寄名于大寶皆除之下變爲寇讐肘腋之間自相殘蹙陛下此時悔之晚矣乞與親信文武大臣密定大計以一中外之心絶覬覦之望疏入景帝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會議且令釋玹罪陞都督是月乙酉禮部尚書胡濙侍郎薛琦鄒榦集文武群臣廷議王直于謙等相顧莫敢發言久之司禮監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卽以爲不可者勿署名無得首尾持兩端群臣皆唯唯署議於是胡濙暨魏國公徐承宗寧陽侯陳懋安遠侯柳溥武清侯石亨成安侯郭晟定西侯蔣琬尚書王直陳循高穀何文淵金濂于謙俞士悅左都御史王文王翺楊善等六科都給事中李讚李侃李春蘇霞林聰張文質等十三道御史王震朱英余謙丁大亨強宏劉琚陸厚等上言父有天下必傳于子陛下膺大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玹奏是制曰可朕上請聖母上聖皇太后太后言予老矣顧宗社安天下得太平人心既如此不可拂朕敬承慈命禮部具儀擇日以聞卽日簡置東宮宮

亨懋濙直四人太子太師溥循穀謙四人太子太傅軏文淵濂儀銘士悅石璞鎰文翺九人太子太保淵一寧鎰三人太子少師俞山太子少傅錫維禎俞綱羅通四人太子少保五月甲午立見濟爲皇太子廢汪皇后立見濟母杭妃爲皇后后兄杭聚爲錦衣正千戶詔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實遺安於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本固於萬年大赦天下先是一日陳儀仗奉天門有男子執赤挺直入擊香亭奮呼曰先打東方甲乙木諸內使急縛男子詔付錦衣獄乙未以東宮令大賞文武官吏軍士丙申禮部言太子沖年百官朝朔望丁酉柳溥于謙充正副使持節更封皇太子見深爲沂王○先是帝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　帝爲默然蓋帝所言謂見濟英所言者謂上皇長子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陳循　輩亦可以愧死矣

大赦黃竑爲都督○命李賢姚夔等巡行天下考察庶官

○秋七月命左都御史王翺總督兩廣軍務

時南蠻寇兩廣兩廣副總兵董興武毅觀望不肯戰巡撫侍郎揭稽李棠不相統賊益熾于謙請用安遠侯柳溥總督兩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左都御史王翺乞用一人上命翺往蠻尋平

巡撫廣西刑部侍郎李棠致仕○罷兩廣守將董興武毅

以副總兵翁信陳旺鎮守廣東廣西○罷四川巡撫僉都
御史李匡以提督松番兵備侍郎羅綺及總兵都督徐海
整飭四川邊務○內閣王一寧卒○殺御用監左少監阮
浪
御用左少監阮浪侍英廟南宮浪下內官王堯者往盧
溝橋抽分浪以南宮所賞鍍金梁扣綉茄袋鍍金結束
一把與堯堯歸飲錦衣指揮盧忠家蹴毬褫衣忠因見
其袋刀非常制遂令妻進酒醉忠解之俄而入皇城白
裹行太監高平以爲南宮欲謀復皇儲令浪遺堯以袋
刀賞忠求外應堯竟以此與浪義子趙緝皆淩遲沒產
浪入詔獄炮烙煆煉苦楚備至卒不承死獄中○帝既

殺阮浪猶欲窮治不已盧忠嘗屏人請卜者仝寅筮之
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乃佯狂爲
風狀學士商輅與司禮監太監王誠等言盧忠是箇風
子豈可聽信他壞了大體傷骨肉之情乃已○寅山西
安邑人少瞽而性聰警學京房易占斷多奇中名聞四
方正統間客游大同上皇既北狩陰遣使命鎮守太監
裴當問寅寅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
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浹歲而
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
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
必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
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
南面子衛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既而也先復入冦
京師戒嚴寅時在石亨幕下召問休咎寅筮之曰無能
爲也且彼氣已驕戰之必克虜果敗去踰年也先欲奉
上皇南還時率以爲詐獨撫寧伯朱謙上書懇請朝廷
持不敢發寅力言于亨曰虜人順天舉義我中國反失
奉迎之禮獨不爲夷狄笑乎亨乃與于謙從朝議遣使
虜果奉乘輿來歸
八月熒惑晝見○九月南京兵部尚書王驥致仕○冬十
月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文爲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直
文淵閣

王文與中官王誠結爲兄弟謀入內閣嘗私以語高穀
穀亦嫌陳循獨見寵任思有以間之乃疏請增內閣員
云不拘繁劇衙門得旨下內閣推舉陳循曰既不拘繁
劇衙門則三法司亦可舉乃舉都御史蕭維禎穀遂舉
王文奏上果用文
召征苗總督都御史王來還京○改各處鎮守侍郎爲巡
撫都御史
時議以鎮守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文移往來多
窒碍難於行事故改爲巡撫都御史國朝初制歲遣監
察御史巡按方隅或大災重患乃遣廷臣行視謂之巡
撫迄事而止無定員也宣德中以關中江南等處地大

而要更命官更代巡撫不復罷去正統末南方盜起北
虜犯邊於是內省邊隅徧置巡撫官矣
也先請命使往來不許
也先遣人來貢馬請命使往來上曰正統中緣使臣往
來搆隙幾危宗社今聽虜使朝貢優其賞宴爲便遂勑
邊鎮練兵防虜
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癸未客星見輿鬼○宴瓦剌
使臣於禮部
是月宴瓦剌使臣太尉察占平章哈只阿力等二千九
百四十五人於禮部令人得買瓦剌使臣馬瓦剌使臣
携囊携中國男女百餘人至會同館詔諭使臣人與贖

絲幣二表裏使臣初詐言普化并也先令携還中國人
已乃匿不發贖纔十二三
十二月命僉都御史李秉提督宣府軍務兼巡撫○命僉
都御史王竑巡撫江北仍總督漕運清理塩法○少傅王
直請答使瓦剌不許
少傅王直請答使瓦剌下兵部議言臣職兵戎知戰而
已若賊渝盟敢爲悖逆當肅將天威往正其罪遣使事
不敢預議制曰使勿遣是冬也先及其諸酋乞蟒紫織
金九龍紵絲及金酒器藥材顏料樂器佩刀諸物禮部
言龍袍金器非所宜用乞勿與與藥材諸物當是時也
先使每至京幾千人出入驕恣毆守衛掠人財物至欲

騎入長安門稍稍約束即彎弓持刀言奪馬殺人通事
都督昌英每好語阻之不聽輒侮罵使貢在朝時入塞
捕掠人畜將官請勦又以通好故恐貪功啟隙不欲與
戰虜益驕東結朶顏西交哈密脇喆赤斤蒙古往往窺
塞下
癸酉四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吏部尚書何文淵罷以
王翱爲吏部尚書
御史練綱等上言舉用方面事例有旨令禮部集議吏
部不俟議定即奏陞福建僉事李顒爲叅政楊珏爲按
察使蓋吏部恐議定莫遂其奸耳夫所舉縱皆得人亦
宜避嫌况楊珏見爲副使曹祥發其贓私且吏部推選

多不公如向舉陝西按察使何自學不能檢身齊家爲
家奴所殺山東按察使張清今爲尚書薛希璉所黜副
使張哲未任爲都御史韓雍所黜戶部主事楊愈考平
常例不當陞乃陞河南知府湖廣副使陳質九年例陞
二級止陞叅政一級僉事曾蒙簡未及一考以殺賊功
陞一級越陞左叅政三級臣等非不劾奏但給事中御
史有以直言觸其同類大臣者吏部尚書懷猜忌往往
退其見任之職鉗其欲言之口所以居言路者以言爲
諱職風憲者以職自保寧負朝廷之恩不敢犯大臣之
怒今吏部復爾專權竊爵肆行欺罔臣等如復不言皇
上深居九重何由知其弊之若是臣等非不知觸犯權

臣禍不能免但朝廷耳目所係甚重豈可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知有身家不知有朝廷乎請下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何文淵右侍郎兼少詹事項文曜于法司明正其罪文曜陰險奸邪羣臣共知比之文淵情罪尤重難佐天官少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王直太子太傅兼吏部左侍郎俞山素行本殊於衆今亦爲文曜等所罔宜於覺舉亦宜究問乞俯從臣言命吏部但遇三品以上大臣舉用方面等官每置二簿鈐印備書舉主與被陞者一封進司禮監便御覽一送翰林院備顧問俟一考政績卓異者賞舉主政績無聞及犯贓舉主同罪上曰御史職居言路凡事當言今所言俱是但知人

之難從古爲然已陞除者置不問文淵文曜等亦姑宥自今選官務洗心滌慮廣詢博訪必從公道毋得狥私至是文淵罷　上命舉可稱任者練綱率諸御史上言左都御史王翺嚴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持正不回此三人者擇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蹤王直於是召翺爲吏部尚書翺嚴加考察公銓注抑奔競杜請託一時任使並稱得人

按李賢曰何文淵守溫州時廉靜寡欲一郡大治召爲刑部侍郎有餽金者却之好事者爲立却金館後以病乞歸正統末天下多事廷臣交章薦起爲吏部侍郎遂進尚書擢用人才詭跡始露立身一敗雖有喬新爲之子不能蓋其愆矣可不畏哉

改耿九疇爲副都御史仍鎭守陝西

時有旨買羊角爲上供燈九疇疏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毋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上遂止

是月復宴兀剌使臣於禮部

春正月復宴兀剌使臣察占等二千八百七十六人於禮部勑兀剌太師淮王也先太師來咨使朕恐使交攙彼此懷疑以故不遣太師遣人多二次三千餘人邊將堅請謝絕朕念太師忠義姑聽使人入京自後可少遣遣時與總數文書否守關者閉不納太師并各頭目差

正副使二十二人陞都督都指揮指揮千戶等官賞金鑲犀帶九鈒花金帶九素金帶三花銀帶一其三千餘人貢馬貂鼠皮賞織金綵表紵絲二萬六千四百三十二絹九萬一百二十七衣靴帽萬諭太師知之

三月以軒輗爲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夏五月歲星晝見○王文憂去尋起復○增定各省鄉試取士額數

順天應天先一百名今各增三十五名浙江福建先六十名江西先六十五名湖廣先五十五名河南先五十名山東先四十五名今各增三十名廣東先五十名四川先四十五名陝西山西先四十名廣西先三十名今各增二十五名雲南先二十名今增十名

秋七月也先弑其可汗普化而自立為可汗

也先攻敗普化奔兀良哈。依沙不丹沙不丹殺普化。也先遂自立為可汗。盡殺故頭目苗裔。殺白馬九黑牛五。祭天期以八月入西番寇我甘凉。

停輸豆武職管事世襲之例

刑科給事中曹凱上言。比者戶部請聽軍民官吏輸豆如輸豆四千石以上者授指揮。歷俸十六七年。償彼所輸豆倍半矣又令管事世襲。朘生民脂膏養無功之子孫於無窮也。諸有功者。必曰吾累世忘軀獲此官。彼輸豆亦獲此官。朝廷以吾軀命同於菽粟其誰不解體端雖甚微弊流甚大。戶部無能足國創此敗壞名器之例任本兵者果識不到此乎。抑阿意權貴莫之敢阻乎。乞勑輸粟豆授武職者帶俸不任事不世襲犯贓罪。如文職止許原籍衙門帶俸終身。上曰凱言有理已授職者仍舊管事承襲。今後乃如凱言○又給事中徐廷章上言七事。一重官爵言部增尚書一人左右副僉都御史。至三十餘人。人加師保名器猥濫。二愼師儒。今教官多歲貢監生素無學問授經且句讀不明問難則汗顏莫對宜用副榜舉人。三嚴科貢。四却珍奇。五固封守。六禁謟瀆。七誅阿附。言何文淵奸邪免官許資等依附文淵。並宜治罪。上曰朕卽位初。加秩舊臣資匡輔。其如故。餘下有司議以聞。

八月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

登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下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又以己意設為攪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撞擊。頃刻十餘里皆陷。內鎭守內臣陳公忌之。會姚都指揮發陳奸贓二十事。陳益疑登巡撫沈固。又言鎭守不和。乞更調。景帝乃召陳還諭登留鎭。登憤邊事未戢弊政猶存。思得公廉有為者相與共事。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既無廉恥之心莅政惟肆貪婪之志。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預度。倘或渝盟則大同一鎭。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為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手無所措。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虜既退。欲大興屯田。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蹴乞官為措置至是以病名還。

命兵科給事中操練團營軍士

八月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遍考古今陣決。莫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卽今之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

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
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
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
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
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
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函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
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
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楯甲有九星
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爲之也蓋聖人以
神道設教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
而北嶽則常山也故曰常山蛇陣林時居兵科見團

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沓致夾刼其操練不如
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始整
其法至今便焉
九月召薛瑄於南京爲大理卿〇太子太保左都御史陳
鎰致仕〇陞蕭維禎爲左都御史羅通爲右都御史〇冬
十月也先自稱大元田盛可汗遣使貢馬
十月也先遣哈只貢馬貂鼠銀鼠皮書稱大元田盛大
可汗田盛華言天聖也末書添元元年中言往元受天
命今得元位盡有其國土人民傳國玉寶宜順天道遣
使和好庶兩家共享太平又致殷勤太上皇帝上以書
示禮官會議荅書吏科都給事林聰言也先不敢輒稱
可汗使覘中國若輒從其稱長縱逆賊仍其故號激怒
犬羊乞勑其來使歸語也先以華夷之辨順逆吉凶之
道庶不失國體便刑科給事中徐正乞賜也先勑曉以
天命禍福成敗之理如其稔惡不悛我乃聲罪致討安
遠侯柳溥言也先弒簒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若從其僞稱是與其弒主也荅書宜仍稱瓦剌太師否
絕其使彼犯我邊塞即興師致討并下廷議議言自古
王者不治夷狄也先稱大元田盛大可汗固不可從若
可汗乃隋唐以來北狄酋長之常稱非中國所禁朝廷
荅賜勑書宜稱爲瓦剌可汗稍示羈縻上又下禮部議
儀制郎中章綸言可汗二字在中國固爲夷狄酋長之

常稱在戎狄則爲皇帝之位號觀其稱唐太宗爲天可
汗元世祖爲成吉思可汗可見矣向者脫脫不花爲可
汗乃其世傳所稱名猶近正也先弒主僭稱名實大舛
今若因而稱之彼以爲中國天子亦稱我爲可汗誇示
群酋群酋畏服無復携貳益窺中原後禍未測仍其故
稱彼必慚怨益肆侵擾均爲不可莫若賜勑封爲敬順
王稱爲瓦剌王便下廷議議言臣等議請稱也先爲瓦
剌可汗詔令再議臣等以爲便給事中盧祥李鈞路壁
等以爲不便欲仍稱太師乞聖裁上曰也先雖桀傲亦
能敬順朝廷宜如議稱瓦剌可汗上遂勑文武督兵大
臣也先擅易名號其所遣使從大同來或從宣府甘肅

來。好訐叵測，京師備禦不可不嚴。爾等其選兵訓練，條上長策，聽便宜行事，并勑沿邊城守戒嚴。時瓦剌使臣火只爾阿麻回回進玉石九千九百斤，却令自售也。先弟賽因孛羅魯王諸酋，亦遣人貢馬。自是稍出入東西塞上為寇，不復深入也。先新立，恐諸部不從，亦欲與中朝通好，貢市往來。然數年賞賜虜費，亦不下百萬計。

左遷吏科都給事中林聰為國子學正

先是，廷議迎駕，惟一車二馬足矣。聰為刑科，言上皇北狩，與陛下迎鑾，皆社稷綱常大計，宜厚無他日悔。及議易儲，聰首言皇太子無過，不可易，憤激不肎署名。雖竟不能沮，而人諒其忠。改右司直郎。商輅薦為吏科都給

事中。凡吏部選法，或私有徇者，輒指斥改易。至屢疏劾之，必置諸理而後已。又屢糾劾諸當事大臣，益多衆忌。遂嗾御史王溥，劾聰挾持吏部，甥選教官，得善近地。下廷議，文致其罪，坐比擅選法，死。大臣當連名署奏牘，禮部尚書胡濙不肎署，稱病臥數日。上遣中使問，濙對曰：老臣本無病，聞欲殺林聰，殊驚悸，遂病。上立解，聰左遷國子學正

徐珵更名有貞，陞右僉都御史，治張秋決河

侍講徐珵上言：人臣避國諱，子孫避家諱，禮也。臣幼誤犯祖諱，禮當避，乃更名有貞，字元武。是冬，河決張秋，石璞治之，久無功。集議文淵閣，推有貞，擢僉都御史。有貞自北東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河道，濮、范，究源流，度地行水。上疏曰：臣聞平水土，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之夷，水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疎，水益肆。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適當其衝，于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潰渠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由阻。然欲驟湮，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濬淤，多為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有貞往來展布，經營作治水閘、疏水渠。渠起張秋金隄，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濼，又九里至博陵坡，又六里至壽張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于白

嶺灣，又三里至李嶉，由李嶉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至大潴潭，乃踰范，既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至河沁。有貞曰：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平其水勢。既成，渠名廣濟，閘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濟漕渠，阿西鄄東，曹南鄆北，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為田百數十萬頃。公又參綜古法，就長擇善，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上捷以水門，下捍以長堤。堰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長百之。濶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濶，崇如堰，長倍之。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一石而

鏈以鐵蓋合土木火金以平水性而導汶泗之源出諸
山滙澶濮之流納諸澤又濬漕渠由沙灣北至臨清凡
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三百一十里復作放水閘于
東昌龍灣魏灣凡八為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洩皆通古
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節且宣用平水道
初議者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又欲出京軍
疏河有貞因奏彌瀕河民馬牧庸役專力河防以省軍
費紓民力工部請如有貞言不中制以是得成功是役
也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人分而常役者萬三千人用
木大小十萬竹倍之鐵斤十有二萬鋌三千絙八百釜
二千八百麻百萬斤荆倍之藁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

不可筭然用糧于官僅五萬石為日五百五十有五君
子曰元武之才徵有是役也白渠溉而不漕鄭渠漕而
不貢工皆累年費萬萬計瓠子不溉不漕又不以貢久
役勞人至動萬乘獻璧馬籲神祝張秋輕重難易何如
也

命副都御史馬昂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詔兀良哈
貢使限二三人入京
守臣上言兀良哈貢使往來不絕為尾刺間諜故有是
詔

冬十月皇太子見濟卒諡懷獻葬西山○陞王竑為副都御史仍
巡撫督漕理鹽

竑在淮上有巡河御史王琝貪淫疏劾之謫琝戍開平
連歲災傷竑復上疏言山東河南東昌開封抵江北徐
淮去年正月大雪異常夏秋雨水人民廬舍漂蕩麥稻
渰沒老稚顛連流徙邇者新春風雨連月寒沍倍冬不
識天意何在嘗觀易泰卦彖曰內陽外陰君子道長小
人道消否卦彖曰內陰外陽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蓋陽
為君子陰為小人今方春陽長其候類秋冬是陰盛陽
微殆食祿者君子少而小人多故也然小人之行豈儒
而無用鈍而不敏訥而無言愚憨而冒犯天怒者乎必
其欺詐若誠敬便佞若忠鯁大貪若廉大姦若愚即書
所謂靜言庸違孔子所謂色厲內荏者是也伏望皇上

念祖宗社稷之重上天咎徵之戒責有位之臣痛自修
省改圖進君子退小人俾忠良者任政姦邪者屏處又
必省刑罰而止聚斂節財用而抑貢獻罷無益之工嚴
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庶幾人事修
而天變可回然欲知君子小人邪正又必本於聖德之
明睿伏望皇上日親講臣俾陳二帝三王與祖宗列聖
養心修德之要以清出治之源則凡君子小人莫逃天
鑑矣臣濫處臺憲致茲災異無所逃罪伏乞罷歸田里
上嘉納引咎勅諸大臣修省被災郡邑賑濟竑又上疏
言飢民流徙就食臣分遣屬吏沿河贍賑每遇過舟董
令出米為粥分給賴存活者一百八十五萬八千五百

人勸諭富有力家出米麥穀粟二十五萬七千三百石
銀三千六百七十兩錢綿布半之量給被災者五十五
萬七千四百七十九家缺農具種子七萬四千三百九
十七家亦以官物賑給民流去撫來復業者五千五百
九十三家他境流冗安輯者萬六百餘家幸賴聖明盜
賊稀少顧鴻鴈之哀鳴方息鶉鴿之褑輯未寧更藉休
養庶底康寧

甲戌五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二月詔求直言

是時自冬徂春雨暘弗順或積雪連旬或窮陰彌月春
分已過暖氣尚遥乃下詔修省令内外文武大小群僚
直言無隱

三月賜進士孫賢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
月朔日有食之○新建隆福寺成

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已夙駕除道太學生楊浩等上疏
言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内之士聞風快覩今又
棄儒術而重佛教豈有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而可垂
範後世者耶儀制郎中章綸亦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
人之道以萬乘之尊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
實累聖德帝覽疏即日罷行時又有太學生西安姚顯
言王振竭生民膏血修大隆興寺極為壯麗車駕不時
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之得禍若梁武帝者足為前
車之鑒請自今凡内臣修蓋寺院悉行拆毀以備倉廒
之用勿復興作萬世之法也時不能用自正統至天順
京城内外建寺二百餘區大臣諫官不言而二生言之
一時名震中外

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應詔上疏不報

莊以庶吉士給事中陞大理寺丞再陞南京大理少卿
時值災異下詔求言莊上疏仰惟上皇被留虜廷皇上
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鑾輿未復虜讐未報
為意皇上之心即堯親九族舜徽五典之心也賴郊廟
神靈皇上勝筭迎歸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皇上于
萬幾之暇曾時朝見以叙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
臣自為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伏覩上

皇即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璡為正
副使冊封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群臣見皇
上於東廡百官感上皇兄弟友愛如此天下其有不治
乎今幸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
見上皇于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群臣時
令亦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恩
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
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為上皇諸子皇上之猶
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
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者太祖太宗
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

征亦爲此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人心矣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疊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切憂心以爲弭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詞意悲懇留中不報

五月下監察御史鍾同禮部郎中章綸于錦衣獄黄霧四塞

監察御史鍾同方易儲時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懷獻太子卒人心危懼同諷禮部請復立沂王爲東宫禮部大臣縮首咋舌曰作死同遂上疏請立沂王以固宗社并陳時政闕失疏入縛下詔獄械繫極苦杖之不死仍

禁獄中章綸發憤亦即具疏陳修德弭災等事曰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以身爲天下國家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天下安危係于人君一身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出于人君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二者當急之務也臣恭惟皇上身乃天地宗廟社稷之所付託天下華夷臣民之所仰望祖宗列聖萬年之基業在是聖子神孫萬世之統緒在是誠不可不保養而所以保養之者莫切于遠聲色也昔唐大宗納鄭仁基女魏徵諫止之憲宗時教坊使稱密詔選良家女子納禁中李絳上疏乃悉還之文宗取李教女入宮魏謩諫而出之此古之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慾置君于無過之地正心以爲安天下國家之本使天下莫得非議也伏望皇上思天地宗社付託之重念天下臣民仰望之深宵旰憂勤日夕惕厲以安天下而於深宮之内遠美色遠聲樂以保養聖躬誠以帝王一動一靜天鑒臨之天下知之史官書之以昭示天下以鑒戒後世不可得而掩也臣又聞堯舜禹啟成湯太甲盤庚高宗文武成康宣王之爲君皐夔稷契伊尹仲虺甘盤傅説周名仲山甫尹吉甫之爲臣或都俞吁咈而規戒于朝廷之上或謨明弼諧而陳論於堂陛之間或君告臣而曰予違汝弼毋面從或

臣戒君而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上下之間更相告戒故能贊襄治化而致雍熙太和之盛我朝祖宗列聖之於諸臣嘗命左右以備顧問或於大誥首著君臣同遊之篇或於勑諭而有旁招俊乂之語伏望皇上以歷代帝王及祖宗列聖爲法每退朝之後許師保尚書諸大臣及六科十三道五品以上更番於便殿以備顧問各條荅諍安必言救時急務如此則足以明四目達四聰而於民間利病無不周知矣昔者伊尹告太甲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邦家終於四海孟軻氏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誠以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所以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不越是而已矣故

大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周文王事王季，一日三朝。漢高祖五日一朝太公。文帝侍薄太后疾，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是孝之可法者如此。唐玄宗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或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或置花萼樓，名諸王同宴，是友愛之可法如此。臣伏望皇上於退朝之暇，必朝兩宮，尊奉上聖皇太后、皇太后，而修問安視膳之禮，是即虞舜、周文、漢高、文帝之孝也。臣恭惟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是為天下之父也。與皇上同氣異胞，是為至親之兄也。皇上曾親受上皇之冊封，是為上皇之臣子也。上皇親征戎虜，被留虜庭，嘗詔旨傳位於陛下。是以天下授陛下也。陛下尊之為太上皇

帝，是為天下之至尊。幸而奉迎還宮，是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也。上皇為陛下同氣之親兄，陛下為上皇同氣之親弟，形雖為二，其實一人。況上皇天性謙冲，意無彼此。伏望皇上於朔望日或節旦，幸南宮，率群臣朝見上皇於延安門，以敘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之道，則國家天下之福，萬世帝王之法也。臣又竊觀北極五星明大則吉。以臣觀之，是復中宮之象，而位不虛也。誠以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今茲詔冊妃汪氏為皇后，以厚大倫之原，是以正位中宮，而孝敬勤儉之德，已聞於中外矣。又詔冊立世子，母杭氏為皇后，是固所以正大禮，明彝倫，而中宮之位久讓而弗居也。不意世子薨逝，臣民莫不痛心。此事既往，固不必言矣。然而中宮之位不可以久虛。伏望皇上復后汪氏於正宮，則皇子大本不期而有。六宮儀範不期而正，國家之本，風化之原，自可表正四方，流傳萬世矣。至於皇上推念同氣猶子之義，詔沂王復居儲位，以候皇子之生。如此則五倫全備，而和氣充溢於宮庭，萬姓愛戴，而歡聲洋溢於四海，殆見天心自回，災而胡虜有不足平者矣。尚有辨異端等事，語皆激切。上大怒，下綸詔獄，炮烙煅煉，逼綸引大臣，及通南城狀，體無完膚，竟不承。以鍾同先嘗上言，并欲殺二人。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乃止。

謫給事中徐正戍鐵嶺衛

徐正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慮。宜出沂王於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邊城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帝怒，謫戍鐵嶺衛。

出兵部觀政進士楊集為安州知州

楊集以鍾同、章綸二人下獄，上書于謙，略曰：姦人賈禍，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為脫身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宮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坐享崇高，奈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為安州知

州
齊庶人賢爀谷庶人斌𣝗移置南京勑守備大監參賛尚
書防察之
賢爀榑少子也尚幼谷庶人絶齊庶人因請得谷庶人
第歲給食米二十石
六月加王文少保東閣大學士○秋七月勑儒臣纂修宋
元綱目○復命禮部纂修天下地理志太子太保兵部尚
書儀銘卒○改李賢爲吏部侍郎
賢爲君監録擇其中善可爲法者二十二君毎君擇取
最切要者三四事集爲録上之奏言前代聖賢之君事
跡浩漫難於徧覽今特録堯舜而下二十二君毎君擇

取所行之最善者數事集爲一帙臣於毎段之後略爲
解說數句欲陛下易於覽而行之兼此二十二君之善
而有之則功德之隆眞比於堯舜而光祖宗矣帝覽此
疏問中官王誠等曰此奏欲何爲誠對曰欲陛下学此
數君耳乃領之
十二月謫福建廵按御史練綱爲邠州判官卒
巳亥六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命太監班佑鎭守兩廣
（兩廣鎭守太監始此）○調工部尚書石璞爲兵部尚書協理部事出
内閣江淵爲工部尚書○總督兩廣軍務副都御史馬昻
破瀧水猺陞右都御史
時瀧水猺賊趙音旺作亂合諸山叛猺大肆殺掠民罹
其害昻乃調廣西狼兵同官軍直抵猺巢斬獲甚衆○
按瀧水羅傍猺賊自馬昻此年征後天順初葉盛成化
初韓雍復一再征之至今無復議征者賊日益肆夫今
邊臣猶議西復哈密北復大寧東勝河套今此瀧水羅
傍一帶乃郡縣内地距德慶州治僅隔一江去梧州總
府不百里爲兩廣往來咽喉奈何坐視其暴劫吾民匪
截江面爲肘腋之患而不恤緣江南岸數百里山林蒙
密不敢毀傷其一草一木朝廷設重鎭置兵衛果何用
也霍韜嘗謂羅傍綠水之賊爲害深矣而有司不肎議
征非不能征不肎征也若調狼兵達舍幷官軍分爲數
道一自欝林入一自高州入一自新會入一自德慶瀧

水入四面並進而梧州大兵上流扼之且縱火盡赭其
林木使無所蔽伏羅傍綠水之賊反掌可平也嗚呼馬
昻葉盛韓雍獨何人哉
逮南雄知府劉實下詔獄
實由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乞教陞金華府同知以
廉操直節著聲擢爲順天府治中召修元史筆削任心
無所咨承屈遜見他人書不合已意輒大笑聲徹陛閣
間聞者驚愕相戒勿以稾示出爲南雄知府南雄當嶺
南孔道商稅巨萬知南雄者輒盈橐推其餘餌過客得
其懽心且爲游聲譽實至存稅十一繕郡學祠張九齡
大庾嶺松不肎私一錢未數月中貴使嶺外至南雄意

得重賄不得輒苛辱實郡人擁實出中貴去至韶韶人為言南雄守且騁奏中貴橫索賂辱太守事中貴懼急傳馬馳奏實抗勅使毀勅大不敬詔逮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任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為國家愛養小民不恐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上不復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六月以朱熹裔孫梴為翰林院世五經博士○秋八月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御史鍾同郎中章綸於闕庭

時廖莊以毋喪赴京闕領勘合於八月十七早朝見上忽念莊往年有疏與鍾同章綸復儲疏相類遂縛三人

至午門前杖一百莊謫定羌驛丞同綸固禁獄中同卒於獄骸掩圜土莫敢收葬

丙子七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二月以誠意伯劉基裔孫祿為翰林院五經博士○夏五月進陳循華蓋殿大學士仍兼文淵閣高穀王文並謹身殿大學士仍兼東閣穀進少保蕭鎡戶部尚書商輅兼太常卿倪謙呂源左右春坊大學士○以宋周惇頤裔孫冕為翰林院五經博士○秋八月徐有貞陞副都御史還朝

帝用人多密訪於于謙時缺祭酒翰林徐有貞屬意補之以門生楊宜為謙內姻託為懇請謙曲意從之因中官以達於上上宣謙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詞華此人存心姦邪豈堪為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皆被教壞了心術謙無所對惟叩頭謝過及退汗出浹背有貞竟不之知自是銜謙

覆試順天中式舉人

是年鄉試春坊大學士劉儼侍講學士黃諫為考試官時內閣陳循子瑛王文子倫入試俱不中選循等遂劾奏儼諫二人閱卷不公請如洪武間罪劉三吾等例重開科考試有旨令翰林院復閱取中試卷高穀懼儼等禍不測欲為申救早朝奏事畢出班跪稱少保臣高穀有事聞上因名至榻前具白眞情且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於命欲搆考官可乎由是儼等

得釋特旨欽賜瑛倫舉人許赴會試一時異之禮科給事中張寧疏切照陳循王文職居輔弼任重經綸所當正已為人為上為下而乃以子之故紛章疊奏煩瀆聰明祇為私謀不恤國體大臣之道果安在乎臣聞宋范質為相從子昇求遷秩質作詩戒之曰爾曹當閔我勿使增罪累比之陳循賢否何如也韓億為相其子雖舉進士不就廷試兼以父任執政為避比之王文高下何如也況文通登進士第一馮京第二時以貴胄不可先寒畯乃進京而退文通比今試卷已落而求與中卷比對者得失何如也世之庸人愚婦亦知父不談子之德豈有身為大臣公然為其子暴才稱屈於朝廷之上哉

卽使才而屈猶不可也况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且今
歲順天就試者一千八百餘名而中式者僅一百三十
五名劉儼等假使考試未精則其間遺漏者亦未止王
倫陳瑛而已若一槩援例求進拒之則情偏從之則弊
起是陳循等一舉而壞科目之制矣臣聞樹德務滋除
惡務本用法不可太寬太寬則犯之者可倖免而不知
懼施恩不可過當過當則得之者以爲易而不知感循
等假公濟私要君挾下罪狀已彰人心共怒若又待之
以寛施之以恩而不絕其根柢則循等愈無忌憚矣乞
正其罪罷歸田里王倫陳瑛仍照不中發回原籍讀書
不報

九月湖南苗叛命兵部尚書石璞討之○冬十二月削寧
王護衛
　時僉都御史韓雍巡撫江西劾王不法并論府僚上遣
大臣卽訊奪王護衛罪諸官僚
丁丑八年春正月上不豫丙子百官請立東宮不許壬午
上皇復卽皇帝位
　上有疾免百官朝數日圖富貴者因起異意大學士王
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世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泄
十有一日左都御史蕭維禎率十三道同百官問安於
左順門外太監興安自內出曰若皆朝廷大臣耳目不
能爲社稷計徒問安耳卽日維禎集十三道御史議曰
今日興安之言若皆達其意否衆曰皇儲一立無他患
矣衆還道中作封事草其略曰聖躬不寧內外憂懼京
民震恐蓋爲皇儲未立以致如此伏望皇上早建元良
正位東宮以鎮人心會稿於朝衆謂上皇子宜復立惟
王文意不在此陳循輩知文意不言李賢問學士蕭鎡
鎡曰既退不可再文遂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
廷之意在誰維禎因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早建爲早
擇笑曰吾帶亦欲更也是日進奏十有三日奉聖旨朕
這幾日偶染寒疾是以不曾視朝待正月十七早朝請
擇元良一節難准禮部尚書胡濙令辦事官報各衙門
曰請立東宮事今本部會閣下及文武大小群臣於十

七日待上視朝合辭懇請令來報知僉名遂會議於禮
部草奏其略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傳之於宣宗
陛下宣宗之子沂王宣宗之孫以祖父之天下傳之於
孫此萬古不易之常法稿登正本會僉因姓氏衆字書
多訛至十六日晡時方完擬明日對仗陳進上之有疾
也武清侯石亨知上疾必不起若請復立東宮不如就
請太上皇復位可得功賞遂與都督張軏太監曹吉祥
以南城復辟謀扣太常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
老矣無能爲也盍圖之徐元玉亨軏等從其言徐有貞
亦時常往返石亨家人人莫知其故是月十四日夜亨
等會有貞有貞曰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爲赤

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謝必在此時。不知南城知此意
否。軏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軏等去兩日夜再會有貞
言南城已齎報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
下言。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軏遽佯言。聞虜騎
且薄都城。奈何。有貞言當以兵入內備非常。亨等駕說
王文。于謙已矯取金牌勑符。迎襄王世子去矣。又曰上
命內官張永等捕亨數人。掌兵者矣。吉祥遂以入白皇
太后。即下懿旨。言天子疾大漸。殆弗興。天位久虛。上皇
居南內。于今八年。聖德無虧。天意有在。以奸臣擅謀。閟
而不聞。欲迎立藩王。以承大統。將不利於國家。亨等其
率兵以迎。吉祥即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軏覘亨

有貞楊善等。納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為。有
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時天色晦冥。軏等惶惑。有貞趣行。
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鐵錮牢密。扣不應。有貞
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
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啟。軏等入見太上皇。燭下獨出。
問曰。爾等何為。眾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
輦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前。掖上皇登輦。
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昭朗。星月輝光。有貞等前
導。密邇屬車。至奉天殿。侍衛都督范廣禦之。戰於闕下。
時大小群臣以景帝有十七早朝之旨。方各趨朝謹待
上出。期進會本。忽聞傳呼震地。群臣失色。須臾鍾鼓鳴。

上皇御極矣。於是百官入賀。朝野歡騰。以為復見太平。
會本遂不進。

昭代典則卷十六

昭代典則卷之十七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英宗睿皇帝

丁丑天順元年春正月以登極詔天下大赦

詔曰。朕昔恭膺天命。嗣承大統。十有五年。民物康阜。不虞北虜之變。惟以宗社生民之故。親率六師禦之。而以庶弟郕王監國。不意兵律失御。乘輿被遮。文武羣臣。既立皇太子而奉之。豈期監國之人。遽擁當宁之位。既而皇天悔過。虜酋格心。奉朕南還。既無復辟之誠。反爲幽

閉之計。旋易皇儲而立己子。惟天不佑。未久而亡。杜絕諫諍。愈益迷執。矧失德之良多。致沉疾之難療。朝政不臨。人心斯憤。迺今月十七日。朕爲公侯駙馬伯及文武羣臣。六軍萬姓之所推戴。遂請命於聖母皇太后。天地社稷宗廟。以今月十七日。復即皇帝位。躬理機務。保固國家。其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

皇太后勑廢景泰皇帝復爲郕王皇太后吳氏爲賢妃皇后汪氏爲郕王妃

皇太后勑諭宗室親王。及中外文武羣臣。仰惟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開創國業。統御華夷。仁宗昭皇帝。繼述鴻猷。大敷治理。承傳至我宣宗章皇帝。克寬克仁。萬邦允懷。不幸早棄臣民。遺命于吾。立嫡長子祁鎮。爲皇帝。已立十有五年。敬天勤民。無怠無荒。比因虜寇犯邊。生民荼毒。爲恐禍延宗社。不得已親率六師以禦之。此實安天下之大計也。不意兵將失律。乘輿被遮。時爾文武羣臣。以社稷爲重。恪遵宣宗章皇帝遺詔。表請于吾。立皇帝長子見深爲皇太子。因其幼冲。吾仍令庶次子郕王祁鈺輔之。豈期本性梟雄。遽據天位。已而虜酋悔罪。天知帝德罔愆。曆數有在。奉帝回京。而祁鈺既貪天位。曾無復辟之心。乃用邪謀。反爲幽閉之計。廢出皇儲。私立己子。斁敗綱常。變亂彝典。縱肆淫酗。信任奸回。毀奉先旁殿。運宮以居妖妓。汚緝熙便殿。受戒以禮胡僧。

濫賞妄費而無經。橫征暴斂而無藝。府藏空虛。海內用窮。不孝不弟。不仁不義。穢德彰聞。人神共怒。上天震威。屢垂明象。祁鈺怙不知省。拒諫飾非。造罪愈甚。既絕其子。又殃其身。疾病彌深。朝政遂廢。中外危疑。人思正統。乃於今年正月十七日。先期。內臣曁公侯駙馬伯文武羣臣六軍萬姓。同誠表請。已命皇帝祁鎮。復正大位。以慰羣情。以安宗社。惟夫天道福善以禍淫。吾當體天以行罰。人心好善而惡惡。吾當順天以正名。雖母子之至親。於大義之難宥。其廢景泰僭子祁鈺。仍爲郕王。如漢昌邑王故事。已令羣臣送歸西內。俾子安養。於戲。天下乃祖宗之所開剏。天位乃列聖之所相傳。天位既復。人

心乃安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逮王文于謙下錦衣衛獄
徐有貞張軏楊善曰不殺謙等今日何名言官劾謙與
王文等迎立外藩所司勘得金符見存禁中別無顯跡
石亨等揚言雖無實跡已有此意及廷鞫徐有貞令所
司痛加拷掠王文反覆力辨謙俛首不言但曰事已如
此辨之何益法司成獄上　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
功衆未及對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等于死今日之事
爲無名　上意遂決斬于市籍沒其家家屬戍邊或謂
上北狩時宜奉太子居攝惜謙等見不及此不知謙特以
祖宗之社稷爲重若太子居攝必圖迎復則虜將以
上爲重質豈有饜足宋徽宗之事可鑒也故遂立　郕王
是不以金注而以瓦注竟致社稷獲安而　上得以復
辟者蓋寔權輿于是也廼卒不免悲夫

徐有貞兼翰林學士進兵部尚書直文淵閣○逮陳循江
淵俞士悅項文曜蕭鎡商輅王偉顧鏞丁澄下錦衣衛獄
○太常卿許彬大理卿薛瑄並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
學士直文淵閣○以李賓爲大理卿○錄迎復功封石亨
爲忠國公張軏爲太平侯張輗爲文安侯楊善爲興濟伯
○石彪封定遠伯充大同副總兵
石亨以奪門功諸從弟子姪及諸義壻子孫得官錦衣
都指揮指揮者三十三人千戶鎮撫者二十一人其諸
冒名奪門冒功者四千餘人亨矜功恃寵日與曹吉祥
出入禁廷在上左右竊弄威權恣情妄爲亨姪彪性尤
貪暴凌侮公卿大肆兇惡方上皇復位之初人心大悅
及見亨等所行天下寒心
陞袁彬錦衣衛指揮僉事○丁亥殺王文于謙及中官舒
良王誠張永王勤免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死發口外
永遠充軍蕭鎡商輅王偉顧鏞丁澄俱籍爲民○奪郭登
伯爵以爲南京都督僉事○太子太傅高穀吏部尚書王
直禮部尚書胡濙並致仕
時內閣諸臣皆流放竄殛惟穀以忠謹故英宗曰穀在
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穀無他腸可致仕

穀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統景泰天順間
事者輒不應官至台鼎而家業蕭然敝屋瘠田僅足衣
食其方穀端靖廉潔無私卓然有古大臣風也直濙並
請老去直器宇宏偉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接人
和氣可掬既秉銓軸留意人才干請斷絕奔競稍息居
第隘陋曾不爲屑意也濙平易寬和廉靖寡慾自奉簡
薄與居有常未嘗疾言遽色人皆知爲君子長者既去
遣子長寧入謝上念濙屢疏請令百官朝廷安門忠悃
授長寧官錦衣世鎮撫
王翱掌吏部事楊善掌禮部事陳汝言爲兵部尚書趙濙
爲工部尚書○二月癸丑郕王薨於西宮○湖廣諸苗平

兵部尚書石璞還京總兵官南和伯方瑛鎮守湖貴○贈
故御史鍾同大理左寺丞少監阮浪御用太監
上謂鍾同忠誠節義可貫金石贈大理寺丞官其子啓
爲知縣啓上疏請同遺骸得出閭上歸葬時同歿已久
矣血漬臂間洗出倍鮮好後謚恭愍阮浪贈太監仍命
儒臣撰文立碑
召廖莊於定羌驛爲南京大理左少卿出章綸於獄爲禮
部右侍郎擢國子學正林聰爲僉都御史
莊召還時内艱未闋繼遭父喪上憐莊忠特并與祭葬
除服改南大理綸在獄上嘆綸好臣子爲朕家事受苦
毒出獄中脫桎梏拜禮部右侍郎

以軒輗爲刑部尚書調蕭維禎爲南京左都御史以耿九
疇爲右都御史
軒輗耿九疇二人廉介有名海内信向
以吏部右侍郎李賢兼翰林院學士内閣辦事○錦衣衛
指揮盧忠太監高平鐵嶺衛軍徐正伏誅○移郕王妃汪
氏居舊府
上以郕王薨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妃雖立爲后
即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況
幼女無依尤可矜憫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弟婦且少
不宜存内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一日上曰汪妃既存不
宜在内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如此誠便但衣食用度
不可缺減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官人悉
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甚
得其所
逮大同巡撫副都御史年富下錦衣衛獄尋致仕
富在大同舉廢政革科徵抑豪横廣屯田軍功爵賞必
覈無濫先爲襄桓王遜燂所誣富請老戶部言富廉威
爲奸豪所忌不可許景帝爲勑王守法度勿得汙風憲
大臣又爲卒吳准所誣謂侵郭總兵坐總兵上于謙上
議曰穰苴布衣監莊賈軍以軍法誅賈卒破秦晉齊以
一穰苴故稱强列國裴度御史中丞督淮西諸大帥平
蔡我朝近日左都御史王翺右僉都御史鄒來學皆坐

總兵上以軍令出翺等准妄言沮軍法宜究主者事雖
寢富又嘗按山西參政林厚坐厚法厚亦誣富臺置獄
訊景帝曰厚怨富執法公廉誣富得自便朕以邊事
付富終不以一人言辱富厚竟削籍富又按分守内臣
韋力轉貪虐力轉亦誣富巡按御史爲雪富誣狀事得
已是時石彪倚亨勢中富危法逮詔獄上素知富得致
仕
罷諸邊督鎮巡撫石亨之爲也○漕運都御史王竑除名安置
江下
王振之黨有以振族誅籍沒爲說者上大怒曰振殺於
虜乃朕親見追責言者過實竑坐除竄詔復振官命于

智化寺北塑像祀之勅賜祠額曰旌忠
三月賜進士黎淳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〇開薊州運
河〇夏四月巳巳復立元子見深爲皇太子〇封徐有貞
爲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〇襄憲王來朝
先是土木之變襄王瞻墡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
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
訓諭郕王盡心輔政疏上景泰巳立八日矣至是得疏
于宮中上覽之感嘆手勅取王入朝禮待甚隆王辭歸
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
萬方望治如饑渴願皇上省刑薄斂上拱手謝曰敬受
敎〇襄王疏語實爲當時正論惜于謙陳循輩見不及
此也
五月進內閣李賢吏部尚書許彬薛瑄禮部左侍郎〇逮
御史楊瑄等及右都御史耿九疇大學士徐有貞學士李
賢下錦衣衛獄
有貞得爲首相欲立功名自異稍與石亨相左李賢入
閣與有貞同事旁助有貞展盡底蘊知無不言凡用人
行政一以公道處之左右遂不能堪太監曹吉祥以有
迎立功亦與國政而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力贊上凡
事須與二學士商議而行意欲籠絡附巳巳而吉祥厲
用私人內閣輒相沮吉祥固不悅時御史楊瑄印馬圻
內民有訴曹吉祥石亨奪民田若千頃瑄疏劾二凶

上嘉瑄敢言稱職命吏部記瑄名且大用吉祥在旁見
斥其名初甚慚懼巳而盛怒欲罪之上不許乃巳石亨
忿然遂謂有貞與賢主使不然御史安敢如此且激吉
祥曰今在內惟爾在外惟我彼欲排陷其意非善初吉
祥見亨胄濫陞賞意甚不平每詰其短及聞亨言其勢
遂合頓首訴上奴輩萬死一生迎復皇上內閣專權必
欲傾奴二人使無噍類又伏地哭不休上初信其說而
從之遂置有貞及賢于獄楊瑄見二凶日益張與十三
道御史議班劾之有附勢者潛洩于亨二凶遂先譖諸
御史於上前暨彈章入上怒召諸御史詰文華殿俾誦
彈章詰瑄瑄與御史張鵬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甚
悉遂下諸御史并逮右都御史耿九疇于詔獄逼瑄誣
引大臣刑甚慘酷數頻死卒一語不他及理刑者文致
瑄坐死掌道者謫戍餘貶斥會京城雷雹大作雨雹如
注大風拔木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吉祥之門老樹
皆折亨之宅水深尺餘翼日惟降徐有貞廣東參政李
賢福建參政耿九疇江西右布政使瑄等從末減瑄戍
遼東鐵嶺餘調除有差於是臺臣一空朝野愕然言路
從此不通矣
李賢留爲吏部左侍郎
上曰近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貞一人李賢在朕前未
嘗有妄言今與有貞同責於心不堪卽名吏部尚書王

翺曰李賢不可放去翺曰既不去福建令往南京可也
上曰南京亦遠留爲吏部左侍郎翺之欲賢遠去恐亨
輩害之也幸使離此庶免其害耳亨吉祥問賢留愕然
而怒顧上意屬賢不得已置怨接殷勤或有宣召全事
喜見於面若獨召賢即不喜惟恐賢毀其短久之見賢
推誠無僞方不介懷但數日不蒙宣召心便不安必假
以事而進出則張大其言及寵恩所加使人畏其勢而
羨其榮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薛瑄致仕○加呂原通政參議
兼侍講岳正左贊善兼修撰並直文淵閣○陞程信爲太
僕寺卿

信先爲山東參政督餉遼東憂去服闋改四川參政松
番理餉至是入賀錄景泰間進言者陞信太僕卿信案
故事理營衛馬三營大將石亨孫鏜曹欽並疏言太僕
苛急請馬隸兵部太僕寺言馬政高皇帝諭馬數勿令
人知今隸兵部馬登耗太僕不得聞卽有警馬不給請
以責兵部上是信言復歸太僕
江西巡撫僉都御史韓雍降山西副使尋致仕○秋七月
承天門災下詔修省寬恤
勑曰朕以菲德恭膺天命祇復寶祚于今半月圖治雖
勤應天無効乃天順元年七月初六日承天門災朕心
振警罔知所措意者敬事天神有未盡歟成憲不遵歟
善惡不分而用舍乖歟曲直不辨而刑獄冤歟征調多
方而軍旅勞歟賞賚無度而府庫虛歟請謁不息而官
爵濫歟賄賂公行而政事廢歟朋奸欺罔而阿附權勢
歟羣吏弄法而擅作威福歟征斂徭役之法太重而閭
閻田里靡寧歟讒諂奔競之徒倖進而忠言正士不用
歟抑爲軍衛有司者闒茸酷暴貪曲無厭而致軍民不
得其所歟凡若此者皆傷和氣致災之由而朕或有所
未明也今朕省愆思咎怵惕是存爾文武羣臣既任耳
目股肱之寄當懷左右輔弼之圖況君臣一體休戚惟
均果有合行事宜必當直言無隱其或躬蹈前非亦宜
洗心改過於戲應天者當以實致弭災者不事虛文朕

與爾等尚懋敬之故諭○又詔曰朕以菲德早承大統
中罹多難復登寶極夙夜兢惕罔敢怠荒乃天順元年
七月初六日承天門災此誠上天示譴莫究其由朕甚
驚惶省躬思咎務新其德永惟奉承天意必以施惠爲
先其大赦天下咸與維新
復逮徐有貞下詔獄除名安置金齒
曹石造奏本假給事中李秉彝名誹毀朝政多危語時
李丁艱去曹石以貌似李一人持奏接入明日朝命召
其人則亡之矣捕逮甚急曹石因言此徐有貞怨望使
所密泰州布衣馬士權爲之而蔽其迹耳遂收馬及有
貞赴廣東參政行至德州復逮至詔下獄拷治酷烈竟

無驗馬曰令欲吾何所承刑官曰徐有貞欲作逆汝與
同謀士權大呼曰徐有貞欲使皇帝爲堯舜之君令百
姓爲堯舜之民如此而已不知其他刑官不能折有貞
取原封武功伯誥券示三法司於是刑部侍郎劉廣衡
遂劾有貞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蹤神禹敢
以宋策冒貪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論斬會災變得宥
編置金齒
刑部尚書軒輗致仕
輗與九疇二人以廉介稱九疇以臺劾石亨謫官布政
輗亦請病上召至文華殿面諭留之視輗疾不可強乃
與致仕陛辭上復問輗曰昔浙江廉憲考滿歸家僅二

竹籠是汝乎輗頓首謝又問卿年未老病愈再可用乎
輗又頓首辭疾上賜金爲道路費
李賢仍內閣辦事進吏部尚書○改內閣許彬爲南京禮
部左侍郎尋降陝西叅政○降內閣岳正爲欽州同知尋
謫戍肅州鎮夷所
初岳正以進士及第授翰林編脩上皇復位改脩撰吏
部尚書王翺薦正宰相才召對文華殿神采秀發上遙
見遂曰好正登殿又曰好好問年幾何對曰四十又曰
正好問家安在對曰漷縣又曰朕北方人甚善問讀何
經對曰尚書曰是書經尤善問舉進士科對曰正統十
三年上益喜曰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內閣許彬老矣不

足恃汝爲朕努力正頓首受命出赴閣至左順門遇石
亨張軏愕然問曰何爲至此正不對二人者忌正才名
比見上上又言朕今擇一內閣臣甚佳二人者請爲誰
上曰岳正顧正官小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二
人者陽頓首賀陛下既得人俟果稱職進官未晚上默
然然時時召見正正感知遇銳意功名欽天監湯序奏
災異請盡去奸臣上問正對曰奸臣無主名即求之人
人自危且序術踈淺不足信事遂止亨與曹吉祥表裡
擅權有匿名投書指斥時事罪狀吉祥獨不及亨吉祥
怒力請上榜購告捕者官三品正與呂原見上曰爲政
有體朝廷豈可自榜購募秦始皇杜諫下妖言誹謗令

竟不聞其過以亡國乞以秦爲戒事遂止正又言曹石
驕橫不早制恐禍起肘腋上諭正汝往告朕意正徑造
亨所諷令斂戢二人者謂正訐我短顧以上意劫我益
大恨是年承天門災下詔罪已正爲草歷數政弊詞極
切直二人者造飛語岳正草詔出時時對人言此非上
意我欲諷上改過也正賣直訕君父不數日內批降正
欽州同知欽並南海瘴毒正便過家辭母留數日兵部
尚書陳汝言者黨二人又憾正嘗言其不可用遂睺遷
者中正私事遂詔獄拷掠謫戍肅州鎮夷所未及行季
鐸卻督遂奪正廬
釋逮庶人居鳳陽

初建文少子文圭靖難後號爲建庶人幽之中都上憐
庶人以無罪久繫禁欲寛庶人李賢贊曰堯舜心也請於
太后出之鳳陽歲給薪米聽婚娶出入自便又與閽者
二十人婢妾十餘人給使令遣奄牛玉入禁諭庶人庶
人伏地頓首謝且喜且悲有阻議者上曰有天命者任
自爲之庶人入禁時纔二歲年五十六七始出鳳陽不
識牛馬

八月南京都督僉事郭登謫戍甘肅（）以彭時爲太常少
卿兼翰林侍講復入内閣（）以御史林鶚爲鎮江知府
英宗復位盡左遷諸言事瑣猥挾勢媢嫉者簡諸守正
持大體者爲大郡知府以林鶚出知鎮江鶚至郡汲汲

興利除害不出一言暴前人短鎮江漕河孔道往經孟
瀆險議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避孟瀆鶚
江迂遠多石又壞民廬墓請按京口閘甘露壩故迹稍
疏浚通舟春夏啓閘秋冬度壩道里近功力省又不損
民壞地利甚便竟停役從鶚言

令左順門閽者非宣召不得輒入總兵
石亨竊權干政每朝退輒入見或因小事私情或無事
亦報入見乞請無忌上厭之諭李賢曰總兵官豈可無
故輒入内廷令左順門閽者今後非有宣召不得輒入
總兵官一日上登翔鳳樓見亨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
侯吳瑾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曰此必

王府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如此上不
應顧内臣裴當曰汝聞若言乎亨橫睚眦中傷人莫敢
告亨者

冬十月遣行人曹隆聘江西處士吳與弼
與弼八九歲時讀書鄉塾即嶷然不凡年十九見伊洛
淵源錄日夜玩誦至程伯淳亦有獵心喜曰聖如是吾
亦可學爲聖賢遂去舉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盡讀四書
五經洛閩諸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
中歲家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耕稼手足胼胝非
其道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日盛石亨覺上眷賢又
知衆不容己欲免無計有門客謝昭者倣張浚令蔡京

招楊龜山故事教以徵與弼收士望石亨誦與弼之高
於李賢賢爲草疏薦留中數日上問賢曰與弼何如人
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皇上聘
與弼即聖朝盛事上曰卿草敕加束帛遣使聘處士敕
曰朕承祖宗丕緒求賢圖治亦有年矣永惟勞於求賢
然後成無爲之治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
弼潜心經史博洽古今藴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略
顧乃嘉遯丘園不求聞達朕眷懷高誼思訪嘉猷企望
丰儀以咨啓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
其道而獨善自安豈其本心諒爾於行藏之宜處之當
矣今特遣行人曹隆諭爾居所徵爾赴闕仍賜禮幣以

表至懷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望之意儿至上問賢與
弼宜何官對曰宜設官寮侍太子講學上曰與論德左
對曰與弼至乞召至文華殿顧問上曰然又乞與館次
供張上曰然已而見上文華殿與弼辭官上曰前與弼
前上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何爲不受職對曰微臣草
茅賤士少時多病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虛聞過情
誤塵薦牘聖明過聽寵書束帛天使造門不勝愧感力
疾謝皇上厚意今年六十實不能供職上曰宮寮優閑
不必辭與弼辭益力上賜文幣八酒牢廩道內臣牛玉
送館次上起顧李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
三辭不允遂稱病篤上又諭賢曰與弼召至何爲不受

職即受職必欲歸山俟秋涼亦不固留且祿之終身不
亦可乎卿爲朕諭此意與弼固辭不受留京師二月求
歸益切賢爲上言與弼初意本欲受一官事陛下第老
且病進退狼狽幸陛下包荒許再上疏辭幸甚上曰果
爾亦難留賢又曰此朝廷盛事幸始終恩禮上首肯曰
既以行人聘來復以行人送歸與璽書令有司繼粟終
其身

十一月陳汝言以贓下錦衣衛獄死○也先爲其下所殺
也先有平章哈剌者欲繼也先爲太師言於也先曰主
人衣新衣幸以故衣賜臣也先不許而以其弟平章阿
失帖木兒爲太師哈剌怒欲叛也先也先荒於酒色又
殘忍諸部不悅稍解散也先益忿哈剌聞哈剌且叛益
怒欲攻哈剌恐不勝乃名哈剌子飲酒酒中飲之鴆哈
剌子嘔吐覺走出不能行嚙指血染箭令其僕持告哈
剌哈剌陽不知益敬順也先也先以哈剌畏已防稍解
哈剌伏衆伺也先出獵襲也先也先猖狂戰敗走從數
十騎遁又恐此數十騎通哈剌半夜棄此數十騎與二
親信走道中饑窘至一婦人所乞漿婦人飲之酪遂去
夫歸婦言狀疑其爲也先急追及之果也先殺之諸部
遂分散而孛來擄王子爲雄

十二月進內閣彭時呂原並翰林學士○孛來弒其主小
王子入寇

哈剌既殺也先孛來尋殺哈剌而立小王子爲可汗小
王子之名始此莫知其所自起也孛來又弒其主小王
子數來近邊求索傳聞寶璽在其處石亨欲領兵巡邊
乘機取之上曰何如賢曰景泰以來連年水旱災傷府
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陛下初復位正宜與之休息況
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恐不可若寶
璽乃秦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足爲貴上曰卿
所見極是莫若只遣通事賞賞賜以與之賢曰聖慮如
此庶幾允當明日召亨曰且未可舉兵先遣通事探其
逆順俟其回報處置亨意方止於是遣都督馬政往見
孛來厚與賞賜深知感恩但其餘部落爲梗得孛來保

送使臣而回

始立易州廠

山廠之設專以燒薪炭供應內府宣德五年置於平山繼遷沙峪口景泰間移置滿城縣西十里天順元年移置州城西北二里許建部堂於中環以土城八府五州分治以次而列皆南向部堂總其綱府州縣佐貳官分理其事民之執茲役者歲億萬計車馬輳集財貨山積蓋昔以此州林木蓊鬱便於燒採今則數百里內山皆濯濯然舉八府五州數十縣之財力屯聚於茲而歲供猶或不足民之膏脂日已告竭在易尤甚

置先師像于文淵閣

文淵閣在午門內之東文華殿南諸學士所居以議政之所也舊無交椅公座之設惟東西兩凳相對爾至李賢自吏部入欲循品秩設公座如部堂彭時不可曰宣德間駕常至此中坐以此不敢南面設座賢曰事久矣今設何妨時曰此禁中亦不宜南面坐賢愠曰烏有居是官而不正其位者乎時曰正位在外諸衙門則可在內決不可如欲正坐則華蓋武英諸殿大學士當如何耶蓋殿閣皆是至尊所御之處原設官之意止可侍坐備顧問決無正坐之至賢語塞而意猶未已既而上遣太監傅恭送銅範飾金孔子并四配像一龕來置閣中賢乃止自是閣臣每二入必對像一揖朔望率翰林官

行四拜禮

戊寅二年春正月尊皇太后孫氏為聖烈慈壽皇太后

詔曰朕惟為治莫先於孝而孝莫大於尊親自古帝王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者率由此道也朕以眇躬纘承丕緒仰惟聖母皇太后生成厚恩曷能云報余嗣位之初屬在幼冲罔知攸濟惟我聖母勞心訓育俾克繼述用底乂寧迨居南宮危疑之際亦惟我聖母憂勤保護賴以無虞及內難將萌遂伸大義俾予復位奠安宗社康濟生民功德兼隆過越載籍用是博采公議表著徽稱乃於正月二十日率文武羣臣謹奉冊寶奉尊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特修非常之慶庸昭錫類之心於

戲推之而準永惟正始於家邦動之斯和尚冀風行於天下禮成太后深慰喜之復加增其親以榮所自太夫人董氏壽九十兄弟五人長會昌侯次皆高品子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左右又有為其次兄求陞者一日上謂李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復希恩澤以為慰太后之心不知太后正不以此為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於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則不能救今若又聞此求必見怒矣賢曰此足以見太后盛德○會昌侯弟顯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上召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賢對曰若

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毀其房。家人抵法。顯宗姑免其罪而戒之。侯初病。既出見上。爲其弟乞恩。終不允。上召賢謂曰。爲侯者不知自責。反乞恩澤。朕終不允。又以母老爲辭。求之良久。竟從公法。賢頓首曰。眞可謂王者不私矣。

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

上召李賢等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居武英殿。但早晚朝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太子。卿可定擬講讀等官。且曰。先讀何書。賢對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學尚書。上曰。書經有難讀者。賢曰。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

勑內閣翰林修大明一統誌

先是永樂中。令夏原吉楊榮等。纂脩天下郡縣誌。未成。景泰中。重修寰宇通志。僅成未刻。而上復位。遂命李賢等重修。賢嘗謂翰林實文學侍從之臣。非雜流可與。景泰間。陳循輩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浮薄之流。一時無由而退。至是上欲重修通志。惟推擇進士出身者。此輩遂知不當居此。願補外職。賢乃言於上。命吏部外除之。翰林爲之一清。按永樂宣德以前。翰林不拘進士出身。方孝孺楊士奇胡儼輩。非進士而文學擅一時。至李賢乃有此論。豈非時勢之一厄耶自時厥後。特重進士科。而翰林非一甲進士及庶吉士不預。內閣非由翰林不入。迨貪緣附阿以希進者。則反不拘此格。遂與祖宗時大異矣。

以馬昂爲兵部尚書○二月朔日有食之○孛來大舉寇陝西。定遠侯柳溥統兵禦之。敗績○夏四月。復設督鎮巡撫

上召李賢謂曰。如今各邊去文臣巡撫。十分狼狽。軍官縱肆貪暴。士卒疲憊。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然變更。以此不便。只得依從。今乃知其謬。卿爲朕舉進士才能者用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六處要人最急。上復曰。卿與王翺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且曰。多舉數人。擇而用之。於是議推十二人。明日進

呈。遂定浙江布政白圭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僉都御史李秉在大同。監察御史徐宣在延綏。山西布政陳翌在寧夏。陝西布政芮釗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上曰。武人所以惡文臣者。只是不得遂其私耳。在任者。即日遣使召之。兵部尚書馬昂以貴州賊情甚急速得一人往理其事。於是復以白圭往。時圭適以考績至京。即陞右副都御史。贊理貴州軍務。以太僕卿程信爲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召定遠侯柳溥還。着閑住○命僉都御史葉盛提督軍務巡撫兩廣○布衣陳眞晟詣闕上書不報

陳眞晟字晦德。又字剩夫。漳人也。人稱陳布衣。骨格高

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八即能自拔于俗尊心學業嘗至福州應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走歸自是不復事科舉務為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為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為學次第乃以大學為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采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求其所以為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主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專于一嘗曰大學誠意為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

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地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末上先疏乞召見陳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看議竟寢既而居家讀提學憲臣勑諭教條有主敬窮理脩己治人崇正學迪正道敦尚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因採勑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為六等考文為三等各有條例可據而行又纂長書告當道諸君子諸君子終不能推行其說走臨川就正康齋貲其家直得五金攜兒子

一人行戒之曰我死即瘞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至江西張元禎止之宿叩其學大加稱許曰無至臨川為也遂歸鎮海教人專一靜坐卒年六十四○陳布衣聞吳與弼名欲往見之張元禎謂曰濂洛之學自有真傳如與弼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元禎此言蓋深不足與弼也嘗考與弼文集行世所載疏陳十事皆無所發明跋石亨族譜則自稱為門下士其日錄所記每多說夢見文王孔子與朱子復言夢孔子來訪朱子來訪如是者至再至三或者謂其攀賢附聖伊洛諸儒未嘗有此先聖羹墻之見周公之夢亦有感而偶一及之耳真積冥會之驗豈專在此哉就使在此亦何必屢聞之於

人也羅倫平生無一語稱與弼嘗投詩規之蓋與弼嘗以弟奪其田褫冠囚首跪訴於府庭元禎貽書切責之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久竊虛名之語時知撫州者番禺張璝其事具在廣州志張璝傳中尹直又謂與弼辭職歸矜肆無復故態羅欽順亦言其學一無所得夫元禎璝皆其鄉人之善者評論有如此惜哉

秋七月南京刑部尚書薛希璉卒以耿九疇為南京刑部尚書

○九月陞林聰為右副都御史捕江淮鹽盜○冬十月孛來寇延綏守將都督僉事張欽禦敗之

張欽連戰孛來敗之進都督同知命佩征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陽諸路兵先是也先以殘虐為其部下哈剌

所殺哈剌復為孛來所殺諸虜酋迭為雄長自相讎敵
久之始定於是孛來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等相繼入
寇東掠延寧甘涼西侵宣大北邊無寧歲矣
帝獵南苑
苑在京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苑中有按鷹臺臺
傍有三海子皆元之舊也本朝稍增治之闢四門繚以
週垣獐鹿雉兔不可以數計籍海戶千餘守視自永樂
定都以來歲時蒐獵於此每獵則海戶縱騎士馳射于
中以訓武也是日長圍既合羽手畢集上親御弓矢命
勳戚武將應詔馳射獲輒獻之既畢賜酒饌以所獲分
賜從臣而歸

十二月左都御史羅通致仕○起韓雍為大理寺右少卿
尋復右僉都御史
己卯三年春二月以山東布政陸瑜為刑部尚書○賜封
石亨生兒為鎮定侯
上躬理庶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李
賢商議可否且厭石亨吉祥等左右干預察知無非私
意嘗自靜中召賢嘆曰為之柰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
以革之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某人某人皆不從
其說賢對曰若常如此可矣上曰但依則悅不從便怫
然見於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諭之上曰今
後彼欲用人不當者先生亦當執而沮之賢曰臣若瀕
沮其勢必怨惟陛下明見自以為不可庶幾漸能革之
上曰然上又一日從容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曰迎駕
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況景帝不諱陛下宜復位天
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群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
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非順幸賴陛下洪福得成
其事假使景帝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致陛
下于何地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為社稷
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
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景泰果不起率
文武群臣請出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擾雖欲陞賞以
誰為功老臣耆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掠降出之事致干

天象而群臣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
之士亦無排擯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
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為尤
信上曰然由是益薄亨亨生子男未彌月上見亨喜令
亨負兒見上見兒又喜摩其頂曰虎兒也往善撫之朕
行與卿結姻上意欲寵亨于駙馬且探亨意亨不喻輒
對不敢不敢臣兒無福上笑而頷之命左右取金鎖繫
兒項賜封鎮定侯亨頓首謝負出上益疑亨
秋八月令吏部侍郎孫弘守制以姚夔為吏部侍郎李紹
為禮部侍郎
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喪上召賢曰孫弘豈勝吏部賢曰

誠如聖諭。蓋弘以知縣考滿赴京。爲忠國公石亨鄉里留補京官。又因奉迎有功。陞工部侍郎。復極力謀求得吏部。士林鄙之。上又恐其謀奪情。即令守制。復召賢曰。吏部侍郎乃天下人物權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先生以爲誰可。賢曰。以在朝觀之。無如禮部二人可擇一用之。上復問其優劣。賢曰。鄒幹爲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上曰然。遂用之。命下。士類皆悅。禮部郎中李和託一釋子屬權近求爲侍郎。士論紛然不平。上問賢此人何如。賢對曰不知。上悟其意。復問吏部尚書王翺。亦不甚許。他日以學士李紹對。上復問賢。賢對曰此公論也。上遂決。奉天門朝畢。召吏部發玉

音除紹爲禮部右侍郎。輿論大愜。

孛來寇大同

虜寇大同。總兵官安陽伯李文避不敢出。虜直抵鴈門。忻代殺掠人畜。烽火達於京師。民大擾。遣都督顏彪馮宗統兵屯紫荆倒馬。虜既大獲利。又不見我兵。去而復來。勑顏馮兩都督提兵出鴈門。虜始退。

令三法司霜降後會官錄囚。○冬十月。南內離宮成。

庚辰四年。春正月。天下諸司官朝覲至京。賜布政賈銓等十人衣服楮幣。宴之禮部。○以布政蕭暄爲禮部尚書。賈銓爲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天下朝覲官至京。上召李賢謂曰。朝覲之弊。不可不革。賢曰。誠如聖慮。即出榜禁約。不許與京官交通餽送土物。亦不許下人挾讎告害。由是肅然。上曰。黜陟之典。亦當舉行。賢曰此祖宗舊制也。時吏部都察院會考不職者數百人。奏退之。舉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以下賈銓等十人。上聞。賜以衣服楮幣。宴之禮部。命太監牛玉及李賢王翺侍宴。隨於其中召布政蕭暄爲禮部尚書。賈銓爲副都御史。

召年富爲戶部尚書

初吏部舉賈銓爲戶部尚書。上問李賢何如。賢以銓貌不稱名。乃別求之。賢以富薦。言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上亦以爲然。左右不悅富者甚衆。譖賢曰。上不喜此人

不宜再舉。一日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衆。愈足見其賢也。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哉。遂召用之。富經理財賦。涖以勤廉。不動聲色而出納節適云。

二月。召定遠侯石彪於大同誅之。○逮忠國公石亨下錦衣衛獄。死獄中

石亨嘗往來大同。顧紫荆關謂左右曰。若塞守斯關。京城何由能至。識者知其心不順。自南城迎復之功。封忠國公。益恃寵招權納賂。天下都司及邊將多出門下。一日朝退歸私第。所親盧旺廝敬杜清等二十餘人侍亨曰。我這職事皆爾之所欲爲者。衆不知所謂。咸曰我等

賴擡舉各衛都指揮及指揮之職至是足矣三公之位何敢望也亨曰當時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謀反爾等若助我至此我職非爾爲之而何衆皆股慄南城有功督目指揮童先於袖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在爾等勉力爲之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鎮守大同北塞紫荆關東出山東拒臨清決高郵之堤以絶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矣亨既有此謀彪在大同誣劾都御史年富數侮其總兵總兵遂言彪有異志上因疑彪欲召彪還彪使大同人留已爲總兵上遂大怒或又曰彪結死黨必欲留處大同爲亨外援上亦疑出亨意尋進彪侯爵召還京侍衛亨

知上疑促彪疾馳入京彪既至會虜人入貢者見彪於朝羅拜稱石王上聞益疑不可解於是御史大班劾彪即日縛彪棄市籍其家事連石亨上念其功欲寛宥之尋以家人傳説怨謗有不軌之謀於是逮亨繫獄死獄中法司請戮其屍上召賢曰如何賢曰如此行之未爲盡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梟首示衆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尚存上曰然即從之法司又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上召賢問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査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不決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陞職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皆快或有議欲追其支過俸粮賢曰不可戶部奏請得旨乃免人心皆安石亨既置於法平日出入門下者無不驚懼一日賢言於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羣臣且安人心不究其餘遂行之中外釋然無不感戴朝廷之恩

禁文武羣臣科道錦衣衛官往來交通

朕惟正天下莫先於正朝廷正朝廷莫先於正百官百官正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立綱陳紀以臨天下其于文武諄諄告戒又製爲鐵榜省諭功臣是以當時臣罔不循禮守法無敢私交近年以來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大臣及近侍官員中間多有不遵禮法公然私交習以爲常全無

忌諱甚至阿附勢要漏泄事情因而結搆弊出百端且如定遠侯石彪圖謀鎮守私令跟隨指揮等官虛捏奏詞及至事發被劾輒有情熟近侍等官潛報消息官之不正莫甚于此此而不禁何以爲治今後爾文武大臣並不許互相往來給事中御史亦不許私謁大臣之家違者治以重罪敢有阿附勢要漏泄事情者輕則發邊遠充軍重則處死錦衣衛指揮乃親軍近侍關係尤重亦不許與文武大臣交通違者一體治罪不宥其各衛指揮以下非出征之時不許輒於公侯之門侍立聽候違者照鐵榜事例處治爾文武百官其各遵朕言敬行正道庶幾永保祿位欽哉故諭

三月賜進士王一夔等一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召
軒輗為左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
輗致仕去上復思之召為左都御史督南京糧儲輗嚴
毅遇人無賢否悉峻拒不得接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
屏居一室撤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鼓嚴出行禮禮畢
竟御肩輿歸僚儕闚輗來鬨然去不樂與處南武庫郎
沈琮嘗言留都大臣惟輗及魏驥廉平俊偉不務文飾云
調遼東巡撫副都御史程信為南京太僕少卿
信巡撫遼東建州酋董山通朝鮮受偽制為中樞密使
信廉得偽制疏請先發伐其謀上為遣給事中使朝鮮
及錦衣譯官出建州董山匿不承出偽制示之皆愕懼

乞貢馬謝罪遼東總兵海寧伯董興倚吉祥姻又昵都
指揮夏霖恣不法分巡僉事胡鼎發霖奸贓罪四十事
信條上詔錦衣指揮郭英逮霖籍其家英得霖貨末減
霖寇深遂劾信惑外臺官瀆聖聽詔詰信不肯引咎徵
下詔獄調南太僕少卿
秋七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卒以
蕭維禎為南京刑部尚書
九疇以諸御史劾曹石降江西右布政上知九疇清正
一日對輔臣論人才言九疇去非其罪未幾召至京陛
見上憐其老以為南京刑部尚書代薛希璉曰遂卿優
閑至是卒上又曰可惜此老以左都御史蕭維禎代之

九疇孝友純至居喪秉禮平生無他嗜好公退燒香讀
書而已交游不泛請寄不至於門雖權貴亦敬憚不敢
犯論事是非確然不肯詭隨好善疾邪別白太過以故
與眾寡合累遭讒困卒謚清惠
冬十月帝閱列侯諸將於西苑○命僉都御史韓雍巡撫
大同
雍陛辭召至文華殿賜鈔上諭之曰善為朝廷守北門
雍稍悍闊達有智略時出己意經畫防守城堡部署將
校糾去奸蠹訓練士伍逾年戎政大脩虜不近塞○雍
起僉都在都察院有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連坐或謂
敬曾邀亨至直房同飯欲坐朋黨雍曰律之本意謂交

結朋黨紊亂朝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況亨得志
時誰不蠅聚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曾赴宴會者
何以處之眾以為然敬得輕坐
閏十一月以南直隸巡撫副都御史崔恭為吏部右侍郎
恭剛廉有為嘗知萊州府值歲旱蝗恭親督捕發郡縣
倉勸富民粟賑之民賴以全活在萊六年屢辨冤獄遷
湖廣右布政威惠大行巡撫蘇松時有清軍御史郭觀
持法過刻崑山縣有一人涉誣連逮充軍者至二十四
人欲訴冤於恭或謂巡撫與御史各領勑行事訴之無
益或謂在京刑部都察院獄情必大理寺評允無礙方
敢決斷御史在外行事刑獄苟有冤抑何妨申理恭為

平反二十四人皆復為民先是有提學歐御史校士不
公被黜者相率訴于前巡撫李秉不為禮恭繼至諸生
復訴恭一一親試之移文提學覆試仍送入學不數年
有中鄉試者有發進士者南畿巡撫自周忱之後恭為
特著云
擢山東布政劉孜為副都御史巡撫南直隸（）掌欽天監
事禮部侍郎湯序有罪下獄
四年冬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於推筭
不行救護上謂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失於推筭
如此因言湯序以禮部侍郎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
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為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不祥

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却詳書以進且朝
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脩省而序乃隱蔽
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賢曰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
實同聖意序若如此罪可誅也上曰今有此失法不可
容於是收下獄降為太常少卿仍掌監事
釋徐有貞歸田
上坐文華殿與李賢王翺論人才高下上曰若徐有貞
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為石亨張軏所陷如後世
議何可釋歸田始得還鄉卒于家
辛巳五年春正月以廖莊為南京禮部侍郎（）夏四月召
程信為刑部侍郎尋憂去（）五月江南北大水（）六月孛

來寇河西總兵官仇廉禦之敗績命懷寧伯孫鏜為總兵
兵部尚書馬昂督軍務率師禦之
孛來寇河西京州莊浪一帶圍困城堡日久不退乃遣
將官仇廉領兵自蘭縣過河與莊浪合兵被虜截路殺
退虜益猖獗過河搶掠牛馬財物官軍莫敢與敵關中
震恐乞大軍剿殺於是以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懷
寧伯孫鏜為總兵官率京營兵萬七千河南山東兵六
萬西征
秋七月大監曹吉祥昭武伯曹欽反懷寧伯孫鏜尚書馬
昂率兵討之吉祥欽伏誅
內官吉祥居禁庭最久為人惟喜私恩小惠招權納賄

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
功因而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為腹心天順初召呼此輩
迎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冒官
者俱革去此輩又為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駕為
功貪圖富貴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賣官鬻獄瀆貨無
厭上初不得已而從其所欲後不能堪稍疎抑之吉祥
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兄都督鐸從兄都督
鏞弟都揮鉉謀為不軌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
統官軍往陝西殺賊於五年七月二日早辭欽等乘機
欲殺馬昂孫鏜等就擁兵入內為變是日夜漏二鼓恭
順侯吳瑾及都指揮完者禿亮詣長安門告變上令疊

石塞諸禁門召中官急縛吉祥至四鼓時賊兵合番漢
五百騎直抵禁城禁門不開欽兄弟與同惡者先詣錦
衣衛指揮逯杲宅前遇杲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杲亦
吉祥所忌之人後朝廷委任行事且禁欽非理之事所
最恨者先害之欽率騎於東長安門擊李賢於東朝房
傷其首鐸率騎於西長安門殺吳瑾及左都御史寇深
斬傷廣寧伯劉安欽縱火焚長安左右及東安三門適
大雨火滅比明詔會昌侯孫繼宗統諸兵討賊鏜先登
力戰諸將分道邀擊昂以精兵殿欽退屯東安門鏞以
衆接戰自辰至午敗鏞斬之欽中流矢創甚還駐東大
市街相拒至酉鉉以百餘騎往來馳突我師環結不動

自相枕籍鏜斬先潰者徇師督戰益急追斬鉉欽懼令
百餘騎還攻朝陽門出奔不克諸軍進薄大破其衆鐸
爲亂兵所殺欽匿其家投井中伯顏也先等縋城遁遣
兵追之皆獲是晚上御午門朝百官下伯顏吉祥也先
等御史獄伏誅仍棄鐸市磔欽屍籍其家賞將士餘黨
並落職流嶺南明日下詔暴欽罪詔曰我國家受天明
命以至仁大德撫有四海列聖繼統傳序在予致治保
民蓋有年矣曁予中遭險艱賴天眷人歸復正大位維
時内官吉祥武臣石亨者倡衆迎復掩爲已功朕信之
不疑厚以爵賞官其子弟各數十人而敢肆欲無厭黷
于貨利結爲表裏竊弄威權少踈抑之輒懷異志然石
亨事敗已正典刑優寵吉祥無異平昔不期吉祥稔惡
蓄姦日甚一日與姪男曹欽等陰養死士謀爲不軌乃
於今年七月初二日早遽行反逆殺害朝臣焚毀禁門
罪惡滔天人神共憤朕即時命將發兵誅之元兇授首
同惡悉除指日之間都城清肅此實天地眷佑之靈宗
社無疆之福也夫武以戡亂愧未發於先機仁以宜民
期益臻於至治惟爾中外臣庶各究乃心體予至意
八月進孫鏜伯爵爲侯加馬昂李賢並太子太保贈謚吳
瑾梁國忠壯公〇命兵部侍郎白圭副都御史王竑出河
西分道禦虜
孫鏜馬昂會曹欽反不果行河西羽書紛至大學士李

賢乃薦侍郎白圭舊都御史王竑分道禦虜虜已得大
利去矣遂班師竑仍督漕巡撫
以大理卿李賓爲右都御史
寇深死上曰此職非輕須得其人六部共舉三人以南
京刑部尚書蕭維禎居首上命李賢擇一人賢以居首
者對上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
也上復問賢曰大理卿李賓年雖少容止老成久典刑
名可當此任召王翶等詢之皆曰可遂陞右都御史
以弋陽王事虚戒飭有司
錦衣衛指揮緝江西弋陽王敗倫事涉虛上召李賢曰
宗室中豈願有此醜事彼初咸以爲實今却謂無以此

覲之其餘所緝枉人多矣賢曰誠如聖諭上因言法司
明知其枉畏避此輩不敢辨理賢曰乞自今詔諭法司
但有枉者悉與之辨不許畏勢避嫌上曰然遂召法司
戒飭之賢曰清平之世若刑獄枉人實傷和氣陛下明
見如此斯民幸甚
擢禮部郎中萬祺爲太常寺卿
祺少遇異人相之曰有仙骨否亦極貴因留一書與之
乃祿命法也於是研精以卜公卿貴人多奇中景泰間
以吏胥辦事吏部衆奇其術授鴻臚序班既而景泰不
豫有議召襄藩者石亨以問祺祺曰皇帝在宮奚事他
求刻期復辟與全寅筮占及徐有貞迎駕覲象合上既

復位召見文華殿即日擢驗封主事累進員外郎郎中
曹欽反執王翱李賢時祺在旁欽問對之曰公勿負國
家宜以衆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尊翁碑文非李
公筆耶公當勿忘欽俛首其兄鐸曰萬君言是也王李
二人獲免事平上聞而壯之召祺賜宴勞陞太常卿
九月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提督軍務都御史葉盛討
平兩廣諸蠻
壬子六年春正月虜酋毛里孩阿羅出猛可逐孛來共立
脫思爲可汗始入河套
是時孛來稍衰其大酋毛里孩阿羅出猛可與孛來相
仇殺而立脫思爲可汗虜中言脫思故小王子從兄也

於是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三酋始入河套爭水草不
相能以故不能深入爲寇時遣人貢馬然亦通朶顏諸
戎時竊邊郡○河套周廻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
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
幾二千里南至邊墻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
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
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
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虜
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浸失其險虜始度
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創沿邊一帶營堡
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

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
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爲
嚮導因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爲邊境剝膚之害矣
二月設提學憲臣○三月調鎮江知府林鶚爲蘇州知府
鶚至蘇州一切簡靜即有建革必審覈再三吳人重鶚
名旦夕責效頗笑守迂緩已而見其深思曲算圖久遠
利即又稱太守康濟才也○時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
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脩飾鶚曰塑像非古我太祖於
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者猶當毀之幸
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爲疑鶚曰
此土泥耳豈聖賢也耶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

烏識所謂泥像哉於是併易從事諸賢皆爲木主
夏六月國子監祭酒劉益下錦衣獄○秋八月内閣學士
呂原憂去○九月聖烈慈壽皇太后孫氏崩○召陝西按
察使項忠爲大理卿尋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戸部
侍郎張睿陞本部尚書管糧儲
上一日問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翺
老矣時翺年七十八歲賢曰臣聞祿命之說翺壽最高
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矣如戸部年富不易得賢
曰若繼翺吏部非此人不可上曰然朕意亦如此惟禮
部石瑁稍弱賢曰此人居是位不滿人望早晚宜致仕
上曰且留之恐後來者未必過之刑部陸瑜甚佳都御

史李賓亦可如工部趙榮亦能辦事賢曰此人可取且
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況兵非己任誰肯出前
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於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
亂臣賊子當共剿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
從者數十百人能於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
此存心行事人莫能及上曰是亦忠臣若吏部侍郎姚
夔崔恭亦佳賢曰二人才器異日皆尚書之選上曰然
又一日奉天門奏事畢上名禮部尚書石瑁等疾出班
趨走欲上右階鴻臚寺呼止方轉回御道跪承旨與勑
書選妃事○上下金臺召賢曰石瑁動止粗踈失措如
此如何爲禮部尚書不自求退朝廷難于遣逐賢曰誠

如聖諭令其自退庶全大臣之義上曰若戸部侍郎張
睿可以代之賢曰張睿老成人此職亦宜瑁即上疏乞
致仕上見瑁疏意却不忍曰瑁爲人篤實豈可因此小
失而退命太監牛玉勅吏部尚書王翺與賢議賢等言
石瑁一淳誠人但動作遲鈍耳既留之張睿可不動也
上復令玉傳旨睿歷任年久辦事勤勞陞戸部尚書仍
管糧儲已而命下士論重瑁之求退而美睿之當陞
癸未七年春二月以詹事陳文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
入閣辦事○禮部會試貢院火○石瑁致仕以姚夔爲禮
部尚書尹旻爲吏部侍郎○空中有聲如雷○夏五月己
丑朔日有食之○六月勑監察御史遵行憲綱

勑曰朝廷設置監察御史爲執法之官以糾正百僚肅
清内外而頼爲耳目者也近年以來爲御史者多有輕
薄恣肆不遵憲綱行事惟務恃勢凌人且如御史李蕃
楊璡巡按宣府遼東擅作威福虚張聲勢所過軍衛有
司俱令擺列吹手私用馬步官軍遠出迎送稍有違慢
輒加箠楚似此所行既自違法何以正人除將李蕃楊
璡拏問懲治外今後御史出巡務要悉遵憲綱内行事
凡軍民職官但有不公不法奸貪等事即便從實糾舉
拏問不許畏避推托出入往來尤須循理守法不許擺
列吹手私用馬匹官軍迎送擅打軍職如違輕則降謫
重則發邊衛充軍其軍衛有司敢有畏勢奉行出郭迎

送者一體治罪不饒兩都察院卽便通行禁約毋得稽
遲故諭
秋七月尊謚靜慈仙師胡氏爲恭讓章皇后○錦衣衛指
揮袁彬下獄尋釋之
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
中外橫恣羅織人無敢言惡袁彬質直不阿自討得以
進言別是非于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
之乃使邏卒掊摭彬王弘之故事上之上欲法行不以
彬沮諭之曰汝從拏問只要一箇活袁彬還我彬既下
獄拷掠欲置之死鞫有彬漆軍匠楊暄者憤然不平上
疏論救言昔者駕留虜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護聖躬備

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憾并條門達
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上令達逮問達逼暄供
李賢主使暄懼栲死於獄乃陽應諾曰此實李閣老教
我爲之但我言于此無人証見不若請着多官庭鞫我
對衆言之彼無得辭達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
訊于午門暄大言曰死則我死耳何敢妄指他人天地
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指也達失色計沮彬遂
得從輕調南京錦衣衛暄亦得免
八月再會試天下舉人○大同巡撫都御史韓雍陞兵部
右侍郎以山東按察使王越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
九月廣西潯梧懷賀山則流劫廣東雷廉高肇新會地方

劉與兵官泰寧侯陳涇副總兵都督同知歐信巡撫右僉
都御史葉盛討平之
甲申八年春正月庚午帝崩于乾清宮罷殉葬
上大漸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一曰東宮卽位百
日成婚二定后妃名分三命勿以嬪御殉葬四言殯斂
器服之事書畢令牛玉曰將去閣下看令爲朕潤色玉
將至閣下李賢彭時驚愴涕誦嘆曰所言關大體非上
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葬一事尤高出古今眞盛德事
也是月十七日上崩○我朝舊以妃嬪殉葬至景泰之
薨猶然英宗遺詔始革自是累朝皆從之英廟之仁至
矣

乙亥皇太子卽皇帝位詔改明年元曰成化大赦天下○
尊皇后錢氏爲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爲皇太后
上卽位之明日命議上兩宮徽號太監夏時倡言錢皇
后久病今只尊所生母周貴妃爲太后李賢曰天子新
卽位四海顒望宜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
事例不可法彭時曰此言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
正綱常今若只尊所生恐損盛德夏時曰待請命少頃
出傳仁壽宮旨曰子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
稱太后者宣德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
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
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加正宮尊號若阿諛順從是萬世

罪人也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吾皇上盛德非有他
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宫同尊爲宜衆皆然之夏時再
入請命良久出曰得上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將草詔
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正宫須例加二字不然
無分別乃於錢太后加慈懿之稱而貴妃止稱皇太后
翌日頒詔天下是日同議者惧忤内旨有後患皆隱默
不言惟李賢開端而彭時極力繼其後煩上孝事兩宫
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宫以成大禮
二月降侍讀學士錢溥爲廣東順德知縣兵部侍郎韓雍
爲浙江布政司叅政
先是太監王振訪可敎内侍書者或薦溥試薔薇露詩

大加稱賞特授檢討累至今官溥所敎内侍後多顯者
溥之居與陳文隣内侍每來謁溥必邀文共飲及上大
漸大監王倫者方伴讀東宫亦嘗受業於溥至是來謁
溥文意以邀已同與竟不邀乃使人密伺之倫言上不
豫東宫納妃如何溥言當以遺詔行事已而内閣草遺
詔李賢當秉筆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矣遂
言倫來與溥定計將退賢以溥代之退兵部尚書馬昂
以韓雍代之賢怒遽以聞乃下溥獄謫知縣韓雍亦降
叅政
上大行皇帝謚號曰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
至德廣孝睿皇帝葬裕陵○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有罪謫
戍南丹衛召袁彬復掌錦衣衛事
達掌詔獄任情張威大興羅織遣官校遍行郡縣緝訪
動即拘逮所至狼藉天下騷動至是言官劾達欺罔故
殺諸無罪數十謫戍煙瘴卒於謫所彬名復職
加内閣李賢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陳文吏部左侍郎彭
時吏部右侍郎○三月復岳正翰林院脩撰揚瑄張鵬監
察御史○是月廷試進士賜彭敎等二百五十人及第出
身有差○西寧番酋把沙作亂命甘肅總兵官宣城侯衛
潁巡撫僉都御史吳琛擊敗之○翰林院編脩張元禎請
行三年喪不報○南京吏部侍郎章綸請待來春講行婚
禮不報○五月大風電拔郊壇木飄瓦○戸部尚書年富

卒改馬昂爲戸部尚書陞王竑爲兵部尚書○南京給事
中王淵王徽請罷内臣管事禁大臣與之交結嘉納之○
復郭登定襄伯爵充總兵官鎭守甘肅尋名提督團營○
六月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致仕薛瑄卒○秋七月立
皇后吳氏○八月命脩英宗睿皇帝實録○九月令會審
勿會内閣○廢皇后吳氏
詔曰朕惟皇后供承宗祀表正六宫毋儀天下非德性
酯淑禮度閑習者不足以當之朕勉尊先帝之命冊立
皇后不意太監牛玉偏徇已私朦朧將先帝在時選退
吳氏於毋后前奏請立爲皇后朕觀舉動輕浮禮度粗
率略無敬謹之意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初尚不謹

何以克終如此而欲望其共承宗祀表正六宮母儀天下難矣今不得已請命于母后昭告天地宗廟廢黜吳氏退居別宮閑住嗚呼朕負國之重處禮之變冊立中宮爲風化之源不幸所遇如此豈得已哉敕告羣臣悉予至意牛玉論罪本當處決但念他在先帝時曾效微勞與吳喜都饒死押發南京孝陵種菜吳俊吳雄也都饒死發山東登州衛充軍家小隨住

冬十月立皇后王氏

詔曰帝王爲治莫先於正家之道必自大婚始惟先帝臨御之日常爲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于別宮以待期矣逮至期憑几顧命猶以婚期責成有司朕于時執

禮彌甚未敢遽從刱敢與知其事不意內臣牛玉偏徇已私朦朧奏請皇太后將已退吳氏復選冊立禮成之後朕覩吳氏德不稱位因察其實始知非預定者夫既尊先帝之命以成禮而乃違命立非其人何以表宮闈而相祭祀興言及此內疚于心用是不得已請命母后明正牛玉之罪廢黜吳氏不敢以歲月綏自念與非其人寧虛厥位而在庭文武羣臣再三陳請中宮不可久虛義正詞切朕難固拒今勉強從所請仍遵先帝成命冊立王氏爲皇后嗚呼自古人倫有常有變變而得正何憚弗爲茲朕是舉匪獨正家抑恐上負先帝選授之命於心有不安焉誕告多方使明知朕意

冬十月逮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王淵等下獄並謫遠州判官

先是南京六科給事中王淵王徽以內臣用事勢甚張在朝無敢公言者乃率同官上言五事一曰覽史書二曰開言路三曰重大臣四曰選良將五曰保全內臣如王振貪吉祥事敗雖欲全之不可得也近有無耻大臣結交內臣或行叩頭之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鬻獄賣官擅作威福今後內臣不許管軍管匠置立田宅其家人義子悉究其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斷自宸衷與館閣大臣計議則天下覩清明之政而宦豎亦享悠久之福矣保全之道豈有加於

此哉上嘉納之至是太監牛玉以立后欺罔饒死謫南京給事中徽淵等謂牛玉罪重罰輕上疏請明刑罰以正朝綱監往事以防後患數玉大不韙之罪四乞寘諸法因詆斥內閣執政李賢附阿權豎籠絡士夫中藏奸計外務掩飾疏入中官惡之摘其語以激怒於上皆逮下獄科道交章論救乃俱謫州判徽普安州淵茂州餘皆遠州徽等雖謫天下莫不慕其風采而欽重之○按成周之制以冢宰統閹寺西漢之制以丞相監宮中宋人循周漢之遺亦以宦官制屬於宰相樞密故內侍任守忠有罪韓魏公得以檄召而議罪近習梁彥俊言利僕射葉顒得以逮至政事堂而叱責之他可知矣三代

而下詐冒閹宦之法莫良於宋故終宋之世宦官鮮專政爲國之禍視漢唐大不侔矣

以抄沒錦昌吉祥順義縣板橋村爲宮中莊田皇莊始此○議孔子號加天縱字寢之孔子道大德尊不能加字○調兩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

盛在兩廣丘濬不喜之以故李賢亦惡盛遂有詆盛勞擾嶺南者時以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合議舉盛堪入內閣李賢沮之乃轉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盛至鎮修復官牛官田之法買補官牛五千七百餘頭懇地四千餘頃收麄細粮七萬四千有奇衛所驛站官牛屯粮不在此數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

咸脩築之不數日完七百餘所人謂邊臣留心屯種者無如盛云。

革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宗等爵

時有內直將軍怨天順初因入直迎駕而陞非冒功者今一切褫職非法意上念其久于役特復之而先以石亨誅冒奪門功盡革者乃又羣囂訴乞復官李賢言於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遂命兵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而下皆奪爵於是冒功者盡革而紛紛入訴者始息矣

十一月以高明爲南京僉都御史○十二月以定西侯蔣琬爲平羌將軍鎮守甘肅○虜阿羅出結乩加思蘭孛羅出結毛里孩各爲黨出入河套遂攻圍墩堡深入內郡殺掠人畜○擢東鹿知縣盛顒爲邵武知府

顒初爲御史以論石亨謫知束鹿邑之豪右聞其來相戒曰是嘗劾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顒至變搏擊爲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俟其服闋相率詣闕奏乞顒再任從之顒至不復用前法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叩頭聽受不復辯鄰邑訟久不決者上官委顒折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冰明如鏡之謠邑介眞保二府間四境之民雖非所屬亦聞風趨赴市易郊外有荒落地遂聚以成市人皆目曰清

官店至是陞知邵武後歷陞左副都御史。

憲宗純皇帝
乙酉成化元年春正月巳酉朔夜有流星光燭地自左攝
提東南行至天市西垣○詔釋戍邊陳循江淵俞士悅等
及王文子宗彝于謙子于冕謙壻朱驥等並還鄉○詔王
竑爲兵部尚書李秉爲左都御史
先是兵書及左都缺給事中張寧等欲上疏起秉爲兵
書竑掌都察院請教于內閣李賢且求調護賢視疏稿
哂之謂寧曰薦人但當言其人可用若預薦其爲某官
於事體得無礙乎寧深服之乃退而易疏以進翌日御
批以竑爲兵部尚書秉爲左都御史
二月行耕籍田禮○皇太后誕日詔建設齋醮

給事中張寧上疏邇者恭遇皇太后誕日令僧道設建
齋醮此見皇上將欲表揚孝道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
極之心也諸大臣及百執事但當和衷助德仰贊至情
上綏懿祉則敬承道德允合舊章而禮部尚書姚夔等
乃于各衙門歛會財物收辦炷香約以至期赴壇行禮
爲儒者自失其守業彼者烏知其非臣雖至愚爲此深
惜切惟人臣之于君願其福也則當勸於脩德善願其
壽也則當勸於去逸慾願天心之向順也則當相之以
和保小民康濟四海故曰永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
王保小民受天永命未聞有以禱祠得福丹藥致壽假
符瑞以永天命者今乃不能盡其所當爲徒以辦香尺
楮列名其上宣揚於佛老之神相率而拜曰爲朝廷祈
福祝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列可厚誣以是哉
不報
彗星見西北長三丈餘三閱月乃滅○廣東山賊流刼贛州龍南地
方勅巡按江西監察御史陳選都指揮王貴布政使翁世
資按察使林鶚討平之○四川兩廣盜賊猖獗勅三省三
司并總兵官見任住俸降爲事官戴罪殺賊改任者及累
年巡按御史並住俸示懲戒○陞河南左布政使王恕爲
副都御史撫治荊襄
時南陽豪民爭礦殺人怨至獲其巨魁散其餘黨俄內
艱去會襄陽盜起旋起復勦盜

虜酋奏求遣使往來不許
禮部言迤北虜酋奏欲朝廷遣使舊無此例宜令通事
申諭來使還語其酋曰我中國凡事法祖今爾欲中國
遣使往來洪武年間舊無此例正統中嘗一遣之反失
和好英宗皇帝深自悔悟遂不復遣朕遵祖宗之意不
敢有違爾毋差人朝貢朝廷如例優賞不得別有希冀
弗提衛都督察阿奴奏進海清却之
上曰此等野禽能使人蕩心於敗獵有司其即却之
兵部覆延綏總兵張傑上安邊方略七事從之
兵部言延綏總兵官張傑上安邊方略七事其一謂延
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甚宜耕牧但須增立營堡以時

啓閉且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堡兵不過一二百人。難以應敵府谷縣境極於東偏西距諸營八百餘里猝難應援可選諸營精兵九千分爲六哨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無事則巡歷邊境遇警則彼此應合又延安地臨極邊鄜州定邊慶陽俱在腹裏遇警猝難馳報況虜入寇必經邊堡過延安膚施甘泉等縣方到鄜州慶陽其鄜慶所屯防秋軍士二千。乞分布沿邊要害以備調用見今邊軍追補虧損官馬無力賠償類多逃竄致戰守缺人乞令所司停免買陪庶不使軍馬兩失餘六事亦多行陣攻守之策宜擇其可者移文總兵巡撫等官舉行從之

兩廣蠻叛以都督趙輔爲征夷將軍浙江參政韓雍爲僉都御史率師討平之

時兩鎮守官懦而不振諸蠻復叛朝命都督趙輔爲征夷將軍用兵兩廣兵書王竑薦雍以僉都御史贊理軍務勅雍及輔會南京議衆欲分江西兵從遊擊將軍率達官由庾嶺入廣西逐賊大軍從湖廣入廣西合諸兵圍困勿與鬬雍曰不然古者仗鉞臨戎專制大兵聚而爲正分而爲奇今兩廣已無完郡舍大藤峽賊巢不圖而趨其末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攻大藤峽援高廉雷東可應南韶西可取柳慶北可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蛇動無不應攻無不克何煩於逐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惟戰勝自戢叔敖云寧我薄人毋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兵貴拙速不尚巧遲何況於困衆從雍會諸軍出東道遣偏師平陽峒諸賊又進平脩仁荔浦諸峒遂直抵大藤峽奪其險塞焚其積聚四面火攻斬俘四萬一千有奇盡降其餘黨斬其藤改爲斷藤峽置藤縣千戶所控賊出入刻石紀功班師

三月加吏部尚書王翱太子太保〇進內閣陳文禮部尚書〇帝幸太學釋奠先師〇夏四月陞張寧爲汀州知府岳正爲興化知府

先是南科給事中王徽等劾內閣李賢不職徽等俱遠謫張寧會六科申救忤賢意復有忌岳正者僞爲正劾

賢疏以示賢賢大疑之適九卿會推寧爲僉都正爲兵部侍郎賢托歷練之說票旨俱陞知府時論譁然爲之不平。

荊襄流民劉千斤反〇五月兵部尚書王竑致仕以王復爲兵部尚書尋改復工部以白圭爲兵部尚書

九卿會推張寧岳正竑所薦也內批二人皆知外郡竑遂以疾辭歸

秋七月起程信爲兵部侍郎〇贈廣東按察司副使毛吉等官

先是兩廣流賊數萬刼掠郡縣吉與知縣王應麒縣丞秦瑄隨軍殺賊奮不顧身皆死之事聞皆贈官賜誥以

褒其忠吉浙江餘姚人死時年四十四初吉出軍晴給以官銀千兩充軍餉委官余文司之已費用十之三矣文憫吉死無以歸以所餘銀密授其僕俾爲喪具是夜僕之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衆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走告近居沈經歷者沈報僉憲胡榮亟來視之瞪目視胡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死于賊固無餘憾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我家雖官府無所稽考我負汙辱於地下矣願亟以還官毋汙我言畢忽仆地少頃婦甦

南北直隸及河南山西湖廣江西浙江郡縣大水

戶部言南直隸浙江等處旱澇相繼歲運京儲四百萬石今雖災傷優免數多來歲兌運不足請以淮浙等鹽廣募商人於淮徐德州水次倉中納米俟來歲分撥官軍支運庶民不困於凶年而國用亦無所損矣制可

命福建延平府立祠祀宋儒楊時以羅從彥李侗配享○

九月浙江市舶太監福住以罪戒飭

福住居寧波不法別築公館於杭州騷擾地方軍民苦之寧波知府張瓚禁戢其下不得逞住因誣奏瓚瓚遂列奏住諸不法事下布按二司覈實於是布政李顯等具實會奏上以住年老恐宥其罪僅加戒飭而已

虜寇榆林塞寧遠伯任禮巡撫都御史項忠禦却之會孛來與毛里孩相讎殺遂退去

冬十月禮部請定哈密朝貢人數

禮部尚書姚夔會昌侯孫繼宗等議哈密乃西域諸番要路近年爲乩加思蘭殘破其國人民潰散不時來貢動以千百貪饕宴賜朝廷固不恤此然道路疲於迎接合酌量事體哈密使臣歲一入朝不得過二百人乩加思蘭五十人其土魯番亦力把力等或三年五年入貢經哈密者依期同來不得過十人宜勑陝西甘肅等處鎮守總兵撫按三司等官撫諭夷民嚴加防範及勑哈密王母弩溫荅失力收集流散保守境土庶全朝廷始終優厚之意從之

進內閣彭時兵部尚書○十一月承天門成○陞南京刑部右侍郎廖莊爲刑部左侍郎○給孔顏孟三氏學印令三年貢有學行者一人○鎮守廣西左府都督過興召還

興還道湖廣祁陽縣怒知縣李翰接應夫船不時令子得隆率部卒捉翰及其子釗搒掠俱死興亦以疾死于道翰妻入愬于朝事下法司得隆伏死罪得隆毋擊登聞鼓稱冤上以其妄愬命即誅之

乙丑夜月犯太微垣上將星○十二月丙子曉刻金星犯鍵閉星○癸巳夜月犯右執法星○陞福建按察使馬文昇爲南京大理寺卿尋憂去○泰寧等衛右都督劉王兀喃帖木兒奏求邊地交易牛隻農具許之乞賜蟒衣不許○朵顏三衛頭目兀研帖木兒奏乞陞授職事不許○敗

庶吉士許禮等各衙門觀政

自正統以來所選吉士內閣奏請學士二員於翰林公署教習與祖宗時文華堂文淵舊規不同內閣按月考試第其高下以為去留之地將及三年則邀求散館不復以進脩為事至是庶吉士相率入內閣請散館李賢謂曰教養未久柰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對公從何處教養來賢稍責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該三年已繞却一年矣謂癸未春闈災故也賢怒請旨散各衙門觀政尋授南京各部主事

刑部以各省贓情及水旱災傷請停差官審錄從之

丙戌二年春正月令三品以上京官薦舉堪任布按二司

官者○彭時歸省以王復為兵部尚書

御史魏翰等言自古備邊之策不過練卒擇將廣儲蓄脩城池利甲兵而已邇者虜寇長驅動以萬數而沿邊殺掠殊為可畏兵部以乏兵召募示弱於虜今京師軍士不下三十餘萬或占役於私家或借工於公府或買閒而輸月錢或隨從而備使令其操練者大率老弱不勝甲冑且馬多羸瘠器非犀利使之折衝禦侮安能嬰鋒挫銳況今之為將帥者雖曰用勳戚取人望而身任安危忘家徇國為陛下效力輸忠者則未之見也邇來各處率無積蓄且水旱相仍連年蠲免戶部不能區畫設或警急何以濟用訪得鴈門偏頭一帶關隘踈略虜

毋深入苟不痛懲前弊未見其為安也伏望切責總兵等官將各營軍士整點操練命給事中御史各一員不時嚴查設有賣放占役等項通行參究仍乞節財省用一應浮費悉從裁損遇有征進軍士加倍賞賚作其勇敢更乞於鴈門一帶關隘幷山西地方添設才望重臣智勇參將提督巡撫綏緝地方然大要尤繫於兵部之得人今尚書王復質實有餘應變不足以此之才處此多事未見其克濟更宜圖之上曰王復陛任未久難責近効須於三營內選撥精銳官軍十二萬分為十二營團操情弊多端轉加廢弛今還歸三營照舊分一等次等訓練差給事中御史不時點閘若仍前作弊即參奏

究治所云費用賞賜朝廷更當斟酌

二月李賢憂去○遣行人祭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三月賜進士羅倫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論平蠻功封趙輔為武靖伯陞韓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置武靖州○勑差御史同延綏巡撫官點選土兵

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與戰鬬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覆奏請勑御史往會官點選於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皆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為土兵每

名量免戶租將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由是
土兵盛強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退却矣按此土兵之
法不但可行於延綏若九邊行之則邊民不困於賦役
而心皆內向無復北走之人虜雖欲入誰爲嚮道此寔
久安長治之至計竟無有申明此意者雖延安此法亦
就廢弛而各邊多事兵力財賦日不暇給矣安得如盧
祥者當事而力主此議也○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
奏慶陽延綏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
二千餘里營堡迂疎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爲邊
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河套親與臣言套
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

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
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
火石腦兒鹻石海子囘囘基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
沙溝至寧夏黑山嘴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
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
河耳當時議者以爲地土平㬊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
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從直道是雖不免暫勞
一時軍民之力實爲萬世防邊之長策也上曰楊琚所
奏移堡防邊甚有証據其言有理兵部即會官議處以
聞
南京兵部尚書李賓請令官民子弟納米送監讀書不許

禮部尚書姚夔奏南京兵部尚書李賓等奏勅賑濟南
京流民衆議欲令官員軍民子弟納米送監讀書切惟
國子監乃育才之地朝廷資以致治近因各處起送四
十歲并納草納馬生員動以萬計已不勝其濫今又行
此將使天下以貨爲賢士風日趨于陋尚望其有資於
治哉宜別爲處置上曰祖宗設太學教育人材非由科
貢者不得濫送今賓等欲令官民子弟出錢穀賑民補
太學生古無此例且天下財賦所出其途孔多學校豈
出錢穀之所禮部議是其勿許
延安知府王鑑奏乞撫按分巡官時常行邊詔可
兵部奏延安知府王鑑言神木府谷等縣堡以至安邊

定邊等營寨相去千有餘里撫按分巡等官罕有至者
其邊塞士卒爲官旗侵漁虐使以至衣食不給戰馬不
暇飼牧器械不得修整莫能禦虜乞行撫按分巡等官
時常行邊禁革姦弊詔可○按王鑑斯言眞恫切而有
餘悲矣邇來邊方撫按既不巡行邊堡而分巡等官又
往往參謁撫按往返動一二千里歲月幾何尚有日力
及此哉今之當事者宜深體王鑑之言而嚴爲之所也
江淮饑人相食命副都御史林聰往賑之
巡視淮揚都御史林聰言鳳陽諸處災傷賑濟別無餘
策查得兩淮運司儀眞批驗鹽引所見有沒官塩二萬
餘引已行召商定價賣銀支用及淮揚所收船料鈔亦

行暫改收米以備賑濟從之又發松江府糧十萬石賑
濟淮徐等處饑民從巡撫都御史林聰請也有濟州衛
典吏喬昺上言朝廷以淮揚等處饑饉勅令賑濟而州
縣官將賑濟錢粮銀雜銅鉛米和糠土不堪貿易食用
戶部請移文撫按等官將作弊官吏人等通行究治械
送京師官發邊衛充軍民發口外爲民後有犯者一例
解京處治從之
夏四月倭奴忽至寧波矯稱進貢守臣請遣至京不許○
五月李賢起復降倫撰羅倫爲福建市舶副提舉
倫上疏曰臣聞朝廷據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竊謂
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

監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
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是言眞可爲國家扶綱常
爲天地立民極爲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
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
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
可以爲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
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
敎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
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
爲人君者未有不敎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
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

伯禽有爲而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
也陛下于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
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未之有也以故事大臣當
起復之歟則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敎其臣爲臣者當
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事言之仁宗
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
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
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
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允其
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强起其臣此二臣
者亦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

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
美談此無他君能敎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
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爲丞相王
黼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
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
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
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笑於後世此
無他君不敎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陛下以宋爲鑒使賢盡孝
於君親爲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爲萬世之大君
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若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

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為無虞也孝宗
之時金虜盛强未為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
不專門内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温詔俾
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
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
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
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
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
廟堂無賢臣衆庶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盂員則水員
盂方則水方君好諫則臣直好諛則臣佞陛下誠能於
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

士開懷延納隆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臣之急務
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害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
之治亂諏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已之見而
以衆人之見為見舍一已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為知順
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為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
集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
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
化而後天下可定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
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朝廷天下以為何如公論雖不
行於今日後世以為何如誠不可不懼也夫賢之起復
猶誘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

廷以奪情為常典縉紳以起復為美名食稻衣錦之徒
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寂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
之重何所關耶此事於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
楊溥之外未聞起復某人為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
此之多也以其高謀遠慮足以建天下之大議耶何未
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
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
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
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闕失耶何未
見其敢也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之
計不過阿媚權勢豫為巳地及遭通喪之時則必曲為

諛說上蒙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此有故
事例當起復既遂奸計畧為虛詞一見俞允歎然就位
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且婦於舅姑喪亦
三年孫於祖父毋禮有朝服奪情於夫初無干其妻起
復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
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
也為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宜至於此哉為人子
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巳者未能直人
忘親者豈能忠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巳望其忠君而先
忘親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
家而後移忠於國哉昔富弼有毋喪韓琦言起復非盛

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雷之至數百人。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群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巳地也。群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爲巳地也。大臣既無忌。群臣復何慙。群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群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混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傅現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授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遷。例在求貽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弊。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愛親之心。孩提

有之。短喪之說。下愚恥言。況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於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縻之以爵祿。激之以廉恥。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爲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爲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群議。斷自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守制。其餘巳起復者。悉令終喪。未起服者。悉許守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將見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爲不孝之子。醜類爲不忠之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內批降倫提舉御史薦選等交章留倫。謂倫所言。天理人情所不容巳。誠爲天下大計。遠慮乞宥以開言路。不報。然自是臺省少起復者。

以撫寧伯朱永爲平虜將軍。兵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與湖廣總兵都督李震帥師討荊襄賊劉千斤平之

劉千斤者。荊襄大盜。景泰天順間。河南北。襄南湖北。流民聚鄖房山中者數十萬。四出行劫。急或拒相毆。脫官府捕之。輒匿。未敢公然格鬭。成化元年。流劫鄧州李家。李家豪有力。盡聞諸上官。云不捕且入奏。官府集兵圍捕急。遂糾衆反。稱大王。將軍國老。軍師。先鋒。推千斤爲主。劉長子苗龍虎副之。石和尚爲謀主。勢甚猖獗。攻掠河南南陽鄖陽。西至漢沔。東及蘄黃。尚書白圭。撫寧伯朱永。督諸軍進討。至漳南。湖廣總兵李震以土兵來會。議進兵方略。千斤等懼。遂擁衆出戰。適永病。圭督震分兵截剿。破賊。賊退保巢寨。我兵乘勝進。又破之。擒千斤龍虎等。和尚長子脫走。益深入萬山中。永病起。帥諸兵

入山搜捕襄陽文總旗者隸都督喜信指揮張英下頗驍健遇長子相搏不勝長子欲殺文總旗總旗曰榜急石和尚汝無主名汝能縛和尚獻軍門陞賞有例遂與俱見英英撫勞長子遣去果誘獲和尚諸將忌英功大譁英匿賍英懼不敢爭長子和尚竟以俘獻幷千斤等伏誅乃設湖廣行都司於鄖陽都御史一人撫治寇盜稍息

進朱永伯爵爲侯封李震爲興寧伯加白圭太子少保○

勑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征河套

李賢等奏胡虜之衆不過中國一大郡連年被其侵擾往往得利而去且河套與延綏接境原非胡虜巢穴今虜酋毛里孩居處其中出沒不常古云不一勞者不永逸今欲安邊必須大舉而後可乞令兵部會官博議進兵搜勦務在盡絕其總制將官與凡出兵事宜俱預處請畫又秋禾方熟虜騎必入掠而延綏鄜慶環縣一帶宜推選武將一人統步騎精兵萬人守禦討虜庶幾有備無患於是兵書王復及同孫繼宗等集議以爲大舉搜套必主將得人今鎮守大同總兵楊信舊鎮延綏稔知地利宜召還京面受成筭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大同宜撫鎮巡諸官亦宜勑令整飭兵備候至期調發又信既召還可以脩武伯沈煜代之上允所擬遂召信還乃勑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協謀征勦河套安遠侯敎讀戴仲衡上言陝西用兵事宜大略謂兩軍交戰生死定於呼吸彼摧堅執銳之士奮不顧身何暇首級之顧此其功最爲上也今論功者反以首級生擒驗功陞賞而當先破敵不爲上功所以士無鬪志惟圖幸取首級往往坐是而敗乞稽洪武永樂間舊例以當死者爲奇功生擒者次之斬首者又次之如此則人以進死爲榮而虜不難滅矣奏入上令仲衡隨楊信勦賊仍命兵部看詳以聞王復等奏以爲論功行賞欲以當先破敵爲奇生擒斬首爲次恐事勢難行蓋擒斬者有實可驗而當先者無跡可憑以是爲功賞之差不免有濫報之弊近如涼州奏補功次生擒斬首者僅及三十而奮勇當先者乃至千餘豈足憑信上是之旣而仲衡考滿停俸妻子在京無以養贍命以訓導俸給之○

按戴仲衡之論是矣而王復以事勢難行沮之天下事如此類尚多善謀國者當必有出格之見也初臺臣論復質實有餘應變不足殆此類矣

秋七月命副都御史滕昭總督漕運巡撫江北○八月調禮部右侍郎蔚能爲南京光祿寺卿

能陝西朝邑縣人以吏員授光祿寺典簿累陞本寺卿進禮部右侍郎以忤旨調南京光祿寺卿能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私持禁臠還家其尤爲人所稱者能偕同僚聯名上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詔下禁獄問所由能

私謂少卿輩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之勿累諸
公也既而獨受責降官調南京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
吏奮身如能與況鍾者殆士人之高等云
以邢讓爲國子祭酒○九月建州酋董山叛寇遼東
永樂初既以大寧之地與朶顔等三衛又以開原之東
北至松花江迤西一帶今之野人女直分爲二百七十
餘衛所皆賜印置官選其酋長及族目授以指揮千百
戶間亦以野人之向正者爲都指揮督統之爲我藩屏
而松花江東北一一月之程所謂黑龍江之地則又立奴
兒干都司時遣使往招諸夷有願降中國者於開源設
安樂州遼陽設自在州居之皆量授以官任其耕獵歲

給俸如其官當時各衛夷人每入貢賞賜殊厚以故凡
迤北征討皆聽調遣無敢違越永樂末招降之舉漸弛
而建州女直先據開原者叛入毛憐自相攻殺宣德間
復遣使招降之遼東守臣遂請以建州老營地界居之
老營者朝廷歲取人參松子地也名爲東建州初止一
衛後復增置左右二衛歲遣使各百人入貢以爲常自
北虜也先猖獗建州女直海西朶顔等衛三種之胡遂
皆歸之而海西女直野人之有名者卒奴於也先之亂
朝廷所賜璽書盡爲也先所取其子孫以無授官璽書
可徵不復承襲雖歲遣使入貢第名曰舍人以是在道
不得乘傳置錫宴不得預上席賞賚視昔又薄皆怨悠

思亂至是建州都督董山等梟雄桀黠遂動海西之夷
擁衆入寇
冬十月毛里孩寇陝西都御史項忠彰武伯楊信禦却之
○十一月命兵部尚書王復整飭延綏寧夏甘涼邊備
復奏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涼邊備東有黃河岸府
谷堡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縈紆二千餘里
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爲守禦
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
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
遇賊入境傳報倉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
援及西南直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

面沿邊一帶墩臺稀踈空闊難以瞭望臣與鎮守延綏
慶陽等處總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
地必增置那移庶幾可守越令聲應稍寧先行摘撥軍
餘採辦木植候春煖土開併力興工府谷堡移出芭州
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水堡移出黑河山上門堡
移出十項坪大兎鶻堡移出響鈴塔白落城堡移出甑
營兒塞門堡移出務柳莊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
亦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營安邊營
定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該地名匡寺子三眼泉柳樹
澗瓦劄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鄰近營堡量摘官軍哨
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通共二十四

座連接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
接連環縣俱於附近官軍量撥守瞭北面沿邊一帶空
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為溝牆
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制必須寬大
足以積芻粟容客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
易於策應可以遙震軍威矣從之○按斯地營堡墩臺
僅有遺址率多廢弛虜人出入如履平地當事者自傳
烽馳報收斂人畜之外一籌莫展縱有請纓繫頸之心
而委任權力則寔有限言之督府漫不為意求如王復
者且不可得矣
十二月廸北尾剌太師阿失帖木兒遣使哈三帖木兒等

入貢
舊例廸北使臣入貢必由大同路其賞賚宴勞優於他
夷至是哈三帖木兒等乃挾朶顏三衛人從喜峰口入
兵部先期以聞　上曰廸北使臣既混同三衛來只以
三衛常禮待之哈帖木兒以待薄不平形於言通事論
之始悟乃上番書服罪上曰虜使既服罪仍以本等禮
待之求討官職者給以冠帶惟過分如蟒龍等物不與
比辭禮部奏阿失帖木兒兩月之間遣使進貢二次又
不經由故道其用詭計以結各虜由近徑以窺邊方情
縱然矣宜有以遏其機破其詐庶後無患上然之遂勅
阿失帖木兒曰自爾祖脫歡以來遣人朝貢有常時往
來道路有常處未嘗牽引他夷混取賞賚朝廷亦待之
不疑無有敗事爾宜遵守前人家法何乃不依時月既
差使臣兀納阿等糾同卜剌罕衛來朝回還未及兩月
又遣使臣哈三帖木兒等同朶顏衛不依故道却從東
路來朝況卜剌罕朶顏衛俱是我朝設立屬衛彼之朝
貢自有常例今爾無故糾引而來甚非所宜爾今後當
順天道敬朝廷體爾前人所為每年冬月農隙之時遣
使來朝不過三四十人仍由大同舊路進入則事無猜
疑人不紛擾朝廷得以專意欵待以為世好庶幾永享
太平之福
大學士李賢卒

賢立朝三十餘年多委曲以容卒贈太師謚文達陳文
誌其墓謂賢量宏而福厚大臣遭遇之隆無與比者夫
福誠厚矣遭遇寔隆矣但忌岳正張寧王徵王淵俾終
身棄置而奪情戀位不能釋憾於羅倫則未見其量之
宏也○按王鏊曰國朝三楊後得君最久無如李賢者
亦能展布才猷然在當時亦以賄聞夫為相而以賄聞
此固竊權之流也比來蓋接踵矣雖小有才猷皆矯偽
以自文耳安足論哉
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直文淵閣○開原守備
右監丞韋朗失機召還鎮守太監李良保留仍令守備開
原○是年追封漢董仲舒為廣川伯宋胡安國為建寧伯

蔡沉爲崇安伯眞德秀爲浦城伯

江左陸翀之綜校

昭代典則卷之十七

昭代典則卷之十八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晋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閲
金陵周曰校刊行

憲宗純皇帝

丁亥三年春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既〇國子祭酒邢讓請鐫欽降監規于石樹本監中門外永爲遵守從之〇三月召商輅復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仍直文淵閣〇罷兩廣提學官以他官兼之（以兵火之餘人物凋弊也）〇定在京官廕子例

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廕子至是命在

京三品以上官許廕子孫一人入監

以襄城伯李瑾爲總兵官進程信兵部尚書提督軍務討山都掌蠻（即今都蠻）

先是四川貴州山都掌蠻叛兩鎮守將不相上下兵久無功朝議遣風憲大臣督戰科道官在軍中者忽告捷得賞未幾諸蠻又叛據大壩山箐險破合江上九縣乃進信尚書督軍與襄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番州兵討賊信至永寧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鵞池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關渡船鋪賊恃險拒敵飛梭下碧石如雨我軍發神銃勁弩賊却攀崖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

寨賊退保大壩貴州軍已躡其後四川雲南軍刁其左右賊驚散不支連破諸賊寨斬首五千擒二千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竅幽暗不可入窒洞圍守月餘賊炊幾盡九姓土獠附賊乘還師撲勦又大捷請移瀘州衛渡船鋪控諸蠻分山都掌故地隷永寧芒部更大壩爲太平川立長官司轄熟夷論功兼大理卿

夏四月六科十三道官上修省疏

科道上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昏蒙或大風激烈或黃霾蔽天遼東宣府四川地震雖各違在一方實關朝廷氣數況三廣四川兵革之後南北直隷水旱之餘公私俱困虜寇在邊此正側身修行思患預防之

時伏望以敬爲所以懲自懲游戲宴樂無益之事必節之以養聖心金豆銀豆無名之賞必罷之以防國用誠於萬幾之餘日御經筵講明聖學仍勅在朝臣工同加修省庶足以解天怒慰人心以保受命無疆之休上嘉納之

復團營命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白圭提督操練

景泰初于謙選三大營精銳立十二團營操練天順初罷之至是復立始分爲十二團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曰敢勇果勇効勇鼓勇曰立威伸威揚威振威每營各有坐營把總等官統之若遇出征即量調而行三大營所存老弱無幾名曰老家兒專備營造差撥等用其十二團營蓋以北直隷各衛及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衛所精兵共二十.五萬實之分爲春秋二班團操聽征

六月戊申雷震南京午門正樓罷南京守備叅贊官○召羅倫爲南京翰林修撰○秋七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翶致仕（時年八十四矣）○八月乙未夜火星犯壘壁陣東方第一星○虜入榆林塞孤山守將湯胤勣戰敗死之○英宗睿皇帝實錄成○以周洪謨爲南京國子祭酒○九月陞巡撫宣府僉都御史葉盛爲禮部右侍郎○虜破開城縣知縣于達敎死之徙縣於固原○冬十月以武靖伯趙輔爲總兵官左都御史李秉提督軍務率師討董山平之

東虜董山糾衆入寇以武靖伯趙輔充總兵都督王瑛

封忠爲副左都御史李秉督軍率漢番京邊官軍五萬討之山隣送京師放歸廣寧輔秉曰山不可宥請誅山九月分左軍出渾河柴河越石門土木河至分水嶺右軍由鴉鶻關喜昌口過鳳凰城黑松林摩天嶺至潑猪江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粘魚嶺過五嶺度蘇子河至虎城期月會兵進勦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南怡率兵萬人遏其東走我兵擣賊巢虜遁擒斬俘獲虜指揮若女等千人班師時雖克捷而所失亦不少也然邊境亦賴以寧

十一月致仕吏部尚書王翶卒

翶歷仕五十三年第宅服食不改於舊没後家無餘貲

人請其清白之節雖古名臣何以加焉贈太保諡忠肅

翰林修撰章懋黃仲昭檢討莊㫤杖闕下調外任

時內庭張燈下詞臣賦詩懋謂莊㫤黃仲昭曰國家無事海宇治安內廷然燈朝士踏歌傳之往史已非盛事此蘇長公所以有疏而深惜其君之不用也今天子仁聖孝養兩宮將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則斯舉固足以爲樂然大孝養志吾輩合諫於是三人同上培養君德疏曰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遣郎中韓定持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吳節等令各賦詩臣等各受一帖內開花果煙火等項面帖詩讚題目仍令依舊格擬進及觀舊格俱是玩好

之物鄙褻之詞甚非所以養聖心崇聖德也陛下卽位之初下溫詔赦田租絕貢獻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大開言路天下欣然承望太平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一因大臣之疏而遂罷向因災異勅諭羣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皆臣目擊未嘗不頌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決知陛下之不樂於此今日之舉或兩宮在上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懽心然大孝養志不徒玩好母后恭儉慈仁德著天下豈在煙火之樂哉況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雖亂北虜毛里孩包藏禍心江西湖廣大旱數千里民不聊生此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

同憂之日又知陛下不暇爲此至於翰林以論思代言爲職雖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於君上若不取法聖賢而曲引蘇軾宋郊爲比自取侮慢罪復何辭又嘗伏讀宣宗翰林箴曰啟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今煙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煙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卽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于陛下之前且知其不可猶順而爲之是不忠也知不可爲而不以實聞是不直也不忠不直臣罪大矣古之帝王盤盂有戒几杖有銘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兢兢業業惟懷永圖雖在紛靡麗華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戒謹恐懼操存省察以

致其精一之功者無所不用其極誠以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惑於耳則凡侈靡之聲皆乘間而入矣一惑於目則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入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矣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若曰上元之樂乃微事耳煙火之舉乃細故耳此不足爲聖明之累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若於此一事厭常喜新之念興則他日甚於此者將無所不至不可以微事細故而不之謹也且漆器之作何損於德而舜則止之旨酒之甘何害于事而禹則絕之露臺之費不足爲奢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於是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臣等伏願陛下寬斧

鉞之誅採蒭蕘之語將此煙火等事一槩禁止不使接於耳目而移此視聽爲文王之視民如傷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可息災旱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賓服億千年享太平無疆之休上怒杖三人闕下左遷章懋臨武知縣仲昭湘潭知縣莊昶桂陽判官朝論稱爲三君子時修撰羅倫論內閣大臣起復非禮亦謫官人稱翰林四諫

改左都御史李秉爲吏部尚書○十二月下刑部郎中彭韶于錦衣衛獄尋釋之

先是周太后弟周壽封慶雲伯周彧封長寧伯諸子皆

授錦衣指揮各受姦民投獻奏討爲莊田周彧又欲冒奪眞定武强等縣民田勑刑部廣東司郎中彭韶卽按頃畝韶至眞定統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伏聞爲臣以不欺爲本處事以大體爲先昔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驩以賜諸民漢景帝遣田叔按梁事還悉去獄辭勸上勿問討二人之心豈不欲以順事爲恭哉顧以大體所在不敢苟從是乃所以爲恭也臣等鄙賤豈能少希萬一然區區懇切之意誠有望於陛下焉且以臣等所勘眞定地土言之眞定在堯舜時爲冀州之域其賦爲第一等或雜出第二等說者以爲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蓋以其地有閒一歲一收有閒二歲而收者所以賦有不同則是未嘗逐畝定賦而一畝必兼數畝之地明矣我太祖皇帝於洪武二十八年戶部官節該欽奉聖旨百姓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人民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科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欽此欽遵宣德六年本部官又奏北京八府供給尤多欽蒙宣宗皇帝准令照例是祖宗之心卽堯舜之心也以此眞定所屬武强等縣新開地土一向不曾增科至天順二年太監韓諒奏討武强縣踏勘得無糧地五百一頃三十五畝蒙英宗皇帝不准奏討是英宗皇帝之心卽祖宗之心也後因廣寧侯家人劉聰等每年攪擾民間方將前地并韓諒還

官地減輕起科誠出無奈今周彧又奏求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數奏再量出無糧地七千餘頃葢其地間有多餘故也然地雖間有勢難盡量臣等不敢欺蔽請陳其實頃者親詣本縣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坦磽薄者天時不同地利亦異且如亢旱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澇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沿河者流徙不常鹻薄者數年一收截長補短取彼益此必須數畝之地僅得一畝之入是以堯舜行錯法於前我祖宗許開種於後良爲此也卽今彼處人民追賠馬匹起運糧草砍柴人夫京班皂隷等項一年約有數般差役以致丁丁皆受役之人歲歲無空閒之日所深賴者顧戀地

業盡力耕種以取給朝夕。今若一畝只量與一畝，餘皆奪爲閒地，則仰事俯育且無所資，其於糧差何暇復計。臣知其非死則徙耳。自古立國皆重根本，今眞定近在畿內，理宜加厚，此臣等所謂不可盡量者也。而戚里功臣之家，錦衣美食，與國同休，但能存心忠孝，自然富貴兩全，奚待與民爭衣食之利哉。況聖朝卜世無疆，法當垂久，地土有限，而求者務多，亦恐終不能有所應付也。臣等到彼，百姓扶老攜幼，遮道哀告，臣等不覺自失，不忍重擾，取具供結在官外，伏望陛下遠以堯舜爲心，近以祖宗先帝爲法，所有賞賚之施，聖恩區處外，其他地畝，乞特憫其祖宗開種艱難，念其子孫衣食所托，量加

寬卹，庶幾民間知有生生之樂，沐浴太平，歌頌罔極，則本固邦寧，而臣亦咸休無窮矣。臣等遵奉聖訓，豈敢偏向，所向者祖宗萬世之仁，事關大體而已。不勝拳拳犬馬之至。緣臣等不曾依畝丈量，合當有罪。疏入，逮下詔獄，科道官交章論救，得釋。

禮部會議景泰廟號詔不必行

荊門州學訓導高瑤上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旣已北狩，皇上方在東宮，虜騎迫於都城，使非郕王繼統，則禍亂何由而平。先帝復辟，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典禮，欲勅禮官集議，追加廟號。事下禮部會議，高瑤所奏追加景泰廟號事，僉謂郕王繼位，六七年間行事具在實錄，其

廟號非臣下所敢輕議，請自上裁。左庶子黎淳奏曰：正統十四年八月，冊立陛下爲皇太子，至九月，羣臣又奉郕王即帝位，改元景泰。緣陛下爲皇太子在前，郕王即帝位在後，事理有礙。至天順元年正月，先帝復位，欽遵聖烈慈壽皇太后聖旨，仍以景泰爲郕王，詔告天下，人倫正，天理得，而名正言順矣。高瑤建言，乃欲加郕王廟號。臣惟朝廷旣立皇太子，則異時居天子之位，乃皇太子也。曾未半月，羣臣又立親王爲天子，則前時所立之皇太子，將何爲哉。若曰主少國疑，四方多事，周成王之時，姬旦實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取天位。若曰神器久虛，不可無人，共和之際，周召皆王國之懿親，何不共分姬

室。特以君臣有定分，皇太子爲君，親王爲臣，天經地義，民彝物則，截然一定而不可易也。今多官會議，依違苟簡，略無定見，猶欲煩瀆聖聽，豈臣愚之所能喻哉。先帝明並日月，此事處置已久，人心已定，今若誤聽高瑤之言，一加郕王廟號，必將祭告太廟，改易舊制，而行祔廟承祧之禮，必將遷啟梓宮，改造山陵，而加殊稱玉匣之典，必將追贈皇太后皇后之稱，必當盡復當時所用之人，所行之事。且高瑤此言，誣先帝於不明，陷陛下於不孝。昔魯隱公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扳而立之，是爭亂造端，故春秋首書元年春王正月，而削公即位，正大倫也。郕王之即位，內承國於何君。

上稟命於何主。不過羣臣扳巳以立而遂立耳。律之隱公。允合無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是故昌邑王既廢。未聞復爲漢某帝。更始既廢。未聞復爲漢某王。誠不敢悖逆春秋。移不明之過。加於先君而欲全孝道於子孫也。陛下昔爲皇太子。名正言順。誰得私議。郕王乃敢廢之。易以巳子。至使先帝久遭幽閉。此非郕王所自爲也。當時館閣大臣陳循等。貪圖富貴。密運姦謀。從諛爲之也。至於天順元年。郕王有疾。陳循自合迎請先帝復位。卻乃率領羣臣。奏乞早選元良正位東宮。當時皇太子見在。欲選何人。以臣愚見。若非南城迎駕之功。先帝終無出路。但迎駕者。皆貪圖富貴

之小人。氣盈志滿。驕奢淫泆。靡所不爲。是故高爵厚祿。尊顯於元年者。賞其迎駕之功也。嚴刑峻法。誅罰於後來者。罰其驕矜之罪也。陛下即位之初。有罪羣邪。寒心破膽。及見取回商輅。復職內閣。然後欣然自以爲得計。又皆私竊效慕。希求進用。彼小人者。但欲得官。豈顧貽患。臣謂高瑶此舉。非欲尊禮郕王。特爲羣邪進用之地。此必有小人主使之者。不然。彼直茅踈遠。安敢妄言。上誣先帝之明。使後世視爲口實。今之議者。亦豈可不察乎。此隱忍曲從。而煩陛下之議哉。疏入。上曰。景泰已往過失。朕不介意。俱不必行。

虜酋乩加思蘭入大同塞。以撫寧侯朱永爲平胡將軍帥師禦之

是年乩加思蘭殺阿羅出。併其衆。而結元孼滿魯都入河套。滿魯都僭稱可汗。以乩加思蘭爲太師

李孜省爲上林苑監丞

李孜省。江西人。爲吏犯贓。巡按御史楊守隨逮問充軍。逃至京師。以符水緣入禁中。得幸授太常寺丞。與禮部侍郎萬安相結。守隨還朝。即劾孜省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命改上林苑監丞。

右副都御史林聰陞右都御史。○江西左布政林鶚陞南京刑部右侍郎。○以少詹事萬安爲禮部左侍郎

戊子四年春正月。召章懋爲南京大理寺右評事。黃仲昭

爲本寺右評事。莊㫤爲南京行人司副

時六科給事中毛弘等上言。元宵張燈。誠皇上奉兩宮之孝心。章懋等輒肆巳見。過爲言論。亦竊效因事納諫之意。蓋以天下災荒。北虜窺伺。兩廣猺獞未寧。四川苗蠻爲梗。無非欲皇上常存敬畏。制治保邦耳。古人有言曰。君明臣直。今懋等敢言直諫。實由皇上聖明有以致之。既不容納其言。而又改調外任。恐遠近流傳。其於從諫之美。不無少妨也。伏望將懋等從寬處之。豈惟慰人心息物議。而於國家大體。亦未必無少補矣。章上。遂改調南京。

二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改府軍前衛副千戶于冕爲兵

部員外郎
冕于謙之子以父功廕武職天順初謙殺冕戍邊遇赦
得還至是自陳乞改文職從之
夏四月内閣陳文卒
文好行鄙事晚遭柄用與李賢同事羅倫之貶文有力
焉賢卒首秉國鈞益恣意不顧大體縱子與僕隸大通
賄賂初及第時頗事脩飾至是人皆醜之卒謚莊靖禮
部主事陸淵之奏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
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我朝祖
宗尤重謚法邇者大學士陳文卒謚曰莊靖美謚
也陳文何以當此迹其平生貪穢彰聞汚濊大著縱子

爲惡滅裂義方謬居調元贊化之任素乏經邦濟世之
才生既逃于重罰死又竊夫美名殊失古人勸善懲惡
之典乞勅廷臣會議更以惡謚以服天下之心以爲將
來之戒上曰陳文在時人不言其過惡沒後恩典已行
如何方來訐奏御史謝文祥言聖人制爲謚法所以善
善惡惡以公天下後世蓋賞罰之尤大者近大學士陳
文卒正宜跡其行實之惡加以應得之謚豈期議者欲
預爲巳地乃朦朧妄擬謚曰莊靖夫睿通克服曰莊恬
以處位曰靖蓋謚之美者陳文之爲人天下所共知以
此謚之豈惟不稱其情俾繼之者或慕而效之敢於肆
行無忌則天下國家尚奚賴哉乞勅有司會議別選惡
謚與陳文行實相稱者加之使天下後世曉然知陛下
之大公雖於輔近之臣尚不少貸則士氣振而公道行
善者勸而惡者懼上以陳文既有過失當時如何不言
而於其沒後始言姑宥之
固原叅將劉清指揮馬傑以求索激土胡滿四反復與戰
敗績逮寧遠伯任壽廣義伯吳琮都御史陳介下錦衣獄
○以都督同知劉玉爲總兵官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
起南京大理寺卿馬文升爲副都御史巡撫陜西會討滿
四　伏羌伯毛王進攻滿四敗死○項忠馬文升討擒滿
四檻送京師伏誅
滿四固原土胡也驍健好殺時出刦行人掠牛馬聚惡

少食飲衆將劉清指揮馬傑稍法繩之滿四賂以掠資
卽解數日又復中以他事收捕捕至輒得賄賄已又捕
四大恨曰必殺此二人者成化四年四月遂反不數月
有衆二萬廷議請勅鎮守閫激變故勅未至清進與賊
戰大敗寧遠伯任壽廣義伯吳琮巡撫陳介皆敗都指
揮賫良死兵部請合陜西延綏寧夏三鎮兵進勦賊益
肆行刦攻城殺掠吏民羽書交至以都督劉玉爲總兵
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會巡撫馬文升討賊忠未至
陜陜西寧夏兵先至不俟延綏兵輒進遂敗四盡奪兩
鎮軍器聞大兵且至退保石城山忠等分兵七屯合圍
之戒勿戰困賊伏羌伯毛王違命先登敗死賊益張言

且攻西安兵部尚書程信請改命撫寧侯永總京邊軍
四萬往討六設賞格擒四者賞金五百兩銀倍之官世
指揮使四人共亦如之十一月忠圍賊益急度必破賊
又聞別命將不敢輒止奏言宜令新總兵星馳赴援倘
不日破賊別奏止兵上手忠奏付太監懷恩等召兵部
議內閣信曰兵行不可緩彭時商輅曰賊不能出入山
自保我兵困之甚固觀忠疏賊不足憂也信曰不然忠
且退至平涼未可知敢必其能困賊耶尚書白圭侍郎
李震相視不言時曰然則度京軍當何時抵固原信曰
明春二三月時曰勝負決今冬奈何至明年觀忠奏賊
憊矣止京軍便太監曰然然則遣軍去乎時曰亦不去

便輅曰留京軍而遣邊軍便信大不平謂人曰忠敗陝
西動搖內閣不得辭其責內閣又輒言忠足辦滅賊觀
其疏歲終賊平矣是月丁丑忠與文升計擒四十二月
捷音至明年正月檻送四等三百人至京師太監問四
反故曰無奈清傑侵削我也四等凌遲
五月京師大旱○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睿皇后崩內閣太學士商輅等議合葬祔廟禮上疏曰
臣等仰惟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英宗皇帝正位中宮
及皇上嗣居宸極尊爲慈懿皇太后蓋先帝全夫婦大
倫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今位號彰著
於海宇數十年則壽終之後所宜奉梓宮祔於裕陵奉

神主祔於六廟此古今不易之理亦先帝與皇上全大
倫深恩之初心也今聞聖命欲別卜葬地臣等實切疑
懼竊惟皇上所以若是者必於今皇太后千秋萬年之
後與先帝同尊於陵廟自嫌二后並配非本朝之制廟
有二太后方自今始則陵廟之制亦當自今日考諸古
協諸義以行之臣等考之前代一帝二后並祔陵廟者
未易悉數只如漢文帝尊其生母薄太后然於其嫡母
呂太后雖得罪於宗社尚且仍與父高帝並葬長陵無
所更易此文帝所以號爲孝文高出漢諸帝之上也又
如宋仁宗追尊其所生母李宸妃爲太后然於其嫡母
章獻劉太后雖本無子尚且仍與父眞宗同祭太廟

所嫌忌此仁宗所以稱爲賢君高出宋諸帝之上也皇
上於慈懿皇太后昔日致其養今日盡其哀雖文帝仁
宗無以加矣若陵廟之祔稍有未合於禮則致貽後議
有掩前美況千秋萬年之後今皇太后與慈懿皇太后
同在陵廟不相妨礙且愈足以見二太后生存之日雍
和無間永久之後並美無窮載諸史冊增我皇明之輝
增我皇上孝德之名此臣等所以深願也禮部尚書姚
夔等覆議得今大行慈懿皇太后梓宮宜葬於先帝之
左皇太后千秋萬歲後宜居先帝之右允合天下後世
至公之論等因覆奏未賜允納者臣竊以爲人主治世
所以固結天下人心者惟在於禮義而已禮義者人心

本然之天禮義亡則人心離人心離則國非其國天下
可得而治乎且山陵宗廟禮義之大端父子君臣夫婦
之道實所繫焉不可不慎也大行慈懿皇太后正位中
宮奉事先帝自始至終如樂之和未有廢命則婦道全
矣皇上嗣位尊爲慈懿皇太后祇詔天下與皇太后並
尊同養未嘗有過舉則母道全矣今其崩逝出於考終
發遺詔於天下陛下爲之括髮跣足朝夕哭臨舉大喪
一依孝恭章皇后禮制行事未嘗有缺典則子道全矣
使在先帝時有廢命則婦道虧皇上必不肯加慈懿之
徽稱使居慈極時有過舉則母道虧皇上必不肯舉今
日之大禮今也婦道全於前母道全於後則慈懿皇太

后可謂盛德矣生則致其養歿則致其哀則皇上可謂
至孝矣母有盛德則於合葬祔廟之禮所當行此人心
禮義之天古今不易之理天下至公之論既無毫髮之
差亦無纖芥之惑今一旦無故欲以梓宮不於裕陵合
葬神主不於太廟祔享人心既駭且疑皇上天性高明
孝心純懇固已洞燭禮義所在略召詢問以爲臣等所
言乃是正理但迫於皇太后之命未賜允斷而來言屢
屢不絕臣竊觀皇上欲順承母后之命則於義有未安
欲從衆人之言則於恩有未忍展轉宵旰似難裁處臣
聞昔桃應問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必執之者
何也不以恩掩義也禮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

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必欲置親於無過之
地者何也是以義成恩也恭惟皇太后陛下聰明仁慈
之德聞於天下自皇上卽位四五年間未嘗干預外政
人皆謂女中堯舜不是過也今特偶於慈懿一事見有
未盡以理開諭易爲轉移耳惟皇上極其誠敬和其聲
氣從容戒勸至於再三皇太后必能感動而從之此則
恩義兩盡也萬一有不能從則當斷之以義而從天下
之公皇太后脫或有怒而陛下仁孝誠敬和顏悅色益
加其志而不敢替焉則於恩義亦不兩失矣或者曰皇
上乃皇太后所出豈可薄於此而厚於彼乎夫慈懿於
皇太后並合于裕陵並享于太廟無輕重之間也無大

小之分也無損於此也無益於彼也設使慈懿先入裕
陵而皇太后他日失所尊慈懿先入太廟而皇太后他
日不得與則有輕重之間也則有大小之分也則有損
于皇太后而益于慈懿也今則不然慈懿葬于左皇太
后萬年之後葬于右慈懿今日祔於廟皇太后萬年之
後亦祔于廟同尊並列無分毫低昂高下于其間而謂
薄於此厚於彼可乎或者曰慈懿無子宜與恭讓皇后
同此尤不然恭讓在宣宗時已嘗遜處別宮而立孝恭
皇后矣慈懿在當時未嘗遜處他宮未嘗別立一后豈
得謂之同乎況宣宗晚年追復恭讓之號悔恨莫及自
笑曰此朕幼年事蓋可知矣又況皇上繼統承緒卽同

其子而可謂非其所出而別議乎揆情度理合蕤則是
不合蕤則非祔廟則是不祔廟則非是非之間有至公
之論實出於禮義之天非勉强也一人之心如此千萬
人之心亦如此萬世人之心亦無不如此人心同此禮
義則同此向慕同此愛戴勢力加之不能奪刑威逼之
不能從惟禮義統而屬之表而率之何啻膠漆之堅也
何啻金石之固也一或失此則人心解散如堤潰水決
不可收拾矣伏望皇上以臣等所言反覆開諭皇太后
決從衆議而不惑於他言則皇上全大孝之名母后全
賢令之德英皇歆享於上羣臣慰悅於下人心鼓舞愛
戴莫不尊親有光宗社有光天地而萬福攸降矣上以

孝肅太后故未允夔率百官伏文華殿哭諫上乃頓首
再三請太后竟從百官議

太監潘洪奏中兩淮餘鹽不許

尚膳監太監潘洪奏兩淮運司積有餘鹽乞令其姪潘
貴中納戶部覆奏言凡內外食祿之家不得中鹽以侵
商利損邊儲今洪所請不惟沮壞定制抑且啟在位逐
利之心上曰朝廷存積鹽課以待邊用祖宗禁例食祿
之家尚不許中況內臣給事內庭凡所以養生送死皆
朝廷爲之處置又可損國課以益私家乎其勿許

秋七月己未夜北方有流星赤白色光燭地自閣道旁西
北行衝勾陳尾跡後炸散○降御史謝文祥爲南陵縣丞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張岐有罪除名御史謝文祥以岐
乃禮部尚書姚夔所舉因以濫舉劾夔詔下文祥于獄
夔奏此臣之罪乞貸文祥俾圖自新仍乞罷臣歸田里
以謝言路上以文祥累肆狂妄故罪之非爲卿也不允
刑科給事中白昂等亦言文祥論奏事情不實誠爲狂
妄若或因此而遂加竄逐則居言責者由此而解體乞
赦文祥以來忠言亦不允御史楊琅等復言文祥一小
臣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乞霽雷霆之威曲賜保全
以昭納諫之美作敢言之氣詔文祥猶私植黨姑從輕
降用若更奏擾皆不宥

陞巡按江西御史趙敔爲江西按察使

巡按江西御史趙敔言府州縣官徵派糧差分理爭訟
未免結怨於民朝廷建置風憲以糾察百僚必須激揚
有道然後清濁分而公道明江西俗尚健訟有司官稍
不順情者動輒揑詞告害其風憲官之忠厚正大者必
先察其賢否以爲行止其用意深刻者惟欲張威乎興
不復顧惜人才一槩逮繫甚至刁民自知所告不實潛
行遠避致將被告者久稽不結受害殊甚誠恐各處亦
有此弊請嚴禁之都察院議敔言有理洞悉人情宜行
各處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今後按臨所屬地方務先
詢察官員賢否體訪事情虛實不許逞威肆暴一槩淹
辱則賢否庶有分別而詞訟得以少息矣陞御史趙敔

為江西按察使敔巡按江西將代値歳旱荒戸部請勅
敔賑濟候事竣代之江西士民多上奏懇留遂有是命
八月癸巳京師地震有聲〇甲午夜月犯房宿南第二星
〇冊宮人萬氏為貴妃
萬氏先以宮人侍上于東宮譎智善媚至是冊為貴妃
專寵居昭德宮太監段英掌其宮事妃父貴授都督同
知兄通為錦衣衛都指揮通妻王氏出入掖庭侍萬
安認為同宗與劉吉皆附之朝士希進者羣趨其門是
年秋彗星見掃三台時儲位久虚內閣彭時上修省疏
言外廷大政固所當先宮中根本尤為至急望正名均
愛廣繼嗣為宗社大計又言大臣進退皆宜斷自聖衷

不可專委旁近如皇上素知其人亦宜召吏部商議或
召臣等參詳庶權歸朝廷人無希幸
九月命左副都御史王恕巡撫河南
時開封彰德衛輝等府睢鄭等州滎澤陽武等縣皆有
蝗蝻之災恕上疏曰蝗蝻生發固然天災實關人事昔
卓茂令密邑而蝗不入境茂能脩其職也今蝗蝻為患
於河南者由臣巡撫失職不能敷宣聖化以安民人是
致上天以此譴告耳況臣管內地方連年水旱加以去
歳荊襄盜起軍勞於征調民困於轉輸今又勘合買辦
物料等件比之往年其數益多乃復遭此蝗蝻之災軍
民何以聊生考之於史宋眞宗罷諸營建而飛蝗盡絶

此眞宗能修德以應天是以天災隨之而消也伏望陛
下以天災為可畏以地方為當重將臣罷歸田里另選
賢能代理其事尤望陛下去奢崇儉除祭祀軍需之外
其餘一應不急之務無益之事可減省者減省之可停
止者停止之使財不妄費民困少紓庶幾天意可回而
災沴可弭矣
戊辰彗星晨見東北方〇己巳彗星昏見西南方〇六科
給事中魏元等十三道御史康永韶等皆以星變陳言嘉
納之
魏元等言竊見今春以來災異疊見近日彗星又見于
東方光拂台垣人心恟懼皆陰盛陽微之證也臣聞君

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貳者外間傳聞陛下
於中宮或有參貳之者姚夔嘗以為言陛下謂內事朕
自處置屏息傾聽將及半年而昭德宮進膳不減中宮
不增宮墻雖深而視聽甚近衽席雖微而懸象甚著陛
下富有春秋而震宮尚虚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一
付於愛專情一之所而不求子孫衆多以固國本安民
心哉伏願思祖宗傳體之重明伉儷之義嚴嫡庶之分
使陰陽各歸其分日月相並而明宗社萬年之基將在
於此又言四方旱澇民困日急盜賊日盛荊襄流民所
在劫殺人心搖撼且君者民之父母也子有饑寒疾苦
父母必為寢處不安今陛下作民父母覽民饑之奏不

蒙省憫尚循故事付部施行尚書馬昂等凡遇奏報視爲泛常持尋常活套之言爲終身經濟之策是猶子訴饑寒而父母若不聞彼若棄父母而不顧則何以處之乞罷征稅之務發內帑之財遣官賑濟又言朝廷於僧徒過於信待每遇降生之辰輒費無限之貲財建無益之齋醮而西番剳實巴等又加以法王名號賞賚隆厚出乘椶轎導用金吾乞革去法王等號發回本國追回賞賜以賑饑民仍勅寺觀不得請建醮修齋又言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則公私俱困矣蓋由賞賚無節玩好太多或印施經懺或塡寫佛經或爲繪畫之像或造寶石之具及雲南等處鑛場採辦悉宜停止又言大

臣者君之冢子而羣臣則衆子也若冢子懷姦而衆子效尤爲父者恬不之治則國家必敗矣今兩京文武大臣多姦貪蒙蔽之徒陛下勿謂其位高而不忍遽去勿謂先朝舊臣而暫且寬容宜令自陳休致以全大體貪戀不去者令科道糾舉而臣等濫居言路無補於時亦望罷歸以戒不職十三道御史康永韶等亦以爲言上曰所言有理宮中事朕自處置其餘所司卽擬行之

御史胡深等給事中黃旻等以星變論劾商輅等命會官廷鞫贖杖還職

胡深等六人論兵部左侍郎商輅兵部尚書程信禮部尚書姚夔戶部尚書馬昂凡此數人皆足致變乞賜顯黜用答天意翌日早朝兵科給事中黃旻等三人復具疏於御前面逭姚夔程信商輅皆乞休不允馬昂准其致仕黃旻等復言輅等求退之章皆有欲進之意飾非强辯決當罷黜而攻夔尤切上怒命錦衣衛三法司執旻等廷鞫之各問擬贖杖還職

吏科左給事中程萬里請選兵將討毛里孩下兵部議

程萬里言陝西重鎭國初以來安置上達於寧夏甘涼等處種類蕃息往年虜賊侵擾今歲亢旱饑饉有司失於撫恤是以滿四等據險嘯聚況今黃河欲凍虜酋毛里孩去邊不遠寧無姦計且兵荒之後民窮盜起乞勅有司存省賑貸仍選大臣二員奉勅往彼與守臣會議

招土達中年高有識者宣上恩威諭以禍福使之各率其屬無自疑貳且罷一切苛政庶足歆動其心潛消其患臣又見毛里孩等久不朝貢往來宣府大同其情叵測萬一有變驚擾畿內臣愚意其有可敗者三距我邊方纔二三日程是彼爲客而我爲主以客就主以勞待逸一也自恃强衆併吞諸郡志滿氣盈兵驕者敗馳驅不息人馬疲勞二也比來邊報見賊煙火有一二百里者有三五十里者散逐水草兵力四分三也爲今之計宜選京師騎兵一萬宣府大同各一萬每三千人爲一軍驍將十人統之嚴其賞罰密使人探毛里孩所在出其不意晝伏夜行徑擣其壘破之必矣昔李靖以騎兵

三千破突厥大衆我今宜及其未發早爲之所欲戰則
圖方略欲守則飾兵力毋祗憑文移致誤大計詔下兵
部會廷臣議謂毛里孩自前歲朝貢後不復犯邊今無
故興師遠涉沙漠恐非萬全之計請勅東北一帶沿邊
守臣但戒嚴以備上是其議○按成化間程萬里之言
不行嘉靖間曾銑之計不竟自是無復敢爲復套之議
矣捐千里可耕之地貽各邊多事之虞惜哉
丁丑昏刻彗星犯七宮西等四星○壬午昏刻彗星入天
市垣○冬十月吏部請以身言書判四事考選監生從之
吏部尚書李秉等奏近雖兩奉詔旨監生有不能出仕
願告回家者與冠帶閑住奈監生中非於恬退者少本

部記名聽選者見有八千餘名逐年起送到部者尤多
於聽選之數先後積滯賢否混淆其間衰老者銳氣已
消庸懦者素志不立一旦授以府州縣官不免漁獵以
營家欲有司得人而民受其福難矣茲欲將該選監生
考選身言書判四事俱可取者居優等選用或三事或
二事可取者量才授任其俱無可取而年貌衰老者係
詔書例令冠帶閑住則任用得人而選法疏通人才不
至於壅滯矣從之
命考察兩京官員
以京師地震妖星示警著吏部會同各堂上官考察吏
科給事中毛志上言各堂官朋姦欺蔽虛應故事乞明

正其罪以爲大臣欺罔之戒上謂考察事已處置矣但
今後諸司官考滿吏部都察院嚴加考覈
進内閣彭時吏部尚書商輅兵部尚書劉定之禮部左侍
郎
御史林誠亦以星變劾輅不職并景泰中易儲事輅力
求退上怒曰唐太宗用王魏朕用輅何不可輅又力請
宥言官上喜曰輅真大臣誠得不問
甲寅彗星犯天屏西第一星○十一月戊午夜彗星滅○
以爵遠爲戶部尚書○進項忠右都御史馬文升左副都
御史○陞雲南巡撫副都御史王恕爲南京刑部右侍郎
○南京十三道御史楊智等以星變論劾南京守備朱儀

尚書李賓等命禮部右侍郎葉盛刑科都給事中毛弘往
按之
楊智等言妖彗示警災異迭至非進君子退小人不足
以盡應天之實如南京守備成國公朱儀兵部尚書李
賓吏部侍郎章綸刑部侍郎王恕工部侍郎范理大理
少卿金紳皆當嚴加黜責庶足以答天戒安人心南京
兵科給事中朱清等亦以爲言命葉盛往按之
十二月丁亥朔日有食之○虜索羅忽亂加思蘭入榆林
塞遂入寧夏塞大掠環慶至于固原○陞南京大常少卿
陳俊爲戶部右侍郎○定簡除保舉官員例
祖宗時君臣日夕相見每吏部具缺或簡除或保舉皆

公朝傳旨行之非中官所敢專也永樂七年閏四月尚
書趙𤞑傳奉方賓授兵部尚書今月便到任所謂簡除
者此類也宣德正統間二楊用事勅方面有缺在京三
品以上保舉景泰天順以來或各薦或會舉中間歸于
吏部者無幾成化初有舉不當上意者乃命吏部專行
之是年又有言其非政體者上命今後京堂四品以上
吏部具缺朕自簡除方面照正統年間保舉人疑爲中
官意也吏科給事中沈瑤等題稱兩京四品以上官陞
下既親簡除矣在外方面又各保舉則吏部所司者何
事宜令吏部遇京堂官員缺會同內閣推舉若方面員
缺會同三品以上官保舉上命吏部通查典故以聞上

曰祖宗舊規如此御史給事中乃不欲朕舉行何耶其
究治之於是廷臣不敢復言

定中書舍人陞進之格

中書舍人黃瑆等奏稱本朝置中書舍人紀錄綸命書
寫誥勅在朝廷爲近侍之臣永樂宣德間皆以進士舉
人爲之陞擢亦與比年來有由勳舊錄用者有由技術
乞恩報效者猥以白丁冒居清秩名器之濫莫此爲甚
請自今除中書舍人一如永樂宣德間例下吏部覆奏
從之仍定其陞進之格進士舉人出身者陞員外郎主
事其他光祿寺署正著爲令

調御史邵有良爲四川潚江知縣

時有良巡視光祿寺以光祿寺費民無經諭所司具報
實數署吏遲之不報有良杖之中官回保素惡有良執
法誣奏有良索報各宮日用之數事涉不敬上大怒命
杖之調外任

己丑五年春正月乙丑夜月犯五諸侯南第一星()任璿
吳琮陳介俱謫戍劉清馬傑伏誅()南京吏部右侍郎章
綸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高明考察庶官奏罷九十六員命
葉盛毛弘體勘來聞時盛弘往南京勘事聞以命之()己巳夜月入鬼宿
犯積尸氣()吏部尚書李秉致仕以崔恭爲吏部尚書尹
旻爲吏部左侍郎葉盛爲吏部右侍郎

秉入吏部崔尹爲侍郎不相能會星變秉同都察院考

察京官大臣自陳馬昂罷去大臣忌之是年朝覲黜退
者衆又多大臣姻黨兩侍郎時時短秉於臺省於是給
事中蕭彥莊誣劾秉任情行私其大罪十有三且言其
賄結年深御史附己專權上令三法司會多官議聞尚
書陸瑜會六部衙門議秉銜直沽名顛倒選法詔曰秉
負任使革太子少保令致仕其所言賄結年深御史仍
着彥莊指實回奏彥莊以劉璧吳遠馮徽嘗建言推舉
官當悉歸吏部遂以璧等三人對俱下錦衣衛獄彥莊
時劾山西布政丘陵河南布政孫遇江西提學李齡俱
誣枉陵亦懇訐彥莊而諸御史又疏言大理卿王槩謀
入吏部彭時爲之內主彥莊槩姻家彥莊劾秉之疏槩

所授也乃命會官廷鞫彥莊坐奏事不實降四川永寧驛丞彭時不自安稱病商輅欲弭衆口請用崔恭爲吏部尚書尹轉左代崔葉陸右代尹彥莊至允寧委署大寧縣事以科罰過重爲怨家所殺聞者快之

二月設固原衛

總督陝西都御史項忠等奏固原地方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蕃多內爲土達巢穴外爲北虜出沒守城惟一千戶所軍少勢孤是以滿四陸梁捍禦無策州北有西安廢城相距三百餘里虜每由此長驅宜於此添設一衛一所以振其要衝事下兵部議如其言

癸巳曉刻金星犯牛宿○丙申夜月犯木星又犯鬼宿○

葉盛毛弘奏報王恕范理金紳章綸等罪下刑部議

陸令復奏章綸縱子冐籍事在革前宜行禮部改正王恕不惜名節范理行事欠謹金紳叅駁失當乞寘斷調用罷黜上曰王恕范理金紳事亦在革前并宥之

大學士彭時等奏衍聖公孔弘緒貪淫暴虐等罪命繫之○閏二月己未雨霾天氣昏濛黃塵四塞是夜月犯昴宿○興化知府岳正致仕○己卯日變白土霾四塞○葉盛毛弘奏報章綸高明考察不公之罪置不問

禮部侍郎葉盛奏臣與給事中毛弘奉命會勘章綸高明考察不公及南京給事中王讓御史李英等劾綸不公不法事具得其實當會考之時章綸不能對衆執論偏執已見展轉煩瀆高明亦不與章綸誠心商榷以致積忿猜疑再三訐奏既而奏復之時又不與諸司掌印官僉名同進二人俱宜逮問綸所言欲留考退郎中湽孟時等三人黜見留左府經歷呉宣等十九人但考察已定恐難紛更至于讓等劾綸事亦皆不實俱下吏部議擬以聞議入上是其言章綸高明姑置不問

三月賜進士張昇等二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械正一眞人張元吉至京擬極刑監候決

械正一眞人張元吉至京擬罪淩遲下刑部監候處決元吉凶暴貪淫專恣不法前後殺人數多莫敢控訴有縣學生蔡讓因巡按御史趙敔發策詢及民瘼遂以元

吉過惡條陳敔亦未敢問元吉益無忌憚爲惡滋甚其族人張留煥赴京具奏上特命官勘實械送元吉至京更命法司會官廷鞫元吉具服刑部尚書陸瑜等奏張氏遠祖道陵主張玄教其言無稽天豈有師繆崇其號子孫傳爲故事至援漢張良以爲所自出迨宋以來加以眞靜先生等號猶未有品級胡元入主中國始有封爵三品我朝革去天師之號止稱眞人延至于今子孫爭襲致成讎隙今元吉所犯律當淩遲處死其妻子當流其黨有當斬絞者且其先世無功於國無補於世宜絕其廕封以扶植正教仍籍其族而徭役之無令印行符籙以誣惑斯世并毀其府第革其所設管勾都目諸

人上如所擬監候處決自後敢有妄稱天師印行符籙
者重罪不宥說者謂張氏之禍起於符籙禁之誠是非
但正元吉之罪實以杜惑世起亂之端惜當時失於執
論不能絕其根源其徒奉行自若也
贈國子監祭酒李時勉爲禮部左侍郎改謚忠文○五月
吏部尚書崔恭以母喪去○以禮部左侍郎萬安兼翰林
學士直文淵閣
萬安眉州人體貌魁碩眉目如刻畫外若寬恕長者而
內深刻刺骨與同年進士李泰深相結泰中官李永昌
之猶子永昌養以爲後累遷至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時
內閣議欲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爲之我不患不至故安

得先入未幾泰暴疾死
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以禮部尚書姚夔爲吏部尚書
初李秉去商輅欲薦夔彭時欲薦王槩而尹旻又欲得
之相持已久乃用崔恭至是乃以夔代
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張鎣陞刑部右侍郎○秋七月己
酉曉刻木星犯軒轅大星○八月內閣大學士劉定之卒○
戶科給事中李森等請禁投獻奏求軍民田地令待勘區
處
戶科等科給事中李森等言昔奉英宗勅諭皇親多有
強占軍民田地及投獻者悉發邊衛充軍當時貴戚罔
敢犯法近給事中丘孜建請不許權貴奏求田地荷蒙
聖諭俞允中外懽忻鼓舞今錦衣衛帶俸指揮周彧求
聖夫人劉氏屢蒙給賜田地今或又求武强武邑二縣
地共六百餘頃劉氏又求通州武清縣地三百餘頃陛
下念及親親不忍拒之殊不知谿壑之欲無厭畿內之
地有限小民賦稅衣食皆出於此一旦奪之何以爲生
且入皇朝來百年于茲民生日衆安得尚有不耕不稼
之閒田名曰求討實則強占伏望特勅有司仍將二家
田地與民爲業今後敢有投獻奏求者許科道劾奏各
治以重罪則豪强畏法小民被惠宗社之幸也上以所
言良是待勘報區處
九月南京翰林脩撰羅倫致仕○冬十月以丘濬爲翰林

院學士○十一月調吏部文選郎中陳雲等爲南京部屬
吏部文選郎中陳雲員外劉恒主事乙瑄陳道爲吏訐
其受賄放吏刑部請逮雲等下獄科道官劾吏部尚書
姚夔等私昵屬官刑部尚書陸瑜等朋比故縱并掌通
政司事侍郎張文質停留吏所奏本二日使雲等得以
爲計上以雲等既下獄夔等俱置不問刑部以被劾涉
嫌乞調別衙門問理改下錦衣衛鞫之既而都察院擬
罪例贖杖還職上命調雲等于南京部屬其告訐吏孫
慶等遣爲民
十二月無雪
內閣彭時上疏言自古旱災皆由下民愁苦感動天變

近日光祿寺買辦各城門抽分掊尅太甚而厭珎珠寶
石者倍估增直規取府庫以萬民膏血充奸佞囊橐伏
望懲革以惠生民
分台州黃巖地方設太平縣
庚寅六年春正月陞韓雍右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
巡撫以平江伯陳銳爲征蠻將軍充總兵官鎮守兩廣開
府蒼梧
是年設總府於梧州府總制兩廣地方時都御史韓雍
以憂去兩廣賊勢復張僉事陶魯言兩廣地勢猶一人
之身今軍政分而爲二以是賊入寇掠無人任其責者
乞勅大臣總督兩廣如馬昂葉盛韓雍故事庶事體歸

一巡按御史龔晟亦言宜立總府於梧州簡命大臣兼
制兩廣則事統于一而責有所歸兵部亦言兩廣互爲
唇齒廣東藉廣西之兵力廣西藉廣東之糧儲今巡撫
等官名位頡頏議論之際甲可乙否宜如魯等所請上
命兵部會官議舉其人以聞乃起復右副都御史韓雍
陞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韓雍奏乞終制
并辭免右都御史兼總督兩廣軍務之任上曰兩廣用
人方急難拘常例守制不允辭
丁亥河南地震○兵科給事中郭鏜論劾禮部尚書鄒幹
等置不問
兵科給事中郭鏜奏今年正月河南布政司奏地震既

而掌太常寺事李希安奏甘露降俱下禮部尚書鄒幹
等卽以甘露事上聞臣備位諫官適覩二事不敢不言
蓋遇災異則懼心起悅休祥則驕心萌懼則修德驕則
怠政故聖人不貴祥瑞春秋獨紀災異商之中宗高宗
桑穀生庭雉雊鼎耳二君因巫咸祖己之言恐懼修省
變災爲祥故能享國長久商道益隆漢文景之時日食
地震山崩川湧星變之異未易遽數二君恐懼修省今
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以致民和氣應海內
富安惟遇災而不知懼者然後亂亡隨之皇上踐祚于
茲六載位列大臣職居典禮者正當如巫咸之告君祖
己之正事鄒幹等乃以先奏地震遲留不言顧以後奏

甘露諂言瑞應跡其所存實懷容悅之私伏願皇上以
年豐爲瑞以民安爲祥以賢才爲寶遇災而懼聞瑞不
喜仍罷幹希安二人以謝天下及禁約天下今後不許
獻言祥瑞仍以地震天旱因災求言博訪政事欽失民
間疾苦以次施行使天下後世知皇上不愛祥瑞不近
諂諛懼災修德其爲瑞應豈不大哉上曰朕未嘗以此
怠於德政郭鏜安得爲此言姑置之
二月晉王嫡長子奇溵奏留私自淨身二人命卽以其人
送京○命刑部侍郎曾翬等巡視浙江等省地方
吏部尚書姚夔等議陝西山西山東湖廣荊襄兩廣貴
州南北直隸俱有巡撫都御史江西亦有撫民按察使

趙敔雲南多係土官衙門不必遣官惟河南四川浙江
福建及直隷大名等府無巡撫官擬各堪爲巡撫者奏
入上命曾翬往浙江原傑往河南滕昭往福建黄琛往
四川宋旻往大名令召趙敔還京待鈌夏時正往江西
召湖廣巡撫羅篪掌南京都察院事以吳琛代之
三月翰林編修陳音請擇儒臣講學降佛子法王眞人位
號不報
翰林編修陳音言養德之要莫先於講學講学之功莫
先於好問今陛下雖開御經筵然勢分尊嚴上有所疑
未嘗問下有所見不敢陳頒於退朝之暇擇儒臣有學
行者引至便殿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如天開日皎

則以之正心正家正百官正萬民而億萬載太平之業
基於此矣異端者正道之反害治之大者也當今號佛
子法王眞人者無片善寸長可采名位尊隆賞與濫溢
伏願降其位號杜其恩賞繼今凡有請修建寺觀者悉
罪於法永爲定制則妖妄絶正道明而民興行矣上曰
此事累有人言俱已處置
京師雨霾晝晦陜西寧夏大風揚沙黄霧四塞○癸未昏
刻月犯金星○夏四月庚戌立夏雷未發聲陰霾四塞○
命戶部尚書薛遠行視漕河○勅四川鎮守三司官節制
進貢諸夷
勅曰近年各番朝貢人數過多中間多有詐冒不實不

安禮法在途生事攪擾軍民令後烏思藏地方止許照
依舊規三年一次來貢其贊善闡教闡化輔教各王名
下每三年各許差一百人或一百五十人俱從四川舊
路入貢其國師闡師人等不許各另差人長河西董卜
韓胡每年每處止許五十六十人或一百人來貢松茂
州本處住造番僧每歲止許三十人或五十六十人來
朝若附近烏思藏地方一面照烏思藏例每三年許三
二十人來朝勅至爾等除成化六年已起送赴京外以
後若遇烏思藏進貢之期務要先行各邊守關官員將
番僧人等停留在官星馳申報三司各委的當官員一
員親詣本處督同守關官員嚴加審問果有番王印信

番字文書是實方與辯驗每起量送五七人多不過十
五人前來餘皆就彼省諭囘還聽候賞賜務照新定舊
額不許過多所進方物辯驗明白盡數差人送至都司
轉差的當人員伴送赴京其長河西董卜韓胡等處每
次朝貢人數方物就令各該守關官員辯驗申送三司
會同審實每處量爲起送人數該存留者存留如有審
出詐冒之人卽將經該官吏提問發落今特降勅差通
事齎捧前來至日卽令督都司差委的當官舍同齎至
入番邊境土官衙門轉令選差慣曉烏思藏路徑之人
齎與贊善等王令遵依勅旨而行爾等其欽承無忽
五月京畿大水○巡撫河南戶部侍郎原傑請禁姦徒投

獻告訐起科從之
巡視河南戶部左侍郎原傑奏黃河自古爲河南患益
以水勢詘漫遷徙不常彼陷則此淤軍民隨處開墾退
灘之地以給口食以供租稅蓋以此而補彼也奈何姦
徒陰結王府官校駁指爲園場屯地投獻徼賞王府輒
便標封界至占收子粒民不聊生請自今有犯者不問
軍民舍餘俱終身謫戍其王府官亦不許陰結受獻致
興詞訟違者一治以法則奸猾有警而民無横擾矣又
彰德懷慶河南南陽汝寧五府山多水漫衛轄一府沙
鹻過半軍民稅糧之外僅可養生開封一府地雖平曠
然河決無時洪武間蒙恩例除常稅外荒地許民耕種

永不起科景泰時乃創起科例致令姦民互相告訐征
歛日重民迫于勢傾家賠納請如舊例凡軍民有告訐
不起科者不聽則可免賠償之患矣戶部覆奏從之
陝西巡撫馬文升請遣主事計辦楡林糧草戶部覆令有
司依期完納從之
陝西巡撫馬文升奏陝西三邊楡林最爲要害甘肅可
以堅壁清野而坐困虜寇寧夏可以恃山阻河而守禦
叛羌惟楡林河套山澤之利足以資虜又兼入境抄掠
常獲厚利是以侵犯我邊曾無虛歲及我出兵虜輒遁
去徒費糧芻爲今之計誠莫有過於選將練兵豈財足
食請勑該部每歲秋初遣主事一員督軍計辦糧草事
竣還京務使常有十數年之積則軍民免轉輸之勞地
方無驚疑之患事下戶部議以爲陝西歲征稅糧及部
運銀布三百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二石彼處歲支糧
料幷銀布折支俸糧及冬衣布花折收止用二百一十
六萬六百八十三石尚餘一百三萬一千六百四十九
石此外又有開中鹽糧之類以三年計之可足年半之
用以十年計之可足四年有餘其所不足者有司不能
依期完納耳乞移文巡撫幷布按二司總督糧儲官預
計各邊所用之數酌其地里遠近量爲派撥秋收征完
則足以供用不須借撥他省別行措置從之○嘗聞備
兵延綏者云歲徵稅糧年例銀兩俱發延安府收貯計

應用有餘時有知府張邦彥者給散防秋軍人尅減侵
欺數多每稱不足又別行措置嘗揭其端以達之巡撫
總制皆支辭批答不肯查理上下相蒙而邦彥亦遂貪
緣通顯邊儆日滋必專差科道官以查理庶乎其可也
命襲封衍聖公孔弘泰朔望隨班朝參在監讀書一年乃
許歸
國子監丞李伸言前衍聖公孔弘緒自幼失學長御羣
小以致干冒刑憲聖明念先聖裔特加寬宥革職爲民
命其弟弘泰襲封然教之不豫將復蹈前轍伏望留之
京師俾隨侍班行獲覩禮制退則從遊太學親近師儒
俟其學成遣歸奉祀禮部覆奏着弘泰在監讀書一年

然後許歸朔望隨班朝參從之
命建西山六佛閣以六科言已之
上欲於西山建佛閣六科給事中言四方旱暵夏秋無收百姓嗷嗷待哺荆襄流民强梗陝西虜寇侵掠致勞宸慮分遣大臣巡視動調官兵今乃起無名之工為不急之務徒費國用有傷治體若謂建閣果有福利孰若以之賑濟饑民賞勞軍士其為福利豈不大哉上曰荒歲民饑西山佛閣其亟已之
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秋七月己卯
孝宗皇帝生於西宮
初皇妃紀氏得幸有娠萬貴妃知而恚之百方苦楚上

令紀妃稱病出居安樂堂託以瘵報示非胎也而屬門官照管至是誕孝宗紀妃乳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餌哺之護視惟謹
虜阿羅出入榆林塞以撫寧侯朱永為平虜將軍禦却之○八月己巳廣東高雷二府地震有聲夜月犯天鐏星○
浙江布政張清罷
巡撫浙江刑部侍郎曾翬奏罷布政張清清四川巴縣人宣德庚戌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官布政清奉職廉謹非客至罕御酒肉人號為青菜張以其執法太嚴又謂之板張浙俗侈靡清一敦之以節儉同僚多不堪竟致以老疾去人多惜之

九月丙子朔曉刻金星犯軒轅左角星○甲午夜金星犯左執法○己亥曉刻金星犯木星○大學士彭時等請令戶部發糶錦衣彈盜從之
大學士彭時等奏京城米價日貴一日在京蓄積之家因而閉糶以要厚利乞命戶部將官俸准擬預放三月如又不足將東西太倉米平價發糶收貯價銀待豐年支與官軍折俸其德州倉糧亦宜量數發糶以濟河間之急此令一下庶幾人不閉糶米價可平且荒年盜起不時出沒乞命錦衣衛早加緝捕庶免貽患上嘉納之
庚子曉刻金星犯左執法○命總制陝西軍務副都御史王越總兵武靖侯趙輔帥師搜河套尋還

自虜據河套邊人大擾乃勅都御史王越總關中軍務議搜河套復東勝越等奏言河套水草甘肥易於駐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于守禦陝西虜酋孛羅忽亂加思蘭等糾率醜類居套分掠出入數年雖皆沮于我師然未經挫衄終不肯退近日據我河曲擾我延綏寧夏深入我平鞏固原近又覘我大同逼我萬全聞在廷咸議欲得一爵位崇重威望素著者統制諸軍往圖大舉朝廷從其議以武靖侯趙輔充總兵官總制各路軍馬搜河未幾輔以疾還搜套亦不復舉
冬十月丙午夜東方流星赤色自昴宿東北行至井宿○廣西斷藤峽殘賊夜入廣東神電衛城燒燬電白縣治○

刑部三覆奏淩遲罪人張元吉詔杖一百發肅州衛充軍
給事中毛弘等上言張元吉襲祖左道謬號天師罪重
惡極今殺人而獲生何以馭天下伏望戮之於市以昭
國法上以事既施行姑已之
冬十月毛里孩乜烈忽寇陝西總兵劉聚擊却之○令國
子監監生歸籍聽取
吏科給事中程萬里言饑民流聚京師米價騰踊吏部
聽選官及監生不下萬餘率多缺食故准回籍○戶科
都給事中丘弘等言近來京城內外風俗尚侈服飾僭
用無度酒食皆用簇盤民之窮困出此在京射利之徒
屠宗順等數家販賣寶石至以進獻為名或邀取官職

或倍獲價利蠹國病民莫甚於此乞嚴加禁革及將宗
順等倍價賣過寶石銀兩追徵入官給發賑濟刑部尚
書陸瑜上議以為弘等所言深切時弊逮宗順等數人
治罪追價利以充賑濟詔宗順等姑置不問備榜申明
禁約○管理柴炭工部侍郎王詔言惜薪等司諸項柴
炭年增一年今順天眞定保定俱被災傷秋成不贍焉
能應役乞勅工部行內外諸司自今合用柴炭預為減
省以節民力從之○先是彭時等請糴太倉粟時權貴
乘機多糴倉粟射利戶部侍郎陳俊請禁之凡糴惟許
升斗滿一石者罰不與饑者獲濟
辛卯七年春正月罷江南民運
初漕法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四倉交收運官分派
官軍轉運於天津通州二倉往返經年民多受累宣德
間巡撫周忱議將民運糧俱至瓜洲淮安補給腳價兌
與官軍轉運是為兌運至是議罷瓜淮兌運令官軍徑
赴江南州縣水次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遠近有差貼兌
運變為長運為一代良法
割金華蘭谿龍游遂昌四縣地設湯溪縣○二月復設九
江蘇州杭州三府鈔關○丁卯朧刻月犯羅堰星○命彰
武伯楊信師師巡邊
時北虜潛伏黃河套中歲為邊患輔臣有請興十萬之
師以楊信為總制搜勦之兵部尚書程信言河套地廣

遠無水草興師十萬則餽運者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
之去者勿追此不易之法也既而楊信亦止請三萬人
巡邊禦敵朝廷乃與信二萬人令巡邊而罷搜套之議
○平虜將軍總兵官撫寧侯朱永等以河套虜寇未退
議戰守二策其略曰今虜賊數萬在邊我軍堪戰者止
可一萬而又分散防守何以禦敵為今之計宜於京營
大同宣府寧夏陝西等處量調軍馬數萬期三月內俱
至榆林地方聽臣等調度相機審勢擣其巢穴此戰之
策也若軍馬餽餉一時未辦宜慎固封守嚴督沿邊居
民無事則分哨耕牧有警則舉號避藏仍令隄備官軍
谷守城堡伺候會兵截殺此守之策也事下兵部白圭

等以馬方瘦損，供餉不敷，勢難進勦，請命諸將慎爲守
禦以圖萬全。上從之。

襄陽賊李胡子反總督軍務右都御史項忠討平之

是歲大旱，荊襄流民入山者九十萬人。李胡子者，劉千
斤餘黨也，倡流民爲亂。忠以右都御史總督軍務，遣人
持榜入山諭降。卽負險不服，縱兵勦不赦。凡遣還鄉者
四十萬人，俘斬二千人，編戍者萬餘人。忠等復率漢達
官軍移營竹山諸處，分路撫捕。時流民有自洪武以來
住成家業，多聽撫當差，生子及孫，未嘗爲惡者，兵刃之
加，無分玉石，悉草薙之。死者枕藉山谷。其解去湖貴充
軍者，多死棄屍江滸。說者謂忠此役實多濫殺。時有作

平荊襄碑，以紀大臣之功者。或曰：此亦墮淚碑也。昔羊
祜以善政及民，而民爲之泣。今忠虐政及民，而民亦爲
之泣。其墮淚雖同，而情則異矣。

三月有星孛於天廟○割沙縣清流寧化將樂四縣地設
汀州歸化縣○增置工部屬官於直隸太平蕪湖荊州沙
市浙江杭州城南三處抽分○禮部侍郎邢讓國子祭酒
陳鑑司業張業並除名

國子監舊有會饌椒油錢鈔輸納者多後期。師生不得
時給，出監則委而去之，致有餘積。監中相循，以爲公用。
讓前爲祭酒，凡造作等類，一切任意爲之，不立案稽考。
迨遷禮部，鑑代其任，亦循其舊。給事中成實、丘弘皆嘗
言及。至是掌助教事檢討蕭府等，訐典簿王允，發其事。
下刑部，請逮讓等置對。詔不許，讓等各上奏申辯。科道
據時所奏交章劾之，詔併逮讓等下刑部，遣官覈實，凡
鈔三十三萬六千五十八貫，錢一百四十九萬九千餘
文，俱無歸者。刑部遂以監守自盜坐讓等。論斬，贖爲民。
典簿王允亦以倉糧受賂，充軍。

以山東布政雷復爲禮部侍郎翰林修撰耿裕爲國子司
業

時侍郎祭酒司業缺員，命吏部舉學行老成者各二人。
於是尚書姚夔舉復與廣東布政張瑄可任禮部侍郎，
養病侍郎李紹與南京祭酒王㑺可任祭酒，裕與修撰

鄭環可任司業。且言國子養賢之地，風化所關，祖宗立
法至嚴，擇官尤慎。如宋訥以碩德重望爲祭酒，劉崧以
致仕吏部尚書署司業。自是以後，如胡儼、陳敬宗、李時
勉，俱師範可遵。近年人不以此官爲重，而居是官者亦
不知所以自重，以致監規廢弛，放肆無忌。乞命禮部申
飭監規，崇重祭酒司業，俾作新風化，庶於賢才治道有
賴。詔吏舉各二人，以盡一時之選。既用復、裕，而驛召紹
于江西。召命未至，而紹已卒云。

加吏部尚書姚夔太子少保

是年屢有災變，夔上弭災修德疏曰：伏惟皇上春秋鼎
盛之日，正嗣續繁衍之時，奈何震位尚虛，切繫人望。天

與祖宗之意固自有待然臣區區愛戀之私有不能已
前代遠事不敢援引切見英宗睿皇帝聖旨臨祚以來
克遵祖訓以御家邦而慈懿皇太后貴妃宸妃以下皆
有關雎之德螽斯之美所以子孫衆多本支隆茂伏乞
皇上修身養德感天格祖思國本之爲不輕思宗社之
爲至重思聖體之當愼惜思聖愛之當均溥將見六宮
奉職則百斯男九廟降祥本支百世實爲天下大幸然
此事自陛下身心上用力非求神奉佛所能致也若西
山塔院勞民傷財宜在停罷阿叱哩之流惑世誣民宜
在斥回其餘府庫金銀綵段俱是民間膏髓不宜浪自
費用內局諸作匠役未爲重大勳勞不宜濫與官爵此

皆足以感傷和氣而召災異者也先儒眞德秀有言人
主修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蟲草木各得其所此言誠爲
至論伏望皇上奮發乾剛痛自省改仍乞每日視朝之
後依祖宗及英宗皇帝初年未變時故事駕御文華殿
留心講筵裁決政事開誠心布公道以來善言親君子
遠小人以圖治化凡一服食之所一言動之間悉依祖
宗舊規如此而天意有不回災異復有降者臣甘當萬
死不辭也
夏四月己卯雨土霾夜木星入太微垣留守端門○六月
程信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秋七月命右都御史
林聰巡撫大同○八月勅修舉預備四倉

洪武年間每州縣各設預備四倉所以廣儲蓄備旱潦
著在令典民咸賴之比年所司因循廢弛視爲虛文是
以一遇饑荒民無仰給今特命爾等修舉預備之政勅
至爾布政司按察司掌印官卽督同各府州縣正官將
原設四倉查勘有無見在糧數若干多寡除見有外應
該添糧若干先儘各處在官贓罰等項錢糧支給收納
及令囚犯照例納米贖罪如有不敷或於存留內借撥
或於各里上中户稅糧內米正糧一石另勸米麥共五
升或有可行從宜區處如里分用糧數多原設倉厫不
敷收貯亦須量爲添益遇饑寒照例賑給秋成之日抵
斗還官如連年豐稔倉糧亦須易新勿令腐爛其看倉

大户老人於附近里分僉點殷實有行止之人充當不
許濫設敢有不行用心看管有通同官吏摻和糠秕沙
土實收虛放侵欺作弊使小民不受實惠者爾等就行
拿問治以重罪其軍衛屯所原設有預備倉爾都布二
司掌印官一體督同衛所正官并屯田官員照例整理
爾三司并府州縣衛所該管官員務要逓相督率十分
用心從長區畫三年之內務臻實效不許仍前怠慢虛
應故事如遠許巡按御史通行糾舉應拏問者就便拿
問應奏請者參奏究治爾等每遇歲終將收過倉糧數
目從實奏報毋或稽遲故勅
閏九月置榆林衛○設常州府靖江縣○命工部右侍郎

李顒往浙江祭海神修江岸
是年九月風潮衝決錢塘江岸洪水沸盈自近江以至
山陰會稽蕭山上虞乍浦瀝海錢清諸處民居田產皆
爲渰沒守臣以聞事下工部尚書王復等覆奏永樂年
間浙江堤岸爲潮水衝塌嘗遣官齎香祝祭江神及命
大臣治水築堤以除民害乞如永樂事例上以命顒
冬十月殺江西吉安府知府許聰
聰以吉安民好訟劫盜方熾且奉勅行事特嚴刑立威
以禁制其下死于獄者五十餘人又其爲人矜傲潘臬
官多疾之會副使夏寅提學至吉安聰屢抗拒寅不堪
回語按察使牟俸嗾寅奏發其平日凶惡及侵欺官錢

諸事未及勘報適南京大理寺卿夏時正巡視江西考
察官員入寅等言考聰貪酷黜爲民聰不服守禦千户
所蔣慶具以其貪酷事呈稟時正遂委牟俸等執聰下
獄具疏以聞巡按御史俞藎以聰與寅有隙事當究問
亦具奏上遣刑部員外郎李廷美會藎勘問還奏所勘
人多病死於獄即有傷於杖者亦非挾私所致惟侵欺
罪實特擬聰監守自盜律贖罪爲民刑部以爲宜比受
贓枉法例充軍聰以被俸等搆陷亦具各人姦貪不法
將人命誣害等情訐辯不已上以聰人命數多疑廷美
等有所私時藎已代還俱被逮復遣錦衣衛千户金璋
械聰至京仍命都察院會官廷鞫之乃比故勘律擬斬
命即如所擬處決刑部都給事中白昂等以未經審錄
爲請不從且命毋覆奏遂以是日夜四鼓押赴市曹斬
之廷美坐勘聰事不實降湖廣衡州府通判藎降澧州
判官寅等事俱免勘聰之死說者謂其兇暴致禍固宜
但係比律不許覆奏又乘夜行刑則以司禮太監黃高
納其所厚吉安人洪僧官賄譖以聰嘗笞辱其徒至以
尾擦其首流血積恨所致人不能無議云俸得召爲太
僕卿亦高之力也
十一月立皇子祐極爲皇太子萬貴妃所產也○彗出軒轅
詔曰朕以涼德祗紹鴻圖敬天勤民罔敢或怠所與臻
於至治用召嘉祥乃者彗見天東光芒西指仰觀玄象

祗懼實深俯自修省罔知厥咎豈朕涉道尚淺燭理未
明而刑政之不善與抑用人有未當而賢否混淆與聽
言有不察而是非乖舛與將用度奢侈賞賜無節妄費
府庫之財與營繕頻繁徵科無藝致傷軍民之心與有
一於此悉朕之過方圖齋沐告天改過修德以消變異
而爾文武羣臣皆居官食祿以輔朕者何不痛自修省
與其有背公徇私怠廢政事宜速改勵修廢政以匡朕
之不逮凡時政得失生民利病有可張弛興革者爾文
武大臣并科道公同會議停當以聞務在切實可行庶
幾君臣上下同心協德盡交修之道則人心悅而天意
回矣勉之懼之○內閣彭時上疏言德政之要一罷佛

事二謹命令三請退朝之暇延接大臣面議政事兼問
軍民休戚訪人材賢否察治體風俗得失四重官賞節
刑獄五聽受直言六戒勵有司奮厲事功七清理三營
草場減退豪勢庄田嚴有司涪尅之禁（）時廷臣陳言
皆謂君臣懸隔不通請常召內閣大臣面議機政彭時
亦對司禮監官言莫謂上不得見雖諸老太監亦不得
見以是內臣難於讚拒乃約一二日間上御文華殿召
見衆先生但初見時情未浹洽不宜多言姑俟再見可
說時等諾之至期將入復約如初既見時言天變可畏
上曰已知卿等宜盡心辦事府又言昨御史建言減京
官皂隸與俸文職尚可武官不免怨望急須傳旨仍舊

以慰安之上曰卿即傳旨與該部萬安遽呼萬歲三箇
遂同叩頭命光祿寺賜酒飯而退自後再不召見諸太
監乃謂人曰常言不召及見無一奇謀至論止呼萬
歲四方因傳爲口實曰萬歲閣老云益中官初懼有所
言戒約至再後喜無所言反見譏誚然先是御史建言
欲減京官皂隸俸皆承太監黃高風旨欲以此難京官
不虞武職恟恟憾欲刺言者一時莫能解救及此召見
得旨户兵二部遂請裁處卒如舊不減人情始大安而
言者亦自相慶

命吏部右侍郎葉盛行視河套

時北虜入河套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搜套驅虜出河
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勅盛往議方略
上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
宜令守臣創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
以助守便上從之

十二月皇太子薨（諡曰悼恭）命刑部侍郎王恕總理河道

恕上開河事宜曰臣看得徐州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
抵長淮别無泉源止藉高郵邵白等湖所積雨水接濟
湖面雖與河面相等而河身比之湖身頗高每遇乾旱
湖水消耗則河水輒爲之淺澁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濬
深三尺則湖水自來河水自深雖遇乾旱亦不阻船前
項河道自南至北四百五十餘里中間除深濶不用挑

濬外其淺窄可挑濬去處尚有二百餘里約用九萬餘
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十萬八
千餘石捲埽打壩共用椿木一萬六千餘根草二十餘
萬束及看得高郵湖自杭家嘴至張家溝南北三十餘
里俱係磚砌隄岸每遇西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船隻
失落錢糧人命不可勝計況前項堤岸之外地勢頗低
若再濬深三尺濶一十二丈起土以爲外隄就將內隄
原有減水閘三座改作過水橋洞接引湖水於內行舟
仍於外隄造減水閘三座以節水利雖遇風濤亦無前
患若與此役約用一萬三千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
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萬五千六百餘石合用築隄

椿木五萬四千餘根草二十七萬餘束造減水閘并改造通水橋洞約用椿木磚石等料并工價銀二百餘兩又看得揚州灣頭鎮迤東河道內通通泰等五州縣二千户所富安等二十四鹽場其間有魚鹽柴草之利在前河道疏通之時二千户所運糧船隻俱在本所艙修客商引鹽裝至儀眞每引船錢不過用銀四五分揚州柴草每束止賣銅錢二三文近年以來河道淤淺不曾挑撈加以天旱雨少河水乾斷舟楫不通魚鹽柴米等項俱用旱車裝載二所運糧船隻不得回還本所牛車僦賃柴米價高以致客商失陷本錢軍民不得聊生前項河道自灣頭起至通州白浦止三百四十餘里俱用

挑濶八丈深三尺約用八萬五千六百餘人六十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十萬二千七百九十餘石再看得雷公上下塘句城塘陳公塘俱係漢唐以來古蹟各有放水減水閘座年久坍塌遺址見在遞年以來止是打造土壩攔水隨修隨坍不能蓄積水利若每塘修造板閘一座減水閘二座潦則減水不致衝決塘岸旱則放水得以接濟運河以上四塘共造放水板閘四座減水閘八座除舊有磚石外約用磚石椿木等項價直并匠作工價銀二千餘兩臣雖無識詢之于衆咸謂若將以上三件河道依前整理庶幾舟楫疏通永無淺阻風濤之患而為往來軍民無窮之便也

丁丑夜彗星北行橫掃太微垣郎位星○己卯夜彗星光芒東西竟天自十一日北行二十八度餘犯天槍尾掃北斗三公太陽○上以星變避正殿徹樂○丙戌立春昏刻彗星犯天河星○諭德謝一夔上言五事斥之

一夔上言彗星之變災異至大謹陳五事一曰正宮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曰謹要費以足財用忠懇剴切多人所難言者上怒斥之

左都御史李賓請禁官司科罰從之

左都御史李賓等奏在外官司聽斷軍民詞訟動輒罰人財物始則暫寄官庫以欺人終則通同庫役以入己

至有假立文簿虛作支銷者昔唐臣陸贄有言建官立國所以養人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今舍法而重罰既非所以養人罰物以為私又非所以資國使不通行禁革則貪風愈盛末流之弊不可勝言矣今後官司於軍民詞訟悉依律問擬或復科罰宜治其罪庶無為下民之害從之

江左陸翀之覆校

昭代典則卷之十九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閱

金陵周曰校刊行

憲宗純皇帝

壬辰八年春正月戊戌夜月犯軒轅左角星○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卒（時年九十八）○癸酉曉刻月犯金星○二月甲申曉刻金星犯辰星壘壁陣東第五星○勅吏部右侍郎葉盛詣陝西會議邊務

兵部尚書白圭上言虜性桀黠宜勅王越等俟盛至日即調甘凉莊浪蘭縣官軍防守要害必須明年二月大

舉搜套庶收一勞永逸之功請先用運夫五萬擺堡運糧計可足半年之費然後選集精兵十萬簡命文武重臣充總督總兵每兵一萬坐營統領者各一人所須駄馬鹿角榨軍器之類俱宜預備期以十二月啟行上曰其令盛與越等計議以聞○總督軍務都御史王越上言延綏罷遣戍卒近以兵部遣官來議方畧仍令留駐朔州孤山諸處但今虜退日久邊境稍寧且士卒衣裳盡壞馬死過半請如前罷遣休息臣與所遣官俱暫還

上曰邊境既稍寧其即移文諭越令與葉盛還京

三月賜進士吳寬等二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陞陝西左布政使余子俊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延綏自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榆林未城也禎始城榆林及十八寨尚未衛也成化七年置衛八年余子俊廣榆林城增三十六營堡子俊請盡徙陝中人有伍籍詭落者及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實榆林衛又擇俊子弟教之讀書請建學立官師為弟子員俗多棄地不圃藝子俊又教之樹蔬果開界石外地與屯田歲得糧數萬石自是榆林始為重鎮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子俊又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為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外至正統初渡河犯近邊始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窺伺惟延慶一帶

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為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傾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以為莫若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為邊墻立砦堡况舊界石一帶多高山斗崖依山形隨山勢或剷削或累築或挑塹綿引相接為邊墻便報可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至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為對角敵臺崖砦連北不絕空處築墻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為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月成○按白圭搜套之策王越沮尼不行而余子俊修築邊墻之說先後相躡費財何止百萬而洋沙易傾邊墻實未嘗有惟剷削設險

之法庶幾可行耳邊臣屢以築墻爲請朝廷屢發帑金
輦載相繼至今並無一人敢言邊墻虛費者此誠不知
其何謂也夫秦築長城今且平漫矣而謂浮沙可以築
邊也哉自非躬歷其地者固難與言也
自二月至于夏四月京畿不雨運河水涸〇兵科給事中
梁璟上言荆襄討賊濫殺不聽
兵科給事中梁璟等言項者荆襄盜起皇上命項忠往
總軍務諭令罔及非辜後賊首王彪就擒盜亦漸息宜
令附籍者聽其生業未附籍者斟酌驅遣忠偏聽檢討
張寬御史劉潔總兵李震等貪利要功所過州縣見在
附籍者不論久近一槩逐之又縱兵驅逼略無紀律以

致冤聲震天肝腦塗地比之夷狄侵擾慘酷過之邇者
彗出旱傷未必非忠等所致且寬以奸邪小人簡侍親
藩惟便身圖潔貪婪素著一善無聞忠爲所誘伏願陛
下察之衆論斷自聖心正忠等濫殺之罪以釋神人之
怒以紓萬姓之冤上曰荆襄流民爲患中外皆以爲慮
今忠等奉命袪除已畢若等所言未免出於偏見不聽
〇項忠上疏辯誣且乞致仕不允忠奏雖辯說者謂流
民一百五十餘萬遣回何所謫戍并家屬幾六萬人能
生存者幾何槩以古人征伐要在平定安輯之言難乎
免於公論矣
秋七月丙午陝西隴州大風雨雹有如牛者五州之北山
吼三日裂成溝長半里〇修隆善寺陞工匠三十人爲文
思院副使寫碑官爲尚寶司少卿
工科都給事中王韶等言陛下紹承鴻業于茲九載頻
年天變於上而星妖示見地變於下而江海泛溢或炎
夏霜降或平地阜出或猛虎食人或雨雹傷稼夷狄侵
邊師久暴露加以水旱相仍瘟疫流行軍民疾苦日甚
一日於此汰冗官去冗食以節國用以救凶荒猶且緩
不及事乃因寺成碑完而濫陞官爵如此彼西征北伐
捐軀隕命之人將何以酬之方修寺之初臣等失於論
諫固已獲罪於陛下不容於清議矣於此而又不言如
祖宗設官之意何伏望斷自宸衷追寢前命則名器不
濫國體斯正矣不允

陸瑜致仕以王槩爲刑部尚書
先是錦衣指揮門達怙寵作威有弘農衛卒誣指揮李
彬謀反事下達鞫之達鍛鍊反狀已具及會審瑜獨明
其冤達怒語侵瑜瑜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吾何枉
人以滅族之罪耶達譖瑜欲出反者上不聽止誅彬而
免其妻子達尋敗言者欲置之死李賢訪於瑜瑜曰達
典制獄任情輕重不可謂無罪然視馬順輩則有間矣
達卒得不死其平恕寬厚如此至是以疾謝歸
鴻臚序班魏完以其父驥辭葬上聞從之
鴻臚序班魏完奏先臣驥以正月卒于家臨終語臣毋

曰我卽死朝廷賜葬必須辭免又以手書遺臣死後愼
勿以葬事累鄉里今者皇上念先朝老臣特加優䘏而
臣於先臣遺命不忍棄違故敢昧死以請章下禮部言
辭葬固魏驥之誠心賜葬乃朝廷之盛典惟上裁處上
曰朝廷䘏典爲盡忠者之勸今驥臨終遺言猶恐勞民
可謂純臣矣覽之良用惻然重違其志特從之
虜寇平凉臨鞏巡撫都御史馬文升擊敗之
時追虜至于黑水口擒其平章鐵烈孫斬首功二百尋
命總制陝西軍務
八月哈密人殺忠順王孛羅帖木兒王母努溫荅力理國
事○九月虜寇常州至于固原好水川巡撫都御史馬文

升擊敗之
時馬文升檄召諸路兵按伏湯洋嶺虜至遇伏驚遁盡
棄輜重擒斬二百餘級因改其嶺曰得勝坡
十一月癸丑曉刻木星犯鉤鈐
癸巳九年春正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姚夔卒以尹旻爲
吏部尚書進葉盛爲吏部左侍郎改陳俊吏部右侍郎
初外議每擬王翺代姚夔爲吏部而內閣商輅亦銜尹
旻諂姚屬意於王旻聞之懼百方經營至是姚沒適商
內閣以妻喪在告旻乃叩太監覃勤勿俟商出覃遂引
東廠刺事常太監入奏謂外議人望皆歸於旻遂諭內
閣擬旨內閣彭時謂崔恭在南京亦可取來司禮諸太
監曰只舉在此者彭乃擬旻陞冢宰
命梓宋儒朱熹通鑑綱目以傳
勅儒臣校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命刻梓以傳編修謝
鐸上言曰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於書
不能推之於治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爲二
君之徒好上嘉納之
三月北直隸山東民饑相食命各巡撫賑濟之○夏四月
辛酉朔日有食之　遣禮部侍郎劉吉祭告東嶽東鎮東
海之神
總理河道刑部侍郎王恕奏去年自京師直抵揚州南
北三千餘里水旱災傷今歲雨雪少降狂風彌月土乾

麥槁民不聊生迺三月初四日山東地方忽暗黑如夜
乞詔廷臣講究恤患之策幷祭告各處山川之神上曰
山東旣災重民艱須行實惠今年稅糧盡與蠲免仍遣
禮部左侍郎劉吉往祭告東嶽泰山東鎮沂山及東海
之神以祈雨澤
五月進內閣商輅戶部尚書萬安禮部尚書○起致仕禮
部右侍郎倪謙翰林侍讀學士錢溥于南京管事
六科給事中唐仁等十三道御史羅明等劾奏溥謙擢
自先朝累承異寵不顧淸議汚壞名節過蒙釋其罪愆
遣歸田里待之已厚而乃營求起用乞俾溥等仍舊致
仕庶得始終保全上批答曰朕念錢溥倪謙往勞特起

用之所言不准

六月直隸河間府蝗廣平順德大名眞定保定及河南懷慶府大雨水○延綏徙鎭楡林○秋七月南京兵部尚書程信致仕○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往甘肅計復哈密城

哈密既爲土魯番速擅阿力所併累求救援兵部言哈密實西域諸夷咽喉之地若棄而不救竊恐赤斤蒙古罕東曲先安定苦峪沙州等衛亦爲土魯番所脅則我邊之藩籬盡削而甘肅之患方殷設使河套之虜不退關中供億愈難繼矣上命集廷臣議會昌侯孫繼宗等謂宜及今賊勢未盛遣使勑赤斤蒙古罕東等衛諭以

大義俾知脣亡齒寒之勢且速擅阿力今亦遣使進貢因賜之勑使悔過自新庶可以散其姦謀縱哈密不能自存亦足以堅各衛內嚮之志因舉文等習知夷性宜委以使事乃勑文等往

八月少詹事兼學士柯潛卒

潛字孟時福建莆田人景泰辛未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歷陞前職丰神峻整言動謹飭人皆以公輔望之是年居母憂值祭酒員缺上以潛剛方特起用以厲士論潛疏乞終制謂親喪可短則所以事君者可知上覽疏許之因久居苫塊患左足風痺而寒熱繼作遂卒

九月賜永平府伯夷叔齊廟額令有司春秋致祭

九月永平知府王璽奏伯夷叔齊廟在永平境內洪武中有司春秋致祭景泰中始廢今臣已重建請賜廟額祝文上特賜額曰清節命詞臣撰祭文令有司仍春秋致祭

命左都御史王越率兵捕虜於河套尋還掌院事

越以右副都巡撫大同歷陞左副都右都左都御史是年復出延綏搜套擣巢斬虜首二百八十加太子少保還掌院事

逮給事中韓文等於文華殿考訊尋釋之

工科給事中韓文與梁璟王詔等會劾王越邀功啟釁列其罪狀薦故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竑語頗涉

兩宮上怒逮至文華殿考訊之王詔頓首曰臣等愚憫忌諱犬馬之誠實惟爲國上怒解尋釋之

土魯番速擅阿力掠哈密王母以去命高陽伯李文通政劉文討之弗克

是月土魯番速擅阿力欲以哈密掠赤斤諸夷王母不從虜王母金印去遺番離散王母外孫都督把他木兒子罕慎避居苦峪共奸狡者陰附阿力伺我塞下遣高陽伯李文通政劉文討阿力調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阿力遂輕中國文等謬言不見土魯番遂還王母金印竟爲阿力所留益侵我城郭諸夷

冬十月虜寇廣寧○帝閱列侯諸將于西苑以英國公張

揔掌中府事提督五軍營○十一月以王恕爲南京戶部
侍郎○命大學士彭時等纂修宋元綱目
十一月上諭大學士彭時編纂宋元綱目時因奏翰林
春坊等官劉珝王獻彭華楊守陳尹直黎淳謝一夔鄭
環劉健汪諧羅璟程敏政陸簡林瀚分爲七館編纂明
年丘濬丁憂起復令同編纂再加一館爲八館云
十二月命暫停徵馬
時兵部言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水旱民間馬宜停徵
上曰馬政固國家急務但歲歉民貧救死不贍奚彼得
此將安用焉兵部議是南直隸等處凡災傷地皆暫停
之

刑部主事張鼎上言西北邊事宜
刑部主事張鼎上疏言臣生長陝西比見邊務日殷水
旱繼作謹陳事宜以備採擇其一曰陝西八府三邊腹
裏俱有鎮守總兵巡撫都御史等官不相統一遇事各
爲可否有警不相援救宜推文武兼濟者一人總制三
邊副將以下悉聽調遣則事體歸一其二曰頃年軍法
不行爲將者縱賊殺掠出入自由後有失機宜從律例
科斷其三曰今官軍對敵罔有克捷蓋由腹裏官軍素
係怯弱惟土兵驍勇而邊將多侵奪其功故多畏避宜
立法召募特加優䘏有功不得隱蔽則土兵効勇而鄉
導可得矣其四曰今邊將上下相蒙互爲欺罔遇虜入

寇閉門不出或有失機多歸罪於下邊備懈弛日甚一
日古之爲將者與士卒同甘苦而今之爲將者每以供
饋勞人於千里之外宜禁絕之又余子俊議徙綏德鎮
城于榆林又築邊墻千二百里值邊境災荒軍民役炊
者萬計墻亦旋傾虜竟入套
甲午十年春正月北直隸提學御史閻禹錫上言順天應
天鄉試事宜
北直隸提學閻禹錫奏順天應天鄉試舊制以御史二
人監試宜令預於十日前入院庶詳察事端以祛積獘
其同考試官宜令所司擇文學優長素行端介者毋徇
勢要干請搜檢守號宜用在外都司官軍毋遣京營之
人庶革其傳遞夾帶之獘至於校文須主考官詳慎將
同考官落卷并二三場通行檢閱務得積學之士不許
懶慢推托且兩京主考係侍從格心之臣若引嫌畏避
即內不足者隨當罷黜試錄就刻舉子文字不許主考
代作以妨校閱詔從之
二月罷支運爲改運
是年議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兊
與軍船名爲改兊○陸錢漕河圖考曰禹貢冀州夾石
碣石入於河兗州浮於濟漯達於河青州浮於汶達於
濟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山東漕運其昉于茲乎秦將
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郎邪負海之郡轉

輸北河漢高祖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歲不過數萬石
至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城朔方轉漕甚遠而
山東或被其勞矣宋初都汴京東之粟歷漕濟及鄆入
伍丈渠至京師眞宗時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
入清河歷呂梁灘磧之險至理宗時於環城作斗門以
遏支流益泗漕以餉邊軍而漕渠開矣元初開濟州泗
州至新開河由大淸利津諸河入海既而海口沙壅復
從東河陸輓至臨淸入御河又開膠萊新河以通海道
勞費不貲少有成效伯顏始創海運與濟州並行未幾
又用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抵臨淸引汶絕濟
直屬漳御名會通河夫汶州自古東北入海以致力導

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自元人始然河渠淺澁舟不
負重歲運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廢也國
朝初給餉遼東海運如故永樂徙都于北亦嘗行之尚
書宋禮等復濬會通河於是漕利通而海運罷膠萊故
道亦遂堙廢夫河漕誠利矣然泉源壅塞有疏濬之勞
堰閘蓄洩有供役之繁徐呂洪流之泛溢淮揚襟喉之
扼塞意外之患有不可不防者海運豈可不講耶是故
漕河者萬世之通利也海運者備不虞之變也膠萊故
道者翼河運以成功也皆不可廢也天下之事居常者
必慮變擇利者必思害輕重緩急達乎其勢而已矣獨
漕政爲然哉

三月吏部侍郎葉盛卒○起致仕右都御史林聰掌南都
察院事
先是爲都察院者務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悅
權倖士論殊不直之及聰掌院事諸御史時有所彈劾
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鈐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遏
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
夏四月謫南京禮部主事林孟和爲陝西慶陽府判
時孟和言本部右侍郎倪謙貶法徇私市恩釣譽臣堅
以理法執請謙姑爲信從而心寔銜恨伏望調臣別用
或罷歸田里貶竄荒域仍居前職實非臣所願也詔孟
和以屬官不知大體毀屏大臣可調邊方

駙馬都尉馬誠請録其兄誥爲國子監生許之
駙馬都尉馬誠乞録其兄誥爲國子監生詔許之後不
爲例都給事霍貴等言國學乃首善之地教化之原惟
科貢之士及大臣恩廕子弟得肄其中馬誥身非科貢
父非大臣而馬誠爲乞恩入監祖宗以來未聞弟爲駙
馬而兄得録用者也誠之狎恩蠹政誥之貪緣求進俱
當論罪詔既准入監姑已之
秋七月刑部尚書王槩卒改項忠爲刑部尚書○八月以
周洪謨爲國子祭酒○九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冬十月
乩加思蘭大掠莊浪寧靜至于鞏昌平凉滿四都寇宣府
○太常少卿童軒掌欽天監事○十一月致仕兵部尚書

孫原貞卒〇十二月以翰林編修李東陽程敏政爲侍講

〇罷湖廣寶慶等府縣淘金

時内費日侈帑金漸乏乃命寶慶等府武陵等縣開原額金場淘煎以進巡撫等官命所屬十二縣開二十一場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有奇而武陵之民傷於蛇虎死於大水者無算僅得金三十五兩巡撫等官奏工多金少徒害生民請有司取贓罰銀易金應用從之

提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韓雍致仕

雍開府梧州承制專決盡法繩下不貸大吏以故謗議遂起鎮守内臣黄沁忌雍束縛不得肆啖人上書詆雍上爲遣使卽訊雍乃引疾乞歸

李孜省爲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

孜省時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得書小帖以所賜圖書封進其寵恭至此

乙未十一年春正月賜立故御史伍驥祠于上杭縣命有司春秋祀之（以天順間討賊死也）　二月詔開河南宜陽等衛銀洞

先是兵科給事中郭鏜言河南各縣多有銀礦乞開煎以備邊用有司勘報言銀洞在山谷中道路險阻礦脉微細所得不多徒費民力遂命封閉至是戸部尚書楊鼎又言内府及邊儲缺用乞復開煎勘報如前上命仍封閉之

癸卯曉刻月犯牛宿大星〇三月賜進士謝遷等二百九十七人及第出身有差〇少保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

時端愨嚴密外和内剛立朝三十年未嘗不在公公退未嘗一字挂以政事卒謚文憲世稱彭文憲之貞朴非若李文達之多智云

夏四月析河南汝州地置寶豐縣固始地置商城縣〇進商輅文淵閣大學士以吏部侍郎劉珝禮部侍郎劉吉並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〇命欽天監所占天象會本封進

欽天監五官靈臺郎劉伸奏自洪武以來凡天象有變本臺官輒自具奏不用本監印信至正統間監正彭得

清等始變舊制且本監官俱故陰陽官子孫係專門之學所奏天象據舊書以爲占候今掌監事太常少卿童軒出自科目以天象隱匿不奏又所奏多增損舊書不以實對上宥之命所占天象仍會本封進

乙卯昏刻月犯明堂中星〇巳未辰時金星晝見于巳〇命究團營虚冒之弊

兵部奏自景泰初年立團營之後迄今僅踰二紀稽其軍籍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支糧餉如故良由總兵等官因襲作弊若不嚴加追究非徒糧餉虚費抑恐兵政日弛上命究理之

五月皇妃紀氏徙居永壽宮〇文武大臣請立皇太子

悼恭太子薨內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已六歲矣太監張敏厚結萬貴妃主宮太監段英乘間言之萬貴妃驚云何獨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擇吉日召皇子入昭德宮次日徙紀氏於永壽宮中外臣僚喜懼交弁張敏令人諭內閣請立皇太子吏禮二部遂具奏僉文武堂上官名以英國公爲首奏進御批覽奏具悉卿等忠愛但儲貳事重姑俟皇子年齡稍長行之時衆意欲請皇子與母同處庶脫虎口則恐相激未敢商輅因獨對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百官萬民皆謂貴妃賢哲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

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爲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令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遂母子之至情愜朝野之公論於是禮部面奉手勅曰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禮部會同翰林院具擬來聞內閣擬樞楷榮渠四字以進皆不用復諭再擬乃定

賫名曰祐樘

六月皇妃紀氏薨

紀妃有疾上命太監黃賜張敏將院使方賢治中吳衡往治萬貴妃卽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次日病少間不復令人診視至六月二十八日薨是日天色皆赤一時城中傳言病卒之故紛紛不一葢不能無疑云

乙酉卯刻日生左右珥重暈背氣皆赤青色鮮明○兵部尚書白圭卒改項忠爲兵部尚書以董方爲刑部尚書○秋七月朶顏等三衛夷請開馬市不許○八月命濬通惠河○設陝西榆林鎮番二衛儒學○九月丁未朔日有食之○選進士楊茂元等二十人于刑部問刑

刑部尚書董方等言本部專理刑名非得通曉律例者無以稱欽恤之意乞依正統間例選諸司辦事進士同本部見任官問刑待半年後主事有缺以可用者敘補詔從其議

冬十月命國子監科貢納粟兩途監生分序撥歷

國子監生三百六十一人奏臣等皆發身科貢近有納

粟入監者一千五百餘人率多幼稚而撥歷反在臣先乞從宜處分必在學曾爲廩膳者方可與臣等相兼撥歷於是納粟監生亦奏以爲臣等皆出自學校有曾經科舉者朝廷以邊儲缺用下輸粟入監之例初不以長少年齒論也俱下禮部議科貢乃祖宗舊典納粟實一時權宜況納粟送監其復班之日多在科貢者入監之先若仍緣舊規以次取撥是使納粟者得以遂捷取之願而科貢者不能無淹困之嗟宜勅國子監於此兩途一酌其多寡分序撥歷議上從之

十一月立皇長子祐樘爲皇太子○十二月尊郕戾王爲恭仁康定景皇帝

上嘗召見大學士商輅從容議及郕王監國時事言景
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左右聞者皆泣
上亦泣遂下詔上尊謚
丙申十二年春正月辛亥南京地震有聲○改南京戶部
右侍郎王恕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
時雲南鎮守太監錢能名下跟隨指揮郭景帶伴戎達
公差入京謀領勅諭前去交趾交趾道從廣西景回雲
南見錢能能圖安南寶貨尋令百戶蔣雄等護送景并
達等枉道臨安蒙自至交趾見王行五拜三叩頭禮交
趾王送景等銀扇茄南等貨隨辦方物遣使何宣等欲
同景等從兩廣入京進貢景欲還報錢能詐稱尚薾僞

帖雲南取討禽鳥藥材若是進貢就同從雲南去較之
兩廣尤近交趾依遣同行至蓮花灘景等詐脫身先報
蒙自縣時守邊千戶等執非安南貢道阻不容進何宣
等堅執必從雲南經過於是沿邊一帶及服裏寧州通
海等處軍民驚駭流徙躲避錢能乃同總兵三司差官
撫諭何宣等始還錢能仍差郭景戎達盧安蘇本楊能
遍歷干崖南甸蠻莫孟密隴川芒市潞江各處外夷地
方誅求寶物郭景強取孟密頭目混鑿第三妾許爲討
冠帶閑衙門管事孟密屬木邦宣慰管轄木邦衙門設
自洪武永樂年間降與金牌信符者也孟密以郭景許
設衙門遂興兵殺木邦宣慰多丕悶及其男罕糯法多

活法奪其地方木邦告急恕至聞之劄行僉事方進設
法捕獲郭景景訴皆錢公收拾異樣物件我聽使之人
敢不依從景遂懼罪投井戎達等對勘承伏恕具疏條
奏太監錢能以帷幄腹心之臣而陰結外國之君誣上
行私不義孰甚并郭景等合拿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爲
後世事君而有二心及生事邊陲擾害夷方者之戒○
太監錢能又差指揮姜和散官吳源勇士鐵總百戶劉
安及義男錢伍絡繹灣甸州需索金銀不計其數土知
州景拙法病故男未承襲土民承應不起俱逃移別地
田土拋荒請給榜文安撫恕又具疏仰惟我太太祖高
皇帝統馭天下慮恐大小官員軍民人等假托公差爲名

前往外夷衙門生事擾害需索財物致生邊患故降勑
諭金牌信符及勘合底簿關防詐僞以盡撫綏之道立
法甚嚴是以臣民遵守不敢違犯夷人得以安生莫不
慕義向化恪修職貢自太監錢能至雲南侮慢自賢罔
遵聖訓不時差人前去外夷衙門假公營私需索擾擾
失夷人心職貢因之以缺合無差官將錢能各犯拏解
到京查金牌信符勑諭事例治以重罪則法令昭明而
奸頑知所警懼恩信不失而遠人自然悅服矣
乩加思蘭寇宣府○命副都御史原傑經畧鄖陽○二月
乙亥朔日有食之○南京陰霾蔽日○以翰林編修陳音
爲侍講○加內閣商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萬安戶部尚

詔、三月改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朱英提督兩廣軍務
兼理巡撫
都御史朱英奏廣西猺獞屢服屢叛無有已時然彼亦人類尚可善化臣與鎭守等官會議將撫治勸誘之方揭榜曉諭有願去逆效順者卽定爲編戶復其猺賦三年或家業未成願還本貫者聽時則有荔浦縣立山鄕賊首李公主令其子扶寶率衆四十來詣軍門告稱本山乃古蒙州之立山縣請復立爲州縣見有衆數萬俱願歸順臣因行三司勘處分守梧慶等處叅政袁愷復招出馬平等縣徭獞五百二十八人叅議謝綾招出蒼梧等縣徭獞一千七百九十人副使范鏞等亦招出陽

朔等縣猺獞陸續報官其餘未順者諒皆漸可招徠矣其編戶具籍復奏而處之疏下兵部尚書項忠等言英等能下順民情施恩布信令出未及數旬歸順幾及萬數宜賜勑奬之
夏四月御史薛爲學請勑文武大臣及科道官詳議兵備
御史薛爲學等言近者虜酋滿都魯自稱可汗乩加思蘭亦自稱太師逆謀已著一旦大舉入冦倉卒之間難於制馭況今灾異屢見南京地震隕霜榆林天鳴如砲流星隕於城中有聲大抵皆兵象也乞勑在廷文武大臣及科道等詳議兵備若不先時而慮患至而後圖之不曰將才難得則曰軍士不足不曰器械不備則曰糧餉不給失機貽患可勝道哉上命所司詳議以聞
五月設大同左雲川衛大同右玉林衛天城鎭虜衛陽和高山衛四儒學〇六月通惠河成
自都城東大通橋至張家灣渾河口凡六十里
以翰林修撰劉健爲右諭德〇王恕陞右都御史仍巡撫雲南
鎭守太監錢能銜恕叅奏誣稱御用太監錢義傳旨分付進貢禽鳥順差指揮郭景尋買寶石及得黃鸚哥一架僉事方進提取郭景計令身死將寶石抄送巡撫王都御史處驗封遺有黃鸚哥合差指揮熊誌送赴王都御史轉進又稱王都御史不容當職在邊鎭守仰都布

按三司轉行巡撫作急奏聞將年例所貢之物盡行革去將當職發遣施行三司以其言具呈恕復上疏曰臣恐錢能故爲此言將以中臣雖朝廷明見萬里必不爲其所惑然下情戰慄豈能自已故不得不昧死言之且錢能在雲南迺年假以地方爲名差官盧安蘇本等前去外夷孟密等處求索金銀寶石擾害夷人所得之物十分爲率錢能與盧安等先尅落八九分止有一二分進貢郭景收買寶石等項銀兩皆是取諸夷人錢能恐怕郭景到官說出真情就差人齎帖子及令人寫簡帖報知郭景得方便處自討分曉因此郭景投水身死今却平空造此浮浪之言臣再思向者學士商輅嘗言却

貢獻無非爲蒼生爲社稷計也陛下慨然允其所奏者
亦無非爲蒼生爲社稷計也夫何詔旨已頒行於天下
而錢能不爲意公然以進貢爲名差人前去夷方索要
寶石禽鳥等件方命擾人莫此爲甚臣聞漢時鼠巢於
樹野鵲變色識者以爲不祥夫鷃本綠羽而今黃其羽
豈非所謂野鵲變色之類不知錢能何取於此遣人遠
涉徼外擾害取之將以進獻不知朝廷何少乎此亦不
知朝廷無此何所損有此何所益乎抑不知錢能何忍
故違目前詔旨而必欲進乎萬一朝廷納之何以使天
下臣民之無疑乎臣愚以謂此物誠不宜受况雲南數
年以來盜賊竊發地方不寧若禽鳥若金燈籠寶石屏風

等項之貢絡繹不絕行居騷然近來少息人心稍寧若
又容進此物豈止前數事而已其弊蓋有不可勝言者
臣又聞不寶遠物則遠人格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
之卽今外夷久缺朝貢之禮交人漸有不服之心此正
朝廷及外內臣隣無怠無荒之日豈宜設耳目之玩忽
不虞之戒伏望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今日守成之
不易明降詔旨痛却錢能此貢仍通行各處守備鎮守
內外官員一應花草禽鳥寶石玩好物件一切禁止不
許貢獻願陛下留心聖學專意政事永爲華夷之主天
下幸甚〇時王恕條奏太監錢能指揮盧安等都察院
覆奏聖旨是各差的當官去務要勘問明白干碍錢能

奏來處置遂命刑部郎中鍾蕃錦衣百戶宋鑑領齎旨
意公文至雲南提取事犯盧安等方在鞫問忽有雲南
中衛百戶汪清自京師復齎白駕帖與鍾郎中宋百戶
蓋錢能交通內侍詐圖輕脫也恕復上疏曰臣伏見五
府六部都察院行移天下諸司公文及給批差官各處
公幹或提取犯人皆於所在官司比號相同然後行事
又聞駕帖下各衙門則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皇城
各門俱打照出關防印字皆所以防詐僞也今閒齎來
駕帖旣無該監印信該科字號又無各門關防此臣之
所以不能無疑也臣所疑者無他只爲事體不一何則
事體一則人皆尊信而無疑事體不一非惟起人之疑

且使投間抵隙者得以行其詐而濟其私設若有駕帖
內有賜死重事而無印信可驗其人將死乎將不死乎
果出於上意而不死則違君命而罪愈重若非上意而
死之未免含冤於地下由是言之駕帖之出誠不可無
印信臣以踈遠孤踪劾奏炙手可熱之權要何啻攖虎
狼之尾撩虺蛇之首真可謂不知量者也但前項事情
非臣私家之事干係地方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國體之
輕重人心之向背且如昔者交阯守鎮非人因而失陷
地方騰衝一夫啟釁以致麓賊反叛費無限之錢糧傷
無限之生靈至今無老少言之莫不疾首蹙額酸鼻流
涕今日錢能所爲之事殆有甚焉將來之禍誠不可測

朝廷縱無按問之文部屬縱無訴告之詞臣忝撫其地風聞其事亦當爲陛下言之況交通外國之事兵部見行臣與御史甄希賢會問攬擾夷不之事木邦等處節有緬書告訴臣是以不得不從實上聞豈敢容私意於其間哉夫居其位則思死其官乃臣之分也黨權要而茍利祿臣則不忍爲也有此情悃干冒天威

秋七月癸卯皇第二子生（母曰宸妃邵氏）〇北城兵馬吏目文會上言荊襄處流民事宜

北城兵馬吏目文會言荊襄自古用武之地宣德間有流民鄧百川楊繼保等聚衆爲惡正統間民人胡忠等開墾荒田始入版籍編成里甲成化年來石和尚吳千

斤李胡子相繼作亂遣大臣撫治而處置失宜終未安輯今河南歲歉民飢入山就食者勢不容已敢保無後日之患謹修陳處流民三事其一荊襄之地土地肥饒皆可耕種遠年入籍流民可給還田土收籍管業其新附籍領種田土編成里甲量加存卹欲回原籍者聽其發充軍逃回者就編本處衛所其二流民潛處出沒不常乞選府州縣正官及軍衛守禦文武皆得其人則流民自安其三荊襄上流爲吳楚要害道路多通必於總隘處所添設府衛州縣立爲保甲通貨賄以足其衣食立學校以厚其風俗則其民日趨於善矣都察院是其議請移文撫治都御史原傑斟酌處置從之

秋七月命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軍務尋還京

時滿都魯癿加思蘭聲勢甚大警報殊急乃以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兵備以防之文升抵遼東繕城堡利甲兵練軍士選精壯虜人覘之有備遂不復發〇馬文升奏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廣寧爲中路開原遼陽爲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爲西路遇有警急彼此應援切見遼東之西一百六十里廣寧迄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冰結則人馬可行易於應援或遇冰開賊先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猝濟彼此勢孤誤事非小正統二十四年虜犯廣寧遣兵據此已有明驗今請造大船十數橫列河中下聯

鐵索上加木板以爲浮橋西岸豎大木爲柱總繫其纜遣兵護守以便往來設或有警則東西聲勢相連不至誤事從之

命宋儒朱熹十世孫墩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祀事〇京師有黑眚〇妖人李子龍伏誅

成化丙申秋七月初旬京師黑眚見時坊巷細民家男女夜多露宿忽有一物負黑氣一片而來或自戶牖入雖密室亦無不有至則人昏迷或手足或頭臉或腹背被傷出黃水醒始覺傷亦不甚害數日遍城驚擾暮夜各持刃張燈自防凡有黑氣來輒鳴金擊鼓以逐之此怪初起於城西北人莫敢言及各城皆有被傷者始各

訴於兵馬司巡城御史拘審有驗乃具以聞止云不知
被何物所傷然多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修尾狀類犬
狸益不啻二十餘枚兼旬始息○成化丙申秋一妄男
子本姓侯名得權保定易州民幼名立柱兒爲狼山廣
壽寺僧更名明果稍長游方至河南少林寺遇術士江
朝推其命當極貴又遇道人出道眞傳與妖書有云陝
西長安縣曲江村金盆李家有母孕十四月生男子龍
有紅光滿室白蛇盤繞之異得權聞其說遂更名子龍
蓄髮往來眞定間交結不逞之徒又有術士黑山者批
其命有若遇猴雞鳳凰交之語得權謂與江朝所言符
信之又遇道士方守眞引至京寓軍匠楊道仙家因與

內使鮑石羽林衛百戶朱廣等往還情稔皆爲所誑乃
僉緣潛住太監韋舍外宅鮑石等皆謂此人不凡咸尊
敬之引雜宦豎入內登萬歲山上殿中憩息御床上而
莫之禁久而執蓋司扇諸宦侍不得志者皆佯禮爲佛
叩頭傍坐頗有非分之異舍妻以義子之女處以正寢
隣有識者竊議從來中貴不敬外人何獨過禮此人喉
刺事旗校日伺察之旗校寬三人其中亦以投禮爲名
漸聞約束以八月二十五日當往眞定府舉事卽白于
太監黃賜賜遂請捜捕果獲其所造黃絹袍翼善冠等
物舍被逮至錦衣獄遽殞絶或疑黨類鴆之以滅口其
執蓋司扇諸宦侍見舍死皆不輸情惟子龍尤甘心就
死自謂享用過分備述所歷內外皆人所不能到都憲
李賓王越等恐有所汚穢呵止之節畧招詞具揭帖與
賜斟酌數四乃進賜亦懼禍處決子龍等俱如律而諸
宦侍止發南京淨軍而已
八月降刑部主事鄧存德爲山東寧海州同知
僧錄司右善世道堅盜賣度牒有發其事者下刑部主
事鄧存德鞫實請于尚書董方治之方比道堅欲緩其
事存德奏聞方上言存德率意妄爲詔存德道堅俱下
獄存德訐奏方黨比道堅上以存德屬官違例具奏發
吏部降調道堅釋放刑科給事中雷澤等上言當罪道
堅而宥存德不從存德竟降山東寧海州同知

大學士商輅奏停內廷齋醮從之
大學士商輅等奏祖宗創爲郊祀歲一舉行極爲愼重
邇者傳聞皇上又於宮北建祠奉祀玉皇取郊祀所用
服器樂舞之具依式製造并新編樂章命內臣習之欲
於道家所言神降之日舉行祀事臣等竊詳皇上爲此
無非欲爲母后祝釐爲生民祈福但稽之古禮未協昔
傳說之告高宗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
則難況天者至尊無對事之之禮宜簡不宜煩可敬不
可瀆今乃別立玉皇之祠祀并用南郊之禮樂則是一
月之間連行三祭未免人心懈怠誠意不專皇上爲天
之子其於事　天之禮豈可不斟酌典故致有纖毫不

謹伏望將內廷一應齋醮悉宜停止勿致褻瀆庶幾天
心昭鑒可以變災爲祥矣疏入上命拆其祠祭器皿等件
送庫收貯
薊州總兵馮宗疏請法司問發軍徒充兵及招集逃軍等
事下兵部議
馮宗奏比者兵部以朶顏三衛與北虜交通行令整飭
兵備以戒不虞蓋朶顏北虜往往由喜峰口入貢熟知我
邊虛實尤爲可慮薊州沿邊關堡官軍舊額二萬九千
八百餘人今逃者已踰三千無可調補乞行法司問擬
謫戍因徒量充三五百人及雲南兩廣逃避軍役者潛
住境內容招集收用且喜峯口羅文谷黃崖口劉家口

石門子一片石桃林口等關俱係通寇要路官軍防守
不周欲選所屬軍衛有司舍餘民壯編伍教練遇冬協
守春深放免事下兵部言謫戍因徒宜行令法司區處
就近收附逺方逃伍軍丁例已禁止曩者巡撫都御史
閻本嘗奏允四方軍民人等願投軍自効者聽令收役
宜移文宗等會議如例舉行其舍餘民壯俟邊情有急
斟酌選用從之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賓上言車戰事宜命巳之
左都御史李賓言古者多用戰車取勝乞製偏箱車五
百輛鹿角榨五百具相參而用每小車一輛榨一具共
用十人通用五千人行則爲方陣止則爲方營乞命所

司會臣計造并選閱精兵五千爲用命內臣并文武大
臣各一人統領教練俟警調用更諭令各邊俱如式製
造以備戰守事下兵部尚書項忠言陝西諸邊收蓄兵
車數千輛及京營亦嘗因定襄伯郭登之言製小車二
千五百輛日久無用俱已毀廢今賓復及此但今宿將
邊臣彼此異見如以車爲不可用稽之於古如柔然侵
魏而太武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輛遂造大漠柔然懾
懼不敢南向突厥寇唐而太宗遣諸將出戰皆戎車步
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屢見大捷以此觀之是車決可
用也如以車爲可用唐房琯效春秋戰法以車二千乘
馬步夾之行至陳濤斜被賊縱火焚車人馬大亂官軍

死亾四萬宋神宗時契丹入寇取兩河軍民爲備沈括
以爲車行日不過三十里若彼雨雪跬步難進以此論
之是車未必可用也令將士終歲操習自永樂到今止
於馬步相參教閱騎射不習車戰恐一旦咈其所素習
强其所不能臨陣應用遑悞非便乞如賓言遣御史及
工部官督工如式先署車十輛榨十具送赴教場仍令
賓會同內外官驗其規制何以施行如虜輕騎剽掠何
以分布追之阨險邀遮何以乘危禦之開闔奇正之妙
推挽進退之法宏綱大畧俱要講明俟車製成日以聞
至是車成兵部以請命賓及忠等詣教場會三大營內
外掌兵官如擬分兵列陣以驗之既試忠等覆奏謂所

造車櫓若兩軍對壘之際用以守城安營可以禦矢石防衝突若追逐奔北登高致遠履險涉危恐非所宜宜行工部以漸成造付教場操習若制有宜損益者仍聽臣等會總兵等官酌量上曰既登高涉險不便其已之

土魯番速檀阿力遣使赤兒米郎入貢

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宋有文等奏土魯番速檀阿力復遣其使赤兒米郎等入貢且致書鎮守總兵等官飾其攻滅哈密之罪謂王母已歿城郭人民與金印俱存須朝廷遣使往諭之即獻納然虜性狡獪實無還意其赤兒米郎等宜令赴京撫慰遣還事下兵部言速檀阿力最爾小夷誇詐無憚屢遣使臣游說搆亂宜先究治

其使然後徐興問罪之師以彰興滅之義但自古中國之馭夷狄視如禽獸不足與較況哈密夷衆流亾之餘存者無幾縱使得其城池及印猝難興復宜暫用羈縻之術以俟可乘之機乞行甘肅鎮守總兵巡撫等官拘集土魯番前後所遣使者曉諭之謂赤兒米郎欺誑無信朝廷念爾小國之臣曲加涵貸免解京量加犒勞遣人護送出境仍倍加謹飭以戒不虞詔可既而禮部復言宜俯順夷情許其入貢而限其名數不許過多復有旨每十人內許一人來貢

九月撫治荊襄右副都御史原傑上議處地方事宜從之

初河南巡撫張瑄請於荊襄南陽添官總理於信陽添設守備都指揮於光州添設守禦千戶所兵部以為不可行詔令傑會官審處至是傑言信陽固始等州縣南抵蘄黃西接荊襄東連鳳陽霍丘等處山勢綿亘河流四達盜易出沒且鳳陽陳州等處近皆被災流民載道盜入霍丘劫掠帑藏執縛縣官民庶騷擾誠宜思患預防今兵部既云光州不可置所則汝寧所屬信陽等一十三州縣宜令二司巡守官各選識察兵牌人等令修器械馬匹選委所屬州縣佐貳首領官一員督之不得累以他役致妨緝捕又信陽州地方軍民雜處奸盜尤衆宜調守備南陽河南都指揮等官俾得專禦盜賊禁治銀洞又商城縣南接六安州二百餘里四野曠漫而

金剛臺巡檢司乃在縣北今宜遷置縣南馬頭山使便於巡邏詔如議行之

冬十月辛巳京師地震○析廣東海陽縣地置饒平縣○十一月鑄哈密衛印給都督罕慎（以舊印為土魯番所刧也）○陞撫治荊襄右副都御史原傑為右都御史賜之璽書○十二月傳旨陞南京禮部侍郎倪謙為本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錢溥為南京吏部左侍郎國子祭酒周洪謨為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設鄖陽府及湖廣行都司陞巡按御史吳宏為大理右少卿提督鄖襄等府軍民事

荊襄流民自永樂宣德以來言者每以為憂至是都御

史原傑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忻然願附籍為良民傑於是大會湖陜河南三省撫按藩臬合謀僉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閑曠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置郡縣以統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鄖津之地置鄖西縣割漢中洵陽之地置白河縣又陞西安之商縣為商州而析其地為商南縣又析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為桐栢南名伊陽三縣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又即鄖縣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于鄖陽以為保障之計經畫既定乃上言謂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猶民之秉彝而好德

也襄脇從之黨豈皆盜耶設若置立州縣簡任賢能輕徭薄賦先以羈縻其心佩犢帶牛漸以化成其俗則荊榛疆土入貢於版籍之間反側蒼生安枕於閭閻之下撫安之策莫良於此因薦鄧州知州吳遠為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才以充復慮新設郡縣漫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德優裕堪代已任總治三省上悉從之擢道宏為大理少卿撫治三省八府州縣遂帖然安堵論者皆頌原傑之功云○勅吳道宏曰今新設湖廣行都司鄖陽府并荊州襄陽河南南陽陝西漢中西安七府所屬州縣與鄖陽接境四十餘處地土廣闊山川深險先年各處流民已該都御史等官審勘其應附籍編入版

籍者已令爾提督與牧之官用心撫禁但近年山東河南荒歉又恐饑民潛來趂食嘯聚為盜勢所必有雖有三省撫巡等官平時會議往返動經月餘若一旦有事何以克濟守土等官合詞來聞特陞爾前職仍與鄖陽府住劄專一往來前項地方巡察奸貪撫安人民整飭兵備區畫糧儲提督各該司府撫治流民官員修理城池禁防盜賊作興學校清理刑獄使編籍居民各安生業仍時常省諭軍民人等不許收藏應禁之書及捏造妖言冒干刑憲罪及身家事有應與分守太監韋貴會議者須公同計議而行不許偏執悞事倘遇草寇生發即便公同韋貴量調所部官軍民快上緊撲滅毋或坐視

致賊滋漫地方其有應與各該鎮守巡撫等官會議者須從公議行凡所司府軍衛有司官員人等有犯應拿問者究治如律應奏聞者奏聞區處爾受茲重託尤須持廉秉公正己率下務使軍民得所地方寧靜斯為爾能不許輕率處事乖方致民嗟怨有壞地方罪有所歸爾其勉之慎之故諭

耿裕陞刑部右侍郎○命巡撫延綏副都御史余子俊移鎮陝西

丁酉十三年春正月增先師籩豆樂舞之數

祭酒周洪謨請改大成至聖為神聖廣運加服袞冕十二籩豆舞八佾又言古者鳴球琴瑟堂上之樂笙鏞柷

敔堂下之樂而干羽舞於兩階今干羽居上而樂器居
下宜正如禮下禮官議尚書鄒幹言正統十二年御史
請加封孔子英宗不允今考聖神廣運乃伯夷賛堯之
詞不若大成至聖本於孟子中庸無可擬議洪武中建
南京太學廟用神聖當時祭酒訥碑文曰像不土繪夷
習乃革今廟塑像徒仍元舊不忍撤毀故有冕旒原非
國曲籩豆佾舞之數祖宗品式具在不敢輒議惟佾數
居下宜令太常考正上從之洪謨又請臣比言孔子封
號冕服籩豆佾舞等事禮部尚書鄒幹以謚號器數之
加否不足爲孔子輕重請仍舊爲宜臣竊以孔子自唐
開元封爲文宣王被以袞冕樂用宮懸當時袞冕雖通

于上下而宮懸者天子之樂也樂既用天子之宮懸服
必用天子之袞冕是唐之奉孔子已用天子禮樂矣宋
承五代衰敝之制至徽宗始加冕爲十二旒元時孔子
廟貌徧於天下而被以天子袞冕聖朝因之則孔子服
冕已用天子之禮佾舞止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
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爲僭乞勅廷臣計議增籩豆爲十
二佾數爲八則佾舞與冕服相稱禮明樂備補前代缺
畧之典備聖明尊崇之制上曰尊崇孔子乃朝廷盛典
宜從所言其籩豆佾舞俱如數增用仍通行天下悉尊
此制

置西廠

成化丙申秋逆賊李子龍伏誅後上自鋭意欲知外事
顧近侍太監汪直年少便黠乃命選錦衣官校善刺事
者百餘人另置廠於靈濟宮前號西廠以別東廠也縱
之出入分命各校廣刺督責大政小事方言俚語悉采
以聞時福建都指揮楊曄以殴众人命蒙刑部錦衣官
勘提曄逃匿京師其姊夫董中書璵託錦衣百戶韋英
營解適英正欲從汪刺事而無由卽潛報汪謂曄東楊
少師之曾孫家資巨萬造惡百端嘗納生人于棺合僭
諸火今事露乃挾黄白數千兩來京賄求內外將欲招
納亡命下海謀不軌汪甚喜星夜馳至韋家詶酒發官
校掩捕曄等就韋含鞫之發廠監禁搜得一单擬送各

當道士宜商閣老及三法司堂上與司禮黄陳二太監
皆與焉明旦汪入奏出追所挾黄白曄與備嘗刑具如
所謂琶者錦衣極酷之刑每上琶遍身骨節俱離寸許
汗下如雨幾死復放如是者三妄供寄在其叔武選主
事仕偉處令數校徑往兵部捽縛而來拷掠如曄又令
當罵數十人圍守仕偉等方黎明數校突入室一妾以
身捍門妾忿詈攬衣起及四五妾婢并獲至廠汪畧加
訊責仍命押回追搜囊笈傾磬桁笞搒掠晝夜苦楚責
追不已哀號徹天過者流涕三日曄死於獄中汪名御
史相驗則罰跪數刻乃什而司禮太監亦與汪詆毀避
嫌莫敢齟齬遂遣錢太監同英飈馳往問時勘提官巳

械畢父致仕指揮泰等北來英途中執具本逓奏勘提
官受賄回護俱坐謫罷及至畢家盡沒貨財人口赴京
往還所過鵙張虎噉有司賄賂狼籍送迎动千又搜得
畢每歲賄結巡按御史及在京當道簿籍揚言面奏聞
者心驚魄喪及抵京英欲持以挾賂已而自敗人痛快
之泰至死于獄人口悉發寧家惟二女婦以逃歸外所
續獲解至乃發浣衣局
分遣給事中御史查盤邊糧○二月减寧王奠培樂安王
奠壘祿米
初樂安王奏寧王慘酷貪淫不軌等事命太監羅祥駙
馬石璟刑部侍郎杜銘錦衣指揮趙璟往勘多實至是

仍命皇親文武羣臣議擬各罪上曰寧王所爲不法本
當削爵降爲庶人但念宗支姑從寬典革去祿米一半
樂安王所奏重情不實有乖倫理革祿米三之一仍下
勅切責及書報各王知之
浙江山陰縣地湧血高尺餘○閏二月壬子夜月犯進賢
星○夏四月進商輅謹身殿大學士萬安太子少保劉珝
戸部尚書劉吉禮部尚書○改都察院右都御史原傑爲
南京兵部尚書
吏部以南道御史任英等建言會推南京兵部正官乃
擬侍郎滕昭翁世資名上皆不從特命傑時傑方撫治
荆襄事竣召任都御史王越忌其來密通内閣學士劉
珝沮之珝違衆議力主其事遂有是命
汪直令韋瑛執太醫院左通政方賢院判蔣宗武俱下西
廠獄○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綱使安南還刑部郎中
武清廣西勘事還浙江布政劉福起復至京聽選汪直並
令韋瑛執繫西廠獄○御史黃本雲南貴州清軍刷卷還
汪直令韋瑛搜得象笏一執送錦衣衛問爲民○五月罷
西廠
時汪直開西廠羅織數起大獄臣民恐悚商輅上疏言
近日伺察太煩政令太急刑網太密人情疑畏洶洶不
安蓋緣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直又寄耳目於羣小如
韋瑛王英輩因條直十罪其一曰舊設行事人員專一

緝訪謀反妖言强盗人命及盗倉庫錢糧等項大事今
西厰專抝搜尋細故凡街市鬬毆罵詈爭雞縱犬及一
時躲避不及者或擒楚或煩瀆聖聽置于重法以致在
城軍民驚惶不安其二曰職官有犯緝訪得出請旨拿
送經該衙門問招明白有罪者奏請發落供明者請旨
還職係是定制今聞西厰將廣西勘事郎中武清自通
州聽選方面官劉福自欣家俱拿到厰監禁數日撇又
釋放且武清係五品官劉福係正三品官擅拿擅放恣
意所爲紊亂朝政莫大於此其三曰官員犯罪追贓者
法司自有成規今西厰自擅封兵部武選門以後遇官
員有犯正身未曾問招先將本家門封閉或貿夜越墻

進入搜檢財物或將命婦剝去衣服用刑辱打被害之家有同抄劄以致各衙門大小官員驚惶不安若從此不止日後或有奸人强盜假名害人者眞僞何由而辯其四門京營管軍頭目俱係朝廷託以重寄之人其公私勤惰朝廷自有賞罰今聞西廠不論有無事情一槩令人跟緝鈐束以致各懷危疑不安其五曰各處鎭守總兵等官乃一方安危所係既被選用當任之無疑待之從厚其或有事不得不差人體訪事畢卽已今聞西廠各處差人采聽事情彼其聞知寧不慮恐患及退縮自保誤事非輕其六曰各布政司多有王府所在今西廠差校尉分投去彼行事不但官驚疑各王府亦未免

自危事生不測天順年間曾差校尉各處行事皇上卽位之初革去後三四年尚有假充校尉詐錢害人者此明驗也不可不懲其七曰河南係兩京各處錢糧貨物經由之路要在通行不宜阻滯今聞西廠官校分布沿河一帶遇有船到卽加盤問有公差官員被其搜檢以致往來客商軍民人等聞風驚疑有未起程停止不來有在中途寄放回還者似此貨物不通將來京師公私費用何以仰給抑恐奸盜假此搜船刧人卒難禁止其八曰朝廷威福不可下移自立西廠之後太監汪直每日出入跟隨之人數多但遇官員人等無不喝令下馬雖大臣亦謹廻避如兵部尚書項忠當早朝鼓響伺候之間汪直令校尉就左掖門下呼叫項忠不得朝罷被校尉擁逼而去其欺淩大臣如此至如法司郎中御史等官每遇吊查文卷俱要親賫赴廠竟日伺候不得一見又如東西兩長安門牌上用黃紙帖寫太監汪傳奉聖旨不書其名滿朝官員見者無不驚駭其九曰百戶韋瑛係無籍小人累投勢要不肯容留從征僥倖得陞前職貪緣投西廠行事之後發人事情言多失實又引進譎詐小人王英結爲心腹專一訐人陰私以固信任凡前項拿人放人擅封門戶搜檢家財淩辱婦女驚動人心紊亂朝政等項俱係二人所爲其十曰臣等訐此等事情非惟與事體相關又與天道灾異相關何也去歲

七月以後妖物出自西北遶城傷人當時人言必有應驗及妖怪方息遂立西廠驚駭人心一如妖物傷人之時以此觀之天道預先示戒不可不慮今太監汪直年幼未諳世事止憑韋瑛等主使呈報中間固有一二似爲禁革奸弊柰非祖宗舊制所革未多其失人心則已甚矣中外騷然安保其無意外不測之變若不早爲除革一旦禍興卒難消弭伏望皇上斷自宸衷革去西廠罷黜汪直閒住以全其身將韋瑛王英拿問以正其罪疏入上怒曰一內豎輙危天下乎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輅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守備一日不可缺

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易置，直不黜，國家安得不危？恩咋舌退奏上。　上立命去西廠。

兵部尚書項忠除名

汪直掌西廠時，一日司馬項忠遇諸途，旣過始覺，追回下輿謝過，汪不爲禮，旣辱項於朝，復尋事遣校卒直上部堂，辭色甚厲，項亦不之禮。王越垂涎代項，復毁短之，汪以是啣項，日拾掇之，危甚。初商輅會同閣上疏請罷西廠，王越早朝遇劉珝、劉吉，越曰：汪直行事儘公道，如黄賜專權納賂，非直誰能去之？且商、萬二公在任久，是非多，故有所忌憚，二公入閣幾日？況直又扶持，何爲亦

論列乎？珝曰：不然，吾等言事爲朝廷，非爲身謀也，設使汪直行事皆公道，朝廷署公卿大夫欲何爲？天下後世謂此爲何等時邪？越無以應。項亦約諸堂上疏汪過惡，冢宰尹旻不從，項遂具草，詞意剴切，令郎中姚璧持詣諸堂上僉名，而送稿於尹，俾收以自別。尹卽潛報汪直。會商輅疏上，上令直回理司設監事，汪泣奏此外臣意，實內臣黄賜、陳祖生二人所嗾，且中黄賜以他事，遂擱賜、祖生於東華門外，不容進見，謫出南京。時有千戶吳綬者，先在楚軍撓法，項忠逐之，營求從直書辦，頗通文移詞翰，直信任之，得授錦衣衛副千戶。西廠雖罷，上有特密令直察外間動靜，直因以吳綬能文事封進，遂命

綬於鎭撫司問刑。直啣忠，囑東廠官校發江西都指揮劉江與指揮黄賓事，謂賓求于兄太監黄賜囑忠，弁武選郎中姚璧得由京衛陞江西都司。事下都察院，給事中郭鏜、御史馮瓘附直交論忠違法，上命三法司、錦衣衛會訊于庭，吳綬乘搆項忠，欲置死地，忠廷辯慷慨不少屈。衆知直意，無敢違者，獄成，竟革忠職爲民，姚璧降調。璧爲先尚書姚夔之子，尹旻素與夔不合，遂擬調璧廣西思明府同知，居數年，以病歸卒。

六月南京兵部尚書原傑卒○御史戴縉請復西廠

御史戴縉言：近年以來，災變薦臻，伏蒙皇上諭兩京人臣同加修省，未聞一臣進何賢才，退何不肖，亦未聞羣

臣革何宿弊，進何謀猷，惟太監汪直緝捕楊曅、吳榮等之姦，高崇、王應奎等之貪，奏釋馮徽等冤抑之囚，禁裏河害人之弊，是皆允合公論，足以服人而警衆。柰其部下官校韋瑛等張皇行事，大臣奏蒙俞允，卽將西廠革罷。伏望推誠任人，及時修政。上悅其言，命所司議行之。時西廠方革，人心稍安，縉九年考滿不遷，以西廠雖革，汪直猶幸，乃假災異建言，頌直功德，以覬倖進，先以奏草示直，然後上之，於是直復開西廠，詗察益苛，人不堪命，勢焰薰灼，天下聞而畏之，其禍端實肇於縉。

陞御史戴縉爲尚寶司少卿

縉欲都御史，及是命下，悻悻不樂。

大學士商輅加少保致仕進萬安文淵閣大學士
先是董璵爲楊曅送金帶一腰於輅輅卽峻斥不容入門汪直因以誣輅有司禮太監至内閣議他事輅因自白曰輅縱貪濫豈肯受前輩先生家物乎語得轉達有旨安慰然心不自安同列又從旁切擠之輅遂請老加少保致仕輅去萬安遂爲首相

戸部尚書薛遠刑部尚書董方左都御史李賓並致仕以王越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
時王越等一二大臣首附汪直諸大臣因之相引結納有異己者嗾御史馮瓘等排之許各自陳於是董方薛遠繼而去馮瓘陞大理寺丞以其首爲鷹犬也

山東左布政使陳鉞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鉞至遼東凡備禦都指揮等官輒逮于理旣至罰馬俾復涖戎政各官輸罰馬價皆剥諸軍士不復顧忌馬文升防胡還京以十五事上陳因請禁巡撫官罰馬於軍職遂與鉞有隙

以翁貫世爲戸部尚書改南京右都御史林聰爲刑部尚書召巡撫陜西右都御史余子俊爲兵部尚書○京師雨錢○秋八月陞吏部侍郎陳俊爲南京戸部尚書○是年令京官十年一考察○滿魯都乩加思蘭遣使貢馬
滿魯都乩加思蘭遣桶哈阿忽刺千七百五十人貢馬駝五千當是時虜中相猜乩加思蘭女妻滿魯都欲代滿魯都爲可汗恐衆不巳服又欲殺滿魯都而立斡赤來爲可汗滿魯都知之索斡赤來乩加思蘭匿不與遂相讐殺

冬十一月浙江杭州大雷雨虹見
巡按浙江御史侶鍾言按月令八月雷始收聲二月雷乃發聲今十一月初旬一陽始生正閉藏之時而乃雷電交作虹蜺出見皆爲非時乞加修省事下禮部覆奏近年杭湖等府旱澇相仍今又值此灾變不可不預爲警備宜移文巡按及都布按三司等官痛加修省伸寃抑捕强横撫恤軍民操練士馬從之

命會試多取副榜舉人選用教官

御史胡璘奏近年以來天下儒學教官率多歲貢監生其言語文章不足以爲人師範乞今後會試多取副榜舉人選用庶教官得人而人材可成事下禮部覆奏師儒之職賢材攸係宜如璘言

江左陸獅之仝校

昭代典則卷之十九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訂正
金陵周曰校刊行

憲宗純皇帝

戊戌十四年春正月考察天下朝覲官。福建右布政鍾清浙江按察使劉釪。江西按察使趙敔。以不謹閒住

鍾清劉釪趙敔時以清愼正直。爲中外所嘲。權奸忌屑俱列不謹君子惜之。故特書云。

二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皇太子出閣。詔簡儒臣爲東宮官。時有東宮內官覃吉。

識大體。通書史。輔導東宮。大學中庸。論語。諸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專權蠹國諸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皇莊五。覃吉僃言其不當受。曰。天下山川。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財。爲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吃茶。局丞張端不以爲然。覃吉曰。尊師重傅。禮當如此。

賜進士曾彥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進萬安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劉珝劉吉並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上杭盜發。詔起終養僉都御史高明討平之。尋辭疾歸○四川按察副使彭韶陞廣東左布政使○致仕南京翰林修撰羅倫卒○夏四月建州夷叛寇遼東○五月免徵遼東藥材二年

遼東都司歲貢人參三百斤。五味子一百五十斤。連年貢未至。巡撫都御史陳鉞奏。藥草產于鳳凰山靉陽等處。距遼東四五百里。密邇虜巢。時被侵掠。不得採取。乞暫停免。俟事寧之日。採辦如例。從之。

以尚寶司少卿戴縉爲右僉都御史協管院事○汪直奏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如進士例。下兵部議

兵部尚書余子俊議上武舉科條。時太監汪直用事。欲以建白爲名。吳綬爲撰草。奏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悉

如進士恩例。下兵部集議。於是子俊會文武大臣。暨科道官。議上武舉科條。大畧鄉試以九月。會試以三月。初場試箭。二場試論判語。三場試策。殿試以四月一日。賜武舉及第出身有差。恩榮次第。錄名勒碑。亦如進士科制。內閣竊計汪直所奏。出吳綬所撰。祖宗設科取士。文武自是不同。然沮之必有禍。及奏上。票旨。武舉重事。未易卽行。命兵部移文天下。教養數年。俟有成效。巡按提學等官。具奏處置。

六月設廣東肇慶府恩平縣○貴州總兵吳經請征普定等處蠻賊不許

貴州普定等處。蠻賊刼掠。總兵官都督吳經等。欲大發

湖廣雲南兵擊之兵書余子俊以經乃吳綬之兄畏勢
欲雀其奏上曰兵凶戰危豈可輕動蠻夷有患在防禦
有術若大發兵恐首惡未得徒傷無辜況貴州山箐茂
密縱使兵至豈能得志乎其勅巡撫都御史陳儼相度
事情緩急應否調兵征勦奏來處置
秋七月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撫建州夷壽還京
先是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番書言開原驗
放夷人管指揮受其珍珠豹皮兵部移文遼東守臣勘
之管指揮者懼乃因本衛都督産察繫散赤哈散赤哈
聞之深怨産察聲言聚衆犯邊邊將報守臣乃譯番書
招散赤哈來廣寧面折散赤哈遂率所部十數餘人欲

由撫順關進赴廣寧時叅將周俊等守開原恐散赤哈
至則眞情畢露乃遣使馳報廣寧守臣詭云海西人素
不由撫順關進恐熟知此道啓他日患守臣不虞其詐
也即名其使速阻之時散赤哈已入關聞之大怒折箭
誓恨復歸至撫順所備禦都指揮羅雄知事不恊給酒
食慰遣出關時建州三衛女直亦有執誅董山之怒而
全藉海西之勢緣此遂酋散赤哈於建共來犯邊勢漸
猖熾守臣以聞乃招土兵大征建州而出榜示衆徒張
虛勢實皆顧戀私家不趨遼陽三衛遂得糾合海西人
數千於十四年正月乘虛入境大掠鳳集諸堡報至廣
寧巡撫陳鉞懼始赴遼陽而寇出已久矣獨近邊土著
虜人也僧格等十八人家皆有使入貢未還恐誤罹兵
禍及拘留其使乃走撫順所報訴云犯邊者皆海西人
陳鉞與分守遼陽副總兵韓斌意在撲勦夷人以掩罪
遂皆收繫瀋陽衛乃乘夜率諸軍襲各寨屠之訖無所
掠八畜而精壯者間亦脫去暨回遂捶殺也僧格于獄
乃以擣巢之捷聞時太監汪直者勢熖方熾惑於通事
王英詞往撫可邀大功上命司禮監出駕帖太監懷恩
以直年少喜功於本年三月初四日同太監覃昌等七
人至内閣傳宣兵部尚書余子俊侍郎張鵬馬文升比
至僉言彼既有使入貢却又屠其家今若之何可以彌
息或言宜以大官酬之文升曰官不足以釋其忿且宋

以李繼遷為京官遂至西夏之患懷恩曰然則遣大臣
同大通事往撫之衆皆曰諾及宣至大内懷恩傳旨建
州夷人被大軍征勦恐懷疑懼着兵部侍郎馬文升大
通事詹升前去撫安已而王英即行汪直深以為恨文
升疾馳追及入貢夷使重陽等於中途四月初五日抵
撫順所先縱重陽左右一二歸諭其衆使知朝廷意乃
遂有十數人來見即諭以前意遣歸尋召各衛酋長聽
宣璽書出是纍纍皆至而被屠之家數百人悉訴其方
遣使入貢無犯邊狀而冒受殺戮又果無刼掠人畜可
証令雖仰荷朝廷招安實難於度日文升承詔各以牛
布給慰之且令其酋長赴京適微聞海西雖來聽撫猶

思寇掠始歸乃於東寧衛訪嘗為逆州經歷識字熟女直趙安以招降為名陰探於渠魁广制答所果有海西兵馬與否不數日趙安歸云有且賊數千而馬悉贏壯時分守開原太監常朗亦遣人來言海西賊俱動若來遲恐勢不可撫文升遂以建州事聞于朝且言夷雖暫聽撫覘其言貌詞氣尚懷反側難保遽安仍移文總兵官欽信副總兵韓斌參將崔勝各率所部及調開原參將周俊帶領開原鐵嶺精兵三千各分伏鳳集堡一帶賊以為無備矣文升至開原甫三日果數路入寇諸軍以逸待勞遂斬首二百餘級生獲數十人及賊馬器仗無算而所斬者率多海西人馬參將崔勝周俊馳報陳鉞以為功文升因并前所論反側情狀及今虜人背逆天道既聽招安旋復入寇以自取滅亡之禍請移遼東兵勦之或既奪其心而姑與更新招撫遣通事指揮李璟聞諸上事下兵部以為虜人既撫安垂成只乃招撫以安地方朝廷從之海西人聞之且感且懼都督產察等盡歸降乃一體諭之遣其酋入京而遼東守臣奏報十數日方至以故賞皆不行陳鉞由是啣益甚夷既降文升慮其猶踵舍人之怨則檢其先授官子孫失襲者皆令來見譯審實請兵部查驗授官圖書底籍明白再遣遼東守臣勘實令襲官者復十數人夷愈感激汪直謂夷既招安曷又入寇復主王英言請帶領頭目百餘

人給令牌令旗以往夷聞其聲勢久無一人復出者汪直至開原更有文升原所招出兀者前等衛野人女直指揮吉等三百餘人而文升時在撫順汪直不與之接皆怨欲歸寨參將周俊恐敗事乃謂汪直曰不可不調馬欽差來議汪直乃遣人至撫順所邀文升亦馳至開原與汪直會直曰若之何文升曰太監既至此夷即太監招出者也何間彼此直揣知事不易遂詭文升言俱撫之既又以謄黃圖書付各寨招安同以事聞已而直意猶欲再招出見以示己功文升曰太監此來既有令牌令旗彼懼決無敢出者太監回京可保無虞也汪直乃與文升俱歸遼陽復會聞于上

江西人楊福以偽為汪直伏罪

江西人楊福嘗為崇府內使僕役隨入京既而逃還過南京遇所識者謂其貌似汪直福乃詐稱為直而所識者偽為校尉先自蕪湖乘傳給廩歷常蘇由杭州抵紹興寧波諸府有司及市舶司等官皆信與承奉軍民多以詞訟往訴亦為受理至台溫處州繞建寧延平皆操兵盤獲以張威福所過假廉以取信而跟隨偽校尉則任其納賄及抵福州稱有勅旨三司而下迎候惟謹小官忤意者輒杖之竟為鎮守太監盧勝等察知執問如律時直勢振天下故小人乘之擾害如此云

八月召王恕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參贊機務（）戊戌

早朝東班官聞甲兵聲
東班官若聞有甲兵聲因辟易不復成列衛士爭露刃
以備不虞久之始定莫知其故上命御史究其事所從
起竟莫能得也
陞錦衣衛問刑副千戶吳綬爲指揮僉事仍掌鎮撫司事
○九月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鈋爲庶人
王母平氏妃周氏及目封郡王縣主者皆賜死妃父周
恂凌遲及其妻妾子皆斬之籍其家先是王有疾恂入
問竊語王曰王疾病無後何不取家人子以爲王後王
以爲然令二宮人假若有娠者諸王來問疾俱以此之
王薨恂與王母及妃謀取其妻之女及他人男前後抱

納宮中既長俱受封既而恂之姻家以私忿發其事下
撫按諸司官廉得其實刑部尚書林聰等具獄覆奏上
曰周恂陰謀主使紊亂宗支凌遲處死妻妾子俱斬目
封男女及平氏周氏俱賜自盡徵鈋追降爲庶人仍錄
獄詞寫書各王府知之
冬十月加內閣萬安爲太子太保○逮江西吉安知府黃
景隆至京下詔獄
巡按江西御史沃頫奏吉安知府黃景隆淹禁凌虐故
勘致死人犯自成化十一年至十三年計三百八十七
人都察院覆奏命刑部郎中詹勲錦衣衛百戶楊綱會
撫按三司官鞫治閱籍致死者總四百十七人其無罪
而故勘故禁死者實百有六人有一家五人者有父子
兄弟三四人者景隆坐凌遲罪械繫至京下法司議之
景隆尋死于獄初知府許聰之死景隆任同知有力焉
至是景隆下獄死或謂有陰報云
己亥十五年春正月起致仕戶部尚書薛遠爲南京兵部
尚書參贊機務
吏科都給事中趙侃等御史王濬等交章糾劾薛遠濳
住京師夤緣復用且南京根本重地參贊軍國重務遠
昔總京儲尚孤委任今贊機務豈能濟事況又以奔競
而起臣等竊恐天下效尤而來者必接踵矣乞仍罷遠
致仕弗從

三月陞吳道宏爲僉都御史仍撫治鄖襄諸郡○夏四月
致仕提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韓雍卒○五月直
隸常州府地震有聲生白毛○六月汪直同刑部尚書林
聰郎訊遼東虜情逮兵部侍郎馬文升下錦衣獄謫戍重
慶
文升撫夷遼東巡撫陳鉞行事乖方多被文升更置約
束不得動積恨文升會汪直亦至遼東鉞戎裝遠迓除
道餙厨供帳鮮備賄託僚從見直叩頭狐趨狗媚無所
不至文升獨與汪直抗禮奴視其左右左右多譽鉞詆
文升鉞乘間讒毀文升於直文升既與直還京直復誣
奏文升妄啟邊釁謂女直建州諸虜皆由文升禁不與

易農器故屢寇塞上仍遣汪直及刑部尚書林聰郎訊
遼東直疑焉故深自結納於聰聰上報盡如直言遂下
文升於錦衣獄文升上言寔禁鐵器非農器也竟謫戍
重慶

巡撫江南副都御史牟俸侍講學士汪朝宗下獄謫戍調
官

初俸以僉都巡撫山東適令鎮守遼東副都御史陳鉞
爲左布政二人皆强幹苛刻不相能至是太監汪直巡
邊於遼鉞以諂諛見喜乘間言俸過惡汪直還遣校尉
緝俸會暴事跡坐贓萬計俸適以議事到京遂逮俸姻
家侍講學士汪朝宗俱下獄拷訊追贓備極慘酷行賄

指揮吳綬諷令被逮所屬守令代輸僅半俸竟充鎮遠
衛軍而朝調廣東提舉俸至戍所逾年卒俸爲江西按
察使時知府許聰之死實有力焉已不爲公論所與至
是獄竟人皆知其爲汪直所陷而無恤其冤者○內官
奉旨宣諭六科十三道曰牟俸職居風紀大肆貪婪焉
文升撫循無方用致邊患科道官互相容隱緘默不言
可自陳狀於是給事中李俊等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
二十九人令詣請罪詔廷杖人各二十時文升謫不以
罪俸贓証未明俊等莫有論列及承詰責而又不敢辯
明冀以巽辭獲免竟被杖云

陞戴縉爲右都御史屠滽爲右僉都御史王濬爲南京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

先是王越薦御史王濬屠滽俱才識明達乞峻擢之詔
吏部擬缺以聞內批陞二人因及於縉

加工部尚書萬祺太子少保

時特加工部尚書萬祺太子少保先是皇太子出閣六
卿皆加保傅祺時理易州山廠不與竟賄緣得之祺起
吏胥所理者柴炭之事而居保傅之位大臣不敢執正
而言官亦無敢進諫者

貴州總兵官吳經以平蠻報捷賜勑獎勵

貴州總兵官吳經等以平西堡蠻賊報捷上命馳勑獎
勵之陞報捷人各一級是役也蠻夷零賊劫赴任雲南

參政姚泉家屬吳經奏欲大舉與兵滅之上命都御史
陳儼相度事勢爲進止而儼畏經弟綬之勢竟遷延于
家以致經大肆殺戮地方疲敝冒濫功賞人莫敢非議
云

逮浙江湖州知府李雄下詔獄

浙江湖州知府李雄苛刻取民贓穢狼籍巡按御史張
銳牒按察司副使王弃按實劾奏未下會吏部調雄貴
州石阡府雄將行弃素與雄有隙乃紿銳留雄使不得
行且檢其裝得金銀器皿封識之誣雄夜斬關而出
爲千戶所執銳不察復奏其事命官校崔智械雄至京
下錦衣獄雄奏稱銳等挾讐害之再命刑部郎中顧福

錦衣千戶謝瑛押雄往竟其獄併逮銑并鞫治福等擬
雄監守自盜并增減官文書銑奏事不實俱坐罪有差
刑科叅看福等會勘雄等事情罪輕重不倫福等亦被
逮刑部各擬合坐者律雄發充軍并革職爲民銑調梧
州府推官福調永州府同知智瑛俱調邊衛帶俸
秋九月直隸無錫常熟二縣地震有聲（）戶部尚書楊鼎
致仕（）冬十月遼東巡撫陳鉞請討建州夷以撫寧侯朱
永爲總兵官陳鉞提督軍務汪直監督軍務出塞捕虜（）
論建州功加汪直祿監督十二團營進封朱永爲保國公
陞陳鉞戶部尚書王宗彝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初文廟以女直種類歸欵分置建女直屯憐海等衛各

授指揮等官所以渙其羣俾不相統攝以內戴中國外
禦北虜誠以夷攻夷上策也歷歲朝貢間有寇邊不爲
大患惟嚴守備來則逐之耳成化初守臣以建州寡弱
貪功賞請兵征勦至是鎭守副都御史陳鉞又說汪立
功固寵巳亦倖進虛張邊警妄請出師汪主於內遂令
撫寧侯朱永掛印總兵鉞提督軍務汪便宜生殺陞賞
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遇汪於廣寧汪誣以窺伺
馳奏請拘囚之既到給就鴻臚演禮入門伏起三校擒
一格鬪攖擴困乃就縶監禁在衛虜衆不意大兵猝至
壯者逬匿惟余老弱或殺或擄旋凱獻俘汪將入城諸
大臣皆遠迓上御文華殿以俟論功陞賞汪加祿米三

千餘石朱永進爵保國公鉞進右都御史未上改司徒郎
中王宗彝以督餉陞太僕少卿尋改僉都鎭遼餘官旗
陞者一千八十九人賞者一千五百四人
命徙延綏定邊營于中山坡
初余子俊巡撫陝西建議安邊營平曠難守宜退守中
山坡其後都御史丁川復以安邊營爲便而巡按御史
李敏亦言開疆展土乃壯國之圖退地棄城豈守邊之
策且封疆百里城池三座豈可輕棄若曰空曠難守則
定邊花馬池何以防守若曰運糧艱阻則寧夏高橋兒
河以運餉議與川合至是子俊爲兵部尚書固守前議
言臣嘗訪求古今守邊事宜安邊及新興永濟等處水

少昔范仲淹守鄜延必據水與險永樂間棄東勝不守
亦其明驗況今寔未嘗棄乎詔可
閏十月命毀會定見行律條
南院右都御史王恕奏律乃治天下大法我　太祖高
皇帝斟酌歷代律條定爲大明律凡四百六十條頒示
天下而名例律有曰凡律令該載不盡事理若斷罪而
無正律比附應加應減定擬罪名近在京書坊刊行大
明律後有會定見行律一百八條不知何時會定者在
內法官老于刑名者必不依此比附但恐流傳四方未
免有誤新進之士畧舉其兵律多支廩給條及刑律罵
制使及本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不可行于天下乞以

其板毀之至是法司會議宜以知言通行内外法官自
後斷罪悉依大明律幷奏准見行事例敢有再稱會定
律條比擬出入人罪者以故出入人罪論仍行書坊即
將所刻本燒毀違者並治以罪從之
十一月滿酋都殺亂加思蘭伏其衆○監察御史王億陞
湖廣按察司副使
時王億見戴縉以頌汪直得陞不耻效尤亦進言汪直
所行不惟可爲今日法可爲萬世法也一時傳聞四方
無賢愚貴賤皆唾罵之數月吏部承汪直風旨陞億湖
廣副使
十二月建州夷寇遼東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十三
建州女直以復仇爲辭擁衆深入遼陽清河等堡殺虜
男婦皆支解以殉或碓舂火蒸以洩其忿掠牛畜焚房
屋不可勝數邊將皆斂入自保不敢與戰陳鉞方冒前
功恐沮陞賞乃隱匿不報於是遼地騷然屯堡屏迹弗
克耕耨矣
御史許進上言各布政司開科乞命翰林官主考
御史許進言國家以科目取士愼選考官近各布政司
每遇開科輒徇私情所聘考官者多非其人以致校閱
不精兩京俱命翰林官主考故所取　公乞各布政司
亦如兩京例命翰林官主考爲是上諭禮部臣曰科目
選賢國家重事若聘主司有徇私作弊者令巡按御史
幷布按二司互相糾察或爾部中詳看體放得出奏來
必重治之○按嘉靖戊子辛卯各布政司鄉試俱命選
京官二人主考亦與許進建言之意同恐此法終不可
罷
南京吏部尚書崔恭卒○禮部尚書鄒幹工部尚書王復
致仕
先是戶部尚書楊鼎致仕令有司月給米二石人夫四
名應用前此大臣致仕未有給米撥夫之例有之自鼎
始至是幹復亦命有司給月米人夫如楊鼎例
庚子十六年春正月戶部尚書陳鉞自遼東馳驛趨部管
事○二月滿酋都寇榆林○三月復命太監汪直保國公
昭代典則　卷之二十　十四
朱永尚書王越率兵出塞襲虜于威寧破之封王越爲威
寧伯
太監汪直喜事開邊聞有榆林之警遂薦王越朱永相
與統兵而西未至榆林虜已出塞越曰受命討虜無俘
獲何以班師遂與直等議潛師出塞至威寧海與虜戰
斬首功四百而還直之出也所在都御史皆盔甲戎裝
將迎至二三百里望塵跪伏一如僕隸而揖拜之禮一
切不行以是多見喜旋得進陞時有諺云都憲叩頭如
擣蒜侍郎扯腿似燒葱士風至此良可哀也○汪直等
奏捷勅吏戶二部二部曰汪直王越出境勦殺虜寇有
功直歲加祿米四十八石越賜誥券封奉天翊衛推誠

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御史許進等奏王越原兼都察左都御史今蒙以靖虜功勅封伯爵寵遇非常臣工胥慶乞照先年兵部尚書王驥禮部尚書楊善事例仍令本官兼職管事僉見增重奏上命兼都御史掌印提督團營如故〇按王越逢迎汪直獵取爵位許進又從而附會之一時皆謂之名臣士風習尚可知矣

兵科給事中孫博疏請禁革東西二廠緝事旗校不報

孫博上言數事一宜編集前代賢君所納諫章以備御覽一令法司大臣刊布累朝奏准條例輔翼律令並行一令各布按二司及守巡官各府知府每於歲首即開

僚屬考語冊報巡按御史以俟考覈其有偏徇不公逓加降黜治罪一東西二廠緝事旗校多毛擧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廝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豈旗校可信反有過於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實多乞嚴加禁革奏入上曰孫博不諳事體本當究治姑恕之時汪直聞博奏涉西廠事怒甚呼博面加詰責人皆爲博危之

夏四月雲南麗江白石雲山裂半移金沙江中水溢沒田苗蕩民居〇六月福建長樂平地山起〇薛遠罷改南京戶部尚書陳俊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賛機務〇秋七月遼東巡按御史強珍論劾前巡撫陳鉞詔罰俸

珍劾遼東總兵侯謙前巡撫都御史陳鉞等失機隱匿等罪六科十三道亦交章糾劾謂各官意在急受陞賞故將虜情隱匿直待陞賞事畢然後朦朧掩飾奏聞欺君罔上罪不容誅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覆議請旨詔從輕罰俸兵科都給事中吳原等劾奏遼東鎮守太監韋朗總兵官侯謙前巡撫陳鉞等啟釁冒功失機匿罪以祖宗法度爲不足畏生靈血肉爲不足恤不忠不仁莫此爲甚雖爲御史強珍所劾不過停俸戴罪情重法輕公論未愜請重加懲治爲人臣欺罔之戒御史許進亦以爲言且謂陳鉞如宋黃潛善賈似道其罪尤甚上曰爾等所言皆是朗等本當重罪但事已處分其已之

南京十三道御史徐完等劾奏戶部尚書陳鉞巡撫遼東時爲御史強珍所劾止停俸一年而鉞罪重罰輕不誅何以示戒六科給事中章玄應等亦言鉞存心陰險制行憸邪玩寇殃民冒功希賞乞明正典刑以爲人臣不忠欺罔之戒不報

逮遼東巡按御史強珍下獄謫戍

陳鉞怨王越掌院不行阻止強珍汪直巡邊回京鉞出迎至五十里訴珍奉越風旨見劾直怒至三十里所越亦來迎遂不容見明日即遣腹心指揮往遼東同後巡撫王宗彝審勘虜情宗彝阿直意誣珍妄奏遂械珍赴京直拉珍入內酷刑逼招受越所使珍不服下錦衣獄

會多官廷鞫無敢爲珍辯者竟謫戍遼東兵部尚書余子俊及科道官皆罰俸。

占城請討安南不許

時安南累歲侵擾占城，占城遣使入奏請討之，汪直遂獻取安南之策。職方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旦以兵加之，恐遺禍不細。直意不止，乃傳上旨索永樂中調兵食數甚急。時劉大夏亦在職方，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余尚書力言沮之，事乃寢。是時汪直東搆怨於女直，北挑釁於韃靼，二方兵連禍結，已殃民辱國矣。交南之役使直復逞其志，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幸而本兵協力阻止，豈非

祖宗之靈，社稷之福，斯世斯民之大幸歟。

朝鮮請改貢道不許

時朝鮮貢使苦爲建州女直邀道，請改貢道由鴨綠江。中官有朝鮮人欲自爲地，事下部議。職方郎中劉大夏曰：朝鮮貢自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三四大城，戍此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不可從。遂不許。

逮陝西巡撫副都御史秦紘下獄，尋釋之，命巡撫河南。紘以進士爲南京御史，劾中官降北，黃驛丞薦知雄縣，又禁中官捕獵，被誣禍幾不測，民數千走擊登聞鼓訟寃得調，歷陞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再陞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苦軍民，紘悉擒治不少貸。王不能堪，訐紘凌親王。上怒，逮紘詔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得黃絹一疋，故衣數襲。亨還言紘貧狀，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立釋紘，且賜鈔尚旌其廉，巡撫河南。會汪直至他巡撫，率循禮，紘與抗實，疏直多帶旗校擾地方。直還，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上出紘疏示直，直頓首伏罪，益稱紘賢不置，上乃釋直。

八月丘濬陞禮部侍郎，仍掌國子監事。〇九月四川成州地震有聲。〇辛丑夜西方流星如大盞，赤色光燭地，自婁宿西北行至霹靂，有尾跡散。〇冬十月余子俊致仕，改陳越爲兵部尚書。〇湖廣江西等處巡撫官以所部災傷奏

免各官明年朝覲

吏科給事中王瑞等言，比湖廣江西等處巡撫等官，各奏所部災傷，民饑盜起，請免各官明年朝覲。臣等以爲朝廷命官，初意惟欲其安養生民，撫綏地方。今民饑盜起，皆各官不職所致，正當罪以示警。顧乃爲之請留，前後因仍，恐爲定制。諸司正官既留，則進退人才無由而審，止憑巡按等官所報揭帖，則考察之典亦應故事而已。且地方多事，合宜設法拯濟，何至故違舊則使朝覲大典漸至廢弛。叨年來朝，幷在任官乞嚴加考察，或有不公者，聽科道糾之，庶足以爲徇情欺罔之戒。上曰：三年述職，國家舊典，若徇所司，各庇其屬，有貪暴荒怠者

烏得而擬之給事中言是其令吏部知之。
遣戶部員外郎官廉勘覈東宮莊田
時景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界接東宮莊管莊內侍欲
冒占且予粒十倍公家民甚寃之訴于朝乃遣廉偕御
史錦衣官往勘內侍密遣人要廉曰田如歸我講讀官
可得也廉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弗為也至其地徧
集居民指陳故迹卒以所占田盡歸於民援例起科畝
率三升同事者懼有所忤廉曰我戶部也有害吾獨當
諸公何憂既命下皆從所擬
辛丑十七年春二月調國子監丞祝灝為雲南廣西府經
歷

灝上言請令天下府州縣學文廟皆如南京國子監制
為木主上謂文廟制體已定何復紊亂舊章禮部看詳
以聞侍郎周洪謨劾灝輕率妄議命調外任。
陞鎮守湖廣都指揮同知王信為都督同知總督漕運
信以都指揮同知鎮臨清兼管倉糧決獄明慎請託不
行移鎮湖廣條陳八事曰繕城隍廣儲蓄省徭役立賞
罰選能官禁窩戶練將才慎守備又條上慎專任以利
民情寬倉儲以備兵荒修兵衛以圖無患禁科罰以省
財用又疏言湖廣蠻夷雖腹中之蠹實無能為但我軍
姦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
勿蹈前非其患自息荊襄流逋本意逃避徭役長子老
孫已成家業濫加誅殺非惟衆及無辜抑恐致傷和氣
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歛穫未竟餱糧已空機杼纔停布
縷何在求免饑寒不可得也乞選公正仁惠守令大加
存恤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階之賞乞
查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
公以裕物廉以律已至乃端本澄源則在朝廷而已所
部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人才應於朝且云英俊之士
處心剛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攬訪則
賢才多隱志士沉匿任用何能廣乎永順保靖二夷世
相為仇信諭以威福尋亦解不為亂靖州武岡諸蠻久
不靖守臣議勦之信巡邊面諭犒以牛酒且詰其順逆

故皆稽顙曰累歲苦撫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
此我輩願為屬役尚敢耶因請為信舉眉壯以示敬陞
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即日上道嘗語人曰荷國厚恩未
能報稱此行當以洗滌肺肝少盡區區耳信沉毅簡重
被服儒素出入省騶從人莫敢犯歷鎮大邦不營私產
平居默坐展玩經史寬袍緩帶糲飯蔬羹故人婚喪傾
心賑恤無所顧吝出鎮三十年笥無華衣廄無肥馬鈴
閣之下寂無人聲金玉奇玩亦無所好子繼善從善皆
舉進士有名。
南京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府州縣同日地震有聲
禮部以二月初十日南京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等府

州縣俱同日地震有聲奏言考之傳記地動千里有大
災又云春動者歲凶二月動者水災今所動不止千里
又況鳳陽南京皆祖宗根本之地宗廟社稷所在關係
尤重乞行各處守臣理冤抑恤孤寡以消變異儲廣蓄
省費用以備歲凶濬河渠築河隄以防水患毋徒事虛
文從之
陞周洪謨禮部尚書徐溥禮部右侍郎○三月賜進士王
華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勅司禮太監懷恩
同三法司審錄囚徒○六月陞湖廣左布政使何喬新為
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三關兵事
上巡撫何喬新奏緣邊軍民往往潛出境外伐木捕獸猝

遇虜寇拘執其人冀得免死遂用為鄉導侵犯邊境設
有桀黠不逞者如匈奴之於衛律趙元昊之於張元吳
昊其為邊患可勝言哉是宜嚴立禁防凡守把關隘之
人知情故縱俱謫發烟瘴地方充軍有能捕獲者給賞
犯人財產庶奸頑知警邊防戒嚴奏上從之
西胡進獅子遣中官迎入
成化辛丑歲西胡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
遣大臣迎接沿途撥軍護送事下兵部謂進貢禮部事
兵部不過行文撥軍護送而已禮部覆奏大畧言獅子
固是奇獸然在宗廟不可以為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
騑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且引珍禽奇獸不育中國不

貴異物賤用物等語為律力言當却之如或閔其重譯
而來嘉其奉藩之誠則當聽其自至斯盡進貢之禮若
遣大臣迎接是求之也古者天王求車求金各諸侯春
秋譏之況以中國萬乘之主而求異物於外夷寧不貽
笑於天下後世事遂寢而遣中官迎至則其狀只如黃
狗但頭大尾長各有鬃耳
南京科道陳金周紘等以地震論劾侍郎劉俊祭酒王僎
等俱罷治事
南京十三道御史陳金等言南京地震有聲白毛頓長
猛虎近城傷人且當春陽和煦之時而寒風淒雨有類
秋冬臣惟根本重地災異獨甚皆大臣不職所致劾南

京工部侍郎劉俊兵部侍郎馬顯禮部侍郎李本國子
祭酒王僎皆有干清議乞罷歸田里南京六科給事中
周紘等亦以為言且及左副都御史胡拱辰鴻臚卿李
踏章下吏部覆奏俱罷治事
秋八月虜馬亦思因寇大同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威寧
伯王越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大同防禦虜寇○真定縣
學教諭俞正巳上言曆法下錦衣獄
真定縣學教諭俞正巳上言曆象授時乃敬天勤民之
急務後世歷法失差由不得古人隨時損益之常法也
我朝盡革前代弊政獨於曆法可議臣竊以經傳所載
日月行天之常度本曆元以步筭又以陰陽虧盈之理

求之以驗今曆謹詳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
日己丑子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於斗宿七
度至三十三年丁巳十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
冬至日月與天復同會于斗宿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
爲一章者也今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朔
閏月節氣年月日時逐月開坐編成一冊上進請勅該
部精加考訂仍行欽天監從宜造曆頒布天下詔以曆
法已嘗稽定今奏有差所司其看詳以聞禮部尚書周
洪謨等會掌欽天監事太常卿童軒集曆科官生與正
已參考講論竟日不能決洪謨等因奏正已止據邵子
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筭氣朔又祖述前代術

家評論歲差之意言古今曆法俱各有差曾不知與天
合雖差而可今正已膠泥所聞輕率妄議請下法司治
罪詔以正已不諳事體妄議曆數錦衣衛其執治之○
按俞正已上言曆法縱未必是亦當存之以備參考周
洪謨乃必請法司治罪錦衣執之此休休有容古之所
謂一个臣果如是耶

九月兵部請嚴安南之備

兵部奏安南國僻在西南萬里之外與雲南兩廣接壤
永樂間王師克伐郡縣其地其後守臣失馭乃復陷沒
今又轉肆憑陵東吞占城西併老撾殘破八百偽勅車
里宣慰司殺滿剌加使臣先年有邊人還自安南稱其
國欲犯雲南以其母諫而止都御史王恕亦稱安南遣
人僞爲商人來覘虛實又聞有江西人王姓者亡命爲
僞御史爲之畫策督兵累次侵擾未必非此人之謀占
城使臣亦言安南治戰船三千欲襲海南不可不爲之
備上曰朕視安南禮絕外國每優容之而彼外示恭謹
中懷桀黠迹其所爲蓋有不可掩者兵法曰毋恃其不
來恃吾有以備之宜申命雲南兩廣守臣嚴越境亡命
之禁彼若有犯當整兵問之

冬十月名余子俊爲戶部尚書○總督漕運都御史張瓚
請以宋儒胡瑗從祀下禮部議

總督漕運都御史張瓚言宋儒胡瑗揚州如皐縣人與

孫明復石守道讀書泰山明體用之學教授蘇湖當時
取其學規行于太學所著有貞聖集景祐樂議口義中
庸解春秋口義言行錄皆有益後學仰惟聖朝崇重儒
術凡前代諸有功斯道者悉已列之從祀或專建祠事
下禮部知之

申嚴遼東馬市禁例

嚴遼東馬市之禁先是陳鉞巡撫遼東奏開馬市於開
原廣寧二處朶顏諸夷每月兩市後通事劉海姚安稍
侵牟之諸夷懷怨寇廣寧不復來市至是鉞爲兵部尚
書懼罪及己乃奏言初立馬市非資外夷馬以爲中國
之用蓋以結朶顏之心撤海西之黨今宜申嚴禁例每

為市令參將一員布按司官一員監之有侵尅者重罪之庶毋激變之患詔可仍令巡按御史治劉海姚安之罪以聞

壬寅十八年春正月劉吉憂去尋起復

吉丁父憂詔起復視事吉上疏辭而托外戚萬喜言于上固留之侍講陳音與書勸其力辭吉不荅

虜馬亦思因寇大同命戶部尚書余子俊總制軍務師師禦之

虜寇大同報威寧海子之怨也邊將與戰失利命戶部尚書余子俊總制諸軍事出京營兵禦之子俊分兵戍守要害虜遂引去師還加太子太保

山西巡撫副都御史何喬新大破虜于灰溝名爲刑部左侍郎○三月改王恕爲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總督糧儲

時應天鎮江常州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安慶廣德等處灾傷恕上疏曰臣自奉命巡撫節該撫屬府州申奉各部勘合派買各項物料及織造紵絲紗羅等項數多該用價銀動以萬計在官錢糧刮剝殆盡見年里甲出辦不起因而逃移民情實有不堪臣又見各處進貢禽鳥花木等物經過去處亦甚騷擾臣惟凡此之類朝廷之上固有不可缺者亦有可減省者亦有所可缺者且如糧餉軍需紵絲之類將以養軍馬備宿衛給賞四夷使臣不可缺者也綵裝奇巧花樣紵絲紗羅十餘人碌亂半年以上方纔得一件所費物料難以數計賞賜臣下以酬其勞使之感恩思報固無不可但賞之有節得之者必以爲奇又且省費賞之太濫得之者不以爲罕且又傷財古之明主一嚬一笑猶且愛惜敝袴猶且藏之以待有功況此物乎此可減省者也至於禽鳥花木等數年間進之者不知其數一經車攆之後料必置之他所臣仰惟陛下聰明聖知德配天地宵衣旰食憂勞黎元必不以此爲意然嘗有罷進貢之旨矣而進貢者未見斥去是以不知陛下之意競尋奇異之物不遠千里進至闕庭以爲孝順殊不知此物非勞民傷財則不可

得得之無益於時無補於治此可缺者也夫物或可缺而民則不可缺書曰后非衆罔與守邦況知民者豈可缺乎惟其不可缺是以古之聖帝明王愛民如子撫摩安輯務俾得其所彼投珠抵璧却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珠玉之可貴而千里馬雉頭裘之可愛也但恐留意於此因而妨廢政事失天下心所以投之抵之却之焚之者蓋欲固結人心而爲社稷計也且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此經籍之格言也陛下誠能深思而力行之若功不成而民不足則斯言不足信而聖人之道不足重矣今當連年灾傷之餘軍民凋弊之際非特織造可以減省進貢可以寢罷

凡百冗費俱宜樽節一應不急之務俱宜停止如蒙乞
勅該部照例行移巡按監察御史覆勘前項地方災傷
除豁賦稅乃望陛下崇尚恭儉今後上用并宮中所用
及賞賜諸王龍鳳等項花樣衣服合無只着兩京內織
染局織造其合用預備賞賜等項紵絲合無照依原價
行移各該司府織染局織造差去官員匠師人等合無
取回餘爲花木等項玩好之物合無不必進貢俾軍民
息肩咸戴聖德實爲社稷之福臣切爲具臣愚不知止
因言災傷而冒昧及此罪該萬死惟聖明裁之宥其罪
而賜之歸田幸甚〇時又遣太監王敬往南直隸浙江
江西等處爲害。恕又上疏曰臣始以爲朝廷軫念淮揚

蘇松等府地方饑荒軍民流亡恐臣等奉命不謹莫能
區畫賑貸以致失所特遣近臣齎內帑錢物速來救濟
既奮且懼者累日已而傳聞太監帶百十號馬快船隻
裝載私鹽前來江南收買玩好之物雖未委虛的第今
大江南北饑荒殊甚斗米值七八十錢民有饑色野有
餓殍老稚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不可勝數臣
奉勅往來提督賑濟近來雖頗安妥而張口待哺者尚
多若太監此行爲賑恤饑荒而來則大江南北億萬生
靈舉蒙再造之恩陛下聖德大業可以比隆二帝三皇
而無媿固非可以與天地相爲悠久矣若爲收買玩好
之物而來似此聲勢張皇未免騷擾郡邑驚嚇吏民臣

恐遠近傳聞將謂陛下惟珍奇是好而無憂民之心致
使狂夫得以藉口非社稷之福也臣以爲當此饑荒之
際朝廷正裁冗費却貢獻禁奢侈抑僥倖慎爵賞重名
器輕徭役惜民力以收天下之心以培億萬年社稷之
基本夫何織造旁午貢獻絡繹奔後之風競起倖進之
門大開遂使爵賞冗濫名器混淆徭役繁興財力日屈
欲斯民之不貧且盜欲天下如泰山之安得乎昔唐太
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而大亮不可明皇
令益州織半臂褙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
奉詔其事載諸信史後之讀史者莫不稱太宗明皇之
明李大亮蘇許公之忠今陛下以上聖之資居至尊之

位聰明睿知本乎天性仁孝誠敬不待勉強可以爲堯
舜可以邁湯武尚何太宗明皇之足言哉臣幸際明時
備員巡撫倘遇所聞若隱忍不言使陛下不知而天下
國家受其弊豈忠臣乎非惟有媿於皐夔稷契伊傅周
召豈不有媿於李大亮蘇許公之輩是以臣不避斧鉞
爲陛下言之者非爲身家計也爲社稷計耳惟陛下留
神深思速返其使併將前數事與臺閣大臣從長計議
作急區處以安天下社稷幸甚生民幸甚〇時又令司
設太監杜福友傳　上旨着國子監生湯孫軍舍孫智
前去常州府着洛府縣拘集民人段鈺家小取要截江
網古書一部盧岐僧院要取刻絲作羅漢十八幅觀音

二幅再有古跡書畫尋來進用恕又上疏曰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韋布之人隱而未用多聞强記將以待聘故其學貴乎博帝王者身兼治教之責而爲億兆之主故其學不在乎博在乎知其要夫經各有其要能知其要則凡以盡博矣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能思無邪雖不讀詩亦可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惟曰毋不敬而已若能毋不敬雖不讀禮亦可也佛氏之書臣不知其幾千萬卷也其要不過慈悲而已老氏之書臣不知其有幾也其要不過清淨而已曰慈悲曰清淨自是出家人之事皆非治天下之道也其餘神仙之說黃老之術盡妄誕耳非惟治天下不可用且以惑世誣

民而爲斯道之害尤非帝王所當留意者也儒者之書發明三綱五常之道修齊治平之理如布帛粟穀之在天地間有不可一日而無也然而諸儒論說紛紛簡編浩繁亦豈帝王所能遍觀而盡讀之今陛下勵精圖治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若復博覽羣集玩索章句不無有勞宸衷非所以保養天和也如於退朝之後清燕之時取書之二典三謨與夫太甲說命無逸旅獒諸篇而讀之復取漢唐書有關於治亂成敗者三二策而涉獵之儘可以開廣聖心資助化理何必徧求諸家之書而觀之乎大抵帝王之學非徒誦說文字講解訓詁而已要在學二帝三王之道身體而力行之建中建極

爲百官之程式俾萬世之乂安可也且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堯也惡衣菲食禹也今日崇高富貴固難師法乎堯禹亦不可不以堯禹之心爲心而樽節之若能以堯禹之心爲心而樽節之卽今日之堯禹也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湯也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文王也不泄邇不忘遠武王也若能心湯之心行湯之道卽湯也心文武之心行文武之道卽文武也夫何不可及之有凡此皆聖學之急務也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今日進退人才

必如此而後可不如此則君子退而小人進矣又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今日之用刑亦必如此而後可不如此則刑必及於無辜矣諸葛武侯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治不宜偏私內外異法也今日之刑賞又豈可不如此不如此則同功異賞同罪異罰而人心不服矣凡此皆馭世之要道也是道也人皆知之皆能言之然人皆知之皆能言之而不言者恐無益於事徒自失寵而取辱也臣雖至愚極陋非不知此第以菲才備位

六卿受恩深重若復如此非惟有負恩德且非疇昔之志也是以直言而不隱者非沽名也將以報德也報之欲陛下爲堯舜之君也欲陛下左右之人爲堯舜之臣也欲天下蒼生爲堯舜之民而被堯舜之澤也欲後世之人思慕陛下如今日之人思慕堯舜也倘蒙不以臣言爲迂畱神深思尊意於二帝三王之學是法是行而不爲異端異術之所惑其進退人才也其用刑也必如孟子之言其賞功也其罰罪也必如武侯之言若雍熙泰和之治不見效於今日聖德仁聲不傳播於無窮臣則甘受妄言之罪

妖人王臣伏誅

妖人王臣自幼爲南京公侯府家人數易主。易必易名惟以妖幻惑取人財所得輒盡累爲主人惡刑所加兩足皆不能良行成化初衒術於江陰諸大家皆不納獨周准聘稍待之見其一匣中有二木人長尺餘能自相抵觸坐作進退聽其指揮凡人之物經其目者必能蹐取後往北京遊攀援得見上歲辛丑。上命中官王敬。往湖湘江右浙江京東諸郡王臣同行從以無頼二十餘輩專一攫取財物所歷三司郡縣官受其辱民受其擾。江陰諸大家以舊憾最受其毒巡撫王恕復上疏曰臣見內官監太監王敬弄勢張聲騷擾軍民恐爲國生事。是以昧死上聞乞取本官回京以消未然之患不知緣

何不回臣見應付王敬閘文內開淮與長蘆運司餘鹽七十引仰惟聖意蓋欲將鹽兩平賣價收買藥餌書籍免致科擾下人此陛下仁民愛物慮患防微之盛心也豈期跟隨王敬千戶等官王臣等擅置王敬自離京師直抵南京經過軍衛有司運司驛遞巡司等衙門無不科擾所得不可勝計比到南京淸江廠住泊數日上新河又住泊數日凡城裡城外得過之家所有玩器書畫金銀寶石等物搜括殆盡王臣又撥本官將原賜官鹽夾帶私鹽强發與太平寧國池州安慶九江五府建陽安慶九江三衛幷廣德州共鹽一萬五千五百引逼取價銀三萬二千五百五十兩鹽斤殊多不足價銀反要

加耗又有私鹽數十船發與江北廬州等府衛及江西南昌等府不知又逼取銀幾千萬兩宣州衛不肯領鹽却將指揮責打亦嚇去銀二百八十兩又發鈔四十塊與池州府逼銀二百二十兩又發鈔五百塊與杭州府一百一十塊與嘉興府俵散糧長每塊要銀五兩杭州得二千五百兩嘉興得五百五十兩其在二府無物不取城市鋪店爲之關閉村落人民無不駭散又今蘇州府縣遍遶大戶索要玩器幷金銀等物大戶有者出獻無者買獻又威逼蘇州長吳二縣着織綵粧五毒大紅紗五百一十二疋每疋該工價銀一十五兩止給與銀六兩五錢機戶陪銀四千三百餘兩及其交納反要機

戶每疋解扛銀五兩機戶破家蕩產苦不可言且五毒
者艾虎蜈蚣蝦蟇蛇蝎也以五彩絨組織此五物於大
紅紗兩肩胸背通袖膝襴之上其爲淫巧奇怪古所未
聞此物只用於端午之一日其他日皆不用又况此毒
物人皆見之必以爲不祥而憎惡之今織之于衣非至
尊所宜服亦非宮中所可服不知王敬暴殄許多天物
害無數丞民織許多件數將何爲也及到無錫縣王
敬親率王臣等下鄉打開大戶鄒賢家門捉索金銀鄒
賢躲避就在其家住坐二日拘令常州府官帶領畫匠
將本家房屋畫成圖本聲言回京進與朝廷定將他家
抄了𧇊得鄒賢兄弟二人銀五千餘兩與王臣等分用

其餘捉拿華文熙等鎖打勒銀難以數計又嗔知縣熊
經拘人不到要行細打本官懼怕姑將官庫銀兩替各
未到大戶應出又取武進胡溥等江陰蔣鎮等每名要
銀皆千七八百兩又稱朝廷有密旨着我去徐中書等
家討要玩器書畫等物被常州知府孫仁勸留免去只
令各家凑銀萬兩送王敬等分收遂有無籍小人乘機
妄首人家有物王敬等輒便差人四散捕捉驚嚇人戶
逃竄轉與四隣追要至趕隣婦陸氏等下河身死地方
爲之騷然王臣欺瞞王敬私詐軍民銀兩又不可以筆
記其松江等府不係坐來收買藥餌書籍地方亦皆毒
擾徧盡人民委是受苦不得安生臣惟陛下自嗣大歷

服以來敬慎厥德賢能效職庶政咸和一十年間邊方
少警海內晏然不圖今日而有此事非獨上虧國體抑
且下失人心設使王敬等將所得玩器金銀等物盡數
進獻以充國用而取之不義如此得之不以其道如此
非聖明所宜受況朝廷富有四海府庫皆財倉廩皆粟
豈少此哉如或不肯盡數進獻使朝廷虛擔其名谷人
實享其利豈不尤大可太息兼且朝廷所用錢糧多仰
給於蘇松常等府若使彼處百姓不得安生國用何所
取給此數府百姓尤宜加意安全而不可使之困苦流
竄也昔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言宣饒出銀大發采之歲
可得數百萬唐太宗曰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

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
卿欲以桓靈視我耶乃出萬紀今王敬等所爲害理尤
甚決不可以待萬紀者待之臣又訪得王臣即王瘤子
俱是奸詐無賴小人素無勳勞止以左道邪術得幸父
子俱得好官非惟虛糜廩祿有玷名器且使懷才抱藝
之士爲之不忿夫金銀乃天地之精氣非智術所能爲
設若王臣能之何不自做自用何以日前到處以此爲
名騙人財物累犯刑憲何以今日撥置內官用強要人
金銀騷擾地方昔文成五利既以邪術欺漢武今王臣
復以邪術欺陛下此忠臣義士所以爲之痛心而扼腕
也且陛下爲萬乘之君百神之主而敢爲之欺罔如此

百姓乃陛下之赤子邦家之根本而敢肆其姦害如此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臣又聞王臣在江西等處收買美色婦人數人盛粧在船言順橋誣人多不信百戶姚敬娶娼為妾被王敬搜出送蘇州衛鎮撫收監於本官名下追銀一千兩恐後訐出王臣前情仍將本婦給還姚敬此亦人所共知凡有識者莫不曰陛下聖德寬仁敬天愛民若知此情必不容之但一時不知耳臣備員六卿奉勅巡撫職在衛國而安民覩茲奬事若循默不言依阿取容萬一事出不測以遺君父之憂雖死何贖是以不敢不言之伏望陛下留意於難保之天命割恩於壞事之小人奮乾剛之獨斷昭王法之無私行取王

敬王臣等到京明正典刑使天下知聚斂之擾人非朝廷本意乃王敬等矯制王敬擾亂地方非其獨為乃王臣等撥置而然也如此則怨有所歸人心寧止而天下安矣不然則怨無所歸其患益有不可勝言者矣臣愚仍望朝廷自今伊始凡百用度悉從儉約節不經之費罷無功之賞裁冗官汰冗食則財用自足果缺公用物件定擬數目行移出產地方採辦進用則民自不擾內外公差官員跟隨頭目多不許過二三名則事自減省否則賣官鬻獄不足以供執事者之費剝膚椎髓不足以滿隨行人之欲欲斯民之不窮財力之不屈盜賊之不起天下之治安得乎臣為國家之心激切不自知其

言之狂且瞽也罪該萬死倘蒙聖恩優容不加譴責亦乞將臣放歸田里耕以待盡為幸無涯上乃詔差官校逮王敬充淨軍王臣下錦衣獄三日斬諸市

復罷西廠

時汪直在大同科道始交章奏西廠苛察紛擾大傷國體雖內閣萬安亦謂宜罷上乃復罷西廠中外欣然

夏四月許琉球陪臣子蔡賓等南監讀書

琉球國中山王尚眞奏乞以陪臣子蔡賓等五人於南京國子監讀書禮部按舊例以聞上曰遠夷嚮慕文教朕甚嘉之先朝已有舊制其令蔡賓等南監肄業有司歲給服餼俾知中國禮義永遵王化

命晉王戒飭儀賓劉欽

賜晉王書曰該府永和王儀賓劉欽奏要將已故東勝縣主收貯折色鈔貫及未支祿米四百石并自已祿米二百石俱辭入官以為軍國救荒之助違例奏擾掠美沽名其失有三王即拘欽到府責以前失令其安分守已自有樂地何必為此矯激虛語顯書以達王其防範之

五月己巳朔日有食之○故刑部侍郎林鶚子林得乞送國子監讀書不許

五月故刑部右侍郎林鶚子得乞為國子監生上不允仍諭禮部曰蔭敘大臣子孫所以崇德報功示激勸也其間或有容身保位無益於時者恩典何可泛及今後

在京三品以上官果政績顯著者蔭一子亦必能通經
書大義乃許入監毋容一槩濫擾。
秋七月命雲南布政司歲祭故翰林學士王禕洪武中以節雲南
〇八月命僉都御史王濬撫治鄖襄〇閏八月命兵部究
治南京留守前衛百戶高洪等
百戶高洪等已用管事復謀管屯上曰國家倣古屯田
之法用戍卒耕守蓋寓兵於農之意也地有定業官有
定員行之既久其法漸廢戍卒多役於私家子粒不歸
於公廩管屯者有積蓄之利而無差操之苦所以啟後
來者之謀也洪等宜加究治自後兵部凡官軍有濫設
者悉退出差操

刑部尚書林聰卒
聰福建寧德人少舉進士授刑科給事改太子司直歷
官刑書卒謚莊敏景泰中論諫之臣以聰爲稱首後與
汪直觸遼東守臣獄益多偏徇君子有遺議云〇按崔
銑曰銑聞之張元禎曰初景帝將廢儲而立其子令百
官各署狀惟給事中東安李侃執筆大慟給事中閩林
聰退而語人曰惟吾抗議景帝聞之改聰爲太子司直
郎聰欣然自負今諸家文集謂聰爲忠蓋聰後尊顯諛
言相傳爾元禎又曰使李侃推慟心於狀豈不毅然大
丈夫哉是時諫者三人鍾同死于獄章綸廖莊脫雖貴
成贖貨敗節也景帝易儲時薛瑄以大理丞治餉于滇
署狀無瑄名謝理乃譏瑄非也然本朝士節不厲少遺
綮事鮮不諂附者
九月庚戌金星晝見〇遣少監孫端戒諭晋王
遣少監孫端齎勅戒諭晋王茲巡撫等官奏慶成王府
奇潤抗拒父命打死平人姦占樂婦王即拘慶成并奇
潤到府令其望闕跪伏數慶成不能教子不啟不奏之
過數奇潤以前項罪惡降奇潤爲庶人
冬十一月賜顏氏廟戶
初顏氏裔孫博士銑以乏人洒掃援孟氏例奏請上曰
國朝祀典二廟並隆其令有司如孟氏數給與之
汪直有罪罷奪王越威寧伯編管安陸錦衣衛指揮吳綬

謫戍極邊兵部尚書陳鉞右都御史戴縉並除名
時汪直久用事勢傾中外阿附者立躋顯榮忤之者即
遭禍譴天下凜凜有中官阿丑者善詼諧每於上前作
院本頗有東方朔譎諫之風一日丑作醉人酗酒一人
佯曰某官至酗罵如故又曰駕至酗亦如故又曰汪太
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傍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
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自是直寵
漸衰時王越陳鉞媚直結爲死黨丑復作直持雙斧趨
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
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焉至是御史徐鏞等劾直欺罔
弄權先與王越吳綬戴縉等結爲心腹大排羅織中外

寒心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續又聽信陳鉞誣執建州進貢夷人請兵征勦妄報功次傾竭錢糧侵盗府庫未及班師夷人遂郎報仇軍民被其屠害陳鉞等冒陞者數百人獨有王越不得預此乃爲別圖密諜汪直偕往大同肆鼠竊狗偷之謀爲要寵陞官之計暗地發兵連夜出境到於威寧海子逹賊家口休息去處殺擄老幼婦女虛張聲勢妄報大功冒濫陞賞不顧啟釁致使北狄積憤招結醜類大入擾我邊陲聲言報復威寧海子之怨軍民横罹鋒刃糧草在處缺乏致勞九重宵旰之憂而汪直等若罔聞知其罪尚可容耶伏乞將直等明正典刑籍

没家產以爲姦臣結黨欺罔弄權擅開邊釁之戒。上納其言即命三法司會多官參擬覆奏逐直幷其黨竄斥皆盡中外莫不快之○陳鉞之與汪直征建州也侵盗庫銀數十萬私匿俘虜子女多人父子各占一姝既罷職居家寡嫂孤姪苦其凌轢潛赴京訴其事東廠刺事太監即日以聞遣錦衣官校馳往逮之執其幼子拷掠具服所侵庫中玉蝴蝶諸異品占所俘之姝俱追解赴京下錦衣鎮撫司鞫問人皆爲之危鉞乃洋洋然對于官曰金銀寔有之俱當時分送某幾千某若干子女亦有之但送某幾人某幾人同時同事某收幾人某收幾人而我所收皆衆所遺棄者以故大臣曾有所受者聞之皆膽顫心寒相與極力營解遂得無事仍放爲民○初汪直出使有司迎候不及動遭箠撻有定州知州裴泰者預饌具以待僕從皆醉飽直心悅之至是被調道經曲陽縣有司皆避之直困臥公館孤燭熒然適泰至曲陽迎謁上司直喜甚求食且曰吾非復前比矣吾南行上意猶未可測明發但得夫馬起程足矣人謂小人得喪之態可爲世戒云

十二月進萬安太子太傅華蓋殿大學士劉珝太子太保謹身殿大學士劉吉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申明犯罪充軍不勾丁補役之例

一御史姜昴言天下官民犯罪充軍宣德十年詔令止終

本身今有司遇凡逃亡事故率多勾丁補役殊失罰弗及嗣之義幷違舊制章下兵部言比因陝西巡撫阮勤之言已嘗如例禁止今宜再加申明通行天下從之

江左陸獅之仝校

昭代典則卷之二十

昭代典則卷之二十一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晋江黄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憲宗純皇帝

癸卯十九年春正月定給太嶽太和山香蠟

自成化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止蠟二萬三千四百三十餘斤香一萬三千八百四十餘斤令於襄陽府夏稅折收給之

命刑部左侍郎何喬新巡邊

時馬亦思因擁衆寇大同殺邊將紫荆居庸告急勑何

喬新巡邊道諜覘虜聲言遣兵搗其巢虜懼不戰遁去時山西饑人相食即命喬新賑贍得便宜行事喬新請內帑淮鹽銀及鬻祠部僧道牒得粟數十萬石分部賑恤又傭饑人疏溝渠出粟償直凡活人三千萬

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乾亨使滿剌加國航海遇風卒於羊嶼

兩廣巡撫朱英奏聞乞加恩典命賜祭榮贈都給事中乾亨贈司副各錄其子一人爲國子生官軍人等同行溺死者令有司於海邊設位招魂以祭

二月命浙江蕭山縣祀魏驥于德惠祠

德惠祠舊祀宋縣令楊時驥家居日躬率鄉民脩築海隄田獲其利邑人謂驥之功與時等相率赴京具奏請以驥配于時之祠故有是命

召項忠復爲兵部尚書尋致仕

時朝廷好寶玩中貴有迎合上意者言宣德間嘗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寶無算　上然之命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忠復兵部尚書劉大夏爲職方司郎中項忠使一都吏于庫中檢舊案劉大夏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項尚書笞責都吏令復入檢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能得劉郎中亦秘不言會科道連章諫其事遂寢後項尚書呼都吏曰庫中卷案安得失去劉郎中在傍微哂曰三

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有萬計縱得珍寶於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所當切諫者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哉項尚書聳然降位對劉郎中再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劉果至兵部尚書

陞職方郎中劉大夏爲福建布政司參政

大夏居職方時虜數寇大同邊帥失律中外震恐調發戰守無虛日皆倚重之時兵部右侍郎缺中官有欲爲大夏者遣人來言冀得一往見大夏與詞謝之卒不往吏部又議以太僕卿處之大夏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

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况郎中一出非知府即參議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官耳乃陞大夏福建參政巡海海道兵久弛大夏至造哨船葺倉廠立收支法寨設一館往來督察不半年海道肅然

夏四月降巡撫陝西副都御史鄭時爲貴州參議

鄭時上言保國利民五事曰盡誠敬以回天意明義理以杜妖妄減進貢以蘇民困息傳奉以仰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　上怒謫之陝西軍民哭送若失父母先是中官梁芳進諸淫巧以蕩上心引用方術以收錄異書爲名夤緣傳旨不由吏部而與人官或已官者輒加超擢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囚奴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多至數千人如李孜省僧繼曉皆所引薦尤尊顯用事者鄭時所疏專爲芳發也故芳譖而謫之

起馬文升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汪直陳鉞既敗文升得雪其冤詔復其官致仕尋起爲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命有司脩治周公廟墓歲二祭諸葛亮范仲淹呂大中大臨大鈞各祠俱歲一祀

陝西巡撫阮勤奏岐山縣有周公廟咸陽縣有周公墓沔縣有漢諸葛祠鳳翔府有宋范仲淹祠藍田縣有呂大中大臨大鈞祠俱歲久頹圮乞脩治并賜祭　上曰朕考祭法凡法施於民以勞定國者則祀之周公制禮作樂通行萬世諸葛亮興復漢室范仲淹經略西夏皆有功當時而呂氏兄弟得伊洛之傳又於名教有補者祠墓弗脩祀禮廢墜豈祭法崇德報功之謂哉其令有司各務脩治於周公廟歲春秋二祭墓以二丁守視亮仲淹及呂氏兄弟俱歲一祀庶稱朕褒表先聖先賢之意

秋七月調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于貴州

先是鎮守內臣顧恒歲有進貢之儀求索多方民不勝擾韶上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臣以此事上爲恭不知彫傷國本爲害反大市舶內臣韋眷

請以均徭餘剩六十戶隸舶司爲造辦之需韶又疏其矯稱進奉私庇富豪輒亂舊章妄開新法民間力役吏無曠丁籍上均徭豈有餘戶又劾珠池監丞黃福採捕禽鳥騷動雷廉又劾錦衣鎮撫梁海本廣州人往來傳道輒稱貢儀水陸舟車飲食帳幃百方橫索所過蕭條梁海者太監梁芳弟芳見疏大怒且中傷韶言韶每事輒邀名方命左班相左右得大官益肆無忌　上直視芳不應芳懼伏地調韶貴州

九月傳奉陞上林苑監錄事邵義爲蘇州府通判管事

是月十四日早該太監覃昌傳奉　上旨廣東韶州府巡檢劉璋陞錦衣衛所鎮撫着仁智殿辦事儒士湯珪

陞鴻臚寺序班着文華殿辦事上林苑監錄事邵義陞
蘇州府通判管事江南巡撫王恕上疏曰臣查得蘇州
府原設通判三員一員協管府事一員管糧一員管治
農皆見任無缺今又陞邵義前來管事是爲額外冗員
官冗則事不歸一而民擾矣邵義原任錄事正九品也
依例只該陞正八品今陞通判乃正六品也無乃有壞
選法遂法壞則士無定志而奔競之風起矣且邵義之
爲錄事小官也名實未加於上下今不由吏部銓選而
傳奉 聖旨陞授是官則羣情不能無疑二三年前傳
奉 聖旨或陞一司務或陞一序班或陞一匠官或陞
一千百戶鎮撫方是時議者皆以爲開此蹊徑後將難

止但未有爲 陛下言之者是以 陛下傳奉之官一
年多於一年也今工部所屬額外匠官將及千員各衙
門司務序班千百戶鎮撫等官難以數計俱要俸祿皂
隸伴當不無耗國用損民力而輕名器今又傳奉 聖
旨陞除在外府縣官俾之管事臣備員巡撫久處于外
頗知民間疾苦若再不言將恐奔競之徒遞相效尤各
尋徑路不數年間盡據天下之要地恃寵妄爲正路蓁
蕪賢者難進則郡縣之政日益非田里之民日益困而
天下之事日益壞矣豈特耗國用損民力輕名器而已
哉 陛下儻以臣言爲是勅令該部仍將邵義止照資
格陞授相應員缺今後在內五品以下在外四品以下

文職遇有員缺悉從吏部依格具名請 旨選用其在
京堂上與在外方面官遇有員缺亦從吏部每員推舉
相應二員請 旨點出俱不必傳奉其千戶百戶鎮撫
非有軍功不許濫陞如此則奔競自息賢能在職羣情
安天下治矣如不以臣言爲然伏乞 聖恩容送骸骨
還鄉非但臣之幸亦好進者之幸也

授南海貢士陳獻章翰林院檢討予告

獻章正統十二年舉人屢上禮部不第乃棄舉業從吳
與弼講伊洛之學布政使彭韶薦之召至京令就試吏
部辭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
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疏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

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
臣日甚念病愈憂愈憂愈病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
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爲而力不逮乞
歸養特授翰林檢討疏謝曰臣至愚陋亦知銜負恩德
圖報稱於親終疾愈之日不敢負朝廷待士之盛意不
敢違臣子效用之初心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
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
開悟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
觀書殊戾康齋意遂快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
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
爾後竟以檢討家居不及踐報稱效用之言或勸之著

述不荅○陳獻章歸一時推尊之目爲道學尹直謂獻章初至京潛作十詩以頌太監梁芳芳言于 上乃得受職及請歸出城輒乘轎張蓋列槊開道無復故態楊維新張弼輩皆贈言嘲議張元禎采以載諸憲廟實錄且備述其矜持沽名之狀雖尹直輩未能成人之美豈亦獻章或有以自取云

冬十月太監李榮傳陞僧繼曉爲僧錄司左善世惠昇爲右善世○虜驟入宣府大同烽火至千圻內○東垣王見澬有罪賜勅切責之

東垣王見澬有家奴吳安童誘王淫戲數與王同臥起無貴賤禮因欲毒殺王妃不果事覺命官勘實擬罪奏至 上謂見澬狎近頑童謀害正妃有乖大義下勅切責令戴民巾讀書改過安童依律斬之○禮部奏湖廣武岡州民劉善初等告岷府選用乳母爲軍民害請通行天下今後王府乳婦止於本府所錄軍校之家選用不許外及從之

十一月吏科給事中王瑞上言諸司賢否揭帖失實者連坐從之

瑞等上言三載黜陟朝廷所以勵庶官之典也今天下諸司除土官外無慮九千餘處諸司官除陰陽醫學僧道外無慮千萬餘員吏部於各官之賢否在布按二司則據撫按揭帖在諸司則參布按等官揭帖上之詢訪雖出於公心下之奏報多任其私意或假公以市恩或乘機以償怨毀譽失眞賢否失實其他弊端不一而足乞諭吏部榜示各官凡揭帖所報失實者連坐或有當黜而留者許本處撫按論奏有當黜而妄訴者亦罪之上曰朕以黜陟之典付吏部吏部以賢否之實寄長吏使其所報失實則黜陟不公賢否無別何以示勸懲乎人是宜嚴連坐之罪其當黜而留與當黜而妄訴者俱如所言○按王瑞等所言是矣但內閣院部之恩怨則猶未之及也撫按之賢者其揭誠有可據苟非其人鮮有不視內閣部院之意以爲低昂者唯內閣部院得人則恩怨不行而撫按之言可據黜陟庶乎其當矣

十二月罷傳奉官

吏科王瑞等言爵賞者天下之公器自古帝王所以驅策羣臣制馭四海者也我祖宗列聖法古爲治設官分職各有定員惟有功德才能者授之初無倖取之路令恩典內降厮養賤夫市井童稚皆得以貪緣而進名器之濫一至于此伏覩 英廟復辟之初懲景泰間倖用者多率皆罷黜 皇上臨御之日祭天順初冒功者衆一切革除史册書爲盛事天下傳爲美政伏乞斷自宸衷一槩革罷以絕弊端御史張稷等亦上疏言之其畧曰比年以來末流賤技多至公卿屠狗販繒亦居清要有不識一丁而濫授文官有不挾一矢而冒任武官

末流之弊。不可勝言。伏望命內閣大臣。同吏兵二部。一一審實明正其罪。以警其後奏入　上曰瑞等所言事　朝廷自有處分。○是時四方白丁錢虜商販技藝華職之流。以及士夫之子弟。率夤緣近侍內臣進獻珍玩。輒得賜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書司務序班等職。不復出吏部。謂之傳奉官。至於三閣老之子若孫甫髫齡。已授中書冠帶牙牌。支俸給隸。但不署事朝參而出於梁芳之門者爲多。甚京官領一千二百餘人。傳奉官乃至八百人。一日內宴鐘鼓司承應扮一老人部糧責解戶米濕。解戶答曰。非我之罪。此船縫之病。老人曰。便須塞了船縫。免得耗濕朝廷糧米。答曰。若是要塞船縫須

是無糧方好。天顏爲之少霽。晚年悔悟。遂皆革罷。

甲辰二十年春正月京師地震○杖司禮太監尚銘發南京充淨軍

正月械司禮太監尚銘杖之一百。押發南京充淨軍。孝陵種菜。銘本汪直所屬。謀入司禮監。與當道者相埒。至是籍其家。得貲數萬。輦送內府者累日不絕。云給事中王瑞等奏。近蒙逐去東廠太監尚銘。臣民大悅。但不去其黨。將來之患。猶未可知。尚銘舊爲汪直所引。得入東廠近爲李榮蕭敬所引。得入司禮監司禮監乃　朝廷機密重地。豈可同惡相濟。引用非人。臣等又聞榮昔在大同。嘗黨汪直。隱蔽邊情。以致胡虜入寇。敬使湖廣。所過貪殘。用賄數千里之患。其他隱惡。未易悉數。天下大事。以衆賢人治之而不足。以一賊人壞之而有餘。榮等既黨汪直。又黨尚銘。人皆言汪直開西廠。而黑眚見尚銘入司禮而地道震。若非　皇上早見而勇去之。後日壞事或不止此。更望并去榮等以絕其黨。宗社臣民之幸也。疏入　上曰李榮蕭敬。朝廷自有處置。

二月命戶部尚書余子俊總督宣府大同偏頭三關軍務。兼督糧餉

余子俊上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臣奉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

爲宜。今爲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千人駕拽。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車空缺去處。用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若是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只有百步技能。我用銃砲。動有三四百步。兹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遏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復具圖本五。其一下兵車營圖。其二楂兵車營圖。其三楂鹿角柞營圖。其四下椿繩營圖。其五楂椿城營圖。其說甚詳。　上可之。○時子俊爲此車費用不貲。而遲重窒礙。殊不可用。初試之日。因而死者數人。

卒歸于廢云。

陞大理少卿侶鍾爲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等處兼提督紫荆等關○改南京刑部右侍郎盛顒爲左副都御史巡撫山東○三月賜進士李旻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虜士胡居仁卒○夏四月命江西貴溪縣建象山書院祀宋儒陸九淵兄弟○陞浙江按察使楊繼宗爲右僉都御史整飭永平山海邊備兼巡撫順天永平二府○佘子俊䟽築宣大邊墻建墩挑塹令條事宜以聞○改陳俊爲南京戶部尚書王恕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陞貴州左布政使彭韶爲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總督糧儲

時值大旱彭韶議折收俸糧上䟽曰切照東南財賦國

計所資大則內府之供次則百官之俸軍國之需出於蘇松常三府爲多遞年戶部止將秋糧正數派令起運兩京交納中間加耗船隻等項無從措辦不得已就於正米上加收五六斗以備支撥既以支訖就撥糧長運夫於當年十二月以裏盡行起身次年九月八月內回還不久又行支撥以候下運今者成化二十年天時久旱運河乾淺各府糧船至今多未曾回其爲艱辛何可勝言臣熟思之須於此時濟以權變之宜庶不虧官損民大約蘇松常三府每歲起運南北京白糧計九萬四千有零兌軍糧一百三萬有零此則升斗本色不可缺者也至於百官俸糧在京等衙門計約七萬有零南京各衙門一十九萬有零此則權宜折解銀價似亦可行葢京官家口多是糴買米麵穀粟相兼食用其南京俸糧又盡出帖賣人未曾親自關支若南京則米糧易得官員之家即有實價可不勞致也臣切謂折銀爲便伏望　聖明軫念三郡人民飛輓之繁稍與蘇息乞勑戶部會官計議合無今後將蘇松常三府秋糧原派在京五府六部等衙門官員俸米每石計加耗船隻等項折白銀一兩南京公矦駙馬伯五府六部等衙門各官名下俸糧每石計加耗船脚等項折白銀六錢俱無耗銀於內將在京官員不分南北二京俸銀俱解在京各衙門交納庶幾東南民運可略減省而官員俸糧銀亦不虧損實爲便益。

督撫兩廣右都御史朱英還掌都察院事

英在兩廣專務勞來撫輯約飭將士不許輒進兵諸峒琡有倡亂者購首惡誅之而釋其脅從之黨遣復業一切征需供饋之具蠲省節縮十去其五一年戶口生息上手勑褒嘉召回掌院事

五月京畿陝西河南山東山西大旱

時各省災傷禮部議令各處僧道關給度牒就彼納米給與賑濟湖廣鎮守太監韋貴議稱饑民南流數多日有萬口經過驅之則恐激變賑之官糧有[illegible]行山陝河南北直隸巡撫都御史督令各該州縣將新舊流民

着該管里長招撫復業。內閣萬安等議。令山陝二學生員有納米者。廩膳納八十石。增廣納一百石。俱赴陝西缺糧倉分上納本布政司起送國子監讀書。挨次選用。軍民舍餘人等有納米者。授以軍職。百戶納二百石。副千戶二百五十石。正千戶三百石。指揮照例加米。定與衛分帶俸。又命侍郎耿裕徐溥祭告西嶽西鎮西海大河之神。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疏曰。臣惟陝西山西連年災傷。閭閻小民貧難。殷實者少。雖奉上項恩例。恐願納者寡。焉能濟衆。訪得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今年頗收。合無請勑每處差給事中御史郎中等官三二員。分定府縣。令其馳驛前去。會同彼處撫按。督同分守分巡官。分投出榜召募前項僧道生員軍民舍餘人等。各照米數。每石納銀一兩。給與文憑。關領度牒。照缺選用。入監讀書。及爲指揮千百戶等項。其銀就令原差領勑官俱公同撫按等官。差委能幹司府官員。分投給散缺食人戶。令其自行買米救濟。其各流民之在荆襄者。彼處鎮守等官。旣稱不可驅治。又稱無糧賑濟。要令該管里老招撫復業。緣里老亦多流移。料無可差之人。就彼有人可差。各戶家業已失。田野無望。又無口食。豈能回還。臣思流民缺食。無計聊生。苟循失策。必爲盜賊。勞師動衆。所費益多。合無將湖廣今年該起運南京各倉及兌

軍秋糧。量留一二十萬石。又將河南該兌軍秋糧。量留一二十萬石。俱運赴荆襄。水次倉賑流民。以銷後患。仍勑各處撫按提督三司委官。如有流民到於該管地方。卽便加意賙恤。不許驅逐。致令失所。臣又深慮召募僧道生員人等銀兩。急不能得。合無先出內帑銀二三十萬兩。火速發去山陝河南賑濟。如內帑不足。請諭貴戚近臣。及在京巨富之家。挪移前去。切不可緩。待後召募有銀之日。照數酬還。仍乞降詔。將被災府縣今年稅糧買辦等項。盡行蠲免。如此庶幾全活生靈。潛消後患。易危就安。轉禍爲福矣。

逮大同總兵都督許寧。巡撫僉都御史郭鏜。鎮守太監蔡新下詔獄

上以去年大同失機。命三法司錦衣衛執寧新於午門前問狀。錦衣衛卽遣人執鏜至三法司。會鞫具奏。詔寧等輕率進兵。折損官軍。致虜賊剽掠。邊民情犯深重。本當處死。姑從輕。寧降羽林左衛帶俸指揮同知。鏜降四川射洪縣知縣。

秋七月。河北燕南諸省大饑。分遣大臣賑䘏之〇八月。刑部主事林俊。後府經歷張黻下獄。謫官

先是僧繼曉者。以淫術蠱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賄緣梁芳等。引入禁中。其術得售。尊爲法王。賜美姝十餘。金寶不可勝計。乃言於　上。發　內帑銀數十萬兩。西華

門外毀拆民居剏建大鎭國永昌寺大臣萬安附之於
是林俊上疏曰臣惟　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
罪莫加於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　陵寢
搖動日月繼食野熊入城鑒戒之昭莫此爲甚而醜虜
陸梁犯我北鄙邊民騷擾戍卒咨怨誠不可不爲之慮
也臣愚謂此尚手足之疾耳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饑荒
陝西尤甚人民流徙別郡及荊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
闔郡無人可者十去七八倉廩懸罄拯救無法樹皮草
根食取已竭饑荒塡道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流涕
而巡撫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既知荒旱自當先期
奏聞伏候　聖裁顧乃茫然無知恝不加意勢至若此

尚猶顧盼徘徊專事蒙蔽視民饑饉而不恤輕國重已
而不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
急之疾治之當如拯焚救溺不可少緩者也乃者大學
士萬安等具言將生員人等納米是固救荒之一策然
此等欲事輕齎則彼地空乏買米無從欲他方轉運則
困於劫掠道里難進臣恐緩不及事爲今之計宜下寬
恤之詔重欺罔之罪以收人心卽遣才力大臣并科道
部屬廉能等官分賫內帑之財星馳前往臨淸等處聽
其地利近便有運到官糧或鄰封積蓄官爲顧車裝運
兼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之餘民猶或可及濟然臣
猶有說焉孟軻有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

有所不避也臣說一行則可洩天地神人之憤快　聖
祖神宗之心彰　陛下爲聖明聽納之主奠萬億年無
疆之休萬一忤旨禍止臣一身爾臣何惜一身之禍不
爲陛下陳之臣聞脩養之說怪誕無徵佛老之教幻妄
無取故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之世其誣每見於唐宋
先儒之論史冊所稽不可泯也謹按僧繼曉本一憸險
小人市井無賴曩者猥指邪術欺誑藩府及至事敗挨
拏却乃竄身逃罪不圖自新益加縱誕潛住京師多方
夤緣誣蒙　聖眷叠賜異恩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復
肆無忌憚惑亂　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盖大鎭國
永昌寺臣細思之　陛下聰明齊聖斷不爲此是必繼

曉小人倡爲誕說謂此寺一建則　聖壽益綿　國祚
益昌民命益永邊疆益寧以此啗　陛下爾曾不知以
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　國計且日削矣以　陛下超
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聖譽且日損矣下人師
師爭先事佛聖政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
且日興矣縱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斷不爲此況萬無
是理顧有大害者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
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予焉將戰夫鶴之
好似若未害其失人尚若此伏望　陛下以類推之臣
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縱之者梁芳也梁
芳陰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輔之者騾得美官觸

之者動遭竄逐欺罔如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爲名盜　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乃復薦進繼曉陰求盖寺虛耗內財飛語外聞謂其立意不肯爲是被　陛下逼脅只得屈從是畏天下議己欲　陛下專擅謗爾夫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今梁芳欲文己奸而以過歸　陛下即此一事已不容於誅矣且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引之以疾病臣切爲身危之斷爲粉梁芳之身不足償其萬一爾臣德不足信職非言官孰視默默可以固位顧乃不自揣量與此二權奸臣抗可否是猶蝸觸

斧蛾赴火已不可言智矣然臣惟牛司耕犬司守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於　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愧無地中夜以思涕淚交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能盡知而　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於　陛下也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饑民之死欲食梁芳繼曉之肉然卒不敢以此言進於　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爾使臣復不言則　陛下終不悟　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後世謂臣等何如人秉筆史官必譏笑臣等恐將及　陛下矣昔魏任座答文侯何如主之問以直觸怒及問翟璜璜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文侯悅使璜召座親下堂迎之以爲上客臣不敢過望然亦豈忍懷不直之名爲　陛下仁聖之累耶臣誠不畏死惟　陛下留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則　祖宗之光社稷之福臣民萬世之幸　上覽疏大怒下俊錦衣獄後府經歷張黻上疏論救併逮赴獄事且不測司禮太監懷恩叩首諍不可曰殺俊將失百官心將失天下心奴不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訕我不然安知宮中事提硯擲恩恩以首承硯不中又怒仆其几恩脫帽解帶伏地號泣曰奴不能伏事爺爺矣叱恩出至東華門使人謂典詔獄者曰若等諂梁芳合謀致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臥稱中風不能起　上怒解命

醫治疾屢使勞問俊等不死謫雲南姚州判官黻謫知州

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封罕愼爲忠順王入哈密

十四年土魯番阿力死子阿黑麻稱速壇未壯於是守臣乘間請封罕愼嗣忠順王入哈密罕愼貪殘國人怨之西域諸夷貢使往來者苦其要索

馬文升陞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南京兵部尚書王恕請復林俊張黻原職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疏曰臣恕荷國厚恩庸劣無補惟願　聖德尊顯天下乂安俾臣得俯仰於無事之天

没齒於太平之日爲幸大矣邇聞刑部主事林俊上章
陳言忠誠激切詞氣過直冐干　天威謫官遠方後府
經歷張黻爲林俊陳情亦蒙拏問臣愬當以林俊等爲
戒括囊全身今復昧死而言者非納交於林俊等而爲
其游説也實爲　國家慮爾方今之時外而邊陲黠虜
跳梁軍士暴露内而郡縣旱荒太甚民饑而死此誠
陛下憂勤惕厲詢謀屈策極力救濟以收人心之時奈
何興土木之役爲佛氏之居盔開僧伽之言張大佛法
之功于以尊之崇之資其利益以福斯民而延　國祚
也殊不知三代以前無佛法而帝王曆數率皆綿遠三
代以後崇信佛法而帝王運祚未聞過之以此觀之佛

法之無益於世也明矣其不足信也審矣且天地生成
萬物　祖宗創業垂統孔子明道立敎其功其德豈佛
氏所能髣髴萬一然而京師止設一壇以祀天地内府
止設一太廟祀　祖宗京都以及天下郡邑亦各止設
一文廟祀孔子就使佛法有靈而其功德可比隆於天
地祖宗孔子其佛寺亦不宜多於天地祖宗孔子之壇
廟也今都城内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茲又欲營建
佛寺于皇城之側遷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藏銀數
十萬兩似爲過之然安土重遷人之情也今一旦拆人
房屋使之遷於他處欲人心安得乎帑藏銀兩所以備
兵荒也今乃以爲建寺之資使人飛輓於道路轉死於

溝壑欲人心悦得乎人皆知此事之非宜而不言獨林
俊言之者是林俊能盡忠於　陛下而不顧身家者也
人皆私議以爲林俊之言是亦無一人公言於朝獨張
黻言之者是張黻亦能盡忠於　陛下欲　陛下納諫
懲直以隆治道亦可嘉也今皆不之省而悉寘之于法
此臣之所未喻者也臣恐由是人皆以言爲諱設有讒
佞之害正奸邪之誤國誰復言之　陛下何由以知之
又造宮殿爲梁爲柱大楠木南京各廠已無一根近年
脩　孝陵明樓差官前去四川徧歷山谷尋採五年僅
得五根數内堪中者少不堪者多動起數千人夫止拽
一根到於水次餘者尚未出山此等大木誠爲難得不

知在京各廠見有堪作大梁大柱楠木幾多可彀幾座
宮殿之用誠不可不愛惜以備用也　陛下仁如帝堯
孝同大舜自踐祚以來不畋獵不游幸未嘗妄興一旅
一師亦未嘗妄戮一無辜之人誠不世之　明主大有
爲之　聖君也不意偶然有此蓋未之思爾此臣之所
以日夜懔懔而不能已於言也伏乞　聖慈收雷電之
威解恢恢之網復林俊等之職慰天下人之望暫停建
寺之役專理兵荒之政如此庶幾四夷向化九有歸心
宗社可以鞏固天下可以永保矣疏入留中
太監懷恩傳旨進吏部尚書尹旻爲太子太傅取丁憂中
書杜昌文華殿辦事○萬全右衛百户韋瑛伏誅

萬全右衛百戶韋瑛先任錦衣衛從太監汪直用事及
罷西廠調外任居萬全欲邀功以希起用乃自撰妖言
以誣巫人劉忠興等十餘人謀不軌走告監督軍務太
監張善善令人助瑛捕獲德興等加以毒刑取其家貲
無不誣服善等以聞命官會鞫皆誣 上曰韋瑛纍罪
當死朕以從輕謫調而稔惡不悛宜亟斬之仍梟首于
被害處其惡黨論罪有差被誣者皆釋放瑛初附直爲
惡直敗其黨多竄死瑛獨不及人皆疑之至是自致死
地天下聞而快之
命南京戶部主事張倫督理懷慶平陽潼關等處運事
張倫上言黃河自河南入淮直抵南京水陸無礙請量

摘淮安瓜洲軍糧十萬石南京常平烏龍潭等倉糧十
萬石運至沔池縣令河南山西陝西三司委官轉運以
五萬石存留懷慶二府等處以五萬石給平陽蒲州等
處十萬石給潼關西安等處以備賑濟又以兩浙鹽七
十四萬餘引兩淮鹽一百二萬餘引賣銀送京以給軍
餉所司謂其言皆可行且倫陝西人方以公務至京宜
遂令奉 勑督運俱從之
十二月命工部侍郎杜謙率郎中蕭晃等疏濬運河
太學士萬安等言我朝建都於北而上下供用多取給
於江南然必藉船而後可達於京師是運道水利所係
甚重如河南懷慶地方築隄障沁水以濟徐呂二洪濟
邳州宿遷桃源運道山東兗州等處導引汶泗洸河諸
泉以濟濟寧上下運道今沁水衝決堤岸流入黃河汶
泗洸諸泉歲久不濬亦多壅塞以致河流淺澁糧運稽
遲請 勑工部重臣選領諳練屬官詣彼會撫按督有
司一一踏勘衝決壅塞之處脩築疏濬 上命工部侍
郎杜謙率郎中蕭晃員外郎李濬往董其事
召陝西耀州判官張善吉爲兵科都給事中
命陝西耀州判官張善吉爲兵科都給事中善吉初爲
兵科給事中調外任久之不遷遂以方術托太監高英
轉聞於 上因得召見遂有是命士人恥之
命有司歲祭故巡撫廣東僉都御史楊信民

乙巳二十一年春正月星隕有聲詔寬恤求直言
是年春正月甲申朔申刻有火自中天西墜化白氣復
曲折上騰聲如雷踰時西方復有大星赤色自中天西
行近濁尾跡化白氣曲曲如蛇形久之如雷震地詔寬
恤天下舊年糧米及坐派物料未徵者盡行蠲免已徵
者糧米就留本處賑濟物料准作次年之數不許朦朧
再徵
復林俊爲南京刑部員外郎張黻爲南京左府經歷〇工
部主事張吉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敖毓元應詔陳言謫官
張吉疏斥李孜省僧繼曉等罪惡勸 上親賢圖治脩
德遠邪以謝天變丁璣上言十事首言正心脩身末言

方士釋老宜加斥絕敖緜元上言四事曰愼選大臣愼選臺諫佛老當去名器當惜皆爲孜省繼曉輩發也疏入俱留中尋以他事謫吉雲南景東府通判璣貴州普安判官緜元雲南臨西縣丞○戶部主事周軫因星變上言乞除元惡以快人心滅內臣以清朝政等八事兵部郎中崔陞蘇章共疏星變爲閹竪干政妖僧蠱惑援庇壬憸竄逐忠良所致疏入皆留中時言者頗及宮闈秘密　上怒因書言者六十餘人姓名于屏擬陞則絀其級不則遠惡地於是吏部不敢擬陞焉

放僧繼曉歸田里

繼曉自知罪不容誅乞歸養母并乞空名度牒五百道

許之詔命毋終仍出供職○吏科給事中李俊等言今之弊政最大且急矣近倖干紀大臣不職天變之來率由于此國初近侍皆有定制令或一監設太監一二十員或一事差內官五六七輩或分布藩郡或總領邊疆或援引憸邪或投獻奇巧如梁芳韋興陳喜輩難以數計大臣如殷謙張鵬艾福杜銘李本劉俊張鎣田景暘張宣尹直李溫輩或老懦無爲或淸論不愜皆所以虧聖德損至治而招天變者其間方士道流如李孜省鄧常恩繼曉輩尤中外所切齒乞通行革去庶天變可回

上批荅曰梁芳韋興陳喜姑已之殷謙等令各脩省李孜省鄧常恩降職繼曉革爲民○浙江道御史汪奎等言妖僧繼曉結太監梁芳建寺又給與度牒二百江南富僧一牒可售數金當此凶荒留賑饑民不猶愈於繼曉一人用乎乞罷建寺而治梁芳之罪取回繼曉追奪度牒斬首都市以謝天下近年亡命貧販之徒工藝方術之徒傳奉通政太常鴻臚錦衣中書文思等官者不可勝數如顧賢顧祥顧蘭顧果顧俊太監顧恒之姪也有何勳勞而陞俱錦衣指揮千百戶鎭撫之職李孜省緣事之吏也有何才能而濫授通政之官似此之類難以悉數俸祿之費歲以萬計宂令所司悉究以汰宂濫　勑各處誤事官姑不究繼曉移去度牒令巡按御史追取繳來

刑部十三道官應詔陳言請去鎭守等官兵部尚書張鵬覆議存之

兵部尚書張鵬等奏適者本部陳言謂內地鎭守等官可以量減五府陳言謂邊城沿海添設官可取別用刑部及十三道陳言又欲查照天順八年正月詔書通行斟酌鎭守等官地方緩急量爲去留俱下本部覆議查自天順八年以前接管已定者不復開具謹將八年至今各處添設鎭守等官上陳但地方有事河南又有流民江西盜賊浙江福建俱邊海鎭守內外等官應否去留伏乞　聖裁詔鵬等旣言地方有事鎭守內外等官姑存之時謂鵬之罪不容誅云

三月加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太子少保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應詔上言。洪武永樂年間官有定員。朝無倖位。是以賢能在職。食之者寡。近年以來無功而陞無能而進者日多一日。他如工藝之人。逋逃之徒邪術之輩。各尋蹊徑得美職而服章服者。充滿朝市。實是虛糜廩祿。虧損名器。非所以勵賢能而勸有功也。合無今後文職。非由進士監生吏員出身者勿授。武職非有軍功者勿陞。其已陞除額外文職。悉令記名回家。待有闕之日。聽吏部察其可用者取用。係醫卜匠藝出身者。悉令各執本藝。每月止支月米一石。其餘俸錢皂隸俱各革去。其軍職非有軍功而陞在錦衣衛及管事者。

俱改調在京各衛帶俸。止食原俸。原無俸者。每月亦止與食米一石。餘俸俱各革去。悉令差操。俱不許管軍管事。兩京一例。若在成化十一年以前陞用。及貴戚之家循例而陞者。悉令照舊。其在京考滿該陞官員。內樂舞生出身者。止於太常寺官。天文生出身者。止於欽天監官。醫生出身者。止於太醫院官。匠人出身者。止於工部所屬文思院營繕所等官敘用。俱不可授以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堂上官。庶不虛費錢糧。混亂名器。又言近聞太監梁芳差鎮撫梁山。舍人梁用。馳驛前來兩淮運司關支欽賜官鹽五萬引。着該司官出備包索船錢。用銀數多。該司無從措置。被其逼追。今奉明詔。不許勢要之家中鹽。雖稱前鹽係是欽賜之數。百姓愚昧難以戶曉。未免致疑。又令運司出備包索船錢人情愈加不堪。合無將梁山等取回。前鹽住支。今後各處鹽課。俱各存留以備邊儲。敢有仍前求討者。許戶部及科道官糾劾。使人無覬覦。官有儲積。又言端人正士。何代無之。異端邪術。世亦常有。所貴察其忠良。辦其奸妄。而登用之擯斥之爾。近者員外郎林俊經歷張黻以言事謫官。尋蒙收召。復其職任。國師繼曉以左道惑衆。亦彼放逐遣歸田里。此足以彰　陛下天地之量日月之明。容受其直。而特爲寬貸。洞燭其誣而不可欺罔也。竊惟諸司之中。固嘗有林俊張黻而被謫者。天下之大。亦

豈無後繼曉而行術者。合無吏部通查數年以來。有因言事或降調外任。或冠帶閒住。悉令復職。俾圖自効。如有政令缺失。仍許直言無隱。及令都察院行委巡城御史五城兵馬。嚴加禁治。如有奸妄之徒。或執巧技。或挾邪術者。不許潛住京師。希求進用。敢有窩藏隱匿者。罪及隣佑。如此則異端不至橫流。正道可免蓁蕪。又言正統天順年間。南京龍江大勝二關。各止差內官內使三員名。守把皇城各門。并都城各門。各止差內官內使二員名。守把近來龍江關差太監奉御共六員。大勝關差內官內使共七員名。皇城各門差內官內使十餘員名。都城各門有差內官內使五七員名者。亦有三四員名

者又內府南京甲字等九庫比先年間每庫只有內官
內使二員名公同該庫官收支錢糧今各庫有內官內
使五七員名者亦有十三四員名者政出多門弊難枚
舉合無行令內外守備官將各門各關并各庫添差官
員盡行革退令其各管本等職務照依正統年間事例
存留守把管理免致多占官軍庫役妨誤公事又言
朝廷差內臣往浮梁縣景德鎮燒造御用磁器今已年
久催覓夫匠買辦柴土顏料及供給監燒官員人等每
年用銀不下數千餘兩俱是饒州等三府小民出備雖
曰磁器計其所費不減銀器之價近聞原差內臣隨陞
太監鎮守江西往來提督而家人常川在彼生事尤甚

供給益侈即今三府之民疲敝困苦不可勝言且饒州
鄱陽湖迤邐數百里上控荊襄之衝一有警急民窮財
盡何以為備此三府之民誠可痛憫而燒造之役所當
急罷也況所燒磁器年積月累其數必多合無暫且停
燒造三五年以蘇民困待後缺用再行燒造亦未為晚
又言雲南福建浙江等處雖有出產銀冶府分其間或
有頑梗之徒嘯聚為非地方人民因而不安者況中間
鎮守太監或有於每年冬月親去前項府分煎銷銀課
往來供應頭目人等甚是勞擾合無今後止令專管銀
場布按二司官員每年督完銀課解至總司會同太監
煎銷實為民便

召彭韶為大理寺卿尋改副都御史巡撫順天
巡撫江南副都御史彭韶應詔陳言曰伏睹成化二十
一年正月初七日詔書內一欵凡　朝廷政事缺失許
諸人直言無隱欽此欽遵臣恭忝風憲之官幸遇　聖
明憂治之日不敢自誘在外隱忍緘默以仰負　明詔
求言之意謹以政治終始為　陛下言之夫更新曰始
成功曰終使政治常新而不失事功常謹而有成雖堯
舜之盛不能外矣伏聞邇者星變既發於歲暮又形於
正旦此天心仁愛之意欲　陛下善始善終而示於不
言之表者也蓋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天
象兩見於此豈無意哉昔唐太宗時魏徵獻言有曰陛

下志荒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十事太宗嘉納至今
稱為盛帝臣愚妄謂今日之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之
初足矣茲為歲首廣開言路禁止奢僭斥逐異端杜絕
傳奉次第施行所謂漸不克終者非有如唐太宗之多
然臣子之愛心無已所望於　聖明者不止於前數事
也伏惟　陛下嗣位之初廢立中宮特詔天下正家之
禮嚴矣數年以來聞諸鎮守內臣貢獻土物於皇妃位
下或加中宮之上比又褒陞其家幾與　先帝時后家
相等此　陛下正家之禮有未終者也悠悠萬事惟此
為大天意所以不豫人心所以湮鬱殆為於此臣伏見
　陛下至聖至明若俯念四海為家之義少納臣子家

衆之言以時裁正俾彛倫攸叙則陰陽不調災害不弭
未之有也成化之初内侍近臣進用稀簡防微之意蓋
有在矣至於近年日有增益聞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
求之於古未見其比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犯科條少
有加罪所求能得所請輒從此　陛下慮防之意有未
終者也夫近貴之臣人所畏憚久預外事便成重輕臣
伏見　陛下臨御歲久洞察事機宜及此時斟酌裁省
俾内外事務各還職守立爲定制以傳於後實萬世無
窮之休不然異日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雖欲更張
不可得也成化之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之德著
矣至後數年鎭守公差諸人爭求珍異以充進貢海内

臣庶匪不憂心茲者又詔鎭守内外等官貢獻方物悉
照天順三年以前例行不許因而科害軍民竊惟天順
年間當無事之時今遇災荒乃警戒之日古人遇有天
災皆欲減膳徹樂豈宜轉令貢獻此　陛下持儉之德
有未終者也先儒謂好貨之心乃天理之所有人情不
能無然公劉好貨與百姓同之故國富而民足今前項
官員不過剝取軍民之財以充貢奉之名豈有出己物
哉而乃水陸勞擾人畜疲頓怨歸公家恩被私室誠無
益也伏望　陛下畏天是圖將此貢獻盡行罷免則天
下幸甚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愼至矣
至於近年邊方多事内郡流移而公卿輔臣無故而加

保傅寺監衙門多以高官兼掌及其致仕恩澤又月與
之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禮大臣也然以是施於忠賢
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焉行之則人孰不思阿順從
欲以圖日後之恩寵哉此　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
也自古平治天下責在大臣自任既輕百司從而觀望
後進一律世事將何賴耶伏望　陛下愼重任使必忠
賢而後優禮有勞烈而後加官不惟其官惟其人則羣
臣幸甚臣聞因事爲功古人所貴卽其已往而愼於方
來斯謂謹始而勿失則德澤加諸當時聲名昭於後世
斯謂善終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日新萬邦
惟懷此　陛下大聖人事也臣螻蟻微命殞越妄言不

勝戰懼之至時韶被命召爲大理寺卿未上以疏論貢
獻仍改副都御史巡撫順天
陞太常寺丞張苗爲南京通政使
時星變黜傳奉官御馬太監張敏請馬坊傳奉者得勿
黜持疏謁懷恩跪庭下恩徐曰起起病足不能爲禮問
何爲曰得旨馬坊傳奉不必動恩大聲曰星變專爲我
輩壞國外臣何能爲今甫欲正法汝又壞之他日天雷
且擊汝首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矣汝兄弟一家徧居
權要又欲居我位乎敏素驕貴又老輩聞其言不敢吐
氣歸家憤恨死章瑾進寶石求錦衣鎭撫命恩傳旨恩
曰鎭撫掌詔獄武臣極選奈何以貨故與瑾　上曰汝

違我命乎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耳改命覃昌傳旨慰
曰外廷倘肯諫吾言尚可行因諷余肅敏執奏吾且從
中贊之余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無人王端毅者
爲都御史屢上疏論事言甚切直恩每嘆曰天下忠義
斯人而已○張敏卒其姪太常寺丞張苗遂傾貲上獻
乞侍郎 上曰苗本由承差豈若侍郎六部之佐不可可
授南京三品左右急持官制請竟得南京通政使
二月德王請業南旺湖不許[illegible] 復命戶部尚書余
子俊兼副都御史總督宣府大同軍務倉場
着尚書殷謙兼理部事俟子俊還日各仍舊時巡撫宣
府右副都御史李岳等奏連歲兵荒軍民困極今東作

方興恐言者仍以修邊為事未免動衆妨農乞暫停止
以待豐年事下兵部尚書張鵬等以爲差官修邊已有
成命請自 聖裁詔令余子俊至彼酌量處之
三月泰山屢震
壬午朔四鼓大震是夜復震丙戌四鼓復震甲午乙未
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有司奏聞時椒寢漸繁李孜省
左道交納頗有易樹之意內閣劉珝密疏言國本不可
搖動會欽天監奏言泰山震動應在東宮 上大驚遂
已
命納銀米監生分送南北二監
禮部覆議南京吏部等衙門應詔陳言內一事欲將各

處納銀米監生分送南北二監自願具薪米坐監者聽
其年十三四或十五六七則俱行各處提學官收入該
學肄業滿十年乃復監從之
命禁民間產女溺死
溫州府訓導鄭璟建言浙江溫台處三府人民所產女
子慮日後婚嫁之費往往溺死殘忍不仁傷生壞俗莫
此爲甚乞曉諭嚴禁都察院議此弊不獨三府延及寧
紹金華并江西福建南直隸等處亦然悉宜曉諭如璟
言 上曰人命至重父子至親今乃以婚嫁之累戕恩
敗義俗之移人一至于此此實有司之責自後民間婚
嫁裝奩稱家有無不許奢侈所產女子如仍前溺死者

着鄰里舉首發戍邊方
閏四月兵部尚書張鵬致仕○調順天永平巡撫楊繼宗
外任
順天府管河治中陳翼以巡撫楊繼宗屢拒忝見不加
禮遇訐奏其平日諸過以爲失大臣體及巡按御史鄧
庠擅停夫役有妨濬河皆當究罪事下刑部奏遣官勘
問覆奏上以繼宗執性既偏處事過當難任巡撫調降
外任翼訐奏事多不實降級調外任庠恤民停役置不
問
五月廣東肇慶大水左布政使陳選馳奏災傷未報便宜
發粟賑之○改總督宣大戶部尚書余子俊爲兵部尚書

令防秋畢還京。○六月致仕戶部尚書楊鼎卒。○秋七月
右都御史朱英卒。○余子俊請築邊墩從之
　余子俊奏去歲受命行邊即以曩在延綏督修邊墻事
宜建議奏聞蒙賜允行適歲歉而止今會大同山西宣
府一帶邊關內外文武守臣隨方經畧躬率士馬遍歷
邊關登高履險凡四十餘日度地定基東自四海冶起
西至黃河止長竟一千三百二十里二百三十二步舊
有墩一百七十座內該增築四百四十座大約今年八
月始事明年四月可以告成工視延綏修邊之費雖曰
有加實一勞永逸之功也。上然之即勅所司預備器
物是奏也子俊欲以築墩責成于邊臣而以閱實付任

於科道計功筭數行之惟艱且自欲還京而以重役付
人蓋不近人情之甚者是後物議諠然不平蓋有自云
○余子俊奏大同宣府并偏頭關等處欲大發兵夫修
築墩臺計用糧一十五萬四千八百石防護官軍馬用
豆共八萬五千五十石銀七萬七千四百兩鹽二十五
萬八千引請詳議措置奏至戶部會議軍民轉運疲敝
未可再勞宜准已運宣府者除放支外見在者不必轉
運即補作宣府來年修造之數其大同亦儘見在者放
支以俟來年會計子俊原擬于山東等處添派俾足前
數其銀以糴糧科內摘撥鹽於順聖川煎辦給用從之
八月巳卯朔日有食之○九月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

身殿大學士劉珝致仕
　珝與李孜省力爭易儲之事雖卒沮其謀然亦以此不
得安於位珝尤鄙萬爲人時時對客詈安爲負國無恥安
聞積恨與劉吉搆誣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又使邏
卒詗令求退珝遂乞致仕○時稱內閣三人萬安貪狡
劉珝狂躁劉吉陰刻又昭德宮好珍奇營建中外有結
納內臣進寶玩則傳旨與官以是府庫竭爵賞亂三人
不出一語救之故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然
三人之中惟珝猶賢珝多談論不知者目爲狂躁耳至
於國本之諍與李孜省爲仇自非安吉儔也
十一月陞廣東按察副使陶魯爲湖廣按察使

　魯以父蔭授縣丞歷陞副使至是九年秩滿乞改別省
撫按等官各爲具奏乃有是擢仍奉勅兼管嶺西道兩
廣有警聽往來撫治
十二月進內閣劉吉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以詹事彭
華爲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天順中彭華爲編修以多支廩餼坐除名賴李文達救
解迨李孜省得幸華私附之又與萬安結爲腹心以故
肆譏投間亟亟若狂一時正人斥逐華力居多乃得入
閣
丙戌二十二年春正月巡撫劉璋奏准淮揚滁和四處馬
納價廬鳳徐州仍令納馬○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時政

疏不報
王恕再上將順　上意匡輔時政疏曰臣伏聞近有
聖旨禁約今後不許擅便奏討陞官及遷轉各人名下
并文武外官邊將及奏討蟒衣并替人討蟒衣及不許
奏要在外府騎馬又聞自有此之後諸色人等俱不敢
進貢物件希冀陞賞朝政肅然小大之臣罔不長天之
威駿奔承事中外臣民聞之莫不懽忻鼓舞稱頌　聖
德而詠歌太平也夫此數者不禁止則官及私昵而政
事爲之不立利歸權門而邊儲爲之不足豪右兼并而
小民爲之困敝名器混淆而上下爲之無別僭踰日肆
而禮法爲之蔑如紀綱廢弛而教化爲之不行人皆知

此數者之爲聖政累久矣但恐禍及身家所以多不敢
言去歲正月　皇上因天變勅諭文武百官令其陳奏
弊政兩京臣僚間有言及之者或指陳失眞或言詞過
當是以多不蒙採納間有採而行之者不久又行更改
而言者反多謫間有優容者其心兢兢業業常不自
安有若官校之隨其後所以前事日益滋熾而無已有
志爲國者日有畏縮而不敢言也茲者　皇上不因左
右之言臣僚之諫而有此禁約是蓋皇天眷祐國家將
隆萬年無疆之休故啓　宸衷而爲之此臣民聞之所
以懽忻鼓舞而稱頌詠歌也然此數者誠能持之堅禁
之久而無所變更則天下國家何患乎不治安宗廟社
稷何患乎不靈長四夷八蠻何患乎不賓服羣黎百姓
何患乎不蒙福也如或持之不堅禁之不久而有所變
更非惟有失大信於天下抑恐難保無虞於將來伏望
皇上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仍將
節次　聖旨禁約事意傳與在京各衙門并科道知道
令後但有故違　勅旨奏討前項恩澤者俱照　勅旨
內參奏其奉　特旨批出傳奉無與者亦要執奏不可
有失大信如此則紀綱振肅而教化大行億兆歸仰而
宗社靈長矣然臣此言非欲矯情以沽名而舍生以取
禍但欲成　皇上之美政爲恃寵者弭後患耳惟　聖
明察其心而赦其罪幸甚疏上宦戚閣部左道諸人皆

不悅
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致
仕
戶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劉昂等劾奏都御史余子俊
取民無度用財無節國家賦有定制今則創爲預徵邊
有常供今則索於額外借漕運而京儲因以不充急挽
運而京民爲之擾動報虜警而勢多虛張修邊防而財
多妄費徒勞人力未見完功惟務更張無益於事雖佞
欺之情未露而妄費之責難逃乞逮至京明正其罪以
爲大臣妄費邊儲之戒河南等道御史朱欽等奏余子
俊往在陝西繕修城堡疏開河湟虛張聲績邀獲時譽

遂蒙拔自踈遠置諸六卿增其職任委以邊寄昧於審
時急於功利乃於凋弊之餘輒興城堡之築事不酌其
可否功惟幸其必成遂致邊備空虛羣情嗟怨臣等切
惟邊防之險不在地利而在人心　朝廷之憂不在四
夷而在百姓今疲中國以事邊境重手足而輕腹心非
惟不能保邊而適足以擾邊非特不能安民而適足以
困民此而不懲何以警後䟦入　上命該部議其事以
聞旣而命工部侍郎杜謙等勘報還奏以爲子俊在邊
未及二年費用官銀一百五十萬餘兩糧料二百三十
萬石雖因供給軍馬脩築墩臺罰造兵器皆出公用然
亦勞民傷財不爲無罪復下戶兵工三部會議覆奏

上曰余子俊受朝廷重託不審事勢偏執己見處置乖
方費用錢穀數多姑置不問革太子太保令致仕去○
聞之視師延綏者其遺民故老咸曰鎭城舊在綏德余
公遷出楡林軍民役死不下萬計窮簷荒廢千里丘墟
孤兒寡婦衰麻扶杖日哭于軍門而浮沙築墻終難就
緒向使其撝鎭河湟逼逐套虜與此大役猶可言也顧
僅僅止此至今楡林孤城懸於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
千綏德藩籬竟失鎖鑰虜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盖
不審矣由此觀之則宣大之役臺諫交章非無自也
三月虜入開元塞○夏四月封金玉二闕眞君爲上帝遣
大學士萬安于靈濟宮致祭○五月以馬文升爲兵部尚
書○吏部尚書尹旻致仕翰林侍講尹龍除名
尹龍尹旻子也旻與內閣萬安不協安每語所親厚者
曰言官有能劾尹同仁者勿憂無大官做也然旻與劉
珝善珝與安竝在內閣安不得行又旻掌銓衡每推舉
時皆先舉科道官或舉部屬亦其入中官之門者以故
科道中官各無釁隙一時選法過敍賢愚皆悅劉珝旣
致仕去安欲引南京禮部侍郎尹直入閣旻謂不可安
遂托李孜省譖旻於　上復嫉所親科道論劾於是吏
科給事張雄等言龍竊弄父權納賄如市知縣孫盛送
銀三百特授知州指揮吳昇送銀五百兼管糧運尹旻
縱子受賄欺公罔上罪惡貫盈人心憤怨御史陳孜等

亦言尹旻賄賂公行苞苴競進通判王範濫陞主事經
歷張璲驟進少卿子龍素無學問之功久著貪污之跡
夫旻父也龍子也子之惡旻且不知何以別天下之賢
否使其知則於家且不齊何以典人物於銓衡事旣敗
露復何面目立於淸班乞特奮乾綱大彰天討以爲父
子同惡人臣倖進之戒　上命三法司錦衣衛執尹龍
張璲王範等于午門前拷訊革旻太子少保令致仕龍
等發原籍爲民
逮廣東左布政使陳選道卒
先是廣東市舶司太監韋眷奏乞均徭餘戶六十八添
辦方物陳選奏近奉詔例悉宜停免上諭戶部從之又

番人馬力麻留貨海上詭稱蘇門答剌國貢使韋眷利
其珍奇許馬潄選殺其偽逐之又番人撒馬兒罕使臣
泊六灣還國枉道至廣東謂將往滿剌加市狻猊入貢
所過震驚陳選上言臣聞西旅貢獒召公進諫越裳獻
雉周公致規蓋不惟防玩好之漸實以杜窺伺之萌也
廼者珍禽奇獸旁午徵求外夷小醜探聽舉動豈眞有
貢獻之誠惟以邀賞賜之利　陛下必以爲娛玩之物
於民無損不知奸貪憑藉因緣爲利招引殊方營圖擾
毦卽如狻猊本非澤國所產假借意指入海宣索驚擾
域中貽譏海外是　陛下忽細行之矜而爲大德之累
也既下禮部覆奏從之陳選又奏據番禺縣知縣高瑤

呈鞫犯人黃肆招稱縣民王凱父子招集番商結交太
監韋眷出海通番怙勢殺人驚擾地方被縣遣兵壯人
等搜沒番貨鉅萬見在奏下都察院請行巡撫都御史
宋旻勘報旻畏眷未敢結問眷積怨選每事裁抑誣選
黨比高瑤　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
徐同愛鞫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復賄選所黜吏張
聚令誣執選不從行等阿眷執聚拷掠聚曰死即死爾
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
選矯制殺衆意在侵欺褒獎屬官志圖報謝論罪當徙
奏入詔奪選官遣錦衣衛千戶張福逮選士民數萬人
號泣遮留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張聚

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至上疑於其君
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於其母是豈成王之
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能銷骨也
陛下臨御區宇明竝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枯骨之中尚
罹冤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冤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素
崇正學夙抱孤忠孑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
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陳選移文嘉奬以
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怯勢保姦首
鼠兩覷以致韋眷横行胷臆穢衊清節熒惑　聖明勘
官李行承眷頤指鍛鍊成獄竟無佐驗臣本小吏以詿
誤觸法爲選罷黜是臣自取非選有加于臣也眷乃妄

意臣必憾選以厚賄啗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亦知
廉恥安敢欺昧心術顚倒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誘乃
囑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籲天終
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
便發倉曲意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共姜爲夏姬詬夷齊
爲盜跖也本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
災老弱張口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
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其何能待所以便
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
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
療又潛遣養子宻以選死報眷以快其忿小人佞毒交

結杜倖一至於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
為也夫選砥節奉公橫罹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
以罪人擯斥田野秉耒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瀝甘
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斷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奸為
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錄守選字士賢
浙江臨海人自少沉靜端慤立志以聖賢自期潛脩默
識不求人知終身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蓋篤行之儒
為己之學也南畿河南廣東皆立祠祀之
秋七月致仕大學士商輅卒○八月陞吏部左侍郎耿裕
為吏部尚書○九月南京兵部左侍郎馬顯請老內批南
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王恕同致仕

南京兵部左侍郎馬顯乞致仕許之仍就顯奏既批曰
令南京米貴民饑尚書王恕忝贊機務胡為坐視無一
策拯濟可見年老無為華太子少保亦令致仕工部主
事王純奏曰王恕屢上封章直陳時事　陛下每容其
言及以年老屢乞致仕輒蒙懇留不許今華去太子少
保令以尚書致仕羣情驚駭莫知其由昔莊助論汲黯
于漢武帝帝以為古社稷之臣如黯近之臣竊見一時
大臣遇事敢言者無踰于恕妄意以恕為社稷之臣則
恕之去就豈容不言伏乞特賜寬假復太子少保召還
以覔其用　上以純出位妄言要求名譽命杖之送吏
部降調為貴州思南府推官

改兵部尚書馬文升于南京兵部李孜省之為也○以南京禮部
侍郎尹直為戶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冬
十月改耿裕為南京禮部尚書以李裕為吏部尚書徐溥
為吏部左侍郎倪岳為吏部右侍郎○復建大永昌寺
先是寺建于西市已有成緒及繼曉以星變被譴寺亦
隨廢至是梁芳請更擇地建之乃令工部侍郎杜謙等
相度地基得故廣平侯袁瑄宅時瑄家已失侯瑄妻因
請以宅獻而託芳請襲侯芳言于　上而許之既又而
其旁民居數十家大興工役視舊寺益加廣矣
進內閣萬安少傅兼太子太師劉吉少保兼太子太傅彭
華禮部尚書尹直兵部尚書並太子少保

司禮監太監懷恩歎曰內閣用此四人朝廷可謂無人
矣
十二月戶部尚書劉昭罷
先是六科十三道劾奏戶部尚書劉昭心懷奸險性復
剛愎居官不法處家不齊昭比尹旻而聲勢相倚子紳
復比尹龍而夤緣陞官尹旻父子既已明正其罪劉昭
父子亦合致之於法　上曰劉昭不能謹慎以致物議
是宜究治姑宥之○昭子綺納授錦衣千戶例不得管
事夤緣典司鑾輿綺下獄科道馬銓丁隆等交章劾昭
貪名素著穢德稔聞　上曰劉昭縱子違例管事本當
重究姑從寬革去太子少保致仕綺發原籍為民

內官熊保犯罪發南海子充淨軍

內官熊保奉命往河南以鴻臚寺帶俸右寺丞黃鉞等二十八自隨所過發賣私鹽求索財貨杖死人命河南三司鎮守王府各餽遺甚厚得金銀鉅萬玩器書畫稱是鉞得銀八百餘兩還京爲東廠緝事官校所奏下錦衣衛獄訊之具狀刑部論保罪絞鉞徒餘悉坐罪有差上曰熊保沿途貪暴致死人命發南海子充淨軍黃鉞等擬罪害人俱押發遼東鐵嶺衛充軍

召余子俊爲兵部尚書

丁未二十三年春正月萬妃卒

萬妃山東青州諸城縣人父貴爲縣吏謫居霸州生妃

四歲選入掖庭及笄命侍　上於青宮　上即位遂專寵皇后吳氏之廢實由於妃及皇后王氏正位中宮每優容之妃警敏善迎合　上意六宮希得進御生皇子一人未朞而薨妃亦自是不復娠凡佞幸如錢能覃勤汪直梁芳韋興輩皆假以貢獻買辦科歛民財擅作威福弄兵構禍皆由妃主之也孝穆皇太后以妃之故遜居西內數年而崩至是慶成宴罷　上還宮忽報妃卒　上震悼輟視朝七日葬天壽山西南弘治初言者籍籍不已欲追廢妃號籍其家賴　孝宗仁厚置不究云

調應天府丞楊守隨爲廣西南寧府知府

初守隨爲御史嘗論劾李孜省竊柄亂政孜省啣之及守隨來朝乃譏于　上宣諭吏部查守隨歷任之由吏部言守隨以御史陞應天府丞開母憂起服無缺添註管事奏入　上曰守隨既係添註官可調除外任

三月加李孜省工部尚書仍掌通政司事○內閣彭華致仕○賜進士費宏等三百四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尊皇太后周氏聖慈仁壽皇太后○五月京師大旱

○改紹興知府袁清于鄖陽府

清爲刑部員外郎勘事浙江陵鰷滸泉北還得紹興懼不敢往奏乞致仕至累章不已吏部奏清側媚狡譎倡狂妄誕由郎署而驟遷牧守已踰涯分今乃假以微嫌

希求改調請付有司治罪遂下清錦衣衛獄既而有旨清不必擬罪准調別用乃調鄖陽先是清阿附蔣安通同太監郭聞挾勢造言讒害良善吏書李裕特遷清紹興而清不欲往累干安聞囑裕裕不從安乃激尹直爲援直囑李孜省爲之忽得　旨調任直揚揚言曰報道是龍人不信果然奪得錦標囘其意蓋盛贊孜省之得君也

六月雷震南京午門○致仕南安知府張弼卒○上杭盜起命副都御史王繼巡撫福建○秋七月進內閣萬安少師○八月庚辰上不豫命皇太子暫視朝於文華殿○甲申夜金星犯元宿○巳丑上崩於乾清宮○九月壬寅皇

太子卽皇帝位。改明年元曰弘治。○上大行皇帝謚號。
謚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
廟號憲宗。
奪番僧領占竹封誥印勑。遣還四川光相寺。
時禮科給事中韓重等。廣西道監察御史陳穀等。劾稱
法王領占竹等。俱以西番腥膻之徒。汚我中華禮義之
教。錦衣玉食。靡費錢糧。前擁後訶。擅作威福。獻頂骨數
珠。進髑髏法碗。以穢汚之法。冒陞賞之榮。名爲祝聖。實
爲妄誕。罪惡深重。法所難容。伏惟　皇上獨斷乾剛。大
彰天討。將法王領占竹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奉　聖
旨。這番僧及漢人習番教。得冒濫陞賞。蠹耗錢糧年久

數多。本當究治。但遇例饒他。都依降革職事。追奪累次
誥勑印信儀仗。幷該還官物件。便發遣去。
冬十月。尊皇太后周氏爲聖慈仁壽太皇太后。皇后王氏
爲皇太后。立妃張氏爲皇后。○丙子。有星飛流亘天。求直
言。
翰林院庶吉士鄒智應詔陳言曰。伏覩今月初十日五
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蛇
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竊惟　陛下卽位
以來。懷慨奮發。恭儉勤勞。擯斥宦官。黜遠左道。根究浮
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禽奇獸。凡天下之
人所欲而未得。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宜

其克享天心。而景星卿雲。昭回乎霄漢之表。今變異若
此。其故何哉。臣反覆思之。無乃陰之當消者未消。陽之
當長者未長。而　陛下所以事天者。猶有所未至歟。昔
孔子修春秋。凡星變必書。朱子修綱目。凡星變必書。所
以垂萬世帝王之明戒也。使孔子而非大聖。朱子而非
大賢。則其書之也。疑亦無謂。使其達天人之理。則豈可
不爲寒心也哉。伏讀　明詔曰。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
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
聞。臣有以見　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爲奸臣所誤。阻
塞言路。物論囂然。故復下此條。以自解爾。夫不曰朕躬
有過失。朝政有闕遺。而曰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不曰許

諸人直言無隱。而曰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
陛下之所以求直言者。已不廣矣。然欲興天下之利。當
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所以革。欲正
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始。臣請遡流窮源。爲　陛下
陳之。惟　陛下虛心以聽。夫內閣者。天下之大衙門也。
利莫利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不退。小人不退。欲弊
之革也不可得已。君子不進。欲利之興也。不可得已。且
如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
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恥。世之所
謂小人也。　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輔。朝政必不能
修。紀綱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賢。必有所觀望而不敢

來天下之邪必有所盤結而不肯去上弊社稷下弊蒼
生此弊所當華者也臣願　陛下颯之再辭以全其體
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勞則天下之弊
無不華矣至如致仕尚書王𤧚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尚
書王𤧚秉節剛勁可寢大姦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
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　陛下用之則君德必爲之
開明　朝政必爲之清肅紀綱必振風俗必醇天下之
賢必拔茅而來天下之邪必望風而去上利社稷下利
蒼生此利之所以當興者也臣願　陛下予之安車以
優其禮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蘊則天
下之利無不興矣然君子之所以不進小人之所以不

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望之
周堪矣一制於弘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宋孝宗嘗
任陳俊卿劉珙矣一間於陳源甘昇則不得以盡其才
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爲犄角而玄宗之朝政不
經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爲表裏而理宗之國勢
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於此曹之盛衰也
臣願　陛下鑒其所既往謹其所未來大彰英斷總攬
天綱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　太祖高皇帝爲法則君
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　陛下聰明
冠絕百王神武震驚六合豈不知刑臣之不可以弄天
綱哉然而一操一縱之間卒無一定之守者殆正心之

功夫之講也心者百才之主事之綱也但其所發不能無
天理人欲之異爾發於天理則耳目自然聰明言動自
然中節可以對越上帝何宦官之能惑發於人欲則一
身無主萬事無綱儀狄之酒或得以甘吾之飲易牙之
味或得以飽吾之嗛白台閭須之美夾林蘭臺之樂或
得以蕩吾之目彼必投間抵隙以施其蒙蔽播弄之術
於不知不覺之中雖有聰明神武之資日改月化而寢
失其本初矣欲進君子退小人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
弊正天下之衙門豈易得哉　陛下早朝之後深居法
宮其心之發於天理發於人欲或天理人欲交戰於胸
中臣皆不得而知也此全在　陛下自檢點自省察果

天理耶則敬以養之果人欲耶則敬以克之則靜與天
俱動與天合而宦官不能惑矣蓋以君子對小人言之
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以羣臣對宦官言之羣臣爲陽宦
官爲陰以天理對人欲言之天理爲陽人欲爲陰所謂
陽者當力扶之使之日長所謂陰者當痛抑之使之日
消陽日以長陰日以消則所以格天者在是所以配天
者在是所以祈天永命者在是豈特天變之可弭而已
哉臣又聞中外之論有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者臣請
論之君子之事天也如事親天者理而已矣理當則行
理不當則止一行一止順乎理而我無與焉所以事天
也事天正所以事親也豈有違天而可謂之孝哉孔子

之言。蓋推孝子不忍之心。其所謂無改者。正指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爾。若事既當改。而三年之間關係重大。勢又不得不改者。自當汲汲改之。豈必拘拘於形跡之間哉。古之聖帝明王。莫如堯舜。史臣贊舜之德曰。重華協帝。宜其無一事不合於堯矣。今以書攷之。舜去四凶。堯之所未去也。舜舉十六相。堯之所未舉也。舜之所以協堯者。一順乎理而已。舜之心豈異於堯之心而已哉。苟徒泥聖人之言。而不會其言外之意。則前日之宦官亦不必擯斥。左道亦不必黜遠。浮費亦不必根究。冗員亦不必裁抑。法王佛子亦不必痛懲。珍禽野獸亦不必大放。是誠何理也哉。臣願　陛下不惑於浮言。凡所

以事　先帝者。以事天爲法可也。臣睹天變赫然可畏。而中外之臣。拱手熟視。無一人敢爲　陛下言之。臣之痛心。實在於此。昔朱雲以槐里令而論安昌侯張禹。梅福以南昌尉而論大將軍王鳳。孝宗詔監司都守脩具民間利病以聞。而朱熹極論其故。以爲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諍諫之臣。皆失其職。而左右近習之臣。陰執獨斷之柄也。臣雖不肖。固非一令一尉之比。豈敢偷生以全吾軀乎。惟　陛下爲　太祖二十年艱難辛苦之業。千萬世弘大靈長之統。一留意焉。則天下幸甚矣。疏入不報

除進士李文祥爲陝西咸寧縣丞

文祥有材能。與萬安之孫弘璧爲同年進士。安欲引爲己附。俾弘璧延款于家。屬題畫鳩。文祥即奮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安銜之。文祥見浮沉世事者。輒斥且詈之。惟與鄒智及御史湯鼐。中書舍人吉人等十餘人往來。高自標榜。適詔開言路。文祥上疏曰。切惟帝王爲政。特恃權與法。權貴一。不可使近習分之。分則政出多門。而禍亂作。法貴立。不可使小人玩之。玩則心無所忌。而僭奪興。恭惟　皇上英武夙聞仁孝懋著。祖宗之業。在此中興。帝王之治。由茲再造。然舉衣必挈其領。張網必提其綱。今之綱領在權與法。不先提挈。無由舉張。臣謹以切於今日者。昧死爲　陛下

言之。且祖宗立六部三法司。設內閣學士。分理庶務。參贊萬機。任專責重。無掣肘之嫌。事廣責歸。無城狐之托。治隆俗美。職此之由。頃者權移內侍。賞罰任其喜怒。禍福聽其轉移。仇視言官。痛加摧挫。公行賄賂。濫授冗員。阿順者則交相接引。驟至超遷。違忤者則巧爲讒謗。遠遭竄逐。朝野寒心。道路側目。譬諸身之疾病。正如心腹之癰疽。釋此不圖。終難言治。伏願　陛下密訪渠魁。明彰國憲。擇謹厚謙畏者。隨侍左右。以供使令。更宜博選大臣。諮訪治理。推心委任。不復嫌疑。如此則體統正而近習不得分矣。　祖宗定大明律。罪分輕重。各有科條。稽古定制。服色器用。罔敢僭踰。善惡知勸戒之方。貴賤

畢等威之辯故國制益專民志大定頃者法司惟徇巳
私不恤國憲豪橫有恃者雖重罪必曲寬容貧弱無告
者雖小嫌必深鉤鉅惠及奸宄之雄養成頑頼之俗紀
綱盡廢體統蕩然豪家僭王侯之居富室擬公卿之用
奇技淫巧漸成上侵伏願　陛下申明典章使執法之
官一遵成憲貴倖必懲豪強罔赦庶臻實効不但虛文
法立如此則禮度明而小人不敢玩矣權一法立政事
必新使無其人誰與共理帝舜垂拱而治尚賴五臣武
王教化大行兼資十亂臣竊聞致仕尚書王竑王恕孤
忠自許年力未衰尚堪效用南京主事林俊貴州思南
府推官王純皆抱忠貞兼優材識伏願　陛下起竑等

置之公輔俊等列諸諫垣旦夕親其議論政事庶有裨
補且人才難得自古為然習俗移人豪傑不免惟茲臣
庶不盡庸愚但恐言出禍隨動先咎至故局促轅下之
駒偃息籠中之鳥豈不思奮顧此牢形亦知過於尸素
每托辭於時勢蓋人雖下愚豈無顧義之心惟在中人
不免有我之累能知愧負亦是名流樂其危菑斯為下
品伏願　陛下明照庶務公察羣僚其闒茸分不才甘
心無恥罔上營私違天病物者小臣則遂罷去大臣則
宜遣歸少勵士風庶彰國範餘可自新者一切賜以溫
詔感其良心終始驅策以圖實效不容退託而逃清議
況上化下效捷如影響東方朔詼諧之臣以武帝為君

力陳規諫宇文化及隋之佞人至唐貞觀間亦強支持
匪躬忠良之列人皆含靈惟其誘致如此則位不乏才
官多稱職況古昔聖王懸鼓設木自求諍議言之縱非
其情聽者亦足為戒何害於國遽欲罪之李林甫持此
說以禍唐王安石持此說以壽宋伏願　陛下再頒
溫詔廣求直言不隱奸謀益彰聖德使彼知人心之不
可盡欺公論之難以獨掩聊示懲於已往庶事警乎將
來且今言官跡其議論不無過激之偏要其心志皆出
忠誠之切更願　陛下少霽嚴威輒加優禮言切而理
愜者必引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含容以嘉其
意諫諍無隱者褒其直而勿責其非謀猷可採者獎其

情而亟行其策惟當斷於一心不必搖於衆口大率君
子之言決非小人所利倘一間及必以前事中傷如有
嫌疑必賜片時引對疏入召詣左順門中官傳　旨詰
中興再造等語以為不祥文祥從容辯對而出尋安遂
稟　旨令吏部除文祥繁難衙門做縣丞着歷練因補
咸寧
陞何喬新為南京刑部尚書楊守陳為吏部右侍郎彭韶
刑部右侍郎張悅工部右侍郎○甃茂陵詔議升祔禮制
勑諭禮部朕惟古者天子九廟而祖宗功德百世不祧
其他則以次祧遷有常制焉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混
一區宇肇正典禮追祀　德懿熙仁四祖同殿異位情

文俱稱列聖相承昭穆有序至于　皇祖考英宗睿皇
帝九廟已備茲者　皇考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
武宏德聖孝純皇帝山陵將畢升祔有期當定祧遷之
制矧惟　皇妣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
祔葬畢日宜有奉享神主之禮爾禮部其會文武大臣
并府部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左右春坊及科道掌印
官議稽古制斟酌情文議處來聞務遵典禮足垂萬世
用成朕尊祖敬親之大孝欽此欽遵禮部侍郎倪岳會
同英國公等官張懋等議曰禮必緣情而立義當據古
以證今謹按成周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
廟而七文王武王爲宗不在數中故爲九廟蓋以后稷

爲始祖文武爲世室蓋百世不遷其餘則以次而祧前
乎周則商以契爲祖而湯與三宗百世不遷後乎周則
宋以禧祖爲祖而太祖與太宗百世不遷被時禧祖祧
遷雖曰迭有異議而大儒程頤朱熹皆以奉禧祖爲得
禮之正而合於人心之同所謂有其舉之莫之敢廢者
也國朝　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圖追祀　四祖迨至
英宗睿皇帝龍馭上賓遂備九廟在當時則　德祖尊
爲高祖以上蓋無可推之親在今日則　德祖尊爲始
祖以下固有可祧之主洪惟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
皇帝功德隆盛如周文武萬世不祧　懿祖而下以次
遞遷實惟古制今伏遇　憲宗純皇帝升祔之日所以

懿祖皇帝神主義當奉祧仍於太廟寢殿之後略倣古
者夾室之意別建一殿九室以事奉藏主況古有祫祭
謂合祧廟與未祧之主於　太祖之廟而祭之故謂之
祫祫者合也今亦宜於歲暮享祭之日奉迎　懿祖皇
帝神主仍居舊位以享祫祭之禮則每歲一祭視古三
年一祫於禮有加近該欽天監選到成化二十三年十
二月二十四日　憲宗純皇帝神主升祔　太廟後殿
未及營建合無暫請　懿祖皇帝神主安於　德祖皇
帝室內以俟後殿之成即此所謂祧廟之主藏於　太
祖之廟於義亦安　上從之○時吏部侍郎楊守陳亦
上疏曰往者欽蒙　勑諭以　憲宗純皇帝將祔太廟

當定九廟祧遷之制命文武大臣下逮臣等會議臣愚
無識以爲當據古禮而定七廟祧德祖懿祖熙祖三廟
乃以　仁祖淳皇帝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　英宗睿皇帝　憲宗純
皇帝爲七廟別爲殿於　太廟之後以奉三廟神主三
歲一祫以後則是　仁祖及仁宗以下親盡而祧皆祧
於　三祖之廟而　太祖太宗皆百世不遷庶無悖禮
臣議若此衆謂建別殿以藏祧主而行祫禮與臣議同
惟以　明詔以言九廟而難違　德祖當爲　始祖而
不遷故但請祧　懿祖與臣議異臣退而思之竊以爲
詔書九廟猶或可容若　德祖不祧以爲百世之祖則

有不可。孔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此萬世不易之論也天
子七廟。　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皆祧毀。此四代帝王
之成法也請詳陳之唐虞之文祖尚矣夏之世顓頊既
帝而縣無功故以禹爲始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
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其廟不遷漢及
魏晉上祖無功皆以創業之君爲太祖李唐祀四世謚
其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祖曰元皇帝而其考謚
景皇帝有功實號太祖趙宋亦祀四世號其高曾祖考
爲僖順翼宣四祖而以藝祖開國廟號太祖凡號太祖
者必以配天此皆據理以定名號以示當祧與不遷之
意矣故魏宋之廟太祖以上親盡皆祧而太祖歷世不

遷時無議者唐至中宗既祧宣簡於夾室玄宗仍復宣
簡而謚爲獻祖并謚懿王爲懿祖至肅宗并祧獻懿德
宗又祧元帝於是太祖居第一室矣然至祫禘之時則
獻祖居尊東向而太祖在昭穆之列當時人心猶慊議
者紛然卒遷獻懿之祖於興聖廟不預祫祭而太廟主
東向之位爲不遷之祖終唐之世無復議者宋至神宗
已祧僖祖於夾室及王安石用事仍復僖祖且定之爲
始祖而居累朝祫祭所虛東向之位遷順祖於夾室當
時名臣韓維司馬光孫固王介張師顏等建議力爭莫
能回也哲宗既祧翼祖徽宗又祧宣祖而僖祖猶居尊
位太祖猶列昭穆人心亦慊故高宗以來如董棻王晋

之倫屢嘗論列寧宗乃用趙汝愚鄭僑樓鑰陳傅良諸
臣之議并祧僖宣二祖別建四廟殿以奉祧主時惟一
朱熹爭之不勝於是太祖始居第一室而祫祭東向之
位終宋世不遷無復議矣此則凡號太祖而配天者必
居尊位而百世不遷然後合乎典禮協於人心而無可
議也國初追　帝高曾祖考爲　德懿熙仁四祖亦但
以爲四親廟而已初無祖功之意故郊祀配天則以
仁祖亦惟嚴父之義爾故未嘗以　德祖擬周之稷契
而輒以配天也　太宗嗣位乃尊　高皇帝爲太祖而
遂以配天　仁祖亦不得預則其意亦以　四祖親盡
當祧而　太祖有功不遷當如夏之以禹爲始祖漢以

下以創業之君爲太祖者也在禮太祖即始祖。　高皇
帝既號太祖復號　德祖爲始祖豈先王之禮祖宗之
意哉且古者一帝一廟廟皆南向後世同堂異室亦皆
南向時享則諸　帝皆南面而各尊惟祫祭則　太祖
東向獨尊餘則左右分向皆卑也我　朝時享之禮則
惟　德祖南面獨尊餘皆東西向而卑已如祫之儀也
今祧　懿祖則以　德祖爲始祖而百世不遷永居南
面之位而常尊　太祖永居東西向之位而常卑後世
臣子瞻之孰無憾悵必有博聞達禮之儒昌言正議而
羣臣和之天子從之卒祧　德祖而尊　太祖然後已
爾唐宋之事是明鑑也若祧　德祖則異日　三祖以

次祧盡而　太祖可居南面之尊以稱其名實此天下人心之同願雖傳萬世必無易也況別廟密邇太廟而祫祭則　德祖猶居南面之位而　太祖諸帝皆列左右不失其尊非若唐遷獻祖於興聖廟宋遷僖祖於四祖廟而遠隔別享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也亦何嫌哉今之議者率謂　德祖猶宋之僖祖王安石嘗議尊僖祖爲始祖其後朱熹廟議寔取之今尚敢有異議乎臣以爲不然安石謂僖祖有廟與稷契無以異熹亦謂莫若以僖祖爲稷契而祭於太廟之初室曰疑曰莫若則其意豈眞以僖祖爲稷契而合於禮之祖有功者哉蓋其說以爲若祧僖祖不可下祔于孫之夾室又不可別

立一廟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耳然宋亦卒祧僖祖于別廟以藝祖爲太祖而後已蓋祖有功之禮終不可泯也況時異制殊尚當執其說之不可行於宋者而必欲行之於今乎今　太廟既無夾室若執其說雖立別廟亦不可也祧主將安寘乎今既立別殿以奉祧主無所謂下祔于孫者　德祖之祧何不可之有而必强無功者以爲始祖而使有功之　太祖乃不得如夏之禹漢以下創業之君何哉孔子明言祖有功宗有德世無不宗之祖安石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已戾乎孔子而朱子有取之者其要亦但如前之所云者耳今議者不察定禮不從孔子而猶以朱子爲辭廟祀不祖有功而以無功者强擬上不當祖宗之意下不愜臣子之願名與實乖文與情戾安可爲典而垂世哉　陛下若姑循近制則存九廟祧　德祖亦可矣雖從今議而每歲一祫亦無不可蓋古禮四時皆祭三歲一祫今四時之外實多歲暮一祭故僉議改歲暮時享爲祫乃禮之從宜而近厚者亦可從也若務遵古典則當全用臣議併祧　三祖但存七廟三歲而一祫乃協四代之典足垂萬世之法也伏惟　聖明裁處時不能從

召太監懷恩於鳳陽掌司禮監事

先是司禮監太監懷恩奉公守正謫居鳳陽至是召還

十一月尊謚母淑妃紀氏爲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崇天承

聖皇太后祔葬茂陵詔議享禮

禮部侍郎倪岳議曰周禮春官大樂之職歌仲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姜嫄也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祭之在宋則元德懿德二皇太后俱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皇太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並同太廟茲者恭遇　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祔葬茂陵所有神主宜於奉先殿傍近宮室改爲別廟以禮安奉歲時祭享一如　太廟奉先殿之儀仍乞　勑奉遷官於祔葬畢日恭奉神主於茂陵獻殿以伺二十四日　憲宗純皇帝祔享　太廟禮畢然後啟行於二十六日文武百官各具素服出城奉

迎自大明門進入就赴別廟安奉如儀以是參稽乎情文庶幾咸合乎典禮。上從之乃於奉先殿之東別闢東一殿仍扁曰奉慈殿以奉安神主云。○時有縣丞徐頊上疏請究 皇妣薨逝之由以復不共戴天之讎及當時診視太醫院使方賢治中吳衡俱宜逮治下禮部議覆請拘萬家親戚內眷曾經出入宮闈者究問萬安劉吉皆與萬家通好懼其私謂尹直曰我與萬家久不往來直慰之曰此事只宜究處若與大獄株連蔓引豈先帝之意哉安等喜曰此言是也乃擬 旨以爲外间流議難憑訪究已之

萬安致仕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徐溥直文淵閣

先是萬安結萬貴妃兄弟進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深相結納凡附己者盡力援之異己者百計去之衆朝側目 上在東宮稔聞其奸邪有進士倪進賢者少年無行安與之密取爲庶吉士擢監察御史日講房中之術 憲宗崩內豎於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 上遣懷恩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 上令懷恩復以其疏至閣示安每展一卷安即跪泣乞哀猶無去意恩乃令人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遽歸第初安久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答曰安惟一死報國及被黜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茂恥如此

憲宗皇帝封興王。○李裕罷起致仕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爲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改南京兵部尚書馬文昇爲左都御史耿裕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十二月尹直致仕進劉吉少傅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徐溥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劉健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科道交章劾直阿附李孜省嗜利無恥故罷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丘濬進大學衍義補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虜寇甘涼蘭縣○陞南京刑部員外郎林俊爲雲南按察副使○李孜省下錦衣獄死○陞通政司右通政黃孔昭爲南京兵部右侍郎

孔昭先以都水員外調文選郎中持衡清愼汲汲以人才爲慮常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每公退客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于冊量其才隨其地望參之輿論薦用各當其才人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也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退也如是者十有五年始終一節不少變陞右通政五年陞南京兵部右侍郎

昭代典則卷二十二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黄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訂正

書林周曰校刊行

孝宗敬皇帝

戊申弘治元年春正月命右都御史屠滽提督兩廣軍務兼巡撫〇調何喬新為刑部尚書〇陞給事中賀欽為陜西左叅議

欽以毋病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眞儒以講聖學謂今日急務莫先于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尤當訪求眞儒以充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厠其間二曰薦賢才以

輔治道謂新會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祖訓職掌不過洒掃供奉關防出入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輩或陷主虜庭或勸易儲嗣或謀斬易后妃或邀功啟釁或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或導進淫巧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也宜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掌奏牘預大政外不可使守地方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窮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罷黜浮屠妄

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葬之正禮眞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民心自善疏入允辭

閏正月命修憲宗純皇帝實錄〇二月帝耕籍田

時耕籍禮畢宴群臣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出狎語都御史馬文升厲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聽即斥去時論偉之

致仕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陳俊卒（俊由南京戶部陞南吏部歷九載請老至是卒）〇三月帝視太學謁先師〇起用降謫主事張吉王純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敖毓元李文祥

張吉等並以言事得罪遠謫南京吏部主事儲巏上言五人者旣以直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蠻夷嶺海之間毒霧瘴氣與死為伍情實可憫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可觀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上付吏部皆起用之

初開經筵

少詹事楊守陳上講學勤政疏曰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臣於孟子固非其倫然而敬君之誠則雖異世而同心孟子見一侯國之君尚陳堯舜之道況逢天王之明聖者乎臣

請陳之而陛下擇焉夫堯舜之道一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而爲出治之本也又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爲致治之綱者也臣昔忝官僚伏覩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未嘗降一睿問以紬究聖賢之奧旨儒臣肅然進退略陳訓詁未嘗進一詳說以備極帝王之全道理欲危微之辨何自而明知行精一之功曷從而盡臣恐陛下之得於內者未若堯舜之深也今陛下視朝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風儀而已至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退朝之所閱覽者惟百官之題奏而已至於諸司之條

例群吏之情弊何由見之宮中之所聽信者惟內官之語而已至於千官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煩言何由聞之賢才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偏蔽臣恐陛下之資於外者未若堯舜之博也內得未深外資未博如木之方植而易搖如泉之始導而易塞倘或銳志少懈欲心漸滋則今日之所屏棄者異時欲收而愛之今日之所放遠者異時欲召而親之今日之所登用者異日欲憎而黜之今日之所聽納者異日將厭而拒之今日之所勤覽者異日將嫌而麾之豈能始終如一而純乎堯舜之道哉此臣之所以過慮也伏望陛下遵用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其大小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陛下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輒賜清問若復有疑更加詳詰講官或吶則侍班諸臣佐之而覆解詳釋旁引曲論必待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與夫理欲危微之所以辯知行精一之所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爲賢何者爲否政事何者爲得何者爲失天下因何而治亂歷代爲何而興亡若此之類皆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懈凡四書五經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之文華殿後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之右廂陛下退朝常御前殿或後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務一遇經書題奏或有奇字奧義則

錄示講官使解或召問使對一日之間陛下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慾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當夫萬機閑暇之際且氣清明之時湛然凝思常恐欲心長而理心微邪佞進而忠良退以致政事多失天下不安凡一念之萌一事之作惕然警省必務除人欲而循天理遠小人而親君子以致政事皆得天下久治心常得其正事常執其中則陛下之得於內者深如堯舜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則陛下御文華門而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六科各輪番列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皆先用揭帖略節口奏陛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鎮守官巡撫巡按方面及府衛正

官有自任所來見者皆條列地方之事亦略節口奏陛下令有司承旨而議行之有見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任而諭戒之若有大政則陛下御文華殿名內閣及府部院寺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謀而勿相推避事各求其當而無苟且議若未當則許諫官駁正必得正當歸一之論陛下更審處而行之其餘具本進者名內閣大臣面議可否而批荅之凡文武大小官員當奉事之餘見辭之際陛下必俯降辭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諸司之利弊兵民之休戚年歲之豐凶下至五方之風俗四夷之情狀俾各從實以對言有忠讜切實者輒議行之其讒佞謟諛者則斥逐之愚惷狂直者則容恕之

蹇吶不能言者令具本奏之俾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天下之耳目為一己之聰明則陛下之資於外者博如堯舜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精一執中為腐談詢岳達聰為迂說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荅謂政事不必與群臣面議但如近世之聽日講以示虛文御午門以應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旨批荅謂可以致治則豈有不立其本而末能茂不舉其綱而目能張者哉○吏部尚書王恕奏言正統以來每日止一朝臣下進見議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識盡察不過寄聰明於左右之人左右之人與大臣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或得之毀譽之言或出於好惡之私未免以直為枉以枉為直欲察識之真必須陛下日御便殿宣名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轉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才任使亦可以啟沃聖心而進於高明矣

夏四月天壽山大風雨雹

先是大學士萬安尹直既被劾罷劉吉慮科道有言乃阿結科道昏夜款門遂建言當超遷掌科道之官待以不次之位祈免彈劾左庶子張昇上疏謂應天之實有大本有急務大本在心急務在政心在陛下罔當無時而不謹畏矣政以人才為先人才以輔臣為先可不慎乎初科道首以萬安劉吉尹直為言安與直以次罷遣

惟吉偃然獨存知今日惟科道得言遂欲超遷科道不知朝廷用人惟取賢能不論方類吉柔佞取悅無所不至自是科道無復有言而群臣靡然附之臣思陛下方日御經筵虛心聽納吉以患失鄙夫為講官領袖臣與之旅進旅退實汗顏也先時貴戚萬通萬喜萬達等依憑宮闈兇焰熏灼吉與締姻請託公府賂入私門李林甫之蜜口劍腹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吉實合而為一因數吉十罪請亟譴斥以應災異以回天意疏上御史魏璋等阿吉意交章劾昇左遷昇南京工部員外郎

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僧繼曉伏誅

給事中林廷玉追論妖僧繼曉罪惡貫盈先年雖已發

回爲兕然盗竊賞賚家貲鉅萬日擁美姬以自娛漏網
故鄉優游自在非所以昭典法而示鑒戒也上納其言
遣錦衣衛往捕之時繼曉在湖廣循以勢道人左布政
使黄紱曰繼曉以妖術故不離上左右今且得罪避出
名捕甚實逸賊乃檄武昌府館之後堂好飲食之無令
得出入俟錦衣衛官至檻送京師伏誅
虜把禿猛可可汗死阿歹立伯顏猛可爲可汗 秋七月
陞廣西按察使許進爲僉都御史巡撫大同
成化間北虜大抵乜刺爲強小王子次之二種反復相
殘並陰結朶顏伺我塞下即貢馬二種亦相繼往來恐
中國左右以故雖深入彼自相猜忌不能久留內地未

幾滿都魯衰弱不知所終而把禿猛可王太師亦思馬
因知院脫羅干屢遣人貢馬弘治初把禿猛可死阿歹
立其弟伯顏猛可爲王虜中以太師官至尊王幼恐太
師專權遂不復設太師伯顏猛可及其酋長與乜刺酋
亦遣人貢馬時馬文昇在兵部許進巡撫大同進數條
邊事戎政修明中朝大臣知進進疏至輒允下進嘗貽
書小王子言通貢之利小王子乜刺二種聞進威名遣
其酋長哈桶察察少保等貢馬三年三貢每貢多至三
千人少不下二千皆猫兒庄入比至塞皆下馬脫弓矢
入館進亦嚴兵待之諸虜留塞外者亦時與酒肉華人
盗虜馬請斬徇大同宣府河曲皆無虜患

定封贈繼母之例
吏部尚書王恕疏驗封清吏司查得本部見行事例凡
子應封父母者繼母亦該授封諸司職掌內不曾開有
繼母二人三人俱封贈亦不曾開有繼母止封一人止
有應封妻者繼室只封一人之說今該前因案呈到部
看得子之於繼母禮有斬衰三年之服繼母或一人二
人三人遇有大故爲之子者皆當依例守制遇有恩典
似不可止及一人今寺丞文林請給父母并二繼母誥
命揆諸天理民彝似合給與以後遇有應請誥勑官員
或有二三繼母者亦照此例一體請給弘治元年 月
日奉聖旨諸司職掌原無封繼母之文後來許封一

人已是加厚了文林勑命只照見行事例與他○王恕
又疏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看得主事唐錦舟係正
六品官例該封贈父母及妻查得伊故父唐仁先任吏
科給事中已關勑命故母周氏故繼母周氏俱已封贈
孺人訖今本官乞要封見在繼母舒氏若拘常例止封
一繼母緣前繼母係伊父請給勑命所封非本官所給
勑命之所封今要封其見在繼母亦是止封一繼母非
封二繼母也若不准令封其見在繼母止令封其妻使
其繼母穿着常服坐於其上其妻珠冠霞帔立於其旁
爲子者寧能自安爲婦者亦何忍爲似非聖朝教人以
孝之意也合無准令主事唐錦舟封其見在繼母舒氏

今後該封繼母者止封見在繼母一人若前繼母曾因父受封後繼母見在亦照此事例封之如此則姑婦同榮母子皆安弘治元年　月　日題奉聖旨是唐錦舟

惟封見在繼母

定禁文職奪情起復

吏部尚書王恕疏切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没子服三年之喪所以報本也古昔聖人緣情制禮之意萬世行之而不可易者我太祖高皇帝斟酌古禮定爲時制凡文職官吏監生生員知印承差人等聞父母喪者悉令丁憂守制所以教之以孝也而守制止於二十七月所以示之以有終也今潘俊等雖是守

藝之人已居官食祿亦係應守制人員陛下因該監官之請而許其奪情起復臣等所以言之者盖謂有違前項事例使忠臣孝子聞而議之心誠不安欲望陛下若爲定例自今以後凡文職官吏人等聞父母之喪非身任金革之事悉令依例守制終喪敢有營求奏保奪情起復者許科道糾劾本人以匿喪論奏保之人以違制論如此則人知所警惧而相勸勉於孝矣弘治元年　月　日題奉聖旨是

八月詔議孔子從祀

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言孔子之道大同天地從祀諸賢豈容或苟如荀况馬融王弼皆在所當黜今之儒臣

禮部侍郎薛瑄在所當入少詹事程敏政上言臣聞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爲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于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勸一時範一方而不輕議焉况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于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廟廷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于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顧歆將使典謨範者莫知所教爲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乎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爲關係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邇者言

官欲出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亦在預議之列疑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憚于改作臣考之于書揆之於心不敢妄爲異同謹畫一條陳上瀆聖覽一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盖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注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謂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議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隲之名爲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髠徙朔方自刺不殊也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

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爲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名目爲經師從俑坐於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黄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修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註易傳祖述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于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

聖爲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俱何武劾之而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而又造謝不慚先儒謂聖人乃禮家之宗而身爲贓吏子爲賊徒可爲世鑒王肅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毋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貴要紿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斫癭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之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

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息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之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

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惟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禮非后氏則不復傳于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一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

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殊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廷從祀申棖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復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螣而孔子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俱不可考耳臣聞以爲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識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

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本處鄉賢祀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其實名相符而不舛於禮也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況楊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爲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

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于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及通之精到懇側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爲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許大約少著述而不得比於濂洛云耳

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言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于宣聖之廟其爲闕典甚矣況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以爲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于教于學者歿則爲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歿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祀于學宮最得禮意一

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于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子弟之所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于上父坐于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之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爲杞國公謚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祀啟聖公神主以杞國

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況程子之父太中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屬掾之中薦以代之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没之時以朱子託其友藉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于閩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啟聖祠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俱詔廷臣議之學士吳寬言從祀苟有益於經傳則馬

融楊雄皆皆不廢侍郎倪岳亦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貶然秦漢以來六經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自是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於是從祀咸仍其舊云

八月陞湖廣按察使楊繼宗爲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冬十月禮部尚書周洪謨致仕改南京兵部尚書耿裕爲禮部尚書工部侍郎張悅爲禮部侍郎

洪謨在禮部嘗言書蔡氏傳璿璣玉衡非是以故占步不合乞更定又西番烏思藏者合諸族入貢徼賞踰舊額歲甚至三四千人河西諸番復詭烏思藏族益不可詰謨請視海中倭夷例給與符二十道每貢書貢使名

及貢物符上識以舊賜金印至關驗納否則斥去成化末月當食不食衆議宜賀謨言陰盛故不可賀竟不賀至是以疾致仕

陞兵部郎中陸容爲浙江右叅政

先是太監李良典御廐爲都指揮王欽梁宏乞陞都督僉事得之兵部職方郎中陸容上疏極論都督武官極品體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非人而良等招權市恩當正典刑疏兩上竟奪其新命士論壯之○陸容蘇州崑山人弱冠爲縣學生即有志經濟大肆力於經史百家凡典禮兵刑漕運水利之類莫不通究曉晰舉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時邊報旁午章奏日三四上凡虜

情虜窺地里險易兵力分合皆具中肎綮事下九邊遵
人驚服而於沮征安南沮太監李良乞陞數事尤偉政
武選郎中値上登極上疏論八事曰儲養台輔教導勳
戚愛惜人才久任巡撫經理武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
愼重會議言多懇切在職方有名例遷京堂時劉吉柄
國謂容侵官將陰中之出爲浙江叅政容涖浙江尤有
聲既而竟以朝覲考察去位聞者大駭凡在君子之列
者無不憤惜容著述甚富有式齋稿菽園雜記等書〇
按陸容在當時名實素著竟以考察去官此在弘治初
劉吉當國雖王恕宰吏部馬文升掌都察院蓋已然矣
胡端敏公在嘉靖間乃謂近年吏部上遵內閣分付下

畏科道彈劾多將剛正有爲不肎逢迎交結之人黜退
致令人才缺乏蓋亦未究其所由來也乃後則又爲一
經考察禁錮終身自非尊德樂義藐視富貴之士鮮不
爲柄臣所制矣

十二月土魯番殺忠順王罕愼復據哈密

是時阿黑麻强言罕愼非脫脫族安得王哈密哈密我
當王欲殺罕愼畏未敢發乃好語罕愼曰吾爲若聯姻
若爲王益安無外侮罕愼喜許阿黑麻阿黑麻至哈密
誘罕愼頂經結盟遂殺罕愼

調給事中周紘爲南京光祿署丞御史張昺爲南京通政
司知事〇給事中陳壽陞大理寺丞尋改南京光祿寺少
卿

時言官論薦大臣必以王恕爲首及論劾大臣必連及
劉吉又南京科道薦王恕入閣乞罷劉吉等言尤激切
及王恕起爲吏部劉吉代萬安專政遂不相合恕有所
行吉輒從中沮之有給事中周紘御史張昺南京教場
點軍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官奏其刁蹬劉吉票旨云周
紘張昺點軍不到如何不卽奏聞却乃展轉刁蹬控制
任己從寛調外任了罷恕復奏言天下大事賞與罰而
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爲治之良法也今不治失伍
之罪反責點操之官後來何以使人哉吉不聽必欲調
外任因不知外缺票旨張昺調南京通政司知事周紘

調南京光祿署丞王恕奏薦戶科給事中陳壽爲大理
寺丞吉諷御史論壽不諳刑名改南京光祿少卿恕又
薦太僕少卿白思明爲左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吉諷御
史魏璋等論其不協人望調外任知府恕憤吉沮抑然
不明言爲吉所沮但屢疏辨明求退吉票旨云不必深
辨人皆知恕爲吉所娼嫉畏其威權不敢言也

沙狐狸來歸授金吾衛千戶

初正統中沙狐狸隨英宗駕于虜中汲水取薪極其勤
勞也先奇之名問中國如爾比者幾何對曰我何足數
勝我而精敏者十萬也先曰何不以此輩來迎駕曰先
是往征東南諸國未回回卽來此矣也先色動及駕旋

私住虜中虜授為士卒頭目浸用事納婦生子。遂致富
貴亦時奉虜命至朶顏三衛開馬市如是者殆四十年
至是訪得舊在中國時所生子令偕詣于朝期以明年
當遂歸朝其子以聞上允且深憫之如期率其胡婦胡
兒一家悉至所携輜重甚富入見上上恐其詐下所司
詳驗莫有識者狐狸曰先帝嘗賜我一綉囊曰此周太
后手製也所司取以進太皇大后曰此真先帝物也上
乃授以千戶。賜宅一區
己酉二年春二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卒改左都
御史馬文升為兵部尚書
先是阿黑麻。雖殺罕慎亦未敢顯言據哈密即遣使入

貢言罕慎病死國亂乞遣太通事和省立我為王居哈
密領西域職貢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外夷北虜最强屢
入貢乞通使我不聽阿黑麻小夷且與哈密各有分地
不可輒通使亦不得王哈密彼若入貢我亦不拒請勑
阿黑麻。諭令還王母及金印。還我哈密
名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屠滽還掌院事○陞僉都御史秦
紘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中書舍人吉人
削籍兵部主事李文祥降貴州興隆衛經歷
先是李文祥出為咸寧縣丞王恕重其才尋奏名還授
兵部主事居十餘日中書舍人吉人以言事下獄乃有
媒孽文祥前妄議朝政者。并逮詣獄降邊衛經歷吉人
為民。
謫御史湯鼐壽州知州劉槩戍河西庶吉士鄒智廣東石
城千戶所吏目
先是御史湯鼐差印馬赴內閣會勑言新政之初公等
輔國政未見盡善萬安曰我輩極力贊襄裡面不從鼐
退即上疏劾安等不當以裡面二字語外人由是內閣
深銜之及安罷劉吉當國適壽州知州劉槩考滿來京。
鼐壽州人與槩往返論時政槩嘗遺書與鼐言夢一人
騎牛背上陷澤中公左手把五色石子右手提牛角引
入正路其人謝而去蓋人騎牛背正我朝姓字惟五色
石子不可曉意者公首抗疏論時政為彈之第一義耶

附內閣者發其事御史魏璋即草疏署陳景隆等名。劾
鼐與壽州知州劉槩妄言朝政嫉鄒智者因入智名下
詔獄智親身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獄官
苦訊智智書詞曰智與今湯鼐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
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
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
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積之具當事者恨智坐智
鼐槩妖言惑眾罪死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吏部尚書
王恕上言槩之書詞固為狂妄其夢有無亦未可知原
其心不過與人為善之意初無惑眾亂民之情今比擬
妖言論死使囚死于獄中。豈不傷天地之和哉吉票旨

云劉槩造妖言引喻非類法司比擬未爲不當你如何這等來説且監着後繇及槩竟發充軍鄒智謫廣東石城所吏目

改禮部主客主事蔡清爲吏部稽勳主事

清上時事嘗見三劉又疏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以獻其後錄用殆盡時庶吉士鄒智以危言傷時并逮詔獄坐妖言極刑刑部侍郎彭韶執不肎署刑部尚書何喬新方病在告吏部尚書王恕上疏論救猶未允釋清以喬新典邦禁即詣其第強之出喬新乃亦疏救智得不死謫官海南清復以詩送之

吏部尚書王恕上輔治疏

伏覩祖訓條章内府各監局等衙門官俱有定員各有職掌洪武永樂年間未嘗額外濫設太監等官非歷練老成雖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來不然矣前者陛下將内官論年遞降蓋矯往年濫陞之弊欲復祖宗之舊制誠是也臣於病中風聞近日又陞一起内官其數頗多不知是日前遞降者不知另是一起也前既以爲濫而遞降之今何不以爲濫而復陞之似乎不可舉措如此其何以示天下陛下嗣位之初人心歸向如古之二帝三王本朝太祖太宗復見於今日莫不稱頌而愛戴之盖聞陛下在青宮時存心正大不喜聲色不貴貲貨及登寶位又罷貢獻織造屏去一應珍奇玩好之物治近習蠱國亂政邪術欺君罔上之罪迸逐剌麻番僧法王佛子國師革罷傳奉冗員追回濫賞莊田蟒衣等項裁抑奢侈奔競凡數事皆敗名器損國體傷民財臣民所不欲而不能革非一日矣陛下一旦而盡革之此天下臣民所以稱頌而愛戴之也夫何未久而又濫賞内官如此若復濫賞莊田蟒衣將見前數事不數年復如舊矣欲天下臣民稱頌而愛戴之如今日後不可得此天命去就人心離合之一機也可不慎歟況今北虜在邊災異迭見此正君臣上下同加修省之時而國政如此其何以服遠人而弭天變伏望陛下自今伊始於出入起居之時發號施令之際務要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遠宗堯舜之道近守祖宗之法決不可爲巧言所惑蹈襲前事上拂天意下失人心而爲社稷憂臣誠激於中詞不能婉干冒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太常寺請復傳陞官不許

吏部尚書王恕疏看得太常寺掌寺事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劉岌等題稱本寺缺官供祀要將徐啓端仍復司樂其餘王福廣等月支食米聽候差委祭祀一節先因内外奔競無耻之徒夤緣梁芳等傳陞京職日積月累遂至千數百員皆耗錢糧濫占皂隸不可勝紀互相交結以邪妨正又不可言三年來名器大壞物議不平惟陛下嗣位之初首罷傳陞官員朝野爲之改觀人心無

不痛快迄今一年有餘事體方定奔競稍息今劉岌等却要將徐啓端等復職食糧是爲傳陞官員立赤幟也若復用一人則數千百人皆相率而來豈勝煩擾豈不壞朝廷清明之政失萬邦黎獻之心所言難准且三年一次致祭嶽鎮海瀆歷代帝王俱遣樂舞生行禮若謂金山等處墳所四十五處祭祀官少不敷差遣照例差樂舞生行禮亦無不可何必開已閉之倖門引既退之小人然而此舉非眞爲缺官供祀蓋是徐啓端央浼劉岌等假此爲名以求復進非惟起此弊端抑亦故違詔旨所據徐啓端俱合拏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爲傳陞降革再求進用者之戒劉岌等亦合有罪

三月徽王乞陞鈞州爲府不許

吏部尚書王恕疏臣等照得肅府見在陝西蘭州瀋府見在山西潞州荊府見在湖廣蘄州岷府見在湖廣武岡州立國多者八九十年少不下四五十年率皆仍舊未嘗改爲今徽府要將鈞州改爲府治又要將汝州郟縣魯山寶豐商州許州襄城長葛臨潁郾城鈞州密縣新鄭縣一十二州縣改隸所轄不惟異乎前四府仍舊之撰且啓前四府皆爲之端況今各處災荒軍民凋敝欲興此役實非所宜兼且州之與府於王頗無所與改與不改於王似無輕重以此言之不如仍舊貫之爲善也弘治二年三月十四日具題奉聖旨是不必改陞還寫書與王知道

命刑部侍郎彭韶巡視浙江

時浙江不靖勑韶巡視韶劾罷不職守臣誅其巨魁事遂定戶部言塩法阻壞卽勑韶理塩法韶上塩場圖詩疏略曰庶民之中竈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臣近履塩場始識其槩海塩煎熬全資竈戶雖有分業塗蕩然糧食不充安息無所未免預借他人稅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蔽風雨粗糲飯不能飽食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賤欲守無人不守無薪此蓄薪之苦也晒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下汗如雨隆冬砭骨亦必爲之此淋滷之苦也煎煑之時

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此煎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足後者又來此徵塩之苦也客商到場無塩抵價者百般逼辱舉家憂惶此賠塩之苦也病疾死喪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零復業則家計蕩盡去住兩難安生無計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臣今將兩浙塩場景物事情略分八節各繪爲圖每各述以詩裝冊上進庶幾目擊貧竈之述

以吏部侍郎楊守陳兼詹事府丞掌府事改張悅爲吏部侍郎○夏五月定陞用科道事例

吏部議得推官知縣進士俱讀聖賢書俱由科甲出身豈進士無練達老成之人推官知縣皆不才奔競之士

顧擇而用之何如耳苟擇得其人則皆可用用匪其才
則皆不稱此必然之理不易之論也今南京禮部精膳
清吏司郎中李諒奏要仍照舊例於進士中年貌相應
學行優長及聽選舉人與在外進士知縣儒學官員相
兼任用御史一節誠為得宜合無准其所言今後選用
御史於在京各衙門辦事進士與夫曾經一考稱職行
人博士及進士舉人出身推官知縣內選年三十以上
五十以下人物端莊語言正當操行廉謹才識優長
者送都察院理刑半年滿日聽本院考察各註考語連
人送部其不諳曉刑名不堪為御史者別用已經節次
題准臣等切惟科道官之職不職係乎人之賢不賢不

係乎新進久任也人固有出身未久而端重老成者亦
有歷官數年而浮躁如故者似難槩以久任新進而論
其賢否也云云 以後給事中御史有缺仍照見行事例
兼用進士除補永為定規弘治三年五月初四日具題
河決汴城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六月京師大水詔錄
囚徒求直言○秋七月陞福建左布政使戴珊為副都御
史撫治郧陽○八月陞中允周經為禮部侍郎○以孔鏞
為田州知府

鏞平生以忠信自勵事英憲孝三廟皆處外所至聲績
褎然言信行達知田州峒獠倉卒犯城鏞蒞任纔三日
郡兵進已調發衆議閉門守鏞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

乎祇應諭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難之謂孔太守書
生迂談耳鏞曰然則束手伺盡乎衆曰即爾誰當往鏞
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衆猶諫沮鏞即命騎令開門去
衆請從以士兵鏞笑却之衆乃乘城向賊啟門賊以為
出戰門啟一馬乘官人出二夫控絡而已門隨後閉賊
遮馬問故鏞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峒寨有所言爾當
導我賊叵測姑導以行遠入林菁行間顧從夫已逸其
一既達賊地一亦逝矣賊控馬入山林夾路弩裸人於
樹者彌望見鏞叫呼求救鏞問何人乃庠序士也前期
赴郡為賊邀去不從賊將殺之耳鏞不顧徑入峒賊露
刃出迎旁刃夾擁如林至巢穴鏞下馬立其廬中顧賊

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參見賊取榻置于
中鏞座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進渠酋問鏞為誰鏞曰
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耶鏞曰然賊皆羅拜鏞曰
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於凍餒聚此苟圖救死耳前官
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欲剿絕汝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
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害汝若信能從我當宥
汝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賚汝爾後無復劫掠事若
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矣衆錯愕爭曰
誠如公言公誠能相恤請公終任不復擾犯鏞曰我一
語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鏞曰我餒矣可以食來衆殺
牛馬為麥飯以進鏞飽啖之賊皆驚服日暮鏞曰晚矣

我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賊除治中廬設床蓐鏞徐寢賊
羅寢侍衛明日賊復進食鏞曰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往
取粟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鏞顧曰此秀才好人
汝既効順可付之與吾同返賊即解縛還其巾裾諸生
奔競去鏞按轡出峒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鏞命呼
城中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死叛而降迎來
陷城矣爭問故鏞言第開門吾有處分衆益疑拒鏞笑
語賊爾等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犒汝賊少卻城開鏞
入復閉門鏞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而去迄
終任不復出

冬十月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楊守陳卒○十一月築高

郵湖堤○撒馬兒罕道南海貢獅却之

禮部左侍郎倪岳上疏言鎮巡等官太監韋泰都御史
秦紘安遠侯柳景俱係內外重臣均受朝廷重寄明知
海南諸番國惟占城暹羅滿剌加國爪哇等處入
貢有勘合者例與廣東布政司比對起送赴京其餘不
許起送係是定例今撒馬兒罕差來進貢既該委官千
戶孫祥等呈報本官自合遣人諭以朝廷事例并詔旨
事理阻回為當如果夷性執拗不肯依從亦合以理阻
留在彼差人星馳具本候請明命以為進止可也却乃
即便差人起送似此故違合當參究弘治二年十一月
日題奉聖旨是珍禽奇獸朕不受獻況番使奸詐又不
由正路來便差官阻回去廣東鎮巡官違例起送本當
治罪且都饒他這遭還行文與他毋知道

十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庚戌三年春正月致仕太學士劉珝卒○二月封后父張
巒為壽寧伯○三月賜進士錢福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
差○築高郵康濟河堤○河決原武命戶部左侍郎白昻
治之

先是河決原武支流為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于祥
符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泛濫
于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于宿瀰漫四出不由故道
禾盡沒民溺死者衆議者奏遷河南藩省于他所以避

其害左布政徐恪條陳其不可乃止命昻往治之昻復
舉南京兵部郎中婁性協理乃築陽武長堤以防張秋
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
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一帶皆浚而深廣之又疏
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出是河入汴汴入
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于海水患稍息昻又以河南入
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
河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
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啟
閉焉

秋七月以謝鐸為南京國子祭酒

鐸上修明教化六事。一曰擇師儒以重教化之職。二曰慎科貢以清教化之源。三曰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四曰廣載籍以永教化之基。五曰復會饌以嚴教化之地。六曰均撥歷以拯教化之弊。其言正祀典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之繫。一有不合於天理人心之公，何以爲教化本源之地。有若龜山楊時者，程門高第，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勿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演晦翁之派。雖晩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闢，誠足羽翼吾道，如是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吴澄，著述雖不爲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

其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夫出處，聖賢之大節；夷夏，古今之大防。處中國而居然夷狄，忘君親而不恥仇虜，迹其所爲，曾不及洛邑之頑民，何敢望首陽之高士。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況二人者，皆太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臣愚乞勅升時以上祔宋諸賢之位，斥澄以下從萊大夫之例，不惟公論允愜，實於世教有補矣。

八月，以侶鍾爲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總督糧儲。○閏九月命副都御史王繼巡撫陝西。○冬十月，追贈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太傅，謚肅愍，命有司祀之。○十一月，有星孛于天津

時刑部侍郎彭韶上言正近侍、愼官爵、厚根本、減役錢四事。正近侍曰，內官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爲禍福，人所畏憚。今軍馬錢糧、人匠柴炭，盡付其手，分例沿襲，更相倣傚，虛名實支，遮掩外官，誰能詰之。比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下於該部，該部承而行，不復審處。及至有犯，多從寬宥。第宅踰制，服食求奇，靡費移人，望風震慴，於斯極矣，可不亟爲懲戒乎。又言臣猥隨午朝，竊念日奏尋常起數，於事無補。願陛下執其要焉。自今午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大陞除、大災異、緊急錢糧、邊報、事關工程、因犯之類，許令該衙門先期開具事由，奏乞聖駕

定日出御左順門，事當會議者，就於御前公同計議，事體既定，就行口奏取旨奉行，次日補本備照。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其事日熟於聖明耳目，而群臣邪正亦自可見。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群臣興事。上嘉納之。

十二月，陞林瀚爲國子監祭酒。○陞湖廣布政使張敷華爲副都御史巡撫山西

辛亥四年春正月，刑部尚書何喬新疏禁京師胡服胡語。○何喬新致仕，彭韶陞刑部尚書

時御史鄒魯凶横，欲躐得大理寺丞，喬新薦其屬郎中魏紳補之，鄒魯爲恨。會喬新外氏與鄉人訟，即誣喬新

得金錢與行賂。輒下上其手。而內閣劉吉。素銜喬新。又
從中主之。喬新杜門。引咎辭位。遂下諸根連人詔獄。窮
治無蹤跡。喬新竟不安其職。請老去。
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總督軍務右都御史秦紘。並下
獄。景奪爵。紘致仕。
景在鎮貪暴不法。紘劾其狀。逮景下刑部獄。刑部鞫景
姦贓鉅萬。抵景法。褫其爵。景圖報復。尋摭他事誣紘。紘
亦被逮。坐免。景贓方入八百兩。乃援于戚畹壽寧侯。忽
內降獨旨。尚書彭韶上言。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
固知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忝列守法之官。不敢阿
順。以圖自便。景所追贓數十未及一。乃特蒙恩盡行蠲

宥。如物論何。且景贓既可免。他人爵位。亦可營求而復
矣。爵位既復。遂可營求出獄矣。姦回藉口。良善解體。誠
非國家之利也。不聽。
夏四月南京國子祭酒謝鐸致仕。以章懋為南京國子祭
酒○六月南京工部侍郎黄孔昭卒○秋八月憲宗純皇
帝實錄成。進劉吉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徐溥太子太傅戶
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劉健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按王鏊曰。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官有起居注。
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
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謂之如
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
在殿下。成化以來。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后奏牘。分吏戶
禮兵刑工為十館。事繁者。又為二館。分派諸修史者。以
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略加刪削。總裁亦略潤色。
三品以上官。乃得立傳。亦惟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
有褒貶。又未必出於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九月皇長子厚照生○禮部右侍郎周經改吏部右侍郎
○遣哈密頭目寫亦虎仙齎勅諭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
歸。陞寫亦虎仙為都督僉事○冬十月以詹事府禮部尚
書丘濬兼文淵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濬上時政疏略曰。成化間彗星三見。徧掃三垣。地無慮
五六百震。邇者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且異鳥三

鳴于禁中。考諸經史。天變莫大於彗孛。在三垣三台尤
重。地變莫大於震動。在京師邊防為急。矧禽鳥動物得
氣之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彗孛者三。地震者五。飛
禽者二。今乃屢見于二十五六年之間。變不虛生。必有
其應。天人相與甚可畏也。臣願體上天仁愛。念祖宗基
業。端身以正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財
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
明義理以絕神奸。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
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疏凡十餘萬
言。
十一月睿宗皇帝徙封安陸○改南京戶部尚書黄紱為

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起秦紘爲南京戶部尚書

吏部尚書王恕上言、臣等竊惟帝王之治天下、惟賞與罰最爲要緊、當則人服、否則不服、其可忽哉、參看得都給事中等官張九功等所上五章、極言柳景秦紘之情罪與夫朝廷所以處之者、是非了然、欲望朝廷名還秦紘、以正賞罰、以爲勸戒、陛下宜從而未之從者、是臣等不能贊襄以成陛下納諫之美、罪莫大焉、今柳景該追贓、又蒙聖恩免之矣、而恩獨不及於秦紘、則是爲地方軍民之害者可恕、而除地方軍民之害者不可用、其何以服人心、而勵將來、豈不大可惜乎、伏望陛下從天下之公論、名還秦紘、或處之都察院、俾之專事、未必無補

如此、則賞罰攸當、舉措得宜、而人心服矣、不然、則非臣等所敢知也、弘治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具題、奉聖旨
南京戶部尚書黃紱改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秦紘改南京戶部尚書、欽此。

錦衣衛都指揮使朱驥卒

驥性度寬厚、涉獵書史、初襲正千戶、以于謙坐累謫戍邊、成化初得還任、兵部薦陞指揮僉事、督官校逐捕盜賊有功、累遷都指揮使、十四年、命掌錦衣衛印、尋奉敕兼理機密糾察之務、驥爲政不苛、時重妖言之禁、有妖人真惠者僞書惑衆、爲邏者所發、株連數百人、皆當坐死、驥曰、首事者獨惠耳、餘皆愚民何辜、得遞減戍邊、有衛卒偵其隣人傳示妖書者、欲發其事覬賞、亟以告驥、斥之曰、此妄耳、取書焚之、滅其迹、凡制獄下錦衣衛者、所司輒以巨梃加之、以厲其威、驥獨否、憲宗嘗命撻忤旨者、或譖其用小杖、上怒、遣中使詰責、驥且以實對、卒不易、弘治初遴選軍政、兵部列疏獨稱驥老成、得體敦厚不刻云。○楊氏守阯曰、國朝設錦衣衛爲親軍、職任雄要、其掌上御乘輿、則漢奉車都尉之職也、其掌徒隸察舉官邪民慝、則司隸校尉之職也、其掌徼巡京師、禦非常、戢姦宄、則執金吾之職也、其掌制獄逮繫、則又兼廷尉之職也、兼是數職、雄要莫尚焉、任其職者往往怙寵恃勢、慘刑黷貨、遠或數年、近或一二年、輒僨事以賈禍

惟朱驥監前車、務爲長厚恪慎、厥職司衛事二十餘年善始令終、近時所未有也

封皇太后兄王源爲瑞安伯、弟王清崇善伯、王濬安仁伯

○以白昂爲左都御史、陞撫治鄖陽副都御史戴珊爲刑部右侍郎

壬子五年春二月、封陝巴爲忠順王、入哈密

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哈密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不貫、不相下、北山又有小列禿野乜克力數種強虜、時擾哈密、必得元遺孽嗣封、理國事、庶可懾服諸番、興復哈密、不然、未得休息、乃立定安王族孫陝巴爲忠順王、安定王者、本脫脫種落、令頭目奄克孛

剌阿木郎。輔陜巴至哈密。

三月立皇長子厚照爲皇太子。大赦○錄太廟配享功臣子孫

詔以太廟配享功臣。追封王爵者。俱係輔佐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大有勲劳之人。今其子孫有不霑寸祿。與編氓無異。欲量加恩典。俾奉其祀。該部查勘明白。具實以聞。於是吏部行各所在查取開平王常遇春。曾孫常復寧河王鄧愈玄孫鄧炳。岐陽王李文忠。支孫李濬。東甌王湯和。玄孫湯紹宗。俱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誠意伯劉基。九世孫瑜爲處州衛指揮使。先其景太中。錄基七世孫與顏孟二氏後。並爲翰林院五經博士。至是給

事中吳仕偉。復言誠意伯乃功臣。其後不當爲博士。乃改是職。

傳陞通政司經歷高祿爲本司參議。吏部尚書王恕疏已之

有司禮監太監覃昌。說稱皇上。欲着通政司經歷高祿陞本司參議。臣張悅等回說無缺。又無憑據。難以奏請悅等回至部中。與臣恕備說前情。臣等仰惟皇上寬仁厚德。爲天下國家之心。無以加矣。眷顧親親之恩。亦無以加矣。高祿乃皇親壽寧侯之妹夫。欲爲通政司參議也。非一日矣。然而持久而不與者。蓋恐天下之物議。累莫大之聖政故爾。今日欲與之者。恐非陛下之本心。且高祿由舉人出身。使其安于其職。歷年深。養望久。遇缺然後陞。人自服。彼亦安。今本官歷任未及三年。驟陞是職。何以服天下之心。杜天下之口。是欲擡舉本官。反累本官也。有何益哉。伏望皇上以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若爲親戚而妨公議。使天下后世得以窺其淺深。非陛下之所願。亦非臣等之所願也。

夏四月。命巡撫貴州副都御史鄧廷瓚提督軍務。鎭遠侯顧溥爲總兵官。討貴州蠻

廷瓚以景太五年進士。爲淳安知縣。問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兵部尚書張鵬。時以都御史巡撫廣西。知之。薦廷瓚知梧州府。會母憂去。其後

貴州程番府。在萬山中。夷獠雜聚。號爲難治。乃以廷瓚治之。廷瓚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廟宇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說。墾田不踰界。入市不二價。四境晏然。蔚如中州。尋擢爲副都御史。巡撫貴州。適黑苗久叛。益肆。守臣告急。勅廷瓚提督軍務討之。初撫不從。始合衆謀。調兵食。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六千。獲二千。械首惡俘京寇既平。奏言。都匀清平。舊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釀患。致夷人侵地奪貨。逞欲蹂躪。已四十餘年。軍疲于戍守。民困于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幸黨惡削除。非大更張不能爲保境安民之計。條上十一事。

下兵部議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林哈州二清平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

秋七月河決張秋○八月內閣劉吉致仕

時上欲封張皇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券吉欲稽遲勒賄乃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也上惡其專權使中官至其家勒令致仕初劉綿花之號或告吉以爲出自監中一老舉人好恢諧者吉因奏定舉人監生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其作威福如此至是瀕行京師之人攔街指曰唉綿花去矣吉去舉人會試禁限亦除

始開鹽商納銀運司之例

國初天下鹽課俱於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富商大

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招游民墾邊地藝菽粟自立堡伍歲時屢豐菽粟屢盈至粟每石止易銀二錢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戚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溥淇同年最厚淇遂奏變其法凡商人引鹽悉輸銀於運司解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而商人赴邊開中之法遂廢邊地遂日荒蕪各邊米豆無人輸運價益騰湧邊地自此難整理矣

冬十一月停止吏典生員上納事例

吏部尚書王恕奏查得先該廣平府知府王衡奏稱納銀聽叅吏典不諳刑名行移不通楷書筭法既以納財爲出身之階必以貪財爲營家之計奏要今後或遇災傷荒歉先事預防臨期賑恤凡百長策任其施爲不許再擬納財充吏永杜貪利之門等因本部訪得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嘗舉行納糧草納銀兩爲監生吏典等項事例糧草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近年以來各邊并腹裡少有災傷所在守土等官止圖目前分寸之利不爲國家長久之計輒便奏開生員吏典人等納糧草納銀兩等項事例彼此效尤遂爲長策殊不思祖宗教養生員叅充吏役良法美意各有攸在且如生員選於民間俊秀子弟教養於學校成材者科貢入監不成材者充吏爲民未嘗

不別賢否一槩濫進也其吏役亦必於農民之中選識字能書者充之令其書辦文案及其兩考役滿赴部辦事數年纔撥京考滿日考中纔得冠帶不中者發回爲民未嘗不問能否一槩入選也近年因有前例是以在學無志生員及未入學富家子弟捏作生員名色不分賢否有無學識一槩入監以圖出身將來入仕不知爲政之道豈不誤事殃民一切小民不分能書與不能書不分市民與農民一槩聽缺充吏不惟官司不得伊書辦文案且有違舊例及其三考役滿又免考驗一槩照依資格出身所以多不稱職比先年間監生只由科貢吏典亦循年資別無雜進之人是以聽選之人不多選

法不至壅滯，任用亦多得人。自有此例，雜進者多，以致正途監生吏典，因而壅滯，不得出身。多者不下十七八年，少者不下十五六年，纔得選用。年已向衰，誰肯用心幹事，不謀歸計，甚至聽選年老，例不入選，只與冠帶閑住。又況此等雜途所進，中間多有負債破家、頑鈍無恥之輩。今日既知以財進身，他日豈肯以廉律己，欲不貪財害民，天下治安，何由可得。欲將納銀納糧草等項事例，限本年四月以裏，通行停止。今後遇有災傷及邊方糧草不足，不許再行奏開前項生員吏典人等納糧等項事例，貽患將來等因。弘治元年三月初四日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續該巡撫山東左僉都御史王廇、巡撫南直隷左副都御史侶鍾各明知道本部題准，再不許奏開吏典人等納銀事例，乃敢故違。王廇既開端于前，侶鍾又接踵于後，戶部亦不查照，輒便題准。是使後來雜進人多，選法壅滯，以致正途循資而進者，皓首不得出身，歸怨吏部，未必不由此也。且吏部掌天下之官吏選授之政令，戶部掌天下之戶口田糧之政令。選法不清，吏部之責；錢糧不足，戶部之責。茲欲補錢糧之不足，遂令選法之不清，是自欲逃其責，而使人任其咎也。況其所得銀兩，不及一貴族所積，濟人不多，壞事實大。且使詔旨不信于天下，其為聖政之累，夫豈小哉。合無通行就便停止。今後各處災傷，任從巡撫等官多方區畫措置，亦有奏開吏典納銀事例，聽本部并科道官糾劾治罪。若該部不行查照，朦朧覆奏准行，亦聽科道糾劾。如此則吏胥無雜進之途，銓曹免壅滯之患矣。

荆王見潚以不法廢為庶人，徙置武昌

癸丑六年春正月，詔考察官未及三載者，悉復其任。

時吏部考察天下大小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內閣丘濬以為非唐虞九載三考之法，亦非祖宗舊制，乃上請：凡歷官未及三載者，且復任。任雖經一考，非貪酷蹤跡顯著者，且勿斥。一時不肖者皆喜，自是貪殘吏日肆矣。

三月，陞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為右副都御史，治張秋河決。○以衢州孔彥繩為世翰林五經博士。○賜進士羅欽

順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夏五月，陞侶鍾為戶部右侍郎，總督京儲。○閏五月，張敷華服闋，復以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六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致仕

恕在吏部，持正不肯徇人，內閣丘濬忌之。有太醫院判劉文太素出入濬家，文太援例求進，事下吏部議格不行。文太因憾恕，濬為草疏，指斥恕變亂選法。恕上疏自劾，上留恕，下文太于獄，降御醫。恕力求去，遂致仕。於是言官交章劾濬媢嫉妨賢，乞賜罷黜，上亦不聽。恕仕四十五年，凡上三十餘疏，皆忠直剴切，蓋憂世之志，如范希文；濟世之才，如司馬君實；直諫如汲長孺；忠愛如鄭子產。年九十矣，猶考論著述，言動必揆矩度，嘗言我垂

老方理會學問。卒年九十三。贈太師。諡端毅。
改禮部尚書耿裕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陞禮部左侍郎倪岳爲禮部尚書。〇秋七月兵部尚書馬文升請改北嶽于渾源州。詔從禮官之議

兵部尚書馬文升題。載考帝舜紹堯之後。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蓋每州必表封山之高大者。以爲一州之鎮。如五鎮五嶽之神。東封太山爲東岳。在今山東太安州。沂山爲東鎮。在今青州府臨朐縣。南封衡山爲南岳。在今湖廣衡山縣。會稽山爲南鎮。在今浙江會稽縣。西封華山爲西岳。在今陝西華陰縣。封吾山爲西鎮。在今隴州。北封恒山爲北岳。在今大同府渾源州。封醫巫閭山爲北鎮。在今遼東廣寧衛。中封嵩山爲中嶽。在今河南府登封縣。封霍山爲中鎮。在今山西蒲州。又封四海與四瀆之神。東海之神在今萊州府。南海之神在今廣東南海縣。西海之神在今蒲州。北海之神在今懷慶濟源縣。誌載以其濟水源通北海。故祭於此。淮瀆之神在今南陽府泌陽縣。江瀆之神在今四川成都府。河瀆之神亦在蒲州。濟瀆之神亦在濟源縣。三代而下。歷秦漢隋唐。俱有原封之山致祭。至五代失有河北之地。宋有天下。未能混一。北爲契丹所有。後以白溝河爲界。所以祭北岳恒山眞定府曲陽縣。俗傳有飛來石之說。不知祭醫無閭山於何處。蓋宋建都於汴。而眞定在汴京之北。是亦不得已而權宜之道也。迨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國。建都金陵。而眞定遠在京師之北。所以因循未曾釐正。迨我太宗文皇帝遷北平。而眞定府却在京都之南。當時禮官亦未究明。獨祭北岳於曲陽縣。惟北鎮仍祭於北寧。若以爲北岳原在眞定。則周禮載恒山爲并州之鎮。在正北。我朝一統志亦載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即北岳。以此觀之。則北岳當在渾源州爲無疑矣。今本州北岳廟址猶存。故老猶能相傳。我朝洪武初。定嶽鎮海瀆之神。削去歷代褒加之帝號。眞可爲萬世之法。獨北岳猶祭於帝都之南。非其故封之山。誠爲缺典。臣非禮官。考據未眞。但係國家重事。不可不爲釐正。乞勅禮部再加詳考。如臣所言爲是。明白具奏。行移山西并大同巡撫官員。候時年豐稔。措置錢糧。於渾源州恒山舊址去處。修蓋北岳神祠。務在不侈不陋。若舊殿猶存。不必從新蓋造。止可修葺。工完之後。有司具奏。更勅翰林院撰文勒石豎廟。以垂永久。今後凡祭北岳之神。於此行禮。數百年之缺典。得以正於今日。而我朝之盛事。亦可昭於後世矣。弘治六年七月日題。奉聖旨禮部看了來說。禮部尚書倪岳議曰。北岳恒山。祀于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岳。太常卿范拱言。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都改岳。上

從禮官議。

南京右都御史黃紱致仕、陞吏部侍郎張悅爲南京左都御史。○刑部尚書彭韶致仕

韶在刑部、左右及戚畹皆不悅。內閣徐溥亦忌之、遂辭疾乞致仕。去後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其後都御史林俊疏言、彭韶文學經緯、廉介貞風、正色立朝、先後爲國、生今之世、無愧古人。沒而易名、宜亦近之。其視吳訥謚文恪、魏驥謚文靖、葉盛謚文莊、實足嗣休並美。不知定議之時、何取惠安之義、舍大錄細、不類其人、不足中外之心。不報。

八月、改右都御史白昂爲刑部尚書、周經爲吏部左侍郎、

吳寬爲吏部右侍郎。○九月、詔取番僧領占竹。禮部尚書倪岳疏已之

時該司禮監太監韋太傳奉聖旨、四川光相寺國師領占竹、取來大慈恩寺住坐。禮部知道、欽此。傳奉到部、查得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內、該禮科掌科給事中韓重等、及廣西道監察御史陳穀等、具題奉欽依、將法王領占竹等革降職事、發遣原寺住坐。中外臣民莫不稱快。今欲行取來京、本部查無取番僧國師例、必須創始而行、事有未便。且四川布政司離京窵遠、動萬里之程、所至之處、轉相傳報、必曰欽取國師赴京、驚駭耳目、騷擾驛遞、勢所必至、於皇上初政之清明、制命之嚴正、不無少損。誠非細故。伏望皇上俯察愚誠、暫寢新命。將領占竹免令行取、庶可絕小人覬覦之心、示天下趨向之正、實爲便益。

冬十月、吐魯番侵哈密、執陝巴。命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侯謙經略哈密

時諸番索陝巴犒賜不得、阿黑麻又恨阿木郎尅減賜物、掠其牛馬、遂入哈密、殺阿木郎、虜陝巴、及金印去。內閣丘濬謂文升曰、哈密事重、須公一行。文升曰、方隅有事、臣子豈可辭勞。但西域賈胡慣窺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西域能爲中國大患者、徐當靜之。濬曰、有識言不可不慮。文升請行、諸大臣咸言文升不可去、甘涼而委四方

邊事也。請勑兵部侍郎張海、都督緱謙行視經略。時阿黑麻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在京師、海至河西、遣哈密夷人以勑往阿黑麻、諭令歸陝巴金印。阿黑麻竟留不報。海乃修加峪關、捕哈密奸回通阿黑麻者二十餘人、戍廣西、而請絕西域貢。

甲寅七年春正月、睿宗皇帝之國安陸。○二月、河復決張秋。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治之

劉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具察利害、乃集山東河南二省守臣上議曰、河性湍悍、張秋乃下流喉襟、未可輒治。治于上流、分導南行、復長堤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

而張秋東堤復決奪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鹽河以
入于海決口濶至九十餘丈糧運愆期時訛言騰沸謂
河不可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命與
等協治之○徐恪上疏請定計謨以祛河患曰臣謹按
地誌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縣下達山東
濟寧州洪武二十四年決武原縣黑洋山東經汴城北
五里又南至項城縣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
於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滎澤縣東經汴城歷睢
陽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缺而張秋運道復
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來
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橫衝衛通河長

奔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千
里之內散逸瀰漫似非人力所能支持乃者上廑聖衷
軫念運道之阻艱生民之魚鼈特勑本院右副都御史
劉大夏前來脩理功雖略施力猶未竟不意伏流潰溢
遂爾中止或者以黃陵岡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護堤復
壞遂謂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至有為海運之說者臣
嘗歷考史傳貢河之患古今有之而惟漢瓠子之決其
患尤甚其功尤難二千餘年塞之不效當時貴臣田蚡
又以封邑之私倡為不可塞之說厥後武帝躬勞萬乘
臨決河沉璧馬禮神祇又令將軍以下親負薪卒塞決
築宣防河在武帝時不過為數郡之害雖不塞可也而

武帝必塞之若夫今日之患關係運道之通塞尤事之
不可已者焉可以一噎而廢食哉且黃陵岡口不可塞
者非終不可塞也顧以脩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
功少河身淺隘水無所容故其湍悍之勢不可遏回耳
議者以滎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
縣南頓猶有涓之流計其淤淺之處僅二百餘年必須
多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
以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州丁
家道口且以分殺水勢訖能成功今觀梁進口以南則
滔滔無阻以北則淤澱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
里今春雖嘗用功未得竟力必須再役人夫疏濬深廣

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
運道可完但既疏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既塞之後不
能保其不復決論事者必從而訾其後故任事之臣未
免畏及首尾而不敢竟其策也以今觀之百年運道穩
於履陸一夫之牽挽過於六羸之驅馳一旦阻絕則舍
逸就勞出易入難民力必有大不堪者計其所費比之
今日之修河又不知其幾萬倍也況成大事者不惜小
費就遠圖者不計近功要之不可不先恤民也昔勝國
時東南財賦俱由海運其於河道無甚相關及賈魯建
治河之策內降中統鈔一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
六錠凡傭工物料衣糧醫藥賑濟之需皆賴以給故魯

無區畫之費而河患以平今國家漕運既由張秋比之
勝國尤爲重要與此大役其得已乎俱合用椿草鐵石
船埽等料并傭工口糧動以萬億所在倉庫既多空虛
內帑錢糧又難輕動如此大費將何取給若不早爲之
處誠恐又似今年徒勞無益臣於去冬十二月嘗以治
河五法缺一不可工料口糧皆當預備又以水勢不殺
則塞決難成塞決難成則運道有阻欲照景太年間張
秋塞決事例借撥九江等處鈔關荊州等處抽分料銀
各數萬兩運發劉大夏收用瀝懇具陳不爲無據寥寥
數月未蒙議行今自五月以來水益泛濫決口日深運
道日阻所幸水勢趨南十有七八萬一盡徙而北計將

安施雖已側聞廷議未悉其詳臣每北顧心竊憂之雖
在疏遠不敢自外所有愚見合再備陳伏望皇上斷自
宸衷參以國是檢臣前奏早賜裁處如以迂遠不切時
宜更乞深念國計俯恤民艱但係應起人夫今年稅糧
不分河南山東直隸每名量免二石以充口糧之需小
民聞知必將感念聖德歌詠載途而趨事赴工無難色
矣且役夫七萬日費浩繁所免稅糧不過二十萬石幸
而成功實乃萬世之利以今日天下之大國計之重何
惜此二十萬之稅不一慰安人心哉仍乞再敕劉大夏
專理其事合用錢糧悉聽計處戶工二部力與贊襄俾
凡椿草等料得預爲計臣雖庸劣亦當仰體聖意少竭

心思待今八月以後秋水稍落再行相度利害斟酌緩
急與劉大夏議處起倩人夫各從近便如孫家渡口至
南頓道河俱起倩河南開封等處人夫黃陵岡至梁進
口河道俱起倩山東兗州府人夫各分工疏濬比之舊
河務加深廣使能容受所謂椿草等料尤宜多備如黃
陵岡塞口人夫於開封大名二府相兼起倩張秋塞口
人夫於東昌等處起倩各刻期興工併力築塞官吏軍
民中有智能善扼塞者悉聽取用俾罄巧思並屈群策
用功人夫加意撫恤不亟不徐勿傷其力遇有疾病撥
醫調治人心惟悅則用功必力毋計日月必求成功小
有僨敗毋輒沮挫誠以今日治河國家大計事至難處

功至難成其可易而視之哉伏乞皇上再敕在廷群臣
議處而行必求萬全謹題
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元于獄謫長沙府同知
茂元上疏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差李興
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將興銳取回專委大夏且謂
水陰氣也其應爲宮闈爲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邊患
疏上興等切齒之誣奏茂元爲妖言遂下錦衣獄科道
交章論救乃謫長沙同知茂元守陳子也
論貴州平蠻功顧溥加歲祿鄧廷瓚陞右都御史入掌南
院事出總督兩廣軍務○三月己卯朔日有食之○下張
海侯謙于錦衣獄海謫山西參政謙閑住○夏四月閉加

峪[關]，絶西域貢

上以海謙無功，不俟命輒還，遂下獄，降黜之。馬文升言此虜既遣使入貢，復虜陝巴金印，迫遣使往，輒久不報，其心輕中國，不大創不戢。請以寫亦滿速兒等安置兩廣福建，閉關示絶西域諸番入貢，孤其勢，且使歸怨阿黑麻。○哈密在肅州西北千五百里，本古之伊吾廬，唐之韃靼回回雜處之國也。其北天山，與瓦剌相界，西接火州，爲諸胡要路。永樂初，即其地設哈密衛，封元肅王之裔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令爲西域之喉襟，以通諸番之朝貢。脫脫死，傳其子卜答失理，以及孛羅帖木兒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王鎖檀阿力哈

密，虜王母金印以去，其衆逃居肅州及苦峪城。朝廷屢命守臣經略，而王母金印竟不獲。迄十四年，鎖檀阿力死，子阿黑麻立。十八年，甘肅守臣乘間請封王母外甥都督罕慎爲忠順王。罕慎異吾兒種也。二十年，遣使送入哈密，甘肅鎮巡而下，皆以興復哈密受賞。弘治改元，阿黑麻以罕慎非肅王後，乃假婚姻而殺之，尋遣使入貢，求封不許。弘治四年，王母已故，阿黑麻乃以金印、城池來歸。會曲先安定王遣使入貢，自稱忠順王裔，蓋欲人教之，其實非也。五年，兵書馬文升誤聽三種頭目告保，遂立安定王姪陝巴爲忠順王。甘肅守臣急欲成功，倉卒遣使送之。識者曰：夷虜貴種類，曲先本西戎安定本韃靼別部，強合爲一，又與罕慎異矣。土魯番必不心服，阿黑麻聞之果怒。六年，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入貢至京師，上遂命張海、侯謙往經略之。海等至甘州，遣使齎勑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久不報。海等上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撫之，叛則拒絶之而已。遂修加峪關，捕通阿黑麻黠詐回夷二十餘人奏發廣西。海等還，上以其無成功，下之獄，降海山西參政，謙住俸閑住。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人，皆安置閩廣，閉加峪關，絶不與通。

五月，宣府山西河南晝星隕。○秋七月，陞陝西按察使許進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進先巡撫大同，上言鎮守内臣石岩侵士餉，撓軍政，岩亦誣進擅用旄幟，降兗州知府，陞陝西察使，至是馬文升復薦，許進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八月，加内閣徐溥少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丘濬少保、戶部尚書，劉健太子太保，並兼武英殿大學士。○虜大舉寇陝西。○冬十月，復王越左都御史，致仕。

乙卯八年春二月，少保、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丘濬卒。

濬好論議，上下千古，尤熟國家典故、政事可否，反覆與大臣言官爭是非，即未必一一中適，然不肎媕婀取悅，商確往事，時出意見，自高奇矯衆論，能以辯博濟其說，人

莫能難茹論秦檜稱其於宋有再造功與虜和不爲無
見范仲淹生事岳飛未必能恢復皆怪詭可駭者也其
絕元正統斥許衡不當仕元又嘗言我朝相業三楊偉
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逆軒龍易位勑使匃午頻泛西洋
曾無一語權歸璫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於土木之
變誰實啟之則皆正論也卒贈太傅謚文莊
以禮部侍郎李東陽兼侍講學士少詹事謝遷兼侍讀學
士並直文淵閣○張秋隄成名劉大夏爲戶部右侍郎
大夏等發丁夫數萬於黃陵岡南濬賈魯河一帶分殺
水勢又濬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
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

州分爲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毛州渦河會于
淮築長隄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
州長三百六十里畫能任功五旬而事竣至是名大夏
入爲戶部右侍郎○按治河之議自漢迄今紛載史冊
可謂周悉但河決不常亦無定處治之寔無上策唯宋
濂謂自禹治水之後無河患者數百年以其自大伾而
下比過洚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入海蓋河流分而其
勢自平也今河合汴泗東南以入淮使一淮兼受黃河
之全欲其不潰溢而泛濫胡可得哉今黃河以北古道
形迹尚存因而相其地勢濬爲支河以達平原直沽諸
處旣可以殺其合流衝決之勢又可以得其灌溉潤澤

之利而北方旱溢之災亦因之而可免矣乃今與修水
利之說獨聞於江南而北方則置不一講何也
占城請封安南不許
時占城爲安南侵擾請賜詰問內閣李東陽曰春秋王
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
已久今遣官至其國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
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卽問罪興師貽患尤大
宜勿聽
土魯番酋阿黑麻自稱可汗復入哈密命巡撫許進總兵
劉寧副總兵彭清帥師討之
是時西域諸夷皆言成化間我入貢皇帝先遣中貴人

迓我河南至京宴賜甚夥今不撫我我泛海萬里貢獅子
謂我開海道卻不受卽從河西貢者宴賞亦薄天朝棄
絕我相率從阿黑麻且拒命中國能奈我何哈密奸回
又附阿黑麻阿黑麻遂復入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
諸夷諜言糾夷數萬用雲梯攻肅州且謀甘州報至文
升曰彼虛聲挾我也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
川哈密至苦峪又數程皆無水草貢使往返皆馱水行
使我謹烽火明斥堠整兵以俟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
縱兵出奇一擊必使彼匹馬不返已而阿黑麻西去令
頭目牙蘭以二百餘人據哈密文升曰非用陳湯故事
此虜終不畏文升名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至京撫其背

曰汝諳夷情知西域道路朝廷今欲擒斬牙蘭汝計安出翥曰此賊黠非襲之不可罕東哈密有捷徑可進兵兵可不十日至文升曰余欲選罕東番兵三千為前鋒我兵三千殿後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何如翥曰善乃令河西巡撫許進調兵食遣副總兵彭清統精兵三千由南山馳至罕東即調罕東諸番兵乘夜倍道襲牙蘭是冬進及總兵劉寧彭清率兵至肅州久駐關外候罕東兵不至乃出大路之水草行不能疾牙蘭詗知遁去我兵入哈密斬首六十得陝巴妻女獲牛羊三千哈密脅從者八百餘人皆不殺携歸住四徼上師還粮乏士馬亦多物故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耿裕卒

天順初德秀諸王出閣南陽言四王講讀官八人翰林官少請擇新進士授翰林檢討充王講讀官至是諸王將出閣裕亦援故事選十進士侍王十進士詣吏部請九年滿考得陞改出王府裕以為例不可十進士語不遜裕劾十進士上為除一進士名餘調外裕在吏部薦進賢才務協輿論愛憎毀譽莫能淆奪守正律身干謁斷絕即內降斜封封章抗議杜塞倖門與父九疇世守清修不營產業不治居第約儉蕭然無異寒素裕偉幹修髯儼然神明學問該洽文章雅正冠冕搢紳世濟其美弘治八年卒贈太保謚文恪

三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夏四月改張敷華巡撫陝西

時有妖僧據山中為逆朝議且用兵馬文升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敷華授計山中父老果縛妖僧至

五月東南諸省大疫○六月上杭盜復起○秋七月西北諸省大旱○八月朔日有食之○命副都御史金澤總制江西湖廣福建軍務撫安群盜○冬十月南京地震○十一月陝西貴州地震○論哈密功陞許進為左副都御史劉寧為左都督彭清為都督僉事

馬文升言進等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蘭首功亦少進寧及太監陸誾不遵節制徒取空城無益邊事犒軍士遠征勞苦宜陞賞上念邊臣出塞有功加誾歲祿二十

石寧陞左都督加俸百石許進陞左副都御史彭清都督僉事

十二月靖虜衛天鼓鳴河南江西大震雷詔求直言

戶部主事胡爟上疏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西北旱熯父子相食東南飢疫骨肉流離大變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輩左道惑亂聖心齋醮糜費財用差遣在外如虎橫行吞噬無厭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於宦官貴戚交相賄托不以為恥言官有所舉劾瞻前顧後苟且塞責陰盛陽微災異屢出彌乎乞用臣言則邪妄斥而陰慝消矣疏入人皆為爟危之

原缺第五十五後半葉

內閣大學士李東陽等上疏請停齋醮燒煉

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李東陽等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面召儒臣諮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顏日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係不繫于此必繫于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為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花虎宮神樂祖師殿及省經廠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

開坐伏乞聖明裁處計開○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天尊謹按傳記西方有佛國曰天竺天竺有五中天竺乃釋迦所生之地後漢明帝其法始入中國後之宗其教者遂以釋迦為師其曰三世佛者則以釋迦之本性為法身德業為報身幷其眞身而為三其實本止一身耳今乃分為三像而並列之失其旨矣唐儒韓愈有曰三代之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捨身施佛其後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至於道家以老子為師其所謂三清者蓋倣釋氏三

身而為之尤為謬妄宋儒朱熹有曰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失而又失者也況莊生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耳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由此言之三清三境天尊實無所據況躬親祠醮傾心崇奉如宋徽宗者可謂至矣卒之陷身虜廷覆亡宗社千載之下可為明戒但緣異端佛老之徒轉相模倣惑世誣民歷代因之莫之有廢是以遞年以來凡遇萬壽千秋等節奉欽依修建吉祥好事或遇喪禮七七修建薦揚好事俱先期一日遣官詣大興隆寺祭告釋迦牟尼文佛朝天宮祭告三清三境天尊此皆因襲而行不合祀典今議齋醮既合停止其前項祭

告伏乞罷免○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謹按象緯書有曰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一名天極一名北辰其北第五星名天樞蓋極星之在紫微垣爲星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所拱爲天文之中正又曰紫微大帝之坐天子之常居也卽今朝廷宮殿所在乃其象爲國朝正統初年建紫微殿一所於大德觀之東設立大帝之象每遇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大臣一員祭告今議得日月星辰並曜于天故古有大明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之文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內壇已有星辰壇合祭之禮今乃象之如人稱之爲帝以極星之正祠于異端之宮稽之祀典誠無所據所有前項祭祀伏

乞罷免○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謹按傳記有曰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談也雷聲普化天尊者道家以爲玉霄一府總司五雷而雷部諸神皆其所主而又託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天尊示現之日故朝廷遂以是日遣官詣大德顯靈宮致祭今議得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盛德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外壇已有合祭之禮而八月望後山川壇復有秋後報德之祭況自二月發聲之後無非雷霆奮震之日何乃定於六月二十四日於義何取至於像設名稱禮亦無據所有祭告伏乞罷免○梓童帝君謹按圖志英

顯王廟在劍州卽梓童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嶲人因報母仇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爲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又按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爲天之六府道家謂上帝命梓童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而天下學校亦多立祠以祀之京師之廟在北安門外景泰五年間闢而新之勑賜文昌宮額歲以二月初三日爲帝君誕生之辰遣官致祭今議得道家謂梓童爲孝德忠仁顯靈于蜀廟食其地於禮爲宜祀之京師不合祀典至於文昌之星與梓童無干今乃合而爲一誠出傅會所有前項祭祀

伏乞罷免仍行天下學校如舊有文昌宮者亦令拆毀○東嶽太山之神謹按圖志東岳魯之太山今在山東濟南府太安州山下有廟自黃帝以來封禪者七十二君唐宋元皆加神以封號曰王曰帝若祀人鬼國朝洪武三年詔去封號稱爲東嶽太山之神有祠春秋致祭有事則遣廷臣祭告今京師朝陽門外亦有東岳廟實自元延祐中玄教大宗師張留孫買地爲宮奉祀東岳天齊仁聖帝國朝仍而不廢歲以三月二十八日及萬壽聖節遣官致祭夫岳鎭海瀆以其山川靈氣有發生潤澤之功故歷代祀之而太山在魯封而歲時已有常祭況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祀之禮所據

前項祭告稽之祀典煩瀆無據合當罷免○北極佑聖眞君謹按傳記北極佑聖眞君蓋眞武神也眞武本玄武宋眞宗尚道教避聖祖諱改玄爲眞玄龜也武蛇也此本北方玄武七宿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後乃以玄武爲眞武而作龜蛇於下靖康初詔加號助順曰佑順助聖眞武靈應眞君及考圖誌乃云眞武爲靖樂王太子也生而神靈長而勇猛志除邪魔遇紫虛玄君授以道秘東遊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山修煉成功白日飛昇奉上帝命往鎮北方披頭跣足建皂纛玄旗統攝玄武之位則此道家傳會之說殊爲誕妄再考國朝御製碑文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兵戈所向神陰佑爲

多及定鼎金陵乃於鷄鳴山建廟以崇祀事載在祀典太宗文皇帝肅靖內難以神有顯相又於京城艮隅并武當山各重建廟宇而兩京則春秋及每月朔望各遣官致祭武當山則命內外官員專一在彼提督列聖崇奉之意可謂至矣憲宗純皇帝在位嘗範金爲像屢遣內官陳善齎往武當安奉蓋亦不過承先志以祈神休耳豈期陳善援引左道之人鄧常恩等上則熒惑聖聽靡費內帑下則騷擾道路虐害生民且又奏請重修京師廟宇改號靈明顯佑宮日居其間引進邪術遂使香火之地幾爲姦盜之區固非朝廷崇奉之禮意使玄武有神亦豈其所樂聞哉今議得神既有功於國則累朝

崇奉之禮固不可廢但本以一神而一歲之間兩京俱有春秋之祭京師復有朔望等祭過於煩瀆合無照洪武年間以來例應每年三月初三日九月初九日各用素羞遣太常寺官祭祀其餘祭禮並行停止其武當山神像之類頻年齎送不無太繁況已有內外官員領勑在彼一應供奉之物自合責令各官嚴加整辦所有襄陽府縣三年一次額辦給散道士潤白綿布三千四百疋潤白苧布二千四百疋神油蠟香炷三萬七千八十四斤雖稱日久皆係正稅所出即今民力憊敝亦宜量爲裁革減省合行湖廣巡撫巡按官員從自酌量奏請定奪今後差遣內官鑄送神像等事並乞一例禁革庶

幾神祠不替而國用少節矣○崇恩眞君隆恩眞君謹按道家之言有曰崇恩眞君姓薛氏諱堅西蜀人在宋徽宗時嘗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傳學道法累有靈驗而隆恩眞君則玉樞大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嘗從薛眞君傳授符法國朝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顯於京師附體降神禱之有應乃於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爲大德觀封薛眞人爲崇恩眞君王靈官爲隆恩眞君又建一殿崇奉二眞君左曰崇恩殿右曰隆恩殿成化初年改觀曰宮加顯靈二字遞年更換袍服四季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又復易以新製珠玉錦綺所費不貲

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眞君示現之日皆遣官
致祭其崇奉可謂至矣今就其言議之眞人之法因王
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其法之所自皆
宋徽宗時林靈素輩之所傳一時傳會之說淺謬如此
本無可信況近年祔體降神者乃欽發充軍顧江顧綸
之父子其爲鄙褻尤甚往往禱雨祈晴杳無應驗則其
怪誕可知但經累朝創建一時難便廢毀所有前項祭
告之禮俱各罷免其四時袍服宜令本宮住持幷庫役
人等於每年應換之日仍會同道錄司掌印官照舊依
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永爲定例仍乞勅內府衙
門以後袍服等件不必再行製造如此則國用不至於

妄費而邪術亦可以少貶矣○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謹
按大明一統誌福州府閩縣南舊有洪恩靈濟宮一所
祀二徐眞人即今之金闕玉闕二眞人也眞人五代時
徐溫子曰知証封江王知諤封饒王常提兵平福建父
老戴之圖像以祀宋賜今額又考之御製碑文云太宗
文皇帝臨御之十有五年適遇疾弗豫百藥罔效或有
言神靈驗者禱之輒應脫然平復於是大新閩地廟宇
命有司春秋致祭歲易時衣給戶灑掃又於京師立廟
以祀之加封金闕眞人玉闕眞人十六年又加封金闕
眞君玉闕眞君賜廟額名洪恩靈濟宮正統初年重新
宮宇進號金闕崇福眞君玉闕隆福眞君成化二十二

年重加尊號伯曰九天金闕總督魁神洪恩靈濟慈惠
高明上帝仲曰九天玉闕總督罡神洪恩靈濟仁惠弘
靖上帝遞年以來每月朔望幷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
二眞君誕辰俱有祭祀遣官行禮及時食獻新至今不
缺四時已有皮弁冠犬紅紗羅紵絲織錦雲龍朝服近
又加以平天冠明黃紗羅紵絲衣服其袞服五年一次
更換焚化夫神之世系年次可考如此本非有甚異也
先年止因有功于閩廟食一方後以保護太宗文皇帝
聖躬故京師有別廟之奉祀但本處既有春秋二祭而
京師一年之間復有前項數次祭祀不無煩瀆且惟皇
上帝主宰于天而兄弟並稱上帝其爲僭擬可知至袍

服等件在京更換焚化差遣內官前往福建齎送道路
擾擾虐害人民不可勝言今議得廟之創業既始于閩
則神如有靈固當往來于閩所以福建舊廟祭祀宜仍
其舊其京師聖節幷朔望等項祭祀及時食獻新俱乞
罷免若以有廟無祭爲嫌則於二眞君誕辰各遣本宮
住持致祭一次仍乞革去帝號照依永樂年間加封事
例止稱眞君冠服仍用本等服色在京者聽令本宮住
持廟戶人等於每年應換之日會同道錄司掌印官依
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直待敝壞之日方許奏請
更製將不堪者照舊火焚其在福建者亦同此例但遇
有敝壞者聽令布政司督屬就彼處置修理以後再不

差人前去永爲定例所有見在平天冠明黄袍服責付本宮庫内收貯仍行内府各該衙門無得再行置造如此既不失報功之典而祀亦不至於煩瀆矣○神父聖帝神母元君金闕元君玉闕元君謹按徐仙眞錄及國朝御製碑文神父神母者即二眞君之父母金闕玉闕元君者蓋其配也宋理宗朝封父齊王爲忠武眞人母白氏仁壽仙妃配許氏助順仁忠仙妃陶氏助善慈懿仙妃國朝永樂中加封父翊亮眞人母淑善仙妃許氏眞應仙妃陶氏恭靖仙妃繼又進封其父爲眞君成化二十二年神父加封高上神主慈悲聖帝聖母加封安寧護國恭靖元君金闕妃天房衛保節靖元君玉闕妃

天房衆母顯佑元君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官致祭而金闕玉闕元君又有誕辰之祭皆因二眞君一時禱應之功故推及而崇奉之如此今議得神父徐溫乃五代時誤國專權殺主殊無功德祀以報功豈容濫及況父母并祀並受隆名稱帝稱君僭擬益甚所有名號乞照永樂間封者爲正以後加贈一切祭祀俱各罷革○京都城隍之神謹按易坎卦有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謂人君者觀坎之象知險不可廢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以守其國而保其民人傳記謂其制自黄帝始歷代建國必有高城深隍上以保障宗社朝廷下以衛捍百官萬姓其所繫甚重其爲功不少故因國朝之制

天下府州縣皆有城隍廟之祭京都城隍廟舊在順天府西南累朝皆加修葺歲以五月十一日爲神之誕辰及萬壽聖節各遣官致祭夫廟祀城隍之神本非人鬼安得誕辰可謂謬妄況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事體已重此與天下府州縣之祭不同所有前項祭告煩瀆無據俱各罷免恭奉聖旨是修建齋醮遣官祭告并東岳廟眞武廟城隍廟靈濟宮祭祀俱照舊二徐眞君并父母妻仍舊封號新加上帝等號俱革去冠袍等件該衙門換回焚毀今後福建該用冠袍六年差官上換其餘都准擬行欽此

改南院右都御史張悅爲南京兵部尚書参賛機務○陞

應天府尹樊瑩爲南京工部侍郎

丙辰九年春正月追封楊時爲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庭○

二月改右都御史屠滽爲吏部尚書

時吏部尚書缺會推兵部尚書馬文升及滽與三侍郎以部次年勞輿望論之當屬文升竟歸于滽滽既得吏部當班文升之上固辭居下廷試讀卷又恐居文升前既先移病以侍郎吴原博代時議以滽自度不可居上只合辭職不當褻班違制紊序也

三月賜進士𨒫希周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土魯番酋阿黑麻復據哈密○夏四月陞吏部侍郎周經爲户部尚書改倪嶽爲吏部侍郎

經爲吏侍時。諸大臣以災異上言。屬經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修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而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頗傳蹤跡此疏出誰。耿尚書曰疏名首吏部。裕寔具草。經曰疏草本出經。卽有罪。罪經。至是陞戶部尚書。凡諸王請河湖稅錢。皆執不與。中官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塩八千引。粥于兩淮。仍准給淮塩價銀二萬兩。又執不與。中官織造浙江者。請諸竹木稅。又執不與。上說經言。幷停織造。大同缺戰馬。文升請出太倉銀市馬。經曰。種馬各有司存。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戶部官。非祖訓。上是經言。更命太僕銀市馬。給事中曾昇。言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經曰國

用不足。空儉於國。不空浚於民。織造賞賚齋醮土木。費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中言非是。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燈費。經又執不肎發。內靈臺奏增洒掃卒。當給月廩。經再疏竟不與。

改倪岳爲南京吏部尚書。陞徐瓊爲禮部尚書○下六科都給事中龐泮等十三道御史劉紳等于錦衣獄。尋釋之

時武岡州知州劉遜。以事忤岷王。王訐奏之。上怒。差官校往逮。龐泮劉紳等上疏論救。上大怒。幷逮泮等繫獄。有御史張淳公差回。恥不得與。亦卽上疏申救之。太僕少卿儲瓘上言。臣等竊見都給事中龐泮等。監察御史劉紳等。頃因上言。免差官校提解武岡州知州劉遜。皇上震怒。俱下之錦衣衛獄。數日以來。內而臣工。外而軍民。莫不思憂。竊惟以爲龐泮等不諳事體。觸忤聖心。卽其所言不爲無罪。所可惜者。皇上之盛德。國家之大體不可因此一事而有所損耳。仰惟皇上卽位以來。明目達聰。用言聽諫。狂直者每賜優容。抵忤者未嘗斥逐。虛心從善。以義斷恩。有古帝王所不及者。聖德昭彰。已十年矣。今乃因其言事。一有不當。舉六科十三道盡下之獄此雖泮等有以自取。然以皇上十年納諫之美。而遽然有此。傳之四方。不能無議。書之策史。不能無疑。因一事而掩前功。以小故而妨大德。此臣等所以竊爲皇上惜也。且泮等建言。亦其職業。但今所論劉遜之事。意傷於

急遽。辭失於婉曲。原其心。蓋仰賴聖明在上。素有以聽用其言。是以隨事納忠。不避煩數。其情固可矜。而言亦不可略也。況科道官。乃朝廷之耳目。凡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時政之得失。百官之邪正。皆得言之。是以古之帝王。及我祖宗。建是言官。必選正直敢言之士。以充厥職。有一言之善。卽賜施行。雖多言不當者。亦不加罪。所以異數而優容者。惟以養其敢言之氣。使之森然立於殿陛之前。于以扶持正論。消沮邪謀。爲廟社之福。若摧折之囚繫之中。人之資守道徇義者少。趨利被害者多。彼知緘默觀望。持祿保位而已。他日脫有大事。誰復爲皇上言哉。由是論之。摧辱言官。蓋非人主之利也。自

泮等下獄科道一空當事署印盡衰之人斜儀侍班皆曠其職惟此異常之事豈宜清明之朝皇上臨朝之時見瞻所及燕閒之處思慮所經未必不惻然有動於衷也欽惟我朝列聖尤喜諫諍臣等不能悉舉謹具一二事以言洪武初年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太祖厭其迂衍怒欲罪之群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上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朝廷耳烏可深罪乎上乃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邪洪熙初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有言其賣直沽名者楊士奇對曰主聖則臣直惟陛

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仁宗雖不罪謙然免其朝參令專坐司視事自是一月餘言事者少仁宗諭士奇曰自免弋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遂令士奇就前草勅引過弋謙如舊朝參令百官毋以謙爲戒此祖宗之聖德明訓皇上所當祖述憲章者也今罷泮等不識事體縲絏下獄已示之罰矣伏望皇上廓天地之量霽雷霆之威沛發明詔不日而赦之則不惟泮等心懷感愧益圖報稱而內外大小之臣六軍萬姓之衆莫不歌詠聖德歡欣交通四方傳之以爲盛事史策書之以爲美談德業之盛名譽之美眞可以匹休祖宗而貞觀之治不足言矣然豈高遠難行哉惟在聖心獨斷一轉移之間耳臣待罪大臣義同休戚是以昧死以盡惓惓之愚忠惟皇上赦臣等之罪而采納其言則天下幸甚

上乃釋之

六月兵部尚書馬文升上疏請飭武備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太平雖當投戈息馬之期未忘練武防胡之念故私役軍者有重罰私借馬者有禁例凡有興造竟不勞軍三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晏然我太宗文皇帝嗣承大業遷都北平密邇胡虜其於武備尤爲注意彼時精兵數十萬健馬數萬匹親閱教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腥膻遠遁威武之振前代罕及自宣德年間以後老將

宿兵消亡過半武備漸不如初至正統年間天下無事民不知兵而武事尤廢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厄今營恥未雪邇來軍士消耗十去四五雖嘗差官前去清理亦多上下因循虛應故事終不能充足原數矧軍衛軍士內府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之上見在者不過七八萬江南之兵大半運糧其餘多在沿海備倭江北之兵亦有運糧之數其餘各來京操備陝西山西之兵亦多戍守各邊所以腹裡衛所城池空虛無軍防守一遇小寇多不能支往年京師之兵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後因征調一時不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精兵十二萬分爲十二營不許別役專一蓄養銳氣遇

有征進就便啟行此外天下再無兵馬可調重加優恤尚以為遲近年以來多撥做工每占一二萬之上其工有一年不完者甚至二三年不完者每名顧工等項月用銀一兩二三錢行糧糧賞不得食用自累疲弊率多逃亡見在者強弱者相半在京軍士疲困未有甚於此時也且武備之修固在乎軍尤在乎馬洪武永樂年間京衛并天下衛所俱有牧馬草場而在京各營草場不下數千餘頃夏秋之間堪足牧放春冬又全支料以備喂飼所以馬皆肥壯堪以調用即今京營牧馬草場俱被勢要之家或親王占為己有亦有被軍民開耕占種者凡遇馬疋下場牧放無處存住未及一二月即那往

西山一帶四散牧放中間多有潛回原衛之數一時調用卒不能齊秋冬雖支料豆一石軍士艱難多有預賣與人況六箇月止關草一箇月每月止折與銀二錢通不勾一月之用且人無食必死馬無草即斃天下糧儲以供京軍天下草束以供戰馬二者缺一不可今軍俱支糧馬不支草秋夏既無草場牧放冬春又無草束喂飼軍士艱難無力辦草欲馬之不死實亦為難所以團營馬匹常死二萬之上雖有朋合椿頭銀兩亦不能買補十分之二見操馬雖有三萬餘匹中間老馬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消耗莫有甚於此時也況克敵致勝固在乎士馬精強尤在乎甲兵之堅利近年在京盔甲廠

所造軍器每見守衛軍人披帶盔甲問不掩心下不遮膝葉多不堅袖長不齊全不合式盔尤太重即今京衛軍士常操弓矢多是自置弓力不過一二斗矢長不過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遠加以披甲在身手不能舉新關之弓豈能開射縱射不過十數步而止其刀尤短小亦無鋒刃別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銃習亦未精凡遇大敵率多敗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邊官府大同遼東寧夏甘涼陝西山西四川雲南兩廣外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衛所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軍侵欺入己間有成造者徒費物料多不堪用一遇查盤太半損壞那移搪塞有名無實況去歲內府

戊字庫軍器被火燒毀數多見在者不知幾何兵器不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雖軍馬充足兵甲堅利若將不得人尤難制勝方今將官除京營總兵俱蒙朝廷簡命外其餘各邊將官雖有曾經戰陣謀勇兼濟操持可取善撫士卒者但中間多有貪利害軍年老有疾而士論不歸者本部已嘗奏行天下各該大小衙門官員各舉將材以備任用近有舉到之數亦不過常流求其堪任大將者甚少大抵多係膏粱子弟罔肯習學韜略操演弓馬一聞推舉多尚奔競及至臨事莫展寸籌但恐出衆奇才或混在行伍潛伏草野亦未可知將不得人亦莫有甚於此時也夫使軍馬甲兵充用將官得人若操

練無方兵無節度又何以成克敵之功哉今京營教場
操練軍士共箭舞牌之日多走陣演武之日少所以坐
作進退之不知攻殺擊刺之不熟雖習舞刀而刀法未
諳雖習放銃而銃法不知至於馬疋尤未操演蓋四月
下場十月收當未久天寒卽為住操是以馬多生疏臨
敵之時欲北而南欲東而西求如胡馬之閑熟蓋亦寡
壞之不作刴鞭嚮御勒無一可取操練未精亦莫有甚
於此時也且國家所恃以安者惟在軍馬精強而兵堅
利將官得人數者而已今既如此謂之內治之修誠未
之信夫京師大同宣府為藩籬大同宣府至京師不過
數日之程邊牆之外卽係虜地至若密雲薊州尤為密

邇本邊軍馬雖強亦分付各路兵分勢寡理之自然倘
賊大舉入寇全藉京兵以為應援今天下武備廢弛已
甚而京師武備又復如此若不早為修飭誠恐年復一
年愈加廢弛不無有誤國家大事伏望皇上處常思變
居安慮危念京軍乃朝廷自將之兵居重馭輕防姦禦
侮所係甚重今後凡有興造各該衙門官員不許奏討
團營軍士做工敢有故違許科道官指實劾奏置之于
法吏乞天語丁寧着為定例其坐營把總等官務要曲
加撫恤不許擅役科斂其三大營做工官軍各該管工
內外官員亦要督令作急修完不許仍前遲延因而私
役賣放以致軍士受害往往逃亡其團營仍照弘治二年

該司禮監太監韋太同臣文升等選軍之後奏准事例
每營再行揀選十分精銳馬軍步軍各二千員名以為
上等之兵遇警動調撥營前去免致又行挑選遷延數
日不得起行有誤應援其逃故之數本部仍通行各該
清軍官員用心清理如不及數考滿之日不許陞用庶
有所養勇於赴敵而逃亡亦少矣仍望皇上念戰馬為
國家所重草場乃戰馬所資乞降勑齎付見差京衛牧
馬草場給事中御史等官并五軍三千神機營各選差
年老知識草場所在官一員隨同給事中等前去將永
樂年間原撥各營牧馬草場拘集地鄰人等從公取勘
四正明白就為丈量每營原撥地若干耕者要見何人

管業係親王管業另撥無碍地土補還退出草場牧馬
其餘不分內外勢要官員俱要退出若係軍民私自耕
種者取問如律丈量之後四止埋立封堆仍於各該教
場官廳內竪立石碣將四止鐫刻在上永為查照自後
再不許一人奏討如有故違許科道官劾奏治罪今後
馬軍敢有將該支糧豆預賣與人及將官馬顧與人騎
坐者事發俱於教場門外枷號半月滿日仍送法司問
罪與顧馬之人照例罰馬一匹親管官員若有侵欺料
豆一二石者照常例發落五石以上及擅撥馬五匹與
人騎坐者事發降一級料豆至五十石馬至十四匹以
上者降二級仍調外衛帶俸差操其軍民戕官人等若

有私買軍料豆下倉關支至二十石以上者事發俱發邊衛充軍吏乞勑戶部將各營馬匹冬春六月支與草束三箇月一月本色草束二月折色銀兩每名月支與銀三錢尤望皇上以兵器爲士卒衛身克敵所賴乞勑工部通查內府各庫見收軍器共有若干遇警有無勾用是否堅固如有不足乞勑內府兵仗局造精緻盔甲腰刀斬馬刀長牌弓袋各二十頂付把面工部差官送去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巡撫官無巡撫者巡鎮守巡按處交收各將所屬衛所并有司該辦軍器物料徵收一二年之數或見在官并拖欠未完查追完備於本布政司收貯直隸俱於各府收貯布政司去處委三司堂上官江北直隸俱於淮安府江南直隸俱

於蘇州并太平府北直隸俱於眞定永平二府就委各府知府并各衛管局官員提調却將各衛所局匠通取到於布政司并前府分軍器局內免造長鎗四根折造斬馬刀二把團牌改造長牌照依發去式樣併工成造其弓箭俱照宣德正統年間弓要絲纏寸割外用堅漆用面俱用厚密青白綿布釘甲俱用火漆小釘若可造作不如法三司并各府衛委官照依織造段疋事例參問降級發落本部仍通行內外各衙門大小文武并科道官及天下鎮守巡撫巡按三司并府州縣等官查照本部先今事理但有習熟韜略弓馬絕倫或有出衆奇

才堪爲將官者不分行伍士卒草野之人俱聽舉用有司以禮起送本部過將節次所舉未及用將材并原係將官後因緣事不係失機革去职任者會同五府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逐一評議某人可任守備某人可任方面某人可任主將某人可任副將某人可任參將具名奏聞挨次斟酌推用舉到奇才另行會官考試照武舉事例具奏擢用其舉到將才若有奔競請託者終身不錄各官亦以用心察訪務在得實才不許一槩濫舉有孤朝廷求將材盛意庶將官得人任用奇才不致遺棄更乞勑團營提督內外大臣今後凡遇春秋三九月常操之期早爲具奏行令欽天監選

擇吉日務十五日以裏不許過期其操習規矩遵依洪武永樂年間操法五日之操走陣下營二日演習武藝三日軍中號令全在旗幟金鼓其執旗掌金鼓之人務選年力精壯耳目精明者造冊在官不許頻換教演之日務令軍士目識旗幟耳識金鼓令其旗東則東旗西則西隨其所指千隊如一鼓動則行金鳴則止行止合節萬軍無錯至若斬馬長刀推鋒破敵必藉此器京軍原無教師合無行陝西鎮巡官於在城操軍內揀選十分諳曉馬步刀法者二十四名應付口粮脚力差官管送來京於十二營每營撥與二名於各營原習大刀軍內選出三五名令其習學待其通曉其法却令專教本營

軍士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自然習熟原取陝
西軍人俱各放回仍查本營操軍除神機鎗牌外其弓
箭手共若干員名於內府各庫收貯各處布政司運至
歲造弓內每名給與一張各隨力之強弱以揀弓之
硬軟務要日逐用力開張依期演習日久自然射能及
遠而堅甲可透賊虜知懼不敢輕衝其馬匹又要加意
操習使馳逐合度不致生劣鞍轡之數俱要堅固齊整
庶便於馳驟可以克敵夫數者之中將得其人為要若
兵馬精勇軍器堅而將得其人再加以倉廩充實雖有
外侮不足慮矣

改南京工部侍郎樊瑩為副都御史巡撫湖廣○秋七月

刑部侍郎戴珊陞南京刑部尚書陝西巡撫張敷華陞刑
部右侍郎○命左副都御史許進巡撫陝西○冬十月尹
直上賀萬壽聖節表及太子承華箴却之

丁巳十年春正月命修大明會典

上以累朝典制散見疊出未會于一乃勑徐溥等修之
以本朝官職制度為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為目類以
頒降群書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皆歸於
職以備一代之制

三月帝御文華殿名內閣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議
政事○夏四月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撫治兩
廣陶魯卒

魯廣西鬱林人以父成死事蔭廣東新會縣丞適廣西
徭賊流劫雷廉高肇勢熾甚將及新會魯帥其民築城
置堡寨相聯絡誓眾以守賊至不能克遁去時稱其功
遂陞知縣進府同知擢按察僉事專治盜賊九載滿進
副使平山後賊置從化縣又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
又平新寧平水賊置新寧縣復平廣西潯梧荔浦府江
田州諸賊擒斬共數萬計皆親冒矢石前後身被數十
創陞按察使進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奉勑
撫治兩廣地方民稱為三廣公及卒朝廷論功蔭其子
世襲錦衣衛副千戶

召陝西巡撫許進為戶部右侍郎○五月京師風霾不省

天鳴地震詔求直言

時有刑部主事鄭岳以直言下獄戶部侍郎許進疏救
得赦

巡撫湖廣副都御史樊瑩致仕○秋八月帝御平臺名內
閣學士劉健等議政事○土魯番酋阿黑麻請歸陝巴於
哈密

是秋阿黑麻令人送陝巴還哈密其兄馬黑上書言西
域諸國不得貢怨阿黑麻今悔過乞許與其諸國入貢
及還寫亦滿速兒等文升言此虜挾詐俟陝巴金印至
甘州乃取寫亦滿速兒等於閩廣

以孔鏞為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阿溪者清平衛所部苗也本江西人漂蕩至彼桀驁多智數久之為寨主雄視諸苗有養子阿剌膂力絕倫能披三重甲持二丈鎗兩端著力遇數百戶與敵剌以鎗點地躍而起輒三五丈飛行稠人之上以戰若一二丈川澗跨越之如溝澮耳二人謀勇相挾由是橫門夷落推為渠魁觀諸酋之附近而稍弱者歲以畜產分給而倍征其入既得苗夷之利又謀詷我之商民經其地者輒誘他苗會邀劫掠官差健步往探訪健步必謁溪請計溪乃要我重賄期為勦之健步歸報官司從之溪乃以素不能服之苗遠而悍者指為賊導官軍往繫捕于是遠苗畏憚亦服從之其後與我官司益狎我凡有事

就令訪處不復閑備之矣三堂之寡廉者皆有歲賂溪益負恃為惡滋甚每交訌官苗使爭鬭以收鷸蚌之利歲輒數次其志小則規為土官大尤未可知也以是清平一境官苗交受其害歲無寧居孔鏞為都憲受命鎮巡貴州初至尚未知之往往見報某地被賊劫殺官兵某地劫殺民商鏞問何以處之上下皆謂須屬之阿溪當治鏞言清平為指揮使司諸土官宣慰等乃命官皆貴且衆何以不能治軍吏借一寨主力羈縻之徒耶心固疑之漸詢諸人人以溪凶橫且私于監軍摠帥言之恐無益得禍多不吐語鏞諏咨轉力乃得前扇亂諸狀謀欲除之因佯扣監軍摠帥等皆迴護之鏞益信其私

黨知不可與共事且務決去之乃命復自往清平衆沮之鏞不聽獨至清平復訪求部曲之良有指揮王通素才而端方稱疾不蒞事鏞名而禮之因賡和時事適有言而不及溪鏞曰吾聞此中事惟阿溪大且要爾乃不言何也通不答往復數次竟默然鏞曰吾所以異待而以為辯辦大事非輩行等今爾何以酬我通曰言之而公事且辦則一方受福而愚亦有益否則公獨已耳吾家亦赤乃當應何鏞笑言何用不克通始慷慨許諸陳列根枝鏞問溪所任何人何以能通吾上官通曰彼獨藉王指揮陳摠旗二人公必先得此二人心力乃可濟鏞曰吾自能之通謝去鏞候旬朔郡將校參揖時號于

衆曰今急缺一巡捕官若輩悉向前吾自擇之乃徑指王曰可矣獨留之衆出王前鏞謂之曰汝何以與賊通王驚諱之鏞曰阿溪歲賂三堂誰之通我已備知而尚諱耶王悚懼不敢言鏞曰吾今貰汝罪推心用汝必取溪自贖仍被濃賞或貳或假則重辟不免汝矣王叩頭曰信如公言然阿剌之猛雖欲擒之不可得奈何鏞曰然則事遂已乎王曰當更得一年少多謀者同事乃可濟鏞問誰王曰無如陳摠旗鏞曰諾吾今授汝檄令舉謀勇之士師所部兵來有事指揮汝則徑舉陳與俱來王受令去少之偕陳入見鏞初問之亦若問王者陳諱駭亦若王屢顧王王曰勿諱為吾與若事公已悉知之

第當用力以報公陳亦言其難出伙鏞曰爾等第誘之出乃計令以一人牽牛在野陳入塞紿訪誘令出觀而隨遣王李勁卒伏牛房伺出擒之且刻其期遣他兵來援又預檄近溪各寨及期各以部兵同集助之議定陳受教去見溪曰何久不來陳曰新都堂至故不能來見老王溪曰都堂何如曰無能爲耳溪曰聞在廣解捉賊可謂無能陳曰同姓耳非其人也溪曰賂之何如陳曰姑徐徐何以進舍重貨溪留陳食縱談則及牛事陳曰適見道中牛來甯較老王家牛何似然亦大矣優劣未可決也溪曰寧有是乎甯爾我當致之陳曰牛人非商販似不可致入寨溪曰我去觀之陳佯曰何必自行溪奮曰必去

必去因顧剌令俱陳又激之曰新都堂在上王豈敢去乎剌怒曰何都堂能沮阿剌足耶因即座以鷄卜不吉溪言吾夜夢大網恐不利出陳曰夢網得魚牛必屬王矣溪剌乃與陳刻木即俱起三騎聯而出至其地視牛耿爾溪詫樂命酒飲忽報巡捕官至陳曰王知之乎王指揮也盍往訪之溪曰伺彼來可陳曰豈有新官遽下訪人乎因勸令往又說令去所佩刀曰新武職官見刀以爲不利是求好反惡也溪乃去之既往見王留坐因戲謂溪剌新上司按臨至境何不夙迎待此來何爲溪剌猶謂故戲漫言拒之王怒曰戲乎吾豈不能執汝溪剌猶笑傲王呼伏出數百人往擒剌剌徒手搏傷數十人

竟就擒并溪繫之時援兵至正無失期諸寨兵亦集共圍之鏞又夙造二檻車隨王令一得溪剌即囚之徑馳貴州無經清平恐其黨刼之也于是一如鏞命解至三司鞫之論伙鏞臨問無一語第申頭請伙剌語人曰吾不畏千萬人獨畏一孔公耳然亦不知其擒我者此易也中官猶爲解救鏞言吾不寃若事猶能解于溪剌伙溪有二子竄都勻鏞又勑都勻官司徑擒之悉殪焉

十一月火篩寇大同宣府命侍郎許進督軍侍郎劉大夏轉餉禦之

是年虜火篩強結諸部落迭寇大同宣府歸正人言虜謀深入乃勑侍郎許進督軍劉大夏轉餉禦虜大夏受

自保天厯其機亦已明甚昔李絳有言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矧災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妄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詔禮部會議應祀神祇

時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題奉聖旨禮部會官稽詳何神立於何代何神有功於國何神澤及於民如今應否祭祀明白來說禮部尚書倪岳等會議得在京各項祭祀除大小之神漢壽亭侯關羽宋丞相文天祥俱祀典應祭外其餘各寺宮觀神祇應否致祭緣由逐一擬議

原缺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黄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訂正
金陵周日校刊行

孝宗敬皇帝

戊午十一年春二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太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謹之士以資啟沃不宜雜以浮薄之流恐虧損聖德上嘉納之。

三月進內閣徐溥少師兼太子太師華盖殿大學士劉徤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太子

少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謝遷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馬文升爲少傅兼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屠滽爲太子太傅太子少保刑部尚書白昻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工部尚書徐貫左都御史閔珪並爲太子少保○以程敏政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太監李廣建毓秀亭於萬壽山

亭既成適一小公主患痘瘡衆醫不效廣飲以符水遂殤宮中皆歸咎於廣

戶部侍郎劉大夏致仕○下監生江瑢于詔獄尋釋之

是月監生江瑢奏言劉徤李東陽杜絶言路掩蔽聰明妬賢嫉能排抑勝巳急宜斥退徤東陽疏言近日兩京科道指陳時弊并劾奔競交結乞恩傳奉等官雖未盡當類多可採而乃漫無可否槩下施行自祖宗朝至今未有此事皆臣等因循將順苟避嫌疑不能力贊乾剛俯從輿論別白忠邪明正賞罰以致人心惶惑物議沸騰草野之下。其言乃至於此乞罷上不許下瑢詔獄徤等又上疏力救瑢得釋

夏六月有熊入京師西直門

是夏京師西直門熊入城守衛者不知覺有被傷者大司馬文升謂野獸入城非宜既黍問守衛者因乞嚴武事以備盜賊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爲兆既當備盜亦

須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燬焉或問孟春此於占出何書春曰。余不曉占書曾記宋人記紹興巳酉永嘉前數日有熊自南渡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倅趙允紹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火燭果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耳不意其亦驗也。

秋七月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盖殿大學士徐溥致仕○八月總制寧夏甘凉軍務少保兼太子太傅左都御史王越卒○復封陜巴爲哈密忠順王

是年越出河西取陜巴至甘州令哈密三種都督回回寫亦虎仙畏兀兒奄克孛剌哈剌灰拜迭力迷失佐陜巴奄克孛剌罕愼弟也恨土魯番亦與陜巴不協越以

罕慎女也先主剌妻陝巴以結好於奄克孛剌未幾越
卒是秋賜陝巴大帽蟒衣玉帶象笏復封爲忠順王放
寫亦滿速兒等西歸時哈密三種人久苦土魯番不願
還馬文升請許半留肅州往來自便
冬十月乾清坤寧宮災詔求直言
朕惟天道人事相與之機捷於影響甚可畏也邇者上
天示戒災異頻仍乃弘治十一年十月十二日清寧宮
災中夜達旦朕心驚懼寢食靡寧慮有愆違上干和氣
修省數日莫究所由茲特齋心竭誠遣官祭告天地太
廟社稷山川爾文武群臣有官守言責皆與朕共天職
者宜各省躬思咎去垢滌汚殫心効力毋得因循怠玩

若罔聞知凡百司弊政姦貪顯跡及一應軍民利病皆
直切指陳無有所隱以助朕勵精之治荅上天仁愛之
心綿國家億萬載隆長之祚欽哉故諭○內閣大學士
李東陽等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
或以爲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爲天
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爲弭
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繳因釋罪爲修德此乃姑息之
計熒惑聖聽莫此爲甚蓋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
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憊下情不達上澤不宜
愁嘆之聲上干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也○時議修
清寧宮有欲調役山東七千人者戶部尚書周經曰山
東歲歉民貧民不可輒動也請以戶部羨銀僱役
太監李廣有罪死
清寧宮災有謂亭建年月不利犯坐殺向太歲故有此
災太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此
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訃聞上意其所
藏必有奇方秘書即命內侍搜索奉命者遂封其外宅
搜得一帙納賂簿籍首進之簿中所載某送黃米幾百
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上因詢左右曰廣
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因悟
濫贓如此遂籍沒之科道官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與
名者惶懼危甚各自星夜赴戚畹求救不期而會者凡

十三人月下見簷影重重而一人獨乘女簥事雖得寢
而納賄者之名一一盡傳於朝野醜額惟甚久而亦安
然無復羞愧矣賴上英明終漸去之
壽寧侯張鶴齡請加畝稅不許
壽寧侯家有賜田河間數百頃詭賜額并得旁近民田
又千餘頃又乞畝加稅二分戶部尚書周經曰河間地
多沮洳歲無常收頃因久旱即耕退灘一遇淫雨遂成
溝壑苟指目前輒增畝稅貽累貧民轉爲流徙且王府
賜田畝稅二分外戚不宜獨優又聞茂陵妃家私田與
民田比一切還民壽寧家不宜獨異疏三四上會雄縣
有以退灘地獻爲東宮庄者上念經言擲其奏抵罪

十一月南京戶部尚書秦紘致仕

巳未十二年春正月忠順王陝巴還哈密

是年春陝巴至肅州畏番虜不肎出關守臣遣叅將率兵護行又賞赤斤蒙古諸番令逐程防護至哈密是夏寫亦虎仙致賞賜於土魯番遂與土魯番諸夷使入京朝貢

三月賜進士倫文叙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逮掌詹事府禮部右侍郎程敏政給事中華昶林廷玉下詔獄敏政致仕昶廷玉調外

先是敏政與李東陽主會試未揭榜昶劾敏政受賂鬻題詔下昶獄命東陽等重閱試卷既揭榜同考試官給

事中林廷玉復疏敏政場幃閲卷可疑六事上之遂與敏政並下獄會官廷鞫黜舉子唐寅徐經等十餘人令敏政致仕調昶南京太僕寺典簿廷玉海州判官程敏政尋憤卒

五月陞刑部侍郎張敷華為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陞德安推官胡世寧為南京刑部主事

世寧與李承勛魏校余祐友善相切磨問學時稱南都四君子嘗上言曰竊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我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於豢養狃於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為高致以廉退為矯激以推姦避事為老成以黨惡和光為忠厚其群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存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群猜百舌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至於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為賢否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托行否以為毀與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何莫非由於此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麥氏瀚曰士君子磊砢自許童而習之莫非聖賢古訓一旦舉而登之於朝乃悉廢其平昔之所嘗諷誦而依違於衆人之常談今士大夫相與敘寒暄道往舊之餘或談星命或論相術或指畫地里或以職任之炎冷為憂喜或以陞遷之遲速為欣戚蓋至於京師之中縉紳之士其

所競傳以為美談者必曰圍棊金華酒杜詩左傳文悉相尚以為高致而君德成敗生民休戚國體弛張鮮或縈其懷焉是故東方明矣逐隊而入以朝于天子朝既退矣復逐隊而入以升政事堂大臣坐鎮雅俗小臣僅守簿書上下相安苟卒歲月至於敦世勵俗無説焉群聚而談有不安于流俗而稍自振拔者則衆共反唇而稽不曰邀名則曰立異而相與詆排之嗚呼士風如此已計得矣如國家生民何

六月闕里先師廟災○以傅瀚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陞浙江右布政使雍泰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

泰在浙江時勢豪鬻販私塩鄉人效尤幾至千輩盜竊
横行泰先收勢家人抵罪於是群盜悉平擢副都御史
巡撫宣府有叅將李稽不法部下狀其惡泰具草將聞
於上稽跪堂下乞受責圖自新泰曰此亦軍法也縛下
杖之三軍股慄已而稽譖泰於時相而言官遂劾泰以
擅笞將官罷退居韋曲別墅不涉城市

以吳寬為東宮講讀官

寬以成化八年進士第一人歷官翰林坊詹侍康陵東
宮宮中侍豎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寬率宮
僚上疏曰仰惟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
止一歲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況又

間有推移時或罷歇古人八歲出就外傳欲離近習親
正人也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傳於外上嘉納寬進
講閑雅詳明意存規諷至理亂邪正安危之際猶反復
朗誦冀開悟

陞國子祭酒林瀚為吏部右侍郎謝鐸為禮部右侍郎掌
國子祭酒事○冬十月虜寇榆林寧夏大同○十一月上
高王宸濠嗣封寧王

寧康王覲鍚庶子曰宸濠其母馮針兒故娼也弘治八
年宸濠封上高王至是覲鍚卒宸濠嗣王宸濠輕佻無
威儀好弄喜兵嗜利狥色凌宗室瀆亂無禮養死士為
盜江湖間及劫郡邑府庫財萬萬計術士李自然李日
芳妄言宸濠骨相天子也宸濠喜時詗中朝事聞詞官
輒喜聞言上明聖朝廷治即怒不應因以罪削護衛

十二月南京兵部尚書張悅致仕

庚申十三年春正月虜殘神木堡○命刑部尚書白昂會
九卿刪定問刑條例○以林俊為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提督操江○夏四月以張元禎為翰林學士○帝御平
臺召内閣大學士劉健等議諸營提督官去留

時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遂安伯陳韶皆准辭退以
保國公朱暉惠安伯張偉新寧伯譚祐為京營總兵英
國公張懋鎮遠侯顧溥提督團營

五月甲寅朔日有食之○彗星見○吏部尚書屠滽戶部

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刑部尚書白昂工部尚書徐貫
並致仕○召南京兵部尚書倪岳為吏部尚書改右都御
史侶鍾為戶部尚書陞掌詹事禮部右侍郎傅瀚為禮部
尚書改左都御史閔珪為刑部尚書陞工部左侍郎曾鑑
為工部尚書○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左都御史鄧廷瓚
卒

兩廣自成化初韓襄毅平寇後開府梧州率以勳臣有
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廷瓚性不瑣瑣益思
安靜為治屬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一二太甚
者奏除諸冗吏曰祿奉出于民徒費顧群蠻以劫掠
為常往往出没閩楚諸郡廷瓚言都御史金澤巡撫偏

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付濬使二司聽節制庶軍馬錢
糧可以調度其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遷治所郴州便
又以廣東瀧水爲賊巢宜卽其地設千戶所調軍守禦
仍宜給隙地屯種爲久計廷瓚於群蠻結以恩信兵不
輕出出則成功若欝林川雲鑪大桂諸種作亂以次討
平其後四會諸下縣饑盜竊發勢尤熾廷瓚斬獲首惡
李昇光覃傑及其黨二百餘人餘悉解散歸農廷瓚歷
官處事求濟待人不疑雅量廓如莫窺其際至所設施
動中機宜其中明炳人亦莫能及卒贈太子少保謚襄
敏
起劉大夏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火篩寇

大同宣府以平江伯陳銳爲平虜將軍侍郎兼都御史許
進提督軍務帥師禦之○分遣文武大臣守關
火篩本小王子部落而強悍既屢寇邊獲財畜日強盛
跋扈與小王子爭雄長數寇近邊京師戒嚴乃命都督
李澄守潮河川張晟居庸關襄城伯居鄘紫荆關侍郎
李介經略宣大王宗彝黄花鎮天壽山及居庸白羊關
史琳倒馬關
六月改南京刑部尚書戴珊爲左都御史加兵部尚書馬
文升少傅刑部尚書閔珪太子太保○河决曹單○秋七
月虜寇榆林平江伯陳銳以失律罷還保國公朱暉代之
○許進致仕○吏部尚書倪岳上西北備邊事宜

往歲虜酋毛里孩猖獗犯順竊入河套窺伺延綏乘時
寇掠既而阿羅出孛羅忽乩加思蘭之衆踵姦效尤蟠
結據伏數年之間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
易於駐劄腹裡之地路道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
林者若孤山寧塞安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
武高樓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遶東則延安綏德鄜
州諸路遶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搶掠之處擁
衆鼓行長驅深入遠者逾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
男婦悉被其虜畜産爲之一空村落荒涼疆埸擾動而
沿邊諸將賢否不齊或嬰城以自守或擁兵以自衛輕
佻者以無謀而紐怯懦者以無勇而退避既不能折其

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所以任其源源而來恣其洋洋
而去遂使之進獲重利退無後憂乃者上廑九重之憂
特施九伐之討既選精兵以出復命大將以行宜其大
肆勦除庶乎少酬委託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
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儋爵以優游於朝行聲帛
輿金以充牣於私室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與濫施
官爵輕授然究其實而殺傷我之士卒悉泯而勿聞擬
拾彼之器械則虛以呈數甚至濫殺被虜之平民妄稱
逆虜之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竄而遁爲言未嘗
有所斬獲輒以鈎搭而去爲解及夫功籍所載賞格所
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卽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

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即征行之民誰復知之民可悼也此大失乎人心復爲致其死力哉况京營之兵素爲輭怯平居不習夫被堅執鋭之勞有事安取其斬馘執俘之用臨陣退縮反奪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杜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瀆天威所謂千鈞之弩不以鼷鼠發機者是固不可輕發而亦爲保其必中哉蓋此意也且延綏邊也而去京師遠大同宣府亦邊也而去京師近於彼既有門庭之踰則此當爲陛楯之嚴矣頃以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時人心厭於轉移馬力難於奔軼况聲東擊西虜人之常批亢擣虚兵家之筭精鋭盡調於西泛弱乃留於北萬一此或有警彼未可知首尾受敵遠近俱患亦豈計之得乎臣又聞之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也故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跋涉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虚幸而至也束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然轉輸之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之不足則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豈歛未能逆卜而預徵也者豈空然哉乃至立權宜之法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媢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

而授而倉庾無升合之入立開中之法則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虚名而嚮商賈轉倍蓰之利故官給日濫鹽法日沮而邊餉所由以不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矣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狙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堆折糧價實則侵尅軍儲故朝廷有糜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月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此其常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有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肯公以營私罔上而病下莫此爲甚者也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輯之之道兵力敝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陛下誰果爲之盡心者乎及乎採之建白者之策察之論議者之言則又往往不同紛紛不一故夫據指掌之圖肆胸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易通彼此之掎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不同况欲復地於河北以爲之守必須稱兵於塞外以爲之助然以孤遠之軍涉於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餽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鈔掠於前或躡襲於後曠日持久跋行野宿人心驚駭

軍食乏絶進不可得而攻退不可得而歸萬無所成一
敗塗地必矣其有奮敵愾之心期伊吾之志者率謂統
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羶腥使河套爲
之一空邊陲爲之永靖是非不然也然帝王之兵以全
取勝孫吳之兵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
危而履險徼倖於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
入則孤不可援況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
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以罷我於馳驅或
掩襲衝突以撓我之困憊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
於大創失坐勝之机蹈覆没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
以建其功者謂之東剪建州之衆北除朶顔之徒乘勝

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之於建州朶顔諸衛不過羈縻
之以固吾國耳今若是將使戎狄競至生心藩籬爲之
頓壞遺孽既不可盡邊釁於是益多果何有知誠爲無
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既以棄東勝今之延綏
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
以一尺寸土皆受於祖宗不可忽也今若是將向而棄
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爲之騷動今而棄
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爲之震驚賊愈近
而莫支禍愈大而難救此實寡謀故爲大謬也嗚呼此
倡彼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既難高談
奚取焉臣所尤不滿者徒以白面之書生謬司戎兵之

大計以甕中之小見與筆下之浮辭謂詢謀爲無益謂
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爲無傷則執己意而不回處置
乖方指揮失義若向之圖復西戎既爲苟且之舉以損
威而失信近之議制南夷復倡隄備之說以起釁而示
怯既違居中制外之權且昧以大字小之體推是以往
其他可知徒使下以弛於兵機上以累於國紀又皆此
輩舞文之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
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
之其爲力也少比而論之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
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曰募
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

紀而規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凡
是數者聽其言若迂疎而不切求其効或萬全而可冀
惟在行之以誠要之以久何患醜虜之不遠遁邊境之
不乂安也○其一所謂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者
蓋以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昔郭子儀潰於相
州雖以九節度之師無所爲力曹武穆下江南副將以
下皆能致其死命成敗之跡蓋可監矣今總兵之官參
戎之將自關以西不下數十職位相等委任略同動有
相抗之心舉無相下之意一遇緊急有所調發或妄報
烽燧於境內以規免或遥申文移於軍前以逗遛欲望
此可以召彼彼可以援此豈不難哉又況制於監臨之

人浸成觭肘之患頭目既多號令不一或戰守之異謀或前却之異向將既不能專制下亦何所依據哉而舉動輒稟於廟筭往返不免於依違是以勇者未至於致身以效力知者未至於竭忠以效謀此皆任將無專一之權甚亂乏責成之實故也臣愚以榆林之地當河套之衝東去山西白溝營九百九十餘里西去寧夏花馬池營五百九十餘里而花馬池與武高樓三路通不過三四百里東西所止道路適均榆林雖有貯兵而寧夏尚非所通猶不免於偏滯不舉之弊是以榆林之守近稱得人虜避而西遂寇寧夏爲今之計宜於榆林建置總府延綏寧夏皆得節制則指臂之相屬而得以施運

動之力犬牙之相錯而得以立關闢之勢蓋東控延綏之咽喉西負寧夏之肩項而守之得其地矣於是遴選智勇兼資威望夙著仁義自守誠愼不欺者懸以大將之印授之總制之權閫外之事悉以付之而不爲之中制監督之任悉爲罷之而不使之牽制蓋有如漢用韓信足以聳三軍之視聽而非試之諂諛幸進之徒也如宋用王德足以褫四夷之魂魄而非試之猾詐避事之徒也而任用之得其人矣尤必要之久任而緩其近功求其大略而宥其小過推赤心以委托使無前顧却慮之疑則其奮勵以建功敢不至乎秉乾綱以駕御使無飛揚跋扈之患則其忠順以報國敢不盡乎由是號令

久而益章威望久而益震上下相諳心力不二故畜銳以伺隙則戰勝而守固矣西北之邊隱然以爲長城而虜之進退吾皆得以制之彼亦豈敢無故侵傷以自取翦滅之禍也哉○其二所謂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者蓋以求實效所以濟物務虛聲所以懾敵昔虞詡之在武都日增兵竈示之以強李牧之在鴈門不事捕虜惟謹烽堠示之以怯亦無亡失兵家之筭各有攸宜今延綏之地東起府谷孤山西抵鴈門保安不過二十五六寨而止寧夏寨抵於靈州千戶所不過四五營而止遠者百有餘里近者亦不下七十里城郭窵遠居民星散屯兵雖有其地保衆則非所賴况有

二邊墩臺相離二三十里加之道路迂曲傳報不速若今花馬池烽火必歷興武高樓轉望往達南萌城不下七八百里比及火至賊已出境是以當夫人民在田牧畜偏野虜騎卒至一空無遺往往皆然可爲太息臣愚以爲當閑暇之時相度居民之便或百十餘家則築一大城或五六十家則築一小堡城堡之中民乃自守少於此者徙以附焉更於空隙之地擇其險阻之宜或可如遼東立柵築墻以爲屏翰或可如大同宣府斬崖掘塹以爲陷穽至於墩臺亦宜增廣或使直取近或添置令密虜將至即相傳報人畜之類輒收入堡堅壁清野使無所得且使虜心驚疑進退惶惑但見城堡聯絡距

能窺我實虛人畜入堡既不遂剽掠之計城堡犄角又恐有邀截之虞如是而虜敢於深入以為邊患者未之有也○其三所謂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者蓋以兵屯聚則有仰給之費兵遷徙則有供億之勞故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為兵番上遞休其數雖多費贍亦薄所以維持萬國而威服四夷者用此道也近代藉天下之民以為長征之兵遂至用天下之力以事養兵之役若今延綏之兵二萬二千而騎兵精勇者僅七千人寧夏之兵二萬三千而騎兵精勇者僅六千人則坐食冗費者不啻倍之矣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乎往者因其戰守不足復調甘州之兵一萬六

千薊縣之兵五千六百以戍延綏復調莊浪之兵三千涼州之兵三千以戍寧夏而遊擊之兵一萬六千則又往來乎其間夫客兵所在來則紛紛歸則纍纍日供芻糧歲費賞犒虜塵未睹於一清軍廩毎至於告乏職此故也臣愚以為城堡之中兵固有常守矣平居之民則家使出一兵為然必三十乃用五十則休侵漁有禁使無所苦更番有期使無所憚仍稍加之廩餼必大得其驩心於是及其強銳則教習而雜於行伍之正卒或有疾癘則罷遣而復於畎畝之間民是其物力資產既切於己父母妻子復係其心用以禦戎必自致力然今山西陝西非無民壯但勾補或破其家役使致妨其業編

之尺籍遂同世軍今復斂點恐合家咨怨蓋若於已役者勞而勞之未役者賞以來之明之以大信示之以大仁守禦止留於本境征調不至於遠行民知效勞之日有限歸閒之日無窮則亦何所畏而不從乎且關陝之民勇悍純實出於天性稍加簡練悉為精兵況其生長村壚熟於採捕勁弩藥矢尤其所長守禦之具此不可欲臣又聞比歲用兵荐罹饑饉延綏之民逃竄終南或開私礦以採銀或販私茶以貿利殺人劫財肆無忌憚此實內患豈獨外防亟宜簡命信實之臣厚立賞募之格赦其既往之失開其自新之途應命而至輒加優恤沿邊城堡分隸以居房屋器用官為周給量撥閒田使

自耕食凡百科斂悉與蠲除誘之以利結之以恩但令訓習使充守禦既祛腹心之虞且足邊鄙之用二法既行數十萬之兵可指日而集矣夫民兵既集客兵可罷興師不妄擾乎老弱之民糧餽不濫及於無用之卒內焉而仰給無所費外焉而供億無所勞其為利便益可知矣○其四所謂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者蓋以人君以恩威馭將帥於內將帥以賞罰馭士卒於外故軍政行而大功集也我祖宗之時名帥大將不為少矣其間累樹勳業者或僅加其勳階或止增其食祿賞雖薄而人心知感者命皆出於朝廷而非僥冀之可致也及乎少誤軍機者或削奪之必加或誅戮之不

赦罰雖重而人心不怨者皆斷於朝廷而非請毀之可移也若昔宋藝祖之於曹武穆一劍之付爾然秋霜於王全斌一裘之賜熙然春陽是以江南不足平西蜀不足定豈偶然哉近者毀譽不出於至公命討或由於人力冒功希進者累叨世及之爵喪師僨事者不蒙失機之誅是以由近及遠上行下效三軍之中數萬之衆權要親昵者功未成而先賞罪雖著而不罰孤寒寡援者功高而後祿罪薄而先誅以恩則無可懷以威則無可畏兵紀於是不立邊功何由可成哉又况守邊之要覘邏爲善苟得其術敵情靡遁故曰明君賢將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敢取於鬼神不可象

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情者也往歲沿邊所用覘邏之人以夜爲日視險如夷或遠探賊營或深入賊壘遺灰行跡無所不推神出鬼沒迥莫能測是以虜人畏之而不敢近牧邊人恃之而得以先知當時獎擢有加酬賞亦厚誠有以也近之所用徒有虛名賊將至而不知虜已出而方覺甚者或妄言以希功或冥行而被虜既不知虜之情實則緩急何以支吾也哉臣愚以爲凡今邊將之功過宜秉賞罰之大權左右皆曰有功弗聽而賞必採乎群言左右皆曰有罪弗聽而罰必稽乎輿論使人微幸者不得以妄求敗律者不至於苟免於是申飭沿邊之將一體賞罰之公旌賞有功必以其

實孥戮有罪勿徇乎情使人喜於建功而重於犯法則姦宄無所容績緒有所稽矣尤必遴選知勇之人以司間諜之事申明酬賞之令以待覘邏之功禮勞既殊於衆探伺必異於今虜之動靜既可以先知我之戰守亦可以預計或劫營於彼以勞其佚或堅壁於此以避其強則禦敵得坐制之策先人有奪人之功矣故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明賞罰之謂也又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嚴間諜之謂也○其五所謂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者蓋以百頃之閒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理易曉也今天下軍衛雖有屯田率事虛文無

補於用關陝一道漕河久廢芻粟之費陸運尤難故民力雖已大竭而邊儲卒以弗豐有由然也臣嘗考之宋臣歐陽修之言曰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思全勝之策能忍以待其斃至追赦罷兵而治屯田於極邊以游兵而防寇抄曹操屯兵許下時强敵四向以今視之疑其日夕戰爭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數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數百萬石其勢艱而難田莫如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濟而可紓民劳也又曰今爲西計者皆患漕之不通但未求之耳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西至也

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日胡爲而不行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後武帝益修漕河至漕百萬餘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致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唐裴耀卿又尋隋跡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焉臣愚以關西之地廣衍饒沃第因人罹兵凶而移流地多廢棄而荒穢餉兵之民苦於重役坐食之卒恥於爲農故人力不勤地力不盡惟此時爲然也今宜變而通之使自食其力盡驅在邊之兵民耕於沿邊之空地牛具粟種官爲貸之歲田之入十一取之則遊手之人無所容久廢之地無不墾矣尤必推任習田之吏彷彿勸農之官優其課最誘之作勞則人之力田

者衆而吏之效職者多田利數倍歲穀不可勝用也苟以虜寇侵軼爲虞則當如李牧之謹烽火以料敵趙充國之用游兵以防敵則耕穫自如而虜不能爲吾患也至於漕運尤爲易行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卽今鹽船水筏往來無礙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及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

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況今河道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運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運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運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蹟某處無險可以水運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以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以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濬漕河務在疏通無礙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有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屯田既聚於實漕運亦復於古土無曠民國有餘財陛下欲有所爲隨所意指惟轉移而用之耳豈遽至區區一方之費而上下狼顧矣措以

深憂財用之不足如今日者也

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王鏊爲吏部右侍郎○以王軾爲南京戶部尚書○九月以秦民悅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林瀚爲南京吏部尚書○冬十一月虜寇偏頭關○十二月火篩入河套○陞浙江左布政使孫需爲副都御史巡撫河南

辛酉十四年春正月陝西地震○火篩寇榆林

兵部尚書馬文升上言地乃靜物止而不動動則失其常也考之古典地震乃臣不承於君夷狄不承於中國之兆歷代固有地震未有震於正月朔日者亦未有震

裂湧水如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未多見者也。陝
西四隣衝虜。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密邇。朔日地震。未
已而胡虜十五日擁衆入寇。夷狄侵凌中國之兆。亦已
明矣。臣聞此大異。驚愕莫知所措。即今小王子部落日
衆。精兵數萬。其酋首火篩者。梟雄桀黠。往往以詐計敗
我官軍。觀其所存。其志非小。今海內民困財竭。兵衰將
懦。文恬武嬉。法令不振。此正安內攘外之時。修德弭災
之日也。伏望陛下祗畏變異。修省克責。行仁政以安養
斯民。重臺諫以廣開言路。府庫之金帛。重爲樽節。以備
緊急之用。無益之齋醮。暫免修設。以省浪費之繁。念錢
糧之空虛。止傳奉無例之官。閔饑民之艱窘。禁奏討有

礙之地。今虜在河套。正在用兵之際。乞將陝西織造絨
褐內臣。早取回京。以蘇一方軍民之困。宗社生靈。不勝
幸甚。

命兵部集廷臣計議內修外攘禦虜安邊事宜。

兵部尚書馬文升會議上言。胡虜爲中國之患。歷代所
不能免。考之史冊。若匈奴之侵漢。突厥之擾唐。俱有謀
勇之將。且得戰守之宜。所以終無大患。下至五代石晉
失榆關之險。契丹得五州之地。所以遺患宋室。而啟金
人之禍。元因而遂有中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掃除胡
元。平一四海。輿圖之廣。亘古所無。太宗文皇帝。肅清內
難之後。神謀睿筭。有見於斯。則遷都北平。聚天下精兵

於京師。此實久遠之謀。彼時將勇兵強。民富財足。所以
胡虜款塞。入貢闕庭。自正統初年。虜酋也先。梟雄桀黠。
收併部落。遂有南侵之志。遣人進貢。以窺我虛實。累歲
[illegible]雀。以貪彼之厚利。一旦變盟。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
禍。擁衆南侵。圍我京城。幸賴謀臣良將。戮力同心。卒保
無虞。其後也先被害。虜酋迭爲雄長。自相仇殺。彼時虜
衆所居地方。相去京師。千有餘里。後虜酋毛里孩等。久
犯甘涼。漸入河套。擾我邊方者十數餘年。既而虜酋癿
加斯蘭。自西域八月渡河。入於套內。部落益衆。累犯陝
西。因遺涼州之敗。遂寇大同宣府地方。冰凍則西入河
套。以圖獵。河開則東來大同。以剽掠。歲以爲常。茲者仰

承聖諭。將所議內修外攘禦寇安邊事宜。逐一開款條
陳。○一自古凡遇邊方侵擾之巨寇。或腹裡嘯聚之強
賊。其勢已衆。爲患地方。必命大臣。假以重權。方克勦平。
若唐之吳元濟。久據淮蔡。李愬討之。連年未下。裴度一
往督之。而元濟就擒。宋之王則叛貝州。明鎬伐之。日久
未克。文彥博一出節制。而貝州遂平。我朝遼東三衛達
賊爲寇。欽命都御史王翺。俾往鎮守。重以軍權。指揮以
下。許其斬首。遼東遂靜。兩廣猺獞久叛。欽命都御史馬
昂爲總督。總兵憲臣。俱聽節制。而地方亦寧。成化初。虜
寇久住河套。侵犯陝西。欽命都御史王鉞爲總制。總制
之設。前代我朝俱有故事。今北虜數年以來。東則侵犯

大同西則剽掠延綏往往以詐敗我官軍去冬大同西
路布置三鎮精兵驍將以待賊入期通勦殺以絶邊患
因無總制大臣所以將不用命使彼未遭大挫以致勢
愈猖獗恐生異謀後必難制必須照依王瓊馬昂王鉞
事例伏望皇上命使文武大臣一員總制大同宣府山
西偏頭等三關及陝西延綏各路將官凡軍馬錢糧攻
防賞罰俱以便宜處置若賊入河套本官則往延綏賊
若過河即回大同隨即所在調度勦殺候虜賊遠遁地
方寧靜具奏回京〇一將者三軍之司命國家安危之
所繫所以自古欲安國家者必以選將為首務云云合
無兵部通行各邊總兵各要延訪不分軍民武官或老

師宿儒但有諳曉韜略曾經戰陣者敦請至家令其朝
夕講論武經七書用兵大意務在得之於心熟之於已
凡古兵書所載戰陣攻取無不講求仍要寡嗜慾養壯
氣勤操演常以無勇為恥而畫策以過人每以貪生為
戒而誓死以立功務俾韜略騎射卓冠一時則驍勇日
加而謀可日益矣此雖不及古之名將亦可少稱其閫
寄仍通行內外各該坐營副參遊擊守備把總軍政等
官各知此意共成其功以圖實用不可苟安下品〇一
鼓作軍士之勇氣而樂於赴敵必賞勞之有加而致其
死力今各邊軍士往來殺賊辛苦萬狀止靠月糧一石
度日別無營運養贍若非豐於用度豈能養其銳氣況

去春虜賊入寇將官恃勇損折軍士數多人多畏怯少
有敵心仰惟祖宗朝府藏銀常積千百餘萬專備緊急
賞賚之用十分愛惜不肯輕費近因大同等處有警戶
部在官銀兩已用八十八萬兵部馬價已用二十一萬
有餘治非平昔有積一時豈能措置今戶部見在銀不
過百萬兩內藏之銀聞亦空虛較之祖宗時十分不及
一萬一虜賊未退用兵不已或糴買糧草或犒賞軍士
或遇災傷賑濟百姓俱於府藏關支此時未知從何而
來不可不慮伏望皇上念虜寇之猖獗軫軍士之捍禦
鼓舞人心必資賞賚今後府藏官銀更加撙節愛惜不
妄一毫妄費以備軍國緊急之用〇一照得順天及直

隸保定八府實畿內近地陝西山西極臨邊境河南山
東俱近京師凡各邊有警其糧草馬匹一應軍需俱藉
四省八府之民償運供給必須生養休息存恤撫摩使
其財力不匱緩急之際方克有賴近年以來修造不息
各部科派木植顏料牲口及燒造官甎等項歲無虛月
赴京交納使用銀兩過於交納之物去歲買辦戰馬打
造官刀雖係官錢終累小民況輸納邊糧起價過重而
山西之民勞苦尤甚緣今虜寇猖獗未退各邊芻草糧
米甚不充足正在勞民償運之際合無行移戶禮工各
部將遞年派去前項司府州縣各色物料牲口果品等
項通行查出斟酌上請不係緊急之用俱暫停止今後

凡有所派物料暫且分派無事布政司買辦存省所有
事司府民力以備供邊凡有取索庶易辦集〇一京師
天下根本居重馭輕武備不可不修雖有團營軍十二
萬例該京衛八萬分為兩班每班四萬常有一十二萬
以壯國威以備征調近年京軍逃亡數多不及原數節
令除欽命總征總兵官朱暉等所領并奉欽命復選聽
征馬隊官軍二萬步隊二萬內步隊多係外衛又該半
年下班甚不得用除此之外再無可用之兵況官軍又
多隻身艱難今騰驤左等四衛月糧除勇士外見在官
軍三萬有餘多係得過之家其各軍餘丁自來不當役
見今雖有四衛營操練軍士數亦不少養馬之外儘有

空閑緣今虜勢猖獗邊務方殷正當增武備以防不虞
之時如蒙乞勅御馬監提督四營太監調取四衛食糧
官軍文冊照冊查筭若干名通前見操之數共湊一萬
名就在本營分為四班如法操練居常拱衛京師遇警
聽調殺賊庶武備益盛而北虜聞之亦知畏矣〇一將
官奉命征討不庭與同事官員貴乎協和行事和則謀
慮僉同近年以來朝廷命將出師征討夷虜其同事官
員多有偏執己見各逞所長互致嫌疑不相協和徒勞
王師遠出竟不成功而還以致虜寇恣肆猖獗大為邊
患云云通行各邊鎮巡等官一體以和相處共濟邊患
〇一法令者風勵天下之重典法令行則人心惧人心

惧則文官奉公守法而謹於供職武職練軍恤士而樂
於效死未有法令不行而能統攝人心以成治效者也
近年以來法令不行紀綱漸弛各邊大小將官平昔惟
知營幹己私罔有留意邊備一遇失機百計彌縫所以
上下因循不知警畏往往誤事視為尋常伏望皇上自
今凡百失機誤事果涉畏怯逗遛嬰城自衛縱賊不殺
者必明正典刑以警將來不宜寬貸尤乞戒飭各邊鎮
巡等官各要仰體朝廷付託之重各思自己受任之責
撫恤軍士振揚威武修飭邊防以禦虜寇仍照依兵部
節次奏行事例嚴加操練務使人有敵愾之勇而無失
所之虞凡百用度俱從節儉毋事奢靡各路參將等官
有不守法生事害軍者訪問得實明白參奏以憑罷黜

如此庶使法令大行人心知惧內治邊防不致廢弛〇
一軍令貴嚴嚴則官軍知畏而易以成功否則官軍怠
玩而多致敗績昔胤侯誓師必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
厥威允罔功行軍貴嚴自古尚之人君命將必曰閫以
內寡人治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蓋其官軍臨陣有不用
命而退縮者徑自誅之以肅人心且萬人之命係於一
將若非重以此權誰肯捨死赴敵近年以來朝廷命將
制勅所開止曰以軍法從事所以為將者多避嫌疑軍
士雖有退縮未敢輕誅一人以致軍令不嚴往往失機
雖罪坐主將無益於事伏乞聖明於總征總兵官朱暉

等幷凡欽命總制總兵官制勑內明開若官軍有不用命退縮者就陣斬之以徇妄生訛言鼓惑人心情罪至重者會同審實亦就斬之其總兵官受命之後將合行軍令各開條欵三令五申使官軍曉然知軍法之嚴各思奮勇殺賊不敢畏縮先退○一虜賊之來疾如鷹鷂或東或西不可測度縱馬一馳倏然十數里近來各邊製造小戰車上安神銃鎗砲觀其規模似有可取施之戰車多不濟用蓋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此車之造軍之彼虜圍以爲自守之計非臨陣可以敗賊之術況邊方之地非山磵則沙磧必用人以行倉卒之間豈能隨馬莫如拒馬鹿角攢竹長牌馬上可以帶之隨軍而行一

則可以拒戰馬之衝突一則可以遮胡矢之亂發禦虜急務莫先於此昔吳璘拒金人於鷄頭關實藉此具先該兵部奏行工部成造拒馬鹿角計二千架攢竹長牌計二千面該部製造呈樣後遂停止今北虜之勢日熾我軍每不能勝若不成造二物臨敵何以相拒合無仍行工部照依兵部奏准事例將前拒馬鹿角攢竹長牌照數成造完日暫送九門各樓收放如遇出征領去應用回還照數交收縱雖虜賊遠遁邊方無事亦可以備他日軍中之用○一兵欲勝敵謀貴素定而戰勝可必故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夫用兵有節有勢善用兵者必審其節勢若士卒奮勇勢如湍水之漂石主將用

兵節如鷙鳥之擊物則敵豈有不敗而我豈能不勝乎今各邊大小將官平時不講韜略不習兵事遇小寇之入或邀其歸路而得其一二或出境掩襲而殺其數級虛張賊勢本三五十騎而報作四五百騎本一二百騎而報作千騎所管上司不察虛實輒爲代奏濫冒陞賞及遇大敵則嬰城自守而一籌莫展去冬大同西路如姚信等是也此等將官終誤邊事而啟禍源況今虜賊譎詐善於用兵若不預畫妙策廣集衆兵乘其機會使彼大遭挫衄豈肯輕易遠遁而不再擾我邊擾之既久必謀南侵國家之患何時得已且宜府延綏邊防鞏固軍馬頗勁未敢久犯惟大同地勢平漫斥堠稀疎加以

軍馬未精恐此虜今春渡河仍復侵犯邊方安危在此一舉以臣等度之若數路軍兵俱集中路每日練習遇賊入境每一遊騎兵三千爲一陣可分六陣每一家兵亦可分三陣則爲犄角之勢每陣勢相去數百步賊若擁衆而來必分兵拒我彼賊既分其勢必寡我軍奮勇大擊彼必遭挫彼若併勢攻我我之別陣迭來應援彼必不能相顧敗走而遁又恐虜賊譎詐聲東寇西或故露其形似犯我之西路我兵不知俱聚於西彼却藏形拔衆入東路無兵以禦彼必得利此尤不可不深爲之慮須平昔每路揀選十分有膽氣乖覺夜不收數十人給與上等善能馳驟好馬月支料豆一石二斗常令遠

出探賊知其所在隨時聚兵藏形以待庶不墮其姦計此則勝虜大略其臨時相度賊勢出奇制勝又在總制總兵各該將官調度施設何如耳若曰我寡彼衆終不與戰則此虜何時可破乎合無兵部通行聽征督總兵官并各邊大小將官知會斟酌而行務使虜賊遭挫地方永寧克敵致勝固在乎精兵所向無前尤在乎選鋒故孫子曰兵不選鋒曰北北卽敗也是知兵不選鋒取敗無疑今大同宣府延綏官軍雖有遊騎兵之選終是強弱相混凡遇大敵多不能支去冬姚信等遇虜不敢與戰亦可爲驗況近來官軍遇敵殺伙賊人往往爭奪首級不行追賊以致餘賊得以遁去甚有反被賊兵所

襲而大敗者此最各邊大弊合無兵部行移聽征總兵官朱暉等所并各邊大小將官所領官軍每千務要仔細逐一試驗揀選十分驍勇精銳者三百員名爲前鋒仍每官弓箭手若干名長牌手若干名神鎗手若干名長鎗手若干名每五十人爲一隊十人爲一伍內選一人爲伍長再選十人分目爲隊記籍在官其馬匹亦選上等者給與凡遇賊人令當前鋒若能敗賊務力追殺不許先斬首級收兵之後公同割取就於前鋒官軍內審係某人所殺照例報功若有不行爭先割取首級者以軍法處治若不係前原選前鋒官軍朦朧報功違者照例問罪功亦不叙如此庶人多奮發爭爲前鋒且絶

冒功之弊○一兵不貴多而貴乎精兵若不精雖多何益其精之要在乎操習有法必使弓馬閑熟武藝超絶坐作進退之有度攻戰擊刺之不失目識旗幟耳熟金鼓左右前後隨將所使如驅群羊方爲可用故兵法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是知兵須學成方可用戰今各邊將官多尚姑息不肎操練軍士使知節制凡報有賊散亂而或先遣哨馬遠出一遇伏兵輒致潰敗去年大同遊擊將官王杲乃其明驗合無兵部通行各邊將官今後照依兵部奏行事例各將所在兵馬着實操練務使武藝精熟騎射便捷勇於赴敵樂於効死各能殺賊以除邊患如再因

循致誤邊事國典具存決難輕宥○一足邊儲臣等看得鹽法一事在祖宗時專爲備邊而設發賣有地方私販有禁例是以商人鬭各邊開中樂於趨赴邊儲充足事機不誤近年以來各王府奏討食鹽及織造段疋皆於此取給并兩京公差官員人等馬快船隻動輒一二百號夾帶私販越境貨賣不可勝言故商人得利微細不肎報中鹽法阻壞邊儲缺乏之弊皆坐此伏望皇上軫念邊儲之重恪遵祖宗之法今後凡有奏討引鹽一切停止非邊報緊急不開非商人正名不支戶部仍行移都察院等衙門轉行各該巡鹽御史及管河管閘等項官員但遇公差人等及勢要之家裝載私鹽越界發賣

就聽各官查盤究問照例發遣干碍內外官員指實參
奏置之於法客商聞之必然樂從而邊儲不難矣○一
用兵之法自有部分部分既定委任得人上下相統自
克成功今團營聽征官軍一萬員名每把總指揮一員
分管二百五十人一千用指揮四員別無總領官員臨
時難以照管若以兵法論之每千當用一總領指揮庶
易調度弘治十四年正月日題
二月以保國公朱暉為征虜將軍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
務帥師禦虜至河套而還○陞南京鴻臚卿陳壽為右僉
都御史巡撫延綏
時火篩數侵犯邊堡失事鎮城晝閉壽兼程履任先郎

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兩旬間與虜戰三勝虜知有
備遂渡河北遁乃開邊耕耘架梁採牧時同事者諷壽
注子弟姓名于戰籍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
馬時論多之
保定府臣獻白鵶詔斥遣之○以戶部郎中邵寶為江西
提學副使
寶教士先行檢而後詞藝修濂溪書院檄取其族孫守
之改建白鹿洞書院清學田定課程遠近向慕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謝鐸上言正祀典重科貢革冗
員塞捷徑四事
謝鐸上言四事一曰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謂當如先

儒熊去非之論立叔梁紇之祠而配以顏路曾晳孔鯉
以安其子配享之位黜吳澄之從祀以明其忘宋事元
之非二曰重科貢以清入仕之路謂各省考官皆御史
方面之所辟名職分既卑權衡無預以外簾之官而專
去取之權關節交通僥倖濫進必差京朝官二員以為
主考庶幾私弊可杜而真才可得也歲貢一途雖亦得
人但近來提學之官類狥姑息之習必責其果兼文行
方許充貢三曰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謂順天應天寔
為京府大興宛平上元江寧四縣皆為附郭學校之設
惟二府有之而四縣皆未嘗有今天下附郭縣分亦各
有學其視京府實為冗濫請從順天應天之制並加廩

增歸併府學庶冗員革而風教稍重矣四曰塞捷徑以
澄國學之源謂人才選之科貢猶恐未精奈何近年以
來大開旁徑如納馬納粟入監其賢百不一二而不肖
者常千百今日之所輸行將取償於他日鬻爵賣官前
史所鄙此等風聲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謀國
之徒必有以此獻策者萬一再行則彝倫之堂竟為錢
虜交易之地豈不大可恥哉願深鑒前弊嚴塞其途國
用不足亦當別為節縮區處此策斷不可行疏入命所
司知之時禮部尚書傅瀚力詆鐸言為謬而極稱前人
之請為有見謂澄之從祀決不可易且引禮所謂有其
舉之莫敢廢也詩書所稱率由舊章監于成憲以文其

說澄遂仍舊從祀。鐸奏四事皆寢。不思君臣大倫。正道統攸繫。而先王舊章成憲之最大者。澄忘宋事元。叛倫背道。士奇私庇鄉人。請以從祀。是爲欺君罔聖之見。何不可易之有。

六月起章懋爲南京國子祭酒○詔裁減光祿寺內臣供辦

光祿寺之設。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而已。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有傳添湯飯內臣一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不足於用。乃責京師鋪戶買辦。官價不給。市井賒借負累。時都御史劉大夏。因天下所在民飢盜起。乃以前事爲奏。曰光祿日辦卓

面。不勝查筭。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既以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入。上爲惻然。卽下令裁減官吏。乃甦。後光祿卿艾璞曰。劉東山此奏。歲省光祿銀錢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謂歟。

秋八月火篩寇固原。罷總兵官恭順侯吳瑾還京。以武安侯鄭英代之

是月火篩入花馬池至固原。大掠人畜。殺吏民。總兵恭順侯瑾罷還京。武安侯英代瑾。侍郎李燧督餉關中。乞運邊城。八郡大困。自後虜寇關隴。輒由花馬池矣。

九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倪岳卒

岳父謙。南京禮部尚書。嘗奉命祀北嶽。而夫人姚氏夢緋袍神人入室。寤而生。因以岳爲名。岳爲吏部。釐正品類。獎恬抑躁。不恤恩怨。正色昌言。干謁消沮。或勸其毋別白賢不肖太過。且召怨。輒撓沮不得盡行其志。岳曰。冢宰職固如是。卒。贈少保。謚文毅。父謙先謚文僖。國朝父子爲學士翰林得並謚文。自岳父子始。

改馬文升爲吏部尚書。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劉大夏爲兵部尚書。命右都御史潘蕃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冬十一月改張敷華爲南京右都御史○十二月起秦紘以戶部尚書兼都御史巡撫陝西○樊瑩復以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改王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壬戌十五年春正月禮部尚書傅瀚卒。陞左侍郎張昇爲禮部尚書○江西盜起。命南京操江都御史林俊巡視江西兼督軍務。賊平。遂改巡撫○三月賜進士康海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夏五月庚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陞開城縣爲固原州。設總制府。命秦紘總陝西三邊軍務

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涼固原之間。猶爲內地。得以休息。所備靖虜一面耳。自火篩入掠之後。遂爲虜衝。於是改立州治。而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參將遊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

八月致仕兵部尚書項忠卒○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虜大入大同塞

時邊事告急。上以兵事屬內臣苗逵謀出兵掩虜。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問之。大夏力言不可。上曰。永樂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大夏對曰。皇上聖武。固同符太宗。奈今兵將庸疲。遠不逮昔。當時淇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一日陷虜。今之將。又在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猶似得策。上乃悟曰。朕幾為人所悞。

陞撫治鄖陽都御史樊瑩為南京刑部右侍郎○戶部尚書侶鍾罷。召南京兵部尚書韓文為戶部尚書

文在戶部。上時時召見。一日顧文長嘆。文頓首謝不敢。上曰。朕欲理鹽法。苦人撓沮。今邊儲日急。奈何。文又頓首謝出。上疏請革七弊。一開中引鹽。二興販私鹽。三賤

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殘鹽。六越境市鹽。七轉運乏人。上盡行其言。

冬十月陞南京太常寺卿楊一清為副都御史提督陝西馬政○致仕南京兵部尚書張悅卒○十一月雲南晝晦○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樊瑩為南京刑部尚書

雲南晝晦五日。勑南京刑部侍郎樊瑩考察雲貴諸吏。凡罷遣千餘人。名還部為尚書

發保定京操軍回衛團練

先是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貧與民同。安能養其銳氣。上曰。諸軍居有月糧。出有行餉。何以故貧。對曰。江南困于糧運。江北困于京操。此外浪費。猶有不能盡言者。時上欲於附近地方。團操人馬。以為京師左右掖。以問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祖宗。恐亦是此意。遂將保定兩班一萬人發回衛團操。乃有造飛語帖于宮門以誣大夏者。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內臣忿不得私役此軍者所為耳。

減清寧宮修理軍夫

時修清寧宮。有旨下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劉大夏謂工少人多。蓋監督內官有所利而為此也。奏請減去十分之五。監督者訴於上。上令司禮監語內閣曰。劉大夏不以朝廷大工為重。率意減去人夫。即擬旨來詰責之。

大學士劉健曰。愛惜軍力。兵部職也。近劉尚書毋以老辭。朝廷下溫旨勉留尚請未已。若詰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討這等人來替他。司禮監以其言入告。上欣然如大夏議。

十二月致仕刑部尚書何喬新卒○以張元禎為翰林學士。

癸亥十六年春正月大明會典成○命大學士李東陽修歷代通鑑纂要○二月進內閣劉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謝遷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吳寬進禮部尚書兼詹事府事○夏五月京師大旱

時兵部尚書劉大夏以旱災引咎。乞退不允。令開陳兵

政弊端。大夏條上十事。一曰京住官軍。苦于出錢供用。二曰在營官軍。困于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士。困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京操失業。五曰竭軍民之力運糧。而濫食者衆。六曰蠹民生之力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太監貪婪。八曰各處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被于勢要。十曰禁衛苟且公行。上嘉納之。

命提督陝西馬政副都御史楊一清兼理茶馬鹽馬 ○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入對便殿

上嘗召劉大夏諭曰。事有不可。毋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揭帖啟朕。大夏對

不敢。上問何也。曰。先朝李孜省可戒。上曰。卿與朕論國事。豈孜省比。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何異前代斜封墨敕。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內閣可也。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嘗召問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得如古帝王。對曰。求治不宜太急。凡用人行政。即名內閣。并執政大臣面議行之。但求順理。即致太平。上曰。劉健嘗荐劉宇才堪大用。朕觀宇小人。內閣亦豈可盡托。刑部尚書閔珪。讞大獄。忤旨批答久不下。大夏獨對。上因語及之。對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珪所為無足異。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亦當如此。對曰。臣幼讀孟子見舜為天子。皐陶為士。瞽瞍殺人。皐陶亦執之而已。似未可深責。上頷之。明日允珪奏。先是大夏陳言。盡罷光祿無名供億。歲百萬計。又議革騰驤四衛軍士。內臣恨之。上召密議。又或及裁抑內臣事。一日上召大夏入御榻前。上左右顧。近侍內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對久欲起不能。上命太監李榮掖大夏出。榮且扶且請曰。吾輩行事多失。老先生幸隱惡揚善。大夏曰。聖上天性聰明。某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人。某今日力求退。上曰。李榮每稱卿。某於老太監蹤跡疏遠。何以得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

貴州苗米魯作亂。以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左副都御史

督兵討平之

米魯。普安土知州妻也。知州死。魯主州事。殺其庶子。欲自襲夫職。鎮巡官不許。且欲正其罪。魯遂反。囚鎮守內臣。殺文武藩臬官。兵勢甚熾。事聞。命軾統湖廣四川廣西雲南及貴州諸路漢土官軍。共十餘萬討平之。斬首五千餘級。加軾太子少保。

詔遣中官于武當山設像修醮。尋已之

時有旨命內閣撰勅并祝文。劉健等上疏。竊聞茲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復有此舉。實為無益。矧今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興。轉餉繕兵。猶恐不給。君門萬里。豈能悉知。宜斥邪妄。以遏無良。遂罷不遣。

冬十月前南京兵部郎中龔性上所編皇明政要四十篇

詔建寺塔于朝陽門外尋罷之

時大學士劉健等上言前代人主信佛莫如梁武帝卒餓死臺城信老莫如宋徽宗至囚斃虜地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覩諸往事可爲明監我祖宗相傳以治天下堯舜周孔之道而已浮屠異端蠹財惑衆何關于治欲造佛塔非所以垂後世也又令撰眞人杜永棋誥命及封號健等復言異端不可信誥命不當與夫誥命朝廷所以奬賢勵能雖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給況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謚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謚號至十八字流布朝

野傳聞後世皆曰此朝廷所給與儒臣所撰擬也天下後世其謂何疏入俱罷之

十一月陳壽爲南京副都御史

甲子十七年春二月哈密人逐陝巴而以眞帖木兒守哈密陝巴尋還哈密眞帖木兒居甘州

陝巴嗜酒掊尅國人頭目者力克哈等迎阿黑麻次子眞帖木兒守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眞帖木兒罕慎外孫也年十三不肎來哈密哈密人曰陝巴走哈密城空恐爲野乜克力達子所據眞帖木兒始至剌木城其兄滿速兒乞守臣令人來守哈密眞帖木兒自剌木城入哈密守臣令官舍董傑及奄克孛剌往哈密撫夷衆諭迎陝巴還頭目阿孛剌不聽必欲立眞帖木兒爲王奄克孛剌與傑等擒殺阿孛剌等六人餘黨畏服守臣令都指揮朱瑄率兵送陝巴入哈密撫送眞帖木兒還土魯番時阿黑麻死諸兒讐殺眞帖木兒懼不肎還曰奄克孛剌我外祖願依之瑄慮陝巴疑貳携眞帖木兒居甘州

監察御史陳茂烈乞終養許之

茂烈先世瑞安人戍籍興化遂居郡之梅峰髫年喪父繼戎役勵志邁俗不與群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藉燈默誦不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自省豈非學

之法歟作省克錄自考以丙辰進士歷官監察御史以母老年乞終養疏曰臣生十三年父善祥不幸早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祿繼蒙聖恩行取來京母年愈老疾病纏綿不禁跋涉重違故鄉臨別丁寧言語悲切臣待罪於茲將二年矣顧以菲才無補風紀又蒙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勑命鼎家幽明咸被天寵揣分奚堪固宜捐軀圖報於萬一也奈何慈闈哀邁夕照如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以再酬母年不可以多得也況臣又無男嗣又無兄弟一母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孰與調

節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微
臣心可憫母心尤可虞也伏望
皇上憐母子孤苦乞勅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得以慰倚
門之望少伸寸草之忱臣雖祗奉龍顏仰瞻天日愈思
恩渥益勵初心尚期消塵埃之報於將來再效犬馬之
勞於未死豈敢釋然而常往者臣心實懇切上憫其情
特許之乃力供甘旨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自治畦
惟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蓋妻子服食粗糲一
女適彭惠安孫輔嫁具涼薄皆人甚不堪者茂烈泰然
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
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吏部以茂烈養

母清苦奏改為晉江縣學教諭資其祿既辭不拜既又
援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上嘉陳茂烈清苦令有司月
給米三石資孝養又辭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
風下逮微臣亦荷收恤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第念臣
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家而臣亦得
以自遣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古人行傭
負米皆以為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守貧居
寡艱苦獨至臣雖勉盡心力之義竟未酬涓滴之恩且
母年已八十有六來日恐無多返哺至情固欲自盡資
養月米心竊不安奏上不允辭茂烈以母年九十未有
嗣息日夜為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寢地疾轉亟

卒林見素俊為治殮具立其族子遠揚為後都御史王
應鵬薦茂烈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
車而所處尤困詔表宅里曰孝廉恤其家見素曰陳公
領悟既深而充養益熟隱衷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鄉國
敬服殆黃憲管寧之流也

三月太皇太后周氏崩詔議祔葬祔廟禮制

初成化戊子孝莊錢太后崩大學士彭時等議合葬裕
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祔葬祔廟之說矣至是太后崩
隨上尊謚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承聖睿皇后同
孝莊之制矣既而大學士劉健等覺其候乃上疏言成
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姑為委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於

是詔禮部會多官詳議以聞上一日御西角門召劉健
等出示裕陵圖一言孝莊太后玄堂與英廟皇堂相去
數丈中隔不通因曰此大非禮當釐正健等奏曰此事
臣等初不知今欲為釐正仰見皇上聖孝盛德高出前
古臣等不勝忻慕上曰先生輩如何得知此事都是內
臣所為內臣有幾人識道理者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
輩奏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為國如此因論祔廟之禮健
等奏曰先年奏議已定孝莊太后居左及大行太皇太
后居右合祔裕陵配享太廟且引唐宋故事為證臣等
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
宋亦有三后並祔者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為非禮

謝遷奏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上曰事須
師古未世鄙褻之事不足學李東陽對曰皇上當以堯
舜爲法上曰然宗廟事關係綱常極重豈可以毫髮僭
差太皇太后鞠養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
私情耳錢太后乃皇祖冊立正后我朝祖宗以來惟一
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後來雜亂無紀極耳若
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爲皇太后別祀於奉慈殿
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孝
穆太后於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東陽奏
曰皇上言及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
下矣上曰此事恐難處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先

帝之意又遣群臣會議會議猶可奈先帝何朕嘗思之
夜不能寐先帝固重而祖宗之制爲尤重耳先生輩是
朕心腹大臣好爲處置健等奏曰容臣等計議上聞皆
叩頭而出時掌詹事府禮部尚書吳寬與會議衆推寬
執筆[illegible]言魯頌美嫄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於禮爲
別廟之證自漢唐來亦然至宋乃有並祔者其禮已謬
然皆諸帝繼室生而爲配者非後子孫追尊之比惟李
宸妃之沒仁宗傷痛出于至情乃用追尊而祔祭此豈
後世所當法哉衆皆然之會議疏上上復召內閣臣問
曰此議如何劉健等對曰正是古禮上曰仍稱太皇太
后可否皆對曰既是別廟須如此尊稱爲當上即抽出

奉慈殿圖指示其東一區曰朕欲於此建廟遷孝穆太
后併祭於此如何健等對曰甚當上曰位序如何健對
曰太皇太后當中一室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上曰
須在左後來有如此者却居右議既定上御批會議疏
云祀享重事禮當詳慎卿等稽考古典及祖宗廟制已
明白都准議建廟奉享仍稱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之
意後世子孫遵守崇奉永爲定制於是中外翕然稱得
禮云

夏閏四月闕里先師廟成○六月總制三邊軍務戶部尚
書秦紘致仕

紘在三邊整花池塩課買馬開豫望城屯田先後斬首

九千修城堡關砦一萬四千所剷山崖三千里是年乞
休不允加太子少保尋華總制召還部辭得致仕

秋七月虜寇大同

六月北虜小王子遣使求貢甚急大同守臣以聞許二
千人入貢既而不來有走回男子報虜有異謀內閣大
學士劉健等及兵部尚書於左順門會審走回男子一
人云聞虜中有議欲搶黃巢黃巢者京城也又三人云
朶顏頭目阿爾乞蠻領三百人往北虜通知小王子與
一小女寄養仍有引誘入寇之跡各具揭帖以聞兵部
奏差廷臣整理邊關糧劉健等擬會倉侍郎陳清刑部
右侍郎李士實以進內批大同宣府差右副都御史閻

仲宇居庸諸關差通政使司參議熊偉。七月初四日。大同鎮巡官上言虜賊勢重近又燒墩殺軍。延綏奇兵累調未至乞爲增兵補馬詞甚急切上曰我邊墩臺賊敢於捕墩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彼被虐者苦何可言正當與做主京軍已選聽征一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即日啟行太監苗逵力請出師劉健對曰皇上垂念赤子一言誠宗社之福京軍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李東陽奏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衛家當上猶未釋東陽復奏曰近日北虜與朶顏交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爲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若彼聲勢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

此須少待其定徐議所向耳劉健因備言大同險遠東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爲切近誠可先慮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停當待報乃行皆對曰聖慮甚當退擬通選京軍三萬令兵部推委領軍官臨期酌量地方事勢具奏定奪後三日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力言京軍不可輕出上曰文皇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失利對曰文皇時何時也有糧有草有兵有馬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草缺少軍馬罷弊。將官鮮得其人軍士玩於法令非惟不能殺賊且又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師遂不出

左都御史戴珊乞致仕不允

珊爲都御史時上親鞫大獄諸司震悚珊從容應對無有開折天威頓霽上知珊清愼時延宣接膝咨詢。輒移晷刻至是引疾求退優詔勉留命醫賜食復面加慰諭若家人父子珊不覺泣下上亦爲動容。一日珊私懇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不瞑目公同年好友受知主上獨不爲我一言乎。一日上召大夏議事畢因問珊所大夏言珊久病累疏乞休本出情實乞憐允上曰渠倩卿奏乎對曰珊在告臣往視珊珊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見陛下日爲彼達情悃上曰歸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先歸大夏以上語告珊泣曰吾不得返家矣

敕吏部都察院朝覲考察務秉公明

敕曰三年朝覲考察天下官員甄別賢否明示黜陟。此我祖宗法古之盛典也比年以來考察之後群議籍籍奏訴紛紜蓋因巡撫巡按官員開報考語揭帖。多不得實而爾訪詢考察。亦欠周詳。勤勉有爲廉直自持者或被黜抑貪黷無狀夤緣結納者或得苟容。以致人無勸懲士風日壞矣民之休戚係於有司不得其人則民被其害而愁苦怨嘆之聲上干和氣即今四方災異迭見水旱相仍率由於此朕方祗畏天戒董正庶官。在京群職已有所處其在外諸司官員明年正旦適當朝覲考察之期宜預行各該巡撫巡按官。將所屬司府州縣等

衙門官員或制行端方政績彰聞或貪酷害民老懦不
職等項逐一從公開報爾等仍廣詢博訪備細參詳明
白具奏黜陟若撫按官員仍前徇情率意開報不公指
實參究併示黜罰爾等受兹重托俱宜精白一心秉持
公道毋或有所偏徇務要賢否精別黜陟大明庶幾澤
被生民上回天意爾其欽承之故勑
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吳寬卒○掌國子監
禮部右侍郎謝鐸致仕○八月令京官六年一考察○虜寇
環慶平鳳○九月上御暖閣召輔臣議軍法
召輔臣議政事一日上袖出大同總兵官吳江本授劉
健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擬太重恐邊將

輕易啟妄殺之漸輔臣皆未敢應少頃健對曰臨陣用
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効死何以
取勝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勑書內方
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軍有臨陣
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從事重治如此方可李東陽
奏曰此事若不說起尚可今既奏請若明言不許却恐
號令從此不行健亦力贊其說上復申前論健奏曰昨
日兵部擬奏儘有斟酌尋常小敵或偏裨出戰皆不許
似止依所奏足矣上曰兵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了
一塲若止荅一是字亦不為重外邊視奏詞亦不甚着
意亦須於旨意說出乃為重耳謝遷曰今遵聖諭批荅

仍用一是字為宜且軍法亦不專為殺輕重各有法決
打亦軍法也上曰然
復名輔臣入見令日講毋顧忌
是月晦日復召輔臣入見上曰今李榮來說日講時劉
機講陳善閉邪陳字解作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
可耳皆應曰諾劉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啟沃他他
字不是上微咲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
徹直言無諱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鑿出若不說
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
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上
曰然謝遷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年

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聖意皆
叩頭謝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似
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此意以為不
若啟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天顏
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有所觀望故特示
詳悉如此盖經筵講章自數歲以來始去舊時諛頌之
習加以規諫未嘗少忤及聞此諭益知上意所嚮云
令禮部禁服色
上謂內官不知道理尤多僭妄因歷數應禁花樣若蟒
龍飛魚斗牛皆不許用又曰玄黃紫皂乃是正禁若柳
黃明黃姜黃皆須禁之黑綠常服不禁

冬十月虜入花馬池塞命副都御史楊一清巡撫陝西經略邊務
己丑十八年春正月召劉大夏戴珊入對各賜白金
上有大政事每召大夏及戴珊面議是年春二人對畢
上賜二人白金二錠諭曰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賂通乎以故賜卿二人又曰勿朝謝公卿知之且懷愧懼
廣西思恩土官岑濬作亂命兩廣都御史潘蕃討平之
田州知府岑溥長子曰猇次子曰猛猇以失愛弒溥爲其土目黃驥李蠻所誅而驥蠻尋自有隙驥以猛奔梧州督府奏猛襲溥官納之田州爲慮李蠻拒命乃檄思

恩知府岑濬以兵衛猛比至田州李蠻拒不納驥復以猛奔思恩都御史鄧廷瓚檄濬歸猛濬不從乃以兵徵之濬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猛因與濬搆隙十一年七月濬入田州殺李蠻十五年十月濬陷田州猛走免濬僞以族子洪守田州十八年都御史潘蕃疏濬罪詔發湖兵一萬討之濬敗衂族誅改流官知府岑猛降福建平海千戶
二月南京刑部尚書樊瑩致仕改張敷華爲刑部尚書○三月賜進士顧鼎臣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巡撫江西副都御史林俊以憂去
俊嘗題爲酌大義以全賢孝事臣日者見寧殿下累乞琉璃瓦重荷聖諭於引錢內支二萬兩給換者臣有以仰窺陛下聖仁廣大惇叙九族盛心而寧王據禮守經不爲無見然觀鎭巡奏議欲俟年豐定奪是巽言不當與也工部覆奏謂規制雖相應事體實可止又恐重累地方作例各府是正言不當與也寧王又奏工部又執奏是申言決不當與也陛下先可補議是明示不當與後從其半是婉示不欲與也士夫及耆老公論謂寧府多此舉是中外人心皆謂不當與也寧王讀書明理聰察識事斷不爲此必勝以損賢名偶未之思耳夫事有可爲有不可爲有可已有不可已江西公私匱竭人民滋困盜賊未息此何時也意者引錢無預於民不知存

積僅二萬七千餘兩益府宮殿蟻蠹益殿下見移東寢萬分驚虞責將誰任修蓋之費約三萬餘兩此不可已者也淮府造墳順昌王崇安王鎭軍將軍起第已支五千三百餘兩後來未計此不可已者也所在儒學文廟傾頹問其故謂科罰例嚴所司顧忌不修之致此不可已者也各處預備倉谷數少問其故謂罰贖改部所司計無自出之致此不可已者也官軍俸糧通計節縮歲支尚少四萬一千餘石此不可已者也臣嘗見楚府殿燬久未蓋荊府多敝漏淮府同一江西頹垣朽柱東柱西樘飄瓦斷椽脫落大半居然廢趾在民庶尚不堪居惟寧府完美堅緻金碧燦煌夫大義不可已有可爲創

財內帑爲之未過也有可已無可爲又何必爲此等事哉古者采椽不斷茅茨不剪土堦賛堯卑宮贊禹儒服紀河間樂善紀東平湘州之約儉鎭西之輕財聖帝明王所以揚盛休垂後美者端亦在是寧府移封之初親至親也已不用琉璃再造之會國至冨也又不用琉璃豈亦慕采椽茅茨之盛崇古敦質示樸以垂憲如此哉今歷百年傳數世一旦無故而遽改之孝子順孫所以順祖考者義不當如是夫前之失後人尚諱之前之善後人忍改之耶改則盡歿之矣歿之非孝子歿之非順孫謂賢王忍爲之耶臣所謂偶未之思者也況性習鄭靜易動難儉易奢操之猶懼或放縱之何往不流賢王春

秋方盛德業方始求之身心自有專務而規規循常文具之間以毁皽前人法則臣服深感切私亦當厚損若無右於賢王臣罪死罪死臣往年䟽府第之制以不用琉璃美寧先王義不當以用琉璃説令王且小人先合後忤君子和不尚同臣欲愛德而義完賢名不欲貢諛順肯虧至孝孟軻曰齊人莫如我敬王臣拘儒不識通變但知報王道當如此竭忠盡愚事陛下道當如此寧王靜思惱吾必有創於臣言伏望聖明篤懿親斷大義垂善處使寧王德如純璧名若完甌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正大明白恩不掩義爲世世頌美幸甚臣無任隕越俟罪之至寧王素不喜俊至是益銜之俊尋以憂去

戶部主事李夢陽應詔上書下錦衣衛獄尋釋之

先是禮部欽奉聖諭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除祖宗成憲定規不可紛更其餘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説於是戶部主事李夢陽上䟽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之臣秉性朴實不識忌諱覩事積憤誠激於中義形於詞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爲君者不樂聞也卽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爲身也

藥石非規名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奸上無過擧之政故治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思陛下。則眞明君英主也何以知之陛下法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茂以加矣飭躬勤勵延問若不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聞惓惓焉若失之欲焉恒不自安也乃於是下詔布誠廣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於尋常者萬萬乎臣故曰陛下眞明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爲之而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若如袪其害欲令

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袪也爲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於戲其可畏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覩可畏之勢而遇得言之時使仍緘默退縮以爲自全苟祿之計是懷不忠而欺陛下耳臣謹據所見昧死開坐惟陛下矜察哀憐俯賜觀覽焉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吶

吶不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自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做翕然風靡爲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如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辨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屈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恥耶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恥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

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國危主憂此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者陰性而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翦臣故以爲腹心之病夫倉廒場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陛下以此輩爲忠實可用邪抑例不可廢也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邪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況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摘發其奸幸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不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遮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摘發奸尚有嚴心今其奸

業摘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逐彼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焉亦多矣陛下又勑禮部選年十五以下凈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耶夫人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閹割親兒以希進用矧今有詔矧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類則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于下而陰性狠貪之徒無忌妄行於中而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陛下誠于此時拔廉直獎忠鯁斥無恥大臣進盧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爲安厭禍以爲福

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指實
某忠某直某爲無恥泛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
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即有小人相率而化於善矣
且人不幸而有疾擇醫而治之者爲愛身也。今某某有
司摘發其奸是亦國之醫耳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
治之而上弗肎使也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誠
欲腹心安莫如剷內官之權欲剷內官之權莫如有罪
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
猶不治是可惑也已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
以爲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
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曰神

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
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己巳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
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
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
鞬弓刀不全也騎士則先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
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
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司不以報糧
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空其食之
者增而用之者寡矣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
而鮮實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
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

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狠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
之以陰狡狠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爪
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
官參之內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
耶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
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托冒官也
乃遂令布列要地爲爪牙乎諺有之曰萌芽不伐將
折斧柯熛火不撲燎原奈何言貴豫也陛下誠於此時
查往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參掌內兵又禁團營
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命諸左右曰
其詭托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

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
臣以爲斂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
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
智不一二愚蠢者十常七八然又苦無賴而有司者不
之恤也斂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
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
鬻子而不足則必逋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
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逋者不還
居者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
者重斂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準焉今
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

也蓋下者効上者也取羸者未有不美者也今既十倍于前則工戶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稱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斂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猶却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固常降詔旨存問矣然薄斂不減也科派不省稱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庄場讖民之害臣伏覩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

朝廷亦非其田也率即賜皇親家皇親家既奉天子命爲己有乃輒遂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産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騷然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秖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根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體耶嗚呼亦甚矣昔嘗廄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盖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剖之臣竊悲也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年年坐勾攝轉相牽連妨廢本業狀閣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泥塗者過半矣嗚

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嘗睹其始末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辨亦官租耳非若皇親之家占之爲己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百十年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陛下忍爲此耶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勅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誼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牧馬便六漸六漸者一曰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兵連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

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誘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己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空運之例運空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大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稍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矣夫今疆土不蹙於前也又鮮大寇非有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于上則聚于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

造寺者也動輒匪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巨萬
出則其入不止於巨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
春氣和耒耜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顧
偏察寺觀等勑給費修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
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歸
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水旱之驚兵甲事
興内取則已匱外斂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故
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者何也臣
以爲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往
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即死不猶踰于餒乎往固無衣
矣今盜而得衣即死不猶踰于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

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踰於追繫鞭笞之乎夫天下
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
死也今既死而踰于凍餒追繫鞭笞之則彼何所不至
耶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夫
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
之邦四夷無不定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
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
災也然而哨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
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之兵太倉
粟竭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内有警則事勢又何如
矣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寒心矣臣謂

空赴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
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略有備
無患聖王之政況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
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
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
者臣以爲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
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
也又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
寧捐百萬之費而靳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
官者官乞廕者廕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
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廕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

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
以勵廉乎賞不足以風貪緣鑽刺之風既行而廉恥名
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大學士萬
安前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内官逼
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廕其子爲丞臣不知報耶勸
耶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耶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
廉汚並賞孰肯爲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惜此一官
則所謂敝袴之藏繁纓之惜者皆非耶惟名與器不可
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
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姑與玩爲之也夫姑
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爲天子其父瞽叟

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之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爲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耶以爲無罪則固已追賞其貨直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

故以王禮之赦爲弛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愛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欲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効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陛下弗止也比又詔葺其圮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爲之也夫眞人者大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眞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扇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陛

下神心睿姿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固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譬若鋤草不盡反滋其勢陛下奈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于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眞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祐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噀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其防決也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高皇帝制皇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嘆息以爲聖王不易之論及退

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替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網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折人房屋強虜人子女開張房店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替可乎替則陵陵則逼大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于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

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為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萌之道也疏入壽寧侯遂論夢陽斬罪十謂其訕母后也而皇后母金夫人日在上前泣訴不平上不得已下夢陽詔獄召三閣問曰李夢陽言事若何劉健輒對曰此狂妄小人耳上默然良久謝遷前對曰其心無非為國上頷之曰然會科道官交章入救而掌詔獄牟斌叅曰原情應詔論法亦[illegible]其辭等所論夢陽十罪悉置不入金夫人猶在上前泣訴求重刑上怒推案出竟批李夢陽妄言大臣姑從輕罰俸三箇月後上召兵部尚書劉大夏問近日外議云何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懽呼聖德如天地上曰夢陽指

斥戚畹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下詔獄比奏上朕試問左右云何應曰付錦衣衛撻而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即重責致死以快中宫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不忠如此朕以故釋復取大夏頓首謝曰此堯舜之仁也

夏四月帝御煖閣召輔臣劉健等議政事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袖出數疏指一揭帖曰此廣東巡按御史哥賢所奏地方盜賊事須緊鎮巡官劉健對曰昨所議擬已是切責上曰然凡一應事務當與革者皆在鎮巡今都不見奏報更須加[illegible][illegible]應曰諾

上又指二疏曰此南京科道劾兩京堂上官作何處置健等對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敢輕擬上曰彼言崔志端是道士出身先年亦有道士掌印者但不多耳健對曰固然上又曰彼言周季麟喪師失律失律者非止一人健等對曰季麟亦是好官上曰然洪鍾在蘇州時以潮河川開山致損人命故人論之不已健亦對曰洪鍾亦好李東陽曰好處儘多上曰彼言畢詔大臣要剛正有氣節若果有畢詔之行當退但亦無指實難遽退耳健曰皇上每值科劾欲求實跡最是上曰若大臣有曠職壞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不好者須皆留辦事耳健等奏曰臣等每見留着辦事之文竊有未安大臣宜甄別賢否若槩云留辦事即係該退之人姑容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堪上笑問曰然則先生輩意欲

如何處置皆對曰止云照舊辦事可耳上曰然又指一疏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武等錢緣何市不通使戶部查覆未明仍須別為處置務使通行健等皆對曰此須自朝廷行起如賞賜折俸之類在下如鹽鈔船鈔亦用舊錢乃可通行且民間私鑄低錢聽其行用本朝通寶乃不得行誠非道理謝遷對曰昨令查議正欲通行但私錢不禁則官錢決不能行前年鑄弘治錢曾禁私錢不二三日即濫使如故上曰何故如此皆對曰只是有司奉行不至上曰今須嚴禁東陽奏曰臣等訪得今所鑄錢徒費工料得不償失亦是有司不肯用心若止如此雖鑄何益遷曰昨令查已未鑄造數目

亦是此意上曰然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
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爲
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東陽
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
無利皆不肯上納矣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
極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
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
此等弊耳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健等又言王府奏
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庄田稅課朝
廷每念親親輙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上曰王府
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

則不敢奏矣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
駙馬者販私茶數百斤太祖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
壞之遂寘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止此等故事人皆不
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
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
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
不行各邊關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今
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上意
勵精思治如此是日天顔甚霽問荅詳悉藹然家人父
子之風誠前古所罕見也○明日復召輔臣至煖閣上
問曰昨管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偁私寄書二冊題曰
均徭則例又擅革接遞夫役若干名陸偁爲御史奈何
寄人私書於理不當且夫役係是舊制何得擅減李東
陽對曰觀其詞恐所寄即是則例上曰書自是書皆不
敢荅劉健對曰均徭事亦是御史所管上曰何爲不奏
健曰然則罪之乎上曰今日陸偁已見姑令回話縱不
深罪亦須薄示懲戒皆應曰諾上又出一䟽曰此戶部
覆奏處置流民䟽內推刑部侍郎何鑑查巳服滿此須
會吏部戶部安得自推健對曰凡係本部承行事亦有
徑推者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
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詞健東陽皆對曰
何鑑誠是好官能了此事上曰何鑑雖好終要經由吏

部健曰然則通令吏部會議上曰處置流民是戶部事
只用是字荅之不須再會吏部惟所推官員須會吏部
耳皆諾而出蓋上既明習國事論議層出或累數十言
臣下欲進一二語至無間可入或不竟其辭而退
五月帝不豫庚寅顧命輔臣辛卯帝崩於乾清宮
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儀出左掖門宣內
閣臣東陽臣健臣遷入乾清宮至寢殿穿重幔上仙橋
見御榻上着黃色便服坐榻中南面健等叩頭上令近
前者再於是直叩頭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
八年今年三十六歲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先生每
相見時少健等皆對曰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

調攝安得遽爲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漱口掌御藥事太監張愉取金盂進水以漬綿拭舌勸上進藥不荅上又曰朕爲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我知道因執臣健手若將永訣者上又曰朕蒙皇考厚恩選張氏爲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急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監太監陳寛李榮蕭敬等以次畢至皆羅跪榻外上曰授遺旨太監扶案李璋捧筆硯戴義就榻前書之上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勸他讀些書輔導他做箇好人健等皆叩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上復加慰諭而退健等出至後左門調盲傳

禮部行之戴義送出東角門而入越一夕而龍馭上賓矣

壬寅皇太子卽皇帝位大赦

詔曰惟我皇明誕受天命爲天下民物主祖宗列聖鴻規大訓傳在子孫皇考嗣統十有八年深仁至德覃被海内治化之盛在古罕聞間復惆念民窮勵精新政訪求利弊方將大有興革綸音未布遽至彌留叩地籲天無所逮及天下之慟矧予一人比有親承遺命謂主器不可久虛而宗親文武群臣軍民耆老累箋勸進拒之至再情益懇切謹以是月十八日祗告天地宗廟社稷卽皇帝位顧國家創造之難聆躬荷負之重惟正道是遵惟古訓成憲是守其以明年爲正德元年大赦天下與民更始

六月上大行皇帝謚號

詔曰朕惟帝王大行受大名考德定謚薦于宗廟播之天下以傳于無窮者古之制也洪惟我皇考大行皇帝以聖德膺天明命嗣大歷服越十有八年矣敬天法祖尊親睦族親賢愛民之心靡所不至用是民生乂安海宇謐寧治理之盛超軼聖代於前烈有光焉者昊穹降割龍馭上賓中外臣民銜戀恩德攀號莫逮顧予冲人肇膺鴻業時方在疚禮樂之事多所未遑茲當視朝之初首稱殷禮謹命在廷文武群臣稽古儀文議薦謚號博參衆論協于至公於六月初七日祗告天地宗廟社

稷奉册寶恭上皇考大行皇帝尊謚曰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於戲天地之無窮也而有高明博厚之稱惟是盛德難名舉其大者用上配列聖永貽億萬年廟享之禮布告遐邇並宜知悉

虜冦大同宣府命保國公朱暉爲總兵官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出師分道禦却之○秋七月加劉健左柱國李東陽謝遷並少傅兼太子太傅○起許進爲兵部左侍郎提督團營○八月尊皇太后王氏爲慈聖康壽太皇太后皇后張氏爲皇太后○詔軍容鞍轡二局添設管事内官

汪循疏曰近日伏閱朝報工部尚書曾鑑等題本開坐

軍容戰船二局添設管事內官上請裁減蓋奉行詔書內事理也陛下不蒙裁減反令司禮監查正統天順年例來看臣愚以爲陛下欲裁減內官旣以形諸明詔必以內官濫設爲可革也可革卽革何必復查當裁決卽裁何必復看王者承天號令明如日月信如四時威如雷霆堅如金石天不變法亦不變山可移判不可移況陛下卽位之始發令之初著爲詔旨頒示天下宣播四夷中外傾心臣民卭首仰望維新之政未踰三月卽有二命何以統天承運而慰天下億兆臣民之望哉在廷大小群臣百司又何所遵守以布四方一民志哉然此意非但出自陛下側聞先帝之時已有成命矣誠以中

官管事其害不小非但各衙門庫局爲然在在有之但管一事則敗一事到一方則害一方挾以天子私臣聲勢可畏莫敢誰何而鎭守典兵抽分倉場錢穀之司其害爲尤大也其害不止百姓不堪怨言生於下則災異形於上有自來矣先帝修德弭災明知其故欲行裁革不幸中道崩殂今陛下崇達孝之心欲述先帝已爲之事成先帝未行之志則自有祖宗之法度在內監之設官有定員職有常事只掌宮禁服御之需未嘗干預朝廷之政具載皇明祖訓者昭昭可查也陛下舍此不查而令查正統天順年間事例誤矣英宗皇帝英睿之主但沿襲洪熙宣德以來輕改祖宗法度添設中官寵信太過以致王振售姦吉祥不軌聖躬蒙塵幾危社稷正統天順善政固多而中官一事則可以爲鑒而不可以爲法也明矣及乎二命旣下大臣委靡承順不復開陳科道坐視旁觀不卽匡救俾陛下始陷於不知終失於不信誰之咎與聞先帝宮車晏駕之時親執傅臣之手而托以陛下今少師劉健李東陽謝遷諸臣皆親受顧命者也吏部尚書馬文升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諸臣亦先帝不時召見與決大事者也陛下當召至便殿與之講論朝廷政事得失詢訪天下軍民利病群臣章疏必躬省覽與之量度去取次第而行至於詔書已行須布中外豈容不信語曰民無信不立民匹夫也含

信尚無以自立況萬乘之主無信可以立朝廷定天下一民志乎臣願陛下毅然而行之不沮於浮言不惑於讒說不屈於近暱之人成一代有爲之名垂萬世無疆之緒

遣承運太監王瓚崔通南京浙江織造

時瓚等奏討長蘆運司官鹽一萬二千引至南京變賣銀兩買辦物料戶部尚書韓文執奏請止與六千引半與價銀上召內閣問曰戶部何爲不肎全與健等同奏曰鹽六千引又與半價自足用上曰旣與半價何不全與鹽引臣健等對曰戶部亦是樽節用度耳上曰該部旣要節用何不留此半價卻將鹽引與之聽其變賣豈

不兩便健等對曰價銀有限不若鹽引之費爲多上曰何故東陽對曰鹽引有夾帶且如有引一紙便夾帶數十引以此私鹽壅滯官鹽不行先帝臨終銳意整理鹽法正是今日急務不可不爲遠慮上曰若有夾帶事發朝廷自有正法處他東陽對曰此輩若得明旨便於船上張揚黃旗書寫欽賜皇鹽字樣勢焰烜赫州縣驛遞官吏稍稍答應不到便行綑打只得隱忍承受鹽商灶戶雖喫虧倒底不敢聲說所以不若禁之於始健等亦共言之上正色曰天下事豈只是幾箇內官壞事譬如十箇人也只有三四箇好人便有六七箇壞事的人先生輩亦自知道如是者再言之蓋是時已有先入之說矣上復謂此事務要全行健等奏曰容臣等再去計較因叩頭出殿中司禮監追達聖意亦答云已奏過再去計較監官遽回奏云先生輩已承行矣健等至閣復具揭帖力爭請止從前明日內批出止與鹽六千引如戶部議云

九月庚子恒星晝見○起周經爲南京戶部尚書○致仕太子少保戶部尚書秦紘卒○冬十月虜入花馬池陷清水營○建皇莊七處

曰大興縣十里鋪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深溝兒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婆婆營皇莊曰六里屯皇莊曰土城莊皇莊祖宗時無此成化以來始有皇莊之設然不過數處而已正德朝內官用事皇莊始盛後至連州跨邑三百餘處畿內之民於是愈困矣

更易各處鎮守內臣

上初即位舊東宮內使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祥丘聚張興等日夕近侍與上同臥起宴遊議論時稱爲八黨內劉瑾通文墨熟世故而性剛狠尤深惡文臣專權屢於上前言弘治間朝權俱爲司禮監內閣所掌朝廷不過虛名而已如天下鎮守分守守備等項內官皆司禮監官舉用大受賄賂如不信只將司禮監掌印太監抄了有金銀可滿三間若將天下鎮守內臣取回別用一番人令他各備銀一二萬兩進上謝恩勝如司禮監要了上信之於是傳旨盡數收回新用者隨地方大小借貸銀兩進貢方得差出到彼肆意誅求無所忌憚甚至取于官庫莫敢不從者

十二月命修孝宗皇帝實錄○左都御史戴珊卒○改南京刑部尚書張敷華爲左都御史○陞儲巏爲太僕寺卿○翰林編修何塘請修史職命所司知之

翰林編修何塘上疏臣以菲薄待罪史官伏覩內外百司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者朝參之餘退安私室於國家政務無分毫補益猶且月受俸錢日支廩給既失官守之職難逃尸素之譏每念及茲不勝惶愧臣謹考古者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我祖宗設修

撰編修檢討謂之史臣俾司紀錄洪古意也謹按太祖
時劉基條荅天象之問上悉以付史館在太宗時王直
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記註凡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
之以備纂述由是推之史官之職在國初猶未失也不
知因循廢墜始於何時沿襲至今未克修舉方今山陵
旣畢政治維新伏望遵祖宗所已行修史職於久廢勅
令修撰編修檢討省直史館凡陛下之起居臣工之論
列大政事之因革弛張大臣條之升降拜罷皆令郎時
紀錄止用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於紙尾書某官
某人記藏之匱櫝以待纂述史職旣修國典斯備上則
聖君賢臣嘉謨嘉猷不至有所遺落下則憸夫小人惧

遺萬世之譏亦有所懲戒不敢縱恣爲惡公則明朝廷
無虛設之官私則使人臣免素飡之愧事體甚便或謂
館閣之地所以儲養異才不必責以職守臣竊謂養才
之道當使之周知天下之務方可以備他日之用今諸
人於國家政事初不聞知雖欲練習其道無由若令史
館供職庶因紀錄之間得練習政事之體他日任用不
至疎脫是於修職之中實寓養才之意上命所司知之